


元史

第五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 二十四史全譯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李修生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元史/李修生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94-6

I.元… II.李… III.①中國-古代史-元代-
紀傳體②元史-譯文 IV.K247.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28 號

二十四史全譯

# 元　史

(全六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李修生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古籍印刷廠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239.5　字數 5,978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94-6/K·97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元史》6 册　　764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4063926

#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全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昇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閲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別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幫"、"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畂"、"畮"、"畆"、"畒"、"畞"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辨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毆”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 | | | |
|---|---|---|---|
| 髀(髀髀) | 缶(缻) | 黎(菞) | 禪(禫) |
| 辯(辯辯辯) | 蓋(葢) | 務(務務) | 善(譱) |
| 飆(飈颷) | 剛(㓻) | 料(析) | 觴(觴) |
| 餅(餠) | 訴(訽) | 躪(蹸) | 舐(舐) |
| 豺(犲) | 穀(糓) | 櫨(櫖) | 疏(疎疏) |
| 躔(躔) | 罐(罆) | 騮(駵駠) | 搜(捜) |
| 諂(謟) | 駭(駴) | 攣(攣) | 髓(髄) |
| 嘲(謿) | 侯(矦) | 裸(臝) | 鎖(鏁) |
| 齔(齓) | 齏(虀) | 美(媺) | 踏(蹹蹋) |
| 弛(弛) | 羈(羇) | 滅(烕) | 柝(㯳榛櫄) |
| 欻(歘) | 悸(痵) | 秣(餗) | 蜿(蛩) |
| 垂(𡍮垂) | 奸(奸) | 粦(粦) | 腕(掔) |
| 齪(齱) | 殲(殱) | 腦(䐉) | 尪(尫尩) |
| 瓷(甆) | 韉(韉) | 旆(旆) | 誤(悞) |
| 蹙(蹵) | 剿(剿) | 篷(篷) | 舃(舄) |
| 啖(噉) | 秸(稭) | 睥(睤) | 隙(隟隙) |
| 島(隝) | 截(截) | 媲(媲) | 溆(漵) |
| 登(登) | 牘(牘牘) | 撇(撆) | 璇(璿) |
| 鐙(鐙) | 鯨(鱷) | 愆(㥶㥶㥶) | 燕(鷰) |
| 貂(鼦) | 鞠(鞫) | 鍥(鍥) | 腰(䙅) |
| 斗(鬦) | 絕(絕) | 煢(煢) | 燁(爗) |
| 陡(陡) | 誑(誆) | 蛆(胆) | 曄(曅) |
| 扼(扼) | 框(閫) | 麯(麴) | 彝(彜) |
| 愕(愕) | 髡(髠) | 紝(絍) | 癰(癕) |
| 鋒(鋒鋒) | 攬(擥擥) | 孺(孺) | 禹(禹) |
| 蜂(蠭) | 雷(靁) | 潸(潸) | 輿(轝) |

| | | | |
|---|---|---|---|
| 籲(顲) | 燥(㷛) | 煮(鬻) | 棕(椶) |
| 鳶(䳒) | 潴(瀦) | 裝(裵) | 菹(葅) |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况”、“峯”、“兗”等字,則均改爲“涼”、“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俎”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64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况。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况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刪,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 《元史》全譯出版説明

《元史》全書二百一十卷，包括本紀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傳九十七卷，是記載自元太祖成吉思汗統一漠北，建立大蒙古國至元朝滅亡這一百多年史事的紀傳體史書。

公元1368年，朱元璋稱帝建明，年號洪武。這一年農曆閏七月末，元順帝北遁，八月明軍克大都，冬天即詔修《元史》。成書前後經過兩個階段。《元史》纂修的第一階段，從洪武二年二月開局，八月結束，爲一百八十八天。據宋濂《元史・目録後記》記録：第一階段纂修本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傳六十三卷，計一百五十九卷。第二階段，洪武三年二月開局，七月書成，爲一百四十三日，第二階段纂修本紀十卷，志五卷，表二卷，列傳三十六卷。從洪武元年十二月朱元璋詔諭開修，到"合成前後二書，復釐分而附麗之，共成二百一十卷"的《元史》，綜計僅有三百三十一天。因而清代史學家錢大昕譏諷爲"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

《元史》速成主要是由於偃武修文、粉飾太平的政治原因和時勢需要。朱元璋下詔纂修《元史》時，元順帝北逃，國號尚存，纂修一代之史顯然爲時過早，但明朝君臣還是以"九州攸同"爲由，宣布召集儒臣，纂修《元史》。朱元璋修史的目的，在於網羅前代遺臣，給予高官厚禄，使其爲新王朝服務。這樣不僅偃武修文，還可粉飾太平，把前代遺臣納入彀中，爲新朝效力，一舉兩得。洪武二年二月初一，汪克寬、胡翰、宋僖、陶凱、陳基、趙壎、曾魯、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黄箎、傅恕、王錡、傅著、謝徽、高啓等16人從各地來到南京，齊集於天界寺。朱元璋以中書左丞李善長爲監修，翰林學士宋濂和待制王禕爲總裁，他還親自爲纂修《元史》制定了指導方針和編纂原則，要求史臣們一定要"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同時要注意"文詞勿致於艱深，事跡務令於明白"。從此，《元史》的纂修就正式開始了。

《十三朝實録》是《元史》之"本紀"、"列傳"的重要資料。《十三朝實録》是元朝編修的國史。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後，於中統三年(1362)命翰林學士王鶚集廷臣商議史事。至元元年(1264)設翰林國史院，置學士，立館舍，搜訪記録先朝事跡，存諸史館，爲編修本國史做了必要的準備。翰林國史院在纂修各帝《實録》的同時，採集編纂了《后妃列傳》、《功臣列傳》，爲《元史》本紀和列傳提供了重要資料來源。

元文宗時期編纂的《經世大典》是《元史》之"志"、"表"的資料來源。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命奎章閣學士院參酌唐、宋會要體例，採集本朝故事，編著《經世大典》。至順元年(1330)四月開局，二年五月書成。全書八百八十卷，分爲十篇。其中《君職》四篇，《帝號》、《帝訓》、《帝系》；《臣事》六篇，《治典》、《賦典》、《禮典》、《政典》、《憲典》、《工典》。

"事實與言辭並載"是《元史》特點之一。《凡例》規定:"兩漢本紀,事實與言辭並載,兼有《書》、《春秋》之義。及唐本紀,則書法嚴謹,全倣乎《春秋》。今修《元史》,本紀準兩漢史。"本着這個原則,元代十四帝《本紀》,除順帝一朝之外,全是現已失傳的元代歷朝實録的摘抄,内容比較豐富,是按年月日編製的包括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的大事記。

"條分件列,覽者易見"是《元史》的特點之二。《凡例》規定:"歷代史志,爲法間有不同,至唐志,則悉以事實組織成篇,考覈之際,學者憚之。惟近代《宋史》所志,條分件列,覽者易見。今修《元史》,志準《宋史》。"因此,《元史》志的編纂方法,準《宋史》,各志按年月排列次第,存事實與制度沿革、變化始末,不做分析、綜合、考校和評論,唯存原始資料。

"據所考者作表,不計詳略"是《元史》特點之三。《元史》列《后妃》、《宗室世系》、《諸王》、《諸公主》、《三公》等表各一卷,《宰相年表》二卷,計七卷。《凡例》規定:"今修《元史》,表準遼、金史。"二十四史中,《遼史》表最詳,因此《遼史》"列傳雖少,而一代事跡亦略備"(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二十七)。《金史》之交聘表"凡與宋交涉之事,一覽了如"(同上)。《元史》則吸收上述二史之優點,作后妃表、宗室世系表、諸王表、三公表、宰相年表等,也可説是"一覽了如"了。《列傳》中的名臣部份,其編纂方法基本按照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等級爲先後順序排列,如像耶律楚材那樣開國建業的重臣,却排次在元末的余闕、福壽、月魯不花、達禮麻識理等人之後。《元史·列傳》部份分爲后妃、宗王、貴戚、名臣、儒學、良吏、忠義、孝友、隱逸、列女、釋老、方技工藝、宦者、奸臣、叛臣、逆臣、外夷等十七個類别,除《外夷列傳》三卷十一篇所傳爲各個國家,其餘均係個人的本傳與附傳,計本傳八百人,附傳四百五十六人。

"使善惡自見"是其特點之四。《凡例》規定:撰寫《元史》不採取以往史書的論贊形式,而是通過"據事直書,具文見意",達到"使善惡自見"的目的,但要害之處,修撰者仍寫下了一些論贊之辭。

《元史》由於倉促成書,過録照抄原材料未加熔範,是一大缺點,但從另一角度來衡量,却又成了一大長處。直録原文,而不作加工改寫,從而保留了許多第一手珍貴資料,比起經過修飾加工的史書,有其客觀上的價值。

明初修史,衹依據了元修《十三朝實録》,連記載太祖、太宗及其先世事跡的蒙古文史書《忙豁侖·紐察·脱卜察安》(《元史》記爲《脱卜赤顔》,即《元朝秘史》)都不曾參考,致使《元史》的本紀、列傳在内容安排上詳略相差懸殊,且遺漏甚多。如太祖鐵木真,政治、軍事活動可稱者甚多,而《太祖紀》却衹有一卷。

《元史·列傳》所記諸人,後世多,前世少;文臣多,武將少。這也是由元初文字資料缺乏所致。如太祖時有名的功臣四傑、四怯薛長博爾术、博爾忽、木華黎、赤老温,赤老温無傳。元朝丞相見於《宰相年表》者就有五十九人,而立傳者不及一半。

此外,由於材料來源不一,譯名不盡相同,而又失於考訂和前後照應,致使《元史》出現疏漏、謬誤者頗多。

《元史》的祖本,爲洪武三年(1370)十月刻板印刷,通常稱爲洪武本。迄今衹北京圖書館藏有一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一百四十餘卷的殘本,以及商務印書館藏影印百衲本《廿四史》所得的九十九卷殘本而已。監本有嘉靖十一年(1532)刊印完工的南監本和萬曆三十四年(1606)重刻的北監本。清康熙朝,初在武英殿設置刻書處時,刻書不多,但刻書極工。

追及乾隆四年,刻《二十一史》。乾隆十二年(1747年),加刻《明史》、《舊唐書》,合爲《二十三史》。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又刻《舊五代史》,合稱《二十四史》。此外有清道光年重刻的道光本《元史》,同治年五個官辦書局合刻的五局本,光緒年間廣東同文書局的石印本。1935年,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復現了洪武本和用洪武本舊版重印的南監本原貌。1976年,中華書局對百衲本原刻存在的脱衍訛倒等錯誤,作了校訂並加以標點。

本書《元史》譯本依據百衲本原文,對原文的標點,參校了中華書局點校本《元史》。另外除百衲本外殿本、中華本二書中文内都有傳主標題和分級標題,在作譯文本文内標題時,參校了百衲本外殿本、中華本二書,擇其優者而用之。

《元史》全譯主編:李修生。譯者:龍德壽、樊善國、李夢生、崔文印、李真瑜、趙清永、董明、李仲祥、曾貽芬、李鳴、卓連營、李軍、張文澍、何本方、鄧瑞全、周少川、趙伯陶、李季箴、彭久安、楊玉芬、羅超、陳芳嵐、邱居里、徐勇、張立生、朱瑞平、郭立傑、郭士模、陳可、陳小監。

# 元史目録

## 第一册

## 第二册

## 第三册

## 第四册

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第十一



卷一百二十五 列傳第十二



卷一百二十六 列傳第十三



卷一百二十七 列傳第十四



卷一百二十八 列傳第十五

## 第五册

## 第六册

# 元史卷一百三十三

## 列傳第二十

### 塔出　札剌台

塔出，蒙古札剌兒氏。父札剌台，歷事太祖、憲宗。歲甲寅，奉旨伐高麗，命桑吉、忽剌出諸王并聽節制。其年，破高麗連城，舉國遁入海島。己未正月，高麗計窮，遂內附，札剌台之功居多。

塔出以勛臣子，至元十七年授昭勇大將軍、東京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十八年，召見，賜鈔六十錠，旌其廉勤。升昭毅大將軍、開元等路宣慰使，改遼東宣慰使。二十二年，入覲，帝慰勞久之，且問曰："太祖命爾父札剌台聖旨，爾能記否？"塔出應對周旋，不逾禮節。帝嘉之，賜以玉帶、弓矢，拜龍虎衛上將軍、東京等路行中書省右丞。復授遼東道宣慰使。

塔出探知乃顏謀叛，遣人馳驛上聞，有旨，命領軍一萬，與皇子愛也赤同力備禦。女直、水達達官民與乃顏連結，塔出遂棄妻子，與麾下十二騎直抵建州。距咸平千五百里，與乃顏黨太撒拔都兒等合戰，兩中流矢。繼知其黨帖哥、抄兒赤等欲襲皇子愛也赤，以數十人退戰千餘人，扈從皇子渡遼水。乃顏軍來襲，塔出轉鬥而前，射其酋帖古歹，中其口，鏃出於項，墮馬死，追兵乃退。遂軍懿州，州老幼千餘人，焚香羅拜道傍，泣

塔出，蒙古札剌兒氏。父親札剌台，先後事奉太祖、憲宗。甲寅年，奉旨征伐高麗，命令桑吉、忽剌出諸王一起聽從他的指揮管轄。這一年，接連攻破高麗毗鄰的數座城池，高麗全國逃入海島。己未年正月，高麗無計可施，便歸附朝廷。征伐高麗，札剌台的戰功最多。

根據塔出勛臣之子的身份，於至元十七年授任昭勇大將軍、東京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十八年，皇帝召見，賞賜金錢六十錠，表彰他的清廉勤勉。升任昭毅大將軍、開元等路宣慰使，改任遼東宣慰使。二十二年，入宮朝見，皇帝慰問犒勞他很長時間，并且問他說："太祖命令你的父親札剌台的聖旨，你能記得嗎？"塔出對答應接，符合禮節。皇帝嘉獎他，賞賜玉帶、弓箭，拜授龍虎衛上將軍、東京等路行中書省右丞。又授任遼東道宣慰使。

塔出偵探得知乃顏圖謀反叛，派人通過驛道乘馬疾馳上報朝廷。皇帝有旨，命令塔出率領軍隊一萬人，與皇子愛也赤合力準備防禦。女真、水達達官民與乃顏勾結，塔出便捨下妻兒，與部下十二騎直達建州。距咸平一千五百里，與乃顏的黨羽太撒拔都兒等交戰，兩次被流箭射中。隨後得知乃顏的黨羽帖哥、抄兒赤等打算襲擊皇子愛也赤，塔出用數十人與一千多叛軍邊戰邊退，隨從皇子渡過遼水。乃顏的軍隊前來襲擊，塔出轉戰前進，射擊他們的首領帖古歹，射中他的嘴部，箭頭從頸後穿出，帖古歹墮落馬下身亡，追兵方始退却。於是駐軍懿州，懿州老幼一千多

曰："非宣慰公，吾屬無遺種矣。"塔出曰："今日之事，上賴皇帝洪福，下賴將士之力，吾何功焉。"至遼西熙山北小龍泊，得叛酋史秃林台、盧全等納款書，期而不至，塔出即遣將討擒之，又獲其黨王賽哥。復與曲迭兒大王等戰，破之，將士欲俘掠，塔出一切禁止。與僉院漢爪、監司脱脱台追乃顔餘黨，北至金山，戰捷。帝嘉其功，召賜黄金、珠璣、錦衣、弓矢、鞍勒。

人，圍繞道旁焚香下拜，哭着説："不是宣慰公，我們就斷子絶孫了。"塔出説："今日之事，上托皇帝洪福、下托將士之力，我有什麽功勞。"到達遼西熙山北小龍泊，得到叛軍首領史秃林台、盧全等人的投降書，到期不來，塔出便派遣將領討伐擒拿他們，又俘獲他們的同黨王賽哥。又與曲迭兒大王等作戰，打敗他們，部下將士準備擄掠，塔出下令禁止。與僉院漢爪、監司脱脱台追擊乃顔餘黨，往北到達金山，戰鬥取得勝利。皇帝嘉獎他的戰功，召至朝廷賜予黄金、珠璣、錦衣、弓箭、鞍勒。

二十八年，賜明珠虎符，充蒙古軍萬户。是歲，復領軍討哈丹於女直，還攻建州，逐阿海投江死。明年，哈丹涉海南，襲高麗，塔出復進兵討之。入朝，世祖嘉其功，眷遇彌渥，復賜珍珠上服，拜榮禄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兼蒙古軍萬户，卒于位。

二十八年，賜明珠虎符，充任蒙古軍萬户。這一年，再次率領軍隊討伐哈丹於女真，回師攻擊建州，追逐阿海，阿海投江而死。次年，哈丹渡海往南，襲擊高麗，塔出又進軍討伐。入朝，世祖嘉奬他的功勞，關懷款待更加豐厚，再次賞賜珍珠上服，拜授榮禄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兼任蒙古軍萬户，亡於任上。

子答蘭帖木兒，中奉大夫、遼陽省參知政事。

子答蘭帖木兒，中奉大夫、遼陽省參知政事。

**拜延**

拜延，河西人。父火奪都，以質子從太祖征河西，太祖立質子軍，號秃魯花，遂以火奪都爲秃魯花軍百户。太宗朝，都元帥紐璘承制以爲千户，從征西川。忽都叛於臨洮，世祖命火奪都等以蒙古、漢軍從大軍往討之。

拜延，河西人。父親火奪都，憑質子身份跟隨太祖征伐河西，太祖建立質子軍，號稱秃魯花，便命火奪都任秃魯花軍百户。太宗朝，都元帥紐璘秉承皇帝旨意授任千户，隨軍征伐西川。忽都在臨洮反叛，世祖命令火奪都等率蒙古、漢軍隨大軍前去討伐。

火奪都卒，拜延襲。至元九年，制授征行千户，佩金符。十年，宋師侵成都，四川僉省嚴忠範遣拜延迎擊，大敗之。又從行省也速帶兒攻嘉定，從行院忽敦取瀘、叙，攻重慶，數有戰功。十二年，行院承制以爲東西兩川蒙古漢軍萬户。總帥汪田哥用兵忠州，命拜延將兵二千，往涪州策應之。宋人伺知田哥回，以舟師順流而下，邀于青江。拜延引兵馳赴，

火奪都亡故，拜延襲任。至元九年，詔授爲征行千户，佩帶金符。十年，宋軍侵犯成都，四川僉省嚴忠範派遣拜延迎擊，大敗宋軍。又跟隨行省也速帶兒進攻嘉定，跟隨行院忽敦奪取瀘、叙，進攻重慶，屢次有戰功。十二年，行院秉承皇帝旨意任命拜延爲東西兩川蒙古漢軍萬户。總帥汪田哥用兵忠州，命令拜延率領二千名士兵，前往涪州策應。宋人探察得知汪田哥返回，便派水師順流而下，邀截於青江。拜延領兵騎馬疾行前往，擒獲宋軍部將李春等十七人，奪取軍

擒其部將李春等十七人，取其軍資，焚其戰艦。

用財物，焚燒他們的戰艦。

十三年，瀘州復叛，行院遣拜延領兵趨瀘之珍珠堡，敗其將王世昌，俘掠其民人孳畜，移兵戍暗溪寨。宋合州兵來援，拜延生擒百餘人，戮之，遂克瀘州。行院副使卜花進兵圍重慶，遣拜延將兵游擊，獲大良平李立所遣諜者四人。重慶降，制授宣武將軍、蒙古漢軍總管。

十三年，瀘州再次反叛，行院派拜延領兵奔赴瀘州珍珠堡，打敗他們的將領王世昌，擄掠當地的百姓和牲畜，并調軍隊到暗溪寨駐防。宋合州軍隊前來援救，拜延生擒一百多人，殺死戰俘，於是攻克瀘州。行院副使卜花進軍包圍重慶，派遣拜延領兵游擊，俘獲大良平李立所派遣的偵察四人。重慶投降，詔授拜延爲宣武將軍、蒙古漢軍總管。

十九年，從總帥汪田哥入見，升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户，改賜金虎符，卒。子答察兒嗣，授明威將軍、興元金州萬户府達魯花赤。

十九年，隨總帥汪田哥入宫朝見，升任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户，改賜金虎符，亡故。子答察兒繼承，授任明威將軍、興元金州萬户府達魯花赤。

## 也罕的斤　匣答兒密立

也罕的斤，匣剌魯人。祖匣答兒密立，以斡思堅國哈剌魯軍三千來歸於太祖，又獻羊牛馬以萬計。以千户從征回回諸國，又從睿宗及折别兒諭降河西諸城，後從攻臨洮死焉。父密立火者，從太宗滅金，又從憲宗攻蜀，爲萬户府達魯花赤，殁于軍。

也罕的斤，匣剌魯人。祖父匣答兒密立，帶領斡思堅國哈剌魯軍三千人前來歸附太祖，又奉獻羊牛馬數以萬計。以千户的身份隨軍征伐回回各國，又隨睿宗和折别兒勸降河西各城，隨後跟從大軍進攻臨洮，并死在那裏。父密立火者，跟隨太宗滅金，又跟隨憲宗攻蜀，任萬户府達魯花赤，亡於軍中。

中統二年，也罕的斤爲千户，數有戰功，下五花、石城、白馬等寨。至元七年，宋兵入成都，也罕的斤以兵四百人與之相拒四日，宋兵退，追擊於眉州，大破之，授蒙古匣剌魯河西漢軍萬户，戍眉州。從圍嘉定，築懷遠寨以守其要害，宋兵出戰，輒敗。

中統二年，也罕的斤任千户，屢有戰功，攻下五花、石城、白馬等寨。至元七年，宋軍進入成都，也罕的斤領兵四百人與他們相抵抗，戰四日，宋軍退却，也罕的斤追擊到眉州，大破宋軍。授任蒙古匣剌魯河西漢軍萬户，駐防眉州。隨大軍包圍嘉定，建築懷遠寨來防守那裏的要害，宋軍出戰，便被打敗。

十二年，入朝，賜對衣、玉束帶、白金百兩，加昭勇大將軍、上萬户，益兵萬人。會圍重慶，盡督馬湖江兩岸水陸軍馬。十四年，從圍瀘州，攻神臂門，先登拔之。從行樞密副使卜花攻重慶，屯佛圖關，屢戰有功，移屯堡子頭，宋守將趙安開門降。重慶既平，復將其衆，略地思州，得降將百餘人，加昭毅大將軍。

十二年，入朝，賜對衣、玉束帶、白銀百兩，加任昭勇大將軍、上萬户，增加士兵萬人。合圍重慶，監督馬湖江兩岸所有水陸軍馬。十四年，隨大軍包圍瀘州，進攻神臂門，率先登城而攻陷它。隨行樞密副使卜花進攻重慶，駐守佛圖關，多次戰鬥有功，移兵駐守堡子頭，宋守將趙安開城門投降。重慶平定後，又率領他的部隊，占領思州，得到降將一百餘人，也罕的斤加任昭毅大將軍。皇帝考慮到西川剛剛歸附，就選擇能

帝以西川新附，選能鎮撫之者，授嘉定軍民、西川諸蠻夷部宣撫司達魯花赤，增户萬餘。進奉國上將軍、四川宣慰使、都元帥。

十七年，征斡端，拜雲南行省參知政事。二十一年，與右丞太卜、諸王相吾答兒分道征緬，造舟于阿昔、阿禾兩江，得二百艘，進攻江頭城，拔之，獲其鋭卒萬人，命都元帥袁世安守之。且圖其地形勢，遣使詣闕，具陳所以攻守之方。

先是，既破江頭城，遣黑的兒、楊林等諭緬使降，不報，而諸叛蠻據建都太公城以拒大軍，復遣僧諭以禍福，反爲所害，遂督其軍水陸并進，擊破之，建都、金齒等十二城皆降，命都元帥合帶、萬户不都蠻等以兵五千戍之。二十八年，改四川行樞密副使，卒。

子二人：火你赤的斤，雲南都元帥；也連沙，襲蒙古軍萬户。

**葉仙鼐**

葉仙鼐，畏吾人。父土堅海牙，以才武從太祖、太宗平金及西夏，俱有功。

仙鼐幼事世祖於潛藩，從征土蕃、雲南，常爲前驅。歲己未，伐宋，至鄂州，先登奪其外城。中統元年，從征阿里不哥，與其黨遇，大呼馳擊之，其衆駭潰，賞白金貂裘。明年，討李璮，以功賞白金五百兩。授西道都元帥、金虎符、土蕃宣慰使。仙鼐素熟夷情，隨地厄塞設屯鎮撫之，恩威兼著，頑獷皆悦服。賜金幣鈔及玉束帶。爲宣慰使歷二十四年，遷雲南行省平章政事。尋改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巨盗鍾明亮積年爲害，仙鼐討擒之。

至元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召

人去鎮守撫慰那裏的人民，也罕的斤授任爲嘉定軍民、西川諸蠻夷部宣撫司達魯花赤，增加一萬餘户。進任奉國上將軍、四川宣慰使、都元帥。

十七年，征伐斡端，拜授雲南行省參知政事。二十一年，與右丞太卜、諸王相吾答兒分路征緬，在阿昔、阿禾兩江造船，得到二百艘，進攻江頭城，攻下它，俘獲一萬名精鋭士兵，命令都元帥袁世安鎮守。并且把這個地區的地形繪成圖，派遣使者送到朝廷，詳細陳述攻守的方略。

在此之前，攻破江頭城後，派遣黑的兒、楊林等曉諭緬讓其投降，緬不答覆。而各叛蠻憑藉建都太公城抵抗大軍，又派僧人告訴他們所面臨的禍福，反而遭到殺害。於是監督大軍水陸并進，擊破他們，建都、金齒等十二座城都投降了。命令都元帥合帶、萬户不都蠻等帶兵五千人駐守那裏。二十八年，改任四川行樞密副使，亡故。

子二人：火你赤的斤，雲南都元帥；也連沙，襲任蒙古軍萬户。

葉仙鼐，畏吾人。父土堅海牙，憑藉才智勇猛跟隨太祖、太宗平定金與西夏，都有戰功。

仙鼐幼年事奉尚未即位的世祖，隨軍征伐土蕃、雲南，常爲前軍。己未年，伐宋，到鄂州，率先登城奪取它的外城。中統元年，隨大軍征伐阿里不哥，與他的黨羽相遇，葉仙鼐騎馬飛馳大聲呼喊着攻擊他們，敵軍衆兵驚恐潰散。賞賜白銀貂裘。第二年，討伐李璮，因功賞白銀五百兩。授西道都元帥、金虎符、土蕃宣慰使。仙鼐向來熟悉夷情，隨各地險要之處設置軍隊駐扎鎮守安撫，恩威并用，頑固凶悍之民都心悦誠服。朝廷賜他金幣錢鈔和玉束帶。他任宣慰使歷時二十四年，遷任雲南行省平章政事。不久改任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巨盗鍾明亮長年爲害，仙鼐討伐俘虜了他。

至元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召回仙鼐，賜玉

還，賜玉帶，改陝西行省平章政事。謝事歸隴右，十年卒。贈協恭保節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鞏國公，謚敏忠。

子完澤，太子詹事，進金紫光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

**脱力世官 帖哥术**

脱力世官，畏吾人也。祖八思忽都探花愛忽赤，國初領畏吾、阿剌温、滅乞里、八思四部，以兵從攻四川，殁于軍。父帖哥术探花愛忽赤，憲宗命長渴密里及曲先諸宗藩之地。渾都海、阿藍答兒叛，執帖哥术械繫之。帖哥术破械脱走，入覲世祖，賜金符，襲父職，命率所部兵就征之，以功賜衣服、弓矢、鞍勒。又命從諸王奥魯赤討建都，平之，升昭勇大將軍、羅羅斯副都元帥、同知宣慰司事。至西蕃境上，蕃酋必剌充遮道不得進，帖哥术戰却之，道遂通。事聞，賜金虎符，賞白金及衣二襲。卒于官。

脱力世官襲職，爲武德將軍、羅羅斯副都元帥、同知宣慰司事。其所部有産金户叛服不常，脱力世官往討平之。定昌路總管谷納叛，與其千户阿夷謀率衆渡不思魯河，脱力世官引兵戰，擒阿夷，殺之。德平路落來民又叛，脱力世官又討平之。

亦奚不薛地未附，民多立寨，依險自保。詔雲南行省調羅羅斯蒙古軍四百人，羅羅章六百人，屬脱力世官，從左丞愛魯往討之。脱力世官先至，拔其寨。愛魯命率兵攻羅羽，抵落穿，奪其關，獲馬牛羊以給士卒；又命與萬户兀都蠻攻怯兒地，其酋長阿失據山寨不下，脱力世官先登，破之。愛魯遂命脱力世官總左手四翼兵，討平亦奚不薛。又有蠻子童者，

帶，改任陝西行省平章政事。自請退職回到隴右，十年後亡故。追贈協恭保節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鞏國公，謚號敏忠。

子完澤，太子詹事，進金紫光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

脱力世官，畏吾人。祖父八思忽都探花愛忽赤，開國之初率領畏吾、阿剌温、滅乞里、八思四部，帶兵隨大軍進攻四川，死於軍中。父親帖哥术探花愛忽赤，憲宗命令他統轄渴密里和曲先各宗藩地區。渾都海、阿藍答兒反叛，捉住帖哥术用鐐銬拘繫他。帖哥术破開鐐銬逃脱，入宫朝見世祖，賜予金符，襲任父職，命令他率領部下軍隊前往征伐叛軍，因功賜衣服、弓矢、鞍勒。又命令他隨諸王奥魯赤討伐建都，平定它們，升任昭勇大將軍、羅羅斯副都元帥、同知宣慰司事。到達西蕃疆界上，西蕃首領必剌充阻擋住道路不能前進，帖哥术打退他們，道路纔暢通。此事傳布朝廷，賜金虎符，賞白銀和兩套衣服。亡故於任上。

脱力世官襲任官職，任武德將軍、羅羅斯副都元帥、同知宣慰司事。他部下有産金户反叛順服無常，脱力世官前去征討平定了他們。定昌路總管谷納反叛，與他的千户阿夷圖謀率領衆兵渡過不思魯河，脱力世官帶兵與他們戰鬥，捉住阿夷，殺了他。德平路落來百姓又反叛，脱力世官又征討平定了他們。

亦奚不薛地區没有歸附，百姓大多建立營寨，憑藉險要自保。詔令雲南行省調羅羅斯蒙古軍四百人，羅羅章六百人隸屬於脱力世官，隨左丞愛魯前去征討。脱力世官先到，攻克他們的營寨。愛魯命他率兵進攻羅羽，抵達落穿，奪取關塞，將獲取的馬牛羊送給士兵。愛魯又命他與萬户兀都蠻進攻怯兒地區，此地酋長阿失占據山寨不能攻下，脱力世官率先攀登，攻克山寨。於是愛魯命令脱力世官總領左手四翼兵，討平亦奚不薛。又有蠻人子童，在納土原山設置營寨，行

立寨于納土原山，行省復命脱力世官以蒙古、爨、僰軍與行省參政阿合八失攻之，子童窮蹙，遂降。進兼管軍副萬户。蠻細狗、折興等及威龍州判官阿遮皆憑險爲亂，脱力世官夜入據其寨，賊散走，遣兵搜山谷，獲阿遮於深菁，斬之，籍其民五百餘户爲農。

脱力世官入覲，授三珠虎符，加懷遠大將軍、羅羅斯宣慰使，兼管軍萬户。既還治，括户口，立賦税，以給屯戍。昌州蘇你、巴翠等作亂，脱力世官以雲南王命討降之，徙其衆於昌州平川。鎮守千户任世禄以所部二千人乘間遁去，屯威龍州，脱力世官先據其要路阨之，世禄降。未幾入覲，卒於京師。

子唆南班，由宿衛襲職，佩三珠金虎符，官至鎮國上將軍。

**忽剌出**

忽剌出，蒙古氏。曾祖阿察兒，事太祖，爲博兒赤。祖赤脱兒，從太宗征欽察、康里、回回等國有功，爲涿州達魯花赤，卒。伯父哈蘭术襲職，佩金符，以功稍遷益都路蒙古萬户，歿於軍。

忽剌出襲哈蘭术職，初授昭勇大將軍。至元十二年，攻宋六安軍，行省命領諸軍戰艦，遇宋軍，敗之，有旨褒賞。軍次安慶，忽剌出及參政董文炳領山東諸軍與宋孫虎臣等戰于丁家洲，大敗之，俘其將校三十七、軍五千、船四十。戰于朱金沙，又敗之。七月，及宋人戰于焦山江中，時丞相阿术督戰，忽剌出與董文炳冒矢石沿流鏖戰八十里，身被數傷，裹創殊死戰。宋張殿帥攻吕城，忽剌出與萬户懷都生擒之。從下常州，略地蘇、湖、秀州，至長橋，大

省又命令脱力世官率領蒙古、爨、僰的軍隊與行省參政阿合八失進攻他們，子童困窘迫促，於是投降。進任兼管軍副萬户。蠻人細狗、折興等和威龍州判官阿遮都憑仗險要叛亂，脱力世官夜晚攻入，占據他們的營寨，亂賊逃散，派兵搜查山谷，俘獲阿遮於深深的水草之中，斬殺了他，登記所屬百姓五百餘户，變爲農户。

脱力世官入宫朝見，授三珠虎符，加任懷遠大將軍、羅羅斯宣慰使，兼任管軍萬户。回來以後整治地方，清理民户人口，設置賦税，以此供給駐防。昌州蘇你、巴翠等作亂，脱力世官受雲南王之命征討，使他們投降，將民衆遷移到昌州平川。鎮守千户任世禄帶領部下二千人乘機逃走，駐扎威龍州，脱力世官先占據要路把守，世禄投降。不久入宫朝見，亡故於京師。

子唆南班，由宿衛承襲父職，佩帶三珠金虎符，官至鎮國上將軍。

忽剌出，蒙古人。曾祖父阿察兒，事奉太祖，任博兒赤。祖父赤脱兒，跟隨太宗征伐欽察、康里、回回等國有功，任涿州達魯花赤，亡故。伯父哈蘭术襲任官職，佩帶金符，因功逐漸升遷爲益都路蒙古萬户，死於軍中。

忽剌出襲任哈蘭术的官職，最初被授予昭勇大將軍。至元十二年，進攻宋朝六安軍，行省命令他統領諸軍及戰艦，碰到宋軍，將對方擊敗，皇上降旨嘉獎。軍隊臨時駐扎安慶，忽剌出及參政董文炳率領山東各軍與宋軍孫虎臣等交戰於丁家洲，大敗宋軍，俘虜三十七名將校、五千名士卒、四十艘船。在朱金沙交戰，又獲勝。七月，與宋軍在焦山地區的長江中交戰，當時有丞相阿术督戰，忽剌出與董文炳冒着箭石沿着長江鏖戰八十里，身受多處創傷，他包扎完傷口與宋軍進行殊死戰鬥。宋軍張殿帥進攻吕城，忽剌出和萬户懷都將張殿帥生擒。隨軍攻下常州，占領蘇州、湖州、秀州，到達長橋，大敗宋軍。大軍

敗宋軍。大軍至臨安，伯顏命忽剌出守浙江亭及北門，敗揚州軍于揚子橋，又敗真州軍，追李庭芝至通州海口，盡降淮東諸州。江南平，加昭毅大將軍，尋遷湖州路達魯花赤。

十四年，進鎮國上將軍、淮東宣慰使。奉旨屯守上都，改嘉議大夫、行臺御史中丞。升資善大夫、福建行省左丞。遷江淮行省，除右丞。拜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以疾卒。

來到臨安，伯顏命忽剌出鎮守浙江亭及臨安城北門，戰敗揚州軍於揚子橋，又戰敗真州軍，追擊李庭芝到通州海口，降服淮東各州。江南平定，忽剌出被加封昭毅大將軍，不久遷任湖州路達魯花赤。

十四年，晋升爲鎮國上將軍、淮東宣慰使。奉旨駐守上都，改任嘉議大夫、行臺御史中丞。升任資善大夫、福建行省左丞。遷調江淮行省，出任右丞。拜授榮禄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因病亡故。

## 重喜

重喜，束吕糺氏。祖塔不已兒，事太宗，爲招討使征信安、河南，授金虎符，改征行萬户，卒。父脫察剌襲職，歲己未，從南征，破十字寨。時重喜從行，戰亦屢捷，左足中流矢，勇氣益倍，世祖親勞之，曰："汝年幼，能爲朕宣力如是，深可嘉尚。"父卒，重喜襲職。

中統三年，從征李璮有功。四年，命領兵鎮莒州。至元二年，奉旨築十字路城，備守禦，重喜常率兵游擊。四年，從抄不花征泗州。時蔡千户爲宋兵所圍，重喜奮戰，救之。五年，入覲，帝嘉其功，賜白金、金鞍、弓矢。修正陽城。

十一年，宋兵圍正陽，從大軍戰，敗之。十二年，從下漣海諸城，又敗宋將李提轄，遂駐兵瓜洲。十三年夏六月，宋都統姜才率師來攻，迎戰，却之。秋七月，從大軍襲擊宋將李庭芝于泰州，進昭勇大將軍、婺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卒。子慶孫襲。

重喜，束吕糺人。祖父塔不已兒，事奉太宗，任討伐使，征伐信安、河南，授金虎符，改任征行萬户，亡故。父親脫察剌襲任官職，己未年，隨軍南征，攻破十字寨。當時重喜隨行，打仗也多次獲勝，左脚被流箭射中，勇氣倍增。世祖親自慰勞他，説："你年幼，能爲朕如此盡力，很值得獎勵尊崇。"父亡故，重喜承襲官職。

中統三年，隨軍征伐李璮有功。四年，朝廷命他率領軍隊鎮守莒州。至元二年，奉旨建築十字路城，準備防守抵禦。重喜常率領士兵流動作戰。四年，隨抄不花征伐泗州。當時蔡千户被宋兵包圍，重喜奮力作戰，解救了他們。五年，入宫朝見，皇帝嘉獎他的戰功，賜白銀、金鞍、弓矢。修造正陽城。

十一年，宋兵包圍正陽，他隨大軍作戰，打敗宋軍。十二年，隨大軍攻下漣海各城，又戰敗宋將李提轄，於是駐軍瓜洲。十三年夏六月，宋都統姜才率軍來進攻，重喜迎戰，打退他們。秋七月，隨大軍襲擊宋將李庭芝於泰州，進任昭勇大將軍、婺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亡故。子慶孫承繼父職。

## 旦只兒

旦只兒，蒙古答答帶人。至元七年，從征蜀，敗宋兵於馬湖江，斬首百餘級。九年，從征建都蠻。十一

旦只兒，蒙古答答帶人。至元七年，隨軍征伐蜀，打敗宋軍於馬湖江，斬首百餘級。九年，隨軍征伐建都蠻。十一年，隨軍進攻嘉定，

年，從攻嘉定，敗宋兵於夾江，又從攻下瀘、叙諸州，進圍重慶，敗宋將張萬。瀘州叛，諸軍將攻瀘，旦只兒先將其衆據紅米灣，與宋兵戰，敗之。進至安樂山，復敗宋軍，斬首五百餘級，獲戰艦四。宋兵邀漕舟於安樂山，擊走之，遂破其石磐寨。十四年春，抵瀘州，奪其戰艦五艘，還至安樂山，復與宋兵戰，殺數十人，從諸軍拔瀘州。張萬舉兵欲向合州，旦只兒以鋭卒千人邀擊於龍坎，斬首百餘級，萬引却。賜銀符，授管軍千户。

從征斡端，至甘州。賜金符，升總管。十九年，從諸王合班、元帥忙古帶軍至斡端，與叛王兀盧等戰，勝之。二十年，諸王八巴叛，以兵來攻，旦只兒獨破其五百餘衆，拔亡卒二千餘人以出，進副萬户，還戍長寧軍。宋好止寨以兵來襲，旦只兒擊走之，斬首百餘級，生獲三十餘人。二十六年，賜金虎符，授信武將軍、平陽等路萬户府達魯花赤，卒。子建都不花襲。

**脱歡**

脱歡，札剌兒台氏。祖菊者。父脱端，爲萬户，從皇子闊出、忽都秃略汴、宋、睢、宿等州。歲癸丑，鎮蔡州。脱端卒，子不花襲。不花卒，弟阿藍答兒襲。阿藍答兒卒，弟長壽襲，并爲千户守蔡。

長壽卒，脱歡襲，加武略將軍，佩金符。從丞相阿术攻陽邏堡，累有戰功。渡江攻鄂漢諸州，下之。會宋軍于丁家洲，脱歡突入，奪戰艦數艘，攻建康、太平等郡，下之。宋都統姜才攻揚子橋堡，脱歡率精兵出堡東逆之，斬殺幾盡，俄而宋軍復集堡北，遂奮擊走，追至揚州，殺傷甚

打敗宋軍於夾江，又隨軍攻下瀘、叙各州，進而包圍重慶，戰敗宋將張萬。瀘州反叛，各軍將要進攻瀘州，旦只兒首先率領他的軍隊占據紅米灣，與宋軍交戰，打敗他們。進軍到達安樂山，又將宋軍打敗，斬首五百餘級，繳獲戰艦四艘。宋軍在安樂山迎候水道運糧船，旦只兒擊潰他們，於是攻克他們的石磐寨。十四年春，抵達瀘州，奪取他們的戰艦五艘，返回到安樂山，又與宋軍交戰，殺死數十人，隨諸軍攻克瀘州。張萬調動軍隊想奔向合州，旦只兒率領一千名精鋭士兵迎候攔擊於龍坎，斬首百餘級，張萬避開退却。朝廷賜旦只兒銀符，授任管軍千户。

隨軍征伐斡端，到達甘州。賜金符，升任總管。十九年，隨諸王合班、元帥忙古帶的軍隊到達斡端，與叛王兀盧等交戰，將他擊敗。二十年，諸王八巴反叛，帶領軍隊來進攻，衹有旦只兒攻破叛軍五百多人，帶領復歸的叛兵二千多人衝出來。晋任副萬户，回師駐守長寧軍。宋軍好止寨領兵前來襲擊，旦只兒擊潰他們，斬首百餘級，活捉三十多人。二十六年，賜金虎符，授信武將軍、平陽等路萬户府達魯花赤，亡故。子建都不花繼承父職。

脱歡，札剌兒台人。祖父叫菊者。父親脱端爲萬户，隨皇子闊出、忽都秃占領汴、宋、睢、宿等州。癸丑年，鎮守蔡州。脱端亡故，兒子不花襲任。不花亡故，弟阿藍答兒襲任。阿藍答兒亡故，弟長壽襲任，都任千户鎮守蔡州。

長壽亡故，脱歡繼承官職，加任武略將軍，佩帶金符。隨丞相阿术進攻陽邏堡，多次立有戰功。渡過長江進攻鄂、漢各州，將它們攻下。在丁家洲碰到宋軍，脱歡衝入敵陣，奪取戰艦數艘。進攻建康、太平等郡，將它們攻下。宋都統姜才進攻揚子橋堡，脱歡率領精兵從堡東出來迎擊，幾乎把宋軍全部殺掉。不久宋軍再次集結揚子橋堡的北面，脱歡便奮力將他們擊潰，追到揚

衆。會萬户昔里罕入朝，道滁州，爲宋兵所遮，擊敗宋兵，出昔里罕。從攻揚州，至泥湖，遇宋軍，奪三十餘艘，遂進兵蘇州，與宋軍戰，擒柳奉使。

州，殺傷許多人。正值萬户昔里罕入宫朝見，途經滁州，被宋軍阻擋，脱歡擊敗宋軍，救出昔里罕。隨軍進攻揚州，到泥湖，遇到宋軍，奪取他們的三十餘艘船，便進軍蘇州，與宋軍交戰，逮住柳奉使。

至元十三年，右丞相遣脱歡援高郵軍，未至二十里，會宋將率兵來漕高郵粟，與戰擒之。有頃，宋高郵都統復率二萬人至，擊敗之。

至元十三年，右丞相派遣脱歡支援高郵軍，不到二十里，碰到宋將率兵來水運高郵的糧食，與他們交戰，將他們逮住。一會兒，宋朝高郵都統又率領二萬人來到，脱歡將他們擊敗。

十四年春，授懷遠大將軍、太平路總管府達魯花赤。會只里瓦帶寇北邊，帝命脱歡往討之，戰，左臂中流矢二，帝慰勞之，賜鎧甲、弓矢、鞍勒、鈔千五百緡。十五年春，從親王斡魯忽台、丞相孛羅西征有功，加定遠大將軍、福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平閩盜，改武昌路，卒。

十四年春，授任懷遠大將軍、太平路總管府達魯花赤。適逢只里瓦帶侵犯北面邊境，皇帝命令脱歡前去討伐。戰鬥中左臂被射中兩箭，皇帝慰勞他，賜鎧甲、弓箭、鞍勒、錢鈔一千五百緡。十五年春，隨親王斡魯忽台、丞相孛羅西征有功，加任定遠大將軍、福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平定福建盜賊，改任武昌路，亡故。

## 完者都拔都

完者都拔都，欽察氏，其先彰德人。以才武從軍。歲己未，從世祖攻鄂州，登城斬馘，賞銀五十兩。中統三年，從諸王合必赤征李璮於濟南，力戰有功。至元四年，從萬户木花里掠地荆南，至襄陽，與宋兵戰，屢勝之。遂爲梯登樊城，焚樓櫓，勇冠三軍。十一年，授武略將軍、彰德南京新軍千户。攻沙洋、新城，始授金符，領丞相伯顔帳前合必赤軍。渡江論功，改武義將軍。戰于丁家洲及揚子橋、焦山，破常州，入臨安，攻泰州新城皆預焉。

完者都拔都，欽察氏，祖先彰德人。憑着才幹勇猛從軍。己未年，隨世祖進攻鄂州，登上城墻斬殺敵兵割下左耳，賞銀五十兩。中統三年，隨諸王合必赤征伐李璮於濟南，奮力作戰有功。至元四年，隨萬户木花里占領荆南，到達襄陽，與宋軍交戰，多次獲勝。接着造梯登樊城，焚燒樓櫓，勇冠三軍。十一年，授任武略將軍、彰德南京新軍千户。進攻沙洋、新城，開始授予金符，統領丞相伯顔帳前合必赤軍。渡過長江評定戰功，改任武義將軍。在丁家洲和揚子橋、焦山作戰，攻破常州，進入臨安，攻打泰州新城都參與戰事。

江南歸附，入見，賜號拔都兒，佩金虎符，遷信武將軍、管軍總管、高郵軍達魯花赤。首以興學勸農爲務，四方則之。郡有虎傷人，手格殺之。既而高郵升爲路，進懷遠大將軍、高郵路達魯花赤。十六年，進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户。

江南歸附，入宫朝見，賜號拔都兒，佩帶金虎符，遷任信武將軍、管軍總管、高郵軍達魯花赤。首先致力於興學勸農，各地以他爲榜樣。州郡有虎傷人，他親手擊殺它。不久高郵升格爲路，他晋任懷遠大將軍、高郵路達魯花赤。十六年，晋任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户。

十八年，閩賊陳吊眼作亂，擢鎮

十八年，閩地盜賊陳吊眼作亂，完者都拔都

國上將軍、福建等處征蠻都元帥，賜翎根甲，命往討之。破其營，擒吊眼，至漳州斬以示衆。加管軍萬户，兼高郵路達魯花赤，賞賜無算。二十三年，進驃騎衛上將軍、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仍管軍萬户。遷浙西行中書省右丞，行浙西宣慰使。二十七年，轉資德大夫、江西等處行樞密院副使，兼廣東宣慰使。

擢升爲鎮國上將軍、福建等處征蠻都元帥，賜翎根甲，命令他前去討伐。攻破他們的營寨，捉住陳吊眼，到漳州斬首示衆。加任管軍萬户，兼任高郵路達魯花赤，賞賜無數。二十三年，進任驃騎衛上將軍、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仍任管軍萬户。遷任浙西行中書省右丞，代理浙西宣慰使。二十七年，轉任資德大夫、江西等處行樞密院副使，兼任廣東宣慰使。

元貞元年，入朝，拜榮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卒于官，年五十九。贈效忠宣力定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上柱國，追封林國公，謚武宣。

元貞元年，入宫朝見，拜授榮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亡故於官任上，享年五十九歲。追贈效忠宣力定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上柱國，追封林國公，謚號武宣。

### 失里伯

失里伯，蒙古人。祖怯古里秃，從太祖經略西夏有功。又隸諸王术赤台，領寶兒赤，與金人戰，歿于陣。父莫剌合嗣，從征阿藍答兒亦有功，世祖賜以白金五十兩。

失里伯，蒙古人。祖父怯古里秃，隨太祖策劃治理西夏有功。又隸屬諸王术赤台，率領寶兒赤，與金人交戰，死於陣中。父親莫剌合繼承，隨軍征伐阿藍答兒也有戰功，世祖賞賜白銀五十兩。

失里伯世其職，由樞密院斷事官爲河南行中書省斷事官。至元七年，佩金虎符，引水軍四萬攻襄陽。八年七月，宋將范文虎來援，失里伯敗其軍，進圍樊城，先登。戰于鹿門，與諸軍擒其將張貴。十年，遷昭勇大將軍，爲耽羅國招討使。奉旨入見上都，改管軍萬户，領襄陽諸路新軍。從丞相伯顔等渡江，破獨松關，下長興，取湖州，行安撫司事。

失里伯世襲父職，由樞密院斷事官任河南行中書省斷事官。至元七年，佩帶金虎符，領水軍四萬進攻襄陽。八年七月，宋將范文虎前來支援，失里伯打敗他們的軍隊，進圍樊城，率先登城。在鹿門作戰，與各軍一起擒獲敵將張貴。十年，遷任昭勇大將軍，任耽羅國招討使。奉旨入宫朝見於上都，改任管軍萬户，統領襄陽諸路新軍。隨丞相伯顔等渡過長江，攻破獨松關，攻下長興，奪取湖州，代理安撫司事。

十四年，授湖州總管，進鎮國上將軍、淮西道宣慰使。十八年卒。子塔剌赤，曲靖等路宣慰使。

十四年，授任湖州總管，晋任鎮國上將軍、淮西道宣慰使。十八年亡故。子塔剌赤，曲靖等路宣慰使。

### 孛蘭奚　律實

孛蘭奚，雍吉烈氏，世居應昌。祖忙哥，以后族備太祖宿衛。父律實，狀貌魁偉，有謀，善騎射。太宗嘗問以軍旅之事，應對稱旨，即命爲千户。尋以爲齊王府司馬。後從睿宗

孛蘭奚，雍吉烈人，世代居住應昌。祖父忙哥，憑着后族的身份充任太祖宿衛。父親律實，形貌魁梧高大，有計謀，善於騎射。太宗曾問他軍隊的事情，對答符合皇帝旨意，便任命爲千户，不久任命爲齊王府司馬。後來隨睿宗伐金有

伐金有功，詔還宿衛，以疾卒。

孛蘭奚英邁有父風，幼孤，能自刻厲如成人，暇日習弓馬，夜則讀書。其母嘗訓之曰："汝父忠勇絶人，天不假年。汝能自立，則汝父歿無憾矣。"孛蘭奚由是感激，期以成父之志。從軍有功，襲父官，爲齊王司馬。

世祖親征乃顔，以齊王兵從，兵始交，孛蘭奚躍馬陷陣，斬其旗，所嚮披靡，世祖遥望見壯之。有頃，乃顔兵遁走，孛蘭奚馳歸以捷聞。世祖大悦，勞之曰："無忝汝父矣。"賜黄金五十兩、金織文二匹，授宣威將軍、信州路達魯花赤。時江南初附，布宣上意，與民更始。期年，郡中大治，部使者以聞，帝獎嘆久之，即遣使賜以上尊。俄以疾卒，年三十三。贈河間路達魯花赤，追封范陽郡侯。

子脱穎溥化，歷監察御史、河南廉訪副使、郴州路達魯花赤。

**怯烈**

怯烈，西域人，世居太原，由中書譯史從平章政事賽典赤經略川、陝。至元十二年，立雲南行省，署爲幕官，諸洞蠻夷酋長款附，怯烈功居多。十五年，分省大理，會緬人入寇，怯烈即以戰具資軍士，討平之，授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

十八年，平章納速剌丁遣詣闕敷奏邊事，世祖愛其聰辨練達，錫虎符，拜鎮西平緬麓川等路宣撫司達魯花赤，兼管軍招討使。成都、烏蒙諸驛阻絶，怯烈市馬給傳，往來便之。俄被召上京，問以征緬事宜，奏對稱旨，賜幣帛及翎根甲。諸王相吾答兒、右丞太卜征緬，命怯烈率兵船爲鄉導，拔其江頭城，振旅而還。復

功，詔令返回宿衛，因病亡故。

孛蘭奚識見才智出衆有父親風度，幼年喪父，能够嚴格磨煉自己，空閑時練習弓馬，夜晚就讀書。他的母親曾經教誨他說："你的父親忠勇超人，壽命不長，你能自立，那麽你的父親就死無遺憾了。"孛蘭奚由此受到感動而奮發，希望完成父親的遺志。從軍有功，繼承父親的官職，任齊王司馬。

世祖親征乃顔，讓齊王軍隊跟隨，交戰之初，孛蘭奚騎馬飛奔深入敵陣，砍掉敵人的軍旗，所向披靡，世祖從遠處看見，贊賞他是壯士。不久，乃顔軍隊逃走，孛蘭奚疾馳回來報捷。世祖非常高興，慰勞他說："無愧於你的父親。"賞賜黄金五十兩、金織文二匹，授任宣威將軍、信州路達魯花赤。當時江南剛歸附，宣布皇帝旨意，與百姓一同重新開始新的生活。整一年，郡中大治，所統屬的行政長官上報朝廷，皇帝贊嘆許久，便派使者賜予他上等醇酒。不久因病亡故，享年三十三歲。追贈河間路達魯花赤，追封范陽郡侯。

子脱穎溥化，歷任監察御史、河南廉訪副使、郴州路達魯花赤。

怯烈，西域人，世代居住太原，從中書譯史任上隨平章政事賽典赤策劃處理川、陝事務。至元十二年，設立雲南行省，暫任怯烈幕僚，各洞蠻夷首領誠心歸附，怯烈功勞最多。十五年，分辦大理事務，適逢緬人入境侵犯，怯烈便供給軍士戰鬥器具，討平他們，授任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

十八年，平章納速剌丁派他到朝廷禀奏邊防事務，世祖喜愛他聰明練達，賜虎符，拜授鎮西平緬麓川等路宣撫司達魯花赤，兼管軍招討使。成都、烏蒙各驛站斷絶難行，怯烈購買馬匹供給驛站使用，使驛道往來便利。不久被召至上京，問他征緬事宜，進言對答符合皇帝心意，賞賜錢幣絲帛和翎根甲。諸王相吾答兒、右丞太卜征緬，命令怯烈率領兵船作爲嚮導，攻下他們的江頭城，休整軍隊返回。又隨雲南王入緬，總領士

從雲南王入緬，總兵三千屯鎮驃國，設方略招徠其黨，由是復業者衆。

後入覲，世祖慰勞之，詢以緬國始末。擢正議大夫、僉緬中行中書省事，佩金符。頒詔于緬，宣布威德，緬王稽顙稱謝，遣世子信合八的入貢。遷通奉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進資善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左丞。大德四年，以疾卒。

兵三千駐守驃國，籌劃計謀招徠他們的黨羽，從此很多人恢復本業。

後來入宫朝見，世祖慰勞他，詢問他緬國詳情。擢升正議大夫、僉緬中行中書省事，佩帶金符。頒詔於緬國，宣布皇帝的威嚴恩德，緬王跪拜稱謝，派遣世子信合八的入朝上貢。遷任通奉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進授資善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左丞。大德四年，因病亡故。

## 暗伯

暗伯，唐兀人。祖僧吉陀，迎太祖于不倫答兒哈納之地。太祖嘉其效順，命爲秃魯哈必闍赤，兼怯里馬赤。父秃兒赤襲職，事憲宗，累官至文州禮店元帥府達魯花赤。

暗伯弱冠入宿衛，性嚴重剛果，有大志。嘗親迎于燉煌，阻兵不得歸，乃客居於于闐宗王阿魯忽之所。世祖遣薛徹干等使阿魯忽以通好，阿魯忽留使者數年弗遣，暗伯悉以己馬駝厚贐之，令逃去。薛徹干等得脱歸，具以白世祖，世祖稱嘆久之。既而命元帥不花帖木兒等征于闐，暗伯乘間至行營，見薛徹干於帳中，薛徹干曰："公之忠義，已上聞矣。"不花帖木兒遂承制命暗伯權充樞密院客省使。俄有旨護送暗伯妻子來京師。

未幾，宗王乃顔叛，世祖親征，暗伯在行間，屢捷，命爲克流速不魯合不周兀等處萬户。又諸王哈魯、駙馬秃綿答兒等叛，暗伯率所部兵戰于克流速石巴秃之地，身中七創，所乘馬亦中二矢，自旦至晡，鏖戰愈力，刺秃綿答兒殺之，生擒哈魯以獻。世祖嘉其功，命長唐兀衛，兼僉樞密院事。凡分立諸色五衛軍職、襲替屯戍之法，多所更定。歷同僉、副樞、同知，至知樞密院事，以疾終于位。贈推忠保節功臣、資善大夫、甘

暗伯，唐兀人。祖父僧吉陀，迎接太祖於不倫答兒哈納地區。太祖贊許他效忠順從，任命爲秃魯哈必闍赤，兼任怯里馬赤。父親秃兒赤繼承官職，事奉憲宗，官職累次提升做到文州禮店元帥府達魯花赤。

暗伯二十歲左右入宫充任宿衛，性格嚴謹持重、剛强果敢，有大志。曾親自到燉煌迎娶，被軍隊阻擋不能返回，於是客居在于闐宗王阿魯忽之處。世祖派薛徹干等人出使到阿魯忽之處以便通好，阿魯忽留下使者數年不遣返，暗伯將自己全部馬駝厚贈薛徹干等人，讓他們逃走。薛徹干等人得以脱身歸來，把全部情况禀告世祖，世祖贊嘆很久。不久命令元帥不花帖木兒等征伐于闐，暗伯趁機來到軍營，進見薛徹干於營帳之中，薛徹干説："公之忠義，皇上已經知道了。"不花帖木兒便秉承皇帝旨意命令暗伯暫任樞密院客省使。不久有旨護送暗伯妻子兒女來京師。

不久，宗王乃顔反叛，世祖親自征伐，暗伯在皇帝行營中，多次獲勝，任命爲克流速不魯合不周兀等處萬户。又有諸王哈魯、駙馬秃綿答兒等反叛，暗伯率領部下軍隊在克流速石巴秃等地區作戰，身中七處創傷，所騎戰馬也被射中兩箭，從早晨到黄昏，激戰愈加奮力，擊刺秃綿答兒將他殺死，生擒哈魯進獻宗廟社稷。世祖嘉獎他的功勞，命令他掌管唐兀衛，兼僉樞密院事。所有分設的各類五衛軍職、繼承輪替駐屯防守的法令，大多是他重新規定的。歷任同僉、副樞、同知，官至知樞密院事，因病亡於任上。追贈推忠保節功臣、資善大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

肅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寧夏郡公，謚忠遂。

子阿乞剌，知樞密院事；亦憐真班，湖廣省左丞。

### 也速䚟兒

也速䚟兒，康里人。父愛伯，伯牙兀氏。太祖時率衆來歸。初，以五十户從軍南征，力戰而死。也速䚟兒世其官。從丞相伯顔經略襄樊，攻百丈山、鶴子灘功居最。及襄樊圍合，即被甲先登，賞銀鈔百兩。明年，破復州，殺其將，以功升百户。主帥言賞不足酬其勞，世祖賜金符，加爲千户，督五路招討。至元十六年，改金虎符，管軍總管。

江南平，録功，進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户。領江淮戰艦數百艘，東征日本，全軍而還。有旨，特賜養老一百户，衣服、弓矢、鞍轡有加。二十二年，移鎮泰州。時籍民丁爲兵，得萬人，以也速䚟兒爲欽察親軍指揮使統之。大德三年，以疾卒。

子七人：曰教化的；曰黑厮，襲父職，以疾卒；曰黑的，牧馬同知；曰延壽，襲兄職；曰拜顔，領哈剌赤；曰完澤帖木兒，廣德路萬户達魯花赤；曰哈剌章。

### 昔都兒

昔都兒，欽察氏。父秃孫，隸蒙古軍籍。中統三年，從丞相伯顔討李璮叛，以功授百户。至元十年，告老，以昔都兒代之。

十一年，昔都兒從大軍南征，攻取襄陽、唐、鄧、申、裕、鈞、許等州，累功授忠顯校尉、管軍總把，賜銀符，將其父軍。十四年，從諸王伯木兒追擊折兒凹台、岳不忽兒等於黑城哈剌火林之地，平之。十七年，賜金符，升武略將軍、侍衛軍百户。

右丞、上護軍、寧夏郡公，謚號忠遂。

子阿乞剌，知樞密院事；亦憐真班，湖廣省左丞。

也速䚟兒，康里人。父親愛伯，伯牙兀氏。太祖時率領衆人來歸附。當初，憑着五十户的身份隨大軍南征，奮力作戰而死。也速䚟兒繼承其父官職。隨丞相伯顔謀劃治理襄樊，進攻百丈山、鶴子灘功勞最大。等到包圍襄樊合攏時，立刻身披戰甲投身戰鬥首先登城，賞銀鈔百兩。次年，攻破復州，殺死守城將領，因功升爲百户。主帥説獎賞不足以酬報他的功勞，世祖賜金符，加爲千户，督五路招討。至元十六年，改金虎符，管軍總管。

江南平定，依據功勞次第，進任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户。統領江淮戰艦數百艘，東征日本，軍隊完整無損地返回。皇帝有旨，特殊賞賜養老一百户，衣服、弓箭、鞍轡更多。二十二年，轉移鎮守泰州。當時登記成年人作爲士兵，得到萬人，任命也速䚟兒爲欽察親軍指揮使來統領他們。大德三年，因病亡故。

子七人：名教化的；黑厮，繼承父職，因病而亡；黑的，牧馬同知；延壽，襲任兄職；拜顔，統領哈剌赤；完澤帖木兒，廣德路萬户達魯花赤；哈剌章。

昔都兒，欽察氏。父親秃孫，隸屬蒙古軍籍。中統三年，隨丞相伯顔討伐李璮反叛，因戰功授予百户。至元十年，告老辭官，讓昔都兒代替他。

十一年，昔都兒隨大軍南征，攻取襄陽、唐、鄧、申、裕、鈞、許等州，多次有戰功，授任忠顯校尉、管軍總把，賜銀符，率領他父親的軍隊。十四年，隨諸王伯木兒追擊折兒凹台、岳不忽兒等於黑城哈剌火林地區，平定他們。十七年，賜金符，升任武略將軍、侍衛軍百户。當時滅亡的宋朝還有没歸附的城邑，昔都兒跟行省

時亡宋猶有未附城邑，昔都兒言於省，願自舉兵下之，省從其請，諸城聞風而附。

表示，願意親自帶領軍隊攻下它們，行省依從了他的請求，各城聞風歸附。

二十四年，賜虎符，進宣武將軍、漢洞右江萬户府達魯花赤。是年秋七月，領洞軍從鎮南王征交趾。冬十月，至其境，駐兵萬劫，右丞阿八赤命進兵，拔其一字城，射交人，奪其戰艦七。明年春正月，大兵進逼僞興道王居，與交人戰于塔兒山，奮戈撞擊之，右臂中毒矢，流血盈掬，灑血奮戰，射死交人二十餘，仍督諸軍乘勝繼進，大敗之，遂入其都城。四月，戰于韓村堡，擒其將黄澤。是夜二鼓，交人突至，謀劫營，官軍堅壁以待，敵失計，詰旦，鳴鼓出營，交人却，追殺甚衆。還營，立木柵，增邏卒，交人不敢犯。五月，鎮南王引兵還，以昔都兒爲前軍，行次陷泥關，戰數十合，交人却，遂還迎鎮南王于女兒關。交人四萬餘截其要道，時我軍乏食，且疲於戰，將佐相顧失色，昔都兒率勇士奮戈衝擊之，交人却二十餘里，遂得全師而還。鎮南王閔其勞，命樞密臣奏升其秩。

二十四年，賜虎符，晋任宣武將軍、漢洞右江萬户府達魯花赤。這年秋七月，率領洞軍隨鎮南王征伐交趾。冬十月，到其邊境，駐軍萬劫，右丞阿八赤命令進軍，攻下他們的一字城，箭射交趾人，奪取他們的戰艦七艘。次年春正月，大軍進逼僞興道王住地，與交趾人作戰於塔兒山，奮力揮舞兵器撞擊他們，右臂被毒箭射中，血流滿捧，灑血奮戰，射死交趾二十多人，仍然督率各軍乘勝繼續前進，大敗交趾人，於是進入他們的都城。四月，作戰於韓村堡，擒獲他們的將領黄澤。這夜二鼓時分，交趾人突然來到，陰謀劫營，官軍堅守壁壘等待，敵人的計謀失敗，次日早晨，鳴鼓出營，交趾人退却，追殺了很多人。回到軍營，建立木柵，增加巡邏士兵，交趾人不敢侵犯。五月，鎮南王帶領軍隊返回，讓昔都兒作爲前軍，行軍駐扎在陷泥關，交戰數十次，交趾人退却，於是回來迎接鎮南王於女兒關。交趾四萬多人阻截官軍的交通要道，當時我軍缺少食品，并且疲於作戰，將佐相顧驚慌變色，昔都兒率領勇士揮舞兵器衝擊敵人，交趾人退却二十餘里，於是軍隊得以完整地返回。鎮南王愛惜他的功勞，命令樞密臣上書提升他的俸禄。

二十六年，賜虎符，授廣威將軍、炮手軍匠萬户府達魯花赤。大德二年卒。子也先帖木兒襲。

二十六年，賜虎符，授任廣威將軍、炮手軍匠萬户府達魯花赤。大德二年亡故。子也先帖木兒繼承。

# 元史卷一百三十四

## 列傳第二十一

### 撒吉思

撒吉思，回鶻人，其國阿大都督多和思之次子也。初爲太祖弟斡真必闍赤，領王傅。斡真薨，長子只不干蚤世，嫡孫塔察兒幼，庶兄脱迭狂恣，欲廢嫡自立。撒吉思與火魯和孫馳白皇后，乃授塔察兒以皇太弟寶，襲爵爲王。撒吉思以功與火魯和孫分治：黑山以南撒吉思理之，其北火魯和孫理之。

撒吉思，回鶻人，是回鶻國阿大都督多和思的次子。起初任太祖之弟斡真的必闍赤，兼任王傅。斡真逝世後，長子只不干早死，嫡孫塔察兒年幼，庶兄脱迭狂妄放縱，想廢掉嫡孫自立爲王。撒吉思與火魯和孫乘馬疾奔禀告皇后，於是將皇太弟的符信授給塔察兒，并繼承爵位爲王。撒吉思因功與火魯和孫分別治理：撒吉思治理黑山以南，火魯和孫治理黑山以北。

從憲宗攻釣魚山，建言乘勢定江南，帝嘉納焉。憲宗崩，阿里不哥争立，諸王多附之者，撒吉思馳見塔察兒，力言宜協心推戴世祖，塔察兒從之。及世祖即位，聞撒吉思所言，授北京宣撫，賜宫人甕吉剌氏，及金帛、章服。及至鎮，鋤奸抑强，遼東以寧。會高麗有異志，帝遣使究治，則委罪於其臣洪察忽，械送京師。道遼東，撒吉思訪知洪察忽以直諫迕意，即奏疏爲直其事，帝命釋之。

撒吉思隨憲宗進攻釣魚山，建議乘勢平定江南，皇帝贊賞并接納了他的意見。憲宗逝世，阿里不哥競争王位，諸王大多依附他，撒吉思乘馬疾馳參見塔察兒，極力勸説應同心推戴世祖，塔察兒依從了他的主張。等到世祖即位，聽到撒吉思所説的話，授任他北京宣撫，賜宫人甕吉剌氏，以及金帛、章服。他到達鎮所後，鏟除奸邪抑制豪强，遼東得以安寧。適逢高麗有叛變的意圖，皇帝派使者調查懲處，便歸罪於高麗的大臣洪察忽，并把洪察忽戴上枷鎖送往京城。路過遼東，撒吉思訪查得知洪察忽因直言規勸違背上意，便上疏爲這件事平反，皇帝命令釋放了洪察忽。

李璮叛，命撒吉思帥師從宗王哈必赤討之。李璮伏誅，哈必赤欲屠城，撒吉思力争曰："王者之師，誅止元惡，脅從罔治。"因撫摩其人，衆情大悦。授山東行省都督，遷經略、統軍二使，兼益都路達魯花赤，辭不拜，上言山東重鎮，宜選貴戚臨之，帝不許。賜京城宅一區、益都田

李璮反叛，皇上命令撒吉思率領軍隊隨宗王哈必赤前去討伐。李璮受死刑，哈必赤打算屠殺全城，撒吉思極力諫諍説："王者之師，祇殺首惡，不懲處脅從。"因此安撫全城人民，大家非常高興。授任山東行省都督，遷任經略、統軍二使，兼任益都路達魯花赤，他推辭不拜領，向上進言山東重鎮，應選擇貴戚統管那裏，皇帝不允許。賜給他京城一片住宅、益都千頃田地，以及

千頃，及璮馬群、園林、水磑、海青、銀鼠裘之屬。兵後民乏牛具，爲之上聞，驗民丁力，官給之。統軍抄不花田游無度，害稼病民，元帥野速答爾據民田爲牧地，撒吉思隨事表聞。有旨，杖抄不花一百，令野速答爾還其田。璮故將毛璋欲率諸部謀執撒吉思以歸宋，璋黨上變，乃襲璋斬之。撒吉思嘗慕古人舉親舉仇之義，叛帥故卒，得與子姓參用，公論多之。山東歲屢歉，爲請於朝，發粟賑恤。又奏蠲其田租，山東人刻石頌德。卒年六十六。後贈安邊經遠宣惠功臣，謚襄惠。

李璮的馬群、園林、水磑、海青、銀鼠裘之類。戰争之後百姓缺乏耕牛農具，他將這件事上報皇帝，檢驗了百姓勞力狀況，官府發給耕牛農具。統軍抄不花游獵無度，損害莊稼使百姓困苦，元帥野速答爾占據民田當作牧地，撒吉思隨着其他事務上表讓皇帝知道。皇帝有旨，杖打抄不花一百下，命令野速答爾歸還百姓田地。李璮故將毛璋要率領各部圖謀挾持撒吉思來歸順宋朝，毛璋的黨羽向朝廷密告毛璋一夥謀反，於是襲擊毛璋并斬殺了他們。撒吉思曾思慕古人舉賢不避親仇之義，反叛的將帥與他們過去的士兵，能够與衆子孫一樣地參驗使用，得到輿論的贊許。山東多年歉收，他爲此向朝廷請求，發糧救濟。又上奏免除他們的田租，山東人刻石碑頌揚他的恩德。卒年六十六歲。後來追贈安邊經遠宣惠功臣，謚號襄惠。

## 月合乃

月合乃字正卿，其先屬雍古部，徙居臨洮之狄道，金略地，盡室遷遼東。曾祖帖木爾越哥，仕金爲馬步軍指揮使，官名有馬，因以馬爲氏。祖把掃馬野禮屬，徙净州之天山，以財雄邊。宣宗遷汴，父昔里吉思辟尚書省譯史，試開封判官，改鳳翔府兵馬判官，死國事，贈輔國上將軍、恒州刺史，廟號褒忠。

月合乃字正卿，他的祖先隸屬雍古部，遷居臨洮的狄道，金占領後，全家遷移遼東。曾祖帖木爾越哥，仕金任馬步軍指揮使，官名有馬字，因此以馬爲氏。祖父把掃馬野禮屬，遷移净州的天山，憑着財富稱雄邊疆。宣宗遷於汴，父親昔里吉思起用爲尚書省譯史，試任開封判官，改任鳳翔府兵馬判官，死於國事，追贈輔國上將軍、恒州刺史，廟號褒忠。

月合乃好學負氣，父死時年方十七，奮然投冠于地曰："吾父死國難，吾獨不能紓家難乎!"會國兵破汴，侍母北行，艱關鋒鏑中。北見憲宗，辭容端謹，帝嘉賞之，命贊卜只兒斷事官事，以燕故城爲治所。月合乃慨然以治道自任，政事修舉。

月合乃好學負氣，父親死時他剛十七歲，奮然將帽子擲於地上説："我父親死於國難，我難道不能解除家難!"適逢國家軍隊攻陷汴城，侍奉母親往北走，在戰亂中歷盡艱難。朝見憲宗，談吐儀表端正恭謹，皇帝贊許獎賜他，命令他輔佐卜只兒裁決官府事務，以燕故城作爲官署駐地。月合乃慨然以治理政務作爲自己的職責，施政辦事美善完滿。

歲壬子，料民丁於中原，凡業儒者試通一經，即不同編户，著爲令甲。儒人免丁者，實月合乃始之也。性好施予，嘗建言立常平倉。舉海内賢士楊春卿、張孝純輩，分布諸郡，

壬子年，在中原調查人口，所有受業儒學的人，通過考試通曉一經，就不同於編在户籍的平民，月合乃將這些規定記載成爲法令。儒人免除徭役，實際是從月合乃開始的。他性好施與，曾立議進言設立常平倉。舉薦國内賢士楊春卿、張

號稱得人。又羅致名士敬鼎臣，授業館下，薦引馬文玉、牛應之輩爲參佐，後皆位至卿相。

歲己未，世祖以親王南征，從行至汴，令專饋餉，運濟南鹽百萬斤，以給公私之費。所過州郡汴、蔡、汝、潁之間，商農安業，軍政修舉，月合乃與有力焉。及即位，降詔褒獎。世祖將親征阿里不哥，月合乃出私財，市馬五百以助軍。帝厚贍其家曰："當償汝也。"拜禮部尚書，佩金虎符。

四年，南邊不靖，月合乃建言光、潁等處立榷場，歲可得鐵一百三萬七千餘斤，鑄農器二十萬事，用易粟四萬石輸官，不惟官民兩便，因可以鎮服南方。詔以本職兼領已括户三千，興煽鐵冶，其蒙古、漢軍并聽節制。未行，以疾卒，年四十八。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正議大夫、僉書樞密院事、上輕車都尉、梁郡侯，謚忠懿。

子孫登仕籍者甚衆。至仁宗朝，詔行科舉，曾孫祖常，博學能文章，鄉試、會試皆爲舉首。由翰林應奉，拜監察御史，直言忤上官意，去居浮光。數年，起爲翰林待制，累遷御史中丞，卒謚文貞。

孝純等，分布各郡，號稱得人。又招羅名士敬鼎臣，在學館教授學業，薦引馬文玉、牛應之等作爲參佐，後來都位至卿相。

己未年，世祖以親王身份南征，月乃合隨行到汴，世祖命令他專門運輸糧餉，運送濟南鹽一百萬斤，以供給公私之用。所經過的州郡汴、蔡、汝、潁之間，商人農民安於本業，軍中政事完善，月合乃參預其事有功。等到世祖即位，降詔褒獎。世祖將要親自征伐阿里不哥，月合乃支付私財，購買五百匹馬幫助軍隊。皇帝豐厚地供給他家，説："應當償還你。"授禮部尚書，佩金虎符。

四年，南部邊境不安定，月合乃立議進言，光、潁等處設立徵收專賣税的交易場所，每年可以得到一百零三萬七千多斤鐵，可鑄造農器二十萬件，用它來交换糧食四萬石繳納官府，不僅官民兩便，藉此可以鎮服南方。詔令月合乃以本職兼領已會合的三千户，發起鼓勵煉鐵，南方的蒙古、漢軍都聽從他的調度管束。他没能赴任，因病亡故，年齡四十八歲。追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正議大夫、僉書樞密院事、上輕車都尉、梁郡侯，謚號忠懿。

子孫做官的人很多。至仁宗朝，詔令實行科舉，曾孫祖常，博學擅長寫文章，鄉試、會試都成爲舉子之首。由翰林應奉，拜授監察御史，直言違背上官意圖，離開京城居住浮光。數年，起用任翰林待制，多次遷任爲御史中丞，謚號文貞。

## 昔班　闊里别斡赤　斡羅思密　咬住

昔班，畏吾人也。父闊里别斡赤，身長八尺，智勇過人，聞太祖北征，領兵來歸。從征回回國，數立功，將重賞之，自請爲本國坤閭城達魯花赤，從之，仍賜種田户二百，卒。

昔班，畏吾人。父親闊里别斡赤，身長八尺，智勇過人，聽説太祖北征，率領軍隊來歸附。跟隨太祖征伐回回國，多次立功，太祖要重賞他，他自己請求任本國坤閭城達魯花赤，太祖同意他的請求，便賞賜種田户二百，後亡故。

昔班事世祖潛邸，命長必闍赤。中統元年，以爲真定路達魯花赤，改户部尚書、宗正府札魯花赤。阿里不哥之叛，帝命昔班詣河西，督糧運給

昔班事奉世祖於即位之前，命令他任必闍赤長官。中統元年，讓他任真定路達魯花赤，改任户部尚書、宗正府札魯花赤。阿里不哥反叛，皇帝命令昔班到河西，監督運糧供給軍隊。返回到

軍。還至西京北，聞萬户阿失鐵木兒等方選士卒，將從阿里不哥。昔班矯制召其軍赴行在，阿失鐵木兒狐疑未决，昔班委曲諭之，且曰："皇帝兄也，阿里不哥弟也。從兄順事也，又何疑焉。"阿失鐵木兒等請夜議之，期以翌日復命，且以兵圍昔班以待。明日皆至，曰："從爾之言矣。"即便宜以西京錢糧給其軍，遂率之以行。入見，帝嘆曰："戰陣之間，得一夫之助，猶爲有濟。昔班以二萬軍至，其功豈少哉！"

西京北面，聽説萬户阿失鐵木兒等正在挑選士兵，將要追隨阿里不哥。昔班假藉皇帝命令召他的軍隊奔赴皇帝所在之處，阿失鐵木兒狐疑不決，昔班委婉詳盡地把始末經過告訴他，使之明白，并且説："皇帝是兄，阿里不哥是弟。追隨兄長是順理的事情，在這件事上又疑惑什麽呢。"阿失鐵木兒等請求夜晚商議，約定第二日回報，并且用兵把昔班包圍等待結果。次日都來到，説："聽從你的話。"便見機行事把西京錢糧供給他們的軍隊，於是率領他們離開。昔班入宫朝見，皇帝贊嘆説："戰陣之間，得到一個男子的幫助，尚且有所接濟。昔班帶二萬軍隊來到，他的功勞難道少嗎！"

海都叛，世祖大閲兵，將討之。先命昔班使海都，使之罷兵，置驛來朝。昔班至海都，傳旨諭之，海都聽命，既退軍置驛，而丞相安童軍先已克火和大王部曲，盡獲其輜重。海都懼，將逃，謂昔班曰："我不難於殺汝，念我父嘗受書於汝，姑遣汝歸，以安童之事聞，非我罪也。"昔班以聞，帝曰："汝言是也。先是來者，亦嘗有此言。"尋命爲中書右丞，商議政事，妻以宗王之女不魯真公主。明年，復使海都，諭之來歸，且曰："苟不從我，爾能敵諸王蕃衛之兵乎！"海都辭以畏死不敢。昔班奉使，奔走三年，風沙翳目，時年已七十矣。命爲翰林承旨，給全俸養老，年八十九而卒。

海都反叛，世祖舉行盛大閲兵典禮，將要討伐他們。先命令昔班出使海都處，使他停止軍事行動，通過驛站來朝見。昔班到達海都處，傳旨曉諭他們，海都聽受命令，已經退軍於驛站，而丞相安童的軍隊已先戰勝火和大王的私人軍隊，獲得他們的全部輜重。海都畏懼，準備逃走，與昔班説："我殺你不難，念我父親曾收到過你的書信，姑且遣送你回去，把安童之事報告皇帝，這不是我的罪過。"昔班將此話上報，皇帝説："你説的是對的。先於此時來的人，也曾有這樣的話。"不久任命昔班爲中書右丞，商議政事，將宗王之女不魯真公主嫁給他爲妻。次年，再次出使到海都處，曉諭他來歸順，并且説："如果不聽從我，你能對抗諸王蕃衛的軍隊嗎！"海都對昔班述説自己畏死不敢抗拒。昔班奉命出使，奔走三年，風沙使眼睛出現障膜，當時年齡已經七十歲。命令任翰林承旨，給予全部俸禄養老，八十九歲時亡故。

子斡羅思密，至元二十三年，授浙東宣慰使。浙東盗起，僞鑄印璽，僭稱天降大王，斡羅思密討平之。移鎮廣西，峒蠻羅天佑作亂，招諭降之。年六十九卒。子咬住，至大三年，授典用監卿。有盗竊世祖御帶者，懸賞五千錠以購賊，咬住擒獲之，盗伏誅，咬住辭賞，武宗嘉其不

子斡羅思密，至元二十三年，授任浙東宣慰使。浙東盗賊興起，僞鑄印璽，越分冒稱天降大王，斡羅思密討伐平定他們。轉移鎮守廣西，峒蠻羅天佑作亂，招諭勸降他們。六十九歲亡故。子咬住，至大三年，授任典用監卿。有盗賊竊取世祖的御帶，懸賞五千錠捉拿盗賊，咬住擒獲了他，盗賊受死刑，咬住不接受賞錢，武宗贊許他不誇耀功勞，給予他一千錠。官至榮禄大夫、宗

伐，予之千錠。官至榮祿大夫、宗正府札魯火赤。

正府札魯火赤。

**鐵連**

鐵連，乃蠻人也，居絳州。祖伯不花，爲宗王拔都王傅。鐵連魁偉寡言，有謀略，早歲宿衛王府。拔都分地平陽，以鐵連監隰州。中統初，調平陽馬步站達魯花赤。

鐵連，乃蠻人，家居絳州。祖父伯不花，任宗王拔都王傅。鐵連魁偉寡言，有謀略，早年宿衛王府。拔都分封平陽，讓鐵連掌管隰州。中統初，調任平陽馬步站達魯花赤。

至元初，宗王海都叛，廷議欲伐之，世祖曰："朕以宗室之情，惟當懷之以德，其擇謹密足任大事者往使焉。"左右以鐵連對，遂召見，語及大事，鐵連應對稱旨。帝嘉其辯慧，曰："此事非汝不可，然必先詣拔都蒙哥鐵木王所，相與計事而後行。"使二人副之。鐵連既奉命，欲直造海都境，視其虛實，然後議于諸王。副者弗從，曰："上命我輩先議于王，今遽造敵境，不可。"鐵連曰："親承密旨，汝輩違則當誅。"副者懼而從之行。既至，海都日召宗親宴飲，將伺其隙謀害之。鐵連乃厲聲斥之曰："且食，勿語！望語言脱口，相摭爲罪耶！"良久，海都曰："直哉！"酒半，鐵連求衣爲歡，海都嘉其雄辯，將解與之，其妃止之，以皮服二襲付之。因語其屬曰："爲使者當如是矣。"厚贈以行。既至拔都蒙哥鐵木王所，具告以故，王曰："祖宗有訓，叛者人得誅之。如通好不從，舉師以行天罰，我即外應掩襲，剿絶不難矣。"鐵連還，悉以事聞，因言於帝曰："海都兵繁而鋭，不宜速戰，來則堅壘待之，去則勿追，自守既固，則無虞矣。"帝深然之。敕所受海都皮服，全飾以金，凡朝會，宜服以表示焉。其賞賜不可勝計。

至元初，宗王海都反叛，朝廷商議想要討伐，世祖說："我基於宗室情義，衹有用道德來感召人，還是選擇謹慎細密可以任大事的人去出使那裏。"皇帝身旁的大臣推薦鐵連，於是召見他，談到大事，對答符合皇帝旨意。皇帝贊許他能言善辯有才智，說："這件事非你不可，然而必須先到拔都蒙哥鐵木王所在之處，與他們共同商量這件事然後再去。"命令二人做他的副手。鐵連已經奉命，想直接到海都處，察看他的虛實，然後與諸王商議。副手不同意，說："皇上命令我們先與諸王商議，現在急促去到敵境，不可以。"鐵連說："我親自承接皇上密旨，你們違背便當殺。"副手畏懼便隨他前去。到達後，海都白天召集宗親宴飲，準備窺測可乘之機謀害他們。鐵連就厲聲斥責說："姑且進食，不要隨便說話！想要相互拾取脱口而出的話作爲罪過嗎！"宴飲很久，海都說："直率呀！"酒喝了一半，鐵連請求給予衣服表示歡樂，海都贊許他的雄辯，將要脱下衣服給他，海都的妃子阻止了，而將皮服二套交給他。海都於是跟自己的屬下說："作爲使者應當如此。"給予豐厚的贈品以送行。到達拔都蒙哥鐵木王的處所後，詳盡禀告了事情的原由，諸王說："祖宗有教誨，反叛者人人都可殺他。如果與他交好不順從，就率領全軍執行上天的懲罰，我便外應突然襲擊，剿滅不難。"鐵連返回，把事情全部上報，於是與皇帝說："海都兵多而且精鋭，不適宜速戰，來則堅守壁壘等待，去則不要追擊，自守已經牢固，就没有憂慮了。"皇帝非常同意他的意見。命令把鐵連所接受的皮服，全都用金子裝飾上，凡是朝會，都應穿上以示表彰。皇帝所賞賜的不可勝計。

後屢使拔都王所，道遇海都游兵，副者前行，失對遇害，鐵連後至，曰："我爲天子使，可以非禮犯之耶?"游兵語屈，乃曰："前者僞使，此真使也。"釋之，遂獨得還。帝嘗謂侍臣曰："有鐵連，則朕之宗族將不失和矣。"海都覘伺拔都王爲備已嚴，意乃帖然。鐵連始終凡四往返，歷十四年，帝謂鐵連曰："在朝官之要重者，惟汝所擇。"對曰："臣志在王室，其事未辦，不敢奉命。今臣母在絳州，老且病，得侍朝夕，幸也。"詔從其請，授絳州達魯花赤。

至元十五年，平陽李二謀亂，鐵連捕問，盡得其狀。中書奏進其秩，帝曰："鐵連豈惟能辦此耶!"加宣武將軍。至元十八年，病卒於官，年六十四。子答剌帶嗣，官信武將軍、同知大同路總管府事。

**愛薛**

愛薛，西域弗林人。通西域諸部語，工星曆、醫藥。初事定宗，直言敢諫。時世祖在藩邸，器之。中統四年，命掌西域星曆、醫藥二司事，後改廣惠司，仍命領之。世祖嘗詔都城大作佛事，集教坊妓樂，及儀仗以迎導。愛薛奏曰："高麗新附，山東初定，江南未下，天下疲弊，此無益之費，甚無謂也。"帝嘉納之。至元五年，從獵保定，日且久，乃從容於帝前語供給之民曰："得無妨爾耕乎!"帝爲罷獵。

至元十三年，丞相伯顏平江南還，奸臣以飛語讒之，愛薛叩頭諫，得解。尋奉詔使西北宗王阿魯渾所。既還，拜平章政事，固辭。擢秘書監，領崇福使，遷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

大德元年，授平章政事。八年，

後來多次出使到拔都王處所，途中遇到海都的游兵，副使先去，對答有失被害，鐵連後到，說："我是天子的使者，可以非禮冒犯嗎?"游兵無話，便說："前者是假使者，這是真正的使者。"釋放了他，於是單獨得以回來。皇帝曾跟侍臣說："有鐵連，朕的宗族就將不失去和順了。"海都窺伺拔都王已作好周密防備，心意便服帖下來。鐵連從始到終一共往返四次，歷時十四年。皇帝跟鐵連說："在朝廷中官職最重要的，隨你選擇。"鐵連回答說："臣的志意在拔都王室，那裏的事没有治理，不敢奉命。現在臣母在絳州，且年老有病，能够早晚服侍，是我的幸運。"下詔依從了他的請求，授任絳州達魯花赤。

至元十五年，平陽李二圖謀作亂，鐵連捕捉訊問，得到所有的招供。中書上奏進升職位，皇帝說："鐵連難道衹能治理這些嗎!"加任宣武將軍。至元十八年，病死於官任上，享年六十四歲。兒子答剌帶繼承官職，任信武將軍、同知大同路總管府事。

愛薛，西域弗林人。通曉西域各部族語言，精通星曆、醫藥。當初事奉定宗，說話直率敢於勸諫。世祖還在藩王府的時候，就器重他。中統四年，命令他掌管西域星曆、醫藥二司事務，後來改爲廣惠司，仍舊命令他統領。世祖曾詔令都城大作佛事，會集教坊妓樂，和儀仗來迎導。愛薛上奏說："高麗新歸附，山東剛平定，江南没有攻下，天下困苦窮乏，這種無益的費用，非常没有意義。"皇帝贊許并接納了他的意見。至元五年，隨皇帝到保定狩獵，時日很久，便不慌不忙地在皇帝面前對供給狩獵的百姓說："該不會妨礙你們的耕作吧!"皇帝爲此停止了狩獵。

至元十三年，丞相伯顏平定江南回來，奸臣用流言誹謗他，愛薛叩頭進諫，得以解脱。不久奉詔出使西北宗王阿魯渾的處所。返回以後，拜授平章政事，堅決不受。擢升秘書監，授領崇福使，遷任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

大德元年，授任平章政事。八年，京城地

京師地震，上弗豫。中宫召問："災異殆下民所致耶?"對曰："天地示警，民何與焉。"成宗崩，内旨索星曆秘文，愛薛厲色拒之。仁宗時，封秦國公。卒，追封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拂林忠獻王。

震，皇上不快樂。皇后召見，問："這災害反常的現象恐怕是老百姓所造成的吧?"愛薛回答説："天地表示警告，與百姓有什麽關係呢?"成宗亡故，宫内下旨索要星曆秘文，愛薛嚴厲地拒絶了他們。仁宗時封秦國公。死後，追封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拂林忠獻王。

子五人：也里牙，秦國公、崇福使；腆合，翰林學士承旨；黑厮，光禄卿；闊里吉思，同知泉府院事；魯合，廣惠司提舉。

子五人：也里牙，封秦國公，任崇福使；腆合，任翰林學士承旨；黑厮，封光禄卿；闊里吉思，同知泉府院事；魯合，任廣惠司提舉。

**闊闊　堅童**

闊闊字子清，本蔑里吉氏部族，世居不里罕哈里敦之地。其俗驍勇，善騎射，諸族頗憚之。國初，舉族内附。世祖居潛邸，選闊闊爲近侍。

闊闊字子清，本屬蔑里吉氏部族，世代居住不里罕哈里敦地區。當地民風驍勇，百姓善於騎射，其他各部族都懼怕他們。國初，全族歸附。世祖即位前，選闊闊任近侍。

歲甲辰，世祖聞王鶚賢，避兵居保州，遣使徵至，問以治道，命闊闊與廉希憲皆師事之。既而闊闊出使于外，迨還，而鶚已行，思慕號泣，不食者累日，世祖聞而異之。歲庚戌，憲宗復召鶚至和林，仍命闊闊從之游。每旦起，盛飾其冠服，鶚讓之曰："聖主好賢樂善，徵天下士，命若從學。若等不能稱主上心，惟誇衒鮮華以益驕貴之氣，恐窒於外而塞於中，道義之言，無自而入，吾所不取也。"闊闊深自悔悟。明日俱純素以進，鶚乃悦。

甲辰年，世祖聽説王鶚賢德，躲避戰争居住保州，派遣使者徵召來，問他治理之道，命闊闊與廉希憲都以師禮相待。不久闊闊出使在外，等到回來，而王鶚已經離去，思慕哭泣，不食多日，世祖聽説後很詫異。庚戌年，憲宗再次徵召王鶚到和林，仍舊命闊闊跟隨他求學。每天早起，他穿戴隆重華貴，王鶚責備他説："聖主喜好賢德之人樂於善事，徵召天下士人，命你從學，你等不能稱主上心意，衹是誇耀華美服飾來增益驕貴之氣，恐怕堵塞於外而阻隔於心，道義之言無從進入心裏，這是我不選擇的。"闊闊自己深爲悔悟。次日全穿白色生絹絲的服裝來進學，王鶚這纔高興。

歲壬子，奉命簽諸路軍籍，以丁壯産多者充之，所至編籍無撓，人皆德之。及還，帝悦，命領燕京匠局。世祖即位，特授中書左丞。未幾，遷大名路宣撫使，以疾卒，年四十。

壬子年，奉命在各路强行徵兵，他讓家中壯男多的充任，所到之處徵兵没有受阻，人們都感激他。他回來後，皇帝喜悦，命他統領燕京匠局。世祖即位，特授中書左丞。不久，遷任大名路宣撫使，因病亡故，享年四十歲。

子堅童，字永叔，少孤，甫十歲，即從王鶚游。既長，奉命入國學，復從許衡游。弱冠入侍禁廷，授中順大夫、侍儀奉御。遷中議大夫、同修起居注。及奉使濟南，見楊桓賢，遂力薦之。至元二十三年，授嘉

子堅童，字永叔，少時喪父，纔十歲，就隨王鶚求學。長大後，奉命進入國學，又隨許衡求學。二十歲左右入宫侍奉禁廷，授任中順大夫、侍儀奉御。遷任中議大夫、同修起居注。等到奉命出使濟南，見到楊桓賢德，便極力舉薦。至元二十三年，授任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遷任吏部

議大夫、禮部尚書。遷吏部尚書，秩未滿，特授通議大夫、御史臺侍御史。

尚書，品級未滿，特授通議大夫、御史臺侍御史。

二十四年，扈從東征，屢戰有功，遷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二十八年，授正議大夫、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遂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驛召赴闕，未拜，以疾卒，年三十九。

二十四年，作爲皇帝的侍從東征，多次戰鬥有功，遷任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二十八年，授任正議大夫、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最終拜授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通過驛站徵召奔赴朝廷，没有拜領官職，因病亡故，享年三十九歲。

## 禿忽魯

禿忽魯字親臣，康里亦納之孫亞禮達石第九子也。自幼入侍世祖，命與也先鐵木兒、不忽木從許衡學。帝一日問其所學，禿忽魯與不忽木對曰："三代治平之法也。"帝喜曰："康秀才，朕初使汝往學，不意汝即知此。"除蒙古學士、奉議大夫、客省使，進兵部郎中，遷僉太史院。嘗宴見世祖，屢開説古今治亂政要，多所裨益。

禿忽魯字親臣，康里亦納之孫亞禮達石的第九子。自幼入宫侍奉世祖，命他與也先鐵木兒、不忽木跟隨許衡學習。皇帝一日問他學的内容，禿忽魯與不忽木回答説："三代治國平天下的方法。"皇帝高興地説："康秀才，朕剛讓你去學習，没想到你就知道這些。"除授蒙古學士、奉議大夫、客省使，進升兵部郎中，遷任僉太史院。世祖曾在閑暇時召見他，禿忽魯多次釋講古今治亂的施政要領，對朝政多有裨益。

至元二十年，遷中書右司郎中。未幾，大宗正薛徹干薦掌其府判署閲諸獄文案。嘗暮歸，愀然若有求而未獲者，家人問之，曰："今日所議，死案也，於我心有疑，欲求所以活之，未得其方耳。"他日歸，喜曰："我得之矣，於法當流徙邊地。"遷吏部尚書。

至元二十年，遷任中書右司郎中。不久，大宗正薛徹干舉薦他掌管府判署核察各獄文案。一日傍晚回來，一副憂懼的樣子就像思索什麽而又未獲答案，家人問他，他説："今日所議論的獄訟，判定爲死刑，我心裏有疑惑，想尋求讓他活下來的辦法，没有得到這種方法。"另一日回來，高興地説："我得到這種辦法了，按照法律應當流放邊遠地區服勞役。"遷任吏部尚書。

時哈剌哈孫爲湖廣平章，嘗與禿忽魯同在大宗正，素知其賢，舉以自輔，遂授資德大夫、湖廣右丞。時湖南、北盗賊乘舟縱横劫掠，哈剌哈孫患之，禿忽魯曰："樹茂鳥集，樹伐則散，戮一人足矣。"盗首喬大使者，居九江，郡守曳剌馬丹取賂蔽之，遣使擒以來，獄成，殺而令諸市，群盗頓息。湖南宣慰張國紀創徵夏税，民弗堪，禿忽魯屢請罷之。

當時哈剌哈孫任湖廣平章，曾與禿忽魯一同在大宗正，一向知道他賢德，就舉薦來輔助自己，於是授任資德大夫、湖廣右丞。當時湖南、湖北盗賊乘船横衝直撞、肆無忌憚地進行劫掠，哈剌哈孫對此很擔憂，禿忽魯説："樹大茂盛群鳥來停留，伐倒樹木就會群鳥四散，殺戮一人就足够了。"盗賊首領喬大使，居住九江，郡守曳剌馬丹收受他的賄賂而庇護他，禿忽魯派遣使者將其擒拿回來，獄訟定案，殺死而且命令在集市上示衆，群盗頓時停息。湖南宣慰使張國紀首創徵收夏税，百姓不能忍受，禿忽魯多次請求撤銷。

至元二十九年，辰州蠻叛，副樞劉國傑、僉院唆木蘭往討之，不利，移文索辰、澧、沅民間弩士三千，哈剌哈孫以民弗習戰，强之徒傷吾民，弗許。秃忽魯曰："兵貴訓練，乃可用也。漢軍不習弩，因蠻攻蠻，古所利。"遂與之，果以此獲勝。

至元二十九年，辰州蠻反叛，副樞劉國傑、僉院唆木蘭前去討伐，戰事不利，發文徵集辰、澧、沅等地民間弩士三千人，哈剌哈孫認爲百姓不熟悉作戰，强迫他們作戰徒然使我們的百姓受到傷害，不同意徵集弩士。秃忽魯説："兵貴訓練，衹有經過訓練的士兵，纔可以使用。漢軍不熟悉射弩，藉助蠻人攻擊蠻人，自古被利用。"於是給與他們弩士，果然用這種辦法獲得勝利。

成宗即位，遷江浙右丞。適歲旱，方至而雨，民心大悦。未幾，平章不忽木卒，帝思之，問近侍曰："群臣孰有似不忽木者？"賀伯顔對曰："秃忽魯其人也，且先帝所知。"遂驛召還，賜雕鞍、弓矢，俄遷樞密副使。大德七年卒，年四十八。贈推忠翊亮佐理功臣、榮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大司徒、趙國公，謚文肅。

成宗即位，秃忽魯遷任江浙右丞。正逢當年天旱，他剛到任便下雨，百姓心裏非常喜悦。不久，平章不忽木亡故，皇帝思念他，問身邊侍衛説："群臣中誰與不忽木相似？"賀伯顔回答説："是秃忽魯這個人，并且是先帝瞭解的。"於是通過驛站徵召他回來，賞賜雕鞍、弓矢，不久遷任樞密副使。大德七年亡故，享年四十八歲。追贈推忠翊亮佐理功臣、榮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大司徒、趙國公，謚號文肅。

子山僧，仕至晋寧路總管。

子山僧，仕至晋寧路總管。

## 唐仁祖　唐古直

唐仁祖字壽卿，畏兀人。祖曰唐古直，子孫因以唐爲氏。初，畏兀舉國效順，唐古直時年十七，給事太祖，因屬之睿宗，曰："唐古直可任大事。"睿宗未及用，莊聖皇后擢爲札魯火赤。父驥，豪爽好射獵。世祖即位，命驥爲裕宗潜邸必闍赤，升達魯花赤。

唐仁祖字壽卿，畏兀人。祖父名叫唐古直，子孫因此以唐作爲姓氏。當初，畏兀全國效忠歸順太祖，唐古直當時十七歲，事奉太祖，因而囑托給睿宗説："唐古直可以擔負大事。"睿宗還没有任用他，莊聖皇后就提升他任札魯火赤。父名驥，性格豪爽喜好射獵。世祖即位，任命驥爲裕宗潜邸必闍赤，升任達魯花赤。

仁祖少穎悟，父没，母教之讀書，通諸方語言，尤邃音律。中統初，詔諸貴胄爲質，帝親閲之，見仁祖曰："是唐古直孫邪？聰明無疑也。"俾習國字。至元六年，中書省選充蒙古掾。十六年，録囚平陽，平反冤滯免死者凡十七人。十八年，授翰林直學士。時中書奏真定、保定兩路錢穀逋負，屢歲不决，遣仁祖往閲其牘，皆中統舊案，亟還奏罷之。轉工部侍郎，除中書右司郎中，拜參議

仁祖幼年思路敏捷，父親亡故，母親教他讀書，通曉各地語言，尤其精通音律。中統初，詔令各貴族子弟作爲質子，皇帝親自省視，看到仁祖説："這是唐古直的孫子嗎？一定聰明無疑了。"讓他練習國字。至元六年，中書省選拔充任蒙古掾。十六年，在平陽省察記録囚徒罪狀，平反滯留下的冤案，共有十七人免死。十八年，授任翰林直學士。當時中書上奏真定、保定兩路虧欠錢糧，多年没有判决，派遣仁祖前去省視那裏的公文，都是中統時的舊案，迅速返回上奏免去。轉任工部侍郎，除授中書右司郎中，拜授參

尚書省事。

時丞相桑哥秉政，威焰方熾，仁祖論議不回，屢忤桑哥，人皆危之，仁祖自若也。遷工部尚書，桑哥以曹務煩劇特重困之，仁祖處之甚安。尋出使雲中，桑哥考工部織課稍緩，怒曰："誤國家歲用。"亟遣驛騎追還，就見桑哥相府中，遽命直吏拘往督工，且促其期，曰："違期必致汝於法。"左右皆爲之懼。仁祖退，召諸署長從容諭之曰："丞相怒在我，不在爾也。汝等勿懼，宜力加勉。"衆皆感激，晝夜倍其功，期未及而辦，乃罷。已而桑哥繫獄，有旨命仁祖往籍其家。明日桑哥以左右之援得釋，衆見駭然，目仁祖曰："怒虎之威，可再犯邪！"悉逾垣以竄，仁祖獨不爲之動，桑哥竟敗。

二十八年，除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遼陽饑，奉旨偕近侍速哥、左丞忻都往賑，忻都欲如户籍口數大小給之，仁祖曰："不可，昔籍之小口，今已大矣，可偕以大口給之。"忻都曰："若要善名，而陷我于惡邪！"仁祖笑曰："吾二人善惡，衆已的知，豈至是而始要名哉！我知爲國恤民而已，何恤爾言。"卒以大口給之。俄除通奉大夫、將作院使。

成宗即位，尊大母元妃爲皇太后，以仁祖善書，特敕書册文。復奉詔督工織絲像世祖御容，越三年告成。大德五年，再授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以疾卒，年五十三。贈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追封洹國公，謚文貞。

子恕，初授奉訓大夫、壽武庫提

議尚書省事。

當時丞相桑哥主持國政，威勢正盛，仁祖評論是非無所避忌，多次違逆桑哥，人們都替他憂懼，仁祖安然如常。遷任工部尚書，桑哥用繁多沉重的官署事務爲難他，仁祖處之非常坦然。不久出使雲中，桑哥考察工部徵收紡織商税稍微延遲，憤怒地説："耽誤國家一年的費用。"急忙派遣驛站騎手追回仁祖，來相府中見桑哥，於是命令直吏把他押往那裏監督工作，并且催促工期，説："延誤期限，一定將你依法治罪。"身旁的人都爲此懼怕。仁祖退下，召來各官署長官不慌不忙地勸諭他們説："丞相發怒是對我，而不是對你們。你們不要害怕，應該更加竭盡全力。"大家都感動激奮，晝夜工作使功效加倍，期限未到就辦完，這纔罷休。不久桑哥被囚禁入獄，有旨命令仁祖去抄他的家。次日桑哥依靠身邊人的援救得以釋放，大家見此感到很惶恐，看着仁祖説："發怒老虎的威力，可以再冒犯嗎！"都越墻逃竄，衹有仁祖一人不爲此動摇，桑哥最終失敗。

二十八年，除授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遼陽鬧饑荒，奉旨偕同近侍速哥、左丞忻都前往救濟，忻都想按照户籍人口的大人小孩數目來發給，仁祖説："不可以，過去記録户口的小孩，現在已經長大了，可以同樣按大人之數來分給他們。"忻都説："你邀善名，便要使我陷入惡名之中嗎！"仁祖笑着説："我二人的善惡，大家已經知道得明明白白，難道到此纔要名聲嗎！我衹知道爲了國家而周濟百姓罷了，爲什麽顧慮你所説的呢。"終於按大人之數分給他們。不久除授通奉大夫、將作院使。

成宗即位，尊大母元妃爲皇太后，因仁祖擅長寫字，特命他書寫册封之文。再次奉詔督察工匠按世祖御容織絲像，過三年告成。大德五年，再次授任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因病亡故，享年五十三歲。追贈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追封洹國公，謚號文貞。

子恕，開始授任奉訓大夫、壽武庫提點。至

黠。至大中，遷翰林待制，後累遷至亞中大夫、侍儀使。

大中，遷任翰林待制，後多次升遷官至亞中大夫、侍儀使。

**朵兒赤　斡扎簀**

朵兒赤字道明，西夏寧州人。父斡扎簀，世掌其國史。初守西凉，率父老以城降，太祖有旨副撒都忽爲中興路管民官。國兵西征，運餉不絶，無毫髮私，時號曰滿朝清。世祖即位，斡扎簀寢疾卒。遺奏因高智耀以進，請謹名爵、節財用，帝嘉納焉。

朵兒赤字道明，西夏寧州人。父親斡扎簀，世襲職掌西夏國史。當初防守西凉，率領父老獻城投降，太祖有旨輔助撒都忽任中興路管民官。國軍西征，運輸糧餉不斷，没有謀取絲毫私利，當時號稱滿朝清。世祖即位，斡扎簀卧床病逝。留下奏書讓高智耀接替官職得以進用，請求慎用名爵、節約財用，皇帝贊賞并接納了他留下的建議。

朵兒赤年十五，通古注《論語》、《孟子》、《尚書》。帝以西夏子弟多俊逸，欲試用之，召于見香閣，帝曰："朕聞儒者多嘉言。"朵兒赤奏曰："陛下聖明仁智，奄有四海，唯當親君子，遠小人爾。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小人而亡者，惟陛下察焉。"帝曰："朕於廷臣有戇直忠言，未嘗不悦而受之；違忤者，亦未嘗加罪。蓋欲養忠直，而退諛佞也。汝言甚合朕意。"因問欲何仕，朵兒赤對曰："西夏營田，實占正軍，儻有調用，則又妨耕作。土瘠野曠，十未墾一。南軍屯聚以來，子弟蕃息稍衆，若以其成丁者，别編入籍，以實屯力，則地利多而兵有餘矣。請爲其總管，以盡措畫。"帝可之，乃授中興路新民總管。至官，録其子弟之壯者墾田，塞黄河九口，開其三流。凡三載，賦額增倍，就轉營田使。秩滿入覲，帝大悦，升潼川府尹。時公府無禄田，朵兒赤乃以官曠地給民，視秩分畝，而薄其税。潼川仕者有禄，自此始。

朵兒赤年齡十五歲，通曉古注《論語》、《孟子》、《尚書》。皇帝認爲西夏子弟多俊美灑脱，不同凡俗，想要試用他們，在香閣召見朵兒赤，皇帝説："朕聽説儒者多美善之言。"朵兒赤上言説："陛下聖明仁智，覆蓋四海，祇應當親近君子，疏遠小人。自古帝王没有不因小人而消亡的，願陛下對此明察。"皇帝説："朕對待朝廷大臣的剛直忠言，未嘗不高興接受；對違背我旨意的言論，也不曾加罪。都是爲了培養忠誠正直，而消退阿諛奉承。你説的話很符合朕的心意。"於是問他想任何官職，朵兒赤回答説："西夏屯田，完全占用正規軍隊，倘若有事調用軍隊，那麽又妨礙耕作。土地瘠薄田野空曠，開墾的不到十分之一。南方軍隊聚集以來，子弟繁衍生息逐漸多起來，如果把他們中已可服役的成年男子，另外編入户籍，以便充實屯墾的勞力，那麽地利多而兵有剩餘。我請求去做他們的總管，以便盡力處理謀劃。"皇帝答應他的請求，於是授任中興路新民總管。他到任後，録用這些子弟中强壯的人去開墾田地，填塞黄河九處口子，疏通三條支流。共三年，賦額成倍增加，就地轉任營田使。任職期滿入宫朝見，皇帝非常高興，升任潼川府尹。當時公府没有俸禄之田，朵兒赤便將官府荒地分給個人，視其職位品級分配土地面積，而且減少這些田地的税。潼川做官的人有俸禄田，從這裏開始。

未幾，臺臣奏爲雲南廉訪副使。時雲南諸蠻叛，僚佐悉稱故而去，朵

不久，諫官上奏任命朵兒赤爲雲南廉訪副使。當時雲南諸蠻反叛，僚屬全都藉故離去，朵

兒赤獨居守。又八月，省臣大懼，歸符印欲遁，朶兒赤乃白于梁王，得檄而後出。遷山南廉訪副使，未幾，復調雲南廉訪使。會行省丞相帖木迭兒貪暴擅誅殺，羅織安撫使法花魯丁，將置于極刑，朶兒赤謂之曰："生殺之柄，繫于天子，汝以方面之臣而專殺，意將何爲？小民罹法，且必審覆，况朝廷之臣耶！"法花魯丁竟獲免，尋復其官。僰夷與蠻相仇殺，時省臣受賄，助其報仇，乃詐奏蠻叛，起兵殺良民。朶兒赤奏劾，竟廢之。年六十二，卒于官。

子仁通，爲雲南省理問。天曆二年三月，雲南諸王與萬户伯忽等叛，仁通率官軍抗之，没於陣。

兒赤單獨居守。又八月，省臣非常恐懼，歸還符印想要逃走，朶兒赤便向梁王禀告，得到官府緊急文書而後纔走。遷任山南廉訪副使，不久，又調任雲南廉訪使。適逢行省丞相帖木迭兒貪婪凶暴任意誅殺，陷害安撫使法花魯丁，將要處以死刑，朶兒赤跟他説："生殺之權，在天子之手，你憑着地方大臣的身份而獨斷殺人，打算要做什麽？小民遭遇刑法，尚且一定要審理覆核，何况朝廷的大臣！"法花魯丁最終獲免，不久恢復他的官職。僰夷與蠻相互仇殺，當時省臣受賄，幫助僰夷報仇，便謊奏蠻反叛，派軍隊殺害良民。朶兒赤上奏檢舉彈劾，終於廢除省臣官職。在六十二歲時，亡於任上。

子仁通，任雲南省理問。天曆二年三月，雲南諸王與萬户伯忽等反叛，仁通率領官軍抗擊他們，死於戰場上。

## 和尚 忽都思 千奴

和尚，玉耳别里伯牙吾台氏。祖哈剌察兒，率所部歸太祖。父忽都思，膂力過人。歲壬辰，從睿宗破金大將合達軍于鈞州三峰山，以功賜號拔都魯。甲午，金亡。乙未，授管軍百户，從攻宋唐、鄧、潁、蔡、襄陽、郢、復、信陽、光等州，屢立戰功。辛亥，賜名馬、文錦、白金、甲胄、弓矢。乙卯，從攻漢上鐵城寨，殁于軍，贈竭忠宣力功臣、資德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沇國公，謚武愍。

和尚襲父職。己未，從世祖攻鄂州。中統三年，李璮叛，從國兵討之，戰老僧口，斬獲甚衆，升阿剌罕萬户府經歷。至元五年，攻襄陽，軍務繁劇，贊畫一有方，都元帥阿术薦其才可大用。

十一年，從丞相伯顔渡江，與宋軍戰于柳子、魯洑、新灘、沌口，伯顔上其功，世祖嘉奬不已。十二年，從平章阿里海牙攻拔岳州，取沙市。

和尚，玉耳别里伯牙吾台氏。祖父哈剌察兒，率領部下歸附太祖。父親忽都思，膂力過人。壬辰年，隨睿宗攻破金大將合達軍隊於鈞州三峰山，因功賜號拔都魯。甲午年，金滅亡。乙未年，授任管軍百户，隨大軍進攻宋的唐、鄧、潁、蔡、襄陽、郢、復、信陽、光等州，多次立戰功。辛亥年，賜名馬、文錦、白銀、甲胄、弓箭。乙卯年，隨大軍進攻漢上鐵城寨，死於軍中。追贈竭忠宣力功臣、資德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沇國公，謚號武愍。

和尚繼承父職。己未年，隨世祖進攻鄂州。中統三年，李璮反叛，他隨國軍討伐，作戰於老僧口，斬殺俘獲很多人，升任阿剌罕萬户府經歷。至元五年，進攻襄陽，軍務極其繁重，佐助謀劃得法，都元帥阿术推薦他，認爲他有才能可以大用。

十一年，和尚隨丞相伯顔渡過長江，與宋軍作戰於柳子、魯洑、新灘、沌口，伯顔上報他的戰功，世祖贊賞不止。十二年，他隨平章阿里海牙攻陷岳州，奪取沙市。到江陵，宋安撫使高達

至江陵，宋安撫使高達城守拒戰，和尚直抵城下，諭以禍福，達遂開門出降，以功升行省郎中。從國兵圍潭州，潭守臣李芾堅守，攻之三月不下。十三年，城破，芾死。諸將利於虜略，欲屠其城，和尚宣言曰："拒我師者，宋將耳。其民何罪。既受其降，即是吾民，殺之何忍。且今列城多未附，降而殺之，是堅其效死之心也。"左丞崔斌曰："郎中言是。"平章阿里海牙意亦與合，遂從之。一城之人，賴以全活。由是湖南諸郡，聞風皆下。世祖聞之，賞賜加厚，改行省斷事官。

徇地廣西，督前軍攻破静江，遂兼行宣撫事。廣西平，授太中大夫、常德路達魯花赤，以治最聞，擢嶺南廣西道提刑按察使。時阿里海牙恃功頗驕恣，和尚劾奏不少貸。遷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浙西，宋故都，民衆事繁，在職惟務鎮静，人服其知大體。卒于官，年四十九。贈宣忠守正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沇國公，謚莊肅。子千奴。

千奴以御史大夫月魯那延薦，入見大安閣，世祖念其功臣子，即以其父官授之，拜武德將軍、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時江浙行中書省、行御史臺皆治杭，千奴上言："行省專控江浙，在杭爲宜。行臺總鎮江南，不宜偏在杭。且兩大府并立，勢逼則事窒，情通則威褻，盍移行臺於要便之所。"後數年，遂移行臺於江東。遷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使。

二十六年，加明威將軍，遷淮西江北道提刑按察使。時桑哥秉政擅權，勢焰熏灼，人莫敢言。千奴乘間入朝，見帝於柳林，極陳其罪狀，帝

守城抵抗作戰，和尚直抵城下，向高達曉諭抵抗之禍和歸順之福，高達於是開門出來投降，他因功升任行省郎中。又隨國軍包圍潭州，潭州守臣李芾堅守，進攻三個月没有攻下。十三年，城被攻破，李芾死。諸將爲了便於搶掠，想要屠殺全城軍民，和尚廣爲宣傳説："抵抗我軍的，是宋朝將領。他們百姓有什麽罪，已經接受他們投降，就是我們的百姓，殺死他們怎麽忍心。况且現在衆多城池大多没有歸附，投降而殺死他們，這是堅定他們的效死之心。"左丞崔斌説："郎中説得對。"平章阿里海牙的想法也與和尚意見相合，於是聽從了勸告。一城的人憑藉和尚得以全部存活。從此湖南各郡紛紛被攻下。世祖聽到此事，賞賜更加豐厚，改任行省斷事官。

攻占廣西，監督前軍攻破静江，於是兼代理宣撫事。廣西平定，授任太中大夫、常德路達魯花赤，以政績優異而著名，擢任嶺南廣西道提刑按察使。當時阿里海牙倚仗功勞非常驕横，和尚上奏檢舉他的罪狀一點也不加寬免。遷任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浙西是宋朝故都，民衆事務繁多，在職施政衹有致力於鎮静，人們佩服他懂得駕馭全局。亡故於官任上，享年四十九歲。追贈宣忠守正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沇國公，謚號莊肅。子千奴。

千奴憑藉御史大夫月魯那延的引薦，入宫朝見於大安閣，世祖顧念他是功臣之子，便將他父親的官職授予他，拜授武德將軍、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當時江浙行中書省、行御史臺官署都設在杭州，千奴向上進言："行省衹控制江浙，治所在杭州適宜。行臺總鎮江南，治所不適宜設在偏離地區中心的杭州。况且兩大官府并立，權勢迫近則辦事互相阻礙不順，人情相通則威嚴受到輕慢，何不遷移行臺於重要便利的地方。"後來過了幾年，便把行臺遷移到江東。他遷任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使。

二十六年，千奴加授明威將軍，遷任淮西江北道提刑按察使。當時桑哥執政專權，權勢與氣焰逼人，人們不敢説話。千奴乘機入朝，見皇帝於柳林，極力陳述他的罪狀，皇帝爲此受到觸

爲之改容。未幾，桑哥伏誅，又上言其黨猶布中外，宜早處分。改立肅政廉訪司，進廣威將軍，授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

動。不久，桑哥伏法處死，千奴又上奏説明桑哥的黨羽仍然散布在中央與地方，應早日處置。改設置肅政廉訪司後，千奴進任廣威將軍，授任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

三十一年，遷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丁祖母憂，服闋。東平、大名諸路有諸王牧馬草地，與民田相間，互相侵冒，有司視强弱爲予奪，連歲争訟不能定。乃命起千奴治之，其訟遂息。

三十一年，遷任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遭祖母喪事，服喪三年。東平、大名各路有諸王牧馬的草地，與民田彼此間隔，互相侵犯，官吏視其强弱而予以剥奪，連年争論訴訟不能定奪。於是命令起用千奴來治理，這些訴訟終於平息。

大德二年，授太中大夫、建康路總管，未行，奉詔使淮東、西問民疾苦，察官吏能否。千奴勤于咨訪，興利除害，還奏軍民便宜三十事，多見采用。歷江西湖東、江南湖北兩道廉訪使。時中書平章伯顔等固位日久，黨與衆盛，所任之人，徇情弄法，綱紀漸壞。千奴摭其實，上于憲臺以聞，伯顔等皆被黜。前後七持憲節，剛正不撓，聞朝廷事有不便，必上章極論，未嘗以内外爲嫌。

大德二年，授任太中大夫、建康路總管，未任職，奉詔出使淮東、淮西訪問百姓疾苦，考察官吏善惡。千奴勤於咨詢，興利除害，回朝上奏使軍民便利的事三十件，多被采用。歷任江西湖東、江南湖北兩道廉訪使。當時中書平章伯顔等占據牢固地位時間很久，朋黨衆多勢力强盛，所任用的人，屈從私情濫用刑法，國家綱紀逐漸敗壞。千奴收集他們徇情枉法的事實，上報御史讓皇帝知道，伯顔等都被貶斥。前後七次任廉訪使，剛正不屈，聽到有對朝廷不利的事，必定上奏章極力陳述，不曾因關係遠近而避嫌。

七年，授嘉議大夫、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馭吏治民有方，以暇日正街衢，表里巷，國學興工，尤盡其力。俄進通議大夫、同僉樞密院事。上疏言："蒙古軍在山東、河南者，往戍甘肅，跋涉萬里，裝橐鞍馬之資，皆其自辦，每行必鬻田産，甚則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發，前後相仍，困苦日甚。今邊陲無事，而虚殫兵力，誠爲非計，請以近甘肅之兵戍之。而山東、河南前戍者，官爲出錢，贖其田産妻子，庶使少有瘳也。"詔從之。未幾，遷參議中書省事，贊决機務，精練明敏。凡干禄之人由他道進者，一切不用，時論翕然稱焉。

七年，授任嘉議大夫、大都路總管，兼任大興府尹。駕馭官吏治理百姓有方，利用空閑整肅街道，表彰里巷，興建國學，尤其竭盡全力。不久進升通議大夫、同僉樞密院事。上疏説："蒙古軍在山東、河南的部隊，調去駐守甘肅，跋涉萬里，裝備鞍馬的費用，都是自己置辦，每次出行必定賣田産，甚至賣妻子兒女。駐守的人還没有回來，代替的人又該出發，前後情況相同，困苦日甚一日。現在邊境無事，却空耗兵力，實在計議不妥，請求用甘肅附近的士兵駐守那裏。而山東、河南以前派去駐守甘肅的士兵，官府爲他們出錢，贖回他們的田産和妻子兒女，希望能稍稍恢復元氣。"頒詔依從他的建議。不久，遷任參議中書省事，佐助决策國家重要事情，精明幹練、明智聰敏。凡求取禄位的人經由其他途徑推薦的，一概不任用，當時輿論一致稱贊這種做法。

成宗崩，迎仁宗於潛邸，奉武宗

成宗逝世後，他去仁宗即位前的住處迎接仁

即位，危疑之際，彌綸補益之功爲多。拜榮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左翼萬户府達魯花赤，提調屯田事。賜玉帶。

延祐五年，乞致仕，帝憫其衰老，從其請，仍給半俸終其身。退居濮上，築先聖宴居祠堂於歷山之下，聚書萬卷，延名師教其鄉里子弟，出私田百畝以給養之。有司以聞，賜額歷山書院。家居七年而卒，年七十一。贈推忠輔治功臣、光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衛國公，謚景憲。

子龍寶，監察御史；壽童，洪澤屯萬户，早卒；不蘭奚，南臺御史；觀音保，襲洪澤屯萬户；孛顔忽都，起進士知鄭州，以治行第一，入爲翰林國史院經歷。

宗，尊奉武宗即位，在國家危急不定之際，彌合補益的功勞最多。拜授榮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左翼萬户府達魯花赤，提調屯田事。賞賜玉帶。

延祐五年，請求退休，皇帝憐恤他已衰老，依從他的請求，仍舊終生供給一半俸禄。退居濮上，在歷山下面建先聖宴居祠堂，搜集萬卷圖書，延請名師教育他的鄉里子弟，拿出私田百畝來供養他們。官吏上報此事，賜匾額歷山書院。在家居住七年而亡，享年七十一歲。追贈推忠輔治功臣、光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衛國公，謚號景憲。

子龍寶，監察御史；壽童，洪澤屯萬户，早亡；不蘭奚，南臺御史；觀音保，繼承洪澤屯萬户；孛顔忽都，出身進士知鄭州，憑着治理政務第一的資格，入朝任翰林國史院經歷。

**劉容**

劉容字仲寬，其先西寧青海人。高祖阿華，西夏主尚食。西夏平，徙西寧民於雲京。容父海川，在徙中，後遂爲雲京人。

容幼穎悟，稍長，喜讀書。其俗素尚武，容亦善騎射，然弗之好也。中統初，以國師薦，入侍皇太子於東宫，命專掌庫藏。每退直，即詣國子祭酒許衡，衡亦與進之。至元七年，世祖駐蹕鎮海，聞容知吏事，召至，命權中書省掾。事畢復前職，以忠直稱。

十五年，奉旨使江西，撫慰新附之民。或勸其頗受送遺，歸賂權貴人，可立致榮寵，容曰："剥民以自利，吾心何安。"使還，惟載書籍數車，獻之皇太子。忌嫉者從而譖之，由是稍疏容，然容亦終不辯。會立詹事院，容上言曰："太子天下本，苟不得端人正士左右輔翼之，使傾邪側

劉容字仲寬，祖先是西寧青海人。高祖阿華，掌管西夏主的膳食。西夏被平定，將西夏百姓遷移到雲京。劉容之父海川，在遷移之列，後來便爲雲京人。

劉容幼年聰明，逐漸長大，喜愛讀書。他們的民族風俗素來尚武，劉容也善於騎射，然而不喜好這些。中統初，靠國師的推薦，召入東宫侍奉皇太子，命令他專門掌管庫藏。每逢從當值離開，便前往國子祭酒許衡處，許衡也舉薦提拔他。至元七年，世祖出行途中暫住鎮海，聽説劉容知曉官吏治事之道，把他召來，暫代中書省掾。事情完成後恢復前職，因忠直聞名。

十五年，奉旨出使江西，撫慰新歸附的百姓。有人勸他稍微接受一點别人的送禮，回去賄賂權貴，就可以立刻得到榮耀與恩寵，劉容説："剥削百姓來使自己獲利，我心裏怎麽能安定。"出使回來，衹運載數車書籍，獻給皇太子。嫉妒他的人緊接着進讒言，從此皇太子逐漸疏遠劉容，而劉容也一直不爲自己辯解。適逢設立詹事院，劉容上言説："太子是天下的根本，如果不

媚之徒進，必有損令德。”聞者是之。俄命爲太子司議，改秘書監。

未幾，出爲廣平路總管。富民有同姓爭財產者，訟連年不決，容至，取籍考二人父祖名字，得其實，立斷之，爭者遂服。皇子雲南王至汴，其達魯花赤某欲厚斂，以通賄于王，容請自往，乃減其費。後以疾卒於官，年五十二。

**迦魯納答思**

迦魯納答思，畏吾兒人，通天竺教及諸國語。翰林學士承旨安藏扎牙答思薦於世祖，召入朝，命與國師講法。國師西番人，言語不相通。帝因命迦魯納答思從國師習其法，及言與字，期年皆通。以畏吾字譯西天、西番經論，既成，進其書，帝命鋟版，賜諸王大臣。西南小國星哈剌的威二十餘種來朝，迦魯納答思於帝前敷奏其表章，諸國驚服。

朝議興兵討暹國、羅斛、馬八兒、俱藍、蘇木都剌諸國，迦魯納答思奏：“此皆蕞爾之國，縱得之，何益？興兵徒殘民命，莫若遣使諭以禍福，不服而攻，未晚也。”帝納其言。命岳剌也奴、帖滅等往使，降者二十餘國。

至元二十四年，丞相桑哥奏爲翰林學士，帝曰：“迦魯納答思之官，非汝所當奏也。”既而擢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遣侍成宗於潛邸，且俾以節飲致戒。成宗即位，思其忠，遷榮祿大夫、大司徒；憐其老，命乘車入殿。仁宗即位，廷議汰冗官，獨迦魯納答思爲司徒如故，仍加開府儀同三司，賜玉鞍一。是年八月卒。

能得到品行端正的人士在身邊輔佐協助，而讓不正直的奸邪諂媚之徒得到提拔，必然有損美德。”聽到此話的人都認爲説得正確。不久任命他爲太子司議，後改任秘書監。

不久，出任廣平路總管。有同姓的富人爭奪財產，官司連年不決，劉容到那裏，根據户籍考察二人父親和祖父的名字，得到他們家族的真實情況，當即決斷，爭財產之人於是信服。皇子雲南王到達汴，那裏的達魯花赤某人想要加重斂財，以便進行賄賂雲南王，劉容請求自己前往，這纔減少了那裏的費用。後來因病亡於官任上，享年五十二歲。

迦魯納答思，畏吾兒人，通曉天竺教和各國語言。翰林學士承旨安藏扎牙答思將他推薦給世祖，徵召入朝，命他與國師講法。國師是西番人，言語彼此不相通。皇帝因此命迦魯納答思跟國師學習佛法和語言文字，一年全部通曉。用畏吾文字翻譯西天、西番經論，完成後，送上這些書籍，皇帝命令刻版，賜予諸王大臣。西南小國星哈剌的威二十多種族來朝見，迦魯納答思在皇帝面前陳述他們的進表奏章，各國驚訝信服。

朝廷商議派兵討伐暹國、羅斛、馬八兒、俱藍、蘇木都剌等國，迦魯納答思上奏：“這些都是小國，縱然獲得他們，有什麼好處？派兵徒然殘害百姓性命，不如派遣使者去説明戰降與禍福的道理，不順從再去攻打，也不晚。”皇帝接納了他的意見。命令岳剌也奴、帖滅等出使，投降的有二十餘國。

至元二十四年，丞相桑哥上奏任迦魯納答思爲翰林學士，皇帝説：“迦魯納答思的官職，不是你所應當稟奏的。”不久擢升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派遣他侍奉成宗於皇子住所，并且使他節制飲酒直到戒除。成宗即位，想到他的忠誠，遷任榮祿大夫、大司徒；憐恤他年老，命他乘車入殿。仁宗即位，在朝廷上商議淘汰閑散官員，惟獨迦魯納答思任司徒照舊，仍然加任開府儀同三司，賜玉鞍一個。這一年八月亡故。

## 闊里吉思　八思不花　忽押忽辛　藥失謀

闊里吉思，蒙古按赤歹氏。曾祖八思不花，從攻乃蠻、欽察、兀羅思、馬扎兒、回回諸國，常爲先鋒破敵，太祖嘉之，賜以虎符。及諭降豐州、雲州，擢充宣撫使。祖忽押忽辛襲職，佩虎符。憲宗嘗語之曰："汝所佩金符舊矣，何以旌世功。"命改製，以賜之。中統三年，改河中府達魯花赤，卒。父藥失謀，擢襄陽統軍司經歷，改宿州達魯花赤，皆不拜。樞密副使孛羅、御史中丞木八剌引見世祖，奏曰："此忽押忽辛子也，乞以其祖父虎符授之。"擢中順大夫、金剛臺達魯花赤，繼改光州。屢遷安東州、河中府及温州、潞州，以建康路達魯花赤致仕。

闊里吉思初以宿衛，充博兒赤。至元二十五年，擢朝列大夫、司農少卿，賜金束帶。遷中議大夫、司農卿。升資善大夫、司農卿。拜榮禄大夫、行湖廣平章，將兵討海南生黎諸峒寨。又明年，平之。師還，徵入見，賜玉束帶、金銀、幣帛、弓矢、甲冑，及寶鈔、鞍勒，得旨還鎮。

成宗即位，入見，賜海東青鶻、白鶻各一，及衣服有差。大德二年，改福建行省平章。未幾，以福建隸江浙，改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升征東省平章政事。高麗刑政無節，官冗民稀，闊里吉思因悉加裁正以聞。有旨，徵入見，俾條析便民事宜。大德五年，復拜湖廣平章，逾年，改陜西，以目疾還京師。加官至金紫光禄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左丞相，卒年六十六。

子完澤，湖廣右丞，征廣西賊，卒于軍。

闊里吉思，蒙古按赤歹氏。曾祖父八思不花，隨軍攻打乃蠻、欽察、兀羅思、馬扎兒、回回各國，常任先鋒打敗敵人，太祖表揚他，賜給他虎符。等到勸降豐州、雲州，選拔充任宣撫使。祖父忽押忽辛繼承官職，佩帶虎符。憲宗曾經對他說："你所佩帶的金符已經舊了，怎能用來表彰世代功勞?"命令改做新的，賜給他。中統三年，改任河中府達魯花赤，亡故。父親藥失謀，擢升襄陽統軍司經歷，改授宿州達魯花赤，全不拜領。樞密副使孛羅、御史中丞木八剌引領他見世祖，上奏說："這是忽押忽辛的兒子，請求把他祖父的虎符授予他。"擢升中順大夫、金剛臺達魯花赤，繼而改任光州達魯花赤。多次遷任安東州、河中府與温州、潞州，在建康路達魯花赤任上退休。

闊里吉思開始憑着宿衛的身份，充任博兒赤。至元二十五年，擢升朝列大夫、司農少卿，賜金束帶。遷任中議大夫、司農卿。升任資善大夫、司農卿。拜授榮禄大夫，兼代湖廣平章，率領軍隊討伐海南生黎各峒寨。第三年，討平它們。軍隊還師，徵召入朝拜見皇上，賜玉束帶、金銀、幣帛、弓箭、盔甲，以及金銀錢幣、馬鞍籠頭，得到聖旨回原地鎮守。

成宗即位，入宮朝見，賜海東青鶻、白鶻各一隻，及衣服不等。大德二年，改任福建行省平章。不久，將福建隸屬江浙，改任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升任征東省平章政事。高麗施政刑罰没有節制，官吏繁多百姓稀少，闊里吉思因此全部加以削減整頓。有聖旨，徵召入宮朝見，讓他逐條剖析便利百姓的有關事情。大德五年，再次拜授湖廣平章，過一年，改任陜西，因眼病返回京城。加官至金紫光禄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左丞相，卒年六十六歲。

子完澤，湖廣右丞，征伐廣西盜賊，死於軍中。

## 小雲石脱忽憐 八丹

小雲石脱忽憐，畏吾人，仕其國爲吾魯愛兀赤，猶華言大臣也。太祖時，與其父來歸。從征回回國還，事睿宗於潛邸。真定，睿宗分地，以爲本路斷事官。

小雲石脱忽憐，畏吾人，在他的國家做官任吾魯愛兀赤，如同漢語所説的大臣。太祖時，與他的父親一起來歸附。隨太祖征伐回回國回來，侍奉睿宗於即位前的住所。真定，爲睿宗的封地，命小雲石脱忽憐任本路斷事官。

子八丹，事世祖爲寶兒赤，鷹房萬户。從征哈剌張有功，賜男女各一人、金一鋌，及銀瓮等物。征阿里不哥，戰於昔門禿，日三合，殺獲甚衆，賜金一鋌。後以鷹房萬户從裕宗北征，至鎮海你里温，賜銀椅及鈔一萬五千貫，命歸守真定。

子八丹，侍奉世祖任寶兒赤、鷹房萬户。隨世祖征伐哈剌張有功，賜男女各一人、金一錠，以及銀瓮等物。征伐阿里不哥，作戰於昔門禿，一日三次合戰，殺死俘獲很多人，賜金一錠。後來憑着鷹房萬户的身份隨裕宗北征，到達鎮海你里温，賞賜銀椅以及錢鈔一萬五千貫，命令他回來鎮守真定。

未幾，命行省揚州，八丹辭曰："臣自幼未嘗去陛下，願留侍左右。"改隆興府達魯花赤，遥授中書右丞，諭之曰："是朕舊所居，汝往居之。"八丹又辭，帝不允。居三年，海都叛，奉旨從甘麻剌太子往征之，師還，以功賜金一鋌。卒贈銀青榮禄大夫、司徒。

不久，命令掌管揚州行省，八丹推辭説："我自幼未曾離開過陛下，願意留下侍奉在您身邊。"改任隆興府達魯花赤，遥授中書右丞，告訴他説："這是朕從前居住的地方，你去住在那裏。"八丹又推辭，皇帝不允許。居住三年，海都反叛，奉旨隨甘麻剌太子前往征伐，軍隊返回，因功賜金一錠。死後追贈銀青榮禄大夫、司徒。

子阿里，鷹房千户；石得，安西王相府官；德眼，汝定府達魯花赤；阿散，甘肅行省平章政事；臘真，由會同館使同知通政院，有政迹，官至榮禄大夫、中書省平章政事，兼翰林學士承旨、通政院使，卒。子察乃，金紫光禄大夫、中書省平章政事。察乃子十人：老章，知樞密院事；撒馬篤，中書省參知政事。

子阿里，鷹房千户；石得，安西王相府官；德眼，汝定府達魯花赤；阿散，甘肅行省平章政事；臘真，由會同館使同知通政院，有政績，官至榮禄大夫、中書省平章政事，兼任翰林學士承旨、通政院使，亡故。子察乃，金紫光禄大夫、中書省平章政事。察乃有子十人：老章，知樞密院事；撒馬篤，中書省參知政事。

## 斡羅思 博羅普化 察罕不花

斡羅思，康里氏。曾祖哈失伯要，國初款附，爲莊聖太后宫牧官。祖海都，從憲宗征釣魚山，歿于陣。父明里帖木兒，世祖時爲必闍赤，後爲太府少監。

斡羅思，康里氏。曾祖哈失伯要，立國初誠心歸附，任莊聖太后宫牧官。祖父海都，隨憲宗征伐釣魚山，死於戰陣。父親明里帖木兒，世祖時任必闍赤，後任太府少監。

斡羅思，至元十九年爲内府必闍赤。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遷雲南行省理問，領雲南王府事。後以忤桑

斡羅思，至元十九年任内府必闍赤。二十一年，拜授監察御史。遷任雲南行省理問，管領雲南王府事。後來因違背桑哥意志而被誣陷，没收

哥被譖，籍其家，唯金玉帶各一、黄金五十兩，皆上所賜者。及以公用係官孳畜，加之罪，帝曰："口腹之事，其寢之。"二十六年，置八番羅甸宣慰司，進嘉議大夫、宣慰使。時諸蠻叛服不常，斡羅思平之，乃立安撫等司以守焉。二十八年，平楊都要等。九月，進中奉大夫，錫虎符。明年，爲八番順元等處宣慰使、都元帥，賜三珠虎符。

他的家財，衹有金玉帶各一條、黄金五十兩，都是皇上所賜的。便以公家財用占爲官員私有，加以罪名，皇帝説："這些錢財是供飲食之用，停息這件事。"二十六年，設置八番羅甸宣慰司，進升嘉議大夫、宣慰使。當時諸蠻反叛歸服變化不定，斡羅思平定他們後，就設立安撫等司來鎮守在那裏。二十八年，平定楊都要等。九月，進升中奉大夫，賜虎符。第二年，任八番順元等處宣慰使、都元帥，賜三珠虎符。

大德六年，授通奉大夫、羅羅思宣慰使，兼管軍萬户。進正奉大夫。武宗立，召還，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領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大都屯田府事。尋進榮禄大夫、中書右丞，兼翰林國史承旨，仍領武衛屯田。屢奉旨賜貲産第宅，固辭。遷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至大二年，召還，以瘴癘卧病不起。皇慶二年卒，年五十有六。贈光禄大夫、益國公。

大德六年，授任通奉大夫、羅羅思宣慰使，兼任管軍萬户。進升正奉大夫。武宗即位，徵召還朝，授任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領授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大都屯田府事。不久進任榮禄大夫、中書右丞，兼任翰林國史承旨，仍舊統領武衛屯田。多次奉旨賞賜資産宅第，堅決推辭。遷任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至大二年，徵召還朝，因患瘟疫瘧疾卧床不起。皇慶二年亡故，享年五十六歲。追贈光禄大夫、益國公。

子博羅普化，初直宿衛，爲速古兒赤。至大元年，爲翰林侍講學士，以父疾歸侍。延祐四年，復入侍爲速古兒赤扎撒孫。至治元年，爲速古兒赤五十人之長，兼領皇后宫寶兒赤。二年，襲授河南府同知。子察罕不花，領其所掌宿衛。天曆元年，見文宗于汴，入直宿衛，爲温都赤。拜監察御史，繼遷御史臺經歷、中書右司郎中。授中憲大夫、隆禧總管府副達魯花赤。

子博羅普化，開始當值宿衛，爲速古兒赤。至大元年，任翰林侍講學士，因父病歸鄉侍奉。延祐四年，再次入宫侍奉皇帝任速古兒赤扎撒孫。至治元年，任速古兒赤五十人的長官，兼統領皇后宫寶兒赤。二年，承襲授任河南府同知。子察罕不花，統領他所掌管的宿衛。天曆元年，在汴見文宗，入宫當值宿衛，任温都赤。拜授監察御史，繼而遷任御史臺經歷、中書右司郎中。授任中憲大夫、隆禧總管府副達魯花赤。

## 朵羅台

朵羅台，唐兀氏。祖小丑，太祖既定西夏，括諸色人匠，小丑以業弓進，賜名怯延兀蘭，命爲怯憐口行營弓匠百户，徙居和林，卒。父塔兒忽台襲職。阿里不哥叛，塔兒忽台從戰于失畝里禿之地，死之。

朵羅台，唐兀氏。祖父小丑，太祖平定西夏之後，搜求强徵各色匠人入籍，小丑因爲從事製造弓箭業而受到提拔，賜名怯延兀蘭，任命爲怯憐口行營弓匠百户，遷居到和林，亡故。父親塔兒忽台繼承官職。阿里不哥反叛，塔兒忽台隨軍征戰於失畝里禿地區，死在那裏。

朵羅台從萬户也速解兒、玉哇赤

朵羅台隨萬户也速解兒、玉哇赤等多次作戰

等累戰有功，授前衛親軍百户。積官昭信校尉、芍陂屯田千户所達魯花赤，後以疾退。

有功，授任前衛親軍百户。累次提升做到昭信校尉、芍陂屯田千户所達魯花赤，後來因病引退。

### 闊闊出

朵羅台之弟闊闊出，亦業弓，嘗獻所造弓，帝稱善，問其父何名，闊闊出對曰："塔兒忽台，臣之父也。"帝見其狀貌魁偉，且問其能射乎？左右對曰："能。"試之，果然，遂命爲近侍。明年，武備寺臣復以其弓獻，且奏用之。帝曰："孔子言三綱五常。人能自治，而後能治人；能齊家，而後能治國。汝可以此言諭之，而後用之。"俄擢爲大同路廣勝庫達魯花赤。廣勝者，貯兵器之所。時總管唐兀海牙以庫作公署，置甲仗於虛廩中，多被蟲鼠之害，闊闊出言於帝，復之，且責其償兵器之既壞者。使者薛綽不花、納速魯丁以檄取鷹房軍衣甲弓矢若干，闊闊出責其入文書，領去。時憲副速魯蠻令毋入文書，且命有司封鑰其庫，將點視之，闊闊出不從。事聞，帝命笞速魯蠻，罷之。

朵羅台之弟闊闊出，也從事造弓，曾經獻上自己所造的弓，皇帝表揚他的弓造得好，問他父親叫什麽名字，闊闊出回答說："塔兒忽台，是臣的父親。"皇帝見他狀貌魁偉，并且問他能够射箭嗎？身邊的人回答説："能。"檢驗他，果然能射，於是任命爲近侍。第二年，武備寺臣再次把他造的弓獻上，而且上奏請求任用他。皇帝説："孔子講三綱五常。人先能治理自己，而後纔能治理别人；先能整治家庭，而後纔能治理國家。你可以把這句話告訴他，而後任用他。"不久擢升爲大同路廣勝庫達魯花赤。廣勝庫，是貯存兵器的地方。當時的總管唐兀海牙把廣勝庫當作官署，而把鎧甲兵器放置在無人看管的倉庫中，大多受到蟲子老鼠的損害，闊闊出向皇帝説了這件事，把兵器放回廣勝庫，并且責令唐兀海牙賠償已經損壞的兵器。使者薛綽不花、納速魯丁憑着檄令領取鷹房軍衣鎧甲弓箭若干，闊闊出責求他們交出文書，領去兵器。當時憲副速魯蠻命令不要交出文書，并且命令官吏封閉鎖上這座庫，將要查看物品，闊闊出不依從。此事讓朝廷知道，皇帝命令鞭打速魯蠻，把他罷官。

大德元年，升大同路武州達魯花赤，兼管本州諸軍奥魯勸農事。又監建州、利州，改僉四川道廉訪司事，拜監察御史，累官中大夫、大寧路總管，卒于官。

大德元年，升任大同路武州達魯花赤，兼管本州諸軍奥魯勸農事。又監察建州、利州，改僉四川道廉訪司事，拜授監察御史，多次做官升至中大夫、大寧路總管，亡故於任上。

### 脱歡

朵羅台之子脱歡，初直宿衛，歷御史臺譯史，拜監察御史。遷四川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四川廉訪司僉事、樞密院都事，升斷事官。其在四川時，嘗上疏曰："内外修寺，雖支官錢，而一椽一瓦，皆勞民力，百姓嗟怨，感傷和氣。宜且停罷，仍減省供佛飯僧之費，以紓國用。如此則上應

朵羅台之子脱歡，開始做值班宿衛，曾任御史臺譯史，拜授監察御史。遷任四川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四川廉訪司僉事、樞密院都事，升任斷事官。他在四川時，曾經上疏説："朝廷内外修建寺院，雖然支出官府銀錢，然而一椽一瓦，都要使百姓吃力，百姓嘆息怨恨，因感觸而傷害平和的心氣。應暫且停止，還要减少給佛上供和給僧人飯食的費用，以便緩解國家資財。這樣做的

天心，下合民志，不求福而福自至矣。回回户計，多富商大賈，宜與軍民一體應役，如此則賦役均矣。爲國以善爲寶，凡子女、玉帛、羽毛、齒革、珍禽、奇獸之類，皆喪德喪志之具。今後回回諸色人等，不許齎寶中賣，以虛國用，違者罪而没之。如此則富商大賈無所施其奸僞，而國用有畜積矣。”其辭懇直剴切，當時稱之。

話就會上應和天意，下符合民志，不求福而福自到。回回登記的民户，大多是富商大買賣人，應該與軍民一樣接受勞役，這樣就賦役平均了。治理國家以善爲寶，凡是妙齡男女、玉帛財富、文舞雉羽、象牙皮革、貴重飛禽、奇異走獸之類，都是使人喪失德性志向的東西。今後回回等各類人，不許贈送珍藏侵吞買賣，使得國庫空虛，違抗者定罪并且没收這些東西。這樣的話，富有的大商人就没有辦法實施他們的非法行爲，而國庫就有貯存積累了。”他的話誠懇直率切中事理，當時人們都贊同。

## 也先不花

也先不花，蒙古怯烈氏。祖曰昔剌斡忽勒，兄弟四人，長曰脱不花，次曰怯烈哥，季曰哈剌阿忽剌。方太祖微時，怯烈哥已深自結納，後兄弟四人皆率部屬來歸。太祖以舊好，遇之特異他族，命爲必闍赤長，朝會燕饗，使居上列。昔剌斡忽勒早世，其子孛魯歡幼事睿宗，入宿衛。憲宗即位，與蒙哥撒兒密贊謀議，拜中書右丞相，遂專國政。賜真定之束鹿爲其食邑。至元元年，以黨附阿里不哥論罪伏誅。子四人：長曰也先不花；次曰木八剌，初立御史臺，爲中丞；次曰答失蠻，累官至銀青榮禄大夫；次曰不花帖木兒，拜榮禄大夫、四川省平章政事。

也先不花，蒙古怯烈氏。祖父叫昔剌斡忽勒，兄弟四人，長子叫脱不花，次子叫怯烈哥，幼子叫哈剌阿忽剌。當太祖還是庶人的時候，怯烈哥就和太祖有很深的交情，後來兄弟四人都率領部屬來歸附。太祖因爲他們是舊時好友，款待他們特別不同於其他的家族，任命爲必闍赤長官，朝會飲宴群臣，讓他們位居上列。昔剌斡忽勒早死，其子孛魯歡幼年侍奉睿宗，入宫任宿衛。憲宗即位，孛魯歡與蒙哥撒兒密切輔佐相互商議，拜授中書右丞相，於是專擅國政。賜真定的束鹿作爲他的食邑。至元元年，因勾結阿里不哥論罪被處死。子四人：長子叫也先不花；其次叫木八剌，剛開始設置御史臺，任中丞；其次叫答失蠻，歷任至銀青榮禄大夫；其次叫不花帖木兒，拜授榮禄大夫、四川省平章政事。

也先不花初世其職，爲必闍赤長。裕宗封燕王，世祖命也先不花爲之傅，且謂之曰：“也先不花，吾舊臣子孫，端方明信，閑習典故，爾每事問之，必不使爾爲不善也。”

也先不花開始繼承父職，任必闍赤長。裕宗被封爲燕王，世祖命令也先不花作爲他的輔佐之官，并且跟燕王説：“也先不花，是我舊臣的子孫，端正賢明誠實，熟習典制掌故，你每件事問他，一定不會使你幹不好的事。”

二十三年，拜上柱國、光禄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時阿郎、可馬丁諸種僰夷爲變，討平之。遂立登雲等路、府、州、縣六十餘所，得户二十餘萬，官其酋長，定其貢税，邊境以寧。

二十三年，拜授上柱國、光禄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當時阿郎、可馬丁各族僰夷叛變，討平他們。於是設置登雲等路、府、州、縣六十餘所，得到民户二十餘萬，任命他們的首領爲官，規定他們的貢税，邊境得以安寧。

大德二年，遷湖廣行省平章。爲政不怒而威，不察而明。大事集議，衆論不齊，徐决一言，切中事理，咸出人意表。會汴梁行省有妖獄，飛語連湖廣平章政事劉國傑、右丞燕公楠，朝廷驛召二人者入。二人與也先不花嘗有違言，也先不花急遣使附奏，明其無他，二人皆得釋。八年，遷平章河南行省，河决落黎堤，勢甚危，督有司先士卒以備之，汴以無患。九年，進拜上柱國、銀青榮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賞賜無虚月，方面以安。至大二年卒。天曆二年，贈推忠守正佐運翊戴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恒陽王，謚文貞。子五人：曰亦憐真，曰禿魯，曰答思，曰怯烈，曰按攤。

大德二年，遷任湖廣行省平章。處理政務不發脾氣而有威信，不詳察而情況清楚。有大事聚集一起商議，大家意見不一致，他從容不迫一句話做出決斷，切合事理，都出人意外。正值汴梁行省有反常怪異的訟事，流言蜚語牽連湖廣平章政事劉國傑、右丞燕公楠，朝廷通過驛站徵召他們二人入宫。二人對也先不花曾經有過不滿的言論，也先不花急忙派遣使者寄遞奏章，説明他們没有他意，二人都得到釋放。八年，遷任河南行省平章，黄河在落黎堤決口，形勢非常危急，監督官吏身先士卒來防備洪水，汴梁因此没有災害。九年，進拜上柱國、銀青榮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賞賜每月都有，地方得以安定。至大二年亡故。天曆二年，追贈推忠守正佐運翊戴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恒陽王，謚號文貞。子五人：叫亦憐真、叫禿魯、叫答思、叫怯烈、叫按攤。

### 亦憐真

亦憐真，事裕宗於東宫，爲家令。累拜銀青榮禄大夫、湖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延祐元年卒。天曆元年，贈推誠輔治宣化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武昌王，謚忠定。

亦憐真，侍奉裕宗於東宫，任家令。歷任銀青榮禄大夫、湖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延祐元年亡故。天曆元年，追贈推誠輔治宣化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武昌王，謚號忠定。

### 禿魯

禿魯，歷事四朝，起家宗正府也可扎魯花赤，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御史大夫、太傅、録軍國重事，薨。天曆二年，贈懷忠秉義昭宣弼亮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廣陽王。

禿魯，先後奉事四朝，被徵召出任宗正府也可扎魯花赤，拜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御史大夫、太傅、録軍國重事，亡故。天曆二年，追贈懷忠秉義昭宣弼亮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廣陽王。

答思，仕至資德大夫、湖南宣慰使。怯烈，仕至中政使。

答思，做官至資德大夫、湖南宣慰使。怯烈，做官至中政使。

### 按攤

按攤，事成宗，襲長宿衛，有旨給七乘傳，使往侍其父也先不花于湖廣。諸道憲司以按攤孝行聞，拜中奉大夫、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帥。海康與安南、占城諸夷接境，海島生

按攤，事奉成宗，襲任宿衛長，有旨給予七輛驛站傳車，派遣他前去湖廣侍候其父也先不花。諸道憲司將按攤孝敬父母的德行傳布朝廷，拜授中奉大夫、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帥。海康與安南、占城接壤，海島生黎反叛降服不

黎叛服不常，按攤威望素著，夷人帖服，生黎王高等二十餘洞，皆願輸貢稅。在鎮期年，以省親辭去。至大二年，拜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行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未幾，奔父喪于武昌，以哀毁致疾卒。天曆二年，贈秉義效忠著節佐治功臣、太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特進趙國公、中書左丞相，謚貞孝。

子阿榮，由宿衛起家，湖南道宣慰副使，歷拜奎章閣大學士、榮禄大夫、太禧宗禋院使都典制神御殿事。

定，按攤威望向來顯著，夷人順從信服，生黎王高等二十餘洞，都願意獻納貢稅。他在此鎮守一周年，因探親辭官離去。至大二年，拜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兼代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不久，奔父喪去武昌，因悲傷過度而得病，亡故。天曆二年，追贈秉義效忠著節佐治功臣、太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特進趙國公、中書左丞相，謚號貞孝。

子阿榮，由宿衛出任湖南道宣慰副使，歷任奎章閣大學士、榮禄大夫、太禧宗禋院使都典制神御殿事。

# 元史卷一百三十五

## 列傳第二十二

**鐵哥术**　達釋　野里术　義堅亞禮

鐵哥术，高昌人。世居五城，後徙京師。曾祖父達釋，有謀略，爲國人所信服。太祖西征，高昌國主懼，以錦衣、白貂帽召達釋與謀。達釋知天命有歸，勸其主執贄稱臣，以安其國，由是號爲尚書。太祖班師，諸王言於帝曰："達釋之子野里术驍勇善戰，所將部落又强大。聞其人每思率衆效順而未有機便，盍致之乎？"太祖是其議，即詔給驛馬五百，迎與俱來。既至，引見，甚器重之。丙午，太祖西征，野里术别從親王按只台與敵戰有功，甚見親遇。王方以絳蓋障日而坐，及聞野里术議事，喜見顔色，稱善久之，既退，撤其蓋送之十里。遂得兼長四環衛之必闍赤。壬辰，從國兵討金，以戰功最多，賞賚優渥。甲午，副忽都虎籍漢户口，籌其賦役，分諸功臣以地，人服其敏。

鐵哥术，高昌人。世代居住五城，後來遷移京城。曾祖父達釋，有計謀策略，受到國人的信服。太祖西征，高昌國的君主恐懼，用錦衣、白貂帽召見達釋，與他商議。達釋知道天命有一定的歸宿，勸他的君主拿着禮物求見稱臣，以便使他的國家平安無事，從此高昌國的君主號令達釋任尚書。太祖還師，諸王向皇帝説："達釋之子野里术矯健勇猛善於戰鬥，所帶領的部落又强大。聽説他時常想率領衆人降順效忠而没有合適的時機，何不招引他來呢？"太祖同意了他的建議，便下詔給予野里术驛馬五百匹，迎接他一起來。到達後，由官員引領進見，皇帝很器重他。丙午年，太祖西征，野里术另外隨親王按只台與敵軍作戰有功，受到親王隆重的親自款待。親王正用紅色傘蓋遮擋太陽坐着，等到聽完野里术議論事情，就喜形於色，稱贊他許久，野里术退下後，親王撤掉傘蓋送他走十里遠。於是野里术就兼管四環衛之必闍赤。壬辰年，他隨國家的軍隊討伐金國，因戰功最多，賞賜優厚。甲午年，又輔助忽都虎登記漢民户口，計算他們的賦税徭役，把地分給各功臣，人們佩服他的聰敏。

鐵哥术，野里术長子也，尤沉鷙有才。嘗有擁兵叛者，鐵哥术率族人與戰于魚兒濼。時軍興，簿檄繁急，鐵哥术一以其國書識之，無遺失者，帝甚嘉焉。至元中，擢爲棣州達魯花赤，遷德安府達魯花赤。適土人蔡知府者以衆叛，鐵哥术率衆先登，冒矢石，身被數槍，猶戰不已，遂討平之。主將怒，將

鐵哥术，是野里术的長子，比父親更深沉勇猛富有才幹。曾經有人擁兵反叛，鐵哥术率領本族的人與他們在魚兒濼作戰。當時軍事行動剛開始，文書繁多緊急，鐵哥术一概用蒙古文字標識這些文書，没有遺漏失真的地方，皇帝對此非常贊賞。至元年間，擢任棣州達魯花赤，遷任德安府達魯花赤。適逢當地人蔡知府帶領衆人反叛，鐵哥术率領衆兵先上，冒着箭石，身上被刺中數槍，仍

屠其城。鐵哥朮請曰:“叛者蔡知府數人而已,城中之人何預焉。盍誅其黨與而止,毋令濫及非辜。”主將嘉其誠懇,城遂得全。累官至嘉議大夫、婺州路達魯花赤,所在咸著政迹。大德己亥卒,成宗敕其孫海壽載其柩歸葬京師,贈榮禄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國,封雲國公,謚簡肅。

然戰鬥不止,終於討平他們。主將惱怒,將要屠殺全城人。鐵哥朮請求說:“反叛的祇是蔡知府幾個人罷了,城中人民怎麼會參預。何不誅殺了他的黨羽之後就停止屠殺,不要命令軍隊無節制地涉及無罪之人。”主將稱贊他的誠懇,城市於是得以保全。多次做官做到嘉議大夫、婺州路達魯花赤,所在任上都政績昭著。大德己亥年亡故,成宗命令鐵哥朮的孫子海壽把他的棺材運回來埋葬在京城,追贈榮禄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雲國公,謚號簡肅。

子四人:義堅亞禮,幼給事裕宗官。至元十五年,爲中書省宣使。嘗使河南,適汴、鄭大疫,義堅亞禮命所在村郭構室廬,備醫藥,以畜病者,由是軍民全活者衆。遷直省舍人。承中書檄徵考上都儲偫,及還,帝賜錦衣貂裘一襲,以旌其能。出爲湖州路達魯花赤,卒于官。月連朮,同知安陸府事。八扎,同知宣政院事。孫九人,海壽,義堅亞禮子也。由宿衛世祖朝累官至太中大夫、杭州路達魯花赤,招復流民有恩惠。卒,贈翰林直學士,封范陽郡侯,謚惠敏。

子四人:義堅亞禮,幼年送到宫中事奉裕宗。至元十五年,任中書省宣使。曾出使河南,適逢汴、鄭發生嚴重的瘟疫,義堅亞禮命令在瘟疫流行的村郭建造房屋,準備醫生藥品,以便收容病人,從此軍民保全存活的人很多。遷任直省舍人。接受中書省命令徵用考察上都的儲備,回來後,皇帝賜錦衣貂裘一套,用以表彰他的才能。出任湖州路達魯花赤,死於任上。月連朮,同知安陸府事。八扎,同知宣政院事。孫九人,海壽,義堅亞禮之子。由世祖宿衛升到太中大夫、杭州路達魯花赤,招回流民有恩惠。亡故,追贈翰林直學士,追封范陽郡侯,謚號惠敏。

## 塔出

塔出,布兀剌子也。幼孤,長善騎射。至元元年,入侍世祖,占對多稱旨,賜以寶貨衣物。四年,給以察罕食邑賦税之半,又還其所俘逋户三十。七年,降金虎符,授昭勇大將軍、山東統軍使,鎮莒、密、膠、沂、郯、邳、宿、即墨等城,設方略,謹斥候,宋人不敢北嚮。九年,詔更統軍司爲行樞密院,改僉樞密院事。數將兵攻下瀕淮堡栅,略地漣海,獲人畜萬計。宋人蔣德勝來降,塔出表言宜加賞賚以勸來者,於是賜黄金五十兩,白金倍之。

塔出,布兀剌之子。幼年喪父,長大善於騎射。至元元年,入宫侍奉世祖,應答大多符合皇帝旨意,把寶貨衣物賞賜給他。四年,給予他察罕食邑的一半賦税,又還給他所俘獲的逃亡民户三十户。七年,皇帝降下金虎符,授任昭勇大將軍、山東統軍使,鎮守莒、密、膠、沂、郯、邳、宿、即墨等城,籌劃計謀,慎重偵察,宋人不敢向北侵犯。九年,詔令更改統軍司爲行樞密院,改僉樞密院事。多次帶兵攻下瀕臨淮河的堡壘栅欄,占領漣海,俘獲人和牲畜數以萬計。宋人蔣德勝來投降,塔出上表進言應當加以賞賜以便鼓勵投誠之人,於是賞賜黄金五十兩,白金加倍。

十年,改僉淮西等處行樞密院事,城正陽以扼淮海諸州兵。宋陳奕率安豐、廬、壽等州兵數撓其役,塔出選精

十年,改僉淮西等處行樞密院事,修築正陽城墻以便控制淮海各州軍隊。宋將陳奕率領安豐、廬、壽等州軍隊多次騷擾這項工程,塔出挑選精鋭

銳日十數戰,奕遁去,卒城正陽。宋人復造戰艦於六安,欲攻正陽,塔出詗知之,率騎兵焚其艦。饋餉久不繼,出兵據險,潜取安豐麥以餉軍,宋兵壁横河口,塔出將奇兵大破之。

軍隊一天當中戰鬥十幾次,陳奕逃走,終於建成正陽城。宋人在六安再次建造戰艦,想要攻打正陽,塔出詗問得知這個消息,率領騎兵焚燒他們的戰艦。軍隊糧餉許久接濟不上,出兵占據險要之地,潛入安豐掠取麥子來作軍糧,宋軍在横河口阻擋,塔出帶領奇兵大破宋軍。

十一年,朝議:"淮上諸郡,宋之北藩,城堅兵精,攻之不可猝下,徒老我師。宜先渡江翦其根本,留兵淮甸絶其救援,則長江可乘虚而渡也。"於是以塔出爲鎮國上將軍、淮西行省參知政事,帥師攻安豐、廬、壽等州,俘生口萬餘來獻,賜蒲萄酒二壺,仍以曹州官園爲第宅,給城南閑田爲牧地。

十一年,朝廷商議:"淮河上游各郡,是宋國的北部屏障,城墻堅固軍隊精良,攻打它們不能很快攻下,徒然使我軍疲憊。應當先渡長江剪除它們的根本,保留軍隊於淮河各郡郊外斷絶他們的救援,那麽長江可以乘其空虚渡過。"於是命塔出任鎮國上將軍、淮西行省參知政事,統率軍隊進攻安豐、廬、壽等州,進獻俘虜一萬多人,賞賜葡萄酒二壺,仍舊把曹州官園作爲他的府第住宅,給予他城南的閑田作爲放牧的地方。

宋夏貴帥舟師十萬圍正陽,决淮水灌城,幾陷,帝遣塔出往救之。道出潁州,遇宋兵攻潁,戍卒僅數百人,盛暑,塔出即發公庫弓矢,驅市人出戰,預度潁之北關攻易破,乃急徙民入城伏兵以待。是夜,宋人果焚北關,火光屬天,塔出率衆從暗中射之,矢下如雨,宋軍退走至沙河,大破之,溺死者不可勝計。明日,長驅直走正陽,時方霖雨,突圍入城,遂堅壁不出。俄復開霽,與右丞阿塔海分帥鋭師以出,渡淮至中流,皆殊死戰,宋軍大潰,追數十里,斬首數千級,奪戰艦五百餘艘,遂解正陽之圍。塔出乃上奏:"方事之殷,宜明賞罰,俾將士有所懲勸。"帝納其言,頒賞有差。秋八月,淮西行省復爲行院。塔出引兵渡淮,屯廬、揚間。

宋國夏貴率領水師十萬包圍正陽,决開淮河水灌城,幾乎陷落,皇帝派遣塔出前去救援正陽。途經潁州,遇到宋軍攻打潁州,駐守的士卒僅幾百人,盛暑,塔出立即分發公庫的弓箭,逼迫城裏人出戰,推測潁州的北關容易被攻破,於是緊急調動百姓入城埋伏待敵進攻。這一夜,宋人果然焚燒北關,火光衝天,塔出率領衆人從暗中射擊他們,箭像雨一樣落下,宋軍退逃到沙河,大破宋軍,淹死的人不計其數。次日,塔出軍隊長驅直入到達正陽,當時正值連綿大雨,突圍入城,於是堅守壁壘不出戰。不久又雲散雨停,與右丞阿塔海分别率領精鋭部隊出擊,渡淮河到達水流中間,全都進行殊死戰鬥,宋軍潰逃,追逐數十里,斬首數千級,奪取戰艦五百多艘,於是解除正陽之圍。塔出這纔上奏:"軍事正繁,應當賞賜分明,對將士有所懲罰與勉勵。"皇帝接納了他的建議,頒發獎賞等次有别。秋八月,淮西行省恢復爲行院。塔出領兵渡淮河,駐扎廬、揚之間。

十二年,從丞相伯顔以舟師與宋軍戰,宋軍大潰,其臣賈似道奔揚州,遂分兵四出,克池州,取太平,順流東下,至建康、丹徒、江陰、常州,皆望風迎降。時揚州未附,諜告揚州人將夜襲丹徒,守將乞援,塔出設伏以待,揚

十二年,隨丞相伯顔用水師與宋軍交戰,宋軍全部潰逃,宋大臣賈似道逃往揚州,於是分兵四面出擊,攻克池州,奪取太平,順流東下,到達建康、丹徒、江陰、常州,全都聽到風聲便迎接投降。當時揚州没有歸附,偵探報告揚州人將要夜襲丹徒,守城將領請求救援,塔出設下埋伏來等待敵軍,揚

州軍果夜至,塔出扼西津邀擊之,殺獲溺死者甚衆。入朝,帝賜玉帶旌其功,授淮東左副都元帥,仍佩金虎符。十三年,加通奉大夫、參知政事,領淮西行中書省事。時沿淮諸州新附,塔出禁侵掠,撫瘡痍,練士卒,備奸宄,境内帖然。俄遷江西都元帥,征廣東,塔出宣布恩信,所至溪峒納款,廣東遂平。

州軍隊果然夜間來到,塔出控制西津攔擊他們,殺死俘獲淹死的非常多。入宫朝見,皇帝賜玉帶表彰他的功勞,授任淮東左副都元帥,仍然佩金虎符。十三年,加任通奉大夫、參知政事,統領淮西行中書事。當時沿淮各州新歸附,塔出禁止侵擾掠搶,安撫戰爭創傷,訓練士兵,防備犯法之人,境内安定。不久遷任江西都元帥,征伐廣東,塔出宣布皇帝的恩德信用,到溪峒地區接受了投降,廣東於是平定。

十四年,加賜雙虎符,爲江西宣慰使。宋益王昰、廣王昺走保嶺海,復改江西宣慰司爲行中書省,遷治贛州,授塔出資政大夫、中書右丞,行中書省事。

十四年,加賜雙虎符,任江西宣慰使。宋益王趙昰、廣王趙昺逃走占據嶺海,又改江西宣慰司成爲行中書省,遷移治所於贛州,授任塔出爲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代理中書省事。

十五年,以二王事入議。帝命張弘範、李恒總兵進討,塔出留後,以供軍費。初江西甫定,帝命隳其城,塔出即表言:"豫章諸郡皆瀕江爲城,霖潦泛溢,無城必至墊溺,隳之不便。"帝從之。降附之初,有謀畔者,既敗獲矣,塔出謂同僚曰:"撫治乖方之所致也,中間豈無詿誤。"止誅其渠魁,盡釋餘黨。瑞州張公明訴左丞吕師夔謀爲不軌,塔出廉知其誣,曰:"狂夫欲脅求貨耳,若以曖昧言遽聞之朝廷,則大獄茲興,連及無辜。且師夔既居相職,詎肯爲狂妄之事!若遲疑不决,恐彼驚疑,反生異謀。"乃斬公明而後聞,帝是之。十七年,入覲,賜勞有加,復命行省於江西,尋以疾卒於京師,時年三十七。妻明理氏,以貞節稱,旌其門閭。

十五年,因南宋二王之事入宫商議。皇帝命令張弘範、李恒統領軍隊前去討伐,塔出留在後方,以便供給軍隊的費用。當初江南剛平定,皇帝命令毁壞江南的城墻,塔出立即上表説:"豫章各郡都瀕臨長江築城,連綿大雨積水泛濫,没有城墻必定導致淹没,毁壞城墻不適宜。"皇帝依從他的意見。歸降不久,有人圖謀反叛,挫敗捕獲後,塔出跟同僚説:"這是安撫治理無方所造成的,中間難道没有貽誤。"衹誅殺他們的首腦,釋放全部餘黨。瑞州張公明控告左丞吕師夔圖謀不軌,塔出查訪得知這是誣陷,説:"這是狂妄無知的人想要脅迫他求得財物罷了,如果把這真假不明的話立刻報告朝廷,那麽重大獄訟愈益興起,牽連到無罪之人。况且師夔已經身居相位,豈肯做狂妄的事情!如果遲疑不决,恐怕他驚恐懷疑,反而産生别的圖謀。"於是斬殺張公明而後上報,皇帝肯定他的做法。十七年,入宫朝見皇帝,有更多的賞賜與慰勞,再次任命他統管江西行省,不久因病死在京城,當時年齡三十七歲。妻明理氏,以貞節揚名,由朝廷賜予匾額張挂大門上。

二子:長宰牙,襲爵中奉大夫、江西宣慰使;次必宰牙,仕至征東行中書省左丞,妻伯牙倫,泰安郡武穆王李魯歡之女,亦守義有賢行。

二子:長子宰牙,繼承爵位中奉大夫、江西宣慰使;次子必宰牙,做官做到征東行中書省左丞,妻伯牙倫,泰安郡武穆王李魯歡之女,也守節有德行。

## 塔里赤

塔里赤,康里人。其父也里里白,太祖時以武功授帳前總校,奉旨南征至洛陽,得唐白樂天故址,遂家焉。

塔里赤,康里人。他的父親也里里白,太祖時因武功授任帳前總校,奉旨南征到洛陽,得到唐代白樂天的故址,於是居住在那裏。

塔里赤幼穎異,好讀書,尤善騎射。襲父職,參佐戎幕,調度軍馬,動合事宜。行省奏充斷事官。時南北民户主客良賤雜糅,蒙古軍牧馬草地互相占據,命塔里赤至其地理之,軍民各得其所,由是世祖知其能。俾領蒙古軍圍樊襄,塔里赤躬冒矢石,所向摧陷,樊城破,襄陽降。從丞相伯顏渡江,駐臨安,尋命平章奥魯赤等分爲六路,追襲宋二王。塔里赤領軍至福建,所過秋毫無犯,降者如歸,宋都統陳宗榮率衆來降。以功遷福建招討使。

塔里赤幼年聰敏異常,好讀書,尤其善於騎射。繼承父職,在軍隊幕府充任僚屬,指揮調遣兵馬,軍事行動符合當時的具體情況。行省上奏命塔里赤充任斷事官。當時南北方的民户,主户和客户、良户和賤民相混雜,蒙古軍在草地牧馬互相占據對方土地,命令塔里赤到那個地方去治理,軍民都得到適當的安置,從此世祖知道他有才能。命他統領蒙古軍包圍樊襄,塔里赤親自冒着箭石前進,所到之處都被摧毁攻陷,樊城被攻破,襄陽投降。隨丞相伯顏渡過長江,駐扎臨安,不久命令平章奥魯赤等分兵六路,追趕襲擊宋朝二王。塔里赤率領軍隊到達福建,經過的地方秋毫無犯,投降的人非常多,宋都統陳宗榮率領衆兵來歸降。因功遷任福建招討使。

時諸郡盗起,其最盛者陳吊眼,擁衆五萬,陷漳州。行省承制命塔里赤爲閩廣大都督、征南都元帥,總四省軍,復漳州,生擒陳吊眼戮于市,餘黨悉伏誅。繼從征交趾,擊敗黄聖許等,積功加鎮國上將軍、三珠虎符、廣西兩江道宣慰使都元帥。賀州盗起,塔里赤討平之。改福建宣慰使,又改浙東。金瘡發卒,贈輔國上將軍、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追封臨安郡公。

當時各郡盗賊興起,其中最强盛的是陳吊眼,擁有兵丁五萬之多,攻陷漳州。行省根據皇帝命令任命塔里赤爲閩廣大都督、征南都元帥,統領四省軍隊,收復漳州,生擒陳吊眼殺死於街市,餘黨都被處死。繼而隨軍征伐交趾,擊敗黄聖許等人,累積戰功加授鎮國上將軍、三珠虎符、廣西兩江道宣慰使都元帥。賀州出現盗賊,塔里赤討伐平定他們。改任福建宣慰使,又改任浙東。金瘡病發作亡故,追贈輔國上將軍、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追封臨安郡公。

子二人:脱脱木兒,邵武汀州新軍萬户府達魯花赤;萬奴,廣西宣慰使都元帥。

子二人:脱脱木兒,邵武汀州新軍萬户府達魯花赤;萬奴,廣西宣慰使都元帥。

## 塔海帖木兒

塔海帖木兒,答答里帶人。其先在太祖時事國王木華黎,將左手大萬户下蒙古軍,鎮太原以西八州。破金將王公佐軍,斬公佐。從攻陝右,征河西,滅金,皆有功,賜種田户二百七十。曾祖忒木勒哥嗣,從都元帥塔海紺卜征蜀,死於興元。祖扎剌帶嗣。扎剌

塔海帖木兒,答答里帶人。他的祖先事奉國王木華黎,帶領左手大萬户部下蒙古軍,鎮守太原以西八州。攻破金將王公佐的軍隊,斬殺王公佐。隨軍進攻陝右,征伐河西,滅金,都有戰功,賜種田户二百七十户。曾祖忒木勒哥繼承,隨都元帥塔海紺卜征蜀,死在興元。祖父扎剌帶繼承。扎剌帶亡故,父親拜答兒還幼小,堂祖父扎里、答术相

帶卒，父拜答兒尚幼，從祖扎里、答术相繼襲其職。扎里從都元帥大答征蜀，以所統軍二百人破宋軍于巴州，斬首三百級，生擒五十餘人。答术以西川行樞密院檄領兵三千人救碉門，大敗宋軍，斬首三百餘級，俘百餘人以歸。拜答兒既長，始以父官從行省也速帶兒征建都，死軍中。

繼襲任扎剌帶的官職。扎里隨都元帥大答征蜀，帶領他所統率的軍隊二百人攻破宋軍於巴州，斬首三百級，生擒五十多人。答术遵奉西川行樞密院的檄令統領士兵三千人救援碉門，大敗宋軍，斬首三百餘級，俘獲一百餘人回來。拜答兒長大後，開始憑着父親官職隨行省也速帶兒征伐建都，死在軍中。

塔海帖木兒襲父職，初從行院忽敦圍嘉定，嘉定降。進圍重慶，守將張珏出師迎敵，塔海帖木兒力戰陷陣，功最多。十五年，又以霸都魯軍二百人破宋軍於白水江，奪戰船一，俘其衆十三人。升宣武將軍、管軍總管。從也速答兒征亦奚不薛，又從征都掌蠻，皆以爲前鋒，殺獲甚衆。

塔海帖木兒繼承父親官職，起先隨行院忽敦包圍嘉定，嘉定投降。進圍重慶，守將張珏派出軍隊迎敵，塔海帖木兒奮力作戰攻陷敵陣，戰功最多。十五年，又帶領霸都魯軍二百人攻破宋軍於白水江，奪取戰船一艘，俘獲他們士兵十三人。升任宣武將軍、管軍總管。後隨也速答兒征伐亦奚不薛，又隨軍征伐都掌蠻，都任命他爲前鋒，殺死俘獲很多人。

九溪蠻、散猫、大盤蠻尚木的世用等叛，從行省曲立吉思帥師往討，皆擒之，及殺其酋長頭狗等。也速答兒、藥剌罕率兵萬人會雲南兵討烏蒙蠻，至鬧竈，其酋長阿蒙率五百餘衆奔麻布蠻地，塔海帖木兒以四百人追至山箐中，大敗之，擒阿蒙以歸。二十六年，又從也速答兒西征，不知所終。

九溪蠻、散苗、大盤蠻尚木的世用等反叛，塔海帖木兒隨行省曲立吉思率領軍隊前去征討，全部活捉了他們，并殺了他們的酋長頭狗等人。也速答兒、藥剌罕率領士兵一萬人會合雲南軍隊討伐烏蒙蠻，到達鬧竈，烏蒙蠻酋長阿蒙率領五百多人奔往麻布蠻地區，塔海帖木兒帶領四百人追逐到大山竹林之中，大敗了他們，擒獲阿蒙回來。二十六年，又隨也速答兒西征，不知道他最後的結局。

## 口兒吉　的迷的兒　香山

口兒吉，阿速氏。憲宗時，與父福得來賜俱直宿衛，領阿速軍二十户。世祖時，口兒吉以百户從元帥阿术伐宋有功，賜以白金等物。宋平，命充大宗正府也可扎魯花赤，領阿速軍從征海都，以功授上賞。師還，成宗命宣撫湖廣等處，訪求民瘼，還仍舊職。至大元年，武宗命充左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進階廣威將軍。四年，卒。

口兒吉，阿速氏。憲宗時，與父親福得來賜一起入值宿衛，統領阿速軍二十户。世祖時，口兒吉憑着百户的身份隨元帥阿术討伐宋，有功績，賜予他白金等物。宋被平定後，命令他充任大宗正府也可扎魯花赤，統領阿速軍隨大軍征伐海都，因功授予最高獎賞。還師，成宗任命他爲湖廣等處宣撫使，探尋百姓疾苦，回來仍任舊職。至大元年，武宗命令他充任左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進級廣威將軍。四年，亡故。

子的迷的兒，由玉典赤改百户，領阿速軍，從指揮玉爪失征叛王乃顔，却金剛奴軍于鑠寶直之地，降哈丹秃魯干，累以功受賞。至大四年，襲父職，

子的迷的兒，由玉典赤改任百户，統領阿速軍，隨指揮玉爪失征伐叛王乃顔，在鑠寶直地區打退金剛奴，迫使哈丹秃魯干投降，多次因功受賞賜。至大四年，繼承父職，授任明威將軍、阿速親

授明威將軍、阿速親軍都指揮使。子香山,事武宗、仁宗,直宿衛。天曆元年九月,兵興,從戰宜興,擊殺敵兵七人,自旦至暮,却敵兵凡一十三處。以功賜金帶一,授左阿速衛都指揮使。

軍都指揮使。子香山,事奉武宗、仁宗,爲值宿衛。天曆元年九月,戰事起,隨軍到宜興作戰,打死七名敵兵,自早晨到日落,打退敵兵有十三處。因功賜金帶一條,授任左阿速衛都指揮使。

### 忽都　孛罕　扎忽帶

忽都,蒙古兀羅帶氏。父孛罕,事太祖,備宿衛。至太宗時爲鎮西行省,領蒙古、漢軍從攻河中、潼關、河南,與拜只思、扎忽歹、阿思蘭攻秦鞏及仁和諸堡,又與拜只思守京兆。歲乙未,授左手萬户,從都元帥答海紺卜出征,卒軍中。

忽都,蒙古兀羅帶氏。父親孛罕,事奉太祖,充任宿衛。至太宗時任鎮西行省,統領蒙古、漢軍隨軍進攻河中、潼關、河南,與拜只思、扎忽歹、阿思蘭攻打秦鞏和仁和各城堡,又與拜只思鎮守京兆。乙未年,授任左手萬户,隨都元帥答海紺卜出征,死於軍中。

憲宗命忽都將其軍從都元帥大答攻巴州,又從都元帥紐璘渡馬湖江,破宋叙州兵於老君山下。中統元年,宋將以舟師二千犯成都新津,忽都逆擊敗之,斬首百五十級。至元元年,授蒙古漢軍總管。二年,從都元帥百家奴敗宋將夏貴於懷安。五年,卒。

憲宗命令忽都帶領他的軍隊隨都元帥大答進攻巴州,又隨都元帥紐璘渡過馬湖江,攻破宋叙州軍隊於老君山下。中統元年,宋將帶領二千水師侵犯成都新津,忽都迎擊戰敗他們,斬首一百五十級。至元元年,授任蒙古漢軍總管。二年,隨都元帥百家奴打敗宋將夏貴於懷安。五年,亡故。

子扎忽帶,時在宿衛,弟忽都答立襲其職。忽都答立卒,扎忽帶嗣,爲千户,從行樞密院圍重慶。重慶守張珏遣勁兵數千出挑戰,扎忽帶力戰大破之。回軍圍瀘州,未下,行樞密院遣入朝計事,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復還攻瀘,登城,與瀘兵搏戰而死。子阿都赤嗣。

兒子扎忽帶,當時在宿衛,弟忽都答立襲任他的官職。忽都答立亡故,扎忽帶繼嗣,爲千户,隨行樞密院包圍重慶。重慶守將張珏派遣戰鬥力强的士兵幾千人出來挑戰,扎忽帶奮力作戰大獲全勝。軍隊回來包圍瀘州,没有攻下,行樞密院派遣他入朝議事,授任宣武將軍、管軍總管。又回來攻打瀘州,登上城墻,與瀘州士兵搏鬥戰死。子阿都赤繼嗣。

### 孛兒速　答答呵兒

孛兒速,脱脱忒氏。世祖時直宿衛,扈駕征哈剌章還,帝駐蹕高阜,見河北有駕舟而來者,顧謂左右曰:"是賊也,奈何?"孛兒速進曰:"臣請禦之。"即解衣徑渡,揮戈刺死舟尾二人,挐其舟就岸,舟中之人倉惶失措,帝命左右悉擒之。哈剌章平,以功論賞。

孛兒速,脱脱忒氏。世祖時爲值班宿衛,侍從皇帝車駕征伐哈剌章回來時,皇帝途中停留於高山上,見到黄河北方有人駕船而來,回頭與身邊的人説:"這是賊人,怎麼辦?"孛兒速向前説道:"臣請求去抵擋他們。"立即脱下衣服一直游過去,揮舞兵器刺死船尾的二人,牽他們的船靠岸,船中的人倉惶失措,皇帝命令把他們全部捉拿。哈剌章被平定後,依據功勞評定獎賞。

子答答呵兒,從征孛可有功,由宿衛升武德將軍、揭只揭烈温千户所達

子答答呵兒,隨軍征伐孛可有功勞,由宿衛升任武德將軍、揭只揭烈温千户所達魯花赤。隨軍

魯花赤。從征叛王乃顏、也不干等，奮戈擊死數人，擒也不干，收其所管欽察之民。武宗時，進懷遠大將軍、元帥，卒。

征伐叛王乃顏、也不干等，揮動兵器擊殺數人，逮住也不干，收納也不干所管轄欽察的百姓。武宗時，進任懷遠大將軍、元帥，亡故。

## 月舉連赤海牙

月舉連赤海牙，畏兀兒人。從憲宗征釣魚山，奉命修麯蘗以療師疫，賞白金五十兩。繼從太子滿哥都征雲南，戰數勝。中統三年，火都暨答離叛，領兵與討平之。至元十二年，佩虎符，爲隴右河西道提刑按察使。兀朗孫火石顏謀亂，從皇太子安西王往鎮之，皇太子賜以白金五十兩。

月舉連赤海牙，畏兀兒人。隨憲宗征伐釣魚山，奉命造酒麯用來治療軍隊中流行的瘟疫，賞白銀五十兩。繼而隨太子滿哥都征伐雲南，作戰多次獲勝。中統三年，火都和答離反叛，統領軍隊討平了他們。至元十二年，佩帶虎符，任隴右河西道提刑按察使。兀朗孫火石顏圖謀叛亂，隨皇太子安西王前去鎮壓，皇太子賜予他白銀五十兩。

十五年，與伯速帶平土魯，皇子復賜金衣腰帶金碗，且以其功聞。十七年，進官嘉議大夫，仍居舊職。二十年，進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尋以疾歸秦州。大德八年卒。至順中，贈推忠宣力定遠功臣、資善大夫、陝西行省左丞、護軍，追封威寧郡公，謚襄靖。

十五年，與伯速帶平定土魯，皇太子再次賜金衣腰帶金碗，并且將他的功績上報。十七年，進官嘉議大夫，仍任舊職。二十年，進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不久因病回秦州。大德八年亡故。至順中，追贈推忠宣力定遠功臣、資善大夫、陝西行省左丞、護軍，追封威寧郡公，謚號襄靖。

## 阿答赤　伯答兒　斡羅思

阿答赤，阿速氏。父昂和思，憲宗時佩虎符爲萬户。

阿答赤，阿速氏。父親叫昂和思，憲宗時佩虎符任萬户。

阿答赤扈從憲宗南征，與敵兵戰于劍州，以功賞白銀。阿里不哥叛，從也兒怯等征之，有功。世祖中統三年，從征李璮，身二十餘戰，累功授金符千户。丞相伯顏、平章阿术之平江南也，阿答赤皆在行中，著戰功，歿于陣，帝憐之，特賜鈔七十錠、白金五百兩，爲葬具，仍賜鎮巢之民一千五百三十九户，命其子伯答兒襲職。

阿答赤侍從憲宗南征，與敵兵作戰於劍州，因功賞白銀。阿里不哥反叛，隨也兒怯等征伐他們，有功績。世祖中統三年，隨軍征伐李璮，身經二十餘次戰鬥，多次立功授金符千户。丞相伯顏、平章阿术平定江南，阿答赤都在軍隊之中，戰功卓著，死於戰陣之中，皇帝哀憐他，特賜錢鈔七十錠、白銀五百兩，作爲喪葬費，還賜予鎮巢的百姓一千五百三十九户，以其子伯答兒襲職。

伯答兒從别急列迷失北征，與瓮吉剌只兒瓦台戰于牙里伴朵之地，以功受上賞。尋進定遠大將軍、後衛都指揮使，兼右阿速衛事，將阿速軍往征别失八里，與敵兵累戰累捷。樞密臣以其功聞，賞白金、貂裘、弓矢、鞍轡

伯答兒隨别急列迷失北征，與瓮吉剌只兒瓦台作戰於牙里伴朵地區，因功受最高獎賞。不久進升定遠大將軍、後衛都指揮使，兼任右阿速衛事，帶領阿速軍前去征伐别失八里，與敵兵多次作戰多次獲勝。樞密院將他的功績上報，賞白金、貂裘、弓箭、鞍轡等，不久又把銀座椅賜予他。

等，尋復以銀坐椅賜之。

子斡羅思，由宿衛升僉隆鎮衛都指揮使司事，賜一珠虎符。天曆元年，諭降上都軍凡若干數，特賜三珠虎符，升本衛都指揮使。

子斡羅思，由宿衛升任僉隆鎮衛都指揮使司事，賜一珠虎符。天曆元年，勸降上都軍共若干次，特賜三珠虎符，升任本衛都指揮使。

**明安　帖哥台　善住**

明安，康里氏。至元十三年，世祖詔民之蕩析離居及僧道、漏籍諸色人不當差徭者萬餘人充貴赤，令明安領之。明安歲扈駕出入，克勤于事。二十年，授定遠大將軍、中衛親軍都指揮使。明年，賜佩虎符，領貴赤軍北征。又明年，立貴赤親軍都指揮使司，命爲本衛達魯花赤。尋奉旨領蒙古軍八千北征，明年，至别失八剌哈思之地，與海都軍戰有功。

二十六年冬十二月，别乞憐叛，劫取官站脱脱火孫塔剌海等，明安率衆追擊之，五戰五捷，悉還之。至杭海，强民闊闊台、撒兒塔台等率衆作亂，奪三站地，劫脱脱火孫，明安引兵又追擊之，却其軍。二十七年秋七月，布四麻、當先别乞失、出春伯駙馬、兀者台、朵羅台、兀兒答兒、塔里雅赤等掠四怯薛牛馬畜牧，及劫滅烈太子昔博赤并斡脱、布伯各投下民殆盡。明安將兵追擊于汪吉昔博赤之城，賊軍敗走，還所掠之民并獲其牛馬畜牧等以歸。時出伯、伯都所領軍乏食，奉旨以明安所獲畜牧濟之。二十九年，以功升定遠大將軍、貴赤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時别失八剌哈孫盗起，詔以兵討之，戰于别失八里禿兒古闌，有功，賊軍再合四千人於忽蘭兀孫，明安設方略與戰，大敗之。大德二年，復將兵北征，與海都戰。七年，歿于軍。子曰帖哥台，曰孛蘭奚。

帖哥台，初爲昭勇大將軍、貴赤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及改充萬

明安，康里氏。至元十三年，世祖下令百姓中離散分居的人和僧人道士、漏登記入册的各類不承擔差役徭税的共一萬多人充當貴赤，命令明安統領他們。明安每年侍從皇帝車駕出入宫中，對本職事務勤懇認真。二十年，授任定遠大將軍、中衛親軍都指揮使。第二年，賜佩虎符，統領貴赤軍北征。第三年，設置貴赤親軍都指揮使司，任命他爲本衛達魯花赤。不久奉旨統領蒙古軍八千人北征，次年，到達别失八剌哈思地區，與海都軍作戰有功。

二十六年冬十二月，别乞憐反叛，劫走國家驛站的脱脱火孫塔剌海等人，明安率領衆兵追擊他們，五戰五勝，奪回全部被劫走的人。到達杭海，暴民闊闊台、撒兒塔台等率衆作亂，奪取三處驛站的土地，劫走脱脱火孫，明安帶兵又追擊他們，打退他們的軍隊。二十七年秋七月，布四麻、當先别乞失、出春伯駙馬、兀者台、朵羅台、兀兒答兒、塔里雅赤等掠奪四怯薛的牛馬牲畜，并劫走滅烈太子的昔博赤與斡脱、布伯各人屬下的民户，劫掠殆盡。明安帶兵追擊到汪吉昔博赤城，賊軍戰敗逃走，奪回他們所擄掠的民户并且繳獲了他們的牛馬牲畜，大勝而歸。當時出伯、伯都所統領的軍隊缺乏食品，奉旨把明安所繳獲的牲畜去接濟他們。二十九年，因功升任定遠大將軍、貴赤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當時别失八剌哈孫盗賊興起，皇帝下詔命令他帶兵討伐他們，作戰於别失八里禿兒古闌，有功績。賊軍又會合四千人於忽蘭兀孫，明安制定全盤計劃和策略與他們作戰，大敗賊軍。大德二年，再次帶兵北征，與海都作戰。七年，死於軍中。子名叫帖哥台，叫孛蘭奚。

帖哥台，開始任昭勇大將軍、貴赤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改充任萬户後，就讓他的叔父脱

户，則以其叔父脱迭出代之。帖哥台後以萬户改中衛親軍都指揮使，進銀青榮禄大夫、平章政事。子曰普顔忽里，曰善住。普顔忽里，懷遠大將軍、貴赤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善住，初直宿衛，歷中書直省舍人、諸色人匠達魯花赤，遷奉議大夫、僉中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天曆元年九月，賜佩一珠虎符，從丞相燕帖木兒禦敵檀州等處，又率其家人那海等一十一人，自出乘馬與遼軍戰，却其軍，俘八十四人以歸。丞相嘉之。

迭出接替他。帖哥台後來憑萬户身份改任中衛親軍都指揮使，進升銀青榮禄大夫、平章政事。子名叫普顔忽里，叫善住。普顔忽里，懷遠大將軍、貴赤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善住，開始值班宿衛，歷任中書直省舍人、諸色人匠達魯花赤，後遷任奉議大夫、僉中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天曆元年九月，賜佩一珠虎符，隨從丞相燕帖木兒抵禦敵軍於檀州等處，又率領他的家人那海等十一人，自己拿出車馬與遼軍作戰，打退了遼軍，俘獲八十四人回來。丞相表揚他。

孛蘭奚，昭武大將軍、中衛親軍都指揮使，積官銀青榮禄大夫、太尉。子桑兀孫，中衛親軍都指揮使。桑兀孫卒，弟乞答海襲職。

孛蘭奚，昭武大將軍、中衛親軍都指揮使，歷任銀青榮禄大夫、太尉。子桑兀孫，中衛親軍都指揮使。桑兀孫亡故，弟乞答海繼承官職。

## 忽林失 不魯罕罕劄 許兒台 瓮吉剌帶 燕不倫

忽林失，八魯剌解氏。曾祖不魯罕罕劄，事太祖，從平諸國，充八魯剌思千户，以其軍與太赤温等戰，重傷墜馬，帝親勒兵救之，以功升萬户，賜黄金五十兩、白金五百兩，俾直宿衛。祖許兒台，年十五能馳射賊，以勇略稱。從定宗征欽察，爲千户。領兵下西番。從世祖伐宋，至亳州，與宋人迎敵，敗之。父瓮吉剌帶，初爲軍器監官，從世祖親征阿里不哥，以功受上賞。俄奉旨使西域，籍地産，悉得其實。帝方欲大用之而卒。

忽林失初直宿衛，後以千户從征乃顔，馳馬奮戈，衝擊敵營，矢下如雨，身被三十三創。成宗親督左右出其鏃，命醫療之，以其功聞。世祖以克宋所得銀瓮及金酒器等賜之，命領太府監。後以千户從皇子闊闊出出征，還，留鎮軍中。

後從成宗與海都、都瓦等戰有功，成宗嘉之，特命爲翰林承旨，俄改萬户。與叛王斡羅思、察八兒等戰，以功

忽林失，八魯剌解氏人。曾祖不魯罕罕劄，事奉太祖，跟隨平定各國，充任八魯剌思千户，帶領他的軍隊與太赤温等作戰，受重傷從馬上掉下來，皇帝親自統率軍隊救他，因功升任萬户，賜黄金五十兩、白銀五百兩，讓他值班宿衛。祖父許兒台，十五歲能乘馬疾馳射擊盜賊，因勇猛有謀略而受到讚揚。隨定宗征伐欽察，任千户。率領軍隊攻下西番。隨世祖討伐宋，到亳州，與宋人迎戰，打敗了他們。父親瓮吉剌帶，開始任軍器監官，跟隨世祖親征阿里不哥，因功受到最高獎賞。不久奉旨出使西域，記録當地物産，獲得的全是當地的實情。皇帝正想要對他有重大任用，而他却亡故了。

忽林失先入值宿衛，後來憑着千户的身份隨軍征伐乃顔，乘馬奔馳揮動兵器，衝擊敵營，箭落如雨，身受三十三處創傷。成宗親自監督身邊的人爲他拔出箭頭，命令醫生給他治療，把他的戰功上報。世祖把攻克宋所得到的銀瓮和金酒器等賜予他，命令他統領太府監。後來憑着千户身份隨皇子闊闊出出征，還師，留在軍中鎮守。

後來隨成宗對海都、都瓦等作戰有功，成宗嘉獎他，特命他任翰林承旨，不久改任萬户。與叛王斡羅思、察八兒作戰，因功授任榮禄大夫、司徒，賜

授榮禄大夫、司徒，賜銀印。武宗嘗曰："群臣中能爲國宣力如忽林失者實鮮，其厚賚之。"於是遣使召見。未幾武宗崩，仁宗即位，念其舊勛，賞賚特厚。

銀印。武宗曾說："群臣中能爲國效力像忽林失這樣的人實在不多，應該優厚賞賜他。"於是派遣使者召見他。不久武宗逝世，仁宗即位，顧念他以前的功勛，對他賞賜特别豐厚。

子燕不倫，初奉興聖太后旨，充千户。俄改充萬户，代其父職。尋罷，歸其父所受司徒印及萬户符於有司，仍直宿衛。致和元年秋八月，在上都，思武宗之恩，與同志合謀奉迎文宗。會同事者見執，乃率其屬奔還大都。特賜龍衣一襲，命爲通政院使。天曆元年九月，同丞相燕帖木兒敗王禪等兵于紅橋，又戰于白浮，又戰于昌平東，又戰于石槽。帝嘉其功，拜榮禄大夫知樞密院事，以世祖常御金帶賜之。

子燕不倫，先奉興聖太后的命令，充任千户。不久改爲充任萬户，代替他父親的官職。不久罷官，歸還他父親所受司徒印和萬户符給官吏，仍舊入值班宿衛。致和元年秋八月，在上都，思念武宗之恩，與志意相同之人合謀奉迎文宗。適逢同事中有人被逮捕，於是他率領部下回到大都。特賜龍衣一套，命令他任通政院使。天曆元年九月，與丞相燕帖木兒一起打敗王禪等軍隊於紅橋，又交戰於白浮，又交戰於昌平東，又交戰於石槽。皇帝表彰他的功勞，拜授榮禄大夫知樞密院事，把世祖常用的金帶賜予他。

## 失剌拔都兒　月魯達某　那海產

失剌拔都兒，阿速氏。父月魯達某，憲宗時領阿速十人入覲，充阿塔赤，從世祖至哈剌章之地，戰數勝，兀里羊哈台以其功聞，賜所俘人一口以賞之，後以金瘡發卒。

失剌拔都兒，阿速氏。父親月魯達某，憲宗時帶領阿速十人入宫朝見，充任阿塔赤，隨世祖到達哈剌章地區，戰鬥多次獲勝，兀里羊哈台把他的功績上報，賜給他繳獲的俘虜一個以資獎賞，後來因刀箭傷口發作死亡。

失剌拔都兒至自脱别之地，帝特賜白金、楮幣、牛馬等物。至元十一年，從丞相伯顔南征有功，仍充阿塔赤。帝嘗命放海青，曰："能獲新者賞之。"失剌拔都兒即援弓射一兔二禽以獻，賞沙魚皮雜帶及貂裘，且命於尚乘寺爲少卿、於阿速爲千户。二十四年，授武略將軍，管阿速軍千户，賜金符。乃顔叛，從諸王和元魯往征之，力戰有功。乃顔平，帝賞以金腰帶及銀交床等。二十五年，進武德將軍、尚乘寺少卿，兼阿速千户。征哈答安等，敗之，獲其駝馬等物。成宗嘉其功，以軍二千益之。討叛王脱脱，擒之，以功受賞。大德六年卒。

失剌拔都兒來自脱别地區，皇帝特賜白金、紙幣、牛馬等物。至元十一年，隨丞相伯顔南征有功，仍舊充任阿塔赤。皇帝曾命他放掉名叫海東青的雕，説："能捕獲新的就賞賜他。"失剌拔都兒立即拿起弓射中一隻兔子二隻禽鳥，獻給皇帝，皇帝賞賜他沙魚皮雜帶和貂裘，并且任命他在尚乘寺任少卿、在阿速任千户。二十四年，授任武略將軍，掌管阿速軍千户，賜金符。乃顔反叛，他隨諸王和元魯前去征伐，奮力作戰有功績。乃顔被平定，皇帝賞給他金腰帶和銀交床等物。二十五年，進升武德將軍、尚乘寺少卿，兼任阿速千户。征討哈答安等人，將他們打敗，繳獲他們的駝馬等物。成宗表彰他的功績，將二千人軍人增加到他的部隊。討伐叛王脱脱，并逮捕脱脱，因功受到賞賜。大德六年，亡故。

子那海產，襲其職。至大二年，進宣武將軍、右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賜

子那海產，繼承他的官職。至大二年，進任宣武將軍、右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賜三珠虎符。泰

三珠虎符。泰定二年，覃加明威將軍。

定二年，廣布封賞加領明威將軍。

**徹里**　失列門

徹里，阿速氏。父别吉八，在憲宗時從攻釣魚山，以功受賞。徹里事世祖，充火兒赤。從征海都，奮戈擊其前鋒，官軍二人陷陣，掖而出之，以功受賞。後從征杭海，獲其牛馬畜牧，悉以給軍食。帝嘉之，賞鈔三千五百錠，仍以分賚士卒。

徹里，阿速氏。父親别吉八，在憲宗時隨軍進攻釣魚山，因功受到賞賜。徹里事奉世祖充任火兒赤。他隨世祖征討海都，揮舞兵器攻擊海都的前鋒，官軍二人陷入敵陣，他把他們導引解救出來，因功受到賞賜。後來隨軍征討杭海，繳獲來的牛馬牲畜，全都供給軍食。皇帝表彰他，賞銀鈔三千五百錠，他仍舊把這些東西分賞給士兵。

成宗時，盗據博落脱兒之地，命將兵討之，獲三千餘人，誅其酋長還。奉命同客省使拔都兒等往八兒胡之地，以前所獲人口畜牧悉給其主。軍還，帝特賜鈔一百錠。武宗居潛邸，亦以銀酒器賞之。至大二年，立左阿速衛，授本衛僉事，賜金符。皇慶二年，從湘寧王北征，以功賜一珠虎符。

成宗時，盗賊占據博落脱兒地區，皇帝命令他帶兵討伐，俘獲三千多人，殺死他們的酋長還師。奉命和别省使臣拔都兒等一起前往八兒胡地區，把以前所俘獲的人口牲畜全部給予他們的主人。軍隊回來，皇帝特賜錢鈔一百錠。武宗即位前，也把銀酒器賞給他。至大二年，設置左阿速衛，授任本衛僉事，賜金符。皇慶二年，隨湘寧王北征，因功賜一珠虎符。

子失列門，直宿衛。致和元年秋八月，從知院脱脱木兒至潮河川，獲完者八都兒、愛的斤等十二人，戮八人，執四人歸京師。復於宜興遇失剌、乃馬台等，迎戰，奮戈擊死二人，以功賞白金、楮幣。天曆元年，從擊禿滿台兒之兵于兩家店，殺其四人，復以功受賞。從戰薊州，又殺其四人。十一月，又追殺十二人于檀子山，以功授左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司僉事。

子失列門，入值班宿衛。致和元年秋八月，隨知院脱脱木兒到潮河川，俘獲完者八都兒、愛的斤等十二人，殺死八人，捉拿四人回到京城。又在宜興遇到失剌、乃馬台等人，迎戰他們，揮舞兵器擊殺二人，因功賞白金、紙幣。天曆元年，隨軍攻擊禿滿台兒的軍隊於兩家店，殺死他們四個人，再次因功受到賞賜。隨軍戰鬥在薊州，又殺死他們四個人。十一月，又追殺十二人於檀子山，因功授任左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司僉事。

**曷剌**　不花

曷剌，兀速兒吉氏。至元九年，見世祖，詔入太官直。從討叛王乃顔，賜白金、楮幣、甲胄、橐駝、鞍馬。以其才堪使遠，成宗時使高麗，使和林，使江西、福建，不失使指。授忠勇校尉、中書直省舍人。出監息州，遷奉訓大夫。武宗詔曰："曷剌世祖舊臣，可授奉議大夫、都水監卿。"明年，加嘉議大夫。又明年，佩金虎符，兼直東水韃靼女直萬户府達魯花赤。延祐元年，特授資善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仍

曷剌，兀速兒吉氏。至元九年，朝見世祖，下詔入太官值班。隨軍討伐叛王乃顔，賜白金、紙幣、盔甲、駱駝、鞍馬。因爲他有能够出使遠方的才幹，成宗時出使高麗，出使和林，出使江西、福建，都不辱使命。授任忠勇校尉、中書直省舍人。出任監察息州，遷任奉訓大夫。武宗下詔説："曷剌是世祖的舊臣，可授任奉議大夫、都水監卿。"次年，加領嘉議大夫。又次年，佩金虎符，兼任東水韃靼女真萬户府達魯花赤。延祐元年，特授資善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仍舊監督他的軍隊。三年，召回，特授榮禄大夫、大司農。亡故，享

監其軍。三年,召還,特授榮禄大夫、大司農。卒,年六十三,贈推誠宣力保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薊國公,謚安穆。

年六十三歲,追贈推誠宣力保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薊國公,謚號安穆。

子不花,宿衛仁宗潛邸。及即位,特授中順大夫、中書直省舍人,改客省副使,遷太中大夫、典瑞太監,改左司員外郎、參議中書省事,拜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資德大夫、宣徽副使、同知宣徽事,改典瑞院使,兼世其父監軍,佩金虎符,改翰林學士。至治元年,仍翰林學士,監軍,領東蕃諸部奏事。

子不花,在仁宗即位前的王府任宿衛。仁宗即位後,特授中順大夫、中書直省舍人,改任客省副使,遷任太中大夫、典瑞太監,改任左司員外郎、參議中書省事,拜領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資德大夫、宣徽副使、同知宣徽事,改任典瑞院使,兼世襲他父親的監軍之職,佩金虎符,改任翰林學士。至治元年,仍任翰林學士,監軍,統領東蕃諸部奏事。

**乞台　哈贊赤**

乞台,察台氏。至元二十四年爲欽察衛百户,從土土哈征叛王失烈吉及乃顔有功,賜金符,升千户。從征忽刺出,戰于阿里台之地。元貞二年,以疾卒。

乞台,察台氏。至元二十四年任欽察衛百户,隨土土哈征討叛王失烈吉和乃顔有功績,賜金符,升任千户。隨軍征討忽刺出,交戰於阿里台地區。元貞二年,因病亡故。

子哈贊赤襲職,從創兀兒於魁烈兒之地,與哈答安戰有功。大德五年,從戰杭海。從武宗親征哈剌阿答。復從創兀兒征不别、八憐,爲前鋒,以功受賞賚。皇慶二年,授金符,爲千户。明宗居潛邸,延祐四年命從西征,與秃滿帖木兒戰于失剌塔兒馬失之地,以功復受厚賞,居其地十五年。天曆二年,賜金符,授昭勇大將軍、同知大都督府事。卒。

子哈贊赤繼承官職,隨創兀兒在魁烈兒地區,與哈答安作戰有功績。大德五年,隨軍與杭海作戰。隨武宗親征哈剌阿答。又隨創兀兒征討不别、八憐,任前鋒,因功受到賞賜。皇慶二年,授予金符,任千户。明宗尚未即位,延祐四年命哈贊赤跟隨西征,與秃滿帖木兒作戰於失剌塔兒馬失地區,因功再次受到優厚的賞賜,居住在那裏十五年。天曆二年,賜金符,授任昭勇大將軍、同知大都督府事。亡故。

**脱因納　定童　只兒哈朗**

脱因納,答答叉氏。世祖時從征乃顔,以功受上賞。大德七年,授欽察衛親軍千户所達魯花赤、武德將軍,賜金符。八年,改太僕少卿。十年,遷阿兒魯軍萬户府達魯花赤,易金虎符,進階懷遠大將軍。尋改中奉大夫、太僕少卿,仍兼前職。至大二年,拜甘肅行尚書省參知政事、通奉大夫。四年,入爲太僕卿,升正奉大夫。皇慶元年,授

脱因納,答答叉氏。世祖時隨軍征討乃顔,因功受到最高獎賞。大德七年,授任欽察衛親軍千户所達魯花赤、武德將軍,賜金符。八年,改任太僕少卿。十年,遷任阿兒魯軍萬户府達魯花赤,换爲金虎符,進升官階爲懷遠大將軍。不久改任中奉大夫、太僕少卿,仍舊兼任前職。至大二年,拜領甘肅行尚書省參知政事、通奉大夫。四年,入宫任太僕卿,升任正奉大夫。皇慶元年,授任阿兒魯萬户府襄陽漢軍達魯花赤,仍領太僕卿。延祐三

阿兒魯萬户府襄陽漢軍達魯花赤，仍領太僕卿。延祐三年，拜資德大夫、甘肅行中書右丞。至治二年，改通政使，轉會福院使，尋復通政。致和元年，分院上都。秋八月，爲倒剌沙所殺。文宗即位，特贈宣力守義功臣、榮禄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政事，追封冀國公，謚忠景。

年，拜領資德大夫、甘肅行中書右丞。至治二年，改任通政使，轉任會福院使，不久再任通政使。致和元年，上都設置分院。秋八月，被倒剌沙殺害。文宗即位，特贈宣力守義功臣、榮禄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政事，追封冀國公，謚號忠景。

有子曰定童、只兒哈朗。定童襲父職，阿兒魯萬户府襄陽萬户府漢軍達魯花赤，佩金虎符，明威將軍。只兒哈朗，初授欽察親軍千户所達魯花赤，佩金符，武略將軍。改授朝列大夫、通政院副使，歷同知，升院使，積官中奉大夫。

有子叫定童、只兒哈朗。定童繼承父職，阿兒魯萬户府襄陽萬户府漢軍達魯花赤，佩金虎符，明威將軍。只兒哈朗，開始授任欽察親軍千户所達魯花赤，佩金符，武略將軍。改授朝列大夫、通政院副使，歷任同知，升任院使，多次做官做到中奉大夫。

**和尚　兀魯不花**

和尚，蒙古乃蠻台氏。祖海速，充昔烈木千户所蒙古軍百户。伯父兀魯不花，初充蒙古軍五十户。至元七年，從昔烈木千户南征，以功命權百户，從僉省阿剌海牙攻樊城。十一年，從攻新城，又從攻鄂東門，攻處州，屢立戰功。二十五年，賜銀符，授敦武校尉、後衛親軍百户。是年秋卒。父怯烈吉襲。怯烈吉卒，和尚襲。

和尚，蒙古乃蠻台氏。祖父海速，充任昔烈木千户所蒙古軍百户。伯父兀魯不花，開始充任蒙古軍五十户。至元七年，隨昔烈木千户南征，因功任命他暫代百户，隨僉省阿剌海牙攻打樊城。十一年，隨軍進攻新城，又隨軍攻打鄂東門，攻打處州，屢立戰功。二十五年，賜銀符，授任敦武校尉、後衛親軍百户。這一年秋天亡故。父親怯烈吉繼承官職。怯烈吉亡故，和尚繼承官職。

至大三年，進忠翊校尉、後衛親軍副千户，賜金符。延祐二年，江西寧都寇起，殺守土官吏，從元帥乞住等總兵討之，生擒賊酋蔡五九誅之，搗其巢穴。致和元年八月，西安王以兵討倒剌沙，命從丞相燕帖木兒擒烏伯都剌，分兵備禦。

至大三年，和尚進升忠翊校尉、後衛親軍副千户，賜金符。延祐二年，江西寧都盗賊興起，殺死守土官吏，和尚隨元帥乞住等率兵討伐，生擒盗賊首領蔡五九處死，搗毁他們的巢穴。致和元年八月，西安王率兵討伐倒剌沙，命令和尚隨丞相燕帖木兒捉拿烏伯都剌，分兵防禦。

天曆元年九月，從戰通州，以功賞名馬。從擊犯紅橋之兵，手戈刺死二人，敗之，奪紅橋。及紐澤大夫等力戰於白浮，殺其四人。和尚白丞相曰："兩軍相戰，當有辨，今號纓俱黑，無辨，我軍宜易以白。"丞相然之。戰于昌平栗園，殺二人。又與亞失帖木兒

天曆元年九月，隨軍戰於通州，因功賞名馬。隨軍攻擊侵犯紅橋的兵丁，親手用兵刃刺死二人，并打敗他們，奪取紅橋。與紐澤大夫等人在白浮奮力作戰，殺死四人。和尚向丞相陳述説："兩軍相戰，應當彼此有分辨，現在作爲標志用的帽帶兩軍都是黑色的，没有區别，我軍應换成白色。"丞相認爲説得對。戰鬥在昌平栗園，殺死二人。又與

戰于石槽,殺三人。十月,從擊禿滿台兒於檀州南桑口,敗之。又從丞相追擊其軍于檀州之北,有功。十一月,命領八衛把總金鼓都鎮撫司事。

亞失帖木兒戰鬥在石槽,殺死三人。十月,隨軍攻擊禿滿台兒於檀州南面的桑口,打敗他們。又隨丞相追擊他們的軍隊於檀州以北,有功。十一月,任命他統領八衛把總金鼓都鎮撫司事。

# 元史卷一百三十六

## 列傳第二十三

**哈剌哈孫** 啓昔禮 脱歡

哈剌哈孫，斡剌納兒氏。曾祖啓昔禮，始事王可汗脱斡璘。王可汗與太祖約爲兄弟，及太祖得衆，陰忌之，謀害太祖。啓昔禮潛以其謀來告，太祖乃與二十餘人一夕遁去，諸部聞者多歸之，還攻滅王可汗，并其衆。擢啓昔禮爲千户，賜號答剌罕。從平河西、西域諸國。祖博理察，太宗時從太弟睿宗攻河南，取汴、蔡，滅金，賜順德以爲分邑。父囊加台，從憲宗伐蜀，卒于軍。

哈剌哈孫，斡剌納兒氏。曾祖父啓昔禮，起初事奉王可汗脱斡璘。王可汗與太祖訂約結爲兄弟，等到太祖人多勢衆，王可汗私下嫉妒他，圖謀殺害太祖。啓昔禮秘密前來告發王可汗的陰謀，太祖便與二十多人在一天夜裏逃走，各部族聽到此事大多投奔太祖，太祖回來攻打并消滅了王可汗，吞并他部下衆兵。太祖擢升啓昔禮爲千户，賜號答剌罕。又隨軍平定河西、西域各國。祖父博理察，太宗時跟隨太弟睿宗進攻河南，攻下汴州、蔡州，消滅金國，賞賜給他順德作爲封地食邑。父親囊加台，跟隨憲宗伐蜀，死於軍中。

哈剌哈孫威重，不妄言笑，善騎射，工國書，又雅重儒術。至元九年，世祖録勛臣後，命掌宿衛，襲號答剌罕。自是人稱答剌罕而不名。帝嘗諭之曰："汝家勛載王府，行且大用汝矣。"又語皇太子曰："答剌罕非常人比，可善遇之。"十八年，割欽、廉二州，益其食邑。二十二年，拜大宗正。用法平允，審録冤滯，所活數百人。時相請以江南獄隸宗正。哈剌哈孫曰："江南新附，教令未孚，且相去數千里，欲遥制其刑獄，得無冤乎。"事遂止。

哈剌哈孫威嚴莊重，不苟言笑，擅長騎馬射箭，精通蒙古文字，而且一向很敬重儒學。至元九年，世祖録用功臣的後代，命令哈剌哈孫掌管宿衛，繼承答剌罕稱號。從此人們稱呼答剌罕而不叫他的名字。皇帝曾諭示哈剌哈孫説："你家的功勛記載在官署，即將重用你！"皇帝又告訴皇太子説："答剌罕不同常人，可以優待他。"十八年，劃割欽、廉二州，增加他的食邑。二十二年，拜大宗正。執行法令公平適當，審查記録冤枉遺留的案件，救活數百人。當時有人請求把江南獄訟隸屬於宗正。哈剌哈孫説："江南新近歸附，教令没有被人信服，况且相距數千里，想要遠距離操縱那裏的刑罰訴訟，豈不是要冤枉人嗎?"此事於是被阻止。

二十八年，拜榮禄大夫、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臺臣言其在宗正决獄平，即去，恐難其繼者。帝曰："湖

二十八年，拜授榮禄大夫、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臺臣説他在宗正判决訴訟公平，立即讓他離任，恐怕難有其繼任者。皇帝説："湖廣地區，

廣之地，朕嘗駐蹕，非斯人不可。”遂行。時江湖間盜賊出沒，剽取商旅貨財。哈剌哈孫至，則發卒悉擒誅之，水陸之途始皆無梗。初，樞密置行院於各省，分兵民爲二，奸人植黨自蔽。後因入覲極陳其不便，帝爲罷之。因問曰：“風憲之職，人多言其撓吏治，信乎?”對曰：“朝廷設此以糾奸慝，貪吏疾之，妄爲謗耳。”帝然其言。

是朕曾駐蹕之地，非此人去不可。”哈剌哈孫於是啓程前往。當時江湖之間盜賊出沒，搶劫奪取商人旅客的貨物錢財。哈剌哈孫到那裏，就派兵把他們全部擒拿處死，水陸交通從此通行無阻。當初，樞密院在各省設置行院，分兵民爲二，邪惡詐僞之人培植私黨自我庇護。後來哈剌哈孫爲此事入宫極力陳述這種做法的不當，皇帝因此廢止了這種做法。接着詢問他說：“人們大多說御史臺的官員干擾地方官吏的工作，確實嗎?”回答說：“朝廷設置此職爲的是糾察奸詐邪惡行爲，貪官污吏憎恨就胡亂進行誹謗。”皇帝同意他的意見。

三十年，平章劉國傑將兵征交趾，哈剌哈孫戒將吏無擾民。會有奪民魚菜者，杖其千户，軍中肅然。俄有旨發湖湘富民萬家，屯田廣西，以圖交趾。哈剌哈孫密遣使奏曰：“往年遠征無功，瘡痍未復，今又徙民瘴鄉，必將怨叛。”吏莫知其奏，抱卷請署，弗答。吏再請，則曰：“姑緩之。”未幾，使還報罷，民皆感悦。及廣西元帥府請募南丹五千户屯田，事上行省，哈剌哈孫曰：“此土著之民，誠爲便之，内足以實空地，外足以制交趾之寇，可不煩士卒而饋餉有餘。”即命度地立爲五屯，統以屯長，給牛種農具與之。湖南宣慰張國紀建言，欲按唐、宋末徵民間夏税。哈剌哈孫曰：“亡國弊政，失寬大之意，聖朝其可行耶?”奏止其議。

三十年，平章劉國傑率領軍隊征討交趾，哈剌哈孫告誡將領官吏不要侵擾百姓。適逢有人搶奪百姓魚菜，便杖打他們的千户，軍中肅然。不久有旨發派湖湘富裕百姓一萬家，到廣西去屯田，以便謀取交趾。哈剌哈孫秘密派遣使者上奏說：“往年遠征没有功效，戰爭創傷没有恢復，現在又遷移百姓到有瘴氣的地方，必將引起怨恨反叛。”官吏不知他上奏，抱卷宗請求簽署，没回話。官吏再次請求，哈剌哈孫便說：“姑且延緩這件事。”不久，使者回來報告免除遷移，百姓都感激喜悦。後來廣西元帥府請求招募南丹五千户屯田墾荒，事情上報行省，哈剌哈孫說：“這是土著的百姓，確實是有利於屯墾，此舉對内可以充分利用空地，對外可以足够遏制交趾的侵犯，可以不煩勞士卒而軍隊糧餉有餘。”立即命令測量土地設置成五屯，讓屯長主管，供給他們耕牛、種子、農具。湖南宣慰張國紀建議，想要按照唐、宋末年的做法徵收民間夏税。哈剌哈孫說：“亡國弊政，喪失寬大的心意，聖朝難道可以推行嗎?”奏請阻止了他的主張。

大德二年，入朝上都，成宗拜光禄大夫、江浙行省左丞相。視政七日，徵拜中書左丞相，進階銀青榮禄大夫。既拜命，斥言利之徒，一以節用愛民爲務。有大政事，必引儒臣雜議。京師久闕孔子廟，而國學寓他署，乃奏建廟學，選名儒爲學官，采

大德二年，入朝於上都，成宗拜授哈剌哈孫爲光禄大夫、江浙行省左丞相。就職施政七日，徵召拜任中書左丞相，進升銀青榮禄大夫。上任後，斥退謀求私利的壞人，一概致力於節約用度憐惜百姓。遇有重大政治事務，必定召引儒官共同商議。京城長期缺少孔子廟，而京師官學寄居在其他辦公場所，於是上奏建立廟學，選擇著名

近臣子弟入學。又集群議建南郊，爲一代定制。

五年，同列有以雲南行省左丞劉深計倡議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内，功蓋萬世。今上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國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剌哈孫曰："山嶠小夷，遼絶萬里，可諭之使來，不足以煩中國。"不聽，竟發兵二萬，命深將以往。道出湖廣，民疲於餽餉。及次順元，深脅蛇節求金三千兩、馬三千匹。蛇節因民不堪，舉兵圍深於窮谷，首尾不能相救。事聞，遣平章劉國傑往援，擒蛇節，斬軍中，然士卒存者纔十一二，轉餉者亦如之，訖無成功。帝始悔不用其言。會赦，有司議釋深罪。哈剌哈孫曰："徼名首釁，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奏誅之。

七年，進中書右丞相。嘗言治道必先守令，近用多不得其人，於是精加遴選，定官吏贓罪十二章及丁憂、婚聘、盗賊等制，禁獻户及山澤之利。每歲車駕幸上都，哈剌哈孫必留守京師。時帝弗豫，制出中宫，群邪黨附，哈剌哈孫以身匡之，天下晏然。十年，加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置僚屬。冬十一月，帝寢疾篤甚，入侍醫藥，出總宿衛。藩王欲入侍疾者不聽；日理機務如故。

十一年春，成宗崩。時武宗撫軍北邊，仁宗侍太后在懷慶，諸奸臣謀斷北道，請成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阿難答。哈剌哈孫密遣使北迎武宗，南迎仁宗，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

儒士任學官，收集皇帝近臣子弟入學。又集中衆人建議建立祭天的南郊大祀，作爲一代法定的制度。

五年，有同在朝班的大臣用雲南行省左丞劉深的謀略倡議説："世祖靠神明威武統一全國，功績勝過萬代。現在皇上繼承皇位，没有武功來顯揚美好的事業，西南夷有八百媳婦國没有尊奉夏曆，請求前去征討它們。"哈剌哈孫説："高山裏的小夷，遠隔萬里，可以下詔命令他們來，不足以煩勞中國。"不聽從哈剌哈孫的意見，終於派遣軍隊二萬人，命令劉深率領前往。路過湖廣，百姓疲於送軍糧。軍隊到順元後，劉深脅迫蛇節求取黄金三千兩、馬三千匹。蛇節因爲百姓不堪忍受，發動軍隊把劉深包圍在荒凉的山谷中，首尾不能相救。朝廷知道此事，派遣平章劉國傑前去援救，活捉蛇節，斬首於軍中，然而士兵存活的人衹有十分之一二，轉運軍糧的也如此，終究没有成功。皇帝開始後悔不采用哈剌哈孫的話。適逢大赦，官吏商議解除劉深的罪責。哈剌哈孫説："竊取功名興起事端喪失軍隊使國家受辱，非同一般之罪，不殺不能向天下人認錯道歉。"上奏處死他。

七年，進任中書右丞相。曾説治理之道必定從地方官開始，任用親近之人大多得不到稱職之人，於是精心加以審慎選擇，規定官吏貪贓受賄之罪十二章以及丁憂、婚聘、盗賊等制度，禁止進獻民户和山澤土特産。每年皇帝臨幸上都，哈剌哈孫必定留守京師。當時皇帝身體不適，詔令出自皇后，衆多不正派的人結黨依附，哈剌哈孫以身作則匡正時弊，天下平静。十年，加任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設置屬下官吏。冬十一月，皇帝卧病很重，哈剌哈孫入宫侍奉醫藥，出宫統領宿衛。藩王想入宫服侍病人，他不同意；每日管理國家重要事務和平常一樣。

十一年春，成宗逝世。當時武宗在北部邊境巡視安撫軍隊，仁宗在懷慶侍奉太后，各奸臣圖謀截斷北面的道路，請求成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阿難答。哈剌哈孫秘密派遣使者到北邊迎接武宗，到南邊迎接仁宗，收回京城百司的所有印

庫，稱疾卧闕下，内旨日數至，并不聽，文書皆不署。衆欲害之，未敢發。及仁宗至近郊，衆猶未知也。三月朔，列牘請署，后决以三月三日御殿聽政，乃立署之，衆大喜，莫知所爲。明日，迎仁宗入，執左丞相阿忽台及安西王阿難答等就誅，内難悉平。自冬至春，未嘗一至家休沐。夏五月，武宗至自北，即皇帝位，拜太傅、録軍國重事，仍總百揆，賜宅一區，以其子脱歡入侍。

初仁宗之入也，阿忽台有勇力，人莫敢近，諸王秃剌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三宫盡幸其第，賜與甚厚，以慶元路爲其食邑。哈剌哈孫力争之，曰："祖宗之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秃剌疏屬豈得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哉。"帝不聽。秃剌因譖於帝曰："方安西王謀干大統，哈剌哈孫亦嘗署文書。"由是罷相出鎮北邊。詔曰："和林爲北邊重鎮，今諸部降者又百餘萬，非重臣不足以鎮之，念無以易哈剌哈孫者。"賜黄金三百兩、白銀三千五百兩、鈔十五萬貫、帛四萬端、乳馬六十匹，以太傅、左丞相行和林省事。太后亦賜帛二百端、鈔五萬貫。

至鎮，斬爲盗者一人。分遣使者賑降户。奏出鈔帛易牛羊以給之，近水者教取魚食。會大雪，民無取得食，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饑民，不足則益以牛羊。又度地置兩倉，積粟以待來者。浚古渠，溉田數千頃。治稱海屯田，教部落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至大元年，賜大帳，如諸王諸藩禮。閏十一月，寢疾，語其屬曰："吾不復能佐理國事

符，封閉府庫，稱病卧於朝廷，内宫詔諭每日多次送到，都不處理，文書都不簽署。大家想要害他，未敢付諸行動。等到仁宗到達近郊，大家還不知道。三月初一前後，許多公文請求簽署，成后决定三月三日在宫殿處理政務，哈剌哈孫這纔立即簽署，衆人大喜，没有人知道他做的事情。次日，迎接仁宗入宫，逮捕左丞相阿忽台和安西王阿難答等處死，宫廷内部之難完全平息。從冬到春，他未曾一天到家休息。夏五月，武宗從北方回到宫廷，即皇帝位，拜授哈剌哈孫爲太傅、録軍國重事，仍舊統領朝廷政務，賜宅邸一處，讓他兒子脱歡入宫侍奉皇帝。

當初仁宗入宫，阿忽台有勇氣力量，没有人敢靠近，諸王秃剌親手捆綁阿忽台，因功封越王，皇帝、太后、皇后都親臨他的府第，賜予他的非常豐厚，把慶元路作爲他的食邑。哈剌哈孫極力争辯，説："祖宗的制度，不是親王不可以加一字之封。秃剌是遠族怎麽可以因一日的功勞就廢掉萬世的制度呢?"皇帝不聽。秃剌因此向皇帝進讒言，説："正當安西王圖謀求取帝位時，哈剌哈孫也曾簽署文書。"從此罷免哈剌哈孫相位出京鎮守北部邊境。頒布詔書説："和林是北部邊境的重鎮，現在各部族投降的人又有一百多萬，不是重臣不配鎮守那裏，想來没有能替换哈剌哈孫的人。"賞賜他黄金三百兩、白銀三千五百兩、錢鈔十五萬貫、絲帛四萬端、乳馬六十匹，以太傅、左丞相的身份代理和林省事。太后也賜他絲帛二百端、錢鈔五萬貫。

哈剌哈孫到達和林鎮後，斬首强盗一人。分别派遣使者賑濟歸降的民户。上奏拿出錢鈔絲帛易换牛羊來供給民户，臨近水的人家教他們捕魚食用。適逢大雪，百姓無法獲得食物，他命令各部置辦驛站專車，各驛站間相距各有三百里，總共傳送十站，轉運米數萬石贈送飢民，不够就增加牛羊。又計量土地設置兩倉，積蓄糧食等待來歸附的人。疏浚古渠，灌溉農田幾千頃。治理稱海的屯田，教部落民户在那裏錯雜耕種，每年獲得米二十多萬石。北部邊境非常太平。至大元年，賜大幕帳，如同諸王諸藩的禮儀。閏十一

矣。行省之務，汝曹勉之，毋貽朝廷憂。”薨，年五十二。帝聞之，驚悼曰：“喪我賢相。”賻鈔二萬五千貫。詔歸葬昌平，追贈推誠履政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謚忠獻。

子脱歡，由太子賓客拜御史中丞，襲號答剌罕，進御史大夫，行臺江南。尋拜平章，行省江浙，進左丞相，兼領行宣政院。重厚有父風，喜讀書，爲政不尚苛暴，得衆心。致和元年，卒于官，年三十七。子蠻蠻。

**阿沙不花　苫滅古麻里氏　伯嘉訥**

阿沙不花者，康里國王族也。初，太祖拔康里時，其祖母苫滅古麻里氏新寡，有二子，曰曲律、牙牙，皆幼，而國亂家破無所依，欲去而歸朝廷，念無以自達。一夕有數駝皆重負突入營中，驅之不去。旦乃繫駝營外，置所負其旁，夜復納營中，候有求者歸之。如是十餘日，終無求者。乃發視其裝，皆西域重寶。驚曰：“殆天欲資我而東耶，不然，此豈吾所宜有。”遂驅馳載二子越數國至京師。時太祖已崩，太宗立，盡獻其所有，帝深異之，命有司治邸舍、具廩餼以居焉。居二年，聞國中已定，謁帝欲歸。帝曰：“汝昔何爲而來，今何爲而去？”且問其所欲。對曰：“臣妾昔以國亂無主，遠歸陛下，今賴陛下威德，聞國已定，欲歸守墳墓耳。妾惟二子，雖愚無知，願留事陛下。”帝大喜，立召二子入宿衛，而禮遣之。後十三年復來，則二子已從憲宗伐蜀矣。逮至和寧，聞憲宗崩，諸將皆還，而二子獨後，心方以爲憂。過一古廟，因入禱焉，若聞神語，連稱“好好”而不知其故，問其國人通漢

月，卧病，他告訴自己的僚屬説：“我不能再輔佐管理國事了。行省的事務，你們要盡力，不要給朝廷留下憂患。”逝世，終年五十二歲。皇帝聽到這個消息，震驚悲傷地説：“失去了我的賢相。”賞賜喪葬費二萬五千貫。詔令歸葬昌平，追贈推誠履政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謚號忠獻。

子脱歡，由太子賓客拜領御史中丞，繼承答剌罕稱號，進任御史大夫，爲江南行臺。不久拜授平章，掌管江浙行省，進任左丞相，兼領行宣政院。莊重寬厚有父親的作風，喜好讀書，施政不崇尚苛刻暴虐，得到衆人擁護。致和元年，死於官任上，享年三十七歲。子蠻蠻。

阿沙不花，康里國的王族。當初太祖攻下康里時，他的祖母苫滅古麻里氏剛剛喪夫，有二子，叫曲律、牙牙，都年幼，而國家動亂家庭殘破没有依靠，想要離去歸附朝廷，擔心無法自己到達那裏。一天傍晚有幾頭駱駝都馱着重載衝入營中，驅趕不走。天亮就把駱駝拴在營外，將所馱的東西放在它們身旁，夜晚又收容到營中，等候尋找它們的人來便歸還原主。這樣十多天，始終没有尋找的人。這纔打開察看所馱行裝，都是西域貴重寶器。驚訝地説：“大概是天想要資助我到東方去吧，不然，這些東西難道是我應該有的。”於是驅趕駱駝疾馳，載着二個兒子經過幾個國家到達京城。當時太祖已經駕崩，太宗即位，進獻上她全部財寶，皇帝對此非常驚奇，命令官吏修理旅舍、具辦供給的糧食以便她居住那裏。居住二年，聽説國内已安定，謁見皇帝想要回去。皇帝説：“你以前爲何而來，現在爲何而去？”并且問她的要求。回答説：“臣妾以前因爲國家混亂没有君主，所以來歸附陛下，現在仰仗陛下威德，聽説國家已安定，想要回去守護墳墓罷了。妾衹有兩個兒子，雖然愚笨無知，願意留下侍奉陛下。”皇帝非常高興，立即徵召她的兩個兒子入宫供職宿衛，而且按照禮儀歡送她回去。十三年以後再回來時，兩個兒子已經跟隨憲宗討伐蜀國了。待她到和寧後，聽説憲宗亡故，

語者，知爲吉語。還至舍，則二子已至矣。遂留居焉。

各將領都回來了，而兩個兒子惟獨在後邊，她心裏方纔憂慮他們。路過一座古廟，便進入廟中祈禱，好像聽到神在説話，連稱“好好”，而不知此話何意，問通曉漢語的蒙古人，知道是吉祥話。回到房舍，兩個兒子便已到了。於是留居在這裏。

曲律無子。牙牙後封康國王，生六子，阿沙不花最賢，年十四，入侍世祖。世祖賜土田、給奴隸，使居興和之天城。會西蕃遣使者有所奏請，既諭遣之，後數日，帝問近侍諸大臣曰，“前日西使何請，朕何辭以遣?”諸大臣莫能對，阿沙不花從旁代對甚詳悉。帝因怒諸大臣曰：“卿等任天下之重，如此反不若一童子耶?”嘗扈從上都，方入朝，而宫草多露，跣足而行，帝御大安閣，望而見之，指以爲侍臣戒。一日，故命諸門衛勿納阿沙不花。阿沙不花至，諸門衛皆不納，乃從水竇中入。帝問故，以實對，且曰：“臣一日不入侍，身將何歸?”帝大悦，更諭諸門衛聽其出入。命飭四宿衛兵器，無敢或慢；復使掌門，無敢闌入。帝曰：“可用矣。”

曲律無子。牙牙後來封爲康國的國王，生六子，阿沙不花最有德行和才能，在十四歲時，入宫侍奉世祖。世祖賞賜田地、給予奴隸，讓他居住在興和的天城。適逢西蕃派遣使者來稟奏請求有關事情，皇帝已經諭示送走了他們，幾日後，皇帝問身邊侍奉的各位大臣説：“幾日前西方使者請求何事，朕講了什麽話遣送他?”各位大臣没有人能回答，阿沙不花從旁邊代替他們回答非常詳細全面。皇帝因此譴責各位大臣説：“卿等承擔國家重任，像這樣反而不如一個未成年人嗎?”阿沙不花曾經侍從皇帝出巡上都，將要入宫朝見，而宫内草上露水多，他赤足行走，皇帝來到大安閣，遠望看見他，指給身旁的人看，把赤足的行爲作爲侍臣的警戒。一日，故意命令各門衛不要使阿沙不花入宫。阿沙不花到，各門衛都不讓他進門，便從流水的孔洞中進去。皇帝問他如何入的宫，他把實際情況告訴皇帝，并且説：“臣一日不入宫侍奉皇帝，自身將要回到何處呢?”皇帝非常高興，重新告諭各門衛任憑他出入。命令他整理四宿衛兵器，没人敢怠慢；又令他掌管門衛，没人敢擅自出入。皇帝説：“可以任用他了。”

乃顔叛，諸王納牙等皆應之。帝問計將安出，對曰：“臣愚以爲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卿試爲朕行之。”即北説納牙曰：“大王聞乃顔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顔已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爲乃顔外應，今乃顔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幸主上聖明，亦知非大王意，置之不問。然二三大臣不能無惑，大王何不往見上自

乃顔反叛，諸王納牙等都附和響應。皇帝問阿沙不花將拿出什麽計策，回答説：“臣愚笨地認爲不如先安撫諸王，然後朝廷出兵進行討伐，那麽反叛者勢力自然孤立。”皇帝説：“好，卿試着爲朕實行這個計策。”他立即到北邊勸説納牙道：“大王聽説乃顔反叛嗎?”答：“聽説這件事。”説：“大王知道乃顔已經派使者自己歸附了嗎?”答：“不知道。”説：“聽説大王等想要作爲乃顔的外應，現在乃顔已經自己歸附，此處衹有大王與主上對抗。幸虧主上聖明，也知道不是大王的意思，對此置之不問。然而二、三個大臣不

陳，爲萬全計。”納牙悦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阿沙不花還報，帝乃議親征，命徵兵遼陽，以千户帥昔寶赤之衆從行。

能没有疑慮，大王爲什麼不前去見皇上自己陳述，這是萬全之計。”納牙高興地應許了他。於是諸王的圖謀都被瓦解。阿沙不花回去報告，皇帝這纔商議親自征討，命令在遼陽徵兵，讓阿沙不花以千户身份率領昔寶赤的衆兵隨行。

及乃顔平，阿沙不花以大同、興和兩郡當車駕所經有帷臺嶺者，數十里無居民，請詔有司作室嶺中，徙邑民百户居之，割境内昔寶赤牧地使耕種以自養，從之。阿沙不花既領昔寶赤，帝復欲盡徙興和桃山數十村之民，以其地爲昔寶赤牧地。阿沙不花固請存三千户以給鷹食，帝皆聽納。民德之，至今飲食必祭。

乃顔被平定之後，阿沙不花考慮到皇帝所經之路大同、興和兩郡之間有一座帷臺嶺，幾十里没有居民，請求下詔官吏在山嶺中建房，遷移城邑百姓一百户居住那裏，分割境内昔寶赤的牧地給他們耕種以便自己養活自己，皇帝依從了他的建議。阿沙不花統領昔寶赤後，皇帝又想全部遷移興和、桃山幾十村的百姓，把他們的土地作爲昔寶赤的牧地。阿沙不花堅決請求保留三千户以便供給鷹鶻的食用，皇帝都聽取采納他的意見。百姓感謝他，至今吃飯時必定祭奠他。

至元三十年，海都叛，成宗以皇孫撫軍於北。阿沙不花從行，逾金山戰杭海有功。成宗即位，會大宗正扎魯火赤脱兒速以贓污聞，詔鞫問之，脱兒速伏罪，就命代之。成宗目之曰阿即剌。阿即剌，譯言閻羅王也。有訴朱清、張瑄陰私，既抵罪，帝遣兵馬都指揮使忽剌术籍没其家，以受賂誅。更命阿沙不花往，具以實聞，賜宅一區、鈔萬五千緡，兼兩城兵馬都指揮使事。武宗時爲懷寧王，總軍漠北，問:“今日材可大用者爲誰?”對曰：“母弟脱脱將相才也，無以易之。”遂命從行，後果爲名臣。

至元三十年，海都反叛，成宗憑着皇孫的身份在北方安撫軍隊。阿沙不花隨行，越過金山到杭海作戰有功。成宗即位，適逢聽到大宗正扎魯火赤脱兒速貪污受賄，下詔審訊他，脱兒速受到應有懲處，隨即命阿沙不花替代他。成宗稱呼他叫阿即剌。阿即剌，翻譯爲漢語是閻羅王。有人控告朱清、張瑄的陰私，他們抵償罪行後，皇帝派遣兵馬都指揮使忽剌术登記抄收他們的家，忽剌术因受賄處死。重新命阿沙不花前往，阿沙不花把實際情况完全上報，賜給他宅第一處、錢鈔一萬五千貫，兼管兩城兵馬都指揮使事。武宗當時是懷寧王，在漠北統領軍隊，問：“今日有才能可以重用的人是誰?”回答説:“同母之弟脱脱有將相之才，没有人可以替换他。”於是命令脱脱隨行，後來果然成爲名臣。

成宗崩，安西王阿難答乘間謀繼大統，成后及丞相阿忽台、諸王迷里帖木兒皆陰爲之助。時武宗猶在北邊，太后及仁宗亦在懷孟未至。適武宗遣脱脱計事京師，丞相哈剌哈孫令急還報武宗，而成后已密諭通政使只兒哈郎止其驛馬。阿沙不花知事急，與同知通政院事察乃謀，作先日署文書給馬去。只兒哈郎聞脱脱已去，方

成宗逝世，安西王阿難答乘機圖謀繼承皇位，成后和丞相阿忽台、諸王迷里帖木兒都秘密地幫助他。當時武宗還在北部邊境，太后和仁宗也在懷孟未到。適逢武宗派脱脱到京城商議事情，丞相哈剌哈孫命令脱脱趕快回去報告武宗，而成后已經秘密諭示通政使只兒哈郎阻止脱脱的驛馬。阿沙不花知道事情緊急，與同知通政院事察乃計謀，製作了提前一天簽署的文書供給馬匹讓脱脱離去。只兒哈郎聽説脱脱已經離去，將要

詰問吏，閲案牘乃止。太后及仁宗既至京師，有言安西王謀以三月三日僞賀仁宗千秋節，因以舉事者。阿沙不花言之哈剌哈孫，且曰："先人者勝，後人者敗。后一垂簾聽政，我等皆受制於人矣，不若先事而起。"哈剌哈孫曰："善。"乃前二日白仁宗，詐稱武宗遣使召安西王計事，至即執送上都。盡誅丞相阿忽台以下諸奸臣。與哈剌哈孫皆居禁中。

詰問官吏，閲讀官府文書檔案這纔停止。太后和仁宗已經到達京城，有人説安西王圖謀在三月三日假裝祝賀仁宗千秋節，藉以發動政變。阿沙不花將此告訴哈剌哈孫，并且説："在别人前面動手的獲勝，在别人後面動手的失敗。成后一旦垂簾聽政，我們都要受到别人的控制，不如在事變之前就起兵奪取政權。"哈剌哈孫説："好。"便在前二日向仁宗禀白，假稱武宗派遣使者徵召安西王商議事情，安西王來到立即逮捕送往上都。丞相阿忽台以下所有奸臣全部處死。阿沙不花與哈剌哈孫都居住宫中。

仁宗以太子監國，遣使北迎武宗，而武宗遲迴不進，遣使還報太后曰："非阿沙不花往不可。"乃遣奉衣帽、尚醞以往，至野馬川，見武宗，備道兩宫意，及陳安西王謀變始末，且言："太子監國所以備他變，以待陛下，臣萬死保其無他。"武宗大悦，解衣衣之，拜中書平章政事，軍國大事并聽裁决。因奏平内難之有功者燕只哥以下十人爲兵馬指揮、爲直省舍人。詔先奉蒲萄酒及錦綺還報兩宫。仁宗即日率群臣出迎。

仁宗憑着太子身份代行管理國政，并派遣使者到北邊迎接武宗，而武宗徘徊不前，又派遣使者回去報告太后説："非阿沙不花前去不可。"便派遣阿沙不花携帶衣帽、御酒前往，他到達野馬川，拜見武宗，詳細講述兩宫的意圖，以及陳述安西王圖謀政變的原委，并且説："太子代管國政是爲了防備其他變故，以便等待陛下，臣萬死保證這樣做没有其他意圖。"武宗非常高興，解下衣服給他穿上，拜授中書平章政事，軍國大事一并聽從他的裁决。於是奏請任命平定内亂有功的燕只哥以下十人爲兵馬指揮、直省舍人。武宗頒詔先行進獻葡萄酒和錦綺回報兩宫。仁宗當日率領群臣出城迎接武宗。

武宗入上都，加阿沙不花特進、太尉，依前平章政事。命與丞相塔思不花還京師治安西王黨，諸連坐囊加真等三十餘人，皆釋之。嘗命出太府金分賜諸王貴戚及近侍，方出朝，見一人倉皇若有所懼狀，曰："此必盗金者。"召詰問之，果得黄金五十兩、白金百兩以聞，就以金賜之，命誅盗者。辭曰："盗誅固當，金非臣所宜得，願還金以贖盗死。"帝悦而從之。有近臣蹴踘帝前，帝即命出鈔十五萬貫賜之。阿沙不花頓首言曰："以蹴踘而受上賞，則奇技淫巧之人日進，而賢者日退矣，將如國家何。臣死不敢奉詔。"乃止。

武宗進入上都，加任阿沙不花特進、太尉，依照以前官職仍任平章政事。命他與丞相塔思不花返回京城懲處安西王的黨羽，株連受罰的囊加真等三十多人，都被釋放。他曾命令支付太府庫藏的金銀分賜給諸王貴戚以及近侍，正要出朝，看到一人慌慌張張像畏懼什麽的樣子，他説："此人必定是盗金之人。"召來審問，果然得到黄金五十兩、白金一百兩，將此事上報皇帝，皇帝就將這些金子賜給他，命令處死偷盗之人。阿沙不花辭謝説："偷盗處死固然應當，金子不是臣所應得的，我願意歸還金子來贖盗金者的死罪。"皇帝高興地聽從了他的意見。有位親近的侍臣在皇帝面前踢球，皇帝立即命令取出錢鈔十五萬貫賞賜他。阿沙不花叩頭説道："因踢球而受到上等獎賞，那麽有奇異技藝詭怪乖巧的人一天天進

升，而德才兼備之人一天天隱退，將對國家産生什麽影響。臣即使死也不敢奉命執行。”於是阻止了賞賜。

帝又嘗御五花殿，丞相塔思不花、三寶奴，中丞伯顔等侍。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此古人所戒也。陛下不思祖宗付托之重，天下仰望之切，而惟麯蘗是沉，姬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也。且陛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也，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陛下縱不自愛，如宗社何?”帝大悦曰：“非卿孰爲朕言。繼自今毋愛於言，朕不忘也。”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行御史大夫。

皇帝又曾到五花殿，丞相塔思不花、三寶奴、中丞伯顔等人侍奉。阿沙不花看到皇帝臉色日益憔悴，於是進言道：“珍貴食品不知道節制，萬金之身不知愛護，這是古人所警告勸誡的。陛下不想祖宗對您托付的重任，國家對您期望的迫切，而祇是沉湎於酒宴、喜好女色，這就像兩把斧子砍伐獨生的樹木，没有不倒下的，况且陛下的天下，是祖宗的天下，陛下的皇位，是祖宗的皇位，陛下縱然不自愛，那宗廟社稷該怎麽辦?”皇帝非常高興地説：“不是卿誰爲朕進言。從現在開始不要溺愛酒色的話，朕不會忘記。”於是命令給阿沙不花進酒。阿沙不花叩拜推辭道：“臣正在勸陛下節制飲酒而陛下反過來勸酒，這是臣説的話不被陛下信用，臣不敢奉旨從命。”身旁的人都慶賀皇帝得到直言敢諫的大臣。於是進任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代理御史大夫。

俄復平章政事、録軍國重事，兼廣武康里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封康國公。有以左道惑衆者，諸世臣大家多信趨之，竟置于法。遷知樞密院事。以至大二年十月薨于位，年四十七。至正元年，贈純誠一德正憲保大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順寧王，謚忠烈。

其繼室别哥倫氏，亦有至行，寡居三十年，未嘗妄言笑，身不服華綵。詔旌其門，與元配達海的斤氏并封順寧王夫人。

子伯嘉訥，廉直剛敏，憂國如憂家。嘗爲京尹，屯儲衛誘小民梅凍兒誣首海商一百十有六人爲盗而掠其貲，獄具，械送刑部，命伯嘉訥審録之，盡得其冤狀，白丞相釋之，還其貲。後遷翰林侍讀學士。

不久復任平章政事、録軍國重事，兼任廣武康里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封康國公。有位用左道旁門迷惑大家的人，那些世代有功勛的舊臣和有封地的家族大多相信跟從他，阿沙不花最終將他繩之以法。遷任知樞密院事。在至大二年十月去世於任上，享年四十七歲。至正元年，追贈純誠一德正憲保大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順寧王，謚號忠烈。

他的繼室别哥倫氏，也有高尚的德行，寡居三十年，不曾胡亂言笑，身上不穿華麗的衣服。詔令旌表她家的門額，與原配夫人達海的斤氏一起被封爲順寧王夫人。

子伯嘉訥，廉潔正直剛毅聰敏，憂念國事像憂念家事一樣。曾任京尹，屯儲衛誘使平民梅凍兒出首誣告海商一百一十六人是强盗，并掠奪了他們的財物，判罪定案，加上鐐銬送刑部，命令伯嘉訥審訊并記録這件獄案，取得他們的全部冤情，稟白丞相釋放他們，歸還他們的財物。伯嘉訥後來遷任翰林侍讀學士。

**拜住**　怯烈氏

拜住，安童孫也。五歲而孤，太夫人教養之。稍長，宏遠端亮有祖風。至大二年，襲爲宿衛長。仁宗即位，延祐二年，拜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四年，進榮禄大夫、大司徒。五年，進金紫光禄大夫。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并如故。每議大政，必問曰："合典故否？"同官有異見者，曰："大朝止説典故耶？"拜住微笑曰："公試言之，國朝何事不依典故？"同官不能對。太常事簡，每退食必延儒士諮訪古今禮樂刑政、治亂得失，盡日不倦。嘗曰："人之仕宦，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於學問有本，施於事業，此儒者之能事，宰相之資也。"

拜住，安童之孫。五歲喪父，太夫人教養他。漸漸長大，廣博深遠、端正誠信，有祖父的風度。至大二年，襲任宿衛長。仁宗即位，延祐二年，拜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四年，進升榮禄大夫、大司徒。五年，進升金紫光禄大夫。六年，加領開府儀同三司，其他官職一并如故。每逢商議重大政事，必定問道："是否符合典章掌故？"一同做官有不同意見的人説："天子大會諸侯群臣衹講典章掌故嗎？"拜住微笑地説："您試着説一説，國朝什麽事情不依據典章掌故？"同朝做官的人不能回答。太常所掌管的禮樂郊廟社稷之事簡易，每逢退朝進食必定延請儒士咨詢商議古今禮樂刑政、治亂得失，終日不疲倦。曾説："人們做官，隨着所掌管的職務變化，所從事的工作都可以學習。至於學問有根本，施行於事業，這是儒者擅長的事情，是宰相的依托。"

英宗在東宫，問宿衛之臣於左右，咸稱拜住賢。遣使召之，欲與語。拜住謂使者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長天子宿衛而與東宫私相往來，我固得罪，亦豈太子福耶？"竟不往。英宗登極，拜中書平章政事。會諸侯王于大明殿，詔進讀太祖金匱寶訓，威儀整暇，語音明暢，莫不注目竦聽。夏五月，徽政使失烈門、要束木妻也里失八等謀爲逆，帝密得其事，御穆清閣，召拜住謀之。對曰："此輩擅權亂政久矣，今猶不懲，陰結黨與，謀危社稷，宜速施天威，以正祖宗法度。"帝動容曰："此朕志也。"命率衛士擒斬之，其黨皆伏誅。

英宗在東宫，詢問身邊的人關於宿衛臣子之事，都贊揚拜住德才兼備。派遣使者召他，想與他交談。拜住告訴使者説："處於易被懷疑的位置上，君子要謹慎，我掌管天子的宿衛而與東宫私自相互往來，我固然獲罪，又難道是太子之福嗎？"終究不去東宫。英宗即位，拜授他爲中書平章政事。在大明殿會見諸侯王，詔令拜住進宫宣讀太祖在金匱藏書中的訓誨，拜住莊嚴的容貌舉止從容不迫，語音明朗順暢，没有人不注目肅立傾聽。夏五月，徽政使失烈門、要束木之妻也里失八等人圖謀叛亂，皇帝秘密獲得這個消息，到穆清閣，召來拜住商議。拜住回答説："這些人專權亂政很久了，現在還不懲處，他們就會私下結交同黨，圖謀危害國家政權，應迅速施加帝王的威嚴，以便端正祖宗法度。"皇帝喜形於色地説："這正是朕心中所想的。"命令拜住率領衛士把他們擒獲斬首，他們的黨羽都被處死。

拜中書左丞相。先時，近侍傳旨以姓名赴中書銓注者六七百員，選曹爲之壅滯。拜住奏閣之，注授一依選格次第，吏無容奸。刑曹事有情可矜

拜授中書左丞相。先時，皇帝身边侍臣傳達旨意，按姓名到中書省根據資歷政績選授官職的有六七百人，官員辦理銓選，以此阻滯不暢。拜住奏請皇帝擱置先時的辦法，選授官職統一依據

者寬恕之，貪暴不法必不少容。帝常諭左右曰："汝輩慎之，苟陷國法，我雖曲赦，拜住不汝恕也。"

選授標準來排列次序，官吏中不容納邪惡不正之人。刑部官員中事有實情可憐憫的就加以寬恕，貪婪殘暴不守法令的必定不稍加寬容。皇帝經常告訴身邊的人説："你們要謹慎，如果觸犯國法，我雖然曲意赦免，拜住不會寬容你們。"

至治元年春正月，帝欲結綵樓於禁中，元夕張燈設宴。時居先帝喪，參議張養浩上疏，拜住謂當進諫，即袖其疏入奏，帝悦而止，仍賜養浩帛，以旌直言。三月，從幸上都，次察罕腦兒。帝以行宫亨麗殿制度卑隘，欲更廣之。奏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黍，陛下初登大寶，不求民瘼，而遽興大役以妨農務，恐失民望。"從之。帝嘗謂拜住曰："朕委卿以大任者，以乃祖木華黎從太祖開拓土宇，安童相世祖克成善治也。卿念祖宗令聞，豈有不盡心者乎。"拜住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所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上報聖恩。惟陛下垂閔，時加訓飭，幸甚。"

至治元年春正月，皇帝想要在宫中結扎彩樓，正月十五日上元節張燈設宴。當時正在先帝的喪期中，參議張養浩上疏，拜住對他説應當進諫，便把他的奏疏藏在袖中入宫上奏，皇帝高興地接受進諫并停止結扎彩樓，便賜張養浩絲帛，以此來表彰直言進諫者。三月，隨皇帝游幸上都，臨時駐在察罕腦兒。皇帝因行宫亨麗殿規模低矮狹窄，想要重新擴建。拜住上奏説："此地嚴寒，入夏纔開始種稻穀黍稷，陛下剛登皇位，不探訪百姓疾苦，却倉猝興建大工程妨礙農耕之事，恐怕使百姓失望。"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皇帝曾對拜住説："朕將大任委派你，是因爲你的祖先木華黎跟隨太祖開拓疆土，安童輔佐世祖成就了美好的政績。你顧念祖宗的美名，豈有不盡心的嗎?"拜住一再下拜説："陛下托付我重大責任，我所懼怕的有三點：懼怕辱没祖宗；懼怕國家事情重大，而我的知識見解有限；懼怕年輕不能勝任，無法上報皇恩。衹有陛下給予憐恤，時常加以訓誨教導，就是最大的幸福。"

延祐間，朔漠大風雪，羊馬駝畜盡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爲奴婢。拜住以興王根本之地，其民宜加賑恤，請立宗仁衛總之，命縣官贖置衛中，以遂生養。至元十四年，始建太廟于大都，至是四十年，親享之禮未暇講肄。拜住奏曰："古云禮樂百年而後興，郊廟祭享此其時矣。"帝悦曰："朕能行之。"預敕有司，以親享太室儀注禮節，一遵典故，毋擅增損。冬十月，始有事于太廟。二年春正月，孟享，始備法駕，設黄麾大仗，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拜住攝太尉以從。帝見羽衛文物之美，顧拜住曰："朕用卿言舉行大

延祐年間，北方沙漠颳大風雪，羊、馬、駱駝等牲畜全都死掉，人民流離失散，把兒女賣給别人做奴婢。拜住以此地是使君主興盛的發源之地，那裏的百姓應加以救濟爲理由，請求設置宗仁衛統領他們，命令縣官贖回奴婢安置在宗仁衛中，以利他們休養生息。至元十四年，就開始在大都興建太廟，至此四十年，皇帝無暇練習親自祭祀之禮。拜住上奏説："古語説：禮樂百年而後興。郊廟的祭享，現在正是時候。"皇帝高興地説："朕能實行此事。"預先敕令官吏，依照皇帝親自祭祀太廟中室的儀式禮節，一概遵從典章常例，不要擅自增損。冬十月，就開始有祭祀於太廟。二年春正月，孟春祭享，先準備皇帝車駕，設置黄麾大仗，皇帝穿戴通天冠、絳紗袍，從崇天門出來。拜住代理太尉跟隨。皇帝見到儀

禮，亦卿所共喜也。”對曰：“陛下以帝王之道化成天下，非獨臣之幸，實四海蒼生所共慶也。”致齋大次，行酌獻禮，升降周旋，儼若素習，中外肅然。明日還宫，鼓吹交作，萬姓聳觀，百年廢典一旦復見，有感泣者。拜住率百僚稱賀于大明殿，執事之臣賜金帛有差。又奏建太廟前殿，議行祫禘配享等禮。帝從容謂拜住曰：“朕思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慮所及，汝爲朕股肱，毋忘規諫，以輔朕之不逮。”拜住頓首謝曰：“昔堯、舜爲君，每事詢衆，善則舍己從人，萬世稱聖。桀、紂爲君，拒諫自賢，悦人從己，好近小人，國滅而身不保，民到于今稱爲無道之主。臣等仰荷洪恩，敢不竭忠以報。然事言之則易，行之則難。惟陛下力行。臣等不言，則臣之罪也。”帝嘉納之。

仗和禮樂典章的華美，回頭與拜住説：“朕采用你的建議舉行大禮，也是你所喜悦的。”拜住回答説：“陛下用帝王之道教化成功天下，不僅是臣的幸運，實在是四海蒼生所共同慶賀的。”祭禮前按長幼尊卑順序舉行清整身心的儀式，巡行斟酒進獻祭祀，揖讓應酬，宛然像平素練習過一樣，太廟内外肅然起敬。次日回宫，鼓樂并奏，萬民恭敬地肅立觀看，百年來廢棄的禮樂典章制度忽然重現，有人感動得哭了。拜住率引百官在大明殿向皇帝道賀，各部專職官員得到金錢、絲帛的賞賜不等。拜住又上奏興建太廟前殿，商議舉行祫禘配享等祭祖儀式。皇帝不慌不忙地對拜住説：“朕想天下這麽大，不是朕一個人都能考慮到的，你是朕的得力輔佐大臣，不要忘記勸諫，以便輔助朕考慮不周之處。”拜住叩首拜謝道：“從前堯、舜作爲君主，每件國事都詢問大家，有好的意見就捨棄自己的而聽從别人的，萬世稱他們爲聖人。桀、紂做君主，拒絶别人進諫以爲自己賢明，喜歡别人聽從自己的意志，喜好親近小人，國家滅亡而自身不保，百姓到現在還稱他們是無道的君主。臣等仰承皇帝洪恩，豈敢不盡忠報答。然而事情説起來容易，實行就很困難。衹希望陛下盡力而行。臣等不諫言，那就是臣的罪過。”皇帝贊許并采納了他的意見。

時右丞相鐵木迭兒貪濫譎險，屢殺大臣，鬻獄賣官，廣立朋黨，凡不附己者必以事去之，尤惡平章王毅、右丞高昉，因在京諸倉糧儲失陷，欲奏誅之。拜住密言於帝曰：“論道經邦，宰相事也，以金穀細務責之可乎?”帝然之，俱得不死。鐵木迭兒復引參知政事張思明爲左丞以助己。思明爲盡力，忌拜住方正，每與其黨密語，謀中害之。左右得其情，乘間以告，且請備之。拜住曰：“我祖宗爲國元勛，世篤忠貞，百有餘年。我今年少，叨受寵命，蓋以此耳。大臣協和，國之利也。今以右相仇我，我求報之，非特吾二人之不幸，亦國家

當時右丞相鐵木迭兒貪婪險詐，多次殺害大臣，貪贓枉法賣官鬻爵，到處糾集黨羽，凡不依附自己的人必定藉故除去，尤其憎恨平章王毅、右丞高昉，因爲在京師的一些倉庫儲備糧食失落，鐵木迭兒想要上奏處死他們。拜住秘密告訴皇帝説：“謀劃政事治理國家，是宰相的職責，怎麽能用錢糧一類的瑣碎小事來責成他們呢?”皇帝同意拜住的説法，王毅和高昉纔得以不死。鐵木迭兒又舉薦參知政事張思明任左丞來幫助自己。張思明爲鐵木迭兒竭心盡力，嫉妒拜住正直，每每與他的同黨密談，圖謀中傷陷害他。拜住身邊的人知道這些情况，伺隙來告訴他，并提請他防備。拜住説：“我的祖宗是國家元勛，世代忠誠堅貞，已有一百多年。我現在年輕，承蒙皇帝恩寵受命，以至於此。大臣協調和睦，於國

之不幸。吾知盡吾心，上不負君父，下不負士民而已。死生禍福，天實鑒之，汝輩毋復言。”未幾，奉旨往立忠憲王碑于范陽。鐵木迭兒久稱疾，聞拜住行，將出莅省事，入朝，至内門，帝遣速速賜之酒，且曰：“卿年老宜自愛，待新年入朝未晚。”遂怏怏而還。然其黨猶布列朝中，事必稟于其家，以拜住故不得大肆其奸，百計傾之，終不能遂。

家有利。現在因右丞相仇恨我，我尋求報復，不僅是我們兩人的不幸，也是國家的不幸。我知道竭盡我的心力，對上不辜負君父，對下不辜負士民罷了。死生禍福，上天其實在鑒察，你們不要再講了。”不久，他奉旨前去范陽建立忠憲王碑。鐵木迭兒長期稱病，聽説拜住離去，準備出來到職省察政事，入朝，到宮中内門，皇帝派遣速速賜給他酒，并且説：“你年老應該愛護自己，等待新年入朝不晚。”於是鬱鬱不樂地回去了。然而他的黨羽仍然分散安插在朝中，政事一定到他的家稟告，因拜住的緣故不能毫無顧忌地做邪惡之事，他千方百計地想推倒拜住，始終不能成功。

在京倉漕管庫之職，歲終例應注代。時張思明亦稱疾不出，衆皆顧望。拜住雖朝夕帝前，以事不可緩，乃日坐省中謂僚屬曰：“左丞病，省事遂廢乎？”郎中李處恭曰：“金穀之職，須慎選擇，不得其人，未敢遽擬。”拜住曰：“汝爲賣官之計耳。”遣人善慰思明，乃出共畢銓事。

在京城倉儲漕運管庫的官職，年終按規定應依資歷政績選授替换。當時張思明也稱病不出來工作，大家都互相觀望。拜住雖然早晚都在皇帝跟前，因事情不能拖延，便白天坐在省署中對屬下官吏説：“左丞病了，中書省的公事就荒廢了嗎？”郎中李處恭説：“掌管金錢糧米的官職，必須慎重選擇，没有得到合適人選，不敢驟然擬定。”拜住説：“你們是在打算出賣官職啊。”派人妥善地安慰張思明，他這纔出來一同結束了銓授之事。

拜住每以學校政化大源，似緩實急，而主者不務盡心，遂致廢弛，請令内外官議拯治之。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問之，對曰：“清净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捨仁義，則綱常亂矣。”又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并善之。六月壬寅，敕賜平江腴田萬畝。拜住辭曰：“陛下命臣厘正庶務，若先受賜田，人其謂何？”帝曰：“汝勛舊子孫，加以廉慎，人或援例，朕自諭之。”秋七月，奏召張思明詣上都，數其罪，杖而逐之，鐵木迭兒繼亦病卒。拜住哭之慟。

拜住往往以爲學校是政治教化總的本源，似乎是緩慢的而實際都是很緊急的事情，而主管人不竭心盡力地做事，便導致了政治教化的荒廢鬆弛，拜住請求命令内外官員商議拯救整治的辦法。有人説佛教可以治理天下，皇帝問這件事，回答説：“清净無爲，超脱一切，自我修養可以。如果治理天下，捨棄仁義，那麽三綱五常就要混亂。”皇帝又曾對拜住説：“現在也有像唐代魏徵那樣敢於諫諍的人嗎？”拜住回答説：“盤子是圓的水便成圓形，盂器是方的水便成方形。有唐太宗這樣采納諫言的君主，便有魏徵這樣敢於諫諍的臣子。”皇帝對他的回答都很贊賞。六月壬寅，敕令賜給他平江肥沃田地一萬畝。拜住辭謝道：“陛下命臣治理整頓國家各種政務，如果先接受了賞賜的田地，人們將會説什麽呢？”皇帝説：“你是有功勛的舊臣子孫，加之你廉潔謹慎，

有人引以爲例加以攀比，朕自會向他們説明。”秋七月，上奏召回張思明到上都，數出他的罪行，杖打後將他驅逐，鐵木迭兒接着也病死。拜住哭得很哀痛。

初，浙民吴機以累代失業之田賣於司徒劉夔，夔賂宣政使八剌吉思買置諸寺，以益僧廪，矯詔出庫鈔六百五十萬貫酬其直。田已久爲他人之業，鐵木迭兒父子及鐵失等上下蒙蔽，分受之，爲贓巨萬。真人蔡道泰以奸殺人，獄已成，鐵木迭兒納其金，令有司變其獄。拜住舉奏二事。命臺察鞫之，盡得其情，以田歸主，劉、蔡、八剌吉思等皆坐死，餘論罪有差。特赦鐵失。

當初，浙江百姓吴機把幾代無人耕種的田地賣給司徒劉夔，劉夔賄賂宣政使八剌吉思買來給各寺院，以便增加僧人的糧食，假托聖旨取出府庫錢鈔六百五十萬貫支付購田錢款。田地已早就變成他人的産業，鐵木迭兒父子和鐵失等人上下蒙蔽，他們瓜分了這筆錢，貪污錢財數目巨大。真人蔡道泰因奸情殺人，已定罪，鐵木迭兒接受了他的金錢，命令官吏改判這件罪案。拜住舉奏這兩件事。命令臺署調查審訊，獲得全部實情，把田地歸還原主，劉、蔡、八剌吉思等都治罪處死，其餘的人定罪不等。特别赦免了鐵失。

冬十二月，進右丞相、監修國史。帝欲爵以三公，懇辭，遂不置左相，獨任以政。首薦張珪，復平章政事，召用致仕老臣，優其禄秩，議事中書。不次用才，唯恐少後，日以進賢退不肖爲重務。患法制不一有司無所守，奏詳定舊典以爲通制。帝幸五臺，拜住奏曰：“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爲本，失其心則失天下。錢穀，民之膏血，多取則民困而國危，薄斂則民足而國安。”帝曰：“卿言甚善。朕思之，民爲重，君爲輕，國非民將何以爲君？今理民之事卿等當熟慮而慎行之。”

冬十二月，拜住進升右丞相、監修國史。皇帝想要封授他三公的爵位，拜住懇切地辭謝，於是不設置左丞相，使他單獨任職施政。拜住首先舉薦張珪，復任平章政事，召回任用辭官老臣，給他們優厚的俸禄，讓他們在中書省商議政事。他不按尋常的次序選用人才，衹擔心稍慢了，每日將進用賢才斥退庸才作爲重要工作。憂慮法制不統一，官吏無所依循，奏請詳細審定舊有的法典作爲通行的制度。皇帝巡幸五臺，拜住上奏道：“自古帝王得天下把得民心作爲根本，喪失民心便喪失天下。金錢、糧食是老百姓的膏血，加重徵收便使百姓貧困、國家危險，減輕賦税便使百姓富足、國家安定。”皇帝説：“你説得非常好。朕思索這些道理，百姓是重要的，君主是不足貴的，國家没有百姓將要依靠什麽來做君主？現在治理百姓之事你們應當深思熟慮而又謹慎實行。”

三年春二月，將進《仁宗實録》，先一日，詣翰林國史院聽讀。首卷書大德十一年事，不書左丞相哈剌哈孫定策功，惟書越王秃剌勇决從容。謂史官曰：“無左丞相，雖百越王何益？録鷹犬之勞，而略發蹤指示之人，可乎？”立命書之。其他筆削未盡善者，

三年春二月，拜住要進呈《仁宗實録》，提前一天，到翰林國史院聆聽宣讀。首卷記載大德十一年的事情，没寫左丞相哈剌哈孫主謀擁立天子的功績，僅寫越王秃剌勇於决斷、從容不迫。拜住對史官説：“没有左丞相，就是有一百個越王又有什麽益處？衹記載鷹犬爪牙的功勞，而忽略幕後指揮操縱的人，可以嗎？”即時命令書寫

一一正之，人皆服其識見。

哈剌哈孫的功績。其他記載不完美之處，一一加以改正，人們都佩服他的見識。

夏六月，拜住以海運糧視世祖時頓增數倍，今江南民力困極，而京倉充滿，奏請歲減二十萬石。帝遂并鐵木迭兒所增江淮糧免之。時鐵木迭兒過惡日彰，拜住悉以奏聞。帝悟，奪其官，仆其碑。奸黨鐵失等甚懼。帝在上都，夜寐不寧，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群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無以禳之。"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奸黨聞之益懼，乃生異謀。晉王也孫帖木兒時鎮北邊，鐵失潛遣人至王所，告以逆謀，約事成推王爲帝。王命囚之，遣使赴上都告變，未至，車駕南還，次南坡，鐵失與赤斤鐵木兒等夜以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殺拜住，遂弒帝於行幄。晉王即位，鐵失等伏誅。詔有司備儀衛，百官耆宿前導，輿拜住畫相於海雲寺，大作佛事，觀者萬數，無不嘆惜泣下。

夏六月，拜住考慮到海運糧食比照世祖時一下增加了好幾倍，現在江南民力非常貧乏，而京城倉庫充足，上奏請求每年減少徵收二十萬石。皇帝於是將鐵木迭兒所增收江淮的糧食一起免掉。當時鐵木迭兒的罪惡日益暴露，拜住將它全都上奏。皇帝醒悟過來，追免他的官職，推倒他的墓碑。奸黨鐵失等人非常害怕。皇帝在上都，夜裏睡覺不得安寧，命令作佛事。拜住以國家財用不足作爲理由進諫阻止這件事。不久畏懼處死之人又暗中誘使衆僧上言："國家將要有危難，不作佛事、不大赦就無法禳除邪惡。"拜住大聲呵斥道："你們不過圖謀得到金子和絲帛而已，又想要庇護有罪的人嗎?"奸黨聽説後更加害怕，於是產生反叛的圖謀。晉王也孫帖木兒當時鎮守北部邊境，鐵失秘密派人到晉王處，把反叛的圖謀告訴晉王，約定事成後推舉晉王做皇帝。晉王命令把來人囚禁起來，派使者奔赴上都報告將有事變，未到，皇帝向南返回，暫時駐扎南坡，鐵失與赤斤鐵木兒等人在夜裏以自己所統領的阿速衛兵作外應，殺死拜住，繼而又在巡行的帳殿中殺了皇帝。晉王即位，鐵失等人被處死。詔令有關部門準備儀仗衛隊，百官老帥宿儒在前引導，車載拜住畫像到海雲寺，大作佛事，觀看之人數以萬計，没有人不嘆惜流淚。

拜住憂國忘家，常直内庭，知無不言。太官以酒進，則憂形于色。有盗其家金器百餘兩，他寶直巨萬，繼而獲盗得金，家僮來告，色無喜愠。自延祐末，水旱相仍，民不聊生。及拜住入相，振立紀綱，修舉廢墜，裁不急不務，杜僥倖之門，加惠兵民，輕徭薄斂。英宗倚之，相與勵精圖治。時天下晏然，國富民足，遠夷有古未通中國者皆朝貢請吏，而奸臣畏之，卒構禍難云。

拜住憂慮國事而忘記家事，經常在内庭值班，知道的没有不説的。太官把酒奉上，臉上便表現出憂慮的神色。有人偷盗他家金器一百多兩，其他珍寶價值數萬，繼而捕獲盗賊得到丢失的金器，家僮來報告，他臉上没有喜怒的表情。自延祐末年，水旱頻繁，民不聊生。等到拜住任丞相，治理振興已經廢弛的法度，減除不急迫的事務，杜絶僥幸求利的門徑，增加軍民的實惠，減輕他們的賦税徭役。英宗倚靠他，共同勵精圖治。當時天下太平，國富民足，連自古以來與中國没有交往的遠方夷邦，都來朝見上貢、甘願臣服，而奸臣畏懼他，終於構成了禍難。

母怯烈氏，年二十二，寡居守

母親怯烈氏，二十二歲時，就寡居守節。當

節。初，拜住爲太常禮儀院使，年方二十，吏就第請署字，適在後圃閲群戲，出稍後，母厲聲呵之曰："官事不治，若爾所爲豈大人事耶?"拜住深自克責。一日入内侍宴，英宗素知其不飲，是日强以數巵，既歸，母戒之曰："天子試汝量，故强汝飲。汝當日益戒懼，無酣于酒。"又常代祀睿宗原廟，歸侍左右，母問之曰："真定官府待汝若何?"對曰："所待甚重。"母曰："彼以天子威靈、汝先世勛德故耳，汝何有焉?"拜住之賢，母之教也。後封東平王夫人。

初，拜住任太常禮儀院使，年齡剛二十歲，官吏前來府第請求簽字，適逢他在後面菜園觀看衆人游戲，出來稍晚，母親厲聲呵斥他："官家事務不治理，像你這種行爲難道是大人幹的事嗎?"拜住深加自責并更加克己。一日，入宫侍奉宴會，英宗素來知道他不飲酒，這一天皇帝拿數巵酒强迫他喝，回家後，母親告誡他説："天子試探你的酒量，所以强迫你飲酒。你應當日益警戒畏懼，不要沉湎於酒。"又常代替祭祀睿宗原廟，回來侍奉在母親身邊，母親問他説："真定官府對待你怎麽樣?"拜住回答説："對待我很尊重。"母親説："那是因爲天子的聲威英靈、你先世的功勞德行的原故啊，你有什麽作爲呢?"拜住的賢德，是母親教誨的。後來怯烈氏被封爲東平王夫人。

泰定初，中書奏丞相拜住盡忠效節，殞于群凶，乞賜褒崇以光後世。制贈清忠一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獻。至正初，改至仁孚道一德佐運功臣，餘如故。子篤麟鐵穆爾。

泰定初，中書上奏皇帝陳述丞相拜住效忠皇帝，亡於衆暴徒之手，請求賜給封號以便光耀後世。皇帝命令追贈清忠一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號忠獻。至正初，改爲至仁孚道一德佐運功臣，其餘如故。子篤麟鐵穆爾。

# 元史卷一百三十七

## 列傳第二十四

### 察罕　伯德那

察罕，西域板勒紇城人也。父伯德那，歲庚辰，國兵下西域，舉族來歸。事親王旭烈，授河東民賦副總管，因居河中猗氏縣，後徙解州。贈榮禄大夫、宣徽使、柱國、芮國公。

察罕，西域板勒紇城人。父親叫伯德那，庚辰年，國家軍隊攻下西域，帶領全族來歸附。伯德那事奉親王旭烈，授任河東民賦副總管，因此居住在河中猗氏縣，後來遷移至解州。追贈榮禄大夫、宣徽使、柱國、芮國公。

察罕魁偉穎悟，博覽强記，通諸國字書，爲行軍府奥魯千户。奥魯赤參政湖廣，辟爲蒙古都萬户府知事。奥魯赤進平章，復辟爲理問，政事悉委裁决，且令諸子受學焉。至元二十四年，從鎮南王征安南，師次瀘江。安南世子遣其叔父詣軍門自陳無罪，王命察罕數其罪而責之，使者辭屈，世子舉衆逃去。二十八年，授樞密院經歷。未幾從奥魯赤移治江西。寧都民言："某鄉石上雲氣五色，有物焉，視之玉璽也。不以兵取，恐爲居人所有。"衆惑之。察罕曰："妄也，是必構害仇家者。"核問之果然。前後從奥魯赤出入湖廣、江西兩省，凡二十一年，多著勛績。

察罕體魄魁偉、聰慧過人，博覽强記，通曉各國文字，任行軍府奥魯千户。奥魯赤參政湖廣，徵召察罕爲蒙古都萬户府知事。奥魯赤進任平章政事，又徵召爲理問，政事全都委托察罕裁决，并且命令諸子從師察罕學習。至元二十四年，跟隨鎮南王征討安南，軍隊臨時駐扎瀘江。安南太子派遣他的叔父到軍營陳述安南無罪，鎮南王命察罕數説他們的罪行并加以譴責，使者無話可答，太子帶着所有部下逃走。二十八年，察罕授任樞密院經歷。不久隨奥魯赤調往治理江西。寧都百姓説："某鄉村石頭上漂浮着五色雲氣，在那雲氣中有一物，察看它原是玉璽。如果不派兵去取，恐怕會被住在那裏的人所有。"大家對此感到迷惑。察罕説："胡説，這一定是設計陷害仇家的。"查驗訊問這件事，確實像察罕説的那樣。前後隨奥魯赤出入湖廣、江西兩省，總共二十一年，勛績卓著。

成宗大德四年，御史臺奏僉湖南憲司事，中書省奏爲武昌路治中。丞相哈剌哈孫曰："察罕廉潔，固宜居風憲。然武昌大郡，非斯人不可治。"竟除武昌。廣西妖賊高仙道以左道惑衆，平民詿誤者以數千計。既

成宗大德四年，御史臺上奏任命察罕爲僉湖南憲司事，中書省上奏任命他爲武昌路治中。丞相哈剌哈孫説："察罕廉潔，本應官居御史臺。然而武昌是大郡，非此人不能治理。"終於除任武昌。廣西妖賊高仙道用旁門左道迷惑衆人，被連累的平民有數千人。失敗後，湖廣行省命令察

敗，湖廣行省命察罕與憲司雜治之，鞫得其情，議誅首惡數人，餘悉縱遣，且焚其籍。衆難之。察罕曰："吾獨當其責，諸君無累也。"以治最聞，擢河南省郎中。

成宗崩，仁宗自藩邸入誅群臣之爲異謀者，迎武宗于邊。河南平章囊加台薦察罕，即驛召至上都，賜厩馬二匹、鈔一千貫、銀五十兩，曰："卿少留，行用卿矣。"武宗即位，立仁宗爲皇太子，授察罕詹事院判，進僉詹事院事，賜銀百兩、錦二匹。遣先還大都立院事。仁宗至，謂曰："上以故安西王地賜我，置都總管府，卿其領之，慎揀僚屬，忽以詹事位高不屑此也。進卿秩資德大夫。"察罕叩頭謝曰："都府之職，敢不恭命，進秩非所敢當。"固辭，改正奉大夫，授以銀印。

至大元年，閱户口江南諸省，還進太子府正，加昭文館大學士，遷家令。武宗崩，仁宗哀慟不已。察罕再拜啓曰："庶民修短，尚云有數，聖人天命，夫豈偶然。天下重器懸於殿下，縱自苦，如宗廟太后何？"仁宗輟泣曰："曩者大喪必命浮屠。何益？吾欲發府庫以賑鰥寡孤獨，若何？"曰："發政施仁，文王所以爲聖。殿下行之幸甚。"東宫故有左右衛兵，命囊加台、察罕總右衛，且令審擇官屬。

仁宗即位，拜中書參知政事，但總持綱維，不屑細務，識者謂得大臣體。帝嘗賜枸杞酒，曰："以益卿壽。"又語宰相曰："察罕清素，可賜金束帶、鈔萬貫。"前後賞賚不可勝計。皇慶元年，進榮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議中書省事。乞歸解州立碑先塋，許之。暮年，居德安白雲山别

罕與憲司共同懲處他們，審訊得到他們的實情，商議處死首惡數人，其餘都被釋放遣返，并且焚燒掉登記册。大家詰責他。察罕説："我一人承擔責任，各位不會受牽連。"他因懲治之功最大而出名，擢升河南省郎中。

成宗逝世，仁宗從皇子府邸入宫誅殺群臣中有異謀的人，在邊境迎接武宗。河南平章囊加台舉薦察罕，立即通過驛站徵召察罕到上都，賞賜厩馬二匹、錢鈔一千貫、銀子五十兩，對他説："你稍留候，將要任用你。"武宗即位，立仁宗爲皇太子，授任察罕爲詹事院判，進任僉詹事院事，賞賜銀子一百兩、錦二匹。派遣他先回大都主持院事。仁宗來到大都對他説："皇上把故安西王之地賞賜給我，設置都總管府，你統領它，慎重選擇屬下官員，不要因詹事的職位高而不屑此職。晋升你的官階爲資德大夫。"察罕叩頭致謝説："都府的官職，敢不奉命，晋升官階不敢擔當。"堅决辭謝，改任正奉大夫，授予銀印。

至大元年，察罕到江南各省審閲户口，回來後晋升太子府正，加領昭文館大學士，遷任家令。武宗逝世，仁宗痛哭不止。察罕一拜又拜陳述道："平民壽命長短，尚且説有命運决定，皇帝的壽命，難道偶然如此。國家社稷依賴殿下，即使痛苦自己，對宗廟太后又有何用？"仁宗停止哭泣，説："從前皇家喪禮必定差使僧人，有何益處？我想要散發府庫錢糧來救濟鰥寡孤獨，怎麽樣？"察罕説："處置政務恩惠仁愛，文王因此成爲聖人。殿下施行賑濟實在值得慶幸。"東宫原有左右衛兵，命令囊加台、察罕統領右衛，并且命令他們審慎選擇官屬。

仁宗即位，拜任察罕中書參知政事，僅統管主持法度道德，不介意瑣事，有見識的人説他與其身份相符。皇帝曾賞賜他枸杞酒，説："用它來增加你的壽命。"又告訴宰相説："察罕清廉，可以賞賜金束帶、錢鈔一萬貫。"前後賞賜之物不可勝計。皇慶元年，晋任榮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議中書省事。察罕請求回解州去給祖先墳塋樹立墓碑，皇帝允許了。晚年，住在德安白

墅，以白雲自號。嘗入見，帝望見曰："白雲先生來也。"其被寵遇如此。帝嘗問張良何如人，對曰："佐高帝，興漢，功成身退，賢者也。"又問狄仁傑，對曰："當唐室中衰，能卒保社稷，亦賢相也。"因誦范仲淹所撰碑詞甚熟。帝嘆息良久曰："察罕博學如此邪。"嘗譯《貞觀政要》以獻。帝大悦，詔繕寫遍賜左右。且詔譯《帝範》。又命譯《脱必赤顔》名曰《聖武開天紀》，及《紀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書，俱付史館。嘗以病請告，暨還朝，帝御萬歲山圓殿，與平章李孟入謝。帝曰："白雲病愈邪?"頓首對曰："老臣衰病，無補聖明，荷陛下哀矜，放歸田里，幸甚，不覺沉疴去體爾。"命賜茵以坐。顧李孟曰："知止不辱，今見其人。朕始以答剌罕、不憐吉台、囊加台等言用之，誠多裨益。有言察罕不善者，其人即非善人也。"又語及科舉并前古帝王賜姓命氏之事，因賜察罕姓白氏。

雲山别墅，用白雲作爲自己的號。曾入宫朝見，皇帝從遠處看見他説："白雲先生來了。"他受到的寵愛與款待由此可見。皇帝曾問張良是怎樣的人，察罕回答説："輔佐漢高祖，興起漢朝，功成身退，是賢者。"又問狄仁傑是什麽人，回答説："正當唐朝皇室中途衰落，他能够最終保住社稷，也是賢相。"於是背誦范仲淹所撰寫的碑詞，非常熟練。皇帝嘆息許久説："察罕如此博學啊。"曾翻譯《貞觀政要》來進獻。皇帝非常高興，詔令繕寫賜予所有近臣。并且詔令他翻譯《帝範》。又命令他將《脱必赤顔》翻譯後名叫《聖武開天紀》，以及翻譯《紀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書，都交付史館。察罕曾因病請求告假，回到朝廷後，皇帝御臨萬歲山圓殿時，他與平章李孟入朝拜謝。皇帝説："白雲你的病好了嗎?"察罕叩頭説："老臣衰弱有病，無補於皇上的聖明，蒙受陛下的哀憐，放回故鄉，實在幸運，不知不覺重病就痊愈了。"皇帝命令賜褥墊讓他坐下。回視李孟説："適可而止不受屈辱，現在見到這種人了。朕依照答剌罕、不憐吉台、囊加台等人之言任用他，確實得到很多益處。有説察罕不好的人，這個人就不是好人。"又談到科舉與前古帝王賜姓氏的事情，於是賜察罕以白氏爲姓。

初，察罕生於河中，其夜，天氣清肅，月白如晝。相者賀曰："是兒必貴。"國人謂白爲察罕，故名察罕。察罕天性孝友，田宅之在河中者，悉分與諸昆弟。昆弟貧來歸者，復分與田宅奴婢，縱奴爲民者甚衆。故人多稱長者。既致仕，優游八年，以壽終。

當初，察罕誕生在河中，這天夜裏，天氣清爽幽静，月白如晝。相面的人説："此兒必定尊貴。"國人説白爲察罕，因此取名叫察罕。察罕天性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在河中的田宅，都分給各個兄弟。兄弟貧窮來投靠的，又分給他田宅奴婢，釋放奴隸成爲庶民的非常多。因此人們多稱他爲長者。退休後，悠閑自得地生活了八年，最後無疾而死。

子外家奴，太中大夫、武岡路總管；李家奴，早卒；忽都篤，承直郎、高郵府判官。孫九人，仕者二人：闊闊不花、哈撒。

子外家奴，太中大夫、武岡路總管；李家奴，早亡；忽都篤，承直郎、高郵府判官。孫九人，做官的有二人：闊闊不花、哈撒。

**曲樞　伯都　伯帖木兒**

曲樞，西土人。曾祖達不台，祖阿達台，父質理花台，世贈功臣，追

曲樞，西土人。曾祖父達不台，祖父阿達台，父親質理花台，世代追贈功臣，追封王爵。

封王爵。

曲樞七歲失怙恃。既壯，沉密静專，爲徽仁裕聖皇太后宫臣。仁宗幼時，以曲樞可任保傅，左右擁翼。曲樞入則佐視食飲，出則抱負游衍，鞠躬盡力，夙夜匪懈。大德三年，武宗總戎北邊。九年，讒人亂國。仁宗侍皇太后之國于懷，未幾，復之雲中，連年奔走不暇。曲樞櫛風沐雨，跋涉艱險，無倦色。

成宗崩，仁宗奉太后入朝，殲奸黨，迎武宗即皇帝位，仁宗爲皇太子，天下以安。拜曲樞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行大司農。未幾，進光禄大夫，領詹事院事，加特進，封應國公。至大元年，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依前大司農、應國公。進太子太保，領典醫監事。四年，授太保、録軍國重事、集賢大學士，兼大司農，領崇祥院、司天臺事，官爵勛封如故。後以疾薨于位。

子二人。長伯都，大德十一年特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遷中奉大夫、典寶監卿，加資德大夫、治書侍御史。至大元年，升榮禄大夫，遥授中書平章政事，改侍御史。明年，拜中書參知政事，進右丞，年三十二而卒。子咬住。

次伯帖木兒，大德十一年，特授正議大夫、懷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諸軍奥魯管内勸農事，改府正。至大二年，遷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尚書省參知政事。明年，入爲太子家令，遷正奉大夫。明年，遷資德大夫、大都留守，兼少府監。擬擢侍御史，改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未幾復爲大都留守，兼少府監、武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

曲樞七歲失去父母。長大後，深沉慎密嫻静專一，任徽仁裕聖皇太后的宫臣。仁宗年幼時，因曲樞可以任保傅之職，讓他在身邊保護。曲樞入内就幫助照顧飲食，出外便手抱肩負縱意游樂，竭盡心力，朝夕不懈怠。大德三年，武宗統領駐防北部邊境。九年，奸人搞亂國家。仁宗隨皇太后前往懷州封地，不久，又前往雲中，連年奔走不得空閑。曲樞不避風雨，跋涉艱險，毫無疲容。

成宗逝世，仁宗侍奉太后入朝，殲滅奸黨，迎接武宗即皇帝位，仁宗爲皇太子，天下得以安寧。拜授曲樞爲榮禄大夫、平章政事，兼代大司農之職。不久，晋升光禄大夫，統管詹事院事，加特進，封應國公。至大元年，拜授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依前職仍任大司農、應國公。晋升太子太保，統管典醫監事。四年，授任太保、録軍國重事、集賢大學士，兼任大司農，統管崇祥院、司天臺事，官爵勛封如故。後來因病亡故於任上。

子二人。長子伯都，大德十一年特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遷任中奉大夫、典寶監卿，加領資德大夫、治書侍御史。至大元年，升任榮禄大夫，遥授中書平章政事，改任侍御史。次年，拜授中書參知政事，晋任右丞，三十二歲時死亡。子咬住。

次子伯帖木兒，大德十一年，特授正議大夫、懷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諸軍奥魯管内勸農事，改任府正。至大二年，遷任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尚書省參知政事。次年，入宫任太子家令，遷任正奉大夫。次年，遷任資德大夫、大都留守，兼任少府監。擬擢侍御史，改除任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不久復任大都留守，兼任少府監、武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皇慶元年，加領榮禄大夫。子二人：桓澤都，鑾子。

皇慶元年，加榮禄大夫。子二人：桓澤都，蠻子。

**阿禮海牙　野訥**

阿禮海牙，畏吾氏，集賢大學士脱列之子也。兄野訥，事仁宗於潛邸。大德九年，仁宗奉興聖太后出居懷州。從者單弱，多懷去計。野訥獨無所畏難。成宗崩，權臣阿附中宫，不遣使告哀宗藩。仁宗有聞，將自懷州入京，宫臣或持不可。野訥屏人密啓曰："天子晏駕而皇子已早卒，天下無主，邪謀方興。懷寧王及殿下，世祖、裕皇賢孫，人心所屬久矣。宜急奉太母入定大計，邪謀必止。迎立懷寧王以正神器，在此行矣。"仁宗即白太后，以二月至京師，遂誅柄臣二人，遣使迎武宗。武宗即位，召野訥，賜玉帶，授嘉議大夫、秘書監。仁宗居東宫，兼太子右庶子，遷侍御史、崇祥院使，兼將作院使。閩有綉工，工官大集民間子女居肆督責，吏因爲奸利，野訥奏罷之，閩人感悦。尋兼太醫院使。仁宗即位，請召文武老臣，咨以朝政。又請以中都苑囿還諸民。拜樞密院副使，進同知樞密院事。命爲中書平章政事，辭不拜。野訥之在臺及侍禁中，於國家事有不便，輒言之，言無不納。然韜晦惡盈，不泄於外。延祐四年卒，年四十。贈推誠保節翊運功臣、金紫光禄大夫、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趙國公，謚忠靖。

阿禮海牙，畏吾氏，是集賢大學士脱列的兒子。兄野訥，事奉仁宗於皇子府邸。大德九年，仁宗侍奉興聖太后離開京城居住懷州。跟隨的人孤單薄弱，大多心懷離去的打算。惟獨野訥對艱難無所畏懼。成宗逝世，有權勢的大臣逢迎依附皇后，不派遣使者向宗室藩王奉告哀訊。仁宗聽到消息，打算從懷州入京，宫中屬臣有的認爲不能入京。野訥避開其他人秘密陳述説："天子逝世而皇子已經早亡，國家没有君主，邪惡的圖謀正在興起。懷寧王和殿下，是世祖、裕皇的賢孫，人心所歸許久了。應緊急侍奉太母入京决定國家大政方針，邪惡的圖謀就必定會被阻止。迎接懷寧王即位以便端正皇位，就在此行了。"仁宗立即禀告太后，於二月到達京城，便處死掌權大臣二人，派遣使者迎接武宗。武宗即位，徵召野訥，賜玉帶，授任嘉議大夫、秘書監。仁宗居於東宫，野訥兼任太子右庶子，遷任侍御史、崇祥院使，兼任將作院使。閩有綉工，工官大量徵集民間子女居住於集市貿易之處，進行督察責罰，官吏據以求取不正當的利益，野訥上奏免除此事，閩人感激高興。不久兼任太醫院使。仁宗即位，野訥請求召集文武老臣，咨詢朝政。又請求把中都苑囿歸還給百姓。拜授樞密院副使，晋任同知樞密院事。命他任中書省平章政事，他辭謝不拜。野訥在臺署和宫中服務時，對於國家有不利的事情，總是進言指出，皇帝對他的意見没有不采納的。然而他隱匿聲迹、厭惡自滿，不向外泄密。延祐四年亡故，享年四十歲。追贈推誠保節翊運功臣、金紫光禄大夫、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趙國公，謚號忠靖。

阿禮海牙亦早事武宗、仁宗，爲宿衛，以清慎通敏與父兄并見信任。十餘年間，揚歷華近，入侍帷幄，出踐省闥，廷無間言。至治初，出爲平章政事，歷鎮江浙、湖廣、河南、陝西四省，皆有惠政，汴人尤懷思之。

阿禮海牙也早已事奉武宗、仁宗，爲宿衛，因清廉謹慎博識聰慧與父兄一起受到信任。十餘年間，歷任多爲顯貴而親近皇帝之職，入則侍奉於中樞軍帳，出則登臨於宫禁之門，朝廷没有嫌隙之言。至治初，出任平章政事，先後鎮守江浙、湖廣、河南、陝西四省，都有惠政，汴人尤

歸朝拜翰林學士承旨。丁父憂，解官家居。

天曆元年秋，文宗入承大統。阿禮海牙即易服南迎，至於汴郊見焉。帝命復鎮汴省。時當艱難之際，阿禮海牙高價糴粟，以峙糧儲，命近郡分治戎器，閱士卒，括馬民間，以備不虞。先是，文宗即位之詔已播告天下，而陝西官府結連靖安王等起兵，東擊潼關。阿禮海牙開府庫，量出鈔二十五萬緡，屬諸行省參政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户朵列圖、廉訪副使萬家閭犒軍河南以禦之。令都鎮撫卜伯率軍吏巡行南陽、高門、武關、荆子諸隘，南至襄、川二江之口，督以嚴備。萬户博羅守潼關，不能軍。是月二十五日，只兒哈率小汪總帥、脱帖木兒萬户等之兵，突出潼關，東掠閿鄉，被靈寶，蕩陝州、新安諸郡邑，放兵四劫，迤邐前進。河南告急之使狎至，而朵列圖亦以兵寡爲言。

十月一日，阿禮海牙集省憲官屬，問以長策，無有言者。阿禮海牙曰："汴在南北之交，使西人得至此，則江南三省之道不通于畿甸，軍旅應接何日息乎。夫事有緩急輕重，今重莫如足兵，急莫如足食。吾徵湖廣之平陽、保定兩翼軍，與吾省之鄧新翼、廬州、沂、郯炮弩手諸軍，以備虎牢；裕州哈剌魯、鄧州孫萬户兩軍，以備武關、荆子口。以屬郡之兵及蒙古兩都萬户、左右兩衛、諸部丁壯之可入軍者，給馬乘貲裝，立行伍，以次備諸隘。芍陂等屯兵本自襄、鄧諸軍來田者，還其軍，益以民之丁壯，使守襄陽、白土、峽州諸隘。别遣塔海以備自蜀至者，以汴、汝、荆、襄、兩淮之馬以給之，府庫不足，則命郡縣假諸殷富之家。安豐

其懷念他。還朝後拜任翰林學士承旨。遭父親逝世離職，回家居喪。

天曆元年秋，文宗入宫繼承皇位。阿禮海牙便換上禮服到南邊迎接，到達汴郊朝見文宗。皇帝命他再次鎮守汴省。當時正值艱難之際，阿禮海牙高價買入糧食，以便增加糧食儲備，命令附近各郡分别置辦兵器，檢閲士兵，搜求民間的馬匹，以備不測。在此之前，文宗即位的詔書已經布告天下，而陝西官府勾結聯合靖安王等起兵，向東攻擊潼關。阿禮海牙打開府庫，計算出錢鈔二十五萬貫，托付行省參政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户朵列圖、廉訪副使萬家閭到河南犒勞軍隊，以便防禦叛軍。命令都鎮撫卜伯率軍吏巡行南陽、高門、武關、荆子各關隘，向南到達襄、川二江的通道，監督駐軍嚴加防備。萬户博羅防守潼關，指揮無能。這月二十五日，只兒哈率領小汪總帥、脱帖木兒萬户等軍隊，衝出潼關，向東奪取閿鄉，衝開靈寶，廓清陝州、新安各郡邑，放任軍隊四處搶劫，曲折地前進。河南告急的使者接連到來，而朵列圖也以兵少作爲藉口。

十月一日，阿禮海牙聚集省憲屬下官吏，詢問高明的計策，没有説話的人。阿禮海牙説："汴在南北之交，假使西邊的人得以到此地，那麽江南三省的道路就與京城地區不通，戰争接連不斷，何日平息呢？事有輕重緩急，現在重要的莫如充實軍隊，急迫的莫如補足軍糧。我徵調湖廣的平陽、保定兩翼軍隊，與我省之鄧新翼、廬州、沂、郯炮弩手各軍，在虎牢防備；調裕州哈剌魯、鄧州孫萬户兩軍，在武關、荆子口防備。將屬郡的士卒和蒙古兩都萬户、左右兩衛、各部的青壯男子可以加入軍隊的人，供給他們車馬財物裝備，建成軍隊，有秩序地在各關隘駐扎防備。在芍陂等地從事屯墾的士兵原是從襄陽、鄧州各軍隊來的，都讓他們返回軍隊，并補充百姓中的青壯男子，命他們鎮守襄陽、白土、峽州各關隘。另外派遣塔海來防備從蜀來的敵軍，把汴、汝、荆、襄、兩淮的馬匹供給他使用，府庫儲備不足，便命令郡縣向富裕之家借取。安豐等

等郡之粟，泝黄河運至于陜，糴諸汴、汝，近郡者，則運諸滎陽以達於虎牢。吾與諸軍各奮忠義以從王事，宜無不濟者。”衆曰：“唯。”命即日部分行事。自伯顔不花王以下省都事李元德等，凡省之屬吏與有官而家居者，各授以事而出。廉訪使董守中、僉事沙沙在南陽，右丞脱帖木兒、廉訪使卜顔在虎牢，分遣兵馬以聽其調用。餽餉之行，千車相望，阿禮海牙親閲實之，必豐必良，信以期會。自虎牢之南至於襄、漢，無不畢給。蓋爲粟二十萬石，豆如之，兵甲五十五萬，芻萬萬。是時，朝廷置行樞密院以總西事。襄、漢、荆湖、河南郡縣皆缺官，阿禮海牙便宜擇材以處之，朝廷皆從其請。

是月，西兵逼河南，行院使來報，曰：“西人北行者度河中以趨懷、孟、磁；南行者帖木哥，過武關，掠鄧州而殘之，直趨襄陽，攻破郡邑三十餘，横絶數千里，所過殺官吏，焚廬舍，虜民人婦女財物，賊虐殄盡，西結囊家觧以蜀兵至矣。”阿禮海牙益督餉西行，遣行院官塔海領兵攻帖木哥，而又設備於江、黄，置鐵繩於峽口，作舟艦以待戰。十九日，師與西兵遇於鞏縣之石渡，而湖廣所徵太原之兵最爲可用。甫至，未及食，或趣之倍道以進，轉戰及暮，兩軍殺傷與墮澗谷死者相等，而虎牢遂爲敵有。兵儲巨萬，阿禮海牙盡其心、民殫其力者，一旦悉亡焉。行省院與諸軍斂兵退。二十二日至汴，民大恐。阿禮海牙前後遣使告于朝，輒爲也先捏留不遣，不得朝廷音問已二十日，阿禮海牙亦憂之，親出行撫其民。乃修城闕以備衝突，立四門以通往來，戒卒伍以嚴守衛。時雖甚危急，阿禮

郡的糧食，溯黄河而上運到陜州，從汴、汝買入糧食，附近之郡便將這些糧食運到滎陽以便送軍糧到虎牢。我與各軍都發揚忠義致力於君國大事，理應無不成功的。”大家説：“是。”阿禮海牙命令即日部署實行。從伯顔不花王以下的省都事李元德等人，凡是省之屬吏與有官職而在家居住的人，都授給任務出來工作。廉訪使董守中、僉事沙沙在南陽，右丞脱帖木兒、廉訪使卜顔在虎牢，分别派來兵馬聽從調遣徵用。運送軍餉的隊伍，衆多車馬彼此相連，阿禮海牙親自查對核實，必須量足質好，確實按約期聚集。從虎牢往南到襄陽、漢口，無不充分供應。大約運送糧食二十萬石，豆子也如此多，兵器鎧甲五十五萬件，草料巨萬。此時，朝廷設置行樞密院來統領西部事務。襄陽、漢口、荆湖、河南的郡縣都缺少官吏，阿禮海牙根據情况選才安排任職，朝廷都依從他的奏請。

此月，西邊軍隊逼近河南，行院派人來報告説：“西邊人向北行進的軍隊過河中而趨向懷、孟、磁；向南行進的帖木哥，過了武關，奪取了鄧州并摧毁了它，一直奔向襄陽，攻破郡邑三十餘，横斷數千里，所過之處殺死官吏，焚燒房屋，擄掠百姓婦女財物，殘害殺盡，向西勾結囊家觧帶領蜀兵來到。”阿禮海牙加緊督促向西運送軍餉，派遣行院官塔海率領軍隊進攻帖木哥，而且又在江、黄設置防備，在峽口安置鐵繩，建造艦船等待戰鬥。十九日，軍隊在鞏縣的石渡與西兵相遇，湖廣所徵募的太原士兵最能作戰。纔到，没等吃飯，有人催促他們兼程行軍，轉戰到天黑，兩軍被殺傷與墮落山澗山谷的人相等，而虎牢終於被敵軍占有。阿禮海牙竭盡心思、衆民竭盡力量聚集巨萬的軍備，一下子全都喪失了。行省院與各軍收兵撤退。二十二日到汴，百姓非常恐懼。阿禮海牙前後派遣使者向朝廷報告，總是被也先捏稽留不放回，不得朝廷音訊已經二十日，阿禮海牙也憂慮這件事，親自出行安撫當地百姓。於是修整城樓以防敵軍衝入，建立四門以便往來通暢，命令軍隊嚴加守衛。當時雖然非常危急，阿禮海牙早晚出入，聲色不變，怡然自得

海牙朝夕出入，聲色不動，怡然如平時，衆賴以安。

十一月六日，西師逼城將百里而近，阿禮海牙召行院將帥、憲司與凡在官者，而告之曰："吾荷國厚恩，唯有一死以報上耳。行院之出，唯敵是圖，而退保吾城，不亦怯乎？然敵亦烏合之衆，何所受命而敢犯我乎？且吾甲兵非不堅勁，芻峙非不豐給，而弗利者，太平日久，將校不知兵，吏士不練習，彼所以得披猖至此。彼誠知我聖天子之命，則衆沮而散爾，何足慮乎。吾今遣使告于朝，請降詔大赦脅從詿誤。比詔下，先募士，以即位詔及朝廷招諭之文入其軍，明示利害。吾整大軍西嚮以征之，别遣驍將率精騎數千上龍門，繞出其後，使之進無所投，退無所歸，成擒於鞏、洛之間必矣。而我軍所獲陝西官吏，命有司羈而食之，一無所戮。"衆曰："諾，唯命。"即日與行院整兵南薰門外以行。

會有使者自京師還，言齊王已克上都，奉天子寶璽來歸，刻日至京矣。阿禮海牙乃置酒高會於省堂以賀，發書告屬郡，報諸江南三省，而募士得蘭住者齎書諭之。西人猶搒掠蘭住，訊以其實，而朝廷亦遣都護月魯帖木兒從十餘人奉詔放散西軍之在虎牢者。西人殺其從者之半，械都護以送諸荆王所。荆王時在河南之白馬寺，以是西人雖未解散，各已駭悟。又聞行省院以兵至，猶豫不敢進。朝廷又使參政馮不花親諭之，乃信服。靖安王遣使四輩與蘭住來請命，逡巡而去，難平。阿禮海牙乃解嚴報捷，斂餘財以還民，從陝西求民人之被俘

如平時一樣，大家依賴他得以心安。

十一月六日，西邊軍隊距城墻衹有百里遠而且繼續逼近，阿禮海牙召來行院將帥、憲司與所有在官者，告訴他們説："我承蒙國家厚恩，衹有一死來報答皇上了。行院出征，是爲殺敵，如果退却來保護我們的城，不是太膽怯了嗎？然而敵人也是烏合之衆，他們接受哪裏的命令而竟敢侵犯我呢？況且我們的武備不是不堅强有力，糧草儲備不是不充實豐足，而不順利的原因，是太平日子長久，將校不懂軍事，官兵不操練，他們西邊人因此得以猖狂到這種程度。他們如果知道我聖明天子的命令，那麽衆兵就會氣勢沮喪而潰散，有什麽可憂慮的呢？我現在派遣使者報告於朝廷，請求降詔大赦脅從牽連之人。等到詔令下來，先徵召士人，拿着即位詔書與朝廷招諭文書進入他們的軍隊，明確告訴他們利害。我組織大軍向西征討他們，另外派遣驍勇將軍率領數千精鋭騎兵上龍門，繞道出現在他們後面，使他們前進無投奔之處，後退無返回之路，在鞏、洛之間完全擒獲他們就必定無疑了。而我軍所俘獲的陝西官吏，命令有關部門關押起來并給他們飯吃，一個也不殺死。"大家説："是，聽從您的命令。"即日與行院在南薰門外組織軍隊出征。

適逢有使者從京城回來，説齊王已經攻克上都，捧着皇帝的寶璽回來，將在規定的日期内到達京城。阿禮海牙便備下酒在省堂舉行盛大宴會慶賀，發文書通知所屬各郡，告知江南三省，而徵召士人得到一名叫蘭住的人，讓他送文書去曉諭西邊人。西邊人便鞭打蘭住，訊問他實際情況，而朝廷也派遣都護月魯帖木兒及隨從十餘人奉詔遣散西邊軍隊中在虎牢的人。西邊人殺死他的一半隨從，械押都護送到荆王之處。荆王當時在河南的白馬寺，因此西邊人雖未放走都護等人，也都有所畏懼醒悟。又聽到行省院派兵來到，便猶豫不敢前進。朝廷又命參政馮不花親自告訴他們，這纔信服。靖安王派遣四位使者與蘭住一同來請求保全性命，傾刻西邊軍隊離去，國難平息。阿禮海牙這纔解除戒嚴報捷，收斂遺留

掠者歸其家，凡數千人。陝西官吏被獲者，皆遣還其所。

下的財物還給百姓，在陝西找被俘獲搶去服役的百姓，并送他們回家，總共有數千人。俘獲的陝西官吏，都遣回他們的任所。

阿禮海牙自始至鎮，迨乎告功，居汴省者數月。後以功遷陝西行御史大夫，復拜中書省平章政事。

阿禮海牙從開始到此地鎮守，一直到事成後上報，居住在汴省的時間有幾個月。後來因功遷任陝西行御史大夫，復拜中書省平章政事。

**奕赫抵雅爾丁**

奕赫抵雅爾丁字太初，回回氏。父亦速馬因，仕至大都南北兩城兵馬都指揮使。

奕赫抵雅爾丁字太初，回回氏。父親亦速馬因，官至大都南北兩城兵馬都指揮使。

奕赫抵雅爾丁幼穎悟嗜學，所讀書一過目即終身不忘。尤工其國字語。初爲中書掾，以年勞授江西行省員外郎，入爲吏部主事，不再閱月，固辭。擢刑部員外郎，四方所上獄，反復披閱成牘，多所平反。遷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僉事，不赴。改中書右司員外郎，尋升郎中。

奕赫抵雅爾丁幼年聰慧超人、酷愛學習，所讀書一旦過目就終身不忘。尤其精通他們國家的語言文字。初任中書掾，因任職期間的勞績授任江西行省員外郎，入京任吏部主事，不必再次經過月選，他堅決推辭。擢升刑部員外郎，各地所呈上的獄訟，他反復披閱已辦完的案卷，大多被平反。遷任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僉事，不赴任。改任中書右司員外郎，不久升郎中。

一日，與同列共議獄，有異其說者，奕赫抵雅爾丁曰："公等讀律，苟不能變通以適事宜，譬之醫者，雖熟於方論，而不能切脉用藥，則於疾痛奚益哉。"同列雖不平，識者服其爲名言。大德八年肆赦，廷議惟官吏因事受賕者不預。奕赫抵雅爾丁曰："不可。恩如雨露，萬物均被，贓吏固可嫉，比之盗賊則有間矣。宥盗而不宥吏，何耶？"

一日，與同事商議獄訟，有人與他意見不同，奕赫抵雅爾丁說："你們習讀法律，如果不能根據實際情況靈活運用以適應具體事情，譬如醫生，雖然熟習處方理論，却不能診脉用藥，那對於治療疾病有什麽益處呢？"同事雖不服氣，但有見識的人信服他的話并引以爲名言。大德八年實行大赦，朝廷商議祇有官吏中因事受賄之人不予赦免。奕赫抵雅爾丁說："不可以。皇恩如雨露，萬物都要涉及的，贓官固然可恨，但與盗賊相比有所不同。赦免盗賊而不赦免官吏，爲什麽？"

刑部嘗有獄事，上讞既論决，已而丞相知其失，以譴右司主者。奕赫抵雅爾丁初未嘗署其案，因取成案閱之，竊署其名於下。或訝之曰："兹獄之失，公實不與，丞相方譴怒而公反追署其案，何也？"奕赫抵雅爾丁曰："吾偶不署此案耳，豈有與諸君同事而獨幸免哉。"丞相聞而賢之，同列因以獲免。

刑部曾有獄訟之事，上司平議已有判决，不久丞相知道它的錯誤，因此譴責右司主持人。奕赫抵雅爾丁起初未曾簽署這件獄案，因而取來辦理完的案卷查閱，偷偷地在最後簽上自己的名字。有人奇怪地說："此次獄訟的過失，你確實没有參預，丞相正在譴責，你反而追簽此案，爲什麽呢？"奕赫抵雅爾丁說："我是偶然没有簽署此案的，豈有將責任付與諸君同事而我單獨幸免呢。"丞相聽説後認爲他德才兼備，同事因此得以獲免。

遷左司郎中。時左司闕一都事，平章梁暗都剌謂奕赫抵雅爾丁曰："人之材幹固嘗有之，惟篤實不欺爲難得，公當以所知舉。"奕赫抵雅爾丁遂以王毅、李迪爲言，一時輿論莫不稱允。又嘗論朝士，如王仁卿、賈元播、高彦敬、敬威卿、李清臣輩可大用，時諸公處下僚，後皆如其言。遷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轉中奉大夫、集賢大學士。

遷任左司郎中。當時左司缺少一都事，平章梁暗都剌跟奕赫抵雅爾丁説："人的才幹固然有，惟獨忠厚老實不欺詐是難得的，你應當把你所瞭解的人舉薦上來。"奕赫抵雅爾丁便推薦了王毅、李迪，一時輿論没有不説他舉薦公允的。又曾議論朝廷官吏：如王仁卿、賈元播、高彦敬、敬威卿、李清臣這些人可以擔當大任，當時諸公職位低微，後來都像他議論的那樣。遷任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轉任中奉大夫、集賢大學士。

未幾，除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始視事，見以獄具陳列庭下甚備，問之，乃前官創製以待有罪者。奕赫抵雅爾丁蹙然曰："凡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廉得其情，則將服罪，獄具毋庸施也。"即屏去之。監憲一年，贓吏削迹。

不久，除任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開始任職，看見把監獄刑具陳列在廳堂下，非常完備，訊問此事，原是前任官員創製的，以便等待有罪之人來使用。奕赫抵雅爾丁皺着眉説："凡是逮捕到臬司的人，都是朝廷命官和有科舉出身的官吏，等到取得他們犯罪實情，便將要認罪，不用施加刑具。"立即撤掉了刑具。他監察法律一年，貪官污吏匿迹。

至大初元，立尚書省，拜參議尚書省事，召至京師，懇辭不就。改立中書省，復拜參議中書省事，亦以疾辭。延祐元年卒，年四十有七。

至大元年，設立尚書省，拜授參議尚書省事，召至京城，懇切推辭不任職。改立中書省，復拜參議中書省事，也因病推辭。延祐元年亡故，享年四十七歲。

### 脱烈海牙

脱烈海牙，畏吾氏。世居别失拔里之地。曾祖闊華八撒术，當太祖西征，導其主亦都護迎降。帝嘉其有識，欲官之，辭以不敏。祖八剌术，始徙真定，仕至帥府鎮撫。富而樂施，或貸不償，則火其券，人稱爲長者。父闍里赤，性純正，知讀書。

脱烈海牙，畏吾氏。世代居住别失拔里地區。曾祖父闊華八撒术，正當太祖西征時，引導他的君主亦都護迎接并投降太祖。皇帝贊許他有見識，想要任命他做官，他推辭説自己不才。祖父八剌术，開始遷移到真定，官職做到帥府鎮撫。他富有而好施捨，有人借貸不償還，他就把契約燒掉，人們稱呼他爲長者。父親闍里赤，性情篤厚正直，知道讀書。

脱烈海牙幼嗜學，警敏絶人。性整暇，雖居倉卒，未嘗見其急遽。喜從文士游，犬馬聲色之娱，一無所好。由中書宣使，出爲寧晋主簿。改隆平縣達魯花赤，均賦興學，劭農平訟，橋梁、水防、備荒之政，無一不舉。及滿去，民勒石以紀其政。拜監察御史。時江西胡參政殺其弟，訟

脱烈海牙年幼愛好讀書，敏捷超人。性情從容，雖然身處雜亂之中，未曾見他匆忙。喜歡跟從文士交游，犬馬聲色的娱樂，没有一樣是他所愛好的。由中書宣使，出任寧晋主簿。改任隆平縣達魯花赤，平均賦税、振興儒學，鼓勵農耕、平息訴訟，橋梁、水防、備荒等政務，無一不興辦。任滿離去之後，百姓刻石紀念他的政績。拜授監察御史。當時江西胡參政殺害他的弟弟，

久不决，脱烈海牙一訊竟伏其辜。出僉燕南道肅政廉訪司事，務存大體，不事苛察。在任六年，黜污吏百四十有奇。召爲户部郎中，轉右司員外郎，升右司郎中。贊畫之力居多。仁宗在東宫，知其嗜學，出秘府經籍及聖賢圖像以賜，時人榮之。母霍氏卒，哀毁骨立，事聞，賜鈔五萬貫，給葬事。起爲吏部尚書，量能敘爵，以平允稱。改禮部尚書，領會同館事。進中奉大夫、荆湖北道宣慰使。適峽人艱食，脱烈海牙先發廪賑之，而後以聞。朝議韙之。

官司很久没有判决，脱烈海牙僅一次審訊就使其服罪。出任僉燕南道肅政廉訪司事，致力於審察禮義等大節，而不苛求繁瑣的小節。在任六年，罷黜貪官污吏一百四十多人。召回京城任户部郎中，轉遷右司員外郎，升任右司郎中。輔佐策劃的功勞最多。仁宗在東宫，知道他愛好學習，取出秘府的經書典籍和聖賢圖像賜予他，當時的人們都仰慕他的榮耀。母親霍氏亡故，他悲傷過度以致形銷骨立，事情傳到朝廷，皇帝賜錢鈔五萬貫，供喪事之用。起用他爲吏部尚書，他量才以進爵，以公正適當受到贊揚。改任禮部尚書，統領會同館事。進升中奉大夫、荆湖北道宣慰使。適逢峽人鬧饑荒，脱烈海牙先散發倉糧救濟他們，然後纔將此事報告朝廷。朝廷評議認爲處理得好。

至治三年，遷淮東宣慰使。七月，以疾卒于廣陵，年六十有七，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恒山郡公。弟觀音奴，廉明材幹，亦仕至清顯云。

至治三年，遷任淮東宣慰使。七月，因病在廣陵去世，享年六十七歲。追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恒山郡公。弟觀音奴，廉潔聰明有才能，也爲官清廉而顯赫。

# 元史卷一百三十八

## 列傳第二十五

### 康里脱脱

康里脱脱，父曰牙牙，由康國王封雲中王，阿沙不花之弟也。

康里脱脱的父親叫牙牙。牙牙由康國王封爲雲中王，是阿沙不花的弟弟。

脱脱姿貌魁梧，少時從其兄斡秃蠻獵於燕南，斡秃蠻使歸獻所獲，世祖見其骨氣沉雄，步履莊重，嘆曰："後日大用之才，已生於今。"即命入宿衛。成宗初，丞相伯顔在北鄙，脱脱奉詔以名鷹賜伯顔。伯顔見之，驚問曰："汝爲何人子?"脱脱以實對，伯顔語之曰："吾老矣，他日可大用者，未見汝比。"

脱脱身材魁梧，少年時代跟隨他的哥哥斡秃蠻在燕南打獵，斡秃蠻讓脱脱回去將獵物獻給皇帝，世祖見脱脱氣質沉雄，步履莊重，慨嘆道："將來的大用之才，現在已經出生了。"世祖當即命令脱脱入宫爲宿衛。成宗初年，丞相伯顔在北部邊疆，脱脱奉詔賜名鷹給伯顔。伯顔見到脱脱，吃驚地問道："你是誰的兒子?"脱脱以實相告，伯顔對他説："我老了，將來能擔當大任的，没有能比得上你的。"

大德三年，武宗以皇子撫軍北鄙，脱脱從行。五年，叛王海都犯邊，脱脱從武宗討之。師次杭海，進擊海都，大破其衆，脱脱手斫一士之首，連背胛以獻，武宗壯之。兵之始交也，武宗鋭欲出戰，脱脱執轡力諫，武宗怒，揮鞭抶其手，不退，乃止。已而武宗與大將朵兒答哈語及之，朵兒答哈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首，如衣有領，脱有不虞，衆安所附?脱脱之諫可謂忠矣。"武宗深然之。

大德三年，武宗以皇子的身份跟隨皇帝出兵北部邊疆，脱脱跟隨着一同前往。大德五年，叛王海都侵犯邊界，脱脱跟隨武宗討伐海都。部隊駐扎在杭海，進攻海都的部隊，大敗其兵，脱脱手砍了一名士兵的頭顱，連同他的後背和肩膀進獻給武宗，武宗認爲這是壯舉。雙方的士兵剛剛交戰，武宗便急於出戰，脱脱拉住武宗的馬繮繩極力勸阻，武宗大怒，揮動馬鞭打脱脱的手，脱脱不後退，武宗纔停止。不久武宗與大將朵兒答哈談起這件事，朵兒答哈説："太子在軍隊中，如同身子之腦袋，如同衣服之領子，假如出現意外，衆人往哪裏去?脱脱的勸諫可稱得上忠誠啊。"武宗非常同意朵兒答哈的話。

成宗大漸，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稱疾卧直廬中。脱脱適以使事至京師，即俾馳告武宗以國恤，語在《阿沙不花傳》。

成宗病情加重，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聲稱有病躺在值宿的房舍。脱脱恰好作爲使臣來到京城，哈剌哈孫答剌罕便讓他飛馬報告武宗成宗已經去世。此事載於《阿沙不花傳》中。

時仁宗奉興聖太后至自懷孟，既

當時仁宗事奉興聖太后從懷孟到達京城，既

定内難，而太后以兩太子星命付陰陽家推算，問所宜立者，曰："重光大荒落有災，旃蒙作噩長久。"重光爲武宗年幹，旃蒙爲仁宗年幹。於是太后頗惑其言，遣近臣朵耳諭旨武宗曰："汝兄弟二人皆我所出，豈有親疏？陰陽家所言運祚修短，不容不思。"武宗聞之，默然，進脱脱而言曰："我捍禦邊陲，勤勞十年，又次序居長，神器所歸，灼然何疑。今太后以星命休咎爲言，天道茫昧，誰能豫知？設使我即位之後，所設施者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之言而乖祖宗之托哉！此蓋近日任事之臣，擅權專殺，恐我他日或治其罪，故爲是奸謀動摇大本耳。脱脱，汝爲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脱脱承命即行。武宗親率大軍由西道進，按灰由中道，床兀兒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從。

脱脱馳至大都，入見太后，道武宗所授旨以聞。太后愕然曰："修短之説雖出術家，爲太子周思遠慮乃出我深愛。貪慝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爲？"時諸王秃列等侍，咸曰："臣下翊戴嗣君，無二心者。"既而太后、仁宗屏左右，留脱脱與語曰："太子天性孝友，中外屬望。今聞汝所致言，殆有讒間。汝歸速爲我彌縫闕失，使我骨肉無間，相見怡愉，則汝功爲不細矣。"脱脱頓首謝曰："太母、太弟不煩過慮，臣侍藩邸歷年，頗見信任，今歸當即推誠竭忠以開釋太子。後日三宫共處，靡有嫌隙，斯爲脱脱所報效矣。"

先是，太后以武宗遲迴不至，已遣阿沙不花往道諸王群臣推戴之意。

已平定内亂，而太后將兩位太子的星命交給陰陽家推算，問哪位太子當立爲帝，陰陽家説："生於辛巳年的有災，生於乙酉年的長久。"武宗生於辛巳年，仁宗生於乙酉年。因此太后非常迷信他的話，派近臣朵耳傳旨給武宗説："你兄弟二人都是我生的，哪有親疏之分？可陰陽家所説的國運、福氣的長短，不容不慮。"武宗聽了太后的話，默默不語，讓脱脱進來，對他説："我保衛邊疆，辛苦了十年，我又是長子，帝位的歸屬有什麽可懷疑的？現在太后用星命吉凶爲藉口，天道茫茫，誰能預先知道？假如我即位之後，施政上合天意，下合民願，那麽即使我在位衹有一天，也足以名垂萬年，怎麽可以用陰陽家之言來違背祖宗之托呢！這大概是因爲近來掌權的大臣，獨攬大權專行殺戮，怕我今後可能要治他們的罪，所以製造這種陰謀以動摇國家的根基。脱脱，你爲我前往觀察事機，趕快回來向我報告。"脱脱奉命立即出發。武宗親自率領大軍由西路進發，按灰由中路進發，床兀兒由東路進發，各率萬名精兵。

脱脱飛馬來到大都，進宫拜見太后，將武宗所授的旨意奏聞於太后，太后驚訝地説："長短之説雖然是出自陰陽家，爲太子考慮周全乃是出於我對兒子的深愛。貪婪邪惡之人已經除掉，親王大臣計議已定，太子爲什麽還不趕快來京？"當時諸王秃列等人陪侍，都説："臣等擁戴太子，誰也没有二心。"一會兒，太后、仁宗屏退左右侍臣，留下脱脱，對他説："太子天性孝順友善，朝廷内外衆望所歸。今天聽見你所説的話，恐怕有人在挑撥離間。你趕快回去爲我補救闕失，使我們骨肉親密無間，見面時心情愉快，那麽你的功勞就不小啊。"脱脱磕頭表示感激道："太母、太弟不勞過慮，臣在太子府中侍奉數年，很受信任，現在我回去即誠心誠意、竭盡忠誠地開導太子。以後三宫共處，没有猜疑和仇怨，這就是脱脱所報效於太后的。"

在此之前，太后因爲武宗遲疑不來，已經派阿沙不花前往表達諸位親王和群臣擁戴之意。到

及是脱脱繼往，行至旺古察，武宗在馬輜中望見其來，趣使疾馳，與之共載。脱脱具致太后、仁宗之語，武宗乃大感悟，釋然無疑。遂遣阿沙不花還報。仁宗即日命駕奉迎于上都。武宗正位宸極，尊太后爲皇太后，立仁宗爲皇太子，三宫協和，脱脱兄弟之力爲多。

脱脱之至京師也，武宗嘗命其同知樞密院，比還，問曾視事否，脱脱對曰："今正殿未御，宗親未見，爲扈從之臣攙取名位，誠恐有累聖德，是以未敢祗事。"武宗嘉嘆久之。知樞密院只兒哈忽在潛邸時嘗有不遜語，將置于法，脱脱諫曰："陛下新正位，大信未立而輒行誅戮，知者以爲彼自有罪，不知者以爲報仇，恐人人自危。况只兒哈忽習於先朝典故，今固不可少也。"乃宥之。繼海都而王者曰察八兒，素服武宗威名，至是率諸王内附，詔特設宴於大庭。故事，凡大宴，必命近臣敷宣王度，以爲告戒。脱脱薦只兒哈忽，令具其言以進，果稱旨。武宗嘆曰："博爾忽、博爾术前朝人傑，脱脱今世人傑也。"即以所進之言授脱脱。及諸王大臣被宴服就列，脱脱即席陳西北諸藩始終離合之由、去逆效順之義，辭旨明暢，聽者傾服。自同知樞密院事進中書平章政事，拜御史大夫。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尋召拜録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脱脱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中外翕然稱爲賢相。

至大三年，尚書省立，遷右丞相。三寶奴等勸武宗立皇子爲皇太

現在脱脱又繼而前往，行至旺古察，武宗在馬輜中看見他來，便催促車夫趕馬飛奔，武宗與脱脱同坐在馬輜中。脱脱將太后、仁宗的話都報告了武宗，武宗非常感動，消除了所有的疑慮。武宗於是派阿沙不花返回京城報告。仁宗當天便命令駕車到上都奉迎武宗。武宗即位，尊太后爲皇太后，立仁宗爲皇太子，三宫協同合力，脱脱與阿沙不花兄弟二人爲此出力最多。

脱脱出使京城的時候，武宗曾經任命他爲同知樞密院事，等到脱脱從京城返回，武宗問他到任没有，脱脱回答説："如今嗣君還未駕臨正殿，没有會見宗族親戚，作爲護衛侍從之臣搶先取得名聲地位，恐怕對聖德有損，所以没敢奉命視事。"武宗贊揚嘆賞了好一會兒。知樞密院只兒哈忽在武宗做太子時的府中曾經説過不尊重武宗的話，武宗將要把他治罪，脱脱勸阻道："陛下剛剛繼承皇位，信譽還没有建立却立即進行殺戮，瞭解情况的人認爲他當然有罪，不瞭解情况的人認爲陛下是在報仇，恐怕人人自危。况且只兒哈忽熟悉前朝的典章制度，本來不可以缺少。"於是武宗寬恕了他。繼承海都王位的是察八兒，一向佩服武宗的威望和聲名，到現在率領各位親王歸順朝廷，武宗詔令特地在大庭設宴。根據先例，每逢舉行盛大宴會的時候，皇帝必然命令近臣宣講皇帝的法度，以作爲曉諭和警戒。脱脱推薦只兒哈忽，讓他陳述他的言語以報告武宗，果然符合武宗的旨意。武宗慨嘆道："博爾忽、博爾术是前朝傑出的人物，脱脱是當今傑出的人物。"武宗即以只兒哈忽所呈進的話語授給了脱脱。等到諸位親王大臣穿着赴宴服裝入席，脱脱就在座席上陳述西北地區各藩國的始末及分合的緣由以及叛逆、歸順的道理，語義明確暢達，聽者爲之傾倒。脱脱由同知樞密院事晋升爲中書平章政事，拜授御史大夫。脱脱改任江南行臺御史大夫。不久，武宗召回脱脱，任命他爲録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脱脱知無不言，言無不行，朝廷内外一致稱他爲賢相。

至大三年，朝廷設尚書省，脱脱遷官爲右丞相。三寶奴等人勸武宗立皇子爲皇太子。脱脱當

子。脱脱方獵于柳林，遣使亟召之還。三寶奴曰：“建儲議急，故相召耳。”脱脱驚曰：“何謂也?”曰：“皇子寖長，聖體近日倦勤，儲副所宜早定。”脱脱曰：“國家大計不可不慎。曩者太弟躬定大事，功在宗社，位居東宫，已有定命，自是兄弟叔侄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者！我輩臣子，於國憲章縱不能有所匡贊，何可隳其成。”三寶奴曰：“今日兄已授弟，後日叔當授侄，能保之乎?”脱脱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三寶奴雖不以爲然，而莫能奪其議也。

時正在柳林狩獵，武宗派使臣立即召他返回京城。三寶奴説：“建立皇儲的事情急迫，所以召你回來。”脱脱驚訝地説：“這是什麽意思?”三寶奴説：“皇子漸漸長大了，皇帝近來倦於政事，皇太子應該儘早確定下來。”脱脱説：“國家大計不可不慎重。當初太弟親自决定了皇上繼位這件大事，爲國家立下了功勞，太弟居於嗣君之位，已有明確的規定，從此之後兄弟叔侄之間代代繼承皇位，誰敢搞亂這個順序！我們做臣子的，縱然不能對於國家的典章制度有所匡正，怎麽可以破壞既定的典章制度呢?”三寶奴説：“今天兄長已將皇位傳給弟弟，今後叔叔應當將皇位傳給侄子，這能有保證嗎?”脱脱説：“對於我們來説不可以違背約定，他人不守信用，上天可以作證。”三寶奴雖然不認爲脱脱的意見正確，然而也不能駁倒他的意見。

是時，尚書省賜予無節，遷叙無法，財用日耗，名爵日濫。脱脱進言曰：“爵賞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比德，賞及罔功，緩急之際何所賴乎！中書所掌，錢糧、工役、選法、刑獄十有二事。若從臣言，恪遵舊制，則臣願與諸賢黽勉從事。不然，用臣何補！”遂有詔俾濫受宣敕者赴所屬繳納。僥倖之路既塞，奔競之風頓衰。中臺有贓罰鈔五百萬緡，脱脱請出以賑孤寡老疾諸窮而無告者。宗王南忽里部人告其主爲不軌，脱脱辯其誣，抵告者罪。宗王牙忽秃徵其舊民於齊王八不沙部中，鄰境諸王欲奉齊王攻牙忽秃，齊王懼奔牙忽秃以避之，遂告齊王反。脱脱簿問得實，乃釋齊王而徙諸王于嶺南。邊將脱火赤請以新軍萬人益宗王丑漢，廷議俾脱脱往給其資裝。脱脱謂時方寧謐，不宜挑變生事，辭不行。遂遣丞相秃忽魯等二人往給之，幾以激變。四年正月，復爲中書左丞相。

當時，尚書省賞賜没有節制，官員的升遷没有一定之規，資財日費，爵位日濫。脱脱啓奏皇帝：“爵位賞賜是帝王用人時采用的手段。如今朝廷將爵位授予貌似有德的人，賞賜給没有功勞的人，危急之時陛下依靠什麽呢！中書省所掌管的是錢糧、工役、選法、刑獄等十二件事。如果陛下聽從臣的意見，謹慎地遵守過去的制度，那麽臣願意與諸位賢人盡力而爲。如果不是這樣，用臣有什麽補益呢！”於是武宗下詔令使濫受宣敕的人到所屬的官署繳回。僥幸的道路既已被堵塞，奔走競争名利的風氣立即衰微了。尚書省有追贓罰款五百萬緡，脱脱請求皇帝拿出這筆錢來賑濟孤寡老病貧窮無靠等人。宗王南忽里手下的人告發其主人行爲不軌，脱脱辯白他是誣告，抵償了告發者的罪過。宗王牙忽秃從齊王八不沙的部族中徵召他過去的屬民，鄰近地區的各位親王要尊奉齊王攻打牙忽秃，齊王嚇得跑到牙忽秃那裏以躲避他們，各位親王於是報告朝廷説齊王謀反。脱脱審閲案卷得到實際情况，於是釋放了齊王而將諸王調移到嶺南。守衛邊疆的大將脱火赤請求以萬名新徵召的軍士加强宗王丑漢，大臣們擬議讓脱脱去丑漢那裏供給他軍需裝備。脱脱説當時剛剛安定，不應該挑動事變，推辭不去。

於是朝廷派丞相禿忽魯等二人前往供給丑漢，幾乎因此而激起變亂。至大四年正月，脱脱再次被任命爲中書左丞相。

仁宗即位，眷待彌篤，欲使均逸于外，二月，拜江浙行省左丞相。下車，進父老問民利病，咸謂杭城故有便河通于江滸，堙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脱脱曰："吾陛辭之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爲便，行之可也。"俄有旨禁勿興土功，脱脱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不一月而成。

仁宗繼位後，對脱脱更加寵愛，仁宗想讓脱脱在外地調理安閑，二月，任命他爲江浙行省左丞相。脱脱到任後，請進父老詢問民間的利弊，大家都説杭州城原先有便河通到江邊，堵塞荒廢已經很久了，如果疏浚後可以行船，物價必然穩定。僚屬中有人對這種建議提出責難，脱脱説："我辭别陛下的那天，皇帝有密旨允許我可以見機行事。老百姓認爲這樣有利，施行是可以的。"不久皇帝有旨下禁令不得大興土木，脱脱説："尊敬天帝没有比爲民衆盡力更重要的了，民衆得到好處則災異自然就停止了，土石工役有什麽過錯呢?"不到一個月治河的工程就完成了。

是時，鐵木迭兒爲丞相，欲固位取寵，乃議立仁宗子英宗爲皇太子，而明宗以武宗子封周王，出鎮于雲南。又譖脱脱爲武宗舊臣。詔逮至京師。居數日，牀兀兒、失列門傳兩宫旨諭脱脱曰："初疑汝親於所事，故召汝。今察汝無他，其復還鎮。"脱脱入謝太后曰："臣雖被先帝知遇，而受太后及今上恩不爲不深，豈敢昧所自乎。"還江浙。未幾，遷江西行省左丞相。

當時，鐵木迭兒當丞相，他爲了穩固自己的官位求得皇帝的寵幸，於是提議立仁宗的兒子英宗爲皇太子，而明宗因爲是武宗的兒子封爲周王，出朝鎮守雲南。鐵木迭兒又誣陷脱脱是武宗的舊臣。仁宗下詔令將脱脱捉拿到京城。過了幾天，牀兀兒、失列門傳達太后和仁宗兩宫的聖旨曉諭脱脱説："原來懷疑你親近你所事奉的人，所以將你召回。今天查實你没有其他的事情，你可以重新回去鎮守江浙。"脱脱進宫感謝太后説："臣雖然受先帝知遇之恩，但受太后和當今皇上的恩情也不爲不深，怎敢忘本呢。"脱脱返回江浙。不久，他改任江西行省左丞相。

英宗嗣位，召拜御史大夫。時帖赤先爲大夫，陰忌之，奏改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復嗾言者劾其擅離職守，將徙之雲南，會帖赤伏誅，乃解。家居不出者五年。泰定四年薨，年五十六。至正初，贈推誠全德守義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和寧王，謚忠獻。

英宗繼承皇位，召回脱脱，任他爲御史大夫。當時帖赤在脱脱之前已任御史大夫，暗中忌恨他，啓奏皇帝改任脱脱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帖赤又慫恿諫官彈劾脱脱擅離職守，將要把脱脱流放到雲南，正當此時帖赤被處死刑，脱脱纔得以解脱。脱脱在家中閑居不仕有五年的時間。泰定四年去世，時年五十六歲。至正初年，皇帝贈脱脱爲推誠全德守義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他爲和寧王，謚號忠獻。

脱脱嘗即宣德别墅延師以訓子，鄉人化之，皆向學。朝廷賜其精舍額曰景賢書院，爲設學官。其没也，即

脱脱曾經到宣德别墅請教師來教育兒子，脱脱家鄉的人受他的感化，都樂於學習。朝廷賜給他的精舍匾額爲景賢書院，爲書舍設置了學官。

其中祠焉。

子九人，其最顯者二人：曰鐵木兒塔識，曰達識帖睦邇，各有傳。

脱脱去世之後，就在景賢書院中設立祠堂祭祀。

脱脱有九個兒子，其中聲名最顯赫的有兩個人：鐵木兒塔識，達識帖睦邇，他們各自有傳。

**燕鐵木兒 撒敦 唐其勢**

燕鐵木兒，欽察氏，牀兀兒第三子。世系見《土土哈傳》。武宗鎮朔方，備宿衛十餘年，特愛幸之。及即位，拜正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皇慶元年，襲左衛親軍都指揮使。泰定二年，加太僕卿。三年，遷同僉樞密院事。致和元年，進僉書樞密院事。

燕鐵木兒是欽察氏部族的人，牀兀兒的第三個兒子。關於他的世系見《土土哈傳》。武宗鎮守朔方，燕鐵木兒擔任宿衛十多年，武宗非常寵愛他。等到武宗繼承皇位之後，拜授他爲正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皇慶元年，燕鐵木兒繼承了父職左衛親軍都指揮使。泰定二年，加官爲太僕卿。泰定三年，遷爲同僉樞密院事。致和元年，升爲僉書樞密院事。

泰定帝崩于上都，丞相倒剌沙專政，宗室諸王脱脱、王禪附之，利於立幼。燕鐵木兒時總環衛事，留大都。自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其子宜纂大位，而一居朔漠，一處南陲，實天之所置，將以啓之。由是與公主察吉兒、族黨阿剌帖木兒及腹心之士孛倫赤、剌剌等議。以八月甲午昧爽，率勇士納只禿魯等入興聖宫，會集百官，執中書平章烏伯都剌、伯顔察兒。兵皆露刃，誓衆曰："祖宗正統屬在武皇帝之子，敢有不順者，斬！"衆皆潰散。遂捕奸黨下獄，而與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入守内庭，分處腹心於樞密。自東華門夾道重列軍士，使人傳命往來其中，以防漏泄。即命前河南行省參知政事明里董阿、前宣政院使答剌麻失里乘驛迎文宗于中興，且令密以意喻河南行省平章伯顔選兵備扈從。於是封府庫，拘百司印，遣兵守諸要害。推前湖廣行省左丞相別不花爲中書左丞相，詹事塔失海涯爲平章，前湖廣行省右丞速速爲中書左丞，前陝西行省參政王不憐吉台爲樞密副使，蕭忙古觧仍爲通政院使，與中書右丞趙世延、樞密同僉燕鐵木兒、通政院使寒食分典庶

泰定帝在上都去世，丞相倒剌沙把持朝政，皇室諸王脱脱、王禪附和他，認爲立年幼的皇帝對他們有利。燕鐵木兒當時總掌宫廷警衛之事，留在大都。他自認爲曾身受武宗寵愛提拔之恩，武宗的兒子應該繼承皇位，而武宗的兒子一個居住在北方的大漠中，一個居住在南方的邊境，這實在是上天所安排的，用這種方法來啓發開導他們。於是，燕鐵木兒與公主察吉兒、族黨阿剌帖木兒以及心腹之人孛倫赤、剌剌等商議。燕鐵木兒在八月甲午拂曉時分，率領勇士納只禿魯等人進入興聖宫，召集百官，逮捕了中書平章烏伯都剌、伯顔察兒。燕鐵木兒等人的兵器都出了鞘，燕鐵木兒警告衆人説："祖宗正統的繼承權應屬於武皇帝之子，敢有不順從的殺頭！"衆官都潰散了。於是燕鐵木兒等逮捕奸黨投入牢獄，而與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入宫守衛内庭，分別安置心腹之人在朝廷的機要部位。從東華門夾道起重列士兵，燕鐵木兒派人在其中來往傳達命令，以防泄露。燕鐵木兒隨即命令前河南行省參知政事明里董阿、前宣政院使答剌麻失里乘坐驛車去中興迎接文宗，并且命令他們二人秘密地將燕鐵木兒的意圖告訴河南行省平章伯顔挑選兵士準備做文宗的扈從。在這個時候燕鐵木兒封閉了官府和倉庫，扣留了所有官署的官印，派兵守衛各個重要地點。衆位官員推舉前湖廣行省左丞相別不花爲中書左丞相，詹事塔失海涯爲平章，前湖廣行省右丞速速爲中書左丞，前陝西行省參政王不憐

務。貸在京寺觀鈔，募死士，買戰馬，運京倉粟以餉守禦士卒，復遣使於各行省徵發錢帛兵器。

吉台爲樞密副使，蕭忙古解仍爲通政院使，與中書右丞趙世延、樞密同僉燕鐵木兒、通政院使寒食分别掌管朝廷的各種雜務。他們向京城中的寺廟道觀借錢，招募敢死的武士，購買戰馬，運送京城倉庫中的糧食以發放給守衛邊疆的士兵，又派遣使臣到各行省徵集錢鈔、布帛和武器。

當時，有諸衛軍無統屬者，又有謁選及罷退軍官，皆給之符牌，以待調遣。既受命，未知所謝，注目而立。乃指使南向拜，衆皆愕然，始知有定向矣。燕鐵木兒宿衛禁中，夜則更遷無定居，坐以待旦者，將一月。弟撒敦、子唐其勢時留上都，密遣塔失帖木兒召之，皆棄其妻子來歸。丁酉，再遣撒里不花、鎖南班往中興趣大駕早發，令塔失帖木兒設爲南使云："諸王帖木兒不花、寬徹普化，湖廣、河南省臣及河南都萬户合軍扈駕，旦夕且至，民勿疑懼。"丁未，命撒敦以兵守居庸關，唐其勢屯古北口。戊申，復令乃馬台爲北使，稱明宗從諸王兵整駕南轅，中外乃安。辛亥，撒里不花至自中興，云乘輿已啓塗，詔拜燕鐵木兒知樞密院事。丙辰，率百官備法駕郊迎。丁巳，文宗至京師，入居大内。

當時，有各衛軍無人管轄的，也有在吏部等候選派的官吏以及罷免辭退的軍官，燕鐵木兒都給予他們符牌，以等候調動和派遣。他們接受任命後，不知道該向誰謝恩，直直地站在那裏。於是燕鐵木兒指使他們向南而拜，衆人都很驚訝，纔知道選擇誰來繼位已經有了確定的目標。燕鐵木兒留宿在皇宫中擔任警衛工作，夜間便變换地點，没有固定的居住之處，夜間坐着以等待天明這種情形，有近一個月的時間。燕鐵木兒的弟弟撒敦、兒子唐其勢當時留在上都，他秘密派遣塔失帖木兒召他們回來，他們都捨棄了妻子兒女回到大都。丁酉，燕鐵木兒再次派遣撒里不花、鎖南班前往中興催促文宗儘早出發，命令塔失帖木兒裝作南方來的使臣説："諸王帖木兒不花、寬徹普化，湖廣、河南行中書省的大臣以及河南的都萬户聚集了軍隊護衛皇帝，很快就要到達，百姓們不要疑慮恐懼。"丁未，燕鐵木兒命令撒敦用軍隊守衛居庸關，唐其勢駐守在古北口。戊申，燕鐵木兒又命令乃馬台爲北方來的使臣，聲稱明宗跟隨各位親王的軍隊整頓車駕向南行駛，朝廷内外纔安定下來。辛亥，撒里不花從中興來到大都，説文宗的車駕已經啓程，文宗下詔拜授燕鐵木兒爲知樞密院事。丙辰，燕鐵木兒率領百官準備了皇帝的車駕到大都郊外迎接文宗。丁巳，文宗到達京城，進入皇宫。

己未，上都王禪及太尉不花、丞相塔失帖木兒、平章買閭、御史大夫紐澤等軍次榆林。九月庚申，詔燕鐵木兒帥師禦之。撒敦先驅，至榆林西，乘其未陣薄之，北軍大敗。甲子，詔還都。戊辰，遼東平章秃滿迭兒以兵犯遷民鎮，斬關以入。遣撒敦往拒，至薊州東沙流河，累戰敗之。

己未，上都王禪以及太尉不花、丞相塔失帖木兒、平章買閭、御史大夫紐澤等將軍隊駐扎在榆林。九月庚申，文宗詔令燕鐵木兒統率部隊抵禦北方的軍隊。撒敦率領先頭部隊到達榆林西邊，乘敵人還没有布陣便迫近了他們，北方的軍隊大敗。甲子，文宗詔令燕鐵木兒等返回京都。戊辰，遼東平章秃滿迭兒率部進犯遷民鎮，奪關而入。燕鐵木兒派撒敦前往抵禦，到達薊州東面

燕鐵木兒以爲擾攘之際，不正大名，不足以係天下之志，與諸王大臣伏闕勸進。文宗固辭曰："大兄在朔方，朕敢紊天序乎?"燕鐵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文宗悟，乃曰："必不得已，當明詔天下，以著予退讓之意而後可。"壬申，文宗即位，改元天曆，赦天下。

癸酉，封燕鐵木兒爲太平王，以太平路爲其食邑。甲戌，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賜黄金五百兩、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一萬錠、金素織段色繒二千匹、海東白鶻一、青鶻二、豹一、平江官地五百頃。即日詔將兵出薊州拒禿滿迭兒。乙亥，次三河，而王禪等軍已破居庸關，遂進屯三塚。丙子，燕鐵木兒蓐食倍道而還。丁丑，抵榆河。聞帝出都城，將親督戰。燕鐵木兒單騎請見，曰："陛下出，民心必驚，凡剪寇事一以責臣，願陛下亟還宮以安黎庶。"文宗乃還。明日，阿速衛指揮使忽都不花、塔海帖木兒，同知太不花構變，事覺，械送京師斬以徇。己卯，與王禪前軍遇于榆河北。我師奮擊敗之，追至紅橋北。王禪將樞密副使阿剌帖木兒、指揮忽都帖木兒引兵會戰。阿剌帖木兒執戈入刺，燕鐵木兒側身以刀格其戈就斫之，中左臂。部將和尚馳擊忽都帖木兒，亦中左臂。二人驍將也，敵爲奪氣，遂却，因據紅橋。兩軍阻水而陣，命善射者射之。遂退，師于白浮南。命知院也速答兒、八都兒、亦訥思等分爲三隊，張兩翼以角之，敵軍敗走。辛巳，敵軍復合，鏖戰于白浮之野，周

的沙流河，屢次交戰擊敗了敵人。燕鐵木兒認爲在混亂之際，不辨正文宗的名分，不足以聯結天下人的意志，他與諸王大臣一起拜伏於宫殿之下勸文宗繼承皇位。文宗堅决推辭説："我大哥在北方，我怎麽敢搞亂天安排的順序呢?"燕鐵木兒説："人心向背的關頭，形勢十分危急，一旦失去機會，悔之晚矣。"文宗醒悟了，便説："實在不得已，應當明告天下，以説明我有退讓之意然後纔可以。"壬申，文宗即皇帝位，改年號爲天曆，大赦天下。

癸酉，文宗封燕鐵木兒爲太平王，以太平路作爲他的封地。甲戌，文宗又加封他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賜給他黄金五百兩、白銀二千五百兩、錢鈔一萬錠、金素織緞和彩色的綢緞二千匹、海東白鶻一隻、青鶻二隻、豹一隻、平江的官田五百頃。當天文宗詔令燕鐵木兒領兵出薊州抵禦禿滿迭兒。乙亥，駐扎在三河，而王禪等人的部隊已經攻破居庸關，於是向前駐在三塚。丙子，燕鐵木兒早晨在寢席上匆匆進餐後兼程返回京城。丁丑，到達榆河。聽説皇帝出了都城，將要親自督戰。燕鐵木兒單騎請求皇帝接見，説："陛下出都城，民心必然驚慌，凡是剪除寇盜的事情都責成臣下我去辦理，希望陛下儘快回到宫中以安定百姓。"文宗於是返回京城。第二天，阿速衛指揮使忽都不花、塔海帖木兒，同知太不花圖謀發動兵變，事情敗露之後，他們被帶上脚鐐枷鎖送到京城斬首示衆。己卯，與王禪的先頭部隊相遇於榆河北面。我軍奮勇進擊打敗了敵人，追擊到紅橋以北。王禪率領樞密副使阿剌帖木兒、指揮忽都帖木兒帶兵交戰。阿剌帖木兒執戈來刺，燕鐵木兒側身用刀擋開他的長戈，就勢砍向阿剌帖木兒，砍中了他的左臂。燕鐵木兒的部將和尚飛馬進擊忽都帖木兒，也擊中了他的左臂。阿剌帖木兒和忽都帖木兒是勇將，這二人受傷使敵軍喪膽，他們於是便退却了，燕鐵木兒的部隊因此占領了紅橋。兩軍隔河布陣，雙方命令善於射箭的兵士向對方射箭。於是燕鐵木兒的部隊撤退，駐扎在白浮之南。燕鐵木兒命

旋馳突，戈戟戛摩。燕鐵木兒手斃七人。會日晡，對壘而宿。夜二鼓，遣阿剌帖木兒、孛倫赤、岳來吉將精鋭百騎鼓噪射其營，敵衆驚擾，互自相擊，至旦始悟，人馬死傷無數。明日，天大霧，獲敵卒二人，云王禪等脱身竄山谷矣。癸未，天清明，王禪集散卒成列出山。我師駐白浮西，堅壁不動。是夜，又命撒敦潛軍繞其後，部曲八都兒壓其前，夾營吹銅角以震蕩之，敵不悟而亂，自相撾擊，三鼓後乃西遁。遲明，追及昌平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

令知院也速答兒、八都兒、亦訥思等分爲三隊，張開陣地的兩翼以便與敵軍搏鬥，敵軍敗退。辛巳，敵軍又聚集起來，雙方激戰於白浮的原野上，雙方的將士追逐、騎馬奔馳、衝撞，兵器摩擦敲擊。燕鐵木兒親手殺死七人。到午後申時，雙方在相持狀態下宿營。夜裏二更時分，燕鐵木兒派阿剌帖木兒、孛倫赤、岳來吉率領一百名精鋭的騎兵高聲叫喊向敵營射箭，敵人驚慌混亂，自相攻打，到天亮纔明白過來，人馬死傷不計其數。第二天大霧，燕鐵木兒的部隊抓住了兩個敵軍士兵，他們説王禪等人離開軍營逃竄到了山谷之中。癸未，天氣晴好，王禪集合起流散的士兵從山中列隊而出。我軍駐守在白浮以西，堅守壁壘不出來交戰。當天夜裏，燕鐵木兒又命令撒敦秘密率兵繞到敵營後面，部將八都兒從前面迫近敵軍，他們在敵營的前後吹起銅角以震動刺激敵人，敵人不明白原因而大亂，自相攻打，三更以後便向西逃跑。黎明，燕鐵木兒的部隊追到昌平以北，斬首數千級，敵軍投降的有萬餘人。

帝遣賜上尊，諭旨曰："丞相每戰親冒矢石，脱有不虞，其若宗社何？自今後但憑高督戰，察將士之用命不用命者以賞罰之可也。"對曰："臣以身先之，爲諸將法，敢後者軍法從事。托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是日，敵軍再戰再北，王禪單騎亡命。也速答兒、也不倫、撒敦追之，就命也速答兒及僉院徹里帖木兒統卒三萬守居庸關，還至昌平南。

皇帝派人賜給燕鐵木兒上等醇酒，諭旨説："丞相每次作戰都親冒矢石，若有不測，那麽宗族、國家怎麽辦呢？從今以後丞相衹需在高處督戰，察看將士們效勞還是不效勞以此決定賞罰就可以了。"燕鐵木兒回答説："臣下我身先士卒，給各位將領樹立榜樣，誰敢落後就以軍法懲治。將率兵衝鋒陷陣的事情委托給各將領，萬一戰敗，後悔哪裏來得及呢？"這天，敵軍兩次作戰兩次敗退，王禪獨自一人騎馬逃命。也速答兒、也不倫、撒敦追擊敵軍，燕鐵木兒因此命令也速答兒以及僉院徹里帖木兒統率三萬名士卒守衛居庸關，他本人返回到昌平以南。

俄報古北口不守，上都軍掠石槽。丙戌，遣撒敦爲先驅，燕鐵木兒以大軍繼其後，至石槽。敵軍方炊，掩其不備，直蹂之，大軍并進，追擊四十里。至牛頭山，擒駙馬孛羅帖木兒，平章蒙古答失、牙失帖木兒，院使撒兒討温等。獻俘闕下，戮之。各衛將士降者不可勝紀，餘兵奔竄。夜

不久得報古北口失守，上都的軍隊搶掠了石槽。丙戌，派遣撒敦爲先鋒，燕鐵木兒以大軍跟隨其後，到達石槽。敵軍正在做飯，燕鐵木兒的部隊乘其不備發起進攻，騎兵直接踐踏敵兵，大軍一齊進攻，追擊了四十里。到達牛頭山，捉住了駙馬孛羅帖木兒，平章蒙古答失、牙失帖木兒，院使撒兒討温等。燕鐵木兒將俘虜獻給皇帝，俘虜們被殺死。各衛的將士投降的數不勝

遣撒敦襲之，逐出古北口。

數，其餘的士兵奔走逃竄。夜裏，燕鐵木兒派撒敦襲擊敵人，將他們驅逐出了古北口。

丁亥，禿滿迭兒及諸王也先帖木兒軍陷通州，將襲京師，燕鐵木兒急引軍還。十月己丑朔，日將昏，至通州，乘其初至擊之，敵軍狼狽走渡潞河。庚寅，夾河而軍。敵列植黍秸，衣以氈衣，然火爲疑兵，夜遁。辛卯，率師渡河追之。癸巳，駐檀子山之棗林。也先帖木兒、禿滿迭兒合陽翟王太平、國王朵羅台、平章塔海軍來鬥，士皆殊死戰。至晚，唐其勢陷陣，殺太平，死者蔽野，餘兵宵潰。已而撒敦將輕兵要之，弗及而還。

丁亥，禿滿迭兒和諸王也先帖木兒的軍隊攻陷通州，將要襲擊京城，燕鐵木兒急忙率領部隊返回大都。十月己丑初一，太陽將要落山的時候，部隊到達通州，乘敵人剛到這裏發起進攻，敵軍狼狽地逃跑渡過潞河。庚寅，雙方在河兩岸駐扎。敵人排列樹立黍子的秸秆，給這些秸秆捆穿上氈衣，點燃火燭以這些草人作爲迷惑對方的兵士，夜裏，敵軍逃走了。辛卯，燕鐵木兒率領部隊渡河追擊敵人。癸巳，駐扎在檀子山的棗林。也先帖木兒、禿滿迭兒會合了陽翟王太平、國王朵羅台、平章塔海的軍隊前來戰鬥，燕鐵木兒手下的士兵都拼死搏鬥。到了晚上，唐其勢攻陷了敵軍的陣地，殺死了太平，死人遮蔽了原野，餘下的敵兵夜裏潰散了。緊接着，撒敦率領輕裝的士兵攔截敵兵，因没有趕上而返回。

乙未，上都諸王忽剌台，指揮阿剌鐵木兒、安童入紫荆關，犯良鄉，游騎逼南城。燕鐵木兒即率諸將，兵循北山而西，令脱銜繫囊，盛莝豆以飼馬。士行且食，晨夜兼程，至于盧溝河。忽剌台聞之，望風西走。是日凱旋，入自肅清門，都人羅拜馬首，以謝更生之惠。燕鐵木兒曰："此皆天子威靈，吾何力焉？"入見，帝大悦，賜燕興聖殿，盡歡而罷。賜太平王黄金印，并降制書及賜玉盤、龍衣、珠衣、寶珠、金腰帶等物。

乙未，上都諸王忽剌台，指揮阿剌鐵木兒、安童進入紫荆關，侵犯良鄉，流動的騎兵逼近南城。燕鐵木兒當即率領各將領、部隊沿着北邊的山向西，他命令卸下馬嚼子繫上袋子，内裝草料喂馬。士兵邊走邊吃，晝夜兼程，到達盧溝河。忽剌台聽説這個消息，望風向西逃走。當天燕鐵木兒的部隊凱旋，從肅清門入城，京城裏的百姓跪在燕鐵木兒的馬前，以感謝他的救命之恩。燕鐵木兒説："這都是皇帝的威靈，我出了什麽力？"燕鐵木兒進宮拜見皇帝，皇帝非常高興，在興聖殿賞賜酒宴，盡情歡樂之後纔結束飲宴。皇帝賞賜給燕鐵木兒太平王黄金印，并且頒降制書以及賜給他玉盤、龍衣、珠衣、寶珠、金腰帶等物品。

是日，撒敦遣報禿滿迭兒軍復入古北口，燕鐵木兒遂以師赴之。戰于檀州南野，敗之。東路蒙古萬户哈剌那懷率麾下萬人降，餘兵東潰，禿滿迭兒走還遼東。獲忽剌台、阿剌帖木兒、安童、朵羅台、塔海等，戮之。

當天，撒敦派人報告説禿滿迭兒的軍隊又攻入了古北口，燕鐵木兒於是帶兵奔赴那裏。雙方的軍隊在檀州以南的原野上交戰，燕鐵木兒打敗了敵人。東路蒙古萬户哈剌那懷率領部下萬人來投降，其餘的士兵向東潰逃，禿滿迭兒逃回到遼東。燕鐵木兒抓獲了忽剌台、阿剌帖木兒、安童、朵羅台、塔海等人，將他們處死。

先是，齊王月魯帖木兒、東路

在此之前，齊王月魯帖木兒、東路蒙古元

蒙古元帥不花帖木兒聞文宗即位，乃起兵趨上都圍之。時上都屢敗勢蹙。壬寅，倒刺沙肉袒奉皇帝寶出請死。齊王調兵護送至京師。庚戌，文宗御興聖殿，受皇帝寶，下倒刺沙于獄。兩都平。丁巳，加燕鐵木兒以答刺罕之號，使其世世子孫襲之。仍賜珠衣二、七寶束帶一、白金甕一、黄金瓶二、海東白鶻一、青鶻三、白鷹一、豹二十。十二月，置龍翊衛，命領其事。

帥不花帖木兒聽説文宗繼承了皇位，便起兵奔向上都，將上都包圍起來。當時上都方面屢次戰敗形勢窘迫。壬寅，倒刺沙裸露着上身恭敬地捧着皇帝的御寶，出城請求一死。齊王調兵護送御寶到京城。庚戌，文宗來到興聖殿，接受了皇帝的御寶，把倒刺沙投入監獄。上都和大都都平定了。丁巳，皇帝加封燕鐵木兒爲答刺罕，讓他子孫世世代代繼承這個稱號。皇帝還賜給他兩件珠衣、一條七寶束帶、一個白金甕、兩個黄金瓶、一隻海東白鶻、三隻青鶻、一隻白鷹、二十隻豹子。十二月，朝廷設置龍翊衛，皇帝命令燕鐵木兒掌管其事。

先是，至治二年，以欽察衛士多，爲千户所者凡三十五，故分置左右二衛，至是又析爲龍翊衛。二年，立都督府，以統左、右欽察、龍翊三衛，哈剌魯東路蒙古二萬户府，東路蒙古元帥府，而以燕鐵木兒兼統之，尋升爲大都督府。燕鐵木兒乞解相印還宿衛，帝勉之曰：“卿已爲省院，惟未入臺，其聽後命。”二月，遷御史大夫，依前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太平王。未幾，復拜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領都督府龍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就佩元降虎符，依前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答刺罕、太平王。

在此之前，至治二年，因爲欽察衛的士兵太多，設立三十五個千户，分設爲左右二衛，到現在又分設龍翊衛。天曆二年，朝廷設立都督府，以管理左、右欽察、龍翊三衛，哈剌魯東路蒙古二萬户府，東路蒙古元帥府，由燕鐵木兒兼管，不久都督府升格爲大都督府。燕鐵木兒乞求皇帝解除自己的相印以便回到宿衛皇宫的崗位上，皇帝勉勵他説：“你已經是中書省、樞密院的官員，衹是没有進入御史臺，你聽候隨後的任命吧。”二月，燕鐵木兒改任御史大夫，與從前一樣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太平王。不久，皇帝又任命他爲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負責都督府龍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的事務，他於是佩帶皇帝原先頒降給他的虎符，像從前一樣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答刺罕、太平王。

先是，文宗以天下既定，可行初志，遣治書侍御史撒迪迎大兄明宗于漠北。三月辛酉，乃詔燕鐵木兒護璽寶北上。明宗嘉其功。五月，特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大都督、領龍翊親軍都指揮使事、答刺罕、太平王。六月，加拜太師，餘如故。從明宗南還。八月朔，明宗次王忽察都之地，文宗以皇太子見。庚寅，明宗暴崩。燕鐵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璽寶授

在此之前，文宗認爲天下已經安定，可以實現原來的打算，便派治書侍御史撒迪到漠北迎接大哥明宗。三月辛酉，文宗於是詔令燕鐵木兒監護玉璽北上。明宗嘉獎他的功勞。五月，特地任命他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大都督、領龍翊親軍都指揮使事、答刺罕、太平王。六月，皇帝又加拜他爲太師，其他的職位不變。燕鐵木兒跟隨明宗返回南邊。八月初一，明宗留宿在王忽察都這個地方，文宗以皇太子的身份拜見明宗。庚寅，明宗突然死去。燕鐵木兒奉皇后之命，捧着皇帝的印

文宗，疾驅而還。晝則率宿衛士以扈從，夜則躬擐甲冑繞幄殿巡護。癸巳，達上都，遂與諸王大臣陳勸復正大位。己亥，文宗復即位於上都。

璽授予文宗，催促迅速回京。燕鐵木兒白天率領宫廷衛士護駕，夜間則親自穿上盔甲爲文宗臨時宫殿巡邏。癸巳，文宗到達上都，燕鐵木兒於是與諸王大臣們一起勸文宗重新繼承皇位。己亥，文宗在上都重新繼承皇位。

十二月丁亥，文宗以燕鐵木兒有大勛勞于王室，封其曾祖父班都察溧陽王，曾祖妣玉龍徹溧陽王夫人，祖父土土哈昇王，祖妣太塔你昇王夫人，父牀兀兒揚王，母也先帖你、公主察吉兒并爲揚王夫人。三年二月，文宗欲昭其勛，詔命禮部尚書馬祖常製文立石於北郊。至順元年五月乙丑，帝又以屢頒寵數未足以報大勛，下詔命獨爲丞相以尊異之。略曰："燕鐵木兒勛勞惟舊，忠勇多謀，奮大義以成功，致治平於期月，宜專獨運，以重秉鈞。授以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師、太平王、答剌罕、中書右丞相、録軍國重事、監修國史、提調燕王宫相府事、大都督、領龍翊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凡號令、刑名、選法、錢糧、造作，一切中書政務，悉聽總裁。諸王、公主、駙馬、近侍人員、大小諸衙門官員人等，敢有隔越聞奏，以違制論。"

十二月丁亥，文宗因爲燕鐵木兒對於王室有大功勞，封他的曾祖父班都察爲溧陽王、曾祖母玉龍徹爲溧陽王夫人、祖父土土哈爲昇王、祖母太塔你爲昇王夫人、父親牀兀兒爲揚王、母親也先帖你與公主察吉兒并爲揚王夫人。三年二月，文宗想要表彰燕鐵木兒的功勛，下達詔書命令禮部尚書馬祖常撰文，在北郊立碑。至順元年五月乙丑，皇帝又因爲屢次頒布的恩寵都不足回報燕鐵木兒巨大的功勛，下達詔書祇任命他一人爲丞相以表示對他的特殊的尊敬。詔書的大意是："燕鐵木兒舊有功勛，忠誠勇敢、足智多謀，發揚大義以建立功業，一個月的時間便穩定了局勢，因此他應該獨掌大權，以加强丞相的地位。授予燕鐵木兒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師、太平王、答剌罕、中書右丞相、録軍國重事、監修國史、提調燕王宫相府事、大都督、負責龍翊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凡命令的發布、刑法、選拔官吏之法、田賦、製造，一切中書省的政務，都要聽從燕鐵木兒的總管裁决。諸王、公主、駙馬、宫廷的侍從人員、大小各衙門的官員等人，敢有越過燕鐵木兒啓奏皇帝的，以違反皇帝的命令論處。"

六月，知樞密院事闊徹伯、脱脱木兒等十人惡其權勢之重，欲謀害之。也的迷失、脱迷以其謀告燕鐵木兒，即率欽察軍掩捕按問，皆誅之。二年二月，爲建第於興聖宫之西南。三月，賜鷹坊百人。十一月癸未，詔養其子塔剌海爲子。辛酉，以燕鐵木兒兼奎章閣大學士，領奎章閣學士院事。賜龍慶州之流盃園池水磑土田，又賜平江、松江、江陰蘆場、蕩山、沙塗、沙田等地。因言平江、松江圩田五百頃有奇，糧七千七百石，願增

至順元年六月，知樞密院事闊徹伯、脱脱木兒等十人忌恨燕鐵木兒權勢太重，想要謀害他。也的迷失、脱迷把他們的陰謀報告了燕鐵木兒，他立即率領欽察的部隊突襲逮捕審問，把他們都處死了。至順二年二月，皇帝爲燕鐵木兒在興聖宫西南建造府第。三月，皇帝賜給他一百名飼養鷹的人員。十一月癸未，皇帝詔令收養燕鐵木兒的兒子塔剌海爲子。至順三年二月辛酉，皇帝任命燕鐵木兒兼奎章閣大學士，管理奎章閣學士院事。皇帝賜給燕鐵木兒龍慶州流盃園池這個地方的水磨和田地，又賜給他平江、松江、江陰的蘆場、竹山及河湖開墾的土地。燕鐵木兒因此説

爲萬石入官，以所得餘米贍弟撒敦，詔從之。

平江、松江的低窪地是五百多頃，産糧七千七百石，他願意將此數增至一萬石交給政府，以自己所剩餘的糧食供養弟弟撒敦，皇帝下詔同意了他的請求。

四年，文宗大漸，遺詔立兄明宗之子。已而文宗崩，明宗次子懿璘質班即位，四十三日而崩。文宗后臨朝。燕鐵木兒與群臣議立文宗子燕帖古思，文宗后曰："天位至重，吾兒年方幼冲，豈能任耶？明宗有子妥懽貼睦爾，出居廣西，今年十三矣，可嗣大統。"於是奉太后命，召還京師。至良鄉，具鹵簿迎之。燕鐵木兒與之并馬而行，於馬上舉鞭指畫，告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故，而妥懽貼睦爾卒無一語酬之。燕鐵木兒疑其意不可測，且明宗之崩，實與逆謀，恐其即位之後追舉前事，故宿留數月，而心志日以瞀亂。

至順四年，文宗病重，遺詔由其兄明宗的兒子繼位。不久，文宗去世，明宗次子懿璘質班繼承皇位，懿璘質班繼位四十三天後去世。文宗皇后臨朝執政。燕鐵木兒與大臣們商議由文宗的兒子燕帖古思繼位，文宗皇后説："皇位是最重要的，我的兒子年紀幼小，豈能勝任？明宗有個兒子妥懽貼睦爾，出居廣西，今年十三歲了，他可以繼承皇位。"大臣們於是奉太后之命，召妥懽貼睦爾回到京城。妥懽貼睦爾到達良鄉時，燕鐵木兒準備了儀仗迎接他。燕鐵木兒和他并馬而行，在馬上舉起馬鞭指指點點，告訴他國家遭遇許多困難派使臣迎回他的原因，而妥懽貼睦爾始終不回答一句話。燕鐵木兒懷疑妥懽貼睦爾的意圖不可測度，而且明宗之死，燕鐵木兒確實參與了陰謀，他怕妥懽貼睦爾繼位後追問從前的事情，因而留居在宮中幾個月，而心情日益不安。

先是，燕鐵木兒自秉大權以來，挾震主之威，肆意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帝后爲夫人，前後尚宗室之女四十人，或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而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家，男女列坐，名鴛鴦會。見座隅一婦色甚麗，問曰："此爲誰？"意欲與俱歸。左右曰："此太師家人也。"至是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薨。

在此之前，燕鐵木兒自從掌握大權以來，倚仗威震皇帝的權威，肆意行事，毫無顧忌。他一次酒宴也許就要宰殺十三匹馬，娶了泰定帝后做夫人，前後娶皇室女子四十人，有的娶回三天便匆忙遣送回娘家，他的家中姬妾多得他都不能全部認識。有一天燕鐵木兒在趙世延家赴酒宴，男女都在座，名爲鴛鴦會。燕鐵木兒見角落的座位上有一位婦人非常漂亮，問道："這是誰？"意思是想要與這位婦人一起回到自己府中。侍候他的人説："這是太師您家裏的人啊。"到文宗死後他一天比一天荒淫，以致體弱尿血而死。

燕鐵木兒既死，妥懽貼睦爾始即位，是爲順帝。乃以撒敦爲左丞相，唐其勢爲御史大夫。元統二年四月，命唐其勢總管高麗女直漢軍萬户府達魯花赤。授撒敦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答剌罕、榮王、太傅、中書左丞相，賜廬州路爲食邑，宥世世子孫九死。贈燕鐵木兒太

燕鐵木兒死後，妥懽貼睦爾纔開始繼位，這就是順帝。於是順帝任命撒敦爲左丞相，唐其勢爲御史大夫。元統二年四月，順帝命令唐其勢爲總管高麗、女真、漢軍萬户府的達魯花赤。皇帝授撒敦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答剌罕、榮王、太傅、中書左丞相，賜給他廬州路作爲封地，赦免他世代子孫的死罪。順帝追贈燕鐵木兒太師公忠開濟弘謨同德協運佐命功臣、開

師公忠開濟弘謨同德協運佐命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德王，謚忠武。至元元年三月，立燕鐵木兒女伯牙吾氏爲皇后。

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他爲德王，謚號忠武。至元元年三月，順帝立燕鐵木兒的女兒伯牙吾氏爲皇后。

是時，撒敦已死，唐其勢爲中書左丞相，伯顏獨用事。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而位居吾上！"遂與撒敦弟答里潛蓄異心，交通所親諸王晃火帖木兒，謀援立以危社稷。帝數召答里不至，郯王徹徹禿遂發其謀。六月三十日，唐其勢伏兵東郊，身率勇士突入宮闕。伯顏及完者帖木兒、定住、闊里吉思等掩捕獲之。唐其勢及其弟塔剌海皆伏誅。而其黨北奔答里所，答里即應以兵，殺使者哈兒哈倫、阿魯灰，用以禡旗。帝遣阿弼諭之，又殺阿弼，而率其黨和尚、剌剌等逆戰，爲撤思監、火兒灰、哈剌那海等所敗，遂奔晃火帖木兒。命孛羅、晃火兒不花追襲之，力窮勢促，阿魯渾察執答里等送上都戮之。晃火帖木兒自殺。怯薛官阿察赤亦預唐其勢之謀，欲殺伯顏，後擒付有司，具伏其辜，伏誅。

這時，撒敦已經死了，唐其勢任中書左丞相，伯顏獨掌大權。唐其勢憤怒地說："天下本來是我家的天下，伯顏是什麼人？他的職位倒在我的上面！"於是與撒敦的弟弟答里暗存叛亂的企圖，勾結所親近的諸王晃火帖木兒，陰謀立晃火帖木兒爲帝，以危害國家。皇帝屢次召見答里，答里不來，郯王徹徹禿於是告發了他們的陰謀。六月三十日，唐其勢在東郊埋伏下部隊，親自率領勇士衝入皇宮中。伯顏以及完者帖木兒、定住、闊里吉思等乘其不備抓獲了唐其勢。唐其勢和他的弟弟塔剌海都被處死。唐其勢的黨羽向北逃到答里的處所，答里立即起兵響應，殺死順帝派來的使者哈兒哈倫、阿魯灰，用以祭旗。皇帝派阿弼去曉諭他們，答里等又殺死阿弼，而率領黨羽和尚、剌剌等迎戰，被撤思監、火兒灰、哈剌那海等打敗，於是逃到晃火帖木兒那裏。皇帝命令孛羅、晃火兒不花追擊他們，答里等軍力窮盡、形勢危窘，阿魯渾察抓住答里等送到上都處死。晃火帖木兒自殺。怯薛官阿察赤也參預了唐其勢的陰謀，要殺死伯顏，後來被抓獲交付有關部門，他承認了所有的罪行，被處死。

初，唐其勢事敗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剌海走匿皇后坐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奏曰："豈有兄弟爲逆而皇后黨之者！"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爲逆，豈能相救邪！"乃遷皇后出宮，尋鴆之于開平民舍，遂簿録唐其勢家。

當初，唐其勢起事失敗被擒，他死死抓住宮殿的欄杆不肯出來。塔剌海逃走藏在皇后的座位下面，皇后用衣服把他遮蓋住，侍臣把他拽出斬首，鮮血濺到了皇后的衣服上。伯顏啓奏皇帝說："豈有兄弟謀反而皇后做其同黨的！"將皇后一起逮捕。皇后向皇帝呼喊道："陛下救我！"皇帝說："你兄弟謀反，我豈能相救！"於是將皇后遷出皇宮，不久在開平的民房中將她用毒酒殺死，於是抄没唐其勢家。

## 伯顏

伯顏，蔑兒吉觧氏。曾大父探馬哈兒，給事宿衛。大父稱海，從憲宗

伯顏，蔑兒吉觧氏。曾祖父探馬哈兒，擔任過皇宮宿衛。祖父稱海，曾跟隨憲宗征伐宋朝，

伐宋，歿於王事。父謹只兒，總宿衛隆福太后宮。

伯顏弘毅深沉，明達果斷。年十五，奉成宗命侍武宗于藩邸。大德三年，從北征海都。五年，從至迭怯里古之地，力戰，又至哈剌塔之地，累捷，功爲諸將先。十年，斡羅思、失班等逃奔察八兒之地，武宗命伯顏追降之。十一年，武宗大會諸王駙馬於和林，錫號曰伯顏拔都兒。

武宗即位，拜吏部尚書，俄改尚服院使，又拜御史中丞。至大二年十一月，拜尚書平章政事，特賜蛟龍虎符，領右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三年，加特進。延祐三年，仁宗命爲周王常侍府常侍。四年，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五年，就升御史大夫。六年，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七年，拜陝西行臺御史大夫。至治二年，復遷南臺御史大夫。泰定二年，遷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三年，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舊所賜河南田五千頃，以二千頃奉帝師祝釐，八百頃助給宿衛，自取不及其半。宿奸頑豪嘗毒民者，必深治之。

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崩。八月，丞相燕鐵木兒遣明里董阿迎立武宗子懷王於江陵，道過河南，使以謀密告伯顏。伯顏嘆曰："此吾君之子也。吾夙荷武皇厚恩，委以心膂，今爵位至此，非覬萬一，爲己富貴計。大義所臨，曷敢顧望！"即集僚屬明告以故。於是會計倉廪、府庫、穀粟、金帛之數，乘輿供御、牢餼膳羞、徒旅委積、士馬芻糒供億之須，以及賞賚犒勞之用，靡不備至。不足，則檄州縣募民折輸明年田租，及貸商人貨貲，約倍息以償。又不足，則邀東南常賦之經河南者，輒止之以

死於開國大業。父親謹只兒，負責守衛隆福太后宮。

伯顏剛强深沉，明達事理辦事果斷。他十五歲時，奉成宗之命在藩王府第侍奉武宗。大德三年，跟隨武宗向北征討海都。五年，又跟隨武宗到達迭怯里古地區，奮力作戰，又到達哈剌塔地區，連續取得勝利，功勞居各位將領之首。十年，斡羅思、失班等逃向察八兒之地，武宗命令伯顏追擊并迫使敵人投降。十一年，武宗在和林大會諸王、駙馬，賜伯顏號爲伯顏拔都兒。

武宗即位，任命伯顏爲吏部尚書，不久改任尚服院使，又任命他爲御史中丞。至大二年十一月，任命他爲尚書平章政事，特賜蛟龍虎符，統管右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三年，加封爲特進。延祐三年，仁宗任命他爲周王常侍府常侍。四年，任命他爲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五年，在當地升御史大夫。六年，授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七年，拜授他爲陝西行臺御史大夫。至治二年，又遷官爲南臺御史大夫。泰定二年，調任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三年，調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皇帝曾經賜給他河南土地五千頃，他用二千頃獻給帝師以祭祀祈福，把八百頃資助給宿衛軍，自己取用的不到一半。素來奸詐頑劣的豪强曾經侵害百姓的，伯顏一定深究整治他們。

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逝世。八月，丞相燕鐵木兒派明里董阿到江陵迎接武宗之子懷王即位，路過河南，使臣把謀劃悄悄地告訴伯顏。伯顏嘆道："這是我們國君的兒子。我一向受到武皇的厚恩，以心腹相待，我的爵位已如此之高，不敢再有非分之想，爲自己富貴着想。理當如此，怎敢遲疑！"他立即召集下屬明白地告訴了事情的原委。於是統計糧倉、府庫、糧食、黄金布帛之數，供皇帝使用的車馬、祭祀用的牛羊猪等供品和美食、旅途所需的物資儲備、兵馬所需的糧草供應，以及賞賜犒勞所需的財物，無不準備妥當的。有不足的部分，則發布公告到州縣徵求百姓的財物以抵其第二年的田租，并且向商人借財物，約定加倍償還利息。仍然不足，則攔截

給其費。徵發民丁，增置驛馬，補城櫓，浚濠池，修戰守之具，嚴徼邏斥堠。日被堅執鋭，與僚佐曹掾籌其便宜。即遣蒙哥不花以其事馳告懷王。又使羅里報燕鐵木兒曰："公盡力京師，河南事我當自效。"伯顔别募勇士五千人以迎帝于南，而躬勒兵以俟。參政脱别台曰："今蒙古軍馬與宿衛之士皆在上都，而令探馬赤軍守諸隘，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我等圖保性命，他何計哉?"伯顔不從其言。其夜，脱别台手刃欲殺伯顔爲變，伯顔覺，遂拔劍殺之，奪其所部軍器，收馬千二百騎。懷王命撒里不花拜伯顔河南行省左丞相。懷王至河南，伯顔屬櫜鞬，擐甲冑，與百官父老導入，咸俯伏稱萬歲，即上前叩頭勸進。懷王解金鎧、御服、寶刀及海東白鶻、文豹賜伯顔。明日扈從北行。

東南地區路過河南向朝廷繳納的常規賦税，立即停止運輸以供給不足的費用。徵發民間壯丁，增置驛馬，修補守城用的高臺，疏浚護城河，修理進攻防守所用的器具，認真巡邏、偵察、瞭望。伯顔每天穿上堅固的鎧甲，手持鋒利的兵器，與手下官吏商議根據實際情況自行處置之事。伯顔於是派蒙哥不花將這裏的情況飛馬報告給懷王。他又派羅里報告燕鐵木兒説："您集中力量處理京師的事情，河南的事情我自當效勞。"伯顔另外招募勇士五千人到南方去迎接皇帝，自己則親自率軍等候。參政脱别台説："現在蒙古軍與宿衛軍都在上都，而令探馬赤軍守衛在各個關隘，我擔心這件事不會成功。我等是爲了保全性命，考慮别的幹什麽?"伯顔不同意他的意見。當天夜裏，脱别台手持鋼刀要殺死伯顔發動叛亂，伯顔醒了，於是拔劍殺死了脱别台，奪取了他的部隊的武器，收得一千二百匹馬。懷王派撒里不花任命伯顔爲河南行省左丞相。懷王到達河南，伯顔佩帶箭袋、身穿鎧甲，與百官父老一起引導懷王入城，衆人都俯首口稱萬歲，伯顔於是上前叩頭勸懷王即位。懷王解下金甲、御服、寶刀及海東白鶻、文豹賜給伯顔。第二天，伯顔跟隨懷王北上。

九月，懷王即皇帝位，是爲文宗，特加伯顔銀青榮禄大夫，仍領宿衛。尋加太尉，賜黄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千兩、楮幣二十五萬緡，進開府儀同三司、録軍國重事、御史大夫、中政院使。天曆二年正月，拜太保。二月，加授儲慶使，加賜虎符，特授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未幾，明宗即位，文宗居東宫，拜太子詹事、太保，開府如故。八月，拜中書左丞相。

九月，懷王即皇帝位，這就是文宗，特地加封伯顔爲銀青榮禄大夫，負責宿衛皇宫。不久又加封他爲太尉，賜給黄金二百五十兩、白銀一千兩、楮幣二十五萬緡，進官職爲開府儀同三司、録軍國重事、御史大夫、中政院使。天曆二年正月，任命他爲太保。二月，加封爲儲慶使，加賜虎符，特地任命他爲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不久，明宗即位，文宗爲太子，伯顔爲太子詹事、太保，仍如先前一樣爲開府儀同三司。八月，爲中書左丞相。

明宗崩，文宗嗣位，加儲政院使。三年正月，拜知樞密院事。至順元年，文宗以伯顔功大，不有異數不足以報稱，特命尚世祖闊闊出太子女孫曰卜顔的斤，分賜虎士三百：怯

明宗逝世，文宗繼位，給伯顔加官爲儲政院使。三年正月，任命他爲知樞密院事。至順元年，文宗認爲伯顔功勞大，没有特殊的禮遇不足以稱得起回報他，特地命令他娶世祖闊闊出太子的孫女卜顔的斤，賜給他各種勇猛的士兵三百

薛丹百、默而吉軍百、阿速軍百，隸左右宿衛。又賜黄金雙龍符，鐫文曰“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組以寶帶，世爲明券。又命凡宴飲視諸宗王禮。二年八月，進封浚寧王，特加授侍正府侍正，追封其先三世爲王。又加伯顏昭功宣毅萬户、忠翊侍衛都指揮使。三年，拜太傅，加徽政使。八月，文宗崩。十月，伯顏奉太皇太后命，立明宗之子懿璘質班，是爲寧宗。十一月，寧宗崩。

四年六月，順帝至自南服，入踐大位，嘉伯顏翊戴之功，拜中書右丞相、上柱國、監修國史。元統元年，進太師、奎章閣大學士，領太史院，兼領司天監、威武、阿速諸衛。奏復經筵，加知經筵事。十一月，進封秦王。繼領太禧宗禋院、中政院、宣政院、隆祥使司、宫相諸内府，總領蒙古、欽察、斡羅思諸衛親軍都指揮使。三年六月，唐其勢及其弟塔剌海私蓄異志，謀危社稷，伯顏奉詔誅之。餘黨稱兵，又親率師往上都，擊破其衆。七月，伯顏鴆殺皇后伯牙吾氏，爲匿唐其勢、塔剌海于后宫。伯顏怒曰：“豈有兄弟謀不軌而姊妹黨之者乎！”遂鴆之。詔諭天下，用國初故事，賜伯顏以答剌罕之號，俾世襲之。

至元元年，伯顏贊帝率遵舊章，奏寢妨農之務，停海内土木營造四年，息彰德、萊蕪冶鐵一年，蠲京圻漕户雜徭，減河間、兩淮、福建鹽額歲十八萬五千有奇，賑沙漠貧户及南北饑民至千萬計，帝允而行之。其知經筵日，當進講，必與講官敷陳格言，以盡啓沃之道。太皇太后賜第時雍坊，有旨雄麗視諸王邸，伯顏力辭，制度務從損約。四年，求解政

人：怯薛丹一百人、默而吉軍一百人、阿速軍一百人，隸屬於左右宿衛。又賜給他黄金雙龍符，刻字“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綴以寶帶，世代作爲明證。又命令，凡是伯顏參赴宴飲，其禮遇要和對待諸王一樣。二年八月，進封伯顏爲浚寧王，特别加授爲侍正府侍正，追封他的先人三世爲王。又授伯顏爲昭功宣毅萬户、忠翊侍衛都指揮使。三年，任命他爲太傅，加官爲徽政使。八月，文宗逝世。十月，伯顏奉太皇太后命，立明宗之子懿璘質班爲皇帝，這就是寧宗。十一月，寧宗逝世。

四年六月，順帝從南方來到京師，繼承皇位，爲嘉獎伯顏輔佐擁戴皇帝之功，任命他爲中書右丞相、上柱國、監修國史。元統元年，伯顏進官爲太師、奎章閣大學士，負責太史院，兼管司天監、威武、阿速各衛。伯顏上奏恢復經筵，加官他爲知經筵事。十一月，進封爲秦王。繼而他負責太禧宗禋院、中政院、宣政院、隆祥使司、宫相諸内府，統領蒙古、欽察、斡羅思諸衛親軍都指揮使。三年六月，唐其勢及其弟塔剌海暗藏異志，陰謀危害國家，伯顏奉詔將他們處死。唐其勢的餘黨起兵，伯顏又親自率軍前往上都，擊敗了那些人。七月，伯顏用毒酒殺死了皇后伯牙吾氏，因爲她將唐其勢、塔剌海藏於後宫。伯顏憤怒地説：“豈有兄弟圖謀不軌而姊妹與之相勾結的！”於是用毒酒殺死了她。皇帝下詔曉諭全國，依照開國之初的做法，賜予伯顏答剌罕之號，使之世代承繼。

至元元年，伯顏輔佐皇帝遵循以往的章程，他上奏停止妨害農業的活動，在全國範圍内停止土木工程四年，停止在彰德、萊蕪煉鐵一年，免除京畿地區水路運糧户的各種徭役，減少河間、兩淮、福建鹽税定額每年十八萬五千多引，賑濟沙漠貧苦民户以及南方北方的飢民至千萬計，皇帝批准并且實行了這些建議。伯顏知經筵的時候，每當要給皇帝講讀時，他總是與講官一起陳述格言，以盡竭誠開導之道。太皇太后在時雍坊賜給伯顏府第，皇上有旨要求其雄偉壯麗的程度

柄，三宫交勉留。五年十月，詔爲大丞相，加號元德上輔，賜七寶玉書龍虎金符，鐫刻如前。先數日，伯顏面奏請以賜田歲入所積鈔一萬錠，賑帖列堅、末鄰、納鄰三道驛置，及關北十三驛之困乏者。

等同於諸王的府邸，伯顏極力推辭，表示自己的府第一定要節省費用。四年，他請求解除職務，皇帝、皇后、皇太后一齊挽留。五年十月，皇帝下詔任命他爲大丞相，加號爲元德上輔，賜給他七寶玉書龍虎金符，鐫刻的文字像先前一樣。在此之前數日，伯顏當面上奏皇帝請求用賜田每年收入所積的一萬錠錢，賑濟帖列堅、末鄰、納鄰三道的驛站，以及關北十三處驛站的窮困者。

然伯顏自誅唐其勢之後，獨秉國鈞，專權自恣，變亂祖宗成憲，虐害天下，漸有奸謀。帝患之。初，伯顏欲以其侄脱脱宿衛，伺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樞密知院汪家奴、翰林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實屬意脱脱，故脱脱政令日修而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爲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側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焰薰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顏而已。脱脱深憂之，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遣阿魯、世傑班日以忠義與之往復論難，益知其心無他，遂聞于帝，帝始無疑。是年，車駕自上都還京，伯顏數以兵巡行紅城諸處，歸輒在後。三人謀益堅，伯顏不知，益逞凶虐，構陷郯王徹徹篤，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行刑。復奏貶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普化，辭色憤厲，不待旨而行。帝益忿之。伯顏且日益立威，鍛煉諸獄延及無辜。

然而伯顏在處死唐其勢之後，獨自掌握國家大權，專權放縱，變亂祖宗制定的法令，殘害天下，逐漸有了奸詐的圖謀。皇帝感到憂慮。當初，伯顏想要讓他的侄子脱脱擔任宿衛，暗中觀察皇帝的起居，怕引起衆人的非議，於是派樞密知院汪家奴、翰林承旨沙剌班一同在皇宫擔任侍衛官員，實際是有意於脱脱，所以脱脱的政令日益重要而衛士都拱手聽從他的指揮。伯顏自己統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爲掩護，前導和跟從之多，充塞街道。而皇帝身邊的儀仗和侍衛人員反倒寥若晨星。他的權勢凌人，天下的百姓衹知有伯顏而已。脱脱極爲憂慮，乘機向皇帝表示捨家殉國的決心，皇帝還不相信他的話。派阿魯、世傑班每天以忠義問題與脱脱反復辯論責難，越發知道他心中没有其他的想法，於是奏聞於皇帝，皇帝纔不懷疑他。這年，皇帝從上都返回京師，伯顏多次領兵巡行紅城各處，返回時總是在隊伍的後面。三人的謀劃更加堅決，伯顏不知道，更逞暴虐，誣陷郯王徹徹篤，上奏請求皇帝賜郯王自殺，皇帝不同意，伯顏擅自傳旨行刑。伯顏又上奏將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普化貶官，聲色憤怒嚴厲，不等皇帝傳旨就予以執行。皇帝更加痛恨伯顏。伯顏還日益樹立自己的威權，製造各種官司牽連及於無辜的人。

六年二月，伯顏自領兵衛，請帝出田。脱脱告帝托疾不往。伯顏固請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脱脱欲有所爲，遂與世傑班、阿魯合議，白于帝。戊戌，脱脱悉拘門鑰，受密旨領軍，阿魯、世傑班侍帝側傳命。是夜，帝御玉德殿，主符檄，發號令，

六年二月，伯顏自己統領兵衛，請皇帝外出打獵。脱脱陳告皇帝藉口有病不去。伯顏堅持請太子燕帖古思出外暫駐柳林。脱脱想要有所行動，於是與世傑班、阿魯一起商議，告訴了皇帝。戊戌，脱脱扣留了所有門的鑰匙，接受皇帝的密令統領軍隊，阿魯、世傑班侍候皇帝身旁傳達命令。當夜，皇帝來到玉德殿，主持兵符檄

詳見《脱脱傳》。中夜二鼓，遣太子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太子營，取之入城，夜半見帝。四鼓，命只兒瓦歹奉詔往柳林，出伯顔爲河南行省左丞相。己亥，伯顔遣人來城下問故。脱脱倨城門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顔奏乞陛辭，不許，遂行。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伯顔問曰："爾曾見子殺父事耶?"父老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見臣殺君。"伯顔俯首有慚色。三月辛未，詔徙南恩州陽春縣安置，病死于龍興路驛舍。

文，發布號令，事情詳見《脱脱傳》。夜半二鼓時分，皇帝派遣太子宿衛月可察兒率領三十名騎兵到達太子營，接太子入城，夜半時分拜見皇帝。四鼓時，皇帝命令只兒瓦歹奉詔前往柳林，宣布將伯顔調任河南行省左丞相。己亥，伯顔派人來城下問是什麽原因。脱脱坐在城門上宣布，皇帝有旨罷黜丞相一人，各位隨從官員無罪，可以各自返回本衛。伯顔啓奏請求面辭皇帝，皇帝不同意，伯顔於是上路。路過真定，父老手捧裝滿酒的酒杯獻給他。伯顔問道："你看見過兒子殺父親的事嗎?"父老説："没有見過兒子殺父親，衹見過臣子殺國君。"伯顔低頭面有慚愧之色。三月辛未，皇帝詔令將他流放到南恩州陽春縣安置，伯顔病死於龍興路驛站的客房。

## 馬札兒台

馬札兒台，世系見兄《伯顔傳》。馬札兒台蚤扈從武宗，後侍仁宗於潛邸，出入恭謹，莅事敏達，仁宗説之。及立爲皇太子，以爲中順大夫、典用太監。尋遷吏部郎中，升侍郎，進兵部尚書，遷利用卿，進度支卿，轉同知典瑞院事，升院使，歷大都路達魯花赤，佩虎符，領虎賁親軍都指揮使。

馬札兒台，其世系見其兄《伯顔傳》。馬札兒台早先跟隨武宗，後來在諸王府邸侍奉仁宗，出入恭謹，辦事敏捷通達，仁宗很喜歡他。等到仁宗被立爲皇太子，他爲中順大夫、典用太監。不久改任吏部郎中，升爲侍郎，再升爲兵部尚書，調任利用卿，進官爲度支卿，改任同知典瑞院事，升任院使，歷官大都路達魯花赤，佩帶虎符，領虎賁親軍都指揮使。

泰定四年，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關陝大饑，賑貸有不及者，盡出私財以周貧民，所活甚衆。轉太府卿，又轉都功德使，改宣政使。三遷皆仍太府卿，佩元降虎符，領高麗女直漢軍萬户府達魯花赤。拜御史大夫，仍領高麗女直漢軍，兼右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承徽寺。尋遷知樞密院事，兼前職，加提調武備寺事，加金牌，領欽察闆闆帖木兒千户所；又仍以知樞密院事，加鎮守海口侍衛親軍屯儲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餘如故。

泰定四年，馬札兒台被任命爲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關陝發生大饑荒，賑濟借貸有不够的，他拿出自己全部的私財以周濟窮人，所救活的人非常多。他改任太府卿，又改任都功德使，改任宣政使。三次調職都仍是太府卿，佩帶皇帝原先給予他的虎符，領高麗、女真、漢軍萬户府達魯花赤。他被任命爲御史大夫，仍舊領高麗、女真、漢軍，兼任右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承徽寺。不久改任知樞密院事，兼任前職，加官爲提調武備寺事，加金牌，負責欽察闆闆帖木兒千户所；又仍以知樞密院事的資格，加官爲鎮守海口侍衛親軍屯儲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其餘的官職不變。

至元三年，議進爵封王，辭以兄伯顔既封秦王，兄弟不宜并王，乃拜

至元三年，朝臣商議爲馬札兒台進爵封王，他推辭説哥哥伯顔已經封爲秦王，兄弟不宜都封

太保，分樞密院，往鎮北邊。至鎮，邊民歲有徭役，悉蠲除之，後爲定例。六年，伯顔既罷黜，召拜太師、中書右丞相。奏罷各處船户提舉、廣東采珠提舉二司。兼領右衛阿速軍，又兼領群牧監。未幾，以疾辭，帝優詔起之。其請益堅，遂以太師就第。明年，以其子脱脱爲右丞相，而封馬札兒台爲忠王。至正七年，别兒怯不花譖于帝，詔安置甘肅，以疾薨，年六十三。

王，於是皇帝任命他爲太保，分管樞密院，前往鎮守北部邊疆。到達邊鎮，邊民每年有徭役，他全部予以免除，以後便成了定例。六年，伯顔已經被罷黜，召回任命馬札兒台爲太師、中書右丞相。他啓奏撤銷各處船户提舉、廣東采珠提舉司二所。他兼管右衛阿速軍，又兼管群牧監。不久，他因病辭官，皇帝下達特别詔書起用他，他辭官的請求更加堅决，於是以太師的身份回到家中。第二年，皇帝任用其子脱脱爲右丞相，而封馬札兒台爲忠王。至正七年，别兒怯不花在皇帝面前説他的壞話，皇帝下詔將他安置在甘肅，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三歲。

馬札兒台所至不以察察爲明，赫赫爲威，僚屬各效其勤，至於事功既成，未嘗以爲己出也。以仁宗寵遇之深，忌日必先百官詣原廟致敬，或一食一果之美，必持獻廟中。仁宗嘗建寺雲州九峰山，未成而崩，馬札兒台以私財成之，曰："是雖未足以報先帝之恩，而先帝嘗駐蹕於兹，誠不忍過其所而坐視蕪廢也。"又建寺都城健德門東。十二年，特命改封德王，令翰林儒臣製詞立碑，仍賜旌忠昭德之額。長子脱脱，次子也先帖木兒。

馬札兒台所到之處不以苛察爲精明，不以顯赫爲威嚴，手下官員各自盡力效勞，等到事情辦成以後，他從没有説這是自己出的主意。因爲仁宗非常喜愛重用他，仁宗的忌日他總是先於百官到原廟表達敬意，倘若有一種美食一個佳果，他一定會帶着獻到廟中。仁宗曾經在雲州九峰山建寺，没有建成仁宗就去世了，馬札兒台用自己個人的錢財將其建成，他説："這雖然不足以報答先帝之恩，但先帝曾經駐蹕於此，我實在不忍心經過這裏而坐視其荒廢。"又在都城健德門東建造寺廟。十二年，皇帝特地命令改封他爲德王，命翰林儒臣撰文立碑，皇帝又賜以旌忠昭德的碑額。他的長子是脱脱，次子是也先帖木兒。

## 脱脱

脱脱字大用，生而岐嶷，異於常兒。及就學，請於其師浦江吴直方曰："使脱脱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終身耳。"稍長，膂力過人，能挽弓一石。年十五，爲皇太子怯憐口怯薛官。天曆元年，襲授成製提舉司達魯花赤。二年，入覲，文宗見之，悦曰："此子後必可大用。"遷内宰司丞，兼前職。五月，命爲府正司丞。至順二年，授虎符、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元統二年，同知宣政院事，兼前職。五月，遷中政使。六月，遷同知樞密院事。

脱脱字大用，生而聰慧，與一般的孩子不同。等到上學，他請求其師浦江吴直方説："讓脱脱整天端坐讀書，還不如每天記誦古人的嘉言善行而終生受用呢。"長大一些之後，他的力氣過人，能拉一石的弓弩。十五歲時，他擔任皇太子私屬人户的怯薛官。天曆元年，繼承前輩任成製提舉司達魯花赤。二年，他朝見皇帝，文宗見到他，高興地説："這個孩子將來必可大用。"改任内宰司丞，兼任原先的職務。五月，被任命爲府正司丞。至順二年，皇帝授給他虎符、任用他爲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元統二年，任同知宣政院事，兼任原來的職務。五月，改任中政使。六月，改任同知樞密院事。

至元元年，唐其勢陰謀不軌，事覺伏誅，其黨答里及剌剌等稱兵外應。脱脱選精鋭與之戰，盡禽以獻。歷太禧宗禋院使，拜御史中丞、虎符親軍都指揮使，提調左阿速衛。四年，進御史大夫，仍提調前職，大振綱紀，中外肅然。扈從上都還，至鷄鳴山之渾河，帝將畋于保安州，馬蹶。脱脱諫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與大臣宿儒講求治道，至於飛鷹走狗，非其事也。"帝納其言，授金紫光禄大夫，兼紹熙宣撫使。

是時，其伯父伯顏爲中書右丞相，既誅唐其勢，益無所忌，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殺無辜，諸衛精兵收爲己用，府庫錢帛聽其出納。帝積不能平。脱脱雖幼養於伯顏，常憂其敗，私請於其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以爲然，復懷疑久未决。質之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家耳，餘復何顧焉?"當是時，帝之左右前後皆伯顏所樹親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日與之處。脱脱遂與二人深相結納。而錢唐楊瑀嘗事帝潛邸，爲奎章閣廣成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每三人論事，使瑀參焉。

五年秋，車駕留上都，伯顏時出赴應昌。脱脱與世傑班、阿魯謀欲禦之東門外，懼弗勝而止。會河南范孟矯殺省臣，事連廉訪使段輔，伯顏風臺臣言漢人不可爲廉訪使。時别兒怯不花亦爲御史大夫，畏人之議己，辭疾不出，故其章未上。伯顏促之急，監察御史以告脱脱。脱脱曰：

至元元年，唐其勢陰謀造反，事情敗露後被處死，其同黨答里和剌剌等起兵作爲外應。脱脱挑選精鋭部隊與他們作戰，抓獲全部敵人獻上朝廷。脱脱曾任太禧宗禋院使，任御史中丞、虎符親軍都指揮使，指揮左阿速衛。四年，進官爲御史大夫，仍擔任原先的職務，大力整頓法制，朝廷内外爲之肅然。他跟隨皇帝從上都返回，到達鷄鳴山之渾河，皇帝將要在保安州打獵，馬摔倒了。脱脱勸道："古代帝王端坐於宫殿之中，每天與大臣老儒講論探求治國之道，至於飛鷹走狗，不是皇帝該幹的事情。"皇帝接受了他的意見，授他爲金紫光禄大夫，兼任紹熙宣撫使。

此時，脱脱的伯父伯顏任中書右丞相，處死唐其勢之後，伯顏更加無所顧忌，擅自授予人官爵，赦免死罪，任用奸邪佞臣，殺害無辜，各衛精兵收歸自己使用，府庫的錢鈔絲帛聽憑他支出。皇帝積憤不能平静。脱脱雖然小時候養育於伯顏家，常常憂慮伯父衰敗，他私下裏請教父親説："伯父的驕傲放縱已經十分厲害，萬一皇帝震怒，那麽我們家族就誅絶了。爲什麽不在他未敗之前想想辦法呢?"他父親認爲他説得對，但又有疑慮，遲遲未下决心。問於直方，直方説："古書中有'大義滅親'的話。大夫衹知道忠於國家罷了，别的又有什麽可顧慮的呢?"在那個時候，皇帝的左右前後都是伯顏所培植的親信黨羽，衹有世傑班、阿魯是皇帝的心腹，每天和脱脱在一起。脱脱於是與這二人結下很深的交情。而錢唐楊瑀曾經在王府中侍奉過皇帝，這時任奎章閣廣成局副使，得以出入宫中，皇帝知道他可以任用，每到和脱脱等三人商議事情，皇帝便讓楊瑀參加。

五年秋天，皇帝留在上都，伯顏常常出去到應昌。脱脱與世傑班、阿魯商議想要在城東門外抗禦伯顏，害怕不能勝利而停止實施。恰逢河南范孟假托聖旨殺害行省大臣，事情牽連到廉訪使段輔，伯顏暗示御史臺大臣説漢人不可以任廉訪使。此時别兒怯不花也任御史大夫，怕别人議論自己，托言有病而不出來，所以他的奏章没有呈上。伯顏催得很急，監察御史把情况告訴了脱

“别兒怯不花位吾上，且掌印，我安敢專邪？”别兒怯不花聞之懼，且將出。脱脱度不能遏，謀於直方。直方曰：“此祖宗法度，决不可廢，盍先爲上言之？”脱脱入告于帝，及章上，帝如脱脱言。伯顔知出於脱脱，大怒，言於帝曰：“脱脱雖臣之子，其心專佑漢人，必當治之。”帝曰：“此皆朕意，非脱脱罪也。”及伯顔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决意逐之。一日，泣語脱脱，脱脱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可不密。議論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脱脱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脱脱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阿魯議，候伯顔入朝禽之。戒衛士嚴宫門出入，螭坳悉爲置兵。伯顔見之大驚，召脱脱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伯顔遂疑脱脱，益增兵自衛。

脱。脱脱説：“别兒怯不花職位在我之上，并且掌管大印，我怎麽敢專權呢？”别兒怯不花聽説之後感到害怕，且將出來。脱脱估計阻止不住他，便同直方商議。直方説：“這是祖宗的法度，决不能廢止，何不先上奏皇帝？”脱脱入宫報告了皇帝，等到别兒怯不花的奏章上奏時，皇帝便按照脱脱的口徑表示意見。伯顔得知這出於脱脱，大怒，對皇帝説：“脱脱雖然是臣的孩子，其心專門保護漢人，一定要將他治罪。”皇帝説“這都是朕的意見，不是脱脱的罪過。”等到伯顔擅自將宣讓、威順二王貶官，皇帝極爲憤怒，决心驅逐伯顔。一天，皇帝對脱脱哭訴，脱脱也落淚了，回來與直方商議。直方説：“這關係到宗廟國家的安危，不可不保密。你和皇帝議論時，誰在場？”脱脱説：“阿魯和脱脱木兒。”直方説：“你的伯父挾震主之威，這種人如果貪圖富貴，把你們的話一泄露，則皇帝危險，而我們將被殺頭。”脱脱於是請那二人到家中，設酒奏樂招待，日夜不許他們出門。脱脱於是與世傑班、阿魯商議，等伯顔上朝時抓住他。脱脱命令衛士嚴格檢查出入宫門的人，殿前螭首低凹之地都布置了兵。伯顔見到後大吃一驚，召脱脱責問，脱脱回答説：“皇帝住的地方，防禦不得不這樣。”伯顔於是懷疑脱脱，更加增兵以保衛自己。

六年二月，伯顔請太子燕帖古思獵于柳林。脱脱與世傑班、阿魯合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伯顔。戊戌，遂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御玉德殿，召近臣汪家奴、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又召瑀及江西范匯入草詔，數伯顔罪狀。詔成，夜已四鼓，命中書平章政事只兒瓦歹齎赴柳林。己亥，脱脱坐城門上，而伯顔亦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脱脱曰：“有旨逐丞相。”伯顔所領諸衛兵皆散，而伯顔遂南行。詳見《伯顔傳》中。事定，詔以馬札兒台爲中書右丞相；脱脱知樞密院事，虎符，忠翊衛親軍都指揮

六年二月，伯顔邀請太子燕帖古思去柳林射獵。脱脱與世傑班、阿魯一起商議用所掌握的兵力以及宿衛士抵抗伯顔。戊戌，於是扣留京城城門的鑰匙，命令所親信的人布列在城門之下。當夜，脱脱奉皇帝到玉德殿，召近臣汪家奴、沙剌班以及中書省、樞密院的大臣先後入宫朝見，讓他們出五門聽候命令。又召楊瑀及江西范匯入宫起草詔書，列舉伯顔的罪狀。詔書起草完成，夜已到四更，皇帝命中書平章政事只兒瓦歹携帶詔書去柳林。己亥，脱脱坐在城門上，而伯顔也派騎士到城下問原因。脱脱説：“皇帝有旨驅逐丞相。”伯顔所統領的各衛的兵士都散去了，而伯顔於是往南去。事情詳見《伯顔傳》中。事情平定之後，皇帝詔命馬札兒台爲中書右丞相；脱脱任知樞密院事，佩帶虎符，任忠翊衛親軍都指

使，提調武備寺、阿速衛千户所，兼紹熙等處軍民宣撫都總使、宣忠兀羅思護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昭功萬户府都總使。十月，馬札兒台移疾辭相位，詔以太師就第。

至正元年，遂命脱脱爲中書右丞相、録軍國重事，詔天下。脱脱乃悉更伯顔舊政，復科舉取士法，復行太廟四時祭，雪郯王徹徹秃之冤，召還宣讓、威順二王，使居舊藩，以阿魯圖正親王之位，開馬禁，减鹽額，蠲負逋，又開經筵，遴選儒臣以勸講，而脱脱實領經筵事。中外翕然稱爲賢相。二年五月，用參議孛羅帖木兒等言，於都城外開河置閘，放金口水，欲引通州船至麗正門，役丁夫數萬，訖無成功。事見《河渠志》。

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命脱脱爲都總裁官。又請修《至正條格》頒天下。帝嘗御宣文閣，脱脱前奏曰："陛下臨御以來，天下無事，宜留心聖學。頗聞左右多沮撓者，設使經史不足觀，世祖豈以是教裕皇哉？"即秘書監取裕宗所授書以進，帝大悦。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嘗保育于脱脱家，每有疾飲藥，必嘗之而進。帝嘗駐蹕雲州，遇烈風暴雨，山水大至，車馬人畜皆漂溺，脱脱抱皇太子單騎登山，乃免。至六歲還，帝慰撫之曰："汝之勤勞，朕不忘也。"脱脱乃以私財造大壽元忠國寺於健德門外，爲皇太子祝釐，其費爲鈔十二萬二千錠。

四年閏月，領宣政院事。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脱脱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邪？"時有疾漸羸，且術者亦言年月不利，乃上表辭位，

揮使，指揮武備寺、阿速衛千户所，兼任紹熙等處軍民宣撫都總使、宣忠兀羅思護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昭功萬户府都總使。十月，馬札兒台移書稱病辭去相位，皇帝下詔讓他以太師的身份回到宅邸。

至正元年，皇帝於是任命脱脱爲中書右丞相、録軍國重事，詔告天下。脱脱於是全部更改伯顔的舊政，恢復科舉取士法，恢復進行太廟四季的祭祀，洗雪郯王徹徹秃之冤案，召還宣讓、威順二王，讓他們住在原先的領地，以阿魯圖就正親王之位，放開馬禁，减少產鹽定額，免除拖欠的賦税，重開經筵，挑選儒臣以諷勸講經，而脱脱實際負責經筵的工作。朝廷内外一致稱脱脱爲賢相。二年五月，接受參議孛羅帖木兒等的建議，在京師城外開挖河道安置水閘，放金口水，想要將通州的船隻通航到麗正門，使役壯丁民夫數萬，最終没有成功。事情參見《河渠志》。

三年，皇帝下詔編寫遼、金、宋三朝史書，命脱脱爲都總裁官。他又請求編寫《至正條格》在全國頒行。皇帝曾經到宣文閣，脱脱上前奏説："陛下即位以來，國内無事，應該留心儒學。臣多次聽説陛下身邊的人阻止此事，假如説經史不值得看，那麽世祖爲什麽用這種學問來教裕皇呢？"隨即到秘書監取來裕宗所學過的書獻給皇帝，皇帝非常高興。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曾經在脱脱家撫養，每當皇太子有病需吃藥時，脱脱一定要嘗完之後再進呈給太子。皇帝曾經駐蹕雲州，遇到狂風暴雨，山洪暴發，車馬人畜都漂流沉溺其中，脱脱抱着皇太子獨自騎馬登山，這纔免於災難。到六歲時皇太子返回宫中，皇帝撫慰脱脱説："你的勤苦功勞，朕不會忘記。"脱脱於是用自己的錢財在健德門外建造大壽元忠國寺，爲皇太子祈求幸福，其費用是十二萬二千錠錢鈔。

四年閏月，他負責宣政院。各山寺廟住持請求重新設置僧司，并且説："郡縣給我們造成的困苦，使我們如坐地獄之中。"脱脱説："如果重新設置僧司，與地獄中又設置地獄有什麽區别？"這時脱脱有病，身體瘦弱，而且算命者也説年月

帝不允，表凡十七上始從之。有旨封鄭王，食邑安豐，賞賚巨萬，俱辭不受。乃賜松江田，爲立稻田提領所以領之。

對他不利，脱脱於是上表辭職，皇帝不准，共上了十七次表纔准許。皇帝有旨封他爲鄭王，封地在安豐，賞賜錢成千上萬，他都辭而不受。於是皇帝賜給他松江的田地，爲他而設立稻田提領所以管理那裏的田地。

七年，別兒怯不花爲右丞相，以宿憾譖其父馬札兒台。詔徙甘肅。脱脱力請俱行，在道則閱騎乘廬帳，食則視其品之精粗，及至其地，馬札兒台安之。復移西域撒思之地，至河，召還甘州就養。十一月，馬札兒台薨。帝念脱脱勛勞，召還京師。

七年，別兒怯不花任右丞相，因以前的怨恨而誣陷脱脱的父親馬札兒台。皇帝詔令將馬札兒台流放到甘肅。脱脱極力請求與父親一起去，在路上則察看車馬、房屋、帳篷，吃飯則察看食品的精粗，及至到了目的地，馬札兒台安心地住在那裏。又將馬札兒台遷移到西域撒思之地，到達黄河，皇帝召他回到甘州就養。十一月，馬札兒台去世。皇帝感念脱脱的功勞，召他回到京師。

八年，命脱脱爲太傅，提調宫傅，綜理東宫之事。九年，朵兒只、太平皆罷相，遂詔脱脱復爲中書右丞相，賜上尊、名馬、襲衣、玉帶。脱脱既復入中書，恩怨無不報。時開端本堂，皇太子學於其中，命脱脱領端本堂事。又提調阿速、欽察二衛、内史府、宣政院、太醫院事。

八年，皇帝任命脱脱爲太傅，負責宫傅，全面管理東宫之事。九年，朵兒只、太平都被免除了丞相職位，皇帝於是任命脱脱重新爲中書右丞相，賜給他上等醇酒、名馬、襲衣、玉帶。脱脱重新進入中書省後，對於恩怨無不回報。當時開設了端本堂，皇太子在其中學習，皇帝命令脱脱負責端本堂事務。又任命他負責阿速、欽察二衛、内史府、宣政院、太醫院的事務。

十年五月，居母薊國夫人憂。帝遣近臣喻之，俾出理庶務。於是脱脱用烏古孫良楨、龔伯遂、汝中柏、伯帖木兒等爲僚屬，皆委以腹心之寄，小大之事悉與之謀，事行而群臣不知也。吏部尚書偰哲篤建言更造至正交鈔，脱脱信之，詔集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院諸臣議之，皆唯唯而已，獨祭酒吕思誠言其不可，脱脱不悦。既而終變鈔法，而鈔竟不行。事見《思誠傳》。

十年五月，爲母親薊國夫人服喪。皇帝派近臣曉諭他，使他出來處理政務。於是脱脱起用烏古孫良楨、龔伯遂、汝中柏、伯帖木兒等爲下屬，皆委以心腹重任，大事小事都和他們商量，事情已經在進行而群臣不知道。吏部尚書偰哲篤建議改造至正交鈔，脱脱相信他的話，皇帝下詔召集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院各位大臣商議這件事，大家都無異議，惟獨祭酒吕思誠説那樣做不行，脱脱不高興。不久終於改變了鈔法，但這種錢鈔最終未能流通。事情參見《吕思誠傳》。

河决白茅堤，又决金堤，方數千里，民被其患，五年不能塞。脱脱用賈魯計請塞之，以身任其事。出告群臣曰："皇帝方憂下民，爲大臣者職當分憂。然事有難爲，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即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

黄河冲决了白茅堤，又冲决了金堤，方圓數千里，老百姓遭受到水患，五年堵不住决口。脱脱采用賈魯的方案，請求堵住缺口，自己親自負責此事。脱脱出來告訴群臣説："皇帝正在爲百姓擔憂，做大臣的理當替皇帝分憂。不過事情有難辦的，就像病有難治的，自古以來黄河水患就

其疾。”而人人異論，皆不聽。乃奏以賈魯爲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役之，築决堤成，使復故道。凡八月功成。事見《河渠志》。於是天子嘉其功，賜世襲答剌罕之號。又敕儒臣歐陽玄製《河平碑》以載其功。仍賜淮安路爲其食邑，郡邑長吏聽其自用。

是難治的病，今天我一定要治好黄河的病。”而所有不同的意見，他都不聽。脱脱於是上奏任命賈魯爲工部尚書，總負責修治黄河堤防，讓他徵發黄河南北軍人百姓十七萬人服勞役，修築堤壩成功，使黄河恢復原來的河道。工程總共用了八個月的時間。事情見《河渠志》。於是皇帝嘉獎他的功勞，賜予他世襲答剌罕的稱號。又敕令儒臣歐陽玄撰寫《河平碑》以記述他的功勞。於是賜給他淮安路作爲封地，郡邑的官吏任憑他自己任命。

已而汝、潁之間妖寇聚衆反，以紅巾爲號，襄、樊、唐、鄧皆起而應之。十一年，脱脱乃奏以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爲知樞密院事，將諸衛兵十餘萬討之。克上蔡。既而駐兵沙河，軍中夜驚。也先帖木兒盡棄軍資器械，北奔汴梁，收散卒，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習兵，詔别將代之。也先帖木兒徑歸，昏夜入城，仍爲御史大夫。陜西行臺監察御史十二人劾其喪師辱國之罪，脱脱怒，乃遷西行臺御史大夫朵兒直班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而御史皆除各府添設判官，由是人皆莫敢言事。

不久汝州、潁州之間的妖邪盗寇聚衆造反，以紅巾爲號，襄陽、樊城、唐州、鄧州都起兵響應。十一年，脱脱便上奏任命他的弟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爲知樞密院事，率領各衛部隊十多萬討伐盗寇。攻克上蔡。不久駐軍沙河，夜裏軍中驚動。也先帖木兒丢棄了全部的軍用物資和武器，向北逃往汴梁，收集潰散兵卒，駐扎在朱仙鎮。朝廷因爲也先帖木兒不熟悉軍事，下詔由别的將領代替他。也先帖木兒直接返回京師，在昏暗的夜色中進入城中，仍舊任御史大夫。陜西行臺監察御史十二人彈劾他喪師辱國之罪，脱脱大怒，於是將西行臺御史大夫朵兒直班調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而御史都被調任各府添設判官，從此没有人敢談論朝廷之事。

十二年，紅巾有號芝麻李者，據徐州。脱脱請自行討之，以逯魯曾爲淮南宣慰使，募鹽丁及城邑趫捷，通二萬人，與所統兵俱發。九月，師次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馬首，脱脱不爲動，麾軍奮擊之，大破其衆，入其外郛。明日，大兵四集，亟攻之，賊不能支，城破，芝麻李遁去。獲其黄傘旗鼓，燒其積聚，追擒其僞千户數十人，遂屠其城。帝遣中書平章政事普化等即軍中命脱脱爲太師，依前右丞相，趣還朝，而以樞密院同知秃赤等進師平潁、亳。師還，賜上尊、珠衣、白金、寶鞍。皇太子錫燕于私第。詔改徐州爲武安

十二年，紅巾軍中有一個號稱爲芝麻李的，占據了徐州。脱脱請求親自討伐他，任命逯魯曾爲淮南宣慰使，招募鹽場壯丁和城中善走的人，一共二萬人，與所率領的部隊一起出發。九月，部隊停駐在徐州，攻打西門。盗賊出戰，用鐵翎箭射脱脱的馬頭，脱脱不爲所動，指揮部隊奮勇進擊，大敗敵人，攻入徐州外城。第二天，大軍從四面包圍上來，迅速發動攻擊，盗賊不能抵擋，城被攻破，芝麻李逃走。繳獲了他的黄傘旗鼓，焚燒了他積存的物資，追捕其僞千户數十人，并在城中大屠殺。皇帝派中書平章政事普化等就在軍中任命脱脱爲太師，依舊任右丞相，催他回朝，而命樞密院同知秃赤等進軍平定潁州、亳州。部隊回還，皇帝賜給脱脱上等醇酒、珠衣、白銀、寶鞍。皇太子在自己的宅邸設宴款待

州，而立碑以著其績。

他。皇帝詔令將徐州改名爲武安州，而樹立碑石以表彰脱脱的功績。

十三年三月，脱脱用左丞烏古孫良楨、右丞悟良哈台議，屯田京畿，以二人兼大司農卿，而脱脱領大司農事。西至西山，東至遷民鎮，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順州，皆引水利，立法佃種，歲乃大稔。

十三年三月，脱脱接受了左丞烏古孫良楨、右丞悟良哈台的建議，在京畿屯田，任命這二人兼大司農卿，而脱脱負責大司農事務。西至西山，東至遷民鎮，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州、順州，都興修水利，依法租種，獲得豐收。

十四年，張士誠據高郵，屢招諭之不降。詔脱脱總制諸王諸省軍討之。黜陟予奪一切庶政，悉聽便宜行事；省臺院部諸司聽選官屬；從行稟受節制。西域、西番皆發兵來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師之盛，未有過之者。師次濟寧，遣官詣闕里祀孔子，過鄒縣祀孟子。十一月，至高郵。辛未至乙酉，連戰皆捷。分遣兵平六合，賊勢大蹙。俄有詔罪其老師費財，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書平章政事月闊察兒、知樞密院事雪雪代將其兵，削其官爵，安置淮安。

十四年，張士誠占領高郵，朝廷屢次招安，不投降。皇帝詔令脱脱統率諸王各行省的部隊討伐。官員的升降予奪等，都由脱脱自行處置；中書省、御史臺、樞密院、六部、各司官員亦由其選任；跟隨出征受其節制。西域、西番都派兵來助戰。旌旗排列千里，銅鑼鼓聲震天，出兵場面的盛大，没有超過它的。部隊駐扎在濟寧，脱脱派官員到闕里去祭祀孔子，路過鄒縣時祭祀孟子。十一月，到達高郵。辛未至乙酉，連戰連勝。脱脱分兵去平定六合，賊兵的勢力大爲縮小。不久皇帝有詔指責他用兵時間長耗費錢財多，派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書平章政事月闊察兒、知樞密院事雪雪代替他率領那些部隊，削去他的官爵，將他安置在淮安。

先是，脱脱之西行也，别兒怯不花欲陷之死。哈麻屢言于帝，召還近地，脱脱深德之，至是引爲中書右丞。而是時脱脱信用汝中柏，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不爲之下。汝中柏因譖之脱脱，改爲宣政院使，位居第三，於是哈麻深銜之。哈麻嘗與脱脱議授皇太子册寶禮，脱脱每言："中宫有子將置之何所?"以故久不行。脱脱將出師也，以汝中柏爲治書侍御史，使輔也先帖木兒居中。汝中柏恐哈麻必爲後患，欲去之。脱脱猶豫未决，令與也先帖木兒謀。也先帖木兒以其有功於己，不從。哈麻知之，遂譖脱脱於皇太子及皇后奇氏。會也先帖木兒方移疾家居，監察御史

在此之前，脱脱前往西部時，别兒怯不花企圖將他陷害至死。哈麻屢次向皇帝進言，將脱脱召回到離京城較近的地方，脱脱非常感謝哈麻，到這時脱脱提升他爲中書右丞。而當時脱脱信任汝中柏，以左司郎中的身份參加商議中書省事務，平章以下的官員見他議事没有敢表示異議的，惟獨哈麻不屈服於他。汝中柏因此在脱脱面前説哈麻的壞話，哈麻於是被改任爲宣政院使，位居第三，因此哈麻深爲怨恨脱脱。哈麻曾經與脱脱商議舉行授予皇太子册書寶璽的儀式，脱脱常常説："皇后有兒子之後將如何安置?"因此長期得不到實行。脱脱將要出兵，任命汝中柏爲治書侍御史，讓他在朝中輔佐也先帖木兒。汝中柏怕哈麻必爲後患，想要除掉他。脱脱猶豫不决，讓他與也先帖木兒商議。也先帖木兒認爲哈麻曾有功於自己，不同意除掉他。哈麻知道後，於是在皇太子和皇后奇氏面前陷害脱脱。恰好也先帖

袁賽因不花等承哈麻風旨，上章劾之，三奏乃允；奪御史臺印，出都門外聽旨，以汪家奴爲御史大夫；而脱脱亦有淮安之命。

木兒上書稱病在家中休養，監察御史袁賽因不花等接受哈麻的暗示，上奏章彈劾脱脱，上奏三次皇帝纔批准；責令他交出御史臺的官印，到京城門外聽旨，任命汪家奴爲御史大夫；而脱脱也就有了被安置在淮安的命令。

十二月辛亥，詔至軍中，參議龔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脱脱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弗從。既聽詔，脱脱頓首謝曰：“臣至愚，荷天子寵靈，委以軍國重事，蚤夜戰兢，懼弗能勝。一旦釋此重負，上恩所及者深矣。”即出兵甲及名馬三千，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闊察兒、雪雪節制。客省副使哈剌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拔刀刎頸而死。初命脱脱安置淮安，俄有旨移置亦集乃路。

十二月辛亥，詔書到達軍中，參議龔伯遂説：“大將在軍中，君王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服從。而且丞相出兵時，曾經接受皇帝的密令，現在按照密令一心一意進兵討賊就行了。先不要打開詔書，打開則大事就完了。”脱脱説：“皇帝下詔書而我不服從，這是與皇帝對抗，君臣的大義在何處？”脱脱不接受龔伯遂的建議。聽完宣讀詔書後，脱脱叩頭謝罪道：“臣非常愚笨，蒙受皇帝的恩寵，委以軍國重事，日夜戰戰兢兢，惟恐不能勝任。一旦卸去這副重擔，皇帝對我的恩太深了。”他立即取出兵器鎧甲及名馬三千匹，分賜給各位將領，讓他們各率部下以服從月闊察兒、雪雪的調度。客省副使哈剌答説：“丞相這一去，我們這些人必死於他人之手，今天寧可死在丞相面前！”拔刀自刎而死。開始皇帝命令將脱脱安置在淮安，不久又下令將他遷移安置到亦集乃路。

十五年三月，臺臣猶以謫輕，列疏其兄弟之罪，於是詔流脱脱于雲南大理宣慰司鎮西路，流也先帖木兒于四川碉門。脱脱長子哈剌章，肅州安置；次子三寶奴，蘭州安置。家産簿録入官。脱脱行至大理騰衝，知府高惠見脱脱，欲以女事之，許築室一程外以居，雖有加害者可以無虞。脱脱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巽辭以絶之。九月，遣官移置阿輕乞之地，高惠以脱脱前不受其女，故首發鐵甲軍圍之。十二月己未，哈麻矯詔遣使鴆之，死，年四十二。訃聞，中書遣尚舍卿七十六至其地，易棺衣以殮。

十五年三月，御史臺大臣仍舊認爲對脱脱的處罰太輕，列舉他兄弟的罪行上奏，於是皇帝下詔將脱脱流放到雲南大理宣慰司鎮西路，將也先帖木兒流放到四川碉門。脱脱的長子哈剌章安置到肅州；次子三寶奴安置到蘭州。家産没收入官。脱脱走到大理騰衝，知府高惠見到脱脱，想把女兒嫁給他，答應在一段路程之外建房以供脱脱居住，即使有加害於脱脱的人也不必擔心。脱脱説：“我是個罪人，怎敢想到這些！”婉言拒絶。九月，皇帝派官員將脱脱轉移安置到阿輕乞之地，高惠因爲脱脱此前不同意娶他的女兒，便首先派鐵甲軍包圍了脱脱的住地。十二月己未，哈麻假傳聖旨派使者用毒酒害死了脱脱，時年四十二歲。聽到脱脱的喪訊，中書省派尚舍卿七十六到那裏，更換了棺材服裝入殮。

脱脱儀狀雄偉，頎然出於千百人中，而器宏識遠，莫測其蘊。功施社

脱脱儀態雄偉，卓爾不群，而他器度宏大，見識高遠，没有人能知道其中的全部蘊含。有功

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輕貨財，遠聲色，好賢禮士，皆出於天性。至於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雖古之有道大臣，何以過之？惟其惑於群小，急復私仇，君子譏焉。

於國家而不自我誇耀，地位處於大臣的最高級别而不驕傲，不看重錢財，遠離歌舞和女色，禮賢下士，這都是出於天性。至於侍奉君主的時候，始終不失臣子的禮節，即使是古代有道德有才藝的大臣，又有什麼地方可以超過他呢？祇是他被許多小人所蒙蔽，急於報私仇，受到君子的諷刺。

二十二年，監察御史張冲等上章雪其冤，於是詔復脱脱官爵，并給復其家産。召哈剌章、三寶奴還朝。而也先帖木兒先是亦已死，乃授哈剌章中書平章政事，封申國公，分省大同；三寶奴知樞密院事。二十六年，監察御史聖奴、也先、撒都失里等復言："奸邪構害大臣，以致臨敵易將，我國家兵機不振從此始，錢糧之耗從此始，盗賊縱横從此始，生民之塗炭從此始。設使脱脱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亂哉！乞封一字王爵，定謚及加功臣之號。"朝廷皆是其言。然以國家多故，未及報而國亡。

二十二年，監察御史張冲等上書洗雪脱脱的冤案，於是皇帝下詔恢復脱脱的官爵，并且歸還了他的家産。召哈剌章、三寶奴回朝。但是也先帖木兒在此之前也已經死了，於是任命哈剌章爲中書平章政事，封爲申國公，分管視察大同；任命三寶奴爲知樞密院事。二十六年，監察御史聖奴、也先、撒都失里等又説："奸臣陷害大臣，以致臨敵换將，我國家的軍事衰落從此開始，錢糧的虧損從此開始，盗賊横行從此開始，百姓的極端困苦從此開始。如果脱脱不死，全國怎麼會有今天混亂的局面！請求封脱脱爲一字王，確定謚號并加封功臣之號。"朝廷都同意他們的意見。但是由於國家多事，没有等到回報國家就滅亡了。

# 元史卷一百三十九

## 列傳第二十六

### 乃蠻台

乃蠻台，木華黎五世孫。曾祖曰孛魯；祖曰阿禮吉失，追封莒王，謚忠惠；父曰忽速忽爾，嗣國王，追封薊王。

乃蠻台，是木華黎的五世孫。曾祖父名叫孛魯；祖父名叫阿禮吉失，追封爲莒王，謚號爲忠惠；父親名叫忽速忽爾，繼承其父爲國王，追封爲薊王。

乃蠻台身長七尺，摯静有威，性明果善斷，射能貫札。大德五年，奉命征海都、朵哇，以功賜貂裘、白金，授宣徽院使，階榮禄大夫。七年，拜嶺北行省右丞。舊制，募民中糧以餉邊，是歲中者三十萬石。用事者挾私爲市，殺其數爲十萬，民進退失措。乃蠻台請于朝，凡所輸者悉受之，以爲下年之數，民感其德。

乃蠻台身高七尺，誠懇平和而有威嚴，性情明智果敢而善斷，射箭能穿透鎧甲上的鐵片。大德五年，他奉命征討海都、朵哇，因功被賜予貂皮大衣、白銀，任命爲宣徽院使，級別爲榮禄大夫。七年，任嶺北行省右丞。根據以往的規定，徵收百姓的中糧以供給邊疆的部隊，這一年收中糧三十萬石。管其事者挾有私利進行交易，將收糧的數量减爲十萬石，老百姓進退兩難。乃蠻台奏請於朝廷，凡是所繳納的糧食全都收下，作爲下一年的糧數，百姓感念他的恩德。

至治二年，改甘肅行省平章政事，佩金虎符。甘肅歲糴糧於蘭州，多至二萬石，距寧夏各千餘里至甘州，自甘州又千餘里始達亦集乃路，而寧夏距亦集乃僅千里。乃蠻台下諭令輓者自寧夏徑趨亦集乃，歲省費六十萬緡。

至治二年，乃蠻台改任爲甘肅行省平章政事，佩帶金虎符。甘肅每年在蘭州收購糧食，多達二萬石，蘭州距寧夏和甘州各有一千多里，從甘州出發又走一千多里纔到達亦集乃路，而寧夏距離亦集乃衹有一千里。乃蠻台下令讓運糧者從寧夏直接去亦集乃，每年節省運費六十萬緡。

天曆二年，遷陕西行省平章政事。關中大饑，詔募民入粟予爵。四方富民應命輸粟，露積關下。初，河南饑，告糴關中，而關中民遏其糴。至是關吏乃河南人，修宿怨，拒粟使不得入。乃蠻台杖關吏而入其粟。京兆民掠人而食之，則命分健卒爲隊，捕强食人者，其患乃已。時入關粟雖

天曆二年，改任陕西行省平章政事。關中發生大饑荒，皇帝下詔招募百姓向官府輸納糧食授予爵位。各地的富人聽從命令繳納糧食，露天堆放在關下。當初，河南發生饑荒，宣布在關中收購糧食，而關中百姓阻撓他們收購。到現在守關的官吏是河南人，記取以往的怨恨，拒絶讓糧食進入關中。乃蠻台杖罰守關的官吏而放糧食進入關中。京兆百姓搶奪人吃，他於是命令將健壯的

多，而貧民乏鈔以糴。乃蠻台取官庫未毁昏鈔，得五百萬緡，識以省印，給民行用，俟官給賑饑鈔，如數易之。先時，民或就食他所，多毁墻屋以往。乃蠻台諭之曰："明年歲稔，爾當復還，其勿毁之。"民由是不敢毁。及明年還，皆得按堵如初。拜西行臺御史大夫，賜金幣、玩服等物。奉命送太宗皇帝舊鑄皇兄之寶於其後嗣燕只哥解，乃蠻台威望素嚴，至其境，禮貌益尊。

兵士分成隊，逮捕硬要吃人的人，這種禍患纔得以制止。此時進入關中的糧食雖多，但窮人缺錢買糧。乃蠻台從官庫中取出還未銷毁的爛鈔，得到五百萬緡，加蓋行省的官印作爲標記，給百姓使用，等到官府發放賑濟饑荒的錢鈔時，如數予以兑换。在此之前，老百姓中有人到外地去求食，大多拆毁了房屋院墻前往。乃蠻台告訴他們説："明年收成好，你們應當重新返回，你們不要將房子毁了。"百姓於是不敢拆毁房屋。等到他們第二年返回，都得以像原先一樣安居。皇帝任命他爲西行臺御史大夫，賜予金幣、賞玩的物品和衣服等物。奉命送太宗皇帝原先鑄刻的皇兄之寶給他的後代燕只哥解，乃蠻台威望素來可畏，到燕只哥解封地以後，所受到的禮遇更加隆重。

至順元年，遷上都留守，佩元降虎符，虎賁親軍都指揮使，進階開府儀同三司，知嶺北行樞密院事，封宣寧郡王，賜金印。尋奉命出鎮北邊，錫予尤重。國初，諸軍置萬户、千户、百户，時金銀符未備，惟加纓於槍以爲等威。至是乃蠻台爲請于朝，皆得綰符。後至元三年，詔乃蠻台襲國王，授以金印。繼又以安邊睦鄰之功，賜珠絡半臂并海東名鷹、西域文豹，國制以此爲極恩。六年，拜嶺北行省左丞相，仍前國王、知行樞密院事。

至順元年，改任上都留守，佩帶原先被賜的虎符，任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晋升官階爲開府儀同三司，知嶺北行樞密院事，封宣寧郡王，賜金印。不久他奉命出朝鎮守北方邊境，皇帝對他的賞賜更多。開國初期，各軍設置萬户、千户、百户，當時金銀符制還不完備，衹是在槍矛上加纓子以作爲相應的威權象徵。到現在乃蠻台爲此向朝廷請示，都得以綰佩相應的符。後至元三年，皇帝詔令乃蠻台繼承其父的王位，授以金印。接着又因安定邊境與鄰國和睦相處的功勞，賜給他半臂長的珠絡和海東名鷹、西域文豹，國家的制度以此爲最高的恩寵。六年，任嶺北行省左丞相，仍舊爲國王、負責行樞密院事務。

至正二年，遷遼陽行省左丞相，以年逾六十，上疏辭職歸。念其軍士貧乏，以麥四百石、馬二百匹、羊五百頭遍給之。八年，薨于家，帝聞之震悼，命有司厚致賻儀，詔贈攄忠宣惠綏遠輔治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王，謚忠穆。

至正二年，改任遼陽行省左丞相，因年過六十，上疏辭職回家。他惦記着自己的軍士貧困，將四百石麥子、二百匹馬、五百頭羊全發給他們。八年，乃蠻台在家中去世，聽到這個消息皇帝感到震驚和哀痛，命令有關部門多給予財物以辦理喪事，下詔追贈他爲攄忠宣惠綏遠輔治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爲魯王，謚號爲忠穆。

子二：長野仙溥化，入宿衛，掌速古兒赤，特授朝列大夫、給事中，拜監察御史，繼除河西廉訪副使、淮

乃蠻台有兩個兒子：長子野仙溥化，入宫擔任宿衛，統領速古兒赤，皇帝特地授他爲朝列大夫、給事中，任監察御史，繼任河西廉訪副使、

西宣慰副使，累遷中書參知政事，由御史中丞爲中書右丞；次晃忽而不花。

### 朶兒只

朶兒只，木華黎六世孫，脱脱子也。朶兒只生一歲而孤，稍長，備宿衛。事母至孝，喜讀書，不屑屑事章句，於古君臣行事、忠君愛民之道，多所究心。至治二年，授中奉大夫、集賢學士，時年未及冠。一時同寅如郭貫、趙世延、鄧文原諸老皆器重之。

天曆元年，朶羅台國王自上都領兵至古北口，與大都兵迎敵。事定，文宗殺朶羅台。二年，朶兒只襲國王位，扈蹕上都，詔便道至遼陽之國。順帝至元四年，朶羅台弟乃蠻台恃太師伯顔勢，'謂國王位乃其所當襲，訴于朝。伯顔妻欲得朶兒只大珠環，價直萬六千錠。朶兒只無以應，則慨然曰：“王位我祖宗所傳，不宜從人求買。我縱不得爲，設爲之，亦我宗族人耳。”於是乃蠻台以賂故得爲國王，而除朶兒只遼陽行省左丞相。以安靖爲治，民用不擾。

六年，遷河南行省左丞相，爲政如在遼陽時。先是河南范孟爲亂，以詿誤連繫者千百計。朶兒只至，頗知其冤，力欲直之，而平章政事納麟乃元問官，執其説不從。已而納麟還，言于朝，以謂朶兒只心徇漢人。朶兒只爲人寬弘有度，亦不恤也。

至正四年，遷江浙行省左丞相。時杭城荐經災毁，別兒怯不花先爲相，庶務寬紓，朶兒只繼之，咸仍其舊，民心翕然。汀州寇竊發，朶兒只調遣將士招捕之，威信所及，數月即

淮西宣慰副使，積官調任爲中書參知政事，由御史中丞改任中書右丞；乃蠻台的次子是晃忽而不花。

朶兒只，是木華黎的六世孫，脱脱的兒子。朶兒只一歲時父親就遇害了，年齡稍大一些，充當宿衛。侍奉母親非常孝順，喜歡讀書，不屑於分章析句地解説經義，對於古代君臣的處事、忠君愛民的道理，他多所留心。至治二年，任中奉大夫、集賢學士，當時他還未滿二十歲。一時同僚如郭貫、趙世延、鄧文原各位老臣都器重他。

天曆元年，朶羅台國王從上都領兵到古北口，朶兒只與大都的部隊迎擊敵軍。事情平定之後，文宗殺了朶羅台。二年，朶兒只繼承了藩國王位，護衛跟隨皇帝住在上都，皇帝詔令從近路到遼陽之國。順帝至元四年，朶羅台的弟弟乃蠻台倚仗太師伯顔的勢力，説藩國的王位應當由他來繼承，告到朝廷。伯顔的妻子想要得到朶兒只的鑲有珍珠的大玉環，價值一萬六千錠。朶兒只無法答覆這個要求，便慨嘆説：“王位是我祖宗所傳下來的，不應當向別人購買。我縱然不能繼承，設想繼承者也是我宗族中的人罷了。”於是乃蠻台因賄賂而成爲國王，而任命朶兒只爲遼陽行省左丞相。他以安定作爲治理的要務，百姓的財用不受侵擾。

六年，改任河南行省左丞相，爲政就像在遼陽時一樣。在此之前河南范孟造反，因過失牽連而被逮捕者有千百人。朶兒只到了之後，很清楚他們的冤枉，極力想要爲他們伸冤，而平章政事納麟是原來負責審問的官員，堅持其原來的説法而不接受朶兒只的意見。不久納麟返回京城，報告給朝廷，認爲朶兒只心中偏向漢人。朶兒只爲人寬宏有度量，對此也不放在心上。

至正四年，改任江浙行省左丞相。當時杭城屢次遭到兵災戰火的破壞，別兒怯不花先任丞相，各項政務都很寬鬆，朶兒只繼任，全部采用前任的做法，百姓心中一致擁護他。汀州盜寇悄悄起事，朶兒只調遣將士前往招安、追捕他們，

平。帝嘉其績，錫九龍衣、上尊酒。居二年，方面晏然。杭之耆老請建生祠，如前丞相故事。朵兒只辭之曰："昔者我父平章官浙省，我實生於此，宜爾父老有愛於我，我於爾杭人得無情乎？然今天下承平，我叨居相位於此，唯知謹守法度不辱先人足矣，何用虛名爲？"

威信所到的地方，盜寇數月之間就被平定了。皇帝嘉獎他的功績，賜給他九龍衣、上等美酒。過了二年，朵兒只所轄地區平靜無事。杭城的老人請求爲他建造生祠，就像對前任丞相一樣。朵兒只推辭說："過去我父親在江浙行省任平章政事，我其實是出生於這裏，父老們喜歡我是可以理解的，我對於你們杭城人難道就没有感情嗎？然而今天國家太平，我在這裏忝居相位，祇知道謹守法度不辱没祖先就足够了，虛名有什麼用呢？"

七年，召拜御史大夫。會丞相虛位，秋，拜中書左丞相。冬，升右丞相、監修國史，而太平爲左丞相。是時，朝廷無事，稽古禮文之事，有墜必舉，請賜經筵講官坐，以崇聖學，選清望官專典陳言，以求治道，核守令六事，沙汰僧尼，舉隱逸士，事見《太平傳》。歲餘，留守司行致賀禮，其物先留鴻禧觀，將饋二相。朵兒只家臣寓觀中，察知物有豐殺，其致左相者特豐。家臣具白其事，請却之。朵兒只曰："彼縱不送我，亦又何怪？"即命受之。郯王家産既籍于官，朵兒只俾掾史録其數。明日，掾史以復。韓嘉訥爲平章，不知出丞相命，勃然變色，叱掾史曰："公事須自下而上，何竟白丞相！"令客省使扶出。朵兒只不爲動，知者咸服其量。九年，罷丞相位，復爲國王，之國遼陽。

七年，皇帝召朵兒只回朝，任命他爲御史大夫。恰好丞相職位空缺，秋天，任命他爲中書左丞相。冬天，升任右丞相、監修國史，而太平任左丞相。當時，朝廷無事，考查古代的禮節儀式，發現有失落一定加以指出，請求皇帝賜經筵講官座位，以尊崇儒學，挑選清廉有聲望的官員專門負責進言，以求國家安定的道理，核查郡守縣令應做的六件事，淘汰僧人尼姑，推薦隱士，事情參見《太平傳》。過了一年多，留守司行致賀禮，那些禮物先留在鴻禧觀，將贈送給二位丞相。朵兒只的家臣寓居在觀内，察知兩份禮物有多寡之分，給左丞相的一份特别豐厚。家臣報告了這件事，請求拒絶接受禮物。朵兒只說："他們即使不送給我，又有什麼可責怪的？"便命令接受禮物。郯王家産已經被官府抄没，朵兒只派掾史去登録財産的數目。第二天，掾史向朵兒只復命。韓嘉訥任平章，不知道這是出自丞相的命令，勃然大怒，叱責掾史說："公事必須自下而上，你怎麽竟然報告了丞相！"命令客省使將掾史架出衙署。朵兒只不動聲色，知道内情的人都佩服他的度量。九年，他被免去丞相職位，重新爲藩國國王，到達藩國國都遼陽。

十四年，詔脱脱總兵南討。中書參議龔伯遂建言："宜分遣諸宗王及異姓王俱出軍。"吴王朵爾赤厚賂伯遂獲免。朵兒只獨曰："吾國家世臣，天下有事，政效力之秋也，吾豈暇與小子輩通賄賂哉！"即領兵出淮南，聽脱脱節制。脱脱遣朵兒只攻六合，拔之。既而詔削脱脱官爵，罷其兵

十四年，皇帝詔令脱脱率軍討伐南方。中書參議龔伯遂建議說："應該分别派遣各宗王及異姓王都出兵。"吴王朵爾赤用厚禮賄賂龔伯遂，得以允許不隨軍出征。祇有朵兒只說："我家世世代代是國家的大臣，國家有事，正是效力之時，我哪有時間向這些小人賄賂！"他便領兵前往淮南，接受脱脱的節制。脱脱派朵兒只攻打六合，攻占了該城。不久皇帝下令撤銷脱脱的官

權，朶兒只乃以本部兵守揚州。十五年，薨于軍，年五十二。

初，朶兒只爲集賢學士，從其從兄丞相拜住在上都。南坡之變，拜住遇害。賊臣鐵失、赤斤鐵木兒等并欲殺朶兒只，其從子朶爾直班方八歲，走詣怯薛官失都兒求免，以故朶兒只得脱於難。朶兒只爲相，務存大體，而太平則兼理庶務，一時政權頗出於太平，趨附者衆，朶兒只處之凝然不與較。然太平亦能推讓盡禮，中外皆號爲賢相云。

二子：朶蠻帖木兒，翰林學士；俺木哥失里，襲國王。

爵，奪其兵權，朶兒只於是率自己的部隊守衛揚州。十五年，他在軍中去世，享年五十二歲。

當初，朶兒只任集賢學士，跟隨他的堂兄丞相拜住住在上都。南坡事變時，拜住被殺害。賊臣鐵失、赤斤鐵木兒等都要殺死朶兒只，他的侄子朶爾直班當時纔八歲，急奔到怯薛官失都兒那裏求救，因此朶兒只得以逃脱災難。朶兒只任丞相，注重管理大的方面，而太平則兼管各種事務，一時間政務大權大多取決於太平，趨炎附勢者很多，朶兒只處之泰然不與他計較。不過太平也能謙讓盡力以禮相待，朝廷内外都稱他們爲賢相。

朶兒只有兩個兒子：朶蠻帖木兒，任翰林學士；俺木哥失里，繼承父親爲國王。

### 朶爾直班

朶爾直班字惟中，木華黎七世孫。祖曰碩德，父曰别理哥帖木爾。朶爾直班甫晬而孤，育於從祖母。拜住，從父也，請于仁宗，降璽書護其家。稍長，好讀書。年十四，見文宗，適將幸上都，親閲御衣，命録于簿，顧左右無能書漢字者，朶爾直班引筆書之。文宗喜曰："世臣之家乃能知學，豈易得哉?"命爲尚衣奉御，尋授工部郎中。

元統元年，擢監察御史。首上疏，請親祀宗廟，赦命不宜數。又陳時政五事，其一曰："太史言三月癸卯望月食既，四月戊午朔，日又食。皇上宜奮乾綱，修刑政，疏遠邪佞，顓任忠良，庶可消弭災變以爲禎祥。"二曰："親祀郊廟。"三曰："博選勳舊世臣之子，端謹正直之人，前後輔導，使嬉戲之事不接於目，俚俗之言不及於耳，則聖德日新矣。"四曰："樞機之臣固宜尊寵，然必賞罰公，則民心服。"五曰："弭安盗賊，振救饑民。"是時日月薄蝕，烈風暴作，河北、山東旱蝗爲災，乃復條陳九事

朶爾直班字惟中，是木華黎的七世孫。祖父叫碩德，父親叫别理哥帖木爾。朶爾直班剛滿周歲就成了孤兒，養於堂祖母家。拜住是他的從父，向仁宗請求，頒降璽書保護他家。朶爾直班稍稍長大，喜歡讀書。他十四歲時見到了文宗，剛好文宗要去上都，親自檢視自己的服裝，命令登記在册，環顧周圍没有會寫漢字的人，朶爾直班拿起筆來書寫。文宗高興地説："世臣之家又能知道學習，這難道容易得到嗎?"任命他爲尚衣奉御，不久又任命他爲工部郎中。

元統元年，升任監察御史。他首先上疏，請求皇帝親自祭祀宗廟，認爲皇帝不應屢次發布赦免令。他又陳述時政五事，第一條説："太史説三月癸卯十五日將出現月偏食，四月戊午初一，又將出現日食。皇上應該加强君權，整治刑法、政令，疏遠奸臣，專門任用忠良，大概就可以消除災難化爲吉祥了。"第二條説："皇上親自祭祀天地祖廟。"第三條説："廣泛挑選立有功勳的世臣之子，作風正派、謹慎正直的人，作爲皇上身邊的輔佐人員，使得皇上看不見游戲之事，聽不見粗俗的言語，那麽皇上的道德就可以日日更新了。"第四條説："要害部門的大臣固然應該受到尊寵，然而必須賞罰公平，那麽百姓就會心服。"第五條説："平息盗賊，賑濟飢民。"當時日食月

上之，一曰："比日倖門漸啓，刑罰漸差，無功者覬覦希賞，有罪者僥倖求免。恐刑政漸隳，紀綱漸紊，勞臣何以示勸？奸臣無所警懼。"二曰："天下之財皆出于民，民竭其力以佐公上，而用猶不足，則嗟怨之氣上干陰陽之和，水旱災變所由生也。宜顓命中書省官二員督責户部詳定减省，罷不急之工役，止無名之賞賜。"三曰："禁中常作佛事，權宜停止。"四曰："官府日增，選法愈敝，宜省冗員。"五曰："均公田。"六曰："鑄錢幣。"七曰："罷山東田賦總管府。"八曰："蠲河南自實田糧。"九曰："禁取姬妾於海外。"

食相隔很近，狂風暴起，河北、山東出現旱災和蝗災，朵爾直班於是又條陳九件事奏上，第一條說："近來寵幸之門漸開，刑罰逐漸不公正，無功者非分地希圖得到賞賜，有罪者僥幸以求得赦免。臣恐怕刑法、政治會逐漸毀壞，綱紀逐漸變得混亂，這樣下去如何鼓勵肯幹的大臣？也無法使奸臣得到警告和感到恐懼。"第二條說："全國的資財都來自百姓，百姓竭盡全力以幫助公家和上司，而財用仍然不足，於是百姓怨恨之氣就會向上冒犯陰陽的調和，這就是産生水旱災害的原因。應該專門命令中書省二名官員督促責求户部詳細制定减省支出的計劃，停止進行不急的工役，禁止没有名義的賞賜。"第三條說："皇宫中經常做佛事，應該暫時停止。"第四條說："官府的數量日益增多，選拔官吏的方法愈加出現弊病，應該裁减多餘的官員。"第五條說："平均公田。"第六條說："鑄造錢幣。"第七條說："撤銷山東田賦總管府。"第八條說："免除河南百姓自報的田賦之數。"第九條說："禁止從外國娶納姬妾。"

正月元日，朝賀大明殿，朵爾直班當糾正班次，即上言："百官逾越班制者，當同失儀論，以懲不敬。"先是，教坊官位在百官後，御史大夫撒迪傳旨俾入正班，朵爾直班執不可。撒迪曰："御史不奉詔耶？"朵爾直班曰："事不可行，大夫宜覆奏可也。"西僧爲佛事内廷，醉酒失火，朵爾直班劾其不守戒律，延燒宫殿，震驚九重。撒迪傳旨免其罪，朵爾直班又執不可，一日間傳旨者八，乃已。

正月初一，朝賀於大明殿，朵爾直班當值糾正班次，便上奏說："所有官員中有超越班制的，應當同失儀一樣論處，以懲治對上司的不尊敬。"在此之前，教坊官員的位置排在百官之後，御史大夫撒迪傳旨使教坊官員進入正班，朵爾直班堅决不同意。撒迪說："御史不奉行皇帝的詔命嗎？"朵爾直班說："事情不可以這樣辦，大夫應該重新奏明皇上就可以了。"西方僧人在皇宫内做佛事，酒醉後失火，朵爾直班劾奏他不守戒律，連及燒毀宫殿，震驚皇宫。撒迪傳旨免除僧人的罪行，朵爾直班又堅决不同意，一天之内傳旨八次，事情纔算了結。

丞相伯顔、御史大夫唐其勢二家家奴怙勢爲民害，朵爾直班巡歷至漷州，悉捕其人致于法，民大悦。及還，唐其勢怒曰："御史不禮我已甚，辱我家人，我何面目見人耶！"答曰："朵爾直班知奉法而已，它不知也！"唐其勢從子馬馬沙爲欽察親軍指揮

丞相伯顔、御史大夫唐其勢二家的家奴依仗權勢禍害百姓，朵爾直班巡視到漷州，將這些人全部逮捕依法懲治，老百姓非常高興。等到他回到京師，唐其勢憤怒地說："御史不尊重我已經很過分了，你侮辱我的家人，我還有什麽臉面去見人！"朵爾直班回答說："朵爾直班衹知道奉行法度罷了，别的不知道！"唐其勢的侄子馬馬沙

使，恣横不法，朵爾直班劾奏之。馬馬沙因集無賴子欲加害，會唐其勢被誅，乃罷。遷太府監，改奎章閣學士院供奉學士，進承制學士，皆兼經筵官。又升侍書學士、同知經筵事。是時朵爾直班甫弱冠，又世家子，乃獨以經術侍帝左右，世以爲盛事。

至正元年，罷學士院，除翰林學士，升資善大夫。於是經筵亦歸翰林，仍命朵爾直班知經筵事。是時康里巎巎以翰林學士承旨亦在經筵，在上前敷陳經義，朵爾直班則爲翻譯，曲盡其意，多所啓沃，禁中語秘不傳。俄遷大宗正府也可扎魯火赤，聽訟之際，引諭律令，曲當事情。有同僚年老者，嘆曰："吾居是官四十年，見公論事殆神人也。"宗王有殺其大母者，朵爾直班與同僚拔實力請于朝，必正其罪，時相難之，出爲淮東肅政廉訪使。遷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未行，又遷江西行省左丞，以疾不赴。北還，養疾黄厓山中。起爲資正院使。

五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宣文閣。時纂集《至正條格》，朵爾直班以謂是書上有祖宗制誥，安得獨稱今日年號；又律中條格乃其一門耳，安可獨以爲書名？時相不能從，唯除制誥而已。有以善音樂得幸者，有旨用爲崇文監丞。朵爾直班它擬一人以聞。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省耶！"朵爾直班頓首曰："用倖人居清選，臣恐後世議陛下。今選它人，臣之罪也，省臣無與焉。"帝乃悦。升右丞，尋拜御史中丞。監察御史劾奏别兒怯不花，章甫上，黜御史大夫懿憐真班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朵爾直班曰："若此則臺綱安

任欽察親軍指揮使，横行不法，朵爾直班上奏彈劾他。馬馬沙因而招集無賴子弟想要加害他，正趕上唐其勢被處死，事情纔算罷休。朵爾直班調任太府監，改任奎章閣學士院供奉學士，進官爲承制學士，任以上官職時都兼任經筵官。又升任爲侍書學士、同知經筵事。當時朵爾直班剛滿二十歲，又是世家子弟，而獨以經術侍奉在皇帝身邊，世人都認爲這是盛事。

至正元年，撤銷學士院，朵爾直班任翰林學士，升爲資善大夫。此時經筵也歸於翰林院，仍舊任命朵爾直班爲知經筵事。當時康里巎巎以翰林學士承旨的身份也在經筵，在皇帝面前詳加講述經義，朵爾直班則擔任翻譯，曲折細緻地把其中的妙處都表達出來了，對皇帝竭誠忠告開導，皇宫中説的話秘不外傳。不久，他調任大宗正府也可扎魯火赤，聽取訴訟時，引用曉諭律令，詳盡曲折正適用於該案件。有一位年老的同僚，慨嘆道："我擔任這個官職四十年，看您論事簡直就像神人一樣。"宗王有殺死其父的嫡配夫人的，朵爾直班與同僚拔實盡力請示朝廷，一定要將他定罪，當時的丞相責難他，調他出任淮東肅政廉訪使。調任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還未上路，又調任江西行省左丞，因病没有赴任。返回北方，在黄厓山中養病。皇帝起用他爲資正院使。

五年，任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負責宣文閣。當時正在編纂《至正條格》，朵爾直班説這本書上有前代皇帝的制詞詔誥，怎麽能衹稱當今的年號；另外律法中的條格衹是其中的一部分罷了，怎能單單以此爲書名呢？當時的丞相不同意他的意見，衹是删除了制詞詔誥而已。有一個因擅長音樂而得到皇帝寵幸的人，皇帝有旨任命他爲崇文監丞。朵爾直班打算任用另一個人并將名單上奏皇帝，皇帝大怒，説："選拔官吏之法全都由中書省作主嗎！"朵爾直班叩頭説："任用寵幸的人居清要之選，臣怕後世議論陛下。現在挑選其他人，是臣的罪過，中書省大臣没有參與此事。"皇帝這纔高興了。朵爾直班升任爲右丞，不久任御史中丞。監察御史上奏彈劾别兒怯不花，奏章剛剛呈上去，皇帝就將御史大夫懿憐

在!”乃再上章劾奏,并留大夫,不允。臺臣皆上印綬辭職。帝諭朵爾直班曰:“汝其毋辭。”對曰:“憲綱隳矣,臣安得獨留?”帝爲之出涕。朵爾直班即杜門謝賓客。

真班降職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朵爾直班說:“似這樣哪裏還有御史臺的綱紀!”於是又上奏章彈劾,并請求讓懿憐真班留任御史大夫,皇帝不答應。御史臺官員都上交官印綬帶辭職。皇帝對朵爾直班說:“你別辭職。”他回答說:“御史臺的綱紀已被破壞,臣怎麼能單獨留下呢?”皇帝爲此而哭泣。朵爾直班即閉門謝絶賓客。

尋出爲遼陽行省平章政事,階榮祿大夫。至官,詢民所疾苦,知米粟羊豕薪炭諸貨皆藉鄉民販負入城,而貴室僮奴、公府隸卒争强買之,僅酬其半直。又其俗編柳爲斗,大小不一,豪賈猾儈得以高下其手,民咸病之。即飭有司厲防禁,齊稱量,諸物乃畢集而價自平。又存恤孤老,平準錢法,清銓選,汰胥吏,慎勾稽,興廢墜,巨細畢舉。苟有罪,雖勛舊不貸。王邸百司聞風悚懼。召爲太常禮儀院使,俄遷中政使,又遷資正使。

不久他出任遼陽行省平章政事,官階爲榮祿大夫。到任後,詢問百姓疾苦,知道糧食、羊、猪、柴炭各種貨物都靠鄉下百姓背負到城裏販賣,而豪門的家奴、公府的隸卒争相强行購買,僅僅付給一半的價錢。另外那裏的風俗是編柳條爲斗,大小不一,豪横的商人以及狡猾的掮客得以從中作弊,老百姓都以之爲禍害。朵爾直班便命令有關部門嚴加防範和禁止,統一度量器具,各種貨物於是都聚集到這裏而價格自然就公平了。他又撫恤孤寡老人,平抑貨幣流通,清理官吏的選拔,淘汰小吏,慎重地進行考察,興起荒廢的事業,大事小事全都興舉。如果有罪,即使是立有功勞的舊臣也不饒恕。王府及各衙署聞風喪膽。皇帝召回任命他爲太常禮儀院使,不久調任中政使,又調任資正使。

會盜起河南,帝憂之。拜中書平章政事,階光祿大夫。首言:“治國之道綱常爲重。前西臺御史張桓伏節死義,不污於寇,宜首旌之,以勸來者。”又言:“宜守荆襄、湖廣以絶後患。”又數論:“祖宗之用兵匪專於殺人,蓋必有其道焉。今倡亂者止數人,顧乃盡坐中華之民爲畔逆,豈足以服人心?”其言頗迕丞相脱脱意。時脱脱倚信左司郎中汝中柏、員外郎伯帖木兒,故兩人因擅權用事,而朵爾直班正色立朝無所附麗。適陝州危急,因出爲陝西行臺御史大夫。行至中途,聞商州陷,武關不守,即輕騎晝夜兼程至奉元,而賊已至鴻門。吏白涓日署事,不許,曰:“賊勢若此,尚何顧陰陽拘忌哉?”即就署。省、

正在這時,盜賊在河南起事,皇帝感到憂慮。任命朵爾直班爲中書平章政事,官階爲光祿大夫。朵爾直班首先説:“治國的道理以綱常爲最重要。前西臺御史張桓爲大義殉節而死,不被盜寇所污辱,應該首先予以表彰,以鼓勵來者。”又説:“應該守住荆襄、湖廣以絶後患。”又多次論説:“祖宗用兵不是專門要殺人,必須要有用兵的道理。如今領頭造反的衹有幾個人,反而却要將中華之民都定罪爲叛逆,這難道足以服人心?”這些話在很大程度上與丞相脱脱的意見相抵觸。當時脱脱倚重信任左司郎中汝中柏、員外郎伯帖木兒,所以這兩個人得以專權,而朵爾直班正色立於朝中誰也不依附。恰逢陝州形勢危急,因此他出任爲陝西行臺御史大夫。行至半路,聽説商州陷落,武關失守,他立即騎快馬晝夜兼程趕到奉元,而賊人已到達鴻門。屬吏建議他挑選吉日辦公,他不同意,説:“賊兵的勢力

臺素以舉措爲嫌，不相聚論事。朵爾直班曰："多事如此，惡得以常例論?"乃與行省平章朵朵約五日一會集。尋有旨，命與朵朵便宜同討賊，即督諸軍復商州。乃修築奉元城壘。募民爲兵，出庫所藏銀爲大錢，射而中的者賞之，由是人皆爲精兵。金、商義兵以獸皮爲矢房，狀如瓠，號毛葫蘆軍，甚精鋭，列其功以聞，賜敕書褒奬之，由是其軍遂盛，而國家獲其用。金州由興元、鳳翔達奉元，道里迴遠，乃開義谷，創置七驛，路近以便。

到了如此的地步，哪裏還顧得上陰陽拘泥於忌諱呢?"立即來到衙署。行省、行臺素來以提出措施爲嫌隙，他們不在一起議論公事。朵爾直班説："事情如此之多，哪兒還能以常規論?"於是與行省平章朵朵約定五天一次集會。不久皇帝有旨，命令朵爾直班與朵朵一起斟酌事勢所宜，自行處理討伐賊寇的事宜，於是他們監督各部隊收復商州。於是修築奉元城壘。招募百姓爲兵，拿出府庫所藏的銀子作爲大錢，射中靶子的有賞，因此人人都成爲精兵。金州、商州的義兵用獸皮製成箭袋，形狀像瓠瓜，號稱毛葫蘆軍，十分精鋭，朵爾直班條列其功以奏聞，帝賞賜敕書加以褒奬，於是他的部隊纔興盛起來，而國家也得以利用。金州經過興元、鳳翔到達奉元，道路迂迴遥遠，朵爾直班便開闢義谷，創設七處驛站，行路變得近而方便。

時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師敗于河南，西臺御史蒙古魯海牙、范文等十二人劾奏之。朵爾直班當署字，顧謂左右曰："吾其爲平章湖廣矣。"未幾命下，果然。也先帖木兒者，脱脱之弟，章既上，脱脱怒，故左遷朵爾直班，而御史十二人皆見黜。關中人遮道涕泣曰："生我者公也，何遽去我而不留乎?"朵爾直班慰遣之，不聽，乃從間道得出。至重慶，聞江陵陷，道路阻不可行，或請少留以俟之，不從，期必達乃已。

當時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的部隊戰敗於河南，西臺御史蒙古魯海牙、范文等十二人上奏彈劾他。朵爾直班應當簽名，他環顧左右説："我將要到湖廣去做平章。"不久任命下達，果然如此。也先帖木兒，是脱脱的弟弟，奏章上去之後，脱脱大怒，因此將朵爾直班貶官調任，而十二名御史都被貶官。關中人攔住道路哭泣道："您使我們能活下來，爲什麽這麽快就離開我們而不能留下呢?"朵爾直班勸慰大家，要大家回去，人們不聽，他從小路纔得以離開。到重慶後，聽説江陵已經陷落，道路被封鎖不能前進，有人請求他稍微停留一下以等待路途通暢，他不同意，一定要在規定的時間内到達纔肯罷休。

湖廣行省時權治澧州，既至，律諸軍以法，而授納粟者以官，人心翕然。汝中柏、伯帖木兒言於丞相曰："不殺朵爾直班，則丞相終不安。"蓋謂其帝意所眷屬，必復用耳。乃命朵爾直班職專供給軍食。時官廪所儲無幾，即延州民有粟者，親予酒諭勸之而貸其粟，約俟朝廷頒鈔至即還以直，民無不從者。又遣官糴粟河南、四川之境，民聞其名，争輸粟以助軍

湖廣行省治所當時臨時設置在澧州，到達之後，朵爾直班用軍法約束各部隊，授官職給繳納軍糧者，人心統一。汝中柏、伯帖木兒對丞相説："不殺掉朵爾直班，丞相您就永遠得不到安寧。"是説皇帝喜歡和器重朵爾直班，肯定會重新起用他。脱脱於是命令朵爾直班專門負責供給軍糧。當時官府糧倉所儲存的糧食已經没有多少了，朵爾直班便請來州中有糧的百姓，親自敬酒勸説，向他們借糧，約定等朝廷發給的錢鈔一到就還錢給他們，百姓没有不服從的。他又派官員

餉。右丞伯顏不花方總兵，承順風旨，數侵辱之。朵爾直班不爲動。會官軍復武昌，至蘄、黄。伯顏不花百計徵索，無不給之，猶欲言其供需失期。達剌罕軍帥王不花奮言曰："平章國之貴臣，今坐不重茵，食無珍味，徒爲我曹軍食耳。今百需立辦，顧猶欲誣之，是無人心也！我曹便當散還鄉里矣。"脱脱遣國子助教完者至軍中，風使害之。完者至，則反加敬禮，語人曰："平章勛舊之家，國之祥瑞，吾苟傷之，則人將不食吾餘矣。"朵爾直班素有風疾，軍中感霧露，所患日劇，遂卒于黄州蘭溪驛，年四十。

到河南、四川地區購糧，百姓聞聽朵爾直班的名字，争相送糧以助軍餉。右丞伯顏不花正總掌兵權，逢迎脱脱的意旨，多次冒犯侮辱朵爾直班，朵爾直班不爲所動。恰好官軍收復武昌，到達蘄州、黄州。伯顏不花百般徵收索要軍需，朵爾直班無不給予，伯顏不花還打算説他延誤了供給。達剌罕軍帥王不花激奮地説："平章是國家的貴臣，現在座位上都鋪不上兩層墊子，吃的是粗茶淡飯，都衹爲我輩的軍食罷了。如今所有的軍需都立即辦到，反而還要誣陷他，這是没有人心！我輩便應當散夥回鄉吧。"脱脱派國子助教完者到軍中，暗示使者殺害朵爾直班。完者到達之後，却反而對他尊敬禮遇，對人説："平章出身於功臣世家，是國家的福氣，我如果傷害了他，則人們將不再供養我的後代了。"朵爾直班平時患有風疾，在軍中受到霧、露的侵襲，病情日益加劇，於是去世於黄州蘭溪驛，時年四十歲。

朵爾直班立朝，以扶持名教爲己任，薦拔人才而不以爲私恩。留心經術，凡伊、洛諸儒之書，未嘗去手。喜爲五言詩，於字畫尤精。翰林學士承旨臨川危素，嘗客於朵爾直班，諫之曰："明公之學，當務安國家、利社稷，毋爲留神於末藝。"朵爾直班深服其言。其在經筵，開陳大義爲多。間采前賢遺言，各以類次，爲書凡四卷，一曰《學本》，二曰《君道》，三曰《臣職》，四曰《國政》。明道、厚倫、制行、稽古、游藝，五者《學本》之目也。敬天、愛民、知人、納諫、治内，五者《君道》之目也。宰輔、臺察、守令、將帥、暬御，五者《臣職》之目也。興學、訓農、理財、審刑、議兵，五者《國政》之目也。帝覽而善之，賜名曰《治原通訓》，藏于宣文閣。二子：鐵固思帖木而、篤堅帖木而。

朵爾直班立於朝廷，以扶持名分教化爲己任，推薦選拔人才而不認爲是個人恩惠。他留心於經學，凡是伊、洛各位儒家的著作，始終是手不釋卷。喜歡寫五言詩，尤其精於字畫。翰林學士承旨臨川危素，曾經客居於朵爾直班家，勸他説："明公的學問，應當追求安定國家、有利於國家，不應留心於雕蟲小技。"朵爾直班非常信服他的話。朵爾直班在經筵上，開導陳述大義爲多。他間或采輯前輩賢人的遺言，分類編排，編成書共四卷，一卷是《學本》，二卷是《君道》，三卷是《臣職》，四卷是《國政》。明道、厚倫、制行、稽古、游藝，這五個方面是《學本》的子目。敬天、愛民、知人、納諫、治内，這五個方面是《君道》的子目。宰輔、臺察、守令、將帥、暬御，這五個方面是《臣職》的子目。興學、訓農、理財、審罪定刑、議兵，這五個方面是《國政》的子目。皇帝看了以後很喜歡，賜名爲《治原通訓》，收藏於宣文閣。朵爾直班有兩個兒子：鐵固思帖木而、篤堅帖木而。

**阿魯圖**

阿魯圖，博爾术四世孫。父木剌

阿魯圖，是博爾术的四世孫。父親是木剌

忽。阿魯圖由經正監襲職爲怯薛官，掌環衛，遂拜翰林學士承旨，遷知樞密院事。至元三年，襲封廣平王。

至正四年，脱脱辭相位，順帝問誰可代脱脱爲相者，脱脱以阿魯圖薦。五月，詔拜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而别兒怯不花爲左丞相，從駕行幸，每同車出入，一時朝野以二相協和爲喜。時詔修遼、金、宋三史，阿魯圖爲總裁。五年，三史成。十月，阿魯圖等既以其書進，帝御宣文閣，阿魯圖復與平章政事帖木兒塔識、太平上奏："太祖取金，世祖平宋，混一區宇，典章圖籍皆歸秘府。今陛下以三國事蹟命儒士纂修，而臣阿魯圖總裁。臣素不讀漢人文書，未解其義。今者進呈，萬機之暇，乞以備乙覽。"帝曰："此事卿誠未解，史書所繫甚重，非儒士泛作文字也。彼一國人君行善則國興，朕爲君者宜取以爲法；彼一朝行惡則國廢，朕當取以爲戒。然豈止儆勸人君，其間亦有爲宰相事，善則卿等宜仿效，惡則宜監戒。朕與卿等皆當取前代善惡爲勉。朕或思有未至，卿等其言之。"阿魯圖頓首舞蹈而出。

右司郎中陳思謙建言諸事。阿魯圖曰："左右司之職所以贊助宰相。今郎中有所言，與我輩共議見諸行事，何必别爲文字自有所陳耶。郎中若居他官，則可建言，今居左右司而建言，是徒欲顯一己自能言耳。將置我輩於何地。"思謙大慚服。一日與僚佐議除刑部尚書，宰執有所舉，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可用。"阿魯圖曰："廟堂即今選儈子耶？若選儈子須選强壯人。尚書欲其詳讞刑牘耳，若不枉人，不壞法，即是好刑官，何必求强壯人耶。"左右

忽。阿魯圖由經正監繼承父職爲怯薛官，掌管環衛，於是任翰林學士承旨，調任知樞密院事。至元三年，繼承父親的封號爲廣平王。

至正四年，脱脱辭去丞相職位，順帝問誰可以代替脱脱擔任丞相，脱脱推薦了阿魯圖。五月，皇帝下詔任命他爲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而别兒怯不花任左丞相，跟隨皇帝出行，常常是兩位丞相乘同一輛車出入，一時朝廷内外以二相團結爲喜。這時，皇帝命令編寫遼、金、宋三朝的歷史，阿魯圖任總裁。五年，三部史書編寫完成。十月，阿魯圖等將書進上，皇帝駕臨宣文閣，阿魯圖又與平章政事帖木兒塔識、太平上奏："太祖戰勝金國，世祖平定宋朝，統一了天下，典章圖籍都歸於皇宫圖書館。如今陛下命儒士編纂三國的事績，而臣阿魯圖爲總裁。臣平時不讀漢人文書，不明白其中的含義。現在將書呈上，陛下在日理萬機之暇，請置這三部書以備閲覽。"皇帝説："此事你還没有真正理解，史書關係極爲重大，并非文士泛泛之作。哪一國的君主行善則國家興旺，朕作爲君主應該從中取法；哪一朝行惡則國家滅亡，朕應當引以爲戒。然而豈止是警醒規勸人君，其中也有做宰相的功績，善則你等應該仿效，惡則應該引爲鑒戒。朕與你等都應當汲取前代的善惡經驗教訓以勉勵自己。朕可能有考慮不周的地方，你們就説出來。"阿魯圖叩頭施朝拜禮後退出。

右司郎中陳思謙奏言幾件事。阿魯圖説："左右司郎中的職責就是輔助宰相。今郎中有所陳言，可與我輩共同商議見之於所行之事，何必另外寫成文字自己有所陳奏呢。郎中若是居任其他的官職，則可以上奏陳言，現在居職於左右司而上奏陳言，衹是想顯示自己能上言罷了。將把我輩置於何地。"陳思謙大爲慚愧佩服。一天阿魯圖與左右臣僚議論任命刑部尚書，宰執大臣有所舉薦，有人詰責説："這個人柔弱，不是刑部可以任用的。"阿魯圖説："朝廷今天是在選儈子手嗎？若是選儈子手必須選强壯的人。選尚書是希望他詳細審理刑獄卷案罷了。如果能不冤枉人，不破壞法制，就是好刑官，何必求强壯的人

無以答。其爲治知大體，類如此。

呢?”左右臣僚無以回答。阿魯圖爲治懂得大體，大都如此。

先是，别兒怯不花嘗與阿魯圖謀擠害脱脱。阿魯圖曰：“我等豈能久居相位，當亦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别兒怯不花屢以爲言，終不從。六年，别兒怯不花乃諷監察御史劾奏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圖即避出城。其姻黨皆爲之不平，請曰：“丞相所行皆善，而御史言者無理，丞相何不見帝自陳，帝必辯焉。”阿魯圖曰：“我博爾术世裔，豈丞相爲難得耶？但帝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宜即去。蓋御史臺乃世祖所設置，我若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爾等無復言。”阿魯圖既罷去，明年，别兒怯不花遂爲右丞相，不久亦去。十一年，阿魯圖復起爲太傅，出守和林邊。薨，無嗣。

在此之前，别兒怯不花曾經與阿魯圖商議排擠迫害脱脱。阿魯圖説：“我們豈能久居相位，終當也有退職休養那一天，到那時人們會怎麽説我們呢?”别兒怯不花屢次對他説，他始終不同意。六年，别兒怯不花便暗示監察御史上奏彈劾阿魯圖不適合擔任丞相，阿魯圖便出城迴避。他的親朋好友都爲他不平，對他説：“丞相您所做的都是好事，而御史説的没有道理，丞相您爲什麽不去面見皇帝自我陳述，皇帝一定會辨明是非的。”阿魯圖説：“我是博爾术的後裔，難道丞相有什麽難得的嗎？衹是由於皇帝任命我不敢推辭，現在御史彈劾我，我應該立即離職。因爲御史臺是世祖設置的，我如果與御史對抗，就是與世祖對抗。你們不要再説了。”阿魯圖免官離職之後，第二年，别兒怯不花便爲右丞相，不久也罷官去職。十一年，阿魯圖又被起用爲太傅，出朝鎮守和林邊境，去世，没有後代。

**紐的該**

紐的該，博爾术之四世孫也。早歲備宿衛，累遷同知樞密院事，既而廢處于家。順帝至元五年，奉使宣撫達達之地，整理有司不公不法事三十餘條，由是朝廷知其才，升知嶺北行樞密院事。

紐的該，是博爾术的四世孫。早年充當宿衛，歷遷同知樞密院事，不久被罷免閑居於家中。順帝至元五年，奉命出使宣撫達達之地，將有關部門所做的不公正不合法的事情整理成三十多條，由此朝廷知道他的才能，升任他爲知嶺北行樞密院事。

至正十五年，召拜中書平章政事，遷知樞密院事。十七年，以太尉總山東諸軍，守鎮東昌路，擊退田豐兵。十八年，田豐復陷濟寧，進逼東昌。紐的該以乏糧棄城，退屯柏鄉，東昌遂陷。還京師，拜中書添設左丞相，與太平同居相位。

至正十五年，皇帝召他回來，任命他爲中書平章政事，調任知樞密院事。十七年，以太尉的身份統領山東各部隊，鎮守東昌路，擊退田豐的部隊。十八年，田豐又攻陷了濟寧，進逼東昌。紐的該因缺糧而放棄城池，後退駐守在柏鄉，東昌於是被敵人攻陷。回到京師後，任中書添設左丞相，與太平同居相位。

紐的該有識量，處事平允。倭人攻金復州，殺紅軍據其州者，即奏遣人往賞賚而撫安之。浙西張士誠既降，紐的該處置江南諸事，咸得其宜，士誠大服。興和路富民調戲子婦，繫獄，車載楮幣至京師行賂，以

紐的該有見識局量，處事公平。倭人攻打金復州，殺死占據金復州的紅軍，紐的該便上奏皇帝派人前往賞賜并安撫倭人。浙西張士誠投降之後，紐的該處理江南各項事務，都處理得很恰當，張士誠非常佩服。興和路一名富人調戲兒媳，被捕入獄，他用車裝載着楮幣到京師去行

故刑部官持其事久不决。紐的該乃除刑部侍郎爲興和路達魯花赤，俾决其事，富民遂自縊死。凡授官，惟才是選，不用私人，衆稱其有大臣體。

賄，因此刑部官員將這件案子久拖不決。紐的該於是任命刑部侍郎爲興和路達魯花赤，讓他判決此事，那個富人於是自己上吊身亡。凡任命官員，衹選用有才能者，不任用親朋好友，大家都稱贊他有大臣的風範。

已而遽罷相，遷知樞密院事。嘗卧病，謂其所知曰："太平真宰相才也。我疾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於位，此可嘆也。"朝官至門候疾者，皆謝遣之。二十年正月卒。

不久，紐的該突然被免去丞相的職務，改任知樞密院事。他曾因病卧床，對朋友説："太平真是宰相之才。我的病肯定是好不了了，而太平也不能久在相位，這真是令人慨嘆的事。"朝中官員登門探視病情的，他都謝絶，請他們回去。二十年正月，紐的該去世。

# 元史卷一百四十

## 列傳第二十七

### 別兒怯不花

別兒怯不花字大用，燕只吉觯氏。曾祖忙怯秃以千户從憲宗南征有功。父阿忽台事成宗爲丞相，被誅，後贈和寧忠獻王。

別兒怯不花蚤孤，八歲，以興聖太后及武宗命，侍明宗于藩邸。尋入國子學爲諸生。會明宗以周王出鎮雲南，別兒怯不花從行，至大同而還。仁宗召入宿衛。一日，從殿中望見其儀矩敻異，即召對，慰諭之。八番宣撫司長乃其世職，英宗遂授懷遠大將軍、八番宣撫司達魯花赤。既至，宣布國家恩信，峒民感悦。有累歲不服者，皆喜曰："吾故賢帥子孫也，其敢違命?"率其十四部來受約束。別兒怯不花以其事入奏，天子嘉而留之。

泰定三年，特授同知太常禮儀院事，益從耆老文學之士雍容議論。尋拜監察御史。明年，遷中書右司郎中。又明年，升參議中書省事。居二年，除吏部尚書。至順元年，其兄治書侍御史自當諫止明里董阿子閭閭不當爲監察御史，并出別兒怯不花爲廣西兩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帥。未幾，丁内艱還京。起復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江浙歲漕米由海道達京師，別兒怯不花董其事。尋除禮部尚書，遷徽政院副使，擢侍御史，特命領宿衛，

別兒怯不花字大用，姓燕只吉觯。曾祖父忙怯秃以千户的身份跟隨憲宗南征有功。父親阿忽台侍奉成宗爲丞相，被處死，後追贈爲和寧忠獻王。

別兒怯不花早年成爲孤兒，八歲時，因興聖太后和武宗的命令，在王府侍奉明宗。不久他進入國子學成爲諸生。恰逢明宗以周王的身份出朝鎮守雲南，別兒怯不花跟隨前往，到大同而返回。仁宗召他入宫擔任宿衛。一天，仁宗從殿中望見他風度迥異於他人，便召他應對，撫慰曉諭他。八番宣撫司長是他家世代擔任的官職，英宗於是任命他爲懷遠大將軍、八番宣撫司達魯花赤。到任後，他宣布國家的恩惠信用，峒民感動悦服。有多年不臣服的，都高興地説："我們是已故賢明統帥的子孫，怎麼敢違抗命令?"率領十四個部落來接受管轄。別兒怯不花入朝上奏這件事，皇帝嘉奬而留他在朝中。

泰定三年，皇帝特地任命他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他日益與年長的文學之士從容討論。不久任監察御史。第二年，改任中書右司郎中。第三年，升任參議中書省事。兩年後，任吏部尚書。至順元年，他的哥哥治書侍御史自當勸止明里董阿的兒子閭閭不應當擔任監察御史，并且調出別兒怯不花擔任廣西兩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帥。不久，因母親去世服喪而返回京師。服喪未終，皇帝起用他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江浙每年通過海路往京師運糧，別兒怯不花負責這件事。不久他任禮部尚書，改任徽政院副使，升爲侍御史，皇帝特地任命他領宿衛，升他爲榮禄大夫、宣徽

升榮禄大夫、宣徽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凡宿衛士有從掌領官薦用者，往往所舉多其親暱。至别兒怯不花獨推擇歲久者舉之，衆論翕服。宣徽所造酒，横索者衆，歲費陶瓶甚多。别兒怯不花奏製銀瓶以貯，而索者遂止。至元四年，拜御史大夫、知經筵事，尋遷中書平章。

使，加官開府儀同三司。凡是由掌領官推薦提拔的宿衛士，所推薦的往往多是他們的親信。而别兒怯不花衹推薦選拔任職時間長的，輿論一致服氣。宣徽院所釀造的酒，横加索要者很多，每年耗費很多陶瓶。别兒怯不花上奏請求製造銀瓶以貯酒，而索要者便没有了。至元四年，任御史大夫、知經筵事，不久改任中書平章。

至正二年，拜江浙行省左丞相。行至淮東，聞杭城大火燒官廨民廬幾盡，仰天揮涕曰："杭，浙省所治，吾被命出鎮，而火如此，是我不德累杭人也。"疾馳赴鎮，即下令録被災者二萬三千餘户，户給鈔一錠，焚死者亦如之，人給月米二斗，幼稚給其半。又請日減酒課，爲錢千二百五十緡，織坊減元額之半，軍器、漆器權停一年，泛税皆停。事聞，朝廷從之。又大作省治，民居附其旁者，增直買其基，募民就役，則厚其傭直。又請歲減江浙、福建鹽課十三萬引。或遇淫雨亢旱，輒出禱于神祠，所禱無不應。在鎮二年，雖兒童女婦莫不感其恩。召還，除翰林學士承旨，仍掌宿衛。

至正二年，任江浙行省左丞相。行至淮東，聽説杭城大火幾乎燒光了所有的官衙民房，别兒怯不花仰天大哭道："杭城，是江浙省的治所，我受命前往鎮守，而火災如此，是我無德而連累杭城人。"他飛馬趕到治所，立即下令登記受災者二萬三千多户，每户給予一錠錢鈔，燒死者也如此，每人每月供給糧食二斗，年幼者給予一半。又請朝廷每天減少酒税，合錢一千二百五十貫，紡織作坊減少原來税額的一半，兵器、漆器税暫停一年，一般的税都停徵。事情上奏後，朝廷表示同意。他又大規模興建行省治所，百姓住在治所旁的，他便加價購買他們的房基地，招募百姓進行工程，則多給工錢。他又請求朝廷每年減少江浙、福建鹽税十三萬引。有時遇到久雨大旱，他總是出衙到神祠中禱告，所禱無不應驗。在治所二年，即便是兒童婦女没有不感念他的恩德的。皇帝召他回朝，任命他爲翰林學士承旨，仍舊掌管宿衛。

四年，拜中書左丞相。朝廷議選奉使宣撫，使問民疾苦，察吏貪廉，且選習北藩風土及知典故者，俾别兒怯不花周行沙漠，洗冤除弊，不可勝計。又奏發使諭諸王，賜以金衣重寶，使各撫其民，毋逾法制，於是内外震肅。明年，歲大饑，流民載道，令有司賑之，欲還鄉者給路糧。又録在京貧民，日糶以糧。帝還自上都，遣中使數輩趣使迎謁，比見，帝親酌酒勞之。七年，進右丞相。明年，御史劾奏别兒怯不花，而徽政院使高龍卜在帝側爲解，帝遂不允。乃出御史

四年，任中書左丞相。朝廷商議挑選奉使宣撫，使之詢問民間疾苦，察訪官吏貪贓與廉潔，并且要挑選熟悉北方諸國風土人情以及熟悉典章制度的人，於是派别兒怯不花巡行沙漠，洗雪冤案革除弊端，不可勝數。他又上奏派使臣曉諭諸王，賜予金衣、貴重的寶物，使他們各自安撫其民，不要不守法制，於是朝廷内外受到震動、一片肅然。第二年，發生大饑荒，逃荒的人充滿了道路，他命令有關部門賑濟，流民想要回鄉的給予路上用的糧食。又登記在京的貧民，每天賣給他們糧食。皇帝從上都返回京師，派中使數人催促别兒怯不花去迎接拜見皇帝，等到見面時，皇帝親自斟酒慰勞他。七年，别兒怯不花進官爲右

大夫亦憐真班爲江浙左丞相，中丞以下皆辭職。詔復加太保。於是兩臺各道言章交至，别兒怯不花益不自安，尋謫居渤海縣。十年正月卒。後子達世帖木而用于朝，遂贈弘仁輔治秉文守正寅亮同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師，追封冀王，謚忠宣。達世帖木而字原理，仕至中書平章政事，有學識，能世其家。

丞相。第二年，御史上奏彈劾别兒怯不花，而徽政院使高龍卜在皇帝旁邊爲他開脱，皇帝於是不批准御史的彈劾。於是將御史大夫亦憐真班調出朝廷爲江浙左丞相，中丞以下的官員都辭職了。皇帝下詔又給他加官爲太保。於是御史臺、行御史臺和各道上言的奏章交相送來，别兒怯不花更加感到不自安，不久被貶官居住在渤海縣。十年正月去世。後來他的兒子達世帖木而在朝中掌權，皇帝於是追贈别兒怯不花弘仁輔治秉文守正寅亮同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師，追封爲冀王，謚號爲忠宣。達世帖木而字原理，官至中書平章政事，有學識，能够繼承其家業。

## 太平

太平字允中，初姓賀氏，名惟一，後賜姓蒙古氏，名太平，仁傑之孫，勝之子也。初，勝以非罪死，太平年尚幼，泰定帝雪其父冤而撫恤之。

太平資性開朗正大，雖在弱齡，儼然如老成人。嘗受業於趙孟頫，又師事雲中吕弼。太平始襲父職，爲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尋擢陝西漢中道廉訪副使。文宗召爲工部尚書，都主管奎章閣工事，又除上都留守同知。順帝元統初，命爲樞密副使，尋升同知樞密院事，遷御史中丞。時中書有參議佛家閭者，憸人也。御史劾其罪，時宰庇之，事寢不行。太平辭疾卧家。

至正二年，詔起爲中書參知政事，辭。進右丞，又辭。會御史祁君璧復劾佛家閭，黜之，乃起就職。宗室諸王歲賜廪食衣幣不均，太平請於帝，均其厚薄。守令多失職，請選臺閣名臣充之。仍遣使核其治行，其治最者則增秩，賜金幣。遼、金、宋三史久未克修，至是太平力贊其事，爲總裁官，修成之。時粟貴而金銀賤，太平請出官本，委官收市之，所得不

太平字允中，最初姓賀，名叫惟一，後來皇帝賜姓蒙古姓氏，名太平，是賀仁傑的孫子，賀勝的兒子。當初，賀勝死於非罪，太平當時年紀還小，泰定帝洗雪了他父親的冤案而撫恤他。

太平秉性開朗、光明正大，他雖然年少，却儼然像一位老成持重的人。他曾經跟隨趙孟頫學習，又拜雲中吕弼爲師。太平最初是繼承父親的職務，任虎賁親軍都指揮使，不久被提升爲陝西漢中道廉訪副使。文宗召他爲工部尚書，總管奎章閣工役事，又任命他爲上都留守同知。順帝元統初年，皇帝任命他爲樞密副使，不久提升他爲同知樞密院事，改任御史中丞。當時有個叫佛家閭的中書參議，是一個奸佞小人。御史彈劾他的罪行，當時的丞相庇護他，事情被擱置起來，没有辦理。太平藉口有病在家休養。

至正二年，皇帝下詔起用太平爲中書參知政事，太平推辭。提升他爲右丞，他又推辭。恰逢御史祁君璧又彈劾佛家閭，皇帝罷免了他，太平起而就職。宗室諸王每年得到賞賜的糧食、衣服、錢幣不平均，太平請示於皇帝，使賞賜厚薄均衡。郡守縣令大多失職，太平請求挑選尚書中的名臣去充任地方官員。又派遣使臣去地方核查他們的政績，其政績最顯著者則增加官秩，賜給金幣。遼、金、宋三史長期没有編寫完成，到現在太平盡力贊助其事，擔任總裁官，將這三種書

貲。其後兵興，卒獲其用。四年，升中書平章政事。五年，遷宣徽院使。宣徽典飲膳，權勢多横索。太平取簿閱之，惟太常禮儀使阿剌不花一無所需，太平因言於帝，請擢居近職，且厚賜之。

編纂完畢。當時糧食昂貴而金銀低賤，太平請求拿出官本，委派官員收購金銀，所得甚多。此後戰事興起，這些金銀終於派上了用場。四年，太平升任中書平章政事。五年，調任宣徽院使。宣徽院負責皇帝的飲食，有權勢者多有横加索要的。太平取來登記册查看，衹有太常禮儀使阿剌不花從未索要過，太平將此事上言於皇帝，請求提拔他擔任皇帝的近臣，并且重賞他。

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以授，太平因辭，詔特賜姓而改其名。七年，還中書平章政事，班同列上。國王朶而只爲左丞相，請于帝曰：“臣藉先臣之蔭，蚤襲位國王，昧於國家之理，今備位宰相，非得太平不足與共事。”十一月，拜太平左丞相，朶而只爲右丞相，太平辭，帝不允，仍詔示天下。明年正月，詔修《后妃》、《功臣傳》，特命太平同監修國史，蓋異數也。太平請僧道有妻子者勒爲民以減蠹耗，給校官俸以防虚冒，請賜經筵講官坐以崇聖學，立行都水監以治黄河。舉隱士完者篤、執禮哈郎、董立、張樞、李孝光。是時，天下無事，朝廷稽古禮文之典，有墜必舉。平生好訪問人材，不問南北，必記録于册，至是多進用之。

六年，太平任御史大夫。根據舊的典章制度，與皇帝姓氏不同的人不能任命爲御史大夫，太平因此辭職，皇帝下詔特地賜姓氏并改了他的名字。七年，調任中書平章政事，班次在同列之上。國王朶而只擔任左丞相，向皇帝請求說：“臣憑藉先人的恩蔭，早就繼位爲國王，并不明白治國的道理，現在忝列宰相之位，非得有太平不足以與之一起共事。”十一月，皇帝任命太平爲左丞相，朶而只爲右丞相，太平推辭，皇帝不允許，又下詔宣示於全國。第二年正月，皇帝下詔編寫《后妃傳》、《功臣傳》，特地任命太平爲同監修國史，這是對他的特殊禮遇。太平請求强制有妻子兒女的僧人道士爲民，以減少財物耗費，核查給予官俸以防止假冒，請求賜給經筵講官座位以尊崇儒學，設立行都水監以整治黄河。舉薦隱士完者篤、執禮哈郎、董立、張樞、李孝光。當時，國家平靜無事，朝廷考核古代記載禮儀的典籍，凡有闕失太平一定會指出來。他一生喜歡訪問人才，不管南方北方，他都要記録在册，到此時多提拔任用他們。

初，脱脱既罷相，出居西土。會其父馬札兒台卒，太平力請令脱脱歸葬，以全孝道。左右以爲難，太平曰：“脱脱乃心王室，大義滅親，今父殁而不克奔訃，爲善者不幾於怠乎?”爲之固請，以故脱脱得還。脱脱既得還朝，即拜爲太傅，然不知太平之有德於己也，因汝中柏讒間成隙，遽欲中傷之。是時，中書參政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太平所拔用者，悉誣以罪黜去。九年七月，罷爲翰林

當初，脱脱被免除丞相職位之後，出居於西部地區。恰好他父親馬札兒台去世，太平極力請求讓脱脱返回安葬父親，以全孝道。皇帝的左右近臣認爲這事難辦，太平說：“脱脱心存王室，大義滅親，如今父親去世而不能奔喪，那麽做好事的人不就差不多都要懈怠了嗎?”他堅持爲脱脱請求，因此脱脱得以返回。脱脱回到朝廷之後，即被任命爲太傅，但他不知道太平有恩德於自己，因汝中柏進讒言挑撥離間，二人之間産生矛盾，脱脱急於想中傷太平。當時，中書參政孔思立等都是一時的名人，太平所提拔任用的人，

學士承旨，既又誣劾其過失，而并論其子也先忽都不宜僭娶宗室女。脱脱之母聞之，謂脱脱兄弟曰："太平好人也，何害於汝而欲去之！汝兄弟若違吾言，非吾子也！"侍御史撒馬篤揚言于朝曰："御史欲害正人，壞臺綱，如天下後世何！"即卧病不起。故吏田復勸太平自裁，太平曰："吾無罪，當聽於天；若自殺，則誠有慊矣。"遂還奉元，杜門謝客，以書史自適。

脱脱都誣陷以罪行予以貶官或免職。九年七月，將太平降職爲翰林學士承旨，不久又誣陷彈劾他的過失，而一并論及他的兒子也先忽都不應該超越本分娶宗室女。脱脱的母親聽説此事之後，對脱脱兄弟説："太平是個好人，對你有什麼傷害而想要排擠他？你兄弟如果不聽我的話，就不是我的兒子！"侍御史撒馬篤在朝廷上揚言説："御史想要陷害好人，敗壞御史臺的綱紀，怎麼對天下後世交待！"自此即卧病不起。太平的老部下田復勸他自殺，太平説："我没有罪，應當聽天由命；如果自殺，那就真的是有犯罪的嫌疑了。"於是回到奉元，閉門謝客，以讀書習史而自得其樂。

河南盗起。十五年，詔命太平爲江浙行省左丞相。未行，改爲淮南行省左丞相，兼知行樞密院事，總制諸軍，駐于濟寧。時諸軍久出，糧餉苦不繼。太平命有司給牛具以種麥，自濟寧達于海州，民不擾而兵賴以濟。議立土兵元帥府，輪番耕戰。十六年，移鎮益都。未幾，除遼陽行省左丞相。糴粟以給京師，處置有法，所致甚多而民不擾。

十七年五月，召爲中書左丞相。時毛貴據山東，明年，由河間入寇，官軍屢敗，漸逼京都，中外大駭，廷議遷都以避之，和者如出一口。太平力争以爲不可，起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剌不花于彰德，引兵擊之，大敗賊衆，京城遂安。會張士誠以浙西降，而晋、冀、關陜之間，察罕鐵木兒屢以捷奏聞。於是中外人心翕然，有中興之望矣。

太平又考求，凡死節之臣，雖布衣亦加贈謚，有官者就官其子孫，人尤感動。當時右丞相搠思監家人以造僞鈔事覺，刑部欲連逮搠思監。太平力爲解之，曰："堂堂宰相烏得有此事？四海聞之，若國體何！"搠思監

河南盗賊蜂起。十五年，皇帝下詔命太平爲江浙行省左丞相。還未上任，又改爲淮南行省左丞相，兼任知行樞密院事，統領各部隊，駐扎在濟寧。當時各部隊長期在外，糧餉苦於不能接續供應。太平命令有關部門提供耕牛農具以種麥，從濟寧到海州，百姓不受侵擾而部隊賴以得到周濟。太平擬議設立土兵元帥府，輪流進行農耕和作戰。十六年，將治所移至益都。不久，任遼陽行省左丞相。收購糧食以供給京師，太平處置得法，所得到的糧食很多而百姓并未受到侵擾。

十七年五月，皇帝召任太平爲中書左丞相。這時毛貴占據山東，第二年，由河間侵入，官軍連續遭到失敗，盗寇逐漸逼近京師，朝廷内外大爲驚駭，朝廷商議遷都以躲避盗賊，附和者異口同聲。太平力争認爲這樣不行，朝廷起用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剌不花於彰德，率兵進攻敵人，大敗盗賊，京城纔安定下來。恰好張士誠以浙西投降，而在晋、冀、關陜之間，察罕鐵木兒不斷向朝廷奏聞捷報。於是朝廷内外人心統一，有了中興的希望。

太平又考察搜求，凡是死於節義的臣民，即使是平民也要追贈謚號，有官職的就任命其子孫，人們分外感動。當時右丞相搠思監的家人因爲製造僞鈔的事情敗露，刑部打算牽連逮捕搠思監。太平極力爲他開脱，説："堂堂宰相怎麼能有這種事？全國知道這件事後，對國家政體將會

既劾罷，太平所得俸禄多分饋之。

產生什麽影響!”搠思監被彈劾免官之後，太平將自己所得到的俸禄大多分出饋贈給了他。

二皇后奇氏與皇太子謀，欲内禪，遣宦者資正院使朴不花諭意於太平，太平不答。皇后又召太平至宫中，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皇太子欲盡逐帝近臣，又令監察御史劾帝親暱臣御史中丞禿魯鐵木兒，未及奏而所劾御史被遷爲他官，皇太子疑也先忽都泄其事，益决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而嘆曰：“善人國之紀也，苟去之，國將何賴乎?”數於帝前左右之，以故皇太子之志未及逞。會紐的該死，皇太子遂令監察御史買住、桑哥失理劾左丞成遵、參政趙中等下獄死，以二人爲太平黨也。太平知勢有不可留，數以疾辭位。二十年二月，拜太保，俾養疾于家。臺臣奏言以謂當時事之艱危，政賴賢材之宏濟，太平以師保兼相職爲宜。帝不能從。

二皇后奇氏與皇太子謀議，打算要皇帝讓位給皇太子，派宦官資正院使朴不花向太平曉諭這個意思，太平不回答。皇后又召太平到皇宫，舉起酒杯申訴前面這個意思，太平猶疑而已。這時，皇太子想要全部驅逐皇帝的近臣，又命令監察御史彈劾皇帝的親信大臣御史中丞禿魯鐵木兒，没有來得及上奏而所彈劾的御史已經被調任其他官職，皇太子懷疑也先忽都泄露了這件事，更加决心奪去太平的權力。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聽説這個消息後慨嘆道：“好人是國家網紀，如果抛棄他，國家將依靠誰呢?”紐的該多次在皇帝面前干預此事，因此皇太子的圖謀未能得逞。恰遇紐的該去世，皇太子於是命令監察御史買住、桑哥失理彈劾左丞成遵、參政趙中等下獄而死，因爲這二人是太平的親信。太平知道形勢不可挽回，多次藉口有病辭職。二十年二月，皇帝任命他爲太保，讓他在家養病。御史臺大臣上奏説當時國事危急，正依賴賢才的宏圖濟世，太平以師保的身份兼任丞相爲宜。皇帝不同意。

會陽翟王阿魯輝鐵木兒倡亂，騷動北邊，勢逼上都，皇太子乃言于帝，命太平留守上都，實欲置之死地。太平遂往。有同知太常院事脱歡者，也先忽都故將也。聞陽翟王將至，乃引兵縛王至軍前，太平不受，令生致闕下，北邊以寧。太平終不以爲己功。

正逢陽翟王阿魯輝鐵木兒發動叛亂，騷擾攪動北部邊疆，賊人的勢力逼近上都，皇太子便奏言於皇帝，命令太平留守上都，實際是想將他置於死地。太平於是前往上都。有一位任同知太常院事的人名叫脱歡，是也先忽都原先的部將。他聽説陽翟王將要來到，便率軍捆綁了陽翟王來到太平的軍前，太平不接受，命令他將陽翟王活着押解到朝廷，北部邊疆因此得以安寧。太平始終不認爲這是自己的功勞。

未幾，詔拜太傅，賜田若干頃，俾歸奉元。帝欲以伯撒里爲丞相，伯撒里辭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陛下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於是密旨令伯撒里留太平毋行。太平至沙井，聞命而止，宿留久之。皇太子惡其既去而復留也，二十三年，令御史大夫普化劾太平故違上命，當正其罪。詔乃悉拘所授宣命及所賜物，

不久，皇帝召拜太平爲太傅，賜給田地若干頃，讓他返回奉元。皇帝想要任命伯撒里爲丞相，伯撒里推辭説：“臣已年老不足以擔任宰相的職務，陛下一定要任命臣，非得有太平共同任職不可。”皇帝於是密令伯撒里留住太平不讓他走。太平到達沙井，得知命令而止步，留居在那裏很長時間。皇太子厭惡他已經離去而又留下來，二十三年，命令御史大夫普化彈劾太平故意違抗皇帝的命令，應當將其治罪。皇帝於是詔令

俾往陝西之西居焉。搠思監因誣奏之，安置土蕃，尋遣使者逼令自裁。太平至東勝，賦詩一篇，乃自殺，年六十三。二十七年，監察御史辯其非辜，請加褒贈。

也先忽都

也先忽都，名均，字公秉。少好學，有俊才，累遷殿中侍御史、治書侍御史、翰林侍讀學士，皆兼襲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太平之爲相也，務廣延才彦，而也先忽都以丞相子又傾己下士，以故名稱籍然。已而被劾罷，從親還奉元。居六年，召爲兵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除通政院使。太平再相，授知樞密院事，遷太子詹事。

十九年，群盗由開平東屯遼陽。冬，詔也先忽都以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詹事率師往討。太平以其年少，數請改命，不允。至則遣將拔懿州省治，盗逾遼河東奔。而朝廷讒構日甚，罷爲上都留守。尋改宣政院使，以丁内艱不起。搠思監再相，復奏强起之，即日監察御史也先帖木、李好直又劾罷之。

已而搠思監徇皇太子旨，構成大獄，誣老的沙、蠻子、按難達識理、沙加識理、也先忽都及脱懽等不軌，執脱懽煅煉其獄，連逮不已。帝知其無辜，欲釋其事，特命大赦。而搠思監增入條畫内，獨不赦前獄。唯老的沙逃于孛羅鐵木兒大同軍中，蠻子、按難達識理等遂皆貶死。也先忽都當貶撒思嘉之地，道由朵思麻。行宣政院使桓州閭素受知太平，因留居其地。執政知其故，奏也先忽都違命，杖死之，年四十四。有詩集十卷。

全部拘留授予太平的宣命和賞賜給他的物品，讓他前往陝西以西居住。搠思監乘機上奏誣陷他，安置他到土蕃，不久派使者逼他自殺。太平到達東勝，作詩一首，於是自殺，時年六十三歲。二十七年，監察御史辨明太平無辜，請求皇帝加以褒獎和追贈官爵。

也先忽都，名均，字公秉。年少時喜歡學習，有過人的才能，歷遷殿中侍御史、治書侍御史、翰林侍讀學士，任上述官職，均兼襲任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太平任丞相時，力求廣泛招攬品學兼優的人才，而也先忽都因爲是丞相的兒子，又能傾己下士，因此名聲很大。不久被彈劾免官，跟隨父母返回奉元。六年後，皇帝召他任兵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授通政院使。太平再次出任丞相，授爲知樞密院事，改任太子詹事。

十九年，衆盗寇由開平向東駐扎在遼陽。冬季，皇帝詔令也先忽都以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詹事的身份率軍前往討伐。太平因爲他年輕，數次請求皇帝改變任命，皇帝不同意。也先忽都到達遼陽後便派將攻克懿州省治，盗賊越過遼河向東逃跑。而朝廷中對他的誣陷一天比一天厲害，他被降職爲上都留守。不久改任宣政院使，因爲母親去世服喪而没有接受任命。搠思監再次擔任丞相，又上奏勉强起用他，當天監察御史也先帖木、李好直又彈劾罷免了他。

不久搠思監順從皇太子的意旨，造成大罪案，誣陷老的沙、蠻子、按難達識理、沙加識理、也先忽都及脱懽等叛逆，逮捕脱懽製造罪案，牽連逮捕不止。皇帝知道他們無辜，打算寬免這件事，特别命令實行大赦。然而搠思監增加了條款，惟獨不赦免前面所提到的罪案。祇有老的沙逃到孛羅鐵木兒大同軍中，蠻子、按難達識理等終究都被貶官而死。也先忽都應當貶到撒思嘉地區，路過朵思麻。行宣政院使桓州閭平時受到太平的知遇，因此讓也先忽都留住在這個地方。朝中掌權者知道這件事，上奏也先忽都違抗命令，杖刑處死，時年四十四歲。也先忽都著有

詩集十卷。

## 鐵木兒塔識

鐵木兒塔識字九齡，國王脱脱之子。資禀宏偉，補國子學諸生，讀書穎悟絶人。事明宗於潛邸。文宗初，由同知都護府事累遷禮部尚書，進參議中書省事，擢陜西行臺侍御史，留爲奎章閣侍書學士，除大都留守，尋同知樞密院事。後至元六年，拜中書右丞。至正改元，升平章政事。

鐵木兒塔識字九齡，是國王脱脱的兒子。他天資禀賦宏偉，補國子學諸生，讀書聰明絶人。曾在王府中侍奉明宗。文宗初年，他由同知都護府事歷遷而爲禮部尚書，進官爲參議中書省事，提升爲陜西行臺侍御史，留任奎章閣侍書學士，任大都留守，不久任同知樞密院事。後至元六年，任中書右丞。至正改年號，他升任爲平章政事。

伯顔罷相，庶務多所更張，鐵木兒塔識盡心輔贊。每入番直，帝爲出宿宣文閣，賜坐榻前，詢以政道，必夜分乃罷。二年，郊，鐵木兒塔識言大祀竣事，必有實惠及民，以當天心，乃賜民明年田租之半。嶺北地寒，不任穡事，歲募富民和糴爲邊餉，民雖稍利，而費官鹽爲多。鐵木兒塔識乃請别輸京倉米百萬斛，儲于和林以爲備。日本商百餘人遇風漂入高麗，高麗掠其貨，表請没入其人以爲奴。鐵木兒塔識持不可，曰："天子一視同仁，豈宜乘人之險以爲利？宜資其還。"已而日本果上表稱謝。俄有日本僧告其國遣人刺探國事者。鐵木兒塔識曰："刺探在敵國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爲？設果有之，正可令睹中國之盛，歸告其主，使知嚮化。"兩浙、閩鹽額累增而課愈虧，江浙行省請減額，鐵木兒塔識奏歲減十三萬引。

伯顔被免除丞相職務，許多政務都有改變，鐵木兒塔識盡心輔佐皇帝。每當他入宫更代值班時，皇帝爲之出來住在宣文閣，在床前賜座位給他，向他詢問爲政之道，一定到半夜纔停止。二年，皇帝祭天，鐵木兒塔識説祭祀大典完畢之後，必須要有實惠給予百姓，以合天意，於是皇帝賜給百姓明年一半的田租。嶺北地區天氣寒冷，不能進行農業生産，每年招募富民徵購糧食作爲邊疆的糧餉，百姓雖稍能得到好處，但耗費官鹽很多。鐵木兒塔識於是請求另外從京師的糧倉運糧一百萬斛，儲存於和林作爲儲備。日本一百多名商人遇風漂入高麗，高麗人搶了他們的貨物，上表請求將那些商人籍没爲奴。鐵木兒塔識認爲不可，他説："皇帝一視同仁，難道應該乘人之危而謀利？應該資助他們返回日本。"不久日本果然上表道謝。不久有日本僧人上告説他的國家派人來刺探國朝的情况。鐵木兒塔識説："刺探在敵對的國家中固然有，現在天下爲一家，爲什麼還要刺探？即使真的有刺探，正可以讓他們看看中國之强盛，回去後告訴他們的國王，使他們知道向往教化。"兩浙、閩鹽的數量不斷增加而税收却更加減少，江浙行省請求減少産鹽的定額，鐵木兒塔識上奏每年減少十三萬引。

五年，拜御史大夫。務以静重持大體，不爲苛嬈以立聲威。建言："近歲大臣獲罪，重者族滅，輕者籍其妻孥。祖宗聖訓，父子罪不相及。請除之。"著爲令。近畿饑民争赴京城，奏出贓罰鈔，糴米萬石，即近郊

五年，拜任御史大夫。他注重以清静穩重保持大體，不做苛刻煩擾的事以立聲望權威。他建議説："近年來大臣犯罪，重者殺滅家族，輕者籍没其妻子兒女。祖宗的教導是，父子犯罪不互相連累。請求除去株連之法。"這條建議作爲法令記録在案。京師近郊的飢民争着到京城，鐵木

寺觀爲糜食之，所活不可勝計。居歲餘，遷平章政事，位居第一。大駕時巡，留鎮大都。舊法：細民糴於官倉，出印券，月給之者，其直三百文，謂之紅貼米；賦籌而給之，盡三月止者，其直五百文，謂之散籌米。貪民買其籌貼以爲利。鐵木兒塔識請别發米二十萬石，遣官坐市肆，使人持五十文即得米一升，奸弊遂絶。

兒塔識上奏取出没收的贜款、罰款，收購糧食一萬石，在近郊的寺廟道觀裏煮粥施捨給飢民，救活的人不計其數。一年多以後，他改任平章政事，官位居第一。皇帝時常外出巡視，鐵木兒塔識留下鎮守大都。舊法規定：平民到官倉去買米，出具印券，按月供給的，價格三百文，稱爲紅貼米；發給籌貼以供給糧食，滿三個月後停止的，其價格是五百文，稱爲散籌米。有些貪心的百姓購買籌貼以謀利。鐵木兒塔識請求另外調撥糧食二十萬石，派官員坐鎮於市場上，使人拿五十文錢就能買到一升米，奸弊於是絶迹。

七年，首相去位，帝召鐵木兒塔識諭旨，若曰："爾先人事我先朝，顯有勞績，爾實能世其家，今命汝爲左丞相。"鐵木兒塔識叩頭固辭，不允，乃拜命。鐵木兒塔識修飭綱紀，立内外通調之法：朝官外補，許得陛辭，親授帝訓，責以成效；郡邑賢能吏，次第甄拔，入補朝闕。分海漕米四十萬石置沿河諸倉，以備凶荒。先是，僧人與齊民均受役于官，其法中變，至是奏復其舊。孔子後襲封衍聖公，階止四品，奏升爲三品。歲一再詣國學，進諸生而獎勵之。中書故事，用老臣預議大政，久廢不設，鐵木兒塔識奏復其規，起腆合、張元朴等四人爲議事平章。曾未半年，救偏補弊之政以次興舉，中外咸悦。從幸上京還，入政事堂甫一日，俄感暴疾薨，年四十六。贈開誠濟美同德翊運功臣、太師、中書右丞相，追封冀寧王，謚文忠。

七年，右丞相被免職，皇帝召鐵木兒塔識曉諭旨意，對他説："你的先輩侍奉先朝，卓有功績，你的確能繼承家族的傳統，現在任命你爲左丞相。"鐵木兒塔識叩頭堅决推辭，皇帝不同意，他纔接受了任命。鐵木兒塔識整頓綱紀，制定朝廷内外通調之法：朝官到外地任職，允許向皇帝辭行，親自接受皇帝的教誨，責成取得成效；郡邑賢能的官吏，按照順序甄擇選拔，入朝補充空缺的職位。分出海路運輸的糧食四十萬石存放在沿河的各個糧倉中，以防備災荒之年。在這之前，僧人與平民都要爲官府服勞役，這項法令中間有變化，到現在鐵木兒塔識上奏恢復了原來的規定。孔子的後裔襲封爲衍聖公，官階衹是四品，他上奏升爲三品。他一年當中一再到國學，推薦諸生并且獎勵他們。中書省以前的規定，讓老臣參預商議大政，這個規定已久廢不置，鐵木兒塔識上奏恢復這個規定，起用腆合、張元朴等四人爲議事平章。没過半年，救正偏差補救弊端的措施接連提出實施，朝廷内外都很高興。他跟隨皇帝去上京後返回，進入政事堂纔一天，很快就染上暴病身亡，時年四十六歲。皇帝追贈他爲開誠濟美同德翊運功臣、太師、中書右丞相，追封爲冀寧王，謚號爲文忠。

鐵木兒塔識天性忠亮，學術正大，伊、洛諸儒之書，深所研究。帝嘗問爲治何先，對曰："法祖宗。"帝曰："王文統奇才也，朕恨不得如斯

鐵木兒塔識天性忠誠坦率，學術純正博大，伊、洛各位儒者的著作，他都深有研究。皇帝曾經問他治國應把什麼放在第一位，他回答説："效法祖宗。"皇帝説："王文統是個奇才，朕恨不能得到像他那樣的人而任用。"鐵木兒塔識回

人者用之。”對曰：“世祖有堯、舜之資，文統不以王道告君，而乃尚霸術，要近利，世祖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統，正當遠之，又何足取乎？”初，伯顏議罷科舉，鐵木兒塔識時在參議府，訖不署奏牘，及入中書乃議復行之。徵用處士，待以不次之擢，或疑爲太優，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奚足惜哉！”識者誦之。時修遼、金、宋三史，鐵木兒塔識爲總裁官，多所協贊云。

答說：“世祖有堯、舜的資質，王文統不告訴君主王道，却崇尚霸術，追求眼前的利益，他是世祖的罪人。假使今天有王文統，正應該疏遠他，又有什麼可以向他取法的呢？”當初，伯顏提議取消科舉，鐵木兒塔識當時在參議府，一直不在奏章上署名，等到他進入中書省後便提議恢復科舉考試。徵用隱士，予以破格提拔，有人懷疑這樣做對那些隱士太優厚了，鐵木兒塔識說：“隱士無所求於朝廷，朝廷有所求於隱士，小小的名爵，有什麼值得可惜的！”有識之士對此表示稱贊。當時正在編纂遼、金、宋三朝史書，鐵木兒塔識爲總裁官，多所助益。

### 達識帖睦邇

達識帖睦邇字九成。幼與其兄鐵木兒塔識俱入國學爲諸生，讀經史，悉能通大義，尤好學書。初以世冑補官，爲太府監提點，擢治書侍御史，以言罷。除樞密院同知，升中書右丞、翰林承旨，遷大司農。至正七年，出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又入爲大司農。九年，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沅、靖、柳、桂等路徭、獠竊發，朝廷以溪洞險阻，下詔招諭之。達識帖睦邇謂：“寇情不可料，請置三分省，一治静江，一治沅、靖，一治柳、桂，以左右丞、參政分兵鎮其地。罷靖州路總管府，改立靖州軍民安撫司，設萬户府，益以戍兵。”朝廷皆如其言。已而諸徭、獠悉降，召還，復爲大司農。

十一年，台州方國珍起海上。達識帖睦邇奉詔與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樊執敬往招諭之。明年，盜起河南。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至則修城池，飭備禦，賊不敢犯其境。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十五年，入爲中書平章政事。時中書庶務多爲吏胥遲留，至則責委提控掾史二人分督左右曹，悉爲剖决。出爲江浙行省左丞相，尋兼知

達識帖睦邇字九成。他從小與哥哥鐵木兒塔識都進入國學爲諸生，閱讀經史，都能通曉大義，尤其喜愛學習書法。最初他以世家子弟的身份補官，任太府監提點，升任治書侍御史，因言論而被免職。任樞密院同知，升任中書右丞、翰林承旨，調任大司農。至正七年，他出朝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第二年，又入朝任大司農。九年，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沅州、靖州、柳州、桂州等路的瑶族、僚人暗地裏起兵造反，朝廷因有溪洞的險阻，下詔招降曉諭他們。達識帖睦邇說：“寇盗的情况難以預料，請求在那裏分别設置三處行省，一處管轄静江，一處管轄沅州、靖州，一處管轄柳州、桂州，派左右丞、參政分率部隊鎮守那裏。撤銷靖州路總管府，改立靖州軍民安撫司，設置萬户府，增加駐軍。”朝廷全部按着他的建議行事。不久瑶族、僚人都投降了，皇帝召他回朝，重新任大司農。

十一年，台州方國珍在海上起事。達識帖睦邇奉皇帝之命與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樊執敬前往招降曉諭他們。第二年，盗寇在河南起事。皇帝任命他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到任之後就修築城池，嚴格設防禦敵，賊人不敢進犯他的邊境。遷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十五年，入朝爲中書平章政事。當時中書省的各項事務多被下層屬吏所拖延，達識帖睦邇到任後便責成委任提控掾史二人分别監督左右曹，全部爲之剖析判决。達識帖睦

行樞密院事，許以便宜行事。時江淮盜勢日盛，南北阻隔。達識帖睦邇獨治方面，而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一視貨之輕重以爲高下，於是謗議紛然。所部郡縣往往淪陷，亦恬不以爲意。

邇被調出任江浙行省左丞相，不久兼知行樞密院事，皇帝允許他不上奏根據實際情況自行處置有關事宜。當時江淮盜寇的勢力日益强大，南方北方被隔絶。達識帖睦邇獨自管轄一個地區，而任用不得其人，放肆地串通賄賂，賣官賣爵，全看花錢多少來決定官爵的高低，於是對他的非議紛紛出現。他所管轄的郡縣常常淪陷，也安然不在意。

十六年正月，張士誠陷平江。七月，逼杭州，達識帖睦邇即棄城遁于富陽。萬户普賢奴力拒之，而苗軍帥楊完者時駐嘉興，亦引兵至，敗走張士誠。達識帖睦邇乃還。初，達識帖睦邇以完者爲海北宣慰使都元帥，尋升江浙行省參政，至是遂升右丞。而苗軍素無紀律，肆爲鈔掠，所過蕩然無遺，達識帖睦邇方倚完者以爲重，莫敢禁遏，故完者矜驕日肆而不可制。

十六年正月，張士誠攻克平江。七月，逼近杭州，達識帖睦邇便棄城逃到富陽。萬户普賢奴奮力抗擊張士誠，而苗軍統帥楊完者當時駐守在嘉興，也率兵趕到，擊敗趕走張士誠。達識帖睦邇於是返回。當初，達識帖睦邇任命楊完者爲海北宣慰使都元帥，不久升任江浙行省參政，這時便提升他爲右丞。然而苗軍平時没有紀律，大肆進行搶掠，所經過的地方蕩然無存，達識帖睦邇正倚重楊完者，所以不敢阻止他，因此楊完者日益狂妄不可控制。

明年，士誠寇嘉興，屢爲完者所敗。士誠乃遣蠻子海牙以書詐降。蠻子海牙嘗爲南行臺御史中丞，以軍結水寨，屯采石，爲大明兵所敗，因走歸士誠，故士誠使之來。而書詞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邇不可，曰：“我昔在淮南，嘗招安士誠，知其反覆，其降不可信。”完者固勸乃許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帖睦邇不許。又請爵爲三公，達識帖睦邇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完者又力以爲請，達識帖睦邇雖外爲正詞，然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士德尋爲大明兵所擒。復升士信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然士誠雖降，而城池府庫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於是朝廷以招安張士誠爲達識帖木兒功，詔加太

第二年，張士誠進攻嘉興，多次被楊完者擊敗。張士誠於是派蠻子海牙帶書信來詐降。蠻子海牙曾經任南行臺御史中丞，率部隊連結爲水寨，駐扎於采石，被大明的部隊打敗，因此他逃歸張士誠，因此張士誠派他來。而書信中言詞多不恭順。楊完者想要接受張士誠投降，達識帖睦邇不同意，説：“我原先在淮南，曾經招安過張士誠，知道他反覆無常，他的投降不可信。”楊完者堅持勸説他纔同意。張士誠開始要求得到王爵，達識帖睦邇不答應。張士誠又請求得到三公的爵位，達識帖睦邇説：“三公不是官吏所能决定的，現在我雖然可以不上奏根據實際情況自行處置事務，然而也不敢專權。”楊完者又極力爲張士誠請求，達識帖睦邇雖然表面上説些嚴正的話，然而實際上却希望張士誠投降，又怕違背了楊完者的意圖，於是任命張士誠爲太尉，任命張士誠之弟張士德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張士信爲同知行樞密院事，張士誠的黨羽都被授予了大小不等的官職。張士德不久被大明的部隊抓獲。達識帖睦邇又提升張士信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然

尉。

而，張士誠雖然投降了，而城池、府庫、鎧甲、兵器、錢糧都像從前一樣歸他自己掌握。於是朝廷將招安張士誠作爲達識帖木兒的功勞，皇帝下詔加官爲太尉。

當是時，徽州、建德皆已陷，完者屢出師不利。士誠素欲圖完者，而完者時又强娶平章政事慶童女，達識帖木兒雖主其婚，然亦甚厭之，乃陰與士誠定計除完者。揚言使士誠出兵復建德，完者營在杭城北，不爲備，遂被圍，苗軍悉潰，完者與其弟伯顏皆自殺。其後事聞于朝，贈完者潭國忠愍公，伯顏衡國忠烈公。完者既死，士誠兵遂據杭州。十九年，朝廷因授士信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士信乃大發浙西諸郡民築杭城。先是，海漕久不通，朝廷遣使來徵糧，士誠運米十餘萬石達京師。方面之權，悉歸張氏，達識帖睦邇徒存虚名而已。

當這個時候，徽州、建德都已經陷落，楊完者屢次出兵都不利。張士誠素來想要除掉楊完者，而楊完者這時又强娶平章政事慶童的女兒，達識帖木兒雖然爲其主婚，但也十分厭惡他，於是暗中與張士誠定計除掉楊完者。達識帖木兒宣稱派張士誠出兵收復建德，楊完者的兵營在杭城以北，没有防備，於是被包圍，苗軍全部潰散，楊完者與其弟弟伯顏都自殺。以後事情奏聞於朝廷，皇帝追贈楊完者爲潭國忠愍公，追贈伯顏爲衡國忠烈公。楊完者死後，張士誠的部隊便占據了杭州。十九年，朝廷因此任命張士信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張士信於是大規模徵發浙西各郡的百姓修築杭城。先前，海上運糧之道長期不通，朝廷派使臣來徵糧，張士誠運糧十餘萬石到京師。這一地區的大權，都歸於張氏，達識帖睦邇徒有虚名而已。

俄而士誠令其部屬自頌功德，必欲求王爵。達識帖睦邇謂左右曰："我承制居此，徒藉口舌以馭此輩，今張氏復要王爵，朝廷雖微，終不爲其所脅。但我今若逆其意，則目前必受害，當忍耻含垢以從之耳。"乃爲具文書聞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爲吴王，即平江治宫闕，立官屬。

不久張士誠命令他的部下各自頌揚他的功德，一心想要得到王爵。達識帖睦邇對左右的人説："我秉承皇帝的旨意在此，空憑口舌以管轄這幫人，如今姓張的又要王爵，朝廷雖然衰弱，終究不能被他脅迫。但是我現在如果違背他的意圖，則目前必然被他所害，應當忍耻含垢以服從他罷了。"於是爲張士誠開具文書上聞於朝廷，多次上奏，朝廷不予答覆。張士誠於是自立爲吴王，在平江修造宫殿，設置官吏。

時答蘭帖木兒爲江浙行省右丞，真保爲左右司郎中，二人諂事士誠，多受金帛，數媒孽達識帖睦邇之短，以故張氏遂有不相容之勢。二十四年，士信乃使王晟等面數達識帖睦邇過失，勒其移咨省院自陳老病願退，又言丞相之任非士信不可。士信即逼取其諸所掌符印，而自爲江浙行省左丞相，徙達識帖睦邇居嘉興。事聞朝廷，即就以士信爲江浙行省左丞相。

當時答蘭帖木兒任江浙行省右丞，真保任左右司郎中，二人諂媚侍奉張士誠，多接受張士誠的金帛，多次誣陷達識帖睦邇的過失，因此張氏便有不相容的勢頭。二十四年，張士信於是支使王晟等當面羅列達識帖睦邇的過失，强迫他遞交公文到中書省、樞密院，説自己年老多病願意引退，又説丞相的職位非由張士信擔任不可。張士信便逼迫他取出所掌管的各種官印符券，而自封爲江浙行省左丞相，將達識帖睦邇遷居到嘉興。事情奏聞於朝廷，於是朝廷就以張士信爲江浙行

省左丞相。

達識帖睦邇至嘉興，士信峻其垣墻，錮其門闥，所以防禁之者甚嚴。達識帖睦邇皆不以爲意，日對妻妾飲酒放歌自若。士誠令有司公牘皆首稱“吴王令旨”，又諷行臺爲請實授于朝，行臺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皆不從。至是，既拘達識帖睦邇，即使人至紹興從普化帖木兒索行臺印章。普化帖木兒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而死。臨死，擲杯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後數日，達識帖睦邇聞之，嘆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爲!”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士誠乃使載其柩及妻孥北返于京師。

達識帖睦邇到達嘉興後，張士信把他住的院墻加高，鎖閉門户，所用防禁的措施特别嚴格。達識帖睦邇都不在意，每天與妻妾相對飲酒高聲歌唱，神態自若。張士誠命令官員在公文抬頭都稱“吴王令旨”，又暗示行臺向朝廷爲他請求實際的任命，行臺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都不同意。到這時，張士誠已經拘留了達識帖睦邇，便派人到紹興向普化帖木兒索要行臺的印章。普化帖木兒將印章封置於府庫之内，説：“我的頭可斷，印章不能給！”又强迫他登船，他説：“我可以死，不能忍受侮辱！”他從容地沐浴换衣，與妻子兒女訣别，作詩二首，於是喝毒藥而死。臨死，他將杯子摔在地上説：“我死了，逆賊會緊跟着滅亡的！”幾天之後，達識帖睦邇聽到這個消息，慨嘆道：“大夫尚且能够爲國捐軀，我不死幹什麽！”於是命令侍臣進上毒藥酒，飲下身亡。張士誠於是派人裝載他的靈柩以及妻子兒女向北返回京師。

## 普化帖木兒

普化帖木兒字兼善，答魯乃蠻氏，行臺御史大夫帖木哥子也。累遷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時境内皆爲諸豪所據，不能有所施設。及遷南行臺，又爲張士誠所逼而死。然論者以爲其死視達識帖睦邇爲差勝云。

普化帖木兒字兼善，爲答魯乃蠻氏，是行臺御史大夫帖木哥的兒子。他歷遷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當時境内都被各個豪强所占據，無法有所作爲。等到遷爲南行臺御史大夫，又被張士誠逼死。然而評論者認爲他的死比起達識帖睦邇來要强一些。

# 元史卷一百四十一

## 列傳第二十八

### 太不花

太不花，弘吉剌氏。世爲外戚，官最貴顯。太不花沉厚有大度，以世胄入官，累遷雲南行省右丞，歷通政使、上都留守、遼陽行省平章政事。至正八年，太平爲丞相，力薦太不花可大用，召入爲中書平章政事。明年，太平既罷，脱脱復爲相。太不花因黨於脱脱謀欲害太平，衆由是不平之。

太不花，爲弘吉剌氏。世代爲外戚，官職最爲顯赫。太不花性格深沉厚重有大度，以世家子弟的身份進入仕途，積官遷至雲南行省右丞，歷任通政使、上都留守、遼陽行省平章政事。至正八年，太平任丞相，極力推薦太不花可以大用，皇帝召他入朝任中書平章政事。第二年，太平被免職後，脱脱又爲丞相。太不花因勾結脱脱圖謀加害太平，衆人因此感到不平。

十二年，盗起河南，知樞密院事老章出師久無功，詔拜太不花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加太尉，將兵往代之。未期月，平南陽、汝寧、唐、隨，又下安陸、德安等路，招降服叛，動合事宜，軍聲大振。十四年，脱脱以太師、右丞相總大兵征高郵，尋詔奪其兵柄，而升太不花本省左丞相，與太尉月闊察兒、樞密知院雪雪代總其兵。山東、河北諸軍悉令太不花節制。而太不花乃以軍士乏糧之故，頗驕傲不遵朝廷命令，軍士又往往剽掠爲民患。十五年，監察御史也里忽都等劾其慢功虐民之罪，於是天子下詔盡奪其職，俾率領火赤温，從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魯征進。

十二年，盗寇起兵於河南，知樞密院事老章出兵長期没有功效，皇帝詔命太不花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加官爲太尉，領兵前往代替老章。没到一個月，平定了南陽、汝寧、唐州、隨州，又攻克安陸、德安等路，招降臣服叛亂的人，行動合乎事理，軍聲大振。十四年，脱脱以太師、右丞相的身份總領大軍征討高郵，不久皇帝下詔奪去脱脱的兵權，而提升太不花爲本省左丞相，與太尉月闊察兒、樞密知院雪雪代理統領這些部隊。命令山東、河北的各部隊都聽太不花節制。而太不花則因爲軍士缺糧的緣故，非常傲慢，不遵守朝廷的命令，軍士又常常搶掠，成爲百姓的禍患。十五年，監察御史也里忽都等彈劾他倨功自傲侵害百姓的罪行，於是皇帝下詔剥奪他的全部職務，讓他率領火赤温，跟隨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魯進軍征討。

頃之，復拜湖廣行省左丞相，節制湖廣、荆襄諸軍，招捕沔陽、湖廣等處水陸賊徒。會朝廷復拜太平爲中書左丞相。太不花聞之，意不能平，

不久，皇帝又任命太不花爲湖廣行省左丞相，節制湖廣、荆襄各部隊，招安討捕沔陽、湖廣等地水上陸地的賊人。恰好朝廷又任命太平爲中書左丞相。太不花聽到這個消息後，心裹感到

嘆曰："我不負朝廷，朝廷負我矣。太平漢人，今乃復居中用事，安受逸樂，我反在外勤苦邪。"及擊賊，賊且退，諸將皆欲乘勝渡江，而太不花乃反勒兵而退，以養鋭爲名。其後賊犯汴梁，守臣請援兵，至十往反，太不花乃始率兵援汴梁，而猶按甲不進。時睢、亳、太康俱已陷，邊警日急。或諫之曰："賊旦夕且至，丞相兵不進何也？"太不花顧左右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犯境邪？若等毋多言，我自有神算也。"既而縱軍出掠，百里之内，蕩然無遺。繼又渡師河北，聲取曹、濮，遂駐于彰德、衛輝。俄而曹、濮之賊奔竄晋、冀，大同亦相繼不守，遂蔓延不可制。朝廷以爲憂，兩遣重臣諭以密旨，授之成算，而太不花恬不爲意。是時，其子壽童以同知樞密院事將兵分討山東，久無功，嘗以事入奏，語言有驕慢意，帝由是惡之。

十八年，山東賊愈充斥，且逼近京畿，於是詔拜太不花中書右丞相，總其兵討山東。既渡河，即上疏以謂："賊勢張甚，軍行宜以糧餉爲先，昔漢韓信行軍，蕭何餽糧，方今措畫無如丞相太平者，如令太平至軍中供給，事乃可濟，不然兵不能進矣。"其意實銜太平，欲其至軍中即害之也。時參知政事卜顔帖木兒、張晋等分省山東，二人者嘗劾壽童不進兵，太不花至，則以其餽運不前斷遣之。又以知樞密院事完者帖木兒爲右丞之日嘗劾其非，亦加以失誤專制之罪，擅改其官，徵至軍欲害之。事聞，廷議喧然。而太平與太不花久有隙，會其疏來上，以其欲害己也，遂諷監察御史迷只兒海等劾其緩師拒命之罪，

不平，慨嘆道："我没有辜負朝廷，是朝廷辜負了我。太平是漢人，現在却又在朝中掌握大權，安心享受安逸快樂，我反而在外面辛勞受苦。"等到進攻賊寇時，賊寇將要退却，各位將領都要乘勝渡過長江，而太不花却反而强令部隊後退，以養精蓄鋭爲名。此後盜賊進犯汴梁，守臣請求援兵，使者往返達到十次，太不花纔開始率軍援救汴梁，但仍按兵不進。當時睢州、亳州、太康都已陷落，邊境情況日益危急。有人勸他説："賊兵早晚就要來到，丞相的部隊爲什麽不前進呢？"太不花環顧左右大言不慚地説："有我在，什麽小蟊賊敢侵犯邊境？你們不要多説，我自有神機妙算。"不久他又放縱軍隊外出搶掠，百里之内，蕩然無存。接着他又率部隊渡河到達河北，聲言要攻取曹州、濮州，於是駐扎於彰德、衛輝。不久曹州、濮州的賊寇逃向晋、冀地區，大同也相繼失守，於是便蔓延不可控制。朝廷爲此感到憂慮，兩次派遣重要大臣傳達密令，授給他已制定好的計劃，而太不花全然不當一回事。當時，他的兒子壽童以同知樞密院事的身份率兵分别征討山東，長期没有功效，曾經因事入朝上奏，語言有傲慢的意思，皇帝因此厭惡他。

十八年，山東盜賊更加多起來，并且逼近了京師周圍地區，皇帝於是下詔任命太不花爲中書右丞相，統率其部隊征討山東。太不花渡過黄河，便向皇帝上疏説："賊人的氣勢極爲囂張，軍隊出行應該以糧草先行，過去漢韓信行軍，蕭何送糧，當今籌劃此事没有誰能比得了丞相太平的，如果命令太平到軍中供應糧草，事情纔可以成功，否則軍隊不能前進。"其心思實際上是怨恨太平，想要他到軍中以後便加害於他。當時參知政事卜顔帖木兒、張晋等負責山東行省，這二人曾經彈劾壽童不進兵，太不花來到之後，便因爲他們軍餉運送不前而决斷發遣他們。又因知樞密院事完者帖木兒任右丞時曾經彈劾太不花的錯誤，也加上失誤專制的罪名，擅自改變他的官職，徵召至軍中想要謀害他。事情上聞於朝廷，朝廷議論嘩然。而太平與太不花長期存在矛盾，恰好他的奏疏來上，因爲太不花想要害自己，便

而於帝前力譖之。於是乃下詔削其官爵，奪其兵柄，安置于蓋州，以知樞密院事悟良哈台總其兵。

暗示監察御史迷只兒海等彈劾他緩慢進兵和抗拒命令之罪，而在皇帝面前極力說他的壞話。於是皇帝便下詔撤銷他的官爵，剝奪他的軍權，將他安置於蓋州，派知樞密院事悟良哈台統領他的部隊。

太不花聞有詔，夜馳詣劉哈剌不花求救解。劉哈剌不花者，太不花故部將也，以破賊累有功，拜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時駐兵保定。見太不花來，因張樂大宴，舉酒慷慨言曰："丞相國家柱石，有大勛勞如此，天子終不害丞相，是必讒言間之耳。我當自往見上言之，丞相毋憂也。"哈剌不花即走至京，首見太平。太平問其來何故，哈剌不花具以其故告之。太平曰："太不花大逆不道，今詔已下，爾乃敢輒妄言邪！不審處，禍將及爾矣。"哈剌不花聞太平言，畏懼，噤不能發。太平度太不花必在哈剌不花所，即語之曰："爾能致太不花以來，吾以爾見上，爾功不細矣。"哈剌不花因許之。太平乃引入見帝，賜賚良渥。初，劉哈剌不花之爲部將於太不花也，與倪晦者同在幕下，太不花每委任晦，而哈剌不花計多阻不行，哈剌不花心嘗以爲怨。及是，知事已不可解，還，縛太不花父子送京師。未至，皆殺之於路。

太不花聽說有詔書，連夜飛馬到劉哈剌不花處請求解救。劉哈剌不花，是太不花原先的部將，因擊敗賊人屢次立功，被任命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當時駐軍在保定。他見太不花來到，便張陳歌樂大規模設宴，舉起酒杯慷慨地說："丞相是國家的柱石，立下如此之大的功勞，皇帝終究不會加害丞相，這一定是有讒言挑撥。我當親自前往拜見皇上說明情況，丞相不用擔心。"哈剌不花急忙趕到京師，首先見到了太平。太平問他因何而來，哈剌不花將原因全都告訴了他。太平說："太不花大逆不道，現在詔書已經下達，你卻膽敢胡說！不謹慎地處事，災禍將會落到你的頭上。"哈剌不花聽了太平的話，害怕，閉嘴不能言語。太平估計太不花一定在哈剌不花處，便對他說："你能將太不花送來，我帶你去見皇帝，你的功勞不小啊。"哈剌不花於是答應了他。太平於是帶哈剌不花入朝見皇帝，賞賜很豐厚。當初，劉哈剌不花在做太不花部將時，與一個叫倪晦的同爲太不花的部下，太不花常常委事任用倪晦，而哈剌不花的計策大多受到阻撓而不被采用，哈剌不花心中曾經懷有怨恨。到現在，他知道事情已經不可能化解，回到保定，綁縛太不花父子送往京師。未到京師之前，在路上將太不花父子都殺死了。

## 察罕帖木兒

察罕帖木兒字廷瑞，系出北庭。曾祖闊闊台，元初隨大軍收河南。至祖乃蠻台、父阿魯温，皆家河南，爲潁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兒幼篤學，嘗應進士舉，有時名。身長七尺，修眉覆目，左頰有三毫，或怒則毫皆直指。居常慨然有當世之志。

察罕帖木兒字廷瑞，出身於北庭。曾祖父闊闊台，元朝初年跟隨大軍收復河南。到祖父乃蠻台、父親阿魯温，都安家在河南，爲潁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兒從小喜愛學習，曾經參加進士考試，在當時很有名。他身高七尺，長眉蓋眼，左臉頰有三根毫毛，偶或發怒那三根毫毛就都直立起來。平常慨然有爲世所用的志向。

至正十一年，盜發汝、潁，焚城邑，殺長吏，所過殘破。不數月，江

至正十一年，盜寇起兵於汝州、潁州，焚燒城鎮，殺害長官，所經過的地方都破敗不堪。没

淮諸郡皆陷。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十二年，察罕帖木兒乃奮義起兵，沈丘之子弟從者數百人。與信陽之羅山人李思齊合兵，同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朝廷授察罕帖木兒中順大夫、汝寧府達魯花赤。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沈丘，數與賊戰，輒克捷。

十五年，賊勢滋蔓，由汴以南陷鄧、許、嵩、洛。察罕帖木兒兵日益盛，轉戰而北，遂戍虎牢，以遏賊鋒。賊乃北渡盟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帖木兒進戰，大敗之，餘黨柵河洲，殲之無遺類，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除中書刑部侍郎，階中議大夫。苗軍以滎陽叛，察罕帖木兒夜襲之，虜其衆幾盡，乃結營屯中牟。已而淮右賊衆三十萬，掠汴以西，來搗中牟營。察罕帖木兒結陳待之，以死生利害諭士卒。士卒賈勇決死戰，無不一當百。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鼓噪從中起，奮擊賊中堅，賊勢遂披靡不能支，棄旗鼓遁走，追殺十餘里，斬首無算。軍聲益大振。

十六年，升中書兵部尚書，階嘉議大夫。繼而賊西陷陝州，斷殽、函，勢欲趨秦、晉。知樞密院事答失八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往攻之。察罕帖木兒即鼓行而西，夜拔殽陵，立柵交口。陝爲城，阻山帶河，險且固，而賊轉南山粟給食以堅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帖木兒乃焚馬矢營中，如炊烟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守既備，賊始覺，不敢動，即渡河陷平陸，掠安邑，蹂晉南鄙。察罕帖木兒追襲之，蹙之以鐵騎。賊回扼下陽津，赴水死

過幾個月，江淮各郡都陷落了。朝廷徵兵去討伐，始終没有成功。十二年，察罕帖木兒奮然激於義憤而起兵，沈丘子弟追隨者有數百人。與信陽羅山人李思齊合兵，一起商議用奇計襲擊攻破羅山。事情奏聞於朝廷，朝廷授察罕帖木兒爲中順大夫、汝寧府達魯花赤。於是所在地區的義士都領兵來會合，得到一萬人，自成一軍，駐扎在沈丘，多次與賊寇交戰，他們總是取得勝利。

十五年，賊人的勢力蔓延，從汴梁向南攻陷鄧州、許州、嵩州、洛陽。察罕帖木兒的部隊日益强盛，轉戰向北，於是駐扎於虎牢，以遏制敵軍的鋒芒。賊兵於是從盟津渡河向北，焚燒搶掠到覃懷，河北受到震動。察罕帖木兒進兵交戰，大敗賊兵，其殘部在河中沙洲上樹立柵欄，察罕帖木兒將他們全部殲滅，河北於是安定下來。朝廷認爲他建立了奇功，任用他爲中書刑部侍郎，官階爲中議大夫。苗軍在滎陽發動叛亂，察罕帖木兒在夜間襲擊他們，幾乎全部俘虜了苗軍，於是在中牟安營駐扎。不久淮右賊衆三十萬人，搶掠汴梁以西，來攻打中牟軍營。察罕帖木兒布陣以待，用生死利害關係曉諭士卒。士卒勇敢有餘决一死戰，無不以一當百。恰好大風吹起塵沙，察罕帖木兒親自率領勇士擊鼓嘩噪從營中奮起，奮勇攻擊敵軍的中堅，賊兵於是潰散不能抵擋，丢掉旗鼓逃跑，察罕帖木兒追殺十多里，斬首不計其數。他的部隊聲名更加大振。

十六年，察罕帖木兒升任爲中書兵部尚書，官階爲嘉議大夫。接着，賊兵向西攻陷了陝州，阻斷了殽山和函谷關，其勢想要前往秦、晉。知樞密院事答失八都魯正在節制河南的部隊，他調遣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前往進攻賊兵。察罕帖木兒便擊鼓向西行軍，夜裏攻克殽陵，在十字路口樹立柵欄。陝州的城池，依山傍河，險要而且堅固，而且賊兵從南山運糧供給食物以堅守，急切之中不可能攻下來。察罕帖木兒於是在營寨中焚燒馬糞，像炊烟狀以迷惑賊兵，而他夜裏帶兵攻克了靈寶城。防守完備之後，賊人纔發覺，不敢行動，便渡過黄河攻陷平陸，搶劫安邑，蹂躪晉的南部邊境。察罕帖木兒追擊敵人，用鐵騎窮追

者甚衆。相持數月，賊勢窮，皆遁潰。以功加中奉大夫、僉河北行樞密院事。

十七年，賊尋出襄樊，陷商州，攻武關，官軍敗走，遂直趨長安，至灞上，分道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陝西省臺來告急。察罕帖木兒即領大衆入潼關，長驅而前，與賊遇，戰輒勝，殺獲以億萬計。賊餘黨皆散潰，走南山，入興元。朝廷嘉其復關陝有大功，授資善大夫、陝西行省左丞。未幾，賊出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帖木兒即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諜者誘賊圍鳳翔。賊果來圍之，厚凡數十重。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比去城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軍亦開門鼓噪而出，内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潰，自相踐蹂，斬首數萬級，伏尸百餘里，餘黨皆遁還。關中悉定。

十八年，山東賊分道犯京畿。朝廷徵四方兵入衛，詔察罕帖木兒以兵屯涿州。察罕帖木兒即留兵戍清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鋭卒往赴召。而曹、濮賊方分道逾太行，焚上黨，掠晋、冀，陷雲中、雁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南且還。察罕帖木兒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賊果走南山，縱伏兵横擊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其得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數血戰擊却之，河東悉定。進陝西行省右丞，兼陝西行臺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樞密院事。於是天子乃詔察罕帖木兒守禦關

不捨。賊兵回師扼守下陽津，投水而死者很多。相持了幾個月，賊兵勢力窮盡，都逃散了。察罕帖木兒因功被加官爲中奉大夫、僉河北行樞密院事。

十七年，賊兵相繼離開襄樊，攻陷了商州，攻打武關，官軍戰敗逃走，賊兵於是直趨長安，到達灞上，分道搶劫同、華各州，三輔地區百姓震驚恐慌。陝西行省和行臺來告急。察罕帖木兒便率領大衆進入潼關，長驅前進，與賊人遭遇，每戰總是取勝，殺死俘獲賊兵以億萬計。賊兵餘黨都潰散了，逃向南山，進入興元。朝廷贊揚他收復關陝立有大功，授他爲資善大夫、陝西行省左丞。不久，賊兵自巴蜀出發，攻陷秦、隴，占據鞏昌，於是窺視鳳翔。察罕帖木兒於是先分兵進入守衛鳳翔城，而派間諜引誘賊兵包圍鳳翔。賊兵果然前來包圍，包圍圈多達數十層。察罕帖木兒親自率領鐵騎，日夜飛奔二百里前往鳳翔。等到離城有一里地的時候，將部隊分成左右兩翼掩殺進攻。城中的軍隊也打開城門擊鼓吶喊着衝出來，内外夾擊，呼喊聲震動天地。賊兵大爲崩潰，自相踐踏，被斬首數萬級，尸横百餘里，餘黨全都逃回。關中全部平定。

十八年，山東賊兵分道侵犯京畿地區。朝廷徵調各地的部隊前來保衛京師，皇帝詔令察罕帖木兒將部隊駐扎在涿州。察罕帖木兒便留下部隊防守清湫、義谷，駐扎於潼關，堵塞南山山口，以防備其他的盜賊。而自己率領精鋭部隊前往應召。而曹州、濮州的賊兵正分道越過太行，焚燒上黨，搶劫晋、冀，攻陷雲中、雁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又向南大肆搶掠并將要返回。察罕帖木兒先派兵埋伏在南山的險要地段，而親自統率重兵駐守在聞喜、絳陽。賊兵果然奔向南山，察罕帖木兒放出伏兵從横向攻擊敵兵，賊兵全都抛下軍用物資重新逃向山谷，他們得以南回的没有幾個人。察罕帖木兒於是分兵駐扎在澤州，封鎖碗子城，駐扎在上黨，封鎖吾兒谷，駐扎在并州，封鎖井陘口，以堵塞太行山的各條通道。賊兵多次來到，守將多次血戰打退了他們，河東地區都平定了。察罕帖木兒進官爲陝西行省

陝、晋、冀，撫鎮漢、沔、荆、襄，便宜行閫外事。察罕帖木兒益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爲己責。

右丞，兼任陝西行臺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樞密院事。於是皇帝便詔令察罕帖木兒保衛關陝、晋、冀，安撫鎮守漢、沔、荆、襄，允許他統兵在外可以根據實際情况自行處理。察罕帖木兒更加致力於練兵、教導農耕，以平定四方爲自己的責任。

是年，安豐賊劉福通等陷汴梁，造宫闕，易正朔，號召群盗。巴蜀、荆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聯結。察罕帖木兒乃北塞太行，南守鞏、洛，而自將中軍軍沔池。會叛將周全棄覃懷，入汴城，合兵攻洛陽。察罕帖木兒下令嚴守備，别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援。賊至城下，見堅壁不可犯，退引去，因追至虎牢，塞成皋諸險而還。拜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樞密院事，便宜行事。

這一年，安豐盜賊劉福通等攻陷汴梁，建造宫殿，改變年月之始，號召群盗。巴蜀、荆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到處都在起兵，勢力相互聯結。察罕帖木兒於是在北面封鎖太行山，南面守住鞏、洛，而自己率領中軍駐守於沔池。恰逢叛將周全放棄覃懷，進入汴城，合兵攻打洛陽。察罕帖木兒下令嚴加防守戒備，另外以奇兵從宜陽出發，而自己率領精鋭騎兵從新安出發來增援。賊兵到達城下，見防守堅固不可侵犯，便退去了，察罕帖木兒於是追到虎牢，堵塞了成皋各險要地段後返回。拜任察罕帖木兒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仍兼任同知行樞密院事，不上奏根據實際情况自行處理軍務。

十九年，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五月，以大軍次虎牢。先發游騎，南道出汴南，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河，水陸并下，略曹南，據黄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關，過虎牢；晋兵出太行，逾黄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屢出戰，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噪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栅外城以餌賊。賊出争之，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突鐵騎縱擊，悉擒其衆。賊自是益不敢出。八月，諜知城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閆思孝、李克彝、虎林赤、賽因赤、答忽、脱因不花、吕文、完哲、賀宗哲、安童、張守禮、伯顔、孫翥、姚守德、魏賽因不花、楊履信、關關等議，各分門而

十九年，察罕帖木兒打算收復汴梁。五月，將大軍駐扎在虎牢。先派出游動的騎兵，南道出行汴梁以南，占領歸州、亳州、陳州、蔡州，北道出行汴梁以東，戰船浮動於黄河之上，水陸并下，占領曹州以南，占據黄陵渡。察罕帖木兒於是大規模調遣秦地的部隊，出函關，過虎牢；晋地的部隊出太行山，渡過黄河，全都會師於汴梁城下，首先奪取其外城。察罕帖木兒自己率領鐵騎，駐守在杏花營。各位將領圍繞着城池而修築堡壘。賊兵屢次出戰，每戰總是失敗，於是便繞城自守。察罕帖木兒於是在夜裏於城南設下埋伏，天亮時，派遣苗軍中善於奔跑跳躍的兵士攻城後向東撤去。賊兵傾城出動追擊，伏兵擊鼓呐喊着衝出，攔擊并打敗了敵人。察罕帖木兒又命令體弱的士卒樹立栅欄於外城以引誘賊兵。賊兵出來争奪，體弱的士卒假裝逃跑，迫近城西，察罕帖木兒於是令鐵騎衝出縱擊敵人，將賊人全部抓獲。賊兵從此更不敢出城了。八月，諜報得知城中已計謀窮盡，糧食即將吃光，察罕帖木兒於是與各位將領閆思孝、李克彝、虎林赤、賽因

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奉其僞主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獲僞后及賊妻子數萬、僞官五千、符璽印章寶貨無算。全居民二十萬。軍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獻捷京師，歡聲動中外，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御史中丞，仍便宜行事。詔告天下。

赤、答忽、脱因不花、吕文、完哲、賀宗哲、安童、張守禮、伯顔、孫翥、姚守德、魏賽因不花、楊履信、關關等商議，各自分别從各門進攻。到夜裏，將士鼓舞勇氣登城，打破城門而攻入，於是占領了汴梁。劉福通奉其僞國君率領幾百名騎兵出東門逃走。抓獲僞王后和賊人的妻子兒女數萬人、僞官員五千人、符璽印章、寶貝無數。保全居民二十萬。軍隊不敢謀取私利，交易不改變市肆，不到十天河南全部平定。捷報獻到京師，歡聲震動朝廷内外，因功朝廷封察罕帖木兒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御史中丞，仍舊允許他根據實際情况自行處治軍務。皇帝下詔布告全國。

先是，中原亂，江南海漕不復通，京師屢苦饑。至是，河南既定，檄書達江浙，海漕乃復至。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

在此之前，中原發生戰亂，江南海上運糧之路不再通行，京師多次被饑荒所困擾。到這時，河南已經平定，檄書到達江浙，海上運糧饟又到達了京師。察罕帖木兒已經平定了河南，便分兵鎮守關陝、荆襄、河洛、江淮，而將重兵駐守在太行，營壘旌旗相望達數千里。察罕帖木兒於是每天修理車船，修理兵器鎧甲，注重農耕，聚集糧食，訓練士兵，謀劃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以收復山東。

先是，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答失八都魯之子曰孛羅帖木兒，以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遂至兵争，天子屢下詔和解之，終不聽，事見《本紀》及《答失八都魯傳》中。

在此之前，山西晉、冀之地都是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答失八都魯的兒子名叫孛羅帖木兒，率軍駐守在大同，因爲想要全部占據晉、冀，於是至於以武力相争的地步，皇帝多次下詔勸他們和解，他們始終不聽，事情見《本紀》和《答失八都魯傳》。

二十一年，諜知山東群賊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降于賊。六月，察罕帖木兒乃輿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并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逾覃懷，鼓行而東，復冠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遣其子擴廓帖木兒及諸將等，以精卒五萬擣東平。與東平賊兵遇，兩

二十一年，諜報得知山東群賊自相殘殺，而濟寧田豐投降了賊人。六月，察罕帖木兒於是抱病登車從關陝抵達洛陽，大會各位將領，與他們商議出兵的日期。察罕帖木兒調并州軍從井陘出發，遼州、沁州軍從邯鄲出發，澤州、潞州軍從磁州出發，懷州、衛州軍從白馬出發，加上汴梁、洛陽軍，水陸都下，分道一并前進。察罕帖木兒則親自率領鐵騎，竪立大將旌旗和戰鼓，渡過孟津，越過覃懷，向東鳴鼓行進，收復了冠州、東昌。八月，部隊到達鹽河。察罕帖木兒派遣他的兒子擴廓帖木兒和各位將領等，率五萬精

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其城下。察罕帖木兒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遺書諭以逆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大軍猶未渡，群賊皆聚于濟南，而出兵齊河、禹城以相抗。察罕帖木兒分遣奇兵，取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循瀕海郡邑。乃自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于分齊，大敗之，進逼濟南城，而齊河、禹城俱來降，南道諸將亦報捷。再敗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聞風皆送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如故。察罕帖木兒遂移兵圍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并進。賊悉力拒守，復掘重塹，築長圍，遏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收輯流亡，郡縣户口再歸職方，號令煥然矣。

兵攻打東平。他們與東平賊兵遭遇，兩次交戰都擊敗了敵人，斬首一萬多級，直抵東平城下。察罕帖木兒因田豐據有山東時間很長，軍民們信服他，便派人送去書信曉以逆順之理。田豐和王士誠都投降了，於是收復了東平、濟寧。當時大軍還没有渡河，群賊都集結於濟南，而派出部隊到齊河、禹城以抗拒大軍。察罕帖木兒另外派兵出其不意，抄小路到達賊兵的背後，南路占領了泰安，逼近益都，北路攻克了濟陽、章丘，中路順着沿海的城池前進。察罕帖木兒於是親自率領大軍渡過黄河，在分齊與賊將交戰，大敗賊兵，進逼濟南城，而齊河、禹城都來投降，南路各將也報來捷報。又在好石橋戰敗益都兵，向東到達海濱，郡縣聞風都表示誠心歸服。攻打包圍濟南三個月，纔攻打下來。皇帝下詔任命察罕帖木兒爲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依然兼任陝西行臺中丞。察罕帖木兒於是轉移部隊包圍益都，環城列下營寨共幾十座，大規模地製造攻城的器械，多路并進。賊兵全力抵抗防守，又挖掘雙重溝塹，修築長長的圍墻，堵住南洋河水以灌入城中。依然分兵守住要害地區，收輯流亡的人，郡縣的户口重新歸於職方管理，號令清楚明白。

二十二年，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田豐之降也，察罕帖木兒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察罕帖木兒行觀營壘。衆以爲不可往，察罕帖木兒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輕騎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爲王士誠所刺。訃聞，帝震悼，朝廷公卿及京師四方之人，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

二十二年，當時山東已經全部平定了，衹有益都一座孤城還没有攻下。六月，田豐、王士誠暗中勾結賊人，又圖謀反叛。田豐投降後，察罕帖木兒待他誠心誠意一點也不懷疑，幾次單獨進入他的營帳。等到田豐既已陰謀叛變，便請察罕帖木兒巡視營壘。大家認爲不可前往，察罕帖木兒説："我推心置腹待人，怎麽能對人人都防備呢?"手下請求派力士跟隨他，他又不允許，便以輕騎兵十一人跟隨他前往。到王信營寨，又到田豐的營寨，終於被王士誠刺殺。凶訊傳到朝中，皇帝感到震驚和悲傷，朝廷大臣以及京師、外地的人，不管男女老少，没有不痛哭的。

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帖木兒勿輕舉，

在此之前，有一道狀如繩索的白氣，長有五百多丈，起於危宿，掃過太微垣。太史上奏説山東將發生大水災。皇帝説："不對，山東必然損失一位良將。"便派人飛馬下詔告誡察罕帖木兒

未至而已及於難。詔贈推誠定遠宣忠亮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忠襄王，謚獻武。及葬，賻賻有加，改贈宣忠興運弘仁效節功臣，追封潁川王，改謚忠襄，食邑沈丘縣，所在立祠，歲時致祭。封其父阿魯温汝陽王，後又進封梁王。

不要輕易有所舉動，使臣未到而他已經遇難。皇帝下詔追贈他爲推誠定遠宣忠亮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爲忠襄王，謚號爲獻武。等到下葬的時候，皇帝又增加了賞賜的喪葬費，改追贈他爲宣忠興運弘仁效節功臣，追封爲潁川王，改謚爲忠襄，將沈丘縣作爲封地，所在之處爲他建立祠堂，每年按時祭祀。封他的父親阿魯温爲汝陽王，後來又進封爲梁王。

### 擴廓帖木兒

於是復起擴廓帖木兒，拜銀青榮禄大夫、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皇太子詹事，仍便宜行事，襲總其父兵。

擴廓帖木兒既領兵柄，銜哀以討賊，攻城益急，而城守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拔其城，執其渠魁陳猱頭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即遣關保以兵取莒州，於是山東悉平。擴廓帖木兒本察罕帖木兒之甥，自幼養以爲子。當是時，東至淄、沂，西逾關陝，皆晏然無事。擴廓帖木兒乃駐兵于汴、洛。朝廷方倚之以爲安，孛羅帖木兒自察罕帖木兒既没，復數以兵争晋、冀。帝雖屢解諭之，而仇隙日深。

二十三年，御史大夫老的沙與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得罪於皇太子，皇太子欲誅之，皆奔于大同，爲孛羅帖木兒所匿。老的沙者，帝母舅，以故帝數爲皇太子寢其事，而皇太子不從，帝無如之何，則傳旨密令孛羅帖木兒隱其迹。而丞相搠思監、宦者朴不花皆附皇太子，必窮竟其事。皇太子又方倚重於擴廓帖木兒，時擴廓帖木兒駐太原，與孛羅帖木兒構兵，勢相持不可解。

二十四年，搠思監、朴不花因誣

於是皇帝又起用擴廓帖木兒，拜他爲銀青榮禄大夫、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皇太子詹事，仍舊可以不上奏根據實際情況自行處置軍務，襲職統領他父親的部隊。

擴廓帖木兒執掌兵權之後，心懷哀傷以攻討賊兵，攻城更加急迫，然而城池的防守也更加堅固，於是挖地道以進入城内。十一月，攻占了城池，抓獲賊首陳猱頭二百多人獻到朝廷，而摘取田豐、王士誠的心以祭祀其父，賊人的餘黨都被殺死。擴廓帖木兒便派關保領兵攻取莒州，於是山東全部平定。擴廓帖木兒本來是察罕帖木兒的外甥，從小由察罕帖木兒撫養爲子。當此時，東到臨淄、沂州，西過關陝，都平安無事。擴廓帖木兒於是駐軍於汴梁、洛陽。朝廷正倚重他作爲安全的保障，孛羅帖木兒自從察罕帖木兒死後，又多次用武力争奪晋、冀。皇帝雖然屢次勸解他們，而他們之間的仇恨和矛盾却日益加深。

二十三年，御史大夫老的沙與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得罪了皇太子，皇太子想要處死他們，他們都逃到大同，被孛羅帖木兒所藏匿。老的沙，是皇帝的舅舅，因此皇帝幾次要皇太子平息此事，但皇太子不答應，皇帝對他無可奈何，便傳旨密令孛羅帖木兒隱蔽老的沙等人的踪迹。然而丞相搠思監、宦官朴不花都阿附皇太子，堅持要徹底追查此事。皇太子又正在倚重擴廓帖木兒，當時擴廓帖木兒駐扎在太原，與孛羅帖木兒交戰，雙方僵持不可開交。

二十四年，搠思監、朴不花誣陷孛羅帖木

孛羅帖木兒、老的沙謀爲不軌，而皇太子亦怒不已。三月，天子以故下詔數孛羅帖木兒罪，削其官職而奪其兵。孛羅帖木兒不受詔，遂遣兵逼京師，必欲得搠思監、朴不花乃已。天子不得已，縛兩人與之。語在《搠思監》、《孛羅帖木兒傳》。七月，孛羅帖木兒又與老的沙合禿堅帖木兒兵同犯闕。時擴廓帖木兒遣部將白鎖住以萬騎衛京師，駐于龍虎臺，與戰不利，遂奉皇太子奔于太原。孛羅帖木兒既入朝，據相位。白鎖住又將二萬騎屯漁陽，爲朝廷聲援。

二十五年，擴廓帖木兒以兵擣大同取之。皇太子乃趣擴廓帖木兒大舉以討逆，發丞相也速兵屯東鄙，魏、遼、齊、吴、豫、豳諸王兵駐西邊，而自率擴廓帖木兒兵取中道，抵京師。亡何，孛羅帖木兒既伏誅，帝詔白鎖住兵守京城，遂詔皇太子還京，而擴廓帖木兒亦扈從入朝。九月，詔拜伯撒里右丞相，擴廓帖木兒左丞相。伯撒里累朝舊臣，而擴廓帖木兒以後生晚出，乃與并相。居兩月，即請南還視師。

是時，中原雖無事，而江淮、川蜀皆非我所有。皇太子累請出督師而帝難之，乃詔封擴廓帖木兒河南王，俾總天下兵而代之行。擴廓帖木兒於是分省以自隨，官屬之盛，幾與朝廷等，而用孫翥、趙恒等爲謀主。二十六年二月，自京師還河南，欲廬墓以終喪。左右咸以謂受命出師不可中止，乃復北渡，居懷慶，又移居彰德。

初，李思齊與察罕帖木兒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是擴廓帖木兒總其兵，思齊心不能平。而張良弼首拒命，孔興、脱列伯等亦皆以功自恃，

兒、老的沙圖謀造反，而皇太子也怒氣不消。三月，皇帝因此下詔列舉孛羅帖木兒的罪狀，撤銷官職而且奪其兵權。孛羅帖木兒拒絶接受詔書，於是派兵進逼京師，一定要得到搠思監、朴不花纔罷休。皇帝不得已，將這兩人綁起來交給孛羅帖木兒。其事記載在《搠思監傳》、《孛羅帖木兒傳》。七月，孛羅帖木兒又與老的沙會合禿堅帖木兒的部隊共同進犯朝廷。這時擴廓帖木兒派部將白鎖住以一萬名騎兵守衛京師，駐扎在龍虎臺，交戰不利，於是侍奉皇太子逃到太原。孛羅帖木兒入朝之後，占據丞相職位。白鎖住又率二萬名騎兵駐守在漁陽，爲朝廷聲援。

二十五年，擴廓帖木兒以部隊進攻并奪取了大同。皇太子於是催促擴廓帖木兒大舉討伐逆黨，調丞相也速的部隊駐守在東部邊境，魏、遼、齊、吴、豫、豳各王的部隊駐扎在西部邊境，而皇太子親自率領擴廓帖木兒的部隊取道中路，到達京師。不久，孛羅帖木兒被處死，皇帝詔令白鎖住的部隊守衛京城，於是下詔命令皇太子回京，而擴廓帖木兒也跟隨護衛皇太子入朝。九月，任命伯撒里爲右丞相，擴廓帖木兒爲左丞相。伯撒里是歷朝的舊臣，而擴廓帖木兒以後生晚輩的身份，與他同爲丞相。兩個月以後，擴廓帖木兒便請求返回南面去視察部隊。

這時，中原雖然没有戰事，但江淮、川蜀都非朝廷所占有。皇太子屢次請求外出監督軍隊而皇帝對此感到爲難，於是下詔封擴廓帖木兒爲河南王，讓他統領全國軍隊代替皇太子出行。擴廓帖木兒於是分中書省官員跟隨自己出行，官員下屬之盛，幾乎與朝廷相等，而任用孫翥、趙恒等爲謀主。二十六年二月，他從京師返回河南，想要在父親墳墓旁邊建造小屋居住，以完成服喪。手下人都認爲接受命令出師不可以中止，於是重又北渡，住在懷慶，又移住於彰德。

當初，李思齊與察罕帖木兒同發起義師，年齡職位相同。到現在擴廓帖木兒統領他的部隊，李思齊心裏不服氣。而張良弼首先抗拒命令，孔興、脱列伯等也都以有功而有恃無恐，各懷不同

各懷異見，請別爲一軍，莫肯統屬。釁隙既開，遂成仇敵。擴廓帖木兒乃遣關保、虎林赤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而思齊亦與良弼合，兵連不能罷。擴廓帖木兒始受命南征，而顧乃退居彰德，又惟務用兵陜西，天子之命置而不問，朝廷因疑其有異志。皇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因而自立。擴廓帖木兒與孛蘭奚等不從。及還京師，皇后奇氏傳旨，令擴廓帖木兒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之位。擴廓帖木兒知其意，比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由是皇太子心銜之。及是，屢趣其出師江淮，擴廓帖木兒第遣弟脱因帖木兒及部將完哲、貊高以兵往山東。而西兵互相勝負，終不解。帝又下詔和解之，顧乃戕殺詔使天下奴等，而跋扈之迹成矣。

意見，請求另外成爲一支隊伍，不肯接受統領。矛盾已經公開，於是便成爲仇敵。擴廓帖木兒於是派遣關保、虎林赤以兵力向西在鹿臺進攻張良弼，而李思齊也與張良弼會合，兵連禍結不能罷休。擴廓帖木兒原來接受命令南征，但他却退居彰德，又一心用兵於陜西，對於皇帝的命令置之不理，朝廷因此懷疑他有叛變的企圖。皇太子逃到太原時想要仿效唐肅宗靈武即位的做法，從而自立爲皇帝。擴廓帖木兒和孛蘭奚等不聽從。等到回到京師，皇后奇氏傳旨，命令擴廓帖木兒以重兵簇擁着皇太子入城，想要脅迫皇帝讓位。擴廓帖木兒明白皇后的意思，等到了離京師三十里的地方，便分散遣發他的軍隊，皇太子因此懷恨在心。到這時，屢次催促他出兵江淮，擴廓帖木兒衹派他弟弟脱因帖木兒及部將完哲、貊高率軍前往山東。而西邊的部隊各有勝負，始終不能解除戰鬥。皇帝又下詔讓他們和解，擴廓帖木兒却殺害了送達詔書的使者天下奴等，而飛揚跋扈的迹象已很明顯了。

二十七年八月，帝乃下詔命皇太子親出總天下兵馬，而分命擴廓帖木兒以其兵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以其兵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禿魯以其兵與張良弼、孔興、脱列伯等取襄樊；王信以其兵固守山東信地。然詔書雖下，皇太子亦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帖木兒終捍拒不肯受。於是貊高、關保等皆叛擴廓帖木兒。

二十七年八月，皇帝下詔命令皇太子親自出來統領全國的軍隊，而另外命令擴廓帖木兒率領他的部隊從潼關出發向東，平定江淮一帶；派李思齊率部隊從鳳翔向西進發，攻取川蜀；派禿魯率部與張良弼、孔興、脱列伯等攻取襄樊；命令王信率部固守山東可靠之地。然而詔書雖然下達了，皇太子也竟然按兵不動，而分别出兵的命令，擴廓帖木兒始終抗拒不肯接受。於是貊高、關保等都背叛了擴廓帖木兒。

關保自察罕帖木兒起兵以來即爲將，勇冠諸軍，功最高。而貊高善論兵，尤爲察罕帖木兒所信任。及是，兩人見擴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故皆叛之，列其罪狀聞于朝，舉兵共攻之。而皇太子用沙藍答兒、帖林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等計，立撫軍院，總制天下軍馬，專備擴廓帖木兒。以貊高等能倡大義，賜號忠義功臣。

自從察罕帖木兒起兵以來，關保就是戰將，在所有的部隊中他作戰最英勇，功勞最大。而貊高善於議論軍事，尤其受到察罕帖木兒的信任。到這時，兩人見擴廓帖木兒有反叛之心，所以都背叛了他，列舉了他的罪狀奏聞於朝廷，起兵共同進攻他。而皇太子采用沙藍答兒、帖林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等人的計策，設立撫軍院，總管全國的軍馬，專門防備擴廓帖木兒。由於貊高等能倡導大義，賜予他們忠義功臣的稱號。

十月，詔落擴廓帖木兒太傅、中書左丞相，依前河南王，以汝州爲食邑，與弟脱因帖木兒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爲梁王食邑，從行官屬悉令還朝。凡擴廓帖木兒所總諸軍，在帳前者白鎖住、虎林赤領之，在河南者李克彝領之，在山東者也速領之，在山西者沙藍答兒領之，在河北者貊高領之。擴廓帖木兒既受詔，即退軍屯澤州。詔又命禿魯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脱列伯率兵東向，以正天討。

二十八年，朝廷命左丞孫景益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爲之守。擴廓帖木兒即遣兵據太原，而盡殺朝廷所置官。皇太子乃命魏賽因不花及關保皆以兵與思齊、良弼諸軍夾攻澤州，而天子又下詔削奪擴廓帖木兒爵邑，令諸軍共誅之，其將士官吏效順者與免本罪，惟孫翥、趙恒罪在所不赦。二月，擴廓帖木兒退守于平陽，而關保遂據澤、潞二州以與貊高合。時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脱列伯與擴廓帖木兒相持既久，大明兵時已及河南，思齊、良弼皆遣使詣擴廓帖木兒告以出師非本心，乃解兵大掠西歸。七月，貊高、關保進攻平陽。當是時，擴廓帖木兒氣稍沮，而關保、貊高勢甚振，數請戰，擴廓帖木兒不應，或師出即復退。一日，諜知貊高分軍掠祁縣，即夜出師薄其營掩擊之，大敗其衆，貊高、關保皆就擒。朝廷聞之，遽罷撫軍院，而帖林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等以誤國皆受黜。既而擴廓帖木兒上疏自陳其情悃，帝尋亦悔悟，下詔滌其前非。

於是大明兵已定山東及河、洛，中原俱不守。閏七月，帝乃下詔，復命擴廓帖木兒仍前河南王、太傅、中

十月，皇帝下令免除擴廓帖木兒的太傅、中書左丞相職務，依照從前河南王的身份，以汝州爲封地，與其弟脱因帖木兒同住在河南府，而將河南府作爲梁王的封地，命令中書從行擴廓帖木兒的官員全部返回朝廷。擴廓帖木兒所統領的各軍，在軍帳前的由白鎖住、虎林赤統領，在河南的由李克彝統領，在山東的由也速統領，在山西的由沙藍答兒統領，在河北的由貊高統領。擴廓帖木兒接受詔書之後，便退軍駐守在澤州。皇帝又詔令禿魯和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脱列伯率軍東伐，以正視聽。

二十八年，朝廷命令左丞孫景益分管太原，關保以部隊作爲保護。擴廓帖木兒便派兵占領太原，殺死朝廷所設置的全部官員。皇太子於是命令魏賽因不花和關保都派部隊與李思齊、張良弼軍夾攻澤州，而皇帝又下詔剥奪擴廓帖木兒的爵位和封地，命令各部隊一齊消滅他，他手下的將士官吏效順於朝廷的免予懲治原來的罪行，惟獨對孫翥、趙恒的罪惡，不予赦免。二月，擴廓帖木兒退守於平陽，而關保於是占領了澤、潞二州以便與貊高會合。當時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脱列伯與擴廓帖木兒相持已經很久，大明的部隊這時已經到達河南，李思齊、張良弼都派使者到擴廓帖木兒處，告訴他自己出兵并非出於本心，於是撤兵大肆搶掠後西歸。七月，貊高、關保進攻平陽。此時，擴廓帖木兒的氣焰稍稍沮敗，而關保、貊高的氣勢甚爲振作，多次請戰，擴廓帖木兒不應戰，或者部隊出來後馬上又退回去。一天，諜報得知貊高分出部隊搶掠祁縣，便在夜裏出兵逼近貊高的營寨乘虚襲擊，大敗貊高的部隊，貊高、關保都被抓獲。朝廷聽説這個消息，立即撤銷撫軍院，而帖林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等因耽誤國事都受到貶斥。不久擴廓帖木兒上疏自陳他的誠心，皇帝不久也悔悟了，下詔洗刷他原先的過錯。

此時大明的軍隊已經平定了山東及河、洛，中原地區都失守了。閏七月，皇帝於是下詔書，重新命令擴廓帖木兒依舊爲河南王、太傅、中書

書左丞相，孫翥、趙恒并復舊職，以兵從河北南討，也速以兵趨山東，禿魯兵出潼關，李思齊兵出七盤、金、商，以圖復汴、洛。未幾，也速兵遂潰，禿魯、思齊兵亦未嘗出，而擴廓帖木兒又自平陽退守太原，不復敢南向，事已不可爲矣。已而大明兵迫京城，帝北奔，國遂以亡。及大明兵至太原，擴廓帖木兒即棄城遁，領其餘衆西奔于甘肅。

左丞相，孫翥、趙恒都官復原職，率軍從河北向南討伐，也速率兵趕赴山東，禿魯的部隊出潼關，李思齊的部隊出七盤、金、商，以圖謀收復汴、洛。不久，也速的部隊潰散了，禿魯、李思齊的部隊也没有出動，而擴廓帖木兒又從平陽退守太原，不再敢向南，事情已經無可挽回了。不久大明的軍隊逼近京城，皇帝逃往北方，國家於是滅亡了。等到大明的軍隊到達太原時，擴廓帖木兒便放棄城池逃跑，率領剩下的人向西逃到甘肅。

# 元史卷一百四十二

## 列傳第二十九

### 答失八都魯

答失八都魯，曾祖紐璘、祖也速答兒，有傳。答失八都魯，南加台子也，以世襲萬户鎮守羅羅宣慰司。土人作亂，答失八都魯捕獲有功，四川省舉充船橋萬户。出征雲南，升大理宣慰司都元帥。

至正十一年，特除四川行省參知政事，撥本部探馬赤軍三千，從平章咬住討賊於荆襄。九月，次安平站。時咬住兵既平江陵，答失八都魯請自攻襄陽。十二年，進次荆門。時賊十萬，官軍止三千餘，遂用宋廷傑計，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義丁二萬，編排部伍，申其約束。行至蠻河，賊守要害，兵不得渡，即令屈萬户率奇兵由間道出其後，首尾夾攻，賊大敗。追至襄陽城南，大戰，生擒其僞將三十人，腰斬之。賊自是閉門不復出。

答失八都魯乃相視形勢，内列八翼，包絡襄城，外置八營，軍峴山、楚山，以截其援，自以中軍四千據虎頭山，以瞰城中。署從征人李復爲南漳縣尹，黎可舉爲宜城縣尹，拊循其民以賦軍餉。城中之民受圍日久，夜半，二人縋城叩營門，具告虛實，願爲内應。答失八都魯與之定約，以五月朔日四更攻城，授之密號而去。至

答失八都魯的曾祖父是紐璘、祖父是也速答兒，本書中有他們的傳記。答失八都魯是南加台的兒子，繼承先輩的職位擔任萬户，鎮守羅羅宣慰司。土著人造反，答失八都魯因捕獲造反者有功，四川省推舉他擔任船橋萬户。他出征雲南，升任大理宣慰司都元帥。

至正十一年，皇帝特地任命答失八都魯爲四川行省參知政事，他調動本部探馬赤軍三千人，跟隨平章咬住到荆襄征討賊兵。九月，到達安平站。此時咬住的部隊已經平定了江陵，答失八都魯請求自己攻打襄陽。十二年，他進兵駐扎於荆門。當時賊兵有十萬人，官軍衹有三千多人，答失八都魯便采用宋廷傑的計策，招募襄陽逃避賊兵的官吏和土豪，得到義兵二萬人，編排隊伍，申明紀律。部隊行進至蠻河，賊兵把守住要害，部隊無法渡過河去，答失八都魯便命令屈萬户率領奇兵由小路抄到敵軍背後，前後夾攻，賊兵大敗。官軍追至襄陽城南，展開激戰，生擒僞將三十人，腰斬了他們。賊兵因此閉門不敢再出戰。

答失八都魯於是觀察形勢，内設八支翼軍，包圍襄城，外設八座營寨，駐扎在峴山、楚山，以截斷敵人的援軍，他自己率領中軍四千人占領虎頭山，以俯視城中。臨時任命跟隨出征的人李復爲南漳縣尹，黎可舉爲宜城縣尹，安撫那裏的百姓以供應軍糧。城中的百姓被包圍的日子久了，半夜時分，有兩個人從城墻上縋下來，敲開營寨大門，將城中的情況全都告訴了官軍，他們願做内應。答失八都魯和他們約定，於五月初一

期，民垂繩以引官軍，先登者近千人。時賊船百餘艘在城北，陰募善水者鑿其底。天將明，城破，賊巷戰不勝，走就船，船壞，皆溺水死。僞將王權領千騎西走，遇伏兵被擒。襄陽遂平。加答失八都魯資善大夫，賜上尊及黄金束帶，以其弟識里木爲襄陽達魯花赤，子孛羅帖木兒爲雲南行省理問。比賊再犯荆門、安陸、沔陽，答失八都魯輒引兵敗之。尋詔益兵五千，以烏撒烏蒙元帥成都不花聽其調發。

四更天攻城，授給他們暗號而離去。到了約定的日期，百姓們從城墻上垂下繩子把官軍拉上來，先登上城墻的有近一千人。當時賊兵的船隻有一百多艘在城北，答失八都魯暗地裏招募水性好的人鑿壞船底。天快亮的時候，城被攻破，賊兵在巷戰中不能取勝，逃到船上，船沉，賊兵都被淹死。僞將王權率領騎兵一千人向西逃走，遇到伏兵後被抓獲。襄陽於是被平定。皇帝加任答失八都魯爲資善大夫，賜給他上等醇酒和黄金束帶，任命他的弟弟識里木爲襄陽達魯花赤，兒子孛羅帖木兒爲雲南行省理問。等到賊兵再次進犯荆門、安陸、沔陽時，答失八都魯立即率兵擊敗敵人。不久皇帝下詔增兵五千，以烏撒烏蒙元帥成都不花聽從答失八都魯的調遣。

十三年，定青山、荆門諸寨。九月，率兵略均、房，平穀城，攻開武當山寨數十，獲僞將杜將軍。十二月，趨攻峽州，破僞將趙明遠木驢寨。升四川行省右丞，賜金繫腰。

十三年，答失八都魯平定了青山、荆門各寨。九月，他率兵經略均州、房州，平定了穀城，攻下了武當山的數十座山寨，抓獲僞將杜將軍。十二月，快速前往攻打峽州，攻破了僞將趙明遠的木驢寨。皇帝提升答失八都魯爲四川行省右丞，賜給他金繫帶。

十四年正月，復峽州。三月，升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兼知行樞密院事，總荆襄諸軍。五月，命玉樞虎兒吐華代答失八都魯守中興、荆門，且令答失八都魯以兵赴汝寧。十月，詔與太不花會軍討安豐。是月，復苗軍所據鄭、鈞、許三州。十二月，復河陰、鞏縣。

十四年正月，收復了峽州。三月，他升任爲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兼任知行樞密院事，總領荆襄各部隊。五月，皇帝命令玉樞虎兒吐華代替答失八都魯守衛中興、荆門，并且命令答失八都魯率軍前往汝寧。十月，皇帝詔令答失八都魯與太不花會師征討安豐。本月，收復了苗軍所占領的鄭、鈞、許三州。十二月，收復了河陰、鞏縣。

十五年，命答失八都魯就管領太不花一應諸王藩將兵馬，許以便宜行事。六月，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進次許州長葛，與劉福通野戰，爲其所敗，將士奔潰。九月，至中牟，收散卒，團結屯種。賊復來劫營，掠其輜重，遂與孛羅帖木兒相失。劉哈剌不花進兵來援，大破賊兵，獲孛羅帖木兒歸之。復駐汴梁東南青堽。十二月，調兵進討，大敗賊于太康，遂圍亳州，僞宋主小明王遁。

十五年，皇帝命令答失八都魯就地管領太不花原來負責的諸王藩將的兵馬，允許他不上奏根據實際情况處置軍務。六月，皇帝任命他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魯進兵駐扎在許州長葛，與劉福通在野外作戰，被劉福通打敗，將士們逃亡潰散。九月，到達中牟，收集逃散的士兵，聯絡起來屯田。賊兵又來劫營，搶奪了他們的軍用物資，於是與孛羅帖木兒失掉聯係。劉哈剌不花進兵來援助，大破賊兵，得到孛羅帖木兒後送還答失八都魯。答失八都魯又駐扎在汴梁東南的青堽。十二月，調兵進討，在太康大敗賊

十六年，加金紫光禄大夫。三月，朝廷差脱歡知院來督兵，答失八都魯父子親與劉福通對敵，自巳至酉，大戰數合，答失八都魯墜馬，孛羅帖木兒扶令上馬先還，自持弓矢連發以斃追者，夜三更步回營中。十月，移駐陳留。十一月，攻取夾河劉福通寨。十二月庚申，次高柴店，逼太康三十里。是夜二鼓，賊五百餘騎來劫，以有備亟遁。火而追之，比曉，督陣力戰，自寅至巳，四門皆陷，壯士緣城入其郛，斬首數萬，擒僞將軍張敏、孫韓等九人，殺僞丞相王、羅二人。辛酉，太康悉平，遣孛羅帖木兒告捷京師，帝賜勞内殿，王其先臣三世，拜河南行省左丞相，仍兼知行樞密院事，守禦汴梁；識里木，雲南行省左丞；孛羅帖木兒，四川行省左丞；將校僚屬賞爵有差。

兵，於是包圍了亳州，僞宋主小明王逃走。

十六年，答失八都魯加官爲金紫光禄大夫。三月，朝廷派脱歡知院前來監督部隊，答失八都魯父子親自與劉福通作戰，從巳時到酉時，數次激烈交鋒，答失八都魯從馬上摔下來，孛羅帖木兒將父親扶上馬讓他先回去，自己手持弓箭連續放箭殺死追擊者，夜半時分步行回到營中。十月，答失八都魯轉移到陳留駐扎。十一月，攻占了夾河劉福通的營寨。十二月庚申，駐扎在高柴店，逼近太康三十里。當天夜裏二更時分，賊軍五百多名騎兵來劫營，因爲官軍有防備而急忙逃跑。官軍燃起火把追擊，等到天亮時，答失八都魯督陣奮力作戰，從寅時打到巳時，四座城門都被攻破，壯士爬上城墻進入外城，斬殺賊兵數萬，抓獲僞將軍張敏、孫韓等九人，殺死僞丞相王、羅二人。辛酉，太康全部平定，答失八都魯派孛羅帖木兒到京師去告捷，皇帝在内殿賞賜慰勞，封其三代先人爲王，任命答失八都魯爲河南行省左丞相，仍然兼任知行樞密院事，守衛汴梁；任命識里木爲雲南行省左丞；任命孛羅帖木兒爲四川行省左丞；將校和下級官員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爵賞。

十七年三月，詔朝京師，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四川行省左丞相。九月，取溝城、東明、長垣三縣。十月，詔遣知院達理麻失理來援，分兵雷澤、濮州，而達理麻失理爲劉福通所殺，達達諸軍皆潰。答失八都魯力不能支，退駐石村。朝廷頗疑其玩寇失機，使者促戰相踵。賊覘知之，詐爲答失八都魯通和書，遺諸道路，使者果得之以進。答失八都魯覺知，一夕憂憤死，十二月庚子也。子孛羅帖木兒别有傳。

十七年三月，皇帝詔令答失八都魯來京師朝見，加封他爲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四川行省左丞相。九月，他攻克了溝城、東明、長垣三縣。十月，皇帝下詔派遣知院達理麻失理來增援，分兵於雷澤、濮州，而達理麻失理被劉福通殺死，達達各部隊都潰散了。答失八都魯的力量不能支撑，退守到石村。朝廷很懷疑他是因爲輕敵而喪失戰機，催促他出戰的使臣接連不斷。賊軍偵察到這種情况，僞造與答失八都魯通好講和的書信，丢在道路上，使臣果然拾得書信進呈給皇帝。答失八都魯得到這個消息後，一夜之間便憂愁憤悶而死，當時是十二月庚子日。他的兒子孛羅帖木兒另有傳記。

## 慶童

慶童字明德，康里氏。祖明里帖木兒，父斡羅思，皆封益國公。慶童早以勛臣子孫受知仁廟，給事内廷，

慶童字明德，是康里氏。他的祖父是明里帖木兒，父親是斡羅思，都曾被封爲益國公。慶童早年以功臣子孫的身份受到仁廟的賞識，在皇宫

遂長宿衛。授大宗正府掌判，三遷爲上都留守。又累遷爲江西、河南二行省平章政事。入爲太府卿。復爲上都留守。出爲遼陽行省平章政事，以寬厚爲政，遼人德之。

之内聽差，於是爲宿衛的長官。他被任命爲大宗正府掌判，三次升遷後擔任上都留守。又歷遷爲江西、河南兩處行省平章政事。入朝擔任太府卿。又重新擔任上都留守。出任遼陽行省平章政事，他處理政務寬厚，遼陽的百姓對他感恩戴德。

至正十年，遷平章，行省江浙。適時承平，頗沉湎于宴樂，凡遺逸之士舉校官者，輒擯斥不用，由是不爲物論所與。明年，盗起汝、潁，已而蔓延于江浙，江東之饒、信、徽、宣、鉛山、廣德，浙西之常、湖、建德，所在不守。慶童分遣僚佐往督師旅，曾不逾時，以次克復。既乃令長吏按視民數，凡詿誤者悉置不問，招徠流離，俾安故業，發官粟以賑之。省治毁于兵，則拓其故址，俾之一新。募貧民爲工役而償之以錢，杭民賴以存活者尤衆。

至正十年，慶童調任平章政事，行省江浙。當時天下太平，他頗沉湎於飲宴娱樂，凡是隱居之士被舉薦爲學官的，他總是擯斥不用，因此不被輿論所贊許。第二年，盗賊興起於汝州、潁州地區，不久蔓延到江浙地區，江東的饒州、信州、徽州、宣州、鉛山、廣德，浙西的常州、湖州、建德，到處都失守了。慶童分别派遣手下官員前往督戰，没有經過多長時間，依次收復了那些失地。然後便命令郡縣長官調查民户的數目，凡是因牽連而得罪的一概不予追究，招集流民，使他們安於原先的職業，發放官倉的糧食予以賑濟。行省治所毁於兵火，慶童便擴展其舊址，使治所面貌一新。他招募窮苦百姓做工而付給他們工錢，杭州百姓賴以活命的人尤其多。

十四年，脱脱以太師、右丞相統大兵南征，一切軍資衣甲器仗穀粟薪藁之屬，咸取具於江浙。慶童規措有方，陸運川輸，千里相屬，朝廷賴之。明年，盗起常之無錫，衆議以重兵殲之，慶童曰："赤子無知，迫於有司，故弄兵耳。苟諭以禍福，彼無不降之理。"盗聞之，果投戈解甲，請爲良民。

十四年，脱脱以太師、右丞相的身份率領大軍南征，所有軍費、軍裝鎧甲、器仗、糧草薪柴之類，都取自江浙。慶童籌劃辦理有方，水路陸路的運輸千里相連，朝廷有賴這項運輸。第二年，常州的無錫出現盗賊，衆人商議用重兵予以殲滅，慶童説："百姓無知，被官府所逼迫，所以纔舞弄兵器罷了。如果曉之以禍福的道理，他們没有不投降的道理。"盗賊們聽説了他的話，果然放下武器脱下鎧甲，請求做良民。

十六年，平江、湖州陷。義兵元帥方家奴以所部軍屯杭城之北關，鈎結同黨，相煽爲惡，劫掠財貨，白晝殺人，民以爲患。慶童言于丞相達識帖睦邇曰："我師無律，何以克敵？必斬方家奴乃可出師！"丞相乃與慶童入其軍，數其罪，斬首以徇，民大悦。繼而苗軍帥楊完者以其軍守杭城。丞相達識帖睦邇既承制授完者江浙行省左丞，而完者益以功自驕，

十六年，平江、湖州陷落。義兵元帥方家奴將所率領的部隊駐扎在杭城的北關，勾結同黨，互相煽動作惡，搶劫財物，白天殺人，老百姓對此很憂慮。慶童對丞相達識帖睦邇説："我軍没有紀律，如何能戰勝敵人？必須斬掉方家奴纔可以出兵！"丞相便和慶童來到方家奴的部隊，列舉他的罪狀，將其斬首示衆，百姓們非常高興。接着苗軍統帥楊完者率領他的部隊守衛杭城。丞相達識帖睦邇秉承皇帝的旨意任命楊完者爲江浙行省左丞，而楊完者更加居功自傲，因而請求娶

因求娶慶童女。慶童初不許，時苗軍勢甚張，達識帖睦邇方倚以爲重，强爲主婚，慶童不得已以女與之。明年，出鎮海寧州，距杭百里，地瀕海磽瘠，民甚貧。居二年，盗息而民阜。至是，慶童在江浙已七年，涉歷險艱，勞績甚優著，召拜翰林學士承旨，改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未行，仍任江浙。

慶童的女兒。慶童起初不答應，當時苗軍的勢力很大，達識帖睦邇正倚重於楊完者，强行爲之主婚，慶童不得已而將女兒許配給了楊完者。第二年，慶童出外鎮守海寧州，距離杭州一百里路，土地臨海而貧瘠，老百姓很貧窮。慶童在那裏任職兩年，盗賊平息而百姓豐衣足食。到這時，慶童在江浙已經七年了，他經歷了很多艱險，功績非常優異，皇帝召命他爲翰林學士承旨，改任淮南行省平章政事，他没有赴任，仍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十八年，還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未行，拜江南行臺御史大夫，賜以御衣、上尊。時南行臺治紹興，所轄諸道皆阻絶不通。紹興之東，明、台諸郡則制於方國珍；其西杭、蘇諸郡則據於張士誠。憲臺綱紀不復可振，徒存空名而已。

十八年，慶童改任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尚未赴任，皇帝任命他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賜給他皇帝穿的衣服、上等醇酒。當時南行臺治所在紹興，所管轄的各道都被阻絶不通。紹興以東，明州、台州各郡則被方國珍所控制；紹興以西的杭州、蘇州各郡則被張士誠占領。御史臺的法紀不可再得到拯救，徒有虚名而已。

二十年，召還朝，慶童乃由海道趨京師，拜中書平章政事。俄有譖其子剛僧私通宫人者，帝怒殺之。慶童因鞅鞅不得志，移疾家居久之，日飲酒以自遣。二十五年，詔拜陝西行省左丞相。時李思齊擁兵關中，慶童至則御之以禮，待之以和。居三年，關陝用寧。召還京師。

二十年，召他還朝，慶童於是由海路奔赴京師，皇帝任命他爲中書平章政事。不久有人誣陷他的兒子剛僧與宫女私通，皇帝大怒，殺死了剛僧。慶童因此鬱鬱不得志，上書稱病，長期居住在家中，每日飲酒以自我排遣。二十五年，皇帝詔命他爲陝西行省左丞相。當時李思齊在關中聚集大兵，慶童到達那裏以禮來管治他，以平和的態度對待他。過了三年，關陝因此安定。皇帝將慶童召回京師。

二十八年七月，大明兵逼京城，帝與皇太子及六宫至於宰臣近戚皆北奔，而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爲中書左丞相以輔之。八月二日，京城破，淮王與慶童出齊化門，皆被殺。

二十八年七月，大明兵逼近了京城，皇帝和皇太子以及六宫嬪妃，以至大臣、皇帝的近親都逃往北方，而命令淮王帖木兒不花留守京城處理國政，慶童任中書左丞相以輔佐帖木兒不花。八月二日，京城被攻破，淮王和慶童出齊化門，都被殺死。

**也速**

也速，蒙古人，倜儻有能名。由宿衛歷尚乘寺提點，遷宣政院參議。至正十二年，河南賊芝麻李據徐州，也速從太師脱脱南征，徐州城堅不可猝拔。脱脱用也速計以巨石爲炮，晝夜攻之不息，賊困莫能支。也速又攻

也速是蒙古族人，性格灑脱而有才能傑出的聲名。他由宿衛歷官尚乘寺提點，升遷爲宣政院參議。至正十二年，河南盗賊芝麻李占領徐州，也速跟隨太師脱脱南征，徐州城防堅固不能急遽攻克。脱脱采納了也速的計策，用大石塊作爲炮，日夜不停地攻城，賊兵困乏不能支持。也速

破其南關外城，賊遂遁走。以功除同知中政院事，繼又領軍從父太尉月闊察兒征淮西。會賊圍安豐，即往援之。渡淮無舟，因策馬探水深淺，浮而過，賊大駭，撤圍去。進攻濠州，有詔班師乃還。升將作院使。

復從太尉征淮東，取盱眙。遷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升同知樞密院事。討賊海州，大敗之。賊走，航海襲山東，盡有其地。也速計賊必乘勝北侵，急引兵北還，表裏擊之，復滕、兗二州，及費、鄒、曲阜、寧陽、泗水五縣，賊勢遂衄。未幾，復泰安州及平陰、肥城、萊蕪、新泰四縣，又平安水等五十三寨。

升知樞密院事。討蒲臺賊杜黑兒，擒送京師磔之。東昌賊將北寇，道出陵州，也速邀擊於景州，斬獲殆盡。復阜城縣。有詔命也速以軍屯單家橋，斷賊北路。賊轉攻長蘆，也速往與戰，流矢貫左手不顧，轉鬥無前，殺賊五百餘人，奪馬三千匹。於是分兵下山寨，民爭來歸。

拜中書平章政事，改行省淮南。雄州、蔚州賊繼起，也速悉平之。知樞密院事劉哈剌不花所部卒掠懷來、雲州，欲爲亂，也速以輕騎擊滅其首禍者，降其衆隸麾下。賊陷大寧，詔也速往討之。賊兵次侯家店，也速遇賊即前與戰，自昏抵曙，散而復合。也速遣別騎繞出賊後，賊腹背受敵，大敗。遂拔大寧，擒首賊湯通、周成等三十五人，磔于都市。召入覲，賞賚優渥，進階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

既而賊雷帖木兒不花、程思忠等

又攻破徐州南關的外城，賊兵於是逃走。也速因立功被任命爲同知中政院事，接着他又率領部隊跟隨父親太尉月闊察兒征討淮西。恰逢賊人包圍安豐，也速便前往援救。渡淮河時没有船，他便驅馬探測河水的深淺，游過河去，賊兵大爲驚駭，撤除包圍後逃離。也速進攻濠州，皇帝詔令撤軍纔返回。也速升任將作院使。

也速又跟隨太尉征討淮東，攻取了盱眙。他改任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升任同知樞密院事。他在海州征討賊人，大敗敵人。賊人逃走，渡海襲擊山東，占領了山東全境。也速估計賊人一定會乘勝向北侵犯，他急速率軍返回北方，内外夾擊敵人，收復了滕州和兗州，還收復了費縣、鄒縣、曲阜、寧陽、泗水五個縣，賊勢於是受挫。不久，也速收復了泰安州和平陰、肥城、萊蕪、新泰四縣，又平定了安水等五十三座寨子。

也速升任爲知樞密院事。他征討蒲臺賊人杜黑兒，抓獲後送往京師車裂。東昌的賊兵將要向北進犯，路過陵州，也速在景州攔擊敵人，將敵人幾乎全部殺死或俘虜。他收復了阜城縣。皇帝下詔命也速率軍駐守在單家橋，截斷賊人的北路。賊兵轉而進攻長蘆，也速前往與敵人交戰，流箭射穿了他的左手，他也不顧，一往無前地戰鬥，殺死賊兵五百多人，奪得馬匹三千。於是也速分兵攻下山寨，老百姓爭先恐後地來歸順。

皇帝任命也速爲中書平章政事，改行省淮南。雄州、蔚州相繼出現盜賊，也速全部平定了他們。知樞密院事劉哈剌不花部隊的士卒搶掠懷來、雲州，想要作亂，也速派輕騎兵消滅了爲首的作亂者，使衆人投降後隸屬於自己指揮之下。賊軍攻陷大寧，皇帝詔令也速前往征討。賊軍駐扎在侯家店，也速遇到賊兵後便上前交戰，從黄昏戰到天明，驅散又重新集結。也速另派遣一支騎兵部隊繞到賊軍背後，賊軍腹背受敵，被打得大敗。於是攻克大寧，抓獲賊首湯通、周成等三十五人，在城中街市車裂。皇帝召也速入朝晉見，給予他豐厚的賞賜，將其官階升爲金紫光祿大夫、任命他爲知樞密院事。

不久賊人雷帖木兒不花、程思忠等攻陷永

陷永平，詔也速出師，遂復灤州及遷安縣。時遼東郡縣惟永平不被兵，儲粟十萬，芻藁山積，居民殷富。賊乘間竊入，增土築城，因河爲塹，堅守不可下。也速乃外築大營，絶其樵采，數與賊戰，獲其僞帥二百餘人，平山寨數十。又復昌黎、撫寧二縣，擒雷帖木兒不花送京師。賊急，乃乞降于參政徹力帖木兒，爲請命于朝，詔許之，命也速退師。也速度賊必以計怠我師，乃嚴備以偵之。程思忠果棄城遁去，亟追至瑞州，殺獲萬計。賊遂東走金、復州。詔還京師。

平，皇帝詔令也速出兵，他於是收復了灤州和遷安縣。當時遼東各郡縣衹有永平没有遭到戰亂，儲存了十萬石糧食，草料堆積如山，居民富足。賊人乘機潜入城中，增土修築城墻，將河作爲溝塹，賊兵堅守，官軍攻城不下。也速便在城外修築大營，使賊人無法砍柴，幾次與賊兵交戰，抓獲賊軍僞帥二百餘人，掃平山寨數十座。也速又收復了昌黎、撫寧二縣，抓獲雷帖木兒不花押送到京師。賊軍感到情况緊急，便請求向參政徹力帖木兒投降，徹力帖木兒請示於朝廷，皇帝下詔表示同意，命令也速撤軍。也速估計賊軍肯定是用計謀使我軍懈怠，於是加强戒備以偵察敵人的動静。程思忠果然棄城逃走，也速快速追至瑞州，殺死俘獲上萬人。賊軍於是向東逃往金州、復州。皇帝詔令也速返回京師。

拜遼陽行省左丞相，知行樞密院事，撫安迤東兵農，委以便宜，開省于永平，總兵如故。金、復、海、蓋、乾、王等賊并起，西侵興中州，陰由海道趨永平，聞也速開省乃止。也速亟分兵防其衝突。賊乃轉攻大寧，爲守將王聚所敗，斬其渠魁，衆潰，皆西走。也速慮賊窺上都，即調右丞忽林台提兵護上都，簡精鋭自躡賊後。賊果寇上都，忽林台擊破之，賊衆又大潰。永平、大寧於是始平。乃分命官屬，勞來安輯其民，使什伍相保以事耕種，民爲立石頌其勳德。

皇帝任命也速爲遼陽行省左丞相，知行樞密院事，撫慰安置東方的兵務和農事，允許他不上奏根據實際情况自行處治政務，在永平設立行省治所，像原先一樣統率部隊。金州、復州、海州、蓋州、乾州、王州等地的盗賊同時起兵，向西進犯興中州，暗中從海路逼近永平，聽到也速在那裏設置行省治所後纔停止了進兵。也速立即分兵防備他們衝擊。盗賊於是轉而進攻大寧，被守將王聚擊敗，將其首領斬殺，賊衆潰散，都向西逃走。也速擔心賊兵窺視上都，便調遣右丞忽林台率兵守衛上都，自己挑選精鋭士卒跟隨在敵軍後面。賊軍果然進犯上都，忽林台擊敗賊軍，賊衆又潰不成軍。永平、大寧於是開始平定。也速於是分别任命官員，安撫那裏的百姓，使他們十户五户互相擔保以從事農耕，百姓們爲他立碑歌頌他的功德。

二十四年，孛羅帖木兒與右丞相搠思監、宦者朴不花有怨，遣兵犯闕，執二人以去，而也速遂拜中書左丞相。七月，孛羅帖木兒留兵守大同，自率兵復向闕，京師大震。百官從帝城守，皇太子統兵迎於清河，命也速軍於昌平。而孛羅帖木兒前鋒已度居庸關，至昌平，也速一軍皆無鬥

二十四年，孛羅帖木兒與右丞相搠思監、宦官朴不花有仇怨，派兵進犯皇宫，將這兩個人抓走，而也速便被任命爲中書左丞相。七月，孛羅帖木兒留下一部分部隊守衛大同，自己率兵又來進犯皇宫，京城大爲震驚。文武百官都跟隨皇帝守衛京城，皇太子率軍在清河迎敵，命令也速駐軍於昌平。而孛羅帖木兒的前鋒已經越過居庸關，到達了昌平，也速的部隊都没有鬥志，没有

志，不戰而潰。皇太子馳入城，尋出奔于太原。孛羅帖木兒遂入京城，爲中書右丞相，語具《孛羅帖木兒傳》。

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太原與擴廓帖木兒謀清内難，承制調甘肅、嶺北、遼陽、陝西諸省諸王兵入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乃遣御史大夫秃堅帖木兒率兵攻上都附皇太子者，且以禦嶺北之兵，又調也速率兵南禦擴廓帖木兒部將竹貞、貊高等。也速軍次良鄉不進，謀之於衆，皆以謂孛羅帖木兒所行狂悖，圖危宗社，中外同憤。遂勒兵歸永平，西連太原擴廓帖木兒，東連遼陽也先不花國王，軍聲大振。孛羅帖木兒患之，遣其將同知樞密院事姚伯顔不花以兵往討。軍過通州，白河水溢不能進，駐虹橋，築壘以待。姚伯顔不花素輕也速無謀，不設備。也速覘知之，襲破其軍，擒姚伯顔不花。孛羅帖木兒大恐，自將討也速，至通州，大雨三日，乃還。孛羅帖木兒先以部將保安不附己，殺之，至是又失姚伯顔不花。二人皆驍將也，如失左右手，鬱鬱不樂。事敗，遂伏誅。

二十七年，詔以也速爲中書右丞相，分省山東。二十八年，大明兵取山東。閏七月，也速與部將哈剌章、田勝、周達等禦於莫州，衆敗潰，乃盡掠莫州殘民北遁。

**徹里帖木兒**

徹里帖木兒，阿魯温氏。祖父累立戰功，爲西域大族。徹里帖木兒幼沉毅有大志，早備宿衛，擢中書直省舍人，遂拜監察御史。時右丞相帖木迭兒用事，生殺予奪皆出其意，道路側目。徹里帖木兒抗言，歷詆其奸。帖木迭兒欲中傷之。會山東水，鹽課

交戰就潰散了。皇太子飛馬進入城中，不久又出城逃往太原。孛羅帖木兒於是進入京城，任中書右丞相，詳見《孛羅帖木兒傳》。

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太原與擴廓帖木兒謀劃清除朝廷内的變亂，秉承皇帝的意旨調集甘肅、嶺北、遼陽、陝西各行省諸王的部隊進京討伐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便派遣御史大夫秃堅帖木兒率軍攻打上都親附皇太子的人，并以此防禦嶺北的部隊，又調也速率軍在城南防禦擴廓帖木兒的部將竹貞、貊高等。也速的部隊駐在良鄉不往前走，也速與衆人商量，大家都認爲孛羅帖木兒的行爲狂妄悖逆，圖謀危害國家，朝廷内外都很憤恨。也速於是命令部隊返回永平，向西聯合太原的擴廓帖木兒，向東聯合遼陽的也先不花國王，軍威大振。孛羅帖木兒憂慮他，派他的部將同知樞密院事姚伯顔不花率軍進討。部隊路過通州時，白河漲水不能前進，駐扎在虹橋，修築堡壘以等待敵人。姚伯顔不花素來瞧不起也速没有智謀，不設防備。也速暗中觀察知道了這個情况，襲擊打敗了姚伯顔不花的部隊，抓獲了姚伯顔不花。孛羅帖木兒大爲恐懼，自己率部討伐也速，到通州，下了三天大雨，孛羅帖木兒於是返回。原先孛羅帖木兒因部將保安不親附自己，殺死了他，到現在又失掉了姚伯顔不花。這二人都是勇將，如同失去了左右手，悶悶不樂。叛亂失敗後，孛羅帖木兒便被處死。

二十七年，皇帝下詔任命也速爲中書右丞相，分管山東行省。二十八年，大明兵攻取山東。閏七月，也速與部將哈剌章、田勝、周達等在莫州防守，衆人戰敗潰散，於是將莫州殘留下來的百姓洗劫一空向北逃走。

徹里帖木兒屬阿魯温氏。他的祖父多次立有戰功，是西域的大族。徹里帖木兒小時候沉穩堅毅有遠大志向，早年在宫廷充任宿衛，被提升爲中書直省舍人，於是被任命爲監察御史。當時右丞相帖木迭兒執掌朝政，生殺予奪都由他決定，行路人都不敢正眼看他。徹里帖木兒上奏直言，逐條抨擊帖木迭兒的奸詐。帖木迭兒想要中傷

大損，除山東轉運司副使，甫浹月，補其虧數皆足。轉刑部尚書，京師豪右憚之，不敢犯法，而以非罪麗法者多所全脱。

他。恰逢山東發生水災，鹽税受到很大損失，徹里帖木兒被任命爲山東轉運司副使，僅用了一個月，他就將虧損的鹽税全都補齊了。徹里帖木兒調任刑部尚書，京師的豪强害怕他，不敢犯法，而無辜受到法律制裁的大都得到解脱。

天曆二年，拜中書右丞，尋升中書平章政事，出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黄河清，有司以爲瑞，請聞于朝。徹里帖木兒曰："吾知爲臣忠、爲子孝、天下治、百姓安爲瑞，餘何益於治?"歲大饑，徹里帖木兒議賑之。其屬以爲必自縣上之府，府上之省，然後以聞。徹里帖木兒慨然曰："民饑死者已衆，乃欲拘以常格耶?往復累月，民存無幾矣！此蓋有司畏罪，將歸怨于朝廷，吾不爲也!"大發倉廪賑之，乃請專擅之罪。文宗聞而悦之，賜龍衣、上尊。

天曆二年，徹里帖木兒被任命爲中書右丞，不久升任中書平章政事，出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黄河水變清了，有關部門的官吏認爲這是吉祥的象徵，請求奏聞於朝廷。徹里帖木兒説："我知道做臣子的忠誠、做兒子的孝順、天下太平、百姓安定爲吉祥，其餘的對太平有什麼用呢?"當年發生大饑荒，徹里帖木兒提議賑濟。他的下屬認爲此事必須由縣請示府，府請示行省，然後上聞於朝廷。徹里帖木兒慨嘆道："老百姓餓死的已經很多，却還要受常規的約束嗎?請示批准往返數月，老百姓能活下來的没有幾個人了！這是有關的官員害怕犯罪，將百姓的怨恨歸於朝廷，我不做這樣的事！"他大開糧倉賑濟飢民，於是請求朝廷懲治自己的專權之罪。文宗聽説後很高興，賜給他龍衣、上等的醇酒。

至順元年，雲南伯忽叛，以知行樞密院事總兵討之。治軍有紀律，所過秋毫無犯。賊平，賞賚甚厚，悉分賜將士。師旋，囊裝惟巾櫛而已。除留守上都。先是，上都官買商旅之貨，其直不即酬給，以故商旅不得歸，至有饑寒死者。徹里帖木兒爲之請。有旨，出鈔四百萬貫償之。遷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以嚴厲爲政，部内肅然。尋召拜御史中丞，朝廷憚之，風紀大振。

至順元年，雲南伯忽叛變，徹里帖木兒以知行樞密院事的身份率軍征討。他治理軍隊有紀律，部隊經過的地方秋毫無犯。叛軍被掃平，皇帝給予徹里帖木兒豐厚的賞賜，他都分賜給將士們。部隊返回時，他的行囊中衹有梳洗用具而已。皇帝命他留守上都。先前，上都的官吏購買商人的貨物，不立即付給價錢，因此商人無法返回，以致有因飢寒而死者。徹里帖木兒爲他們向朝廷請示。皇帝有旨，朝廷拿出四百萬貫錢鈔償還那些商人。徹里帖木兒改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執政嚴厲，官衙内秩序井然。不久皇帝召任他爲御史中丞，朝中的官員害怕他，風氣綱紀得到極大的整頓。

至元元年，拜中書平章政事。首議罷科舉，又欲損太廟四祭爲一祭。監察御史吕思誠等列其罪狀劾之，帝不允，詔徹里帖木兒仍出署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寶，參政許有壬入争之。太師伯顔怒曰："汝風臺臣言

至元元年，皇帝任命徹里帖木兒爲中書平章政事。他第一個提議停止科舉考試，又要將太廟的四次祭祀减爲一次。監察御史吕思誠等列舉他的罪狀彈劾他，皇帝不同意，詔令徹里帖木兒仍舊去衙中管事。當時停止科舉考試的詔書已經書寫完畢而還没有加蓋皇帝的玉璽，參政許有壬入

徹里帖木兒邪？”有壬曰：“太師以徹里帖木兒宣力之故，擢置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耶？”伯顏意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人才觖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贓敗，又有假蒙古、色目名者。”有壬曰：“科舉未行之先，臺中贓罰無算，豈盡出於舉子？舉子不可謂無過，較之於彼則少矣。”伯顏因曰：“舉子中可任用者唯參政耳。”有壬曰：“若張夢臣、馬伯庸、丁文苑輩皆可任大事。又如歐陽元功之文章，豈易及邪？”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美食者，皆能自向學，豈有不至大官者邪？”有壬曰：“所謂士者，初不以衣食爲事，其事在治國平天下耳。”伯顏又曰：“今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古人有言，立賢無方。科舉取士，豈不愈於通事、知印等出身者？今通事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二十五名，歲餘四百五十六人。玉典赤、太醫、控鶴，皆入流品。又路吏及任子其途非一。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七十二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太師試思之，科舉於選法果相妨邪？”伯顏心然其言，然其議已定不可中輟，乃爲温言慰解之，且謂有壬爲能言。有壬聞之曰：“能言何益於事？”徹里帖木兒時在座，曰：“參政坐，無多言也。”有壬曰：“太師謂我風人劾平章，可共坐邪？”徹里帖木兒笑曰：“吾固未嘗信此語也。”有壬曰：“宜平章之不信也，設有壬果風人言平章，則言之必中矣，豈止如此而已。”衆皆笑而罷。翌日，崇天門宣詔，特令有壬爲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及禍，勉從之。治書侍御史普化誚有壬曰：“參政可謂過河拆橋者矣。”有壬

朝争辯。太師伯顏惱怒地説：“是你暗示御史臺官員彈劾徹里帖木兒嗎？”許有壬説：“太師因徹里帖木兒出過力的緣故，提拔他到中書省。三十名御史不怕太師而聽從我許有壬的話，難道我許有壬的權力比太師還大嗎？”伯顏心意緩解。許有壬於是説：“如果停止了科舉考試，天下的人才就會不滿怨望。”伯顏説：“舉子大多因貪贓而失敗，又有假冒蒙古、色目人名義的。”許有壬説：“没有實行科舉考試之前，御史臺中因貪贓而受懲處的不計其數，豈能説都出自舉子？舉子不能説没有過錯，但比起那些人來過錯要少。”伯顏於是説：“舉子中可以任用的祇有參政罷了。”許有壬説：“像張夢臣、馬伯庸、丁文苑等人都可以委以重任。又如歐陽元功的文章，難道是容易比得上的嗎？”伯顏説：“科舉考試雖然停止了，士人中想要得到好吃好穿的，都能够自己向往學習，豈有不升至大官的？”許有壬説：“所謂士人，開始是不以衣食爲事業的，他們的事業在於治理國家平定天下罷了。”伯顏又説：“現在通過科舉來選取人才，實在是妨礙選拔官員之法。”許有壬説：“古人説過，推舉賢人没有固定的方法。通過科舉來選拔文士，難道不比出身於通事、知印的人强嗎？現在通事等全國共有三千三百二十五名，每年餘下四百五十六人。玉典赤、太醫、控鶴，都列入百官之列。另外路吏任職和保舉子弟做官的途徑不止一條。今年從四月至九月，平民補官接受宣召的有七十二人，而科舉一年僅選拔三十多人。太師您試想一想，科舉考試對於選拔官吏的方法真的有妨礙嗎？”伯顏内心同意許有壬的話，然而其提議已經定下來，不能中途停止實行，便用好話勸解他，并且説許有壬能言善辯。許有壬聽説之後説：“能言善辯對於事情有什麽好處？”徹里帖木兒當時在座，説：“參政坐下，不要多説了。”許有壬説：“太師説我暗示人彈劾平章您，我們能坐在一起嗎？”徹里帖木兒笑着説：“我根本就没有信過這種話。”許有壬説：”好在平章您不相信這種話，如果我許有壬真的暗示人彈劾平章您，則彈劾必然奏效，豈止如此而已。”衆人都笑而散去。第二

以爲大耻，遂移疾不出。

天，在崇天門宣讀詔書，特地指令許有壬爲諸班官員之首，以羞辱折服他。許有壬恐怕遭禍，勉强服從。治書侍御史普化譏諷許有壬説："參政你可稱得上是過河拆橋之人啊。"許有壬認爲這是很大的耻辱，於是稱病不出門。

初，徹里帖木兒之在江浙也，會行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心頗不平，故其入中書以罷科舉爲第一。事先，論學校貢士莊田租可給怯薛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至是遂論罷之。徹里帖木兒嘗指斥武宗爲那壁，那壁者猶謂之彼也。又嘗以妻弟阿魯渾沙女爲己女，冒請珠袍等物。於是臺臣復劾其罪，而伯顏亦惡其忤己，欲斥之。詔貶徹里帖木兒于南安，人皆快之。久之，卒于貶所。至正二十三年，監察御史野仙帖木兒等辨其罪，可依寒食國公追封王爵定謚加功臣之號，事不行。

當初，徹里帖木兒在江浙，正趕上舉行科舉考試，迎請考官，接待的規格很高，徹里帖木兒心中很不高興，所以他進入中書省幹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科舉考試。在此之前，徹里帖木兒論述學校貢士莊田的租賦可以供給怯薛的衣食，以此來説服掌朝政者，以實現他的計謀，到現在終於建議取消了科舉考試。徹里帖木兒曾經斥責武宗爲那壁，那壁的意思就像稱呼武宗爲他。他還曾以内弟阿魯渾沙的女兒爲自己的女兒，冒請珍珠衣袍等物。於是御史臺的官員又彈劾他的罪行，而伯顏也厭惡他不服從自己，想要排斥他。皇帝下詔將徹里帖木兒貶官到南安，人們都很高興。過了很長時間，他在貶所去世。至正二十三年，監察御史野仙帖木兒等爲他辯明罪過，認爲可以依照寒食國公的先例追封徹里帖木兒爲王，爲之確定謚號，加封功臣稱號，此事未能實行。

## 納麟

納麟，智曜之孫，睿之子也。大德六年，納麟以名臣子，用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薦，入備宿衛。十年，除中書舍人。至大四年，遷宗正府郎中。皇慶元年，擢僉河南廉訪司事。延祐初，拜監察御史。以言事忤旨，仁宗怒叵測，中丞朵兒只力救之乃解。又言風憲恃糾劾之權而受人賂者，宜刑而加流。四年，遷刑部員外郎。六年，出爲河南行省郎中。至治三年，入爲都漕運使。泰定中，擢湖南、湖北兩道廉訪使。

納麟是高智曜的孫子，是高睿的兒子。大德六年，納麟以名臣子孫的身份，通過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推薦，入宫充任宿衛。十年，任中書舍人。至大四年，改任宗正府郎中。皇慶元年，皇帝提拔納麟任僉河南廉訪司事。延祐初年，任監察御史。因奏事而得罪了皇帝，仁宗怒不可測，中丞朵兒只極力相救，纔得以解脱。納麟又主張御史臺官員倚仗有糾察彈劾之權而接受他人賄賂的，應該判刑并加以流放。四年，改任刑部員外郎。六年，出京任河南行省郎中。至治三年，入朝任都漕運使。泰定年間，皇帝提拔他爲湖南、湖北兩道廉訪使。

天曆元年，除杭州路總管。鋤奸去蠹，吏畏民悦。明年，改江西廉訪使。南昌歲饑，江西行省難於發粟。納麟曰："朝廷如不允，我當以家貲償之。"乃出粟以賑民，全活甚衆。

天曆元年，納麟任杭州路總管。他鏟除奸佞和壞人，官吏害怕而百姓稱快。第二年，他改任江西廉訪使。南昌當年發生饑荒，江西行省開倉賑濟有困難。納麟説："朝廷如果不同意開倉，我將用自己的家財償還。"於是他開倉賑濟百姓，

平章政事把失忽都貪縱不法，納麟劾罷之。至順元年，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元統初，召爲刑部尚書，未至，改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尋升中丞。至元元年，召拜中書參知政事，遷同知樞密院事。尋出爲江浙行省右丞，乞致仕，不允，除浙西廉訪使，力辭不赴。

至正二年，除行宣政院使。上天竺耆舊僧彌戒、徑山耆舊僧惠洲，恣縱犯法，納麟皆坐以重罪。請行宣政院設崇教所，擬行省理問官，秩四品，以治僧獄訟，從之。尋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三年，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入爲中書平章政事。七年，出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尋召拜御史大夫，所薦用御史，必老成更事者。八年，進金紫光禄大夫，請老，不許，加太尉。御史劾罷之，退居姑蘇。

十二年，江淮盜起，帝命爲南臺御史大夫。納麟承詔即起。仍命兼太尉，設僚屬，總制江浙、江西、湖廣三省軍馬。詔遣直省舍人海玉傳旨慰諭之，納麟北面再拜曰："臣雖耄老，敢不黽勉從事，盡餘生以報陛下?"至則修築集慶城郭。會江浙杭城失守，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失列門引兵往援，次于采石。納麟使止之曰："聞杭賊易破不足憂，今宣城危急，先宜以兵救宣城。"乃調典瑞院使脱火赤率蒙古軍應之，大破賊于堈下門，宣州以安。已而賊陷徽州、廣德、常州、宜興、溧水、溧陽，蔓延丹陽、金壇、句容，略上元、江寧，游兵至鍾山，集慶勢甚危。納麟乃力疾治兵，部署士卒，命治書侍御史左答納失理守城中，中丞伯家奴戍東郊。是時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軍和

救活的人很多。平章政事把失忽都貪贓枉法，納麟彈劾罷免了他。至順元年，納麟任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元統初年，皇帝召他入朝任刑部尚書，還未到任，改任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不久升任中丞。至元元年，皇帝召他入朝任中書參知政事，改任同知樞密院事。不久他出任江浙行省右丞，他請求辭職，皇帝不同意，任命他爲浙西廉訪使，他極力推辭，不去到任。

至正二年，納麟任行宣政院使。上天竺的老和尚彌戒、徑山的老和尚惠洲，横行不法，納麟將他們都治以重罪。納麟請求在行宣政院設立崇教所，比照行省理問官，官秩爲四品，以審理僧人案件，朝廷表示同意。不久納麟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三年，改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第二年，入朝任中書平章政事。七年，出任江南行臺御史大夫。不久皇帝召他入朝任御史大夫，他所推薦任用的御史，必然是老成持重歷經世事的。八年，納麟進爵金紫光禄大夫，他請求告老退職，皇帝不批准，加官爲太尉。御史彈劾罷免了他，他隱退居住在姑蘇。

十二年，江淮地區盜賊起兵，皇帝任命納麟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納麟接受詔書後立即動身。皇帝仍舊任命他兼任太尉，設置官僚屬吏，總管江浙、江西、湖廣三省的軍馬。皇帝下詔派遣直省舍人海玉傳達聖旨慰問曉諭納麟，納麟向北面兩次下拜説："臣下我雖然年紀已老，怎敢不勤奮從事，盡餘生之力以報答陛下?"納麟到任後便修築集慶城郭。恰逢江浙行省的杭城失守，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失列門率軍前往援救，駐扎於采石。納麟派人讓他停止向杭城前進，并且説："聽説杭城的賊人容易打敗，不足以憂慮，現在宣城處於危急之中，應該先以兵援救宣城。"納麟於是調遣典瑞院使脱火赤率蒙古軍配合失列門，大敗賊軍於堈下門，宣州得以保全。不久賊兵攻占徽州、廣德、常州、宜興、溧水、溧陽，蔓延到丹陽、金壇、句容，奪取上元、江寧，游動的部隊到達了鍾山，集慶的形勢十分危急。納麟於是强支病體治理軍隊，部署兵士，命令治書侍御史左答納失理守衛城中，中丞伯家奴駐守東

州，納麟遣使求援。也先帖木兒曰："我奉命鎮江北，不敢往援江東。"納麟復遣監察御史鄭郊力促其行，也先帖木兒引步騎度采石至臺城，入候納麟疾。納麟喜，即以其故聞于朝。已而也先帖木兒兵東趨秣陵，殺賊二千餘人，平湖熟鎮，盡復上元、江寧境，乘勝入溧陽、溧水，賊潰奔廣德；其據龍潭、方山者奔常州。時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三旦八、右丞佛家閭亦引兵來會。所在群賊皆敗北，州郡悉平。

郊。此時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駐軍於和州，納麟派使者去求援。也先帖木兒說："我奉命鎮守江北，不敢前往援助江東。"納麟又派監察御史鄭郊竭力催促也先帖木兒出兵，也先帖木兒率步兵騎兵從采石渡過長江到達臺城，進入城中問候納麟的疾病。納麟很高興，便將這個情況奏聞於朝廷。不久也先帖木兒的部隊向東到達秣陵，殺死賊兵二千餘人，平定了湖熟鎮，全部收復了上元、江寧境地，乘勝進入溧陽、溧水，賊兵潰散逃跑到廣德；那些占領龍潭、方山的賊軍逃到常州。這時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三旦八、右丞佛家閭也率軍來會合。所在地區的盜賊全都敗走，各州郡都平定了下來。

十三年，納麟固請謝事，從之，命太尉如故，乃退居慶元。十六年九月，詔以江南行臺移置紹興，復以納麟爲御史大夫，仍太尉。明年，移治紹興。十八年，赴召，由海道入朝，至黑水洋，阻風而還。十九年，復由海道趨直沽。山東俞寶率戰艦斷糧道，納麟命其子安安及同舟人拒之，破其衆於海口。八月，抵京師。帝遣使勞以上尊，皇太子亦饋酒脯。而納麟感疾日亟，卒于通州，年七十有九。

十三年，納麟堅決請求辭職，皇帝表示同意，命令他照舊爲太尉，他於是退居於慶元。十六年九月，皇帝詔令將江南行臺治所移至紹興，又任命納麟爲御史大夫，仍舊爲太尉。第二年，江南行臺的治所移到了紹興。十八年，納麟應皇帝之召，由海路入朝，行至黑水洋，遇風而返回。十九年，又由海路奔直沽。山東的俞寶率領戰船截斷運糧的通道，納麟命令他的兒子安安和同船的人抵抗海盜，在海口打敗了海盜。八月，納麟到達京師。皇帝派人送給他上等醇酒以表示慰勞，皇太子也送給他酒肉。然而納麟患病，日益加重，病逝於通州，時年七十九歲。



# 元史卷一百四十三

## 列傳第三十

### 馬祖常

馬祖常字伯庸，世爲雍古部，居净州天山。有錫里吉思者，於祖常爲高祖，金季爲鳳翔兵馬判官，以節死贈恒州刺史，子孫因其官，以馬爲氏。曾祖月合乃，從世祖征宋。留汴，掌饋餉，累官禮部尚書。父潤，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家于光州。

馬祖常字伯庸，世代爲雍古部人，居住在净州天山。馬祖常的高祖父是錫里吉思，金朝末年擔任鳳翔的兵馬判官，爲國捐軀後被追封爲恒州刺史，子孫承襲他的官職，并以馬作爲姓氏。馬祖常的曾祖是月合乃，曾跟隨世祖征討宋朝。後來留在汴京，掌管糧餉，屢次升遷任禮部尚書。馬祖常的父親馬潤，曾任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安家於光州。

祖常七歲知學，得錢即以市書。十歲時，見燭欹燒屋，解衣沃水以滅火，咸嗟異之。既長，益篤于學。蜀儒張𢡟講道儀真，往受業其門，質以疑義數十，𢡟甚器之。延祐初，科舉法行，鄉貢、會試皆中第一，廷試爲第二人。授應奉翰林文字，拜監察御史。

馬祖常七歲就很好學，有了錢就用來買書。十歲時，看見蠟燭倒了燒着了房子，他便脱下衣服澆上水來滅火，人們都贊嘆，感到很驚奇。長大以後，他更加專心學習。蜀地儒生張𢡟在儀真講授儒學理論，馬祖常前去他門下接受學業，提出數十個疑難問題，張𢡟非常器重他。延祐初年，實行科舉取士制度，馬祖常在鄉貢、會試時都考中第一名，廷試時中第二名。皇帝任命他爲應奉翰林文字，拜監察御史。

是時，仁宗在御已久，猶居東宫，飲酒常過度。祖常上書請“御正衙，立朝儀，御史執簡，太史執筆，則雖有懷奸利己乞官求賞者，不敢出諸口。天子承天地祖宗之重，當極調攝。至於酒醴，近侍進御，當思一獻百拜之義。”英宗爲皇太子，又上書請慎簡師傅。於是奸臣鐵木迭兒爲丞相，威權自恣。祖常知其盗觀國史，率同列劾奏其十罪，仁宗震怒黜罷之。秦州山移，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

當時，仁宗登基已經很長時間了，仍然住在東宫，飲酒常常過量。馬祖常上書請求：“皇上駕臨正殿，建立朝廷的威儀，御史手執簡笏，太史手執毛筆，那麽即使有心懷奸詐爲個人的私利而求官求賞的，也不敢説出口。天子承擔着天地祖宗的重托，應當十分注意調養身體。至於飲酒，近臣進獻給陛下，陛下應當考慮侍臣一獻百拜的含義。”英宗做皇太子時，馬祖常又上書請求爲皇太子挑選師傅要慎重。當時奸臣鐵木迭兒任丞相，濫用威權。馬祖常得知他偷看本朝國史，帶領同事上奏彈劾他十項罪行，仁宗感到震怒，將鐵木迭兒免職。秦州發生山體移動，馬祖

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疏聞，大臣皆家居待罪。祖常薦賢拔滯，知無不言。俄改宣政院經歷，月餘辭歸，起爲社稷署令。亡何，奸臣復相，左遷開平縣尹，因欲中傷之，遂退居光州。久之，奸臣既死，乃除翰林待制。泰定建儲，擢典寶少監、太子左贊善。尋兼翰林直學士，除禮部尚書。丁祖母憂，起爲右贊善，復除禮部尚書，尋辭歸。

常上書說："山是不動的物體，現在移動了，是因爲在民間有應當任用而没有任用的賢人，在官員中有應當奏言而不奏言的奸佞之人，所以纔出現這種情況。"他的奏章上聞之後，大臣們都在家中等候治罪。馬祖常推薦賢能，提拔未被重用的人才，知無不言。不久改任宣政院經歷，一個多月後辭職回家，朝廷起用他爲社稷署令。不久，奸臣又做了丞相，馬祖常被降爲開平縣尹，奸臣想要乘機陷害他，他於是辭官住在光州。好久之後，奸臣已經死了，馬祖常於是被任命爲翰林待制。泰定年間選定皇太子，馬祖常被提拔爲典寶少監、太子左贊善。不久又兼任翰林直學士，授任爲禮部尚書。因祖母去世而離職，朝廷起用他爲右贊善，又任命他爲禮部尚書，不久他辭職還家。

天曆元年，召爲燕王内尉，仍入禮部，兩知貢舉，一爲讀卷官，時稱得人。升參議中書省事，參定親郊禮儀，充讀册祝官，拜治書侍御史，歷徽政副使，遷江南行臺中丞。

天曆元年，皇帝召馬祖常入朝擔任燕王内尉，仍舊進入禮部，兩次擔任知貢舉，一次擔任讀卷官，當時大家都稱道任用得當。又升任爲參議中書省事，參與制定皇帝祭祀天地的禮儀，擔任讀册祝官，任治書侍御史，歷任徽政副使，改任江南行臺中丞。

元統元年，召議新政，賜白金二百兩、鈔萬貫。又歷同知徽政院事，遂拜御史中丞。帝以其有疾，詔特免朝禮，光禄日給上尊。祖常持憲務存大體。西臺御史劾其僚禁酤時面有酒容，以苛細黜之。山東廉訪司言孔氏訟事，以事關名教不行，按者亦引去。除樞密副使，頃之，辭職歸光州。復除江南行臺中丞，又遷陝西行臺中丞，皆以疾不赴。至元四年卒，年六十，贈攄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公，謚文貞。

元統元年，召他入朝商議新政，賜給他白銀二百兩、錢鈔一萬貫。又任同知徽政院事，於是被任命爲御史中丞。皇帝因爲馬祖常有病，下詔特別免除他朝拜的禮儀，由光禄寺每天供給他上等醇酒。馬祖常主持御史臺務求把握大體。西臺御史彈劾其僚屬在禁酒時面帶醉容，馬祖常認爲御史待人苛刻而將其罷免。山東廉訪司向朝廷奏言孔子後裔的訴訟案件，因爲事情關涉到聖賢的垂教推行不力，按巡其事的官員也退離而去。後又任樞密副使，不久，辭職回到光州。皇帝重新任命他爲江南行臺中丞，又改任陝西行臺中丞，他都因病没有到任。馬祖常於至元四年去世，時年六十歲，皇帝追贈他爲攄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公，謚號爲文貞。

祖常立朝既久，多所建明。嘗議：今國族及諸部既誦聖賢之書，當知尊諸母以厚彝倫。又議：將家子弟驕脆有孤任使，而庶民有挽强蹶張老

馬祖常在朝中做官很久，建樹很多。他曾經建議：如今皇族以及蒙古各部族既然已經讀了聖賢之書，就應當懂得尊重母親以敦厚人倫。還建議：武將的子弟驕傲無能的有負任用，而平民中

死草野者，當建武學、武舉，儲材以備非常。時雖弗用，識者韙之。祖常工於文章，宏贍而精核，務去陳言，專以先秦兩漢爲法，而自成一家之言。尤致力於詩，圜密清麗，大篇短章無不可傳者。有文集行于世。嘗預修《英宗實録》，又譯潤《皇圖大訓》、《承華事略》，又編集《列后金鑑》、《千秋記略》以進，受賜優渥。文宗嘗駐蹕龍虎臺，祖常應制賦詩，尤被嘆賞，謂中原碩儒唯祖常云。

有的武藝高强的却老死於鄉野，朝廷應當建立武學、武舉，儲備人才以應付突發事件。當時他的建議雖然没有被采納，但有識之士都肯定他的建議。馬祖常善於寫文章，内容豐富而立論精當，竭力排除陳舊的語言，專門以先秦兩漢的文章爲典範，而自成一家之言。尤其致力於作詩，他的詩歌圓潤細膩而清麗，長詩短詩没有不可以傳頌的。他有文集流傳於世。曾經參與編纂《英宗實録》，又翻譯潤色《皇圖大訓》、《承華事略》，又編輯《列后金鑑》、《千秋記略》以呈獻給皇帝，受到皇帝的優厚賞賜。文宗曾經住在龍虎臺，馬祖常秉承文宗的旨意作詩，文宗極爲贊賞，説中原地區大學者祇有馬祖常一人。

**巎巎　回回　維山**

巎巎字子山，康里氏。父不忽木自有傳。祖燕真，事世祖，從征有功。巎巎幼肄業國學，博通群書，其正心修身之要得諸許衡及父兄家傳。長襲宿衛，風神凝遠，制行峻潔，望而知其爲貴介公子。其遇事英發，掀髯論辨，法家拂士不能過之。

巎巎字子山，屬於康里氏。其父不忽木另自有傳。他的祖父燕真侍奉世祖，跟隨出征有功。巎巎幼年在國學中學習，博覽通曉群書，他正心修身的主要方面得之於許衡以及父兄的家傳。巎巎成年後繼承父親的職位擔任宫中宿衛，風度莊重，操行高峻廉潔，一看就知道是貴族公子。巎巎遇事時英才焕發，手掀鬍鬚論辯，朝中的忠臣賢士也超不過他。

始授承直郎、集賢待制，遷兵部郎中，轉秘書監丞。奉命往核泉舶，芥視珠犀，不少留目。改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拜監察御史，升河東廉訪副使。未上，遷秘書太監，升侍儀使。尋擢中書右司郎中，遷集賢直學士，轉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拜禮部尚書，監群玉内司。

最初巎巎被任命爲承直郎、集賢待制，改任兵部郎中，轉任秘書監丞。巎巎奉命前往核察泉州的船政，視珍珠財寶如草芥，連看都不看。他改任同僉太常禮儀院事，任監察御史，升任河東廉訪副使。還未到任，又改任秘書太監，升任侍儀使。不久又被提升爲中書右司郎中，改任集賢直學士，轉任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任禮部尚書，監群玉内司。

巎巎正色率下。國制，大樂諸坊咸隸本部，遇公宴，衆伎畢陳。巎巎視之泊如，僚佐以下皆肅然。遷領會同館事尚書，監群玉内司如故。尋兼經筵官，復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未行，留爲奎章閣學士院承制學士，仍兼經筵官。升侍書學士、同知經筵事，復升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知經筵事。除浙西廉訪使，復留爲大學

巎巎端莊嚴肅帶領群下。根據本朝的制度，大樂諸坊都隸屬於禮部，遇到官家的宴會，歌舞伎都列隊侍奉。巎巎對這些很淡然，下屬官員就也都很嚴肅。巎巎改任領會同館事、禮部尚書，監群玉内司的官職照舊。不久兼任經筵官，又任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還未赴任，朝廷留他任奎章閣學士院承制學士，仍舊兼任經筵官。他升任爲侍書學士、同知經筵事，又升爲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知經筵事。朝廷任命他爲浙西廉訪使，

士、知經筵事。尋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提調宣文閣崇文監。

又留他任大學士、知經筵事。不久被任命爲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提調宣文閣崇文監。

先是，文宗勵精圖治，巎巎嘗以聖賢格言講誦帝側，裨益良多。順帝即位之後，剪除權奸，思更治化。巎巎侍經筵，日勸帝務學，帝輒就之習授，欲寵以師禮，巎巎力辭不可。凡《四書》、《六經》所載治道，爲帝紬繹而言，必使辭達感動帝衷敷暢旨意而後已。若柳宗元《梓人傳》、張商英《七臣論》，尤喜誦說。嘗於經筵力陳商英所言七臣之狀，左右錯愕，有嫉之之色，然素知其賢，不復肆愠。帝暇日欲觀古名畫，巎巎即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商王受不聽忠臣之諫，遂亡其國。帝一日覽宋徽宗畫稱善，巎巎進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謂一事?”對曰：“獨不能爲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爲君所致。人君貴能爲君，它非所尚也。”或遇天變民災，必憂見於色，乘間則進言于帝曰：“天心仁，愛人君，故以變示儆。譬如慈父於子，愛則教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則父怒必釋。人君側身修行，則天意必回。”帝察其真誠，虚己以聽。特賜只孫燕服九襲及玉帶楮幣，以旌其言。

在此之前，文宗勵精圖治，巎巎曾經在皇帝身邊講解誦讀聖賢格言，皇帝受益頗多。順帝即位之後，消滅權奸，想要更新政治和教化。巎巎侍奉經筵，每天勸皇帝專心學習，皇帝總是向他請教，想要以老師的禮節來尊寵他，巎巎堅決推辭不肯接受。凡是《四書》、《六經》中所記載的治理國家的道理，巎巎都條理分明地爲皇帝闡釋，一定要使辭意準確感動皇帝的內心，達到流暢地表述原文的含義爲止。如柳宗元的《梓人傳》、張商英的《七臣論》，他尤其喜歡朗誦講說。他曾在經筵上極力講述張商英所說的七位臣子的言行，左右臣僚一時驚訝不已，露出妒忌的神色，然而平常知道他很賢明，也就不再發怒了。皇帝在閑暇的日子想要觀賞古代名畫，巎巎便拿來郭忠恕畫的《比干圖》進上，并且對皇帝說商王紂不聽忠臣的勸諫，於是亡了國。有一天皇帝觀賞宋徽宗繪畫時表示贊賞，巎巎進諫說：“徽宗有很多才能，祇有一件事他無能。”皇帝問：“一件什麽事?”巎巎回答説：“他惟獨不能做國君。自身受到侮辱而國家被攻破，都是由於不會做國君所造成的。國君貴在會做國君，其他没有什麽可崇尚的。”有時遇到天時不正人民受災，巎巎必然是憂形於色，乘機向皇帝進諫説：“上天很仁慈，愛護國君，所以用災變來表示警告。就像慈父對於兒子一樣，喜愛他則教育他告誡他。兒子如果能表示孝敬，則父親必然息怒。國君如果能戒懼不安地修身謹行，那麽天意必然回轉。”皇帝瞭解他的真誠，虚心聽取他的意見。皇帝特地贈給他九套只孫燕服和玉帶、楮幣，以表揚他的進諫。

巎巎嘗謂人曰：“天下事在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大臣議罷先朝所置奎章閣學士院

巎巎曾經對人說：“天下事在於宰相應當進言，宰相未能進言則御史臺官員就要進言，御史臺官員不敢進言則由經筵進言。我擔任經筵，能够在天子之前説出别人所不敢進奏的話來，我的願望就滿足了。”所以對於時政得失有應當糾正的，他從來没有沉默過。大臣們商議撤銷先朝所

及藝文監諸屬官。巙巙進曰："民有千金之産，猶設家塾，延館客，豈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學房乃不能容耶?"帝聞而深然之。即日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監，存設如初，就命巙巙董治。又請置檢討等職十六員以備進講，帝皆俞允。時科舉既輟，巙巙從容爲帝言："古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論，尋復舊制。一日進讀司馬光《資治通鑑》，因言："國家當及斯時修遼、金、宋三史，歲久恐致闕逸。"後置局纂修，實由巙巙發其端。又請行鄉飲酒于國學，使民知遜悌，及請褒贈唐劉蕡、宋邵雍以旌道德正直。帝從其請，爲之下詔。

設置的奎章閣學士院以及藝文監的各位屬官。巙巙進諫説："平民百姓有千金家産，尚且要設立家塾，延請館客，豈有堂堂天朝，富有天下，却不能容一學房?"皇帝十分同意他的話。當天就將奎章閣改爲宣文閣，藝文監改爲崇文監，設施同原先一樣，命巙巙管理這兩個部門。巙巙又請求設置檢討等職務十六名以預備進講，皇帝都表示同意。當時科舉制度已經中止了，巙巙從容地對皇帝説："古代選拔人才以助當世所用，必定經由科舉考試，怎麽可以廢除呢?"皇帝采納了他的議論，不久就恢復了原來的制度。一天巙巙爲皇帝進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於是説："國家應當在現在就編寫遼、金、宋三史，年代久遠後材料恐怕會闕失。"後來朝廷置局編寫三史，實際是由巙巙首倡的。巙巙又請求在國學中舉行鄉飲酒禮儀，以使百姓知道謙讓和知道尊重兄長，他還請求褒揚并追贈封號給唐代的劉蕡、宋代的邵雍，以表彰道德正直的人。皇帝同意了他的請求，爲之下了詔書。

巙巙以重望居高位，而雅愛儒士甚於饑渴，以故四方士大夫翕然宗之，萃於其門。達官有怙勢者，言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巙巙曰："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宗學於贊善王恂。今秘書所藏裕宗仿書，當時御筆於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世祖嘗暮召我先人坐寢榻下，陳説《四書》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世祖喜曰：'朕所以令卿從許仲平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朕耳，卿益加懋敬以副朕志。'今汝言不愛儒，寧不念聖祖神宗篤好之意乎？且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得，國家咸治；違之則人倫咸失，家國咸亂。汝欲亂而家，吾弗能禦，汝慎勿以斯言亂我國也。儒者或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儲有過人者，何可易視也！"達官色慚。

巙巙因聲望卓著身居高位，却厚愛儒士甚於飢渴之企盼飲食，因此各地的士大夫都一致崇仰他，集中在他的門下。有一位倚仗權勢的達官説："儒士有什麽好的，您這樣地喜愛他們。"巙巙説："世祖認爲儒學足以使天下達到太平，命令裕宗向贊善王恂學習。現在秘書監所收藏的裕宗臨習的書法，當時皇帝親筆在學生一欄内寫上自己的名字和習書謹呈的字樣，對儒士是如此的尊敬謹慎。世祖曾經在晚上召我的先輩坐在卧榻之下，讓他陳述講解《四書》及古代歷史中的治世和亂世的情况，至夜半還不睡覺。世祖高興地説：'朕所以讓你去跟許仲平學習，正是要你用美好的話來告訴我，你要更加勤勉禮敬以符合朕的願望。'現在你説不喜歡儒士，難道就不感念聖祖、神宗極爲喜愛儒士的用意嗎？况且儒學的大道，遵從它則君王仁愛、臣子忠誠、父親慈祥、子女孝順，人倫都具備，國家都太平；違反了儒學之道則人倫都會喪失，家國都會混亂。你想要把你自己的家搞亂，我不能阻止，你千萬不要用這種言論來搞亂國家。儒士有的身體像是禁

受不住衣服的重量，説話像是吐不出口，然而他們腹中存儲的學問有過人者，怎麽能小看他們呢?”那位達官露出慚愧的神色。

既而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時中書平章闕員，近臣欲有所薦用，以言覘帝意。帝曰：“平章已有其人，今行半途矣。”近臣知帝意在巎巎，不復薦人。至京七日，感熱疾卒，實至正五年五月辛卯也，年五十一。家貧，幾無以爲斂。帝聞爲震悼，賜賻銀五錠。其所負官中營運錢，臺臣奏以罰布爲之代償。巎巎善真行草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單牘片紙人争寶之，不翅金玉。謚文忠。

不久巎巎出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第二年，他又以翰林學士承旨被召回朝中。當時中書平章職位空缺，近臣想要推薦人選，用話來探聽皇帝的想法。皇帝説：“平章已經有人了，現在已經走到半路了。”近臣知道皇帝指的是巎巎，便不再推薦人。巎巎到達京師後七天，染上熱病而去世，準確的日期是至正五年五月辛卯，享年五十一歲。巎巎家中貧窮，幾乎無法爲他裝殮。皇帝聽説後感到震驚和悲傷，賜給喪葬費五錠白銀。他家所欠官府的營運錢，御史臺大臣啓奏用罰款得到的布匹來爲他償還。巎巎善於楷書、行書、草書，行家認爲他的書法得晉人筆意，他書寫的零張片紙人們都争着當作寶貝，不亞於金玉。巎巎謚號文忠。

兄回回，字子淵。敦默寡言，耆學能文。在成宗朝宿衛，擢太常寺少卿。寺改爲院，爲太常院使。武宗正位，以藩邸舊臣出使稱旨。至大間，調大司農卿，除山南廉訪使，改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遷淮西廉訪使，皆有政聲。再改河南廉訪使。行省丞相行事多不法，太尉納璘爲郎中，每格不下，丞相怒欲出之。回回察其賢，抗章舉任風憲，後歷三臺爲名臣。駙馬平章家奴强市人物，按之無所貸。

巎巎的哥哥名叫回回，字子淵。他性情敦厚、沉默寡言，好學能寫文章。成宗在位期間他擔任宫廷宿衛，被提升爲太常寺少卿。太常寺改爲太常院後，回回任太常院使。武宗繼承皇位，回回以皇帝做皇子時舊臣的身份出使，皇帝很滿意。至大年間，調爲大司農卿，任山南廉訪使，改任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又改任淮西廉訪使，所任職之處都有政治聲譽。又改任河南廉訪使。河南行省丞相做事大多違反法律，太尉納璘擔任郎中，常常阻止不下達，丞相發怒，想要把他趕走。回回瞭解到納璘賢良，上書推薦納璘擔任御史臺官員，後來納璘在三臺做官，成爲有名的大臣。駙馬平章的家奴强買人口和物品，回回將其治罪毫不寬恕。

英宗即位，丞相拜住首薦爲户部尚書，尋拜南臺侍御史，改參議中書。以議定刑書如法，帝嘉納其奏。泰定初，廷議漕運事，奏減糧數以紓東南民力。授太子詹事丞，改山東廉訪使，未上，升翰林侍講學士，遷江浙行省右丞。文宗立，除宣政院使。上言乞沙汰僧道，其所有田宜同民間

英宗即位，丞相拜住首先推薦回回爲户部尚書，不久任爲江南行臺侍御史，改任參議中書。因議定的刑書合乎法制要求，皇帝贊揚并采納了他的奏章。泰定初年，朝廷商議水路運糧之事，回回上奏減少運糧數量以緩解東南地區的民力。皇帝任命他爲太子詹事丞，改任山東廉訪使，還未上任，升爲翰林侍講學士，改任江浙行省右丞。文宗繼位後，回回任宣政院使。他上書建議

徵輸。擢中書右丞，力辭還第。聞明宗崩，流涕不能食，自是杜門不出者數年，以疾卒。與弟巙巙皆爲時之名臣，世號爲雙璧云。

巙巙子維山，材質清劭，侍禁廷，起崇文監丞，擢給事中，遷同僉太常禮儀院事，調崇文太監。

### 自當

自當，蒙古人也。英宗時，由速古兒赤擢監察御史。録囚大興縣，有以冤事繫獄者。其人嘗見有橐駝死道傍，因舁至其家醢之，置數瓮中。會官橐駝被盗，捕索甚亟，乃執而鞫之，其人自誣服。自當審其獄辭，疑爲冤，即以上御史臺。臺臣以爲贓既具是，特御史畏殺人耳，不聽，改委他御史讞之，竟處死。後數日，遼陽行省以獲盗聞，冤始白，人以是服其明。

泰定二年，扈從至上都，糾言參知政事楊庭玉贓罪，不報，即納印還京師。帝遣使追之，俾復任。即再上章劾庭玉，竟如其言。又劾奏，平章政事禿滿迭兒入怯薛之日，英宗被弒，必預聞其謀。不省，乃賜禿滿迭兒黄金繫腰，自當遂辭職。改工部員外郎，中書省委開混河，自當往視之，以爲水性不常，民力亦瘁，難以成功，言于朝，河役乃罷。

會次三皇后殂，命工部撤行殿車帳，皆新作之。自當未即興工。尚書曰："此奉特旨，員外有誤，則罪歸於衆矣。"自當曰："即有罪，我獨任之。"未幾，帝果問成否。省臣乃召自當責問之。自當請自入對。既見帝，奏曰："皇后行殿車帳尚新，若

淘汰僧人道士，他們所占有的土地應該同百姓一樣納税。皇帝提拔他任中書右丞，他堅決辭職回家。他聽説明宗去世的消息，哭泣不能吃飯，從此數年閉門不出，因病去世。回回和弟弟巙巙都是當時的名臣，世人稱之爲雙璧。

巙巙的兒子名叫維山，材質美好，在皇宫中效力，起用爲崇文監丞，提升爲給事中，改任同僉太常禮儀院事，調任崇文太監。

自當是蒙古族人。英宗時，他由速古兒赤被提升爲監察御史。復查大興縣囚犯的案卷時，其中有一位蒙冤被關在獄中的人。那個人曾看見有駱駝死在路旁，便抬回家中做成肉醬，放在幾個瓮中。恰好這時官府的駱駝被人偷走，搜捕甚急，便把那人抓起來審問，那人被迫服罪。自當審查了他的供辭，懷疑他是冤枉的，便將案卷上報御史臺。御史臺官員認爲既然贓物放在那裏，衹不過是自當害怕殺人罷了，所以不理會，改委派别的御史去審判定案，終於將那人處死。過了幾天，遼陽行省抓獲了偷駱駝的盗賊上報朝廷，冤案纔得以昭雪，人們因此佩服自當的精明。

泰定二年，自當跟隨護衛皇帝到達上都，他舉發參知政事楊庭玉貪贓的罪行，朝廷不回覆，自當便交上官印返回京師。皇帝派使者追他，讓他復任。自當便再次上奏彈劾楊庭玉，經查楊庭玉的贓罪正像自當説的那樣。自當又上奏彈劾，平章政事禿滿迭兒進入怯薛的那天，英宗被殺害，他一定事先知道這個陰謀。皇帝不加察證，竟賜給禿滿迭兒黄金繫帶，自當隨即辭職。他改任工部員外郎，中書省委派他開挖混河，自當前往視察，認爲水性無常，百姓也過度勞累，難以成功，向朝廷奏報，開挖混河的工程於是作罷。

恰逢三皇后去世，皇帝命令工部撤去行殿車帳，全部重新製作。自當没有馬上開工。尚書説："這是奉了皇上的特别旨意，員外你如果有誤，罪過將會歸於衆人。"自當説："即使有罪，我也會獨自承當。"不久，皇帝果然問完工了没有。中書省的大臣於是召自當來責問。自當請求自己入宫去回答皇帝。見到皇帝之後，啓奏説：

改作之，恐勞民費財。且先皇后無惡疾，居之何嫌？必欲捨舊更新，則大明殿乃自世祖所御，列聖嗣位豈皆改作乎？"帝大悦，語省臣曰："國家用人，當擇如自當者，庶不誤大事。"特賜上尊、金幣，遷吏部員外郎。帝欲加號太后曰太皇太后，命朝堂議之。自當獨曰："太后稱太皇太后，於典禮不合。"衆皆曰："英宗何以加皇太后號曰太皇太后？"自當曰："英宗孫也，今上子也，太皇太后之號孫可以稱之，子不可以稱之也。"議遂定。遷中書客省使，俄改同僉宣政院事。

"皇后的行殿車帳還很新，如果改做，恐怕會勞民傷財。况且先皇后得的并不是凶惡瘟疫的病症，住在裏面有什麽嫌忌呢？如果非要捨舊換新，那麽大明殿是從世祖起使用的，各位先皇繼位時難道都改建了嗎？"皇帝非常高興，對中書省的大臣説："國家用人，應當挑選像自當這樣的人，纔可以不誤大事。"皇帝特地賜給他上等的醇酒、金幣，改任爲吏部員外郎。皇帝想要爲太后加封號爲太皇太后，命令在朝廷上商議。祇有自當説："太后稱太皇太后，於禮法不合。"大家都説："英宗爲什麽爲皇太后加號爲太皇太后？"自當説："對於皇太后來説英宗是孫子，當今皇上是兒子，太皇太后的稱號孫子可以稱呼，兒子不可以稱呼。"朝廷的議論於是確定下來。自當改任中書客省使，不久改任同僉宣政院事。

文宗即位，除中書左司郎中。有使持詔自江浙還，言行省臣意若有不服者。帝怒，命遣使問不敬狀，將悉誅之。自當言於丞相燕帖木兒曰："皇帝新即位，雲南、四川且猶未定，乃以使臣一言殺行省大臣，恐非盛德事。况江浙豪奢之地，使臣或不得厭其所需則造言以陷之耳。"燕帖木兒以言于帝，事乃止。既而升參議中書省事。燕帖木兒議封太保伯顔王爵，衆論附之，自當獨不言。燕帖木兒問故，自當曰："太保位列三公，而復加王封，後再有大功將何以處之？且丞相封王，出自上意，今欲加太保王封，丞相宜請于上。王爵非中書選法也。"遂罷其議。拜治書侍御史。

文宗即位後，自當任中書左司郎中。有使臣携帶詔書從江浙返回，説江浙行省大臣中好像有對皇帝不服的。皇帝大怒，命令派使臣去責問行省不尊重皇帝的罪狀，將要把他們全部處死。自當對丞相燕帖木兒説："皇帝剛剛即位，雲南、四川尚未平定，便因使臣的一句話而殺戮行省大臣，這恐怕不是盛德的事情。况且江浙是豪華奢侈的地方，使臣或許是因爲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滿足而編造謊言以陷害大臣。"燕帖木兒將這些話對皇帝講了，此事纔作罷。不久自當升任參議中書省事。燕帖木兒提議封太保伯顔王爵，大家都隨聲附和，祇有自當不説話。燕帖木兒問他爲何，自當説："太保的地位列於三公，而又加封王爵，以後再有大功將如何處理？况且丞相您被封王，是出於皇上的意見，現在要加封太保爲王，丞相您應該向皇上請示。封王之事不同於中書省選拔官員。"於是燕帖木兒的建議就作罷了。自當任治書侍御史。

初，文宗在集慶潛邸，欲創天靈寺，令有司起民夫。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亦乞剌台言曰："太子爲好事，宜出錢募夫，若欲役民，則朝廷聞之非便也。"至是文宗悉召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俾皆入爲監察御史，而欲黜亦

當初，文宗在集慶王府時，想要創建天靈寺，命令官府徵集民工。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亦乞剌台説："太子做好事，應該出錢招募民工，如果想要役使百姓，朝廷知道了會不妥當的。"到現在文宗將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全部召入朝中，使他們都進入御史臺爲監察御史，而想要罷免亦乞

乞剌台。自當諫曰："當陛下在潛邸時，御史盡心爲陛下言，乃忠臣也。今無罪而黜之，非所以示天下。"乃除亦乞剌台僉憲湖南。文宗嘗欲游西湖，自當諫曰："陛下以萬乘之尊而泛舟自樂，如天下何?"不聽。自當遂稱疾不從行。文宗在舟中，顧謂臺臣曰："自當終不滿朕此游耶?"臺臣嘗奏除目，文宗以筆塗一人姓名，而綴將作院官閭閭之名。自當言："閭閭爲人詼諧，惟可任教坊司。若以居風紀，則臺綱掃地矣。"文宗乃止。已而出爲陝西行臺侍御史。

剌台。自當進諫說："在陛下做太子時，御史們盡心爲陛下進諫，這是忠臣。現在無罪而罷官，這種做法不能够昭示於天下。"於是文宗命亦乞剌台僉湖南行御史臺。文宗曾想要游覽西湖，自當勸諫說："陛下以萬乘之尊而泛舟自我娛樂，天下將怎麽辦呢?"文宗不聽勸告。自當於是聲稱有病而不跟隨文宗前往。文宗在船中，回頭對御史臺大臣說："自當終究對朕的這次出游不滿嗎?"御史臺大臣曾經奏上將要任命的官員的名單，文宗用筆把其中一個人的姓名塗去，而把將作院官閭閭的名字補上。自當說："閭閭爲人很風趣，但衹可以讓他在教坊司任職，如果讓他居於法度紀綱之職，則御史臺的綱紀就不會存在了。"文宗纔停止任命。不久自當出任陝西行臺侍御史。

順帝初，除福建都轉運鹽使。先是，自當爲左司郎中時，泰定帝嘗欲以河間、江浙、福建鹽引六萬賜中書參議撒迪，自當執不可，僅以福建鹽引二萬賜之。至是，自當復建言鹽引宜盡資國用以紓民力。時撒迪方爲御史大夫，不以爲怨，數遣人省自當母于京師所居。

順帝初年，自當任福建都轉運鹽使。在此之前，自當任左司郎中時，泰定帝曾經想把河間、江浙、福建六萬鹽引賜給中書參議撒迪，自當堅持認爲不行，僅以福建二萬鹽引賜給了他。到現在，自當又建議鹽引應該全部用來資助國用以緩解民力。當時撒迪正在擔任御史大夫，不因此事怨恨自當，多次派人到京師自當的住所看望他的母親。

既而丁母憂，居閒久之，復起爲浙西肅政廉訪使。時有以駙馬爲江浙行省丞相者，其宦豎恃公主勢，坐杭州達魯花赤位，令有司强買民間物，不從輒毆之。有司來白自當，自當即逮之械以令衆，自是丞相府無敢爲民害者。尋召爲同僉樞密院事。尋復爲治書侍御史、同知經筵事。寧夏人有告買買等謀害太師伯顔者，伯顔委自當與中書、樞密等官往寧夏鞫問，無其情，乃以誣罔坐告者罪。伯顔怒。自當前曰："太師所以令吾三人勘之者，以國法所在也。必以罪吾三人，則自當實主其事，宜獨當之。"伯顔乃左遷自當同知徽政院事。

不久自當因母親去世而離職，在家閑居很久，朝廷又起用他爲浙西肅政廉訪使。當時有一位駙馬任江浙行省丞相，他的宦官倚仗公主的勢力，占據杭州達魯花赤的職位，命令官府强買民間的貨物，百姓不服從的就毆打。官府來報告自當，自當便將宦官逮捕，戴上刑具以示衆，從此以後丞相府中没有敢坑害百姓的。不久朝廷召他任同僉樞密院事。不久又擔任治書侍御史、同知經筵事。寧夏有人告買買等謀害太師伯顔，伯顔派自當與中書省、樞密院官員前往寧夏審問，情況不實，自當便以誣告罪懲治告狀者。伯顔大怒。自當上前説道："太師您所以命我們三個人去核查此事，是因爲有國法在。您一定要將我們三人治罪，那麽我自當是實際上主其事的，應該獨自承當責任。"伯顔於是將自當降職爲同知徽政院事。

自當歷事四朝，官自從仕郎累轉至通奉大夫，常衎衎在位，剛介弗回，終始一節，有古遺直之風。然卒以是忤權貴而不復柄用，君子皆惜焉。

自當任職歷經四朝，官職自從仕郎多次升遷至通奉大夫，在位時總是堅强剛直，耿介不屈服，始終保持氣節，有古人正直的風範。然而他最終因此而得罪了權貴而不再得到重用，有道德的人對此都表示惋惜。

## 阿榮

阿榮字存初，怯烈氏。父按攤，中書右丞。阿榮幼事武宗，備宿衛，累遷官，爲湖南道宣慰副使。溫迪罕奉使宣撫湖南，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會列郡歲饑，阿榮分其廩禄爲粥，以食餓者，仍發粟賑之，所活甚衆。廣西寇起，衆皆洶懼。阿榮鎮之以静，督有司治兵守其境，寇不敢入。遷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召僉會福院事，尋除吏部尚書。泰定初，出爲湖南宣慰使，改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以疾辭。

天曆初，復起爲吏部尚書，尋參議中書省事。二年，拜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進奎章閣大學士、榮禄大夫、太禧宗禋院使，都典制神御殿事。文宗眷遇之甚，而阿榮亦盡心國政，知無不言。久之，心忽鬱鬱不樂，謁告南歸武昌。至元元年卒。

初，阿榮閒居以文翰自娱，博究前代治亂得失，見其會心者，則扼腕曰："忠臣孝子國家之寶，爲奇男子烈丈夫者固不當如是耶?"日與韋布之士游，所至山水佳處，鳴琴賦詩，日夕忘返。尤深於數學，逆推事成敗利不利及人禍福壽夭貴賤，多奇中。天曆三年春，策士于廷。阿榮與虞集會于直廬，慨然興嘆，語集曰："更一科後科舉當輟，輟兩科而復，復則人材彬彬大出矣。"又嘆曰："榮不復見之矣，君猶及見之。"集應曰："得士之多，幸如存初言。今文治方興，未必有中輟之理。存初國家世臣，妙

阿榮字存初，爲怯烈氏。父親按攤，任中書右丞。阿榮從小侍奉武宗，充當皇宫警衛，經過多次升遷後，任湖南道宣慰副使。溫迪罕奉命出使宣撫湖南，事無大小都交給阿榮去辦。恰逢當年各郡發生饑荒，阿榮拿出自己的一部分俸禄糧做成粥，給飢餓的人吃，并且發放糧食賑濟飢民，救活的人很多。廣西出現盜寇，衆人都惶懼失措。阿榮撫慰大家安静，督促有關部門治軍守住邊境，盜寇不敢進入湖南。阿榮改任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朝廷召他任僉會福院事，不久任吏部尚書。泰定初年，出任湖南宣慰使，改任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因病辭職。

天曆初年，朝廷又起用阿榮爲吏部尚書，不久參與商議中書省事務。二年，阿榮任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升任爲奎章閣大學士、榮禄大夫、太禧宗禋院使，都典制神御殿事。文宗待他很好，而阿榮也對國事很盡心，知無不言。時間久了，他心中忽然悶悶不樂，向皇帝請求南歸武昌。至元元年阿榮去世。

當初，阿榮閑居時以文章自我娱樂，廣泛地研究前代的治亂得失，讀到會心之處，便扼腕説："忠臣孝子是國家之寶，做奇男子烈丈夫的難道不應該這樣嗎?"他每天與普通的文士出游，所到山川勝地，他們便彈琴作詩，日已西落仍流連忘返。阿榮尤其精通術數，他預測事情的成敗、有利與否以及人的禍福、壽命長短、貴賤，多能非常準確地説中。天曆三年春天，廷試策論進士。阿榮和虞集在直廬中會面，慨然嘆息，對虞集説："再考一科後科舉將中止，中止兩科後又恢復，恢復科舉考試後則文質彬彬的人才會出現一大批。"他又嘆息説："我阿榮是見不到了，你還可以見到。"虞集回答説："選拔文士之多，希望像你説的一樣。現在文治正在興盛，未必會

於文學，以盛年登朝，在上左右，斯文屬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耶?”阿榮又嘆曰：“數當然耳。”集問何以知之，弗答。後三年卒。元統三年，科舉果罷，至正元年始復，如其言。

有中途停止的道理。你是國家舊臣，文章精妙學識淵博，壯年時進入朝中做官，在皇帝的身邊，爲天下的文士所矚望。我虞集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好，見到又有什麽用呢?”阿榮又慨嘆道：“氣數應當如此啊。”虞集問他是怎麽知道的，他不回答。過三年後阿榮去世。元統三年，科舉考試果然停止，至正元年開始恢复，同阿榮說的一樣。

## 小雲石海涯

小雲石海涯，家世見其祖《阿里海涯傳》。其父楚國忠惠公，名貫只哥，小雲石海涯遂以貫爲氏，復以酸齋自號。母廉氏夜夢神人授以大星使吞之，已而有娠。及生，神彩秀異。年十二三，膂力絶人。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至騰上之，越二而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或挽强射生，逐猛獸，上下峻阪如飛，諸將咸服其趫捷。稍長，折節讀書，目五行下。吐辭爲文，不蹈襲故常，其旨皆出人意表。

小雲石海涯，他的家世情況見他祖父《阿里海涯傳》。他的父親是楚國忠惠公，名叫貫只哥，小雲石海涯於是以貫爲姓氏，又自號爲酸齋。他的母親廉氏夜裏夢見神人給她大星讓她吞下，不久就懷了孕。小雲石海涯出生時，神采俊秀，異於常人。十二三歲時，他的氣力過人。讓健壯的男子驅趕三匹烈馬狂奔，他自己手持長矛站在那裏，等馬過來時一躍而上，越過兩匹馬而跨在第三匹馬上，舞動長矛虎虎生風，觀看的人們嚇得向後退却。有時他拉開强弓射殺活物，追逐猛獸，上下陡坡如飛，將領們都佩服他行動矯捷。年齡稍大之後，他改變以往習氣而讀書，一目五行。談吐作文，不襲用陳言，其意蘊都出人意料。

初，襲父官爲兩淮萬户府達魯花赤。鎮永州，御軍極嚴猛，行伍肅然。稍暇，輒投壺雅歌，意所暢適，不爲形迹所拘。一日，呼弟忽都海涯語之曰：“吾生宦情素薄，顧祖父之爵不敢不襲，今已數年矣，願以讓弟，弟幸勿辭。”語已，即解所綰黄金虎符佩之。北從姚燧學，燧見其古文峭厲有法及歌行古樂府慷慨激烈，大奇之。

當初，小雲石海涯繼承父親的官職任兩淮萬户府達魯花赤。他鎮守永州，治軍非常嚴猛，隊伍整齊。稍有閑暇，他總是玩投壺游戲和歌咏雅詩，衹求心情舒暢，而不爲行爲的形式所拘束。一天，他招呼弟弟忽都海涯對他説：“我生來不大願意當官，但先人的官爵不敢不繼承，現在已經數年了，我願意把官爵讓給你，希望你不要推辭。”説完，便解下繫着的黄金虎符佩帶在弟弟身上。他到北方跟隨姚燧學習，姚燧見他的古文犀利而有章法以及詩歌古樂府慷慨激烈，覺得他很不平常。

仁宗在東宫，聞其以爵位讓弟，謂宫臣曰：“將相家子弟其有如是賢者邪?”俄選爲英宗潛邸説書秀才，宿衛禁中。仁宗踐祚，上疏條六事：一曰釋邊戍以修文德，二曰教太子以

仁宗做太子時，聽説小雲石海涯把爵位讓給弟弟，對宫中的臣子説：“將相家的子弟竟有像這樣賢德的人?”不久他被挑選爲英宗王府中的説書秀才，爲宫中警衛。仁宗即位後，他上書提出六條建議：第一是解除邊境的駐防而修治文化

正國本，三曰設諫官以輔聖德，四曰表姓氏以旌勛胄，五曰定服色以變風俗，六曰舉賢才以恢至道。書凡萬餘言，未報。拜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道德，第二是教育太子以端正國家的根本，第三是設置諫官以輔助陛下的德行，第四是標識姓氏以表彰功臣的後代，第五是確定服飾的正色以改變風俗，第六是推舉賢才以弘揚大道。奏書共一萬多字，朝廷没有給予答覆。他被任命爲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會議科舉事，多所建明，忽喟然嘆曰："辭尊居卑，昔賢所尚也。今禁林清選，與所讓軍資孰高？人將議吾後矣。"乃稱疾辭還江南，賣藥於錢唐市中，詭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濼，見漁父織蘆花爲被，欲易之以紬。漁父疑其爲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其依隱玩世多類此。晚年爲文日邃，詩亦冲澹。草隸等書，稍取古人之所長，變化自成一家，所至士大夫從之若雲，得其片言尺牘，如獲拱璧。其視死生若晝夜，絶不入念慮，翛翛若欲遺世而獨立云。泰定元年五月八日卒，年三十九。贈集賢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京兆郡公，謚文靖。有文集若干卷、《直解孝經》一卷行于世。

小雲石海涯參與商議科舉考試事務，多有建樹闡明，一次他忽然慨嘆道："辭去高官處於低下的地位，這是過去的賢人所崇尚的。現在禁中的清貴之官，與我所讓出的軍資哪個更高些？别人將會在背後議論我了。"於是他稱病辭官，返回江南，在錢唐街市上賣藥，更名改姓，變換服裝，人們没有認識他的。他偶然路過梁山濼，見漁夫用蘆花織成被子，就想用綢子交换。漁夫懷疑他的來歷，假裝説："您想要我的被子，得再作一首詩。"他於是提筆立即作出詩來，便將被子拿走。世間紛紛傳誦《蘆花被詩》。他玩世不恭大多與此相類。晚年作文日益細密，詩歌也冲和淡泊。他的草書隸書等書法，稍稍汲取古人的長處，變化後自成一家，所到之處士大夫追隨他的人雲集，得到他的隻言片語的書信，就像得到了大玉璧。他看待生死就像看待晝夜運行一樣，絶不思念顧慮，超然自若好像要棄絶世事而獨立。泰定元年五月八日去世，時年三十九歲。皇帝贈他爲集賢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爲京兆郡公，謚號爲文靖。他有文集若干卷、《直解孝經》一卷流行於世上。

子男二人：阿思蘭海牙，慈利州達魯花赤；次八三海涯。孫女一人，有學識，能詞章，歸懷慶路總管段謙云。

小雲石海涯有兩個兒子：阿思蘭海牙，任慈利州達魯花赤；次子是八三海涯。有一個孫女，她有學識，能寫詩文，嫁給了懷慶路總管段謙。

## 泰不華

泰不華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初名達普化，文宗賜以今名，世居白野山。父塔不台，入直宿衛，歷仕台州録事判官，遂居於台。家貧，好讀書，能記問。集賢待制周仁榮養而教之。年十七，江浙鄉試第一。明年，對策大廷，賜進士及第，授集賢修

泰不華字兼善，屬於伯牙吾台氏。起初他的名字叫達普化，文宗賜予他現在這個名字，世代居住在白野山。父親塔不台，入宫擔任警衛，歷任台州録事判官，於是將家安於台州。他家境貧窮，喜歡讀書，能記善問。集賢待制周仁榮撫養并教育他。他十七歲時，在江浙鄉試中名列第一。第二年，在朝廷上回答策問，獲賜進士及

撰，轉秘書監著作郎，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脱歡怙勢貪暴，泰不華劾罷之。文宗建奎章閣學士院，擢爲典籤，拜中臺監察御史。

第，被任命爲集賢修撰，轉任秘書監著作郎，任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當時御史大夫脱歡仗勢貪贓暴虐，經泰不華彈劾被罷免。文宗建立奎章閣學士院，提拔泰不華爲典籤，任命他爲中臺監察御史。

順帝即位，加文宗后太皇太后之號，大臣燕鐵木兒、伯顏皆列地封王。泰不華率同列上章言：“嬸母不宜加徽稱，相臣不當受王土。”太后怒，欲殺言者。泰不華語衆曰：“此事自我發之，甘受誅戮，决不敢累諸公也。”已而太后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守祖宗之法乎?”賜金幣二，以旌其直。出僉河南廉訪司事，俄移淮西。繼遷江南行御史臺經歷，辭不赴，轉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浙西大水害稼，會泰不華入朝，力言於中書，免其租。擢秘書監，改禮部侍郎。

順帝即位，加封文宗皇后爲太皇太后，大臣燕鐵木兒、伯顏都分得土地被封爲王。泰不華率領同事上書説：“對於嬸母不宜加封美好的稱號，宰相、大臣不應當接受封王和土地。”太后大怒，要殺死進諫的人。泰不華對大家説：“這件事是我發起的，我甘心受到誅殺，决不敢連累諸公。”不久太后氣消之後説：“御史臺有這樣的大臣，難道還不能守住祖宗的法度嗎?”太后賜給他二枚金幣，以表彰他的耿直。泰不華出任僉河南廉訪司事，不久調到淮西。接着他被任命爲江南行御史臺經歷，他推辭而没有赴任，改任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浙西洪水傷害了莊稼，恰好泰不華入朝，他竭力向中書省奏言，免除了那裏的租賦。他被提拔爲秘書監，改任禮部侍郎。

至正元年，除紹興路總管。革吏弊，除没官牛租，令民自實田以均賦役。行鄉飲酒禮，教民興讓，越俗大化。召入史館，與修遼、宋、金三史。書成，授秘書卿，升禮部尚書，兼會同館事。黄河决，奉詔以珪玉白馬致祭河神，竣事上言：“淮安以東，河入海處，宜仿宋置撩清夫，用輥江龍鐵掃，撼蕩沙泥，隨潮入海。”朝廷從其言，會用夫屯田，其事中廢。

至正元年，泰不華任紹興路總管。他革除吏治弊端，免除没入官府的牛租，讓百姓自己核實田地數目以使賦役平均。實行鄉飲酒禮，教導民衆講求禮讓，越地的民俗大受教化。泰不華被召入史館，參與編寫遼、宋、金三史。書編成後，他被任命爲秘書卿，升任禮部尚書，兼會同館事。黄河决口，他奉皇帝之詔用珪玉、白馬祭祀河神，祭祀完畢後他上書説：“在淮安以東黄河的入海處，應仿照宋朝的做法設置撩清夫，用輥江龍鐵掃，把泥沙攪動起來，使之隨着潮水入海。”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議，恰逢用民夫屯田，這件事情半途而廢了。

八年，台州黄巖民方國珍爲蔡亂頭、王伏之仇逼，遂入海爲亂，劫掠漕運糧，執海道千户德流于實。事聞，詔江浙參政朵兒只班總舟師捕之。追至福州五虎門，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官軍自相驚潰，朵兒只班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廷從之。國珍兄弟皆授之以官，國珍不

至正八年，台州黄巖人方國珍被蔡亂頭、王伏之逼迫，入海造反，搶劫水路運糧船，抓住了海道千户德流于實。事情上奏朝廷，皇帝詔令江浙參政朵兒只班率領水軍前往討捕。官軍追至福州五虎門，方國珍知道事情危急，把船燒着後將要逃走，官軍却自相驚擾潰亂，朵兒只班於是被抓獲。方國珍逼迫他向朝廷遞上招降的奏章，朝廷表示同意。方國珍兄弟都被任以官職，

肯赴，勢益暴横。九年，詔泰不華察實以聞。既得其狀，遂上招捕之策，不聽。尋除江東廉訪使，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已而出爲都水庸田使。

方國珍不肯上任，氣焰日益暴虐驕横。至正九年，皇帝詔令泰不華把事實調查清楚後上報朝廷，泰不華瞭解了情况之後，於是向朝廷獻上招安討捕的策略，朝廷没有采納。不久他被任命爲江東廉訪使，改任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不久他出任都水庸田使。

十年十二月，國珍復入海，燒掠沿海州郡。十一年二月，詔孛羅帖木兒爲江浙行省左丞，總兵至慶元。以泰不華諳知賊情狀，遷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分兵于温州，使夾攻之。未幾，國珍寇温，泰不華縱火筏焚之，一夕遁去。既而孛羅帖木兒密與泰不華約以六月乙未合兵進討。孛羅帖木兒乃以壬辰先期至大閭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孛羅帖木兒被執，反爲國珍飾辭上聞。泰不華聞之痛憤，輟食數日。朝廷弗之知，復遣大司農達識帖木邇等至黄巖招之。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小樓。是夕，中秋月明，泰不華欲命壯士襲殺之，達識帖木邇適夜過泰不華，密以事白之，達識帖木邇曰："我受詔招降耳，公欲擅命耶?"事乃止。檄泰不華親至海濱，散其徒衆，拘其海舟兵器，國珍兄弟復授官有差。既而遷泰不華台州路達魯花赤。

至正十年十二月，方國珍又進入大海，焚燒搶掠沿海州郡。十一年二月，皇帝詔命孛羅帖木兒爲江浙行省左丞，率軍到達慶元。因泰不華瞭解賊人的情况，所以調他任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分兵於温州，使之夾攻賊軍。不久，方國珍進犯温州，泰不華將筏子點燃去焚燒敵軍，夜間賊軍逃走。不久孛羅帖木兒暗中與泰不華約定在六月乙未日合兵進攻敵人。孛羅帖木兒在壬辰日提前到達大閭洋，方國珍夜裏率領精鋭士卒縱火吶喊，官軍不戰都潰散了，跳水而死的超過一半。孛羅帖木兒被方國珍抓住，反而上書給朝廷替方國珍説好話。泰不華聽説之後非常難過憤怒，絶食數日。朝廷不知道這個情况，又派大司農達識帖木邇等到黄巖招降。方國珍兄弟都上岸列隊而拜，退下後留住在百姓的小樓中。當天夜裏，中秋月明，泰不華要命令壯士襲擊殺死方國珍，達識帖木邇恰好夜裏到泰不華處，泰不華便悄悄地把這個計劃告訴了他，達識帖木邇説："我奉皇帝的詔書來招降，您想要不聽詔命嗎?"此事於是作罷。達識帖木邇檄令泰不華親自到海邊，把方國珍的徒衆遣散，没收他的海船和兵器，方國珍兄弟又被任命爲不同的官職。不久朝廷調泰不華擔任台州路的達魯花赤。

十二年，朝廷征徐州，命江浙省臣募舟師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入海以叛。泰不華自分以死報國，發兵扼黄巖之澄江，而遣義士王大用抵國珍，示約信，使之來歸。國珍益疑，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二百突海門，入州港，犯馬鞍諸山。泰不華語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賊甫招徠又復爲變，君輩助我擊之，其克則汝衆功也，不克則我

至正十二年，朝廷征討徐州，命令江浙行省的大臣招募水軍守住大江，方國珍心存懷疑，又進入海中反叛。泰不華自己料想將以死報國，派兵扼守黄巖地區的澄江，而派遣義士王大用到方國珍那裏，表示相約守信，讓他返回。方國珍更加懷疑，扣留王大用不放他回來，用二百條小船衝入海門，進入州港，進犯馬鞍等山。泰不華對衆人説："我以書生的身份擔任重要的職務，實在擔心辜負了所學的東西。現今我守衛海濱，賊人剛被招安又造反作亂，你們大家幫助我進攻敵

盡死以報國耳。"衆皆踴躍願行。時國珍戚黨陳仲達往來計議，陳其可降狀。泰不華率部衆，張受降旗乘潮而前，船觸沙不能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泰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二人，賊舉槊來刺，輒斫折之。賊群至，欲抱持過國珍船，泰不華嗔目叱之，脱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尸海中，年四十九，時十二年三月庚子也。僮名抱琴，及臨海尉李輔德、千户赤盞、義士張君璧皆死之。泰不華既没，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行台州路達魯花赤事，不及聞命。已後三年，追贈榮禄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國，封魏國公，謚忠介，立廟台州，賜額崇節。

人，打勝了就是你們衆人的功勞，打不勝我將以死報國。"大家都奮勇願意跟隨泰不華前往。這時方國珍的親黨陳仲達前來商議，叙説方國珍可以投降的情况。泰不華率領部下，挂起受降的旗子乘着潮水前往，船碰到沙子不能行進，將要與方國珍相遇時，泰不華叫陳仲達去申説此前議定的辦法，陳仲達眼珠亂轉，呼吸粗亂，泰不華發覺他心有異圖，親手將他斬殺。便向前與賊船搏鬥，射死五人，賊兵跳入船中，他又砍死二人，賊兵舉長矛來刺，他立即將長矛砍斷。賊兵蜂擁而至，想要把他抱到方國珍船上，泰不華瞪眼喝叱敵人，掙脱而起，奪過賊人的刀，又殺死二人。賊兵聚集長矛向他刺去，他被刺中脖頸而死，仍然站立着不倒下，賊兵把他的尸體投入海中，終年四十九歲，當時是至正十二年三月庚子日。泰不華的僮僕抱琴，以及臨海尉李輔德、千户赤盞、義士張君璧都戰死。泰不華死後，被任命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行台州路達魯花赤事，他没有來得及聽到任命。在此之後的三年，泰不華被追贈爲榮禄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國，封爲魏國公，謚號爲忠介，爲他在台州立廟，皇帝賜給寫有崇節的匾額。

泰不華尚氣節，不隨俗浮沉。太平爲臺臣劾去相位，泰不華獨餞送都門外。太平曰："公且止，勿以我累公。"泰不華曰："士爲知己死，寧畏禍耶！"後雖爲時相擯斥，人莫不韙之。善篆隸，温潤遒勁。嘗重類《復古編》十卷，考正訛字，於經史多有據云。

泰不華崇尚氣節，不隨流俗浮沉。太平被御史臺大臣彈劾罷去丞相職位，衹有泰不華在京師城門外爲之餞行。太平説："您不必了，不要因爲我而連累了您。"泰不華説："士爲知己者死，難道還怕災禍嗎！"後來泰不華雖然被當時的丞相排斥，但人們没有不贊成他的。他善於書寫篆書和隸書，風格温潤遒勁。他曾經重新編排《復古編》十卷，考正錯字，在經書史書上大多有根據。

## 余闕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剌臧卜官廬州，遂爲廬州人。少喪父，授徒以養母。與吴澄弟子張恒游，文學日進。

余闕字廷心，又字天心，屬於唐兀氏，世代居住於河西武威。余闕的父親沙剌臧卜，在廬州做官，他家於是便算作廬州人。余闕年少時父親去世，他教授學生以贍養母親。他與吴澄的學生張恒交往，文章學問日益長進。

元統元年，賜進士及第，授同知泗州事，爲政嚴明，宿吏皆憚之。俄

元統元年，余闕獲賜進士及第，被任命爲同知泗州事，他爲政嚴明，資深的屬吏都懼怕他。

召入，應奉翰林文字，轉中書刑部主事，以不阿權貴棄官歸。尋以修遼、金、宋三史，召復入翰林，爲修撰。拜監察御史，改中書禮部員外郎，出爲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會莫徭蠻反，右丞沙班當帥師，堅不往，無敢讓之者。闕曰："右丞當往，受天子命爲方岳重臣，不思執弓矢討賊，乃欲自逸邪！右丞當往。"沙班曰："郎中語固是，如芻餉不足何？"闕曰："右丞第往，此不難致也。"闕下令趣之，三日皆集，沙班行。復以集賢經歷召入，遷翰林待制，出僉浙東道廉訪司事。丁母憂，歸廬州。

不久他被召入朝中，任應奉翰林文字，轉任中書刑部主事，他因爲不阿附權貴而辭職回鄉。不久因編寫遼、金、宋三史，朝廷又召他進入翰林院，任修撰。他任監察御史，改任中書禮部員外郎，出任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恰逢莫徭蠻反叛，右丞沙班應當率軍出征，但他堅決不肯前往，没人敢責備他。余闕説："右丞應當前往，你接受天子的任命爲地方舉足輕重的大臣，不考慮持弓箭討伐賊人，而想要圖自己舒服嗎！右丞應當前往。"沙班説："郎中的話固然有道理，但糧餉不足怎麽辦呢?"余闕説："右丞衹管前往，這些不難辦到。"余闕下令催促運輸糧餉，三天都會集完畢，沙班出發。余闕又被朝廷召回任集賢經歷，改任翰林待制，出外負責浙東道廉訪司事。余闕因母親去世而辭官，返回廬州。

盜起河南，陷郡縣。至正十二年，行中書于淮東，改宣慰司爲都元帥府，治淮西，起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于時南北音問隔絶，兵食俱乏。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與諸將議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寨，選精甲外捍，而耕稼于中。屬縣灊山八社，土壤沃饒，悉以爲屯。明年，春夏大饑，人相食，乃捐俸爲粥以食之，得活者甚衆。民失業者數萬，咸安集之。請于中書，得鈔三萬錠以賑民。升同知、副都元帥。又明年秋，大旱，爲文祈灊山神，三日雨，歲以不饑。盜方據石蕩湖，出兵平之，令民取湖魚而輸魚租。十五年夏，大雨，江漲，屯田禾半没。城下水涌，有物吼聲如雷，闕祠以少牢，水輒縮。秋稼登，得糧三萬斛。闕度軍有餘力，乃浚隍增陴，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

盜賊在河南造反，攻陷郡縣。至正十二年，朝廷在淮東建立行中書省，改宣慰司爲都元帥府，治所在淮西，起用余闕爲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把守安慶。此時南北消息斷絶，兵源糧草都缺乏。余闕到任十天而賊寇來到，他擊退了敵人。他於是召集官員和將領們商議屯田戰守的計策，環繞邊境構築堡壘營寨，選擇精鋭部隊防禦外部敵人，而在境内從事農耕。所屬的灊山縣有八個社，土地肥沃，都用來作屯田。第二年，春季和夏季發生大饑荒，出現人吃人的現象，余闕捐出自己的俸禄做粥供百姓食用，得救的人很多。百姓失去産業的有幾萬人，都平安地聚集在這裏。他向中書省請求，得到三萬錠錢鈔以賑濟百姓。他升任爲同知、副都元帥。第三年秋天，發生大旱災，他撰文祈禱灊山神，三天後下起雨來，當年得以不發生饑荒。盜賊剛剛占據了石蕩湖，他出兵平定，命百姓捕湖中魚而繳納魚租。至正十五年夏天，天降大雨，長江漲水，屯田中的禾苗被淹没了一半，城墻下水勢奔涌，水中有物吼聲如雷，余闕用羊和猪祭祀，水勢立即退縮了。秋天糧食豐收，得到糧食三萬斛。余闕估計軍隊有餘力，便加深護城壕增高城墻，護城壕外築起一道大堤，開挖三道深溝，從南邊引來長江水灌入溝中，周圍栽上木樁作爲栅欄，城墻上四

俄升都元帥。廣西猫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思蘭還軍。猫軍有暴於境者，即收殺之，凜凜莫敢犯。時群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仍守安慶，通道于江右，商旅四集。池州趙普勝帥衆攻城，連戰三日敗去，未幾又至，相拒二旬始退，懷寧縣達魯花赤伯家奴戰死。十七年，趙普勝同青軍兩道攻我，拒戰一月餘，竟敗而走。

秋，拜淮南行省左丞。安慶倚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顔統水軍戍焉。十月，沔陽陳友諒自上游直擣小孤山，伯顔與戰四日夜不勝，急趣安慶。十一月，賊追至山口鎮，明日癸卯，遂薄城下。闕遣兵扼於觀音橋。俄饒州祝寇攻西門，闕斬却之。乙巳，賊乘東門紅旗登城，闕簡死士力擊，賊復敗去。戊申，賊并軍攻東西二門，又却之。賊恚甚，乃樹柵起飛樓。庚戌，復來攻我，金鼓聲震地，闕分諸將各以兵捍賊，晝夜不得息。癸卯，賊益生兵攻東門。丙午，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群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知不可爲，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闕妻耶卜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卧疾，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不知所終。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

面建起凌空的高樓，安慶内外防守牢固。

不久余闕升任爲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人跟隨元帥阿思蘭沿着長江順流而下到達廬州，余闕發出公文説不應當讓苗蠻窺視中原，詔令阿思蘭退軍。苗軍有在境内作惡的，余闕便將其逮捕處死，他正義凜然没有人敢觸犯他。當時衆多的賊兵包圍在城四周，余闕處於中心，指揮左右，屹然成爲江淮的一個保障。評定戰功之後，余闕被任命爲江淮行省參知政事，仍舊守衛安慶，打通了通往江右的道路，商販從各地雲集安慶。池州趙普勝率衆攻城，連戰三天後敗走，不久又來，相持二十天後纔退去，懷寧縣達魯花赤伯家奴戰死。至正十七年，趙普勝和青軍兩路進攻我軍，相拒交戰一個多月，最終失敗後退去。

秋天，余闕被任命爲淮南行省左丞。安慶靠小孤山爲屏蔽，余闕命令義兵元帥胡伯顔率領水軍駐守在那裏。十月，沔陽陳友諒從上游直攻小孤山，胡伯顔與敵交戰四天四夜不勝，急忙奔向安慶。十一月，賊人追到山口鎮，第二天是癸卯日，賊兵逼近城下。余闕派兵扼守於觀音橋。不久饒州祝寇攻打西門，余闕將他殺退。乙巳，賊兵順着東門的紅旗登城，余闕挑選不怕死的勇士奮力抗擊，賊兵又失敗而去。戊申，賊人合兵攻打東西二門，又退去。賊人十分惱怒，於是樹立木柵建起攻戰用的高樓。庚戌，賊兵又來進攻我軍，金鼓之聲震動大地，余闕分别派遣將領各自率兵抵禦賊兵，日夜不得休息。癸卯，賊軍增加兵力攻打東門。丙午，趙普勝陳兵於東門，陳友諒陳兵於西門，祝寇陳兵於南門，衆多的盜賊從四面像螞蟻一樣包圍上來，外面没有一兵一卒的援軍。西門的形勢尤其危急，余闕親自在這裏抵擋，徒步提戈走在士卒的前面，士卒們大哭制止他，他更加用力地揮舞着長戈，并且分派手下將領監督三座城門的兵卒，自己率領孤軍浴血奮戰，斬首無數，而余闕也十多處受傷。中午時分城被攻破，城中火起，余闕知道大勢已去，拔刀自刎，掉在清水塘中。余闕的妻子耶卜氏以及兒子德生、女兒福童都投井而死。同時死難的有，守臣韓建全家被殺害。韓建正卧床養病，他痛罵

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户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元帥府都事帖木補化，萬户府經歷段桂芳，千户火失不花、新李、盧廷玉、葛延齡、丘懲、許元琰，奏差兀都蠻，百户黄寅孫，安慶推官黄禿倫歹，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尹陳巨濟，凡十八人。其城陷之日，則至正十八年正月丙午也。

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即斬以徇。闕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强衣冠而出。當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闕，闕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争用命。稍暇，即注《周易》，帥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欲挽闕入翰林，闕以國步危蹙辭不往，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也。卒時年五十六。事聞，贈闕攄誠守正清忠諒節功臣、榮禄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豳國公，謚忠宣。議者謂自兵興以來，死節之臣闕與褚不華爲第一云。

闕留意經術，《五經》皆有傳注。爲文有氣魄，能達其所欲言。詩體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篆隸亦古雅可傳。初，闕既死，賊義之，求尸塘中，具棺斂葬於西門外。及安慶内附，大明皇帝嘉闕之忠，詔立廟於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云。

賊人，誓不屈服，賊人把他抓走，下落不明。城中民衆相互跟隨着登上城樓，自己毁掉梯子説："寧可都死在這裏，誓不投降賊人！"被燒死者數以千計。其中知名的人有：萬户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元帥府都事帖木補化，萬户府經歷段桂芳，千户火失不花、新李、盧廷玉、葛延齡、丘懲、許元琰，奏差兀都蠻，百户黄寅孫，安慶推官黄禿倫歹，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尹陳巨濟，共十八人。安慶城被攻破的那天，是至正十八年正月丙午日。

余闕號令嚴明守信，與部下同甘共苦，然而稍有違抗命令的他便斬首示衆。余闕曾經生病不能處理事務，將士們都呼喊着向上天請求以自身來代替他生病。余闕聽到這個消息，勉强穿戴整齊而出來處理軍務。每當出戰，弓箭擂石紛紛像下雨一樣，士卒用盾牌遮擋余闕，余闕推却説："你們也有命，爲什麽要遮擋我呢?"所以人人争着效命。稍有閑暇，他便注釋《周易》，率領衆儒生拜謁郡學和聽課，讓士兵站在門外聆聽，使他們懂得尊敬君主親近長輩的道理，有古代良將的風範。有人想拉他入翰林院，余闕認爲國家正處於危難之際，推辭不去，他爲國盡忠的心是早就下定了的。余闕死時五十六歲。事情上聞於朝廷，皇帝追贈他爲攄誠守正清忠諒節功臣、榮禄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爲豳國公，謚號爲忠宣。議論者説自發生戰亂以來，在死節的大臣當中余闕和褚不華爲第一。

余闕留心於經學，對《五經》都有傳注。他寫文章有氣魄，能表達他所要説的話。他的詩崇尚江左詩人的作品，高度評價鮑照、謝靈運，徐陵、庾信以下的詩人則不放在眼裏。他的篆書、隸書也古樸典雅可傳於後世。當初，余闕死後，賊人佩服他的義氣，在水塘中找到他的尸體，爲他準備棺材入殮埋葬在西門外。等到安慶歸順明朝，大明皇帝贊揚余闕的忠誠，下詔在忠節坊爲他立廟，命令官員每年按時祭祀他。

# 元史卷一百四十四

## 列傳第三十一

### 答里麻

答里麻，高昌人。大父撒吉斯，爲遼王傅，世祖稱其賢。從討李璮，以勛授山東行省大都督。

答里麻弱冠入宿衛。大德十一年，授御藥院達魯花赤，遷回回藥物院，尋出僉湖北、山南兩道廉訪司事，召拜監察御史。時丞相帖木迭兒專權貪肆，答里麻帥同寅亦憐真、馬祖常劾其罪。高昌僧恃丞相威，違法娶婦南城，答里麻詰問之，奮不顧利害，風紀由是大振。擢河東道廉訪副使。隰州村民賽神，因醉毆殺姚甲，爲首者乘鬧逃去，有司逮同會者繫獄，歷歲不决。答里麻曰："殺人者既逃，存亡不可知，此輩皆詿誤無罪而反桎梏耶?"悉縱之。

至治元年，帖木迭兒復相，以復仇爲事，答里麻辭去。明年，改燕南道廉訪副使。開州達魯花赤石不花歹頗著政績，同僚忌之，嗾民誣其與民妻俞氏飲。答里麻察知俞氏乃八十老嫗，石不花歹實不與飲酒，於是抵誣告者罪，石不花歹復還職。行唐縣民斫桑道側，偶有人借斧削其杖，其人夜持杖劫民財，事覺，并逮斧主與盗同下獄。答里麻原其未嘗知情即縱之。深州民媪怒毆兒婦死，婦方抱其子，子亦誤觸死。媪年七十，同僚議

答里麻是高昌人。他的祖父撒吉斯是遼王的老師，世祖稱贊他賢能。撒吉斯跟隨世祖討伐李璮，因立有戰功被任命爲山東行省大都督。

答里麻二十歲時入宫擔任宿衛。大德十一年，他被任命爲御藥院達魯花赤，改任回回藥物院達魯花赤，不久出朝僉湖北、山南兩道廉訪司事，被召回朝廷任監察御史。當時丞相帖木迭兒專權貪贓驕横，答里麻率領同事亦憐真、馬祖常彈劾他的罪行。高昌僧人倚仗丞相的聲威，違法在南城娶妻，答里麻審問他，奮然不顧個人的利害，法度綱紀由此大爲振興。答里麻被提拔爲河東道廉訪副使。隰州村民在賽神會上因醉打死姚甲，爲首者趁亂逃走，官吏將參加賽神會的人逮捕入獄，經年不能結案。答里麻説："殺人者已經逃走了，死活不清楚，這些人都是無罪而受牽連入獄，反倒要將他們禁錮嗎?"把他們統統釋放了。

至治元年，帖木迭兒又擔任丞相，一心要報仇。答里麻辭去官職。第二年，他改任燕南道廉訪副使。開州達魯花赤石不花歹政績卓著，同僚嫉妒他，嗾使一個老百姓誣告石不花歹與他的妻子俞氏飲酒。答里麻查清楚俞氏是八十歲的老婦人，石不花歹根本没與她飲過酒，於是將誣告者治罪，石不花歹官復原職。行唐縣有個百姓在路旁砍伐桑樹，偶然有人借他斧子砍削手杖，那人夜裹持手杖搶劫民財，事情敗露，官府將斧子的主人與盗賊一同逮捕入獄。答里麻原諒斧子的主人并不知情，便釋放了他。深州一個老婦人發怒將兒媳婦打死，兒媳婦正抱着她的兒子，兒子也

免刑，答里麻不可，曰："國制，罪人七十免刑，爲其血氣已衰不任刑也。媪既能殺二人，何謂衰老！"卒死獄中。至治元年，除濟寧路總管，興學勸農，百廢具修，府無停事。濟陽縣有牧童持鐵連結擊野雀，誤殺同牧者，繫獄數歲。答里麻曰："小兒誤殺同牧者，實無殺人意，難以定罪。"罰銅遣之。

被誤傷致死。老婦人七十歲，同僚們建議免於對她施刑，答里麻不同意，説："按照國家的規定，罪人七十歲免於上刑，因爲他們的血氣已經衰老，受不住刑罰。老婦人既然能殺死兩個人，怎麽能説是衰老呢！"老婦人最終死在獄中。至治元年，被任命爲濟寧路總管，興辦學校鼓勵農耕，百廢俱興，官府中没有拖延的事情。濟陽縣有個牧童手持鐵鏈結擊打野鳥，誤殺死一同放牧的人，被關入獄中數年。答里麻説："小孩誤殺了一同放牧的人，實際上并没有殺人的動機，難以定罪。"罰他繳納若干數量的銅後放他出獄。

泰定元年，升福建廉訪使。朝廷遣宦官伯顔催督綉段，横取民財，宣政院判官术鄰亦取賂于富僧，答里麻皆劾之。遷浙西廉訪使。會文宗發江陵，阿兒哈秃來諭旨，求賂不獲，還譖于朝。召至京，處以重罪。比至，帝怒解，遷上都同知留守。

泰定元年，答里麻升任福建廉訪使。朝廷派遣宦官伯顔催促繳納綉緞，蠻横奪取民財，宣政院判官术鄰也接受有錢僧人的賄賂，答里麻都予以彈劾。他改任浙西廉訪使。恰逢文宗從江陵出發，阿兒哈秃前來諭旨，向答里麻索求賄賂没有成功，回朝後便誣陷答里麻。答里麻被召至京師，判處重罪。等到他來到京師時，皇帝的怒氣已消，改任他爲上都同知留守。

天曆二年八月，明宗崩，文宗入正大統，使者旁午。答里麻朝暮盡力，事無缺失，帝特賜錦衣以嘉之。天曆三年，遷淮東廉訪使。明年，召拜刑部尚書。國制，新君即位，必賜諸王、駙馬、妃主及宿衛官吏金帛。答里麻曰："必唱名給散，無虚增之數。"國費大省，帝復賜黄金腰帶以旌其能。

天曆二年八月，明宗去世，文宗即位，使者紛至沓來。答里麻起早睡晚地盡力，事情没有出現紕漏，皇帝特地賜給錦衣以嘉奬他。天曆三年，答里麻改任淮東廉訪使。第二年，皇帝召他入朝任刑部尚書。按照國家的規定，新皇帝即位，一定要賜給諸王、駙馬、妃子、公主以及宿衛官吏金帛。答里麻説："一定得大聲喊出受賜者的名字再給予賞賜，使之没有虚增的人數。"國家的費用大爲節省，皇帝又賜給他黄金腰帶以表彰他的才能。

元統元年，升遼陽行省參知政事。高麗國使朝京，道過遼陽，謁省官，各奉布四匹、書一幅，用征東省印封之。答里麻詰其使曰："國制，設印以署公牘，防奸僞，何爲封私書？况汝出國時，我尚在京未爲遼陽省官，今何故有書遺我？汝君臣何欺詐如是耶！"使辭屈，還其書與布。

元統元年，答里麻升任遼陽行省參知政事。高麗國使者赴京師朝拜，路過遼陽，拜見行省官員，獻給每位官員四匹布、書墨一幅，用征東省印緘封。答里麻追問高麗國使者説："國家有規定，設置官印以加蓋於公文之上，防止出現詐僞，爲什麽用來加封私人書信？况且你出國時，我還在京城，没有做遼陽省的官員，現在爲什麽有書信送給我？你們君臣怎麽如此地欺詐呢！"使者理屈辭窮，答里麻將書信和布匹還給他。

元統三年，還山東廉訪使。時山

元統三年，答里麻改任山東廉訪使。當時山

東盗起，陳馬騾及新李白晝殺掠。答里麻以爲官吏貪污所致，先劾去之而後上擒賊方略，朝廷嘉納之，即遣兵擒獲，齊魯以安。除大都路留守。帝宴大臣於延春閣，特賜答里麻白鷹以表其貞廉。帝嘗命答里麻修七星堂。先是，修繕必用赤緑金銀裝飾，答里麻獨務樸素，令畫工圖山林景物，左右年少皆不然。是歲秋，車駕自上京還，入觀之，乃大喜，以手撫壁嘆曰："有心哉，留守也！"賜白金五十兩、錦衣一襲。

東盗賊興起，陳馬騾和新李光天化日燒殺搶掠。答里麻認爲這是官吏貪污所引起的，他先將那些人彈劾罷官然後獻上擒獲盗賊的方法策略，朝廷稱贊并采納了他的建議，便派兵剿捕，齊魯地區得到了平定。答里麻被任命爲大都路留守。皇帝在延春閣設宴招待大臣，特地賜給答里麻白鷹以表彰他的忠誠廉潔。皇帝曾經命令答里麻修繕七星堂。在此以前，修繕必須用紅緑顔色和金銀來裝飾，答里麻祇追求樸素，命令畫匠畫上山林景物，他周圍年輕的官員都不以爲然。這年秋天，皇帝從上京返回，入七星堂觀看，非常高興，用手撫摸着墻壁慨嘆道："留守真是個有心人啊！"皇帝賜給答里麻五十兩白銀、一套錦衣。

至正六年，升河南行省右丞，改翰林學士承旨。至正七年，遷陝西行臺中丞，時年六十九。致仕後，召商議中書平章政事，不拜，全俸優養終身。

至正六年，答里麻升任河南行省右丞，改任翰林學士承旨。至正七年，改任陝西行臺中丞，當年他六十九歲。答里麻辭官退休後，被召回商議中書平章政事，没有正式任命，終身享受全額優厚的俸禄。

## 月魯帖木兒

月魯帖木兒，卜領勤多禮伯臺氏。曾祖貴裕，事太祖，爲管領怯憐口怯薛官。祖合剌，襲父職，事世祖。父普蘭奚，由宿衛爲中書右司員外郎，與丞相哈剌哈孫建議迎立武宗，累遷至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使。

月魯帖木兒屬卜領勤多禮伯臺氏。曾祖父貴裕侍奉太祖，擔任管理私屬人户的怯薛官。祖父合剌繼承了他父親的職務，侍奉世祖。父親普蘭奚由宮中宿衛升爲中書右司員外郎，與丞相哈剌哈孫建議迎立武宗，歷官至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使。

月魯帖木兒幼警穎，讀書强記，俶儻有大志。年十二，成宗命與哈剌哈孫之子脱歡同入國學。仁宗時入宿衛，一日帝顧問左右曰："斯人容貌不凡，誰之子耶？"左右忘其父名，月魯帖木兒即對曰："臣父普蘭奚也。"帝曰："汝父贊謀以定國難，朕未嘗忘。"因命脱忽台傳旨四怯薛扎撒火孫，令常侍禁廷，毋止其入。

月魯帖木兒從小聰明伶俐，讀書有很强的記憶力，他豪爽不拘小節，胸懷大志。十二歲時，成宗命令他與哈剌哈孫的兒子脱歡一同入國學。仁宗時他入宮擔任宿衛，一天皇帝轉過身來問近臣説："這個人容貌不凡，是誰的兒子？"近臣忘記了他父親的名字，月魯帖木兒便回答説："臣的父親是普蘭奚。"皇帝説："你父親出謀劃策以平定國難，朕未曾忘記。"於是命令脱忽台傳旨給四怯薛扎撒火孫，讓月魯帖木兒經常在宮中值勤，不要阻止他進入宮門。

哈剌哈孫欲用爲中書蒙古必闍赤，輒辭焉。哈剌哈孫曰："汝年幼，欲何爲乎？"對曰："欲爲御史爾。"人壯其志。久之，遂拜監察御史，巡

哈剌哈孫想要任命月魯帖木兒爲中書蒙古必闍赤，他總是推辭。哈剌哈孫説："你年紀小，想要幹什麽呢？"他回答説："想當御史罷了。"人們贊揚他的志向。過了好久，他被任命爲監察

按上都，劾奏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受張弼賕六萬貫貸死。帝怒，碎太師印，賜月魯帖木兒鈔萬貫，除兵部郎中，拜殿中侍御史。遷給事中、左侍儀、同修起居注。尋爲右司郎中，賜坐便殿，帝顧左右謂曰："月魯帖木兒識量明遠，可大用者也。"他日，帝語近臣曰："朕聞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皇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爲太上皇，與若等游觀西山以終天年。"御史中丞蠻子、翰林學士明里董阿皆稱善。月魯帖木兒獨起拜曰："臣聞昔之所謂太上皇，若唐玄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爲之者也。願陛下正大位，以保萬世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善其對。

御史，巡察上都，上奏彈劾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接受張弼賄賂六萬貫而饒恕張弼不死。皇帝大怒，砸碎了太師的官印，賜給月魯帖木兒一萬貫錢鈔，授他爲兵部郎中，任爲殿中侍御史。改任給事中、左侍儀、同修起居注。不久任右司郎中，皇帝在便殿賜座位給他，皇帝環顧左右侍臣說："月魯帖木兒見識明晰遠大，可委以重任。"後來，皇帝對近臣說："朕聽說前代都有太上皇的稱號，現在皇太子將要長大成人，可居皇帝之位，朕想當太上皇，與你們游覽西山以終天年。"御史中丞蠻子、翰林學士明里董阿都稱贊這個主意。祇有月魯帖木兒起身拜道："臣聽說從前之所謂太上皇，像唐玄宗、宋徽宗，都是正處於災禍戰亂之中，是不得已而爲之的做法。願陛下勤勉於皇位，以保萬世無疆之基業，前代虛名有什麼值得羨慕的!"皇帝稱贊他的回答。

仁宗崩，帖木迭兒復入中書，據相位。參議乞失監以受人金帶繫獄，帖木迭兒乃使乞失監訴月魯帖木兒爲御史時誣丞相受賕。皇太后命丞相哈散等即徽政院推問，不實，事遂釋。帖木迭兒乃奏以月魯帖木兒爲山東鹽運司副使，降亞中大夫爲承事郎。期月間鹽課增以萬計。丁外艱，扶喪西還。擢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泰定初，遷汴梁路總管，再調總管武昌，以養親不赴。

仁宗去世之後，帖木迭兒又進入中書省，占據丞相的職位。參議乞失監因接受別人的金帶而被捕入獄，帖木迭兒便讓乞失監控告月魯帖木兒做御史時誣告丞相受賄。皇太后命令丞相哈散等到徽政院查問不是實情，此事於是作罷。帖木迭兒便上奏任命月魯帖木兒爲山東鹽運司副使，把他的官階從亞中大夫降爲承事郎。一個月的時間內鹽稅增加了數以萬計。月魯帖木兒因父親去世而辭官，護送着靈柩西還。他被提拔爲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泰定初年，改任汴梁路總管，又調任武昌路總管，因贍養母親而没有到任。

致和元年，河南行省平章伯顏矯制起月魯帖木兒爲本省參知政事，共議起兵。月魯帖木兒固辭曰："皇子北還，問參政受命何人，則將何辭以對?"伯顏怒。會明里董阿迓皇子過河南，而月魯帖木兒爲御史時嘗劾其娶娼女冒受封，明里董阿因說伯顏收之，丞相別不花亦與之有隙，乃謫月魯帖木兒乾寧安撫司安置。至順四年，移置雷州。

致和元年，河南行省平章伯顏假托朝廷的命令起用月魯帖木兒爲本省參知政事，共同商議起兵。月魯帖木兒堅決推辭說："皇子返回北方，問參政是什麼人任命的，將以何言答對?"伯顏大怒。恰好明里董阿迎接皇子路過河南，而月魯帖木兒做御史時曾經彈劾他娶妓女冒受封號，明里董阿於是勸伯顏將月魯帖木兒逮捕，丞相別不花也與月魯帖木兒有矛盾，於是貶月魯帖木兒於乾寧安撫司安置。至順四年，他被轉移安置到雷州。

至元六年，順帝召之還。至正二

至元六年，順帝召他回朝。至正二年，入朝

年，入覲，帝欲留之，以母喪未葬辭。四年，乃起同知將作院事，尋除大宗正府也可札魯花赤。九年，由太醫院使拜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進讀之際，引援經史，一本於王道，帝嘉納焉。

十二年，江南諸郡盜賊充斥，詔拜月魯帖木兒平章政事，行省江浙，因言于丞相脱脱曰："守禦江南爲計已緩，若得從權行事，猶有可爲。"不從。陛辭，賜尚醞、御衣、弓矢、甲冑、衛卒十人、鈔萬五千貫以行。比至鎮，引僚屬集父老詢守備之方，招募民兵數千人，號令明肅。統師次建德，獲首賊何福，斬于市，遂復淳安等縣，俘獲萬餘人，復業者三萬餘家。是年七月，次徽州，以疾卒于軍中。

拜見皇帝，皇帝想要留下他，他因母親去世還未安葬而辭歸。四年，朝廷起用他爲同知將作院事，不久任命爲大宗正府也可札魯花赤。九年，他由太醫院使升任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他在爲皇帝講讀之時，引述經史，全都根據王道思想，皇帝贊賞并予以采納。

至元十二年，江南各郡到處出現盜賊，皇帝下詔任命月魯帖木兒爲平章政事，負責江浙行省事務，他於是對丞相脱脱説："守衛江南的策略已經遲了，如果能根據實際情况來相機行事，局面還可以扭轉。"脱脱不同意。月魯帖木兒向皇帝辭行，皇帝賜給他上等醇酒、御衣、弓箭、鎧甲、十名衛兵、一萬五千貫錢鈔出發。到達治所之後，帶領手下官吏集合年長者詢問防禦的方法，招募民兵數千人，號令嚴明。他率領部隊駐扎在建德，抓住盜賊首領何福斬於街市，於是收復了淳安等縣，俘虜一萬多人，有三萬多家恢復了生業。這年七月，部隊駐扎在徽州，月魯帖木兒因病在軍中去世。

## 卜顔鐵木兒

卜顔鐵木兒字珍卿，唐兀吾密氏。性明鋭倜儻，早備宿衛，歷事武宗、仁宗、英宗。天曆初，由太常署丞拜監察御史，升殿中侍御史，累除大都路達魯花赤、都轉運鹽使、肅政廉訪使，由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升左右丞，擢行御史臺中丞，遂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至正十二年春，蘄、黄賊徐壽輝遣兵陷湖廣，侵江東、西，詔卜顔鐵木兒率軍討之。卜顔鐵木兒益募壯健爲兵，得驍勇士三千人、戰艦三百艘。時湖廣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江西平章政事星吉、江南行臺御史中丞蠻子海牙皆以兵駐太平，宿留不進。卜顔鐵木兒至，乃與俱前。賊方聚丁家洲，官軍猝與遇，奮擊敗之，遂復銅陵縣，擒其賊帥，復池州。遂分遣萬户普賢奴屯陽陵，王建中屯白面

卜顔鐵木兒字珍卿，屬唐兀吾密氏。性格精明豪爽，早年在宫中擔任宿衛，歷經侍奉武宗、仁宗、英宗。天曆初年，他由太常署丞升任爲監察御史，又升任爲殿中侍御史，歷任大都路達魯花赤、都轉運鹽使、肅政廉訪使，由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升任左右丞，升任爲行御史臺中丞，於是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至正十二年春天，蘄州、黄州地區的盜賊徐壽輝派兵攻陷了湖廣，進犯江東、江西，皇帝詔令卜顔鐵木兒率領部隊討伐。卜顔鐵木兒擴大招募壯丁爲士兵，得到勇士三千人、戰艦三百艘。當時湖廣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江西平章政事星吉、江南行臺御史中丞蠻子海牙都將部隊駐在太平，停留在那裏不前進。卜顔鐵木兒到達後，便與他們一起前進。賊兵正聚集於丁家洲，官軍與他們突然相遇，奮勇進擊，打敗了賊兵，於是收復了銅陵縣，抓獲賊軍首領，收復了池州。卜顔鐵木兒於是分遣萬户普賢奴駐守於陽陵，王建中

渡，閭兒討無爲州，而自率鎮撫不花、萬户明安駐池口，以防遏上流，爲之節度。

已而江州再陷，星吉死之。蠻子海牙及威順王寬徹普化軍俱潰而東。安慶被圍益急，遣使來求援。諸將皆欲自守信地，卜顏鐵木兒曰："何言之不忠耶！安慶與池止隔一水，今安慶固守是其節也，而救患之義我其可緩？且上流官軍雖潰，然皆百戰之餘，所乏者錢穀器具而已。吾受命總兵，其可視之而不恤哉！"即大發帑藏以周之，潰軍皆大集，而兩軍之勢復振，安慶之圍遂解。

十三年三月，賊衆復來攻池州，衆且十萬，諸縣皆應之。卜顏鐵木兒會諸將謀曰："賊表裏連結，若俟其築壘成而坐食諸縣之粟，破之實難。今新至疲弊，如乘其驕惰，盡鋭攻之，則頃刻之間功可成矣。"衆曰："諾。"遂分番與戰，果大敗之，擒其僞帥，俘斬無算，諸縣復平，遂乘勝率舟師以進。五月，與戰于望江，又戰小孤山及彭澤，又戰龍開河，皆破走之。進復江州，留兵守之。七月，進兵攻蘄州，擒其僞帥鄒普泰，遂克其城。進兵道士洑，焚其栅，抵蘭溪口。賊之巢曰黄連寨，又克而殲之。分兵平兩巴河，於是江路始通。十一月，與蠻子海牙、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哈臨秃、左丞桑秃失里、西寧王牙罕沙軍合，而湖廣左丞伯顏不花等軍皆會。十二月，分道進攻蘄水縣，拔其僞都，獲僞將相而下四百餘人，徐壽輝僅以身免。以功詔賜上尊、黄金帶。

駐守於白面渡，閭兒討伐無爲州，而自己率領鎮撫不花、萬户明安駐守池口，以防備長江上游，爲諸軍節度。

不久江州再次失陷，星吉爲之而死。蠻子海牙和威順王寬徹普化的部隊都向東潰逃。安慶被包圍，形勢更加危急，派遣使者來求援，各位將領都想要各自防守自己的防區，卜顏鐵木兒説："怎麽能説出這樣不忠的話！安慶與池州祇隔着一條江水，現在安慶固守是他們的氣節，而救助患難的正義行動我們怎麽可以遲緩？况且上游官軍雖然潰逃，然而那都是多次交戰後存留下來的，他們所缺乏的是錢糧器具而已。我接受任命總掌軍隊，怎麽可以坐視而不救呢！"卜顏鐵木兒於是大量發放府庫中的物品以賑濟潰軍，潰軍都大規模地集中起來，兩軍之士氣又重新振作，安慶之圍於是被解除。

至正十三年三月，賊兵又來攻打池州，人數將近十萬，各縣紛紛響應。卜顏鐵木兒會集各位將領商議説："賊兵内外相連，如果等到他們把堡壘築成而坐食各縣之糧，打敗他們就實在難了。現在賊兵剛剛到達很疲勞，如果乘他們驕傲怠惰之機，全力用精鋭部隊攻打敵人，則頃刻之間就可以大功告成。"衆人説："是。"於是分批與賊兵交戰，果然大敗敵軍，抓獲了賊軍首領，俘虜斬殺無數，各縣又被平定，卜顏鐵木兒於是乘勝率領水軍前進。五月，與敵人戰於望江，又戰於小孤山和彭澤，又戰於龍開河，都將敵人擊退。卜顏鐵木兒進軍收復江州，留下部隊守衛。七月，進軍攻打蘄州，抓獲了賊軍首領鄒普泰，於是占領了蘄州。向道士洑進軍，燒掉了敵人的栅欄，抵達蘭溪口。盗賊的巢穴叫做黄連寨，卜顏鐵木兒又攻克并消滅了敵人。分兵平定兩處巴河，於是長江上的航道開始暢通。十一月，卜顏鐵木兒的部隊與蠻子海牙、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哈臨秃、左丞桑秃失里、西寧王牙罕沙的部隊會合，湖廣左丞伯顏不花等部隊都來相會。十二月，分道進攻蘄水縣，攻克敵人的僞國都，抓獲了僞將相以下四百多人，徐壽輝隻身逃脱。因立下戰功，皇帝下詔賜給卜顏鐵木兒上等醇酒、黄

金腰帶。

時丞相脱脱方總戎南征，聞諸賊皆已破，乃檄伯顔不花征淮東，蠻子海牙守裕溪口，威順王還武昌，而卜顔鐵木兒獨控長江。十六年六月，復以軍守池州。十一月，卒。

當時丞相脱脱正統率部隊南征，聽説各路盜賊都已被擊敗，便檄令伯顔不花征討淮東，蠻子海牙駐守裕溪口，威順王返回武昌，而卜顔鐵木兒獨自扼守長江。十六年六月，他又率軍駐守池州。十一月，卜顔鐵木兒去世。

卜顔鐵木兒持身廉介，人不敢干以私。其爲將所過不受禮遺宴犒，民不知有兵。性至孝，幼養於叔父阿术，事之如親父。常乘花馬，時稱爲花馬兒平章云。

卜顔鐵木兒立身廉潔耿介，人們不敢求他辦私事。他做將領時所經過的地方不接受禮儀饋贈和宴請犒勞，百姓們不知道有軍隊路過。他天性非常孝順，幼年時由叔父阿术撫養，他侍奉叔父如同親父親一樣。他常騎花馬，當時人稱花馬兒平章。

## 星吉

星吉字吉甫，河西人。曾祖朵吉，祖搠思吉朵而只，父搠思吉，世事太祖、憲宗、世祖，爲怯里馬赤。

星吉字吉甫，是河西人。曾祖父是朵吉，祖父是搠思吉朵而只，父親是搠思吉，世代侍奉於太祖、憲宗、世祖，擔任怯里馬赤。

星吉少給事仁宗潛邸，以精敏稱。至治初，授中尚監，改右侍儀，兼修起居注。拜監察御史，有直聲。自是十五遷爲宣政院使，出爲江南行御史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内外方以觀望爲政，星吉獨持風裁，御史行部，必敕厲而遣之。湖東僉事三寶住，儒者也，性廉介，所至搏貪猾無所貸。御史有以自私請者，拒不納，則誣以事劾之。章至，星吉怒曰："若人之廉，孰不知之，乃敢爲是言耶！"即奏杖御史而白其誣。執政者惡之，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

星吉從小在仁宗王府供事，以精敏著稱。至治初年，被任命爲中尚監，改任右侍儀，兼修起居注。任監察御史，有正直的名聲。此後他十五次遷轉爲宣政院使，出朝任江南行御史臺御史大夫。當時長期天下太平，朝廷内外正以互相觀望爲政，星吉獨獨堅持風教裁奪，御史巡察外地，星吉一定要告誡勉勵他們後纔派出。湖東僉事三寶住是個儒生，性格廉潔耿介，所到之處打擊貪贓狡猾之輩毫不寬恕。有個御史因私事來求他，三寶住拒絶接待，那個御史便以事誣陷彈劾他。奏章送到，星吉憤怒地説："那個人之廉潔，誰不知道，而御史膽敢説這種話！"星吉便上奏杖打御史而揭穿他的誣陷。執掌朝政者厭惡星吉，改任他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

湖廣地連江北，威順王歲嘗出獵，民病之。又起廣樂園，多萃名倡巨賈以網大利，有司莫敢忤。星吉至，謁王。王闔中門，啓左扉，召以入。星吉引繩床坐王中門西，言曰："吾受天子命來作牧，非王私臣也，焉得由不正之道入乎！"閽者懼，入告王，王命啓中門。星吉入，責王曰："王，帝室之懿，古之所謂伯父

湖廣與江北接界，威順王每年常要出去打獵，百姓深受其害。威順王又建造廣樂園，聚集許多有名的藝人和大商人以撈取巨大的好處，當地的官員不敢違逆他。星吉到任後，拜見威順王。王把中門關上，打開左邊的門，召星吉進入。星吉拉過繩床來坐在王中門的西側，説："我受皇帝任命來做地方官，不是來做王的私臣，怎麽能由不正之道進入！"守門者害怕了，進去禀告王，王命令打開中門。星吉進門後責備王

叔父者也。今德音不聞，而騁獵宣淫，賈怨於下，恐非所以自貽多福也。”王急握星吉手謝之，爲悉罷其所爲。有胡僧曰小住持者，服三品命，恃寵横甚，數以事凌轢官府。星吉命掩捕之，得妻妾女樂婦女十有八人，獄具，罪而籍之。由是豪强斂手，貧弱稱快。

説：“王是皇室的至親，即古代所説的伯父叔父。現在聽不見您的良好聲譽，却騎馬射獵，公然淫亂，招惹百姓怨恨，恐怕這不是自己爲後代多多造福的做法。”王急忙握住星吉的手表示謝罪，爲此而全部停止以前的所作所爲。有一個胡族僧人叫小住持，穿戴三品官服，倚仗受寵而霸道之極，多次因事傾軋官府。星吉命令乘其不備將其逮捕，搜出妻妾、歌舞伎和其他的婦女共十八人，罪案成立，將小住持治罪并抄家。從此豪强不再横行，窮人弱者拍手稱快。

至正十一年，汝、穎妖賊起，會僚屬議之，或曰：“有鄭萬户，老將也，宜起而用之。”星吉乃命募土兵，完城池，修器械，嚴巡警，悉以其事屬鄭。賊聞之，遣其黨二千來約降。星吉與鄭謀曰：“此詐也，然降而却之，於是爲不宜，宜受而審之可也。”果得其情，乃殲之，械其渠魁數十人以俟命。適有旨召爲大司農。同僚受賊賂，且嫉其功，乃誣鄭罪，釋其所械者。明年，賊大至，内外響應，城遂陷。武昌之人駢首夜泣曰：“大夫不去，吾豈爲俘囚乎？”星吉既入見，具陳賊本末。帝大喜，命賜食。

至正十一年，汝州、穎州的妖賊起兵，星吉召集部下商議，有人説：“有個叫鄭萬户的人，是位老將軍，應該起用他。”星吉便命令鄭萬户招募土兵，修繕城池，整修武器裝備，嚴加巡邏警戒，將這些事情都交給鄭萬户。賊人聽説了這個消息，派遣兩千名黨羽來約定投降。星吉與鄭萬户商議説：“這是欺詐，然而賊兵投降却加以拒絶，這樣做不合適，應該接受他們的投降而調查清楚就行了。”果然瞭解到了實情，於是消滅了賊兵，將數十名賊首戴上枷鎖以等待朝廷的命令。恰好皇帝有旨召星吉回朝任大司農。同僚受了賊人的賄賂，而且嫉妒他有功，便誣陷鄭萬户有罪，將被鎖住的賊首釋放。第二年，賊兵大至，内外響應，城池於是被攻陷。武昌的百姓夜裏抱頭痛哭道：“星吉大夫如果不離開，我們怎麽會被俘當囚犯呢？”星吉入朝見到皇帝後，詳細陳述破賊的始末。皇帝非常高興，命令賜給他飲食。

時宰不悦，奏爲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員外置。星吉至江東，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賊據池陽。太平官軍止有三百人，賊號百萬。衆皆欲走。星吉曰：“畏賊而逃，非勇也；坐而待攻，非智也。汝等皆有妻子財物，縱逃其可免乎？”乃貸富人錢，募人爲兵。先是，行臺募兵，人給百五十千，無應者。至是，星吉募兵，人五十千，衆争赴之，一日得三千人。乃具舟楫直趨銅陵，克之。又破

當時的丞相不高興，上奏皇帝任命他爲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屬於正員以外的冗官。星吉到達江東，皇帝詔令他守衛江州。當時江州已經失陷，賊兵占領了池陽。太平的官軍祇有三百人，賊兵號稱百萬。衆人都想逃跑，星吉説：“畏懼賊人而逃跑，那是不勇；坐而等待敵人進攻，那是不智。你們都有妻子兒女和財物，即使你們逃跑了，你們的親人和財物能免除災難嗎？”星吉於是向富人借錢，招募人當兵。在此之前，行臺募兵，每人給一百五十千錢，没有應招的。到現在，星吉招兵，每人給五十千錢，衆人争相應

賊白馬灣。賊敗走，分兵躡之，抵白湄，賊窮急回拒官軍。官軍乘勝奮擊，賊盡殪，擒其渠魁周驢，奪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乃命諸將分道討賊，復石埭諸縣。

招，一天招得三千人。於是備辦船隻直趨銅陵，攻克了那裏。又在白馬灣擊敗賊兵。賊兵失敗後逃走，星吉分兵追擊，到達白湄，賊兵走投無路急忙轉過頭來抵禦官軍。官軍乘勝奮勇進擊，賊兵都被殺死，抓獲了賊兵首領周驢，奪得船隻六百艘，軍威大振，於是收復了池州。星吉於是命令各將領分道討伐賊兵，收復了石埭等縣。

賊復來攻，命王惟恭列陣當之，鋒始交，出小艦從旁横擊，大破走之，進據清水灣。伺者告賊艦至自上流，順風舉帆，衆且數十倍，諸將失色。星吉曰："無傷也，風勢盛，彼倉卒必不得泊，但伏横港中偃旗以待，俟過而擊之，無不勝矣。"風怒水駛，賊奄忽而過，乃命舉旗張帆鼓噪而薄之，官軍殊死戰，風反爲我用，又大破之。時賊久圍安慶，捷聞，遽燒營走。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栅小孤山，而星吉自據番陽口，綴江湖要衝以圖恢復。

賊兵又來進攻，星吉命令王惟恭列陣迎敵，剛開始交鋒，星吉駛出小艦船從旁邊横着進攻，大敗賊兵，賊兵逃走，星吉進軍占領了清水灣。偵察者報告説賊人的艦船從上游駛來，順風揚帆，人數幾乎是官軍的數十倍，將領們大驚失色。星吉説："不要緊，風勢很猛，他們倉促之中必然停不住船，衹要埋伏在横港中，放倒軍旗以等待敵人，等他們過後再進攻，没有不勝的。"狂風怒號水流湍急，賊船快速地駛過，星吉於是命令舉旗揚帆吶喊追上敵船，官軍殊死作戰，風反而爲我軍所利用，再次大敗敵軍。此時賊兵包圍安慶已久，聽到官軍的捷報，急忙燒掉營房逃走。星吉進兵收復了湖口縣，攻克了江州，留下部隊守衛。星吉命令王惟恭在小孤山樹起栅欄，他自己占據番陽口，將長江和湖泊的戰略要地連結起來，以圖收復失地。

時湖廣已陷，江西被圍，淮、浙亦多故，卒無繼援之者，日久糧益乏，士卒咸困。或曰："東南完實，盍因糧以圖再舉乎?"星吉曰："吾受命守江西，必死於此。"衆莫敢復言。有頃，賊乘大船四集，來攻我軍，取蒹葦編爲大筏，塞上下流火之。我軍力戰，衆死且盡。星吉之從子伯不華與親兵數十人死之。星吉猶堅坐不動。賊發矢射星吉，乃昏仆。賊素聞星吉名，不忍害，舁置密室中，至旦乃蘇。賊羅拜，爭饋以食，星吉斥之，遂不復食，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絶，年五十七。

當時湖廣已經陷落，江西被圍困，淮河、浙江地區也多發生變故，終於没有救援者，時間久了糧食更加缺乏，士卒們都感到很疲憊。有人説："東南地區土地完整，糧食充足，何不依靠那裏的糧食以圖再收復失地呢?"星吉説："我受命守衛江西，一定要戰死在這裏。"衆人没有敢再勸説的。不久，賊兵乘大船從四面聚集過來，來攻打我軍，他們取蘆葦編成大筏，堵住江的上下游，用火點燃。我軍奮勇作戰，衆人差不多都戰死了。星吉的侄子伯不華與數十名衛兵戰死。星吉依然堅定地坐在那裏不動。賊兵放箭射中星吉，他昏倒在地上。賊人素來聽説過星吉的聲名，不忍殺害他，把他抬到密室中，到天亮時他纔蘇醒。賊人圍在他身邊向他跪拜，爭着送給他食物，星吉斥責賊人，於是不再進食，一共七天，他纔自己掙扎着起來，向着北面拜了兩拜

說："臣已精疲力竭了。"於是身亡，時年五十七歲。

星吉爲人公廉明决，及在軍中，能與將士同甘苦，以忠義感激人心，故能以少擊衆、得人死力云。

星吉爲人公正清廉，嚴明决斷，在軍中時，能够與將士同甘共苦，以忠義感動激發人心，因此能够以少擊衆，得到衆人的拼死效力。

**福壽**

福壽，唐兀人。幼俊茂，知讀書，尤善應對。既長，入備環衛，用年勞授長寧寺少卿，改引進使，升知侍儀使，進正使，出爲饒州路達魯花赤，擢淮西廉訪副使，入爲工部侍郎、僉太常禮儀院事，拜監察御史，改户部侍郎，升尚書，出爲燕南廉訪使，又五遷爲同知樞密院事。

福壽是唐兀人。他從小就才智過人，懂得讀書，尤其善於對答。長大之後，入宫充當禁衛軍，根據他任職年限和勞績授他爲長寧寺少卿，改任引進使，升爲知侍儀使，晋升爲正使，出任饒州路達魯花赤，被提升爲淮西廉訪副使，入朝任工部侍郎、僉太常禮儀院事，任監察御史，改任户部侍郎，升任尚書，出任燕南廉訪使，又五次遷轉任同知樞密院事。

至正十一年，潁州以賊反告，時車駕在上都，朝堂皆猶豫未决，欲驛奏以待命。福壽獨以謂"比使得請還，則事有弗及矣"。於是决議調兵五百，遣衛官哈剌章、忻都、怯來討之而後以聞。順帝善其處事得宜，明年，改也可札魯忽赤。未幾出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是時濠、泗俱已陷，師久無功。福壽至，督戰甚急，而上游賊勢甚洶涌，福壽乃議築石頭，斷江面，守禦有方，衆恃以爲固。

至正十一年，潁州向朝廷報告賊人造反，當時皇帝正在上都，朝廷大臣都猶豫没有决斷，想要由驛站上奏皇帝以待命。衹有福壽説："等到使者請示後返回，則事情已無可挽回了。"朝廷於是决議調兵五百，派遣衛官哈剌章、忻都、怯來征討然後奏聞皇帝。順帝贊賞他處事得宜，第二年，改任也可札魯忽赤。不久他出任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此時濠州、泗州都已失陷，部隊長期没有功勞。福壽到任後，督戰甚急，而上游賊兵的勢力甚爲猖獗，福壽便建議修築石頭，截斷長江江面，他防守有方，衆人倚靠他進行固守。

十五年，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先是，集慶嘗有警，阿魯灰以湖廣平章政事將苗軍來援。事平，其軍鎮揚州。而阿魯灰御軍無紀律，苗蠻素獷悍，日事殺虜，莫能治。俄而苗軍殺阿魯灰以叛，而集慶之援遂絶。及高郵、廬、和等州相繼淪陷，而集慶勢益孤，人心益震恐，且倉庫無積蓄，計未知所出，於是民乃願爲兵以自守。福壽因下令民多貲者皆助以糧餉，激厲士衆，爲完守計。朝廷知其勞，數賞賚焉。

至正十五年，福壽改任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在此之前，集慶曾經有警報，阿魯灰以湖廣平章政事的身份率領苗軍來援助。事情平定之後，阿魯灰的部隊鎮守在揚州。阿魯灰領兵没有紀律，苗蠻素來凶暴，每日燒殺擄掠，没人能加以管治。不久苗軍殺了阿魯灰叛變，對集慶的援助也就中止了。等到高郵、廬州、和州等地相繼淪陷，集慶的形勢更加孤單，人心更加恐懼，而且倉庫裏没有儲備，福壽不知如何是好，於是百姓們便自願當兵自己守衛城池。福壽於是下令百姓中有錢的都資助部隊糧餉，鼓舞士兵，做完好守城的打算。朝廷知道他的功勞，多次賞賜他。

十六年三月，大明兵圍集慶，福壽數督兵出戰。盡閉諸城門，獨開東

至正十六年三月，大明的部隊包圍了集慶，福壽數次督兵出戰。將所有的城門都關閉，衹打

門以通出入，而城中勢不復能支，城遂破。百司皆奔潰，福壽乃獨據胡床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或勸之去，叱之曰："吾爲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達魯花赤達尼達思見其獨坐若有所爲者，從問所决，留弗去。俄而亂兵四集，福壽遂遇害，不知所在，達尼達思亦死之。又同時死者，有治書侍御史賀方。達尼達思字思明。賀方字伯京，晋寧人，以文學名。

開東門以通出入，而城中的兵力已經支持不住了，城於是被攻破。各個衙門的官吏都逃散了，福壽於是獨自坐在鳳凰臺下的胡床上，指揮着手下人。有人勸他離去，他呵斥道："我是國家的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我還往哪裏去！"達魯花赤達尼達思見他獨坐在那裏像是要有所作爲，過去問他的決定，達尼達思留下没有離去。不久亂兵從四面八方包圍上來，福壽於是被殺害，尸體下落不明，達尼達思也被殺害。另外同時被殺害的，有治書侍御史賀方。達尼達思字思明。賀方字伯京，是晋寧人，文章學問在當時很有名。

事聞，朝廷贈福壽金紫光禄大夫、江浙行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衛國公，謚忠肅。

福壽死難的消息奏聞朝廷，朝廷贈福壽爲金紫光禄大夫、江浙行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爲衛國公，謚號爲忠肅。

**道童**

道童，高昌人，自號石巖。性深沉寡言，以世胄入官，授直省舍人，歷官清顯，素負能名。調信州路總管，移平江，皆以善政稱。至正元年，遷大都路達魯花赤，出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尋召參政中書，頃之又出爲江浙行省右丞，遂升本省平章政事。

道童是高昌人，自號爲石巖。他性情深沉寡言，以世家子弟的身份進入官場，被任命爲直省舍人，所歷官職清高顯達，平時就有能幹的名聲。道童調任信州路總管，改任平江路總管，都因治理得好而受人稱贊。至正元年，改任大都路達魯花赤，出朝任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不久被召回朝中任中書省參知政事，不久又出朝任江浙行省右丞，隨即升任爲本省平章政事。

十一年，詔仍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是年，賊起蘄、黄，平章政事禿堅理不花將兵捍江州。既而土寇蜂起，道童素不知兵事，倉皇無所措。左右司郎中普顔不花曰："今賊勢衝突，城中無備，萬一失守，奈何？有章伯顔左丞者，致仕居撫州，其人熟知軍務，宜以便宜禮請之，使署本省左丞事，專任調遣軍旅，庶幾事有可濟。"道童從其言，而伯顔亦欣然爲起，曰："此正我報國之秋也。"至則與普顔不花設禦敵計，甚悉。

至正十一年，皇帝命令道童仍然以平章政事的身份負責江西行省。這一年，盜賊在蘄州、黄州起兵，平章政事禿堅理不花率軍守衛江州。不久地方上的盜賊蜂擁而起，道童平時不懂軍事，倉皇無所舉措。左右司郎中普顔不花説："現在賊人的勢力猖獗，城中没有防備，萬一失守，怎麽辦？有一個叫章伯顔的左丞，退休後住在撫州，此人熟知軍事，應該不上奏而權宜行事，自行決定以禮聘請他，讓他署理本省左丞事務，專門負責調遣部隊，也許事情還有救。"道童接受了他的建議，而伯顔也高興地爲之出來任職，他説："這正是我報效國家的時候了。"伯顔到任後便與普顔不花一起謀劃抵禦敵人的方略，非常周密。

明年正月，湖廣陷，禿堅里不花

第二年正月，湖廣陷落，禿堅里不花由江州

由江州遁還。二月，普顏不花將兵往江州，至石頭渡，遇賊戰敗，道童聞之大恐，即懷省印遁走。普顏不花還，與伯顏定爲城守之計。後數日，道童始自南昌民家來歸，遂議分門各守以備敵。三月，賊衆來圍城。城中置各廂官及各巷長，晝夕堅守，衆心翕然。而道童素恤民，能任人，有功者必賞，無功或不加罪，故多爲之用，賊圍城凡兩月而民無離志。道童密召死士數千人，面塗以青，額抹黄布，衣黄衣，爲前鋒。又别選精鋭數千爲中軍，而募助陣者殿後。命萬户章妥因卜魯哈歹領之。夜半，開門伏兵柵下。黎明鉦鼓大震，因奮擊賊，賊驚以爲神，敗走。遂乘勝搗其營，復分兵掃其餘黨。是時，章伯顏、普顏不花之功居多。伯顏尋以疾卒。朝廷以道童捍城有功，加大司徒、開府，仍賜龍衣御酒。

及秋，朝廷命亦憐真班爲江西行省左丞相，火你赤爲左丞，同將兵來江西。未幾，亦憐真班卒，道童屬火你赤平富、瑞二州，分鎮其地。適歲大旱，公私匱乏，道童乃移咨江浙行省，借米數十萬石、鹽數十萬引，凡軍民約三日人糴官米一斗，入昏鈔貳貫，又三日買官鹽十斤，入昏鈔貳貫，民皆便之。由是按堵如故，而賊亦不敢犯其境。

十八年夏四月，陳友諒復攻江西城。時火你赤已升平章政事，加營國公，行便宜事，任專兵柄，而素與道童不相能，且貪忍不得將士心。見城且陷，遂夜遁去。道童亦棄城退保撫州路，欲集諸縣義兵以圖克復，而勢已不可爲。因嘆曰："我爲元朝大臣，官至極品，今城陷不守，尚何面目復見人乎！"適賊追者至，道童欲迎敵，

逃回。二月，普顏不花率軍前往江州，到達石頭渡後，遇到賊人而戰敗，道童聽説後非常恐慌，便懷揣着行省的官印逃走。普顏不花返回後，與伯顏定下守城之計。幾天之後，道童纔從南昌老百姓家裏返回，於是議定分城門各自把守以防禦敵人。三月，衆賊前來圍城。城中設置各廂官和各巷長，晝夜堅守，萬衆一心。道童平時體恤百姓，知人善任，有功者必賞，無功者有的也不予治罪，所以人們大多願意爲他所用，賊兵圍城共兩個月而民心不散。道童暗中召集敢死之士數千人，把臉塗黑，額上束上黄布，穿上黄顔色的衣服，作爲前鋒。他又另外挑選精鋭兵卒數千人爲中軍，而招募的助陣者放在最後，命令萬户章妥因卜魯哈歹率領。半夜時分，打開城門把部隊埋伏在柵欄之下。黎明時分金鼓大震，官軍於是奮勇殺賊，賊人驚恐以爲是神，敗走。官軍於是乘勝搗毁了敵人的營寨，又分兵掃蕩賊人的餘黨。當時，章伯顏、普顏不花的功勞最多。不久伯顏因病去世。朝廷因道童守城有功，加封爲大司徒、開府，并賜給他龍衣和御酒。

到秋天時，朝廷命令亦憐真班任江西行省左丞相，火你赤任左丞，一起率軍來江西。不久，亦憐真班去世，道童囑火你赤平定富、瑞二州，分兵鎮守其地。適逢當年大旱，官府私人都很貧困，道童便發公文到江浙行省，借得糧食數十萬石、鹽數十萬引，凡士兵和百姓都可以按規定每人三天購買官米一斗，交納破舊的紙幣貳貫，每人又可以三天購買官府鹽十斤，交納破舊的紙幣貳貫，老百姓都感到便利。百姓們因此像原先一樣安居不變，而賊人也不敢侵犯邊境。

十八年夏天四月，陳友諒又進攻江西城。當時火你赤已升任平章政事，加封爲營國公，有權根據具體情況處理軍政事務，他獨握兵權，而平時與道童關係不好，而且還貪婪殘忍不得將士的心。火你赤見城即將陷落，便在夜裏逃走了。道童也棄城退守撫州路，想要聚集各縣的義兵以圖收復失地，然而形勢已經不允許了。道童於是慨嘆道："我是元朝的大臣，官居最高的品位，如今城池陷落而不能守衛，還有什麽臉面再見人

渡水，未登岸，賊衆乘之，遂爲所害。事聞，賜謚忠烈。

呢!”恰好賊人的追兵趕到，道童想要迎敵，渡河，還没有上岸，衆賊追上了他，道童遂被殺害。事情奏聞於朝廷，皇帝賜予他謚號爲忠烈。

# 元史卷一百四十五

## 列傳第三十二

### 亦憐真班

亦憐真班，西夏人。父俺伯，以忠勤事世祖，爲知樞密院事。

亦憐真班性剛正，動有禮法。仁宗召見，令入宿衛。延祐六年，超拜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至治二年，調同知通政院事，擢虎符唐兀親軍都指揮使。泰定初，遷資善大夫、典瑞院使。天曆二年，以選爲太子家令，尋升資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擢侍御史，仍兼指揮使。至順初，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遷功德使，指揮使如故。尋出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未行，復爲翰林學士承旨。元統、至元之間，伯顏爲丞相，專權擅政，嫉其論事不阿，出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尋殺其子答里麻，而謫置海南。及伯顏敗，乃得召還朝。

至正六年，拜光禄大夫、御史大夫，盡選中外廉能之官置諸風憲，一時號稱得人。遷宣政院使，出爲甘肅行省平章政事，設法弭西羌之寇，民賴以安，立石頌之。召還，爲銀青榮禄大夫、知樞密院事，提調太醫院，尋加金紫光禄大夫，復爲御史大夫、知經筵事，兼宣忠斡羅思扈衛親軍指揮使。嘗奏言："風俗人心日趨於薄，請禁故吏，不許彈劾所事官長。"

太師馬扎兒台與子丞相脱脱既謫

亦憐真班是西夏人。他父親是俺伯，侍奉世祖忠誠勤懇，任知樞密院事。

亦憐真班性格剛正，行爲符合禮法。仁宗召見他，命他入宫擔任警衛。延祐六年，他被越級提升爲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至治二年，調任同知通政院事，提拔爲虎符唐兀親軍都指揮使。泰定初年，改任資善大夫、典瑞院使。天曆二年，因被挑選任太子家令，不久升任資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被提升爲侍御史，仍兼任指揮使。至順初年，任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改任功德使，指揮使的職務不變。不久出任陝西行省平章政事，未及赴任，重又任翰林學士承旨。元統、至元之間，伯顏任丞相，大權獨攬，因恨亦憐真班論事時不阿附他，派亦憐真班出任江南行臺御史大夫。不久伯顏殺害了亦憐真班的兒子答里麻，將他貶官到海南。到伯顏垮臺後，他纔得以奉召回朝。

至正六年，任光禄大夫、御史大夫，他將朝廷内外的廉潔賢能的官員全都挑選出來置於御史臺，一時間號稱善於選拔人才。改任爲宣政院使，出朝任甘肅行省平章政事，他設法平息了西羌的入侵，百姓因此得以安寧，立碑石歌頌他。皇帝召他回朝，任命他爲銀青榮禄大夫、知樞密院事，提調太醫院，不久被加封爲金紫光禄大夫，又任御史大夫、知經筵事，兼任宣忠斡羅思扈衛親軍指揮使。他曾經上奏説："風俗人心一天比一天淡薄，請求禁止曾經爲下屬的人，不許他們彈劾所侍奉過的長官。"

太師馬扎兒台與兒子丞相脱脱被貶官居於外

居在外，時相欲傾之，嗾人告變，且扳臺臣同上奏。亦憐真班曰："凡爲相者孰無閑退之日，况脱脱父子在官無大咎過，奈何迫之於險?"終不從。經筵進講必詳必慎，故每讀譯文必被嘉納。監察御史劾奏時相，帝不聽，亦憐真班反復論奏不已，由是忤上意，出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遷拜湖廣行省左丞相。復召知樞密院事。十一年，潁、亳兵起，朝廷命將出師，多失律致敗。數進言于時相，不見聽，復出爲江浙行省左丞相。

地之後，當時在職的丞相想要加害於他們，唆使人告發馬扎兒台和脱脱造反，并且引御史臺大臣一同上奏。亦憐真班説："凡是做丞相的誰没有退閑的那一天，何况脱脱父子在職期間没有大的錯誤，爲什麽要把他們逼入險地?"他始終没有聽從丞相。他在爲皇帝進講時總是又詳細又慎重，因此他每次讀譯文必然會得到皇帝的表揚和采納。監察御史上奏彈劾當朝丞相，皇帝不同意，亦憐真班反復不停地上奏論説此事，因而違背了皇帝的意圖，命他出京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改任湖廣行省左丞相。皇帝又召回他任知樞密院事。至正十一年，潁州、亳州兵事興起，朝廷任命將帥出兵，多因軍紀不嚴而失敗。亦憐真班多次向當朝丞相建議，未被采納，再次出朝任江浙行省左丞相。

十二年，移江西行省左丞相。於是妖寇由蘄、黄陷饒州，饒之屬邑安仁與龍興相接境，其民皆相挺爲亂。亦憐真班道出安仁，因駐兵招之，來者厚加賞賚，不從者命子哈藍朵兒只與江西左丞火你赤等乘高縱火攻散之。餘干久爲盜區，亦聞風順服。先是江西行省平章政事道童以寬容爲政，軍民懈弛。亦憐真班既至，風采一新，威聲大振，所在群盜咸謀歸款矣。十四年八月，以疾卒于官，所部爲之喪氣。事聞，贈推忠佐運正憲秉義同德功臣，追封齊王，謚忠獻。

至正十二年，亦憐真班改任江西行省左丞相。此時妖賊從蘄州、黄州攻陷了饒州，饒州所屬安仁縣與龍興相鄰，兩地的百姓互相招呼着造反。亦憐真班路過安仁，於是駐軍招降造反者，來降者厚加賞賜，對於不服從者則命令兒子哈藍朵兒只與江西左丞火你赤等登高放火打散他們。餘干長期以來是賊寇活動的地區，也聞風投降。在此之前江西行省平章政事道童爲政寬容，軍民懈怠。亦憐真班到任後，面貌一新，威名大振，所在地區的盗賊全都打算歸降。十四年八月，他因病在任上去世，他的部下爲之感到喪氣。朝廷得知他去世，皇帝追贈他爲推忠佐運正憲秉義同德功臣，追封爲齊王，謚號爲忠獻。

子九人：長答里麻；次普達失理，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桑哥八剌，同知稱海宣慰司事；哈藍朵兒只，宣政院使；桑哥答思，嶺北行省平章；沙嘉室理，嶺北行省參政；易納室理，大宗正也可扎魯火赤；馬的室理，僉書樞密院事；馬剌室理，内八府宰相。

亦憐真班有九個兒子：長子答里麻；次子普達失理，任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桑哥八剌，任同知稱海宣慰司事；哈藍朵兒只，任宣政院使；桑哥答思，任嶺北行省平章；沙嘉室理，任嶺北行省參政；易納室理，任大宗正也可扎魯火赤；馬的室理，任僉書樞密院事；馬剌室理，任内八府宰相。

## 廉惠山海牙

廉惠山海牙字公亮，布魯海牙之孫，希憲之從子也。父阿魯渾海牙，

廉惠山海牙字公亮，布魯海牙的孫子，是廉希憲的侄子。父親阿魯渾海牙是廣德路達魯花

廣德路達魯花赤。

惠山海牙幼孤，言及父，輒泣下。獨養母而家日不給，垢衣糲食不以爲耻。母喪，哀毁逾禮，負喪渡江而風濤作，舟人以神龍忌尸爲言，即仰天大呼曰："吾將祔母于先人，神奈何阨我也！"風遂止。年弱冠，大臣欲俾入宿衛，辭曰："吾大父事世祖，以通經號廉孟子。今方設科取士，願讀書以科第進。"乃入國學積分。

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順州事。有弓匠提舉馬都剌者，怙勢奪州民田，同列畏之。惠山海牙至即治其事。在官期年，用薦者召入史館，預修英宗、仁宗實録，尋拜監察御史。時中書省有大臣貪猥狼籍，即抗章劾之。語同列曰："儻以言責獲罪，吾之職也。"既又劾奏明里董阿不當攝祭太廟。遷都水監，疏會通河，堤灤、漆二水，又修京東閘。歷秘書丞、會福總管府治中，上疏言二月迎佛費財蠹俗，時論韙之。出僉淮東廉訪司事，遷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既而歷僉河東、河南、江西廉訪司事，升江南行御史臺經歷。時山東鹽法大壞，以選除都轉運使，曾未期月，用課最，賞賚金幣、上尊。

至正三年初，行郊禮，召拜侍儀使。明年，預修遼、金、宋三史。遷崇文太監。自是累遷爲河南行省右丞，時有詔發民治决河，遍騷屬郡，亟以不便上言，而時宰不用。遷湖廣行省右丞，以武昌失守連坐，既而事白，遷江西行省右丞。

赤。

惠山海牙幼年喪父，談起父親，他總是流下眼淚。他獨自奉養母親而家中生活常常不能維持，他穿着髒衣服吃着糙米而不以爲耻。母親去世，他悲痛傷身超過常禮，護送母親的靈柩渡江時風浪大作，船夫對他説神龍忌諱尸體，惠山海牙便仰天大呼道："我將把母親與父親合葬，神爲什麽要阻攔我！"風於是停息了。惠山海牙二十歲的時候，有位大臣想要讓他入宫擔任警衛，他推辭説："我爺爺爲世祖服務，因通曉經書而號稱爲廉孟子。現在正在設科選拔文士，我願讀書參加科舉考試得官。"他於是進入太學學習。

至治元年，惠山海牙考中進士，被任命爲承事郎、同知順州事。有一個叫馬都剌的弓匠提舉，仗勢侵奪順州百姓的田地，同事們都害怕他。惠山海牙到任後便懲治其事。在任一年，因有人推薦而被召入史館，參與編修《英宗實録》、《仁宗實録》，不久任監察御史。當時中書省大臣有人貪婪鄙陋，聲名狼藉，他便上書直言加以彈劾。他對同事説："假如因爲進言而負罪責，我的職責就該當如此。"不久他又上奏彈劾明里董阿不應當負責祭祀太廟。惠山海牙改任都水監，疏浚會通河，爲灤河、漆河兩條河築堤，又修建京東閘。他歷任秘書丞、會福總管府治中，他上疏説二月迎佛耗費錢財敗壞風俗，當時的輿論對他表示贊成。出朝任僉淮東廉訪司事，改任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不久歷任僉河東、河南、江西廉訪司事，升任江南行御史臺經歷。當時山東鹽法大遭破壞，惠山海牙以候補官員的身份被任命爲都轉運使，還不到一個月，他所收的鹽税便數量最多，皇帝賞賜他金幣、上等的醇酒。

至正三年初，皇帝在郊外祭祀天地，召惠山海牙入朝爲侍儀使。第二年，他參加編寫遼、金、宋三史。改任崇文太監。從那以後歷次升官至河南行省右丞，當時皇帝下詔徵發百姓治理决口的黄河，所屬各郡都受到騷擾，他屢次上書説這項工役不適宜，但當朝丞相不予采納。惠山海牙改任湖廣行省右丞，因武昌失守而被牽連治罪，不久此事得以平反，他改任江西行省右丞。

時所隸郡縣多陷于賊，乃與平章政事、司徒道童協謀殫力，以定守禦招捕之策，就除本道廉訪使。未幾，江西省治亦陷，惠山海牙遁往福建。久之，除僉江浙行樞密院事，改拜福建行省右丞，以兵鎮延平、邵武，境内以寧。居歲餘，奉詔還治省事，總備禦事，且督賦税由海道供京師，朝廷賴焉。遷行宣政院使，明年，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卒年七十有一。

當時江西行省所屬郡縣大多被賊人攻陷，惠山海牙與平章政事、司徒道童共同謀劃，竭盡全力，以制定防守、招降、討捕的策略，惠山海牙於是被任命爲本道廉訪使。不久，江西行省的治所也陷落了，惠山海牙逃往福建。很長時間以後，任僉江浙行樞密院事，改任福建行省右丞，率軍鎮守延平、邵武，境内得以平定。過了一年多，惠山海牙奉皇帝之詔回到行省主持政務，全面負責防守事務，并且監督將賦税由海路供應京師，朝廷的支出有賴於此。他改任行宣政院使，第二年，任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惠山海牙去世時七十一歲。

### 月魯不花

月魯不花字彦明，蒙古遜都思氏。生而容貌魁偉，咸以令器期之。未冠，父脱帖穆耳以千户職戍越，因受業于韓性先生，爲文下筆立就，粲然成章。就試江浙鄉闈，中其選，居右榜第一。方揭曉，試官夢月中有花象，已而果符其名，人以爲異。遂登元統元年進士第，授將仕郎、台州路録事司達魯花赤。縣未有學，乃首建孔子廟，既又延儒士爲之師，以教後進。丁外艱。

月魯不花字彦明，屬蒙古遜都思氏。天生容貌魁偉，人們都期望他能成爲優秀的人才。未成年以前，父親脱帖穆耳以千户的職位駐守於越地，月魯不花於是受學業於韓性先生，作文下筆即成，粲然成章。參加江浙鄉試，中選，位於右榜第一名。正當考試即將揭曉的時候，考官夢見月亮中有形象如花，不久榜上月魯不花之名與其夢境中月、花相符，人們以爲很奇異。隨後他考中元統元年進士，任將仕郎、台州路録事司達魯花赤。縣内還没有學校，他便第一個建孔子廟學，接着又請儒士擔任教師，以教育學生。他因父親去世而辭官服喪。

至正元年，朝廷立行都水監，以選爲其監經歷。尋擢廣東廉訪司經歷。會廷議將治河决，以行都水監丞召之，比至，改集賢待制，除吏部員外郎。奉命至江浙糴粟二十四萬石，至則第户産之高下，以爲糴之多寡，不擾而事集。既而軍餉不給，又奉命出糴于江浙，召父老諭曰："今天子宵衣旰食，惟恐澤不下民而民不得其所耳，然奈盗賊何？夫討賊者必先糧餉，以我不汝擾，故命我復來，蓋討賊即所以安民耳。父老其謂何？"衆咸應曰："公言是也。"不逾月，糧事以畢。丁母憂，中書遣賻且起復，不

至正元年，朝廷設立行都水監，月魯不花以候補官員的身份被任命爲都水監經歷。不久提拔爲廣東廉訪司經歷。恰逢朝廷商議將要治理黄河决口，他以行都水監丞的身份被召至朝廷，等到他來到的時候，朝廷改任他爲集賢待制，任吏部員外郎。他奉命去江浙收購糧食二十四萬石，到任後根據每户財産的多少而排列順序，以决定購糧的多少，没有擾民而事情却辦妥了。不久軍餉不够，他又奉命到江浙收購糧食，他召集父老們説："如今天子廢寢忘食，惟恐恩澤不能達於百姓而百姓却不能安居樂業，然而如何對付强盗呢？討伐盗賊一定得先有糧餉，因爲我不會打擾你們，所以派我再次前來，因爲討伐盗賊就是要使百姓安定。父老們以爲我説的如何？"大家都

應。

回答說："您說得對。"不到一個月，購糧的任務就完成了。月魯不花因母親去世而辭官服喪三年，中書省派人送來助喪錢物并且請他復職，他不同意。

未幾，太師、右丞相脱脱南征，辟從軍事，督饋餉，饋餉用舒。升吏部郎中，尋拜監察御史。首上疏言："郊廟禮甚缺，天子宜躬祀南郊，殷祭太室。"繼又上疏言："皇太子天下之本，當簡老成重臣爲輔導，以成其德。"帝皆嘉納之。升吏部侍郎，銓選於江浙，時稱其公允。適朝廷有建議欲於河間、長蘆置局，造海船三百艘者，月魯不花即爲書具言其非便。言入中書，忤議者，遷工部侍郎。後分部彰德，道過河間，民遮擁拜謝曰："微公言，吾民其斃矣。"

不久，太師、右丞相脱脱南征，召月魯不花隨從參與軍事，督責糧餉，糧餉用起來有富餘。升吏部郎中，不久任監察御史。他首先上疏説："祭祀天地的禮儀非常缺乏，天子應該親自到南郊祭天，殷勤地在太室中祭祀祖先。"接着他又上疏説："皇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應當挑選老成的重臣做他的老師，以成就他的道德。"皇帝對他的意見都贊賞接受。月魯不花升任吏部侍郎，在江浙選拔官員，當時人們稱贊他公平。這時朝中有人建議想在河間、長蘆置局，建造海船三百艘，月魯不花上書説這個建議不合適。他的上言被送入中書省，得罪了提出建議的人，調遷他爲工部侍郎。後來他分管彰德，路過河間，老百姓擋住去路，圍着拜謝道："如果没有您上言，我們這些百姓就没命了。"

會方重選守令，以保定密邇京畿，除保定路達魯花赤，陛辭，詔諭諄切。保定歲輸糧數十萬石於新鄉，苦弗便。月魯不花請輸京倉以便之。俄除吏部尚書。保定父老百數詣闕，言乞留監郡以撫吾民，遂以尚書仍知郡事。會賊北渡河，日修城浚濠爲戰守具。廷議發五省八衛軍出戍外鎮，月魯不花疏願留其兵護本郡，遂兼統黑軍數千人及團結西山八十二寨民義軍，勢大張。賊再侵境，皆不利，遁去。升中奉大夫，錫上尊四、馬百匹，僚佐增秩有差，别降宣敕俾賞有功者。召還爲詳定使。保定民不忍其去，繪像以祀之。去保定一月而城陷矣。

恰逢朝廷重新挑選郡守縣令，因保定靠近國都，任命月魯不花爲保定路達魯花赤，向皇帝辭行時，皇帝諄諄地囑咐他。保定每年要運數十萬石糧到新鄉，苦於不方便。月魯不花請求將糧食運到京師的倉庫以方便百姓。不久他任吏部尚書。保定父老一百多人到朝廷，上書請求留下月魯不花督察郡務以安撫我民衆，於是朝廷命他以尚書的身份仍舊負責郡中事務。恰逢賊人向北渡過黄河，月魯不花令每天修治城墻疏浚護城河製造守城的器具。朝廷商議徵調五省八衛的部隊去駐守外地，月魯不花上疏表示願意留下他的部隊保衛本郡，於是他兼統黑軍數千人及團結西山八十二寨民義軍，聲勢大振。賊兵再次侵犯邊境，都不利，於是逃走。月魯不花升爲中奉大夫，皇帝賜給他上等醇酒四尊、馬一百匹，手下官員的官級得到不同的提升，皇帝發布敕令以賞賜有功者。後來召他回朝任詳定使。保定的百姓不忍心他離去，爲他畫像以祭祀。月魯不花離開保定一個月城便失陷了。

朝廷以月魯不花夙負民望，令入

朝廷因爲月魯不花平時在民衆中享有威望，

城招諭之。抵城，賊堅壁不出，民多竊出謁拜者。改大都路達魯花赤。有執政以故中書令耶律楚材先塋地冒奏與蕃僧爲業者，月魯不花格之，卒弗與。轉吏部尚書。會劇賊程思忠據永平，其佐雷帖木兒不花僞降，事覺被擒，殺之，思忠壁守遂益堅。詔令月魯不花招撫之，衆悉難其行，月魯不花毅然曰：“臣死君命，分也，奈何先計禍福哉！”竟入城諭賊，賊皆感泣羅拜納降。

派他進城招諭賊人投降。月魯不花到達保定城後，賊人堅守城池而不出，有許多老百姓偷偷出城來拜見他。月魯不花改任大都路達魯花赤。朝中有位重臣上奏，要將原中書令耶律楚材的祖墳地冒名給予一個外國僧人爲産業，月魯不花予以抵制，最終不給。他改任吏部尚書。恰逢勢力强大的盗賊程思忠占領了永平，月魯不花的副手雷帖木兒不花僞裝投降賊人，事情發覺後被擒獲，敵人殺害了他，程思忠的城守於是更加牢固。皇帝詔令月魯不花招降賊人，衆人都難於此行，月魯不花毅然説：“臣子爲國君而死，是應盡的職責，怎麽能先考慮禍福呢！”居然入城曉諭賊人，賊人都感動得哭泣，跪拜投降。

還，遷翰林侍講學士，俄復爲大都路達魯花赤。入見帝宣文閣，有旨若曰：“朕以畿甸之民疲敝，特選爾撫吾民。爾毋峻威，毋弛法，或挾權以干汝於非法，其即以聞。”視事之初，帝及皇后、皇太子皆遣使賜之酒。有權臣以免役事來謁，月魯不花面斥曰：“聖訓在耳不敢違。”轉資善大夫，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陛辭之日，帝御嘉禧殿慰勞之，且賜以上尊、金幣；皇太子亦書“成德誠明”四大字賜之。月魯不花乃由海道趨紹興，爲政寬猛不頗。詔進階一品爲榮禄大夫。既而除浙西肅政廉訪使。

月魯不花回到朝廷，改任翰林侍講學士，不久重新任大都路達魯花赤。他入宫在宣文閣拜見皇帝，皇帝有聖旨這樣説：“朕因爲京城地區的百姓困苦窮乏，特地挑選你來安撫我的百姓。你施政不要太嚴厲，不要使法律鬆弛，有人倚仗權勢非法求你辦事，你就要立即報告我。”月魯不花剛上任時，皇帝和皇后、皇太子都派使者賜酒給他。有一位當權大臣因免除徭役之事來拜見，月魯不花當面斥責他説：“皇上的教導言猶在耳，不敢違背。”他轉爲資善大夫，任江南行御史臺中丞。向皇帝辭别的那天，皇帝駕臨嘉禧殿慰勞他，并且賜給他上等醇酒、金幣；皇太子也書寫“成德誠明”四個大字賜給他。月魯不花於是由海路前往紹興，他爲政寬嚴得當而不偏頗。皇帝下詔將他的官階晋升一品，爲榮禄大夫。不久任浙西肅政廉訪使。

會張士誠據浙西，僭王號，度弗可與并處，謂侄同壽曰：“吾家世受國恩，恨不能刺賊以報國，矧乃與賊同處邪？”令同壽具舟，載妻子，而匿身木櫃中，蔽以藁秸，脱走至慶元。士誠部下察知之，遣鐵騎百餘追至曹娥江，不及而返。

恰逢張士誠占領了浙西，擅自稱王，月魯不花估計自己不可能與張士誠同處一地，對侄子同壽説：“我家世代受到國恩，恨不能刺死賊人以報國，怎麽能與賊人共處呢？”他讓同壽準備船隻，載着妻子兒女，而藏身於木櫃之中，蓋上柴草，脱身而走，到慶元。張士誠的部下發覺之後，派遣一百多名騎兵追到曹娥江，没有追上而返回。

俄改山南道廉訪使，浮海北而往。道阻，還抵鐵山，遇倭賊船甚

不久月魯不花改任山南道廉訪使，渡海向北去上任。途中遇到阻礙，他返回抵達鐵山，遇到

衆，乃挾同舟人力戰拒之。倭賊紿言投降，弗納。於是賊即登舟攫月魯不花令拜伏，月魯不花罵曰："吾朝廷重臣，寧爲賊拜邪!"遂遇害。當遇害時，麾家奴那海刺殺首賊。次子樞密院判官老安、侄百家奴捍敵，亦死之。同舟死事者八十餘人。事聞，朝廷贈攄忠宣武正憲徇義功臣、銀青榮禄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謚忠肅。

很多倭寇的船隻，便强令同船的人奮力作戰抵禦倭寇。倭寇欺騙説要投降，月魯不花不接受。於是倭寇便登船抓住月魯不花讓他跪拜降服，月魯不花罵道："我是朝廷的重臣，怎麽能給賊人跪拜!"於是被殺害。他遇害時，還指揮他家奴那海去刺殺賊人的首領。月魯不花的次子樞密院判官老安、侄子百家奴抵禦敵人，也都戰死。同船死難者有八十多人。事情奏聞於朝廷，朝廷追贈月魯不花爲攄忠宣武正憲徇義功臣、銀青榮禄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謚號爲忠肅。

## 達禮麻識理

達禮麻識理字遵道，怯烈台氏。其先北方大族，六世祖始居開平。父曰阿剌不花，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追封趙國公，謚襄惠。

達禮麻識理字遵道，屬怯烈台氏。祖先是北方的大族，六世祖開始住在開平。他的父親阿剌不花，任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追封爲趙國公，謚號襄惠。

達禮麻識理幼穎敏，從師授經史，過目輒領解。至正五年，經筵選充譯史，益自砥礪于學，搢紳先生皆以遠大期之。轉補御史臺譯史，遂除御史臺照磨。十五年，拜監察御史，出僉山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未行，留爲詹事院長史。俄遷工部員外郎，復留爲長史。明年，除中議，尋升參議詹事院事。十七年，爲太子家令。十八年，歷秘書太監、吏部侍郎、御史臺經歷、中書右司郎中。十九年，除刑部尚書，提調南北兵馬司巡綽事。盗逼畿甸，人心大恐。達禮麻識理能鎮之以静，民恃以爲安。二十一年，由中書參議升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二十三年冬，遷上都留守，兼開平府尹，加榮禄大夫，分司土嶺，東鎮三州，以督轉輸。

達禮麻識理小時候很聰明，跟隨老師學習經史，過目便能理解。至正五年，選他充當譯史，在學習上更加刻苦，朝野士大夫都預料他會前程遠大。轉而補任御史臺譯史，於是任御史臺照磨。十五年，任監察御史，外出僉山北道肅政廉訪司事，還未赴任，留任詹事院長史。不久改任工部員外郎，又留任爲長史。第二年，任中議，不久升任參議詹事院事。十七年，任太子家令。十八年，歷任秘書太監、吏部侍郎、御史臺經歷、中書右司郎中。十九年，任刑部尚書，提調南北兵馬司巡綽事。盗賊逼近京畿地區，人心大爲恐懼。達禮麻識理能以冷静的態度鎮守那裏，百姓們因此得以穩定。二十一年，由中書參議升任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二十三年冬天，改任上都留守，兼任開平府尹，加封爲榮禄大夫，分管土嶺，鎮守東部三州，以監督運輸。

二十四年，朝廷以前中書平章政事塔失帖木兒來爲留守。時孛羅帖木兒擁兵京師，而皇太子出居于外，達禮麻識理與塔世帖木兒皆以忠義許國，相與結人心以觀時變。未幾，改

二十四年，朝廷調前中書平章政事塔失帖木兒來上都任留守。當時孛羅帖木兒在京師聚集軍隊，而皇太子出居於外地，達禮麻識理與塔世帖木兒都以忠義許願於國，互相結交人心以觀察時局的變化。不久，朝廷改任塔世帖木兒爲大司

授塔世帖木兒爲大司農。塔世帖木兒謂達禮麻識理曰："我至京師則制於强臣，未易圖也。"因留不行。適脱吉兒以孛羅帖木兒命屯兵蓋里泊，托腹心於宗王也速也不堅，授以金印，俾駐上都之東郊，而以留守善安集兵於瓦吉剌部落。達禮麻識理遇之有禮，善安辭去。孛羅帖木兒復調帖木兒、託忽速哥至上都，以守禦爲名，事益矛盾。達禮麻識理與之周旋，略無幾微見於外，而密遣前宗正扎魯忽赤月魯帖木兒潛通音問于罕哈哈剌海行樞密知院益老答兒，請亟調兵南行。又遣留守司照磨陳恭取兵興州，訪求在閑官吏之有才者，約東東西手八剌哈赤、虎賁司，糾集丁壯苗軍，火銃什伍相聯，一旦布列鐵旛竿山下，揚言四方勤王之師皆至，帖木兒等大駭，一夕東走，其所將兵盡潰。由是達禮麻識理增修武備，城守益嚴。

農。塔世帖木兒對達禮麻識理說："我到京城便受制於强臣，不容易有所作爲。"因此留下來不去赴任。恰好脱吉兒奉孛羅帖木兒之命駐軍於蓋里泊，他向宗王也速也不堅表達忠心，宗王授給他金印，讓他駐守在上都的東郊，而讓留守善安在瓦吉剌部落聚集部隊。達禮麻識理對他很有禮貌，善安告辭而去。孛羅帖木兒又調帖木兒、託忽速哥到上都，以防守爲名，事情越發矛盾。達禮麻識理與他們周旋，外表不露出一點痕迹，而暗中派遣前宗正扎魯忽赤月魯帖木兒悄悄地將消息通報給罕哈哈剌海行樞密知院益老答兒，請他迅速調兵南行。達禮麻識理又派留守司照磨陳恭去興州取兵，訪求有才能的退職官吏，控制東西手八剌哈赤、虎賁司，聚集壯年的苗軍士兵，火槍手與部隊相聯合，突然布陣於鐵旛竿山下，揚言四方援救皇帝的部隊都來到了，帖木兒等大爲驚慌，一天夜裏向東逃走，他所率領的兵士都四散奔逃。於是達禮麻識理增加修治武器裝備，城防更加嚴密。

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冀寧，命立上都分省，達世帖木兒爲平章政事，達禮麻識理爲右丞，便宜行事，以固護根本。七月，禿堅帖木兒用孛羅帖木兒命以兵犯上都，先遣利用少監帖里哥赤至上都，令廣備糧餼，遠迓大軍。達禮麻識理開陳大義，戮之於市，民情乃定。已而禿堅帖木兒帥鐵甲馬步軍蔽野而至，呼聲動天。達禮麻識理飭軍士城守，申明逆順之理以安人心，巡視城壁，晝夜不少息。夜遣死士縋城而下，焚其攻具，而調副留守禿魯迷失海牙引兵由小東門出，與之大戰卧龍岡，敗之。未幾，孛羅帖木兒伏誅，禿堅帖木兒皆奔潰，而上都以安。拜中書右丞，兼上都留守，提調虎賁司，加光禄大夫，賜黄金繫腰，仍命提調東西手八剌哈赤。

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冀寧，命令設立上都分省，達世帖木兒任平章政事，達禮麻識理任右丞，有權根據情況自主處理事務，以鞏固保護國家的根本。七月，禿堅帖木兒奉孛羅帖木兒之命以部隊進犯上都，先派利用少監帖里哥赤到上都，讓充分準備糧食和牲畜，遠迎大軍。達禮麻識理公開陳説大義，在街市上處死帖里哥赤，百姓們的情緒纔安定下來。不久禿堅帖木兒率領鐵甲騎兵和步兵漫山遍野而至，吶喊聲震天。達禮麻識理命令兵士守住城池，講明叛逆和順從的道理以安定民心，他巡視城墻，日夜連一會兒也不休息。夜裏他派敢死之士從城上縋下，燒毁了敵人攻城的器具，而調副留守禿魯迷失海牙領兵從小東門出城，與敵人大戰於卧龍岡，打敗了敵人。不久，孛羅帖木兒被處死，禿堅帖木兒及其兵士全都四散奔逃，上都因此得以安定。達禮麻識理任中書右丞，兼任上都留守，提調虎賁司，加封爲光禄大夫，皇帝賜給他黄金繫腰，仍舊命

既而上都分省罷，遥授中書平章政事、上都留守，位居第一，力辭不允。

明年，召爲大宗正府也可扎魯忽赤。又明年，拜太子詹事。奉詔至軍中，宣明大義，藩將感悦。遷翰林學士承旨。秋，除知樞密院事、大撫軍院事。初，大撫軍院之立，皇太子用完者帖木兒、答爾麻、帖林沙、伯顔帖木兒、李國鳳等計，專以備禦擴廓帖木兒。既而政權不一，事務益乖，各復引去，而達禮麻識理之至，事且無可爲者。

達禮麻識理之卒也，先一夕，怯薛官哈剌章者，阿兒剌氏阿魯圖孫也，夜夢太祖召見，語之曰："我以勤勞取天下，以傳于妥歡帖睦爾。而愛猷識理達臘不克肖似，廢壞我家法，苟不即改圖，天命不可保矣。爾吾功臣之後，且誠實，故召汝語，汝明旦亟以吾言告而主及愛猷識理達臘。汝不以告，吾即殛汝。告而不改，則吾它有處之。達禮麻識理其人庶幾識事宜者，然知而不言，將焉用之？吾其先殛之矣。"明旦，哈剌章入見帝，具以夢告，帝令以告皇太子。比出，則達禮麻識理已無疾而卒矣。

令他負責東西手八剌哈赤。不久停罷在上都設置分省，皇帝遥授達禮麻識理爲中書平章政事、上都留守，位居第一，他極力推辭，但皇帝不許。

第二年，達禮麻識理被召回朝中任大宗正府也可扎魯忽赤。第三年，任太子詹事。奉詔到軍中，宣講大義，邊疆的將領都感動而高興。改任翰林學士承旨。秋天，任知樞密院事、大撫軍院事。當初，之所以要設立大撫軍院，是皇太子采用了完者帖木兒、答爾麻、帖林沙、伯顔帖木兒、李國鳳等人的計策，專門用來防禦擴廓帖木兒。不久政權不統一，事情更加混亂，各自又領兵離去，而達禮麻識理的到達，局面更無可挽回了。

達禮麻識理去世的前一天夜裏，阿兒剌氏阿魯圖的孫子怯薛官哈剌章夜裏夢見太祖召見，對他説："我以勤勞奪得天下，以傳於妥歡帖睦爾。而愛猷識理達臘品行不端，破壞了我的家法，如果不立即改過，上天將注定基業不可保了。你是我功臣的後代，并且誠實，所以召你來跟你説，你明天早晨立即把我的話告訴你的主人和愛猷識理達臘。你不去告訴，我就殺死你。你告訴了而他們不改正，則我另有辦法處治。達禮麻識理這個人還可以説是個識時務者，但是他知道了而不説，又有什麽用呢？我要先殺死他了。"第二天早晨，哈剌章入宫拜見皇帝，將夢中的情景原原本本地告訴了皇帝，皇帝命令將此事告訴皇太子。等到哈剌章從宫中出來時，達禮麻識理已經無病而去世了。

# 元史卷一百四十六

## 列傳第三十三

###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晋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履，以學行事金世宗，特見親任，終尚書右丞。

耶律楚材字晋卿，是遼東丹王突欲的第八世孫。他的父親耶律履，以學問品行事奉金世宗，特别受到賞識信任，最後做到尚書右丞。

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群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説，下筆爲文，若宿構者。金制，宰相子例試補省掾。楚材欲試進士科，章宗詔如舊制。問以疑獄數事，時同試者十七人，楚材所對獨優，遂辟爲掾，後仕爲開州同知。

耶律楚材三歲時父親去世，母親楊氏教導他學習。長大以後，他博覽群書，并且通曉天文、地理、音樂、曆法、術數以及佛、道、醫術、占卜等學説，下筆作文，就像是事先構思好了一樣。按照金朝的制度，宰相的兒子照例可以經過例行考試能得到中央各省的一般職務。耶律楚材想要通過進士科的考試，金章宗下詔令照過去的規矩辦理。考官向他們問了幾件疑難的訟案，當時一同參加考試的有十七人，衹有耶律楚材的回答最爲出色，於是被任命爲屬官，後又任開州同知。

貞祐二年，宣宗遷汴，完顔福興行尚書事，留守燕，辟爲左右司員外郎。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偉之，曰："遼、金世仇，朕爲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既爲之臣，敢仇君耶?"帝重其言，處之左右，遂呼楚材曰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蓋國語長髯人也。

貞祐二年，金宣宗遷都汴梁，完顔福興代行尚書事，留守燕京，任耶律楚材爲左右司員外郎。太祖平定了燕地之後，聽到耶律楚材的名聲，召見了他。耶律楚材身高八尺，鬍鬚漂亮，嗓音洪亮。太祖認爲他不同凡響，説："遼、金世代爲敵，朕爲你報仇雪恨。"耶律楚材回答説："臣的父親祖父曾委身事奉過金朝，既然做過他們的臣子，怎麽敢仇恨金朝的君主呢?"太祖看重他的話，把他安置在自己身邊，於是稱呼耶律楚材爲吾圖撒合里而不叫他的名字，吾圖撒合里，在蒙古語中的意思是鬍子很長的人。

己卯夏六月，帝西討回回國。禡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

己卯年夏天六月，太祖向西討伐回回國。出發祭旗的那一天，下了三尺厚的雪，太祖有所疑慮，耶律楚材説："水神的氣色，出現於盛夏，這是戰勝敵人的先兆。"庚辰年冬天，雷聲很大，

曰："回回國主當死于野。"後皆驗。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見知於帝，因每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爲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甚喜，日見親用。西域曆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蝕，至期果蝕八分。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果死。帝每征討，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胛，以相符應。指楚材謂太宗曰："此人，天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甲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

太祖又問耶律楚材，他回答說："回回國的國君當死於郊野。"這些話後來都應驗了。西夏人常八斤因爲善於製造弓弩，爲太祖所賞識，因而常常自誇說："國家現在正在以武力征服天下，耶律楚材之類的文人有什麼用呢？"耶律楚材說："製造弓弩尚且需用造弓弩的匠人，治理天下怎麼能不用治理天下的人才呢？"太祖聽說以後非常高興，耶律楚材日益被親近信用。西域的曆學家奏告說五月十五日夜裏將會有月食，耶律楚材說："不會。"最後果然没有出現月食。第二年十月，耶律楚材說將會出現月食，西域人說不會，屆時月亮果然缺食了八分。壬午年八月，彗星出現在西邊天空，耶律楚材說："女真將要改換君主了。"第二年，金宣宗果然去世了。太祖每次征討，必然命令耶律楚材占卜，太祖自己也親自燒灼羊胛骨，以相驗證。太祖曾指着耶律楚材對太宗說："這個人是上天賜給咱們家的。以後軍國事務你都應該交給他去辦理。"甲申，太祖到達東印度，駐扎在鐵門關，有一隻獨角獸，形狀像鹿而有馬的尾巴，顔色是綠的，能像人一樣說話，對太祖的侍衛說："你們的君主應該早些返回。"太祖向耶律楚材詢問此事，耶律楚材回答說："這是一種象徵祥瑞的野獸，名叫角端，能說各種語，喜好生命，厭惡殺戮，這是上天降符命以告誡陛下。陛下是上天的元子，天下的人都是陛下的子民，願陛下順應天意，以保全百姓的生命。"太祖當天便撤軍而回了。

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金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黄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黄輒愈。帝自經營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長吏，生殺任情，至孥人妻女，取貨財，兼土田。燕薊留後長官石抹咸得卜尤貪暴，殺人盈市。楚材聞之泣下，即入奏，請禁州郡，非奉璽書，不得擅徵發，囚當大辟者必待報，違者罪死，於是貪暴之風稍戢。燕多劇賊，未夕，輒曳牛車指富家，取其財物，不與則殺之。時睿宗以皇子監國，事

丙戌年冬天，耶律楚材跟隨太祖攻下了靈武，將領們都爭着搶奪美女錢財，衹有耶律楚材單單收集散亂的書籍和大黄之類的藥材。隨後軍隊裏發生了疾疫，得到大黄病立刻就治好。太祖自從西征以來，没有來得及定立制度，州郡的官吏任意殺戮，甚至奪人家的妻女作爲奴僕，搶奪財物，兼并土地。燕薊留後長官石抹咸得卜尤其貪婪殘暴，殺人滿街。耶律楚材聽說後痛哭，立即入朝上奏，請求向州郡下達禁令，没有皇帝的璽書，不得向百姓擅自徵發財物，判處囚徒死刑的必須得到朝廷的批覆方能生效，違者要被處死，於是貪暴之風稍稍有所收斂。燕地多大盗，

聞，遣中使偕楚材往窮治之。楚材詢察得其姓名，皆留後親屬及勢家子，盡捕下獄。其家賂中使，將緩之，楚材示以禍福，中使懼，從其言，獄具，戮十六人于市，燕民始安。

天還没黑便趕着牛車直奔富人家，奪取財物，不給就殺人。當時睿宗以皇子的身份監國，將此事上奏朝廷，睿宗派遣中使和耶律楚材一同前往徹底查辦。耶律楚材查到這些人的姓名，都是前綫將領留在後方的家人親屬和權勢之家的子弟，耶律楚材將他們全部逮捕下獄。他們的家屬賄賂中使，即將從寬發落，耶律楚材向中使説明了利害關係，中使害怕，接受了耶律楚材的意見，將此案審理結束，在街市處斬了十六人，燕地的百姓這纔得以安定。

己丑秋，太宗將即位，宗親咸會，議猶未决。時睿宗爲太宗親弟，故楚材言於睿宗曰："此宗社大計，宜早定。"睿宗曰："事猶未集，别擇日可乎？"楚材曰："過是無吉日矣。"遂定策，立儀制。乃告親王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既退，王撫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國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時朝集後期應死者衆，楚材奏曰："陛下新即位，宜宥之。"太宗從之。

己丑年秋天，太宗將要即位，同族的人都聚集在一起討論此事拿不定主意。此時，因睿宗是太宗的親弟弟，所以耶律楚材對睿宗説："這是國家大計，應該儘早决定。"睿宗説："事情尚未準備好，另外挑個日子行嗎？"耶律楚材説："過了今天就没有吉日了。"於是確定了大策，定立禮儀制度。耶律楚材於是對親王察合台説："親王您雖然是兄長，論地位却是臣子，按照禮儀您應當拜。您拜了，就没有人敢不拜。"察合台親王對此深表同意。等到太宗即位的時候，察合台親王率領皇族和群臣跪拜於帳下。退下之後，親王撫摸着耶律楚材説："你真是關係國家安危的重臣啊！"本朝尊長的親屬向皇帝行跪拜禮是由此開始的。當時有許多人朝會時遲到，應當被處死，耶律楚材上奏説："陛下剛剛繼承皇位，應該寬恕他們。"太宗聽從了。

中原甫定，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無赦令。楚材議請肆宥，衆以云迂，楚材獨從容爲帝言。詔自庚寅正月朔日前事勿治，且條便宜一十八事頒天下，其略言："郡宜置長吏牧民，設萬户總軍，使勢均力敵，以遏驕横。中原之地，財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縣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貿易借貸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鶻、河西諸人，種地不納税者死。監主自盗官物者死。應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報，然後行刑。貢獻禮物，爲害非輕，深宜禁斷。"帝悉從之，唯

中原剛剛平定，百姓中多有誤犯禁令的，但本朝法律没有赦免的條款。耶律楚材請求赦免，大家都認爲他迂腐，耶律楚材獨自一人從容地向皇帝説明。皇帝下詔庚寅年正月初一以前的不予追究，并且列舉了十八項應當辦理的事布告天下，其大略説："各郡應當設長吏主管民政，設置萬户統率軍隊，使二者勢均力敵，以互相遏制不致驕横不法。中原地區是國家財用所出之地，應該體恤那裏的百姓，州縣不是奉朝廷的命令，而敢於擅自攤派賦税徭役的，要予以治罪。借貸官物進行貿易的人，要予以治罪。蒙古人、回鶻人、河西地區的各族人，種地而不納税的要處死。看管公物而自己偷盗官物的要處死。犯死罪

貢獻一事不允，曰："彼自願饋獻者，宜聽之。"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於此。"帝曰："凡卿所奏，無不從者，卿不能從朕一事耶？"

的人，要上報說明理由，等批准之後再執行死刑。向皇帝進獻禮物，爲害不輕，應該堅絶禁止。"皇帝都同意了，衹有貢獻禮物一事没有同意，説："那些自願進獻禮物的人，應該允許。"耶律楚材說："各種禍害的産生事端，必然由此引起。"皇帝說："凡是你所論奏，没有不聽從的，你就不能聽我一件事嗎？"

太祖之世，歲有事西域，未暇經理中原，官吏多聚斂自私，貲至巨萬，而官無儲偫。近臣別迭等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税、商税、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帝曰："卿試爲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税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天下之選，參佐皆用省部舊人。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及金帛陳于廷中，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於臣，臣不才，故留燕，爲陛下用。"帝嘉其謙，賜之酒。即日拜中書令，事無巨細，皆先白之。

在太祖時代，每年都要征伐西域，顧不上治理中原地區，官吏大都搜刮民財以飽私囊，財産多到難以數計，而官府却没有儲備。太宗的近臣別迭等人說："漢人對國家没有補益，可全部將他們趕走，把他們的土地變成牧場。"耶律楚材說："陛下將要向南征討，就需要有人供給軍需，如果能均衡制定中原地區的土地税、商業税、鹽税、酒税、煉鐵税、山川湖澤的出産，每年可獲得白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糧食四十多萬石，足以供給軍需，怎麽能說没有補益呢？"皇帝說："你試着爲朕辦理。"耶律楚材於是建議設置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税使，凡是長官和副官都任用文人，如陳時可、趙昉等都是寬厚長者，是天下最精幹的人才，部下僚屬都任用省部舊人。辛卯年秋天，皇帝到達雲中，十路都進呈穀倉簿録以及金銀布帛，陳列在廷中，皇帝笑着對耶律楚材說："你在我身邊，就能使國用充足，南國的大臣，能有像你這樣的嗎？"耶律楚材回答說："在彼方的大臣都比我能幹，臣下我没有什麽本事，所以留在燕地，爲陛下所使用。"皇帝爲表彰他的謙虚，賜酒給他。當天就任用他爲中書令，朝中事務不論大小，都要先請示他。

楚材奏："凡州郡宜令長吏專理民事，萬户總軍政，凡所掌課税，權貴不得侵之。"又舉鎮海、粘合，均與之同事，權貴不能平。咸得卜以舊怨，尤疾之，譖於宗王曰："耶律中書令率用親舊，必有二心，宜奏殺之。"宗王遣使以聞，帝察其誣，責使者，罷遣之。屬有訟咸得卜不法者，帝命楚材鞫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

耶律楚材奏報說："各州郡應該讓長吏專門管理民政，讓萬户主管軍政，凡是他們所掌管的賦税，權貴不得侵奪。"他又舉薦鎮海、粘合，讓他們都與自己共事，權貴們對此憤憤不平。咸得卜因爲過去與耶律楚材有舊恩怨，尤其嫉恨他，向宗王誣陷耶律楚材說："耶律中書令所任用的大都是自己的親戚故舊，必然懷有二心，應該奏報皇帝殺掉他。"宗王派使者奏聞於皇帝，皇帝覺察到這是誣陷之詞，斥責使者，罷職發遣了他。咸得卜的部下有告他犯法的，皇帝命令耶

治之未晚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不較私讎,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中貴可思不花奏采金銀役夫及種田西域與栽蒲萄户,帝令於西京宣德徙萬餘户充之。楚材曰:"先帝遺詔,山後民質樸,無異國人,緩急可用,不宜輕動。今將征河南,請無殘民以給此役。"帝可其奏。

律楚材去審問,耶律楚材上奏説:"咸得卜這個人傲慢自大,因此容易招致謗言。現在將要有事於南方,以後再處治他也不晚。"皇帝私下裏對侍臣説:"耶律楚材不計較私仇,真是個寬厚長者,你們應該效法他。"中貴人可思不花奏報,需要開采金銀的民夫以及在西域耕種土地和栽種葡萄的民户,皇帝命令從西京宣德遷移一萬多户去充任其事。耶律楚材説:"先帝留有遺詔,説山後的百姓質樸,與蒙古族人没有區别,在緊急情況下可以徵用,不應該輕易徵調。現在即將征伐河南,請不要爲這件事而傷害這些百姓。"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議。

壬辰春,帝南征,將涉河,詔逃難之民,來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舊制,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爲拒命,既克,必殺之。汴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决,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

壬辰年春天,皇帝率軍南征,將要渡過黄河,詔告逃難的百姓,來歸降的可以免除一死。有人説:"這些人危急時就投降,和緩時就逃走,這衹能是白白資助敵人,不可寬恕他們。"耶律楚材請求製作幾百面旗子,分發給歸降的百姓,讓他們回到故鄉,很多人得以保全性命。按照舊的規定,凡是攻取城鎮,敵人用弓箭、石頭相抵抗的,就是拒抗王命,攻破城池之後,一定殺戮他們。在汴梁城將要被攻破的時候,大將速不台派使者來報告説:"金人抵抗了很長時間,我軍傷亡很多,攻下城的那天,應該將城裏的人都殺死。"耶律楚材飛馬進入行在所上奏説:"將士們在野外征戰幾十年,想要得到的就是土地和百姓。得到了土地没有百姓,又有什麽用呢?"皇帝猶豫不决,耶律楚材説:"能工巧匠,富豪之家,都集中在這裏。如果把他們都殺了,將一無所獲。"皇帝認爲他説得有道理,下詔衹對完顏氏一族治罪,其他人則不予追究。當時因逃避戰亂而住在汴梁的有一百四十七萬人。

楚材又請遣人入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命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宫。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

耶律楚材又請求派人進入汴梁城,尋找孔子的後裔,找到了孔子第五十一代孫孔元措,耶律楚材奏請孔元措繼承衍聖公封號,給予他孔林、孔廟的用地。耶律楚材又命令收容太常禮樂生,并且召見有名的儒生梁陟、王萬慶、趙著等,讓他們直白地闡釋九經,爲皇太子進講。他還引導大臣的子孫,從師受業,研解經義,使他們懂得聖人的理義。在燕京設立了編修所,在平陽設立

了經籍所，從此文治興盛了起來。

時河南初破，俘獲甚衆，軍還，逃者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亦連坐。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楚材從容進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奈何因一俘囚，連死數十百人乎？"帝悟，命除其禁。金之亡也，唯秦、鞏二十餘州久未下，楚材奏曰："往年吾民逃罪，或萃于此，故以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下，諸城皆降。

當時河南剛剛被攻破，俘虜的人很多，大軍返回時，十分之七八的俘虜都逃跑了。皇帝有旨：有誰向逃跑的俘虜提供食宿幫助，就要殺死他全家，鄉社裏的其他人也要一同被處死。因此逃亡的人就不敢尋求住處，大多餓死在路上。耶律楚材從容地對皇帝進言說："河南已經平定，那裏的百姓就都是陛下的子民，逃又能逃到哪裏去呢？怎麼能因爲一個俘虜，就株連殺死幾十乃至上百人呢？"皇帝醒悟了過來，命令解除了那道禁令。在金朝滅亡的過程中，衹有秦州、鞏州等二十多個州久攻不下，耶律楚材上奏說："往年我們的百姓爲逃避治罪，有些就聚集到了這裏，因此拼死抵抗，如果答應不殺死他們，那些城池將不攻自破了。"皇帝的詔書頒下以後，那些城池都投降了。

甲午，議籍中原民，大臣忽都虎等議，以丁爲户。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當以户定之。"争之再三，卒以户定。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往往寄留諸郡，楚材因括户口，并令爲民，匿占者死。

甲午年，朝廷商議登記中原地區的民户，大臣忽都虎等建議，以成年男子爲户。耶律楚材說："不行。成年男子逃走了，那就没有人繳納賦税了，應當按户來確定。"再三争論，最後決定以户爲定。當時將相大臣們得到奴隸，往往讓他們寄居在各郡，耶律楚材乘統計户口之機，下令將他們都視爲平民，誰藏匿和占有他們將被處死。

乙未，朝議將四征不廷，若遣回回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深得制御之術，楚材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馬疲乏，兼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從之。

乙未年，朝廷商議將第四次征討不臣服的地區，認爲如果派回回人征討江南，漢人征討西域，那就很符合相互制約的策略，耶律楚材說："不行。中原和西域相隔遥遠，還没有到達敵境，就已人困馬乏了，加上水土不服，將會發生疾疫，還是應該就近征討。"皇帝接受了這個建議。

丙申春，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宋、高麗使者來朝，語多不實，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謝曰："無有。殆神人也！"帝曰："汝等唯此言不妄，朕亦度必無此人。"有于元者，奏行交鈔，楚

丙申年春天，諸王大聚會，皇帝親自執酒賜給耶律楚材說："朕之所以推誠任用你，是因爲有先帝的命令。如果不是你，則中原就没有今天。朕之所以能够高枕無憂，都是你的功勞。"西域各國以及宋朝、高麗的使者來朝見，説話多不真實，皇帝指着耶律楚材對他們說："你們國家有這樣的人嗎？"他們都遜謝說："没有。這種人差不多就是神人！"皇帝說："你們衹有這句話説得不錯，朕也想你們那裏一定没有這樣的人。"

材曰："金章宗時初行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唯易一餅。民力困竭，國用匱乏，當爲鑒戒。今印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

有一個叫于元的人，上奏建議發行交鈔，耶律楚材說："金章宗時首先發行交鈔，與錢幣一起流通，有關部門以發出交鈔來謀利，忌諱接受交鈔，稱爲老鈔，以至於用一萬貫錢來換一張餅。這種做法使得百姓貧困，國用空虛，應當引以爲戒。現在印造交鈔，不宜超過一萬錠。"皇帝采納了這項建議。

秋七月，忽都虎以民籍至，帝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計，遂定天下賦税，每二户出絲一斤，以給國用；五户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税，中田每畝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升；商税，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既定常賦，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凉，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

秋天七月，忽都虎以所登民籍送到朝廷，皇帝擬議分割州縣賜給親王和功臣。耶律楚材說："分割土地和百姓，容易産生矛盾，不如多給他們一些錢財。"皇帝說："已經答應了怎麼辦呢?"耶律楚材說："如果由朝廷設置官吏，收取其地的貢賦，年終時發給他們，使他們不至於擅自徵收賦税和攤派徭役，這樣就行了。"皇帝同意他的建議，於是規定全國的賦税，每兩户繳納一斤絲，以供國家使用；每五户繳納一斤絲，以供給諸王和功臣齋戒沐浴之費。地租是：中等田每畝二升半，上等田三升，下等田二升，水田每畝五升；商税是：每三十份抽取一份納税；鹽價爲一兩銀子購買四十斤。一般的賦税確定之後，朝廷議論認爲太輕了，耶律楚材說："立法從輕，其流弊尚且是貪，以後將會有以利進取的人，則現在所定已經是重了。"

時工匠制造，糜費官物，十私八九，楚材請皆考核之，以爲定制。時侍臣脱歡奏簡天下室女，詔下，楚材尼之不行，帝怒。楚材進曰："向擇美女二十有八人，足備使令。今復選拔，臣恐擾民，欲覆奏耳。"帝良久曰："可罷之。"又欲收民牝馬，楚材曰："田蠶之地，非馬所産，今若行之，後必爲人害。"又從之。

當時工匠製造器物，浪費官物，十之八九的財物據爲私有，耶律楚材請求逐一進行查核，以定立制度。當時侍臣脱歡上奏爲皇帝挑選天下處女，詔令下達後，耶律楚材阻止不予執行，皇帝很生氣。耶律楚材勸他說："過去選擇的二十八位美女，已經足够陛下使唤了。現在又要挑選，臣擔心這會騷擾百姓，正要向陛下回奏呢。"良久，皇帝說："這事就停止吧。"朝廷又想要徵收百姓的母馬，耶律楚材說："糧田桑田不會出産馬匹，現在如果這樣做，以後肯定會成爲禍害。"皇帝又接受了他的建議。

丁酉，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曰："請校試之。"乃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

丁酉年，耶律楚材上奏說："製造器物一定得用能工巧匠，守住先帝的基業一定得任用儒臣。儒臣的事業，非經過數十年，恐怕是難以有成的。"皇帝說："如果真有這樣的人，可以授給官職。"耶律楚材說："請考試他們。"於是命令

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

宣德州宣課使劉中到各郡主持考試，考試内容分經義、詞賦、策論三科，儒人被俘爲奴隸的，也讓他們參加考試，他們的主人藏匿不讓他們參加考試的要處死。這次考試共録取了儒士四千零三十人，其中四分之一的人被解除了奴隸身份。

先是，州郡長吏多借賈人銀以償官，息累數倍，曰羊羔兒利，至奴其妻子，猶不足償。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永爲定制，民間所負者，官爲代償之。至一衡量，給符印，立鈔法，定均輸，布遞傳，明驛券，庶政略備，民稍蘇息焉。

在此之前，州郡的長官大多向商人借銀以償還官錢，利息累積超過了本金好幾倍，稱之爲羊羔兒利，以至於將妻子兒女淪爲奴隸，仍不足以償還。耶律楚材奏請下令本利相當爲終止，永久定爲制度，百姓們所欠的債，由官府代爲償還。耶律楚材又統一了衡器和量器，發給證件，確立貨幣制度，規定徵税制度，布展書信傳遞通道，明確使用驛券，各種政務制度大體齊備，百姓們稍稍得到了休養生息。

有二道士爭長，互立黨與，其一誣其仇之黨二人爲逃軍，結中貴及通事楊惟忠，執而虐殺之。楚材按收惟忠。中貴復訴楚材違制，帝怒，繫楚材。既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肯解縛，進曰："臣備位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初令繫臣，以有罪也，當明示百官，罪在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焉！"衆皆失色。帝曰："朕雖爲帝，寧無過舉耶？"乃温言以慰之。楚材因陳時務十策，曰：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禄，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工匠，務農桑，定土貢，制漕運。皆切於時務，悉施行之。

有兩個道士互爭爲道長，各自網羅了同夥，其中一個道士誣告另一個道士的黨羽中有兩個人是逃兵，他勾結中貴人和通事楊惟中，把這兩個人抓住并殘酷地殺害了。耶律楚材查清事實之後將楊惟中逮捕。中貴人又告耶律楚材違反制度，皇帝很惱怒，逮捕了耶律楚材。不久皇帝自己又後悔了，命令將耶律楚材釋放。耶律楚材不肯解下綁繩，對皇帝說："臣居於三公宰相之位，國家大政所繫屬。陛下當初下令逮捕臣的時候，是因爲臣有罪，那就應該明白宣示於百官，罪在不赦。現在將臣釋放，又是因爲臣没有罪，怎麽能這樣輕率、出爾反爾，像戲弄小孩子一樣？國家遇有大事，將如何處理！"大家都驚訝失色。皇帝說："朕雖然是皇帝，難道就不能有錯嗎？"於是用好話來安慰耶律楚材。耶律楚材於是陳述急於要施行的十件事，即：賞罰有信，端正名分，供給俸禄，賜官功臣，考核政績，均衡科差，挑選工匠，致力農桑，確定土貢，規劃糧運。這些建議都切合當時的實際，都得到了實施。

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贓抵罪。帝責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爲好人，何故乃有此輩？"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

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因貪贓而被治罪。皇帝責問耶律楚材說："你說孔子的說教可以實行，儒生是好人，爲什麽會有這種人呢？"耶律楚材回答說："國君和父親教育他們的臣民和子女，也不想讓他們陷入不義。三綱五常是聖人的垂訓，有國有家的人没有不遵行的，就

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帝意乃解。

像天上有太陽和月亮一樣。怎麼能因爲一個人的過錯，就使得萬世常行的禮教單單被我朝廢止呢！”皇帝的怒氣這纔得以消解。

富人劉忽篤馬、涉獵發丁、劉廷玉等以銀一百四十萬兩撲買天下課稅，楚材曰：“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爲害甚大。”奏罷之。常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以班超之言爲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後之負譴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帝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麯櫱能腐物，鐵尚如此，況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吾圖撒合里者耶？”賞以金帛，敕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

富人劉忽篤馬、涉獵發丁、劉廷玉等出銀一百四十萬兩包買全國的賦税，耶律楚材説：“這些人是貪利之徒，欺上壓下，爲害很大。”建議停止這一舉動。他曾説：“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認爲班超的這話很平常，但千古之後，自有定論。之後受到譴責的人，纔會知道我的話不錯。”皇帝一向愛喝酒，每天與大臣們一起痛飲，耶律楚材多次勸説，皇帝不聽，耶律楚材便拿着酒槽上的鐵口對皇帝説：“酒麯能腐爛器物，鐵尚且如此，何況五臟呢？”皇帝醒悟了，對近臣説：“你們這些人愛君憂國之心，怎麼能比得了吾圖撒合里呢？”皇帝賞給他金銀布帛，命令近臣每天進上三杯酒便止。

自庚寅定課税格，至甲午平河南，歲有增羨，至戊戌課銀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譯史安天合者，諂事鎮海，首引奥都剌合蠻撲買課税，又增至二百二十萬兩。楚材極力辨諫，至聲色俱厲，言與涕俱。帝曰：“爾欲搏鬥耶？”又曰：“爾欲爲百姓哭耶？姑令試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嘆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

自從庚寅年制定徵收賦税的條格，到甲午年平定河南，收入的餘額每年都有增長，到戊戌年徵收的銀兩增加到一百一十萬兩。譯史安天合討好鎮海，最先引導奥都剌合蠻包買全國的賦税，這樣餘額又增加到二百二十萬兩。耶律楚材極力辯駁勸諫，以至聲色俱厲，邊説邊哭。皇帝説：“你想要打架嗎？”又説：“你要爲百姓哭嗎？姑且讓奥都剌合蠻試試吧。”耶律楚材盡了最大的努力也制止不了這件事，於是嘆息道：“老百姓的窮困，就將從這裏開始了！”

楚材嘗與諸王宴，醉卧車中，帝臨平野見之，直幸其營，登車手撼之。楚材熟睡未醒，方怒其擾己，忽開目視，始知帝至，驚起謝，帝曰：“有酒獨醉，不與朕同樂耶？”笑而去。楚材不及冠帶，馳詣行宫，帝爲置酒，極歡而罷。

耶律楚材曾經參加諸王的宴會，喝醉後躺在車中，皇帝到郊野時看見了他，直接到了他的營地，登上車用手摇動他。耶律楚材熟睡未醒，正爲打擾自己的睡眠而發怒，忽然睁開眼睛一看，這纔知道是皇帝來了，驚慌失措地起來謝罪，皇帝説：“有酒自己一個人喝醉了，不和朕一塊樂樂嗎？”皇帝笑着離去了。耶律楚材來不及穿戴整齊，飛馬趕到行宫，皇帝爲他擺下酒肴，極盡歡樂纔罷休。

楚材當國日久，得禄分其親族，未嘗私以官。行省劉敏從容言之，楚材曰：“睦親之義，但當資以金帛。

耶律楚材長期主持國政，得到俸禄後分給自己的親族，却不曾私下授給他們官職。行省劉敏從容地勸他，耶律楚材説：“和睦親族的大義，

若使從政而違法，吾不能徇私恩也。”

祇能資助他們錢財。如果讓他們從政而違法，我不能徇私情。”

歲辛丑二月三日，帝疾篤，醫言脉已絶。皇后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脉復生，適宣讀赦書時也，翌日而瘳。冬十一月四日，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左右皆曰：“不騎射，無以爲樂。”獵五日，帝崩于行在所。皇后乃馬真氏稱制，崇信奸回，庶政多紊。奥魯剌合蠻以貨得政柄，廷中悉畏附之。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人皆危之。

辛丑年二月三日，皇帝病重，醫生說已經摸不到脉了。皇后不知所措，召耶律楚材詢問，他回答說：“如今任用官員不當，有錢的可以用錢買到官爵，犯了罪也能獲免，監獄裏關押着許多無辜的人。古代曾有説了一句善言而熒惑星退避的故事，請赦免全國的囚犯。”皇后當即就要施行，耶律楚材說：“非有皇上的命令不可。”過了一會兒，皇帝有點清醒，於是入内奏報，請求大赦，皇帝已經不能說話了，點頭表示同意。當天夜裏，醫生又摸到脉了，正好是宣讀大赦詔書的時候，第二天皇帝的病就好了。冬天十一月四日，皇帝將要外出狩獵，耶律楚材用太乙數進行推算，反復說不可以外出狩獵，左右大臣們都說：“不騎馬打獵，没有什麽可玩的。”狩獵五天之後，皇帝在狩獵之地去世。皇后乃馬真氏臨朝聽政，她提拔信任奸邪小人，朝政十分混亂。奥魯剌合蠻因富有而得以掌握朝政，朝臣們都懼怕和阿附他。耶律楚材在朝廷上當面和他抗爭，說別人不敢說的話，人們都認爲他的處境很危險。

癸卯五月，熒惑犯房，楚材奏曰：“當有驚擾，然訖無事。”居無何，朝廷用兵，事起倉卒，后遂令授甲選腹心，至欲西遷以避之。楚材進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摇，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也。”後數日乃定。后以御寶空紙，付奥都剌合蠻，使自書填行之。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事遂止。又有旨：“凡奥都剌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手乎？”后不悦。楚材辨論不已，因大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無負於國，皇后亦豈能無罪殺臣也。”后雖憾之，

癸卯年五月，熒惑星侵犯了房宿，耶律楚材上奏說：“當會出現令人驚擾的事，但結果不會有什麽變故。”過了不久，朝廷用兵，事情來得很突然，皇后於是下令分發甲胄挑選心腹之人，甚至想要西遷以避開敵軍。耶律楚材進言道：“朝廷是國家的根本，根本一動摇，全國將會大亂。臣觀察天象，肯定不會有禍患。”幾天之後事情便平定了。皇后將加蓋御寶的空白紙張交給奥都剌合蠻，讓他自行填寫使用。耶律楚材說：“國家是先帝的國家。朝廷自有制度，如今想要攪亂這些制度，臣不敢奉行這個詔旨。”此事於是作罷。皇后又下達懿旨說：“凡是奥都剌合蠻所陳述的事情，令史若不記録下來，砍斷他的手。”耶律楚材說：“國家的朝章故典，先帝全都交由老臣，令史參與了什麽呢？事情如果合理，自然就應當奉行，如果不可行，死都不怕，還怕砍斷手嗎？”皇后不高興。耶律楚材不停地辯駁，乃至於大聲地說：“老臣侍奉太祖、太宗三十多

亦以先朝舊勛，深敬憚焉。

年，没有做過對不起國家的事，皇后又怎麽能無罪就殺死臣下！”皇后雖然怨恨他，也因爲他是前朝的老功臣，對他是又敬又怕。

甲辰夏五月，薨于位，年五十五。皇后哀悼，賻贈甚厚。後有譖楚材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麻里扎覆視之，唯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至順元年，贈經國議制寅亮佐運功臣、太師、上柱國，追封廣寧王，謚文正。子鉉、鑄。

甲辰年夏天五月，耶律楚材去世於任上，享年五十五歲。皇后表示哀悼，送了許多喪葬費。後來有人誣陷耶律楚材，説他擔任宰相的時間很長，全國的貢賦有一半被他侵吞了。皇后命令近臣麻里扎去查看，發現他家中衹有十餘張琴和阮以及古今字畫、金石、生前所作的文章數千卷。至順元年，朝廷贈耶律楚材爲經國議制寅亮佐運功臣、太師、上柱國，追封爲廣寧王，謚號爲文正。耶律楚材的兒子是耶律鉉、耶律鑄。

### 耶律鑄

鑄字成仲，幼聰敏，善屬文，尤工騎射。楚材薨，嗣領中書省事，時年二十三。鑄上言宜疏禁網，遂采歷代德政合於時宜者八十一章以進。戊午，憲宗征蜀，詔鑄領侍衛驍果以從，屢出奇計，攻下城邑，賜以尚方金鎖甲及内厩驄馬。乙未，憲宗崩，阿里不哥叛，鑄棄妻子，挺身自朔方來歸，世祖嘉其忠，即日召見，賞賜優厚。中統二年，拜中書左丞相。是年冬，詔將兵備禦北邊，後徵兵扈從，敗阿里不哥于上都之北。

耶律鑄字成仲，小時候很聰明，善於作文，尤其善於騎馬射箭。耶律楚材去世後，耶律鑄繼承領中書省事，當時他二十三歲。耶律鑄上書建議應該放寬法禁，他於是采輯歷代德政適合於當代的共八十一章進呈。戊午年，憲宗征伐蜀地，命令耶律鑄統領侍衛驍果跟隨前往，他屢次獻出奇計，攻下城鎮，憲宗賜給他尚方金鎖甲以及内廷馬厩中的驄馬。乙未年，憲宗去世，阿里不哥叛變，耶律鑄抛下妻子兒女，奮不顧身地從北方回到朝廷，世祖贊揚他的忠誠，當天就召見了他，賞給他豐厚的財物。中統二年，他被任命爲中書左丞相。這年的冬天，皇帝命令他率軍防禦北方邊境，後來他徵兵爲皇帝保駕，在上都以北擊敗阿里不哥。

至元元年，加光禄大夫。奏定法令三十七章，吏民便之。二年，行省山東。未幾徵還。初，清廟雅樂，止有登歌，詔鑄製宫懸八佾之舞。四年春三月，樂舞成，表上之，仍請賜名《大成》，制曰“可”。六月，改榮禄大夫、平章政事。五年，復拜光禄大夫、中書左丞相。十年，遷平章軍國重事。十三年，詔監修國史。朝廷有大事，必咨訪焉。十九年，復拜中書左丞相。二十年冬十月，坐不納職印、妄奏東平人聚謀爲逆、間諜幕

至元元年，耶律鑄被加封爲光禄大夫。他上奏制定法令三十七章，官吏百姓都感到便利。二年，負責山東行省。不久他被徵召回朝廷。起初，祖廟中所演奏的雅樂，衹有登歌，皇帝詔令耶律鑄製作宫懸樂和八佾之舞。四年春天三月，樂舞製成，表奏進上，并請皇帝賜名爲《大成》，皇帝制書説“可以”。六月，改封榮禄大夫、平章政事。五年，又拜授光禄大夫、中書左丞相。十年，改任平章軍國重事。十三年，皇帝詔命他爲監修國史。朝中有了大事，一定向他咨詢。十九年，重新任中書左丞相。二十年冬天十月，耶律鑄因爲不交納官印、妄奏東平人聚集謀反、秘

僚、及黨罪囚阿里沙，遂罷免，仍没其家貲之半，徙居山後。二十二年卒，年六十五。

密偵探幕僚、勾結罪犯阿里沙等罪過，而被罷免，并被抄没一半的家産，他移居山後。二十二年去世，時年六十五歲。

子十一人：希徵、希勃、希亮、希寬、希素、希固、希周、希光、希逸淮東宣慰使，餘失其名。至順元年，贈推忠保德宣力佐治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懿寧王，謚文忠。

耶律鑄有十一個兒子：希徵、希勃、希亮、希寬、希素、希固、希周、希光、淮東宣慰使希逸，其餘的不知其名。至順元年，皇帝追贈耶律鑄爲推忠保德宣力佐治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懿寧王，謚號文忠。

## 粘合重山　粘合南合

粘合重山，金源貴族也。國初爲質子，知金將亡，遂委質焉。太祖賜畜馬四百匹，使爲宿衛官必闍赤。從平諸國有功。圍凉州，執大旗指麾六軍，手中流矢，不動。已而爲侍從官，數得侍宴内廷。因諫曰："臣聞天子以天下爲憂，憂之，未有不治；忘憂，未有能治者也。置酒爲樂，此忘憂之術也。"帝深嘉納之。立中書省，以重山有積勛，授左丞相。時耶律楚材爲右丞相，凡建官立法，任賢使能，與夫分郡邑，定課賦，通漕運，足國用，多出楚材，而重山佐成之。

粘合重山是金源貴族。元朝初年他是金朝的人質，他知道金朝將要滅亡了，於是歸降了元朝。太祖賜給他馴養的馬四百匹，讓他擔任宿衛官必闍赤。他跟隨太祖平定各國立下功勞。包圍凉州時，他手舉大旗指揮六軍，手被流箭射中，他不爲所動。不久他任侍從官，多次在皇宫内侍奉皇帝飲宴。粘合重山因而勸太祖説："臣聽説皇帝憂慮的是國家，憂慮國家，則國家没有不清明太平的；忘記憂慮國家的，没有能使國家清明太平的。設酒取樂，這是忘記憂慮的方法。"太祖極爲贊賞并采納了他的意見。朝廷設立中書省，因爲粘合重山有許多功勞，任命他爲左丞相。當時耶律楚材爲右丞相，凡是設置官職制定法令，任用賢能之士，以及劃分郡縣，確定賦税，溝通運糧水道，使國用充足，這些辦法多出自耶律楚材，而粘合重山幫助他完成。

太宗七年，從伐宋，詔軍前行中書省事，許以便宜。師入宋境，江淮州邑望風款附，重山降其民三十餘萬，取定城、天長二邑，不誅一人。復入中書視事，賜中厩馬十匹、貫珠袍一。卒，贈太尉，封魏國公，謚忠武。

太宗七年，粘合重山跟隨皇帝討伐宋朝，皇帝詔令他在軍中行中書省事，允許他根據實際情况自行處置事情。部隊進入宋朝境内，江淮州郡望風而降，粘合重山使三十多萬百姓歸降，攻占定城、天長二座城池，没有殺死一個人。他重新進入中書省治理事務，皇帝賜給他十匹中厩馬、貫珠袍一件。粘合重山去世，朝廷追贈他爲太尉，封爲魏國公，謚號忠武。

十年，詔其子江淮安撫使南合，嗣行軍前中書省事。時大將察罕圍壽春，七日始下，欲屠其城，南合曰："不降者，獨守將耳，其民何罪？"由是獲免。

太宗十年，皇帝詔令粘合重山的兒子江淮安撫使南合，繼承其父的職務在軍中行中書省事。當時大將察罕包圍壽春，七天纔攻下，想要屠殺全城，南合説："不投降的，衹是守將罷了，老百姓有什麽罪呢？"因此壽春的百姓得免一死。

初，世祖伐宋軍於汴，南合進曰："李璮承國厚恩，坐制一方，然其人多詐，叛無日矣。"帝亦患之。中統元年，兩遷宣撫使。明年，授中書右丞、中興等路行中書省事。三年，遷秦蜀五路四川行中書省事。其年李璮反益都，帝使諭南合曰："卿言猶在耳，璮果反矣。卿宜謹守西鄙。"對曰："臣謹受詔，不敢以西鄙爲陛下憂。"明年，授中書平章政事。四年，病卒。封魏國公，謚宣昭。子博溫察兒，知河中府。

當初，世祖在汴梁討伐宋軍，南合上奏説："李璮受到國家的厚恩，鎮守一方，然而這個人非常狡詐，不久就會叛變。"皇帝也很擔心。中統元年，南合兩次改任宣撫使。第二年，任中書右丞、中興等路行中書省事。三年，改任秦蜀五路四川行中書省事。當年李璮在益都造反，皇帝派使臣對南合説："你的話言猶在耳，李璮果然造反了。你應該嚴謹守衛西部邊境。"他回答説："臣謹接受陛下的詔令，决不敢讓陛下爲西部邊境憂慮。"第二年，南合任中書平章政事。四年，南合病逝。朝廷封他爲魏國公，謚號宣昭。他的兒子是博溫察兒，任河中府知府。

**楊惟中**

楊惟中字彦誠，弘州人。金末，以孤童子事太宗，知讀書，有膽略，太宗器之。年二十，奉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暢國威，敷布政條，俾皆籍户口屬吏，乃歸，帝於是有大用意。

楊惟中字彦誠，是弘州人。金朝末年，以孤兒的身份侍奉太宗，懂得讀書，有膽略，太宗器重他。他二十歲的時候，奉命出使西域三十多個國家，宣揚國威，發布政令，讓他們都登記户口設置屬官，後纔返回，皇帝於是有重用他的意圖。

皇子闊出伐宋，命惟中於軍前行中書省事。克宋棗陽、光化等軍，光、隨、郢、復等州，及襄陽、德安府，凡得名士數十人，收伊、洛諸書送燕都，立宋大儒周惇頤祠，建太極書院，延儒士趙復、王粹等講授其間，遂通聖賢學，慨然欲以道濟天下。拜中書令，太宗崩，太后稱制，惟中以一相負任天下。

皇子闊出征伐宋朝，命令楊惟中在軍中行中書省事。攻克宋朝棗陽、光化等軍，攻克光、隨、郢、復等州，以及襄陽、德安府，共獲得名士數十人，收集程顥、程頤的著作送往燕都，建立宋朝大儒周惇頤的祠堂，建立太極書院，邀請儒士趙復、王粹等在書院講學，楊惟中於是通曉聖賢之學，慨然想以聖道助益國家。楊惟中任中書令，太宗去世，太后臨朝聽政，楊惟中一人以宰相的身份負擔天下大事。

定宗即位，平陽道斷事官斜徹横恣不法，詔惟中宣慰，惟中按誅之。金亡，其將武仙潰于鄧州，餘黨散入太原、真定間，據大明川，用金開興年號，衆至數萬，剽掠數千里。詔會諸道兵討之，不克。惟中仗節開諭，降其渠帥，餘黨悉平。

定宗即位，平陽道斷事官斜徹横行不法，皇帝詔令楊惟中前去宣慰，楊惟中審訊之後將其處死。金朝滅亡後，其將武仙在鄧州潰敗，餘黨逃散於太原、真定之間，占據了大明川，使用金朝開興年號，人數達到數萬，搶掠數千里。皇帝詔令會集各道的兵力進討，没有戰勝。楊惟中執符節前往勸諭，其首領投降，其餘黨全部平定了。

憲宗即位，世祖以太弟鎮金蓮川，得開府專封拜。乃立河南道經略司於汴梁，奏惟中等爲使，俾屯田唐、鄧、申、裕、嵩、汝、蔡、息、

憲宗即位，世祖以太弟的身份鎮守金蓮川，有權設立衙署和任命官員。於是在汴梁設立河南道經略司，奏請任命楊惟中爲經略使，讓他在唐、鄧、申、裕、嵩、汝、蔡、息、亳、潁等州

亳、潁諸州。初滅金時，以監河橋萬户劉福爲河南道總管，福貪鄙殘酷，虐害遺民二十餘年。惟中至，召福聽約束，福稱疾不至。惟中設大梃於坐，復召之，使謂福曰："汝不奉命，吾以軍法從事。"福不得已，以數千人擁衛見惟中，惟中即握大梃擊仆之。數日福死，河南大治。遷陝右四川宣撫使。時諸軍帥横侈病民，郭千户者尤甚，殺人之夫而奪其妻，惟中戮之以徇，關中肅然。語人曰："吾非好殺，國家綱紀不立，致此輩賊害良民，無所控告，雖欲不去，可乎?"

歲己未，世祖總統東師，奏惟中爲江淮京湖南北路宣撫使，俾建行臺，以先啓行，宣布恩信，蒙古、漢軍諸帥并聽節制。師還，卒于蔡州，年五十五。中統二年，追謚曰忠肅公。

屯田。剛滅金時，由監河橋萬户劉福爲河南道總管，劉福貪婪殘酷，欺壓殘害金朝的遺民二十多年。楊惟中到任後，召劉福來聽訓，劉福稱病不來。楊惟中在座位上放了大木棒，又召他，讓人對劉福説："你不聽命令，我就要以軍法來處治。"劉福不得已，由數千人護衛着來見楊惟中，楊惟中便手握大棒將他打倒。幾天後劉福死了，河南由此清明安定。楊惟中改任陝右四川宣撫使。當時各部隊的將領横行奢侈侵害百姓，有個叫郭千户的尤其厲害，殺人之夫而搶奪其妻，楊惟中將其處死示衆，關中肅然安定。楊惟中對人説："我并非喜歡殺戮，國家没有法紀，致使這種賊人殘害良民，百姓們無處控告，就算我不想除掉他們，行嗎?"

己未年，世祖統率東路軍，奏請任命楊惟中爲江淮京湖南北路宣撫使，讓他建立行御史臺，因在世祖之先啓行，宣布朝廷的恩澤信譽，蒙古、漢軍的各部隊將領都要聽從他的節制。部隊返回時，楊惟中在蔡州去世，時年五十五歲。中統二年，追謚爲忠肅公。

# 元史卷一百四十七

## 列傳第三十四

### 張柔

張柔字德剛，易州定興人，世力農。柔少慷慨，尚氣節，善騎射，以豪俠稱。金貞祐間，河北盗起，柔聚族黨保西山東流寨，選壯士，結隊伍以自衛，盗不敢犯。郡人張信，假柔聲勢，納流人女爲妻，柔鞭信百，而還其女。信憾之，謀結黨害柔。未幾，信有罪當誅，柔救之得免，於是驍勇之士，多慕義從之。

張柔字德剛，是易州定興人，世代務農。張柔從小性格豪放，崇尚氣節，善於騎馬射箭，以豪俠著稱。金朝貞祐年間，河北盗賊興起，張柔聚集族人保衛西山東流寨，他挑選壯士，組成隊伍以自衛，盗賊不敢來犯。同郡人張信，假藉張柔的聲勢，娶逃難者的女兒爲妻，張柔鞭打張信一百下，將那女人還回其家。張信懷恨在心，陰謀結黨以殺害張柔。不久，張信犯罪應當被處死，張柔營救他使得免除一死，於是勇猛善戰之士，多仰慕張柔的義氣而追隨他。

中都經略使苗道潤承制授柔定興令，累遷清州防禦使。道潤表其才，加昭毅大將軍，遥領永定軍節度使，兼雄州管内觀察使，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繼而道潤爲其副賈瑀所殺，瑀遣使以好辭來告曰："吾得除道潤者，以君不助兵故也。"柔怒叱使者曰："瑀殺吾所事，吾食瑀肉且未足快意，反以此言相戲耶！"遂移檄道潤部曲，會易州軍市川，誓衆爲之復仇，衆皆感泣。適道潤麾下何伯祥，得道潤所佩金虎符以獻，因推柔行經略使事。事聞，加驃騎將軍、中都留守，兼大興府尹、本路經略使，行元帥事。

中都經略使苗道潤秉承皇帝的旨意任命張柔爲定興令，屢次升遷後任清州防禦使。苗道潤表奏他的才能，皇帝封他爲昭毅大將軍，遥領永定軍節度使，兼任雄州管内觀察使，代理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不久苗道潤被他的副將賈瑀殺害，賈瑀派使者來謙恭地説："我之所以能除掉苗道潤，是因爲您不出兵相救的緣故。"張柔怒斥使者説："賈瑀殺死我的上司，我吃賈瑀的肉都不能解恨，反倒用這種話來戲弄我！"於是向苗道潤的部下發出檄文，各部隊會集於易州軍市川，當衆宣誓爲苗道潤報仇，大家都感動得痛哭流涕。恰好苗道潤的部下何伯祥得到了苗道潤所佩帶的金虎符來獻，於是衆人推舉張柔行經略使事。事情奏報到朝廷，朝廷加封他爲驃騎將軍、中都留守，兼任大興府尹、本路經略使，行元帥事。

戊寅，國兵出紫荆口，柔率所部逆戰於狼牙嶺，馬蹶被執，遂以衆降。太祖還其舊職，得以便宜行事。

戊寅年，蒙古軍出紫荆口，張柔率領部隊在狼牙嶺迎戰，坐騎摔倒被抓，於是率衆投降。太祖讓他擔任原來的職務，可以權宜處理事務。張

柔招集部曲，下雄、易、安、保諸州，攻破賈瑀於孔山，誅瑀，剖其心祭道潤。瑀黨郭收亦降，盡有其衆，徙治滿城。

柔招集部下，攻克了雄、易、安、保各州，在孔山攻破賈瑀的部隊，殺死賈瑀，挖出他的心來祭祀苗道潤。賈瑀的同黨郭收也投降了，張柔據有了他的所有隊伍，將治所移至滿城。

金真定帥武仙，會兵數萬來攻，柔以兵數百出奇迎戰，大破之。乘勝攻完州，下之，獲州佐甄全。全慷慨就戮，柔義而釋之，且升爲守，使將部曲以從。己卯，仙復來攻，敗走之，進拔郎山、祁陽、曲陽，諸城寨聞之，皆降。既而中山叛，柔引兵圍之，與仙將葛鐵鎗戰于新樂，流矢中柔頷，折其二齒，拔矢以戰，斬首數千級，擒藁城令劉成，遂拔中山。仙復會兵攻滿城，柔登城拒戰，復爲流矢所中，仙兵大呼曰：“中張柔矣!”柔不爲動，開門突戰，皆敗走。略地至鼓城，單騎入城，喻以禍福，城遂降。又敗仙於祁陽，進攻深澤、寧晋、安平，克之。分遣別將攻下平棘、藁城、無極、欒城諸縣，闢地千餘里。由是深、冀以北，真定以東三十餘城，緣山反側鹿兒、野貍等寨，相繼降附。一月之間，與仙遇者凡十有七，每戰輒勝。

金朝真定元帥武仙，聚集數萬士卒來進攻，張柔率幾百名士卒出奇兵迎戰，大敗敵軍。他乘勝攻打完州，攻下之後，抓住了州佐甄全。甄全慷慨就死，張柔佩服他的義氣而釋放了他，并且升任他爲郡守，讓他率領部下跟隨自己。己卯年，武仙又來進攻，張柔將其擊敗趕走，進而攻下了郎山、祁陽、曲陽，各城池和山寨聽說之後，都投降了。不久中山叛變，張柔率軍包圍了那裏，與武仙的部將葛鐵鎗戰於新樂，流箭射中了張柔的下巴，折斷了兩顆牙齒，他拔掉箭繼續戰鬥，斬首數千級，抓獲藁城令劉成，於是攻克中山。武仙又聚集部隊進攻滿城，張柔登城抵抗，又被流箭射中，武仙的兵卒高喊：“射中張柔了！”張柔不爲所動，打開城門衝出去作戰，敵兵都敗走了。張柔攻占敵方土地到達鼓城，單槍匹馬進入城中，向敵人曉以禍福利害關係，鼓城於是投降。張柔又在祁陽打敗武仙，進攻深澤、寧晋、安平，攻占了那些地方。他又分別派遣部將攻下平棘、藁城、無極、欒城各縣，開拓境地千餘里。從這以後深澤、冀州以北，真定以東三十餘城，沿山心存反叛的鹿兒、野貍等寨，相繼歸降。一月之間，與武仙交戰共十七次，每次戰鬥張柔都取得勝利。

方獻捷于行在所，行次宣德，而易州軍叛，逐其守盧應妻子，據西山馬頭寨。柔聞之，即棄輜重還，出奇計破其寨，而誅叛者，歸其妻子。加榮祿大夫、河北東西等路都元帥，號拔都魯，置官屬，將士遷授有差。

張柔正要到皇帝的駐地去報捷，走到宣德，易州的部隊發動叛亂，將太守盧應的妻子兒女趕走，占領了西山馬頭寨。張柔聽說後，便丢掉軍用物資返回，用奇計攻破敵人的營寨，殺死叛亂者，歸還太守的妻子兒女。朝廷加封他爲榮祿大夫、河北東西等路都元帥，號拔都魯，設置官屬，將士們都得到程度不等的提升。

燕帥孛赤台數凌柔，柔不爲下，乃譖柔於中都行臺曰：“張柔驍勇無敵，向被執而降，今委以兵柄，戰勝攻取，威震河朔，失今不圖，後必難制。常欲殺我，我不敢南也。”行臺

燕地元帥孛赤台多次欺侮張柔，張柔毫不相讓，孛赤台於是向中都行臺誣告張柔說：“張柔勇猛無敵，從前曾被抓獲而投降，今天交給他兵權，戰勝攻取，威震河朔，如今不對他下手，今後肯定會難以制服他。他老要殺我，我不敢南

召柔，幽之土室，孱赤台施帳寢其上，環以甲騎，明日將殺之。孱赤台一夕暴死，柔乃得免。金經略使固安王子昌，善戰知名，與信安張進連兵，阻水爲固，遠近憚之。柔出其不意，率兵徑渡，生擒以還。

下。”行臺召來張柔，把他囚禁在土牢中，孱赤台在上面安置床帳睡覺，周圍有帶甲騎兵把守，第二天就要殺死張柔。孱赤台一夜之間暴死，張柔纔得以幸免。金朝經略使固安的王子昌，因善戰而著名，與信安張進的部隊聯合起來，以河水阻隔固守，遠近都懼怕他們。張柔出其不意，率兵直接過河，生擒敵將返回。

乙酉，真定武仙殺其帥史天倪，其弟天澤使來求援。柔遣驍將喬惟忠等率千餘騎赴之，與仙戰，敗之。遂分遣惟忠、宋演略彰德，徇齊魯；聶福堅略青、魏、山東。璽書授柔行軍千户、保州等處都元帥。丙戌，遣將以兵從國王孛魯，攻李全于益都，降之。丁亥，移鎮保州。保自兵火之餘，荒廢者十五年，盜出没其間。柔爲之畫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泉入城，疏溝渠以瀉卑濕，通商惠工，遂致殷富。遷廟學于城東南，增其舊制。

乙酉年，真定的武仙殺死其元帥史天倪，史天倪的弟弟史天澤來求援。張柔派勇將喬惟忠等率一千多名騎兵前往，與武仙交戰，打敗了武仙。張柔於是分别派遣喬惟忠、宋演進攻彰德，奪取齊魯；派聶福堅攻取青州、魏縣、山東。皇帝用璽書任命張柔爲行軍千户、保州等處都元帥。丙戌年，張柔派遣將領率軍跟隨國王孛魯，在益都攻打李全，李全投降。丁亥年，張柔移兵鎮守保州。保州自遭戰亂之後，荒廢了十五年，盜賊出没其間。張柔爲保州規劃街道，劃定民居，設置官署，引泉水入城，疏通溝渠以排解低窪處的潮濕，通商貿易優惠工匠，致使保州殷實富裕起來。他將孔廟州學遷於城東南，擴大了它原有的規模。

壬辰，從睿宗伐金，語其衆曰：“吾用兵，殺人多矣，寧無冤者？自今以往，非與敵戰，誓不殺也。”圍汴京，柔軍於城西北。金兵屢出拒戰，柔單騎陷陣，出入數四，金人莫能支。金主自黄陵岡渡河，次漚麻岡，欲取衛州，柔以兵合擊，金主敗走睢陽。其臣崔立以汴京降，柔於金帛一無所取，獨入史館，取《金實録》并秘府圖書；訪求耆德及燕趙故族十餘家，衛送北歸。遂圍睢陽，金主走汝南。汝南恃柴潭爲阻，會宋孟珙以兵糧來會，珙决其南，潭水涸。金人懼，啓南門求死戰。柔以步卒二十餘突其陣，促聶福堅先登，擒二校以歸。又遣張信據其内隍，諸軍齊進，金主自殺。汝南既破，下令屠城。一小校縛十人以待，一人貌獨

壬辰年，張柔跟隨睿宗征伐金朝，他對兵衆説：“我作戰殺了很多人，這裏面能没有冤枉的嗎？從今以後，除非是與敵兵作戰，誓不殺人。”睿宗的部隊包圍了汴京，張柔駐軍於城西北。金兵屢次出城拒戰，張柔獨自騎馬衝入敵陣，數次出入，金人無人能抵擋。金朝君主從黄陵岡渡過黄河，駐扎於漚麻岡，想要攻取衛州，張柔以兵合力進擊，金朝的君主失敗後逃向睢陽。金朝大臣崔立將汴京降於元朝，張柔對於金銀布帛一無所取，衹是進入史館，取出《金實録》和秘府中的圖書；訪求年高德重和燕趙世家大族十餘家，護送他們返回北方。元軍於是包圍了睢陽，金朝的君主逃往汝南。汝南依靠柴潭爲阻隔，恰好宋朝的孟珙帶兵馬和糧草來會合，孟珙决壞柴潭的南堤，潭水乾涸了。金人害怕，打開城南門以求决一死戰。張柔用二十多名步兵衝入敵陣，督促聶福堅先登城，抓獲兩名軍校返回。張柔又派張信占領了汝南内城壕，各部隊一齊進攻，金朝君

異，柔問之，狀元王鶚也，解其縛，賓禮之。入朝，太宗歷數其戰功，班諸帥上，賜金虎符，升軍民萬户。

主自殺。汝南被攻破後，張柔下令屠殺全城。一名小校捆綁了十個人以等待殺戮，其中一人相貌很特殊，張柔詢問他，是狀元王鶚，張柔爲他鬆綁，以禮相待。張柔入朝後，太宗歷數他的戰功，將他列班在各位元帥之上，賜給他金虎符，升任爲軍民萬户。

乙未，從皇子闊出拔棗陽，繼從大帥太赤攻徐、邳。丁酉，詔屯兵曹武以逼宋。道出九里關，柔欲率所部徑往，或言關甚險，宋必設伏，不若與大軍俱進。不聽，與二十騎直前據關，方解甲而食，宋兵出兩山間，圍數重。騎皆失色，柔單騎馳突潰圍。大軍繼至，遂達曹武，悉下緣山諸堡，攻洪山寨，破之，遂營山下。柔率衆出略地他處，宋兵乘虛來襲，柔還，與之遇，自旦至暮，凡十餘戰，大敗宋師，斬其將校十有三人。遂會諸軍取光州，又進趣黄州，破三山寨。至大湖中，得戰艦，沿江接戰，壁於黄州西北隅。有乘舟出者，柔曰："此偵伺我隙者也，夜必襲吾不備。"乃分軍爲三以待之。二鼓時，宋師果至，柔遮擊之，俘數百人，溺死者不可計。攻其東門，矢石雨注，軍少却。柔率死士十餘，奮戈大呼，所向仆踣，執俘而還。宋師懼，請和，乃還軍。

乙未年，張柔跟隨皇子闊出攻克棗陽，然後跟隨大帥太赤攻打徐州、邳縣。丁酉年，皇帝詔令屯兵於曹武以逼近宋朝。路過九里關，張柔要率領部屬直接前往，有人説關隘甚爲險要，宋朝肯定會設下埋伏，不如與大部隊一道前進。張柔不聽，與二十名騎兵直接向前占領了關口，剛剛脱下鎧甲吃飯，宋兵從兩山之間衝出，將他們重重包圍。騎兵們都大驚失色，張柔單槍匹馬衝出重圍。大軍接着趕到，於是抵達曹武，全部攻下環山的各堡壘，進攻洪山寨，攻破之後，便在山下扎營。張柔率領衆人外出攻取其他地方，宋軍乘虛來襲擊，張柔返回時，與宋軍遭遇，從早到晚，共十多次戰鬥，大敗宋軍，殺死宋軍將校十三人。張柔於是會合各部隊攻取光州，又進逼黄州，攻破三山寨。到達大湖中，得到戰艦，沿長江與宋軍交戰，在黄州西北角建造營壘。有乘船而出的人，張柔説："這是來偵察我軍疏漏之處的，夜間必然會趁我軍不備來偷襲。"於是將部隊分成三部分以等候宋軍。二更天時，宋軍果然來到，張柔截擊敵人，俘獲數百人，淹死者不計其數。攻打黄州東門，弓箭和擂石像雨點一樣落下，部隊稍稍退却。張柔率敢死勇士十多人，揮動長矛高聲呼喊，所向披靡，抓獲俘虜而回。宋軍害怕，請求講和，張柔於是退軍。

大帥察罕攻滁州，柔以二百騎往。時廬、泗、盱眙、安豐間，宋屯戍相望，斥候甚嚴，或勸柔勿行，不聽，且戰且前，凡二十餘戰。比至滁，察罕以滁久不拔，欲解去。柔請决戰，從之。既陣，宋驍將出挑戰，柔佯却，宋將驕，柔馳及之，檛擊墜地，宋將執柔轡曳入其陣，飛石中柔鼻，兩軍哄，柔得還，裹瘡復戰。夜

大帥察罕攻打滁州，張柔率二百名騎兵前往。當時廬州、泗州、盱眙、安豐之間，宋朝的駐軍遠近相望，偵察敵情非常嚴密，有人勸張柔不要去，張柔不聽，邊戰邊向前推進，共交戰二十多次。等到到達滁州時，察罕因爲滁州長期攻不下來，想要解除包圍離去。張柔請求决戰，察罕表示同意。雙方列陣之後，宋軍的勇將出來挑戰，張柔假裝退却，宋將驕傲，張柔飛馬追上他，將其鞭擊下馬，宋將抓住張柔的馬繮將他拽

遣鞏彦暉劫其營，焚城東南隅，柔率鋭卒五十七人先登，拔之。己亥，以本官節制河南諸翼兵馬征行事，河南三十餘城皆屬焉。

入宋軍陣中，飛石擊中張柔的鼻子，兩軍混戰，張柔得以逃回，包扎好傷口後又去戰鬥。夜裏，張柔派鞏彦暉去劫宋軍的營寨，在城東南角放起火來，張柔率領精鋭士卒五十七人先行登上城墻，攻下了滁州。己亥，張柔以現任官職節制河南諸翼兵馬征行事，河南三十多座城池都歸張柔管轄。

庚子，詔柔等八萬户伐宋。辛丑，升保州爲順天府。賜御衣數襲、名馬二、尚厩馬百。柔率師自五河口濟淮，略和州諸城。師還，分遣部下將千人屯田于襄城。察罕奏柔總諸軍鎮杞。初，河决於汴，西南入陳留，分而爲三，杞居其中潬。宋兵恃舟楫之利，駐亳、泗，犯汴、洛，以擾河南。柔乃即故杞之東西中三山夾河，順殺水勢，築連城，結浮梁，爲進戰退耕之計，敵不敢至。會諸軍攻破壽州，柔欲留兵守之，察罕不從。又敗宋師于泗州，還杞上。帳下吏夾谷顯祖得罪亡走，上變誣柔，執柔以北。大臣多以闔門保柔者，卒辨其誣，顯祖伏誅。

庚子年，皇帝詔令張柔等八名萬户征伐宋朝。辛丑年，朝廷將保州升爲順天府。皇帝賜給張柔多套御衣、兩匹名馬、一百匹尚厩中的馬。張柔率領部隊從五河口渡過淮河，攻取和州各城。部隊返回後，他分别派遣部下率領一千多人在襄城屯田。察罕上奏皇帝任命張柔統領各路軍隊鎮守杞縣。當初，黄河在汴梁决口，向西南流入陳留，分爲三條支流，杞縣處於中流之間。宋軍仗着舟船的便利，駐扎在亳州、泗州，進犯汴梁、洛陽，以騷擾河南。張柔於是就着故杞縣的東西中三山夾着黄河的地勢，順着水流殺其水勢，築造彼此相連的城堡，建造浮橋，作好進可攻退可屯田的準備，敵人不敢前來。恰好各部隊攻破了壽州，張柔想要留下部隊守衛，察罕不同意。張柔又在泗州擊敗宋軍，返回杞縣。張柔手下的屬吏夾谷顯祖因犯罪而逃走，向朝廷誣陷張柔叛變，朝廷將張柔抓回北方。大臣大多以全家性命來擔保張柔，終於辨明了對他的誣陷，夾谷顯祖被處死。

辛亥，憲宗即位，换授金虎符，仍軍民萬户。甲寅，移鎮亳州。環亳皆水，非舟楫不達，柔甃城壁爲橋梁屬汴堤，以通商賈之利；復建孔子廟，設校官弟子員。入奏，帝悦，賜衣一襲、翎根甲一、金符九、銀符十九，頒將校之有功者。

辛亥年，憲宗即位，更换并授予張柔金虎符，并任軍民萬户。甲寅，他移師鎮守亳州。亳州四面環水，没有船隻不能到達，張柔用磚砌城墻作爲橋梁和汴堤連接起來，以溝通商賈的財利；重修孔子廟，設置學官，招收學生。上奏朝廷後，皇帝很高興，賜給他一套衣服、一副翎根鎧甲、九副金符、十九副銀符，由他頒發給有功的將校。

己未，分裨將張果、王仲仁，從憲宗征蜀；王安國、胡進、田伯榮、宋演，從宗王塔察兒攻荆山；柔從世祖攻鄂。世祖由大勝關，柔由虎頭關，與宋兵遇於沙窩，柔子弘彦擊破

己未年，張柔分派副將張果、王仲仁，跟隨憲宗征伐蜀地；派王安國、胡進、田伯榮、宋演，跟隨宗王塔察兒進攻荆山；張柔跟隨世祖攻打鄂州。世祖經由大勝關，張柔經由虎頭關，在沙窩與宋軍相遇，張柔的兒子張弘彦擊敗了宋

之，進與守關兵戰，敗之。世祖自陽羅渡江，促柔會兵攻鄂，百餘日不能下。世祖諭之曰："吾猶獵者，不能擒圈中豕，野獵以供汝食，汝可破圈而取之。"柔乃令何伯祥作鵝車，洞掘其城，別遣勇士先登，攻其西南陬，屢破之。會憲宗凶問至，宋亦行成，世祖北還，命柔統領蒙古、漢軍，以俟後命。城白鹿磯，爲久駐計。

中統元年，世祖即位，詔班師。阿里不哥反，世祖北征，詔柔入衛。至盧朐河，有詔止之，分其兵三千五百衛京師，以子弘慶爲質。二年，以《金實録》獻諸朝，且請致仕，封安肅公，命第八子弘略襲職。

至元三年，加榮禄大夫，判行工部事，城大都。四年，進封蔡國公。五年六月卒，年七十九。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謚武康。延祐五年，加封汝南王，謚忠武。子十有一人，弘略、弘範最顯。弘範自有傳。

張弘略

弘略字仲傑，柔第八子也。有謀略，通經史，善騎射。嘗從柔鎮杞，徙亳。歲乙卯，入朝憲宗，授金符，權順天萬户。從征蜀，以其幼，賜錦衣，令還鎮。柔既致仕，授弘略金虎符、順天路管民總管、行軍萬户，仍總宣德、河南、懷孟等路諸軍屯亳者。

中統三年，李璮反，求救於宋將夏貴。貴自蘄乘虛北奪亳、滕、徐、宿、邳、滄、濱七州，新蔡、符離、蘄、利津四縣，殺守將。弘略率戰船遏之于渦口，貴退保蘄，弘略發亳軍

軍，進而與守關的宋兵交戰，擊敗了他們。世祖從陽羅渡過長江，催促張柔會師攻打鄂州，一百多天攻不下來。世祖曉諭張柔説："我像一個獵人，抓不住圈中的猪，我去野地裏射獵以供應你的食物，你可以破圈而去取猪。"張柔於是命令何伯祥製造鵝車，挖洞打穿城墻，另外派遣勇士先行登上城墻，進攻西南角，多次攻破敵人。恰好憲宗去世的消息傳來，宋朝也請求講和，世祖於是返回北方，命令張柔統領蒙古、漢軍，以等待隨後的命令。張柔在白鹿磯築城，作長期駐軍的打算。

中統元年，世祖即位，詔令張柔撤軍。阿里不哥造反，世祖北征，詔令張柔入京守衛。張柔到達盧朐河時，皇帝有詔令他停止前進，分出他的部隊三千五百人保衛京師，以他的兒子弘慶作爲人質。二年，張柔將《金實録》獻給朝廷，并且請求退休，皇帝封他爲安肅公，命令他的第八個兒子張弘略繼承他的職位。

至元三年，張柔被加封爲榮禄大夫，判行工部事，建造大都城。四年，他被晋封爲蔡國公。五年六月張柔去世，享年七十九歲。皇帝贈他爲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謚號武康。延祐五年，加封他爲汝南王，謚號忠武。張柔有十一個兒子，張弘略、張弘範最爲顯達。張弘範自己另有傳記。

張弘略字仲傑，是張柔的第八個兒子。他有謀略，通曉經史，善於騎馬射箭。他曾經跟隨張柔鎮守杞縣，移防亳州。乙卯年，入京朝見憲宗，憲宗授給他金符，代理順天萬户。他跟隨憲宗征伐蜀地，因爲他年輕，憲宗賜給他錦衣，命他返回鎮守之地。張柔退休後，世祖授予張弘略金虎符、順天路管民總管、行軍萬户，仍然統領駐屯於亳州的宣德、河南、懷孟等路的部隊。

中統三年，李璮造反，求救於宋朝將領夏貴。夏貴從蘄州乘虛向北奪取亳、滕、徐、宿、邳、滄、濱七州，新蔡、符離、蘄縣、利津四縣，殺死守將。張弘略率領戰船在渦口攔住敵人，夏貴退兵保守蘄縣，張弘略調亳州的部隊進

攻之，水陸并進。宋兵素憚亳軍，焚城宵遁，追殺殆盡，獲軍資不可計，盡復所失地。李璮既誅，追問當時與璮通書者，獨弘略書皆勸以忠義，事得釋。朝廷懲璮叛逆，務裁諸侯權以保全之，因解弘略兵職，宿衛京師，賜只孫冠服，以從宴享。

至元三年，城大都，佐其父爲築宫城總管。八年，授朝列大夫、同行工部事，兼領宿衛親軍、儀鸞等局。十三年，城成，賜内帑金扣、玳瑁巵，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十四年，宋廣王昺據閩、廣，時東海縣儲粟數萬，行省檄弘略將兵二千戍之，仍命造舟運粟入淮安。弘略顧民舟，有能載粟十石者與一石，人争趨之，一月而畢。

十六年，遷江西宣慰使。會饒州盗起，犯都昌。弘略以爲，饒雖屬江東，與南康止隔一湖，此寇不滅，則吾境必有相扇而起者。乃使人直擣其巢穴，生縛賊酋，磔于市，餘黨潰散。下令曰："不操兵者，皆爲平民，餘無所問。"頃之，以疾歸亳。有譏貴臣子在江南買田宅樂而忘歸者，詞引弘略。或謂弘略曰："公但居亳，未嘗在江南，入見宜自明。"弘略曰："明之，則言者獲譴矣，吾寧稱疾家居。"

二十九年，見世祖於龍虎臺，請曰："臣之子玠長矣，願備宿衛。"從之，且賜以酒曰："卿年未老，謝事何爲?"特命爲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元貞二年卒。贈推忠佐理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蔡國公，謚忠毅。子三人：玠，瑾，琰。

攻，水陸并進。宋兵素來害怕亳州的部隊，放火燒城後在夜裏逃走，張弘略的部隊追上去將敵人幾乎全部消滅，繳獲軍用物資無數，全部收復了失地。李璮被處死後，追問當時與李璮通信的人，衹有張弘略的書信都是以忠義來勸説他，事情纔得以解明。朝廷有儆於李璮的叛變，儘量削奪諸侯的權力以保全他們，於是解除了張弘略的兵權，令他宿衛京師，皇帝賜給他只孫冠服，以參加皇帝舉行的宴享。

至元三年，建造大都，張弘略幫助其父任築宫城總管。八年，授爲朝列大夫、同行工部事，兼領宿衛親軍、儀鸞等局。十三年，大都城建成，皇帝賜給張弘略内府錢財金扣、玳瑁酒杯，任命他爲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十四年，宋廣王趙昺占據閩、廣，當時東海縣存儲着數萬石糧食，行省發出公文派張弘略率二千名士卒去駐守，又命令建造舟船運糧到淮安。張弘略雇用民船，有能運糧十石的給予一石糧，人們争着去運糧，一個月就運完了。

十六年，張弘略改任江西宣慰使。恰逢饒州盗賊興起，進犯都昌。張弘略認爲，饒州雖然屬於江東，與南康衹相隔一湖，這些賊寇不消滅，則我們的境地必有互相煽動而起事的。他於是派人直搗盗賊的巢穴，生擒賊首，在街市上車裂，餘黨都潰散了。張弘略下令説："不拿武器的，都是平民，其餘的一無所問。"不久，他因病返回亳州。有人誣陷一位重臣的兒子在江南購買田宅樂而忘返，告詞牽扯到張弘略。有人對張弘略説："您衹住在亳州，從未去過江南，應該入見皇帝自我辯明。"張弘略説："解釋清楚了，則告狀的人就要受到譴責，我寧可稱病呆在家中。"

二十九年，張弘略在龍虎臺拜見世祖，請求説："臣的兒子張玠已經長大了，希望充數於宿衛。"世祖答應了他的請求，并且賜酒給他，説："你還没有老，爲什麽要辭職呢?"特地任命他爲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元貞二年張弘略去世。皇帝追贈他爲推忠佐理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蔡國公，謚號忠毅。他有三個兒子：張玠、張瑾、張琰。

## 史天倪 史倫 史秉直

史天倪字和甫，燕之永清人。曾祖倫，少好俠，因築室發土得金，始饒於財。金末，中原塗炭，乃建家塾，招徠學者，所藏活豪士甚衆，以俠稱於河朔，士族陷爲奴虜者，輒出金贖之。甲子，歲大侵，發粟八萬石賑饑者，士皆爭附之。祖成珪，倜儻有父風。遭亂，盗賊四起，乃悉散其家財，唯存廩粟而已。

史天倪字和甫，燕地永清人。曾祖史倫，年輕時喜歡俠義，因爲蓋房時挖土得到黄金，纔開始有錢。金朝末年，中原一片困苦，史倫於是建立家塾，招徠學者，他所隱藏和救活的豪傑文士很多，以俠義著稱於河朔，士族被捕成爲奴隸和俘虜的，他總是出錢把他們贖回來。甲子年，災荒嚴重，史倫發放八萬石糧食賑濟飢民，文士們都爭相依附於他。史天倪的祖父是史成珪，放逸不拘有其父的風範。遭遇戰亂，盗賊四起，他於是散盡家財，衹留下倉中的糧食而已。

父秉直，讀書尚氣義。癸酉，太師、國王木華黎統兵南伐，所向殘破。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既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老稚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木華黎欲用秉直，秉直辭而薦其子，乃以天倪爲萬户，而命秉直管領降人家屬，屯霸州。秉直拊循有方，遠近聞而附者，十餘萬家。尋遷之漠北，降人道饑，秉直得所賜牛羊，悉分食之，多所全活。甲戌，從木華黎攻北京。乙亥，北京降，木華黎承制，以烏野兒爲北京路都元帥，秉直行尚書六部事，主餽餉，軍中未嘗乏絶。庚寅，以老謝事，歸鄉里。卒，年七十一。三子：長天倪，次天安，次天澤。天澤自有傳。

史天倪的父親史秉直，讀書崇尚義氣。癸酉年，太師、國王木華黎率軍向南征伐，所過之處都遭到破壞。史秉直聚集族人商議説："現在國家處於戰亂，咱們家族一百口人，怎麽樣纔能保全自己呢?"不久得知投降的人都能得到赦免，便率領里中老幼數千人，到涿州軍營前投降。木華黎想要任用史秉直，史秉直辭謝而推薦了他的兒子，木華黎於是任命史天倪爲萬户，而命令史秉直管理投降人員的家屬，駐守在霸州。史秉直安撫有方，遠近聽説而來歸附的有十多萬家。不久將這些人遷於大漠以北，這些投降者路上飢餓，史秉直將朝廷賜給自己的牛羊，都分給大家吃了，救活了很多人。甲戌年，他跟隨木華黎攻打北京。乙亥年，北京投降，木華黎秉承皇上旨意，任命烏野兒爲北京路都元帥，命令史秉直行尚書省六部事，主管糧餉，軍中未嘗缺乏過。庚寅年，因年老而辭職，回歸故鄉。去世時，年七十一。史秉直有三個兒子：長子史天倪，次子史天安，三子史天澤。史天澤自己另有傳記。

天倪始生之夕，白氣貫庭。成童，姿貌魁傑。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封侯相也。"及長，好學，日誦千言。大安末，舉進士不第，乃嘆曰："大丈夫立身，獨以文乎哉！使吾遇荒鷄夜鳴，擁百萬之衆，功名可唾手取也。"木華黎見而奇之。既以萬户統諸降卒，從木華黎略地三關已南，至于東海，所過城邑皆下。因進言於

史天倪出生的那天晚上，白氣横貫堂前。童年時代，他容貌魁偉。有個道士見到他後驚訝地説："封侯的相貌啊。"等到長大以後，他喜愛學習，每天誦讀上千字的文章。大安末年，他没有考中進士，於是慨嘆道："大丈夫立身，衹靠文章嗎！如果我能遇到荒鷄夜鳴的兵亂之機，擁有百萬軍隊，我可以唾手而得到功名。"木華黎見後覺得他非同尋常。不久史天倪以萬户的身份統領投降的士兵，跟隨木華黎攻取三關以南的土

木華黎曰："金棄幽燕，遷都于汴，已失策矣。遼水東西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得大寧以扼其喉襟，則金雖有遼陽，終不能保矣。"木華黎善之。

地，到達東海，所經過的城市都被攻克。史天倪於是向木華黎説："金朝丢棄了幽燕，遷都於汴梁，已經失策了。遼水東西各郡是金朝的腹心地區，我軍如果奪取大寧以扼住敵人的咽喉，那麽金朝雖有遼陽，最終不能保有天下。"木華黎很贊賞他的意見。

先，倫卒時，河朔諸郡結清樂社四十餘，社近千人，歲時像倫而祠之。至是，天倪選其壯勇萬人爲義兵，號清樂軍，以從兄天祥爲先鋒，所向無敵，分兵略三河、薊州，諸寨望風款服。甲戌，朝太祖于燕之幄殿，所陳皆奇謀至計，大稱旨。賜金符，授馬步軍都統，管領二十四萬户。從木華黎攻高州，又從攻北京，皆不戰而克。

原先，史倫去世時，河朔各郡結清樂社四十多個，每個社有近千人，他們每年都畫史倫的像按時祭祀他。到現在，史天倪從中挑選出勇敢的壯士一萬人組成義兵，號稱清樂軍，以堂兄史天祥爲先鋒，所向無敵，分兵攻取三河、薊州，各寨堡望風而降。甲戌年，他在燕地的臨時宫殿朝見太祖，所陳述的都是奇謀妙計，非常符合太祖的心意。太祖賜給他金符，任命他爲馬步軍都統，管領二十四萬户。他跟隨木華黎攻打高州，又跟隨攻打北京，都不戰而勝。

乙亥，授右副都元帥，改賜金虎符。奉詔南征，圍平州，金經略使乞住降。進兵真定，所屬部邑無不款附。而真定帥武仙，固守不下，遂移軍圍大名，衆謂城堅不可擊，天倪使攻其西南角，勁卒屢上屢却。天倪先登，守者辟易，遂破其城。丙子，會木華黎兵於燕南，清州監軍王守約、平州推官合達，俱以城叛，連謀越海歸金，天倪追襲至樂安，合達以益都行省忙古兵來拒，敗之，殺守約，擒忙古，斬首萬級。

乙亥年，太祖任命他爲右副都元帥，改賜他金虎符。他奉皇帝之命南征，包圍了平州，金朝經略使乞住投降。史天倪進軍真定，真定所管轄的城鎮無不歸降。然而真定的元帥武仙固守不降，史天倪於是轉移部隊包圍了大名，大家都説城防堅固不可進攻，史天倪命令進攻城西南角，精鋭的士兵多次登城又多次敗退下來。史天倪率先登上城墻，守城者驚慌地倒退，於是攻占了大名。丙子年，他在燕南與木華黎的部隊會師，清州監軍王守約、平州推官合達，都以城池叛變，勾結起來企圖渡海歸順金朝，史天倪追擊到樂安，合達派益都行省忙古的部隊來抵抗，史天倪擊敗了他們，殺死了王守約，抓住忙古，斬首萬人。

丁丑，徇山東諸郡，部卒有殺民豕者，立斬以徇，軍中肅然，遠近響應。知中山李明、趙州李瑀、邢州武貴、威州武振、磁州李平、洺州張立等，望風皆下。己卯，從木華黎徇河東，至絳州，其團樓甃以石，牢不可破，天倪命穴其旁，地虚，樓陷，遂拔之。木華黎喜，賞以綉衣、金鞍、名馬。庚辰，還軍真定，武仙

丁丑年，史天倪攻取山東各郡，士兵中有殺老百姓豬的，他立即將這些人處死示衆，軍中一派肅然，遠近都表示擁護。中山知府李明、趙州知州李瑀、邢州知州武貴、威州知州武振、磁州知州李平、洺州知州張立等，望風皆降。己卯年，史天倪跟隨木華黎攻河東，到達絳州，那裏的團樓是用石頭建造的，牢不可破，史天倪命令部隊在樓旁打洞，地下變得空虚，團樓陷了下去，於是攻克了絳州。木華黎很高興，賞給他綉

降。木華黎承制以天倪爲金紫光禄大夫、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行府事；仙副之。天倪乃言於木華黎曰："今中原粗定，而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吊民伐罪意也。且王奉天子命，爲天下除暴，豈復效其所爲乎?"王曰："善。"下令："敢有剽虜者，以軍法從事。"辛巳，金懷州元帥王榮、潞州元帥裴守謙、澤州太守王珍皆以城降。壬午，攻濟南水寨，破之。

衣、金鞍、名馬。庚辰年，部隊返回真定，武仙投降。木華黎秉承皇帝的旨意以史天倪爲金紫光禄大夫、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行元帥府事；武仙任副都元帥。史天倪便對木華黎説："如今中原大體上平定，而部隊所經過的地方仍然縱兵搶掠，不符合王者慰問百姓討伐無道者的本意。況且大王奉天子之命，爲天下除去暴政，豈能又仿效那些無道者的所作所爲呢?"木華黎説："講得好。"下令説："有敢於搶掠的，以軍法處治。"辛巳年，金朝懷州元帥王榮、潞州元帥裴守謙、澤州太守王珍都以城投降。壬午，史天倪進攻濟南水寨，攻破了那裏。

癸未，徇山西，遂克三關，不浹旬，定四十餘寨。兵至河衛，喜曰："河衛者，夷門之限也。河衛既破，則夷門不能守矣。"嚴實以兵來會，請自攻河衛，天倪曰："合達、蒲瓦，亦勍敵也。"實曰："易與耳，保爲公破之。"明日，實與蒲瓦兵遇於南門，合達兵自北奄至，實兵敗，竟爲所執。天倪曰："合達以實歸汴，必以今夕。"急命馮存、杜必貴，率壯士一千三百，伏延津柳渡。果夜縛實過延津，遇存等，與戰，敗之，實得脱歸，必貴戰死。未幾，帝命天倪回軍真定。

癸未年，史天倪攻山西，於是攻克三關，不到十天就平定了四十多座營寨。部隊到達河衛，他高興地説："河衛是夷門的門户。河衛被攻破之後，夷門也就守不住了。"嚴實率部隊來會合，請求自己攻打河衛，史天倪説："合達、蒲瓦，也是勁敵呀。"嚴實説："那很容易對付，保證給您攻下來。"第二天，嚴實與蒲瓦的部隊相遇於南門，合達的部隊從北面突然趕到，嚴實戰敗，竟然被敵人抓住。史天倪説："合達要將嚴實送回汴梁，必然是在今天夜裏。"他急忙命令馮存、杜必貴，率領一千三百名壯士，埋伏在延津柳渡。果然敵人夜裏綁着嚴實過延津，遇到馮存等，與之交戰，擊敗了敵人，嚴實得以逃脱而回，杜必貴戰死。不久，皇帝命令史天倪將部隊撤回到真定。

甲申夏，大名總管彭義斌以宋兵犯河朔，天倪逆戰於恩州，義斌敗，入保大名。乙酉，師還，聞武仙之黨據西山腰水、鐵壁二寨以叛，天倪直搗其巢穴，盡掩殺之。仙怒，謀作亂，乃設宴邀天倪，有知其謀者，止天倪毋往，天倪不從，遂爲仙所殺。

甲申年夏天，大名總管彭義斌率宋軍侵犯河朔，史天倪迎戰於恩州，彭義斌戰敗，進入并守衛大名。乙酉年，部隊返回，聽説武仙的黨羽占據了西山腰水、鐵壁二座寨堡叛亂，史天倪直搗敵人的巢穴，全部擊殺了他們。武仙大怒，陰謀作亂，於是設宴邀請史天倪，有事先知道這個陰謀的人，阻止史天倪不要前往，史天倪不聽，於是被武仙所殺。

天倪之赴真定也，秉直密戒之曰："觀武仙之辭氣，終不爲我用，宜備之。"天倪曰："我以赤心待人，人或相負，天必不容，願無慮。"秉

史天倪前往真定之時，史秉直悄悄告誡他説："看武仙説話的神氣，最終不會爲我們所用，應該防備他。"史天倪説："我以真心對他，他如有負於我，上天一定不會容忍，請不必擔心。"

直乃携其孫楫、權還北京。至是，人服其先識。先是，天倪擊鞠夜歸，有大星隕馬前，有聲，心惡之，果及禍。天倪死時，年三十九。妻程氏聞亂，恐污於賊，乃自殺。子五人，其三人尚幼，俱死於難，惟楫、權在。

史秉直於是帶着孫子史楫、史權返回北京。到現在，人們還佩服他的先見之明。在此之前，史天倪打完球後夜裏返回家中，有一顆大星隕落在馬前，有聲，他心中很厭惡，後來果然遇到了災禍。史天倪死時，三十九歲。他的妻子程氏聽到變亂的消息，恐怕被賊人侮辱，於是自殺。史天倪有五個兒子，其中三個年紀還小，都在事變中被殺，衹有史楫、史權活了下來。

### 史楫

楫字大濟。歲己亥，知中山府事。尋遷征南行軍萬户翼經略，徇地蘄、黄，善撫士卒，所向有功。壬寅，天澤引楫入見太宗，奏曰："臣兄天倪死事時，二子尚幼，臣受詔攝行府事。今楫已成人，乞解職授之。"帝嘉嘆曰："今之争官者多，讓官者少，卿此舉殊可嘉尚。朕自有官與之。"即以楫爲真定兵馬都總管，佩金虎符。

史楫字大濟。己亥年時，他任中山府知府。不久他改任征南行軍萬户翼經略，攻取蘄州、黄州，他善於撫慰士卒，所向皆立有戰功。壬寅年，史天澤帶史楫進宫拜見太宗，上奏説："臣兄史天倪死於事變時，兩個兒子還小，臣受詔代管元帥府事務。現在史楫已經長大成人，臣乞求解除自己的職務以任命他。"太宗嘆賞道："現在争官的人多，讓官的人少，你的這個舉動很值得表彰和提倡。朕自有官職授予他。"太宗便任命史楫爲真定兵馬都總管，佩帶金虎符。

辛亥，朝廷始徵包銀，楫請以銀與物折，仍減其元數，詔從之，著爲令。各道以楮幣相貿易，不得出境，二三歲輒一易，鈔本日耗，商旅不通，楫請立銀鈔相權法，人以爲便。或請運鹽按籍計口，給民以食，楫争其不可，曰："鹽鐵從民貿易，何可若差税例配之?"議遂寢。元氏民有訴府僚於達官者，質之無實，將抵之死，楫力爲營解，達官曰："是人陷汝輩死地，而反救之，何耶?"楫曰："誅之固足以懲後，未若宥之，以愧其心。况人命至重，豈宜以妄言之故，而加以極刑?"乃杖而遣之。

辛亥年，朝廷開始徵收包銀，史楫請求朝廷允許用銀子與物品互相折合，并減少原先的數額，皇帝表示同意，作爲法令記録在案。各道用楮幣相貿易，不得出境，二三年總要更换一次，鈔票的本金日益耗損，往來的商賈不得溝通，史楫請求制定銀兩和楮幣互相變通的法令，人們都認爲很方便。有人請求運鹽按照户籍計算人口，給百姓食用，史楫争辯説那樣做不行，他説："運鹽煉鐵聽從民間貿易，怎麽可以像徵税那樣來按比例分配呢?"那個提議於是作罷。元氏有個百姓向一位大官控告官府中的屬官，審問時發現没有實據，將要抵罪處死，史楫極力爲之營救解脱，那位大官説："這個人要把你們置於死地，你反而救他，爲什麽?"史楫説："殺了他固然足以警告後人，但不如寬恕他，以令他慚愧於心。况且人命至重，怎麽可以因胡説八道的緣故，就處以死刑呢?"於是把那人施以杖刑後發遣了他。

中統元年，授真定路總管、同判本道宣撫司事。真定表山帶河，連屬三十餘城，生殺進退，咸倚專决。楫

中統元年，史楫任真定路總管、同判本道宣撫司事。真定依山帶河，管轄三十多個城鎮，生殺進退，都由史楫一人决斷。史楫帶頭嚴於律

謹身率先，明政化，信賞罰，任賢良，汰貪墨，恤煢獨，民咸德之。所舉州縣佐史有文學者三十餘人，後皆知名。會天澤言："兵民之柄不可并居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楫即日解綬歸。卒年五十九。

己，宣明政治教化，賞罰有信，任用賢良，淘汰貪官，撫恤鰥寡孤獨，老百姓都感念他的恩德。他所推薦的州縣中的佐治小吏有文學之才的三十多人，後來都很出名。恰好這時史天澤上奏説："軍權民權不可以由一家掌管，實行這一條請從臣下我的家族開始。"史楫當天便辭職回家。史楫五十九歲時去世。

子炫，常德管軍總管；煇，知孟州；燧，同知東昌府事；煊，潼關提舉；煬，僉廣西按察司事。

史楫的兒子史炫，任常德管軍總管；史煇，任孟州知州；史燧，任同知東昌府事；史煊，任潼關提舉；史煬，任僉廣西按察司事。

## 史權

權字伯衡，勇而有謀。初，以權萬户從天澤南征。歲壬子，天澤以萬户改河南經略使，乃以權代其任。甲寅，屯軍鄧州，敗宋將高達於樊城。己未，世祖自將伐宋，權出迎於淮西。世祖渡江，次鄂州而憲宗崩。世祖北還，乃命權總兵鎮江北岸之武磯山。中統元年，降詔獎諭，賜金虎符，授真定河間濱棣邢洺衛輝等州路并木烈幺軍兼屯田州城民户沿邊鎮守諸軍總管萬户；其所屬千户、萬户，悉聽號令。

史權字伯衡，有勇有謀。當初，他以代理萬户的身份跟隨史天澤南征。壬子年，史天澤由萬户改任河南經略使，於是命史權代理自己的職務。甲寅年，駐軍於鄧州，在樊城戰敗宋將高達。己未年，世祖自己率軍征伐宋朝，史權出城到淮西迎接世祖。世祖渡過長江，駐扎在鄂州時憲宗去世。世祖返回北方，於是命令史權總掌軍隊鎮守在長江北岸的武磯山。中統元年，世祖下詔書表彰史權，賜予金虎符，任命他爲真定河間濱棣邢洺衛輝等州路并木烈幺軍兼屯田州城民户沿邊鎮守諸軍總管萬户；下屬的千户、萬户，都要聽從他的號令。

至元六年，召至闕下，問以征南之策。對曰："襄陽乃江陵之藩蔽，樊城乃襄陽之外郛，我軍若先攻樊城，則襄陽不能支梧，不戰自降矣。然後駐兵嘉定，耀武淮、泗，事必有濟。"帝善其計。

至元六年，皇帝召史權到朝廷，向他詢問征南的策略。他回答説："襄陽是江陵的屏障，樊城是襄陽的外郭，我軍如果先進攻樊城，則襄陽不能支持，就會不戰自降。我軍然後進駐嘉定，炫耀武力於淮河、泗水一帶，事情必有成功。"皇帝贊賞他的計謀。

七年，宋兵侵邊，權引兵趨荆子口，大破之。帝賜白金五百兩，權悉以分勞士卒。宋將夏貴，以船萬艘載壯士，欲奪江面。權進攻，破之。帝賜以衣幣、弓矢、鞍勒。既而轉糧于隨，貴復引兵扼我前路，權戰破之，賜白金七百兩。制授河南等路宣撫使，未上，賜金虎符，充江漢大都督，總制軍馬，總管屯田萬户。會天澤言一門不可兼掌兵民之柄，乃授權

七年，宋兵侵犯邊境，史權率軍前往荆子口，大敗敵軍。皇帝賜給他白銀五百兩，史權把銀子都分發慰勞了士兵。宋將夏貴用上萬艘船載着壯士，想要奪取江面。史權發動進攻，擊敗了敵人。皇帝賜給他衣服、布帛、弓箭、鞍轡。不久往隨州轉運糧食，夏貴又率軍阻擋住我軍前進的道路，史權戰敗了夏貴，皇帝賜給他白金七百兩。皇帝任命他爲河南等路宣撫使，還没有去上任，又賜給他金虎符，任命他爲江漢大都督，總掌軍馬，總管屯田萬户。恰好這時史天澤上奏

鎮國上將軍、真定等路總管，兼府尹。徙東平，又徙河間。卒。

説一家人不可以兼有管軍隊和民事的權力，皇帝於是任命史權爲鎮國上將軍、真定等路總管，兼任府尹。他移官東平，又移官河間。此後去世。

史樞　史天安

樞字子明。父天安，字全甫，秉直仲子也。歲癸酉，從秉直降。太師木華黎以其兄天倪爲萬户，而質天安軍中。丁丑，從討錦州叛人張致，平之。己卯，從略地關右，生擒鄜州驍將張資禄號張鐵槍者。乙酉，武仙殺天倪於真定，天安率衆來會天澤，并力攻仙，敗走之。以功授行北京元帥府事，撫治真定。

史樞字子明。他的父親是史天安，字全甫，是史秉直的次子。癸酉年，史樞跟隨史秉直一起投降。太師木華黎任他的哥哥史天倪爲萬户，而將史天安作爲人質留在軍中。丁丑年，跟隨部隊討伐錦州叛人張致，平定了他。己卯年，跟隨部隊攻取關右，生擒了號稱張鐵槍的鄜州勇將張資禄。乙酉年，武仙在真定殺死了史天倪，史天安率衆與史天澤會合，合力進攻武仙，武仙戰敗後逃走。史天安因立功而被任命爲行北京元帥府事，安撫和治理真定。

庚寅，宋聚兵邢之西山，聲言爲仙援，遣其徒趙和行間城中，誣倅副李甲、劉清嘗輸款爲内應，守將械兩人送府，大帥趣命戮之。天安揣知其詐，請自鞫之，果得其情，遂斬和以徇。壬辰，從伐金。師還，討劇盜梁滿、蘇傑等，悉平之。甲午，宣權真定等路萬户，賜金符。丙午，入覲，賜黄金五十兩、白狐裘一、牝馬百。乙卯卒。

庚寅年，宋朝在邢州的西山集結部隊，揚言要作爲武仙的援軍，派手下人趙和到城中行反間計，誣陷副將李甲、劉清曾經向宋朝方面表示投降爲内應，守將把這兩個人戴上刑具送到府衙，大帥催促將這二人處死。史天安猜測其中有詐，請求親自審問，果然得到了實情，於是將趙和斬首示衆。壬辰年，跟隨部隊討伐金朝。部隊返回時，討伐大盜梁滿、蘇傑等，將賊人全部消滅。甲午，皇帝宣旨任命史天安爲權真定等路萬户，賜給金符。丙午年，入朝拜見皇帝，皇帝賜給他黄金五十兩、白狐皮衣一件、母馬一百匹。乙卯年去世。

樞年二十餘，以勛臣子知中山府，有治績。甲寅，初籍新軍，天澤以長兄二子各有官位，而仲兄之子未仕，乃奏樞爲征行萬户，配以真定、彰德、衛州、懷孟新軍，戍唐、鄧。乙卯，敗宋舟師於漢水之鴛鴦灘，賜金虎符。

史樞二十多歲時，作爲勛舊功臣之子任中山府知府，卓有政績。甲寅年，開始籍録新軍，史天澤因爲長兄的兩個兒子各有官位，而二哥的兒子還没有做官，於是奏請皇帝任命史樞爲征行萬户，爲他配備真定、彰德、衛州、懷孟的新軍，駐守在唐州、鄧州。乙卯年，史樞在漢水的鴛鴦灘擊敗宋朝的水軍，皇帝賜給他金虎符。

戊午，憲宗伐宋，入自蜀。從天澤詣行在，朝帝于大散關。帝勞之曰："卿久鎮東方，兹復遠來，勤亦至矣。"樞對曰："臣之祖、父，受國厚恩，今陛下親御六師，暴露萬里之外，臣獨不能出死力，以報萬分之一

戊午年，憲宗征伐宋朝，從蜀地攻入。史樞跟隨着史天澤到達憲宗的駐地，在大散關朝拜皇帝。皇帝慰勞他説："你長期鎮守在東方，現在又從遠方而來，太辛苦了。"史樞回答説："臣的祖父、父親，受到國家的厚恩，現在陛下親自統率六軍，風餐露宿於萬里之外，臣難道就不能出

邪！"帝壯其言，命爲前鋒。宋立劍州，僑治於苦竹崖，前阻絶澗，深數百尺，恃險而不備。帝使樞偵之，樞率健卒數十，縋而下，得其所以致師處以聞，帝趣樞急取之，宋人懼，乃降。翼日，大宴，帝顧皇后，命飲樞酒，且諭新附渠帥曰："我國家自開創以來，未有皇后賜臣下酒者，特以樞父子世篤忠貞，故寵以殊禮。有能盡瘁事國者，禮亦如之。"

死力，以報答陛下萬分之一的恩情嗎！"皇帝認爲他的話很有氣魄，命令他爲前鋒。宋朝設立劍州，臨時借用苦竹崖作爲治所，此地前面有澗水隔絶，深達數百尺，宋朝倚仗着天險而不加防備。皇帝派史樞去偵察，史樞帶着幾十名强健的士卒，順着繩子縋下去，摸清楚了如何可以把部隊送過去的地方，報告給了皇帝，皇帝催促史樞迅速去攻占，宋人害怕了，於是投降。第二天，舉行盛大宴會，皇帝回頭看着皇后，命她向史樞賜酒，并且對新投降的將領説："我國家自開創以來，從没有皇后賜給臣下酒的，衹是因爲史樞父子世代忠誠不二，所以纔給予他特殊禮遇的恩寵。有能鞠躬盡瘁於國事的，也會給予他同樣的禮遇。"

己未，從天澤擊敗宋將吕文德於嘉陵江，追至重慶而還。賜黄金五十兩、白金二百兩、錦一匹。

己未年，史樞隨史天澤在嘉陵江擊敗宋將吕文德，追至重慶而回。皇帝賜給他黄金五十兩、白金二百兩、錦一匹。

世祖即位，改賜金虎符。中統二年，從天澤扈駕北征。三年，李璮叛據濟南，復從天澤往討之。城西南有大澗，亘歷山。樞一軍獨當其險，夾澗而城，竪木柵於澗中。淫雨暴漲，木柵盡壞。樞曰："賊乘吾隙，俟夜必出。"命作葦炬數百置城上。逮三鼓，賊果至，飛炬擲之，風怒火烈，弓弩齊發，賊衆大潰，自相蹂躪，死者不可勝計。未幾，璮就擒。

世祖即位後，改賜史樞金虎符。中統二年，他跟隨史天澤護衛着皇帝北征。三年，李璮叛變占據濟南，他又跟隨史天澤前往討伐。城西南有一條大澗，横貫歷山之前，史樞一軍獨自面對險地，在澗的兩側築起城垣，在澗中竪起木柵。連日降雨造成洪水猛漲，木柵都被冲壞了。史樞説："賊人要鑽我軍的空子，等到夜裏必然會出動。"他命令製作數百把蘆葦火炬放在城上。等到三更天時，賊人果然來到，軍士將火把投下，風大火猛，弓箭齊放，賊衆大敗，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不久，李璮被抓獲。

至元四年，宋兵圍開、達諸州，以樞爲左壁總帥，佩虎符，凡河南、山東、懷孟、平陽、太原、京兆、延安等軍悉統之。宋兵聞之，解去。

至元四年，宋軍包圍了開、達各州，朝廷任命史樞爲左壁總帥，佩帶虎符，所有河南、山東、懷孟、平陽、太原、京兆、延安等地的部隊都歸他統領。宋軍聽到這個消息，解除包圍退去。

六年，高麗人金通精據珍島以叛，討之，歲餘不下。七年，進樞昭勇大將軍、鳳州經略使。樞至，謂諸將佐曰："賊勢方張，未易力勝，况炎暑海氣蒸郁，弓力弛弱，猝不可用。宜分軍爲三，多張旗幟以疑之。

六年，高麗人金通精占據珍島叛亂，官軍前往討伐，一年多攻不下來。七年，皇帝提升史樞爲昭勇大將軍、鳳州經略使。史樞來到後，對各部將説："賊人的勢力正在猖狂之時，不容易以力取勝，况且夏季炎熱，海上水氣蒸騰，弓弩的力量减弱，緊急情况下無法使用。應該將部隊分

吾與諸君潛師搗其巢穴，破之必矣。”與戰，大破之，其地悉平。

爲三路，多樹起旗幟以迷惑敵人。我與各位悄悄地率兵直搗賊人的巢穴，一定能攻克那裏。”與賊人交戰，大敗賊軍，那裏都被平定。

十二年，復以萬户從丞相伯顔伐宋，賜錦衣一、寶鞍一、弓一、矢百、甲十注、馬十二匹，仍給天澤帳下士十人以從。宋平，署安吉州安撫使。時新附之初，民所在依險阻自保，樞以威信招懷之，復業爲民者以千萬計。

十二年，史樞又以萬户的身份跟隨丞相伯顔討伐宋朝，皇帝賜給他一件錦衣、一副寶鞍、一張弓、一百支箭、十副鎧甲、十二匹馬，又將史天澤帳下的十名衛士送給史樞作隨從。宋朝滅亡後，他任安吉州安撫使。當時宋朝剛剛投降，老百姓到處憑藉險阻以保全自己，史樞以自己的威望信譽招徠他們，恢復舊業爲百姓的有上千萬人。

十四年，移疾還。十九年，起爲東京路總管，辭不赴。二十三年，拜中奉大夫、山東東西道宣慰使，治濟南，後又治益都。二十四年，卒，年六十七。

十四年，他移書稱病還鄉。十九年，朝廷起用他爲東京路總管，他推辭不赴任。二十三年，任中奉大夫、山東東西道宣慰使，治所在濟南，後來治所又設於益都。二十四年，史樞去世，享年六十七歲。

子焕，昭勇大將軍、後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煇，奉訓大夫、秘書少監。

他的兒子史焕，任昭勇大將軍、後衛親軍都指揮使，佩帶金虎符；史煇，爲奉訓大夫、秘書少監。

**史天祥　史懷德**

史天祥，父懷德，尚書秉直之弟也。歲癸酉，太師、國王木華黎從太祖伐金，天祥隨秉直迎降於涿。木華黎命懷德就領其黑軍隸帳下，署天祥都鎮撫，選降卒長身武勇者二百人，使領之。招徠丁壯，得衆萬餘，從取霸州、文安、大城、滄濱、長山等二十餘城，東下淄、沂、密三州，所至皆先登，詔賜以銀符。從大軍攻燕，不克。

史天祥的父親史懷德，是尚書史秉直的弟弟。癸酉年，太師、國王木華黎跟隨太祖討伐金朝，史天祥跟隨史秉直到涿州迎接太祖并歸降。木華黎命令史懷德率領他的黑軍隸屬於自己的帳下，任命史天祥爲都鎮撫，在投降的士兵中挑選身材魁梧勇敢者二百名，讓他率領。他招徠壯丁，得到一萬多人，跟隨大軍攻取霸州、文安、大城、滄濱、長山等二十多座城池，向東攻克淄、沂、密三州，所到之處他都首先登上城墻，皇帝詔令賜給他銀符。他跟隨大軍進攻燕，没有攻下來。

甲戌，略地高州，拔惠和、金源、和衆、龍山、利、建、富庶等十五城，惟大寧固守不下。天祥獲金將完顔胡速，木華黎欲殺之，天祥曰：“殺一人無損於敵，適驅天下之人爲吾敵也。且其降時嘗許以不死，今殺之，無以取信於後，不若從而用之。”乃以爲千户。復合衆攻其城，懷德先

甲戌年，攻取高州，攻克了惠和、金源、和衆、龍山、利、建、富庶等十五座城池，衹有大寧防守堅固攻不下來。史天祥抓獲金朝將領完顔胡速，木華黎要殺掉他，史天祥説：“殺死一個人對敵人没有什麽損失，正好驅趕天下的人成爲我們的敵人。而且完顔胡速投降時曾答應不殺他，現在殺死他，無法取信於後人，不如從而任用他。”木華黎於是任命完顔胡速爲千户。於是

登，擒其二將，爲流矢所中，殁于軍。乃以所統黑軍，命天祥領之。

重新集合隊伍攻城，史懷德率先登城，抓獲了兩名敵將，史懷德被流箭射中，於軍中去世。木華黎於是把他率領的黑軍，交由史天祥率領。

天祥憤痛其父之死，攻之愈急。乙亥，與大帥烏野兒降其北京留守銀答忽、同知烏古倫。進攻北京傍近諸寨，磨雲山王都統首詣軍門降。天祥命入列崖，擒都統不剌，釋其縛，仍曉以大義，不剌感泣，願效死。天祥察其誠，許與王都統往説降城子崖王家奴，乃命三人各將舊卒，付空名告身，使諭樓子崖等二十餘寨悉降，得老幼數萬、勝兵八千。西乾河答魯、五指山楊趙奴獨固守不下，天祥擊之，大小百餘戰，趙奴死，答魯敗走，得户二萬。授西山總帥兵馬。興州節度使趙守玉反，天祥與烏野兒分道討平之。答魯復聚衆攻龍山，以槊刺烏野兒中胸，隨墮馬，天祥馳救得免，復整陣出戰，大敗之，斬首八千級，答魯戰死。進克中興府。

父親的死使史天祥非常悲痛，攻城更加猛烈。乙亥年，他與大帥烏野兒一起使北京留守銀答忽、同知烏古倫投降。史天祥進攻北京附近的各個營寨，磨雲山王都統首先來到軍門投降。史天祥命令進軍各個山頭，抓住了都統不剌，史天祥爲他解開綁繩，并對他曉以大義，不剌感動得哭了，願誓死效力。史天祥覺得他很真誠，便讓他和王都統一起去勸降城子崖的王家奴，又命令這三個人各自率領着自己原先的部隊，給予他們空白的委任書，讓他們去曉諭樓子崖等二十多座山寨，那些山寨都投降了，共得到老幼百姓數萬人、歸降的士卒八千人。祇有西乾河答魯、五指山楊趙奴堅守山寨，攻不下來，史天祥發起進攻，大小一百多次戰鬥，楊趙奴戰死，答魯失敗後逃走，此戰共得到二萬民户。皇帝任命史天祥爲西山總帥兵馬。興州節度使趙守玉造反，史天祥和烏野兒分路討伐并平定了叛亂。答魯又聚集人馬攻打龍山，用長矛刺中烏野兒的前胸，隨即掉下馬來，史天祥飛馬營救使烏野兒得免一死，重新布陣出戰，大敗敵軍，斬首八千級，答魯戰死。史天祥進軍攻克了中興府。

張致盗據錦州，從木華黎討平之。會契丹漢軍擒闞肅，復利州，殺劉禄於銀治，斬首五十級，尖山、香爐、紅螺、塔山、大蟲、駱駝、團崖諸寨悉平，虜生口萬餘，得錦州舊將杜節，并黑軍五百人，即命統之。

張致竊取了錦州，史天祥跟隨木華黎討伐并平定了錦州。這時契丹漢軍抓獲了闞肅，收復了利州，在銀治殺死了劉禄，斬首五十級，尖山、香爐、紅螺、塔山、大蟲、駱駝、團崖各寨都平定了，抓獲俘虜一萬多，得到錦州舊將杜節，并得到黑軍五百人，便命令杜節統領這五百人。

丙子春，覲太祖於魚兒濼，賜金符，授提控元帥。拔蓋、金、蘇、復等州，獲金完顏奴、耶律神都馬。遷鎮國上將軍、利州節度使、所部降民都總管、監軍兵馬元帥。丁丑夏，山賊祁和尚據武平，討平之。縛金將巢元帥，又滅重兒盗衆萬人於興州之車河。己卯，權兵馬都元帥，蒙古、

丙子年春天，史天祥在魚兒濼朝見太祖，太祖賜給他金符，任命他爲提控元帥。他攻克了蓋、金、蘇、復等州，抓獲金朝的完顏奴、耶律神都馬。史天祥改任鎮國上將軍、利州節度使、所部降民都總管、監軍兵馬元帥。丁丑年夏天，山賊祁和尚占據了武平，史天祥討伐并平定了那裏。他抓獲了金朝將軍巢元帥，又在興州的車河消滅了重兒盜賊一萬人。己卯年，史天祥代理兵

漢軍、黑軍并聽節制。下河東、平陽、河中、岢嵐、絳、石、隰、吉、鄜等八十餘城。

馬都元帥，蒙古、漢軍、黑軍都接受他的節制。他攻克了河東、平陽、河中、岢嵐、絳、石、隰、吉、鄜等八十多座城池。

庚辰，至真定，木華黎使天祥攻城，天祥因請曰："攻之恐戮及無辜，不如先往諭之。苟其不從，加兵未晚。"木華黎許之。天祥往見守將武仙，諭以禍福，仙悟，乃降。吾也而請留天祥守真定，木華黎曰："天下未定，智勇士可離左右乎？吾將别處之。"乃以秉直之子天倪爲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鎮真定；以天祥爲左副都元帥，餘如故，引兵南屯邢西遥水山下。仙兄貴以萬人壁於山上，負固不下。天祥携完顔胡速及黑軍百人，由鳥道扳援而上，盡掩捕之。仙驚曰："公若有羽翼者，不然，何其能也！"遂下邢、磁、相三州。從戰黄龍岡，破單、勝、兖三州。

庚辰年，史天祥到達真定，木華黎命令他攻城，他於是請求説："攻城恐怕會殺害無辜，不如先去勸説。如果他們不服從，再進兵也不遲。"木華黎表示同意。史天祥去見守將武仙，用禍福來勸説他，武仙醒悟了，於是便投降了。吾也而請求留下史天祥守衛真定，木華黎説："天下還没有平定，智勇之士怎麽可以離開我的身邊呢？我將另作安排。"木華黎於是任用史秉直之子史天倪爲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鎮守真定；任命史天祥爲左副都元帥，其他的官職不變，率軍向南駐守於邢州西邊遥水山下。武仙的哥哥武貴率萬人堅守在山上，倚仗工事堅固，攻不下來。史天祥帶領完顔胡速及黑軍一百人，從小路攀援而上，將敵軍全部抓獲。武仙驚訝地説："您好像是長有翅膀，不然，怎麽會有這麽大的本事呢！"隨即攻下了邢、磁、相三州。他跟隨木華黎在黄龍岡作戰，攻克單、勝、兖三州。

木華黎圍東平，久不下，怒吾也而不盡力，將手斬之，天祥請代攻。木華黎喜，付皮甲一，又與己鐵鎧并被之。鏖戰不已，木華黎使人止之曰："爾力竭矣，宜少休。"復以金鞍名馬與之。辛巳，從取綏德、鄜、坊等五十餘城。壬午，木華黎攻青龍、金勝諸堡，花帽軍堅守不下。既破，欲屠之，天祥力諫而止，獲壯士五千人。

木華黎包圍了東平，久攻不下，抱怨吾也而不盡力，將要親手將吾也而斬首。史天祥請求代替吾也而進攻。木華黎很高興，給了他一副皮甲，又把自己的鐵鎧甲披在史天祥的身上。史天祥不停地激戰，木華黎派人去制止他説："你的力氣都用盡了，應該稍微休息一下。"又給他金鞍和名馬。辛巳年，他跟隨木華黎攻取綏德、鄜、坊等五十多座城池。壬午年，木華黎進攻青龍、金勝各城堡，花帽軍固守，難以攻克。攻克之後，木華黎要大肆屠殺，史天祥極力勸阻而止，獲壯士五千人。

癸未春，還軍河中，木華黎上其功，賜金虎符，授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總十二萬户，鎮河中。冬，徇西夏，破賀蘭山。還，遇賊，射傷額，出血，目爲之昏。甲申，歸北京，授右副北京等七路兵馬都元帥。庚寅，朝太宗於盧朐河，乞致仕，不允。辛卯，太宗用兵河南，强之從

癸未年春天，部隊返回河中，木華黎向朝廷奏上史天祥的功勞，皇帝賜給他金虎符，任命他爲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統領十二萬户，鎮守河中。冬天，攻取西夏，攻破賀蘭山。部隊返回時，遇到賊兵，射傷了他的額頭，流血不止，他的眼睛因此看不清楚東西。甲申年，他回到北京，任右副北京等七路兵馬都元帥。庚寅年，在盧朐河朝見太宗，請求退休，太宗不同意。辛卯

行，轉漕河上，給餉諸軍。

壬辰，命天祥領汴京百工數千，屯霸州之益津，行元帥府事，賜錦衣一襲。初，天祥夜中流矢，鏃入頰骨，不能出。至是，金瘡再發，鏃自口出。睿宗聞而閔之，授海濱和衆利州等處總管，兼領霸州御衣局人匠都達魯花赤，行北京七路兵馬都元帥府事。憲宗即位，俾仍舊職。戊午秋九月，以疾卒，年六十八。

天祥幼有大志，長身駢脅，力絶人，性不嗜酒，喜稼穡，好施予。乙未括户，縱其奴千餘口，俾爲民。晚雖喪明，憂國愛民之心，未嘗忘也。

子彬，江東提刑按察副使；槐，襲霸州御衣局人匠都達魯花赤。

年，太宗進軍河南，硬要他跟隨出征，他負責從水路運糧，供給各部隊的糧餉。

壬辰年，皇帝命令史天祥率領汴京的各種工匠數千人，駐扎在霸州的益津，行元帥府事，賜給他一套錦衣。當初，史天祥在夜裏被流箭射中，箭頭射進頰骨，拔不出來。到現在，箭傷再次發作，箭頭從口中掉了出來。睿宗聽説後很難過，任命他爲海濱和衆利州等處總管，兼任霸州御衣局人匠都達魯花赤，行北京七路兵馬都元帥府事。憲宗即位後，讓他仍任原職。戊午年秋天九月，史天祥因病去世，終年六十八歲。

史天祥從小志向遠大，他身材高大，肋骨相連如一骨，力大無比，生性不喜歡飲酒，喜愛農耕，樂善好施。乙未年清點户口時，他將一千多名奴隸釋放，使他們成爲平民。晚年雖然失明，心中却未嘗忘記憂國愛民。

史天祥的兒子史彬，任江東提刑按察副使；史槐，繼承父職任霸州御衣局人匠都達魯花赤。

# 元史卷一百四十八

## 列傳第三十五

### 董俊

董俊，字用章，真定藁城人。少力田，長涉書史，善騎射。金貞祐間，邊事方急，藁城令立的募兵，射上中者拔爲將。衆莫能弓，獨俊一發破的，遂將所募兵迎敵。歲乙亥，國王木華黎帥兵南下，俊遂降。

己卯，以勞擢知中山府事，佩金虎符。金將武僊據真定，定武諸城皆應僊。俊率衆夜入真定，逐僊走之，定武諸城復去僊來附。庚辰春，金大發兵益僊，治中李全叛中山應之。俊軍時屯曲陽，僊銳氣來戰，敗之黄山下，僊脱走。獻捷于木華黎，由是僊以窮降。木華黎承制授俊龍虎衛上將軍、行元帥府事，駐藁城。俊嘗謁木華黎曰："武僊黠不可測，終不爲我用，請備之。"木華黎然其言，承制授左副元帥。升藁城縣爲永安州，號其衆爲匡國軍，事一委俊。乙酉，僊果殺都元帥史天倪，據真定以叛，旁郡縣皆爲僊守。俊提孤軍居反側間，戰士不滿千人，拒守永安。僊攻之期年，無所利，乃縱兵蹂禾稼，俊呼語之曰："汝欲得民，而奪之食，無道賊不爲也。"僊慚而去，俊出兵掩擊之，僊敗走。久之，俊復夜入真定，僊走死，乃納史天倪弟天澤爲帥。

董俊，字用章，真定藁城人。他從小從事田間勞動，長大涉獵詩書歷史，擅長騎馬射箭。金貞祐年間，邊境的戰事正緊張，藁城縣令立靶招募士兵，射得最好的人將被提拔爲將。衆人中没有人能射中，衹有董俊一箭射中靶心，於是由他率領招募來的士兵抗敵。乙亥年，國王木華黎率兵南下，董俊於是歸降。

己卯年，董俊因功勞升爲中山府知事，佩金虎符。金將武僊占據真定，定武境内各城都響應武僊。董俊率領衆兵夜間攻入真定，將武僊趕跑了，定武各城又都脱離武僊前來歸附。庚辰年春天，金朝派遣大量軍隊增援武僊，治中李全在中山發動叛亂與之響應。董俊的隊伍當時屯扎在曲陽，武僊氣勢汹汹來戰，被挫敗於黄山下，武僊逃脱溜掉。董俊進奉俘虜和戰利品給木華黎，這時武僊因走投無路而歸降。木華黎秉承皇帝旨意任命董俊爲龍虎衛上將軍、代理元帥府事，駐守藁城。董俊曾經拜見木華黎，陳言説："武僊狡黠不可揣測，終究不會爲我們所用，請您防備他。"木華黎認爲他的話是對的，秉承皇帝旨意任命他爲左副元帥，并且將藁城縣升爲永安州，將他的部隊命名爲匡國軍，軍事全部托付給董俊。乙酉年，武僊果然殺了都元帥史天倪，占據真定以叛亂，附近的郡縣都爲武僊防守。董俊率領孤軍居於亂軍中，可以作戰的士兵還不到千人，堅守永安。武僊攻打了一年，没有得到好處，於是縱兵蹂躪莊稼。董俊招呼武僊對他説："你又想得到老百姓的支持，而又奪去他們的口糧，即使最無道的寇賊也不會這樣做。"武僊感

到慚愧而退兵，董俊突然出兵去攻打。武僊大敗而逃。過了一段時間，董俊又乘夜攻入真定，武僊逃亡而死。董俊於是接納史天倪的弟弟史天澤爲元帥。

壬辰，會諸軍圍汴。明年，金主棄汴奔歸德，追圍之；金兵夜出，薄諸軍於水，俊力戰死焉，時年四十有八。

壬辰年，會合諸軍包圍汴京。第二年，金朝君主丢棄汴京逃奔歸德，董俊率兵追趕包圍他；金兵夜裏出動，逼迫諸軍退於水邊，董俊奮戰而死，時年四十八歲。

俊早喪父，事母以孝聞。歲時廟祭，非疾病，跪拜必盡禮；子雖孩乳，亦使之序拜，曰："祀，以孝先也，禮宜如是。"待族親故人，皆有恩意；里夫家僮，亦接之有道。克汴時，以侍其軸爲賢，延歸教諸子。嘗曰："射，百日事耳；《詩》、《書》，非積學不通。"屢誡諸子曰："吾一農夫耳，遭天下多故，徒以忠義事人，僅立門户。深願汝曹力田讀書，勿求非望，爲吾累也。"

董俊早年喪父，服侍母親以孝順出名。每逢年節祭祀，如果不是病重，跪拜一定嚴守禮法，即使是很幼小的孩子，也要讓他按次序行禮。他説："祭祀，首先是要孝順，禮就應該像這樣。"他對待親戚和老朋友，都有恩德，連對同鄉的村民和家中的僕人，在交往上也都遵守道義。攻克汴京時，因爲覺得侍其軸賢良，特意聘請來家教授子弟們。他曾經説過："學射，一百天的功夫罷了，而學《詩》、《書》，不積累時間學，是學不通的。"他還多次告誡孩子們説："我不過是一個農夫罷了，趕上了天下多變故，衹是以忠義待人，剛能立門户。衷心希望你們能努力耕田讀書，不求奢望，成爲我的牽累。"

俊忠實自許，不爲夷險少移，臨陣，勇氣慑衆，立矢石間，怡然若無事，雖中傷亦不爲動。每慕馬援爲人，曰："馬革裹尸，援固可壯。"故戰必持矛先士卒，或諫止之，俊曰："我人臣也，敵在前，不死，乃趨安脱危乎!"先是，戊子歲，朝於行在，諸將獻户口，各增數要利，吏請如衆，俊曰："民實少而欺以數多，他日上需求無應，必重斂以承命，是我獨利，而民日困也。"行元帥府時，狂男子三百餘人期日作亂，事覺，戮其渠魁，餘并釋之。深、冀間妖人惑衆，圖爲不軌，連逮者數萬人，有司議當族，俊力請主者，但誅首惡。永安節度使劉成叛降武僊於威州，俊下令曰："逆者一人，餘能去逆，即忠義士，與其家財，仍奏官之。"衆果

董俊以忠實自許，不因環境的平順或險惡而稍有變化。每逢戰鬥，他的勇氣壓倒衆人，站立於流箭飛石之中，鎮定自如，即使受傷也不怯陣退縮。他經常羨慕馬援的爲人，説："馬革裹尸，馬援真是壯偉啊！"所以每戰一定要持矛衝在士卒前面，有人勸諫他不要這樣，董俊説："我是當官的，敵人在面前，不拼上一死，難道要躲到安全的地方逃避危險!"在這之前，戊子年，到皇帝駐地去朝見，衆將獻上所獲户口，都增添人數來設法得到好處。他的手下官員請他也像别人那樣，他説："老百姓實際人數少而多報來欺騙皇帝，今後皇帝的需求不够應付時，一定會加重賦斂來完成命令，這樣做就是我一個人得到好處，而老百姓却會一天比一天貧困啊。"董俊代理元帥府事務時，有三百多名狂漢約好日期作亂，事情發覺後，董俊殺了其中爲首的，其餘的人全部釋放。深、冀間妖巫惑衆，妄圖做違法的事，爲此牽連而逮捕了幾萬人，有關官員認爲都

去成降。沃州民寨天臺爲盜，既破降之，他將利其子女，欲掠之，俊曰："城降而俘其家，仁者不爲也。"衆義不取。南征時，人多歸俊願爲奴者，既全其家，歸悉縱爲民。鄰境人有被掠賣者，亦與直贖還之。其天性之美類如此。

該滅族，董俊堅決主張衹誅殺首惡。永安節度使劉成在威州叛降武僊，董俊下令說："叛賊衹是他一人，其餘的人如果能脱離這個叛賊，那就是忠義之士，我將發給他家財，并奏請皇上授予官職。"衆人果然離開劉成來歸降。沃州民據天臺爲盜，董俊打敗他，使他歸降後，有的將領貪圖他的子女，想掠奪他們。董俊說："人家已經投降而還要俘虜他的家人，仁者是不會這樣做的。"衆將這纔守義不掠取了。南征時，很多人都願意歸順董俊當他的家奴。董俊既保全了他們的家產，歸順後又都放他們爲平民。鄰境人中有被搶去賣掉的，董俊也用錢物將他們贖回。他的天性就是像這樣美好善良。

俊器度弘遠，善戰而不妄殺，故人樂爲之用。大小百戰，無不克捷。爲政寬明，見人善治田廬，必召與歡語，有惰者，則怒罰之，故其部完實，民惟恐其去也。贈翊運效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封壽國公，謚忠烈。加贈推忠翊運效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改封趙國公。子文炳、文蔚、文用、文直、文忠，文炳自有傳。

董俊器度弘廣，善戰而又不濫殺人，所以人們都願意爲他所用。他身經大小百戰，没有不能勝的。他爲政寬明，看見那些善於料理農事家事的人，一定要召來高興地同他們談話，見到懶惰的人，一定憤怒地加以責罰，所以他的官屬完好富足，老百姓惟恐他離開。他去世後追贈爲翊運效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爲壽國公，謚號忠烈。加贈推忠翊運效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改封趙國公。他的兒子是董文炳、董文蔚、董文用、董文直、董文忠，董文炳自己另有傳。

## 董文蔚

文蔚字彦華，俊之次子也。重厚寡言，不事嬉戲，立志勤苦，讀書忘倦。及長，善騎射，膂力絶人。事母至孝，接人謙恭，凡所與交，貴賤長幼，待之無異；至於一揖，必正容端體，俯首幾至于地，徐徐起拱，人所難能。兄文炳爲藁城令，厲精於政，家務悉委之，凡供給祭祀賓客之事，無不盡心。

文蔚字彦華，是董俊的第二個兒子。他穩重忠厚不愛説話，不喜好玩樂，立志勤學刻苦，讀書會忘掉疲倦。等到長大，擅長騎馬射箭，膂力過人。他服侍母親非常孝順，待人接物謙虚恭敬，對與他交往的人，無論貴賤長幼，都一樣對待；甚至連作一次揖，都一定面容身體端正，俯首幾乎接地，然後纔慢慢地立起打拱，一般人都不容易做到這樣恭敬。他的哥哥董文炳是藁城縣令，勵精於政事，家事全部托付給他，所有關於供給家用、祭祀典禮、招待賓客的事務，董文蔚没有不盡心的。

辛丑，起民兵南征，文炳命文蔚率十有七人，私整鞍馬衣甲，自爲一隊，與衆軍渡淮。甲寅，世祖收大

辛丑年，官方徵發鄉兵南征，董文炳命令董文蔚率十七人，自備鞍馬衣甲，自成一隊，與衆軍一起渡過淮水。甲寅年，世祖收取大理，返回

理，還駐六盤山。文炳以文蔚孝謹公勤，可委以事，解所佩金符以讓，帝嘉賞之，授藁城等處行軍千户。南鎮鄧州，與荆、襄接境，沿邊城壁未築。是年冬十一月，修光化；乙卯，立毗陽；丙辰，築棗陽。文蔚悉總之，治板幹，具畚鍤，儲糇糧，運木石，程其工力，時其饑飽，藥其疾病，見執役者，常以善言撫之，弗事威猛。衆咸感曰："他將領役，鞭棰怒辱，不恤困苦。今董侯慈惠若此，我曹安忍負之！"各盡力成之。

時駐守六盤山。董文炳因爲董文蔚爲人孝謹勤勉，可以委以重任，於是解下自己所佩的金符來讓給他。皇帝很是嘉賞，任命董文蔚爲藁城等處行軍千户。董文蔚南鎮鄧州，鄧州與荆、襄接壤，邊界城墻還没有修築。這年冬天十一月，修建光化；乙卯年，修建毗陽；丙辰年又築棗陽。董文蔚都負責主管這些工程，置辦築墻用的夾板，準備箕畚和鐵鍬，儲集乾糧，運送木料石塊，計算勞動力，按時開餐供應食物，治療疾病。見到服役的民工，他經常用好話安撫他們，在管理上不過分嚴厲苛責。大家都感嘆説："别的將領督管工役，濫施鞭棰辱駡，不體恤我們的困苦。現在董侯這樣慈善恩惠，我們怎麽能忍心辜負他呢！"於是人人都盡力去完成。

丁巳，攻襄，樊城南據漢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兵士，於湖水狹隘之處，伐木拔根，立於水，實以薪草爲橋梁，頃之即成，至曉，師悉渡，圍已合，城中大驚異之。文蔚復統拔都軍以當前行，奪其外城，論功居最。己未，憲宗伐宋，入川蜀，文蔚奉詔，將鄧之選兵西上，由褒斜歷劍閣，而劍、閬諸州，平地不能守，置州事於山。師行大獲、雲頂、長寧、苦竹諸寨，長驅而前，至釣魚山，崖壁巉峭，惟一徑可登，恃險阻未即降。帝命攻之，文蔚以次往攻，乃激厲將士，挾雲梯，冒飛石，履崎嶇以登，直抵其寨苦戰，頃之，兵士被傷，乃還。帝親見之，加以賞賚。

丁巳年，攻打襄陽，樊城南據漢江，北部有湖水阻隔，急切之間不能渡過。董文蔚夜間率領士兵伐木砍樹，立在湖水狹窄的地方，再用柴草填實來做橋梁，一會兒功夫就建成了。拂曉，部隊全部渡過，形成包圍圈，城中的敵人大爲驚奇。董文蔚又統率拔都軍作爲先頭部隊，奪取了外城，在這次戰鬥中立功最多。己未年，憲宗進攻宋朝，深入到川蜀地區，董文蔚奉皇上詔令，率領鄧州精選的士兵西上，從褒斜經過劍閣。劍、閬等州的平地都難於固守，於是在山上處理州中事務。部隊經過大獲、雲頂、長寧、苦竹等寨時，都長驅而入，直到釣魚山，這裏到處懸崖峭壁，衹有一條路可以攀登，敵方憑藉險阻抵抗，没有馬上投降。皇帝命令進攻，輪到董文蔚的部隊前往攻打時，他就激勵將士，挾着雲梯，頂着飛石，踩着崎嶇山路往上攀登，一直到達敵寨苦戰。不久，因士兵傷亡嚴重，纔退還。皇帝親眼看到這種情况，給予賞賜。

中統二年，世祖置武衛軍，文蔚以鄧兵入爲千户。帝北狩，留屯上都。三年，李璮反，據濟南，文蔚以麾下軍圍其南面，春秋力戰，城破璮誅，奏功還。至元五年七月十七日，以疾卒于上都之炭山。弟文忠，時爲樞密僉院，乞護喪南還，帝甚憫之。

中統二年，世祖設置武衛軍，董文蔚帶着鄧州士兵加入成爲千户。皇帝到北方巡視時，董文蔚屯守上都。中統三年，李璮叛亂，占據了濟南，董文蔚帶着部下士兵包圍城的南面，從春到秋奮力作戰，攻下了城垣，李璮被殺，全勝收兵。至元五年七月十七日，董文蔚因病逝世於上都的炭山。他的弟弟董文忠當時是樞密僉院，請

泰定中，贈明威將軍、僉右衛使司事、上騎都尉、隴西郡伯。

求護喪還鄉，皇帝很是憐憫。泰定年間，追贈董文蔚爲明威將軍、僉右衛使司事、上騎都尉、隴西郡伯。

### 董文用

文用字彥材，俊之第三子也。生十歲，父死，長兄文炳教諸弟有法。文用學問早成，弱冠試詞賦中選。時以真定藁城奉莊聖太后湯沐，庚戌，太后命擇邑中子弟來上，文用始從文炳謁太后于和林城。世祖在潛藩，命文用主文書，講説帳中，常見許重。

董文用字彥材，是董俊的第三個兒子。他十歲時，父親去世，長兄董文炳很會教育弟弟們。董文用學問早成，二十歲就應試詞賦中選。當時以真定藁城爲莊聖太后的湯沐邑，庚戌年，太后命擇選邑中子弟進宮，董文用就開始跟着董文炳在和林城拜見太后。世祖爲皇子時，命令董文用主管文書，在帳中講學，經常受到推重贊賞。

癸丑，世祖受命憲宗自河西征雲南大理。文用與弟文忠從軍，督糧械，贊軍務。丁巳，世祖令授皇子經，是爲北平王、雲南王也。又命召遺老竇默、姚樞、李俊民、李冶、魏璠於四方。己未，伐宋，文用發沿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鄂州，宋賈似道、吕文德將兵來拒，水陸軍容甚盛。九月，世祖臨江閲戰，文炳求先進戰，文用與文忠固請偕行，世祖親料甲冑，擇大艦授之，大破宋師。

癸丑年，世祖接受憲宗的命令從河西征伐雲南大理。董文用與弟弟董文忠從軍，督管糧食軍械，贊理軍務。丁巳年，世祖命令他教授皇子經學，皇子就是北平王、雲南王。世祖又下令從各地召來遺老竇默、姚樞、李俊民、李冶、魏璠。己未年，討伐宋朝，董文用征發邊界的蒙古、漢人的隊伍，料理軍需。準備攻打鄂州時，宋朝賈似道、吕文德率兵來抵抗，水陸部隊的軍容强盛。九月，世祖親自到長江觀戰，董文炳請求率先進戰，董文用和董文忠也堅决要求同行，世祖親手爲他們整理鎧甲和頭盔，挑選大船授給他們，結果大敗宋師。

世祖即位，建元中統。文用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侍衛，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文謙宣撫大名等路，奏文用爲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年，李璮叛據濟南，從元帥闊闊帶統兵誅之，山東平。阿术奉詔伐宋，召文用爲其屬，文用辭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吾兄文炳，以經略使總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阿术曰："潛邸舊臣，不得引此爲説。"文用謝病不行。

世祖即位，年號中統。董文用手持皇帝詔令到邊遠郡省傳布解説，并從士兵中挑選人充任侍衛，七月回到朝廷。中書左丞張文謙宣撫大名等路，上奏皇帝任命董文用爲左右司郎中。中統二年八月，董文用以兵部郎中的身份參加商議都元帥府事務。中統三年，李璮叛亂占據濟南，董文用隨從元帥闊闊帶統兵誅滅了叛軍，平定了山東。阿术奉詔討伐宋朝，召董文用作爲他的部屬，董文用辭謝説："據國家新規定，帶兵的諸侯，他們的子弟不能再擔任軍中職務。現在我哥哥董文炳以經略使身份統領重兵鎮守山東，我不應當再隨軍前往了。"阿术説："你是皇帝未繼位時的舊臣，不應該引這條新規定爲理由。"董文用以病推辭，没有跟從阿术出征。

至元改元，召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渾都海之亂，民間

改年號爲至元那年，董文用被召回，任命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一帶自從渾都海

相恐動，竄匿山谷。文用至，鎮之以靜，乃爲書置通衢諭之，民乃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爲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户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黄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

作亂以來，民間驚恐騷動不寧，老百姓藏匿在山谷中。董文用到任後，治之以静，寫了許多布告張貼在交通要道進行宣傳，老百姓纔安定下來。他又組織民力開挖唐來、漢延、秦家等渠道，開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的土地，修成許多水田，於是老百姓歸來的有四五萬户，董文用給他們都分了田地種子，發給農具；重新修造船隻放在黄河中，接受各部落的歸順以及從潰敗的叛軍中脱離出而前來投降的人。

時諸王只必鐵木兒鎮西方，其下縱横，需索無算，省臣不能支，文用坐幕府，輒面折以法。其徒積忿，譖文用於王，王怒，召文用，使左右雜問之，意叵測。文用曰："我天子命吏，非汝等所當問，請得與天子所遣爲王傅者辨之。"王即遣其傅訊文用。其傅中朝舊臣，不肯順王意。文用謂之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所恨者，仁慈寬厚如王，以重戚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王威名，於事體不便。"因歷指其不法者數十事，其傅驚起，去白王，王即召文用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頗立。二年，入奏經略事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

當時，諸王只必鐵木兒鎮守西方，他的部下驕横跋扈，索求没有止境，行省的官吏不堪應付。董文用坐守幕府，經常當面用法律駁斥那些人。只必鐵木兒的部下積憤在心，在王爺面前講董文用的壞話。只必鐵木兒十分憤怒，召來董文用，讓身邊的官員一起來追問他，居心叵測。董文用説："我是皇帝所任命的官員，不是你們所能盤問的，請讓我同皇帝親自選派擔任王傅的人來分辯。"王就派自己的王傅去審訊文用。王傅是朝中老臣，不肯順從王的意思。董文用對他説："我是漢人，生死不值得計較。我所遺憾的是，像王這樣仁慈寬厚的人，作爲貴戚鎮守遠方，而他的部下殘酷虐待百姓，侵犯地方官府，損傷了王的威名，這是不利於國事的。"於是他一一舉例數説了幾十件那些不法之徒所幹的壞事。王傅吃驚得站了起來，回去禀告王，王馬上召文用，向他道歉説："不是你説，我恐怕不會知道。你懷着這樣心意侍奉朝廷，不可怠慢。"從此讒言銷聲匿迹而省府的政事也逐漸有所建樹。至元二年，董文用入朝報告有關地方治理的情況，返回後，遵照皇帝的旨意行事，中興於是安定下來。

八年，立司農司，授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山東自更叛亂，野多曠土，文用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以郡守移剌某爲能，作詩表異之。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爲天下勸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奏文用爲工部侍郎，代紇石里。紇石

至元八年，設立司農司，董文用被任命爲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山東歷經叛亂，田野多荒廢，董文用不避偏遠到處巡行，鼓勵老百姓努力耕作。到達登州境時，見那裏田野開墾得好，認爲郡守移剌某有本事，特意寫詩表揚。於是各郡都重視開墾土地，收獲很大。五年之内，他的政績就成爲全國勸農使中最突出的。十二年，丞相安童奏請董文用擔任工部侍郎，取代紇石里。

里，阿合馬私人也。其徒既讒間安童罷相，即使鷹監奏曰："自紇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帝怒，促召治之，因急捕文用入見，帝望見曰："董文用乃爲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别令取給有司。

紇石里是阿合馬的親信，他的黨徒先用讒言離間，使安童罷了丞相，接着又讓鷹監上奏皇帝説："自從紇石里離開後，新來的工部侍郎不供給鷹食，鷹快瘦死了。"皇帝非常生氣，催令予以處治，於是馬上逮捕董文用來見皇帝。皇帝遠遠看見是董文用，就説："董文用難道是替你們管鷹食的人嗎！"於是擱下這事不問，下令另外從有關部門那裏取鷹食。

十三年，出文用爲衛輝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衝要，民爲兵者十之九，餘皆單弱貧病，不堪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絶于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文用憂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耕作，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州縣吏卒，足以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汝言誠然，萬一有不虞，則罪將誰歸?"文用即手書具官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不廢。諸郡運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石，文用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風水，舟不能以時至，而先爲期會，是未運而民已困矣。"乃集旁郡通議，立驛置法，民力以舒。

十三年，董文用外任爲衛輝路總管，佩金虎符。這個郡的位置在交通要道上，老百姓中當兵的人數占人口的十分之九，剩餘的都是老弱貧病，不能勝任力役。又遇上皇帝新占領江南，運送書籍、金玉、財帛的車馬日夜不絶，郡中百姓擔負警衛運輸，每天要動用數千人服役。董文用很爲這事發愁，説："我們的老百姓太疲憊了，而且又非常影響耕作，恐怕不能這樣幹。"他於是對負責轉運的官員説："州縣吏卒，已經足够用了，不必再煩擾百姓了。"轉運官説："你的話固然不錯，但萬一發生意外之事，那誰來擔當罪過呢?"董文用馬上簽名畫押親自擔保。老百姓因此能够按時耕種，而運輸任務也没有停頓。各郡縣往京師運送江淮的糧食，衛郡應當運送十五萬石。董文用説："老百姓的户口中可以抽來服役的已經没有多少人，而且根據江淮地區的風向和河水狀況，船不能按時到達，如果事先定好集合日期，則糧食還没有運而人已經乏困了。"於是同周圍各郡一起商議，設置驛站制訂法規，老百姓因此得以休息。

十四年，詣汴漕司言事。適漕司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文用曰："衛爲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水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即浸淫及衛，今又引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纔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遂寢。

十四年，董文用到汴京漕司議事。正逢漕司討論溝通沁水北東，讓它合流御河以便於水運一事。董文用説："作爲郡，衛的地勢最低下，經常下大雨，一下雨沁水總是溢出一百多里；雨再下大一點，水還没有通到黄河，就四下溢出，淹及衛城了。現在又引它往這邊流來，這樣做的話，哪裏衹是没有衛郡了，連大名、長蘆也都没有了。"正好朝廷派人去察看地形，他們禀告説："衛州城中最高的塔纔與沁水平，實在是不能開挖沁水呀。"這件事就停辦了。

十六年，受代歸田里，茅茨數

十六年，有人來代替他，他離官回歸田里，

椽，僅避風雨，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裕宗在東宫，數爲臺臣言："董文用勛舊忠良，何以不見用!"十八年，臺臣奏起文用爲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

家中衹幾間茅草屋，僅能遮蔽風雨。董文用在家讀書賦詩，自得其樂。裕宗當時爲太子，曾幾次對御史臺官員説："董文用是功勛老臣，爲什麽不被任用!"十八年，御史臺官員上奏皇帝起用董文用爲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董文用没有赴任。

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召文用爲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朝臣議之。文用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爲虎也。今虚名僅存，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苶然，無可復望者矣。昔阿合馬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爲不可，使阿合馬售私恩，而朝廷驟斂怨也。乃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訴。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悉從文用議。

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召董文用任兵部尚書。從此朝廷每次有大事需要議論，董文用没有不參與的。二十年，江淮省官吏中有人想專權但又忌怕廉察官，因此建議行臺隸屬於行省，收到建議後，皇帝召集朝臣商議。董文用説："不能這樣做。御史臺就好像卧虎，雖没有咬人，但因爲它是老虎，人們還是怕它。現在有御史臺這個虚名，綱紀尚且不振，再將它壓低，使它神采萎靡，就更没有什麽可以指望的了。過去阿合馬當權時，商販等下層人，都靠行賄做了官。等到阿合馬下臺時，有人想將那些人全部罷官，但朝廷商議認爲不能這樣做。這樣做，衹能使阿合馬推售個人恩德，而使衆人的怨恨都集中到朝廷身上。於是讓按察司彈劾那些不稱職的人，罷免他們的官職，這樣做以後纔使官吏有所懼怕，而老百姓也有告狀的地方。這樣看來，按察司這個機構，國家應當整頓加强，不可撤銷。"最後都接受了董文用的建議。

轉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二院學士，知秘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以貨利得幸權要爲貴官，陰結貪刻之黨，以錙銖掊克爲功，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文用陽問曰："此錢取於右丞之家耶？將取之於民耶？取於右丞之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説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悦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剥無遺，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

董文用轉任禮部尚書，升任翰林、集賢兩院學士，知秘書監。當時中書右丞盧世榮，靠以財物獲得權要人物的寵信而當上高官，暗地裏與一些貪刻之徒結爲私黨，把盤剥搜刮老百姓直到分毫全無作爲自己的功勞。因此提出建議説："我立法管理財政，較之平常年度將成倍增加收入，而老百姓不受打擾。"皇帝下詔大家議論，没有人敢提出意見。董文用故意問道："這筆錢是從右丞家拿出呢？還是將從老百姓那兒取得呢？如果是從右丞家取，那我就不知道説什麽了；如果是從老百姓那裏獲取的，那麽我就有話説了。放羊的人，一年剪兩次羊毛，現在牧羊人天天剪羊毛獻上，主人當然高興能得到這麽多的羊毛，但是羊無法避寒熱，馬上會死光，哪裏還能再得到羊毛呢！老百姓的財産也是有限的，按時收取，

相安童謂坐中曰："董尚書真不虛食俸禄者。"議者出，皆謝文用曰："君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真仁人之言哉！"世榮竟以是得罪。

還恐怕會傷害他們，現在這樣不留餘地地盤剥，哪裏還會有老百姓呢！"盧世榮無法回答。丞相安童對在座的人説："董尚書真不是白吃俸禄的人啊。"參加討論的人出來，都感謝董文用説："您的一句話，駁斥了聚斂之臣而又安定了國家的根本，真是仁人之言呀！"盧世榮最終因此而獲罪。

二十二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文用力辭。帝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但言之。"文用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多傲，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文用至，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帝命建佛塔於宋故宫者，有司奉行甚急，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猶欲并建大寺。文用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奈何格上命耶？"文用曰："非敢格上命，今日之困民力而失民心者，豈上意耶！"其人意沮，遂稍寬其期。二十三年，朝廷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大爲奸利。文用請入奏事，大略言："疲國家可寶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列其條目甚悉。言上，事遂罷。

二十二年，董文用被任命爲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他堅決推辭。皇帝説："你的家世不是其他人能比的。朕任命你的原因，不在那些賦税細務上，你應當考察那些大事，有不對的地方，你衹管提出來。"董文用這纔接受了這個職務。這個行省的長官，平素驕横慣了，同事們没有人敢抬頭看他，平時議事上報，像小吏服侍大官那樣跪着説話。董文用到職後，就坐在堂上有條不紊地與他議事，一點也不遷就，雖然多次觸犯了他，也毫不顧及。有人奉皇帝的命令在宋故宫修建佛塔，有關官員奉令非常急迫。天下大雨雪，老百姓進山伐木，死了幾百人，還要同時修建大寺。董文用對他説："不是時令而調集老百姓服役，老百姓受不了，稍微緩一緩怎麽樣？"那個官員説："你爲什麽要對抗皇帝的命令？"董文用説："不是敢對抗皇帝的命令，現在這種使民力乏困而喪失民心的做法，難道是皇帝的本意嗎？"那個官員泄了氣，於是稍微放寬期限。二十三年，朝廷將在海東用兵，更加重了徵斂，有關官員從中大謀私利。董文用請求進宫奏事，主要意思是説："使國家寶貴的民力疲乏，而攻取僻陋無用的小國。"羅列上奏的細目十分詳細。他的話報到皇帝那裏，出兵的事因此作罷。

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文用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賢才。"乃舉胡祗遹、王惲、雷膺、荆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爲按察使，徐琰、魏初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極選。方是時，桑哥當國，恩寵方盛，自近戚貴人見之，皆屏息遜避，無敢誰何。文用以舊臣任中丞，獨不附之。桑哥令人風文用頌己功於帝

二十五年，董文用被任命爲御史中丞。他説："中丞不應當管理細瑣的事務，我要先舉薦賢才。"於是推舉胡祗遹、王惲、雷膺、荆幼紀、許楫、孔從道等十多人任按察使，徐琰、魏初等任行臺中丞，當時人都認爲非常合適。這時候桑哥掌握國家大權，皇帝對他非常恩寵，連近戚貴人見了他，也都小心避讓，没有人敢對他怎麽樣。衹有董文用以舊臣的資格擔任中丞，偏偏不依附他。桑哥讓人提醒董文用到皇帝面前頌揚他

前，文用不答。桑哥又自謂文用曰："百司皆具食於丞相府矣。"文用又不答。會朔方軍興，糧糗粗備，而誅求愈急，文用謂桑哥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伐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邇盗賊蜂起，文用持外郡所上盗賊之目，謂桑哥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暴斂使至此爾。御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訴；民無所赴訴，而政日亂，將不止於臺事之不行也。"忤其意益深，乃摭拾臺事百端，文用日與辨論，不爲屈。於是具奏桑哥奸狀，詔報文用，語密而外人不知也。桑哥日誣譖文用于帝曰："在朝惟董文用戇傲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帝曰："彼御史之職也，何罪之有！且董文用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遷大司農。時欲奪民田爲屯田，文用固執不可。遷爲翰林學士承旨。

的功德，董文用不答理。桑哥又親自對董文用說："百官都在丞相府吃過酒席了。"董文用又不答理。正值北方有戰事，糧草大體上準備好了，徵集却更加苛急。董文用對桑哥說："老百姓遭大難了，外部的災禍還没有清除而內部又自傷根本，丞相應該仔細思量呢。"當時遠近盗賊蜂起，董文用拿着外郡交上來的盗賊情況，對桑哥說："老百姓難道不想安樂養生嗎！急法暴斂迫使他們這樣幹的呀。御史臺補救政事做得不够的地方，丞相應當予以扶助，不應當壓制呀。御史臺辦不成事，則老百姓没地方告狀；老百姓没有地方告狀，政治就會一天天混亂下去，這樣，就將不單是御史臺辦不成事呀。"這就更加與桑哥的意見相抵觸，桑哥於是挑剔御史臺的許多毛病，董文用每天與他辯論，不爲他的權勢所屈服。於是董文用也整理了桑哥的罪行上奏，皇帝召見他，談話的內容非常機密，外人不得而知。桑哥每天在皇帝面前說董文用的壞話："在朝的官員中祇有董文用又蠢又驕不聽命令，違抗尚書省，請嚴加懲辦他的罪惡。"皇帝說："他做的都是御史職內的，有什麽罪！而且董文用端莊謹慎，朕平素就知道，你要好好待他！"董文用升爲大司農。當時本打算奪取民田爲屯田，董文用堅持認爲不能這樣做。後來董文用改任翰林學士承旨。

二十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宫，以文用舊臣，欲使文用授皇孫經，具奏上，以帝命命之。文用每講說經旨，必附以朝廷故事，丁嚀譬喻，反復開悟，皇孫亦特加敬禮。

二十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宫，因爲董文用是舊臣，想讓他給皇孫講授經學，禀報給皇帝，以皇帝的命令任命他。董文用每次講説經旨，一定要加上朝廷的舊事，殷殷細說，旁引例證，反復開導使之領悟，因此皇孫對他也特别敬重。

三十一年，帝命文用以其諸子入見，文用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爲！"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世祖崩，成宗將即位上都，太后命文用從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刺之地，文用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帝悟，即日可其奏。是

三十一年，皇帝命令董文用帶着孩子入宫朝見。董文用說："臣承蒙國家的大恩，至死都無以回報，臣的孩子怎麽能享受這種禮遇呢！"皇帝下了幾次命令，董文用始終不讓孩子進宫。這一年，世祖去世，成宗將在上都繼承皇位，太后命令董文用隨從前去。成宗即位後，到三不剌去巡視，董文用說："先帝剛剛去世，陛下外出巡視，不按時返回，難以使百姓穩定，還是以趕快回到京都爲好。而且臣聽說皇帝就像北斗一樣，居於自己的位置上而群星都圍繞着它，不在於要

行也，帝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文用亦盛言先帝虚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説或至夜半。

文用自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毋下拜跪飲，皆異數也。帝在東宫時，正旦受賀，於衆中見文用，召使前曰："吾向見至尊，甚稱汝賢。"輒親取酒飲之。至是，眷賚益厚。是年，詔修先帝實録，升資德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文用於祖宗世系功德、近戚將相家世勛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究質問，文用應之無遺失。

大德元年，上章請老，賜中統鈔萬貫以歸，官一子，鄉郡侍養。六月戊寅，以疾卒，年七十有四。子八人：士貞，士亨，士楷，士英，士昌，士恒，士廉，士方。贈銀青榮禄大夫、少保、趙國公，謚忠穆。

董文直

文直字彦正，俊之第四子也。剛毅莊栗，簡言笑，通經史法律。爲藁城長官，佩金符。

初，兄文炳及季弟文忠，去事世祖，次文用亦在朝，俱有仰於家，而食者餘百口，文直勤儉，始終不替。内則養生送死之合禮，外則中表賓問之中度，奉上接下，一敬一愛，藹乎其睦也。性好施而甚仁，里閈或貧不自立，每陰濟其急，不使之知恩所從來。微至僮病，必手予粥藥。或止之，曰："不忍以其賤違吾愛心。"及棄官，浮沉里社，任真適意，親賓過從，尊酒相勞。家門日以烜赫，己獨恬然，不見諸辭色。以病卒，年五十有二。

親自四處巡行。"皇帝醒悟了，當天就批准了他的奏章。這次外出，皇帝經常將他召到自己的帳中，詢問前朝舊事，董文用也極力贊揚先帝虚心納賢、開國經世的功勞，有時談到半夜。

董文用從先帝時起，每次侍奉宴飲，都是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曾從御座上親自賜酒給他，讓他不用下拜跪着飲，這都是很特殊的禮遇。皇帝未即位時，新年接受臣下朝賀，在衆人中見到董文用，召他到前面來説："我過去拜見皇帝時，他曾極力稱贊你賢良。"於是親自取酒給他飲。到現在對他寵愛更深、賞賜也更多。這一年，皇帝下詔編纂先帝實録，董文用被升爲資德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董文用對祖宗世系功德、近戚將相的家世功勛，都有全面系統的記憶，史館有疑問之處，董文用都能一一解答，没有遺漏。

大德元年，董文用上奏章以年高請求退休。皇帝賜給他中統錢萬貫，讓他還鄉，讓他的一個兒子做官，由地方上負責奉養他。六月戊寅，董文用因病去世，享年七十四歲。有八個兒子：董士貞、董士亨、董士楷、董士英、董士昌、董士恒、董士廉、董士方。董文用被追贈爲銀青榮禄大夫、少保、趙國公，謚號忠穆。

董文直字彦正，是董俊的第四個兒子。他性格剛毅莊重，不苟言笑，熟悉經史法律。他是藁城長官，佩金符。

起先，董文直的哥哥董文炳和小弟弟董文忠去侍奉世祖，董文用也在朝廷，他們都對家裏有所依賴，而且家中吃飯的人有百來口，董文直勤儉持家，始終如一。對内養生送死，對外親友往來都符合禮儀制度，奉上接下，敬長愛幼，非常和藹親切。他生性仁慈，樂善好施，鄉里有人家貧不能自立，他總是在人家最急需的時候暗地裏給予接濟，并且不讓人知道誰是施恩的人。小到僮僕生病，他也一定要親手端粥送藥。有人勸他不要這樣做，他説："我不願因爲他們地位卑賤而違背了我自己的愛心。"他棄官後，在鄉里隨遇而安，順心舒坦地過日子，同親友賓客往來，相互以酒慰勞。他的家門一天天顯赫，但他自己

仍保持恬靜的心態，臉色言辭也從來無所流露。後來因病去世，時年五十二歲。

## 董文忠

文忠字彥誠，俊第八子也。歲壬子，入侍世祖潛邸。王鶚嘗言詩，因問文忠能之乎，文忠曰："吾少讀書，惟知入則孝於親，出則忠於君而已。詩非所學也。"癸丑，從征南詔。己未，伐宋，與兄文炳、文用敗宋兵於陽羅堡，得蒙衝百艘，進圍鄂。

董文忠字彥誠，是董俊的第八個兒子。壬子年，世祖還没有繼位時，他就侍奉世祖。王鶚曾經論詩，順便問他會不會，董文忠說："我讀書不多，祇知道在家就孝敬父母，出外就忠於國君罷了。詩不是我所學的。"癸丑年，參加征伐南詔。己未年，討伐宋朝，與哥哥董文炳、董文用在陽羅堡打敗宋兵，得戰船百餘艘，又進而圍鄂。

世祖即位，置符寶局，以文忠爲郎，授奉訓大夫，居益近密，嘗呼董八而不名。文忠不爲容悦，隨事獻納，中禁事秘，外多不聞。至元二年，安童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陳十事，言忤旨，文忠曰："丞相素有賢名，今秉政之始，人方傾聽，所請不得，後何以爲？"遂從旁代對，懇悃詳切，如身條是疏者，始得允可。

世祖做了皇帝後，設置符寶局，讓董文忠擔任符寶郎，并擔任奉訓大夫，關係更加親密，曾經稱呼他董八而不叫他的名字。董文忠從不以逢迎來取悦皇帝，而是經常根據實際情況建言以供采納，皇帝身邊的事非常機密，外人大多不知道。至元二年，安童以右丞相的身份負責中書省，提出了十件事，他的話違反了皇帝的旨意，董文忠說："丞相一向有賢名，現在剛開始執政，衆人正在傾聽他的話，而他提出的建議得不到批准，以後他還怎麽辦事呢？"董文忠於是在旁邊代替他對答，言辭懇切詳盡，仿佛他自己就是親自撰寫這個奏疏的人，皇帝這纔批准了。

八年，侍講學士徒單公履欲奏行貢舉，知帝於釋氏重教而輕禪，乃言儒亦有之，科舉類教，道學類禪。帝怒，召姚樞、許衡與宰臣廷辨。文忠自外入，帝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文忠對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講孔孟之道而爲詩賦，何關修身，何益治國！由是海内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謂道學！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欲行其説，故以是上惑聖聽，恐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國之意也。"事遂止。

八年，侍講學士從單公履想上奏實行貢舉，他知道皇帝對於佛學重視教義而輕視禪宗，於是便説儒學也有這種情况，科舉與教義相似，道學與禪宗相似。皇帝很生氣，召集姚樞、許衡與宰相大臣在朝廷上討論這件事。董文忠從外面進來，皇帝說："你每天讀《四書》，也是一個道學家。"董文忠回答説："陛下經常說：士子不研究經典學習孔孟之道而作詩賦，這與修身有什麽關係，對治理國家有什麽益處！因此全國的文士逐漸知道從事實際的學問。臣現在每天所讀的，都是孔孟的教導，哪裏知道什麽道學！而俗儒固守亡國餘習，想推行自己的想法，所以用這些話來迷惑陛下，這恐怕不是陛下教人修身治國的本意。"貢舉的事於是作罷。

十一年，伐宋，民困供餽，文忠奏免常歲横征，從之。帝嘗見宋降

十一年，攻打宋朝，老百姓因供應軍隊糧餉而困乏，董文忠上奏請求免去每年慣例的過分的

將，從容問宋所以亡者，皆曰："賈似道當國，薄武人而重文儒，將士怨之，莫有鬥志。故大軍既至，爭解甲歸命也。"帝問文忠："此言何如?"文忠因詰之曰："似道薄汝矣，而君則貴汝以官，富汝以禄，未嘗薄汝也。今有怨於相，而移於君，不肯一戰，坐視國亡，如臣節何！然則似道薄汝者，豈非預知汝曹不足恃乎!"帝深善之。有旨徙大都獵户於鄄中，文忠奏止之。又請罷官鬻田器之税，聽民自爲。

徵斂，皇帝批准了這個意見。皇帝曾經召見宋朝投降的將領，從容地問起宋朝滅亡的原因，降將們都説："賈似道掌握朝政，輕視武人而祇看重文人儒士，將士們都有怨氣，喪失了鬥志。所以當大軍一到，都搶先解甲投降。"皇帝問董文忠："這話怎麽樣?"董文忠因此反駁道："賈似道對你們不好，可是你們的國君用高官讓你們顯貴，用厚禄使你們富裕，從來没有輕視過你們啊。現在你們對宰相有怨氣，從而遷怒於國君，不肯努力拼戰，坐視國亡，這能算有臣節嗎！這樣看來，賈似道之所以輕視你們，難道不是預先知道你們這幫人靠不住嗎!"皇帝非常贊許他的這番話。皇帝曾有聖旨遷徙大都的獵户到鄄中，董文忠上奏後纔停止下來。董文忠還請求免去官賣農具的税，讓老百姓自己處理。

時多盗，詔犯者皆殺無赦。在處繫囚滿獄。文忠言："殺人取貨，與竊一錢者均死，慘黷莫甚，恐乖陛下好生之德。"敕革之。或告漢人毆傷國人，及太府監屬盧甲盗剪官布。帝怒，命殺以懲衆。文忠言："今刑曹於囚罪當死者，已有服辭，猶必詳讞，是豈可因人一言，遽加之重典!宜付有司閲實，以俟後命。"乃遣文忠及近臣突滿分核之，皆得其誣狀，遂詔原之。帝因責侍臣曰："方朕怒時，卿曹皆不敢言。非董文忠開悟朕心，則殺二無辜之人，必取議中外矣。"因賜文忠金尊，曰："用旌卿直。"裕宗亦語宫臣曰："方天威之震，董文忠從容諫正，實人臣難能者。"太府監屬奉物詣文忠泣謝曰："鄙人賴公復生。"文忠曰："吾素非知子，所以相救於危急者，蓋爲國平刑，豈望子見報哉!"却其物不受。

當時盗賊很多，皇帝下詔抓到盗賊一律殺掉不准赦免。地方監獄裏關滿了犯人。董文忠説："殺人掠財與偷竊一文錢的人都一樣判死罪，未免太過於慘酷了，這恐怕有違於陛下憐惜生靈的美德。"皇帝於是下令改變了原來的做法。有人控告有漢人打傷了蒙古族人，以及太府監的屬官盧甲偷剪官布。皇帝很惱怒，命令把他們殺了以警告衆人。董文忠進言道："現在司法部門對於囚犯中當判死刑的人，即使已有犯人的供狀，一定還要詳細審定核實，這怎麽可以因人的一句話，馬上就加之以重刑！應該交給有關部門審理查證，再等最後的判决吧!"皇帝於是指派董文忠和近臣突滿分别來核實查驗這兩件事，都查明其中有冤屈，於是皇帝下令赦免了他們。皇帝還爲此責備周圍的侍臣説："當朕生氣時，你們都不敢進言。如果不是董文忠使朕明白過來，就會殺了兩個無辜的人，那一定會遭到朝廷内外的議論了。"皇帝還因此賜與董文忠金杯，説："用來表彰你的耿直。"裕宗也對宫廷臣子們説："當皇帝動怒時，董文忠從容規勸，這實在是一般人臣難做到的。"太府監屬官盧甲帶着禮物到董文忠這裏來哭着道謝説："小人依賴您纔重新得到生命。"董文忠説："我平素不認識你，之所以在危急的時刻救你，是爲了使國家的刑法公平，難道

是指望你來報答嗎!”於是拒絕他的禮物不接受。

自安童北伐，阿合馬獨當國柄，大立親黨，懼廉希憲復入爲相，害其私計，奏希憲以右丞行省江陵。文忠言:“希憲，國家名臣。今宰相虚位，不可使久居外，以孤人望，宜早召還。”從之。十六年十月，奏曰:“陛下始以燕王爲中書令、樞密使，纔一至中書。自册爲太子，累使明習軍國之事，然十有餘年，終守謙退，不肯視事者，非不奉明詔也，蓋朝廷處之未盡其道爾。夫事已奏决，而始啓太子，是使臣子而可否君父之命，故惟有唯默避遜而已。以臣所知，不若令有司先啓而後聞，其有未安者，則以詔敕斷之，庶幾理順而分不逾，太子必不敢辭其責矣。”帝即日召大臣，面諭其意，使行之。復語太子曰:“董八，崇立國本者，其勿忘之。”

自從安童北伐，阿合馬獨掌國家大權。他大立親黨，培植爪牙。他害怕廉希憲又入朝當丞相，妨害他的私計，於是上奏讓廉希憲以右丞的身份到江陵負責行省事務。董文忠説:“廉希憲是國家的名臣。現在宰相的位置空着，不可以使他長居外地，那樣會辜負人們的期望，應該早點召他還朝。”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見。十六年十月，董文忠又上奏説:“陛下最初任命燕王爲中書令、樞密使，他纔去了一次中書省。自從將他册封爲太子後，多次讓他熟悉掌握軍國大事，但是十多年來，他始終謙守退讓，不肯處理事務，其原因不是不肯執行聖上的旨意，是朝廷對他的安排還不够合適罷了。當事情已經奏明皇帝審批下來，這纔呈報太子，這豈不是使做兒臣的來認可或否定父王的命令，所以他衹好保持沉默迴避。按臣的想法，不如讓有關部門先呈送太子然後再奏明皇上，其中太子審定有不太合宜的，那麼請皇帝再决斷清楚，這樣多半可以做到合乎情理而又不超越職分，太子一定不敢推辭自己的責任了。”皇帝當天就召集大臣，當面説明這個意思，要求實行。皇帝又對太子説:“董八是幫助加强鞏固國家基礎的人，可不要忘了他。”

禮部尚書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敕，以絶中書風曉近習奏請之弊。帝鋭意欲行之，詔廷臣雜議；且怒翰林學士承旨王磐曰:“如是有益之事，汝不入告，而使南方後至之臣言之，汝用學問何爲!必今日開是省。”三日，廷臣奏以文忠爲侍中，及其屬數十人。近臣乘便言曰:“陛下將别置省，此實其時。然得人則可以寬聖心，新民聽；今聞盗詐之臣與居其間，不可。”其言多指文忠。文忠忿辨曰:“上每稱臣不盗不詐，今汝顧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臣盗詐何事!”帝令言者出，文忠猶訴不止，且攻其害國之奸。帝曰:“朕自知之，彼不言汝也。”其人忌文忠，

禮部尚書謝昌元上書請求建立門下省，對皇帝制書和敕書認爲不當，可以封還或駁正，用這種方法來杜絶中書省暗示或指使近臣奏請的弊病。皇帝一心想實行這個建議，詔令朝廷大臣商議；而且對翰林學士承旨王磐很生氣，説:“像這樣有益的事，你不入朝相報，而讓南方後入朝的臣子提出，你要學問做什麽!一定要在今天就設立門下省。”三天後，廷臣奏請讓董文忠擔任侍中，他的屬下還有幾十人。有親信大臣乘機對皇帝説:“陛下另設一省，這正是好時機。但是用人得當則可以寬聖上之心，使老百姓聽到新的有益的言論；現在聽説有奸詐之臣也混在裏面，這樣不好。”這番話多是針對董文忠的。董文忠激憤地辯論道:“皇帝每每説我不欺不詐，現在你望着我説話，本意是在指我，請你明白地説清楚我哪些事欺詐!”皇帝命令説這番話的人出去，

欲中害之，然以文忠清慎無過，乃奉鈔萬緡爲壽，求交歡，文忠却之。文炳爲中書左丞卒，太傅伯顏乃表文忠可相，帝使繼其官，文忠辭曰：“臣兄有平定南方之勞，可居是位。臣嘗給事居中，所宣何力，敢冒居重職乎！”

董文忠仍然不停地控訴，而且揭露他爲害國的奸臣。皇帝說：“朕自己很清楚，他不是在說你。”那個人忌恨董文忠，想從中加害於他，但由於董文忠清廉謹慎没有過失，就帶着萬緡錢鈔給董文忠賀壽，請求交朋友，董文忠拒絕了。董文炳當中書左丞時去世，太傅伯顏於是上表說董文忠可當丞相，皇帝讓董文忠繼承董文炳的官位，董文忠推辭說：“臣的哥哥有平定南方的功勞，可以擔負這個職務。臣一直是擔任給事居中，出了什麼力，怎敢冒昧地占有這個重要的位置呢！”

十八年，升典瑞局爲監、郎爲卿，仍以文忠爲之。授正議大夫，俄授資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卿如故。車駕行幸，詔文忠毋扈從，留居大都，凡宫苑、城門、直舍、徼道、環衛、營屯、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尚乘諸監，皆領焉。兵馬司舊隸中書，并付文忠。時權臣累請奪還中書，不報。是冬十月二十有五日，鷄鳴，將入朝，忽病仆，帝遣中使持藥投救不及，遂卒，甚悼惜之，賻錢數十萬。後制贈光禄大夫、司徒，封壽國公，謚忠貞。

十八年，皇帝升典瑞局爲監、郎爲卿，仍讓董文忠擔負這個職務。董文忠還被任命爲正議大夫，不久又擔任資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典瑞監的職務不變。皇帝出外巡行時，詔令董文忠不必跟隨護衛，留在大都，負責管理宫苑、城門、直舍、徼道、環衛、營屯、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尚乘等監的事務。兵馬司從前隸屬於中書省，也一起交付董文忠管。當時有權臣多次請求奪還中書省，皇帝不作答覆。這一年冬天十月二十五日，鷄叫時分，董文忠正準備入朝，忽然生病跌倒，皇帝派宫中使者拿着藥去搶救也來不及了，於是去世。皇帝非常哀痛惋惜，送錢幾十萬辦理喪事。後來皇帝又命令追贈他爲光禄大夫、司徒，封壽國公，謚號忠貞。

## 嚴實

嚴實字武叔，泰安長清人。略知書，志氣豪放，不治生産，喜交結施與，落魄里社間。屢以事繫獄，俠少輩爲出死力，乃得脱去。

嚴實字武叔，泰安長清人。他讀書不多，志氣豪放，不從事謀生之業，喜歡交接朋友幫助别人，在鄉里潦倒落魄。他幾次犯罪坐牢，有一些俠客朋友出死力幫助，他纔得以逃脱出去。

癸酉秋，太祖率兵自紫荆口入，分略山東、河北、河東而歸。金東平行臺調民爲兵，以實爲衆所服，命爲百户。甲戌春，泰安張汝楫據靈巖，遣别將攻長清，實破走之。以功授長清尉。戊寅，權長清令。宋取益都，乘勝而西，行臺檄實備芻糧爲守禦計。實出督租，比還，而長清破，俄以兵復之。有譖于行臺者，謂實與宋有謀，行臺以兵圍之，實挈家避青

癸酉年秋天，太祖率兵從紫荆口攻入，掠奪山東、河北、河東等地而歸。金東平行臺徵調老百姓當兵，因爲嚴實在民衆中有威信，便任命他爲百户。甲戌年春天，泰安張汝楫占據靈巖，派部將攻長清，嚴實擊敗敵人，使他們潰逃。因戰功被授任長清尉。戊寅年，代理長清令。宋朝攻取益都，乘勝西進，行臺傳令嚴實準備糧草作守禦的打算。嚴實出城催督租税，等到他回來，長清已被攻破，不久他又帶兵收復。有人到行臺說他的壞話，說嚴實與宋有奸謀，行臺派兵包圍

崖。宋因以實爲濟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無不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

了他，嚴實帶領全家到青崖避難，宋朝因此讓嚴實擔任濟南治中，他帶部隊四處出擊，所到之處没有攻不下的，於是太行以東，全都受嚴實管轄。

庚辰三月，金河南軍攻彰德，守將單仲力不支，數求救。實請於主將張林，林逗遛不行，實獨以兵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實知宋不足恃。七月，謁太師木華黎於軍門，挈所部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户三十萬來歸，木華黎承制拜實金紫光禄大夫、行尚書省事。進攻曹、濮、單三州，皆下之。偏將李信，留鎮青崖，嘗有罪，懼誅，乘實之出，殺其家屬，降于宋。辛巳，實以兵復青崖，擒信誅之。進攻東平，金守將和立剛棄城遁，實入居之。

庚辰年三月，金河南的部隊攻打彰德，守將單仲抵抗不住，幾次求救。嚴實請示主將張林，張林遲遲不肯行動，嚴實單獨帶兵趕去救援，到達時，單仲已經被俘。嚴實知道宋朝不可依靠。七月，嚴實到太師木華黎的駐扎處拜見他，帶着自己手下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的三十萬户來歸順，木華黎根據皇帝的旨意任命嚴實爲金紫光禄大夫、行尚書省事。嚴實進攻曹、濮、單三州，都攻下了。嚴實手下的偏將李信留守青崖，他曾經犯過罪，害怕被殺，乘着嚴實出去的機會，殺了嚴實的家屬去投奔宋朝。辛巳年，嚴實帶兵收復青崖，抓住李信殺了他。嚴實進攻東平，金朝守將和立剛棄城逃跑，嚴實占領了該城。

壬午，宋將彭義斌率師取京東州縣，實將晁海以青崖降，盡掠實家，義斌軍西下，郡縣多歸之。乙酉四月，遂圍東平。實潛約大將孛里海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且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請以兄事實。時麾下衆尚數千，義斌聽其自領，而青崖所掠者則留不遣。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孛里海等軍相望，分實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迫，急赴孛里海軍與之合，遂與義斌戰，宋兵潰，擒義斌。不旬月，京東州縣復爲實有。是冬，木華黎之弟帶孫取彰德；明年，取濮、東平；又明年，木華黎之子孛魯取益都：實皆有功焉。

壬午年，宋將彭義斌率領隊伍攻取了京東的州縣，嚴實手下的將領晁海在青崖歸降，將嚴實的家産掠奪乾净。彭義斌的隊伍西進，沿途郡縣大多歸順了他。於是在乙酉年四月圍攻東平。嚴實暗地裏與大將孛里海約定聯合反攻，孛里海的隊伍遲遲不來，城中糧食也快吃完了，於是嚴實與彭義斌講和。彭義斌也打算藉嚴實的力量攻取河朔，然後再謀算他，於是請求按兄長輩對待嚴實。當時嚴實手下的士兵還有幾千，彭義斌讓他自己帶領，而在青崖得到的那批人，則留下不給他。七月，彭義斌攻下真定，途經西山，與孛里海等的部隊相互觀望。彭義斌將帳下士兵分一些給嚴實，表面上支持他而暗中監視他。嚴實知道形勢緊迫，趕緊奔赴孛里海那裏與他的部隊會合，於是又與彭義斌相戰，宋兵敗退，活捉了彭義斌。不到十天半個月，京東州縣又被嚴實占據。這一年冬天，木華黎的弟弟帶孫攻占了彰德；第二年奪取了濮、東平；又過一年，木華黎的兒子孛魯奪取益都。嚴實都在有功之列。

庚寅四月，朝太宗于牛心之幄殿，帝賜之坐，宴享終日，賜以虎

庚寅年四月，嚴實在牛心的臨時宮殿朝見太宗。皇帝賜給他座位，大宴招待他一整天，并賜

符。數顧實謂侍臣曰："嚴實，真福人也。"甲午，朝于和林，授東平路行軍萬户，偏裨賜金符者八人。先是，實之所統，凡五十餘城，至是，惟德、兖、濟、單隸東平。丁酉九月，詔實毋事征伐。

給他虎符。皇帝還幾次看着他對侍臣説："嚴實真是有福的人啊！"甲午年，嚴實在和林朝見皇帝，被任命爲東平路行軍萬户，他的將領中有八人被賜予金符。在這之前，嚴實所統管的地段，一共五十餘座城，到這時候，衹有德、兖、濟、單等城隸屬於東平。丁酉年九月，皇帝詔令嚴實不要再從事征伐。

初，彰德既下，又破水栅，帶孫怒其反覆，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實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爲所脅從，果何罪耶！"帶孫從之。繼破濮州，復欲屠之。實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執兵刃者同戮？不若留之，以供芻秣。"濮人免者又數萬。其後於曹、楚丘、定陶、上黨皆然。時兵由武關出襄、鄧，實在徐、邳間，以爲河南破，屠戮必多，乃載金繒往贖之，且約束諸將，毋敢妄有殺掠。靈壁一縣，當誅者五萬人，實悉救之。會大饑，民北徙者多餓死。又法，藏匿逃者，保社皆坐。逃亡無所托，僵尸蔽野，實命作糜粥，盛置道傍，全活者衆。實部曲有逃歸益都者數十人，益都破，皆獲之，以爲必殺，實置不問。王義深者，義斌之别將，聞義斌敗，將奔河南，實族屬在東平者，皆爲所害。河南破，實獲義深妻子，厚周恤之，送還鄉里，終不以舊怨爲嫌。其寬厚長者類若此。

起初，攻下彰德城後，又攻破水栅，帶孫惱恨那裏反復易變，驅趕幾萬男女老少，準備盡行殺害。嚴實説："這些人本是國家的舊民，我們的部隊没來時，他們被敵人所脅從，有什麼罪呢！"帶孫聽從了他的意見。接着攻克濮州，帶孫又要屠城。嚴實説："老百姓并没有與我們爲敵，怎麽可以將他們同那些拿兵器同我們開戰的人一起殺掉呢？不如留下他們，以供應我們的糧草。"濮州因此又有幾萬人免遭殺害。以後在曹、楚丘、定陶、上黨等地也都這樣。當時隊伍從武關打到襄、鄧，嚴實在徐、邳兩地之間。他想到攻破河南以後，必定屠戮很多老百姓，於是用車裝着金銀財物趕到那裏去贖人，并且用軍法限制各將領，不准亂殺亂搶。靈壁一縣，有五萬人該殺，嚴實全部救了下來。當時又趕上大災年，往北遷徙的老百姓大多餓死了。加上有法律規定，如果誰敢藏匿逃亡的人，全保社的人都受牽連判罪。逃亡的人没有地方安身，結果大批死亡，遍野都是尸體。嚴實命令煮一些稀粥，盛放在路旁，救活了許多人。嚴實的部下中曾有幾十人逃回到益都，益都被攻破後，這些人都被抓住了，他們以爲一定會被殺，嚴實却放下這事不追究。王義深是彭義斌的將領，他聽説彭義斌失敗後，將要逃奔河南，當時嚴實在東平的親屬都被他殺害。攻破河南後，嚴實抓到了王義深的妻子兒女，給他們很多的接濟，將他們送回老家，始終没有因過去的事而記仇。他的許多寬厚待人的長者行爲大都像這樣。

庚子卒，年五十九。遠近悲悼，野哭巷祭，旬月不已。中統二年，追封實爲魯國公，謚武惠。子忠貞，金紫光禄大夫；忠濟，忠嗣，忠範，忠

庚子年，嚴實去世，享年五十九歲。遠近的老百姓聽到消息後都非常悲痛，人們在郊野痛哭，在街巷祭祀，很長時間没停止。中統二年，皇帝追封嚴實爲魯國公，謚號武惠。有兒子嚴忠

傑，忠裕，忠祐。

貞，爲金紫光禄大夫；另外還有幾個兒子，分别是嚴忠濟、嚴忠嗣、嚴忠範、嚴忠傑、嚴忠裕、嚴忠祐。

### 嚴忠濟

忠濟，一名忠翰，字紫芝，實之第二子也。儀觀雄偉，善騎射。辛丑，從其父入見太宗，命佩虎符，襲東平路行軍萬户、管民長官，開府布政，一法其父。養老尊賢，治爲諸道第一。領兵略地淮、漢，偏裨部曲，戮力用命。定宗、憲宗即位之始，皆加褒寵。

嚴忠濟，又叫嚴忠翰，字紫芝，是嚴實的第二個兒子。他身姿雄偉，擅長騎馬射箭。辛丑年，他跟隨父親進宫朝見太宗，皇帝命他佩帶虎符，繼承東平路行軍萬户、管民長官等職。他開建府署、施行政教，一律效法他的父親。他贍養老者，尊敬賢者，政績在各道中數第一。他曾帶着隊伍攻奪淮、漢一帶，他手下的將領士兵都齊心合力替他出死力。定宗、憲宗即位之初，都對他有所獎賞和寵信。

忠濟初統千户十有七，乙卯，朝命括新軍山東，益兵二萬有奇。忠濟弟忠嗣、忠範爲萬户，以次諸弟暨勛將之子爲千户，城戍宿州、蘄縣，而忠濟皆統之。己未，世祖南伐，詔率師由間道會鄂。親率勇士，梯衝登城。師還，忠濟選勇敢二千，别命千户將之，甲仗精鋭，所向無前。大臣有言其威權太盛者。中統二年，召還京師，命忠範代之。

嚴忠濟最初統管十七個千户，乙卯年，朝廷命令在山東擴充新軍，他增加兵力二萬多。嚴忠濟的弟弟嚴忠嗣和嚴忠範是萬户，下面的幾個弟弟和勛將的兒子都是千户，他們駐守宿州、蘄縣，都由嚴忠濟統管。己未年，世祖征伐南方，詔令嚴忠濟率領軍隊由小路在鄂城會師。他親自帶領勇士，用梯子强行登城。部隊回來後，嚴忠濟挑選了兩千勇士，另外命令一名千户統領，給他們最精良的武器裝備，這支隊伍英勇善戰，所向無敵。有大臣向皇帝進言擔心嚴忠濟的兵權太重，於是中統二年，皇帝將他召還京師，命令嚴忠範代理他的職務。

忠濟治東平日，借貸於人，代部民納逋賦，歲久愈多。及謝事，債家執文券來徵。帝聞之，悉命發内藏代償。東平廟學故隘陋，改卜高爽地于城東，教養諸生，後多顯者。幕僚如宋子貞、劉肅、李昶、徐世隆，俱爲名臣。至元二十三年，特授資德大夫、中書左丞、行江浙省事，以老辭。二十九年，賜鈔萬五千緡、宅一區，召其子瑜入侍。三十年，卒。

嚴忠濟治理東平期間，曾向人借貸，代替地方老百姓交納拖欠的賦税，時間一長，借的錢就更多了。等到他辭去官職，債主拿着借據來追究要錢。皇帝聽説這件事後，命令全部從内庫拿錢代他償還。東平的廟學過去低矮簡陋，嚴忠濟在城東另選地勢高而乾爽的地方新修，發展教育，從那裏出來的學生中，後來有許多顯親揚名。他的幕僚如宋子貞、劉肅、李昶、徐世隆等，都是名臣。至元二十三年，皇帝特别授予他資德大夫、中書左丞，命他代理江浙省事務，他以老辭謝。二十九年，皇帝賜給他錢鈔一萬五千緡、一處住宅，并召他的兒子嚴瑜入朝侍奉皇帝。三十年，嚴忠濟去世。

忠濟統理方郡凡十一年，爵人命

嚴忠濟統管一方郡縣共十一年，有關賞封爵

官，生殺予奪，皆自己出。及謝去大權，貴而能貧，安於義命，世以是多之。後謚莊孝。

位、授予官職、生殺取與之類的大事，全都由他自己發號施令。等到辭去官職後，他貴而能貧，安於天命，世人因此都稱贊他。後來給他的謚號是莊孝。

嚴忠嗣

忠嗣，實之第三子也。少從張澄、商挺、李楨學，略知經史大義。辛亥，其兄忠濟授以東平人匠總管，遥領單州防禦使事。乙卯，充東平路管軍萬户。丁巳，從忠濟略地揚州，取邵伯埭，首立戰功。己未南征，從忠濟渡淮，分兵出挂車嶺，與宋兵相拒三晝夜，殺獲甚衆，始達蘄州。及渡江抵鄂，分部攻城九十餘日，戰甚力。師還，授金虎符。

嚴忠嗣是嚴實的第三個兒子。他從小跟着張澄、商挺、李楨學習，多少懂得一點經史大義。辛亥年，他的哥哥嚴忠濟任命他爲東平人匠總管，遥領單州防禦使事。乙卯年，擔任東平路管軍萬户。丁巳年，跟隨嚴忠濟攻占揚州，奪取邵伯埭，首立戰功。己未年攻打南方，他跟隨嚴忠濟渡過淮河，帶一支隊伍通過挂車嶺一帶，與宋兵相持三天三夜，打死俘獲許多人，這纔抵達蘄州。等到渡過長江抵達鄂州後，分部攻城九十多天，在戰鬥中出了許多力。部隊回來後，他被授予金虎符。

中統三年，李璮叛，宋兵攻蘄縣，勢張甚，徐州總管李杲哥降于宋，齊魯山寨爲宋兵所據。忠嗣從大帥按脱救蘄縣，復徐州，執李杲哥殺之。攻鄒之嶧山、滕之牙山，多所殺獲。按脱論功以聞，賜銀二百兩、幣五十端。四年，朝廷懲青齊之亂，居大藩者，子弟不得親政，於是罷官家居。至元十年，卒。

中統三年，李璮叛亂，宋兵攻打蘄縣，來勢非常凶猛。徐州總管李杲哥投降了宋朝，齊魯山寨被宋兵占據。嚴忠嗣跟隨大帥按脱解救蘄縣，收復了徐州，抓住李杲哥并殺了他。在攻打鄒縣的嶧山、滕州的牙山的戰鬥中，他也有許多殺敵擒敵之功。按脱評功上報，皇帝賜給他銀子二百兩、絲帛五十端。四年，朝廷因青齊之亂而引起警戒，規定在大藩國掌權的人家中的子弟不得再參與政事，於是嚴忠嗣被免去官職在家閑居。至元十年，去世。

# 元史卷一百四十九

## 列傳第三十六

**耶律留哥** 姚里氏 薛闍 收國奴 古乃

耶律留哥，契丹人，仕金爲北邊千户。太祖起兵朔方，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下令遼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夾居防之。留哥不自安。歲壬申，遁至隆安、韓州，糾壯士剽掠其地。州發卒追捕，留哥皆擊走之。因與耶的合勢募兵，數月衆至十餘萬，推留哥爲都元帥，耶的副之，營帳百里，威震遼東。

耶律留哥，是契丹人，在金朝做過北邊千户的官。太祖在北方起兵，金人懷疑遼遺民有異心，下令讓兩户女真人夾居一户遼民，以防備他們。留哥因此而不能安心。壬申年，他逃跑到隆安、韓州，糾集一些壯士在那裏搶劫。州裏派出士兵追捕他，留哥都打退了他們。他於是與耶的聯合起來招兵，幾個月就招集了十餘萬，大家推選留哥爲都元帥，耶的當副都元帥，部隊的營帳排起來有百里長，威震遼東。

太祖命按陳那衍、渾都古行軍至遼，遇之，問所從來，留哥對曰："我契丹軍也，往附大國，道阻馬疲，故逗遛於此。"按陳曰："我奉旨討女真，適與爾會，庸非天乎！然爾欲效順，何以爲信？"留哥乃率所部會按陳于金山，刑白馬、白牛，登高北望，折矢以盟。按陳曰："吾還奏，當以征遼之責屬爾。"

太祖命令按陳那衍、渾都古行軍到遼，遇到了耶律留哥，問他們從哪裏來，留哥回答説："我們是契丹的部隊，前往依附大國，因道路難走，馬匹又疲憊，所以在這裏逗留。"按陳説："我奉皇帝命令討伐女真，剛好與你們相會，這難道不是天意嗎！但是你説你們打算投誠，用什麼作爲憑證?"留哥於是率領自己的隊伍在金山與按陳會師，殺白馬、白牛，登高北望，折箭訂立盟約。按陳説："我回去禀報皇帝，要把征遼的重任交給你。"

金人遣胡沙帥軍六十萬，號百萬，來攻留哥，聲言有得留哥骨一兩者，賞金一兩，肉一兩者，賞銀亦如之，仍世襲千户。留哥度不能敵，亟馳表聞。帝命按陳、孛都歡、阿魯都罕引千騎會留哥，與金兵對陣于迪吉腦兒。留哥以侄安奴爲先鋒，横衝胡沙軍，大敗之，以所俘輜重獻。帝召按陳還，而以可特哥副留哥屯其地。

金人派遣胡沙率軍六十萬人，號稱百萬，來攻打留哥，聲言誰能得到留哥的一兩骨頭，就賞金子一兩；得一兩肉的，就賞銀子一兩，而且還世襲千户。留哥估計自己不是他們的對手，就馬上派人飛速去上報皇帝。皇帝命令按陳、孛都歡、阿魯都罕率領一千騎兵與留哥會合，在迪吉腦兒與金兵對陣。留哥以侄兒安奴爲先鋒部隊，横衝胡沙軍，大敗了他們，將俘獲的軍械、物資等奉獻給朝廷。皇帝召回了按陳，而讓可特哥作爲留哥的副帥和他一起駐守在那裏。

衆以遼東未定，癸酉三月，推留哥爲王，立妻姚里氏爲妃，以其屬耶厮不爲郡王，坡沙、僧家奴、耶的、李家奴等爲丞相、元帥、尚書，統古與、著撥行元帥府事，國號遼。甲戌，金遣使青狗誘以重禄使降，不從。青狗度其勢不可，反臣之。金主怒，復遣宣撫萬奴領軍四十餘萬攻之。留哥逆戰于歸仁縣北河上，金兵大潰，萬奴收散卒奔東京。安東同知阿憐懼，遣使求附。於是盡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號爲中京。金左副元帥移剌都，以兵十萬攻留哥，拒戰，敗之。

乙亥，留哥破東京，可特哥娶萬奴之妻李僊娥，留哥不直之，有隙。既而耶厮不等勸留哥稱帝，留哥曰："向者吾與按陳那衍盟，願附大蒙古國，削平疆宇。倘食其言而自爲東帝，是逆天也。逆天者必有大咎。"衆請愈力，不獲已，稱疾不出。潛與其子薛闍奉金幣九十車、金銀牌五百，至按坦孛都罕入覲。

帝曰："漢人先納款者，先引見。"太傅阿海奏曰："劉伯林納款最先。"帝曰："伯林雖先，然迫於重圍而來，未若留哥仗義效順也，其先留哥。"既見，帝大悦，謂左右曰："凡留哥所獻，白之於天，乃可受。"遂以白氈陳於前，七日而後納諸庫。因問舊何官，對曰："遼王。"帝命賜金虎符，仍遼王。又問户籍幾何，對曰："六十餘萬。"帝曰："可發三千人爲質，朕遣蒙古三百人往取之，汝亦遣人偕往。"留哥遣大夫乞奴、安撫秃哥與俱。且命詰可特哥曰："爾妻萬奴之妻，悖法尤甚。"其拘縶以來。可特哥懼，與耶厮不等紿其衆曰："留哥已死。"遂以其衆叛，殺所

因爲遼東還没有安定，衆人在癸酉年三月推選留哥爲王，立留哥的妻子姚里氏爲王妃，讓他屬下的耶厮不做郡王，坡沙、僧家奴、耶的、李家奴等做丞相、元帥、尚書，統古與、著撥行元帥府事，國號遼。甲戌年，金朝派遣使臣青狗用重禄誘惑他，想讓他歸降，留哥不聽從。青狗揣度形勢，知道完不成使命，反過來當了留哥的臣子。金帝非常生氣，又派宣撫萬奴領兵四十多萬來攻打他。留哥在歸仁縣北河上迎戰，金兵大敗，萬奴收攏了散兵逃奔東京。安東同知阿憐很害怕，派人前去請求歸附。於是，留哥占有了遼東的全部州郡，將咸平作爲都城，稱爲中京。金朝的左副元帥移剌都，帶着十萬大兵攻打留哥，留哥拒戰，打敗了他。

乙亥年，留哥攻破東京，可特哥娶萬奴的妻子李僊娥，留哥不以爲然，兩人有了嫌隙。接着耶厮不等人又勸留哥稱帝，留哥説："過去我曾與按陳那衍訂下盟約，願意依附大蒙古國，平定天下。如果我自食其言而當東帝，便是違背天意。違背天意的人一定會遭懲罰。"衆人要求得更加强烈，此事得不到解決，留哥衹好推説有病不露面，暗地裏與兒子薛闍帶着金幣九十車、金銀牌五百，到按坦孛都罕去朝見皇帝。

皇帝説："漢人誰先歸降，就先引見誰。"太傅阿海上奏説："劉伯林最先歸降。"皇帝説："劉伯林雖然在前，但他是被重重圍困不得已而來，不像留哥是仗義效順，應該先見留哥好。"見面以後，皇帝非常高興，對身邊的人説："凡是留哥所獻的東西，都要禀告天神以後，纔能接受。"於是用白氈在廷前陳列，七天後纔收到庫房裏。皇帝還就此問他以前是什麽官職，留哥回答説："遼王。"皇帝命令賜給他金虎符，仍然當遼王。皇帝又問他有多少民户，留哥回答説："六十多萬。"皇帝説："可以徵調三千人爲人質，我派三百蒙古人去取，你也派人同往。"留哥遣派大夫乞奴、安撫秃哥一起去。皇帝還下令責問可特哥説："你娶萬奴的妻子爲妻，嚴重地違背了法令。"吩咐要將他捆綁着押來。可特哥非常害怕，與耶厮不等人欺騙衆人説："留哥已經死

遣三百人，惟三人逃歸。事聞，帝諭留哥曰："爾毋以失衆爲憂，朕倍此數封汝無吝也。草青馬肥，資爾甲兵，往取家孥。"

了。"於是帶着這些人叛亂，殺了皇帝派來的三百人，衹有三人逃回。消息傳來，皇帝勸慰留哥說："你不要因爲丢了兵而擔憂，朕將不吝惜以加倍於這個數的人封賞給你。草青馬肥，正好供給你甲兵，去接取家屬子女吧。"

丙子，乞奴、金山、青狗、統古與等推耶厮不僭帝號於澄州，國號遼，改元天威，以留哥兄獨刺爲平章，置百官。方閱月，其元帥青狗叛歸于金，耶厮不爲其下所殺，推其丞相乞奴監國，與其行元帥鴉兒，分兵民爲左右翼，屯開、保州關。金蓋州守將衆家奴引兵攻敗之。留哥引蒙古軍數千適至，得兄獨刺并妻姚里氏，户二千。鴉兒引敗軍東走，留哥追擊之，還度遼河，招撫懿州、廣寧，徙居臨潢府。乞奴走高麗，爲金山所殺，金山又自稱國王，改元天德。統古與復殺金山而自立，喊舍又殺之，亦自立。

丙子年，乞奴、金山、青狗、統古與等人推舉耶厮不在澄州僞稱帝號，以遼爲國號，改年號爲天威，以留哥的哥哥獨刺爲平章，設置百官。纔過了一個月，他們的元帥青狗就叛歸於金朝，耶厮不被部下殺害，他們又推丞相乞奴監理朝政，并與代理元帥鴉兒，將士兵、老百姓分成左右翼，駐守在開州、保州的關隘。金蓋州守將衆家奴帶兵打敗了他們。正好留哥帶着幾千蒙古兵趕到，得到哥哥獨刺和妻子姚里氏，還有二千民户。鴉兒帶着敗軍向東逃跑，留哥追上去攻打他們，返回時渡過了遼河，使懿州、廣寧歸順，遷居臨潢府。乞奴逃到高麗，被金山殺死，金山又自稱國王，改年號爲天德。統古與又殺金山而自己當上國王，喊舍又殺了他，也自稱國王。

戊寅，留哥引蒙古、契丹軍及東夏國元帥胡土兵十萬，圍喊舍。高麗助兵四十萬，克之，喊舍自經死。徙其民於西樓。自乙亥歲留哥北覲，遼東反覆，耶厮不僭號七十餘日，金山二年，統古與、喊舍亦近二年，至己卯春，留哥復定之。

戊寅年，留哥帶着蒙古、契丹以及東夏國元帥胡土的士兵一共十萬人來包圍喊舍。高麗也出兵四十萬前來助戰，打敗了他們，喊舍上吊身亡。留哥將那裏的老百姓遷移到西樓。自從乙亥年留哥到北方朝見皇帝後，遼東叛亂不已，耶厮不僞稱帝號七十多天，金山稱帝二年，統古與、喊舍也稱帝近二年，到己卯年春天，留哥又安定了遼東。

庚辰，留哥卒，年五十六。妻姚里氏入奏，會帝征西域，皇太弟承制以姚里氏佩虎符，權領其衆者七年。丙戌，帝還，姚里氏携次子善哥、鐵哥、永安及從子塔塔兒、孫收國奴，見帝于河西阿里湫城。帝曰："健鷹飛不到之地，爾婦人乃能來耶！"賜之酒，慰勞甚至。姚里氏奏曰："留哥既没，官民乏主，其長子薛闍扈從有年，願以次子善哥代之，使歸襲爵。"帝曰："薛闍今爲蒙古人矣，其

庚辰年，留哥去世，時年五十六歲。留哥的妻子姚里氏上報給皇帝，當時皇帝正征伐西域，皇太弟秉承皇帝的旨意給姚里氏佩虎符，讓她代理率領部屬七年。丙戌年，皇帝返回，姚里氏携帶次子善哥、鐵哥、永安以及侄兒塔塔兒、孫子收國奴等人在河西阿里湫城朝見皇帝。皇帝說："矯健的雄鷹飛不到的地方，你這婦人却能來啊！"賜給她酒，加倍地慰問犒勞。姚里氏上奏說："留哥去世以後，他的屬官和老百姓没有人管理，他的長子薛闍給皇帝當侍從已經好幾年了，希望能讓次子善哥代替他，以便讓薛闍能回

從朕之征西域也，回回圍太子於合迷城，薛闍引千軍救出之，身中槊；又於蒲華、尋思干城與回回格戰，傷於流矢。以是積功爲拔都魯，不可遣，當令善哥襲其父爵。”姚里氏拜且泣曰：“薛闍者，留哥前妻所出，嫡子也，宜立。善哥者，婢子所出，若立之，是私己而蔑天倫，婢子竊以爲不可。”帝嘆其賢，給驛騎四十，從征河西，賜河西俘人九口、馬九匹、白金九錠，幣器皆以九計，許以薛闍襲爵，而留善哥、塔塔兒、收國奴於朝，惟遣其季子永安從姚里氏東歸。

來繼承他父親的封爵。”皇帝說：“薛闍現在是蒙古人了，他跟隨我征伐西域的時候，回回在合迷城包圍了太子，薛闍帶領一千名軍士救他突圍，自己身中長矛；又在蒲華、尋思干城與回回戰鬥的時候，被流箭射傷。因此他累積戰功被封爲拔都魯，朕不能派他回去，應該讓善哥繼承他父親的封爵。”姚里氏下拜而且哭着說：“薛闍是留哥的前妻所生的兒子，是嫡子，應該立他。善哥是婢子我生的兒子，如果立他，這就是偏私自己的孩子而蔑視天倫，我私下認爲不能這樣。”皇帝贊嘆她賢惠，賞給她驛馬四十匹，讓她跟隨攻打河西，賞給她河西的俘虜九人、馬九匹、白銀九錠，財物器具都用九來計算，并同意讓薛闍繼承父親的爵位，而將善哥、塔塔兒、收國奴等留在朝中，衹派她最小的兒子永安跟隨姚里氏返回遼東。

丁亥，帝召薛闍謂曰：“昔女真猖獗，爾父起兵，自遼東會朕師，又能割愛，以爾事朕，其情貞慤可尚。繼而奸人耶厮不等叛，人民離散。欲食爾父子之肉者，今豈無人乎！朕以兄弟視爾父，則爾猶吾子，爾父亡矣，爾其與吾弟孛魯古台并轄軍馬，爲第三千户。”薛闍受命。己丑，從太宗南征，有功，賜馬四百、牛六百、羊二百。庚寅，帝命與撒兒台東征，收其父遺民，移鎮廣寧府，行廣寧路都元帥府事。自庚寅至丁酉，連征高麗、東夏萬奴國，復户六千有奇。戊戌，薛闍卒，年四十六。

丁亥年，皇帝召來薛闍，對他說：“從前女真人猖獗，你的父親起兵，從遼東來與朕的隊伍會合，又能割愛，讓你來侍奉朕，這份情誼忠誠可貴。接着奸人耶厮不等叛亂，老百姓妻離子散。想吃掉你們父子肉的人，現在難道就没有了麼！朕視你的父親如兄弟，那麼你就像朕的兒子一樣。你的父親去世了，你就與朕的弟弟孛魯古台一起管轄軍馬，當第三千户吧。”薛闍接受了任命。己丑年，薛闍跟隨太宗南征，立下了戰功，皇帝賞賜給他四百匹馬、六百頭牛、二百隻羊。庚寅年，皇帝命令他與撒兒台一起東征，聚集他父親的遺民，轉移鎮守廣寧府，行廣寧路都元帥府事。自庚寅年到丁酉年，連續征討高麗、東夏萬奴等國，恢復户口六千多户。戊戌年，薛闍去世，時年四十六歲。

子收國奴襲爵，行廣寧府路總管軍民萬户府事，易名石剌，征高麗，有功。辛亥，睿宗以石剌爲國宣力者三代，命益金更造所佩虎符賜之，佐諸王也苦及扎剌台控制高麗。己未卒，年四十五。

薛闍的兒子收國奴繼承了父親的爵位，行廣寧府路總管軍民萬户府事，改名石剌，征討高麗，立下戰功。辛亥年，因爲石剌家三代爲國效力，睿宗命令增加金子，將他所佩戴的虎符重新鑄造後再賜給他，同時讓他輔佐諸王也苦及扎剌台控制高麗。己未年收國奴去世，時年四十五歲。

長子古乃嗣。中統元年，征河

長子古乃繼承他的官職。中統元年，他征伐

西；三年，征李璮，破嶧山：以功皆受賞。至元六年，朝廷并廣寧于東京，去職，是歲卒，年三十六。子忒哥。

河西；三年，征討李璮，攻破嶧山：因立下功勞而都受到賞賜。至元六年，朝廷合并廣寧歸屬東京，他辭掉職務，這一年去世，時年三十六歲。有兒子叫忒哥。

善哥

薛闍弟善哥，賜名蒙古歹，命從親王口温不花。己丑，從攻破天城堡、鳳翔府，以功襲充拔都魯。壬辰，引兵三千渡河，會大軍平金。後伐宋，拔光州、棗陽，由千户遷廣寧尹。至元元年卒，年五十二。子天祐，襲廣寧千户，改廣寧縣尹。

薛闍的弟弟叫善哥，皇帝賜名爲蒙古歹，命令他跟隨親王口温不花。己丑年，跟隨他攻破天城堡、鳳翔府，因戰功而繼承拔都魯的稱號。壬辰年，他帶三千士兵渡過黄河，與大部隊會師鏟平金朝。後來又征伐宋朝，他攻取光州、棗陽，由千户任廣寧尹。至元元年去世，時年五十二歲。有兒子叫天祐，繼承廣寧千户的官職，後來改任廣寧縣尹。

**劉伯林**

劉伯林，濟南人。好任俠，善騎射，金末爲威寧防城千户。壬申歲，太祖圍威寧，伯林知不能敵，乃縋城詣軍門請降。太祖許之，遣秃魯花等與偕入城，遂以城降。帝問伯林，在金國爲何官，對曰："都提控。"即以元職授之，命選士卒爲一軍，與太傅耶律秃懷同征討，招降山後諸州。

劉伯林是濟南人。他爲人仗義、好打抱不平，擅長騎馬射箭，金末擔任威寧防城千户。壬申年，太祖圍攻威寧，劉伯林知道打不過，於是用繩子拴着自己從城上吊下來，到太祖的軍營前請降。太祖答應了他的要求，并派遣秃魯花等人與他一起進城，遂舉城歸降。皇帝問伯林，在金國當的是什麼官，他回答説："都提控。"太祖就命他擔任原職，并且命他挑選士兵成立一支部隊，與太傅耶律秃懷一同征討，招降了山後各州。

太祖北還，留伯林屯天成，遏金兵，前後數十戰。進攻西京，録功，賜金虎符，以本職充西京留守，兼兵馬副元帥。癸酉，從征山東，攻梁門、遂城，下之。乙亥，同國王木華黎攻破燕京。丁丑，復從大軍攻下山東諸州。木華黎上其功，賜名馬二十匹、錦衣一襲。戊寅，同攻下太原、平陽。己卯，破潞、絳及火山、聞喜諸州縣。時論欲徙聞喜民實天成，伯林以北地喪亂，人艱於食，力争而止之。部曲所獲俘虜萬計，悉縱之。

太祖返回北方，留下劉伯林駐守天成，遏制金兵，前後交戰幾十次。進攻西京後，因功被賜予金虎符，按原來的職位充任西京留守，兼任兵馬副元帥。癸酉年，隨從征伐山東，攻打梁門、遂城，全部攻克。乙亥年，劉伯林又同國王木華黎一起攻破燕京。丁丑年，又跟隨大軍攻下山東各州。木華黎向皇帝秉報他的戰功，皇帝賞賜給他名馬二十匹、錦衣一套。戊寅年，又一起攻下太原、平陽。己卯年，攻破潞、絳和火山、聞喜等州縣。當時官方議論想遷移聞喜的老百姓來充實天成，劉伯林提出北方地區剛經喪亂，老百姓的糧食匱乏，他據理力争，這纔制止了這種做法。他手下的人俘獲了數以萬計的俘虜，他全部予以釋放。

在威寧十餘年，務農積穀，與民

劉伯林在威寧十多年，大興農業、廣積糧

休息。鄰境凋瘵，而威寧獨爲樂土。嘗曰："吾聞活千人者後必封。吾之所活，何啻萬餘人，子孫必有興者乎！"辛巳，以疾卒，年七十二。累贈太師，封秦國公，謚忠順。子黑馬。

劉黑馬

黑馬名嶷，字孟方，始生時，家有白馬產黑駒，故以爲小字，後遂以小字行。驍勇有志略，年幾弱冠，隨父征伐，大小數百戰，出入行陣，略無懼色。嘗獨行，遇金兵圍本部十三人，即奮劍入圍，手殺金兵數人，十三人皆得脱。歲壬午，襲父職，爲萬户，佩虎符，兼都元帥。

癸未，從國王木華黎攻鳳翔，不克，回屯絳州。又從孛羅攻西夏唐兀。甲申，從按真那延攻破東平、大名。乙酉，金降將武僊據真定以叛，從孛羅討之，破真定，武僊遁去。金將忽察虎以兵四十萬復取山後諸州，黑馬逆戰隘胡嶺，大破之，斬忽察虎。

歲己丑，太宗即位，始立三萬户，以黑馬爲首，重喜、史天澤次之，授金虎符，充管把平陽、宣德等路管軍萬户，仍僉太傅府事，總管漢軍。從征回回、河西諸國，及破鳳翔、西和、沔州諸城堡。庚寅，睿宗入自大散關，假道於宋以伐金，命黑馬先由興元、金、房東下。至三峰山，遇金大將合達，與戰，大破之，虜合達，斬首數萬級，乘勝攻破香山寨及鈞州，賜西錦、良馬、貂鼠衣，以旌其功。會增立七萬户，仍以黑馬爲首，重喜、史天澤、嚴實等次之。

癸巳，從破南京，賜綉衣、玉

穀、使人民得到休養生息。鄰近的州縣民生凋敝，威寧獨爲樂土。他曾經説過："我聽説救過千條人命的人的後代一定會受封。我救活的人何止一萬多人，我的子孫將來一定會有出人頭地的吧！"辛巳年，他因病去世，時年七十二歲。後來被多次追贈爵位達到太師，封秦國公，謚號忠順。他的兒子名黑馬。

黑馬的名字叫嶷，字孟方，他出生的時候，家中有匹白馬產下黑駒，所以用黑馬作爲他的乳名，以後人們就都稱呼他的乳名。他爲人勇猛矯健，有志向才略。年近二十時，跟隨父親征伐，經歷大小幾百次戰役，他出入於隊伍行列，毫不畏懼。他曾經獨自出行，遇到金兵包圍本部的十三個人，他馬上舉劍衝入重圍，親手殺死好幾個金兵，十三個人都被救了出來。壬午年，他繼承父親的職位，當了萬户，佩虎符，兼都元帥。

癸未年，黑馬跟從國王木華黎攻打鳳翔，没有攻下來，退兵屯守絳州。又跟隨孛羅攻打西夏唐兀。甲申年，他跟隨按真那延攻破東平、大名。乙酉年，金朝的降將武僊占據真定發動叛亂，黑馬跟從孛羅討伐他，攻破真定，武僊逃走。金將忽察虎帶四十萬大軍又收復山後各州，黑馬在隘胡嶺迎戰，徹底打敗了他們，斬殺了忽察虎。

己丑年，太宗即位，開始設立三萬户，以黑馬爲首，接着是重喜、史天澤，授金虎符，擔任管把平陽、宣德等路管軍萬户，仍然是太傅府僉事，總管漢軍。他跟隨皇帝征伐回回、河西等國，并且攻破鳳翔、西和、沔州等城堡。庚寅年，睿宗從大散關攻入，向宋朝借道來征伐金朝，命令黑馬先從興元、金、房等地向東前進。黑馬到達三峰山時，與金朝大將合達遭遇，交戰，大敗他們，俘虜了合達，斬殺了幾萬人，乘勝攻破香山寨和鈞州，皇帝賜給他西錦、好馬、貂鼠衣，來表彰他的功勞。正好增立七萬户，仍以黑馬爲首，接着纔是重喜、史天澤、嚴實等人。

癸巳年，黑馬跟隨大軍攻破南京，皇帝賜給

帶。甲午，從破蔡州，滅金。乙未，同都元帥答海紺卜征西川。辛丑，改授都總管萬户，統西京、河東、陕西諸軍萬户，夾谷忙古歹、田雄等并聽節制。入覲，帝慰勞之，賜銀鼠皮三百爲直孫衣。尋命巡撫天下，察民利病。應州郭志全反，脅從詿誤者五百餘人。有司議盡戮之，黑馬止誅其爲首者數人，餘悉從輕典。

他綉衣、玉帶。甲午年，又跟隨大軍攻破蔡州，滅掉了金國。乙未年，黑馬同都元帥答海紺卜征伐西川。辛丑年，黑馬被改任都總管萬户，統管西京、河東、陕西諸軍萬户，夾谷忙古歹、田雄等人都歸他管轄。黑馬入宫朝見皇帝時，皇帝慰問犒勞他，賞賜給他銀鼠皮三百張做直孫衣。不久，皇帝又命令他巡撫天下，考察民情。應州郭志全叛亂，有五百多人被脅從牽連進去。有關官員提議全部殺掉，黑馬衹殺了爲首的幾個人，其餘的人都從輕發落。

癸丑，從憲宗至六盤山。商州與宋接境，數爲所侵，命黑馬守之，宋人斂兵不敢犯。丁巳，入覲，請立成都以圖全蜀，帝從之。成都既立，就命管領新舊軍民小大諸務，賜號也可秃立。

癸丑年，黑馬跟從憲宗到達六盤山。商州與宋朝交界，經常被宋朝侵犯，皇帝命令黑馬駐守在那裹，宋人收兵不敢再侵犯了。丁巳年，他入宫朝見皇帝，請求建立成都來謀取全蜀，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成都建立後，就命令黑馬統管新舊軍民大大小小的各種事務，皇帝還賜給他稱號叫也可秃立。

中統元年，廉希憲、商挺宣撫川、陕，時密力火者握重兵，居成都，希憲與挺慮其爲變，以黑馬有膽智，使乘驛矯詔竟誅之。其子訴于朝，世祖諭之曰："兹朕命也，其勿復言。"三年，命兼成都路軍民經略使。瀘州被圍，黑馬已屬疾，猶親督轉輸不輟，左右諫其少休，黑馬曰："國事方急，以此死，無憾。"遂卒，年六十三。累贈太傅，封秦國公，謚忠惠。子十二人，元振、元禮顯。

中統元年，廉希憲、商挺巡視安撫川、陕地區。當時密力火者掌握重兵，駐守在成都。廉希憲和商挺擔心他發動變亂，因爲黑馬有膽量和智謀，就讓他乘着驛馬詐稱皇帝的詔令將密力火者殺死。密力火者的兒子到朝廷告狀，世祖告訴他説："這是朕的命令，不要再説了。"三年，皇帝命令黑馬兼任成都路軍民經略使。瀘州被包圍時，黑馬已經請了病假，仍然親自督管轉運工作而不停歇。他身邊的人勸他稍事休息，黑馬説："國事正緊張，因爲忙國事而死，没有遺憾。"他就這麽去世了。時年六十三歲。幾次追贈後，爵位達到太傅，被封爲秦國公，謚號叫忠惠。有兒子十二人，其中元振、元禮顯貴。

## 劉元振　劉緯

元振字仲舉，黑馬長子也。隨父入蜀，立成都。會商、鄧間有警，命黑馬往鎮商、鄧，以元振攝萬户，時年方二十。既莅事，號令嚴明，賞罰不妄，麾下宿將皆敬服之。憲宗伐宋，駐驛釣魚山，以元振與紐鄰爲先鋒。

元振字仲舉，是黑馬的長子。他跟隨父親到蜀地，建立成都。正碰上商、鄧間有警報，黑馬接受命令前往鎮守商、鄧，讓元振代理萬户，當時他纔二十歲。他任職以後，號令嚴明，賞罰不亂，部下老將都很敬服他。憲宗攻打宋朝時，中途暫駐釣魚山，讓元振和紐鄰當先鋒。

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廉希憲、

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廉希憲、商挺上奏讓

商挺奏以爲成都經略使總管萬户。宋瀘州守將劉整密送款求降，黑馬遣元振往受之。諸將皆曰："劉整無故而降，不可信也。"元振曰："宋權臣當國，賞罰無章，有功者往往以計除之，是以將士離心；且整本非南人，而居瀘南重地，事勢與李全何異？整此舉無可疑者。"遂行。黑馬戒之曰："劉整，宋之名將，瀘乃蜀之衝要，今整遽以瀘降，情僞不可知，汝無爲一身慮，事成則爲國家之利，不成則當效死，乃其分也。"元振至瀘，整開門出迎，元振棄衆而先下馬，與整相見，示以不疑。明日，請入城，元振釋戎服，從數騎，與整聯轡而入，飲燕至醉，整心服焉。獻金六千兩、男女五百人，元振以金分賜將士，而歸還其男女。

他當了成都經略使總管萬户。宋瀘州守將劉整暗中表示歸順求降，黑馬派遣元振前去受降。衆將都說："劉整無故而投降，不能相信他。"元振說："宋權臣當國，賞罰没有章法，對有功之士還往往設計除掉，因此將士離心；而且劉整本不是南方人，却讓他駐守瀘南重地，這種情况與李全有什麽不同？劉整這次的舉動没有什麽可懷疑的地方。"元振於是出發。黑馬告誡他說："劉整是宋朝的名將，瀘州是蜀地的要衝，現在劉整突然以瀘州投降，真假還不太清楚，你不要考慮自己的安危，事情辦成了則對國家有好處，不成的話，你就應當爲國效死，這是你的職責。"元振到瀘州後，劉整開門出來迎接，元振撇開衆人而先下馬，與劉整相見，表示自己并不懷疑。第二天，劉整請他進城，元振脱掉軍衣，祇讓幾個騎兵跟着，與劉整并駕而入，喝酒直到大醉，劉整對他非常敬服。劉整獻金六千兩、五百個男女，元振將金分賜給將士，而歸還了那些男女。

宋瀘州主帥俞興，率兵圍瀘州，晝夜急攻，自正月至五月，城幾陷，左右勸元振曰："事勢如此，宜思變通，整本非吾人，與俱死，無益也。"元振曰："人以誠歸我，既受其降，豈可以急而棄之！且瀘之得失，關國家利害，吾有死而已。"食將盡，殺所乘馬犒將士，募善游者齎蠟書至成都求援，又權造金銀牌，分賞有功。未幾，援兵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興兵，大敗之，斬其都統一人，興退走。捷聞，且自陳擅造金銀牌罪，帝嘉其通於權變，賜錦衣一襲、白金五百兩。入朝，又賜黄金五十兩、弓矢、鞍轡。

宋朝的瀘州主帥俞興，率兵包圍瀘州，不分白天黑夜地急攻，從正月打到五月，城差點兒被攻破。元振身邊的人勸他說："形勢已經這樣，應該考慮變通，劉整本來不是我們的人，與他同死，太不值得了。"元振說："人家誠心誠意來歸順我們，我們既然接受了他的投降，哪能遇到緊急情況就將他拋棄呢！况且瀘州的得失，與國家利害密切相關，我也不過一死罷了。"糧食快吃完了，元振殺掉自己騎的馬犒勞將士，招募水性好的士兵帶着用蠟封好的信到成都求援，又權宜製作了金銀牌，分别賞賜給有功的人。没過多久，援兵到，元振與劉整出城一起反擊俞興，把敵人打得大敗，并斬殺了他的一個都統，俞興被打退。元振向上報捷，并且陳述了自己擅自製造金銀牌的罪狀，皇帝贊賞他通於權變，賞賜給他錦衣一套、白銀五百兩。他入宫朝見皇帝時，皇帝又賞賜給他黄金五十兩、還有弓箭、鞍轡等物。

黑馬卒，元振居喪，起授成都軍民經略使。至元七年，時議以勛舊之家事權太重，宜稍裁抑，遂降爲成都

黑馬去世後，元振守喪，後來被任命爲成都軍民經略使。至元七年，當時的議論認爲有功績的舊臣之家權勢太重，應該稍加限制，於是將元

副萬户。十一年，命兼潼川路副招討使。十二年卒，年五十一。

子緯，數從父行軍。元振卒，緯襲職，佩虎符，爲萬户。守潼川，創立遂寧諸處山寨。從圍釣魚山，數戰有功。攻合州，授潼川路副招討，遷副都元帥，復授管軍萬户，遷同知四川西道宣慰司事。入朝，進四川西道宣慰使，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卒。

振降職爲成都副萬户。十一年，又任命他兼任潼川路副招討使。十二年去世，時年五十一歲。

元振有子名劉緯，曾幾次跟隨父親出征。元振去世後，劉緯繼承了他的官職，佩虎符，當萬户。他守潼川時，創立遂寧等處的山寨。參加圍攻釣魚山的戰鬥，幾次立下戰功。攻打合州時，他被任命爲潼川路副招討，升任副都元帥，又任管軍萬户，升任同知四川西道宣慰司事。他入宫朝見皇帝，進四川西道宣慰使，拜授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後來去世。

## 劉元禮

元禮，黑馬第五子也。性沉厚有謀，常從父在軍中。歲甲寅，授金符，爲京兆路奥魯萬户。中統四年，遷興元、成都等路兵馬左副元帥。

至元元年，遷潼川路漢軍都元帥。二年九月，宋制置夏貴率軍五萬犯潼川，元禮所領纔數千，衆寡不敵，諸將登城望貴軍，有懼色。元禮曰："料敵制勝，在智不在力。"乃出戰，屢破之。復大戰蓬溪，自寅至未，勝負不决，激厲將士曰："此去城百里，爲敵所乘，則城不可得入，潼川非國家有矣。丈夫當以死戰取功名，時不可失也。"即持長刀，大呼突入陣，所向披靡，將士咸奮，無一不當百，大敗貴兵，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捷奏，賜錦衣二襲、白金三錠、名馬一匹、金鞍轡、弓矢，召入朝，命復還潼川，立蓬溪寨。

元禮又奏："嘉定去成都三百六十里，其間舊有眉州城，可修復之，屯兵以扼嘉定往來之路。"世祖從之。四年，命平章趙寶臣往視可否，或以爲眉州荒廢已久，立之無關利害，徒費財力，元禮力争之，寶臣是其言，遂興役，七日而畢，宋人駭其速。元禮鎮守眉州五年，召入朝，乞解官養

元禮是黑馬的第五個兒子。他性格沉穩厚重有計謀，經常跟隨父親在軍中。甲寅年，被授予金符，當上了京兆路奥魯萬户。中統四年，遷升興元、成都等路兵馬左副元帥。

至元元年，元禮升爲潼川路漢軍都元帥。二年九月，宋制置夏貴率領五萬大軍侵犯潼川，元禮手下纔有幾千士兵，寡不敵衆。將領們登城瞭望夏貴的隊伍，流露出害怕的神情。元禮説："估計敵情奪取勝利，取决於智慧而不是兵力。"於是出戰，多次打退敵人。又在蓬溪大戰，從寅時打到未時，不分勝負。他激勵將士們説："這裏離城百把里，如果讓敵人打贏了，那麼我們就進不去城了，潼川就不再爲國家所有了。大丈夫應當以死戰取得功名，不可失去時機呀！"他於是手拿長刀，大吼着衝入敵陣，所向披靡，將士們都群情振奮，個個以一當百，大敗夏貴的軍隊，斬首萬餘人，活捉千餘人。捷報奏上去，皇帝賜給他錦衣兩套、白銀三錠、名馬一匹、金鞍轡、弓箭等，召入朝廷拜見皇帝，皇帝又命令他回到潼川，建立蓬溪寨。

元禮又上奏説："嘉定離成都三百六十里，這中間過去有眉州城，可加以修復，駐守部隊來控制嘉定來往的交通。"世祖采納了他的意見。四年，皇帝命令平章趙寶臣到那裏勘察情况，有人認爲眉州已經荒廢了很久，修復它無關緊要，白白浪費財力。元禮極力争辯，趙寶臣同意他的意見，於是開始動工修復眉州城，七天就修復完畢。修復的速度讓宋人感到十分驚駭。元禮鎮守

母，從之。九年，起授懷遠大將軍、延安路總管，卒。

## 郭寶玉

郭寶玉字玉臣，華州鄭縣人，唐中書令子儀之裔也。通天文、兵法，善騎射。金末，封汾陽郡公，兼猛安，引軍屯定州。歲庚午，童謡曰："摇摇罟罟，至河南，拜閼氏。"既而太白經天，寶玉嘆曰："北軍南，汴梁即降，天改姓矣。"金人以獨吉思忠、僕散揆行中書省，領兵築烏沙堡，會太師木華黎軍忽至，敗其兵三十餘萬，思忠等走，寶玉舉軍降。

木華黎引見太祖，問取中原之策，寶玉對曰："中原勢大，不可忽也。西南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圖金，必得志焉。"又言："建國之初，宜頒新令。"帝從之。於是頒條畫五章，如出軍不得妄殺；刑獄惟重罪處死，其餘雜犯量情笞决；軍户，蒙古、色目人每丁起一軍，漢人有田四頃、人三丁者簽一軍；年十五以上成丁，六十破老，站户與軍户同；民匠限地一頃；僧道無益於國，有損於民者悉行禁止之類：皆寶玉所陳也。

帝將伐西蕃，患其城多依山險，問寶玉攻取之策，對曰："使其城在天上，則不可取，如不在天上，至則取矣。"帝壯之，授抄馬都鎮撫。癸酉，從木華黎取永清，破高州，降北京、龍山，復帥抄馬從錦州出燕南，破太原、平陽諸州縣。

甲戌，從帝討契丹遺族，歷古徐鬼國訛夷朵等城，破其兵三十餘萬。寶玉胸中流矢，帝命剖牛腹置其中，

眉州五年，皇帝召他入宫，他請求辭官回去侍奉母親，皇帝批准了他。九年，他重新做官，任懷遠大將軍、延安路總管，後來去世。

郭寶玉字玉臣，是華州鄭縣人，唐代中書令郭子儀的後裔。他通曉天文、兵法，善於騎馬射箭。金末，被封爲汾陽郡公，兼任猛安，帶兵駐守定州。庚午年，民間流傳童謡説："摇摇罟罟，至河南，拜閼氏。"接着太白星經天，郭寶玉嘆道："北邊的軍隊向南開進，汴梁即將投降，天下要改姓了。"金人讓獨吉思忠、僕散揆行中書省，帶兵修築烏沙堡，正碰上太師木華黎的部隊突然開來，打敗了他們三十多萬人，獨吉思忠等人逃跑，郭寶玉帶着全軍投降。

木華黎帶他見太祖，太祖問他奪取中原的策略，郭寶玉回答説："中原勢力强大，不能忽視。西南各少數民族勇敢慓悍，可以利用他們，應該先攻取那裏，再藉他們的力量以奪取金朝，一定能取勝。"他又建議説："國家新建立，應該頒布新的法令。"皇帝聽取了他的意見。於是頒布了分條規劃五章，如部隊不准隨便殺人；刑罰祇有犯重罪的人纔處以死刑，其餘雜犯量情用笞刑；軍户，蒙古、色目人每個成年男子都要當兵，漢人有四頃田、三個成年男子的家庭要有一人當兵；年十五以上算成年男子，六十歲算老人，站户與軍户相同；民匠限地一頃；行事無益於國、有損於民的僧道全部禁止等等：這些都是郭寶玉所建議的。

皇帝將攻取西蕃，又發愁那裏的城堡多依山險建築，於是問郭寶玉攻取的計策。郭寶玉回答説："如果他們的城修在天上，那麽就不可能攻取，如果不在天上，到了那裏就能奪取。"皇帝被他的話所振奮，任命他爲抄馬都鎮撫。癸酉年，他跟着木華黎攻取永清，攻克了高州，使北京、龍山等城投降，又率領抄馬從錦州出兵燕南，攻克太原、平陽等州縣。

甲戌年，郭寶玉跟隨皇帝攻打契丹遺族，歷戰古徐鬼國訛夷朵等城，打敗敵人三十多萬。郭寶玉胸部被流箭射中，皇帝命令剖開牛肚子，把

少頃，乃蘇。尋復戰，收別失八里、別失蘭等城。次忽章河，西人列兩陣迎拒，戰方酣，寶玉望其衆，疾呼曰："西陣走矣!"其兵果走，追殺幾盡。進兵下撏思干城。次暗木河，敵築十餘壘，陳船河中，俄風濤暴起，寶玉令發火箭射其船，一時延燒，乘勝直前，破護岸兵五萬，斬大將佐里，遂屠諸壘，收馬里四城。

他放在裏面，過了一會兒，郭寶玉纔蘇醒。不久又參加戰鬥，收復了別失八里、別失蘭等城。駐扎在忽章河時，西人排列兩陣迎戰，戰鬥打得正激烈時，郭寶玉望着那些士兵，大聲高呼："西陣逃了！"西人的兵果然敗逃，郭寶玉帶兵追殺，幾乎殺盡。郭寶玉率兵前進又攻占了撏思干城。駐扎在暗木河時，敵人築造了十多座堡壘，又在河中排開船陣。不一會兒功夫，狂風巨浪猛起，郭寶玉命令發火箭射那些船，一時間火勢蔓延，郭寶玉領兵乘勝直前，消滅敵人護岸兵五萬人，斬殺了敵人的大將佐里，接着又在各城堡中屠殺，收復了馬里等四座城。

辛巳，可弗叉國唯算端罕破乃滿國，引兵據撏思干，聞帝將至，棄城南走，入鐵門，屯大雪山，寶玉追之，遂奔印度。帝駐大雪山前，時谷中雪深二丈，寶玉請封山川神。壬午三月，封崑崙山爲玄極王，大鹽池爲惠濟王。從柘柏、速不台二先鋒收契丹、渤海等諸國，有功，累遷斷事官，卒于賀蘭山。子德海、德山。德山以萬户破陝州，攻潼關，卒。

辛巳年，可弗叉國唯算端罕攻破乃滿國，帶兵占據撏思干，他聽説皇帝帶兵將到，棄城向南逃去，進入鐵門，駐守在大雪山，郭寶玉追趕他們，於是他們逃往印度。皇帝駐在大雪山前，當時山谷中雪深二丈，郭寶玉奏請封山川神。壬午年三月，皇帝封崑崙山爲玄極王，大鹽池爲惠濟王。郭寶玉又跟隨柘柏、速不台兩位先鋒收復契丹、渤海等國，立下戰功，幾次升遷後任斷事官，他在賀蘭山去世。有子德海、德山。德山以萬户的官職攻破陝州，又攻打潼關，後來去世。

郭德海

德海字大洋，資貌奇偉，亦通天文、兵法。金末，爲謀克，擊宋將彭義斌於山東，敗之。知父寶玉北降，遁入太行山，大軍至，乃出降，爲抄馬彈壓。

郭德海字大洋，相貌奇偉，也通曉天文、兵法。金末，任謀克，在山東與宋將彭義斌交戰，打敗了他。他知道父親郭寶玉投降北方後，躲進太行山，大軍到來時，就出來投降，當上了抄馬彈壓。

從先鋒柘柏西征，渡乞則里八海，攻鐵山，衣幟與敵軍不相辨，乃焚蒿爲號，烟焰漫野，敵軍動，乘之，斬首三萬級。逾雪嶺西北萬里，進軍次答里國，悉平之。乙酉，還至峥山，吐蕃帥尼倫、回紇帥阿必丁反，復破斬之。

郭德海跟隨先鋒柘柏西征，渡過了乞則里八海，攻打鐵山，因爲衣服旗幟與敵軍的相似，不易分辨，就燒青蒿作爲標志，漫山烟霧，敵軍驚慌失措，他乘勢進攻斬首三萬。他還翻逾雪嶺西北一萬多里山路，進軍答里國，也都取勝。乙酉年，率領部隊回歸，走到峥山時，吐蕃將領尼倫、回紇將領阿必丁叛亂，他又打敗并斬殺了他們。

戊子春，從元帥闊闊出游騎入關中，金人閉關拒守，德海引驍騎五百，斬關入，殺守者三百人，直搗風

戊子年春天，郭德海跟隨元帥闊闊出帶着輕騎兵入關中，金人閉關拒守，郭德海帶着五百勇猛的騎兵，斬關攻入，殺了守關的三百人，直搗

陵渡寨，後兵不至，引還。己丑秋，破南山八十三寨，陜西平。德海導大將魁欲那拔都，假道漢中，歷荆、襄而東，與金將武僊軍十萬遇於白河，德海提孤軍轉戰，僊敗走，斬首二萬餘級，復破金移剌粘哥軍于鄧。冬十一月，至鈞州。辛卯春正月，睿宗軍由洛陽來會于三峰山，金人溝地立軍圍之。睿宗令軍中祈雪，又燒羊胛骨，卜得吉兆，夜大雪，深三尺，溝中軍僵立，刀槊凍不能舉。我軍衝圍而出，金人死者三十餘萬，其帥完顏哈達、移剌蒲兀走匿浮圖上，德海命掘浮圖基，出其柱而焚之，完顏斜烈單騎遁還洛陽。又破金將合喜兵於中牟，完顏斜烈復帥軍十萬來拒，戰于鄭，先登破之，殺其都尉左崇。以功遷右監軍。壬辰正月，破金帥於黄龍岡。癸巳，取申、唐二州。甲午，河南復叛，德海往討之，炮傷其足，以疾歸，卒。

風陵渡寨，後面的部隊没有跟上，於是又帶兵退回。己丑年秋天，攻克南山八十三寨，平定了陜西。德海又導引着大將魁欲那拔都，從漢中借道，經過荆、襄等地而向東進，與金將武僊的十萬軍隊在白河相遇，郭德海帶着孤軍與他們周旋轉戰，武僊敗退，郭德海斬殺二萬多人，接着又在鄧州打敗金移剌粘哥的部隊。冬十一月，到達鈞州。辛卯年春正月，睿宗的部隊從洛陽開來在三峰山相會，被金軍開溝包圍。睿宗命令軍中祈禱求雪，又燒羊的肩胛骨來占卜，得到吉兆。這天夜裏下了大雪，深三尺，在溝中的金人士兵都凍僵了，刀矛都凍得舉不起來。我軍衝出包圍圈，殺死金人三十多萬，他們的主帥完顏哈達、移剌蒲兀逃跑躲藏到塔上，郭德海命令士兵挖掘塔基燒露出來的柱子，完顏斜烈單騎逃回洛陽。郭德海又在中牟打敗金將合喜。完顏斜烈又率領十萬大軍前來抵抗，在鄭州交戰，郭德海先登城打敗他們，殺了他們的都尉左崇。因戰功遷升右監軍。壬辰年正月，他又在黄龍岡打敗金的部隊。癸巳年，攻取申、唐二州。甲午年，河南又叛亂，郭德海奉命前去鎮壓，被炮火打傷了脚，因傷病回家，不久就去世了。

先是，太宗詔大臣忽都虎等試天下僧尼道士，選精通經文者千人，有能工藝者，則命小通事合住等領之，餘皆爲民。又詔天下置學廩，育人材，立科目，選之入仕，皆從德海之請也。子侃。

在這之前，太宗詔令大臣忽都虎等人測試全國的僧尼道士，挑選出一千個精通經文的人，并命令小通事合住等管理那些有技術專長的人，其餘的僧尼道士都命其回鄉爲民。又詔令全國興辦學校，培育人才，設立科目，挑選優異的出來做官，這些都是按照郭德海的建議來辦的。郭德海有兒子名侃。

## 郭侃

侃字仲和，幼爲丞相史天澤所器重，留于家而教養之。弱冠爲百户，鷙勇有謀略。壬辰，金將伯撒復取衛州，侃拒之，破其兵四萬於新衛州。遂渡河，襲金主，至歸德，敗其兵於閼伯臺，即從速不台攻汴西門，金元帥崔立降。以功授總把。從天澤屯太康，復以下德安功爲千户。

壬子，送兵仗至和林，改抄馬那

郭侃字仲和，從小被丞相史天澤器重，留在家中教養。二十歲當百户，勇敢有謀略。壬辰年，金將伯撒又來攻打衛州，郭侃帶兵抵抗，在新衛州打敗他的四萬人。接着又渡過黄河，襲擊金主，到了歸德，在閼伯臺打敗他的隊伍，馬上又跟着速不台攻打汴京的西門，金元帥崔立投降。郭侃因功被任命爲總把。郭侃又跟着史天澤駐守太康，又因攻占德安的功勞被任命爲千户。

壬子年，他送兵器到達和林，改任抄馬那

顏。從宗王旭烈兀西征。癸丑，至木乃兮。其國塹道，置毒水中，侃破其兵五萬，下一百二十八城，斬其將忽都答而兀朱算灘。算灘，華言王也。

顏。他還跟隨宗王旭烈兀西征。癸丑年，到達木乃兮。那個國家把道路掘成壕溝，在水中放毒，郭侃消滅了他們五萬人，攻克了一百二十八座城，斬殺了他們的將領忽都答而兀朱算灘。算灘就是漢語中王的意思。

丙辰，至乞都卜。其城在擔寒山上，懸梯上下，守以精兵悍卒，乃築夾城圍之，莫能克。侃架炮攻之，守將火者納失兒開門降。旭烈兀遣侃往説兀魯兀乃算灘來降。其父阿力據西城，侃攻破之，走據東城，復攻破殺之。丁巳正月，至兀里兒城，伏兵，下令聞鉦聲則起。敵兵果來，伏發，盡殺之，海牙算灘降。又西至阿剌汀，破其游兵三萬，禡拶答而算灘降。至乞石迷部，忽里算灘降。西戎大國也，地方八千里，父子相傳四十二世，勝兵數十萬。侃兵至，破其兵七萬，屠西城。又破其東城，東城殿宇，皆構以沉檀木，舉火焚之，香聞百里，得七十二弦琵琶、五尺珊瑚燈檠。兩城間有大河，侃預造浮梁以防其遁。城破，合里法算灘登舟，睹河有浮梁扼之，乃自縛詣軍門降。其將紂答兒遁去，侃追之，至暮，諸軍欲頓舍，侃不聽，又行十餘里，乃止。夜暴雨，先所欲舍處水深數尺。明日，獲紂答兒，斬之，拔三百餘城。

丙辰年，郭侃打到乞都卜。那座城修築在擔寒山上，用吊梯上上下下，有精兵悍卒把守，并且修築了夾城，没有人能够攻克。郭侃架炮來攻城，守將火者納失兒開城門投降。旭烈兀派遣郭侃前去勸説兀魯兀乃算灘來歸降。兀魯兀乃算灘的父親阿力占據西城，郭侃攻克了西城，他逃去占守東城，郭侃又攻占東城并且殺了他。丁巳年正月，打到兀里兒城，命令士兵埋伏隱蔽，聽到鑼聲就行動。敵兵果真來了，埋伏的士兵一躍而起，將他們全部消滅，海牙算灘投降。郭侃又西征到阿剌汀，消滅那裏的游動兵卒三萬多人，禡拶答而算灘投降。他還攻打到乞石迷部，忽里算灘投降。西戎是個大國，領土方圓有八千里，父子相傳王位有四十二代了，有精兵幾十萬。郭侃的部隊到達後，消滅了七萬多人，還在西城大肆屠殺。他又攻下了東城，東城的殿宇全是沉檀木修建的，他放火焚燒，香氣飄到百里之外。他又繳獲了七十二弦的琵琶和五尺高的珊瑚燈架。兩城之間有條大河，郭侃預先搭好了浮橋來防備敵軍逃跑。城被攻克後，合里法算灘登船準備逃跑，看見河中有浮橋攔截，於是把自己捆上到郭侃部投降。他手下的將領紂答兒逃跑了，郭侃帶兵去追趕，到黄昏時分，大家都要求停下宿營，郭侃没有采納，又往前追趕了十多里，纔停下來。晚上天下暴雨，原先大家打算安營的地方被水淹没了好幾尺深。第二天，俘獲了紂答兒，斬殺了他，攻克了三百餘座城。

又西行三千里，至天房，其將住石致書請降，左右以住石之請爲信然，易之不爲備，侃曰："欺敵者亡，軍機多詐，若中彼計，耻莫大焉。"乃嚴備以待。住石果來邀我師，侃與戰，大敗之，巴兒算灘降，下其城一百八十五。又西行四十里，至密昔

部隊又向西前進了三千里，到達天房，那裏的將領住石送信來請降，郭侃身邊的人都認爲住石的請求是真的，於是輕敵而不加防備，郭侃説："上敵人當輕視敵人就會敗亡，軍機多詐，如果中了他的詭計，將没有比這更大的耻辱了。"於是郭侃命令嚴陣以待。住石果然前來求戰，郭侃與他交戰，徹底打敗了他，巴兒算灘投降，攻

兒。會日暮，已休，復驅兵起，留數病卒，西行十餘里頓軍，下令軍中，銜枚轉箭。敵不知也，潛兵夜來襲，殺病卒，可乃算灘大驚曰："東天將軍，神人也。"遂降。

克了他們的一百八十五座城。又向西前進了四十里，到達了密昔兒。天色已晚，部隊已經休息了，郭侃突然又把大家叫起來，祇留下幾個傷病員，大部隊又向西前進了十多里纔宿營，而且命令軍中士兵銜枚轉箭，嚴禁喧嘩。敵人不知部隊已經前進，晚上派兵來偷襲，祇殺了幾個傷病員。可乃算灘大吃一驚說："東方天外的將軍，真是神人啊。"於是投降了。

戊午，旭烈兀命侃西渡海，收富浪。侃喻以禍福，兀都算灘曰："吾昨所夢神人，乃將軍也。"即來降。師還，西南至石羅子，敵人來拒。侃直出掠陣，一鼓敗之，換斯干阿答畢算灘降。至賓鐵，侃以奇兵奄擊，大敗之，加葉算灘降。己未，破兀林游兵四萬，阿必丁算灘大懼，來降，得城一百二十。西南至乞里彎，忽都馬丁算灘來降。西域平，侃以捷告至釣魚山，會憲宗崩，乃還鄧，開屯田，立保障。

戊午年，旭烈兀命令郭侃從西邊渡海，去攻奪富浪。郭侃用禍福的道理勸諭對方，兀都算灘說："我昨天晚上所夢到的神人，就是將軍。"馬上來歸降。部隊返回時，往西南走到石羅子，遇上敵人前來阻擋。郭侃衝向敵陣，一舉打敗了他們，換斯干阿答畢算灘投降。到賓鐵時，郭侃出奇兵突然襲擊，大敗敵軍，加葉算灘投降。己未年，消滅兀林的四萬游兵，阿必丁算灘非常恐懼，前來投降，郭侃得到一百二十座城。郭侃攻打到西南的乞里彎時，忽都馬丁算灘前來投降。西域平定了，郭侃將捷報送到釣魚山，正碰上憲宗去世，他於是返回鄧州，開墾屯田，設立保障。

世祖即位，侃上疏陳建國號、築都城、立省臺、興學校等二十五事，及平宋之策，其略曰："宋據東南，以吴越爲家，其要地，則荆襄而已。今日之計，當先取襄陽，既克襄陽，彼揚、廬諸城，彈丸地耳，置之勿顧，而直趨臨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後皆如其策。

世祖繼承皇位以後，郭侃上疏提出建立國號，修築都城，設置中書省、御史臺，興辦學校等二十五條建議，還提出平宋的策略，他的主張是："宋占據東南，以吴越爲家，他們的戰略要地，不過是荆襄。現在看來，我們應當先奪取襄陽，攻下襄陽後，他們的揚、廬等城，不過是彈丸之地罷了，可以先置之不顧，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直趨臨安，那麽江淮、巴蜀一帶將不攻自下。"後來果然都像他所説的那樣。

中統二年，擢江漢大都督府理問官。三年二月，益都李璮及徐州總管李杲哥俱反，宋夏貴復來犯邊。史天澤薦侃，召入見，世祖問計所出，曰："群盗竊發，猶柙中虎。内無資糧，外無救援，築城環之，坐待其困，計日可擒也。"帝然之，賜尚衣弓矢。馳至徐，斬杲哥。夏貴焚廬舍，徙軍民南去，侃追貴，過宿遷

中統二年，郭侃升任爲江漢大都督府理問官。三年二月，益都李璮和徐州總管李杲哥都叛亂，宋國的夏貴又來邊境騷擾。史天澤推薦郭侃，世祖召他入宫，向他詢問計謀。郭侃回答説："群盗非法叛亂，就好像籠中的老虎。内無資糧，外無救援，我們築城包圍他們，坐待其困，很快就可抓獲他們。"皇帝認爲他説的有道理，賞賜給他尚衣弓箭。郭侃急馳到徐州，斬殺了杲哥。夏貴燒了許多房子，趕着俘來的軍民往

縣，奪軍民萬餘人而還。賜金符，爲徐、邳二州總管。杲哥之弟驢馬，復與夏貴以兵三萬來擾邊境，侃出戰，斬首千餘級，奪戰艦二百。

南去，郭侃追趕夏貴，在宿遷縣奪回一萬多軍民而返回。皇帝賜給他金符，并任命他爲徐、邳兩州的總管。杲哥的弟弟驢馬，又與夏貴帶着三萬多人來騷擾邊境，郭侃出來迎戰，斬殺了一千多人，奪取了二百多艘戰艦。

至元二年，有言當解史天澤兵權者，天澤遂遷他官，侃亦調同知滕州。三年，侃上言："宋人羈留我使，宜興師問罪。淮北可立屯田三百六十所，每屯置牛三百六十具，計一屯所出，足供軍旅一日之需。"四年，徙高唐令，兼治夏津、武城等五縣。五年，邑人吴乞兒、濟南道士胡王反，討平之。七年，改白馬令，僧臧羅漢與彰德趙當驢反，又平之。帝以侃習於軍務，擢爲萬户，從軍下襄陽，由陽羅上流渡江。江南平，遷知寧海州，居一年，卒。

至元二年，有人提出應當解除史天澤的兵權，於是史天澤改任其他官職，郭侃也調任滕州同知。三年，郭侃對皇帝進言説："宋朝扣留我們的特使，應該興師問罪。淮北可設立三百六十所屯田，每屯置三百六十頭牛，這樣算來，一屯的出産足够供給軍旅一日的需要。"四年，郭侃改任高唐令，兼管夏津、武城等五縣。五年，當地人吴乞兒、濟南道士胡王叛亂，郭侃鎮壓下去。七年，郭侃改任白馬令，僧人臧羅漢與彰德趙當驢叛亂，又被郭侃鎮壓。皇帝因爲郭侃熟悉軍務，擢升他爲萬户，跟隨大軍攻克襄陽，從陽羅上游渡長江。江南平定後，郭侃升爲知寧海州，住了一年，就去世了。

侃行軍有紀律，野爨露宿，雖風雨不入民舍，所至興學課農，吏民畏服。子秉仁、秉義。

郭侃作戰時行軍有紀律，在野地裏做飯宿營，即使颳風下雨也不准士兵入民舍，每到一處都興辦學校、發展農業，手下的官吏百姓都畏服他。他的兒子名秉仁、秉義。

### 石天應

石天應字瑞之，興中永德人。善騎射，豪爽不羈，頗知讀書，鄉里人多歸之。太祖時，太師、國王木華黎南下，天應率衆迎謁軍門。木華黎即承制授興中府尹、兵馬都提控，俾從南征。天應造戰攻之具，臨機應變，捷出如神，以功拜龍虎衛上將軍、元帥右監軍，戍燕。天應旌旗色用黑，人目之曰黑軍。屢從木華黎，大小二百餘戰，常以身先士卒，累功遷右副元帥。

石天應字瑞之，興中永德人。他擅長騎馬射箭，爲人豪爽不羈，很愛讀書，鄉鄰們多歸附他。太祖時，太師、國王木華黎南下，石天應帶領衆人在軍門前迎接。木華黎於是按皇帝旨意任命他爲興中府尹、兵馬都提控，讓他跟從南征。石天應製造了作戰用的器械，作戰時隨機應變，神出鬼没，因戰功被任命爲龍虎衛上將軍、元帥右監軍，戍守燕地。石天應軍隊的旌旗用黑色，人們稱之爲黑軍。他多次隨從木華黎出征，經歷大小二百多次戰鬥，他在作戰時常常身先士卒，因戰功幾次遷升後爲右副元帥。

辛巳秋八月，從木華黎征陝右，假道西夏，自東勝濟河，南攻葭州拔之。天應因説太師曰："西戎雖降，實未可信。此州當金、夏之衝，居人健勇，倉庫豐實，加以長河爲限，脱

辛巳年秋八月，石天應隨從木華黎征討陝右，從西夏借道，從東勝渡過黄河，從南面攻下葭州。石天應就此勸説太師："西戎雖然已經投降，實在不能真正相信他們。這個州處在金、夏的要道上，州民健勇，倉庫豐實，加上有黄河爲

爲敵軍所梗，緩急非便，宜命將守之，多造舟楫，以備不虞，此萬世計也。"木華黎然之，表授金紫光禄大夫、陝西河東路行臺兵馬都元帥，以勁兵五千，留守葭蘆。遂造舟楫，建浮橋，諸將多言水漲波惡，恐勞費無功，天應下令曰："有沮吾事者，斷其舌！"橋成，諸將悦服。先時，葭守王公佐收合餘燼，攻函谷關，將圖復故地，及見橋成，遂潰去。於是分兵四出，悉定葭、綏之地。

界，如果失去它讓敵軍所占，情況緊急時對我們不利，應該派將領守在那裏，多造一些舟船，以防不測，這是萬年大計。"木華黎同意他的意見，上表任命他爲金紫光禄大夫、陝西河東路行臺兵馬都元帥，帶着五千精壯的士兵留守葭蘆。石天應於是製造舟船，修建浮橋。將領中不少人都説這裏水深浪急，恐怕徒勞無功。石天應下令説："誰再阻撓這件事情，就割斷他的舌頭！"橋修成後，大家都心悦誠服。在這之前，葭州太守王公佐集合起殘兵敗將，攻打函谷關，企圖收復失地，及至看見橋修好了，於是潰逃散去。石天應乘機分兵四出，全部平定了葭、綏等地。

一日，謁木華黎於汾水東，木華黎諭以進取之策。天應還鎮，召將佐謂曰："吾累卿等留屯於此，今聞河中東西皆平川廣野，可以駐軍，規取關陝，諸君以爲如何?"或諫曰："河中雖用武之地，南有潼關，西有京兆，皆金軍所屯；且民新附，其心未一，守之恐貽噬臍之悔。"天應曰："葭州正通鄜、延，今鄜已平，延不孤立，若發國書，令夏人取之，猶掌中物耳。且國家之急，本在河南，此州路險地僻，轉餉甚難。河中雖迫於二鎮，實用武立功之地，北接汾、晋，西連同、華，地五千餘里，户數十萬，若起漕運以通餽餉，則關内可剋期而定。關内既定，長河以南，在吾目中矣。吾年垂六十，老耄將至，一旦卧病床第，聞後生輩立功名，死不瞑目矣。男兒要當死戰陣以報國，是吾志也!"

一天，石天應在汾水東拜見木華黎，木華黎指示他進取的計策。石天應回到鎮守地，召集衆將説："我拖累你們留守在這裏了，現在聽説河中東西都是平川曠野，可以駐軍，從那裏謀取關陝，各位認爲怎麽樣?"有的人勸諫説："河中雖是用武之地，但是南有潼關，西有京兆，都是金軍駐守的地區，而且老百姓新近纔歸附我們，心還不齊，駐守那裏恐怕會留下不可挽回的悔恨。"石天應説："葭州與鄜、延相連接，現在已經攻占了鄜州，延安不會單獨自立，如果送去國書，命夏人去攻取，就像我們的掌中物一樣了。况且國家的當務之急，本在河南，這個州位置偏僻，道路險阻，運送糧餉很不方便。河中雖有潼關、京兆兩鎮的威脅，但確實是用武立功之地。它北接汾、晋，西連同、華，地方五千多里，有數十萬户人家，如在這裏修水道運輸糧餉，那麽關内就可以限期攻占，關内如果平定了，黄河以南就都在我們眼前了。我已年近六十，將要成爲老人，一旦卧病在床，聽説功名被後生們取得，將會死不瞑目的。男兒應當死在戰場上來報效國家，這是我的志向！"

秋九月，遂移軍河中。既而金軍果潛入中條，襲河中。天應知之，先遣驍將吴澤伏兵要路。澤勇而嗜酒，是夕，方醉卧林中，金兵由間道已直抵城下。時兵燼後，守具未完，新附者争縋而去，敵乘隙入。天應見火

秋九月，石天應移防到河中。接着金軍果然潛入中條，偷襲河中。石天應知道後，先派遣勇將吴澤帶兵埋伏在交通要道。吴澤勇敢，但嗜酒。這天晚上，正喝醉了酒酣睡在樹林中，金兵已經從小路直抵城下。當時是兵災之後，守城的器械還不完備，新歸附的士兵争着用繩子吊下城

舉，知敵已入，奮身角戰，左右從者四十餘騎，皆曰："吴澤誤我。"或勸西渡河，天應曰："先時人諫我南遷，吾違衆而來此，事急棄去，是不武也。縱太師不罪我，何面目以見同列乎！今日惟死而已，汝等勉之。"少頃，敵兵四合，天應飲血力戰，至日午，死之。木華黎聞而痛惜焉。

逃走，敵人乘機攻入城中。石天應看見火把，知道敵人已入城，奮不顧身地出來拼搏，身邊隨從有四十多騎兵，大家都說："吴澤害了我們。"有人勸石天應從西邊渡過黄河，石天應説："早先有人勸説我向南遷，我違背大家的意見而到這裏來，情況緊急了又棄城逃走，這太不勇敢了。即使太師不怪罪我，我又有什麽臉去見各位同僚呢！今天衹能死而後已，你們各位好自爲之，努力吧。"過了一會兒，敵兵四面包圍上來，石天應帶着傷拼命奮戰，戰到中午，最後戰死了。木華黎聽説後非常痛惜。

子焕中，知興中府事；執中，行軍千户；受中，興中府相副官。

石天應之子焕中，知興中府事；執中是行軍千户；受中是興中府相副官。

### 石佐中　石安琬

初，天應死事時，弟天禹子佐中在軍中。伺敵少懈，倒抽其斧，反斫之，突城而出，趨木華黎行營，求得蒙古軍數千，回與敵戰，敗之。木華黎嘉其勇，奏授金符，行元帥；尋詔將官各就本城，授興中府千户。

起初，石天應犧牲時，他的弟弟石天禹的兒子石佐中也在軍中。他乘敵人稍有懈怠，倒抽敵兵的斧頭，砍殺了敵兵，從城中突圍而出。他直奔木華黎的營地，求得幾千蒙古士兵，回去與敵人作戰，打敗了他們。木華黎贊賞他的勇敢，奏請皇帝授予他金符，代行元帥職務；不久皇帝命令將官各回本城，任命他爲興中府千户。

子安琬，襲職，佩金符，從征大理，討李璮，皆有功。十三年，隆興之分寧叛，行省檄安琬討之。賊背山而陣，安琬引兵出陣後，賊驚潰，退而距守。安琬揮兵直抵壘門，賊揚言曰："願少容行伍而戰，死且不憾。"安琬從之，賊果出陣，安琬突陣而入，大呼曰："吾止誅賊首，庸卒非我敵也。"手刃中賊背，生擒之。累功至右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進階懷遠大將軍，賜金虎符，後授大同等處萬户，領江左新附卒萬人，屯田紅城。

石佐中的兒子石安琬，繼承父職，佩金符，跟隨大軍攻打大理，討伐李璮，都立有戰功。十三年，隆興的分寧叛亂，行省下文書令石安琬去討伐。叛賊背山布陣，石安琬帶兵出現在敵陣後，叛賊驚潰，退而據守。石安琬指揮士兵直抵堡壘門前，叛賊揚言説："希望稍加寬容使我們能排好陣列再戰，這樣我們就是死了也不遺憾。"石安琬同意了。叛賊果真列陣出戰，石安琬衝鋒陷陣，大聲喊道："我衹殺賊頭領，小卒子不是我的敵手。"他持刀砍中叛賊的背，俘虜了他。石安琬積累戰功官至右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進階懷遠大將軍，被賜予金虎符，後又被任命爲大同等處萬户，帶領江左新歸附的一萬士兵，在紅城屯田。

大德三年，李萬户當戍和寧，親老且病，安琬請代其行，及還，以病卒。子居謙襲職，後改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大德三年，李萬户應當去戍守和寧，他的父母年老而且多病，石安琬請求代替他去上任，回來後，因病去世。兒子石居謙繼承他的職位，後來改任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 移剌捏兒

移剌捏兒，契丹人也。幼有大志，膂力過人，沉毅多謀略。遼亡，金以爲參議、留守等官，皆辭不受。聞太祖舉兵，私語所親曰："爲國復仇，此其時也。"率其黨百餘人詣軍門獻十策。帝召見，與語奇之，賜名賽因必闍赤。又問："爾生何地?"對曰："霸州。"因號爲"霸州元帥"。

乙亥，拜兵馬都元帥，佐太師木華黎取北京，下高、利、興、松、義、錦等二十六城，破五十四寨，平利州賊劉四禄。及錦州賊張致兵勢方熾，且盜名號，木華黎命捏兒與大將烏也兒、椆斡兒合兵討之。致拒戰，捏兒出奇兵掩擊，斬致。木華黎第功以聞，遷龍虎衛上將軍、兵馬都提控元帥。繼取遼東西廣寧、金、復、海、蓋等十五城。興州監州重兒反，復與烏也兒討平之。帝遣使者詔之曰："自汝效順，戰功日多，今錫汝金虎符，居則理民，有事則將，其勿替朕意。"

戊寅，從攻東平。辛巳，從攻延安。壬午，從圍鳳翔。先登，手殺數十人，左臂中流矢，創甚，裹創進攻丹、延。木華黎止之，對曰："創未至死，敢自愛耶!"木華黎壯之，與所乘白馬。明日，介其馬，飾以朱纓，簡驍衛七百人，與金兵戰。木華黎乘高，見其馳突萬衆中，曰："此'霸州元帥'也。"諸軍繼進，金兵敗走，丹、延十餘城皆降，遷軍民都達魯花赤、都提控元帥，兼興勝府尹。

癸未，從帝征河西，取甘、合、辛、蛇等州。師還，復從木華黎攻益

移剌捏兒是契丹人。他從小有大志，膂力過人，性格沉毅而又多謀略。遼亡後，金朝讓他擔任參議、留守等官職，他都推辭不接受。聽説太祖舉兵，他私下裏對親近的人説："爲國復仇，這正是時候了。"他帶着自己的一百多人到太祖帳前獻上十條計策。皇帝召見了他，與他談話，覺得他不凡，給他賜名爲賽因必闍赤。皇帝又問他："你在哪裏出生?"他回答説："霸州。"皇帝因此授給他"霸州元帥"的稱號。

乙亥年，移剌捏兒被任命爲兵馬都元帥，輔佐太師木華黎攻取北京，攻克了高、利、興、松、義、錦等二十六座城池，攻克了五十四個寨子，消滅了利州叛賊劉四禄。等到錦州叛賊張致兵勢正强，而且盜取名號，木華黎命令捏兒和大將烏也兒、椆斡兒集合兵力去討伐他。張致迎戰，移剌捏兒出奇兵襲擊，殺了張致。木華黎評功上報，移剌捏兒被升爲龍虎衛上將軍、兵馬都提控元帥。他接着又攻取了遼東部、西部的廣寧、金、復、海、蓋等十五座城。興州監州重兒叛亂，他又與烏也兒去討伐消滅了他。皇帝派使者送來詔令説："自從你歸順以來，戰功一天天增多，現在賜給你金虎符，平時管理百姓，戰時領兵，不要辜負了朕的心意。"

戊寅年，移剌捏兒隨軍攻打東平。辛巳年，又隨從攻打延安。壬午年，隨從圍攻鳳翔。他率先登上城墻，親手殺了幾十人。他的左臂被流箭射中，傷勢很重，他包扎好傷口繼續進攻丹、延。木華黎勸阻他，他回答説："受傷還不至於死，怎敢自己惜命不前呢！"木華黎敬佩他勇敢，將自己所騎的白馬給了他。第二天，移剌捏兒給馬披上鎧甲，并用紅纓子裝飾起來，選拔勇猛的衛士七百多人，與金兵交戰。木華黎登上高處，看見他在萬衆之中奔馳衝鋒，説："這是'霸州元帥'啊。"部隊繼續前進，金兵敗逃，丹、延等十多座城都投降了。移剌捏兒遷升爲軍民都達魯花赤、都提控元帥，兼任興勝府尹。

癸未年，移剌捏兒隨從皇帝征伐河西，奪取甘、合、辛、蛇等州。大軍返回後，他又跟隨木

都，下萊、膠、淄等三十二城。戊子，得疾歸高州，卒。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興國公，謚武毅。子買奴。

華黎攻打益都，攻占了萊、膠、淄等三十二座城。戊子年，他得病後回到高州，不久去世。移剌捏兒被追贈爲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爲興國公，謚號武毅。兒子名買奴。

移剌買奴

買奴，蚤從父習戰陣。初入見，太祖問曰："汝年小，能襲父爵乎?"對曰："臣年雖小，國法不小。"帝異其對，顧左右曰："此兒甚肖乃父。"以爲高州等處達魯花赤，兼征行萬户。

買奴很早就跟着父親學習戰陣。他剛入宫朝見皇帝時，太祖問他："你小小年紀，能够繼承父親的官爵嗎?"他回答説："臣年齡雖小，但國法不小。"皇帝對他的回答非常驚奇，回頭對身邊的人説："這個孩子真像他的父親。"讓他任高州等處達魯花赤，兼征行萬户。

庚寅，命攻高麗花凉城。監軍張翼、劉霸都殞於敵，買奴怒曰："兩將陷賊，義不獨生!"趨出戰，破之，誅首將，撫安其民。進攻開州，州將金沙密逆戰，擒之，城中人出童男女及金玉器以獻，却不受。遂下龍、宣、雲、泰等十四城。

庚寅年，皇帝命令買奴攻打高麗花凉城。監軍張翼、劉霸都戰死，買奴憤怒地説："兩名將領都死在敵人手裏，我也不能一個人活着！"他急促出戰，打敗了敵人，殺了敵人的首將，安撫城裏的百姓。買奴進攻開州時，州將金沙密迎戰，買奴俘獲了他。城裏的人們獻上童男童女以及金銀玉器，他辭却不收。接着買奴又攻下龍、宣、雲、泰等十四座城。

癸巳，從諸王按赤台征女直萬奴部，有功。未幾召還。興州趙祚反，土豪楊買驢等附之。帝命從親王察合台帥師討之，斬賊將董鑾等，圍買驢於險樹寨，三月不能下。買奴令健卒劉五兒，即寨北小徑上大樹，以繩潜引百人登寨，直前劫之，買驢投崖死，餘黨悉平。太宗即位，録功，賜金鞍良馬。

癸巳年，買奴跟隨諸王按赤台征伐女真的萬奴部落，建立了戰功。没過多久就被皇帝召回。興州的趙祚謀亂，土豪楊買驢等人依附他。皇帝命令買奴跟隨親王察合台率領軍隊前去討伐，斬殺了叛賊的將領董鑾等人，將楊買驢包圍在險樹寨，三個月攻不下來。買奴命令强壯的士兵劉五兒，從寨子北邊的小路爬上大樹，用繩子暗地裏吊上一百多人登上寨墻，衝上前去劫寨，楊買驢跳崖身亡，他的餘黨全部被消滅。太宗繼承皇位後，論功賞賜給他金鞍良馬。

乙未，從征高麗，入王京，取其西京而還，賜金鎖甲，加鎮國上將軍、征東大元帥，佩金符。復命出師高麗，將行，以疾卒，年四十。贈推誠效義功臣、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追封興國公，謚顯懿。子元臣。

乙未年，買奴隨從討伐高麗，攻入王京，奪取西京而歸，皇帝賜給他金鎖甲，加封他爲鎮國上將軍、征東大元帥，佩金符。皇帝又命令他出征攻打高麗，正準備出發，因病去世，時年四十歲。買奴被追贈爲推誠效義功臣、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追封爲興國公，謚號爲顯懿。兒子名元臣。

移剌元臣

元臣，别名哈剌哈孫，年十六入

元臣的别名是哈剌哈孫，十六歲時在宫中擔

宿衛，應對進止有度，世祖謂丞相和魯火孫曰："此勛臣子，非凡器也。"以爲怯薛必闍赤，襲千户，將其父軍。從伐宋，攻淮西，戍清口，取瓜洲，下通、泰，累有功。

任警衛，他的應對舉止都合乎規矩，世祖對丞相和魯火孫説："這是功臣的兒子，不是一般的人才。"讓他當怯薛必闍赤，繼承千户的官職，帶領他父親的部隊。元臣跟隨大軍討伐宋朝，攻打淮西，駐守清口，奪取瓜洲，攻克通、泰，屢立戰功。

至元十二年，從丞相伯顔平宋，進階武義將軍、中衛親軍總管，佩金虎符。十四年，只兒瓦台叛，圍應昌府，時皇女魯國公主在圍中。元臣以所部軍馳擊，只兒瓦台敗走，追至魚兒濼，擒之，公主賜賚甚厚，奏請暫留元臣鎮應昌，以安反側。居一歲，召至京師，遷明威將軍、後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還鎮應昌。又三歲，召還，加昭勇大將軍。十九年，帝以所籍入權臣家婦賜之，元臣辭曰："臣家世清素，不敢自污。"帝嘉嘆不已。

至元十二年，元臣跟着丞相伯顔滅宋，進階爲武義將軍、中衛親軍總管，佩金虎符。十四年，只兒瓦台叛亂，包圍了應昌府，當時皇帝的女兒魯國公主也在圍中。元臣帶着部下奔馳前進去襲擊叛賊，只兒瓦台被打敗逃跑，元臣追到魚兒濼，俘獲了他。公主賞賜給他豐厚的禮品，并奏請皇帝希望暫留元臣鎮守應昌，以使動摇者安定下來。元臣在應昌住了一年，皇帝召他到京師，升任明威將軍、後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仍回去鎮守應昌。又過了三年，召回京師，加封爲昭勇大將軍。十九年，皇帝賜給他没收入官的權臣家的婦女，元臣推辭説："我家世清白，不敢自己玷污自己。"皇帝稱贊不已。

二十二年，進昭毅大將軍，同僉江淮行樞密院事；行院罷，歸高州。帝親征乃顔，元臣率家僮五十人見行在所，願效前驅。八年，移僉湖廣行樞密院，時溪洞施、容等州蠻獠作亂，元臣親入其境，喻以禍福，賊首魯萬丑降。三十年，卒于官。贈安遠功臣、龍虎衛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追封興國公，謚忠靖。子迪，中奉大夫、湖廣宣慰使都元帥。

二十二年，元臣晋升爲昭毅大將軍，同僉江淮行樞密院事；撤銷行院後，他返回高州。皇帝親征乃顔，元臣率領家中侍從五十人到皇帝的臨時駐地拜見皇帝，表示願意充當前導。八年，改任湖廣行樞密院僉院。當時溪洞施、容等州的蠻僚民族作亂，元臣親自去到他們境内，給他們講清禍福的道理，叛賊頭目魯萬丑投降。三十年，元臣在任上去世。元臣被追贈爲安遠功臣、龍虎衛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追封爲興國公，謚號忠靖。元臣的兒子名迪，官職爲中奉大夫、湖廣宣慰使都元帥。

## 耶律秃花 買住

耶律秃花，契丹人。世居桓州，太祖時，率衆來歸。大軍入金境，爲嚮導，獲所牧馬甚衆。後侍太祖，同飲班朮河水。從伐金，大破忽察虎軍。又從木華黎收山東、河北，有功，拜太傅、總領也可那延，封濮國公，賜虎符、銀印，歲給錦幣三百六十匹。統萬户扎剌兒、劉黑馬、史天

耶律秃花是契丹人。世代居住在桓州，太祖時，他率領衆人前來歸順。大軍入金境時，他當嚮導，繳獲了大批牧馬。後來他侍奉太祖，同飲班朮河水。他曾隨從討伐金朝，大敗忽察虎的軍隊。他又跟着木華黎攻取山東、河北，立下了戰功，被任命爲太傅、總領也可那延，封爲濮國公，賞賜給他虎符、銀印，每年供給錦絲三百六十匹。他率領萬户扎剌兒、劉黑馬、史天澤討伐

澤伐金，卒于西河州。

子朱哥嗣，仍統劉黑馬等七萬户，與都元帥塔海紺卜同征四川，卒于軍。子寶童嗣，以疾不任事。朱哥弟買住嗣，而以寶童充隨路新軍總管。買住言於憲宗曰："今欲略定西川下流諸城，當先定成都，以爲根本，臣請往相其地。"帝從之，遂率諸軍往成都，攻嘉定，未下而卒。子忽林帶嗣，總諸軍，立成都府，卒于軍。以兄百家奴嗣。自朱哥至百家奴，并襲太傅、總領也可那延。

金朝，在西河州去世。

耶律秃花的兒子朱哥繼承他的官職，仍然率領劉黑馬等七萬户，與都元帥塔海紺卜一同攻打四川，在軍中去世。他的兒子寶童繼承他的官職，因病不能理事。朱哥的弟弟買住繼承他的官職，而讓寶童擔任隨路新軍總管。買住對憲宗説："現在如果打算攻奪西川下游的各個城市，應當先攻占成都，以它作爲根據地，我請求一同前去察看那個地方。"皇帝同意了他的請求，他於是率領部隊前往成都，攻打嘉定，還没有攻下來便去世了。他的兒子忽林帶繼承了他的官職，統領各部隊，設立成都府，在軍中去世。他的哥哥百家奴接替了他的官職。從朱哥到百家奴，一并世襲了太傅、總領也可那延。

## 秃滿答兒

秃滿答兒者，百家奴之弟，忽林帶之兄也，常留中宿衛。後百家奴解兵柄爲他官，乃授成都管軍萬户，代將其軍。

至元十一年，從忽敦攻嘉定，修平康寨以守之。十二年，從汪田哥攻九頂山，破之，殺都統一人，嘉定降。從忽敦徇下瀘、叙諸城，圍重慶，守合江口，又以舟師塞龍門濠，遏其援兵。十三年，瀘州叛，從汪田哥攻之。重慶遣兵援瀘，邀擊破之，獲七十人。瀘堅守不下，秃滿答兒夜率兵，攻奪水城以進，黎明，先登，入瀘城，克之，斬其將王世昌、李都統。復從不花圍重慶，守將張珏搏戰，敗之城下，重慶降。賜虎符，授夔路招討使，遷四川東道宣慰使，仍兼夔路招討，改同僉四川等處行樞密院事，遷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尚書省立，改行尚書省左丞，進右丞，卒。

秃滿答兒是百家奴的弟弟，忽林帶的哥哥，他常常在宫中擔任警衛。後來百家奴卸去兵權當其他的官，皇帝任命他爲成都管軍萬户，代替百家奴統率他的部隊。

至元十一年，秃滿答兒跟着忽敦攻打嘉定，修築平康寨來防守。十二年，跟着汪田哥攻打九頂山，攻占了該地，殺了一名都統，嘉定投降。他跟着忽敦攻取瀘、叙等城，圍攻重慶，防守合江口，又用水軍堵住龍門濠，阻擋敵人的援兵。十三年，瀘州駐軍叛亂，他跟隨汪田哥去攻打叛賊。重慶派兵支援瀘州，他半路攔截打敗了他們，俘虜了七十人。瀘州叛賊堅守不投降，秃滿答兒夜裏率領士兵，攻占水城然後向前攻城。黎明時，他率先登上城墻，攻入瀘城，打敗城中的敵人，斬了敵將王世昌、李都統。他又跟着不花圍攻重慶，敵人守將張珏出來交戰，在城下被打敗，重慶的敵人投降。皇帝賜給他虎符，任命他爲夔路招討使，後改任四川東道宣慰使，仍兼任夔路招討，後改任同僉四川等處行樞密院事，遷任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設立尚書省後，他改任行尚書省左丞，晋升爲右丞，後來去世。

## 忙古帶

忙古帶，寶童之子也。世祖時，賜金符，襲父職，爲隨路新軍總管，

忙古帶是寶童的兒子。世祖時，賜給他金符，讓他繼承父親的官職，當隨路新軍總管，統

統領山西兩路新軍。從行省也速帶兒征蜀及思、播、建都諸蠻夷，有功，升萬户。從攻羅必甸，至雲南，詔以其衆入緬，迎雲南王。金齒、白衣、答奔諸蠻，往往伏險要爲備，忙古帶奮擊破之，凡十餘戰，至緬境，開金齒道，奉王以還，遷副都元帥。從諸王阿台征交趾，至白鶴江，與交趾僞昭文王戰，奪其戰艦八十七艘。又從雲南王攻羅必甸，破之。二十九年，入覲。

成宗即位，授烏撒烏蒙等處宣慰使，兼管軍萬户，遷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都元帥。大德六年，烏撒、羅羅斯叛，雲南行省命率師討平之。事聞，賜鈔三千貫、銀五十兩、金鞍轡及弓矢，以旌其功。九年，討普安羅雄州叛賊阿填，擒殺之。進驃騎衛上將軍，遥授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左丞，行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都元帥，卒于軍。至大四年，贈龍虎衛上將軍、平章政事，仍追封濮國公，謚威愍。子火你赤，襲萬户。

**王珣**

王珣字君寶，本姓耶律氏，世爲遼大族。金正隆末，契丹窩斡叛，祖成，從母氏避難遼西，更姓王氏，遂爲義州開義人。父伯傻。伯父伯亨無子，以珣爲後。

珣武力絶人，善騎射，尤長於擊鞠。年三十餘，遇道士，謂珣曰："君之相甚奇，它日因一青馬而貴。"珣未之信。居歲餘，有客以青馬來鬻，珣私喜曰："道士之言或驗乎?"乃倍價買之，後乘以戰，其進退周旋，無不如意。又嘗行凌水濱，得一古刀，其背銘曰："舉無不克，動必成功。"常佩之，每有警，必先鳴，故所向皆捷。

管山西兩路新軍。他曾跟隨行省也速帶兒征蜀和思、播、建都等地蠻夷，因功升萬户。他隨軍攻打羅必甸，到雲南時，皇帝詔令他帶着自己的隊伍入緬，迎接雲南王。金齒、白衣、答奔等地諸蠻，常常利用險要地形來防守，忙古帶奮力擊敗他們。他經歷了大小十多次戰鬥，到緬國境内，開闢金齒道，侍奉雲南王回去，他被遷升爲副都元帥。他跟着諸王阿台征伐交趾，到白鶴江，與交趾僞昭文王作戰，奪得他的戰船八十七艘。他又跟着雲南王攻打羅必甸，攻克了那裏。二十九年，他入宫朝見皇帝。

成宗即位後，任命他爲烏撒烏蒙等處宣慰使，兼任管軍萬户，後改任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都元帥。大德六年，烏撒、羅羅斯叛亂，雲南行省命令他率領部隊討伐平定了那裏。皇帝知道後，賞賜給他錢鈔三千貫、銀五十兩、金鞍轡、弓矢等，來表彰他的功勞。九年，他去討伐普安羅雄州叛賊阿填，俘獲并殺掉了他。後來，他晋升爲驃騎衛上將軍，遥授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左丞，行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都元帥，在軍中去世。至大四年，追贈他爲龍虎衛上將軍、平章政事，并追封濮國公，謚號爲威愍。有兒子名火你赤，繼承了萬户的官職。

王珣字君寶，本姓耶律氏，世代都是遼的大族。金正隆末年，契丹窩斡叛亂，他的祖父王成跟隨母親到遼西避難，改姓王氏，於是成爲義州開義人。他的父親名伯傻。伯父伯亨没有兒子，過繼王珣做他的後代。

王珣武力超人，善於騎馬射箭，尤其擅長打馬球。他三十多歲時，遇見一位道士，對他説："您的相貌太特殊了，以後將由一匹青馬而顯貴。"王珣不相信他的話。過了一年多，有人來賣青馬，王珣暗中高興道："也許那個道士的話真能够應驗?"他就用加倍的高價買下了這匹馬，後來他騎着這匹馬作戰，這匹馬進退周旋，没有不如人意的地方。他又曾經在凌水邊獲得一把古刀，刀背上刻有"舉無不克，動必成功"的文字。他常常佩帶着這把刀，每次有警報，刀一定

初，河朔兵動，豪强各擁衆據地，珣慨然曰："世故如此，大丈夫當自振拔，否則爲人所制。"乃召諸鄉人，諭以保親族之計，衆從之，推珣爲長，旬月之間，招集遺民至十餘萬。歲乙亥，太師木華黎略地奚霫，珣率吏民出迎，承制以珣爲元帥，兼領義、川二州事。

丙子春，張致僭號錦州，陰結開義楊伯傑等來掠義州，珣出戰，伯傑引去。會致兄子以千騎來衝，珣選十八騎突其前，復令左右掎角之，一卒以槍刺珣，珣揮刀殺之，其衆潰走，獲其馬幾盡。時興中亦叛，木華黎圍之，召珣以全軍來會，致窺覘其虛，夜襲之，家人皆遇害。及興中平，珣無所歸，木華黎留之興中，遣其子榮祖馳奏其事，帝諭之曰："汝父子宣力我家，不意爲張致所襲。歸語汝父，善撫其軍，自今以往，當忍耻蓄鋭，俟逆黨平，彼之族屬、城邑、人民，一以付汝，吾不吝也。仍免徭賦五年，使汝父子世爲大官。"珣以木華黎兵復開義，擒伯傑等，殺之。進攻錦州，致部將高益，縛致妻子及其黨千餘人以獻，木華黎悉以付珣，珣但誅致家，其餘皆釋之，始還義州。

丁丑，入朝，帝嘉其功，賜金虎符，加金紫光禄大夫、兵馬都元帥，鎮遼東便宜行事，兼義、川等州節度使。珣貌黑，人呼爲哈剌元帥，哈剌，中國言黑也。從木華黎兵略山東，至滿城，令還鎮，戒之曰："彼新附之民，恃山海之險，反覆不常，

會先響，所以王珣出師必勝。

起初，河朔發生戰亂，豪强各自擁兵占地，王珣感慨地說："世道既然這樣，大丈夫應當自己振奮，不然就會被别人所制服。"於是他召集各鄉村民，告訴大家保護親族的辦法，大家聽從了他的意見，并且推選王珣當頭領，半個多月就招集了十多萬遺民。乙亥年，太師木華黎攻取奚霫，王珣率領部下出迎，木華黎秉承皇帝命令讓王珣擔任元帥，兼管義、川兩州事。

丙子年春天，張致在錦州自稱皇帝，他暗中勾結開義楊伯傑等人來侵掠義州。王珣出戰迎敵，楊伯傑退去。碰上張致的侄子帶着一千多名騎兵來戰，王珣挑選了十八名騎兵急速衝入敵陣，又命令其餘的人從左右兩旁夾擊敵人，一名敵兵用槍刺王珣，王珣揮刀殺掉了他。敵兵潰逃，他們的戰馬幾乎全部被王珣繳獲。當時興中也發生叛亂，木華黎包圍了那裏，召集王珣帶領全軍來參加會戰。張致暗中探聽到他内部空虛，就乘夜偷襲，王珣的家人全部遇害。等到興中平定後，王珣無家可歸，木華黎將他留在興中，派他的兒子王榮祖急馳到朝廷報告情況。皇帝告訴他說："你們父子爲我家出力，誰料到竟被張致偷襲。你回去告訴你的父親，好好地安撫部下，從今以後，應當忍耻蓄鋭，等到平定逆黨，我會將他的族人、城邑、人民全部歸你，我不會吝惜的。我還要免除五年的徭役賦税，讓你們父子世世代代做大官。"王珣帶着木華黎的兵收復了開義，俘獲了楊伯傑等人，殺掉了他們。王珣接着進攻錦州，張致的部將高益捆綁了張致的妻兒以及他的一千多黨羽來獻，木華黎將這些人全部交給王珣，王珣衹誅殺了張致的家人，其餘的人全部釋放，王珣這纔回到義州。

丁丑年，王珣入宫朝見皇帝。皇帝嘉獎他的戰功，賞賜給他金虎符，加封他爲金紫光禄大夫、兵馬都元帥，鎮遼東便宜行事，兼任義、川等州節度使。王珣相貌很黑，人們稱呼他哈剌元帥，哈剌就是漢語黑的意思。王珣跟隨木華黎攻打山東，到滿城時，木華黎命令他返回去鎮守，并告誡他說："那些新依附的老百姓，倚恃山海

非盡坑之，終必爲變。”對曰：“國朝經略中夏，宜以恩信結人，若降者則殺，後寧復有至者乎！”遂還，以子榮祖代領其衆。甲申春正月卒，年四十八。

的險要地形，反覆無常，如果不全部活埋掉，終將爲患。”王珣回答說：“國家治理中原，應該以恩信得人，如果將投降的人都殺掉，以後難道還會再有人投降嗎！”他於是返回，讓兒子王榮祖代替他統領部隊。甲申年春正月王珣去世，時年四十八歲。

珣爲政簡易，賞罰明信，誅强撫弱，毫髮無徇。子四人，榮祖襲。

王珣爲政簡易，賞罰明信，誅强撫弱，絲毫不徇私情。他有兒子四人，王榮祖繼承了他的官職。

王榮祖

榮祖字敬先，珣長子也。性沉厚，語音如鐘，勇力絶人。珣初附於木華黎，以榮祖爲質，稍見任用。珣卒，襲榮禄大夫、崇義軍節度使、義州管内觀察使。從嗣國王孛魯入朝，帝聞其勇，選力士三人迭與之搏，皆應手而倒。欲留置宿衛，會金平章政事葛不哥行省於遼東，咸平路宣撫使蒲鮮萬奴僭號於開元，遂命榮祖還，副撒里台進討之。拔蓋州、宣城等十餘城，葛不哥走死。金帥郭琛、完顔曳魯馬、趙遵、李高奴等猶據石城，復攻拔之，曳魯馬戰死，遵與高奴出降。虜生口千餘，撒里台欲散於麾下，榮祖屢請，皆放爲民。方城未下時，榮祖遣部卒賈實穴其城，城崩被壓，衆謂已死，弗顧也。榮祖曰：“士忘身死國，安忍棄去。”發石取之，猶生，一軍感激，樂爲效死。有言義人懷反側者，撒里台將屠之，榮祖馳驛奏辨，事乃止。

王榮祖字敬先，是王珣的長子。他性格沉厚，聲音如洪鐘，勇力超人。王珣最初依附木華黎，讓王榮祖作人質，這時稍稍得到重用。王珣去世後，王榮祖繼承了榮禄大夫、崇義軍節度使、義州管内觀察使等官職。他曾跟着嗣國王孛魯入宫朝見，皇帝聽説他有勇力，挑選了三個有力的武士輪流與他搏鬥，三個人都剛一交手就被摔倒了。皇帝想將他留在宫内擔任警衛，正碰上金平章政事葛不哥在遼東設立行省，咸平路宣撫使蒲鮮萬奴在開元自稱皇帝，於是皇帝命令王榮祖回去，給撒里台當副將去討伐他們。王榮祖攻下了蓋州、宣城等十來座城，葛不哥逃跑後死掉。金帥郭琛、完顔曳魯馬、趙遵、李高奴等仍然占據石城，他又攻克了石城，曳魯馬戰死，趙遵和李高奴投降。他還俘虜了一千多人，撒里台想將這些人分散到軍中當兵，王榮祖多次請求，纔將這些人全放回去當老百姓。當城還没有被攻克時，王榮祖派遣部下士兵賈實在城墻上打洞，城崩塌後被壓在下面，大家認爲他已經死了，不再管了。王榮祖説：“戰士忘身爲國而死，怎麽能忍心丢下他而去。”於是令人扒開石頭把他弄出來，賈實還活着，全軍士兵都受到感動，樂意爲王榮祖效死力。有人報告説義州有人謀反，撒里台準備屠殺義州人，王榮祖急馳上奏，纔制止了這件事。

己丑，授北京等路征行萬户，换金虎符。伐高麗，圍其王京，高麗王力屈，遣其兄淮安公奉表納貢。進討萬奴，擒之。趙祁以興州叛，從諸王

己丑年，王榮祖被任命爲北京等路征行萬户，换金虎符。攻打高麗時，王榮祖包圍了京城，高麗王力竭，派哥哥淮安公奉表納貢。王榮祖討伐萬奴，活捉了他。趙祁在興州叛亂，王榮

按只台平之。祁黨猶剽掠景、薊間，復從大將唐兀台討之，將行，榮祖曰："承詔討逆人耳，豈可戮及無辜？宜惟抗我者誅。"大將然之，由是免死者衆。再從征高麗，破十餘城，高麗遣子綧入質。帝賜錦衣，旌其功。又從諸王也忽略地三韓，降天龍諸堡，皆禁暴掠，民悦服之。破五里山城，請於主將，全其民，遂下甕子城、竹林寨、苦苫數島。帝嘉其功，賜以金幣，官其子興千户，仍賞其部曲。移鎮高麗平壤，帝遣使諭之曰："彼小國負險自守，釜中之魚，非久自死，緩急可否，卿當熟思。"榮祖乃募民屯戍，闢地千里，盡得諸島嶼城壘，高麗遣其世子倎出降，遂以倎入朝。

祖跟隨諸王按只台平定了叛亂。趙祁的餘黨仍在景、薊一帶剽掠搶劫，他又跟隨大將唐兀台前去討伐。出發前，王榮祖說："奉皇帝的命令討伐叛賊罷了，哪能連無辜百姓都殺掉呢？應該衹誅殺那些與我們對抗的人。"大將認爲他説得對，因此許多人免遭殺害。第二次跟隨攻打高麗時，他攻克了十來座城，高麗王派兒子綧來當人質。皇帝賜給王榮祖錦衣，以表彰他的戰功。他又跟隨諸王也忽攻奪三韓土地，使天龍各個寨堡降服。他嚴禁士兵暴掠，老百姓都心悦誠服。攻克五里山城時，他向主將請求，保全老百姓的性命，於是又一連攻克了甕子城、竹林寨、苦苫等幾個島。皇帝贊賞他的功勞，賞賜給他金幣，讓他的兒子王興當千户，并且賞賜他的軍隊。王榮祖移鎮高麗平壤時，皇帝派特使去告訴他說："那個小國倚仗天險自守，就像鍋裏的魚，用不了多久就會自己死掉，事情的緩急輕重，什麽該做什麽不該做，你應當深思熟慮。"王榮祖於是招募老百姓屯戍，開闢了一千多里土地，周圍的各個島嶼和城壘都占有了，高麗王衹得派太子王倎出降，於是讓王倎入宫朝見皇帝。

中統元年夏，詔榮祖詣闕，帝撫慰之曰："卿父子勤勞於國，誠節如一。"進沿邊招討使，兼北京等路征行萬户，賜寶鞍、弓矢。還鎮，以病卒，年六十五。

中統元年夏天，皇帝下詔讓王榮祖入宫。皇帝撫慰他說："你們父子爲國事勤勞出力，忠誠和節操始終如一。"進升沿邊招討使，兼任北京等路征行萬户，賞賜給他寶鞍、弓箭。他回到駐地後，因病去世，時年六十五歲。

子十三人，顯者七人：通，興中府尹；泰，權知義、錦、川等州總管；興，征東千户；遇，襄陽路管軍萬户；達，東京五處征行萬户；廷，鎮國上將軍、中衛親軍都指揮使；璲，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使。

王榮祖有兒子十三人，其中有七人顯貴：王通任興中府尹；王泰代理義、錦、川等州總管；王興任征東千户；王遇任襄陽路管軍萬户；王達任東京五處征行萬户；王廷任鎮國上將軍、中衛親軍都指揮使；王璲任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使。

# 元史卷一百五十

## 列傳第三十七

### 石抹也先

石抹也先者，遼人也。其先，嘗從蕭后舉族入突厥，及后還而族留。至遼爲述律氏，號稱后族。遼亡，改述律氏爲石抹氏。其祖庫烈兒，誓不食金禄，率部落遠徙。年九十，夜得疾，命家人候日出則以報，及旦，沐浴拜日而卒。父脱羅華察兒，亦不仕。有子五人，也先其仲子也。

石抹也先是遼人。他的祖先曾帶領全族跟隨蕭后進入突厥，後來蕭后返回而他們這一族就留在那裏了。到遼時稱爲述律氏，號稱后族。遼亡後，又改述律氏爲石抹氏。石抹也先的祖父庫烈兒發誓不爲金朝做官，率領部落遷徙到很遠的地方。庫烈兒九十歲時，一天夜裏發病，命令家人等待日出就進來報告，等到天明，他沐浴行過拜日禮後去世。石抹也先的父親脱羅華察兒，也不出外做官。他有五個兒子，石抹也先排行第二。

年十歲，從其父問宗國之所以亡，即大憤曰：“兒能復之。”及長，勇力過人，善騎射，多智略，豪服諸部。金人聞其名，徵爲奚部長，即讓其兄贍德納，曰：“兄姑受之，爲保宗族計。”遂深自藏匿，居北野山，射狐鼠而食。聞太祖起朔方，匹馬來歸。首言：“東京爲金開基之地，蕩其根本，中原可傳檄而定也。”太祖悦，命從太師、國王木華黎取東京。

石抹也先十歲時，就問父親國家滅亡的原因，接着又非常憤怒地說：“我能復國。”等他長大以後，勇力過人，善於騎馬射箭，爲人足智多謀，各部落都被他的豪氣折服。金人知道了他，讓他做奚部長。他於是讓給他的哥哥贍德納，他說：“哥哥你姑且接受吧，這是從保全宗族的目的來考慮的。”他於是自己躲藏起來，住在北野山，靠射狐鼠之類的動物過活。聽說太祖在北方起兵，他立即單人匹馬前來歸附。他最早提出：“東京是金朝的開基之地，掃蕩了它的根本，中原地區衹要發出檄文就可以平定了。”太祖聽了很高興，命令他跟從太師、國王木華黎去奪取東京。

師過臨潢，次高州，木華黎令也先率千騎爲先鋒，也先曰：“兵貴奇勝，何以多爲？”諜知金人新易東京留守將至，也先獨與數騎，邀而殺之，懷其所受誥命，至東京，謂守門者曰：“我新留守也。”入據府中，問吏列兵於城何謂，吏以邊備對，也先

部隊經過臨潢時，臨時駐守在高州，木華黎命令也先率領千餘騎兵做先鋒，石抹也先說：“用兵貴在以神奇取勝，人多有什麽用？”他暗中探聽到金人新調換的東京留守將到，就獨自帶着幾名騎兵，半路攔截殺了他，然後揣着他的誥命到了東京，石抹也先對守門的士兵說：“我是新上任的留守。”他進入了府中，問下面的官吏城

曰：“吾自朝廷來，中外晏然，奈何欲陳兵以動摇人心乎！”即命撤守備，曰：“寇至在我，無勞爾輩。”是夜，下令易置其將佐部伍。三日，木華黎至，入東京，不費一矢，得地數千里、户十萬八千、兵十萬、資糧器械山積，降守臣寅答虎等四十七人，定城邑三十二。金人喪其根本之地，始議遷河南。

上爲什麽列兵戒備，官吏回答説是爲了防備邊境敵人入侵。石抹也先説：“我從朝廷來，朝廷内外平静無事，爲什麽要陳兵來動摇人心呢！”他馬上命令撤去城上守備，説：“敵人來了，責任在我，你們就不必操勞了。”當天夜裏，他下令换上自己的將佐部隊。第三天，木華黎率大軍到，進入東京不費一弓一箭，得幾千里地、十萬八千户户口和十萬士兵，繳獲的物資器械堆積如山，守臣寅答虎等四十七人都投降了，平定了三十二座城邑。金人喪失了根據地，開始商議遷移到河南去。

歲乙亥，移師圍北京，城久不下，及城破，將屠之。也先曰：“王師拯人水火，彼既降而復屠之，則未下者，人將死守，天下何時定乎！”因以上聞，赦之。授御史大夫，領北京達魯花赤。時石天應與豪酋數十據興中府，也先分兵降之，奏以爲興中尹。又命也先副脱忽闌闍里必，監張鯨等軍，征燕南未下州郡。至平州，鯨稱疾不進，也先執鯨送行在所，帝責之曰：“朕何負汝？”鯨對曰：“臣實病，非敢叛。”帝曰：“今呼汝弟致爲質，當活汝。”鯨諾而宵遁，也先追戮之，致已殺使者應其兄矣。致既伏誅，也先籍其私養敢死之士萬二千人號黑軍者，上于朝。賜虎符，進上將軍，以御史大夫提控諸路元帥府事，舉遼水之西、灤水之東，悉以付之。

乙亥年，調集部隊圍攻北京，很久没有攻下，等到攻下之後，就要屠城。石抹也先説：“王師從水火中把老百姓救出來，那些人已經投降了，又要殺掉他們，那麽那些還没攻克的城中軍民就會死守，天下什麽時候纔能安定呢！”他的建議報了上去，皇帝下令赦免那些人。石抹也先被任命爲御史大夫，任北京達魯花赤。當時石天應與幾十個豪强占據興中府，石抹也先派兵去攻打使他們投降，上奏任命石天應爲興中尹。皇帝又命令石抹也先輔佐脱忽闌闍里必監管張鯨等軍，去征伐燕南地區未攻克的州郡。到平州時，張鯨稱病不肯前進，石抹也先將張鯨捆送到皇帝那裏。皇帝責問他説：“朕什麽地方對不住你？”張鯨回答説：“臣真的是病了，不敢有背叛的意思。”皇帝説：“現在去叫你弟弟張致前來當人質，就饒了你的命。”張鯨假裝答應而趁夜逃跑，石抹也先追趕上去殺掉了他，張致已經殺掉了使者來響應他的哥哥。張致被消滅後，石抹也先收編了他的私人敢死之士一萬二千人，號稱黑軍，進獻給朝廷。皇帝賞賜給他虎符，官進上將軍，以御史大夫控諸路元帥府事，遼水之西和灤水之東的全部地區，都交付給他。

後從國王木華黎攻蠡州北城，先登，中石死，時年四十一。子四人：曰查剌，曰咸錫，曰博羅，曰侃。

後來石抹也先跟從國王木華黎攻打蠡州城北，他率先登城，被矢石擊中而死，時年四十一歲。石抹也先有兒子四人：名字分别爲查剌、咸錫、博羅、侃。

## 查剌

查剌，亦善射，襲御史大夫，領

查剌也擅長射箭。他繼承了御史大夫的官

黑軍。戊寅，從木華黎攻平陽、太原、隰、吉、岢嵐、關西諸郡，下之。遂攻益都，久不下，及降，衆欲屠其城，查剌曰："殺降不祥，且得空城，將安用之?"由是遂免。己卯，詔以黑軍分屯真定、固安、太原、平陽、隰、吉、岢嵐諸郡。及南征，盡以黑軍爲前列，敗金將白撒、官奴于河。渡河再戰，盡殺之，長驅破汴京，入自仁和門，收圖籍而還。帝悉以諸軍俘獲賜黑軍。

職，統領黑軍。戊寅年，他跟從木華黎攻打平陽、太原、隰、吉、岢嵐、關西等郡，全部攻克。接着攻打益都，久攻不下，等到對方投降，衆人想屠城，查剌說："殺降兵不吉祥，而且那樣做衹能得到一座空城，有什麽用呢?"益都因此免於被屠城。己卯年，皇帝詔令讓黑軍分别屯守真定、固安、太原、平陽、隰、吉、岢嵐等郡。等到南征時，全部用黑軍作爲先鋒，在黄河打敗金將白撒、官奴。渡過黄河後又戰，全部殺盡敵人，長驅直入攻破汴京，從仁和門進入汴京，收繳了圖册、典籍而歸。皇帝將各軍的全部俘獲都賞賜給黑軍。

癸巳，從國王塔思，征金帥宣撫萬奴於遼東之南京，先登，衆軍乘之而進，遂克之，王解錦衣以賜。辛丑，太宗嘉其功，授真定、北京兩路達魯花赤。癸卯，卒于柳城，年四十四。

癸巳年，查剌跟從國王塔思，在遼東的南京征伐金帥宣撫萬奴。他率先登城，衆軍跟着前進，於是攻克了南京，塔思脱下自己的錦衣賞賜給他。辛丑年，太宗嘉獎他的功勞，任命他爲真定、北京兩路達魯花赤。癸卯年，查剌在柳城去世，時年四十四歲。

子庫禄滿，襲職。中統三年，從征李璮，中流矢卒。子良輔，襲黑軍總管，至元十七年，以功累升昭毅大將軍、沿海副都元帥。二十一年，改沿海上副萬户。大德十一年，告老。子繼祖，襲萬户。

查剌的兒子庫禄滿繼承了父親的官職。中統三年，他跟從攻打李璮，被流箭射中而死。他的兒子良輔繼承了黑軍總管的職位，至元十七年，因功幾次升遷後任昭毅大將軍、沿海副都元帥。二十一年，改任沿海上副萬户。大德十一年，他告老退休，他的兒子繼祖繼承了萬户位。

咸錫之子度剌，攻樊城，戰死。

咸錫的兒子度剌，在攻打樊城時戰死。

贍德納後亦棄金官來歸，爲别失八里達魯花赤，卒。其孫亦剌馬丹，仕至遼陽省左丞。亦剌馬丹子倉赤，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

贍德納後來也放棄金朝的官職前來歸附，任别失八里達魯花赤，後來去世。他的孫子亦剌馬丹，官至遼陽省左丞。亦剌馬丹的兒子倉赤，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

## 何伯祥

何伯祥，易州易縣人。幼從軍于金，從張柔來歸。太祖定河朔，惟保定王子昌、信安張進堅守不下。子昌，金驍將也，柔命伯祥取之。兵逼其城，子昌出走，追及之，伯祥執槍馳馬，子昌反射之，中手而貫槍，伯祥拔矢棄槍，策馬直前，徒手搏之，擒子昌。進聞之，亦遁去。伯祥遂攻西山諸寨，悉平之。後攻汴梁，

何伯祥是易州易縣人。他從小在金朝當兵，後來跟從張柔前來歸附。太祖平定河朔時，衹有保定的王子昌、信安的張進堅守，攻不下來。王子昌是金朝的勇將，張柔命令何伯祥前去攻取。兵臨城下時，王子昌出城逃跑，何伯祥追趕上去，他持槍馳馬，王子昌返身射出一箭，射中了何伯祥的手還射中了他的槍，何伯祥拔出箭丢下槍，趕着馬衝上前去，空手與他相搏，俘獲了王子昌。張進聽説後，也逃跑了。何伯祥於是攻打

拔洛陽，圍歸德，破蔡州，論功居多，授易州等處軍民總管。

西山各寨，全部攻克。以後在攻打汴梁、攻取洛陽、圍打歸德、攻占蔡州的戰役中，他都被認爲立功最多，因此被授命爲易州等處軍民總管。

丁酉，從主帥察罕伐宋，伯祥拔三十餘栅，獲戰艦千餘艘，又破芭蕉、望鄉、大洪、張家等寨，俘獲甚衆，器械山積。察罕以其功聞，賜錦衣、金甲。

丁酉年，何伯祥跟從主帥察罕攻打宋朝。他攻取了三十多座栅壘，繳獲了戰艦一千多艘，又攻克了芭蕉、望鄉、大洪、張家等寨，俘虜了很多人，繳獲的器械堆得像座山。察罕將他的功勞上報，皇帝賞賜給他錦衣、金甲。

壬子，諸軍入宋境，察罕自他道遽還，諸軍倉皇失措，伯祥曰："此必爲敵所遏，不若出其不意，而遂深入其地，彼不我測，乃可出也。"遂率兵突戰，直抵司空寨，疏布營壘，陵高伐木，爲攻取勢。既夜，命爲五營，營火十炬，伏精鋭于營側險要之地，天將明，令士卒速行，而鳴鼓其後。宋兵果來追，伏發，驚駭潰去，追擊，大破之，轉戰百餘里，他軍不能歸者，皆賴以出。帝聞之，賜金二百兩。

壬子年，諸軍攻入宋境，察罕從别的道路突然返回，各部隊都驚慌失措，何伯祥説："這一定是被敵人所遏制，不如出其不意，而乘勢深入敵境，使他們推測不出我們的情況，這樣纔可擺脱困境。"他於是率兵突擊，直抵司空寨，稀疏地分布安置營壘，在高坡上伐樹，擺出進攻的陣勢。到了晚上，他命令士兵分爲五營，每營置十個火把，然後在營旁的險要地帶埋伏下精兵鋭卒，天快亮的時候，命令士卒加速前進，而另派一些人在後面敲鼓。宋兵果然前來追趕，埋伏好的士兵群起進攻，宋兵驚駭逃跑。我軍乘勝追擊，大敗宋兵，轉戰一百多里地，其他部隊陷敵回不來的都因何伯祥戰勝而逃了回來。皇帝聽説這件事後，賞賜給他金二百兩。

世祖南伐，伯祥參預軍事，多所獻納，卒于軍。贈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追封易國公，謚武昌。子瑋。

世祖征伐南方時，何伯祥參預軍事，提出了許多很好的建議供世祖選用。他在軍中去世。被追贈爲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并追封爲易國公，謚號武昌。他有兒子名何瑋。

何瑋

瑋始襲父職，知易州。兄行軍千户卒，瑋復襲之，鎮亳州。從圍襄樊，宋將夏貴率舟師來救。瑋時建營於城東北，當其衝。貴兵縱火焚北關，遂進逼瑋，萬户脱因不花等呼瑋入城，瑋曰："建功立業，此其時也，何避焉！"乃率其衆，誓以死戰，開營門，以身先之，貴敗走。

何瑋起初繼承父親的職務，任易州知州。他的哥哥是行軍千户，去世後，何瑋又繼承了他的職務，鎮守亳州。他隨從圍打襄樊，宋將夏貴率領水師來救援。當時何瑋在城的東北部建營，首當其衝。夏貴的士兵縱火焚燒了北關，接着進逼何瑋，萬户脱因不花等人大聲呼叫要何瑋進城，何瑋説："這正是建功立業的好時候，爲何要躲避呢！"他於是率領衆人誓死拼戰，打開營門，一馬當先衝了出去，夏貴大敗而逃。

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顔受命伐宋，辟瑋爲帳前都鎮撫。師次陽羅堡，夏貴率戰艦列江上下，瑋從元帥

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顔奉命攻打宋朝，徵召何瑋當帳前都鎮撫。部隊臨時駐扎在陽羅堡，夏貴率領戰艦在長江的上下游排列迎戰，何瑋跟着

阿术，率衆先渡，諸軍繼之，貴復敗走。宋丞相賈似道，率舟師拒于丁家洲，瑋將勇敢士出戰，奪舟千餘艘，似道遁去。授武德將軍、管軍總管，佩金虎符。宋既平，進懷遠大將軍、太平路軍民達魯花赤，俄升昭勇大將軍、行户部尚書、兩淮都轉運使。

元帥阿术率領衆人搶先渡江，各部隊跟着渡江，夏貴又大敗逃去。宋朝丞相賈似道率領水師在丁家洲抵抗，何瑋率一批勇士出戰，奪取了一千多艘戰船，賈似道逃跑了。皇帝任命何瑋爲武德將軍、管軍總管，佩金虎符。消滅宋朝後，何瑋又進官爲懷遠大將軍、太平路軍民達魯花赤，不久又升爲昭勇大將軍、代理户部尚書、兩淮都轉運使。

至元十八年，擢參議中書省事。二十年，擢爲江浙按察使。二十二年，改大名路總管。二十八年，遷湖南宣慰使。三十一年，拜中書參知政事，時宰執凡十一人，瑋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多，政出多門，轉相疑忌，請損之。"不從，遂乞代。

至元十八年，何瑋被提升爲參議中書省事。二十年被提升爲江浙按察使。二十二年，改任大名路總管。二十八年，升爲湖南宣慰使。三十一年，他又被任命爲中書參知政事，當時共有十一名宰相級官員，何瑋提議説："古時衹有一名宰相，專任賢者，現在宰執人數多，政出多門，互相猜疑妒忌，希望能減少宰執的人數。"皇帝没有采納他的建議，他於是辭去了官職。

大德四年，授侍御史，以母病辭。七年，授御史中丞，陳當世要務十條，成宗嘉納之。京師孔子廟成，瑋言："唐、虞、三代，國都、閭巷莫不有學，今孔廟既成，宜建國學於其側。"從之。賽典赤、八都馬辛等還自貶所，復相位，瑋言："奸黨不可復用，宜選正人以居廟堂。"帝深然之。監察御史郭章，劾郎中哈剌哈孫受贓，具服，而哈剌哈孫密結權要，以枉問誣章。瑋率臺臣入奏，辨論剴切，章遂得釋。

大德四年，何瑋被任命爲侍御史，他以母親生病爲由辭謝。七年，被任命爲御史中丞，他上書陳述十條當世要務，成宗嘉許采納了他的奏議。京師孔子廟落成時，何瑋提議説："唐、虞、三代時，國都、里巷都各有學校，現在既然修好了孔廟，就應該在旁邊修建國學。"他的意見被采納了。賽典赤、八都馬辛等人從被貶謫的地方回來後，恢復了原來的宰相官職。何瑋提出意見説："奸黨不可以再被起用，應該選用正直的人在朝廷執政。"皇帝非常同意他的話。監察御史郭章彈劾郎中哈剌哈孫受贓，哈剌哈孫已經全部承認了，但後來他又暗中勾結權要人物，誣陷郭章製造冤案。何瑋帶領御史臺大臣入宫禀奏皇帝，辯論切實有理，郭章因此而獲釋。

九年冬，將有事于南郊，議配享，瑋曰："嚴父配天，萬世不易。"不果行。成宗崩，丞相阿忽台奉皇后旨，集廷臣議祔廟及攝政事，瑋難之，阿忽台變色曰："中丞謂不可行，獨不畏死耶？"衆皆危懼，瑋從容曰："死畏不義耳，苟死於義，夫復何畏！"未幾，以疾去位。

九年冬天，將在南郊舉行祭祀活動，商議配享的位置安排，何瑋説："嚴父配天，這是萬世不變的規矩。"但後來没有實行。成宗去世後，丞相阿忽台奉皇后旨令，召集廷臣商議祔祭和攝政等事，何瑋提出質問，阿忽台大怒説："中丞説不能這樣做，難道不怕死嗎？"衆臣都很畏懼，何瑋從容不迫地説："衹怕死得不義罷了，如果爲義而死，又有什麽可怕的呢！"没過多久，何瑋因病退職。

武宗即位于上都，授太子副詹事，遣使促使就職，復遥授平章政事，商議中書省事。武宗至自上都，臨朝，問曰："孰爲何中丞？"瑋出拜，帝曰："朕知卿能以忠直爲國，朕有不逮，卿當勉輔。"

武宗在上都即位，任命何瑋爲太子副詹事，派使者催促他趕快上任，又遥授他爲平章政事，商議中書省事。武宗從上都來京師後，臨朝時問道："誰是何中丞？"何瑋出拜，皇帝説："我知道你能以忠直爲國效力，朕没想到的地方，你要盡力輔佐。"

至大元年，遷太子詹事，兼衛率使。俄拜中書左丞，仍平章政事，商議中書省事。未幾，擢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佩金虎符，提調屯田事，帝召至榻前，面諭曰："汴省事重，屯田久廢，卿當爲國竭力。"賜黑貂裘一、錦衣二襲。瑋至汴，建諸葛亮祠，立書院，以地三千畝贍之。三年，改河南行尚書省平章政事，卒。贈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梁國公，謚文正。

至大元年，何瑋升任太子詹事，兼衛率使。不久又被任命爲中書左丞，仍任平章政事，商議中書省事。没過多久，又被升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佩金虎符，負責屯田事務。皇帝召他到卧榻前，當面指示説："河南行省事務繁重，屯田久廢，你應當爲國家竭盡全力。"皇帝賞賜給他一件黑貂皮大衣、二套錦衣。何瑋到汴京後，建起了諸葛亮祠，修建了書院，并用三千畝地的收入來供給書院的費用。三年，何瑋改任河南行尚書省平章政事，不久去世。他被追贈爲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并追封爲梁國公，謚號文正。

## 李守賢　李彀

李守賢字才叔，大寧義州人也。祖小字放軍，嘗從金將攻宋淮南，飛石傷髀，録功，賞生口七十。主將分命將校殺所掠俘，苟有失亡者，罪死，放軍當殺五百人，皆縱之去。

李守賢字才叔，是大寧義州人。他的祖父乳名爲放軍，曾經跟從金將攻打宋朝的淮南，被飛石擊傷了大腿，評功時，賞給他七十名奴隸。主將命令手下的將校官員分别來殺那些被抓獲的戰俘，如果誰讓那些戰俘逃跑了，該判死罪，放軍被分配去殺五百人，他將這些人全部放掉了。

金大安初，守賢暨兄庭植，弟守正、守忠，從兄伯通、伯温，歸款於太師、國王木華黎，入朝太祖于行在所，即命庭植爲龍虎衛上將軍、右副元帥、崇義軍節度使，守賢授錦州臨海軍節度觀察使，弟守忠爲都元帥，守河東。朝廷以全晋爲要害之地，人心危疑未定，非守賢鎮撫之不可，乃自錦州遷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既至，河東人皆曰："吾等可恃以生矣。"

金大安初年，李守賢和哥哥李庭植，弟弟李守正、李守忠，堂兄李伯通、李伯温，歸順了太師、國王木華黎。他們在太祖的臨時駐地朝見太祖，太祖當即任命李庭植爲龍虎衛上將軍、右副元帥、崇義軍節度使，任命李守賢爲錦州臨海軍節度觀察使，任命他的弟弟李守忠爲都元帥，駐守河東。朝廷認爲整個晋地都是要害之地，人心未定，非李守賢去鎮守不可，於是將他從錦州調出任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他到任後，河東人都説："我們這下可以靠他而生存了。"

歲戊子，朝于和林，加金紫光禄大夫，知平陽府事，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庚寅，太宗南伐，道平陽，見田

戊子年，李守賢在和林朝見皇帝，皇帝加封他爲金紫光禄大夫，知平陽府事，兼任本路兵馬都總管。庚寅年，太宗南征，路經平陽，見田野

野不治，以問守賢，對曰："民貧窘，乏耕具致然。"詔給牛萬頭，仍徙關中生口墾地河東。辛卯，平陽當移粟萬石輸雲中，守賢奏以"百姓疲敝，不任輓載"，帝嘉納之。時河中未下，守賢建言，以爲將士逗留沮撓，多所傷溺，臣請自北面鑿城先登。如其言，城果下，遂構浮橋。明年，蒲津南濟潼關。二月，大破趙雄兵于芮城。

荒蕪，問李守賢原因。李守賢回答說："老百姓貧困，没有耕具，所以纔這樣。"皇帝命令給予一萬頭牛，并且遷徙關中的奴隸到河東來開墾土地。辛卯年，平陽應當運送萬石糧食去雲中，李守賢上奏說："百姓疲敝，没有能力拉車運輸了。"皇帝稱贊并接受了他的建議。當時河中還没有被攻克，李守賢提出建議，認爲將士受到阻擋，停留在那裏，傷亡很多，請求自己從北面在城墻上鑿洞來搶先登城。按照他的建議做了以後，果然攻克了河中，他又接着修築浮橋。第二年，從蒲津南渡潼關。二月，在芮城大敗趙雄的部隊。

時方會師圍汴，留守賢屯嵩、汝。金兵十餘萬，保少室山太平寨，守賢以三千人介其中，度其帥完顏延壽無守禦之才，癸巳正月望夕，延壽擊球爲嬉，守賢潛遣輕捷者數十人，緣崖蟻附以登，殺其守卒，遂大縱兵入，破之，下令禁無抄掠，悉收餘衆以歸。不兩旬，連天、交牙、蘭若、香爐諸寨，皆望風俱下，守賢未嘗妄殺一人。及攻河南，其渠魁強元帥者，以其衆出奔，守賢追及，降之。秦藍帥王祐，聚衆數萬，據虢之南山，守賢使人責祐，祐素憚守賢威略，即以所部來附，關東、洛西遂定。甲午冬十月卒，年四十六。

當時正會師圍攻汴京，留李守賢屯守嵩、汝。金兵以十多萬人守衛少室山的太平寨，李守賢率三千人部署在兩軍之間，他估計金帥完顏延壽没有防守的才幹，癸巳年正月十五，完顏延壽正在擊球爲樂，李守賢暗中派遣了幾十個手脚輕便的士兵，沿着山崖像螞蟻一樣攀爬上去，殺了金兵的哨兵，於是大部隊衝了進去，攻克了太平寨，他下令禁止搶掠，將金兵的殘餘全部收取而歸。不到二十天，連天、交牙、蘭若、香爐等寨都望風而下，李守賢没有濫殺一人。等到攻打河南時，敵方的大頭領強元帥帶着手下士兵出逃，李守賢追趕上去，他被迫投降。秦藍帥王祐聚集了幾萬人占據着虢的南山，李守賢派人去責問王祐，王祐平素就害怕李守賢的威名和膽略，立即帶着部下前來歸附，於是關東、洛西都被平定了。李守賢於甲午年冬十月去世，時年四十六歲。

子瑴嗣。歲丁酉，從太師塔海紺布征蜀漢，有功。明年，攻碉門。又明年，下萬州，會戰於瞿塘，獲戰艦千餘艘。辛丑，朝行在所，授河東道行軍萬户，兼總管。己巳，進兵攻成都，由廣元出葭萌，度木瓜坡。蜀之餘孽團聚爲梗，聞瑴至，潛爲伏以待。瑴諜知之，令衆銜枚疾進，出其不意，賊兵敗走，長驅至成都，破之。壬子，襲嘉定。

李守賢的兒子李瑴繼承了他的官位。丁酉年，他跟從太師塔海紺布征伐蜀漢，立下了戰功。第二年，他參加攻打碉門的戰鬥。又過一年，攻克萬州，在瞿塘會戰，繳獲敵人的戰艦一千多艘。辛丑年，他到皇帝的臨時駐地朝見皇帝，被授命爲河東道行軍萬户，兼任總管。己巳年，李瑴進兵攻打成都，從廣元出葭萌，過木瓜坡。蜀地的殘兵聚集在一起企圖抵抗，聽說李瑴率兵到來，暗中埋伏等待。李瑴探明情況，命令衆人行軍時銜枚急速前進，敵軍猝不及防，戰敗

逃走，李毅的部隊長驅直入攻克了成都。壬子年，李毅又帶兵襲擊了嘉定。

戊午秋，憲宗南伐。己未，入梁州，師次江上，造舟爲梁，以通援兵，且斷宋人往來之路。會江漲，梁中絶，宋將率舟師萬艘逆戰，毅以一旅先犯之，諸軍繼進，遂破之。明日，帝召謂諸將曰："汝輩平日自負驚勇，及臨敵，不能爲朕立尺寸功。獨李毅身犯矢石，摧鋒陷陣，視敵蔑如，言勇者，如毅乃可耳。"賜白金二百五十兩。中統三年，改河東路總管，佩金虎符，移京兆路，加昭勇大將軍，未幾，轉洺磁路。至元七年正月卒，年四十九。子十一人。伯温，見《忠義傳》。

戊午年秋天，憲宗攻打南方。己未年，攻進梁州，部隊臨時駐扎在長江岸邊，造船爲橋，來給援兵開道，而且切斷了宋人往來的道路。當時遇上長江漲水，橋斷了，宋將率萬艘戰船前來迎戰，李毅讓一支部隊先衝上去，其餘各部隊接着前進，於是大敗宋軍。第二天，皇帝召集各將領説："你們平日都認爲自己勇敢無比，等到臨戰，不能爲朕立下尺寸功勞。衹有李毅能身冒箭石，衝鋒陷陣，蔑視群敵，要談勇敢，像李毅這樣的人纔够格。"皇帝賞賜給他二百五十兩白銀。中統三年，李毅改任河東路總管，佩金虎符，後又移任京兆路，皇帝加封他爲昭勇大將軍，没過多久，又轉任洺磁路。李毅於至元七年正月去世，時年四十九歲。他有兒子十一人。李伯温的事迹見於《忠義傳》。

## 耶律阿海　忙古台　綿思哥　捏兒哥　買哥　驢馬

耶律阿海，遼之故族也。金桓州尹撒八兒之孫，尚書奏事官脱迭兒之子也。阿海天資雄毅，勇略過人，尤善騎射，通諸國語。金季，選使王可汗，見太祖姿貌異常，因進言："金國不治戎備，俗日侈肆，亡可立待。"帝喜曰："汝肯臣我，以何爲信？"阿海對曰："願以子弟爲質。"明年，復出使，與弟秃花俱往，慰勞加厚，遂以秃花爲質，直宿衛。阿海得參預機謀，出入戰陣，常在左右。

耶律阿海是遼的舊族。他是金桓州尹撒八兒的孫子，尚書奏事官脱迭兒的兒子。耶律阿海天資雄毅，智勇過人，尤其擅長騎射，通曉各國語言。金末，被選派出使王可汗。他看見太祖姿貌不同凡人，因此進言説："金國不修整武備，民俗一天比一天講求鋪張奢侈，滅亡是指日可待了。"皇帝大喜道："你肯投靠我，用什麽作憑證呢？"阿海回答説："願讓子弟作爲人質。"第二年，他又與弟弟秃花一同出使，皇帝對他賞賜更厚，他於是讓秃花作爲人質，在宫中擔任警衛。阿海得以參預謀劃策略，出入戰陣，常在皇帝身邊。

歲壬戌，王可汗叛盟，謀襲太祖。太祖與宗親大臣同休戚者，飲辨屯河水爲盟，阿海兄弟皆預焉。既敗王可汗，金人訝其使久不還，拘家屬于灜。阿海殊不介意，攻戰愈厲，帝聞之，妻以貴臣之女，給户，俾食其賦。癸亥冬，進攻西夏諸國，累有功。

壬戌年，王可汗背叛盟約，謀劃襲擊太祖。太祖與身邊休戚與共的宗親大臣飲辨屯河水爲盟誓，阿海兄弟都參預了。打敗王可汗後，金人奇怪他出使長期不歸，便在灜州拘禁了他的家屬。耶律阿海毫不介意，攻戰更加英勇，皇帝聽説後，將貴臣的女兒嫁給他做妻子，并賞給他一些民户，讓他享用那些人上交的賦税。癸亥年冬天，他進攻西夏各國，多次立下戰功。

丙寅，帝建龍旗，即大位，敕左

丙寅年，皇帝建龍旗，正式登基，命令左帥

帥闍別略地漢南，阿海爲先鋒。辛未，破烏沙堡，鏖戰宣平，大捷澮河，遂出居庸，耀兵燕北。癸酉，拔宣德、德興，乘勝次北口，闍別攻下紫荆關。阿海奏曰："好生乃聖人之大德也。興創之始，願止殺掠，以應天心。"帝嘉納焉。遂分兵略燕南、山東諸郡，還駐燕之近郊。金主懼，請和，諭其使曰："阿海妻子，何故拘繫弗遣?"即送來歸。師還，出塞。

闍別在漢南攻掠土地，耶律阿海當先鋒。辛未年，攻克烏沙堡，激戰於宣平，在澮河取得重大勝利，於是兵出居庸關，在燕北炫耀武力。癸酉年，攻占了宣德、德興，乘勝駐守北口，闍別攻下紫荆關。耶律阿海上奏説："珍惜生命是聖人的大德。國家創建之初，希望能制止殺掠，以順應天心。"皇帝贊許并采納了他的意見。於是分兵攻占燕南、山東諸郡土地，返回後駐扎在燕京的近郊。金的國君恐懼不安，請求講和，皇帝當面問金的使者説："爲什麽要拘捕阿海的妻子子女不遣還?"金人馬上將他們送歸。部隊這纔返回，向北越過長城。

甲戌，金人走汴，阿海以功拜太師，行中書省事；封禿花爲太傅、濮國公，每宴享，必賜坐。命禿花從木華黎取中原。阿海從帝攻西域，俘其酋長只闌禿，下蒲華、尋斯干等城，留監尋斯干，專任撫綏之責。未幾，以疾薨于位，年七十三。至元十年，追封忠武公。

甲戌年，金人逃到汴京，耶律阿海因功被授爲太師，行中書省事；封禿花爲太傅、濮國公，皇帝每次大宴群臣，一定要賜他座位。皇帝命令禿花跟從木華黎奪取中原。耶律阿海跟從皇帝攻打西域，俘獲了西域的酋長只闌禿，攻克了蒲華、尋斯干等城，耶律阿海後來留下監管尋斯干，專門負責安撫工作。没過多久，他因病死於任上，時年七十三歲。至元十年，他被追封爲忠武公。

子三人：長忙古台，次綿思哥，次捏兒哥。忙古台在太祖時，爲御史大夫，佩虎符，監戰左副元帥官、金紫光禄大夫，管領契丹漢軍，守中都，招安水泊等處，卒，無子。捏兒哥在太祖時，佩虎符，爲右丞，行省遼東。萬奴叛，舉家遇害。綿思哥襲太師，監尋斯干城，久之，請還内郡，守中都路也可達魯花赤，佩虎符，卒。

耶律阿海有兒子三人：長子名叫忙古台，另外兩個分别叫綿思哥和捏兒哥。忙古台在太祖時任御史大夫，佩虎符，監戰左副元帥官、金紫光禄大夫，管領契丹漢軍，他曾守衛中都，招安水泊等處，後來去世，没有子嗣。捏兒哥在太祖時佩虎符，任右丞，負責遼東行省。萬奴叛亂時，全家都遇害。綿思哥繼承了太師的職位，監管尋斯干城，時間長了以後，他請求回到内地，任守中都路也可達魯花赤，佩虎符，後來去世。

子二人：買哥，通諸國語，太祖時爲奉御，賜只孫服，襲其父中都之職。時供億浩繁，屢貸于民，買哥悉以私帑償之，事聞，賜銀萬兩。戊午，從攻蜀，師次釣魚山，卒于軍。妻移剌氏，以哀毁卒，特贈貞静。子七人：老哥，歷提刑按察使，入爲中書左丞。驢馬，備宿衛，爲必闍赤，

綿思哥有兒子兩人：一個叫買哥，通曉各國語言，太祖時任奉御，賞賜給他宴會用官服，繼承他父親的中都職務。當時按需索求的供應非常浩繁，經常向老百姓借貸，買哥都用自己的錢財償付，皇帝知道後，賞賜給他一萬兩銀子。戊午年，他跟着攻打蜀地，部隊駐扎在釣魚山時，他在軍中去世。他的妻子移剌氏因爲悲痛過度而去世，被特地追贈爲貞静。買哥有兒子七人：老哥

仕至右衛親軍都指揮使。至元二十四年，世祖宴于柳林，命驢馬居其父位次，賜只孫服。二十五年，戍哈丹秃，有戰功，以老乞骸骨。子六人：五臺奴，襲職；拔都兒，中書右丞；文謙，興國路總管；卜花，早卒；蒙古不花，荆湖北道宣慰使；虎都不花，一名文炳，湖州同知；萬奴，爲人匠副總管。

曾任提刑按察使，入朝任中書左丞。驢馬，曾經充當宿衛，後爲必闍赤，官至右衛親軍都指揮使。至元二十四年，世祖在柳林大宴群臣，命令驢馬居於他父親的座次，賞賜給他只孫服。二十五年，他戍守哈丹秃，立下了戰功，後來因年老請求辭官還家。驢馬有子六人：五臺奴繼承了他的官禄；拔都兒任中書右丞；文謙任興國路總管；卜花早年就死去了；蒙古不花任荆湖北道宣慰使；虎都不花，又叫文炳，任湖州同知；萬奴爲人匠副總管。

## 何實

何實字誠卿，其先北京人。曾祖摶霄，雄於貲，好施與，鄉里以善人稱。祖鼎敬。父道忠，仕金，爲北京留守。

何實字誠卿，他的祖先是北京人。他的曾祖父叫摶霄，非常有錢，喜好施捨，在鄉里以善人著稱。他的祖父名叫鼎敬。他的父親叫道忠，在金朝做過官，任北京留守。

實少孤，依叔父居，氣節不凡，家人常入卧内，見一青蛇蜿蜒衣被中，駭而視之，乃實也。及長，通諸國譯語，驍勇善騎射，倜儻不羈，遠近之民，慕其雄略，咸歸心焉。

何實從小失去父母，跟叔父住在一起。他氣節不凡，家人常在卧房裏看見一條青蛇盤曲在衣被中，大吃一驚，仔細一看，原來是何實。等他長大以後，通曉各國語言，驍勇而又擅長騎射，爲人灑脱，不拘小節，遠近的老百姓，仰慕他的雄才大略，都歸附於他。

歲乙亥，中原盗起。錦州張鯨，自立爲臨海郡王，遣使納款于太祖，尋以叛伏誅。鯨弟致，初以叛謀於實，實厲聲叱曰："天之曆數在朔方，汝等恣爲不軌，徒自斃耳。"乃籍户口一萬，募兵三千，丙子春，來歸。大將木華黎與論兵事，奇變百出，拊髀欣躍，大加稱賞，遂引見太祖，獻軍民之數。帝大悦，賜鞘劍一，命從木華黎，選充前鋒。

乙亥年，中原盗賊發動叛亂。錦州的張鯨，自立爲臨海郡王，他曾派遣使者向太祖表示歸順，不久因叛亂被誅殺。張鯨的弟弟張致，最初找何實策劃叛亂，何實厲聲喝叱道："上天的氣數在北方，你們恣意圖謀不軌，衹不過是自己找死罷了。"於是他登記了一萬户户口，招募了三千士兵，丙子年春天前來歸順。大將木華黎與他談論兵事，見他所論奇特，變化百出，不禁拍着大腿歡欣雀躍，大加稱賞，於是將他引見給太祖，何實獻上軍民人數。皇帝非常高興，賞賜給他鞘劍一把，命令他隨從木華黎，被選爲前鋒。

時張致復據錦州，實與賊遇於神水縣，挺身陷陣，殊死戰，殺三百餘人，獲戰馬兵械甚衆，木華黎奏賜鞍馬弓矢以勵之。以功，爲帳前軍馬都彈壓。詔封木華黎太師、國王，東下齊數郡。使實帥師四千，取燕南、齊西之地，首擊邢州，徇趙郡，取魏

當時張致又占據了錦州，何實與他在神水縣交戰，他挺身衝入敵陣，殊死拼搏，殺了三百多人，繳獲了很多戰馬兵器，木華黎稟報皇帝賞賜給他鞍馬弓箭作爲鼓勵。他因戰功而任帳前軍馬都彈壓。皇帝詔封木華黎爲太師、國王，部隊向東攻占了齊地的幾個郡。讓何實率領四千人馬攻取燕南、齊西地方。他首戰邢州，攻克趙郡，奪

鄴，下博關，襲曹、濮、恩、德、泰安、濟寧，勢如破竹。薄濰州，與木華黎會。遷兵馬都鎮撫，從取大同、雁門、石、隰等州，悉平之。引兵掠太原、平陽、河中、京兆諸城，所向款附。木華黎録其功，表實爲元帥左監軍。

取魏鄴，攻克博關，襲擊曹、濮、恩、德、泰安、濟寧，勢如破竹。最後，他的隊伍迫近濰州，與木華黎會師。何實升任兵馬都鎮撫，他跟着攻打大同、雁門、石、隰等州，全都攻克了。他還引兵攻打太原、平陽、河中、京兆等城，所向降服。木華黎記載他的戰功，上表舉薦何實爲元帥左監軍。

癸未，木華黎卒，子孛魯嗣。武仙復叛，據邢。實帥師五千圍之，立雲梯，先士卒登堞，横稍突之，城破，武仙走，逐北四十里，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是夜，仙黨遁去。實下令，敢有擅剽掠者斬，軍中肅然，士民按堵。孛魯命戍于邢，多著善政，邢民敬之如神明。甲申，孛魯征西夏，以實分兵攻汴、陳、蔡、唐、鄧、許、鈞、睢、鄭、亳、潁，所至有功，計梟首一千五百餘級，俘工匠七百餘人。孛魯復命駐兵邢州，分織匠五百户，置局課織。

癸未年，木華黎去世，他的兒子孛魯繼承了他的官禄。武仙又一次叛變，占據了邢州。何實率領五千士兵包圍了那裏，架起雲梯，何實身先士卒登上城墻，揮舞長矛突破敵人的防守，城被攻克，武仙逃跑，何實追趕了四十里，大敗了他，斬殺了二百多人，當天晚上，武仙的黨羽都逃跑了。何實下令，如果誰擅自在城中搶劫，就要按軍法殺頭，因此軍中紀律嚴明，士民安定。孛魯命令何實駐守邢州，他有許多善政，邢城百姓對他敬如神明。甲申年，孛魯攻打西夏，讓何實分别帶兵攻打汴、陳、蔡、唐、鄧、許、鈞、睢、鄭、亳、潁，每到一處都立下了戰功，累計斬殺敵人一千五百多，俘虜了七百多名工匠。孛魯又命令他駐守邢州，分給他五百户織匠，設置工匠局，讓他監管紡織。

丁亥，賜金虎符，便宜行元帥府事。邢因武仙之亂，歲屢饑，請移匠局于博，孛魯從之。憫其勞瘁，使勿出征，更檄東平嚴實，與之分治軍民事。博值兵火後，物貨不通，實以絲數印置會子，權行一方，民獲貿遷之利。庚寅，有旨收諸將金符。乙未，孛魯以實子仲澤爲質子。

丁亥年，皇帝賞賜給他金虎符，命他可以根據實際情况行元帥府事。邢州因武仙之亂，連年饑荒，何實請求將工匠局移到博州，孛魯采納了他的意見。孛魯還擔心他過於勞累，讓他不要出征，另外還通知駐守東平的嚴實，與他共同治理軍民事務。博州正值戰火後，貨幣不流通，何實用絲綢多次印製會子作錢幣在這一地區臨時使用，老百姓從買賣中得到好處。庚寅年，皇帝下令收回諸將的金符。乙未年，孛魯讓何實的兒子何仲澤爲質子。

丁酉，太宗數召入見，實貢金幣紋綺三筐。次陵州，遇寇，實與左右射之，斃二十餘人，生獲十餘人。朝于幄殿，帝歡甚，問遇盜之故，命所獲寇勿殺，仍以賜實。是日，賜坐，與論軍中故事，良久，曰：“思卿效力有年，朕欲授以征行元帥，後當重

丁酉年，太宗多次召何實入宫朝見，何實進貢了三竹筐金幣紋綺。何實臨時駐扎陵州時，一次遇到强盜，他與侍從射殺二十多人，俘獲了十多人。在臨時宫幄朝見皇帝時，皇帝非常高興，詳細詢問遇盜的原因，并命令他不要殺所俘獲的强盜，將他們賞賜給何實。這一天皇帝還賜給他座位，同他一起談論部隊中過去發生的事，談了

任。”實叩頭謝曰：“小臣被堅執鋭，從事鋒鏑二十餘年，身被十餘槍，右臂不能舉，已爲廢人矣。臣不敢辱命。願辭監軍之職，幸得元佩金符，督治工匠，歲獻織幣，優游以終其身，於臣足矣。”帝默然不悦，令射以觀其强弱，實不能射。命入宿衛，密使人覘之，實臂果不能舉。固辭十餘，始可其奏。遂錫宴，取金符親賜之，授以漢字宣命，充御用局人匠達魯花赤，子孫世其爵。更賜白貂帽、減鐵繫腰、貂衣一襲、弓一、矢百，遣歸。丁巳，卒于博。

很久，皇帝説：“考慮到你多年爲國效力，朕打算任命你爲征行元帥，以後還要你擔負更重要的職務。”何實磕頭辭謝説：“小臣我身穿鎧甲，手持武器，戰鬥生涯已有二十多年，身上受過十多槍，右臂抬不起來，已成爲殘廢人了。我不敢辱没陛下的命令。希望能辭去監軍的職務，希望能够仍佩金符，督管工匠，每年進貢織幣，輕鬆地度完我的餘生，這樣我就很知足了。”皇帝沉默不語，很不高興，命令他射箭來觀察他體力的强弱，何實射不了箭。皇帝又命令他入宫擔任警衛，暗中使人察看他，何實的胳膊確實抬不起來。何實辭謝了十多次，皇帝纔同意了他的請求。於是皇帝賜宴招待何實，取出金符親自賜給他，授予他用漢字書寫的委任狀，命他爲御用局人匠達魯花赤，子孫世襲他的爵位。另外還賞賜給他白貂帽、減鐵繫腰、一件貂皮衣服、一張弓、一百枝箭，送他回去。丁巳年，何實在博州去世。

子九人，孫十七人。子崇禮，授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

何實有兒子九人，孫子十七人。他的兒子何崇禮，被任命爲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

**郝和尚拔都**

郝和尚拔都，太原人，以小字行。幼爲蒙古兵所掠，在郡王迄忒麾下，長通譯語，善騎射。太祖遣使宋，往返數四，以辯稱。

郝和尚拔都是太原人，人們都以乳名稱呼他。他小時候被蒙古兵搶去，在郡王迄忒軍中，長大以後懂翻譯，擅長騎射。太祖派遣他出使宋朝，往返四次，以善辯著稱。

歲戊子，以爲九原府主帥，佩金符。庚寅，率兵南伐，略地潼、陝，有功。辛卯，授行軍千户。乙未，從皇子南伐，至襄陽，宋兵四十萬逆戰漢水上。領先鋒數百人，直前衝其陣，宋兵大潰。丙申，從都元帥塔海征蜀，下興元，宋將王連以重兵守劍閣。乃募敢死士十二人，乘夜破關，入蜀，諸城悉下。明年，取夔府，抵大江，宋兵三十萬軍於南岸。郝和尚拔都選饒勇九人，乘輕舸先登，横馳陣中，既出復入，宋兵不能支，由是以善戰名。

戊子年，皇帝命他擔任九原府主帥，佩金符。庚寅年，他率兵攻打南方，攻奪潼、陝，立下戰功。辛卯年，被授爲行軍千户。乙未年，他跟隨皇子攻打南方，到襄陽時，四十萬宋兵在漢水上迎戰。他帶領幾百人作爲先鋒，勇往直前衝入敵陣，宋兵大敗而逃。丙申年，他跟從都元帥塔海攻打蜀地，攻占了興元，宋將王連帶着重兵把守劍閣。於是他招募了十二人組成敢死隊，乘夜破關，攻入蜀地，各城都被攻克。第二年，他奪取夔府，抵達長江，三十萬宋軍在南岸駐防。郝和尚拔都挑選了九名勇士，乘小船先渡登岸，馳騁於敵陣之中，殺出殺入，宋兵不能支持，由此以善戰著名。

庚子歲，太宗於行在所命解衣數其瘡痕二十一，嘉其勞，進拜宣德西京太原平陽延安五路萬户，易佩金虎符，以兵二萬屬之，復賜馬六騎、金錦弓鎧有差。甲辰，朝定宗於宿瓮都之行宫，賜銀萬鋌，辭以“賞過厚，臣不應獨受，臣得效微勞，皆將校協力之功”。遂奏將校劉天禄等十一人，皆賜之金銀符。

庚子年，太宗在臨時駐地命令他解開衣服，數明他身上共有傷疤二十一處，爲了表彰他的功勞，晋升他爲宣德西京太原平陽延安五路萬户，改佩金虎符，統管兩萬士兵，皇帝又賞賜給他六匹戰馬、黄金、錦緞、弓箭、鎧甲，數量不等。甲辰年，郝和尚拔都在宿瓮都的行宫拜見定宗，定宗賞賜給他一萬錠銀子，他辭謝説：“陛下的賞賜太重，臣不應該獨自受用，臣能够替朝廷效一點力，都是將校齊心協力的功勞。”於是他奏上了有功的將領劉天禄等十一人，皇帝全都賞賜給他們金銀符。

戊申，奉詔還治太原，請凡遠道租税監課過重者，悉蠲除之。歲饑，出白金六十鋌、粟千石、羊數千，以助國用。己酉，升萬户府爲河東北路行省，得以便宜從事，凡四年。壬子三月，卒。追贈太保、儀同三司、冀國公，謚忠定。

戊申年，郝和尚拔都奉皇帝命令回去統管太原，他請求罷免遠道過重的賦税。遇上荒年，他拿出六十錠白銀、一千石糧食、幾千隻羊來幫助國用。己酉年，升萬户府爲河東北路行省，他有自行决斷處置事情的權力，這樣一共四年。壬子年三月郝和尚拔都去世。被追贈爲太保、儀同三司、冀國公，謚號忠定。

子十二人：長天益，佩金符，太原路軍民萬户都總管；次仲威，襲五路萬户；扎剌不花，鎮蠻都元帥、軍民宣慰使；天舉，大都路總管，兼府尹；天祐，陝西奥魯萬户；天澤，夔州路總管；天麟，京兆等路諸軍奥魯萬户；天挺，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郝和尚拔都有兒子十二人：長子叫天益，佩金符，任太原路軍民萬户都總管；次子叫仲威，繼承了五路萬户；扎剌不花任鎮蠻都元帥、軍民宣慰使；天舉任大都路總管，兼府尹；天祐任陝西奥魯萬户；天澤任夔州路總管；天麟任京兆等路諸軍奥魯萬户；天挺任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 趙瑨

趙瑨，雲中蔚州人。父昆，仕金爲帥府評事。兄珪，以萬户守飛狐城。歲庚午，昆卒，珪輦其母如蠡州，留瑨於飛狐。

趙瑨是雲中蔚州人。父親趙昆在金朝做官，任帥府評事。兄趙珪以萬户官駐守飛狐城。庚午年，趙昆去世，趙珪用車送母親去蠡州，留下趙瑨在飛狐。

瑨自幼不羈，閑習武事。癸酉，太祖南伐，先鋒至飛狐，城中不知所爲。瑨詣縣曰：“大兵壓境，不降何待！”衆從之。丁丑，太師、國王木華黎駐兵桓州，署爲百户，從攻蠡州。金兵閉城拒守，國王裨將石抹也先戰死，王怒，將屠其城，瑨泣曰：“母與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

趙瑨自幼放蕩不羈，熟悉軍事。癸酉年，太祖攻打南方，先鋒部隊抵達飛狐時，城裏人驚慌失措。趙瑨到縣官那裏説：“大兵壓境，不投降還等待什麽！”衆人聽從了他的意見。丁丑年，太師、國王木華黎駐守桓州，他暫爲百户，跟着攻打蠡州。金兵閉城拒守，國王的副將石抹也先戰死，國王大怒，要屠全城。趙瑨哭着説：“我的母親和哥哥都在城中，請求以我一人的生命來

命。”哀懇切至，國王義而許之。從攻相州，抵其門，死士突出，瑨直前擊之，流矢中鼻側，鏃出腦後，拔矢再戰，七日破其城。論功，授冀州行軍都元帥，佩金虎符。瑨讓其兄珪，朝廷從之，改授瑨軍民總管，稍遷易州達魯花赤，佩金符。太宗下河南，瑨自易州馳驛輸矢二十餘萬至行在，帝大喜，命權中都省事。癸巳，趙、揚據興州叛，瑨進軍平之，遷中山、真定二路達魯花赤。

贖一城人的性命。”言辭非常懇切，國王認爲他非常仁義從而同意了他的請求。跟着攻打相州時，他衝到城門前，從裏面殺出許多敢死之士，趙瑨勇往直前與他們相拼，被流箭射中鼻側，箭頭從腦後穿出。他拔出箭又接着作戰，攻了七天纔攻克了那座城。評功時，他被任命爲冀州行軍都元帥，佩金虎符。趙瑨要將官職讓給哥哥趙珪，朝廷同意了，改任他爲軍民總管，後來又升任易州達魯花赤，佩金符。太宗攻克河南，趙瑨從易州日夜兼程把二十多萬枝箭送到皇帝駐地，皇帝非常高興，命他暫時代理中都行省事務。癸巳年，趙、揚占據興州發動叛亂，趙瑨帶兵鎮壓了他們，升任中山、真定兩路達魯花赤。

中統元年，詔立十道宣慰司，以瑨爲順天宣慰使。至元元年，轉淄萊路總管。六年，改太原路總管。十二年，升燕南道提刑按察使。十四年，遷河南道。十六年，致仕。明年卒，年八十。皇慶元年，贈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追封定國公，謚襄穆。子秉溫。

中統元年，皇帝詔令設立十道宣慰司，讓趙瑨當順天宣慰使。至元元年，轉任淄萊路總管。六年，改任太原路總管。十二年，升任燕南道提刑按察使。十四年，遷任河南道。十六年，退休。第二年去世，時年八十歲。皇慶元年，被追贈爲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追封爲定國公，謚號爲襄穆。趙瑨有兒子名秉溫。

趙秉溫

秉溫，事世祖潛邸，命受學於太保劉秉忠，從征吐蕃、雲南大理。中統初，詔行右三部事。至元七年，創習朝儀，閱試稱旨，授尚書禮部侍郎、知侍儀司事。十年，授秘書少監，購求天下秘書。十九年，遷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侍儀司事。《授時曆》成，賜鈔二百錠，進階中奉大夫。二十九年，編《國朝集禮》成，帝特命其子慧襲侍儀使。皇慶元年，贈金紫光禄大夫、司徒、雲國公，謚文昭。子慧，後仕至昭文館大學士。

趙秉溫在世祖還未繼承皇位時就侍奉過他。他奉命受學於太保劉秉忠，跟着攻打吐蕃、雲南大理。中統初年，皇帝詔令他代理右三部事務。至元七年，他制訂朝廷禮儀，經檢閲符合皇帝的旨意，被任命爲尚書禮部侍郎、知侍儀司事。十年，被任命爲秘書少監，購置、收集天下珍稀的書籍。十九年，他升任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侍儀司事。《授時曆》編成後，皇帝賞賜給他二百錠鈔，升爲中奉大夫。二十九年，編成《國朝集禮》，皇帝特命他的兒子趙慧繼承侍儀使的官禄。皇慶元年，趙秉溫被追贈爲金紫光禄大夫、司徒、雲國公，謚號文昭。他的兒子趙慧，後來官至昭文館大學士。

## 石抹明安

石抹明安，桓州人。性寬厚，不拘小節。爲童子時，嘗騎杖爲馬，令群兒前導，行列整肅，無敢喧嘩者，

石抹明安是桓州人。他性情寬厚，不拘小節。他小時候，曾騎木棍作馬，命令一群小孩當前導，隊列整齊嚴肅，没有人敢喧嘩。父老鄉親

父老見而異之，曰："是兒體貌不凡，進退有度，他日必貴。"既長，嘆曰："士生于世，當立功名、書竹帛，以傳無窮，寧肯碌碌無聞，與草木同腐邪！"

見了都很驚異，説："這個孩子體貌不凡，進退有度，今後一定會顯貴。"石抹明安長大後，嘆息説："士活在世上，應當建立功名、載入史册，以傳後世，怎麽能庸庸碌碌、默默無聞，與草木一同腐朽呢！"

歲壬申，太祖率師攻破金之撫州，將遂南向，金主命招討紇石烈九斤來援，時明安在其麾下，九斤謂之曰："汝嘗使北方，素識蒙古國主，其往臨陣，問以舉兵之由，不然即詬之。"明安初如所教，俄策馬來降，帝命縛以俟戰畢問之。既敗金兵，召明安詰之曰："爾何以詈我而後降也？"對曰："臣素有歸志，向爲九斤所使，恐其見疑，故如所言。不爾，何由瞻奉天顔？"帝善其言，釋之，命領蒙古軍，撫定雲中東西兩路。

壬申年，太祖率領部隊攻破金的撫州，將繼續向南前進，金主命令招討紇石烈九斤前來援救，當時石抹明安在他的軍中，紇石烈九斤對他説："你曾經出使北方，本來就認識蒙古國主，你上陣前去問問他興兵的原因，不然就駡他。"石抹明安起先像他要求的那樣做了，不久就騎馬前來歸降。皇帝命令先將他綁起來等打完仗再詳細追問他。打敗金兵後，皇帝召來石抹明安責問他説："你爲什麽先駡我然後又投降呢？"石抹明安回答説："我早就有歸順的願望，剛纔是紇石烈九斤派我來，恐怕讓他懷疑我，所以先照他説的辦。不這樣做，怎麽能見到陛下的尊顔呢？"皇帝認爲他説的話有道理，釋放了他，命令他統領蒙古軍，安撫雲中東西兩路。

既而帝欲休兵於北，明安諫曰："金有天下一十七路，今我所得，惟雲中東西兩路而已，若置不問，待彼成謀，并力而來，則難敵矣。且山前民庶，久不知兵，今以重兵臨之，傳檄可定，兵貴神速，豈宜猶豫！"帝從之。即命明安引兵南進，所至，民皆具簞食壺漿以迎，盡有河北諸郡而還。帝復命明安及三合拔都，將兵由古北口徇景、薊、檀、順諸州。諸將議欲屠之，明安奏曰："此輩當死，今若生之，則彼之未附者，皆聞風而自至矣。"帝從之。

接着皇帝打算在北方停戰，石抹明安勸説："金朝有天下十七路，現在我們衹不過得到了他們的雲中東西兩路而已，如果置之不問，等到他們打定主意，一起來攻，就難於抵抗了。而且山前的老百姓，很久没經過戰亂了，現在如果以重兵壓境，下道命令就可以攻占，兵貴神速，怎能猶豫呢！"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馬上命令石抹明安帶着部隊向南前進，他們每到一處，老百姓都拿着食物提着水壺前來迎接，他們全部攻占了河北各個郡纔返回。皇帝又命令石抹明安和三合拔都，帶兵從古北口巡行攻占景、薊、檀、順等州。衆將領商議想要屠城，石抹明安上奏説："這些人是應當死，但如果現在讓他們活着，那麽那些没有歸附的人，就都會聞風而至了。"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

乙亥春正月，取通州，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其衆降，明安命復其職，置之麾下，遂駐軍于京南建春宫。金御史中丞李英、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領兵護軍食，以援中都。

乙亥年春正月，部隊攻占了通州，金朝的右副元帥蒲察七斤，帶領他的隊伍投降，石抹明安命令恢復他的官職，安置在自己的軍中，接着又駐守在京南的建春宫。金御史中丞李英、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帶兵守護軍糧，來援救中都。皇

帝遣右副元帥神撒，將四百騎迎戰，明安將五百騎繼之，遇于永清，將戰，命士卒佯敗，金兵來追，迴擊，大破之，死及溺水者甚衆，獲李英及所佩虎符，得糧千餘車。遂招諭永清，不降，拔而屠之。未幾，金將完顏合住、監軍阿興鬆哥，復以步兵萬二千人、糧車五百兩援中都。明安復將三千騎往擊之，遇于涿州宣封寨，獲鬆哥，合住遁去，盡得其輜重，還屯建春宮。四月，攻萬寧宮，克之；取富昌、豐宜二關，攻拔固安縣。

帝派遣右副元帥神撒帶領四百騎兵迎戰，石抹明安帶五百騎兵緊跟着，兩軍在永清相遇，準備開戰時，石抹明安命令士兵假裝戰敗，金兵來追，然後回擊，大敗了金兵，許多人戰死或淹死，還繳獲了李英和他所佩的虎符，獲得一千多車糧食。接着又招諭永清，守官不降，於是攻占了該城并在城中大屠殺。没過多久，金將完顏合住、監軍阿興鬆哥又帶着一萬兩千多步兵、五百輛糧車支援中都。石抹明安又帶着三千騎兵前去阻擊，在涿州宣封寨相遇交戰，俘虜了鬆哥，合住逃跑了，繳獲了他們的全部軍事物資，又返回去屯守建春宮。四月，石抹明安攻克了萬寧宮；奪取了富昌、豐宜兩關，攻克了固安縣。

初，順州之破，兵士縛密雲主簿完顏壽孫以獻，明安釋而用之，不久，逸去復來，問其故，對曰："有老父在城中，恐不能存，謀歸，欲得侍養，今已歿，故復來。"明安義而釋之。五月，明安將攻中都，金相完顏復興飲藥死。辛酉，城中官屬父老緇素，開門請降，明安諭之曰："負固不服，以至此極，非汝等罪，守者之責也。"悉令安業，仍以粟賑之，衆皆感悦。

當初，攻克順州時，士兵捆綁了密雲的主簿完顏壽孫來獻，石抹明安將他鬆了綁并任用了他，不久，完顏壽孫逃跑了，後又回來。石抹明安問他爲什麽要這樣做，他回答説："我有老父在城中，擔心他的安全，所以設法回去，想去侍養他，現在他已經去世了，所以又回來了。"石抹明安認爲他有義氣，因此放了他。五月，石抹明安打算攻打中都，金相完顏復興服毒死亡。辛酉年，城中大小官吏、父老百姓穿着黑色白色衣服開門請降，石抹明安告訴他們説："憑藉堅固的防守工事而不歸順，以至於到今天這種極端的情況，但這不是你們的罪過，罪在防守官。"於是命令他們全部安居樂業，還拿糧食救濟他們，大家都感謝又高興。

明安早從軍旅，料敵制勝，算無遺策，雖祁寒盛暑，未嘗不與士卒均勞逸，同甘苦。其得金府庫珠玉錦綺，明安悉具其數上進，未嘗以纖毫爲己有。中都既下，加太傅、邵國公，兼管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丙子，以疾卒于燕城，年五十三。

石抹明安早年從軍，他克敵制勝，策劃作戰，從來没有疏漏，即使是嚴寒酷暑，也總是與士兵均勞逸，同甘苦。戰鬥中繳獲的金朝官府和倉庫中的珠玉錦綺也全部按數上交，絲毫也不占爲己有。攻下中都後，石抹明安加授太傅、邵國公，兼管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丙子年，他因病在燕城去世，時年五十三歲。

子二人：長咸得不，襲職爲燕京行省。次忽篤華，太宗時，爲金紫光禄大夫、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兼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

石抹明安有兒子兩人：長子名咸得不，繼承燕京行省的官職。次子名忽篤華，太宗時，爲金紫光禄大夫、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兼任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

## 張榮

張榮字世輝，濟南歷城人，狀貌奇偉。嘗從軍，爲流矢貫眦，拔之不出，令人以足抵其額而拔之，神色自若。金季，山東群盗蜂起，榮率鄉民據濟南黌堂嶺，衆稍盛，遂略章丘、鄒平、濟陽、長山、辛市、蒲臺、新城及淄州之地而有之，兵至，則清野入山。

歲丙戌，東平、順天皆内屬，榮遂舉其兵與地，納款於按赤台那衍，引見太祖，問以孤軍數載，獨抗王師之故，對曰："山東地廣人稠，悉爲帝有。臣若但有倚恃，亦不款服。"太祖壯之，拊其背曰："真賽因八都兒也！"授金紫光禄大夫、山東行尚書省，兼兵馬都元帥，知濟南府事。時貿易用銀，民争發墓劫取，榮下令禁絶。

庚寅，朝廷集諸侯議取汴，榮請先六軍以清蹕道，帝嘉之，賜衣三襲，詔位諸侯上。辛卯，軍至河上，榮率死士宵濟，守者潰。詰旦，敵兵整陣至，榮馳之，望風披靡，奪戰船五十艘，麾抵北岸，濟師，衆軍繼進，乘勝破張、盤二山寨，俘獲萬餘，大將阿术魯恐生變，欲盡殺之，榮力争而止。癸巳，汴梁下，從阿术魯爲先鋒，攻睢陽，議欲殺俘虜，烹其油以灌城，又力止之。既而城下，榮單騎入城撫其民。甲午，攻沛，沛拒守稍嚴，其將唆蛾夜來擣營，榮覺之，唆蛾返走，率壯士追殺之，乘勝急攻，城破。就攻徐州，守將國用安引兵突出，榮逆擊之，亦破其城，用安赴水死。乙未，拔邳州。丙申，從諸王闊端破宋棗陽、光化等三縣。

張榮字世輝，是濟南歷城人，相貌奇偉。他曾經從軍，戰鬥中被流箭射穿眼角，箭拔不出來，他讓人用脚蹬着他的額頭往外拔，他神色自若。金末，山東群盗蜂起，張榮率領村民占據濟南黌堂嶺，隊伍人數稍稍增多，於是奪取了章丘、鄒平、濟陽、長山、辛市、蒲臺、新城以及淄州等地，外面的兵一到，就堅壁清野，藏入山中。

丙戌年，東平、順天都歸附了朝廷，張榮於是奉獻他的部屬和土地，向按赤台那衍投降，他被引見給太祖，太祖問他孤軍數載而敢於同皇帝軍隊對抗的原因，他回答説："山東地廣人多，都被皇帝占有。我衹要有倚靠，也不會歸降的。"太祖認爲他很勇敢，拍着他的後背説："真是了不起的勇士！"於是授他爲金紫光禄大夫、山東行尚書省長官，兼任兵馬都元帥，知濟南府事。當時買賣用銀子，老百姓都争着挖開墳墓來劫取，張榮下令予以禁止。

庚寅年，朝廷召集諸侯商議攻取汴京，張榮請求讓自己在六軍前面爲皇帝開路清道，皇帝嘉獎他，賞賜給他三套衣服，下令張榮的地位在諸侯之上。辛卯年，部隊攻到黄河邊，張榮率敢死之士夜間渡河，守河的敵人潰敗。第二天早晨，敵兵整理隊伍後前來，張榮騎馬衝入敵陣，敵人望風潰敗，張榮繳獲了五十艘戰船，指揮部隊開抵北岸，部隊渡河，衆軍繼續前進，乘勝攻占了張、盤兩座山寨，俘虜了一萬多名敵人，大將阿术魯擔心俘虜會發生兵變，想把他們全部殺掉，張榮極力阻止了這種做法。癸巳年，汴梁被攻克，張榮隨從阿术魯作爲先鋒去攻打睢陽，當時衆人商議想殺掉俘虜，榨取他們的油來燒城，張榮又盡力阻止了。接着城被攻克，張榮單騎入城安撫城中百姓。甲午年，張榮率兵攻打沛縣，沛縣的敵人防守較嚴，夜裏敵將唆蛾帶兵來劫營，張榮發覺了，唆蛾逃回，張榮率壯士追上去殺了他，并乘勝急攻，城被攻克。接着又攻打徐州，徐州守將國用安帶兵突然衝出城來，張榮迎上去痛擊他們，也攻克了該城，國用安投水自殺。乙

未年，攻占了邳州。丙申年，跟着諸王闊端攻克宋棗陽、仇城等三縣。

時河南民北徙至濟南，榮下令民間，分屋與地居之，俾得樹畜，且課其殿最，曠野闢爲樂土。是歲，中書考績，爲天下第一。李璮據益都，私饋以馬蹄金，榮曰："身既許國，何可擅交鄰境！"却之。年六十一，乞致仕。後十九年，世祖即位，封濟南公，致仕卒，年八十三。

當時河南老百姓向北遷徙到濟南，張榮下令民間，要老百姓分出房屋和土地給移民，使他們能够有地方居住，并能種植和養殖，而且還考核他們，劃分等級，使曠野開闢爲樂土。這一年，中書省考察官員政績，張榮爲全國第一。李璮占據益都，私下裏贈送給他馬蹄金，張榮說："我既以身許國，哪能擅自結交鄰境呢！"拒絕了。張榮六十一歲時，請求退休。過了十九年，世祖繼承皇位後，封他爲濟南公，退休後去世，時年八十三歲。

子七人：長邦傑，襲爵，先卒；邦直，行軍萬户；邦彦，權濟南行省；邦允，知淄州；邦孚，大都督府郎中；邦昌，奥魯總管；邦憲，淮安路總管。孫四十人，宏，襲邦傑爵，改真定路總管。

張榮有兒子七人：長子張邦傑繼承了父親的官爵，早年去世；張邦直任行軍萬户；張邦彦代理濟南行省；張邦允任淄州知州；張邦孚任大都督府郎中；張邦昌任奥魯總管；張邦憲任淮安路總管。張榮有孫子四十人，其中張宏繼承了張邦傑的官爵，改任真定路總管。

**劉亨安** 劉世英

劉亨安，其先范陽人，後遷遼東川州。初，國王木華黎經略遼東，兄世英率宗族鄉人隸麾下，分兵收燕、趙、雲、朔、河東，以功充行軍副總管。庚辰，平陽諸郡被兵之餘，民物空竭，世英言於王曰："自古建國，以民爲本，今河東殺掠殆盡，異日我師復來，孰給轉輸？收存恤亡，此其時也。"王善之。以絳州邊地，難其人，奏授世英絳州節度使，兼行帥府事。卒于師，無子，國王孛魯命其族兄德仁襲職。丙戌歲，金將移剌副樞攻絳州，城陷，死之。木華黎承制命亨安領其衆，奏賜金虎符，授鎮國上將軍、絳州節度使，行元帥府事，兼觀察使。

劉亨安的祖上是范陽人，後來遷居遼東川州。起初，國王木華黎治理遼東，他的哥哥劉世英率領宗族鄉人歸順木華黎，分兵攻占了燕、趙、雲、朔、河東，因戰功充任行軍副總管。庚辰年，平陽各郡受戰爭影響，人財空竭，劉世英對國王說："自古建國，以民爲本，現在河東地區差不多被殺掠光了，今後我軍再到這裏來，誰來承擔運輸任務呢？收容幸存者，救濟死者家人，現在正是時候。"國王認爲他的話很有道理。因爲絳州是邊遠地區，難以物色到合適的人選，於是請皇帝任命劉世英爲絳州節度使，兼管帥府事務。劉世英在軍中去世，他没有兒子，國王孛魯命令他的族兄劉德仁接替他的職位。丙戌年，金將移剌副樞攻打絳州，城被攻破，劉德仁戰死。木華黎秉承皇帝旨意命令劉亨安統領劉德仁的部下，上奏皇帝賜予他金虎符，任命他爲鎮國上將軍、絳州節度使，行元帥府事，兼觀察使。

庚寅冬，從王師渡河入關。辛卯春，克鳳翔，歷秦、隴，屯渭陽。秋，出階城，沿漢抵鄧。壬辰，會大

庚寅年冬天，劉亨安跟着朝廷大部隊渡過黄河入關。辛卯年春天，攻克了鳳翔，經過秦、隴，屯守渭陽。秋天，出階城，沿着漢水抵達鄧

軍於鈞州，敗金人於三峰山。甲午，平蔡。既而宋兵二十萬攻汴，將趨洛，都元帥塔察兒俾亨安往拒之，與宋軍遇龍門北，遂横槊躍馬，奮突而前，衆因乘之，宋師奔潰，追擊百餘里，塔察兒拊其背曰："真驍將也!"延坐諸將之右，勞賜甚厚。丙申，都元帥塔海征巴蜀，攻散關，破劍門，出奇制勝，戰功居多。進圍成都，亨安爲先鋒，大破之於城西，生擒宋將陳侍郎。有喬長官與亨安争功，未幾，攻城，喬爲炮所傷，亨安負之以出，喬感愧。

亨安從軍十年，累著勳伐，所獲金帛，悉推與將佐，故士卒咸樂爲用。癸卯冬十二月卒。子貞，嗣職。孫三人：弘，彊，弴。

州。壬辰年，同大軍在鈞州會師，在三峰山大敗金人。甲午年，攻克了蔡州。接着有二十萬宋兵攻打汴京，將開往洛陽。都元帥塔察兒派劉亨安前去阻擊，在龍門北與宋軍相遇，劉亨安横矛躍馬，奮勇向前，衆人乘勢進攻，宋兵敗潰，劉亨安追擊了一百多里。塔察兒拍着他的後背誇奬道："真是勇將啊!"於是請他坐在諸將的右上座，賞賜非常豐厚。丙申年，都元帥塔海征討巴蜀，攻克散關，攻占劍門，出奇制勝，戰功居多。圍攻成都時，劉亨安爲先鋒，在城西大敗敵人，俘虜了宋將陳侍郎。當時有喬長官與他争功，没過多久開始攻城，喬長官被炮石打傷，劉亨安從火綫上把他背下來，喬長官又感動又慚愧。

劉亨安從軍十年，累立戰功，他所獲得的金帛，都送給將佐，所以士兵們都樂於爲他效力。癸卯年冬十二月去世。他的兒子劉貞繼承了他的官禄。劉亨安有孫子三人：即劉弘、劉彊、劉弴。

# 元史卷一百五十一

## 列傳第三十八

### 薛塔剌海　軍勝　四家奴

薛塔剌海，燕人也，剛勇有志。歲甲戌，太祖引兵至北口，塔剌海帥所部三百餘人來歸，帝命佩金符，爲炮水手元帥，屢有功，進金紫光祿大夫，佩虎符，爲炮水手軍民諸色人匠都元帥，便宜行事。從征回回、河西、欽察、畏吾兒、康里、乃蠻、阿魯虎、忽纏、帖里麻、賽蘭諸國，俱以炮立功。太宗三年，睿宗引兵自洛陽渡河，塔剌海由隴右假道金、商，遂會師于鈞州三峰山，敗金師。四年，破南京及唐、鄧、鈞、許諸州，取鄢陵、扶溝。四月卒。

子奪失剌，襲爲都元帥，南攻江淮，有功。歲庚戌，卒。弟軍勝襲，憲宗八年，從世祖攻釣魚山、苦竹崖、大良平、青居山，破重慶、馬湖、天水，賜以白金、鞍馬等物。中統三年，李璮叛濟南，又以炮破其城。至元五年，從圍襄陽。三月卒。

丞相阿术欲以千户劉添喜攝帥府事，子四家奴，年方十六，請從軍自效，帝壯而許之。八年，始襲父爵。十年冬十二月，襄、樊未下，四家奴立炮攻之，明年正月，襄陽守吕文煥降。繼從丞相伯顔南伐，十月，至郢州，先登。師既渡江，四家奴自鄭州下沿海諸城堡，至建康。十二年，授

薛塔剌海是燕地人，他爲人剛勇有志氣。甲戌年，太祖帶兵到北口，塔剌海率領自己的部下三百多人前來歸順，皇帝命令他佩金符，任炮水手元帥，多次立下戰功，進爲金紫光祿大夫，佩虎符，任炮水手軍民諸色人匠都元帥，有不待上奏自行處置事情的權力。他參與攻打回回、河西、欽察、畏吾兒、康里、乃蠻、阿魯虎、忽纏、帖里麻、賽蘭等國，都用炮立下了戰功。太宗三年，睿宗帶兵從洛陽渡黄河，薛塔剌海從隴右借道金州、商州，在鈞州三峰山會師，打敗了金朝的軍隊。四年，攻克南京及唐、鄧、鈞、許等州，奪取了鄢陵、扶溝。薛塔剌海於同年四月去世。

薛塔剌海的兒子奪失剌繼任都元帥，向南攻打江淮，立下了戰功。奪失剌在庚戌年去世，他的弟弟軍勝接替了他的官職。憲宗八年，他隨世祖攻打釣魚山、苦竹崖、大良平、青居山，攻克了重慶、馬湖、天水，世祖賞賜給他白銀、鞍馬等物品。中統三年，李璮在濟南叛亂，他又用炮攻破濟南城。至元五年，他參加圍攻襄陽。三月去世。

丞相阿术想讓千户劉添喜代理帥府事務，軍勝的兒子四家奴，年僅十六歲，請求從軍效力，皇帝欣賞他的勇氣而同意了他的請求。八年，他開始繼承父親的爵位。十年冬十二月，襄、樊還未攻下，四家奴架起大炮攻打，第二年正月，襄陽守將吕文煥投降。四家奴接着隨從丞相伯顔南征，十月份抵達郢州，他率先登城。部隊渡過長江以後，四家奴從鄭州出發攻克沿海各城堡，一

武節將軍。六月，與宋將夏貴戰于峪溪口，奪其船二百餘艘。十一月，屠常州。十二月，取蘇州。十三年，攻鎮巢。七月，圍揚州，守臣李庭芝棄城走，追獲之。九月，進階懷遠將軍，將兵平浙東諸郡。從征福建灤江，與宋兵力戰，破之，獲戰艦千餘艘。十六年，進階鎮國將軍，鎮揚州。二十二年，改爲萬户。

直打到建康。十二年，他被授予武節將軍。六月，他與宋將夏貴在峪溪口交戰，奪取了宋人的兩百多艘船。十一月，在常州屠城。十二月，奪取了蘇州。十三年，攻打鎮巢。七月，圍攻揚州，守臣李庭芝棄城逃跑，四家奴追趕上去俘虜了他。九月，他進階懷遠將軍，帶兵平定浙東各郡縣。他參加攻打福建灤江，與宋兵奮力争戰，攻破了灤江，繳獲了一千多艘戰艦。十六年，他晋升爲鎮國將軍，鎮守揚州。二十二年，改任萬户。

## 高鬧兒 高元長 滅里干

高鬧兒，女直人。事太祖，從征西域；復從闊出太子、察罕那演，連歲出征，累有功，授金符，總管，管領山前十路匠軍。

歲己未，憲宗憫其老，命其子元長襲其職，從世祖渡江攻鄂，還鎮隨州。至元二年，移鎮季陽。五年，從元帥阿术修立白河口、新城、鹿門山等處城堡，圍襄樊。七年，充季陽軍馬總管。十年，從攻樊城，先登。十一年，從渡江，鼓戰艦上流，與宋人戰，殺三百餘人，奪其船及鎧仗，以功賜虎符，升宣武將軍。進兵丁家洲，與宋臣孫虎臣等大戰，殺五百餘人，奪其船及鎧仗無算；敗夏貴于焦湖。從征常州，先登。又攻杭州。宋平，護送宋太后至京師。以功進懷遠大將軍、萬户。

二十一年，領軍二千，從太子脱歡征交趾，追襲交趾世子于大海口，奪其戰艦以還。二十二年，升安遠大將軍、季陽萬户府萬户。是年夏，復以兵追襲交趾世子于海之三叉口，與敵軍合戰，中毒矢而死。

子滅里干，初直宿衛，襲父職，領兵鎮廣東，尋移戍惠州，平盗譚大獠、朱珍等。元貞元年，移戍袁州，盗陀頭以衆犯境，悉剿除之。尋廣之

高鬧兒是女真人。他服侍太祖，跟從征伐西域；他又曾隨從闊出太子、察罕那演，連年出征，多次立下戰功，被授予金符，任總管，管領山前十路匠軍。

己未年，憲宗哀憐他年老，命令他的長子元長繼承他的官職，隨從世祖渡江攻打鄂州，回來後鎮守隨州。至元二年，他改鎮季陽。五年，他跟着元帥阿术修築白河口、新城、鹿門山等處城堡，圍攻襄樊。七年，他充任季陽軍馬總管。十年，他參加攻打樊城，率先登城。十一年，他跟着渡江，於上游在戰艦上擊鼓與宋人交戰，殺了三百多人，奪取了宋軍的船隻和鎧甲、武器，因功被賜予虎符，升任宣武將軍。進軍丁家洲，他與宋臣孫虎臣等人大戰，殺了五百多人，奪取了他們的無數船隻、鎧甲和武器；在焦湖打敗了夏貴。他參與攻打常州，率先登城。又攻打杭州。平定宋朝以後，他護送宋太后到京都。因戰功晋升爲懷遠大將軍、萬户。

二十一年，元長率領兩千名士兵，隨從太子脱歡攻打交趾，他在大海口追擊交趾國王長子，奪取了他的戰艦而歸。二十二年，他升任安遠大將軍、季陽萬户府萬户。這一年夏天，他又在大海的三叉口帶兵追擊交趾國王長子，與敵軍混戰，中毒箭而死。

元長的兒子滅里干，起初在宫中擔任警衛，後來繼承了父親的官職，帶兵鎮守廣東，不久又改爲駐守惠州，平定了大盗譚大獠、朱珍等。元貞元年，他改爲駐守袁州，盗賊陀頭帶領衆兵來

南恩盜起，復領兵平之。還，没于袁州。贈懷遠大將軍、季陽萬户府萬户、輕車都尉、渤海郡侯。

侵擾，被他全部消滅。不久，廣州的南恩盜賊起事，他又帶兵前去平定。回來後，在袁州去世。滅里干被追贈爲懷遠大將軍、季陽萬户府萬户、輕車都尉、渤海郡侯。

## 王義

王義字宜之，真定寧晋人，家世業農。義有膽智，沉默寡言，讀書知大義。金人遷汴，河朔盜起，縣人聚而謀曰："時事如此，吾儕欲保全家室，宜有所歸屬。"乃相與推義爲長，攝行縣事，尋號爲都統。太師、國王木華黎兵至城下，義率衆以寧晋歸焉。入覲太祖，賜駿馬二匹，授寧晋令，兼趙州以南招撫使。是時兵亂，民廢農耕，所在人相食，寧晋東有藪澤，周回百餘里，中有小堡曰瀝城，義曰："瀝城雖小而完，且有魚藕菱芡之利，不可失也。"留偏將李直守寧晋，身率衆保瀝城，由是全活者衆。

王義字宜之，是真定寧晋人，世代務農。王義有膽有智，沉默寡言，讀書知大義。金人遷都到汴京後，河朔盜賊起事，縣裏人聚在一起商量説："當今形勢既然這樣，我們如果想要保全家室，應該有所統屬。"於是大家推舉王義爲首領，代管縣裏的事務，不久又號稱爲都統。太師、國王木華黎率兵到城下時，王義率衆以寧晋歸降。王義入宫朝見太祖，太祖賞賜給他兩匹駿馬，任命他爲寧晋縣令，兼任趙州以南招撫使。當時正值兵亂，老百姓荒廢了農耕，各地出現人吃人的現象。寧晋以東有一片水域，方圓有百餘里，其中有一座小城堡叫瀝城。王義説："瀝城雖小但是它堅固，而且有魚藕菱芡之利，不可丢掉這個地方。"因此他留下副將李直守衛寧晋，自己率領衆人保衛瀝城，因爲這樣做而救活了許多人。

歲乙亥，金將李伯祥據趙州，木華黎遣義搗其城。會天大風雨，義帥壯士，挾長梯，疾趨，夜四鼓，四面齊登，殺守埤者。城中亂，伯祥挺身走天壇寨，一州遂定。木華黎承制授義趙州太守、趙冀二州招撫使。丁丑，大軍南取鉅鹿、洺州二城，還軍至唐陽西九門，遇金監軍納蘭率冀州節度使柴茂等，將兵萬餘北行。義伏兵桑林，先以百騎挑之，納蘭趨來迎戰，因稍却，誘之近桑林，伏起，金兵大亂，奔還，獲納蘭二弟及萬户李虎。戊寅，拔束鹿，進攻深州，守帥以城降。順天都元帥張柔上其功，升深州節度使、深冀趙三州招撫使。

乙亥年，金將李伯祥占據了趙州，木華黎派王義去攻打。正遇上大風大雨，王義率領一批勇士，挾着長梯，快速行軍，在夜裏四更時分，從四面一齊登城，殺了城墻上的守軍。城中大亂，李伯祥逃往天壇寨，於是平定了趙州。木華黎秉承皇帝旨意任命王義爲趙州太守、趙冀兩州招撫使。丁丑年，大軍往南奪取了鉅鹿、洺州兩城，部隊回還時至唐陽西九門，遇上了金監軍納蘭率領着冀州節度使柴茂等人，正帶領着萬餘士兵向北前進。王義在桑樹林中設下伏兵，然後先以騎兵一百來人前去挑戰，納蘭趕上來迎戰，王義讓士兵稍微退却，引誘他們靠近桑樹林，這時伏兵一躍而起，金兵大亂而奔逃，俘虜了納蘭的二弟以及萬户李虎。戊寅年，攻克束鹿，接着進攻深州，守帥以城降。順天都元帥張柔將王義的戰功報上去，他被升任爲深州節度使、深冀趙三州招撫使。

金將武仙以兵四萬來攻束鹿，仙

金將武仙率領四萬士兵前來攻打束鹿，武仙

諭軍士曰："束鹿兵少無糧，城無樓櫓，一日可拔也。"盡鋭來攻，義隨機應拒，積三十日不能下，大小數十戰皆捷。一夕，義召將佐曰："今城守雖有餘，然外無援兵，糧食將盡，豈可坐而待斃！"椎牛饗士，率精鋭三千，銜枚夜出，直擣仙營。仙軍亂，乘暗攻之，殺數千人。仙率餘衆遁還真定，悉獲其軍資器仗。木華黎聞之，遣使送銀牌十，命義賜有功者。庚辰，拔冀州，獲柴茂，械送軍前，木華黎、張柔復上其功，授龍虎衛上將軍、安武軍節度使，行深冀二州元帥府事，賜金虎符。

告訴戰士們説："束鹿兵少而且没有糧食，又没有瞭望和守城設備，一天就可以攻下。"武仙調集全部精鋭部隊前來進攻，王義隨機應變頑强抵抗，連攻了三十天也未能攻克，大小幾十場戰鬥都是王義得勝。一天晚上，王義召集將領們説："現在我們守城雖有足够力量，但是外無援兵，糧食將盡，怎可坐着等死呢！"於是殺牛犒勞士兵，率領三千精鋭部隊，晚上銜枚潛出，直攻武仙的軍營。武仙的隊伍大亂，他們又乘着天黑進攻，殺了武仙的幾千士兵。武仙率領餘部逃回真定，王義繳獲了他們的全部物資武器。木華黎聽到消息，派人送來十個銀牌，讓王義賞賜給有功人員。庚辰年，攻克冀州，俘虜了柴茂，將他械送到軍前。木華黎、張柔又將王義的戰功報上去，他被任命爲龍虎衛上將軍、安武軍節度使，行深冀兩州元帥府事，被賜予金虎符。

辛巳，仙復遣其將盧秀、李伯祥，率兵謀襲趙州，并取灉城，率戰艦數百艘，沿江而下。義具舟楫於紀家莊，截其下流，邀擊之，義士卒皆水鄉人，善水戰，回旋開闔，往來如風雨，船接，則躍登彼船，奮戈疾擊，敵莫能當，殺千餘人，擒秀。伯祥退保灉城，義引兵拔之，伯祥西走，二子死焉。邢州盗號趙大王，聚衆數千，據任縣固城水寨，真定史天澤集諸道兵攻之不能下。甲午，義引兵薄其城，一鼓下之，獲趙大王、侯縣令等數人殺之，餘黨悉平。義乃布教令，招集散亡，勸率種藝，深、冀之間，遂爲樂土云。

辛巳年，武仙又派將領盧秀、李伯祥率兵企圖襲擊趙州和奪取灉城，他們率領幾百艘戰艦，沿江而下。王義在紀家莊準備好船隻，在下游攔截阻擊他們。王義的士兵都是水鄉人，善於水戰，他們在水上迴旋開闔，往來如風雨一般。船一靠近，他們就跳上敵船，揮戈奮擊，敵人無法抵擋，他們殺了千餘名敵人，俘獲了盧秀。李伯祥退保灉城，王義帶兵攻克了灉城，李伯祥向西逃跑，兩個兒子都戰死了。邢州有個强盗號稱趙大王，聚集了幾千人，占據了任縣固城的水寨，真定史天澤調集各道士兵前去攻打未能攻克。甲午年，王義帶兵進逼該城，一鼓攻克，俘獲了趙大王、侯縣令等人，將他們殺掉，餘黨都被消滅。王義於是又發布政令，招集逃亡的老百姓，獎勵農耕，於是深、冀之間成爲了老百姓安居樂業的地方。

## 王玉

王玉，趙州寧晋人。長身駢脅多力，金季爲萬户，鎮趙州。太師、國王木華黎下中原，玉率衆來附。領本部軍，從攻邢、洺、磁三州，濟南諸郡，號長漢萬户。從攻澤、潞諸州，獨潞州堅壁不下，玉力戰，流矢

王玉是趙州寧晋人。他身材高大，肋骨緊密相接，力氣很大，金末爲萬户，鎮守趙州。太師、國王木華黎攻克中原，王玉率領衆人前來歸附。他率領自己的隊伍，隨從攻打邢、洺、磁三州和濟南各郡縣，號爲長漢萬户。他隨從攻打澤、潞等州時，衹有潞州堅守不能攻克。王玉奮

中左目，竟拔其城。又破平陽，下太原、汾、代等州。師還，署元帥府監軍，以趙州四十寨隸焉。

力拼戰，被流矢射中左眼，最終奪取了該城。又攻克了平陽，奪取了太原、汾、代等州。部隊返回後，他被任命爲代理元帥府監軍，趙州四十寨都歸他管轄。

先是，金將武仙既降復叛，殺元帥史天倪。宋將彭義斌在大名，陰與仙合，玉從笑乃帶、史天澤，攻敗武仙，生擒義斌，駐軍寧晋東里寨。仙遣人齎誥命，誘玉妻，妻拒曰："妾豈可使夫懷二心於國家耶！"仙圍之數匝，殺其子寧壽。玉聞之，領數騎突其圍，斬獲數百人而還。仙遣人追之，不敢進，皆曰："王將軍膽氣驍雄，我輩非敵也。"仙乃盡發玉先世二十七冢，棄骸滿道。玉從史天澤諸將，擊仙於趙州，仙糧絶，走雙門寨，圍之。會大風，仙獨脱走，斬其將四十三人，真定遂平。加定遠將軍，權真定五路萬户，假趙州慶源軍節度副使。

在這之前，金將武仙降而復叛，殺了元帥史天倪。宋將彭義斌在大名暗中與武仙勾結。王玉隨從笑乃帶、史天澤打敗武仙，活捉彭義斌，駐守在寧晋東里寨。武仙派人給王玉的妻子送去誥命誘騙她，她拒絶道："我怎麽能讓我的丈夫對國家懷有二心呢！"武仙將那裏包圍了好幾層，殺了王玉的兒子寧壽。王玉聽説後，帶領幾個騎兵衝入武仙的包圍圈，斬殺、俘獲了數百人而還。武仙派兵去追，大家都不敢逼近，都説："王將軍膽氣豪壯英勇無比，我們不是他的對手。"武仙於是挖掘了王玉祖先的二十七座墳墓，將尸骸亂扔在道上。王玉跟隨着史天澤等人，在趙州攻打武仙，武仙糧絶，逃到雙門寨，王玉包圍了他。遇上大風，武仙獨自逃脱，王玉斬殺了他的部將四十三人，於是平定了真定。王玉加封定遠將軍，代理真定五路萬户，任代理趙州慶源軍節度副使。

有民負西域賈人銀，倍其母，不能償，玉出銀五千兩代償之。又出家奴二百餘口爲良民。中統元年二月卒，年七十。子忱。

有人欠了西域商人的銀子，利息已達本金的一倍，無法償還，王玉拿出五千兩銀子代他償還。他又放出二百多名家奴，讓他們成爲平民。王玉於中統元年二月去世，享年七十歲。他有兒子名王忱。

## 王忱

忱字允中，幼讀書，明敏有才識。平章趙璧，引見裕宗潜邸，語稱旨，命宿衛，掌錢穀計簿。授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司副使。駙馬伯忽里，數馳獵蹂民田，忱以法繩之。憲吏耿熙言徵北京宣慰司積年逋負，計可得鈔二十萬錠。帝遣使核實，熙懼事露，擅增制語，有"并打算大小一切諸衙門等事"凡十二字，追繫官吏至數百人。忱驗問，知其詐，熙乃款伏。裕宗薨于潜邸，忱建言："陛下春秋高，當早建儲嗣。"平章不忽木

王忱字允中，從小讀書，聰明機敏有才識。裕宗未繼位時，平章趙璧將王忱引見給他，談話非常投機，裕宗讓他在宫中擔任警衛，掌管賦税會計。又被任命爲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司副使。駙馬伯忽里，幾次馳獵蹂躪民田，王忱對他繩之以法。御史臺官吏耿熙説徵收北京宣慰司多年來拖欠的税賦，總計可以得鈔二十萬錠。皇帝派人核實，耿熙怕事情敗露，擅自在皇帝的制書中增加了"并打算大小一切諸衙門等事"共十二個字，拘捕了幾百名官吏。王忱察問這件事，知道其中有詐，耿熙衹好服罪。裕宗在王府去世，王忱建議説："陛下年事已高，應當早立太子。"平

以聞，帝嘉納焉。

章不忽木將他的話報上去，皇帝贊許并采納了他的建議。

改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副使。忱以江南人鬻子北方，名爲養子，實爲奴也，乞禁之。又省部以正軍餘田出調發，忱言："士卒衝冒寒暑，遠涉江海，宜加優恤。"皆從之。潁州朱喜，嘗俘於兵，既自贖，主家利其貲，復欲以爲奴。又有誣息州汪清爲奴，殺而奪其妻子及田宅者。獄久不决，忱皆正之。劾罷鎮南帥唐兀台，唐兀台結援大臣，誣奏于帝，繫忱至京師，得面陳其事，世祖大悟，抵唐兀台罪。按察司改廉訪司，起忱爲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副使，累遷嶺南廣西、河東山西兩道肅政廉訪使，江陵、汴梁兩路總管。至大元年，拜中奉大夫、雲南行省參知政事，未行，卒。

王忱改任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副使。王忱認爲江南人將孩子賣到北方，名義上是養子，實際是家奴，因此請求朝廷加以禁止。另外，中書省和六部打算調取徵發正軍的餘田，王忱提議説："士兵們頂酷暑、冒風寒，遠涉江海，應對他們加以優待撫恤。"這些建議都被采納。潁州人朱喜，曾被部隊俘虜，他贖身後，主人家貪圖他的錢財，又想讓他當奴隸。還有人誣陷息州人汪清是家奴，殺了他而且奪了他的妻子和田宅。這些案子很久没有判决，王忱都依法予以糾正。王忱彈劾罷免鎮南帥唐兀台，唐兀台聯合了一些大臣，在世祖面前誣告王忱，將王忱逮捕後送到京師，王忱得以向世祖當面將事實澄清，世祖完全明白了，讓唐兀台抵罪。按察司改爲廉訪司後，起任王忱爲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副使，幾次升遷後任嶺南廣西、河東山西兩道肅政廉訪使，江陵、汴梁兩路總管。至大元年，任中奉大夫、雲南行省參知政事，還未上任，就去世了。

## 趙迪

趙迪，真定藁城人也。幼孤，事母孝，多力善騎射。金末爲義軍萬户。郡將出六鈞强弩，立賞募能挽者，迪能之，即署真定尉，遷藁城尉，升爲丞。

趙迪是真定藁城人。從小失去父親，服侍母親非常孝順，他有力氣擅長騎射。金末他爲義軍萬户。郡守將拿出拉力爲六鈞的强弓，開出賞格招募能拉開弓的人，趙迪能拉開，因而馬上被任命真定尉，後又遷任藁城尉，升爲丞。

太祖兵至藁城，迪率衆迎降。歲壬午，改藁城爲永安州，以迪同知節度使事。嘗從帝西征，他將校豪横俘掠，獨迪治軍嚴，所過無犯。

太祖帶兵到達藁城時，趙迪率領衆人出迎歸降。壬午年，藁城改爲永安州，任趙迪爲同知節度使事。他曾隨從太祖西征，其他將校横暴地燒殺擄搶，衹有趙迪治軍嚴明，所過之處秋毫無犯。

先是，真定既破，迪亟入索藁城人在城中者，得男女千餘人，諸將欲分取之，迪曰："是皆我所掠，當以歸我。"諸將許諾，迪乃召其人謂曰："吾懼若屬爲他將所得，則分奴之矣，故索以歸之我。今縱汝往，宜各遂生産，爲良民。"衆感泣而去。時兵荒之餘，骸骨蔽野，迪爲大冢收瘞。壬

在這之前，真定攻克之後，趙迪馬上進城搜尋在城中的藁城人，獲得男女千餘人。其他將領都想分得一些人，趙迪説："這些人都是我掠得的，應當歸我。"諸將同意了。趙迪於是召集那些人，對他們説："我擔心你們被其他將領抓去當奴隸，所以搜尋你們歸我。現在放你們回去，希望你們各自安心生産，做良民。"衆人都感激得流淚而去。當時正值戰亂之後，尸骨遍野，趙

子歲卒，年七十。子七人，椿齡，真定路轉運使。

迪修建大墓將這些尸骸全部掩埋。趙迪於壬子年去世，享年七十歲。他有兒子七人，其中趙椿齡爲真定路轉運使。

### 邸順　邸浹

邸順，保定行唐人，占籍於曲陽縣。金末盜起，順會諸族，集鄉人豪壯數百人，與其弟常，築兩寨于石城、玄保，分據以守。歲甲戌，率衆來歸，太祖授行唐令。丙子，真定饑，群盜據城叛，民皆穴地以避之，盜發地而啖其人，順擒數百人殺之。朝廷升曲陽爲恒州，以順爲安撫使。

金將武仙據真定，帥衆來攻，順與戰，大敗之，賜金虎符，加鎮國上將軍、恒州等處都元帥。庚辰，武仙屯兵于黄、堯兩山，順及弟常又擊敗之。時西京郝道章，陰結武仙，抄掠州縣，順擒道章殺之，仙退真定以自保。順從木華黎攻之，敗之於王柳口，仙遂棄真定南走。以功，賜順名察納合兒，升驃騎衛上將軍，充山前都元帥；弟常，賜名金那合兒。

辛卯春，從太宗攻河南諸郡，招降民十餘萬，以順知中山府。己亥，佩金符，爲行軍萬户，管領諸路元差軍五千人。從大軍破歸德府，留順戍之。丁未，駐師五河口，宋兵夜襲營，順掩殺其衆，生獲十五人。癸丑，攻漣水。甲寅，舉部屬肖撒八、耨鄰之功以奏，上賜肖撒八、耨鄰金銀符，仍隸麾下。丙辰春，順卒，年七十四。

子浹，襲職。己未，從世祖渡江，圍鄂州，有戰功。中統元年，世祖即位，浹以所部張宣等十二人奏聞于朝，遂以金銀符賜之。三年，圍李璮，還守息州。至元十一年，賜虎符，授金州招討副使，後又遷懷遠大將軍、金州萬户。十三年，改襄陽管

邸順本爲保定行唐人，定居於曲陽縣。金末盜賊興起，邸順聯合諸族，招集健壯鄉民幾百人，與弟弟邸常在石城、玄保修築兩座寨堡，分别據守。甲戌年，率衆歸順太祖，被任命爲行唐令。丙子年，真定鬧饑荒，群盜據城叛亂，老百姓都挖地洞躲避，盜挖開地洞來吃人，邸順抓了幾百名盜賊，將他們處死。朝廷升曲陽爲恒州，讓邸順當安撫使。

金將武仙占據真定，率兵進攻，邸順與他交戰，大敗了他，被賜予金虎符，加任鎮國上將軍、恒州等處都元帥。庚辰年，武仙在黄、堯兩山屯兵，邸順和弟弟邸常又擊敗了他。當時西京郝道章暗中勾結武仙，擄搶州縣，邸順俘獲了郝道章，殺了他，武仙退守真定以自保，邸順又隨從木華黎攻打他，在王柳口打敗了他，武仙於是放棄真定向南逃。邸順因功被賜名爲察納合兒，升任驃騎衛上將軍，任山前都元帥；他的弟弟邸常被賜名爲金那合兒。

辛卯年春天，邸順隨從太宗攻打河南各郡，招降了十幾萬老百姓，派邸順任中山府知府。己亥年，佩金符，任行軍萬户，管領諸路元差軍五千人。隨大軍攻占歸德府，他留下戍守。丁未年，駐守在五河口，宋兵乘夜來偷襲軍營，邸順擊殺了許多宋兵，俘獲了十五人。癸丑年，攻打漣水。甲寅年，邸順將部下將領肖撒八、耨鄰的功勞上奏，皇帝賞賜給他們金銀符，讓他們仍屬邸順。丙辰年春，邸順去世，享年七十四歲。

邸順的兒子邸浹，繼承了他的官職。己未年，隨從世祖渡過長江，圍攻鄂州，立有戰功。中統元年，世祖即位，邸浹將部將張宣等十二人的事迹上奏朝廷，世祖於是賞賜給他們金銀符。三年，圍攻李璮，回來後駐守息州。至元十一年，被賜予虎符，任命爲金州招討副使，後來又升任懷遠大將軍、金州萬户。十三年，改任襄陽

軍萬户。三月，以樞密院奏，行淮西總管萬户府事，守廬州。

十四年，移龍興，仍管領本翼軍人。十五年，復爲管軍萬户，攻贛州崖石寨、太平岩賊有功。十七年，升鎮國上將軍、都元帥，鎮龍興諸路，兼管本萬户府事，賜銀印。吉、贛盗起，行省遷元帥府以鎮之。二十一年，元帥府罷，復爲萬户。二十三年，佩元降虎符，爲歸德萬户，鎮守吉安。未幾，統領江西各萬户，集兵七千戍廣東，凡二載。大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贈輔國上將軍、北庭元帥府都元帥、護軍，追封高陽郡公，謚襄敏。

子榮仁，襲佩其虎符，爲宣武將軍、歸德萬户，鎮廣東惠州，感瘴疾，不任事。子貫襲。貫卒，子士忠襲。士忠卒，子文襲。順族弟琮。

管軍萬户。三月，因樞密院奏請，行淮西總管萬户府事，駐守廬州。

十四年，邸浹調往龍興，仍然管領本翼軍人。十五年，他又爲管軍萬户，攻打贛州崖石寨、太平岩盗賊立有戰功。十七年，升任鎮國上將軍、都元帥，鎮守龍興各路，兼管本萬户府事，被賜予銀印。吉安、贛州盗起，行省將萬户府升爲元帥府，以鎮壓盗賊。二十一年，撤銷元帥府，邸浹又任萬户。二十三年，邸浹佩帶原先賜予他的虎符，任歸德萬户，鎮守吉安。没過多久，他又統領江西各萬户，集結七千士兵戍守廣東，一共兩年。大德三年去世，享年七十七歲。被追贈爲輔國上將軍、北庭元帥府都元帥、護軍，追封爲高陽郡公，謚號襄敏。

邸浹的兒子邸榮仁繼承佩帶父親的虎符，爲宣武將軍、歸德萬户，鎮守廣東惠州，後來傳染上瘴疾，無法履行職務。他的兒子邸貫繼承他的官職。邸貫去世後，兒子邸士忠繼承官職。邸士忠去世後，兒子邸文繼承官職。邸順有族弟名邸琮。

## 邸琮　邸澤

琮，太祖時從族兄行唐元帥常來降。歲乙酉，金降將武仙，復據真定叛，琮敗之于黄臺。癸巳，從元帥倴盞滅金于蔡，有功，真定五路萬户選充總管府推官。尋奉旨，賜金符，授管軍總押，管領七路兵馬，鎮徐州。宋兵入境，琮戰却之。己亥，從大將察罕攻滁州，力戰，流矢中臍，明年卒。

子澤襲，移鎮潁州。宋兵攻潁，澤戰敗之。至元四年，從元帥阿术，克平塞寨及老鴉山。十一年，從沙洋奪六艦，皆論功受賞有差。十二年，授武德將軍、管軍總管，從攻潭州及静江，累官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户、郴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二十二年，改授廬州蒙古漢軍萬户，尋遷潁州

邸琮在太祖時隨從族兄行唐元帥邸常前來歸降。乙酉年，金的降將武仙又占據真定叛亂，邸琮在黄臺打敗了他。癸巳年，他隨從元帥倴盞在蔡滅金，立下戰功，被真定五路萬户挑選充任總管府推官。不久又奉皇帝命令，賞賜金符，任命爲管軍總押，管領七路兵馬，鎮守徐州。宋兵攻入境内，邸琮迎戰，打退了他們。己亥年，他隨從大將察罕攻打滁州，奮力拼殺，被流矢射中肚臍，第二年去世。

邸琮的兒子邸澤繼承了父親的官職，移鎮潁州。宋兵攻打潁州，邸澤打敗了他們。至元四年，邸澤隨從元帥阿术，攻占平塞寨和老鴉山。十一年，他跟隨沙洋奪取了六條敵艦，都按功勞受到不同程度的賞賜。十二年，他被任命爲武德將軍、管軍總管，隨從攻打潭州和静江，歷任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户、郴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二十二年，改任廬州蒙古漢軍萬户，不久又改

翼，會徽州績溪縣盗起，澤討平之。二十八年，移鎮杭州，卒。子元謙，襲爲潁州萬户。元謙卒，子祺襲。祺卒，子忠襲。

任潁州翼萬户。正碰上徽州績溪縣盗起，邸澤鎮壓了他們。二十八年，邸澤移鎮杭州，後來去世。邸澤有兒子名元謙，繼承父親的官職當潁州萬户。邸元謙去世後，兒子邸祺繼承官職。邸祺去世後，兒子邸忠繼承官職。

## 王善

王善字子善，真定藁城人。父增，監本縣酒務，以孝行稱。善資儀雄偉，其音若鐘，多智略，尤精騎射。金貞祐播遷，田疇荒蕪，人無所得食，善求食以奉母。乙亥，群盗蜂起，衆推善爲長。善約束有法，備禦有方，盗不能犯，擢本縣主簿。

王善字子善，是真定藁城人。他的父親王增，管本縣酒務，以孝行著稱。王善身姿雄偉，儀表堂堂，聲若洪鐘。他足智多謀，尤精騎射。金朝貞祐年間人民流離遷徙，田野荒蕪，糧食匱乏，王善乞食來奉養母親。乙亥年，群盗蜂起，衆人推選王善爲首領。王善管理有法，防禦有方，盗賊不敢來侵犯，他因此被提升爲本縣主簿。

戊寅，權中山府治中。時武仙鎮真定，陰蓄異志，忌善威名，密令知府李濟、府判郭安圖之。己卯秋，濟、安張宴伏兵，召善計事。善覺，即還治衆，倉卒得八十人，慷慨與盟，人争自奮，遂誅濟、安。乃諭其黨曰："造釁者，李、郭耳，餘無所問。"善夜卧北城上，戒麾下曰："勿以我累汝家，當取吾首獻帥府。"衆曰："公何爲出此言？我輩惟有效死而已。"遂率衆來歸，授金符，同知中山府事。是年冬，以兵三百攻武仙，仙遣將率精鋭二千拒戰，善擒斬之。仙走獲鹿，委其佐段琛城守，復戰拔之，入據其城，軍勢大振，自中山以南，降州郡四十二。

戊寅年，王善代理中山府治中。當時武仙鎮守真定，他陰謀叛亂，因畏忌王善的威名，就密令知府李濟、府判郭安謀算他。己卯年秋天，李濟、郭安在筵席上設下伏兵，召王善前來議事。王善覺察後，馬上回去召人，倉猝間衹找到八十人，大家慷慨結盟，人人争先，於是誅殺了李濟、郭安。王善接着告訴他們的餘黨説："挑起這場事端的不過是李、郭兩人罷了，對其餘的人不加追究。"王善夜裏睡在北邊城墻上，告誡部下士兵説："不要因爲我而連累你們，應該割取我的頭獻交帥府。"衆人説："您爲什麽要這樣説呢？我們衹能爲您效死。"於是率領衆人前來歸順，被授予金符，同知中山府事。這一年冬天，他帶三百士兵攻打武仙，武仙派將領率領兩千人的精鋭部隊拒戰，王善俘獲了那位將領，斬殺了他。武仙逃到獲鹿，委托他的副將段琛守城，王善又去攻打，占領了該城，軍威大振。從中山以南，有四十二個州郡歸降。

庚辰，遷中山真定等路招討使，尋加右副元帥、驃騎大將軍，屯藁城。壬午，升藁城爲匡國軍，以善行帥府事。癸未，進金吾衛大將軍、左副元帥。仙窮迫請降，詔命復舊鎮。善奏："仙狼子野心，終必反覆，請修城隍備之。"未幾，仙果叛，率衆

庚辰年，王善遷任中山真定等路招討使，不久加任右副元帥、驃騎大將軍，屯守藁城。壬午年，升藁城爲匡國軍，讓王善代理帥府事務。癸未年，晋升爲金吾衛大將軍、左副元帥。武仙走投無路前來請降，皇帝命令他仍回原地鎮守。王善上奏説："武仙狼子野心，最終還會造反，請修築城防工事來防備他。"没過多久，武仙果

來攻，火及西門，善出戰，却之。仙使其部下宋元，俘老幼四千人南奔，善追奪之，俾復故業。仙自是不敢復入真定，其部曲多來降。丙戌，以功賜金虎符，仍行帥府事。

然叛變，率領衆人前來攻打，火燒到了西門，王善出來迎戰，打退了他們的進攻。武仙派部下宋元俘獲了老幼百姓四千人向南逃奔，王善追趕上去奪回，使他們繼續從事本業。武仙從此不敢再攻打真定，他的部下也有許多人前來歸降。丙戌年，王善因功被賜予金虎符，仍代理帥府事務。

壬辰，從征河南，至鄭州。州將馬伯堅素聞善名，登陴大呼曰："藁城王元帥在軍中否？願以城降之。"善直前，免胄與語，伯堅果率衆出降。善令軍中秋毫無犯，民皆按堵，願從善北渡者以萬計，授之土田，以安集之。丙申，兼河北西路兵馬副都總管。辛丑，授知中山府事，屬縣新樂，地居衝要，迎送供給，倍於他縣，皆取於民。善均其勞逸，所徵或未給，輒出家貲代輸，民德之。又放家僮五百人爲民，咸懷其恩。癸卯卒，年六十一。皇慶元年，贈銀青榮祿大夫、司徒，追封冀國公，謚武靖。子慶淵，爲行軍千户，征淮南死；次慶端。

壬辰年，王善隨從征伐河南，到達鄭州。鄭州守將馬伯堅早就聽説了王善的爲人，於是登上城墻大聲呼喊："藁城王元帥在軍中嗎？我願意帶城投降。"王善徑直上前，脱下頭盔同他對話，馬伯堅果然率領衆人出降。王善命令士兵秋毫無犯，城中百姓安定，願意跟隨王善北渡的人數以萬計，王善分給他們田土，讓他們安頓下來。丙申年，王善兼任河北西路兵馬副都總管。辛丑年，被任命爲中山府知事。中山府下屬的新樂縣，地處要衝，官府迎來送往所需要的人力費用，幾倍於其他縣，這些都從老百姓身上索取。王善公平攤派，有時税額徵不齊，他就用自家資産代交，老百姓都感謝他的恩德。他還放出五百家僮，讓他們成爲平民，大家都懷念他的恩情。王善於癸卯年去世，享年六十一歲。皇慶元年，他被追贈爲銀青榮禄大夫、司徒，并被追封爲冀國公，謚號武靖。王善有兒子名王慶淵，爲行軍千户，征伐淮南時戰死；次子名王慶端。

## 王慶端

慶端字正甫，初爲郡管庫，進水軍提領，訓練士卒，常如臨敵。敗李璮於老僧口，以功佩金符，爲千户。監築大都城。移戍清口，宋兵來攻，守將戰死，城欲陷，慶端拔刀誓衆，裹創力戰，城得以全。群盗四起，復擊走之。進武節將軍、管軍總管，領左右中衛兵。從世祖北征，還，遷右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進侍衛軍都指揮使，建威武營，以處衛兵，經畫田廬，使各安業。别立神鋒軍，親教以蹶張弩技，作整暇堂、犀利局。浚渠構室，如治家事。

王慶端字正甫，起初爲郡裏掌管倉庫的小吏，後來升爲水軍提領。他訓練士卒，經常如同實戰。他在老僧口打敗李璮，因戰功而佩金符，任千户。他監管過修築大都城。改爲駐守清口時，宋兵前來進攻，守將戰死，城即將被攻破，王慶端拔刀向衆人發誓，包扎好傷口奮力拼戰，使城得以保全。群盗四起，他又率兵將他們打跑。進武節將軍、管軍總管，統領左右中衛兵。王慶端跟隨世祖北征，回來後任右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進侍衛軍都指揮使。他建威武營來安置衛兵，規劃安排田原廬舍，使各安其業。他還另外建立神鋒軍，親自教授拉弩射箭的技術，修建整暇堂、犀利局。他指揮疏通渠道、修築房屋等工程，如同料理家事一樣認真。

至元十九年，改僉事丞，時有司欲就威武貸粟數萬石，濟饑民。裕宗在東宫，以問慶端，慶端對曰："兵民等耳，何間焉！"即命與之。帝嘗遣近侍夜出伺察，爲邏卒所執，近侍以實告，卒曰："軍中惟知將軍令，不知其他。"近侍以聞，帝賞以黑貂裘。及親征乃顔，命慶端以所部從，時年六十餘，與士卒同甘苦，晝則擐甲執兵迎敵，夜卧不解衣，暇則俾士卒爲軍市，自相懋遷。征東之功，慶端贊畫居多。

至元十九年，王慶端改任僉事丞。當時有關部門打算向威武借幾萬石粟米來救濟飢民。裕宗在東宫向他問起此事，王慶端回答説："士兵和百姓是一樣的，有什麽區别呢！"裕宗馬上批准了這種做法。皇帝曾經派身邊侍從夜間出去暗訪，被巡邏的哨兵抓住了。侍從説出實情，哨兵説："軍中衹聽將軍之令，不知其他。"侍從將這件事報告給皇帝，皇帝賞賜給他黑貂皮大衣。皇帝親征乃顔時，命令王慶端帶領部下隨從同往，他當時已六十多歲，仍與士兵同甘共苦，白天則披甲執刃上陣迎敵，晚上卧不脱衣，有空閑時間就讓士兵開辦軍市，自相貿易。征東的功勞，由王慶端謀劃決策而取得的居多。

成宗即位，論翼戴功，拜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行徽政副使，兼隆福宫左都威衛使，進階資德大夫。大德二年，加榮禄大夫、平章政事、僉書樞密院事，兼使如故。以疾卒。

成宗即位，論功行賞，王慶端被任命爲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代理徽政副使，兼任隆福宫左都威衛使，進階資德大夫。大德二年，又加榮禄大夫、平章政事、僉書樞密院事，像原先一樣兼任隆福宫左都衛使。後來因病去世。

## 杜豐　杜思敬

杜豐字唐臣，汾州西河人。父珪，以積德好施，鄉稱善人。豐少有大志，倜儻不群，通兵法。仕金，爲平遥義軍謀克，佩銀符。太祖取太原，豐率所部來降。皇舅按赤那延授兵馬都提控。從國王按察兒攻平陽，先登。克絳州、解州諸堡，招集流民三萬餘家。以功賜金虎符，升征行元帥左監軍。金人南遁，遂以豐守河北。

杜豐字唐臣，是汾州西河人。他的父親杜珪因爲積德好施，被鄉人稱爲善人。杜豐少有大志，豪放灑脱、不同凡人，通兵法。他曾在金朝做官，任平遥義軍謀克，佩銀符。太祖攻取太原後，杜豐率領部下前來歸順。皇舅按赤那延任命他爲兵馬都提控。他隨從國王按察兒攻打平陽，率先登城。攻克絳州、解州諸城，招集三萬多家流民。因功被賜予金虎符，升任征行元帥左監軍。金人南逃後，他又駐守河北。

庚辰，上黨公張開以萬衆寇汾州，豐率精騎五千敗之。從國王阿察兒，下懷孟，破温谷、木澗等寨，輒先登。攻洪洞西山，斬首六百餘級。攻松平山，破之，賊墮崖死以萬計，獲生口甚衆。金將武仙等，往來鈔掠平陽、太原間，行路梗塞。壬午，授豐龍虎衛上將軍、河東南北路兵馬都元帥，便宜行事。遂破玉女、割渠等寨，俘獲千餘人。

庚辰年，上黨公張開率萬人搶劫汾州，杜豐率領五千名精鋭騎兵打敗了他們。他跟隨國王阿察兒，攻克懷孟，奪取温谷、木澗等寨，每次都是率先登上。攻打洪洞西山時，斬殺六百多人。攻破松平山時，數以萬計的敵人從懸崖上掉下去摔死，還俘虜了許多人。金將武仙等，往來於平陽、太原間燒殺擄搶，道路堵塞。壬午年，杜豐被任命爲龍虎衛上將軍、河東南北路兵馬都元帥，有自行決斷、處理事情的權力。接着杜豐帶兵攻克玉女、割渠等寨，俘獲了一千多人。

丙戌，從按赤那延攻益都，金守將突圍出，豐戰扼之，斬首千級，捕虜二十人，益都下，遂略地登、萊，降島民萬餘。己丑，以本部取沁州，由是銅鞮、武鄉、襄垣、綿上、沁源諸縣皆下。辛卯，命豐撫定平陽、太原、真定及遼、沁未降山寨，皆平之。乙未，升沁州長官，長官者，國初高爵也。在沁十餘年，寬徭薄賦，勸課農桑，民以富足。丁未，請老。丙辰，疾卒于家，年六十有七。沁人立祠，歲時祀焉。

丙戌年，他跟隨按赤那延攻打益都，金守將突圍出來，被杜豐阻截，斬殺一千多人，俘虜二十人。益都被攻克後，他又在登、萊奪取土地，使海島上一萬多名居民投降。己丑年，他率領部下攻取沁州，從而一連攻克了銅鞮、武鄉、襄垣、綿上、沁源等縣。辛卯年，杜豐受命去平定平陽、太原、真定以及遼、沁等未降的山寨，他都完成了任務。乙未年，他升任沁州長官，長官在開國之初是高官。他治理沁州十多年，放寬徭役、減輕賦斂，鼓勵發展農業生產，老百姓因此而富足。丁未年，他告老辭官。丙辰年，杜豐因病在家去世，享年六十七歲。沁州人爲他立祠堂，逢年過節都祭祀他。

子三人：思明，思忠，思敬。思敬事世祖潛邸，由平陽路同知累遷治書侍御史。阿合馬敗，臺臣皆罷去，思敬以帝所眷知，獨留。出爲安西路總管，僉陝西行省事，歷汴梁總管，再入中臺爲侍御史。時桑哥以罪誅，風紀爲之振肅。未幾，拜參知政事，改四川行省左丞，不赴，升中書左丞。致仕，年八十六卒，謚文定。

杜豐有兒子三人：杜思明、杜思忠、杜思敬。杜思敬在世祖未即位時就侍奉他，由平陽路同知幾次遷升至治書侍御史。阿合馬垮臺後，御史臺大臣都被免職，因爲皇帝很瞭解他，因此衹有杜思敬被留任。他出京任安西路總管，僉陝西行省事，又任汴梁總管，後再次進入尚書省任侍御史。當時桑哥因罪被誅殺，風紀因此得到整治。没過多久，杜思敬被任命爲參知政事，改任四川行省左丞，他没有赴任，升爲中書左丞。後來退休，八十六歲時去世，謚號文定。

### 石抹孛迭兒

石抹孛迭兒，契丹人。父桃葉兒，徙霸州。孛迭兒仕金，爲霸州平曲水寨管民官。太師、國王木華黎率師至霸州，孛迭兒迎降，木華黎察其智勇，奇之，擢爲千户。歲甲戌，從木華黎覲太祖於雄州，佩以銀符，充漢軍都統。帝次牛闌山，欲盡戮漢軍，木華黎以孛迭兒可用，奏釋之，因請隸麾下，從平高州。

石抹孛迭兒是契丹人。他的父親桃葉兒遷徙到霸州。石抹孛迭兒在金朝做官，任霸州平曲水寨管民官。太師、國王木華黎率領部隊到霸州時，石抹孛迭兒迎降，木華黎發現他勇敢機智，認爲他不同尋常，提升他爲千户。甲戌年，他跟隨木華黎在雄州朝見太祖，受命佩銀符，充任漢軍都統。太祖駐扎在牛闌山時，想將漢軍全部殺死，木華黎認爲石抹孛迭兒可以任用，奏請太祖釋放了他，并讓他留在自己的軍中，跟着攻打高州。

乙亥，授左監軍，佩金符，與北京都元帥吾也兒，分領錦州紅羅山、北京東路漢軍二萬。又從奪忽闌闍里必徇地山東、大名。比至洺州，城守甚堅，師不得進，孛迭兒不避矢石，

乙亥年，石抹孛迭兒被任命爲左監軍，佩金符，與北京都元帥吾也兒分管錦州紅羅山、北京東路漢軍兩萬人。他又跟從奪忽闌闍里必在山東、大名一帶奪取土地。部隊來到洺州時，城内防守非常堅固，部隊不能前進。石抹孛迭兒不避

率衆先登，遂拔之。丁丑，從平益都、沂、密、萊、淄。戊寅，從定太原、忻、代、平陽、吉、隰、岢嵐、汾、石、絳州、河中、潞、澤、遼、沁。

流箭飛石，率領士兵搶先登城，於是占領了該城。丁丑年，他隨從攻克益都、沂、密、萊、淄。戊寅年，他又隨從攻占太原、忻、代、平陽、吉、隰、岢嵐、汾、石、絳州、河中、潞、澤、遼、沁。

辛巳，木華黎承制升孛迭兒爲龍虎衛上將軍、霸州等路元帥，佩金虎符，以黑軍鎮守固安水寨。既至，令兵士屯田，且耕且戰，披荆棘，立廬舍，數年之間，城市悉完，爲燕京外蔽。庚寅，朝太宗于行在所，賜金符。辛卯，從國王塔思征河南。癸巳，從討萬奴於遼東，平之。

辛巳年，木華黎秉承皇帝旨意升石抹孛迭兒爲龍虎衛上將軍、霸州等路元帥，佩金虎符，他帶着黑軍鎮守固安水寨。部隊開到那裏以後，石抹孛迭兒命令士兵屯田，一邊耕作一邊戰鬥。他們披荆斬棘，修築房屋，幾年之間，城市修建完畢，使它成爲燕京的一道屏障。庚寅年，他到太宗的臨時駐地朝見太宗，被賜予金符。辛卯年，他跟隨國王塔思攻打河南。癸巳年，又在遼東參加攻打萬奴的戰鬥，打敗了他。

孛迭兒始從征伐，及後爲將，大小百戰，所至有功，年七十，以疾卒于官。子紇查剌、查茶剌。

石抹孛迭兒從開始參加戰鬥，到後來當將領，一共經歷了大小一百多次戰鬥，每戰都有功勞。他七十歲時，因病在任上去世。他有兒子名紇查剌、查茶剌。

**賈塔剌渾**　賈六十八

賈塔剌渾，冀州人。太祖用兵中原，募能用炮者籍爲兵，授塔剌渾四路總押，佩金符以將之。及攻益都，下之，加龍虎衛上將軍、行元帥左監軍，便宜行事。師還，駐謙謙州，即古烏孫國也。歲己丑，將所部及契丹、女直、唐兀、漢兵，攻斡脱剌兒城。塔剌渾督諸軍，穴城先入，破之，即軍中拜元帥，改銀青榮禄大夫。從睿宗入散關，略關外四州，經興元，渡漢江，略唐、鄧、申、裕諸州，鼓行而東，河南平。升金紫光禄大夫、總領都元帥。從大帥太赤攻徐、邳，平之。十六年，卒。

賈塔剌渾是冀州人。太祖向中原進攻時，招募能使用大炮的人入伍，任命賈塔剌渾爲四路總押，佩金符。攻占益都後，皇帝加封他爲龍虎衛上將軍、代理元帥左監軍，賦予他相機行事的權力。部隊返回後，駐守謙謙州，也就是古烏孫國。己丑年，賈塔剌渾帶領部下以及契丹、女真、唐兀、漢兵，攻打斡脱剌兒城。賈塔剌渾監督各部隊從城墻上打洞先入城，城被攻占後，在軍中被任命爲元帥，改爲銀青榮禄大夫。賈塔剌渾跟隨睿宗攻入散關，在關外四州奪取土地，經過興元，渡過漢江，奪取唐、鄧、申、裕等州土地，部隊向東前進，攻克了河南。賈塔剌渾升爲金紫光禄大夫、總領都元帥。後來又跟隨大帥太赤攻占了徐、邳。十六年，賈塔剌渾去世。

子抄兒赤襲，從諸王也孫哥、塔察兒南征。戊午，卒於軍。子冀驢襲，卒。

賈塔剌渾的兒子抄兒赤繼承了父親的官職，他跟隨諸王也孫哥、塔察兒南征。戊午年，他在軍中去世。賈抄兒赤的兒子冀驢繼承了父親的官職，他後來去世。

弟六十八襲。至元五年，諸軍圍襄樊。九年，六十八帥所部戍駱駝嶺

冀驢的弟弟六十八繼承了哥哥的官職。至元五年，諸軍圍攻襄樊。九年，六十八率部下駐

一字城，立炮樊城南，不發，以怠敵心，俄帥鋭卒突出，攻其城西，破之。以功賜銀幣、鞍馬、弓矢。

守駱駝嶺一字城，他們在樊城南架起大炮，起初不發射炮彈，使敵人的戒備心懈怠，不久，他率領一批强悍的士兵突然發起進攻，從敵人的城西殺進去，攻克了樊城。六十八因功被賜予銀幣、鞍馬、弓箭。

十一年，諸軍南征，渡江。明年，加宣武將軍。宋常州守臣姚訔堅守不下，六十八發炮摧其城壁，以納諸軍。宋援兵突至，力戰却之。常州既克，帥府令總新附炮手軍。臨安降，加懷遠大將軍，從諸軍追宋二王至海，下三十餘城。十四年，加昭勇大將軍。十五年，領南軍精鋭者入衛，加輔國上將軍。十八年，論功，授奉國上將軍，管領炮手軍都元帥。二十年，罷都元帥，更授炮手軍匠萬户，佩三珠虎符。二十六年，卒。

十一年，部隊南征，渡過長江。第二年，六十八被加封爲宣武將軍。宋常州守臣姚訔堅守常州，部隊攻不進去，六十八用炮彈炸毁城墻，使各路部隊入城。宋朝援兵突然到來，他領兵奮力拼戰打退了宋兵。攻克常州後，帥府命令他統領新降的炮手軍。臨安投降後，六十八加爵懷遠大將軍，跟隨大部隊追擊宋朝兩位皇帝直到海邊，一連攻克三十多座城。十四年，六十八加爵昭勇大將軍。十五年，他率領南軍的精兵鋭卒入宫警衛，加爵輔國上將軍。十八年，皇帝論功行賞，他被封爲奉國上將軍，管領炮手軍都元帥。二十年，免去都元帥一職，另外擔任炮手軍匠萬户，佩三珠虎符。二十六年去世。

### 奧敦世英

奧敦世英，女真人也。其先世仕金，爲淄州刺史。歲癸酉，太祖兵下山東，淄州民奉世英及弟保和迎降，皆授以萬户。世英倜儻有武略，由萬户遷德興府尹，時金經略使苗道潤，率衆欲復山西。世英與戰，克之，將盡殺所俘，其母責之曰："汝華族也，畏死而降，此卒伍爾，驅之死戰，何忍殺之耶!"遂止。世英從數騎兵巡部定襄，卒於軍。

奧敦世英是女真人。他的祖上在金朝做官，任淄州刺史。癸酉年，太祖領兵攻克山東，淄州百姓推舉奧敦世英和其弟保和率衆迎降，兩人都被任命爲萬户。奧敦世英爲人灑脱，文武雙全，由萬户任德興府尹。當時金經略使苗道潤率兵想收復山西，奧敦世英與他交戰，打敗了他。奧敦世英準備殺掉所有的俘虜，他的母親責備他説："你是高門貴族，因爲怕死而投降了蒙古軍，這些人不過是小卒子罷了，長官趕着他們死戰，怎麼忍心殺他們呢！"奧敦世英於是作罷。奧敦世英帶着幾個騎兵巡視定襄，在軍中去世。

### 奧敦保和

保和由萬户升昭勇大將軍、德興府元帥，錫虎符，改雄州總管。尋以元帥領真定、保定、順德諸道農事，凡闢田二十餘萬畝。改真定路勸農事，兼領諸署，賜居第、戎器、裘馬，給户，食其租。年五十六，致仕。保和四子：希愷，希元，希魯，希尹。

保和從萬户升任昭勇大將軍、德興府元帥，佩虎符，改任雄州總管。不久又以元帥身份統管真定、保定、順德各道農業事務，共墾地二十多萬畝。後來他又改任真定路勸農事，兼管各衙署，被賜予住宅、兵器、皮衣、馬匹以及供他役使的民户，享用這些人所交的租糧。保和五十六歲時退休。保和有四個兒子：希愷、希元、希魯、希尹。

奥敦希愷

希愷襲勸農事，皇太后錫以錦服，曰："無墜汝世業。"郡縣有水旱，必力請蠲租調，民賴之。南征時，置軍儲倉于汴、衛，歲輸河北諸路粟以實之，分冬月三限，失終限者死，吏徵斂舞法，民甚苦之。希愷知其弊，蠲煩苛而民不擾。尋以勸農使兼知冀州。希愷至，爲束約，健訟之俗爲變。蒙古軍取民田牧，久不歸，希愷悉奪歸之，軍無怨言。至元二年，遷順天治中。三月，改順德。又逾月，升知河中府，秩滿歸調。時阿合馬專政，官以賄成，希愷不往見之，降武德將軍，知景州，數月卒。

希愷繼承了父親的勸農事一職，皇太后賞賜給他錦衣，對他說："不要使你家世代相傳的事業廢絶。"郡縣遇上水旱災害，希愷必定盡力爭取減免租税賦役，老百姓因而信賴他。皇帝南征時，在汴、衛設置軍需倉庫，每年徵調河北各路的粟米來充實倉庫。并且制訂冬月三個期限，不能按期限交納軍糧的人判死罪，官吏在徵斂過程中又貪贓舞弊，老百姓非常痛苦。希愷知道這樣做的弊病。因此免除苛捐雜税而不影響老百姓的生活。不久希愷又以勸農使身份兼冀州知州。希愷到任後，嚴加管理，改變了當地人喜歡打官司的風俗。蒙古軍借用民田牧馬，久不歸還，希愷替老百姓全部收回，蒙古軍也没有怨言。至元二年，希愷遷任順天治中。三月，改任順德治中。一個月後，升任河中府知府，任期滿後調回京城。當時阿合馬專權，要靠賄賂纔能做官，希愷不去拜見他，被降職爲武德將軍，任景州知州，幾個月後就去世了。

希元，彰德漕運使。希魯，澧州路總管。

希元任彰德漕運使。希魯任澧州路總管。

奥敦希尹

希尹，中統三年，李璮叛濟南，世祖命丞相史天澤討之。希尹謁天澤，面陳利害，願擊賊自效。試其騎射，壯之，命充真定路行軍千户。與賊戰，矢無虚發，賊敗走入城中，諸王哈必赤賞銀五十兩。希尹請築外城圍之，深溝高壘，俟其糧絶，不戰而坐待其困，天澤從之。璮既就擒，至元十一年，樞密録其功，自右衛經歷，六遷至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卒。

希尹，中統三年，李璮在濟南叛亂，世祖命令丞相史天澤前去討伐。希尹拜見史天澤，當面分析戰爭形勢，自告奮勇願爲消滅李璮出力。史天澤考核他騎馬射箭的本領，認爲他很不錯，於是命令他充任真定路行軍千户。在戰鬥中，希尹箭無虚發，李璮敗逃，躲入城中，諸王哈必赤獎賞給希尹五十兩銀子。希尹請求修築外城來包圍李璮，外城溝深墻高，待李璮的糧食斷絶，這樣可以不戰而勝。史天澤采納了他的意見。俘獲李璮後，至元十一年，樞密院記録他的戰功，希元從右衛經歷開始，連升六次，最後官至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後去世。

田雄

田雄字毅英，北京人也。幼孤，能樹立，以驍勇善騎射知名，金末署軍都統。歲辛未，太祖軍至北京，雄率衆出降。太祖以雄隸太師、國王木

田雄字毅英，是北京人。他從小失去父母，能自立，以驍勇善騎射而著名，金末代理軍都統。辛未年，太祖的部隊打到北京，田雄率領衆人出降。太祖將田雄分到太師、國王木華黎軍

華黎麾下，從征興中、廣寧諸郡，定府州縣二十有九，平錦州張鯨兄弟之亂，從攻柏鄉、邢、相。辛巳，從攻鄜、坊、綏、葭諸州有功，木華黎承制授雄隰、吉州刺史，兼鎮戎軍節度使，行都元帥府事，平汾西霍山諸柵。壬午，以木華黎命，授河中帥，聽石天應節制。

太宗時，從攻西和、興元諸州；又從攻夔、萬諸州。論功尤最，賜金符，授行軍千户，召爲御前先鋒。頃之，使攻破楨州雷家堡。奉旨招納河南降附，得户十三萬七千有奇，民皆按堵，而别部將校，縱兵虜掠，民惶懼悔降，雄力爲救護，至出己財與之，民得免於害。癸巳，授鎮撫陝西總管京兆等路事。時關中苦於兵革，郡縣蕭然。雄披荆棘，立官府，開陳禍福，招徠四山堡寨之未降者，獲其人，皆慰遣之，由是來附者日衆。雄乃教民力田，京兆大治。事聞，賜金符。定宗時，入覲于和林。以疾卒，年五十八。後追封西秦王。

子八人，大明，襲職，知京兆等路都總管府事。

## 張拔都　張忙古台　張世澤

張拔都，昌平人。歲辛未，太祖南征，拔都率衆來附，願爲前驅，遂留備宿衛。從近臣漢都虎西征回紇、河西諸蕃，道隴、蜀入洛，屢戰，流矢中頰不少却。帝聞而壯之，賜名拔都，自是漢都虎亦專任之。甲午，金亡，以漢都虎爲炮手諸色軍民人匠都元帥，守真定。漢都虎卒，無子，以拔都代之。及漢都虎兄子贍闍少長，拔都請于朝，歸其政而終老焉。

中，跟隨他攻打興中、廣寧諸郡，攻占了二十九個府、州、縣，鎮壓了錦州張鯨兄弟的叛亂，還參與了攻打柏鄉、邢、相的戰鬥。辛巳年，隨從攻打鄜、坊、綏、葭諸州有功，木華黎秉承皇帝旨意任命他爲雄隰、吉州刺史，兼任鎮戎軍節度使，代理都元帥府事務，攻克了汾西霍山各寨。壬午年，木華黎任命他爲河中帥，受石天應調度管束。

太宗時，田雄隨從攻打西和、興元諸州；又隨從攻打夔、萬諸州。他立功最多，被賜予金符，被任命爲行軍千户，召爲御前先鋒。不久，命他攻破楨州雷家堡。他奉皇帝命令招降河南，得到十三萬七千多户，老百姓都很安定。而其他的將領縱兵擄掠，老百姓驚惶恐懼，後悔不該歸降。田雄盡力救護百姓，甚至拿出自己的財産分給那些貪婪的士兵，使老百姓免遭其害。癸巳年，田雄任鎮撫陝西、總管京兆等路事。當時關中苦於戰火，郡縣滿目淒凉。田雄披荆斬棘，設立官府向人們陳述禍福，招徠周圍山寨未歸降的百姓。有歸降的人，他都親自撫慰安排，因此前來歸附他的百姓逐日增多。於是田雄教百姓努力從事農耕，京兆出現太平氣象。田雄的政績報上去後，他被賜予金符。定宗時，田雄在和林入宫朝見定宗。後因病去世，終年五十八歲。他後來被追封爲西秦王。

田雄有兒子八人，田大明繼承了父親的官職，負責京兆等路都總管府事務。

張拔都是昌平人。辛未年，太祖南征，張拔都率領衆人前來歸附，願意作爲太祖的前導，於是被留下擔任警衛。他跟隨近臣漢都虎西征回紇、河西各少數民族，經隴、蜀而進入洛陽，經歷了許多戰鬥，他被流矢射中面頰也一點不後退。太祖聽説後，認爲他很勇敢，賜名爲拔都，從此漢都虎也一心信任他。甲午年，金亡，漢都虎被任命爲炮手諸色軍民人匠都元帥，駐守真定。漢都虎去世後，没有兒子，就由張拔都代理他的官職。等到漢都虎哥哥的兒子贍闍長大，張拔都請求朝廷，將權力歸還給贍闍，他自己則養

老至死。

子忙古台，從憲宗攻蜀釣魚山、苦竹二壘，冒犯矢石，屢挫而不沮，遂以勇敢聞。中統元年，賜銀符，預議炮手軍府事。尋易金符，爲行軍千户，從征襄樊有功，卒。

張拔都的兒子忙古台，跟隨憲宗攻打蜀釣魚山、苦竹兩處城堡，他頂着流矢飛石衝鋒陷陣，屢次失敗不泄氣，於是以勇敢著名。中統元年，被賜予銀符，參預商議炮手軍府事務。不久又换爲金符，任行軍千户，他隨從征伐襄樊，立下了戰功，不久去世。

子世澤襲，從丞相伯顔南征，大小十餘戰，皆有功。又從平廣西。明年，收瓊、萬諸州，拜宣武將軍、行軍總管。未幾，遷副萬户，加明威將軍。從鎮南王脱歡伐交趾，既還，及再舉，將校舊嘗往者，許留恤之。有脱歡者，當行，適病，不能起，世澤曰："吾祖父以武勇稱，吾蒙其餘澤，荷國厚恩，當輸忠王室，增光前人，豈可苟爲自安計耶！"力請代之，凱還，人服其義云。

忙古台的兒子世澤繼承了父親的官職，跟隨丞相伯顔南征，身經大小十多戰，都立下了戰功。又隨從攻打廣西。第二年，收復瓊、萬諸州，被任命爲宣武將軍、行軍總管。没過多久，又遷升爲副萬户，加官爲明威將軍。他跟隨鎮南王脱歡攻打交趾，回來後，朝廷又準備第二次行動。將校中曾經參加過征伐交趾的人這次可以不去，有個叫脱歡的人這次本應該參加，正趕上生病，不能動身，世澤説："我的爺爺、父親都以英勇著稱，我承蒙他們的餘澤，受到了朝廷的深恩厚德，應當披肝瀝膽對王室盡忠，爲前人增光，哪能苟且偷安衹替自己考慮呢！"因此他再三請求代替脱歡出征，後勝利歸來，大家都佩服他的義氣。

## 張榮　張奴婢　張君佐

張榮，清州人，後徙鄢陵。歲甲戌，從太保明安降，太祖賜虎符，授懷遠大將軍、元帥左都監。乙亥正月，奉旨略東平、益都諸郡。戊寅，領軍匠，從太祖征西域諸國。庚辰八月，至西域莫蘭河，不能涉。太祖召問濟河之策，榮請造舟。太祖復問："舟卒難成，濟師當在何時？"榮請以一月爲期，乃督工匠，造船百艘，遂濟河。太祖嘉其能，而賞其功，賜名兀速赤。癸未七月，升鎮國上將軍、炮水手元帥。甲申七月，從征河西。乙酉，從征關西五路。十月，攻鳳翔，炮傷右髀，帝命賜銀三十錠，養病於雲内州。庚寅七月卒，年七十三。

張榮是清州人，後來遷徙到鄢陵。甲戌年他跟從太保石抹明安歸降，太祖賞賜給他虎符，任命他爲懷遠大將軍、元帥左都監。乙亥年正月，他奉皇帝命令在東平、益都諸郡奪取土地。戊寅年，他帶領軍匠，跟隨太祖征伐西域各國。庚辰年八月，部隊開到西域莫蘭河，不能涉水。太祖召他詢問過河的辦法，張榮提出造船來渡河。太祖又問道："船隻不能很快造出來，部隊要等到哪一天纔能渡河？"張榮提出一個月的期限。於是他監督工匠，製造了一百多艘船，部隊渡過了河。太祖欣賞他的本領，獎賞他的功勞，賜名爲兀速赤。癸未年七月，他被提升爲鎮國上將軍、炮水手元帥。甲申年七月，他隨從征伐河西。乙酉年，又隨從征伐關西五路。十月，部隊攻打鳳翔，他被炮火擊傷右大腿，太祖命令賞賜給他三十錠白銀，在雲内州養病。他於庚寅年七月去世，享年七十三歲。

子奴婢，襲佩虎符、炮水手元帥，領諸色軍匠。太宗伐金，命由關西小口，收附金昌州等郡。乙未，金亡。戊戌，授懷遠大將軍。癸卯三月，升輔國大將軍。甲辰二月，領蒙古、漢軍，守鈞州。戊申九月，宋兵襲鈞州，奴婢拒戰，大敗宋師。己酉十一月，復與宋兵戰，流矢中右臂。中統三年卒，年七十五。

子君佐，襲佩虎符、炮水手元帥，戍蔡州。五年，都元帥阿术，命將炮手兵攻襄陽。至元八年，調守襄陽一字城、橐駝嶺，攻南門牛角堡，破之。攻樊城，親立炮摧其角樓，樊城破。十年，襄陽降。參政阿魯海牙以宋降將吕文煥入朝，奉旨召蒙古、漢人萬户凡二十人陛見，各以功受賜。帝親諭之，令還鎮。十一年，從軍下漢江，至沙洋。丞相伯顔命率炮手軍攻其北面，火炮焚城中民舍幾盡，遂破之，賜以良馬、金鞍、金段。又以火炮攻陽邏堡，破之。十二年，從大軍與宋將孫虎臣戰于丁家洲，復從丞相阿术攻揚州，是年冬，又從諸軍破常州。

十三年，升懷遠大將軍，仍炮水手元帥。秋，君佐屯軍真、揚間，絶宋糧道。宋制置李庭芝、都統姜才棄城走，揚州平，以君佐爲安慶府安撫司軍民達魯花赤。十四年春，安慶野人原及司空山天堂賊，將攻安慶，君佐密察知之。時城中軍僅數百人，君佐命扼賊出没要道，賊不敢入，乃寇黄州。行省命君佐率衆復黄州，因以爲黄州達魯花赤。十五年，加鎮國上將軍，仍炮水手元帥。十九年，命率新附漢軍萬人，修膠西閘壩，以通漕運。二十一年，兼海道運糧事，是年卒。

張榮的兒子張奴婢繼承了父親的官職，佩虎符，任炮水手元帥，負責諸色軍匠。太宗征伐金朝，命令他從關西小口，收附金昌州等郡。乙未年，金亡。戊戌年，他被任命爲懷遠大將軍。癸卯年三月，升任輔國大將軍。甲辰年二月，他率領蒙古、漢軍，駐守鈞州。戊申年九月，宋兵襲擊鈞州，張奴婢率兵抵抗，大敗宋兵。己酉年十一月，他又與宋兵交戰，被流矢射中右臂。他於中統三年去世，享年七十五歲。

張奴婢的兒子張君佐，繼承父親官職，佩虎符，任炮水手元帥，駐守蔡州。五年，都元帥阿术命令他率炮手兵攻打襄陽。至元八年，他調守襄陽一字城、橐駝嶺，攻破了南門牛角堡。部隊攻打樊城時，他親自架炮摧毁敵人的角樓，攻占了樊城。十年，襄陽投降。參政阿魯海牙帶着宋降將吕文煥入宫朝見，奉皇帝命令召二十名蒙古、漢人萬户朝見皇帝，每人都因功而受到賞賜。皇帝親自教誨張君佐，命令他返回鎮守。十一年，他跟隨部隊到達漢江，抵達沙洋。丞相伯顔命令他率領炮手軍從城的北面進攻，炮火炸毁了城中幾乎所有的民房，於是攻克了沙洋。張君佐被賜予好馬、金鞍、金段。他又用火炮攻破了陽邏堡。十二年，他隨從大軍在丁家洲與宋將孫虎臣交戰，又跟隨丞相阿术攻打揚州。這一年冬天，又跟隨諸軍攻克常州。

十三年，張君佐升任懷遠大將軍，仍爲炮水手元帥。秋天，張君佐屯守真州、揚州之間，截斷了宋的糧道。宋制置李庭芝、都統姜才棄城逃跑，揚州被攻克，張君佐任安慶府安撫司軍民達魯花赤。十四年春天，安慶野人原以及司空山天堂的盗賊準備攻打安慶，張君佐秘密偵察到這個消息。當時城中僅有數百名士兵，張君佐命令士兵扼守在賊人出没的要道上，賊人不敢前來進攻，於是轉去進犯黄州。行省命令張君佐率領衆人收復黄州，并讓他任黄州達魯花赤。十五年，他被加封爲鎮國上將軍，仍任炮水手元帥。十九年，朝廷命他率領新歸附的一萬多名漢軍，修築膠西閘壩，以便通水道運輸。二十一年，他兼管海道運糧事務，這一年去世。

## 趙天錫

趙天錫字受之，冠氏人。屬金季兵起，其祖以財雄鄉里，爲衆所歸。貞祐之亂，父林，保冠氏有功，授冠氏丞，俄升爲令。大安末，天錫入粟佐軍，補修武校尉，監洺水縣酒。太祖遣兵南下，防禦使蘇政以爲冠氏令，乃挈縣人壁桃源、天平諸山。歲辛巳春，歸行臺東平嚴實。實素知天錫名，遂擢隸帳下，從征上黨，以功授冠氏令，俄遷元帥左都監，兼令如故。

趙天錫字受之，冠氏人。金末戰亂，他的祖父因爲是鄉里資産最雄厚的人，因此大家都歸附於他。貞祐之亂中，他的父親趙林因爲保衛冠氏有功，被任命爲冠氏丞，不久又被提升爲令。大安末年，趙天錫拿出家中粟米幫助軍隊，被補爲修武校尉，洺水縣酒監。太祖派兵南下，防禦使蘇政任命他爲冠氏令，於是他帶領縣裏百姓在桃源、天平諸山中修築壁壘。辛巳年春天，他歸順行臺東平嚴實。嚴實平素就聽說過趙天錫的名聲，於是提拔他、將他隸屬於自己帳下，他跟隨征伐上黨，因功被任命爲冠氏令，不久改任元帥左都監，仍兼冠氏令。

甲申，宋將彭義斌據大名，冠氏元帥李全降之，人心頗搖。天錫令衆姑少避其鋒，以圖後舉，乃率將佐往依大將孛里海軍。未幾，破義斌于真定，授左副元帥、同知大名路兵馬都總管事。李全在大名，結其帥蘇椿，納金河南從宜鄭倜，日以取冠氏爲事。天錫每戰輒勝，一日，倜自將萬人來攻，天錫率死士乘城，力戰三晝夜，倜度不能下，乘風霾遁去。己丑，朝行在所，上便民事，優詔從之。戊戌，征宋，駐兵蘄、黄間，被病還，卒于冠氏，年五十。子六人，賁亨嗣。

甲申年，宋將彭義斌占據大名，冠氏元帥李全投降了他，人心動摇。趙天錫命令衆人姑且避其鋒芒，爲以後作準備，於是率領部下將佐前往依附大將孛里海的部隊。没過多久，在真定打敗了彭義斌，他被任命爲左副元帥、同知大名路兵馬都總管事。李全在大名，勾結他的大帥蘇椿，糾集金河南從宜鄭倜，每日謀劃奪取冠氏。趙天錫每戰都勝，一天，鄭倜自己帶領一萬多人前來攻打，趙天錫率領敢死隊登城，力戰三天三夜。鄭倜估計没法取勝，乘着漫天風沙逃去。己丑年，他到皇帝的臨時駐地朝見皇帝，趙天錫奏上了幾條便民的建議，皇帝特别下令采納。戊戌年，征伐宋朝，他駐守在蘄、黄之間，因生病而回家。在冠氏去世，終年五十歲。趙天錫有兒子六人，趙賁亨繼承了父親的官職。

### 趙賁亨

賁亨字文甫，襲行軍千户。己未，從國兵渡江攻鄂，有功。至元五年，總管山東諸翼軍，征宋，攻襄樊。賁亨出抄蘄、黄，以五百人拔野人原寫山寨，修白河新城。七年，偕元帥劉整朝京師，命爲征行千户，賜金符，及衣帶鞍馬。攻樊城，冒矢石，擁盾先登，破之。十一年，修東、西正陽城。三月，敗夏貴于淮，益以濟南、汴梁二路新軍。十二年正

趙賁亨字文甫，他襲任行軍千户。己未年，他跟隨軍隊渡過長江攻打鄂州，立下了戰功。至元五年，他總管山東諸翼軍，征伐宋朝，攻打襄樊。趙賁亨領兵出擊包抄蘄、黄，帶領五百士兵攻克了野人原寫山寨，修築了白河新城。七年，他與元帥劉整一同到京師朝見皇帝，被任命爲征行千户，被賜予金符，以及衣帶鞍馬。攻打樊城時，他冒着流矢飛石，舉着盾牌率先登城，攻破了樊城。十一年，修築東、西正陽城。三月，在淮河打敗夏貴，部隊中補充了濟南、汴梁兩路的

月，從攻鎮江，與宋將孫虎臣、張世傑大戰于焦山，殺掠甚衆。十三年，江南平，以功升宣武將軍。

十四年，授虎符、懷遠大將軍、處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未行，適盗發澉浦，行省檄爲招討使，率兵平之。未幾，處州青田縣季文龍、章焱殺趙知府以叛，賁亨獲其黨，始知七縣俱反，季文龍自署爲兩浙安撫使，據處州天慶觀。賁亨率衆圍之，將騎士三百陣于下河門。賊出戰，以精騎蹂之，遂棄城突圍散走，斬首三級，賁亨入城，乃招散亡，立官府。章焱復合二萬衆來攻，陣惡溪南。賁亨分兵拒守，自將精鋭亂流衝擊，屬萬户忽都台以援兵至，自巳至亥，賊方退，文龍溺死。忽都台以處即亂山爲州，無城壁可恃，且反側，欲屠之，賁亨曰："我受命來監此郡，賊固可殺，良民何辜！"不從。將士虜掠子女金帛，賁亨捕得倡率者杖之，仍各求所失還之，州民悦服。

十五年，龍泉縣張三八合衆二萬，殺慶元縣達魯花赤也速台兒，且屠其家。賁亨將騎士五百往討，與賊將鄭先鋒、陳壽山三千餘人戰于浮雲鄉，斬首三百餘級。三八軍于縣西，賊三戰俱敗，軍還，賊衆水陸俱設伏，賁亨擇步卒驍悍者使前，賊不敢近。既而衢州賊陳千二聚二萬人，遂昌葉丙六亦聚三千人助之，賁亨前後斬首三千餘級，悉平之。十七年，改處州路管軍萬户。二十二年，還冠氏，卒，年五十七。

新兵。十二年正月，他隨從攻打鎮江，與宋將孫虎臣、張世傑在焦山大戰，殺掠了很多敵人。十三年，攻占江南後，趙賁亨因功升爲宣武將軍。

十四年，趙賁亨被授予虎符，任懷遠大將軍、處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他還未上任，遇上澉浦盗起，行省傳檄下文令他爲招討使，率兵前去鎮壓。没過多久，處州青田縣季文龍、章焱殺趙知府，發動叛亂，趙賁亨捕獲了他們的黨羽，纔知道七個縣都已叛亂，季文龍自命爲兩浙安撫使，占據處州天慶觀。趙賁亨率領衆人圍攻他，帶着三百名騎士在下河門排開戰陣。賊人出來迎戰，趙賁亨讓精鋭騎兵衝散他們，賊人於是棄城突圍四散逃跑，趙賁亨斬殺了三人。趙賁亨進城後，招攏逃亡者，設立官府。章焱又糾合二萬人前來攻城，在惡溪南列陣。趙賁亨分派士兵拒守抵抗，自己帶一批精兵鋭卒向敵陣亂衝，恰好萬户忽都台也帶着援兵到來，從巳時戰到亥時，賊人纔被打退，季文龍被淹死。忽都台認爲處州是以荒山爲州，没有可防守的城墻，老百姓人心又反復多變，想將他們都殺光。趙賁亨説："我受命來監此郡，賊人固然可殺，但良民有什麽罪呢！"因此不聽從。將士中有人掠子女、錢財，趙賁亨抓來爲首倡者抽打，并將他們搶來的東西歸還百姓，老百姓都心悦誠服。

十五年，龍泉縣張三八糾合二萬人，殺了慶元縣的達魯花赤也速台兒，而且殺了他的一家。趙賁亨率領五百名騎兵前往討伐，與賊將鄭先鋒、陳壽山等三千多人在浮雲鄉交戰，斬殺了三百多人。當時張三八在縣西駐軍，三次戰鬥都被趙賁亨打敗。部隊回來時，賊兵在水陸兩路都設下埋伏，趙賁亨挑選一些强悍勇敢的步兵，讓他們走在隊伍前面，賊人不敢靠近。接着衢州盗賊陳千二聚集了兩萬人，遂昌葉丙六也糾集了三千多人幫助他們，趙賁亨前後斬殺三千多賊兵，平定了這場叛亂。十七年，趙賁亨改任處州路管軍萬户。二十二年，他回到冠氏。後去世，終年五十七歲。

# 元史卷一百五十二

## 列傳第三十九

### 張晉亨

張晉亨，字進卿，冀州南宫人也。其兄同知安武軍節度使事、領棗强令顯，以冀州數道之衆，附嚴實于青崖，後從實來歸，進顯安武軍節度使，西征，戰没。

歲戊寅，太師、國王木華黎承制署晉亨襲顯爵。晉亨涉獵書史，小心畏慎，臨事周密，實器之，以女妻焉。實征澤、潞，偏將李信、晁海相繼降于宋，晉亨跋涉險阻，晝伏夜行，僅免於難。實遣子忠貞入質，命晉亨與俱。丁亥，從國王孛羅征益都，以功遷昭毅大將軍，領恩州刺史，兼行臺馬步軍都總領，再遷鎮國大將軍。實征淮楚、河南，晉亨畢從。甲午，從實入覲，命爲東平路行軍千户。圍安慶，其守將走，邀擊之，斬首百級，俘獲無算。攻光之定城，俘其將士十有五人。略信陽，執復州將金之才。攻六安，拔之。大小數十戰，策功居多。

實卒，其子忠濟奏晉亨權知東平府事。東平貢賦率倍他道，迎送供億，簿書獄訟，日不暇給，歷七年，吏畏而民安之。辛亥，憲宗即位，從忠濟入覲。時包銀制行，朝議户賦銀六兩，諸道長吏有輒請試行於民者，晉亨面責之曰："諸君職在親民，民之利病，且不知乎？今天顔咫尺，知

張晉亨，字進卿，冀州南宫縣人。他的兄長同知安武軍節度使事、領棗强縣令張顯，曾率冀州等道部衆，到青崖歸附嚴實，後隨從嚴實前來歸順，張顯晉升爲安武軍節度使，參與西征，戰死。

戊寅年，太師、國王木華黎以太祖名義任命晉亨承襲張顯的官爵。晉亨涉獵經書史籍，小心謹慎，處事周密，受到嚴實器重，把女兒嫁給他。嚴實出征澤州、潞州，偏將李信、晁海先後投降宋朝，晉亨跋涉險阻，晝伏夜行，纔幸免於難。嚴實派兒子忠貞入朝當質子軍，命晉亨與忠貞同去。丁亥年，晉亨隨從國王孛羅出征益都，因功升昭毅大將軍，任恩州刺史，兼行御史臺馬步軍都總領，兩次調任後升爲鎮國大將軍。嚴實出征淮楚、河南，晉亨都隨行。甲午年，跟從嚴實入朝觀見太宗，被任命爲東平路行軍千户。圍攻安慶，安慶守將出逃，晉亨半路截擊，斬殺百餘人，俘虜無數。進攻光州屬縣定城，俘虜宋朝將士十五人。攻占信陽，抓獲復州宋將金之才。進攻六安，將其攻克。大小數十次戰鬥，論功以晉亨最多。

嚴實死，他的兒子嚴忠濟奏請任命晉亨代理東平府知府。東平府所繳的貢賦通常比其他地區多一倍，迎送供給往來官員，加上文書訴訟，日日不得閑暇，晉亨任職歷時七年，吏員敬畏而百姓安定。辛亥年，憲宗即位，晉亨隨嚴忠濟入朝覲見。當時實行包銀制，朝廷商議每户每年徵收銀六兩，各地官吏中有些人立即請求在百姓中試行，晉亨當面責備他們說："各位的職責在於使

而不言，罪也。承命而歸，事不克濟，罪當何如！且五方土産各異，隨其産爲賦，則民便而易足，必責輸銀，雖破民之産，有不能辦者。”大臣以聞，明日召見，如其言以對，帝是之，乃得蠲户額三之一，仍聽民輸他物，遂爲定制。欲賜晉亨金虎符，辭曰：“虎符，國之名器，長一道者所佩，臣隸忠濟麾下，復佩虎符，非制也。臣不敢受。”帝益喜，改賜璽書、金符，恩州管民萬户。

百姓親附，百姓的便利與困苦，你們難道還不清楚嗎？現在皇帝就在面前，各位明明知道却不説，這是犯罪。承受命令返回，事情不能辦成，又該怎樣懲罰呢！况且不同的地區物産各異，根據物産制訂賦税，則百姓便利而且容易備辦，一定要責成他們繳納白銀，就是使百姓破産，也有人不能辦齊。”大臣將晉亨的意見上報憲宗，第二天憲宗召見晉亨，晉亨就用這些話回答憲宗，憲宗同意晉亨的意見，每户的賦額纔得以削减三分之一，并聽任百姓繳納其他物品，於是成爲固定制度。憲宗準備賞賜晉亨金虎符，晉亨辭謝説：“虎符，是國家尊貴的信物，是負責一個地區的官員所佩帶的，臣隸屬於嚴忠濟部下，若也佩帶虎符，就不符合制度了。臣不敢接受。”憲宗益發高興，改賜晉亨璽書、金符，任命他爲恩州管民萬户。

中統三年，李璮叛，晉亨從嚴忠範戰於遥墻濼，勝之，改本道奥魯萬户。四年，授金虎符，分將本道兵，充萬户，戍宿州。首言：“汴堤南北，沃壤閒曠，宜屯田以資軍食。”乃分兵列營，以時種藝，選千夫長督勸之，事成，期年皆獲其利。至元八年，改懷遠大將軍、淄萊路總管，尋兼軍事。十一年，詔伐宋，晉亨在選中，聞命就道，曰：“此報效之秋也。”分道由安慶渡江，丞相伯顔留之戍鎮江，兼與民政，壹以鎮静爲務，戰焦山、瓜洲，皆有功。十三年，卒於官。子好古。

中統三年，李璮叛亂，晉亨隨從嚴忠範在遥墻濼作戰，獲勝，改任本道奥魯萬户。四年，授予金虎符，分率本道軍隊，充任萬户，防守宿州。他首先建議：“汴水堤岸南北，土壤肥沃空曠，應該興辦屯田來補充軍糧。”於是分兵設營，按時耕種，選任千夫長督責勉勵，屯田成功，第二年全部收到效益。至元八年，改任懷遠大將軍、淄萊路總管，不久兼管軍事。十一年，世祖下詔征伐宋朝，晉亨被選中參預攻宋，聽到命令立即出發，説：“這是報效朝廷的時候了。”分路由安慶渡過長江，丞相伯顔留晉亨防守鎮江，兼理民政，晉亨始終以安定作爲鎮守方針，在焦山、瓜洲作戰，都有功績。十三年，在任上去世。他的兒子是張好古。

## 張好古

好古字信甫，少讀書，善屬文，器識宏遠，勇而有謀。父晉亨權知東平府事，嚴忠濟承制以好古權其父軍，戍宿州。戊午，奏真授行軍千户，攻樊城，身中流矢，戰不少却，主將旌其功，賞銀百兩。略揚，循泰興、海門而還。擊邵伯埭，拔之。從大軍攻鄂。中統元年，還宿州，忠濟

好古字信甫，從小讀書，善作文章，才能識見弘大深遠，勇敢而有謀略。父親晉亨任代理東平府知府，嚴忠濟以太祖的名義命好古代爲統領他父親的軍隊，防守宿州。戊午年，嚴忠濟奏請正式任命張好古爲行軍千户，進攻樊城，身中流箭，繼續作戰，不稍稍退却，主將表彰好古的功績，賞賜白銀一百兩。攻占揚州，抄掠泰興、海門後返回。進擊邵伯埭，將其攻克。隨大軍進攻

命兼恩州刺史，訪民瘼，革吏弊，立爲條約。未幾，移戍蕲縣。李璮叛，據濟南，宋人攻蕲，好古率兵迎擊，力不敵，死之。時晋亨在濟南軍中，聞之，哭曰："吾兒死得其所矣。"弟好義襲，下江淮有功。

鄂州。中統元年，返回宿州，嚴忠濟命好古兼任恩州刺史，他訪問百姓疾苦，革除官吏弊政，制訂條約。不久，調防蕲縣。李璮叛亂，占據濟南，宋軍進攻蕲縣，好古率領軍士迎戰，兵力不足，戰死。當時晋亨在濟南軍中，聽到這個消息，哭道："我兒子死得其所。"弟弟張好義承襲好古的官職，攻占江淮時有功績。

**王珍**　王文幹

王珍字國寶，大名南樂人，世爲農家。珍慷慨有大志。金末喪亂，所在盜起，南樂人楊鐵槍，聚衆保鄉里。太祖遣兵攻破河朔，鐵槍以兵應之，行營帥按只署珍軍前都彈壓。鐵槍與金軍戰死，衆推蘇椿代領其衆。宋將彭義斌帥師侵大名，椿戰不利，降之，義斌遂據大名。珍棄其家，間道走還軍中，按只嘉其誠，待遇益厚，以爲假子。復從速魯忽擊走義斌，蘇椿以大名降，珍妻子故在，珍語之曰："吾非棄汝輩，誠不以私愛奪吾報國之心耳。"聞者稱嘆。授鎮國上將軍、大名路治中、軍前行元帥府事。俄以取寧海、胙城功，遷輔國上將軍，復授統攝開曹滑濬等處行元帥府事，兼大名路安撫使。

蘇椿復欲叛歸金，珍覺之，與元帥梁仲先發兵攻椿，椿開南門而遁。國王斡真授仲行省，珍驃騎衛上將軍、同知大名府事、兼兵馬都元帥。從速不台經略河南，破金將武仙于鄭州，復與金人戰于蕭縣，斬其將。頃之，仲死，國王命仲妻冉守真權行省事，珍爲大名路尚書省下都元帥，將其軍。國用安據徐、邳，珍從太赤及阿术魯攻拔之，授同僉大名行省事。從軍伐宋，破光州、棗陽、廬、壽、滁州，珍常身先諸將，屢有功。宋城五河口，珍帥死士二十人奪之，宋人遁，乘勝進師，連破濠、泗、渦口。

王珍字國寶，大名府南樂縣人，世代務農。王珍氣概慷慨，有遠大的志向。金朝末年戰亂，各地盜賊興起，南樂縣人楊鐵槍，聚集部衆保衛鄉里。太祖派遣軍隊攻占河朔，鐵槍率兵響應，行營帥按只任命王珍爲軍前都彈壓。鐵槍與金軍交戰而死，衆人推舉蘇椿接替率領部衆。宋將彭義斌率軍入侵大名，蘇椿交戰失利，投降宋朝，義斌於是占據大名。王珍拋棄家室，從小路奔回軍中，按只嘉許他的忠誠，對待王珍更加優厚，收他爲養子。王珍又隨從速魯忽進攻彭義斌，迫使義斌退走，蘇椿率大名歸降，王珍的妻兒仍舊活着，王珍對他們説："我不是拋棄你們，確實是不能用私愛改變我的報國之心。"聽到的人爲之贊嘆。授予鎮國上將軍、大名路治中、軍前行元帥府事。不久因攻占寧海、胙城的功績，升爲輔國上將軍，又授予統攝開曹滑濬等處行元帥府事，兼大名路安撫使。

蘇椿又想背叛蒙古歸降金朝，王珍覺察此事，與元帥梁仲率先調兵進攻蘇椿，蘇椿打開南門逃走。國王斡真授命梁仲負責行省事務，王珍爲驃騎衛上將軍、同知大名府事、兼兵馬都元帥。隨從速不台攻掠河南，在鄭州擊敗金將武仙，又與金軍在蕭縣交戰，斬殺金軍將領。不久，梁仲死，國王命令梁仲妻子冉守真代理行省事務，王珍爲大名路尚書省下都元帥，統領行省軍隊。國用安占據徐州、邳縣，王珍隨從太赤及阿术魯征討并攻克了那裏，授予同僉大名行省事。隨軍征討宋朝，攻克光州、棗陽、廬州、壽州、滁州，王珍經常身先諸將，屢建戰功。宋朝在五河口築城，王珍率領敢死兵士二十人奪取該城，宋軍潰逃，王珍乘勝進軍，連續攻克濠州、

泗州、渦口。

歲庚子，入見太宗，授總帥本路軍馬管民次官，佩金符。珍言於帝曰："大名困於賦調，貸借西域賈人銀八十鋌，及逋糧五萬斛，若復徵之，民無生者矣。"詔官償所借銀，復盡蠲其逋糧。已而朝廷議分蒙古、漢軍戍河南，以珍戍睢州，修城隍，明斥候，宋兵不敢犯。己酉，入朝定宗，進本路征行萬户，加金虎符。在鎮九年，卒，年六十五。

庚子年，王珍入朝覲見太宗，授予總帥本路軍馬管民次官，佩帶金符。王珍對太宗說："大名路被賦稅徵調所困苦，向西域商人借貸白銀八十錠，以及拖欠稅糧五萬斛，如果再向大名路徵稅，百姓就無法活下去了。"太宗詔令官府償還借貸的白銀，又全部免徵拖欠的稅糧。其後朝廷商議分蒙古軍、漢軍防守河南，命令王珍駐守睢州，王珍修復城壕，布置崗哨，宋軍不敢進犯。己酉年，入朝覲見定宗，升任本路征行萬户，佩帶金虎符。在職九年，去世，享年六十五歲。

子文幹，善騎射，襲爲行軍萬户。己未，從世祖攻鄂州，先登，中流矢，賜以良馬、金帛。李璮叛，從哈必赤討平之，哈必赤論功，語以官賞，文幹對曰："增秩則榮及一身，賜金則恩逮麾下。"乃以白金二千兩、器皿百事、雜綵數百縑賞之，文幹悉頒之軍中。

他的兒子王文幹，善於騎馬射箭，承襲王珍官職爲行軍萬户。己未年，隨從世祖進攻鄂州，他率先登城，中流箭，世祖賞賜文幹好馬、金帛。李璮叛亂，他隨從哈必赤討伐平定了叛亂，哈必赤評論戰功，談到升官給賞，文幹回答說："增加官秩衹能榮耀一人，賞賜黄金則可以使恩惠施於部下。"於是賞賜文幹白銀二千兩、器皿百餘件、彩色絲綢數百匹，文幹全部頒發給部下。

中統三年，制："父兄弟子并仕同塗者，罷其弟子。"文幹弟文禮爲千户，文幹自陳，願解己官而留文禮，詔從之。改同知大名路總管府事，累遷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近臣言其鄂州之功，升僉東川行樞密院事，歷全州、衛輝、東平總管，改江東建康道提刑按察使，卒于官，年五十八。發其篋中，錢僅七緡，貧不能歸葬，人以此稱之。

中統三年，世祖頒制："父子兄弟同在一處任職的，罷免兒子或弟弟的官職。"文幹的弟弟文禮任千户，文幹自動陳奏，願意解除自己的官職而保留文禮，下詔聽從。他改任同知大名路總管府事，屢次轉調爲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世祖近侍大臣進言文幹在鄂州的戰功，升任僉東川行樞密院事，歷任全州、衛輝、東平總管，改任江東建康道提刑按察使，死於任上，享年五十八歲。打開他的箱子，衹有七緡錢，貧困無法歸葬家鄉，人們因此稱贊文幹。

## 楊傑只哥

楊傑只哥，燕京寶坻人，家世業農。傑只哥少有勇略，太祖略地燕、趙，率族屬降附。從攻遼左，及從元帥阿术魯定西夏諸部，有功。己丑，睿宗賜以金幣，命從阿术魯攻信安，阿术魯知其材略出諸將右，命裁决軍務。信安城四面阻水，其帥張進數月不降，傑只哥曰："彼恃巨浸，

楊傑只哥，燕京寶坻人，家裏世代務農。傑只哥自幼有膽略，太祖攻掠燕、趙地區，楊傑只哥率領宗族部屬歸附。隨從太祖進攻遼東，并跟從元帥阿术魯平定西夏各部，有戰功。己丑年，睿宗賜予他金幣，命令楊傑只哥隨從阿术魯進攻信安，阿术魯知道他的才能謀略在諸將之上，命令他裁決軍務。信安城四面環水，守將張進數月不投降，傑只哥說："對方以大澤爲屏障，

我師進不得利，退不得歸，不若往説之。”進見其來，怒曰：“吾已斬二使，汝不懼死耶？”傑只哥無懼色，從容言曰：“今齊、魯、燕、趙，地方數千里，郡邑聞風納降，獨君恃此一城，内無軍儲，外無兵援，亡可立待。爲君計者，不如請降，可以保富貴而免死亡。”進默然曰：“姑待之。”凡三往，乃降。

我軍進攻不利，撤退又無歸路，不如前去勸他們投降。”張進見傑只哥前來，發怒説：“我已經將兩位來使斬首，你難道不怕死嗎？”傑只哥毫無懼色，從容地説：“如今齊、魯、燕、趙等地方圓數千里，州縣聞風歸降，惟獨您依仗這座孤城，内無軍需儲備，外無軍隊救援，滅亡指日可待。爲您考慮，不如請求投降，可以保全富貴并免於死亡。”張進沉默了一會兒，説：“暫且等一等吧。”傑只哥先後三次前去，張進纔投降。

辛卯，大名守蘇椿叛，討獲之，衆議屠城，傑只哥曰：“怒一人而族萬家，非招來之道也。”衆是其言。由是滑、濬等州，聞風納款。壬辰，師次徐州，阻河不得濟。傑只哥探知有賊兵操舟楫伏草澤中，率勁卒數人，憑河擊之，悉奪舟楫，衆遂得渡，獲河南諸郡降人三萬餘户。進攻徐州，金將國用安拒戰，傑只哥率百餘騎突入陣中，迎擊於後，大敗之，擒一將而還。皇太弟國王駐兵河上，見之，賜名拔都，授金符，命總管新附軍民。

辛卯年，大名守將蘇椿叛亂，傑只哥討伐抓獲了他，衆人商議屠殺全城軍民，傑只哥説：“痛恨一人却誅殺萬家，這不是招降之道。”衆人認爲他説的對。因此滑州、濬州等州，聞風歸降。壬辰年，軍隊駐扎徐州，被黄河阻擋無法渡過。傑只哥偵察到有賊兵乘船藏在草澤之中，就率領數名精壯士兵，徒涉過河襲擊賊兵，全部奪取了舟船，軍隊於是得以渡過黄河，俘虜了河南各州降民三萬餘户。進攻徐州，金將國用安迎戰，傑只哥率領百餘名騎兵衝入敵人陣地，從後面攻擊，大敗金軍，擒獲一名金將後返回。皇太弟國王駐扎軍隊於黄河邊，見到傑只哥作戰，賜給他勇士的稱號，授予金符，任命他爲新附軍民總管。

乙未，太宗特賜傑只哥種田民户租賦。丁酉，從阿术魯攻歸德，傑只哥麾諸將縛草作筏渡濠抵城下，梯城先登，拔之。由是進攻，得五州十縣四堡二寨。己亥，宋兵至，已登歸德城，傑只哥率衆拒戰，敗之。率舟師追擊，轉戰中流，溺死，年四十。

乙未年，太宗特别賜予傑只哥種田民户的租賦。丁酉年，隨從阿术魯進攻歸德，傑只哥指揮衆將捆扎草筏渡過護城河抵達城下，他用雲梯率先登城，攻克歸德。由此進攻，獲得五州十縣四堡二寨。己亥年，宋軍攻到，已經登上歸德城，傑只哥率領部衆迎戰，擊敗宋軍。率領水軍追擊，轉戰河中，落水溺死，享年四十歲。

子孝先、孝友。孝先，僉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孝友，鎮江路總管。

他的兒子楊孝先、楊孝友。孝先，任僉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孝友，任鎮江路總管。

## 劉通　劉復亨

劉通字仲達，東平齊河人也。初從嚴實來歸，繼從收濮、曹、相、潞、定陶、楚丘。實薦于太師木華黎，以通爲齊河總管，尋授鎮國上將軍、左副都元帥、濟南知府、德州總

劉通字仲達，東平路齊河縣人。起初隨嚴實歸順蒙古，隨後跟從嚴實收復濮州、曹州、相州、潞州、定陶、楚丘。嚴實將劉通推薦給太師木華黎，任命他爲齊河總管，不久授予鎮國上將軍、左副都元帥、濟南知府、德州總管、行軍千

管、行軍千户。太宗錫金符，升上千户。宋將彭義斌攻齊河城，率衆夜登，通與六七人鼓噪而進，宋人驚懼，墜溺死者甚衆。明日復合，圍城三匝，通令守陴者植槊如櫛，俄從撤去，宋人懼其向己也，大潰，義斌僅以數騎免。歲丁酉，遷德州等處二萬户軍民總管。歲丙辰卒。

子復亨，襲爲行軍千户，從嚴實略安豐、通、泰、淮、濠、泗、蘄、黄、安慶諸州。憲宗西征，復亨攝萬户，統東平軍馬攻釣魚山苦竹寨，有功，師還，兼德州軍民總管。中統元年，奉旨戍和林，還，授虎符，進武衛軍副都指揮使。李璮叛，遣使招復亨，復亨立斬之。時遣兵討賊，集濟南，乏食，復亨盡出其私蓄以濟師，世祖嘉之，賜白金五千兩，復亨固辭。

至元二年，進左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四年，遷右翼。九年，加昭勇大將軍、鳳州等處經略使。十年，遷征東左副都元帥，統軍四萬、戰船九百，征日本，與倭兵十萬遇，戰敗之。還，招降淮南諸郡邑。十二年，授昭信路總管。十四年，遷黄州宣慰使。十五年，改太平路總管，俄授鎮國上將軍，爲淮西道宣慰使都元帥。二十年，加奉國上將軍。三月，卒。

子五人：浩、澤、澧、淵、淮。浩，中統四年襲千户，至元八年殁于兵。澤，由近侍出爲荆湖北道宣慰使。澧，知長寧州。俱蚤卒。

劉淵 劉無晦

淵，至元十一年，佩金符，授進義副尉，爲徐、邳屯田總管下丁莊千户。九月，領兵巡邏泗州，至淮河九里灣，遇宋軍，戰勝，奪其船三十餘艘。十二年三月，與宋安撫朱焕戰

户。太宗賜予他金符，升他爲上千户。宋將彭義斌進攻齊河城，率領部衆夜間登城，劉通與六七人擊鼓吶喊前進，宋軍驚慌懼怕，墜墻溺死了許多人。第二天宋軍重新聚集，將齊河城包圍了三層，劉通命令守城的人在城墻上密集地插上槊，不久又將槊拔去，宋軍害怕城中將發動反攻，大亂逃散，彭義斌僅帶數名騎兵逃脱。丁酉年，劉通升爲德州等處二萬户軍民總管。丙辰年去世。

他的兒子劉復亨，襲職爲行軍千户，隨嚴實攻占安豐、通州、泰州、淮州、濠州、泗州、蘄州、黄州、安慶等州。憲宗西征，復亨代理萬户，統轄東平路的軍隊進攻釣魚山苦竹寨，有功，軍隊返回後，他兼任德州軍民總管。中統元年，他奉世祖命令防守和林，返回後，被授予虎符，升任武衛軍副都指揮使。李璮叛亂，派遣使者招誘復亨，復亨立即將使者斬首。當時調遣軍隊討伐李璮，會集濟南，部隊缺乏軍糧，復亨將自己的私人積蓄全部拿出接濟軍隊，世祖嘉獎他，賜予白銀五千兩，復亨堅决推辭。

至元二年，他升任左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四年，調任右翼都指揮使。九年，升昭勇大將軍、鳳州等處經略使。十年，調任征東左副都元帥，統率軍隊四萬、戰船九百艘，征討日本，與倭兵十萬遭遇，擊敗倭兵。返回後，招降淮南各州縣。十二年，被任命爲昭信路總管。十四年，調任黄州宣慰使。十五年，改任太平路總管，不久授予鎮國上將軍，任淮西道宣慰使都元帥。二十年，加升奉國上將軍。三月，去世。

兒子五人：劉浩、劉澤、劉澧、劉淵、劉淮。劉浩，中統四年襲職爲千户，至元八年死於作戰。劉澤，由近侍出任荆湖北道宣慰使。劉澧，任長寧州知州。都去世較早。

劉淵，至元十一年，佩帶金符，授予進義副尉，任徐、邳屯田總管下丁莊千户。九月，率兵巡邏泗州，到達淮河九里灣時，遭遇宋軍，交戰獲勝，奪得宋軍船隻三十餘艘。十二年三月，與宋朝安撫朱焕在清河交戰，擊敗宋軍，俘虜十

于清河，敗之，擒十四人，奪其輜重。九月，從右丞別乞里迷失攻淮安。十三年，與宋人戰昭信軍南靖平山。俱有功。十四年，北覲，進武略將軍、管軍總管。十五年，從元帥張弘範征閩、廣、漳、韶諸州，以功授武德將軍。十六年，從攻崖山，弘範命淵領後翼軍，水戰有功。十七年，進安遠大將軍，爲副招討。二十一年，遷潁州副萬户。二十四年，從征交趾，鎮南王脱歡命領水步軍二萬，攻萬劫江，擒十六人。繼攻靈山城，賊衆迎敵，大敗之，師還。二十八年，捕寇浙東，獲其酋長三人。三十一年，兼領紹興浙江五翼軍，守杭州，繼以疾去，大德十一年卒。

子無晦，至大元年，襲授昭信校尉、潁州副萬户，俄進武德將軍。延祐五年，以病免。六年，改河南江北行省都鎮撫。泰定四年，加宣武將軍。

## 岳存　岳天禎

岳存字彦誠，大名冠氏人。初歸東平嚴實，承制授存武德將軍、帥府都總領，保冠氏。會金從宜鄭倜復據大名，距冠氏僅三十里，遣兵來攻。倜不得志，復自將萬人合圍，其勢甚張。存率死士百餘，突出西門，勇氣十倍。金人退走，存追之，越境乃還。

歲己丑，從嚴實及武仙戰于彰德西，敗之，遷明威將軍，行冠氏主簿。明年，存率騎兵二百、步卒三百，自彰德北還。至開州南，與金將張開遇，開衆萬餘，存軍依大林，戒其軍曰："彼衆我寡，不可輕動，當聽吾鼓聲爲節。"乃命騎士居前，步卒次之，與敵相去僅二十步，一鼓作氣，無不一當百，開衆大潰，追二十

四人，奪得宋軍輜重。九月，隨從右丞別乞里迷失進攻淮安。十三年，與宋軍在昭信軍以南靖平山作戰。皆有戰功。十四年，北上覲見世祖，晋升武略將軍、管軍總管。十五年，隨從元帥張弘範征討閩州、廣州、漳州、韶州等地，因功授予武德將軍。十六年，隨大軍進攻崖山，張弘範命令劉淵率領後翼軍，水上作戰有功。十七年，進升安遠大將軍，任副招討。二十一年，調任潁州副萬户。二十四年，隨軍征討交趾，鎮南王脱歡命劉淵率領水軍、步軍二萬，進攻萬劫江，俘虜十六人。隨即攻打靈山城，賊衆迎戰，大敗賊寇，大軍返回。二十八年，在浙東捕捉賊寇，俘獲賊寇首領三人。三十一年，兼領紹興浙江五翼軍，駐守杭州，後因病去職，於大德十一年去世。

兒子劉無晦，至大元年，襲職爲昭信校尉、潁州副萬户，不久晋升武德將軍。延祐五年，因病免職。六年，改任河南江北行省都鎮撫。泰定四年，加升宣武將軍。

岳存字彦誠，大名府冠氏縣人。起初歸附東平路嚴實，嚴實以太祖的名義任命岳存爲武德將軍、帥府都總領，保衛冠氏縣。正逢金朝從宜鄭倜重新占據大名府，距冠氏縣僅三十里，派遣軍隊前來進攻。鄭倜未能如願攻克冠氏，又親自率領一萬人包圍冠氏，聲勢極盛。岳存率領敢死兵士百餘名，衝出西門，勇氣十倍。金軍退走，岳存追擊，越過縣境後纔返回。

己丑年，他隨從嚴實在彰德以西與武仙交戰，擊敗武仙，升明威將軍，代理冠氏主簿。第二年，岳存率領騎兵二百、步卒三百，從彰德北面返回。到開州南面，與金將張開遭遇，張開部衆一萬餘人，岳存的軍隊以樹林爲依托，告誡士卒説："敵衆我寡，不可輕舉妄動，應當聽我的鼓聲爲號令。"於是命令騎兵在前，步卒隨後，與敵人相距僅二十步時，岳存一鼓作氣，士卒無不以一當百，張開部衆潰散，岳存追擊二十餘

餘里，不損一卒而還。破河南，攻淮、漢，無役不與。辛丑，升本縣丞。庚戌，移治楚丘，數年，有惠政。乙卯，告老退休田里。中統三年，以疾卒，年六十九。

子天禎，襲父職冠氏縣軍民彈壓，從圍襄樊，帥府承制授管軍百户，修立百丈山、鹿門等堡。天禎率鋭士，冒矢石，從樊城東北先登，爲檑木所傷，墮地，復躡梯以登，手刃數人。築正陽東西城，及於鎮江造戰船，天禎咸董其役。戰焦山，平奉化賊，録功升管軍千户。

江南平，從元帥張弘範覲帝于柳林，賜金錦、銀鞍勒。授昭勇大將軍、福州路總管，平尤溪賊。秩滿，改吉州，平永新賊，後遷贛州。大德七年，遷建康，首定救荒之政，民立碑以紀遺愛焉。至大二年，卒于建康，年七十二。子果，會昌州同知。

里，未損失一兵一卒地返回。攻克河南，征討淮水、漢水流域，岳存參與了全部戰役。辛丑年，升任冠氏縣丞。庚戌年，將縣治遷到楚丘，治理數年，有愛民的政績。乙卯年，因年老申請退休鄉里。中統三年，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九歲。

兒子岳天禎，承襲父親職位任冠氏縣軍民彈壓，隨蒙古軍圍攻襄樊，帥府以世祖的名義授予他管軍百户，負責修築百丈山、鹿門等城堡。天禎率領精鋭士卒，冒着羽箭檑石，從樊城東北角率先登城，被檑木擊傷，墮地，再次攀梯登城，親手殺死數人。修築正陽東西城，以及在鎮江建造戰船，天禎都總轄其事。作戰焦山，平定奉化賊寇，根據記録的戰功升任管軍千户。

江南平定後，他隨元帥張弘範到柳林覲見世祖，世祖賜予他金錦、銀鞍勒。授予昭勇大將軍、福州路總管，前往平定尤溪賊寇。任職期滿，改任吉州路總管，平定永新賊寇，後改任贛州路總管。大德七年，調任建康路總管，率先制定救荒的政策，百姓立碑來紀念他遺留的愛民政績。至大二年，在建康去世，享年七十二歲。兒子岳果，任會昌州同知。

## 張子良

張子良字漢臣，涿州范陽人。金末四方兵起，所在募兵自保。子良率千餘人入燕、薊間，耕稼已絶，遂聚州人，阻水，治舟筏，取蒲魚自給，從之者衆，至不能容。子良部勒定興、新城數萬口，就食東平，東平守納之。久之，守棄東平還汴，檄子良南屯宿州，又南屯壽州。夏全劫其民出雞口，李敏據州。子良率麾下造敏，敏欲害之，走歸宿，因以宿帥之衆奪全所劫老幼數萬以還。全怒，連徐、邳之軍來攻。子良與宿帥斫其營，全失其軍符，走死揚州。

張子良字漢臣，涿州范陽縣人。金朝末年四方戰事興起，各地紛紛招募軍隊自衛。子良率領一千餘人進入燕州、薊州之間，當時農耕已經無法進行，於是聚集州人，以水爲屏障，建造舟船木筏，采蒲根捕魚以自給，歸附的人很多，以至無法容納。子良統轄定興、新城兩縣數萬人，到東平府就地取食，東平知府收容了他們。時間一久，知府放棄東平返回汴梁，傳令子良向南屯駐宿州，又向南屯駐壽州。夏全劫掠子良所部百姓出雞口，李敏占據州城。子良率領部下投奔李敏，李敏準備殺害子良，子良奔回宿州，於是憑藉宿州守將的部衆奪回被夏全劫掠的老幼數萬人，使他們返回宿州。夏全發怒，聯合徐州、邳州的軍隊進攻宿州。子良與宿州守將偷襲夏全軍營，夏全失去軍符，逃奔并死於揚州。

時金受重圍於汴，聲援盡絶，有國用安者，圖以漣水之衆入援，道

當時金朝君臣被重重包圍在汴梁，聲援全部斷絶，有個叫國用安的人，圖謀率漣水的軍隊入

阻，游兵不能進。子良與一偏將，晝伏夜行，得入汴，達用安意。金君臣以爲自天降也，曲賜勞來，凡所欲，皆如用安請，因以徐、宿授子良。明年，子良進米五百石于汴，授榮禄大夫，總管陝西東路兵馬，仍治宿州。當是時，令已不行於陝，而用安亦卒不得志。徐、宿之間，民無食者，出城拾穭穟以食，子良嚴兵護之，以防鈔掠。猝遇敵，子良被重傷，乃率其衆就食泗州。泗守閲兵，將圖之，子良與麾下十數人，即軍中生縛其守。民不欲北歸者，欲走傍郡，子良資以舟楫，無敢掠其財物。

援汴梁，道路阻塞，軍隊游移不定無法前進。子良與一名偏將，晝伏夜行，得以進入汴梁，傳達國用安的意圖。金朝君臣看作是上天降下的援助，竭力賞賜慰勞，凡是國用安的請求，全部予以滿足，并將徐州、宿州授予子良。第二年，子良向汴梁進獻米五百石，授予榮禄大夫，總管陝西東路兵馬，仍舊設治所於宿州。當時，政令已無法施行於陝西，而國用安也最終不能實現自己的願望。徐州、宿州之間，百姓無食物的，出城拾取野生禾穗充飢，子良嚴令士卒守護百姓，以防止劫掠。突然與敵遭遇，子良身負重傷，於是率領部衆到泗州就地取食。泗州知州檢閲軍隊，準備加害子良，子良與部下十餘人，於軍中生擒知州。百姓不想返回北方的，想到鄰近州去，子良資助他們舟船，無人敢搶掠他們的財物。

歲戊戌，率泗州西城二十五縣、軍民十萬八千餘口，因元帥阿术來歸。太宗命爲東路都總帥，授銀青榮禄大夫，升京東路行尚書省兼都總帥，管領元附軍民，進金紫光禄大夫。庚子，賜金符。自兵興以來，子良轉徙南北，依之以全活者，不可勝計。

戊戌年，子良率領泗州以西二十五縣、軍士百姓十萬八千多人，通過元帥阿术歸附蒙古。太宗任命他爲東路都總帥，封爲銀青榮禄大夫，升任京東路行尚書省兼都總帥，管轄原先歸附的軍民，進爵金紫光禄大夫。庚子年，賜予金符。從戰事興起以來，子良轉遷南北，依仗他保全性命的人，不可勝數。

癸丑，憲宗命爲歸德府總管，管領元附軍民。中統二年夏四月，世祖命爲歸德、泗州總管，降虎符，仍管領泗州軍民總管。七年，罷元管户，隸諸郡縣，改授昭勇大將軍、大名路總管，兼府尹。八年，卒，年七十八。贈昭勇大將軍、僉樞密院事、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謚翼敏。

癸丑年，憲宗任命子良爲歸德府總管，管轄原先歸附的軍民。中統二年夏四月，世祖任命他爲歸德、泗州總管，賜予虎符，仍兼管領泗州軍民總管。七年，裁撤原先管領的民户，隸屬各州縣，改封子良爲昭勇大將軍、大名路總管，兼大名府尹。八年，去世，享年七十八歲。追贈爲昭勇大將軍、僉樞密院事、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謚號翼敏。

子二人：長懋，次亨。亨，佩金虎符，爲管軍千户。子與立襲，卒。子鑑襲。

兒子二人：長子張懋，次子張亨。張亨，佩帶金虎符，任管軍千户。兒子張與立襲職，去世。兒子張鑑襲職。

## 張懋

懋字之美，未弱冠，已有父風。侍子良官京東，故懋領其衆，從丞相阿术軍，立歸德府，以其軍鎮之。移鎮下邳，知歸德府事。李璮叛濟南，

張懋字之美，未成年，已有父親的風格。侍奉子良在京東路做官，所以張懋統領子良部衆，隨從丞相阿术軍，設立歸德府，派張懋軍隊鎮守。移兵鎮守下邳，任知歸德府事。李璮在濟南

以其兵戍蔡州。中統元年，宣授泗州軍總把，佩金符。

叛亂，張懋率軍士防守蔡州。中統元年，皇帝宣布任命張懋爲泗州軍總把，佩帶金符。

至元七年，擢濟南諸路新軍千户。九年，從破襄樊有功。十一年，丞相伯顔南征，其行陣以鏵車弩爲先，而衆軍繼之。懋以勇鷙，將弩前行，凡所過山川道路險狹，通梁筏，平塹阱，安營設伏，出納奇計，伯顔信用之，擢爲省都鎮撫，水陸并進，其任甚重。師壓臨安，滅宋，以其主及母后群臣北還。

至元七年，他升任濟南諸路新軍千户。九年，隨大軍攻克襄樊。有功。十一年，丞相伯顔出征南宋，行軍陣營以鏵車弩爲先鋒，而各軍隨後。張懋因勇猛剽悍，率領鏵車弩先行，凡經過險阻狹隘的山川道路，張懋架設橋梁，捆扎木筏，鏟平濠溝陷坑，安扎營寨，設置伏兵，出謀劃策，伯顔信任他，提升他爲行省都鎮撫，水陸并進，張懋的責任非常重大。元軍進逼臨安，滅亡宋朝，俘虜宋朝皇帝及太后、皇后、群臣後，返回北方。

駐瓜洲，伯顔命懋往諭淮西夏貴，副以兩介，將騎士直趨合肥。貴出迎，設賓禮。懋示以逆順禍福，辭旨雄厲，貴受命頓首，上地圖、降書。馳還報，伯顔大喜。復令行徇鎮巢、安豐、壽春、懷遠、淮安、濠等州郡，皆下。復使之遍諭列城軍民，使知帝之德意。十三年，懋馳驛至上都，伯顔上其功，宣授懋明威將軍、泗州安撫司達魯花赤。十四年，改安撫司爲總管府，置宣慰使以統之，拜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十六年，改授懷遠大將軍、吉州路總管。

元軍駐守瓜洲，伯顔命令張懋前去招降淮西夏貴，以兩位隨從爲副使，他率領騎兵直奔合肥。夏貴出城迎接，設置接待賓客的禮儀。張懋指明歸順則富貴可保、頑抗則有殺身之禍的道理，義正辭嚴，夏貴叩頭接受命令，獻上地圖、降書。張懋馳馬回報，伯顔大爲高興。又命令張懋巡行鎮巢、安豐、壽春、懷遠、淮安、濠州等州縣，全部投降。又派張懋四處告諭各城軍民，使他們知曉世祖的恩德與旨意。十三年，張懋乘驛車到達上都，伯顔奏上他的功績，皇帝宣布任命張懋爲明威將軍、泗州安撫司達魯花赤。十四年，安撫司改爲總管府，設置宣慰使以統轄泗州總管府，任命張懋爲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十六年，改任懷遠大將軍、吉州路總管。

懋惡衣糲食，率之以儉，慎刑平政，處之以公，新府治，設義倉，雖能吏不過也。部使者劉宣韙之，凡有所懲治，朝至夕報，豪强竦然。郡萬户蘇良，恃勢爲暴，爲之翼者，有十虎之目，民甚苦之。乃上其實於憲府，盡誅十虎者，奪良虎符而黜之，民大悦。群盗有率衆將白晝劫城者，懋聞之，率從騎搗其穴，縛其酋長以歸。民之流亡，與遠郡之來歸者數千家，相率爲生祠以祀之。十七年二月卒，年六十三。贈昭勇大將軍、龍興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

張懋衣食粗劣，以節儉爲表率，慎用刑罰，整頓政治，秉公處事，修葺州署，設置義倉，即使是有才幹的官吏也無法與他相比。刑部使者劉宣贊同張懋，凡張懋要求懲罰處治的案件，早晨上報傍晚就給予回覆，豪强震驚。吉州路萬户蘇良，依仗權勢横行霸道，他的黨羽，有“十虎”之稱，百姓爲此非常痛苦。張懋於是將他們的劣迹奏報監察機構，將十虎全部鏟除，奪回蘇良的虎符并罷黜爲民，百姓極爲喜悦。盗賊有人率領部衆準備白天搶劫城池，張懋聽説後，率領所部騎兵直搗盗賊巢穴，生擒其首領返回。百姓流亡他鄉的，以及遠方州縣前來歸附的有數千家，相繼在張懋生前設立祠堂來祭祀他。十七年二月去

侯，謚宣敏。

子二人：文焕，以父蔭，任承務郎，江州路瑞昌縣尹。文炳，三汊河巡檢。文焕子珪，初爲高安縣尹，有異政，由是擢爲江西檢校，拜南臺御史，繼爲淮西、江西二道廉訪僉事，用能世其家云。

世，享年六十三歲。追贈昭勇大將軍、龍興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謚號宣敏。

兒子二人：張文焕，因父親的恩蔭，任承務郎，江州路瑞昌縣尹。張文炳，任三汊河巡檢。文焕的兒子張珪，最初任高安縣尹，有特殊的政績，因此提升爲江西檢校，任南臺御史，接着擔任淮西、江西二道廉訪僉事，因而能够使其家世顯貴不衰。

## 唐慶

唐慶，不知何許人，事太祖，爲管軍萬户。太祖伐金，以慶權元帥左監軍。歲丁亥，賜虎符，授龍虎衛上將軍，使金。

壬辰，太宗復以慶爲國信使，取金質子，督歲幣，以金曹王來，見帝於官山。七月，使慶再往，令金主黜帝號稱臣，金主不聽，慶輒以語侵之。金君臣遂謀害慶，夜半，令兵入館舍，殺慶，及其弟山禄、興禄，并從行者十七人。既滅金，購求慶尸不得，厚恤其家，賜金五十斤，詔官其子，仍計其家人口，給糧以養焉。

唐慶，不知是何處人，侍奉太祖，任管軍萬户。太祖討伐金朝，任用唐慶代理元帥左監軍。丁亥年，賜予虎符，任命他爲龍虎衛上將軍，出使金朝。

壬辰年，太宗又任命唐慶爲國信使，前往要求金朝派出皇子入朝爲人質，監督進貢歲幣，唐慶携金朝曹王前來，朝見太宗於官山。七月，派遣唐慶再次前往，命令金朝皇帝取消帝號稱臣，金朝皇帝不肯聽命，唐慶就用言語侵辱金朝皇帝。金朝君臣於是謀劃殺害唐慶，半夜，命令兵士進入賓館，殺死唐慶和他的弟弟山禄、興禄，以及隨行人員十七人。蒙古滅亡金朝後，懸賞尋找唐慶的尸體，未能找到，優厚地撫恤他的家屬，賞賜黄金五十斤，下詔任用他兒子做官，并統計他家人口，給予糧食供養。

## 齊榮顯

齊榮顯字仁卿，聊城人。父旺，金同知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榮顯幼聰悟，總角與群兒戲，畫地爲戰陣，端坐指揮，各就行列。九歲，代父任爲千户，佩金符，從外舅嚴實來歸，屢立戰功。攻濠州，宋兵背城爲陣，榮顯薄之，所向披靡。其屬王孝忠力戰，中鈎戟，榮顯斷戟拔孝忠出，復逐北，入其郛而還。主帥察罕壯之，賜馬鎧銀器。兵趨五河口，抵大堤，榮顯偕數騎前行覘敵，值邏騎數十，從者將退走，榮顯曰："彼衆我寡，若示以怯，必爲所乘。"援弓策馬，射殺兩人，乃還。

齊榮顯字仁卿，聊城人。父親齊旺，爲金朝同知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榮顯幼年聰慧穎悟，兒童時與孩子們游戲，就在地上畫出戰陣，自己端坐指揮，使他人各入行列。九歲時，代父職爲千户，佩帶金符，隨舅父嚴實前來歸順，屢立戰功。進攻濠州，宋軍背靠州城布陣，榮顯迫近宋陣，所向披靡。他的部下王孝忠奮力作戰，被鈎戟擊中，榮顯砍斷鈎戟救出孝忠，又追殺敗退的宋軍，攻入外城後返回。蒙古主帥察罕認爲他很勇敢，賜給他馬鎧和銀器。蒙古軍直奔五河口，抵達大堤，榮顯帶數名騎兵前去偵察敵情，遭遇敵人巡邏騎兵數十人，隨從的人想要撤退，榮顯説："敵衆我寡，如果表現出膽怯，必然被敵人所利用。"他張弓驅馬，射死兩人，然後返回。

進拔五河口，升權行軍萬户，守宿州。墮馬傷股，不能復從軍，改提領本路課税，又改本路諸軍鎮撫，兼提控經歷司。值斷事官鈎校諸路積逋，官吏往往遭詬辱，榮顯從容辦理，悉爲蠲貸。從實入朝，授東平路總管府參議，兼領博州防禦使。時十投下議各分所屬，不隸東平，榮顯力辯於朝，遂止。及攻淮南，道出東平，民間供給，費銀二萬錠，榮顯詣斷事官訴之，得折充賦税，民賴以不困。中統元年，謁告侍親，閑居十年，卒。

**石天禄** *石興祖*

石天禄，父珪，山東諸路都元帥，陷金，死節，見《忠義傳》。天禄襲爵，孛魯承制授龍虎衛上將軍、東平路元帥，佩金虎符。時宋將彭義斌取大名及中山，天禄與孛里海率兵敗之，獲義斌。又敗金將武仙，屢立戰功。丙戌，孛魯以功奏，遷金紫光禄大夫、都元帥，鎮戍邊隅，數與金人戰，未嘗敗北。

壬辰，皇太弟拖雷南渡河，天禄爲前鋒，戰退金兵，奪戰船數艘。夜至歸德城下，襲其營，殺三百餘人。金將陳防禦出兵追圍天禄，天禄潰圍復戰，金兵退走。提兵掠亳及徐，所過望風附降。癸巳秋九月，破考城，復圍歸德。冬十二月，歸德降。甲午，入覲，改授征行千户，濟、兖、單三州管民總管。乙未，從扎剌温火兒赤渡淮，攻隨州，至襄陽夾河寨，戰退宋兵，扎剌温火兒赤賞以戰馬。又從攻蘄、黄，功居其首。

時詔天禄括户東平，軍民賦税并依天禄已括籍册，嚴實不得科收。天禄以病不任職，以子興祖襲。明年，天禄卒，年五十四。

進軍攻克五河口，齊榮顯升任權行軍萬户，防守宿州。因落馬摔傷大腿，不能再隨軍作戰，改任提領本路課税，又改任本路諸軍鎮撫，兼提控經歷司。正值斷事官核查各路積欠的賦税，地方官吏往往遭受辱駡，榮顯從容清理，全部免徵。隨嚴實入朝觀見，授予東平路總管府參議，兼任博州防禦使。當時十投下商議各自分領所屬投下户，不隸屬東平路，榮顯在朝廷上竭力争辯，於是作罷。等到進攻淮南，途中經過東平路，百姓供給軍需，耗費白銀二萬錠，榮顯前往斷事官處申訴此事，得以折合爲賦税，百姓因此不受困苦。中統元年，請假回家侍養親人，閑居十年，去世。

石天禄，父親石珪，爲山東諸路都元帥，被金軍俘虜，不屈而死，參見本書《忠義傳》。天禄承襲父親爵位，孛魯以太宗的名義任命他爲龍虎衛上將軍、東平路元帥，佩帶金虎符。當時宋將彭義斌攻占大名及中山，天禄與孛里海率領軍隊擊敗宋軍，擒獲彭義斌。又擊敗金將武仙，屢次立下戰功。丙戌年，孛魯將天禄的功績上奏太宗，升任金紫光禄大夫、都元帥，鎮守邊境，多次與金軍交戰，未曾戰敗。

壬辰年，皇太弟拖雷向南渡過黄河，天禄充當先鋒，擊退金兵，奪得戰船數艘。夜間到達歸德城下，襲擊金軍營寨，殺死三百餘人。金將陳防禦派兵追擊包圍天禄，天禄突圍繼續戰鬥，金兵撤退。天禄率領軍隊攻掠亳州及徐州，所過州縣望風歸降。癸巳年秋九月，攻破考城，再次包圍歸德。冬十二月，歸德投降。甲午年，入朝觀見太宗，改任征行千户，濟、兖、單三州管民總管。乙未年，隨從扎剌温火兒赤渡過淮河，進攻隨州，到襄陽夾河寨，擊退宋軍，扎剌温火兒赤賞給天禄戰馬。又隨從攻打蘄州、黄州，戰功居首位。

當時詔令天禄登記東平路人户，軍隊百姓的賦税全部依據天禄已經登記的户籍册，嚴實不得自行徵收。天禄因病不任職，由兒子石興祖承襲官職。第二年，天禄去世，享年五十四歲。

子十人，興祖襲千户，官武略將軍。己未，從伐宋，攻鄂州。至元四年，繇宿州率兵抄沿淮諸郡，獲宋覘伺者十餘輩，統軍司賞馬二十匹、銀五百兩、錦二十端。十二年，攻常州，爲先鋒，功在諸將上。宋亡，第功，升宣武將軍、管軍總管，戍温州。土賊林大年等構亂，出兵圍之，斬首千餘級，招輯南溪山寨歸農者三萬餘户。十六年，升顯武將軍，佩金虎符。十九年七月，卒于軍。子璡嗣。

兒子十人：興祖襲職爲千户，官至武略將軍。己未年，隨從討伐南宋，攻打鄂州。至元四年，由宿州率兵抄掠沿淮河各州，俘獲宋朝偵察人員十餘名，統軍司賞賜馬二十匹、白銀五百兩、錦二十端。十二年，攻打常州，充當先鋒，功在衆將之上。南宋滅亡，評定戰功，升爲宣武將軍、管軍總管，防守温州。當地賊寇林大年等人作亂，興祖出兵包圍賊寇，斬一千餘首級，招撫南溪山寨三萬餘户回鄉務農。十六年，升爲顯武將軍，佩帶金虎符。十九年七月，在軍中去世。兒子石璡承襲官職。

## 石抹阿辛　查剌　庫禄滿

石抹阿辛，迪列糺氏。歲乙亥，率北京等路民一萬二千餘户來歸，太師、國王木華黎奏授鎮國上將軍、御史大夫。從擊蠡州，死焉。

子查剌，仍以御史大夫領黑軍。初，其父阿辛所將軍，皆猛士，衣黑爲號，故曰黑軍。歲己卯，詔黑軍分屯真定、固安、太原、平陽、隰、吉、岢嵐間。頃之南征，以黑軍爲前列。與南兵遇于河，查剌大呼馳之，陷其陣，渡河再戰，盡殪之，所遇城邑争先款附，長驅擣汴州，入自仁和門，收圖籍，振旅而還。論功，黑軍爲最。及從國王軍征萬奴，圍南京，城堅如立鐵，查剌命偏將先警其東北，親奮長槊大呼，登西南角，摧其飛櫓，手斬陴卒數十人，大軍乘之，遂克南京。詰旦，木華黎解錦衣賞之。累授真定路達魯花赤，卒于柳城。

子庫禄滿襲職，從攻襄樊，與從弟度剌，立雲梯衝其堞，度剌死焉。中統三年，庫禄滿從征李璮，先登，飛矢中額而卒。

石抹阿辛，迪列糺氏人。乙亥年，率領北京等路百姓一萬二千餘户前來歸附，太師、國王木華黎奏請太祖，任命他爲鎮國上將軍、御史大夫。隨從攻打蠡州，死於此役。

兒子查剌，仍舊以御史大夫銜統領黑軍。當初，他父親阿辛所率軍隊，都是勇猛之士，身着黑色服裝爲標記，所以稱爲黑軍。己卯年，詔令黑軍分别屯守真定、固安、太原、平陽、隰州、吉州、岢嵐之間。不久南征，以黑軍爲先鋒，與金軍在黄河遭遇，查剌吶喊馳騁，衝潰金軍陣營，渡過黄河再次交戰，將金軍全部殺死，所經過的城邑争先歸附，蒙古軍長驅南下，直搗汴州，從仁和門入城，收繳地圖户籍，凱旋而歸。評論功績，黑軍爲第一。等到隨從國王軍征討萬奴，圍攻南京，南京城池堅固如鐵壁，查剌命令偏將先進攻城東北，然後親自揮動長槊大聲呼喊，登上西南角，摧毁金軍的凌空望樓，親手斬殺守城兵卒數十人，大軍乘機登城，於是攻克南京。第二天早晨，木華黎脱下錦衣賞賜給查剌。屢次升調後被任命爲真定路達魯花赤，死於柳城。

兒子庫禄滿承襲官職，隨從攻打襄樊，與從弟度剌，樹起雲梯攻城，度剌戰死。中統三年，庫禄滿隨軍征討李璮，率先登城，流箭射中額頭而死。

## 劉斌

劉斌，濟南歷城縣人。少孤，鞠于大父。有勇力，從濟南張榮起兵，爲管軍千户。歲壬辰，攻河南，以功授中翼都統。攻睢陽郡，軍杏堆，距陳州七十里，聞陳整軍於近郊，斌率衆夜破之。又擊走太康守兵，擒其將，三日，太康陷。榮言於帥阿术魯曰："太康之平，摧其鋒者，斌也。"移屯襄陽，軍乏食，斌知青陵多積穀，前阻大澤，水深不可涉，陳可取狀。衆難之，斌叱之曰："彼恃險，不我虞，取可必也。"乃率百騎夜發，獲敵人，使道之前，行汚澤中五十餘里，遇敵兵，斌捨馬揮槊突敵，敗之，得其糧數千斛。遷官知中外諸軍事，從攻六安，先登，破其城。

劉斌，濟南府歷城縣人。幼年喪父，由祖父撫養。爲人勇敢有氣力，隨濟南張榮起兵，任管軍千户。壬辰年，進攻河南，因功被任命爲中翼都統。攻打睢陽郡，駐軍於杏堆，距離陳州七十里，聽説陳州在近郊整頓軍隊，劉斌率領部衆夜間擊敗陳州軍。又擊退太康守軍，擒獲其將領，僅三天，太康就陷落了。張榮告訴元帥阿术魯説："太康的平定，摧折敵人兵鋒的人，就是劉斌。"移軍屯守襄陽，軍隊缺乏糧食，劉斌知道青陵有很多儲存的糧穀，但前面有大澤爲險阻，水深無法涉過，劉斌陳述了可以攻取青陵的情况。衆將都很爲難，劉斌叱責他們説："敵人依仗險阻，没有提防我們，一定可以攻取。"於是率領一百餘名騎兵夜間出發，途中抓獲敵人，讓他領路前進，在汚泥沼澤中行進五十餘里，與敵兵遭遇，劉斌捨棄戰馬揮動長槊進攻敵人，將他們擊敗，繳獲糧食數千斛。調任知中外諸軍事，隨從攻打六安，率先登上城墻，攻克六安城。

癸卯，擢濟南推官。辛亥，授本道左副元帥。乙卯，升濟南新舊軍萬户，移鎮邳州，宋將憚之。己未，病，謂其子曰："居官當廉正自守，毋黷貨以喪身敗家。"語畢而逝，年六十有二。贈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護軍、彭城郡公，謚武莊。子思敬。

癸卯年，劉斌被提升爲濟南推官。辛亥年，授予本道左副元帥。乙卯年，升任濟南新舊軍萬户，移軍鎮守邳州，宋朝將領懼怕他。己未年，劉斌生病，對他的兒子説："做官應當廉潔正直保持清白，不能貪汚錢財以致喪身敗家。"説完就去世了，享年六十二歲。追贈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護軍、彭城郡公，謚號武莊。兒子劉思敬。

### 劉思敬

思敬，賜名哈八兒都，襲父職，爲征行千户。世祖南征，從董文炳攻臺山寨，先登，中流矢，傷甚，帝親勞賜酒，易金符。中統二年，授武衛軍千户。從討李璮，賜銀六十錠。四年，授濟南武衛軍總管，捕盗有功，又賜銀千兩。至元三年，授懷遠大將軍、侍衛親軍左翼副都指揮使。四年，命築京城。

思敬，賜名哈八兒都，承襲父親的官職，任征行千户。世祖南征，思敬隨從董文炳攻打臺山寨，率先登城，被流箭射中，傷勢很重，世祖親自慰勞，賞賜他酒，改授金符。中統二年，任命他爲武衛軍千户。隨從征討李璮，賜予白銀六十錠。四年，任命他爲濟南武衛軍總管，捕捉盗賊有功，又賞賜白銀一千兩。至元三年，授予懷遠大將軍、侍衛親軍左翼副都指揮使。四年，命令思敬修築京師城墻。

八年，授廣威將軍、西川副統

八年，被任命爲廣威將軍、西川副統軍，佩

軍，佩金虎符。九年，宋嘉定守臣昝萬壽乘虛攻成都，哈八兒都邀擊，敗之。戰于青城，宋兵大敗，奪所俘二千人還。十二年，轉同僉行樞密院事，復攻嘉定，取之。瀘、敘、忠、涪諸部，及巴縣籌勝、龜雲、石筍等寨十九族，及西南夷五十六部，悉來降。十三年，圍重慶，敗宋將張萬，得其舟百餘。六月，瀘州復叛，哈八兒都妻子没焉。乃率兵討擒其將任慶，攻破盤山寨，俘九千餘户，又獲其將劉雄及王世昌等。夜入東門，巷戰，殺王安撫等，遂克瀘州。復攻重慶，其將趙牛子降，禽守臣張珏。十六年，蜀平，拜中奉大夫、四川行省參知政事。行省罷，改四川北道宣慰使。

十七年，授正奉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治吉、贛盗，民賴以安。二十年卒，年五十三。贈推忠宣力果毅功臣、平章政事、柱國，封濱國公，謚忠肅。

弟思恭，字安道，累官昭毅大將軍、右衛親軍都指揮使。思義，宣武將軍、昌國州軍民達魯花赤。

帶金虎符。九年，宋朝嘉定守將昝萬壽乘虚進攻成都，哈八兒都率軍截擊，擊敗宋軍。在青城交戰，宋軍大敗，奪回被宋軍俘虜的二千人後返回。十二年，調任同僉行樞密院事，再次攻打嘉定，將其攻克。瀘州、叙州、忠州、涪州各部，及巴縣籌勝、龜雲、石筍等寨子的十九族，以及西南夷五十六部，全部前來投降。十三年，圍攻重慶，打敗宋將張萬，繳獲宋軍船隻百餘艘。六月，瀘州又叛變，哈八兒都的妻兒全部遇害。於是率軍討伐并擒獲宋將任慶，攻克盤山寨，俘虜九千餘户，又抓獲宋將劉雄與王世昌等人。夜間攻入瀘州東門，展開巷戰，殺死王安撫等人，終於攻克瀘州。再次進攻重慶，宋將趙牛子投降，擒獲重慶守將張珏。十六年，四川平定，任命他爲中奉大夫、四川行省參知政事。行省裁撤，改任四川北道宣慰使。

十七年，被任命爲正奉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懲治吉州、贛州的盜賊，百姓賴此得到安寧。二十年去世，享年五十三歲。追贈推忠宣力果毅功臣、平章政事、柱國，封濱國公，謚號忠肅。

弟劉思恭，字安道，累官至昭毅大將軍、右衛親軍都指揮使。劉思義，任宣武將軍、昌國州軍民達魯花赤。

## 趙柔

趙柔，涞水人。有膽略，善騎射，好施予。金末避兵西山，柵險以保鄉井。時劉伯元、蔡友資、李純等亦各聚衆數千，聞柔信義，共推爲長。柔明號令，嚴約束，重賞罰，爲衆所服。

歲癸酉，太祖遣兵破紫荆關，柔以其衆降，行省八札奏聞，以柔爲涿、易二州長官，佩金符。丙戌，群盗并起，柔單騎遍入諸柵，説降其衆，以功遷龍虎衛上將軍、真定涿等路兵馬都元帥，佩金虎符，兼銀冶總管。庚寅，太宗命兼管諸處打捕總

趙柔，涞水縣人。有膽識才略，擅長騎馬射箭，喜好施捨。金朝末年到西山躲避戰亂，在險要處設立營寨以保衛家鄉。當時劉伯元、蔡友資、李純等人也各自聚集部衆數千人，聽説趙柔爲人信義，共同推舉他爲首領。趙柔申明號令，嚴格紀律，賞罰分明，被衆人所信服。

癸酉年，太祖派遣軍隊攻克紫荆關，趙柔率領部衆投降，行省官員八札奏報太祖，任命趙柔爲涿州、易州二州長官，佩帶金符。丙戌年，各地盗賊蜂擁而起，趙柔單人獨騎前往各處營寨，勸説他們投降，因功升任龍虎衛上將軍、真定涿州等路兵馬都元帥，佩帶金虎符，兼任銀冶總管。庚寅年，太宗任命趙柔兼管諸處打捕總管。

管。丙申，加金紫光禄大夫，卒。至順元年，追封天水郡公，謚莊靖。曾孫世安，榮禄大夫、江西行省左丞。

丙申年，進爵金紫光禄大夫，後去世。至順元年，追封天水郡公，謚號莊靖。曾孫趙世安，爲榮禄大夫、江西行省左丞。

# 元史卷一百五十三

## 列傳第四十

### 劉敏

劉敏字有功，宣德青魯里人。歲壬申，太祖師次山西，敏時年十二，從父母避地德興禪房山。兵至，父母棄敏走，大將憐而收養之。一日，帝宴諸將於行營，敏隨之入，帝見其貌偉，異之，召問所自，俾留宿衛。習國語，閱二歲，能通諸部語，帝嘉之，賜名玉出干，出入禁闥，初爲奉御。帝征西遼諸國，破之，又征回回國，破其軍二十萬，悉收其地，敏皆從行。

劉敏字有功，宣德縣青魯里人。壬申年，太祖軍隊駐扎山西，劉敏當時十二歲，隨父母到德興禪房山躲避戰亂。蒙古軍到達，父母拋棄劉敏逃走，蒙古大將可憐并收養了劉敏。一天，太祖在行營宴請諸位將領，劉敏隨大將進入行營，太祖見劉敏身材偉岸，感到驚異，召見并問他從何處來，使他留任宿衛。劉敏學習蒙古語，過了兩年，能够通曉蒙古各部的語言，太祖稱贊他，賜名玉出干，出入宫禁，最初任奉御。太祖征討西遼各國，攻克後，又征討回回國，擊敗回回軍二十萬，全部收復了他們的國土，劉敏都曾隨行。

癸未，授安撫使，便宜行事，兼燕京路徵收税課、漕運、鹽場、僧道、司天等事，給以西域工匠千餘户，及山東、山西兵士，立兩軍戍燕。置二總管府，以敏從子二人，佩金符，爲二府長，命敏總其役，賜玉印，佩金虎符。奏佐吏宋元爲安撫副使，高逢辰爲安撫僉事，各賜銀章，佩金符；李臻爲參謀。初，耶律楚材總裁都邑，契丹人居多，其徒往往中夜挾弓矢掠民財，官不能禁，敏戮其渠魁，令諸市。又，豪民冒籍良民爲奴者衆，敏悉歸之。選民習星曆者，爲司天太史氏；興學校，進名士爲之師。

癸未年，劉敏被任命爲安撫使，有權相機行事，兼管燕京路徵收賦税、水路運糧、鹽場、僧道、天文觀象等事務，給予劉敏西域工匠一千餘户，以及山東、山西兵士，設立兩軍，防守燕京。又設置兩總管府，任命他的兩個侄子，佩帶金符，任兩府的長官，命令劉敏總領兩府事務，賜予玉印，佩帶金虎符。劉敏奏請佐吏宋元爲安撫副使，高逢辰爲安撫僉事，分别賜予銀印，佩帶金符；奏請李臻爲參謀。當初，耶律楚材統轄京都地區，居民中契丹人居多數，這些人往往半夜携帶弓箭掠奪百姓財物，官府無法禁止，劉敏處死他們的首領，在街市上發布禁令。另外，豪民强迫將良民登記爲奴隸的很多，劉敏全部將他們釋放爲百姓。選拔百姓中熟悉天文曆法的人，任司天太史氏；興辦學校，推薦名士擔任學校教師。

己丑，太宗即位，改造行宫幄

己丑年，太宗即位，劉敏負責改建行宫帳篷

殿。乙未，城和林，建萬安宫，設宫闈司局，立驛傳，以便貢輸。既成，宴賜甚渥。辛丑春，授行尚書省，詔曰：“卿之所行，有司不得與聞。”俄而牙魯瓦赤自西域回，奏與敏同治漢民，帝允其請。牙魯瓦赤素剛尚氣，耻不得自專，遂俾其屬忙哥兒誣敏以流言，敏出手詔示之，乃已。帝聞之，命漢察火兒赤、中書左丞相粘合重山、奉御李簡詰問得實，罷牙魯瓦赤，仍令敏獨任。復辟李臻爲左右司郎中，臻在幕府二十年，參贊之力居多。

宫殿。乙未年，負責建築和林城，修建萬安宫，設置宫闈司局，設立驛站，以便利運輸貢物。完成之後，太宗設宴賞賜劉敏非常豐厚。辛丑年春季，命劉敏負責行尚書省，詔命説：“卿所做的事，有關官府不得干預。”不久牙魯瓦赤從西域返回，奏請與劉敏共同治理漢人百姓，太宗同意了他的請求。牙魯瓦赤素來剛愎自用，以自己不能專權爲耻辱，仍舊唆使他的屬官忙哥兒用流言蜚語誣告劉敏，劉敏出示太宗的親筆詔命，事情纔算作罷。太宗聽説了此事，命令漢察火兒赤、中書左丞相粘合重山、奉御李簡察問得到實情，將牙魯瓦赤罷免，於是命劉敏獨自任職。他又舉薦李臻爲左右司郎中，李臻在劉敏幕府二十年，參謀贊助之功最多。

丙午，定宗即位，詔敏與奥都剌同行省事。辛亥夏六月，憲宗即位，召赴行在所，仍命與牙魯瓦赤同政。甲寅，請以子世亨自代，帝許之，賜世亨銀章，佩金虎符，賜名塔塔兒台。帝諭世亨以不從命者黜之。又賜其子世濟名散祝台，爲必闍赤，入宿衛。

丙午年，定宗即位，詔令劉敏與奥都剌共同處理行省事務。辛亥年夏六月，憲宗即位，召劉敏前往駐地，仍舊命令與牙魯瓦赤共同處理政務。甲寅年，劉敏奏請以兒子劉世亨代替自己任職，憲宗同意了他的請求，賜予世亨銀印，佩帶金虎符，賜名塔塔兒台。憲宗傳諭世亨有權罷免不服從命令的人。又賜劉敏兒子劉世濟名散祝台，任必闍赤，入宫宿衛。

帝伐宋，幸陜右，敏輿疾請見，帝曰：“卿有疾，不召而來，將有言乎?”敏曰：“臣聞天子出巡，義當扈從，敢辭疾乎！但中原土曠民貧，勞師遠伐，恐非計也。”帝弗納，敏還，退居年豐。世祖南征，過年豐，敏入見，諭之曰：“我太祖勵精圖治，見而知者惟卿爾。汝春秋高，其彙次以爲後法。”未幾，病歸于燕，夏四月卒，年五十九。

憲宗征討南宋，到達陜右，劉敏抱病登車求見，憲宗説：“卿有病，没有召見却自行前來，是有話對朕説嗎?”劉敏説：“臣聽説天子出巡，理當隨行護衛，怎敢因病推辭呢！但是中原地區土地荒蕪，百姓貧困，勞動大軍遠行征伐，恐怕不是好的計策。”憲宗不聽，劉敏返回，隱居在年豐。世祖南征，經過年豐，劉敏前往覲見，世祖告諭他説：“我太祖勵精圖治，親眼見到并瞭解的惟有卿了。你年事已高，請記載下來作爲後代的準則。”没多久，劉敏生病返回燕京，夏四月去世，享年五十九歲。

## 王檝

王檝字巨川，鳳翔虢縣人。父霆，金武節將軍、麟游主簿。檝性倜儻，弱冠舉進士不第，乃入終南山讀書，涉獵孫、吴。泰和中，復下第，詣闕上書，論當世急務，金主俾給事

王檝字巨川，鳳翔虢縣人。父親王霆，是金朝武節將軍、麟游縣主簿。王檝天性豪放不羈，年輕時考進士不中，於是入終南山讀書，涉獵孫子、吴起兵法。泰和年間，考進士再次落榜，到朝廷上書，論説當時緊要事務，金朝皇帝

縉山元帥府。尋用元帥高琪薦，特賜進士出身，授副統軍，守涿鹿隘。

讓王檝到縉山元帥府供職。不久因元帥高琪的推薦，特別賜予他進士出身，任命爲副統軍，守衛涿鹿隘口。

太祖將兵南下，檝鏖戰三日，兵敗見執，將戮之，神色不變，太祖問曰："汝曷敢抗我師，獨不懼死乎?"對曰："臣以布衣受恩，誓捐軀報國，今既僨軍，得死爲幸!"帝義而釋之，授都統，佩以金符，令招集山西潰兵。從大軍破紫荆關，取涿、易、保州、中山，軍次雄州。節度使孫吴堅守不下，檝入城喻以禍福，吴遂以城降。

太祖率軍南下，王檝激戰三天，戰敗被捕，準備處死他，王檝神色不變，太祖問他說："你怎麽敢抗拒我軍，難道不怕死嗎?"王檝回答說："我以一介布衣受皇上恩惠，發誓要以死報效國家，如今既然已經戰敗，能够死是我的榮幸!"太祖認爲他有氣節而釋放了他，任命他爲都統，佩帶金符，命令他招集山西潰散的兵士。隨大軍攻破紫荆關，攻占涿州、易州、保州、中山，軍隊駐扎在雄州。金朝節度使孫吴堅守不降，王檝入城用禍福曉諭他，孫吴於是舉城投降。

甲戌，授宣撫使，兼行尚書六部事。從三合拔都、太傅猛安率兵南征，下古北口，攻薊、雲、順等州，所過迎降，得漢軍數萬，遂圍中都。乙亥，中都降。檝進言曰："國家以仁義取天下，不可失信於民，宜禁虜掠，以慰民望。"時城中絶粒，人相食，乃許軍士給糧，入城轉糶，故士得金帛，而民獲粒食。又議："田野久荒，而兵後無牛，宜差官瀘溝橋索軍回所驅牛，十取其一，以給農民。"用其説，得數千頭，分給近縣，民大悦，復業者衆。三合、猛安俾檝招諭保定、新城、信安、雄、霸、文安、清、滄諸城，皆望風款附，乃置行司于滄州以鎮之。遂從猛安入覲，授銀青榮禄大夫，仍前職，兼御史大夫，世襲千户。

甲戌年，任命王檝爲宣撫使，兼管行尚書省六部事務。隨從三合拔都、太傅猛安率軍南征，攻下古北口，進攻薊州、雲州、順州等地，所經之處無不歸降，獲得漢軍數萬，於是包圍中都。乙亥年，中都投降。王檝奏言説："國家用仁義取天下，不可失信於百姓，應當禁止搶掠，以慰撫百姓心意。"當時中都城中糧食斷絶，出現人吃人的現象，於是允許軍士供給糧食，進城轉賣，因此軍士得到錢財，而百姓獲得糧食。王檝又上奏議説："田地久已荒蕪，而且戰争過後没有耕牛，應當差遣官員到瀘溝橋索求大軍返回時所驅回的牛，十頭中抽取一頭，用來給予農民。"朝廷采納了他的建議，得到數千頭牛，分給附近各縣，百姓大爲喜悦，很多人恢復農耕。三合拔都、猛安派王檝招諭保定、新城、信安、雄州、霸州、文安、清州、滄州各城，全部望風歸順，於是在滄州設置行司以鎮守上述地區。王檝於是隨猛安入朝覲見太祖，被封爲銀青榮禄大夫，繼續擔任原有職務，兼任御史大夫，世代承襲千户。

時河間、清、滄復叛，帝命檝討之，復命駙馬孛秃分蒙古軍及糺、漢軍三千屬檝，遂復河間，得軍民萬口。孛秃惡其反復欲盡誅之，檝解之曰："驅群羊使東西者，牧人也，羊何知哉！殲其渠魁足矣。釋此輩，遷

當時河間、清州、滄州又叛歸金朝，太祖命令王檝討伐河間等地，又命駙馬孛秃分派蒙古軍以及糺軍、漢軍三千人隸屬王檝，於是收復了河間，獲得軍民一萬口。孛秃憎惡河間地方反覆無常，準備將河間人全部殺死，王檝勸解説："驅趕群羊使它們向東向西的，是牧羊人，羊知道什

之近縣，强者使從軍，弱者使爲農，此天之所以畀我也，何以殺爲!”李秃曰：“汝能保此輩不復反耶?”檝曰：“可。”即移文保任之，俱得全活。

帝命闍里畢與皇太弟國王分撥諸侯王城邑，諭闍里畢曰：“漢人中若王宣撫者，可任使之。”遂以前職，兼判三司副使。後又命省臣總括歸附工匠之數，將俾大臣分掌之。太師阿海具列諸大臣名以聞，帝曰：“朕有其人，偶忘姓名耳。”良久曰：“得之矣，舊人王宣撫可任是職。”遂命檝掌之。時都城廟學，既毁於兵，檝取舊樞密院地復創立之，春秋率諸生行釋菜禮，仍取舊岐陽石鼓列廡下。

丙戌，從征西夏。及秦州，夏人盡撤橋梁爲備，軍阻不得前，帝問諸將，皆不知計所出。檝夜督士卒運木石，比曉，橋成，軍乃得進。戊子，奉監國公主命，領省中都。屬盗起信安，結北山盗李密，轉掠近縣，檝曰：“都城根本之地，何可無備?”引水環城，調度經費，檝自爲券，假之賈人，而斂不及民，人心稍安。遣男守謙率軍討諸盗，平之。

庚寅，從征關中，長驅入京兆，進克鳳翔，請于太宗曰：“此臣鄉邦也，願入城訪求親族。”果得族人數十口以歸。壬辰，從攻汴京。癸巳，奉命持國書使宋，以兀魯剌副之。至宋，宋人甚禮重之，即遣使以金幣入貢。檝前後凡五往，以和議未决，隱憂致疾，卒于南。宋人重賵之，仍遣使歸其柩，葬于燕。子六人。

麼呢！處死河間地方的首領就足够了。放過這些人，將他們遷到我們附近的縣，强壯者讓他們從軍，瘦弱者使他們務農，這正是天所賜予我們的，何必殺掉他們呢!”李秃説：“你能擔保這些人今後不再反叛嗎?”王檝説：“可以。”於是立下文書爲他們擔保，那些人都得以保全性命。

太祖命令闍里畢與皇太弟國王劃分諸侯王城邑，告諭闍里畢説：“漢人中像王宣撫這樣的人，可加以任用。”於是王檝除擔任過去的官職外，兼判三司副使。後太祖又命令中書省大臣登記歸順的工匠人數，準備使大臣分别掌領他們。太師阿海列出諸位大臣的姓名上奏，太祖説：“朕有一人，衹是偶然忘記了他的姓名。”過了很久太祖説：“想起來了，舊人王宣撫可以擔任此職。”於是命令王檝掌領工匠。當時都城的文廟學校，都被戰亂毁壞，王檝選取過去樞密院的舊址重新創建文廟和學校，春秋兩季率領諸生舉行釋菜禮，并運來過去岐陽石鼓分列兩邊廂房廊下。

丙戌年，隨從征討西夏。到達秦州，西夏人將橋梁全部拆毁作爲防備，大軍受阻無法前進，太祖詢問衆將，都不知道如何對策。王檝連夜督率士卒運來木料石塊，等到拂曉，橋已經建成，大軍纔得以前進。戊子年，王檝奉監國公主的命令，在中都掌管中書省事務。正逢信安盗賊興起，勾結北山盗賊李密，沿途搶掠附近屬縣，王檝説：“都城是國家的根基所在，怎麼能無防備呢?”導引河水環繞都城，調度經費，都是王檝自己立下債券，向商人借貸，而不向百姓徵收，人心漸漸安定。他派遣兒子王守謙率領軍隊討伐衆盗，將盗賊平定。

庚寅年，隨從征伐關中地區，大軍長驅直入京兆，進兵攻克鳳翔，王檝向太宗請求説：“鳳翔是我的家鄉，我想進城去尋訪親族。”果然找到同族數十人返回。壬辰年，隨從攻打汴京。癸巳年，奉命持國書出使南宋，以兀魯剌爲他的副使。到達宋朝，宋朝人非常禮遇敬重他，當即派遣使臣携帶金幣入朝進貢。王檝先後五次出使宋朝，因和議未能達成，暗自憂愁致病，死於南宋。宋人厚贈送喪禮品，并派遣使臣送回王檝的

靈柩，埋葬於燕京。他有兒子六人。

## 王守道

王守道字仲履，其先真定平山人。金亡群盜并起，州縣吏多乘亂貪暴不法，民往往殺令丞及屬吏。宣撫司署守道爲縣尉，衆悅之，因轉攝令，改真定主簿。史天倪爲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鎮真定，既收大名、澤、潞、懷、孟城邑之未附者，以爲府經歷。及金恒山公武仙降，署爲史天倪副帥，守道謂天倪曰："是人位居公下，意有不平，安能鬱鬱於此！宜先事爲備。"天倪不以爲然，未幾，果爲所害。及仙以城反爲金，史氏之人與屬縣旁近豪傑，納天倪之弟天澤爲主帥，攻仙。時史天安在白霫，聞變，率兵亦至，遂復真定。仙走保西山諸寨，執守道家人，以重幣誘之，守道不顧，日與史氏部曲昆弟徵發調度以復仇，卒逐仙遁去。

王守道字仲履，祖先是真定平山縣人。金朝滅亡後，群盜蜂擁而起，州縣官吏大多乘亂貪污暴虐肆行不法，百姓往往殺死縣令、縣丞及其屬吏。宣撫司委任守道爲縣尉，百姓很高興，隨之又轉任代理縣令，改任真定主簿。史天倪爲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鎮守真定，收復大名、澤州、潞州、懷州、孟州等未歸附的城邑之後，任命守道爲總管府經歷。等到金朝恒山公武仙投降，被委任爲史天倪的副帥，守道對天倪說："此人官位排在您之下，心中不滿，他怎肯悶悶不樂呆在這個位置上呢！應當事先作好準備。"史天倪不以爲然，没過多久，果然被武仙殺害。等到武仙以真定城反叛歸金，史氏家族的人與真定屬縣附近的豪傑，接納天倪的弟弟天澤爲主帥，攻打武仙。當時史天安在白霫，聽到變亂的消息，也率軍趕到，於是收復真定。武仙出逃退守西山各寨，抓住守道的家屬，用重禮引誘守道，守道不予理睬，每天與史氏部將兄弟徵發糧草調度軍隊以復仇，終於迫使武仙逃遁而去。

後擢慶源軍節度使，天澤爲五路萬户，署守道行軍參謀，兼檢察使。莊聖太后以真定爲湯沐邑，守道在鎮，以幕僚頻歲致覲，敷對稱旨，得賜金符、錦衣、金錢。中統二年，天澤入拜右丞相，即授真定等路萬户府參謀。至元七年卒。至大元年，以子顒貴，特贈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追封壽國公，謚忠惠。仁宗即位，復加推忠協力秉義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國。

王守道後被提升爲慶源軍節度使，史天澤任五路萬户，委任守道爲行軍參謀，兼檢察使。莊聖太后以真定路作爲湯沐邑，守道在真定鎮守，以史天澤幕僚身份每年覲見問候太后，因應答符合太后旨意，得到金符、錦衣、金錢的賞賜。中統二年，史天澤入朝任右丞相，便任命守道爲真定等路萬户府參謀。至元七年去世。至大元年，因兒子王顒官位顯貴，特地追贈守道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追封壽國公，謚號忠惠。仁宗皇帝即位，又加贈推忠協力秉義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國。

## 高宣　高天錫　高諒　塔失不花

高宣，遼陽人。太宗元年，詔宣爲元帥，賜金符，統兵從睿宗攻大名，宣進曰："今奉命出師，伐罪吊民，願勿嗜殺，以稱上意。"睿宗召元帥术乃諭之，下令軍中如宣言。及城破，兵不血刃，民心悅服。四年正

高宣，遼陽人。太宗元年，詔令高宣爲元帥，賜予金符，統率軍隊隨睿宗攻打大名，高宣進言說："如今奉太宗命令出師，討伐罪孽慰撫百姓，願您不要多加殺戮，以符合太宗的旨意。"睿宗召見元帥术乃，告諭他，像高宣說的那樣在軍中下令。等到大名城破，兵不血刃，民心喜悦

月，從破金兵三峰山，降宣者二千餘户，籍以獻，立打捕鷹坊都總管府統之，以宣爲都總管，賜金符，仍令子孫世其職。卒。皇慶二年，贈宣力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追封營國公，謚簡僖。

子天錫，事世祖潛邸，爲必闍赤，入宿衛，甚見親幸。中統二年，授以其父官，爲鷹坊都總管。四年，改燕京諸路奥魯總管，遷按察副使，仍兼鷹坊都總管。天錫語丞相孛羅、左丞張文謙曰："農桑者，衣食之本，不務本，則民衣食不足，教化不可興，古之王政，莫先於此，願留意焉。"丞相以聞，帝悦，命立司農司，以天錫爲中都山北道巡行勸農使，兼司農丞。尋遷司農少卿、巡行勸農使，又遷户部侍郎，進嘉議大夫、兵部尚書，卒。後贈推忠保義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營國公，謚莊懿。

子諒，裕宗初封燕王，以諒爲符寶郎，俄命襲其父官，爲鷹房都總管。裕宗甚愛之，謂符寶郎董文忠曰："汝爲我奏請，以諒所管民户隸於我，庶得諒盡力爲我用。"文忠入奏，帝從之。未幾，授諒嘉議大夫，遷兵部尚書。卒。仁宗時，贈推誠保德贊治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營國公，謚宣靖。

子塔失不花，成宗命世其祖父官，以居喪辭。大德元年，授奉議大夫、章佩監丞。四年，改朝列大夫、利用監丞。八年，升少監。武宗即位，授中議大夫、秘書監丞。仁宗居東宫，召入宿衛。至大三年冬，遷少中大夫、納綿府達魯花赤，且諭之曰："此先世所守舊職也。"皇慶元年

信服。四年正月，隨從大軍在三峰山擊敗金軍，投降高宣的有二千餘户，高宣將他們登入户籍獻上朝廷，朝廷設置打捕鷹坊都總管府統轄這些降户，任命高宣爲都總管，賜予金符，并命令子孫世代承襲官職。去世。皇慶二年，追贈宣力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追封營國公，謚號簡僖。

兒子高天錫，在世祖尚未即位時侍奉世祖，任必闍赤，入宫宿衛，很受寵幸。中統二年，授予天錫他父親的官職，任鷹坊都總管。四年，改任燕京諸路奥魯總管，升按察副使，仍舊兼任鷹坊都總管。天錫對丞相孛羅、左丞張文謙説："農桑是衣食的根本，不從事本業，百姓衣食就會不足，教化也無法施行，上古三王的政治，没有比這個更重要的了，願你們注意農桑。"丞相將天錫的話上報世祖，世祖很高興，命令設立司農司，任命天錫爲中都山北道巡行勸農使，兼司農丞。不久升任司農少卿、巡行勸農使，又升任户部侍郎、進官嘉議大夫、兵部尚書，去世。後追贈推忠保義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營國公，謚號莊懿。

兒子高諒，裕宗初封燕王時，任用高諒爲符寶郎，不久命令他承襲父親的官職，任鷹房都總管。裕宗非常喜愛高諒，對符寶郎董文忠説："你爲我上奏請求，將高諒所管轄的民户隸屬於我，這樣纔能使他全力爲我效勞。"文忠入朝上奏，世祖同意。不久，封高諒爲嘉議大夫，升任兵部尚書。去世。仁宗時，追贈推誠保德贊治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營國公，謚號宣靖。

兒子塔失不花，成宗命令他承襲祖父的官職，因服喪推辭。大德元年，被任命爲奉議大夫、章佩監丞。四年，改任朝列大夫、利用監丞。八年，升任少監。武宗即位，任命他爲中議大夫、秘書監丞。仁宗爲皇太子，召塔失不花入宫宿衛。至大三年冬季，升任少中大夫、納綿府達魯花赤，并告諭他説："這是你祖先一直擔任的舊職。"皇慶元年春季，改任嘉議大夫、同知

春，改授嘉議大夫、同知崇祥院事。冬，進資德大夫，爲院使。

崇祥院事。冬季，進爵資德大夫，任崇祥院使。

延祐四年夏四月，帝謂塔失不花曰："汝祖嘗爲司農，今復以授汝。"遂遷榮禄大夫、大司農。英宗居東宫，塔失不花撰集前代嘉言善行，名曰《承華事略》，并畫《豳風圖》以進。帝覽之，獎諭曰："汝能輔太子以正，朕甚嘉之。"命置圖書東宫，俾太子時時觀省。六年，改集禧院使。退居于家，卒。

延祐四年夏四月，仁宗對塔失不花説："你的祖父曾擔任司農，如今再將此職授予你。"於是升任榮禄大夫、大司農。英宗爲皇太子時，塔失不花編撰了前代好的言論行事，題名爲《承華事略》，并且畫了一幅《豳風圖》進獻朝廷。仁宗觀覽後，獎勵説："你能用正道輔助太子，朕非常贊許。"命令將《豳風圖》和《承華事略》放置東宫，使太子常常觀看。六年，改任集禧院使。辭官隱居在家，去世。

### 王玉汝

王玉汝字君璋，鄆人。少習吏事。金末遷民南渡，玉汝奉其親從間道還。行臺嚴實入據鄆，署玉汝爲掾史，稍遷，補行臺令史。中書令耶律楚材過東平，奇之，版授東平路奏差官。以事至京師，游楚材門，待之若家人父子然。實年老艱於從戎，玉汝奏請以本府總管代之行。夏津災，玉汝奏請復其民一歲。濟州長官欲以州直隸朝廷，大名長官欲以冠氏等十七城改隸大名，玉汝皆辨正之。

王玉汝字君璋，鄆城人。年輕時熟悉官府事務。金朝末年遷徙百姓南渡黄河，玉汝侍奉親人從小路返回家鄉。行臺嚴實進占鄆城，委任玉汝爲掾史，不久升遷，補任行臺令史。中書令耶律楚材經過東平，驚異玉汝的才能，奏請任命他爲東平路奏差官。玉汝因事到京師，拜訪耶律楚材，楚材對待他如同家人父子一般。嚴實年邁難於從征，玉汝上奏請求以本府總管的身份代嚴實前往。夏津受災，玉汝上奏請求免徵當地百姓一年賦税。濟州長官想要將濟州直接隸屬朝廷，大名長官想要將冠氏等十七城改隸大名，玉汝都予以辯駁糾正。

戊戌，以東平地分封諸勳貴，裂而爲十，各私其入，與有司無相關。玉汝曰："若是，則嚴公事業存者無幾矣。"夜静，哭於楚材帳後。明日，召問其故，曰："玉汝爲嚴公之使，今嚴公之地分裂，而不能救止，無面目還報，將死此荒寒之野，是以哭耳。"楚材惻然良久，使詣帝前陳訴。玉汝進言曰："嚴實以三十萬户歸朝廷，崎嶇兵間，三棄其家室，卒無異志，豈與他降者同？今裂其土地，析其人民，非所以旌有功也。"帝嘉玉汝忠款，且以其言爲直，由是得不分。還行臺知事，仍遥領平陰令。

戊戌年，將東平的土地分别封賜給各位勛臣貴戚，割裂成十份，各自將其封地的賦税作爲私人收入，而與東平官府不相關。玉汝説："如果這樣，那麽嚴公的事業就所存無幾了。"夜深人静時，在耶律楚材營帳後哭泣。第二天，楚材召見玉汝問是何緣故，回答説："玉汝是嚴公的使者，如今嚴公的轄地被分割，我却無法制止，没臉再回去復命，準備死在這荒凉寒冷的原野，因此哭泣。"楚材憂傷了許久，讓玉汝到太宗面前陳訴。玉汝對太宗進言説："嚴實率三十萬户百姓歸順朝廷，在戰亂中歷盡艱險，三次抛棄自己的親屬，對朝廷却始終如一，這難道與其他的歸降者一樣嗎？如今分割他的轄地，離析他的百姓，這不是獎勵功臣的辦法。"太宗贊許玉汝的誠懇，并且認爲他的奏言耿直，東平地區因此免

辛丑，實子忠濟襲職，授左右司郎中，遂總行臺之政。分封之家，以嚴氏總握其事，頗不自便，定宗即位，皆聚闕下，復欲剖分東平地。是時，衆心危疑，將俯首聽命，玉汝力排群言，事遂已。憲宗即位，有旨令常賦外，歲出銀六兩，謂之包垛銀。玉汝曰："民力不支矣！"糾率諸路管民官，訴之闕下，得減三分之一。累官至龍虎衛上將軍、泰定軍節度使，兼兖州管内觀察使，充行臺參議。

於被分割。改任行臺知事，仍舊遥領平陰縣令。

辛丑年，嚴實的兒子嚴忠濟承襲官職，任命玉汝爲左右司郎中，於是總領行臺政事。分封於東平的各家封主，因嚴氏總攬東平地區事務，對自己很不方便，定宗即位，都聚集在朝廷，又準備分割東平地區。當時，衆人的心情都憂懼疑慮，準備俯首聽命，玉汝力排衆議，事情纔作罷。憲宗即位，有旨意命令在每年的正常賦税之外，再繳納白銀六兩，叫做包垛銀。玉汝説："百姓的力量無法承擔了！"糾集各路管民官，陳訴於朝廷，得以减輕三分之一。玉汝歷官至龍虎衛上將軍、泰定軍節度使，兼兖州管内觀察使，充任行臺參議。

壬子，以病謝事杜門，日以經史自娱。乙卯，忠濟使人謂玉汝曰："君閒久矣，可暫起，爲吾分憂。"玉汝堅辭，以參議印强委之，不得已起視事，僅五六日，裁畫署置，焕然一新。八月既望，有星隕庭中，已而玉汝卒。

壬子年，因病辭職閉門謝客，每日以閲讀經書史籍爲樂。乙卯年，嚴忠濟派人對玉汝説："您閑居很久了，應該暫且出任職務，爲我分憂。"玉汝堅持推辭，使者將參議印强交給玉汝，不得已出來任職，僅五六天，裁處官府事宜，就焕然一新。八月十六日，有流星隕落在庭院中，玉汝隨即去世。

## 焦德裕 焦用

焦德裕字寬父，其遠祖贊，從宋丞相富弼鎮瓦橋關，遂爲雄州人。父用，仕金，由束鹿令升千户，守雄州北門。太祖兵至，州人開南門降，用猶力戰，遂生獲之，帝以其忠壯，釋不殺，復舊官。徇地山東，未嘗妄殺一人。年六十二卒，後以德裕貴，追贈中書左丞，封恒山郡公，謚正毅。

焦德裕字寬父，他的遠祖焦贊，隨從宋朝丞相富弼鎮守瓦橋關，於是成爲雄州人。父親焦用，在金朝做官，由束鹿縣令升任千户，守衛雄州北門。太祖軍隊到達，雄州人開南門投降，焦用仍奮力作戰，於是被蒙古軍活捉，太祖因爲他忠誠勇敢，釋放不殺，仍舊擔任過去的官職。攻掠山東，焦用未曾隨便殺死一個人。六十二歲時去世，後來因德裕官位顯赫，追贈焦用爲中書左丞，封恒山郡公，謚號正毅。

德裕通《左氏春秋》，少拳勇善射，從其舅解昌軍中。金將武仙殺真定守史天倪，仙既敗走，其黨趙貴、王顯、齊福等保仙故壘，數侵掠太行。太宗擇廷臣有才辯者往招之，楊惟中以德裕薦。遂使真定，降齊福，擒趙貴，王顯亡走，德裕追射殺之，其地悉平。詔賜井陘北障城田。中統三年，李璮平，世祖命德裕曲赦益

焦德裕通曉《左氏春秋》，年輕時武勇，善於射箭，跟隨他的舅父解昌在軍中。金將武仙殺害真定守將史天倪，武仙戰敗逃走後，他的黨羽趙貴、王顯、齊福等據守武仙過去的營壘，屢次攻掠太行。太宗選擇朝廷大臣中有才善辯的人前往招降他們，楊惟中薦舉德裕。於是出使真定，招降齊福，生擒趙貴，王顯逃走，德裕追擊射死了他，真定地區全部平定。太宗下詔賜給他井陘以北靠近城墻的田地。中統三年，李璮叛亂被平

都。四年，賜金符，爲閬蓬等處都元帥府參議。宋臣夏貴圍宣撫使張庭瑞于虎嘯山，實薪土塞水源，人無從得飲。帥府檄德裕援之。德裕夜薄貴營，令卒各持三炬，貴驚走，追及鵝谿，馘千人，獲馬畜兵仗萬計。升京畿漕運使。

至元六年，僉陝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八年，轉西夏中興道按察副使。十一年，從丞相伯顏南征，授僉行中書省事。遂從下安慶。至鎮江，焦山寺主僧誘居民叛，丞相阿术既誅其魁，欲盡坑其徒，德裕諫止之。命德裕先入城撫定。宋平，賜予有加。奉旨求異人異書。平章阿合馬譖丞相伯顏殺丁家洲降卒事，奏以德裕爲中書參政，欲假一言證成之，德裕辭不拜。久之，復僉行省事。

十四年，改淮東宣慰使。淮西賊保司空山，檄淮東四郡守爲應，元帥帖哥邏得其檄，即械郡守許定國等四人，使承反狀，將籍其家。德裕言："四人者，皆新降將，天子既寵綏之，有地有民，盈所望矣，方誓報效，安有他覬。奈何以疑似殺四守，寧知非反間耶!" 盡復其官。拜福建行省參知政事。二十五年卒，年六十九。贈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追封恒國公，謚忠肅。

子簡，餘姚州知州；潔，信州治中。

**石天麟**　*石珪*

石天麟字天瑞，順州人。年十四，入見太宗，因留宿衛。天麟好學不倦，於諸國書語無不習。帝命中書令耶律楚材釐正庶務，選賢能爲參

定，世祖命令德裕到益都施行特赦。四年，賜予德裕金符，任閬蓬等處都元帥府參議。宋朝大臣夏貴在虎嘯山圍攻宣撫使張庭瑞，用柴草和泥土堵塞水源，人們無法得到飲水。帥府傳令德裕救援。德裕夜間逼近夏貴軍營，命令士卒每人手持三隻火炬，夏貴驚慌逃走，德裕追至鵝谿，斬首一千人，繳獲戰馬牲畜兵器數以萬計。升任京畿漕運使。

至元六年，任陝西道提刑按察司僉事。八年，轉任西夏中興道按察副使。十一年，隨丞相伯顏南征，被任命爲行中書省僉事。於是隨軍攻下安慶。到達鎮江，焦山寺主持僧人引誘當地居民背叛元朝，丞相阿术已經處死了他們的首領，準備將其他徒黨全部活埋，德裕勸説阿术放棄了這種做法。命令德裕率先入城安撫穩定百姓。宋朝平定後，對德裕賞賜優厚。奉旨尋找奇人異書。平章政事阿合馬以殺死丁家洲投降士卒事誣告丞相伯顏，并奏請任命德裕爲中書參政，想要藉德裕之言證實對伯顏的誣告，德裕推辭不接受任命。很久以後，重新任行省僉事。

十四年，焦德裕改任淮東宣慰使。淮西賊寇據守司空山，傳令淮東四郡郡守作爲内應，元帥帖哥的巡邏兵得到賊寇的文書，立即逮捕了郡守許定國等四人，讓他們承認謀反的事情，準備没收他們的家人財産。德裕説："這四人，都是剛剛投降的將領，天子既用恩寵安撫他們，有轄地有屬民，已經滿足了他們的願望，正當誓死報效朝廷，豈能有其他覬望。怎能因懷疑就殺掉這四位郡守，怎麽知道不是賊寇的反間計呢！" 全部恢復了他們的官職。任命爲福建行省參知政事。二十五年去世，時年六十九歲。贈予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追封恒國公，謚號忠肅。

兒子焦簡，任餘姚州知州；焦潔，任信州治中。

石天麟字天瑞，順州人。十四歲，入朝覲見太宗，因而留任宿衛。天麟好學不倦，對於各國文字書籍無不學習。太宗命令中書令耶律楚材整頓各類政事，選拔有才能德行的人爲輔佐官員，

佐，天麟在選，賜名蒙古台。宗王征西域，以天麟爲斷事官。

憲宗六年，遣天麟使海都，拘留久之，既而邊將劫皇子北安王以往，寓天麟所。天麟稍與其用事臣相親狎，因語以宗親恩義，及臣子逆順禍福之理，海都聞之悔悟，遂遣天麟與北安王同歸。天麟被拘留二十八年，始得還，世祖大悦，賞賚甚厚。拜中書左丞，兼斷事官，天麟辭曰："臣奉使無狀，陛下幸赦弗誅，何可復叨榮寵？况臣才識淺薄，年力衰憊，豈能任政？恐徒貽廟堂羞，不敢奉詔。"帝嘉其誠，褒慰良久，從之。

有譖丞相安童嘗受海都官爵者，帝怒，天麟奏曰："海都實宗親，偶有違言，非仇敵比，安童不拒絶之，所以釋其疑心，導其臣順也。"帝怒乃解。江南道觀，偶藏宋主遺像，有僧素與道士交惡，發其事，將置之極刑，帝以問天麟，對曰："遼國主后銅像在西京者，今尚有之，未聞有禁令也。"事遂寢。天麟年七十餘，帝以所御金龍頭杖賜之，曰："卿年老，出入宫掖，杖此可也。"時權臣用事，凶焰薰炙，人莫敢言。天麟獨言其奸，無所顧忌，人服其忠直。

成宗即位，加榮禄大夫、司徒，大宴玉德殿，召天麟與宴，賜以御藥，命左右勸之酒，頗醉，命御輦送還家。武宗即位，進平章政事。至大二年秋八月卒，年九十二。贈推誠宣力保德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冀國公，謚忠宣。

子珪，累官治書侍御史，遷樞密

天麟也在其中，賜名蒙古台。宗王征討西域，任用天麟爲斷事官。

憲宗六年，派遣天麟出使海都，海都拘留了他很久，後來守邊的將領劫持皇子北安王前往海都處，寓居在天麟的住所。天麟逐漸與海都的執政大臣相親近，因而告諭他們宗族相親的道理，以及臣子去逆歸順避禍求福的道理，海都聽到後懊悔感悟，於是遣送天麟與北安王一同返回。天麟被海都拘留二十八年，纔得以返回，世祖大喜，賞賜甚爲優厚。任命他爲中書左丞，兼斷事官，天麟推辭説："臣出使没有功績，幸而蒙陛下赦免不殺我，怎麽可以再受榮寵？何况臣才能見識淺薄，年老力衰，哪裏還能任職執政？恐怕徒然留給朝廷羞辱，臣不敢接受詔命。"世祖贊許他的誠懇，褒獎慰勞許久，纔同意他的辭職。

有人誣告丞相安童曾經接受過海都的官爵，世祖發怒，天麟上奏説："海都是皇室宗族，雖偶爾有不順的言論，却不能與仇敵相比，安童不拒絶海都的官爵，是要解開他的疑心，引導他以臣子順從君主。"世祖的憤怒纔平息下來。江南地區的道觀，偶爾藏有宋朝皇帝的遺像，有位僧人素來與道士互相懷恨，揭發了此事，準備對道士處以極刑，世祖將此事詢問天麟，回答説："遼國皇帝皇后在西京的銅像，至今還有保存的，未曾聽説有禁令。"事情於是作罷。天麟七十餘歲時，世祖將自己所用的金龍頭拐杖賜給他，説："卿年老了，出入宫廷，可以拄着此杖。"當時權臣執政，氣焰囂張，没有人敢於説話。惟獨天麟指出他的邪惡，無所顧忌，人們佩服天麟的忠誠正直。

成宗皇帝即位，加封他爲榮禄大夫、司徒，成宗在玉德殿舉行盛大宴會，召天麟參加宴會，賜給他皇帝所用的藥，命令左右向他敬酒，頗有醉意，成宗命令用自己的車送他回家。武宗皇帝即位，進官平章政事。至大二年秋八月去世，享年九十二歲。贈予推誠宣力保德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冀國公，謚號忠宣。

兒子石珪，歷官治書侍御史，改任樞密副

副使，復爲侍御史，拜河南行中書省右丞，升榮禄大夫、南臺御史中丞，卒。次子懷都，初襲斷事官，累遷刑部尚書、荆湖北道宣慰使。孫哈藍赤，襲斷事官。

使，復任侍御史，任河南行中書省右丞，升爲榮禄大夫、南臺御史中丞，去世。二兒子石懷都，最初承襲官職爲斷事官，屢次升遷後任刑部尚書、荆湖北道宣慰使。孫子哈藍赤，襲職爲斷事官。

**李邦瑞**

李邦瑞字昌國，以字行，京兆臨潼人，世農家。邦瑞幼嗜學，讀書通大義。嘗被掠，逃至太原，爲金將小史，從守閻漫山寨。國王木華黎攻下諸城堡，金將走，邦瑞率衆來歸，復居太原。守臣惜其材，具鞍馬，遣至行在所，中書以其名聞。

李邦瑞字昌國，人們以字來稱呼他，京兆臨潼縣人，世代務農。邦瑞幼年好學，讀書通曉大義。曾經被人搶掠，逃到太原，任金朝將領的小史，隨從防守閻漫山寨。國王木華黎攻下各處城堡，金將逃亡，邦瑞率領部衆前來歸順，又居住在太原。太原守將愛惜邦瑞的才能，備好鞍馬，遣送他到太祖處，中書將邦瑞的名字奏報太祖。

歲庚寅，受旨使宋，至寶應，不得入。未幾，命復往，仍諭山東淮南路行尚書省李全護送，宋仍拒之。復奉旨以行，邦瑞道出蘄、黄，宋遣賤者來迎，邦瑞怒，叱出之，宋改命行人，乃議如約而還。太宗慰勞，賜車騎旃裘衣裝，及銀十錠。邦瑞因奏："干戈之際，宗族離散，乞歸尋訪。"帝諭速不解、察罕、匣剌達海等：邦瑞馳驛南京，詢訪親戚，或以隸諸部者，悉歸之。

庚寅年，邦瑞接受聖旨出使宋朝，行至寶應，宋人不許他進入國境。不久，皇帝命令他再次前往，并諭令山東淮南路行尚書省李全護送，宋朝仍然拒絶他們入境。第三次奉聖旨出使，邦瑞取道蘄州、黄州，宋朝派遣身份低微的人前來迎接，邦瑞發怒，叱責他出去，宋朝重新任命使者，邦瑞纔議定和約後返回。太宗慰勞，賜予車馬和氈製的衣服行裝，以及白銀十錠。邦瑞因而上奏："戰亂時期，宗族離散，請求回鄉尋訪。"太宗諭令速不解、察罕、匣剌達海等人：讓邦瑞乘驛車趕回南京，詢訪親戚，若有人已經隸屬各部，全部釋放回鄉。

甲午，從諸王闊出經略河南，凡所歷河北、陝西州郡四十餘城，繪圖以進，授金符、宣差軍儲使。乙未夏六月卒。子榮。

甲午年，邦瑞隨從諸王闊出征討河南，凡所經過的河北、陝西四十餘座州縣，他都繪圖進獻，被授予金符、任宣差軍儲使。乙未年夏六月去世。兒子李榮。

**楊奂**

楊奂字焕然，乾州奉天人。母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奂生，其父以爲文明之象，因名之曰奂。年十一，母殁，哀毁如成人。金末舉進士不中，乃作萬言策，指陳時病，皆人所不敢言者，未及上而歸，教授鄉里。

楊奂字焕然，乾州奉天人。他的母親曾經夢見東南的陽光照在自己身上，旁邊一位神人將筆交給自己，不久楊奂就出生了，他的父親認爲這是文德輝耀的象徵，因此給他命名爲奂。楊奂十一歲時，母親去世，他悲哀傷身如同成人。金朝楊奂末年考進士落榜，於是作萬言策，指摘當時的弊政，都是人們所不敢説的，未等策書奏上就返回家鄉，在鄉里教授學生。

歲癸巳，金元帥崔立以汴京降，

癸巳年，金朝元帥崔立率汴京投降，楊奂身

奐微服北渡，冠氏帥趙壽之即延致奐，待以師友之禮。門人有自京師載書來者，因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實聞奐名，數問其行藏，奐終不一詣。

着便裝渡黃河北上，冠氏帥趙壽之立即聘請楊奐前來，以師友的禮節接待他。楊奐門人中有人從京師運載書籍前來冠氏，因此得以相聚讀書。東平嚴實聽到楊奐的名聲，屢次詢問他的行止，楊奐始終不去拜見嚴實。

戊戌，太宗詔宣德税課使劉用之試諸道進士。奐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從監試官北上，謁中書耶律楚材，楚材奏薦之，授河南路徵收課税所長官，兼廉訪使。奐將行，言於楚材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又况河南兵荒之後，遺民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假以歲月，使得撫摩瘡痍，以爲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楚材甚善之。奐既至，招致一時名士與之議，政事約束一以簡易爲事。按行境内，親問鹽務月課幾何、難易若何。有以增額言者，奐責之曰："剥下欺上，汝欲我爲之耶！"即减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不逾月，政成，時論翕然，以爲前此漕司未之有也。在官十年，乃請老于燕之行臺。

戊戌年，太宗詔令宣德税課使劉用之考試各道進士。楊奐就試於東平，兩道考試考中詩賦、策論第一。隨監試官北上，拜見中書令耶律楚材，楚材上奏推薦楊奐，任命他爲河南路徵收課税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奐即將就任，對耶律楚材説："我没有什麽才能，誤蒙破格任用，以一介書生來管理財賦，已不是我所擅長。又何况河南經過戰亂災荒之後，百姓所剩無幾，老子所謂治理大國應像烹調小魚那樣小心謹慎的譬喻，正合於今日，如果着急而頻加擾動，必然會糜爛。願您給我一段時間，使得我能够安撫平息戰爭的創傷，作爲爲朝廷愛護恩養百姓的一點幫助。"耶律楚材非常贊許他。楊奐到任之後，招來當時的名士與他們商議，政事法令一概以簡易爲務。巡視河南轄境以内，親自詢問鹽務每月課税多少，難易情况。有人以增加鹽税進言，楊奐責備他説:"盤剥百姓欺瞞朝廷,你想要我這樣做嗎!"於是他减去原税額的四分之一，官府百姓兩相便利。不過一個月，政事已經整頓完畢，當時輿論一致認爲，這是以往的課税所長官從未做到過的。在任十年，於是向燕京的行臺請求退休。

壬子，世祖在潛邸，驛召奐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得請而歸。乙卯，疾篤，處置後事如平時，引觴大笑而卒，年七十。賜謚文憲。

壬子年，世祖爲藩王，用驛車召來楊奐參議京兆宣撫司事，楊奐屢次上書，纔得以告假回鄉。乙卯年，楊奐病重，處理後事就像平時辦事一樣，然後舉杯大笑去世，時年七十歲。賜予謚號文憲。

奐博覽强記，作文務去陳言，以蹈襲古人爲耻。朝廷諸老，皆折行輩與之交。關中雖號多士，名未有出奐右者。奐不治生産，家無十金之業，而喜周人之急，雖力不贍，猶勉强爲之。人有片善，則委曲稱奬，唯恐其名不聞；或小過失，必盡言勸止，不計其怨怒也。所著有《還山集》六十

楊奐博覽群書，長於記憶，作文章務必删除陳詞濫調，以因襲古人爲耻辱。朝廷中諸位年高德重者，都降低輩分與他交往。關中地區雖然號稱人才衆多，但名聲没有超過楊奐的。楊奐不經營産業，家中財産不足十金，却喜好周濟他人的急難，即使財力不足，仍然盡力而爲。別人有一點小善，就委婉稱贊，惟恐他的名字不被人所知；如果別人有小過失，必定竭力勸阻，而不顧

卷、《天興近鑑》三卷、《正統書》六十卷，行于世。

**賈居貞**

賈居貞字仲明，真定獲鹿人。年十五，汴京破，奉母居天平。甫冠，爲行臺從事。時法制未立，人以賄賂相交結。有饋黄金五十兩者，居貞却之。太宗聞而嘉嘆，敕有司月給白金百兩，以旌其廉。世祖在潛邸，知其賢，召用之，俾監築上都城。訖事，以母喪歸。

世祖即位，中統元年，授中書左右司郎中。從帝北征，每陳説《資治通鑑》，雖在軍中，未嘗廢書。一日，帝問："郎俸幾何?"居貞以數對。帝謂其太薄，敕增之，居貞辭曰："品秩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劉秉忠奏居貞爲參知政事，又辭曰："他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不拜。至元元年，參議中書省事，詔與左丞姚樞行省河東山西，罷侯置守。五年，再爲中書郎中，時阿合馬擅權，忌之，改給事中。同丞相史天澤等纂修國史。

十一年，丞相伯顔伐宋，居貞以宣撫使議行省事。既渡江，下鄂、漢，伯顔以大軍東下，留右丞阿里海涯與居貞分省鎮之。居貞曰："江陵要地，乃宋制閫重兵所屯。聞諸將不睦，遷徙之民盈城，復皆疾疫，芻薪乏闕，杜門不敢樵采。不乘隙先取之，迨春水漲，恐上流爲彼所乘，則鄂危矣。"驛聞。十二年春，命阿里海涯領兵取江陵，居貞以僉行省事留鄂。於是發倉廩以賑流亡，宋宗室子孫流寓者，廩食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楮幣。東南未下州郡，商旅留滯者，給引以歸之。免括商税并湖荻

忌别人的怨恨。著作有《還山集》六十卷、《天興近鑑》三卷、《正統書》六十卷，流傳於世。

賈居貞字仲明，真定獲鹿縣人。十五歲時，汴京被攻破，居貞侍奉母親居住在天平。剛剛二十歲，任行臺從事。當時法制尚未確立，人們用賄賂相互勾結。有人贈送給他黄金五十兩，居貞謝絶了。太宗聽説後贊嘆不已，敕令官府每月給予居貞白銀一百兩，以表彰他的廉潔。世祖爲藩王，聽説居貞的才德，徵召任用他，使他監督修築上都城。工程完畢，因母親喪事回鄉。

世祖即位，中統元年，任命居貞爲中書左右司郎中。居貞隨從世祖北征，常常爲世祖講説《資治通鑑》，即使在軍中，也未曾停止讀書。一日，世祖問道："郎中俸禄是多少?"居貞如數回答。世祖説俸禄太微薄，敕令增加，居貞辭謝説："我的品級應當是這麽多俸禄，不能因爲我而破壞制度。"劉秉忠奏請任命居貞爲參知政事，又推辭説："日後必定會有人援引此例請求由郎官直升執政大臣，那該如何處置呢?"不接受任命。至元元年，參議中書政事，詔令居貞與左丞姚樞負責河東山西行中書省，廢除世侯而設置地方守令。五年，再次擔任中書郎中，當時阿合馬專權，忌恨居貞，改任給事中。同丞相史天澤等人一起編修本朝歷史。

十一年，丞相伯顔征伐宋朝，居貞以宣撫使身份參議行省事務。渡過長江後，攻下鄂州、漢陽，伯顔率大軍東下，留右丞阿里海涯與居貞分設行省鎮守鄂州等地。居貞説："江陵是要害地區，是宋朝統率重兵屯守的地方。聽説衆將不和，遷徙的百姓滿城，又都得了傳染病，柴草缺乏，却關閉城門不敢出去砍伐。如果不乘機首先攻占江陵，到春季水勢上漲，恐怕上流爲敵人所占據，那麽鄂州就危險了。"驛車上報。十二年春季，世祖命令阿里海涯率領軍隊攻打江陵，居貞以行省僉事的身份留守鄂州。於是他打開糧倉賑濟流亡百姓，宋朝皇室子孫流亡僑居鄂州的，發給口糧，不改變宋朝的服裝，并且通行宋朝的紙幣。東南地區尚未投降的州縣，商人旅客滯留

禁。造舟百數十艘，駕以水軍，不致病民。一方安之。

在鄂州的，給予通行證書讓他們返回。免徵商税并解除湖中伐荻的禁令。建造舟船一百幾十艘，命水軍駕駛，而不爲難百姓。鄂州地區於是平安無事。

婁安邦以信陽來歸，遣入覲，裨將陳思聰屠其家。居貞以計召至，數思聰罪而誅之。

婁安邦獻信陽前來歸附，居貞遣送他入朝覲見，副將陳思聰屠殺了婁安邦的家屬。居貞設計召思聰前來，歷數他的罪行并處死了他。

宋幼主既降，其相陳宜中等挾二王逃閩、廣，所在扇惑，民争應之。蘄州寇起司空山，鄂屬縣民傅高亦起兵應。居貞移檄諭以禍福，其下往往涣散，壓以官軍，遂削平之。高變姓名逃逸，獲而戮之。初，遣鄭萬户討賊，鄭言："鄂之大姓，皆與傅高通，請先除之，以絶禍本。"居貞曰："高鼠子無知，行就戮矣，大姓何預！吾能保其無他。"鄭既領兵出，留其所善部將，戒曰："聞吾還軍，汝即舉烽城樓，内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會其人戰敗溺死，其事始彰。

宋朝幼主投降後，宋宰相陳宜中等人帶着二王逃到閩州、廣州，所到之處蠱惑人心，百姓争相響應。蘄州賊寇在司空山興起，鄂州路屬縣百姓傅高也起兵響應。居貞發布文書用禍福曉諭，傅高的部下漸漸涣散，再用官軍鎮壓，於是平定了賊寇。傅高改换姓名逃亡，將其抓獲處死。起初，派遣鄭萬户討伐賊寇，鄭萬户説："鄂州的富豪之家，都與傅高相勾結，請先除掉這些人，以斷絶禍害的根本。"居貞説："傅高是無知鼠輩，行將被處死，與富豪之家有什麽關係！我能保證他們没有異心。"鄭萬户領兵出征後，留下他所信任的部將，告誡説："聽説我率軍返回時，你們就在城樓上點燃烽火，城内城外同時發動，全部殺光城裏的富豪之家。"正逢鄭萬户戰敗溺死，此事纔暴露出來。

十四年，拜湖北宣慰使，命未下，居貞閉門不出，而驕將悍卒，合謀擾民，乃復出視事，人恃以無恐。及行，鄂之老幼號送于道，刻其像于石，祠之泮宫。

十四年，任湖北宣慰使，任命尚未下達，居貞閉門不出，而驕横的將領與凶悍的士卒，共同策劃騷擾百姓，居貞於是重新出來處理政事，人們依賴居貞纔不懼怕。等到居貞離開時，鄂州的老幼百姓哭泣着送他上路，雕刻他的石像，在學宫中祭祀。

十五年，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未至，民争千里迎訴。時逮捕民間受宋二王文帖者甚急，坐繫巨室三百餘，居貞至，悉出之，投其文帖于水火。士卒有挾兵入民家，誣爲藏匿以取財者，取人子女爲奴妾者，皆痛繩以法。大水壞民廬，居貞發廪賑之。南安李梓發作亂，居貞慮將帥出兵擾民，請親往，卒纔千人，營于城北，遣人諭之。賊衆聞居貞至，皆散匿，不復爲用。梓發閉妻子一室，自

十五年，居貞改任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尚未到任，百姓争相到千里之外迎接申訴。當時正在急迫地搜捕民間接受宋朝二王文告的人，受牽連被捕的富豪有三百餘家，居貞到任後，將他們全部釋放，把文告投入水火之中。士卒中有人携帶兵器進入百姓家，誣陷他們藏匿兵器來索取財物，掠奪他人的兒女作爲奴妾，居貞都將他們依法嚴懲。洪水冲壞百姓房舍，居貞開糧倉賑濟他們。南安人李梓發叛亂，居貞憂慮將帥出征侵擾百姓，請求親自前往，隨行士卒僅一千人，在城北設置營寨，派人勸説賊寇。賊寇部衆聽説居貞

焚死。比還，不戮一人。杜萬一亂都昌，居貞調兵擒之，有列巨室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連，居貞曰："元惡誅矣，蔓延何爲。"命火其牒。

到達，都分散藏匿，不再爲梓發賣命。梓發將妻兒關閉在一個房間裏，自焚而死。直到居貞返回，未曾殺戮一人。杜萬一在都昌叛亂，居貞調集軍隊將他擒獲，有人開列了當地富豪之家百餘人的姓名前來報告，說與賊寇相勾結，居貞說："賊寇首領已經被處死，何必再多牽連。"命令燒掉這份名單。

十七年，朝廷再征日本，造戰艦于江南，居貞極言民困，如此必致亂，將入朝奏罷其事，未行，以疾卒于位，年六十三。贈推忠輔義功臣、銀青榮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追封定國公。仲子鈞。

十七年，朝廷第二次征伐日本，在江南製造戰艦，居貞竭力陳奏百姓的困苦，認爲這樣做必定會導致禍亂，準備入朝奏請停止，尚未動身，因病去世於任所，時年六十三歲。贈予推忠輔義功臣、銀青榮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追封定國公。次子賈鈞。

賈鈞

鈞字元播，幼讀書，淵默有容。由榷茶提舉，拜監察御史，僉淮東廉訪司事、行臺都事，入爲刑部郎中，改右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仁宗即位，拜參知政事，議罷尚書省所立法。遷僉書樞密院，復參知政事，賜錦衣、寶帶，寵賚有加。爲政持大體，風裁峻整，不孑孑釣名譽。皇慶元年，從幸上都，遇疾，卒于家。前後詔賻鈔三萬貫，供葬事。子汝立嗣。

賈鈞字元播，幼年讀書，沉默寡言而有儀容。由榷茶提舉起，任監察御史，僉淮東廉訪司事、行臺都事，入朝爲刑部郎中，改任右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仁宗皇帝即位，任命他爲參知政事，建議廢除尚書省所制定的法令。改任僉書樞密院事，再次任參知政事，皇帝賜予他錦衣、寶帶，寵愛賞賜優厚。賈鈞治理政事，維護制度，氣度嚴整，不沽名釣譽。皇慶元年，隨仁宗到上都，染病，在家中去世。仁宗先後詔令贈送鈔三萬貫，供給辦理喪事。兒子賈汝立承襲官職。



# 元史卷一百五十四

## 列傳第四十一

### 洪福源　洪大宣

洪福源，其先中國人，唐遣才子八人往教高麗，洪其一也。子孫世貴於三韓，名所居曰唐城。父大宣，以都領鎮麟州，福源爲神騎都領，因家焉。歲丙子，金源、契丹九萬餘衆竄入高麗。丁丑九月，奪江東城池據之。戊寅冬十二月，太祖命哈赤吉、扎剌將兵追討，大宣迎降，與哈赤吉等共擊之，降其元帥趙冲。壬午冬十月，又遣着古與等十二人窺覘納款虛實，還，遇害。

辛卯秋九月，太宗命將撒里荅討之，福源率先附州縣之民，與撒禮塔并力攻未附者，又與阿兒禿等進至王京。高麗王瞮乃遣其弟淮安公請降，遂置王京及州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以鎮之，師還。壬辰夏六月，高麗復叛，殺所置達魯花赤，悉驅國人入據江華島，福源招集北界四十餘城遺民以待。秋八月，太宗復遣撒禮塔將兵來討，福源盡率所部合攻之，至王京處仁城，撒禮塔中流矢卒，其副帖哥引兵還，唯福源留屯。

癸巳冬十月，高麗悉衆來攻西京，屠其民，劫大宣以東。福源遂盡以所招集北界之衆來歸，處於遼陽、瀋陽之間，帝嘉其忠。甲午夏五月，特賜金符，爲管領歸附高麗軍民長官，仍令招討本國未附人民。又降旨

洪福源，祖先是中原地區人，唐朝派遣才子八人前往高麗執教，洪氏爲其中一人。子孫世代顯貴於三韓，命名居住的地方爲唐城。父親洪大宣，以都領之職鎮守麟州，福源任神騎都領，因而定居於麟州。丙子年，金源、契丹九萬餘人竄入高麗。丁丑年九月，攻占江東城池據守。戊寅年冬十二月，太祖命令哈赤吉、扎剌率領軍隊追剿，大宣出迎投降，與哈赤吉等共同攻打金源、契丹，迫降其元帥趙冲。壬午年冬十月，又派遣着古與等十二人窺探高麗歸附的虛實，返回時，被害。

辛卯年秋九月，太宗命令將領撒里答討伐高麗，福源率先收附州縣百姓，與撒禮塔合力攻打未歸附的州縣，又與阿兒禿等人進攻到王京。高麗王王瞮於是派遣他的弟弟淮安公請求投降，因而設置王京以及各州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鎮守高麗，大軍返回。壬辰年夏六月，高麗再次反叛，殺死蒙古設置的達魯花赤，將高麗國人全部驅趕進入江華島據守，福源招集北界四十餘城百姓等待蒙古軍。秋八月，太宗再次派遣撒禮塔率軍前來討伐，福源率領所有部衆與撒禮塔合力進攻高麗，到達王京處仁城，撒禮塔中流箭而死，他的副將帖哥率軍返回，惟福源留下駐守。

癸巳年冬十月，高麗傾其全部軍隊前來攻打西京，屠殺西京百姓，劫持大宣東去。福源於是率領他所招集的全部北界部衆前來歸附，駐扎在遼陽、瀋陽之間，太宗嘉許福源的忠誠。甲午年夏五月，特別賜予福源金符，任管領歸附高麗軍民長官，仍命令他招徠討伐本國未曾歸附的百

諭高麗之民，有執王暾及元構難之人來朝者，與洪福源同於東京居之，優加恩禮擢用，若大兵既加，拒者死，降者生，其降民令福源統之。

乙未，帝命唐古拔都兒與福源進討，攻拔龍崗、咸從二縣，鳳、海、洞三州山城及慈州，又拔金山、歸、信、昌、朔州。己亥春二月，入朝，賜以鎧甲弓矢，及金織文段、金銀器、金鞍勒等。乙巳，定宗命阿母罕將兵與福源共拔威州平虜城。辛亥，憲宗即位，改授虎符，仍爲前後歸附高麗軍民長官。癸丑，從諸王耶虎攻禾山、東州、春州、三角山、楊根、天龍等城，拔之。甲寅，與扎剌台合兵攻光州、安城、忠州、玄風、珍原、甲向、玉果等城，又拔之。

戊午，福源遣其子茶丘從扎剌台軍，會高麗族子王綧入質，陰欲并統本國歸順人民，譖福源于帝，遂見殺，年五十三。後贈嘉議大夫、瀋陽侯，謚忠憲。子七人，俊奇、君祥最知名。

### 洪俊奇

俊奇小字茶丘，福源第二子也。幼從軍，以驍勇受知，世祖嘗以小字呼之。中統二年秋，茶丘雪父冤，世祖憫之，詔諭之曰："汝父方加寵用，誤絓刑章，故於已廢之中，庸沛維新之澤。可就帶元降虎符，襲父職，管領歸附高麗軍民總管。"

至元六年，高麗權臣林衍叛。冬十一月，詔以其軍三千從國王頭輦哥討平之，遷江華島所有臣民，復歸王京。十二月，帝命茶丘率兵往鳳州等處，立屯田總管府。八年二月，入朝，賜鈔百緡。林衍餘黨裴仲孫等，

姓。又降聖旨告諭高麗百姓，如有抓住王暾以及最初謀劃反叛的人前來朝見者，與洪福源共同在東京居住，優先加以恩賞任用，如果大兵壓境，那麼抗拒者死亡，歸降者生存，命令福源統轄那些投降的百姓。

乙未年，太宗命令唐古拔都兒與福源進軍征討高麗，攻克龍崗、咸從二縣，鳳州、海州、洞州三州山城以及慈州，又攻克金山、歸州、信州、昌州、朔州。己亥年春二月，福源入朝觀見，太宗賜予他鎧甲弓箭，以及金織文緞、金銀器皿、金鞍勒等物。乙巳年，定宗命令阿母罕率軍與福源共同攻占威州平虜城。辛亥年，憲宗即位，改授福源虎符，仍舊任前後歸附高麗軍民長官。癸丑年，隨從諸王耶虎進攻禾山、東州、春州、三角山、楊根、天龍等城，全部攻克。甲寅年，與扎剌台合兵進攻光州、安城、忠州、玄風、珍原、甲向、玉果等城，又全部攻克。

戊午年，福源派遣他兒子茶丘跟隨扎剌台的軍隊，正逢高麗族子王綧入朝爲質，暗中想要全部統轄本國歸順百姓，因而在憲宗面前誣陷福源，福源於是被殺，時年五十三歲。後追贈嘉議大夫、瀋陽侯，謚號忠憲。兒子七人，俊奇、君祥最爲知名。

洪俊奇小名茶丘，是福源第二子。少年從軍，以驍勇聞名，世祖曾經稱呼他的小名。中統二年秋，茶丘申訴父親的冤屈，世祖憐憫他，下詔勸諭他說："你父親正要加以寵信任用，誤被牽連受到刑罰，所以將你從廢棄之中提拔出來，以承受新政的恩澤。你可以佩帶原先頒發的虎符，承襲父親的官職，任管領歸附高麗軍民總管。"

至元六年，高麗執掌權柄的大臣林衍反叛。冬十一月，詔命茶丘率軍士三千隨國王頭輦哥討伐平定林衍，遷徙江華島上全部官員、百姓，重新返回王京。十二月，世祖命令茶丘率兵到鳳州等地，設立屯田總管府。八年二月，入朝觀見，世祖賜予他錢鈔一百緡。林衍餘黨裴仲孫等人，

立高麗王禃親屬承化侯爲王，引三別抄軍據珍島以叛。五月，茶丘奉旨，偕經略使欣都進兵討之，破其軍，殺承化侯，其黨金通精率餘衆走耽羅。帝遣侍衛親軍千户王岑，與茶丘議征取之策，茶丘表陳："通精之黨，多在王京，可使招之，招而不從，擊之未晚。"從之。俄奉旨往羅州道監造戰船，且招降耽羅，茶丘得通精之侄金永等七人，俾招之，通精不從，留金永，餘盡殺之。十年，詔茶丘與欣都率兵渡海，擊破耽羅，獲通精，殺之，悉免其脅從者，高麗始平。

十一年，又命監造戰船，經營日本國事。三月，授昭勇大將軍、安撫使，高麗軍民總管如故。己卯，命茶丘提點高麗農事。八月，授東征右副都元帥，與都元帥忽敦等領舟師二萬，渡海征日本，拔對馬、一岐、宜蠻等島。十四年正月，授鎮國上將軍、東征都元帥，鎮高麗。二月，率蒙古、高麗、女直、漢軍，從丞相伯顔北征叛臣只魯瓦歹等。四月，至脱刺河，猝與賊遇，茶丘突陣無前，伯顔以其勇聞，賜白金五十兩、金鞍勒、弓矢。

十七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征東行省右丞。十八年，與右丞欣都將舟師四萬，由高麗金州合浦以進，時右丞范文虎等將兵十萬，由慶元、定海等處渡海，期至日本一岐、平户等島合兵登岸。兵未交，秋八月，風壞舟而還。十九年十月，命茶丘於平灤黑堝兒監造戰船七百艘，以圖後舉。二十一年十一月，復授征東行省右丞。二十三年，命往江浙等處遣漢人復業。

二十四年，乃顔叛，車駕親征，賜以翎根甲、寶刀，命率高麗、女

擁戴高麗王王禃的親屬承化侯爲王，率領三别抄軍據守珍島叛亂。五月，茶丘奉聖旨，偕同經略使欣都進軍征討裴仲孫等，擊敗其軍隊，殺死承化侯，其黨羽金通精率領餘衆逃至耽羅。世祖派遣侍衛親軍千户王岑，與茶丘商議攻取耽羅的計策，茶丘上表陳奏："通精的黨羽，大多在王京，可以派他們招降，若招降仍不歸順，再攻打也不遲。"世祖同意。不久他奉聖旨前往羅州道監督建造戰船，并且招降耽羅，茶丘找到通精的侄子金永等七人，讓他們招降通精。通精不降，留下金永，將其餘六人全部殺死。十年，詔令茶丘與欣都率軍渡過大海，擊敗耽羅，抓獲通精，處死，將脅從者全部免罪，高麗方纔平定。

十一年，世祖又命令茶丘監督建造戰船，策劃征討日本國事宜。三月，任命他爲昭勇大將軍、安撫使，仍舊擔任高麗軍民總管。己卯日，任命茶丘掌管高麗農事。八月，任命茶丘爲東征右副都元帥，與都元帥忽敦等人率領水軍二萬，渡海征討日本，攻占對馬、一岐、宜蠻等島嶼。十四年正月，任命他爲鎮國上將軍、東征都元帥，鎮守高麗。二月，率領蒙古、高麗、女真、漢軍，隨從丞相伯顔北征反叛大臣只魯瓦歹等人。四月，到達脱刺河，突然與叛賊遭遇，茶丘衝鋒陷陣勇往直前，伯顔將他的勇猛奏報世祖，世祖賜予他白銀五十兩、金鞍勒、弓箭。

十七年，世祖任命他爲龍虎衛上將軍、征東行省右丞。十八年，與右丞欣都率水軍四萬，由高麗金州合浦進發，當時右丞范文虎等率軍十萬，由慶元、定海等地渡海，約定到達日本一岐、平户等島嶼會合登陸。軍隊尚未交戰，秋八月，因風暴毁壞戰船而返回。十九年十月，命令茶丘在平灤黑堝兒監督建造戰船七百艘，以準備日後出征。二十一年十一月，又任命他爲征東行省右丞。二十三年，命令茶丘前往江浙等地遣返漢人，恢復農耕。

二十四年，乃顔反叛，世祖親自出征，賜予茶丘翎根甲、寶刀，命令統率高麗、女真、漢軍

直、漢軍扈從。猝遇乃顔騎兵萬餘，時茶丘兵不滿三千，衆有懼色。茶丘夜令軍中，多裂裳帛爲旗幟，斷馬尾爲旄，掩映林木，張設疑兵，乃顔兵大驚，以爲官兵大至，遂降。帝聞之，厚加旌賞，凱還，授遼陽等處行尚書省右丞。二十七年，以疾辭。

扈駕隨行。突然與乃顔騎兵一萬餘人遭遇，當時茶丘的兵士不足三千人，衆人都很懼怕。茶丘半夜命令軍士，多多撕裂衣裳布帛做成旗幟，割斷馬尾作爲旗旄，掩蔽在樹林之中，布置疑兵，乃顔騎兵大驚，以爲世祖大軍到達，因而投降。世祖聽說此事，厚加賞賜，凱旋而歸，任命他爲遼陽等處行尚書省右丞。二十七年，因病辭官。

叛王哈丹等竄入高麗，侵撓其國西京，距遼陽二千里皆騷動，中書省特起茶丘鎮遼左，帝遣闊里台孛羅兒賜以金字圓符，命茶丘以便宜行事。二十八年，以疾卒，年四十八。子四人，長曰萬。

叛亂諸王哈丹等人竄入高麗，侵犯高麗國的西京，遠距遼陽二千里的地區全部騷亂不安，中書省特地起用茶丘鎮守遼東，世祖派遣闊里台孛羅兒賜予茶丘金字圓符，命令他有權相機行事。二十八年，因病去世，享年四十八歲。兒子四人，長子名洪萬。

### 洪君祥

君祥小字雙叔，福源第五子也。年十四，隨兄茶丘見世祖于上京，帝悦，命劉秉忠相之，秉忠曰："是兒目視不凡，後必以功名顯，但當致力于學耳。"令選師儒誨之。至元三年，籍高麗民三百人爲兵，令君祥統之。從禿花禿烈、伯顔等軍，築萬壽山，復從開通州運河。帝親諭之曰："爾守志忠勤，朕所知也。"帝嘗坐便殿，閲江南、海東輿地圖，欲召知者詢其險易，左丞相伯顔、樞密副使合達，以君祥應旨，奏對詳明，帝悦，酌以巨觥。顧謂伯顔曰："是兒，遠大器也。"

洪君祥小名雙叔，是福源的第五個兒子。十四歲時，隨從兄長茶丘到上京覲見世祖，世祖大喜，命令劉秉忠爲君祥相面，秉忠説："這個孩子目光不凡，日後必定以功績名聲顯揚，衹是應當致力於學習。"世祖命令選擇儒師教誨君祥。至元三年，登記高麗百姓三百人爲兵士，命令君祥統領他們。隨從禿花禿烈、伯顔等軍隊，修築萬壽山，又隨從開浚通州運河。世祖親自告諭他説："你堅守志向忠誠勤懇，朕是知道的。"世祖曾經坐在便殿，查閲江南、海東的地圖，想要召瞭解情况的人詢問各地的險易，左丞相伯顔、樞密副使合達，都推薦君祥，君祥回答問題詳細明瞭，世祖喜悦，賜給他大杯酒。世祖回頭對伯顔説："這孩子，是大有前途的人。"

六年，林衍叛，從頭輦哥征之。八年，戍河南。九年，掠淮西，破其大凹城。十年，從元帥孛魯罕襲淮東之射陽湖，俘其男女牛馬。

六年，林衍反叛，隨從頭輦哥征討叛賊。八年，防守河南。九年，征討淮西，攻克宋朝大凹城。十年，隨從元帥孛魯罕襲擊淮東的射陽湖，俘獲宋朝的男女百姓和牛馬。

十一年，入朝。帝命伯顔伐宋，朝議以宋之兵力多聚兩淮，聞我欲渡江，彼必移師拒守，遂命右衛指揮使禿滿歹，率輕鋭二萬攻淮安，以牽制之，君祥以蒙古漢軍都鎮撫從行。後伯顔既渡江，帝命禿滿歹還軍蕭縣。時君祥奉使伯顔軍中，宋黄州

十一年，入朝覲見。世祖命令伯顔征討宋朝，朝臣議論認爲宋朝的兵力大多聚集在兩淮地區，聽説我軍準備渡過長江，敵人必然調動軍隊拒守，於是命令右衛指揮使禿滿歹，率領輕鋭部隊二萬進攻淮安，以牽制敵軍，君祥作爲蒙古漢軍都鎮撫隨行。伯顔已經渡過長江之後，世祖命令禿滿歹率軍返回蕭縣。當時君祥奉命出使在

制置使陳奕降，其子知漣水軍，伯顔遣三十騎往招之，因令君祥入奏，帝曰："卿可急還，陳知府降，即偕來也。"及與俱入朝，宴勞甚厚。從元帥孛魯罕攻清河，拔之。海州安撫丁順約降，孛魯罕令君祥以聞，時伯顔方朝上京，見君祥，甚喜，遂從南伐。

伯顔軍中，宋朝黄州制置使陳奕投降，他的兒子任知漣水軍，伯顔派遣騎兵三十人前往漣水軍招降，於是命令君祥入朝奏報，世祖説："你應急速返回，陳知府如果歸降，就偕同他一起入朝。"等到君祥與陳知府一起入朝，宴賞慰勞非常優厚。隨從元帥孛魯罕進攻清河，攻克了那裏。海州安撫丁順約定歸降，孛魯罕命令君祥回朝奏報，當時伯顔正入上京覲見世祖，見到君祥，非常高興，於是隨伯顔討伐宋朝。

伯顔克淮安，至揚州，分兵攻淮西。宋制置夏貴遣牛都統以書抵伯顔曰："諺云：殺人一萬，自損三千。願勿廢國力，攻奪邊城，若行在歸附，邊城焉往?"伯顔遣君祥以牛都統入見，留三日，還軍中，仍傳旨諭伯顔曰："事難遥度，宜臨機審圖之。"伯顔師次鎮江，諜報有宋洪都統者，爲都督府將，伯顔謂君祥曰："汝同姓，可往招致也。"洪都統即欣然來見，君祥因厚遇之。師進，次臨平山，距臨安五十里，洪都統來報曰："宋丞相陳宜中、殿帥張世傑皆已逃去，惟三宫未行，宜早定計，以活生民。"伯顔遂令洪都統護宋三宫，令君祥隨之。宋降，升武略將軍、中衛親軍千户。十五年，命簽江南民兵。還，升明威將軍、中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十七年，進昭勇大將軍。十九年，授樞密院判官。二十三年，轉昭武大將軍、同僉樞密院事。

伯顔攻克淮安，到達揚州，分兵進攻淮西。宋朝制置使夏貴派遣牛都統携帶書信來見伯顔説："俗話説：殺人一萬，自己也要損失三千人。希望你不要耗費國力，去攻占邊界各城，假若宋朝皇帝歸附元朝，邊界各城還能向何處去呢?"伯顔派遣君祥偕牛都統入朝覲見，停留三天後，返回軍中，并傳達世祖旨意告諭伯顔説："此事難以在遠方猜度，應當相機處置。"伯顔軍隊到達鎮江，偵察人員報告有一位宋朝的洪都統，任都督府將領，伯顔對君祥説："此人是你同姓，可以前去招他歸降。"洪都統立即高興地前來參見，君祥因而厚待他。大軍前進，抵達臨平山，距離臨安五十里，洪都統前來報告説："宋朝丞相陳宜中、殿帥張世傑都已經逃走，惟有皇帝、太后、皇后尚未逃走，應早定計策，來保全百姓。"伯顔於是命令洪都統護衛宋朝帝后，命令君祥隨從。宋朝投降後，君祥升任武略將軍、中衛親軍千户。十五年，命令君祥徵發江南百姓當兵。返回後，升任明威將軍、中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十七年，晋升昭勇大將軍。十九年，被任命爲樞密院判官。二十三年，升任昭武大將軍、同僉樞密院事。

二十四年，乃顔叛，從世祖親征。每駐蹕，君祥輒以兵車外環爲營衛，布置嚴密，帝嘉之。凱還，加輔國上將軍。類次車駕起居，爲《東征録》。二十八年，授遼陽行省右丞，用樞密院留，復居舊職。俄加集賢大學士，依舊同僉樞密院事。議者欲自東南海口辛橋開河合灤河，運糧至上

二十四年，乃顔反叛，君祥隨從世祖親征。每當世祖車駕駐扎，君祥都將兵車在外排成一圈作爲護衛，布置嚴密，世祖嘉奬他。凱旋而歸，加官輔國上將軍。他編寫世祖親征的起居注，名爲《東征録》。二十八年，被任命爲遼陽行省右丞，因樞密院挽留，仍任舊職。不久加官集賢大學士，依舊任同僉樞密院事。奏議者請求從東南海口辛橋開浚運河與灤河匯合，運糧到上都，君

都，奉旨與中書右丞阿里相其利害，還，極言不便，罷之。復奉使高麗，還，改僉書樞密院事。

成宗即位，詔裁減久任官，知樞密院暗伯等奏："君祥在樞密十六年，最爲久者。"帝曰："君祥始終一心，可勿遷也。"大德二年，詔使高麗，臺臣劾君祥以他事，中道追回，已而事罷。三年，奉使江浙，問民間疾苦。使還，退居昌平之皇華山，絶口不論時事者五年。

大德九年，擢司農，俄拜中書右丞。十年春，改江浙行省右丞。秋，改遼陽右丞，請於朝：宜新省治，增巡兵，設儒學提舉官、都鎮撫等員，以興文化，修武備。事未成，會武宗即位，徵爲同知樞密院事，進榮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遼陽等處行中書省事，改遼陽行省平章政事，俄改商議行省事。至大二年卒。子邁，奉訓大夫、同知開元總管府事。

洪萬

萬小字重喜。至元十三年，入宿衛。十八年，襲職，爲懷遠大將軍、安撫使、高麗軍民總管，仍佩父茶丘所佩虎符。

二十四年，乃顔叛，率兵征之。六月，至撒里禿魯之地，同都萬户闍里鐵木兒，與乃顔將黄海戰，大敗之。又從世祖與塔不台戰，又敗之。是月，至乃顔之地，奉旨留蒙古、女直、漢軍鎮哈剌河。復選精騎扈駕，至失剌斡耳朶，從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討乃顔。七月，至扎剌麻禿，與金家奴戰，敗之，追至蒙可山、那兀江等處，遂平金家奴、塔不台等。九月，師還。

哈丹、八剌哈赤再叛，十月，重喜從諸王愛牙哈赤、平章塔出、都萬

祥奉世祖旨意與中書右丞阿里考察此事的利弊，返回後，竭力陳説此事的不利，纔作罷。又出使高麗，返回後，改任僉書樞密院事。

成宗即位，詔令裁減任職年久的官員，知樞密院暗伯等上奏："君祥任職樞密院十六年，是任職最長的人。"成宗説："君祥始終一心，可不必裁減。"大德二年，詔令出使高麗，御史臺官員以另外的事彈劾君祥，出使途中追令返回，後來此事作罷。三年，奉命出使江浙，察問民間疾苦。出使返回，辭官隱居昌平的皇華山，五年中閉口不談論時政。

大德九年，升爲司農，不久任中書右丞。十年春，改任江浙行省右丞。秋，改任遼陽行省右丞，請求朝廷：應當更新行省衙署，增加巡邏兵士，設置儒學提舉官、都鎮撫等官員，來振興文化，整頓武備。事情未成，正逢武宗即位，徵召君祥入朝爲同知樞密院事，進官榮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遼陽等處行中書省事，改任遼陽行省平章政事，不久改任商議行省事。至大二年去世。兒子洪邁，爲奉訓大夫、同知開元總管府事。

洪萬小名重喜。至元十三年，入宫爲宿衛。十八年，承襲父親官職，爲懷遠大將軍、安撫使、高麗軍民總管，仍舊佩帶父親茶丘的虎符。

二十四年，乃顔反叛，洪萬率領軍隊征討。六月，到達撒里禿魯地方，同都萬户闍里鐵木兒，與乃顔部將黄海作戰，大敗黄海。又隨從世祖與塔不台作戰，又擊敗塔不台。同月，到達乃顔領地，奉世祖旨意留下蒙古、女真、漢軍鎮守哈剌河。又選擇精鋭騎兵護衛世祖，到達失剌斡耳朶，重喜隨從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討伐乃顔。七月，到達扎剌麻禿地方，與金家奴作戰，將其擊敗，追擊到蒙可山、那兀江等地，終於平定了金家奴、塔不台等人的叛亂。九月，軍隊返回。

哈丹、八剌哈赤再次反叛，十月，重喜隨從諸王愛牙哈赤、平章政事塔出、都萬户闍里鐵木

户闍里鐵木兒征之。十二月，次木骨不剌。時諸王脱歡、監司脱台以兵四千餘人與其黨戰，稍却，重喜率騎兵援之，冒鋒陷陣，大破其衆。又從諸王乃蠻帶、愛牙哈赤、平章薛闍干，與叛王兵戰于兀术站，又戰于黑龍江，又戰于貼滿哈處，皆敗之。二十五年，重喜又從玉速帖木兒出師，五月，至貼列可，與哈丹禿魯干戰，獲功。至木骨兒抄剌，又戰。八月，至貴列河，重喜率兵先涉與戰，勝之。十月，又從玉速帖木兒往征木八蘭。十二月，與古土禿魯干戰，克之。二十七年六月，賜白金五十兩、甲一襲。九月，至禪春，與哈丹禿魯干戰。二十八年二月，從平章薛闍干至高麗青州。五月，與哈丹戰八日，又戰，大敗之。六月，班師，授昭勇大將軍，佩三珠虎符，職如故。十月，薛闍干以重喜入朝，且以其功聞，帝嘉之，賜玉帶一、白金五十兩，授龍虎衛上將軍、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右丞。

兒征討叛軍。十二月，到達木骨不剌。當時諸王脱歡、監司脱台率軍四千餘人與叛王黨羽作戰，略有退却，重喜率領騎兵救援，衝鋒陷陣，大敗敵軍。又隨從諸王乃蠻帶、愛牙哈赤、平章政事薛闍干，與叛王軍隊在兀术站作戰，又在黑龍江作戰，又在貼滿哈地方作戰，都擊敗叛王的軍隊。二十五年，重喜又隨從玉速帖木兒出師，五月，到達貼列可，與哈丹禿魯干作戰，獲得成功。到達木骨兒抄剌，繼續作戰。八月，到達貴列河，重喜率領軍士首先渡河與叛軍交戰，戰勝叛軍，十月，又隨從玉速帖木兒前往征討木八蘭。十二月，與古土禿魯干作戰，戰勝敵軍。二十七年六月，世祖賞賜重喜白銀五十兩、鎧甲一副。九月，到達禪春，與哈丹禿魯干作戰。二十八年二月，隨從平章政事薛闍干到達高麗青州。五月，與哈丹交戰八天，再次交戰，大敗哈丹。六月，軍隊返回，他被任命爲昭勇大將軍，佩帶三珠虎符，仍舊擔任原官職。十月，薛闍干偕同重喜入朝覲見，并且將他的戰功奏報世祖，世祖嘉獎重喜，賜予玉帶一條、白銀五十兩，任命他爲龍虎衛上將軍、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右丞。

二十九年，仍佩元降虎符，總管高麗、女直、漢軍萬户，兼安撫使、高麗軍民總管。六月，改資德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右丞。大德十年，以其叔父君祥代之。十一年，武宗即位，重喜朝于上都。七月，復授遼陽行省右丞。至大二年，謫漳州，行至杭，遇赦而止。明年卒。子滋，襲爵。

二十九年，重喜仍舊佩帶原先授予的虎符，任總管高麗、女真、漢軍萬户，兼安撫使、高麗軍民總管。六月，改任資德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右丞。大德十年，以重喜叔父君祥代任。十一年，武宗即位，重喜赴上都朝見武宗。七月，重新任命他爲遼陽行省右丞。至大二年，因罪貶到漳州，行至杭州，受到赦免而停止前往。第二年去世。兒子洪滋，承襲官爵。

## 鄭鼎

鄭鼎，澤州陽城人。幼孤，能自立，讀書曉大義，不妄言笑。既長，勇力過人，尤善騎射。初爲澤、潞、遼、沁千户。歲甲午，從塔海紺不征蜀，攻二里散關，屢立戰功，還屯秦中。未幾，宋將余侍郎燒絶棧

鄭鼎，澤州陽城縣人。幼年喪父，能够自己有所建樹，讀書通曉大義，不輕易説笑。長大以後，勇氣力量超過常人，尤其善於騎馬射箭。最初任澤、潞、遼、沁千户。甲午年，隨從塔海紺不征討蜀，攻打二里散關，屢次立下戰功，返回屯守秦中。不久，宋將余侍郎焚毁棧道，率軍

道，以兵圍興元，鼎率衆修復之，破宋兵，解興元之圍。乙巳，遷陽城縣軍民長官。

隊圍攻興元，鄭鼎率領部衆修復棧道，擊敗宋軍，解除了對興元的圍攻。乙巳年，改任陽城縣軍民長官。

庚戌，從憲宗征大理國，自六盤山經臨洮，下西蕃諸城，抵雪山。山徑盤屈，舍騎徒步，嘗背負憲宗以行。敵據扼險要，鼎奮身力戰，敵敗北，帝壯之，賜馬三匹。至金沙河，波濤洶涌，帝臨水傍危石，立馬觀之。鼎諫曰：“此非聖躬所宜。”親扶下馬，帝嘉之。俄圍大理，晝夜急攻，城陷，禽其主，大理平。師還，命鼎居後，道經吐蕃，全軍而歸。入朝，帝問以時務，鼎敷對詳明，帝嘉納之，賜名曰也可拔都。

庚戌年，隨從憲宗征討大理國，從六盤山經過臨洮，攻下西蕃各城，抵達雪山。山路盤旋曲折，棄馬步行，鄭鼎曾經背負憲宗前進。敵人據守險要，鄭鼎奮力作戰，敵人戰敗逃走，憲宗認爲鄭鼎很勇猛，賜予馬三匹。到達金沙河，波濤洶涌，憲宗面臨河水旁倚危崖，駐馬觀看。鄭鼎勸説道：“這不是聖上所應當做的。”親自扶憲宗下馬，憲宗稱贊他。不久圍攻大理，日夜急攻，大理城陷落，擒獲大理國王，大理平定。大軍返回，命令鄭鼎殿後，途經吐蕃，部隊完整無損地返回。入朝覲見，憲宗詢問當時政事，鄭鼎奏對詳細明白，憲宗稱許采納他的建議，賜他名爲也可拔都。

己未，賜白金千兩。從世祖南伐，攻大勝關，破之。繼破臺山寨，禽其守者胡知縣，乘勝獨進，前陷泥淖，遇伏兵突出葭葦間，鼎奮擊，連殺三人，餘衆遁去。帝急召鼎還，使者以聞，帝曰：“爲將當慎重，不可恃勇輕進。”遂分畀衛士三百人，以備不虞，且戒之曰：“自今非奉朕命，毋得輕與敵接。”秋九月，帝駐蹕江滸，命諸將南渡，先達彼岸者，舉烽火爲應，鼎首奪南岸，衆軍畢渡。進圍鄂州，戰益力。别攻興國軍，遇宋兵五千，力戰破之，擒其將桑太尉，責以懦怯，不忠所事，斬之。

己未年，憲宗賜予鄭鼎白銀一千兩。隨從世祖征伐南宋，攻打大勝關，將其攻克。繼而攻占臺山寨，抓獲山寨守將胡知縣，乘勝單獨前進，陷入泥潭，遇到伏兵突然從蘆葦中衝出來，鄭鼎奮力進擊，連續殺死三人，其餘伏兵逃走。世祖急忙召鄭鼎返回，使者將他的戰況報告世祖，世祖説：“作爲將領應當慎重，不能倚仗勇敢輕舉妄進。”於是分給他衛士三百人，以防備意外，并告誡他説：“從今以後不奉朕的命令，不得輕易與敵人交戰。”秋九月，世祖車駕駐扎在長江邊，命令各位將領向南渡江，最先到達對岸的人，點燃烽火爲信號，鄭鼎率先奪取南岸，衆軍全部渡江。前進圍攻鄂州，鄭鼎作戰益加奮勇。又率兵進攻興國軍，與宋軍五千遭遇，鄭鼎奮力作戰擊敗宋軍，擒獲宋將桑太尉，責罵他怯懦，不忠於職守，將他斬首。

中統元年，以功遷平陽、太原兩路萬户。阿藍答兒、渾都海之亂，鼎分率本道兵討之。二年，詔鼎統征西等軍，戍雁門關隘。遷河東南、北兩路宣撫使。三年，改授平陽太原宣慰使。至元三年，遷平陽路總管。是歲大旱，鼎下車而雨。平陽地狹人

中統元年，因戰功升任平陽、太原兩路萬户。阿藍答兒、渾都海發動叛亂，鄭鼎率領本道軍隊分道征討他們。二年，詔令鄭鼎統領征西等軍，防守雁門關險要。升任河東南、北兩路宣撫使。三年，改任平陽太原宣慰使。至元三年，升任平陽路總管。當年大旱，鄭鼎到任即下雨。平陽地區地少人多，經常缺乏糧食，鄭鼎於是引

衆，常乏食，鼎乃導汾水，溉民田千餘頃，開潞河鵰黄嶺道，以來上黨之粟。修學校，厲風俗，建横澗故橋以便行旅，民德之。

七年，改僉書西蜀四川行尚書省事，將兵巡東川。過嘉定，遇蜀兵，與戰江中，擒其將李越，悉獲戰船。八年五月，改軍前行尚書省事。十一年，從伐宋。十二年，鎮黄州。夏四月，改授淮西宣慰使。十三年，加昭毅大將軍，賜白金五百兩。

十四年，改湖北道宣慰使，移鎮鄂州。夏五月，蘄、黄二州叛，鼎將兵討之，戰于樊口，舟覆溺死，年六十有三。十七年，董文忠等奏："鄭也可拔都遇害，其叛人家屬物産，宜悉與其子納懷。"帝從之。贈中書右丞，謚忠毅。後加贈宣忠保節功臣、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潞國公，謚忠肅。子制宜。

來汾水，灌溉民田一千餘頃，開通潞河鵰黄嶺通道，以便運來上黨的粟米。修復學校，振興風俗，興建横澗舊橋以方便行人旅客，百姓感戴他的恩德。

七年，鄭鼎改任僉書西蜀四川行尚書省事，率領軍隊巡行東川。經過嘉定，與宋朝蜀兵遭遇，在長江中交戰，擒獲宋將李越，全部繳獲敵人戰船。八年五月，改任軍前行尚書省事。十一年，隨從征伐宋朝。十二年，鎮守黄州。夏四月，改任淮西宣慰使。十三年，加官昭毅大將軍，賞賜白銀五百兩。

十四年，鄭鼎改任湖北道宣慰使，移軍鎮守鄂州。夏五月，蘄州、黄州反叛，鄭鼎率領軍隊討伐，在樊口交戰，船沉溺水而死，享年六十三歲。十七年，董文忠等人上奏："鄭也可拔都遇害，那些反叛者的家屬財産，應當全部給予他的兒子納懷。"世祖同意。追贈中書右丞，謚號忠毅。後加贈宣忠保節功臣、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潞國公，謚號忠肅。兒子鄭制宜。

## 鄭制宜

制宜小字納懷，性聰敏，莊重有器局，通習國語。至元十四年，襲父職太原、平陽萬户，仍戍鄂州。時鄂闕守，俾攝府事。十九年，朝廷將征日本，造樓船何家洲。洲地狹，衆欲徙旁居民，制宜不從，改授寬地，居民德之。城中屢災，或言于制宜曰："恐奸人乘間爲變，宜捕其疑似者，痛治之。"制宜曰："吾但嚴守備而已，奈何濫及無辜！"不笞一人，災亦遂息。有盗伏近郊，晨暮剽劫，流言將入城。俄有數男子自城外至，顧盻異常，制宜命吏縛入獄，問之無驗，行省疑其非，將釋之，不從。明日，再出城東，遇一人，乘白馬，貌服殊異，制宜叱下，訊之，乃與前數男子同爲盗者，遂正其罪，一郡帖然。

制宜小名納懷，天性聰慧敏捷，儀容莊重，有才識度量，通曉蒙古語。至元十四年，承襲父親官職爲太原、平陽兩路萬户，仍舊防守鄂州。當時鄂州知州缺員，朝廷命制宜代理知州事務。十九年，朝廷準備征討日本，在何家洲建造樓船。何家洲地勢狹窄，衆人打算遷走附近居民，制宜不同意，改在寬闊處建造樓船，當地居民感戴他的恩德。鄂州城中屢次發生火災，有人對制宜説："恐怕奸詐之徒乘機叛亂，應當捕捉那些有嫌疑的人，從重治罪。"制宜説："我衹要嚴加防範就可以了，怎麽能濫殺無辜！"没有鞭打一人，火災也不再發生。有盗賊埋伏在鄂州城近郊，早晚搶劫，揚言將要進入鄂州城。不久有幾名男子從城外來到，東張西望，行態異常，制宜命令小吏將他們捆綁入獄，審問得不到證據，行省官員懷疑他們不是盗賊，準備釋放他們，制宜不同意。第二天，制宜再次出城到城東，遇到一人，騎白馬，容貌服裝與常人不同，制宜喝斥他

下馬，審訊他，正是與前幾名男子一同爲盜賊的人，於是將他們治罪，整個鄂州平安無事。

二十四年，扈駕東征乃顔，請赴敵自效。帝顧左右曰："而父歿王事，惟有一子，毋使在行陣。"制宜請愈力，乃命從月兒呂那顔別爲一軍，以戰功授懷遠大將軍、樞密院判官。明年，車駕幸上都。舊制：樞府官從行，歲留一員司本院事，漢人不得與。至是，以屬制宜。制宜遜辭，帝曰："汝豈漢人比耶！"竟留之。二十八年，遷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陛辭，帝曰："汝父死王事，賞未汝及。近者，要束木伏誅，已籍没其財産人畜，汝可擇其佳者取之。"制宜對曰："彼以贓敗，臣復取之，寧無污乎！"帝賢其所守，賜白金五千兩。未幾，徵拜内臺侍御史。安西舊有牧地，圉人恃勢，冒奪民田十萬餘頃，訟于有司，積年不能理。制宜奉詔而往，按圖籍以正之，訟由是息。

二十四年，制宜護衛世祖東征乃顔，請求奔赴戰場效力。世祖回顧左右隨從説："你父親爲國事而死，衹有你這麽一個兒子，不能讓你上戰場。"制宜愈加盡力請求，於是命令他隨從月兒呂那顔另外率領一支軍隊，因立有戰功而被任命爲懷遠大將軍、樞密院判官。第二年，世祖到達上都。過去的制度：樞密院官員隨行，每年留下一名官員主持本院事務，但漢人不能留守。到此時，將樞密院事務委托制宜。制宜謙遜地推辭，世祖説："你難道能與漢人同等看待嗎！"終於留下制宜。二十八年，改任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辭别世祖時，世祖説："你父親爲國事而死，尚未賞賜你。近日，要束木被處死，已經没收了他的財産、人口、牲畜，你可以選擇其中好的拿走。"制宜回答説："要束木因貪贓而覆滅，臣又拿取贓物，難道不玷污自己嗎！"世祖贊賞制宜的操守，賜予白銀五千兩。不久，徵召他入朝任御史臺侍御史。安西舊日有牧場，掌管牧場的官員依仗權勢，奪占民田十萬餘頃，百姓向官府申訴，多年不能審理。制宜奉詔命前往安西，按照地圖版籍來糾正疆界，訴訟因此而平息。

三十年，除湖廣行樞密副使。湖南地闊遠，群寇依險出没，昭、賀二州及廬陵境，民常被害。制宜率偏師徇二州，道經廬陵永新，獲首賊及其黨，皆殺之。茶鄉譚計龍者，聚惡少年，匿兵器爲奸，既捕獲，其家納賂以緩獄事，制宜悉以勞軍，斬計龍于市，自是湖以南無復盜賊。元貞元年，有制：行樞密院添置副使一員，與制宜連署。制宜以員非常設，先任者當罷。俄入朝，特授大都留守，領少府監，兼武衛親軍都指揮使，知屯田事。

三十年，制宜被任命爲湖廣行樞密副使。湖南轄地廣闊，群寇依據險要出没其間，昭州、賀州以及廬陵境内百姓常常遭受侵害。制宜率領部分軍隊巡行二州，途經廬陵永新，抓獲盜賊首領及其同黨，全部處死。茶鄉人譚計龍，聚集惡少，藏匿兵器，爲非作歹，被捕獲後，他家行賄來拖延審判，制宜將賄賂全部用來犒勞兵士，將計龍在街市上斬首，從此洞庭湖以南不再有盜賊。元貞元年，頒布詔命：行樞密院增設副使一員，與制宜聯名簽署政令。制宜認爲此員副使不是常設官，前任副使應當罷任。不久入朝覲見，世祖特地任命制宜爲大都留守，管領少府監，兼武衛親軍都指揮使，知屯田事。

大德七年，晋地大震，平陽尤甚，壓死者衆，制宜承命存恤，懼緩不及事，晝夜倍道兼行，至則親入里

大德七年，山西發生大地震，平陽路尤其嚴重，壓死很多人，制宜秉承詔旨撫恤災民，懼怕途中遲緩來不及，晝夜兼程趕赴平陽，到達後就

巷，撫瘡殘，給粟帛，存者賴之。成宗素知其名，眷遇殊厚，每侍宴，輒不敢飲，終日無惰容，帝察其忠勤，屢賜内醖，輒持以奉母，帝聞之，特封其母蘇氏爲潞國太夫人。十年，制宜以疾終，年四十有七。贈推忠贊治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追封澤國公，謚忠宣。子阿兒思蘭嗣。

親自進入里巷，慰問傷殘百姓，供給糧食布帛，幸存者賴此得以保全。成宗素來聞知制宜的名聲，對他寵遇格外優厚，制宜每逢侍奉宴會，都不敢飲酒，整日不露倦容。成宗察覺他的忠誠勤懇，屢次賜予宫内佳釀，制宜則帶回家去獻給母親，成宗聽説後，特地封他母親蘇氏爲潞國太夫人。十年，制宜因病去世，享年四十七歲。贈推忠贊治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追封澤國公，謚號忠宣。兒子阿兒思蘭承襲官職。

### 李進　李雯

李進，保定曲陽人。幼隸軍籍，初從萬户張柔屯杞之三叉口，時荆山之西九十里曰龍岡者，宋境也。歲庚戌春，張柔引兵築堡岡上。會淮水泛漲，宋以舟師卒至，主帥察罕率軍逆戰，進以兵十五人載一舟，轉鬥十餘里，奪一巨艦，遂以功升百户。

戊午，憲宗西征，丞相史天澤時爲河南經略大使，選諸道兵之驍勇者從，遂命進爲總把。是年秋九月，道由陳倉入興元，度米倉關，其地荒塞不通，進伐木開道七百餘里。冬十一月，至定遠七十關，其關上下皆築連堡，宋以五百人守之，巴渠江水環堡東流。天澤命進往關下説降之，不從。進潛視間道，歸白天澤曰："彼可取也。"是夜二鼓，天澤遣進率勇士七十人，掩其不備，攻之，脱門樞而入者二十人。守門者覺，拔刀拒之，進被傷，不以爲病。懸門俄閉，諸軍不得入，進與二十人力戰，殺傷三十人。後兵走上堡，進乃毁懸門，納諸軍，追至上堡，殺傷益衆，宋兵不能敵，棄走。夜將旦，進遂得其堡，守之，關路始通，諸軍盡度。進以功受上賞。

己未春二月，天澤兵至行在所，圍合州釣魚山寨。夏五月，宋由嘉陵江以舟師來援，始大戰三槽山西。

李進，保定路曲陽縣人。幼年隸屬軍籍，最初隨從萬户張柔屯守杞縣的三叉口，當時荆山以西九十里名龍岡的地方，是宋朝的轄境。庚戌年春季，張柔率軍隊在龍岡上修築城堡。正逢淮水上漲，宋朝水軍突然到達，主帥察罕率領軍隊迎戰，李進率領兵士十五人乘一隻船，轉戰十餘里，奪得一艘大戰船，於是因戰功升任百户。

戊午年，憲宗西征，丞相史天澤當時任河南經略大使，選擇各道兵士中驍勇者隨從，於是任命李進爲總把。這一年秋九月，軍隊經由陳倉進入興元，度過米倉關，此地荒凉閉塞，道路不通，李進伐木開路七百餘里。冬十一月，到達定遠七十關，此關上下都修築了連環城堡，宋軍以五百人拒守，巴渠江水環繞城堡向東流去。史天澤命令李進前往關下勸説宋軍投降，宋軍不聽從。李進暗中探察小路，返回後報告史天澤説："此關可以攻克。"當夜二更，史天澤派遣李進率領勇士七十人，乘宋軍不防備，進攻七十關，摘開門軸進入城堡二十人。守門宋兵發覺，拔刀拒守，李進負傷，仍不以爲意。不久懸門關閉，各軍無法進城，李進與二十人奮力作戰，殺死殺傷宋軍三十人。後來宋軍撤到上堡，李進於是毁壞懸門，接應各軍進城，追到上堡，殺死殺傷益加衆多，宋軍無法抵擋，棄堡逃走。將近黎明，李進終於攻占城堡而據守，七十關的道路方纔暢通，各軍全部度過關口。李進因功受到重賞。

己未年春二月，史天澤軍隊到達憲宗所在之處，合圍合州釣魚山寨。夏五月，宋朝從嘉陵江用水軍前來救援，開始在三槽山西面大戰。六

六月，戰山之東，有功。秋七月，宋兵戰艦三百餘泊黑石峽東，以輕舟五十爲前鋒，北軍之船七十餘泊峽西，相距一里許。帝立馬東山，擁兵二萬，夾江而陣，天澤乃號令於衆曰："聽吾鼓，視吾旗，無少怠也。"頃之，聞鼓聲，視其旗東指，諸軍遂鼓噪而入，兵一交，宋前鋒潰走，戰艦繼亂，順流縱擊，死者不可勝計。帝指顧謂諸將曰："白旗下服紅半臂突而前者，誰也?"天澤以進對，賞錦衣、名馬。八月，又戰浮圖關，前後凡五戰，皆以功受上賞。

月，在三槽山東面作戰，李進有戰功。秋七月，宋軍戰艦三百餘艘停泊在黑石峽東面，用小船五十隻爲前鋒，蒙古軍的戰船七十餘艘停泊在黑石峽西面，雙方相距一里左右。憲宗駐馬東山，指揮軍士二萬，隔江布陣，史天澤於是號令部衆說："聽我的鼓聲，看我的旗幟，不得稍稍鬆懈。"不久，聽到鼓聲，看到指揮旗指向東面，各軍於是擊鼓吶喊進攻，雙方剛一交戰，宋軍前鋒潰退，戰艦繼而混亂，蒙古軍順流而下攻擊，宋軍死亡不可勝數。憲宗指着前面回顧衆將說："白旗之下穿紅色短袖衫衝在前面的人是誰?"史天澤回答是李進，憲宗賞賜給他錦衣、名馬。八月，又在浮圖關作戰，前後一共五次戰鬥，都因功受到上等獎賞。

世祖即位，入爲侍衛親軍。中統二年，宣授總把，賜銀符。三年，從征李璮有功。至元八年，領兵赴襄陽。十二年，從略地湖北、湖南。宋平，以兵馬使分兵屯鄂州。十三年，領軍二千，屯田河西中興府。十四年，加武略將軍，升千户。十五年，移屯六盤山，加武毅將軍，賜金符。十七年，升明威將軍、管軍總管。十九年，賜虎符，復進懷遠大將軍，命屯田西域別石八里。

世祖即位，李進入朝爲侍衛親軍。中統二年，宣布任命他爲總把，賜予銀符。三年，隨從征討李璮有功。至元八年，率軍奔赴襄陽。十二年，隨從征討湖北、湖南。宋朝平定，以兵馬使的身份分兵屯守鄂州。十三年，率領軍士二千人，在河西中興府屯田。十四年，加官武略將軍，升爲千户。十五年，移兵屯守六盤山，加官武毅將軍，賜予金符。十七年，升爲明威將軍、管軍總管。十九年，賜予虎符，又晉升懷遠大將軍，命令他在西域別石八里屯田。

二十三年秋，海都及篤娃等領軍至洪水山，進與力戰，衆寡不敵，軍潰，進被擒。從至摻八里，遁還，至和州，收潰兵三百餘人，且戰且行，還至京師，賞金織紋衣二襲、鈔一千五百貫。二十五年，授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僉事。明年，改授左翼屯田萬户。元貞元年春，卒。

二十三年秋季，海都以及篤娃等率軍到達洪水山，李進與他們奮力作戰，因敵衆我寡，軍隊潰敗，李進被擒。隨從海都軍到達摻八里，李進逃回，到達和州，收集潰散兵士三百餘人，且戰且走，回到京師，世祖賞給他金織紋衣二套、鈔一千五百貫。二十五年，任命他爲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僉事。第二年，改任左翼屯田萬户。元貞元年春季，去世。

子雯，襲授武德將軍、左翼屯田萬户，佩虎符。皇慶二年，加宣武將軍。延祐六年，仁宗念其父進嘗北征被掠，特賜雯中統鈔五百錠以恤之。泰定元年春，以疾辭。子朵耳只襲。

兒子李雯，襲職任武德將軍、左翼屯田萬户，佩帶虎符。皇慶二年，加官宣武將軍。延祐六年，仁宗追念他父親李進曾經北征被俘，特地賜予李雯中統鈔五百錠撫恤他。泰定元年春季，因病辭官。兒子朵耳只承襲官職。

## 石抹按只

石抹按只，契丹人，世居太原。父大家奴，率漢軍五百人歸太祖。歲戊午，按只代領其軍，從都元帥紐璘攻成都。時宋兵聚於靈泉，按只以所部兵與戰，大敗之，殺其將韓都統。又從都元帥按敦攻瀘州，按只以戰艦七十艘至馬湖江，宋軍先以五百艘控扼江渡，按只擊敗之。時宋兵於沿江撤橋據守，按只相地形，造浮橋，師至無留行。宋欲撓其役，兵出輒敗，自馬湖以達合江、涪江、清江，凡立浮橋二十餘所。及四川平，浮橋之功居多。

石抹按只，契丹人，世代居住太原。父親石抹大家奴，率領漢軍五百人歸附太祖。戊午年，按只代父親統率軍隊，隨都元帥紐璘進攻成都。當時宋軍聚集在靈泉，按只率領所轄軍士與宋軍相戰，大敗宋軍，斬殺宋將韓都統。又隨都元帥按敦進攻瀘州，按只率戰艦七十艘抵達馬湖江，宋軍先以戰船五百艘控守馬湖江渡口，按只將其擊潰。當時宋軍沿江拆毀橋梁據守，按只考察地形，建造浮橋，大軍到達時暢通無阻。宋軍想要干擾大軍渡江，然而一出兵就被擊敗，從馬湖江到合江、涪江、清江一帶，共設浮橋二十餘處。到四川平定時，石抹按只架設浮橋之功居多。

己未，宋以巨艦載甲士數萬，屯清江浮橋，相距七十日。水暴漲，浮橋壞，西岸軍多漂溺，按只軍東岸，急撤浮橋，聚舟岸下，士卒得不死，又援出別部軍五百餘人。先鋒奔察火魯赤以聞，憲宗遣使慰諭，賞賜甚厚。敘州守將橫截江津，軍不得渡，按只聚軍中牛皮，作渾脱及皮船，乘之與戰，破其軍，奪其渡口，爲浮橋以濟師。中統三年，授河中府船橋水手軍總管，佩金符，以立浮橋功也。

己未年，宋軍用大戰船運載甲士數萬名，駐扎在清江浮橋，與我軍抗拒七十日。江水暴漲，浮橋被冲壞，西岸軍士大多被冲走淹没，按只將軍隊收集在東岸，急忙拆除浮橋，把舟船聚集於岸邊，軍士得以免死，又救援出別部軍士五百餘人。先鋒奔察火魯赤將此事奏聞，憲宗派使臣撫慰按只，賞賜非常豐厚。宋朝敘州守將攔截沿江渡口，大軍無法渡江，按只收集軍中的牛皮，製成皮筏和皮船，乘載軍士與宋軍作戰，擊敗宋軍，奪取渡口，架設浮橋渡過大軍。中統三年，任命按只爲河中府船橋水手軍總管，佩帶金符，就是因這次架設浮橋的功績。

至元四年，從行省也速帶兒攻瀘州，按只以水軍與宋將陳都統、張總制戰于馬湖江，按只身被二創，戰愈力，敗之。六年正月，也速帶兒領兵趨瀘州，遣按只以舟運其器械、糧食，由水道進。宋兵復扼馬湖江，按只擊敗之，生獲四十人，奪其船五艘，復以水軍一千，運糧於眉、簡二州，軍中賴之。九年，從征建都蠻，歲餘不下，按只先登其城，力戰，遂降之。軍還，道病卒。行省承制以其子不老代領其軍。

至元四年，隨從行省也速帶兒進攻瀘州，按只率水軍在馬湖江與宋將陳都統、張總制交戰，按只身上兩處受傷，愈加奮力作戰，擊敗宋軍。六年正月，也速帶兒率領大軍奔赴瀘州，派按只用船運送器械、糧食，由水路前進。宋軍又扼守馬湖江，按只將其擊敗，擒獲四十人，奪得船隻五艘，又派水軍一千人，運糧到眉、簡二州，全軍賴以存活。九年，隨從征伐建都蠻，一年多未能攻克，按只率先登上建都城，拼死奮戰，纔使建都蠻投降。大軍返回，按只病死於途中。行省以世祖的名義任命按只之子石抹不老接管他的軍隊。

石抹不老

不老從攻嘉定，以巨艦七十艘載勇士數千人，據其上流，於府江紅崖灘造浮橋以渡。十二年，嘉定降，宋將鮮于都統率衆遁，不老追至大佛灘，盡斃之。行院汪惟正攻取紫雲、瀘、叙等城，不老功最多。及諸軍圍重慶，不老先以戰艦三百艘列陣於觀灘，絶其走路。十三年，領隨翼軍五百人，會招討藥剌海，豎栅於白水江岸以爲備。不老乘夜襲宋軍，直抵重慶城下，攻千斯門，宋軍驚潰，溺死者衆，生擒三十餘人，獲其旗幟甲仗以獻。宋涪州守將率舟師來援，不老擊敗之於廣陽坝，生獲六十餘人，奪其船十艘。十四年，從攻瀘州，不老勒所部兵攻神臂門，蟻附以登，斬首五十級。明日復戰，破之。十五年，復攻重慶太平門，不老先登，殺其守陴卒數十人，宋都統趙安以城降，總管黄亮乘舟遁，不老追擒之，及其兵士五十人，奪戰艦五十艘。

不老隨大軍進攻嘉定，率領大戰船七十艘載着勇士數千人，占據嘉定上游，在嘉定府境内的紅崖灘建造浮橋渡江。十二年，嘉定投降，宋將鮮于都統率部衆逃跑，不老追到大佛灘，將宋軍全部殲滅。行樞密院汪惟正攻取紫雲、瀘州、叙州等城，不老功績最多。等到各路軍圍攻重慶，不老首先率戰艦三百艘在觀灘布陣，斷絶宋軍退路。十三年，統領隨翼軍五百人，會合招討藥剌海，在白水江岸設立栅寨防備宋軍。不老乘夜襲擊宋軍，直抵重慶城下，攻打千斯門，宋軍驚惶潰散，淹死許多人，生擒三十餘人，繳獲宋軍旗幟鎧甲器械進獻。宋朝涪州守將率水軍前來救援，不老在廣陽坝擊敗宋朝援軍，生擒六十餘人，奪得戰船十艘。十四年，隨從攻打瀘州，不老率所轄軍隊攻打神臂門，攀壁登城，斬首五十級。第二日再戰，攻破神臂門。十五年，又攻打重慶太平門，不老率先登城，殺死守城士兵數十人，宋朝都統趙安率城投降，總管黄亮乘舟逃跑，不老追擊將其擒獲，并擒獲兵士五十人，奪得戰艦五十艘。

十六年，命襲父職，爲懷遠大將軍、船橋軍馬總管，更賜金虎符，兼夔路鎮守副萬户。十八年，大小盤諸峒蠻叛，命領諸翼蒙古、漢軍三千餘人戍施州，既而蠻酋向貴、誓用等降，其餘峒蠻之未服者悉平，遂以爲保寧等處萬户。

十六年，受命承襲父職，任懷遠大將軍、船橋軍馬總管，改賜金虎符，兼夔州路鎮守副萬户。十八年，大小盤各峒蠻叛亂，命不老率領各翼蒙古、漢軍三千餘人駐守施州，不久叛蠻首領向貴、誓用等人歸降，其餘未臣服的峒蠻也全部平定，於是任命不老爲保寧等處萬户。

**謁只里**

謁只里，女直人也。大父昔寶味也不干，登金進士第，金亡，歸太宗。謁只里幼穎悟，能記誦，及長，以孝友聞。事世祖潛邸，得備宿衛。中統初，命參議陝西行樞密院事，以商挺佐之。比行，入奏曰："關陝要地，軍務非輕，阿脱仰剌國之元臣，陛下方委任之，伏慮臨時議論不協，必誤大計，儻有異同，臣請得以上

謁只里，女真人。祖父昔寶味也不干，考中金朝進士，金朝滅亡，歸附太宗。謁只里自幼聰明穎悟，頗能記誦，到成年，以孝敬友愛聞名。在世祖藩王府供事，因而入選宿衛。中統初年，世祖任命謁只里參議陝西行樞密院事，任命商挺爲其輔佐。臨行前，入朝上奏説："關陝要害之地，軍務事關重大，阿脱仰剌是國家的元勛，陛下正信用他，我私下擔憂遇事與他議論不合，必然耽誤大事，若是意見不同，我請求允許奏聞。"

聞。”帝可其奏，賜宴而遣之。未幾，改行省斷事官，復入宿衛。李璮平，朝議選宿衛之士監漢軍，謁只里佩虎符，監軍於毗陽。

至元七年，命爲監戰，以所領諸軍圍襄陽，築一字堡以張軍勢，一時名將唆都、劉國傑、李庭等皆隸麾下。攻樊城，率其軍先登，破之，所受賞賜，悉分將士。十一年，從丞相伯顔次郢州，將數騎而出，與宋兵遇，有部卒墮馬，爲其所得，謁只里單騎横戈，直入其軍，取之以還，因殺獲四人。時糧儲不繼，諸將以爲憂，謁只里乃西攻江陵龍灣堡，取其粟萬石，衆賴以濟。元兵東下，宋將夏貴迎戰於陽邏洑，伯顔未至，衆欲少俟之，謁只里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宜及其未定而擊之。”遂直前衝貴軍，獲戰船百餘，貴敗走。伯顔上其功，加定遠大將軍。

十二年，攻常州，謁只里造雲梯繩橋以登，遂克之。奉省檄徇安吉諸州，皆下。十三年，宋降，伯顔命謁只里監守其宫，號令嚴肅，秋毫無犯。入朝，録功，遷昭勇大將軍。未幾，拜鎮國上將軍、浙東宣慰使，鎮守紹興。十九年卒，年四十二。

子亦老温，襲爲萬户，累遷江東廉訪使；脱脱，淮東宣慰使。

世祖答應了他的奏請，賞賜酒宴之後派遣赴任。不久，改任行省斷事官，又入朝宿衛宫中。李璮叛亂平定後，朝廷議論選派宿衛之士監督漢軍，謁只里佩帶虎符，前往毗陽監軍。

至元七年，受命爲監戰，率所轄諸軍圍攻襄陽，修築一字堡以擴張軍隊聲勢，當時的名將唆都、劉國傑、李庭等人皆隸屬謁只里指揮。攻打樊城，謁只里率領所轄軍隊首先登城，攻破樊城，所受賞賜，全部分給將士。十一年，隨丞相伯顔抵達郢州，率領數名騎兵而去，與宋軍相遇，有部卒落馬，被宋軍俘虜，謁只里單騎横戈，直入宋軍陣中，奪得部卒而還，并殺死擒獲宋軍四人。當時儲糧即將斷絶，衆將爲此而憂慮，謁只里於是向西攻打江陵龍灣堡，奪取糧食一萬石，衆軍賴以維持。元朝大軍東下，宋將夏貴在陽邏洑迎戰，伯顔尚未到達，衆人想稍作等候，謁只里説：“兵貴神速，機不可失，應趁宋軍還未穩定時進行攻擊。”於是一往直前猛衝夏貴軍陣，繳獲戰船一百餘艘，夏貴敗走。伯顔上奏謁只里的功績，加升他爲定遠大將軍。

十二年，攻打常州，謁只里製造雲梯繩橋登城，因此攻克常州。奉行省檄令巡行安吉等州，全部歸降。十三年，宋朝投降，伯顔命謁只里監護守衛宋朝宫殿，號令嚴肅，秋毫無犯。入朝覲見，記録功績，升昭勇大將軍。不久，被任命爲鎮國上將軍、浙東宣慰使，鎮守紹興。十九年去世，享年四十二歲。

兒子亦老温，襲職任萬户，官至江東廉訪使；脱脱，任淮東宣慰使。

## 鄭温

鄭温，真定靈壽人。初從中書粘合南合南征，有功，爲合必赤千户。從丞相史天澤，爲新軍萬户鎮撫。憲宗征西川，温四月不解甲，天澤以温見，具言其功，帝曰：“朕所親見也。”賜名也可拔都，賞以鞍勒。還至閬州，奉旨分軍守邏青居、釣魚等山，天澤命温統四千人，警邏釣魚山。

鄭温，真定靈壽縣人。起初隨中書粘合南合南征，有戰功，任合必赤千户。跟隨丞相史天澤，任新軍萬户鎮撫。憲宗親征西川，鄭温四個月不曾解甲，天澤帶鄭温覲見憲宗，一一奏明鄭温的功績，憲宗説：“這是朕親眼所見。”賜名爲也可拔都，賞賜鞍勒。大軍返回到達閬州，奉旨分兵駐守巡邏青居、釣魚等山，天澤命鄭温統轄四千人，在釣魚山警戒巡邏。

中統元年，佩金虎符，爲總管。三年，李璮叛，詔温以軍還討。至濟南，大軍圍其城，賊將楊拔都等乘夜斫營，温力戰至黎明，賊退，諸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厚賞之。七月，城破，命温率兵三千，往定益都。以功復受上賞，命爲侍衛親軍總管。

中統元年，鄭温佩帶金虎符，任總管。三年，李璮叛亂，下詔鄭温率軍返回討伐李璮。到達濟南，率大軍圍困濟南城，賊將楊拔都等人乘夜襲擊軍營，鄭温奮力迎戰直至黎明，賊兵退走，諸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重賞鄭温。七月，濟南城被攻破，命鄭温率兵三千，前往平定益都。以戰功再次受到重賞，命鄭温任侍衛親軍總管。

至元六年，進懷遠大將軍、右衛副都指揮使。九年，詔温統蒙古、漢人、女真、高麗諸部軍萬人，渡海征躭羅，平之。十二年，升右衛親軍都指揮使，率三衛軍萬人，從攻岳州、江陵、沙市、潭州，皆有功，平章阿里海涯賞銀十錠。十四年，入朝，遷昭勇大將軍、樞密院判官。

至元六年，晉升懷遠大將軍、右衛副都指揮使。九年，下詔命鄭温統轄蒙古、漢人、女真、高麗各部軍隊一萬人，渡海征伐躭羅，將其平定。十二年，升任右衛親軍都指揮使，統率三衛軍士一萬人，隨從攻打岳州、江陵、沙市、潭州，都有戰功，平章政事阿里海涯賞銀十錠。十四年，入朝，升昭勇大將軍、樞密院判官。

十八年，改輔國上將軍、江淮行省參知政事。杭民饑，出米二十萬石糶之。俄賜以常州官田三十頃。二十二年，召還。二十三年，升江浙左丞，命以新附漢軍萬五千，於淮安雲山白水塘立屯田。二十八年卒，年八十一。

十八年，改任輔國上將軍、江淮行省參知政事。杭州百姓饑荒，鄭温撥出米二十萬石售與飢民。不久世祖以常州官田三十頃賞賜鄭温。二十二年，召還朝廷。二十三年，升任江浙行省左丞，命鄭温率新歸附的漢軍一萬五千人，在淮安雲山白水塘設置屯田。二十八年去世，享年八十一歲。

子欽，利用監丞；釭，榷茶都運使；銓，右衛親軍千户；鏞，袁州路判官。

兒子鄭欽，任利用監丞；鄭釭，任榷茶都運使；鄭銓，任右衛親軍千户；鄭鏞，任袁州路判官。

# 元史卷一百五十五

## 列傳第四十二

### 汪世顯

汪世顯字仲明，鞏昌鹽川人。系出旺古族。仕金，屢立戰功，官至鎮遠軍節度使、鞏昌便宜總帥。金平，郡縣望風款附，世顯獨城守，及皇子闊端駐兵城下，始率衆降。皇子曰："吾征四方，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對曰："臣不敢背主失節耳。"又問曰："金亡已久，汝不降，果誰爲耶？"對曰："大軍迭至，莫知適從，惟殿下仁武不殺，竊意必能保全闔城軍民，是以降也。"皇子大悦，承制錫世顯章服，官從其舊。

汪世顯字仲明，是鞏昌鹽川人。屬於旺古族。在金朝做官時，屢立戰功，官至鎮遠軍節度使、鞏昌便宜總帥。金朝滅亡後，各郡縣紛紛歸附蒙古軍，衹有汪世顯堅守城池，直到皇子闊端駐兵城下，纔率部衆投降。闊端説："我征戰四方，所到之處都歸降，衹有你堅持固守，這是爲什麼呢？"汪世顯回答説："我不敢背叛君王，喪失節操。"皇子又問："金朝已經滅亡很久了，你不投降，到底是爲誰守節呢？"汪世顯回答説："軍隊輪番而來，不知歸順誰好。衹有殿下你仁愛勇武，不濫殺無辜，我想一定能保全全城軍民的性命，所以投降了。"皇子非常高興，并按皇帝的旨意，賜給汪世顯官服，讓他仍舊擔任原來的官職。

即從南征，斷嘉陵，擣大安。田、楊諸蠻結陣迎敵，世顯以輕騎馳撓之。宋曹將軍潛兵相爲掎角，世顯單騎突之，殺數十人。黎明，大軍四合，殺其主將，入武信，遂進逼資、普。軍葭萌，宋將依山爲栅，世顯以數騎往奪之，乘勝定資州，略嘉定、峨眉。進次開州。時方泥潦，由間道攀緣以達。宋軍屯萬州南岸，世顯即水北造船以疑之，夜從上游鼓革舟襲破之，宋師大擾，追奔至夔峽，過巫山，與宋援軍遇，斬首三千餘級。明年，師還攻重慶，會大暑，乃罷歸。覲太宗，錫金符，易其名曰中山，且歷數其功，世顯拜謝曰："此皆聖明福德

汪世顯隨後跟從皇子闊端南征，阻斷嘉陵，進攻大安。田、楊等蠻族人結陣迎戰，世顯派輕騎兵前去擾亂他們。宋朝的曹將軍偷偷派兵與田、楊成互爲掎角之勢，世顯單騎突入敵陣，殺死了數十人。黎明時，大軍四面合圍，殺死宋軍主將，攻入武信，於是進逼資、普二州。蒙古軍駐扎在葭萌，宋朝的將領依山修築了栅欄，世顯派數名騎兵前去奪了過來，乘勝平定了資州，奪取了嘉定、峨眉。進軍抵達開州。當時道路泥濘，他領兵由小路攀緣到達。宋軍屯兵萬州南岸，汪世顯就在北岸造船以迷惑宋軍，夜間從上游乘用皮革製作的船，攻破宋軍，宋軍大亂。汪世顯率軍追至夔峽，過巫山，與宋朝的援軍相遇，殺死三千多人。第二年，回師進攻重慶，因正值酷暑天熱，於是休戰而歸。他進京覲見太

所致，臣何預焉！”

宗，太宗賜給他金符，把他的名字改爲中山，又歷數他的功勞。汪世顯拜謝説：“這都是皇上的聖明福德所致，我有什麽功勞可言呢！”

辛丑，蜀帥陳隆之貽書請戰，聲言有衆百萬，皇子集諸將議之，咸謂隆之可生擒也。世顯曰：“顧臨敵何如，無庸誇辭爲！”軍薄成都，隆之戰屢却，堅壁不出。其部曲田顯約夜降，隆之覺之，世顯曰：“事急矣！”亟梯城入救顯，得與從者七十餘人出，獲隆之，斬之。世顯復簡精鋭五百人，搗漢州，州兵三千出戰，城閉，盡没。三日，大軍薄其城，又三日，克之。

辛丑年，宋蜀地統帥陳隆之下戰書挑戰，聲稱有百萬大軍，皇子召集諸將商議，都説可以生擒陳隆之。汪世顯説：“要看臨敵時怎樣，不用現在説大話！”蒙古軍隊逼近成都，陳隆之出戰屢次被擊退，就堅守壁壘不出。他的部下田顯與汪世顯相約夜間來降，被陳隆之覺察，汪世顯説：“事情緊急了！”急忙用雲梯登城去救田顯，救出了田顯及其隨從七十多人，俘獲了陳隆之，并予斬首。汪世顯又選派精兵五百人，直搗漢州，漢州守軍三千人出城迎戰，并關閉了城門，全部戰死。三天後，蒙古大軍逼近漢州城，又過了三天，攻克了漢州。

癸卯春，皇子第功，承制拜便宜總帥，秦、鞏等二十餘州事皆聽裁决，賜虎符、錦衣、玉帶。世顯先已遘疾，至是加劇，皇子遣醫，絡繹往療，竟不起，年四十九。中統三年，論功追封隴西公，謚義武。延祐七年，加封隴右王。

子七人：忠臣，鞏昌便宜副總帥；次德臣；次直臣，鞏昌中路都總領，歿於王事；次良臣；次翰臣，奥魯兵馬都元帥；佐臣，鞏昌左翼都總領，歿於王事；清臣，四川行樞密院副使。

癸卯年春，皇子評定諸將功勞，按皇帝的命令拜汪世顯爲便宜總帥，秦、鞏等二十多州的政務都由他裁决，并被賜予虎符、錦衣和玉帶。先前汪世顯已經患病，這時更加嚴重，皇子不斷派醫生前去治療，終因醫治無效而死亡，享年四十九歲。中統三年，論功被追封爲隴西公，謚號義武。延祐七年，加封爲隴右王。

他的七個兒子：汪忠臣，任鞏昌便宜副總帥；次子汪德臣；三子汪直臣，任鞏昌中路都總領，死於國事；四子汪良臣；五子汪翰臣，任奥魯兵馬都元帥；汪佐臣，任鞏昌左翼都總領，死於國事；汪清臣，任四川行樞密院副使。

### 汪德臣

德臣，賜名田哥，字舜輔。年十四，侍太子游獵，矢無虚發。襲爵鞏昌等二十四路便宜都總帥，從征蜀，將前軍出忠、涪，所向克獲。進攻運山，率麾下先，所乘馬中飛石死，步戰，拔外城。宋將余玠攻漢中，德臣馳赴之，玠聞，遁去。

汪德臣，皇帝賜名田哥，字舜輔。十四歲時，侍從太子打獵，箭無虚發。後承襲父親的爵位爲鞏昌等二十四路便宜都總帥，隨從征討四川，率前軍進攻忠州和涪州，所到之處，都取得了勝利。在進攻運山時，他身先士卒，坐騎被飛石擊中死了，他徒步作戰，攻克外城。宋將余玠進攻漢中，汪德臣飛馬趕赴增援，余玠聞知後，便逃走了。

憲宗素聞其名，及入覲，所陳悉嘉納，賜印符，命城沔州。沔據嘉陵

憲宗一向聞知汪德臣的名字，當他朝見時，對他所陳請的事全部贊許采納，并賜予印符，命

要路，德臣繕治室廬，部署官屬，數日而集。進攻嘉定，敵潛軍夜出，德臣迎戰，殺百人。還至左綿雲頂，宋軍乘夜斫營，覺之，殺千人，生擒百人。進次隆慶，宋軍仍夜出，與力戰，盡殺之。及馬漕溝，遇伏兵，與戰，獲其統制羅廷鶚。又詔德臣城益昌，諸戍皆聽節制。世祖以皇弟有事西南，德臣入見，乞免益昌賦税及徭役漕糧，屯田爲長久計，并從之。即命置行部于鞏，立漕司于沔，通販鬻，給餽餉。奏乞以兄忠臣攝府事，使己得專事益昌。益昌爲蜀喉襟，蜀人憚其威名，諸郡環視，莫敢出門。

他駐守沔州。沔州是嘉陵江的戰略要地，汪德臣修建房舍，部署官屬，數日之内就完成了。進攻嘉定時，敵軍在夜間偷偷派兵出戰，汪德臣迎戰，殺死了一百多人。回軍到左綿雲頂，宋軍乘夜偷襲營地，被他覺察，殺死了一千人，活捉了一百人。汪德臣進抵隆慶，宋軍仍乘夜間出戰，經過奮力拼殺，敵軍全都被殺死了。當軍隊行進到馬漕溝時，汪德臣遇到伏兵，與之作戰，俘獲了宋軍統制羅廷鶚。皇帝又令汪德臣駐守益昌，各路守衛都由他調遣。世祖以皇帝弟弟的身份出征西南，汪德臣覲見，請求免徵益昌的賦税及徭役漕糧，并實行屯田以爲長久之計，皇帝全都同意了。汪德臣隨即在鞏昌設置行部，在沔州設立漕司，開展商貿，以供給軍糧。他還奏請皇帝允許他的哥哥汪忠臣代理府事，以便他能專心治理益昌。益昌是蜀地的咽喉，蜀人懼怕他的威名，各郡相互觀望，没有敢出戰的。

甲寅春，旱，嘉陵漕舟水澀，議者欲棄去，德臣曰：“國家以蜀事托我，有死而已，奈何棄之!”盡殺所乘馬饗士。襲嘉川，得糧二千餘石。雲頂吕達將兵五千邀戰，即陣擒之，復得糧五千石。既而魚關、金牛水陸運偕至，屯田麥亦登，食用遂給。

甲寅年春，天旱，嘉陵江運送軍糧的船因水淺受阻，有人建議汪德臣棄城離去，汪德臣説：“國家把蜀地的事托給我，我衹有拼死盡力，爲什麽要棄城離去呢!”把騎的馬全部殺了給士兵吃。襲擊嘉川，獲得了二千多石糧食。雲頂的吕達率兵五千人前來挑戰，當即在陣前活捉了吕達，又得到了五千石糧食。隨後魚關、金牛水陸運輸的糧食一齊到達，屯田的麥子也獲豐收，糧食便能自給了。

夏，獲宋提轄崔忠、鄭再立，縱令持檄諭苦竹，守將南清以城降，所俘城中民，悉歸之。東南戍卒數百有去志，德臣揣知之，給券縱去，皆泣謝。未幾，山寨相繼輸款。宋將余晦遣都統甘閏，以兵數萬城紫金山，德臣即選精卒，銜枚夜進，大破之，閏僅以身免。南清北覲，其下殺清妻子以叛，蜀將焦遠領兵餉之，德臣擊敗遠，盡獲所餉資糧。冬，蜀兵二萬復至，又敗之，獲糧百餘艘。魚關至沔水，迂回爲渡百有八，至是，悉爲橋梁。

這年夏天，活捉了宋提轄崔忠、鄭再立，然後將他們放回，命令他們拿着檄文諭示苦竹，苦竹守將南清獻城投降，所俘獲的城中居民，全部遣返。城東南的數百名士卒有離去的意思，汪德臣知道後，發給憑證允許他們離去，這些人都感激得哭泣稱謝。不久，山寨相繼歸附。宋將余晦派都統甘閏，帶領數萬士兵駐守紫金山。汪德臣就選取精鋭士兵，在夜間悄悄進軍偷襲，大破敵軍，甘閏隻身逃脱。南清北上覲見皇帝，他的部下殺死他的妻子兒女發動叛亂，蜀將焦遠率兵給他們送軍糧物資，汪德臣擊敗焦遠，繳獲了全部的物資和糧食。這年冬，蜀兵兩萬人又來進攻，也被打敗，繳獲糧船百餘艘。先前魚關到沔水，

來回擺渡的有一百零八處，至此，全都建起了橋梁。

戊午歲，帝親征，次漢中，德臣朝行在所。初，諸路軍成都，猝爲宋人所圍，德臣遣將赴之，約曰："先破敵者，奏領此城。"圍遂解。詔候江南事定，如約以城與之。帝幸益昌，駐北山，謂德臣曰："來者言汝立利州之功，今見汝身甚小，而膽甚大，不知敵曾薄汝城否？"德臣對曰："賴陛下洪福，未嘗一來。"帝曰："彼憚卿威名耳。"賜金帶，且俾立石紀功。嘉陵、白水交會，勢洶急，帝問："船幾何可濟？"德臣曰："大軍百萬，非可淹延，當别爲方略。"即命繫舟爲梁，一夕而成，如履坦途。帝顧謂諸王曰："汪德臣言不虚發。"賜白金三十斤，仍命刻石紀功。苦竹既逆命，至是攻之，岩壁峭絶，或請建天橋，帝以問德臣，曰："臣知先登陷陣而已，建橋非所知也。"既而橋果無功。乃率將士魚貫而進，帝望見，嘆曰："人言其膽勇，豈虚譽邪！"宋將趙仲武納款，而楊禮猶拒戰，奮擊，盡殺之。德臣微疾，帝勞之曰："汝疾皆爲我家。"飲以葡萄酒，解玉帶賜之，曰："飲我酒，服我帶，疾其有瘳乎！"德臣泣謝。宋龍州守將王德新，遣所親願效順，以郡民爲祈，奏如其請。進攻長寧，拔之，斬守將王佐。

戊午年，皇帝親自出征，駐扎在漢中，汪德臣前往駐地朝覲。當初，各路人馬駐軍成都，突然被宋軍包圍，汪德臣派遣將領趕赴成都，約定説："先攻破敵軍者，我奏請皇帝讓他統領此城。"包圍於是得以解除。皇帝下詔説等江南平定後，如約讓破敵者統領此城。皇帝到達益昌，駐扎在北山，對汪德臣説："來見我的人都説你在利州立了功，今天見你身材很小，而膽子很大，不知敵人是否逼近過你所守的城？"汪德臣説："托陛下的洪福，敵人一次也不曾來。"皇帝説："他們害怕你的威名啊。"賜給他金帶，并下令立石碑以記載他的功勞。嘉陵江、白水交匯處，水勢洶涌湍急，皇帝問："船什麽時候可以渡過去？"汪德臣説："百萬大軍，不可以拖延，應當另外制定方略。"當即命令連結船隻爲橋梁，一個晚上就成了，如走平路一般。皇帝回頭對諸王説："汪德臣言不虚發。"賜給他白銀三十斤，仍令刻石以記其功。由於苦竹已經反叛，到這時予以進攻。岩壁陡峭，有的人建議建天橋，皇帝問汪德臣，汪德臣説："我衹知道身先登城、攻陷敵陣而已，建天橋不是我所知道的。"後來建橋果然没有成功。汪德臣於是率領將士魚貫而進，皇帝望見後，感嘆道："人們都説他有膽有勇，不是虚譽呀！"宋將趙仲武投降，而楊禮仍然堅持抵抗，汪德臣領兵奮力攻擊，敵人全部被殺死。汪德臣患小病，皇帝慰勞他説："你的病都是爲我們家得的。"給他葡萄酒喝，又解下玉帶賜給他，并説："喝我的酒，佩我的玉帶，病就會好的。"汪德臣流淚稱謝。宋龍州守將王德新，派親信來表示願意歸順，但以不殺全郡的百姓爲條件，汪德臣上奏建議答允他的請求。進攻長寧，攻克之後，殺了守將王佐。

帝東下，德臣爲先鋒，抵大獲山，奪水門。宋將楊大淵遣子乞活數萬人命，引至帝前爲請，旦日，大淵率衆降。已而運山、青居、大梁皆降。攻釣魚山，守臣王堅負險，五月

皇帝東下，汪德臣爲先鋒，抵達大獲山，奪取水門。宋將楊大淵派兒子請求保全數萬人性命，汪德臣將他引到皇帝面前爲他説情，第二天早晨，楊大淵率部衆投降了。隨後運山、青居、大梁都投降了。攻打釣魚山時，宋守將王堅憑藉

不下，德臣單騎至城下，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爲飛石所中，遂感疾。帝遣使問勞，俾還益昌，奏曰："陛下尊爲天子，猶冒寒暑，服勞于外，臣待罪行伍，死其分也。"又遣丞相兀真賜湯劑，卒不起，年三十有六。中統三年，追封隴西公，謚忠烈。

險要地勢堅守，蒙古軍五個月没有攻下來，汪德臣獨自一人騎馬來到城下，大聲呼喊説："王堅，我來保全全城軍民性命，你應該早日投降。"話音未落，差點被飛石擊中，隨即染上了疾病。皇帝派使臣來探視慰勞，讓他返回益昌，他上奏説："陛下貴爲天子，尚且冒着寒冬酷暑在外操勞，我在部隊中服役，死也是應該的。"皇帝又派丞相兀真來賜給他湯藥，但最後不愈而死，年僅三十六歲。中統三年，追封爲隴西公，謚號忠烈。

子六人：長惟正；次惟賢，大司徒；惟和，昭文館大學士；惟明，以質子爲元帥；惟能，征西都元帥；惟純，權便宜都總帥。

他有六個兒子：長子汪惟正；次子汪惟賢，爲大司徒；汪惟和，爲昭文館大學士；汪惟明，以質子的身份任元帥；汪惟能，爲征西都元帥；汪惟純，代理便宜都總帥。

## 汪良臣

良臣，年十六七即從兄德臣出征，每戰輒當前鋒，以功擢裨帥，兼便宜都府參議。癸丑歲，以德臣薦，爲鞏昌帥，領所部兵屯田白水，蜀邊寨不敢復出鈔略。憲宗親征，軍至六盤，良臣還鞏昌，供億所須，事集而民不擾，詔權便宜總帥府事。良臣奏："願與兄德臣效力定四川。"帝曰："行軍餽餉，所係不輕，汝任其責，自可立功。"良臣既奉命，治橋梁，平道路，營舟車，水陸無壅，儲積充牣。有旨賜黄金、弓矢，旌其能。

汪良臣，十六七歲時就跟隨哥哥汪德臣出征，每次戰鬥往往充任前鋒，因有戰功被提拔爲副帥，兼任便宜都府參議。癸丑年，由於汪德臣推薦，擔任鞏昌帥，率領部下在白水屯田，蜀地邊寨的宋人再不敢出來侵擾。憲宗親自出征，大軍到達六盤山，汪良臣回到鞏昌，供給軍隊所需的物資，事情辦成了却没有騷擾百姓，皇帝下令任命他代行便宜總帥府事。汪良臣上奏説："我願意和哥哥一起效力，平定四川。"皇帝説："爲部隊提供糧餉，關係重大，你擔負這個責任同樣可以立功。"汪良臣受命之後，修建橋梁，平整道路，營造車船，以至水陸暢通、儲備充足。皇帝傳旨賜給他黄金、弓箭，以表彰他的才能。

世祖即位，阿藍台兒、渾都海逆命，劫六盤府庫，西垂騷動，詔良臣討之。兵至山丹，置營，按兵不戰者凡二月。俄大舉至耀碑谷，兩軍相當，良臣慷慨誓諸將曰："今日之事，係國安危，勝則富貴可保，敗則身戮家亡。苟能用命，縱死行間，不失忠孝之名。"衆聞，踴躍而前。會大風揚沙，晝晦，良臣手刃數十人，賊勢沮，衆軍乘勝擣之，賊大潰，獲阿藍台兒、渾都海，殺之，西鄙輯寧。捷

世祖即位後，阿藍台兒、渾都海叛亂，劫掠六盤山的府庫，西部邊境震動，世祖令汪良臣率軍征討。兵至山丹，建置營房，按兵不動，兩個月不同叛軍交戰。隨後大舉逼到耀碑谷，兩軍勢均力敵，汪良臣慷慨激昂地與各位將領誓師説："今天的戰事，關係到國家的安危，勝利了就可以保住富貴，失敗了則家敗人亡。如果執行軍令，即使是死在戰場上，也不失忠孝之名。"大家聽後，踴躍向前。當時正值有大風揚起沙塵，天昏地暗，汪良臣親手殺死了數十名敵人，叛軍氣勢頹喪，衆軍乘勝直搗敵軍，叛兵潰敗，阿藍

聞，賜金虎符，權便宜都總帥。

台兒、渾都海被俘，隨後被殺死，西部邊境得以安寧。皇帝聽説勝利的消息後，賜給他金虎符，并以他代行便宜都總帥之職。

中統二年，火里叛，復討平之。入覲，賜燕，屢稱其功，良臣拜謝曰："臣奉諸王成算，何功之有！"世祖嘉其能讓，復賜金鞍、甲胄、弓矢，轉同僉鞏昌路便宜都總帥。宋將昝萬壽帥戰船二百，泝江而上，欲掩青居。良臣伏甲數十艘其後，身先逆戰，萬壽敗走，伏發，幾獲之。三年，授閬蓬、廣安、順慶等路征南都元帥。良臣以釣魚山險絶，不可攻，奏請就近地築城曰武勝，以扼其往來。四年春，良臣攻重慶，命元帥康土禿先驅，與宋將朱禩孫兵交，良臣塞其歸路，引兵橫擊之，斷敵兵爲二，敵敗走趨城，不得入，盡殺之。

中統二年，火里反叛，他又率兵平定了。入朝觀見，皇帝賜宴，并多次稱贊他的功勞，汪良臣叩拜稱謝説："我是奉行各位王爺的戰略，有什麽功勞呢?"世祖贊賞他能够謙讓，又賜予他金鞍、盔甲、弓箭，改任同僉鞏昌路便宜都總帥。宋將昝萬壽統率二百艘戰船，逆江而上，準備偷襲青居。汪良臣埋伏十艘船的士兵在其後，親自率先迎戰，昝萬壽戰敗逃走，伏兵又發起攻擊，昝萬壽幾乎被捉住。三年，他被授予閬蓬、廣安、順慶等路征南都元帥。汪良臣以釣魚山險峻陡峭，不易攻取，上奏請求就近營造一座叫武勝的新城，以阻扼往來通道。四年春，汪良臣攻打重慶，他任命元帥康土禿爲先鋒，同宋將朱禩孫交戰。汪良臣阻斷敵軍的歸路，又領兵把敵人攔腰截斷，將敵兵分割爲兩部分，敵人敗走想逃回城中，但不能進入，全都被殺死。

至元六年，授東川副統軍。八年，兄子惟正請於朝，謂良臣久勞戎行，乞身代之。九年，復授良臣昭勇大將軍、鞏昌等二十四處便宜都總帥，兼本路諸軍奥魯總管。明年，召入，帝曰："成都被兵久，須卿安集之。"授鎮國上將軍、樞密副使、西川行樞密院事，蜀人安之。十一年，進攻嘉定，昝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大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進壘薄城。萬壽悉軍出戰，大破之，伏尸蔽江。萬壽乞降，良臣奏免其死，居民按堵。良臣統兵順流而下，紫雲、瀘、叙相繼款附。還圍重慶。

至元六年，汪良臣被授予東川副統軍。八年，他哥哥的兒子汪惟正向朝廷請求，説汪良臣長期在軍隊中操勞，請求讓自己去代替他。九年，朝廷又授予汪良臣爲昭勇大將軍、鞏昌等二十四處便宜都總帥，兼任本路諸軍奥魯總管。第二年，他被召入朝中，皇帝説："成都長期遭受戰亂，須要你去安定。"授予他爲鎮國上將軍、樞密副使、西川行樞密院事，蜀人安定了下來。十一年，汪良臣統兵進攻嘉定，昝萬壽堅守不出，汪良臣估計會有伏兵，派兵在山谷中大肆搜尋，果然俘獲了伏兵并都殺死了，他的軍隊通過高壘逼近城。昝萬壽全軍出來迎戰，被打得大敗，死尸把江面都遮蓋了。昝萬壽請求投降，汪良臣上奏請求免除他的死罪，百姓安定。汪良臣統兵順江而下，紫雲、瀘州、叙州相繼歸附，他又返回去圍攻重慶。

十三年，宋涪州安撫楊立，帥兵救重慶者再，良臣皆敗走之。宋安撫張珏，遣將乘虚襲據瀘州，良臣還軍平之，復攻重慶。十五年春，張珏

十三年，宋涪州安撫楊立，率兵兩次來救援重慶，都被汪良臣擊退。宋朝的安撫使張珏，派將士乘虚占據了瀘州，汪良臣回師平定了瀘州，又進攻重慶。十五年春，張珏以全部的兵力

悉衆鏖戰，良臣奮擊，大破之，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珏所部趙安開門納降，珏潛遁。良臣禁俘掠，發粟賑饑，民大悦。四川悉平。捷聞，世祖喜甚，召良臣入覲，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行四川中書省事，賜白貂裘。良臣陳治蜀十五事，世祖喜納。良臣至成都，以蜀瘡痍之餘，極意循撫。行省罷，改授安西王相，不赴。十八年夏，疾卒，年五十一。贈儀同三司，謚忠惠。加贈推誠保德宣力功臣、儀同三司、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梁國公。

決戰，汪良臣奮勇進擊，大破敵軍，他身中四箭。第二天，他更急切地督促將士奮戰。張珏的部將趙安打開城門投降，張珏逃走。汪良臣禁止搶掠，打開糧倉救濟飢民，老百姓非常高興。四川全都平定了。捷報傳來，世祖非常高興，召汪良臣入朝覲見，授予他爲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行四川中書省事，并賜給他白貂裘。汪良臣陳述了治理四川要做的十五件事情，世祖高興地采納了。汪良臣到成都後，因四川久經戰亂，所以極力安撫。四川行省被廢除後，改任安西王相，没有赴任。十八年夏，汪良臣因病而死，享年五十一歲。朝廷追贈儀同三司，謚號忠惠。又加贈推誠保德宣力功臣、儀同三司、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爲梁國公。

子七人：惟勤，雲南諸路行省平章政事；惟簡，保寧萬户；惟某，同知屯田總管府事；惟永，征西都元帥；惟恭，階州同知；惟仁，人匠總管達魯花赤；惟新，漢軍千户。

汪良臣有七個兒子：汪惟勤，爲雲南諸路行省平章政事；汪惟簡，爲保寧萬户；汪惟某，爲同知屯田總管府事；汪惟永，爲征西都元帥；汪惟恭，爲階州同知；汪惟仁，爲人匠總管達魯花赤；汪惟新，爲漢軍千户。

## 汪惟正

惟正字公理，幼穎悟，藏書二萬卷，喜從文士論議古今治亂，尤喜談兵，時出游獵，則勒從騎爲攻守狀。父卒于軍，皇侄壽王俾權襲父爵，守青居山。世祖即位，遂真授焉。初，憲宗遣渾都海以騎兵二萬守六盤，又遣乞台不花守青居，至是，渾都海叛，乞台不花發兵爲應，惟正即命力士縛乞台不花，殺之。世祖嘉其功，詔東川軍事悉聽處分。

汪惟正字公理，年幼時就很聰明，藏書兩萬卷，喜歡和文人學士一起議論古今治亂之事，尤其喜愛談論兵法，有時外出打獵，就指揮隨從練習攻守。他父親死於軍中後，皇侄壽王讓他暫且承襲他父親的爵位，駐守青居山。世祖即位後，正式授予了他這一職位。最初，憲宗派渾都海率二萬騎兵駐守在六盤山，又派乞台不花駐守在青居山。到這時，渾都海反叛，乞台不花發兵響應，汪惟正當即派大力士捉住乞台不花殺了。世祖嘉獎了他的功勛，下令東川軍事全由他指揮。

中統二年，入朝，賜甲胄、寶鞍。三年，詔還鞏昌。部長火都叛，民大擾，惟正謂將吏曰："火都今若猘犬，方肆狂嚙，苟一戰不利，則城邑爲墟，當勝以不戰。"乃發兵踵之，賊欲戰不得，休則撓之，若是者兩月，知其糧盡勢蹙，曰："可矣。"與戰，屢捷。火都遣三十人來約降，即遣其十人還，俾火都自來，因潛兵躡

中統二年，汪惟正入朝覲見，賜予盔甲、寶鞍。三年，皇帝令他回到鞏昌。部長火都發動叛亂，百姓受到極大騷擾，汪惟正對將士官吏説："火都現在像瘋狗一樣，正瘋狂地咬人，如果一戰失利，城邑就會化爲廢墟，應當以不戰來取勝。"於是派兵跟隨叛軍，叛軍想作戰時不與之交戰，想休息時則加以騷擾。如此兩個月，他得知叛軍的軍糧快没了，形勢窘迫，就説："可以進攻了。"便與叛軍交戰，屢次獲勝。火都派三

其後，出其不意擒殺之。

十人來約定投降，汪惟正隨即派其中的十個人回去，讓火都自己前來，偷偷派兵跟隨其後，出其不意地擒殺了火都。

至元七年，宋人修合州，詔立武勝軍以拒之。惟正臨嘉陵江作栅，阨其水道，夜懸燈栅間，編竹爲籠，中置火炬，順地勢轉走，照百步外，以防不虞。宋人知有備，不敢近。九年，帥兵掠忠、涪，獲令、簿各一，破寨七，擒守將六，降户千六百有奇，捕虜五百。會丞相伯顏克襄陽，議取宋，惟正奏曰："蜀未下者，數城耳，宜并力攻餘杭，本根既拔，此將焉往！願以本兵，由嘉陵下夔峽，與伯顏會錢塘。"帝優詔答曰："四川事重，舍卿誰托！異日蜀平，功豈伯顏下邪！"未幾，兩川樞密院合兵圍重慶，命益兵助之，惟正奪其洪崖門，獲宋將何統制。皇子安西王出鎮秦蜀，召惟正還。

至元七年，宋人修建合州城，皇帝下令設立武勝軍以拒敵。汪惟正在嘉陵江邊修建栅欄，以控制水道，夜晚在栅欄上挂上燈，用竹子編成燈籠，中間放着火矩，燈順着地勢轉動，能照到百步之外的地方，以防止不測之事發生。宋人知道他已有防備，不敢接近。九年，汪惟正統率軍隊進攻忠州和涪州，俘獲守令、主簿各一人，攻破七座營寨，擒獲六名守將，投降的人户有一千六百多，俘虜五百人。當時正值丞相伯顏攻克襄陽，朝廷討論如何消滅宋朝，汪惟正上奏説："蜀地没有被攻下的，祇是少數幾個城池了。現在應該集中力量攻取南宋都城餘杭，如果根本被拔除，這些殘兵敗將能跑到哪裏去呢！我願統率本部士兵，從嘉陵江直下夔峽，與伯顏會師錢塘。"皇帝下詔優待説："四川事情重大，除你之外，還能托付給誰呢？等到四川平定的那一天，你的功勞是不會在伯顏之下的。"不久，兩川樞密院合兵圍攻重慶，朝廷命令汪惟正增兵協助，汪惟正奪取了洪崖門，活捉了宋將何統制。皇子安西王出京鎮守秦蜀，汪惟正則被召回京城。

十四年冬，皇子北伐，而藩王土魯叛於六盤，王相府命别速帶領兵進討，惟正爲副。别速帶不習兵，師行無紀，惟正爲正部曲，肅行陣，嚴斥候，凡軍政一倚重焉。進次平凉，簡鞏兵鋭者八十人與俱，至六盤。土魯先據西山，惟正分安西兵爲左右翼，鞏兵獨居中，去土魯一里許，皆下馬，手弓。土魯遣百騎突陳，惟正令引滿毋發，將及，又命曰："視必中而發。"於是矢下如雨，突騎中者三之一，餘盡馳還，土魯軍遂走。惟正麾兵逐之，三逾山，至蕭河，擒叛將燕只哥，復進兵，土魯亦就擒。安西王至，惟正迎謁，王歷稱其功。明日，大燕，賞以金尊杯、貂裘。王妃

十四年冬，皇子北伐，藩王土魯在六盤山叛亂，皇子的相府任命别速帶統兵前往討伐，汪惟正爲副手。别速帶不熟悉軍事，部隊行動没有紀律，汪惟正爲他整頓部下，嚴密布陣，整頓派偵探，一切軍政大事全都依靠他。軍隊進駐平凉後，他挑選鞏昌舊部的八十名精鋭與自己同行，到達了六盤山。土魯事先占據了西山，汪惟正把安西王的部隊分爲左右翼，而以鞏昌舊部單獨居中，在距離土魯一里多遠的地方，令士兵都下馬，手持弓箭。土魯派百名騎兵前來衝陣，汪惟正命令士兵拉滿弓不要放箭，等騎兵快到時，下令説："看到必定能射中時再射。"於是箭如雨下，衝陣的騎兵中三分之一的人中了箭，殘餘的都馳馬逃回，土魯的軍隊於是敗逃。汪惟正指揮士兵追擊，三次翻越高山，至蕭河，擒獲叛將燕只哥，繼續追擊，土魯也束手被擒。安西王到達

賜其母珠絡帽衣，且曰："吾皇家兒婦也，爲汝母製衣，汝母真福人也。"詔惟正入朝，世祖推玉食食之，賜白金五千兩、錦衣一襲，授金吾衛上將軍、開成路宣慰使。十七年，遷龍虎衛上將軍、中書左丞，行秦蜀中書省事，賜玉帶。以省治在長安，去蜀遠，乃命惟正分省于蜀。蜀土荐罹兵革，民無完居，一聞馬嘶，輒奔竄避匿，惟正留意撫循，人便安之。二十年，進階資德大夫。二十二年，改授陜西行中書省左丞。入覲上都，得腹疾，還至華州，卒，年四十四。謚貞肅。

時，汪惟正迎接拜謁，安西王多次稱贊他的功勞。第二天，安西王舉行盛大宴會，賞給他金尊杯、貂皮衣。王妃也賜給他的母親有珍珠裝飾的帽子和衣服，而且說："我是皇帝的兒媳婦，爲你母親做衣服，你母親真是有福氣的人呀。"世祖令汪惟正入朝，賜給他精美的食品，還賜給他白銀五千兩、錦衣一套，授予他爲金吾衛上將軍、開成路宣慰使。十七年，升任龍虎衛上將軍、中書左丞，行秦蜀中書省事，并被賜予玉帶。因爲行省的治所在長安，離蜀地遠，就令他在蜀地分設行省。蜀地多次遭受戰亂，百姓没有好住房，一聽見馬叫，往往奔逃躲避，汪惟正注意加以安撫，人們逐漸安定下來。二十年，汪惟正進階爲資德大夫。二十二年，改任陜西行中書省左丞。他到上都覲見皇帝時，得了腹疾，返程至華州而死，享年四十四歲。謚號貞肅。

二子：嗣昌，武略將軍、成都管軍副萬户；壽昌，資德大夫、江南行御史臺中丞。

汪惟正有兩個兒子：汪嗣昌，爲武略將軍、成都管軍副萬户；汪壽昌，爲資德大夫、江南行御史臺中丞。

### 史天澤

史天澤字潤甫，秉直季子也。身長八尺，音如洪鍾，善騎射，勇力絶人，從其兄天倪帥真定。乙酉，天倪遣護送其母歸北京，既而天倪爲武仙所害，府僚王縉、王守道追及天澤於燕，曰："變起倉猝，部曲散走，多在近郊，公能迴轡南行，不招自至矣。"天澤毅然曰："兄弟之讎，義所當復，雖死不避，况未必死邪！"即傾貲裝，易甲仗，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天澤攝行軍事，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孛魯言狀，且乞濟師。

史天澤字潤甫，是史秉直的小兒子。他身高八尺，聲如洪鐘，善於騎射，勇力過人，跟隨他的哥哥史天倪帶領軍隊駐扎在真定。乙酉年，史天倪派他護送母親回北京，不久，史天倪被武仙殺害。家臣王縉、王守道在燕地追上了史天澤，并對他說："事變倉促而起，我們的軍隊潰敗，大都在真定近郊。如果您能回馬南下，這些人不等去召集就會自動前來。"史天澤毅然說："兄弟的仇，我一定要報，即使是死也不迴避，何况不一定死呢?"當即變賣家財，購置武器，掉頭南返，行抵滿城時，已有了很多人馬。史天澤代理主持軍事，派監軍李伯祐到孛魯國王那裏説明情况，并請求支援。

天澤時爲帳前軍總領，孛魯承制命紹兄職爲都元帥。俾笑乃解將蒙古軍三千人援之，合勢進攻盧奴。仙驍將葛鐵槍者，擁衆萬人來拒戰，天澤迎擊之，身先士卒，勇氣百倍。賊退阻泒河，乘夜而遁，天澤追及之，生

史天澤當時官職爲帳前軍總領，孛魯秉承皇帝的旨意令史天澤繼承他哥哥的職位爲都元帥，并令笑乃解統率三千蒙古軍援助他，合力進攻盧奴。武仙的勇將葛鐵槍率領約一萬人來迎戰，史天澤領兵攻擊，身先士卒，士氣倍增。敵人退守泒河，并乘夜逃跑。史天澤領兵追上敵軍，活捉

擒葛鐵槍，餘衆悉潰，獲其兵甲輜重，軍威大振。遂下中山，略無極，拔趙州，進軍野頭。會天澤兄天安亦提兵來赴，擊仙敗之，仙奔雙門，遂復真定。

了葛鐵槍，其餘的部衆全部潰散。史天澤的軍隊獲得了很多武器輜重，軍威大振，於是乘勝攻下了中山、無極、趙州，進軍野頭。正遇上史天澤的哥哥史天安也帶兵來助戰，打敗了武仙，武仙逃到雙門，於是收復了真定。

未幾，宋大名總管彭義斌陰與仙合，欲取真定，天澤同笑乃解扼諸贊皇，仙不得進。義斌勢蹙，焚山自守，天澤遣鋭卒五十，摧鋒而入，自以鐵騎繼其後，縛義斌斬之。未幾，仙復令諜者，結死士於城中大曆寺爲內應，夜斬關而入，據其城。天澤引步卒數十，逾城東出，至藁城，求援於董俊。俊授以鋭卒數百，夜赴真定，而笑乃解兵亦至，捕叛者三百餘人，仙從數騎，走保西山抱犢寨。笑乃解怒忿民之從賊，驅萬餘人將殺之，天澤曰："彼皆吾民，但爲賊所脅耳，殺之何罪！"力爭得釋。乃繕城壁，立樓櫓，爲不可犯之計，招集流散，存恤困窮。以抱犢諸寨，仙之巢穴，不即剪覆，終遺後患，急攻下之，仙乃遁去。繼又取蟻尖、馬武等寨，而相、衛亦降。

不久，南宋大名總管彭義斌暗中與武仙聯合，準備攻取真定。史天澤與笑乃解據守贊皇，使武仙無法前進。彭義斌情勢窘迫，衹好放火燒山，以圖自守。史天澤選派五十名勇士，强行攻入，自己則帶領披甲騎兵緊隨其後，活捉并殺死了彭義斌。不久，武仙又派間諜到真定城中，集結敢死之士在大曆寺作內應，夜晚奪門而入，占領了真定。史天澤帶領幾十名步兵，越城東走，到藁城向董俊求援。董俊給了他幾百名勇士，連夜趕赴真定，而笑乃解的軍隊也已到來，他們抓到了三百多個叛變的人。武仙和幾位親信騎馬逃走，據守西山抱犢寨。笑乃解對百姓順從敵人極爲惱怒，驅趕着一萬多人準備殺掉，史天澤說："這些人都是我們的百姓，衹是被敵人所脅迫纔順從，有什麽罪名殺他們呢！"據理力爭纔使這些人得以獲釋。接着又修砌城墻，建立瞭望樓，以期堅不可摧，并招集流散的民衆，撫慰窮困的百姓。因爲抱犢等營寨是武仙的巢穴，如果不予以鏟除，就會留下後患，於是領兵迅速攻克了這些營寨，武仙逃走。接着又攻克了蟻尖、馬武等營寨，相州、衛州也投降了。

己丑，太宗即位，議立三萬户，分統漢兵。天澤適入覲，命爲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萬户。庚寅冬，武仙復屯兵於衛，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顔合達以衆十萬來援，戰不利，諸將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其後，敗一都尉軍，與大軍合攻之，仙逸去，遂復衛州。

己丑年，太宗即皇帝位，打算設立左、中、右三萬户分别統率漢族軍隊。史天澤當時正入朝覲見，被任命爲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的萬户。庚寅年冬，武仙又在衛州集結軍隊，史天澤會合各地的軍隊圍困他。金朝將領完顔合達帶領十萬人來支援武仙，蒙古軍作戰失利，各路兵馬都失敗了，衹有史天澤帶領一千人繞到敵人背後出擊，打敗了一支都尉軍，接着與大隊人馬合力進擊，武仙逃走，於是收復了衛州。

壬辰春，太宗由白坡渡河，詔天澤以兵由孟津會河南，至則睿宗已破合達軍于三峰山。乃命略地京東，招

壬辰年春，太宗從白坡渡黄河，命令史天澤帶兵從孟津渡河并在河南會合。史天澤到達時，睿宗已在三峰山打敗了合達的軍隊。於是命天澤

降太康、柘縣、瓦岡、睢州，追斬金將完顏慶山奴於陽邑。夏，帝北還，留睿宗總兵圍汴。

攻占京東，招降太康、柘縣、瓦岡和睢州，在陽邑追殺了金朝將領完顏慶山奴。這年夏天，太宗北返，留下睿宗統率軍隊圍困汴京。

癸巳春，金主突圍而出，令完顏白撒自黄龍岡來襲新衛。天澤率輕騎馳赴之，比至，圍已合，天澤奮戈突至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且至。"復躍出；其衆皆披靡，遂與大軍夾擊之，白撒等敗走蒲城，天澤尾其後，白撒等兵尚八萬，俘斬殆盡。金主以單舸東走歸德，天澤追至歸德，與諸軍會。新衛達魯花赤撒吉思不花，欲薄城背水而營，天澤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則進退失據矣。"不聽，會天澤以事之汴，比還，撒吉思不花全軍皆没。金主遷蔡，帝命元帥倴盞率大軍圍之。天澤當其北面，結筏潛渡汝水，血戰連日。甲午春正月，蔡破，金主自經死，天澤還真定。

癸巳年春，金朝皇帝從汴京突圍而出，命完顏白撒從黄龍岡發兵來襲擊新衛。史天澤帶領輕騎兵前往增援，等到達時，敵人的包圍圈已形成。史天澤揮舞兵器衝到城下，對守城的軍兵説："你們勉力抗禦，援兵就要到了。"又衝出重圍，他的部衆也是所向披靡，接着與大部隊合力夾擊，白撒等失利逃往蒲城，史天澤緊隨其後。白撒所剩的八萬人馬，差不多全被俘虜或殺死。金朝皇帝乘一條船向東逃到歸德，史天澤追到歸德，與其他部隊會合。新衛達魯花赤撒吉思不花打算緊靠城背水扎營，史天澤説："這哪是駐扎軍隊的地方呢？如果敵人來進犯，那就進退兩難了。"這一建議没有被采納。正好史天澤有事要到汴京去，等他回來，撒吉思不花已全軍覆没了。金朝皇帝遷居蔡州，皇帝命元帥倴盞率大軍合圍。史天澤統兵在北面包圍，製造木筏偷偷渡過汝水，血戰了好幾天。甲午年春正月，蔡州被攻破，金朝皇帝上吊自殺，史天澤領兵回到真定。

時政煩賦重，貸錢於西北賈人以代輸，累倍其息，謂之羊羔利，民不能給。天澤奏請官爲償一本息而止。繼以歲饑，假貸充貢賦，積銀至一萬三千錠，天澤傾家貲，率族屬官吏代償之。又請以中户爲軍，上下户爲民，著爲定籍，境内以寧。

當時政令煩雜，賦税繁重，人們衹好向西北的商人借錢交納，利息一再翻番，稱爲羊羔利，老百姓無力償還。史天澤請求官府代爲償還本錢和初次的利息予以了結。隨後又因爲遇到荒年，人們衹得借貸交納貢賦，多達一萬三千錠銀。史天澤傾盡家産，帶領親族和官吏代爲償付。史天澤又請求以中户爲軍户，以上户和下户爲民户，并成爲固定的户籍，境内因此得以安寧。

金亡，移軍伐宋。乙未，從皇子曲出攻棗陽，天澤先登，拔之。及攻襄陽，宋兵以舟數千陳於峭石灘，天澤挾二舟載死士，直前搗之，覆溺者萬計。丁酉，從宗王口温不花圍光州，天澤先破其外城，攻子城，又破之。師次復州，宋兵以舟三千鎖湖面爲栅，天澤曰："栅破，則復自潰。"親執桴鼓，督勇士四十人攻其栅，不

金朝滅亡後，蒙古又移師攻伐南宋。乙未年，史天澤隨皇子曲出進攻棗陽，史天澤首先登城，攻下了棗陽。在進攻襄陽時，南宋的軍隊用幾千條船在峭石灘列陣，史天澤帶領勇士乘兩條船，勇往直前，奮力攻打，南宋士兵淹死的數以萬計。丁酉年，史天澤隨宗王口温不花圍困光州，他先打下了外城，接着又攻克了内城。軍隊抵達復州，南宋軍隊將三千條船排開，用作栅欄封鎖湖面。史天澤説："如果攻破栅欄，則復州

逾時，栅破，復人懼，請降。進攻壽春，天澤獨當一面，宋兵夜出斫營，天澤手擊殺數人，麾下兵繼至，悉驅其兵入淮水死，乘勝而南，所向輒克。

的軍隊自然潰敗。”於是親自擊鼓，督促四十位勇士攻擊栅欄，不一會兒就攻破了，復州守軍害怕，便請求投降了。進攻壽春時，史天澤獨當一面，南宋軍兵夜晚來劫營，史天澤親手殺死了幾人，接着他的部衆到了，將敵人全都趕進淮河淹死。史天澤乘勝南進，所到之處總是取得勝利。

壬子，入覲，憲宗賜衛州五城爲分邑。世祖時在藩邸，極知漢地不治，河南尤甚，請以天澤爲經略使。至則興利除害，政無不舉，誅郡邑長貳之尤貪横者二人，境内大治。阿藍答兒鉤較諸路財賦，鍛煉羅織，無所不至，天澤以勛舊獨見優容，天澤曰：“我爲經略使，今不我責，而罪餘人，我何安乎!”由是得釋者甚衆。

壬子年，史天澤入朝覲見，憲宗賜給他衛州五城作爲封地。世祖當時是藩王，深知漢人居住地難以治理，而黄河以南尤其如此，建議以史天澤爲經略使。史天澤到任後就興利除弊，多有建樹，他處死了郡邑的長官和佐官中最貪暴的兩名官吏，所管轄之地得到很好治理。阿藍答兒核查各路財賦，羅織各種罪名，無所不用其極，衹有史天澤因爲是功臣受到優禮。史天澤説：“我是經略使，現在不責怪我，而治其餘人的罪，我怎麽能安心呢?”因此許多官吏得以獲釋。

戊午秋，從憲宗伐宋，由西蜀以入。己未夏，駐合州之釣魚山，軍中大疫，方議班師，宋將吕文德以艨艟千餘，泝嘉陵江而上，北軍迎戰不利。帝命天澤禦之，乃分軍爲兩翼，跨江注射，親率舟師順流縱擊，三戰三捷，奪其戰艦百餘艘，追至重慶而還。

戊午年秋，史天澤隨憲宗伐南宋，從西蜀進入宋境。己未年夏，駐軍在合州的釣魚山，軍隊裏發生了疫疾，正商議班師，南宋將領吕文德率千餘條戰船，泝嘉陵江而上，蒙古軍迎戰失利。憲宗命史天澤抵禦，史天澤將軍兵分爲兩隊，在江兩岸射殺。他則帶領水軍順流而下，正面迎敵，三戰三勝，奪得了一百多艘戰船，將敵人追趕到重慶後纔回師。

中統元年，世祖即位，首召天澤，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即具疏以對，大略謂：“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霈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奉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庶能上下丕應，内外休息。”帝嘉納之。繼命往鄂渚撤江上軍，還，授河南等路宣撫使，俄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

中統元年，世祖即皇帝位，首先召見史天澤，向他詢問治國安民之道。他就寫了奏疏以對答，主要内容包括：“朝廷應該首先設立中書省和各部以正綱紀，設置監察機構以監督各地，施行德政以安定那些反覆無常的人，罷黜貪婪殘暴的官吏代之以賢能的人，明定俸禄的等級以培養廉潔，禁止賄賂以防止奸邪，這樣纔能上下一心，全國安寧。”皇帝很贊賞并接受了這些意見。接着命史天澤到鄂渚撤回長江一帶的軍隊，回來以後，被任命爲河南等路的宣撫使。不久，又兼任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

二年夏五月，拜中書右丞相。天澤既秉政，凡前所言治國安民之術，無不次第舉行。又定省規十條，以正庶務。憲宗初年，括户餘百萬，至

二年夏五月，史天澤官拜中書右丞相。當政之後，先前所説的治國安民之道，無不依次予以施行。又爲中書省訂立了十條規章制度，以使諸事有章可循。憲宗初年，全國有一百多萬户没有

是，諸色占役者太半，天澤悉奏罷之。秋九月，扈從世祖親征阿里不哥，次昔木土之地，詔丞相線真將右軍，天澤將左軍，合勢蹙之，阿里不哥敗走。

三年春，李璮陰結宋人，以益都叛，遂據濟南，詔親王哈必赤總兵討之，凶勢甚盛。繼命天澤往，天澤聞璮入濟南，笑曰："豕突入苙，無能爲也。"至則進説於哈必赤曰："璮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絶其奔軼，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璮，斬于軍門，誅同惡者數十人，餘悉縱歸。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

初，天澤將行，帝臨軒授詔，責以專征，俾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於諸將，其慎密謙退如此。天澤在憲宗時嘗奏："臣始攝先兄天倪軍民之職，天倪有二子，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權，臣復入叨寄遇，一門之内，處三要職，分所當辭，臣可退休矣。"帝曰："卿奕世忠勤，有勞於國，一門三職，何愧何嫌！"竟不許。至是，言者或謂李璮之變，由諸侯權太重。天澤遂奏："兵民之權，不可并於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侄，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

至元元年，加光禄大夫，右丞相如故。三年，皇太子燕王領中書省，兼判樞密院事，以天澤爲輔國上將軍、樞密副使。四年，復授光禄大夫，改中書左丞相。六年，帝以宋未附，議攻襄陽，詔天澤與駙馬忽剌出

登記在册，到現在，各種職業户擔任了差役的一多半，史天澤都建議罷除了。這年秋九月，史天澤侍從世祖討伐阿里不哥，軍隊駐扎在昔木土地區。世祖命丞相線真統率右軍，史天澤統率左軍，聯合夾擊，阿里不哥失敗逃走。

三年春，李璮暗中勾結宋人，據益都反叛，并占領了濟南。皇帝詔令哈必赤親王領兵討伐，敵人的氣焰更加囂張。隨後皇帝又命史天澤前往，史天澤聽説李璮進駐濟南，笑着説："小猪受驚後狂奔到猪欄中，不會有什麽作爲。"到達前綫後就對哈必赤説："李璮詭計多端，兵力又精强，不應該與他决戰，而要用時間拖垮他。"於是深溝高壘，斷了敵人的逃路。四個月之後，濟南城中糧盡，軍兵潰散出城投降，李璮被活捉後在軍門處死，幾十名首犯也一同被處死，其他的人都放了回去。第二天，史天澤領兵東進，還没有到益都，城裏的人已打開城門投降了。

最初，史天澤要上前綫時，皇帝在殿前給了他一道詔令，要他一人全權負責征討，所有的將領都得聽他指揮。史天澤一直没有把這道詔令拿出來給别人看，回師後，皇帝慰勞他，他將功勞都歸於各將領，他辦事就是這樣周密謙遜。史天澤在憲宗時曾經上奏説："我開始是代我哥哥史天倪主持軍政民務，天倪有兩個兒子，一個管理民政，一個掌握兵權，我又承蒙聖上知遇之恩，一家人占據三個重要的職位，按理該辭去官位，我應該退休了。"憲宗説："你家世代忠於王事，勤於職守，有功於國家。一家人任三種職務，又有什麽不妥呢？"結果没同意。到這時，有人説李璮叛亂，是因爲各地諸侯的權力太大。史天澤於是上奏説："民政與兵權，不可由一家人掌握，要從我家開始改變這種狀況。"於是史家的子侄，當天内解除兵權的就有十七人之多。

至元元年，加授史天澤爲光禄大夫，仍爲右丞相。三年，皇太子燕王主持中書省的政務，兼管樞密院的軍事，史天澤被任命爲輔國上將軍、樞密副使。四年，又授光禄大夫，改任中書左丞相。六年，皇帝因南宋還没有歸附，準備進攻襄陽，讓史天澤和駙馬忽剌出前去籌劃辦理，并賜

往經畫之，賜白金百錠、楮幣萬緡。至則相要害，立城堡，以絶其聲援，爲必取之計。七年，以疾還燕。八年，進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仍敕右丞相安童諭旨曰："兩省、院、臺，或一月、一旬，遇大事，卿可商量，小事不煩卿也。"

十年春，與平章阿术等進攻樊城，拔之，襄陽降。十一年，詔天澤與丞相伯顏總大軍，自襄陽水陸并進。天澤至郢州遇疾，還襄陽，帝遣侍臣賜以葡萄酒，且諭之曰："卿自朕祖宗以來，躬擐甲胄，跋履山川，宣力多矣。又卿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爲憂，可且北歸，善自調護。"還至真定，帝又遣其子杠與尚醫馳視，賜以藥餌。天澤因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它。以十二年二月七日薨，年七十四。訃聞，帝震悼，遣近臣賻以白金二千五百兩，贈太尉，謚忠武。後累贈太師，進封鎮陽王，立廟。

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尤熟於《資治通鑑》，立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禄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因以謝之，言者慚服。當金末，名士流寓失所，悉爲治其生理而賓禮之，後多致顯達。破歸德，釋李大節不殺，而送至真定，署爲參謀。衛爲食邑，命王昌齡治之，舊人多不平，而莫能間。其知人之明、用人之專如此。是以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而

給他白銀一百錠、一萬緡紙幣。史天澤到達後，考察要害地區，設立城堡，斷絶了南宋軍隊的後援，作最終攻克的準備。七年，史天澤因病回到燕京。八年，史天澤進封爲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皇帝還讓右丞相安童向他宣布旨令説："兩省和樞密院、御史臺的政務，或者一個月，或者十天，遇到大事，你可以參與討論，其他的事則不用你費力了。"

十年春，史天澤與平章阿术等人領兵攻克了樊城，襄陽守軍投降。十一年，皇帝令史天澤與丞相伯顏統率大軍，從襄陽水陸并進進攻南宋。史天澤到達郢州時患病，又回到襄陽。皇帝派侍臣給他送去葡萄酒，并告訴他説："你自我先輩以來，執戈帶甲，跋山涉水，四出征討，效力很多。你還首先進攻南宋，以後成功了，都是你的功勞呀。請不要因病耽擱行動而擔憂，可以回到北方，好好地調養調養。"回到真定，皇帝又派史天澤之子史杠與太醫探視，并賜給他藥品。史天澤順便上奏説："我終歸一死，没有什麽可惜的，但願我軍渡過長江之後，千萬不要殺戮搶掠。"此外再没有别的話。史天澤在十二年二月七日死去，享年七十四歲。皇帝得知這一消息後，十分震驚和悲痛，派近臣送去二千五百兩銀子以助喪葬，并追贈史天澤爲太尉，謚號忠武。後來又贈太師，進封鎮陽王，并建祠廟。

史天澤在平時，從不自我炫耀，每到關鍵時刻或討論國家大事時，則毅然以天下大事爲己任。四十歲時，纔改變志向開始讀書，對於《資治通鑑》尤爲熟悉，所發議論也多出人意料。就任宰相之日，門庭冷冷清清。有人勸他以權勢自我張揚，他舉唐代韋澳對周墀所説的話回答説："願你不要自以爲有權。官位、俸禄和賞罰，都爲皇帝所掌握，你又有什麽權呢?"并因此推謝了，勸他的人慚愧而又欽敬。金朝末年，許多名士流離失所，史天澤爲他們提供生活所需并以賓客之禮相待，其中多人後來都做了大官。攻克歸德時，史天澤不殺金朝的守官李大節，并把他帶到真定，讓他做了自己的參謀。史天澤的封地在衛，他讓王昌齡管理，舊時的門客大都憤憤不

下無怨，人以比於郭子儀、曹彬云。

平，但也不能離間。他知人之明，用人之專，往往如此。正是由於這樣，他爲將任相五十年，皇上不疑，臣僚無怨，被人們比作唐朝的郭子儀和北宋的曹彬。

子格，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樟，真定順天新軍萬户；棣，衛輝路轉運使；杠，湖廣行省右丞；杞，淮東道廉訪使；梓，同知澧州；楷，同知南陽府；彬，中書左丞。

史天澤的兒子史格，是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史樟，是真定順天新軍萬户；史棣，是衛輝路轉運使；史杠，是湖廣行省右丞；史杞，是淮東道廉訪使；史梓，同知澧州；史楷，同知南陽府；史彬，是中書左丞。

**史格**

格字晋明。歲壬子，憲宗賜天澤以衛城，授格節度使。憲宗崩，格北留謙州，五年而歸，爲鄧州舊軍萬户。既又代張弘範爲亳州萬户，而以故所將鄧州舊軍授弘範。從攻襄陽，襄陽下，賜白金、衣裘、弓矢、鞍馬。衆軍渡江，平章阿术將二十五萬户居前，每五萬户擇一人爲帥統之，格居其一。格軍先渡，爲宋將程鵬飛所却，格被三創，喪其師二百，尋復大戰，中流矢，鵬飛身亦被七創，乃敗走。其後樞密院奏格輕進，請罪之，帝念其功，而薄其罪。俾從平章阿里海牙攻潭州，炮激栅木，傷肩，矢貫其手，裹創先登，拔之，遂以軍民安撫留戍。

史格字晋明。壬子年，憲宗將衛城賜給史天澤，同時授予史格爲節度使。憲宗死後，史格被留在北方的謙州，五年後南歸，任鄧州舊軍萬户。接着又代替張弘範任亳州萬户，而把自己過去所帶的鄧州舊軍交給了張弘範。他隨從大軍進攻襄陽，襄陽被攻下之後，被賜給白銀、衣裘、弓箭和鞍馬。大軍渡江時，平章阿术率二十五萬户在前，每五萬户選擇一人爲統帥，史格是其中之一。史格率領的軍隊最先渡江，被南宋將領程鵬飛所阻截，史格三處受傷，士兵戰死的有二百人。隨後大戰，他又被流箭所傷。程鵬飛身上也七處受傷，最後敗逃而去。事後樞密院向皇帝報告説史格輕率進軍，請求治他的罪，皇帝念他有功，衹是稍加批評了他一下。并命令他跟着平章阿里海牙進攻潭州，炮轟栅木時，傷了他的肩膀，流箭射穿了他的手，他裹着傷口最先登上了城，并攻下此城，於是被任命爲軍民安撫使在這裏留守。

入覲，加定遠大將軍，賜以天澤所服玉帶。從攻静江，衆以轒轀自蔽鑿城，格所當，炮礧蔽地，車不可至，乃伺隙率衆攀堞，蟻附而上，拔之。徇廣西十八州、廣東三州，皆下。静江受兵之初，溪洞諸夷皆降雲南，格遣使諭之，來者五十州，雲南争之，事聞，詔聽格節度。升廣西宣撫使，改鎮國上將軍、廣南西道宣慰使。

他進京覲見皇帝，被加授定遠大將軍，并賜給他史天澤曾用過的玉帶。隨從大軍進攻静江，其他的人都藉攻城車的掩護鑿挖城墻，史格所在的地方，炮石密集，攻城車不能接近城墻，他便在炮石的間隙，率領士兵攀援而上，攻下了此城。他率衆攻占廣西十八州、廣東三州，都被攻下了。静江戰事發生後，生活在水澤山洞的各夷族都歸降了雲南，史格派人前往曉諭，有五十個州前來歸附，雲南方面也來争要，這事上報之後，皇帝下令由史格指揮。并升他爲廣西宣撫使，又改任鎮國上將軍、廣南西道宣慰使。

宋亡，陳宜中、張世傑挾益王昰、廣王昺據福州，立益王，傳檄嶺海，欲復其地，詐言夏貴已復瀕江州郡。諸戍將以江路既絶，不可北歸，皆托計事還静江。格曰："君等亦爲虚聲所懼邪！待貴逾嶺，審不可北歸，吾與諸君取塗雲南而歸，未爲不可，敢輒棄戍哉！"行省議棄廣東之肇慶、德慶、封州，并兵戍梧州。格曰："棄地撤備，示敵以怯，不可，宜增兵戍之。"劇賊蘇仲，集潰卒，據鎮龍山稱王，劫掠於外，耕植於内，至秋畢穫。聞大兵至，則僞出降，官軍畏暑，不敢深入，横、象、賓、貴四州，皆被其害。格築堡於其界，守以土兵，令官軍火其廬栅，民踐其禾稼，仲窮蹙，遂降。益王餘衆破潯州，斬李辰、李福。静江北抵全、永，皆城守，羅飛圍永，凡七月不下。判官潘澤民間道來告急，格分兵赴之，殄其衆。

南宋滅亡之後，陳宜中、張世傑帶着益王趙昰、廣王趙昺占據了福州，并立益王爲皇帝，向嶺海發布公文，企圖收復這些地區，并謊稱夏貴已經收復了沿江各州郡。蒙古在江南戍守的各位將領，認爲長江的道路已被南宋所斷絶，不能北歸了，都假藉計議公事回到静江。史格説："你們也被謊言所嚇倒了嗎？等夏貴真的越過了嶺南，的確不能向北撤回了，我再與你們取道雲南而回，也未爲不可，怎能現在就要放棄戍守呢！"行省商議放棄廣東的肇慶、德慶、封州，集結兵力守梧州。史格説："放棄土地撤守，向敵人表示出怯弱，這是不可以的，應該增兵防守。"敵軍頭領蘇仲，糾集潰散的士兵，占據鎮龍山稱王，在山外搶劫，在山中耕種，到秋天收穫。聽説大軍來了，就僞裝出來投降，官軍害怕暑熱，不敢深入進剿，横、象、賓、貴四州，都受其禍害。史格在其邊界處構築堡壘，以當地士兵防守，讓官軍燒毁其房屋栅欄，讓老百姓踐踏他的莊稼。蘇仲窮途末路，衹好投降。益王趙昰的殘部攻破潯州，殺了李辰、李福。静江北面的全州和永州，都竭力防守，羅飛圍困永州，七個月都没有攻下來。判官潘澤民從小路趕來告急，史格派一部分軍隊前往，消滅了敵人。

益王死，衛王立。趣廣州，壁海中崖山，遣曾淵子據雷州，諭之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奔硇洲。世傑將兵數萬，欲復取雷州，戍將劉仲海擊走之。後悉衆來圍，城中絶糧，士以草爲食，格漕欽、廉、高、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解圍去。詔格戍雷州。衛王死，廣東、西悉平。張弘範請復將亳州軍，乃還格鄧州舊軍。拜參知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使。入覲，拜資德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右丞。移江西右丞，尋復爲湖廣右丞，進平章政事。卒，年五十八。

益王死後，衛王繼位。逃到廣州，在大海中的崖山扎營，并派曾淵子占據了雷州。蒙古軍要他投降，他拒不從命。蒙古軍便向他進攻，他逃到了硇洲。張世傑帶領數萬人馬，打算再攻取雷州，被守將劉仲海擊退。後來張世傑又以全部的兵力來圍困，城中的糧食没有了，士兵們以草充飢，史格從欽、廉、高、化等州漕運糧食援救，張世傑衹好解圍而去。皇帝下令讓史格守雷州。衛王死後，廣東、廣西全部平定。張弘範請求還是讓他統率亳州軍，鄧州舊軍便讓史格統率。史格升任參知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使。他進京覲見，被任命爲資德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右丞。改任江西行省右丞，很快又爲湖廣右丞，升任平章政事。去世，時年五十八歲。

子燿，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榮，鄧州舊軍萬户。

兒子史燿，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史榮，爲鄧州舊軍萬户。

# 元史卷一百五十六

## 列傳第四十三

### 董文炳

董文炳字彦明，俊之長子也。父歿時年始十六，率諸幼弟事母李夫人。夫人有賢行，治家嚴，篤於教子。文炳師侍其先生，警敏善記誦，自幼儼如成人。

歲乙未，以父任爲藁城令。同列皆父時人，輕文炳年少，吏亦不之憚。文炳明於聽斷，以恩濟威。未幾，同列束手下之，吏抱案求署字，不敢仰視，里人亦大化服。縣貧，重以旱蝗，而徵斂日暴，民不聊生。文炳以私穀數千石與縣，縣得以寬民。前令因軍興乏用，稱貸於人，而貸家取息歲倍，縣以民蠶麥償之。文炳曰："民困矣，吾爲令，義不忍視也，吾當爲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畝計直與貸家，復籍縣閑田與貧民爲業，使耕之。於是流離漸還，數年間民食以足。朝廷初料民，令敢隱實者誅，籍其家。文炳使民聚口而居，少爲户數。衆以爲不可，文炳曰："爲民獲罪，吾所甘心。"民亦有不樂爲者，文炳曰："後當德我。"由是賦斂大减，民皆富完。旁縣民有訟不得直者，皆詣文炳求决。文炳嘗上謁大府，旁縣人聚觀之，曰："吾亟聞董令，董令顧亦人耳，何其明若神也！"時府索無厭，文炳抑不予。或讒之府，府欲中害之，文炳曰："吾終不

董文炳字彦明，是董俊的大兒子。父親死的時候他年僅十六歲，就帶領幼小的弟弟們侍奉母親李夫人。李夫人很賢惠，治家嚴格，認真教育兒子。董文炳從師於侍其先生，機警敏捷，善於記誦，從小舉止就像大人一樣。

乙未年，董文炳因爲父親的原因被任命爲藁城令。同僚都是他父親同輩的人，輕視他年輕，屬吏們也不怕他。董文炳善於聽訟斷獄，并在施播恩惠的過程中樹立了威信。不久，同僚們都自愧不如，屬吏們拿着案卷請他簽字，極其恭敬，鄉里的人也很聽命順服。藁城縣很窮，加上遭旱災、蝗災，而賦税日益增加，民不聊生。董文炳把自家儲存的數千石穀子給了縣裏，縣裏得以寬解百姓的負擔。前任縣令爲供應軍隊之需用，向别人借了高利貸，債主索取的利息每年增加一倍，縣裏用老百姓的桑蠶和麥子來償還。董文炳説："百姓太貧困了，我作爲縣令，不忍心看着這樣下去，我應當替他們償還。"就把自己的若干畝土地和房産折價還給了借貸的人，又將縣裏閑置的土地登記分給貧苦的百姓作爲産業，讓他們耕種。於是流離在外的百姓逐漸回來，幾年時間百姓的糧食便充足了。朝廷開始統計人口時，下令將隱瞞實情的人殺頭，并没收其家産。董文炳讓百姓合并户口居住，以减少户數。大家都認爲這樣不行，董文炳却説："爲了百姓而獲得罪名，這是我心甘情願的。"百姓中也有不願意的，董文炳説："以後會感謝我的。"因此賦税减少很多，百姓都富裕起來。鄰縣的老百姓告狀得不到公正裁斷的，也來找他裁决。一次他前去拜見太

能剥民求利也。”即棄官去。

府，别的縣的人聚衆圍觀，説：“我們多次聽説過董縣令，董縣令也是人，爲什麽賢明得像神一樣呢！”當時太府勒索百姓非常嚴重，他擱置不予照辦，有人向太府進讒言，太府想加害於他，董文炳説：“我無論如何不能靠盤剥百姓來謀求利益。”隨即棄官離去。

世祖在潛藩，癸丑秋，受命憲宗征南詔。文炳率義士四十六騎從行，人馬道死殆盡。及至吐番，止兩人能從，兩人者挾文炳徒行，躑躅道路，取死馬肉續食，日行不能三二十里，然志益厲，期必至軍。會使者過，遇文炳，還言其狀。時文炳弟文忠先從世祖軍，世祖即命文忠解尚厩五馬載糗糧迎文炳。既至，世祖壯其忠，且閔其勞，賜賚甚厚。有任使皆稱旨，由是日親貴用事。

癸丑年秋，世祖還是藩王時，受憲宗之命征討南詔。董文炳帶領四十六位義士，騎馬隨行，在路上人馬幾乎死光。等到了吐番時，衹剩兩個人能够隨行，兩人扶着董文炳步行，路上十分艱難，他們割取死馬的肉作爲每日的食物，一天走不了二三十里，然而他意志更加堅定，堅信一定能到達部隊。正趕上使者從這裏經過，遇到董文炳一行，回去對世祖説了他們的情况。當時董文炳的弟弟董文忠正跟着世祖的大軍，世祖當即命令董文忠解下上等馬厩的五匹好馬，帶着乾糧去接董文炳。等他們到後，世祖表彰他的忠誠，撫慰其勞累，賞賜很豐厚。由於委派給他的事辦得都讓世祖很滿意，從此逐漸被重用。

己未秋，世祖伐宋，至淮西臺山寨，命文炳往取之。文炳馳至寨下，諭以禍福，不應，文炳脱胄呼曰：“吾所以不極兵威者，欲活汝衆也，不速下，今屠寨矣。”守者懼，遂降。九月，師次陽羅堡。宋兵築堡于岸，陳船江中，軍容甚盛。文炳請於世祖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即與敢死士數十百人當其前，率弟文用、文忠，載艨艟鼓櫂疾趨，叫呼畢奮。鋒既交，文炳麾衆趨岸搏之，宋師大敗。命文用輕舟報捷，世祖方駐香爐峰，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鞍起立，竪鞭仰指曰：“天也！”且命他師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既渡江，會憲宗崩。閏十一月，班師。

己未年秋，世祖領兵討伐南宋，到達淮西臺山寨，命令董文炳前去攻取。董文炳騎馬來到山寨下，曉以利害，不見回應，他摘掉頭盔高聲呼喊：“我之所以不攻打，是想保全你們的性命，如不趕快投降，馬上就要屠寨了。”守寨的人害怕了，立即投降。九月，部隊到達陽羅堡。宋軍在岸邊修築堡壘，在長江中陳列戰艦，陣容很强大。董文炳向世祖請戰説：“長江天險，是宋朝立國所依賴的屏障，如果進攻，宋軍勢必死守，不把他們的士氣打掉是不行的，我請求嘗試一下。”隨即同上百名敢死之士在前，帶着弟弟董文用、董文忠，乘着戰船快速前進，并奮力吶喊。雙方剛一交戰，董文炳就指揮部衆趨向江岸與敵軍搏鬥，宋軍大敗。董文炳派董文用駕快船回去報捷，世祖當時正駐在香爐峰，便騎馬下山，問明取勝的情况後，扶着馬鞍站立，竪起鞭子仰指着上方説：“這是天意啊！”而且命令其他的部隊不要解下盔甲，準備明天圍城。渡過長江後，適逢憲宗去世。閏十一月，班師回朝。

庚申，世祖即位于上都，是爲中

庚申年，世祖在上都即皇帝位，這年是中統

統元年，命文炳宣慰燕南諸道。還奏曰：“人久弛縱，一旦遽束以法，不可。危疑者尚多，宜赦天下，與之更始。”世祖從之，反側者遂安。二年，擢山東東路宣撫使。方就道，會立侍衛親軍，帝曰：“親軍非文炳難任。”即遥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

元年，世祖命董文炳撫慰燕南各道。董文炳回京後上奏說：“人們長久放縱慣了，不能立即用法律來約束。現在，危險的、有疑心的人還很多，應該大赦天下，給那些人以改過自新的機會。”世祖采納了這一建議，心懷二意的人於是定下心來。二年，董文炳被提升爲山東東路宣撫使。剛上路赴任，正趕上設立侍衛親軍，皇帝說：“親軍統領非董文炳難以擔當此任。”隨即遥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佩帶金虎符。

三年，李璮反濟南。璮劇賊，善用兵。文炳會諸軍圍之，璮不得遁。久之，賊勢日蹙，文炳曰：“窮寇可以計擒。”乃抵城下，呼璮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璮耳，餘來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縋城降。田，璮之愛將，既降，衆遂亂，禽璮以獻。璮兵有浙、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主將怒其與賊，配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言于主將曰：“彼爲璮所脅耳，殺之恐乖天子仁聖之意。向天子伐南詔，或妄殺人，雖大將亦罪之，是不宜殺也。”主將從之。然他殺之者已衆，皆大悔。

三年，李璮在濟南反叛。李璮是勢力强大的叛賊，善於用兵。董文炳會合各路軍隊進行圍困，李璮無法逃走。時間一長，叛軍日漸窘迫，董文炳說：“現在可以用計謀來擒獲這一窮寇了。”因而就到了城下，對李璮的部將田都帥喊話說：“反叛的人衹有李璮一人而已，其餘的衹要歸附就是我們的人，不要自尋死路。”田都帥從城上順着繩子爬下來投降。田都帥是李璮的愛將，他一投降，於是部衆大亂，活捉李璮來投降。李璮的士兵中有浙、漣兩軍二萬多人，勇敢善戰，主將因爲他們參與反叛，很生氣，分配給各軍，讓各軍暗中殺掉他們。董文炳應當殺掉二千人，他對主將說：“這些人是被李璮所脅迫的，殺掉他們恐怕違背皇上的仁慈之意。先前皇上攻打南詔，有人妄自殺人，結果雖然是大將也被治了罪，這是因爲不應該殺呀。”主將采納了董文炳的意見，然而其他人殺得已經很多了，都非常後悔。

璮伏誅，山東猶未靖，乃以文炳爲山東東路經略使，率親軍以行。出金銀符五十，有功者聽與之。閏九月，文炳至益都，留兵于外，從數騎衣冠而入。居府，不設警衛，召璮故將吏立之庭，曰：“璮狂賊，詿誤汝等。璮已誅死，汝皆爲王民，天子至仁聖，遣經略使撫汝，當相安毋懼。經略使得便宜除擬將吏，汝等勉取金銀符，經略使不敢格上命不予有功者。”所部大悦，山東以安。

李璮被殺後，山東還不安定，朝廷於是以董文炳爲山東東路經略使，率領親軍前去。并拿出五十個金符和銀符，聽憑他授給有戰功的人。閏九月，董文炳到達益都，他把軍隊留在城外，帶着幾個人穿着便裝騎馬入城。他住在府中不設警衛保護，他把李璮原先的將領和官吏召集來站在庭院中，對他們說：“李璮這個叛賊，欺騙耽誤了你們。李璮現在已被處死，你們都是天子的百姓，皇上非常仁慈聖明，派我來安撫你們，你們應當安心不要害怕。我可以自行任命將帥和官吏，你們要努力取得金銀符，我是不敢違背皇上的命令而不去授給有功的人的。”大家都非常高

興，山東得以安寧。

至元三年，帝懲李璮之亂，欲潛銷方鎮之横，以文炳代史氏兩萬户爲鄧州光化行軍萬户、河南等路統軍副使。到官，造戰艦五百艘，習水戰，預謀取宋方略，凡厄塞要害皆列柵築堡，爲備禦計。帝嘗召文炳密謀，欲大發河北民丁。文炳曰："河南密邇宋境，人習江淮地利，宜使河北耕以供軍，河南戰以闢地。俟宋平，則河北長隸兵籍，河南削籍爲民。如是爲便。又將校素無俸給，連年用兵，至有身爲大校出無馬乘者。臣即所部千户私役兵士四人，百户二人，聽其雇役，稍食其力。"帝皆從之，始頒將校俸錢，以秩爲差。

至元三年，皇帝鑒於李璮之亂，打算不動聲色地削弱地方藩鎮的勢力，讓董文炳替代史氏兩萬户爲鄧州、光化行軍萬户、河南等路統軍副使。他到任後，建造戰艦五百艘，演習水戰，預先研究攻取宋朝的戰略，凡是險要的地方，都建柵欄、築堡壘，以爲防禦之計。皇帝曾召見董文炳密謀，想大批徵發河北的民丁。董文炳説："河南緊靠着宋朝邊境，人們熟習江淮地區的農耕技術，應該讓河北的百姓種田以供給軍隊，河南的人征戰以開拓疆域。等平定宋後，河北可以長期隸屬軍籍，河南則變兵爲民。這樣纔便利。再者將校平時没有俸禄，連年作戰，以至於有身爲大校外出没有馬乘騎的人。在我的部隊中，千户可私人役使兵士四人，百户二人，聽憑他們雇用役使，稍藉其力養兵。"皇帝都采納了，開始發給將校們俸錢，根據官階大小而有不同。

七年，改山東路統軍副使，治沂州。沂與宋接境，鎮兵仰内郡餉運。有詔和糴本部，文炳命收州縣所移文。衆諫以違詔，文炳曰："但止之。"乃遣使入奏，略曰："敵人接壤，知吾虚實，一不可；邊民供頓甚勞，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懼來者，三不可。"帝大悟，罷之。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於淮西。築正陽兩城，兩城夾淮相望，以綴襄陽及擣宋腹心。

七年，董文炳被改任爲山東路統軍副使，管理沂州。沂州與宋接壤，鎮守士兵的軍糧從内地運來。皇帝下令軍糧在當地從民間購買，董文炳命令把在各州縣傳閲的公文都收回。大家勸他説這是違背皇帝旨意的，董文炳説："不過阻止文件傳播罷了。"就派人到京城上奏，大意説："這裏同敵人接壤，讓人知道我們的虚實，這是第一個不可行的原因；邊境百姓供給非常煩勞，再承擔這項負擔他們會更加貧苦，這是第二個不可行的原因；使我們的百姓困乏，而害怕來駐扎的人，這是第三個不可行的原因。"皇帝突然醒悟，廢除了前述詔令。九年，董文炳升爲樞密院判官，并在淮西主持樞密院事務。他組織修築了正陽兩座城，兩城隔淮河相望，以便連接襄陽并可直擣宋朝的要害地區。

十一年，拜參知政事。夏，霖雨，水漲，宋淮西制置使夏貴帥舟師十萬來攻，矢石雨下，文炳登城禦之。一夕，貴去復來，飛矢貫文炳左臂，着脅。文炳拔矢授左右，發四十餘矢。箙中矢盡，顧左右索矢，又十餘發，矢不繼，力亦困，不能張滿，

十一年，董文炳升任參知政事。這年夏，久雨不停，河水上漲，宋淮西制置使夏貴統率十萬人的船隊來進攻，箭石如雨，董文炳登城指揮禦敵。一天晚上，夏貴率兵又來進攻，飛箭洞穿了董文炳的左臂，射在他的胸上。他把箭拔出來交給身邊的人，一連放了四十多枝箭。箭袋中的箭放完了，他回頭向身邊的人要箭，又放了十多

遂悶絶幾殆。明日，水入外郭，文炳麾士卒却避，貴乘之，壓軍而陣。文炳病創甚，子士選請代戰，文炳壯而遣之，復自起束創，手劍督戰。士選以戈擊貴將仆，不死，獲之以獻。貴遂去，不敢復來。

枝箭。箭没了，他的力量也用完了，不能把弓拉滿，接着暈倒過去，十分危險。第二天，水進入外城，董文炳率部衆正想避開洪水，夏貴乘機進攻，逼進元軍擺下戰陣。董文炳傷得很重，他的兒子董士選請求代他指揮作戰，董文炳鼓勵他讓他前往，又起來自己包扎好傷口，手拿劍督戰。董士選用戈打倒一個夏貴的部將，那人未死，董士選將他活捉來獻。夏貴隨後退走，不敢再來。

是歲，大舉兵伐宋，丞相伯顏自襄陽東下，與宋人戰陽羅堡。文炳以九月發正陽，十一年正月會伯顏于安慶。安慶守將范文虎以城降。文炳請于伯顏曰："大軍既疲於陽羅堡，吾兵當前行。"伯顏許之。宋都督賈似道來禦，師陳於蕪湖，似道棄師走。次當塗，文炳復言于伯顏曰："采石當江之南，和州對峙，不取，必有後顧。"遂進攻之，降知州事王喜。

這年，元軍大舉進攻南宋，丞相伯顏從襄陽向東進發，同宋軍在陽羅堡會戰。董文炳於九月從正陽出發，十一年正月和伯顏在安慶會合。安慶守將范文虎獻城投降。董文炳向伯顏請求説："大軍在陽羅堡之戰後已經疲勞，我的人馬應該在前面開路。"伯顏同意了。宋軍的都督賈似道前來抵禦，在蕪湖布下陣後，就扔下軍隊逃跑了。元軍到達當塗，董文炳又對伯顏説："采石在長江的南邊與和州對峙，不攻取下來，必有後患。"於是進攻采石，知州事王喜投降。

三月，有詔以時向暑熱，命伯顏軍駐建康，文炳軍駐鎮江。時揚州、真州堅守不下，常州、蘇州既降復叛。張世傑、孫虎臣約真、揚兵誓死戰，真、揚兵戰每敗，不敢出。世傑等陳大艦萬艘，碇焦山下江中，勁卒居前。文炳身犯之，載士選别船。弟之子士表請從，文炳顧曰："吾弟僅汝一子，脱吾與士選不返，士元、士秀猶足殺敵，吾不忍汝往也。"士表固請，乃許。文炳乘輪船，建大將旗鼓，士選、士表船翼之，大呼突陣，諸將繼進，飛矢蔽日。戰酣，短兵相接，宋兵亦殊死戰，聲震天地，横尸委仗，江水爲之不流。自寅至午，宋師大敗，世傑走，文炳追及于夾灘。世傑收潰卒復戰，又破之，遂東走於海。文炳船小，不可入海，夜乃還。俘甲士萬餘人，悉縱不殺，獲戰船七百艘，宋力自此遂窮。

三月，皇帝以天氣漸熱，命令伯顏駐軍建康，董文炳駐軍鎮江。當時揚州、真州久攻不下，常州、蘇州投降後又反叛。張世傑、孫虎臣與真州、揚州的士兵約定誓死抵抗，真州、揚州的士兵每戰必敗，不敢出來。張世傑等人列布一萬餘艘大戰艦，停在焦山下的長江中，并以精鋭士兵在前面。董文炳親自攻打，兒子董士選也在另一艘船上。侄子董士表請求跟從他們，董文炳回頭説："我弟弟衹有你一個兒子，如果我和士選不能回來，士元、士秀仍然能够殺敵，我不忍心讓你也去。"董士表堅决請求，纔獲允許。董文炳乘輪船，樹起大將旗鼓，董士選、董士表的船在兩邊護衛，大聲喊叫着衝入敵陣，諸位將領隨後前進，飛來飛去的箭鋪天蓋地。戰鬥非常激烈的時候，雙方短兵相接展開肉搏戰，宋軍也拼死奮戰，殺聲震天動地，江水中的死尸和丢棄的武器幾乎使江水斷流。戰鬥從寅時持續到午時，宋軍大敗，張世傑逃走，董文炳在夾灘追上他。張世傑招集潰逃的士兵再次作戰，又被打敗，於是向東逃向大海。董文炳的船小，不能入海，到夜晚纔返回。俘虜了一萬多士兵，全部放走不

殺，繳獲戰船七百艘，宋軍的實力從此衰落下去。

十月，諸軍分三道而進，文炳居左，由江并海趨臨安。先是，江陰軍僉判李世修欲降不果，文炳檄諭之，世修以城來附，令權本軍安撫使。所過民不知兵，凡獲生口，悉縱遣之，無敢匿者。威信前布，皆望旗而服。張瑄有衆數千，負海爲横，文炳命招討使王世强及士選往降之。士選單舸至瑄所，諭以威德，瑄降，得海舶五百。

十月，各路兵馬分成三路前進，董文炳在左路，由長江和海上直趨臨安。在此之前，江陰軍僉判李世修想投降未能實現，董文炳發檄文諭示，他便獻城歸降，被任命爲代行本地安撫使之職。蒙古軍所過之處，百姓一點也不受騷擾，凡是俘獲的人，全都放走遣回，没有人敢隱藏。董文炳的威信在前面傳布，人們望見他的旗幟便都來歸附。張瑄有兵丁數千人，憑藉大海頑固抵禦，董文炳命令招討使王世强及董士選前去勸降。董士選乘一隻小船到張瑄的駐地，曉以利害，張瑄投降，董文炳獲得了五百艘海船。

十三年春正月，次鹽官。鹽官，臨安劇縣，俟救至，招之再返不下。將佐請屠之，文炳曰："縣去臨安不百里，聲勢相及，臨安約降已有成言，吾輕殺一人，則害大計，况屠一縣耶！"於是遣人入城諭意，縣降。遂會伯顔于臨安城北。張世傑欲以其主逃之海，文炳繞出臨安城南，戍浙江亭。世傑計不行，乃竊宋主弟吉王昰、廣王昺南走，而宋主㬎遂降。

十三年春正月，董文炳領兵到達鹽官。鹽官是臨安的一個大縣，守軍等待援兵到來，董文炳多次招降也不順服。將佐們請求准許屠城，董文炳説："此縣距離臨安不到百里，聲勢相互關聯。臨安已與我們約定投降，如果我們輕率地殺掉一個人，就有害大計，何况要殺一縣的人呢！"於是派人進城曉諭勸降，鹽官縣投降。於是和伯顔在臨安城北會合。張世傑打算帶着宋皇帝逃到海上，董文炳繞道出臨安城南邊，駐守在浙江亭。張世傑的計劃不能實現，就私下帶領宋皇帝的弟弟吉王趙昰、廣王趙昺南逃，而宋朝的皇帝趙㬎投降。

伯顔命文炳入城，罷宋官府，散其諸軍，封庫藏，收禮樂器及諸圖籍。文炳取宋主諸璽符上於伯顔。伯顔以宋主入覲，有詔留事一委文炳。禁戢豪猾，撫慰士女，宋民不知易主。時翰林學士李槃奉詔招宋士至臨安，文炳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收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注記五千餘册，歸之國史院。宋宗室福王與芮赴京師，遍以重寶致諸貴人，文炳獨却不受。及官録與芮家，具籍受寶者，惟文炳無名。伯顔入朝奏曰："臣等奉

伯顔命令董文炳進入臨安城，廢除宋朝的各級官府，解散其各路軍隊，封存庫藏，收取禮樂器具及各類地圖和户籍。董文炳把宋朝皇帝的各種印璽上交伯顔。伯顔因要帶南宋皇帝入朝觀見，皇帝詔令遺留之事由董文炳全權負責。他用禁令約束制止土豪劣紳的不法行爲，安撫民衆，以至宋朝的百姓都不覺得已經改朝换代。當時翰林學士李槃奉詔招求宋朝儒士來到臨安，董文炳對他説："國家可以滅亡，歷史不可以埋没。宋有十六位皇帝，統治天下三百多年，太史所記的史料都在史館，應該全都收集起來以保全典制禮儀。"因此得到了宋記事史及各種注記五千多册，并送往國史院。宋朝的宗室福王趙與芮到京城，用重金寶物賄賂所有顯貴的人，祇有董文炳推辭

天威平宋，宋既已平，懷徠安集之功，董文炳居多。”帝曰：“文炳吾舊臣，忠勤朕所素知。”乃拜資德大夫、中書左丞。

不接受。後來官府登記趙與芮的家財時，發現趙家記的所有行賄的賬目，惟獨没有董文炳的名字。伯顏入朝上奏道：“我們憑藉天子的神威平定宋，宋被平定後，招撫、安定百姓的功勞，董文炳居多。”皇帝説：“董文炳是我的舊臣，他忠誠勤勉，我平時就知道。”於是任他爲資德大夫、中書左丞。

時張世傑奉吉王昰據台州，而閩中亦爲宋守。敕文炳進兵，所過禁士馬無敢履踐田麥，曰：“在倉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踐之，新邑之民何以續命。”是以南人感之，不忍以兵相向。次台州，世傑遁。諸將先俘州民，文炳下令曰：“台人首效順於我，我不暇有，故世傑據之，其民何罪？敢有不縱所俘者，以軍法論。”得免者數萬口。至温州，温州未下，令曰：“毋取子女，毋掠民有。”衆曰：“諾。”其守將火城中逃，文炳亟命滅火，追擒其將，數其殘民之罪，斬以徇。逾嶺，閩人扶老來迎，漳、泉、建寧、邵武諸郡皆送款來附。凡得州若干、縣若干、户口若干。閩人感文炳德最深，廟而祀之。

當時張世傑擁立吉王趙昰爲皇帝，占據着台州，而福建也被宋軍據守。皇帝命令董文炳進兵，他嚴禁兵馬踐踏所經過之地的田地莊稼，并説：“我們已經吃了倉中的糧，在田野裏的你們又去踐踏，新歸附地區的百姓拿什麽來活命呢？”所以南方的人都非常感激他，不忍心和他敵對。到達台州，張世傑逃走。一些將領先俘獲了台州的百姓，董文炳下令説：“台州人首先歸順我們，我們没有時間顧得上，所以被張世傑占據了，老百姓有什麽罪過呢？誰膽敢不放回所俘獲的人，以軍法論處。”因而數萬人得到釋放。到達温州，温州還没有被攻下，他下令説：“不得奪取百姓子女，不得搶奪財物。”部將們説：“是。”温州守將在城中放火後逃跑，董文炳趕快下令滅火，追擊并活捉了温州守將，在一一列舉了他殘害百姓的罪狀之後，斬首示衆。軍隊翻越山嶺後，福建人扶老携幼前來迎接，漳、泉、建寧、邵武各郡都來歸降。共獲得若干州、縣和户口。福建人對董文炳的恩德感受最深，因此修建廟宇來祭祀他。

十四年，帝在上都，適北邊有警，欲親將北伐。正月，急召文炳。四月，文炳至自臨安。比至，帝日問來期。及至，即召入。文炳拜稽首曰：“今南方已平，臣無所效力，請事北邊。”帝曰：“朕召卿，意不在是也。豎子盜兵，朕自撫定。山以南，國之根本也，盡以托卿。卒有不虞，便宜處置以聞。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大小，咨卿而行，已敕主者，卿其勉之。”文炳避謝，不許，因奏曰：“臣在臨安時，阿里伯奉詔檢括宋諸藏貨

十四年，皇帝在上都，恰好北部邊境有戰事，打算親自率領將士北伐。正月，緊急召見董文炳。四月，董文炳從臨安來到上都。他快要到達時，皇帝每天詢問他到來的時間。他剛到達，立即被召見。董文炳向皇帝叩拜説：“現在南方已經平定，我無從爲國家效力，請讓我到北邊去。”皇帝説：“我召回你，并不是這個意思。宋殘餘勢力，我自能平定。陰山以南的平原地區，是立國的根本，我全都托付給你。如有不測的事情發生，由你全權處置後報告我。中書省、樞密院的事情無論大小，聽取你的意見纔能辦理，我已經告訴了各位主管人，你要勉力幹好。”董文

寶，追索没匿甚細，人實苦之。宋人未洽吾德，遽苦之以財，恐非安懷之道。”即詔罷之。又曰：“昔者泉州蒲壽庚以城降，壽庚素主市舶，謂宜重其事權，使爲我捍海寇，誘諸蠻臣服，因解所佩金虎符佩壽庚矣，惟陛下恕其專擅之罪。”帝大嘉之，更賜金虎符。燕勞畢，即聽陛辭。文炳求見皇太子，帝許之，復敕太子曰：“董文炳所任甚重，見畢即遣行。”既見，慰諭懇至。文炳留士選宿衛，即日就道，凡在上都三日。

炳推謝辭讓，皇帝没有同意，董文炳因而上奏説：“我在臨安時，阿里伯奉詔檢查宋人收藏的財貨寶物，追索隱匿的東西很嚴厲，人們深以爲苦。宋人還没有感受我們的恩德，却因財寶而受苦，恐怕不是安撫的辦法。”皇帝當即下令罷除。董文炳又説：“先前泉州蒲壽庚以城來投降，蒲壽庚平時主持海上的對外貿易，我以爲應該加强他的權力，使他能爲我們防禦海上的賊寇，誘導各部族臣服，因而解下我所佩戴的金虎符給了他，希望您能饒恕我的專擅之罪。”皇帝大爲嘉獎，另外賜予他金虎符。設宴慰勞他後，董文炳便辭別了皇帝。董文炳請求見皇太子，皇帝同意了，并告誡太子説：“董文炳擔負的任務非常重大，會見完畢立即讓他赴任。”會見皇太子時，皇太子十分誠懇地慰問了他。董文炳留下董士選在宫中擔任值宿警衛，當天就上了路，在上都總共停留了三天。

至大都，更日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案。平章政事阿合馬方恃寵用事，生殺任情，惟畏文炳，奸狀爲之少斂。嘗執筆請曰：“相公官爲左丞，當署省案。”請至再四，不肯署。皇太子聞之，謂宫臣竹忽納曰：“董文炳深慮，非爾曹所知。”後或私問其故，文炳曰：“主上所付托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細。且吾少徇則濟奸，不徇則致讒。讒行則身危，而深失付托本意。吾是以預其大政，而略其細務也。”

董文炳到大都後，第二天便到中書省和樞密院，但不簽署中書省的文件。平章政事阿合馬這時正恃寵專權，任意殺戮，但衹害怕董文炳，因此爲非作歹的狀況有所收斂。阿合馬曾經拿着筆請求説：“您官爲左丞，應當簽署中書省的公文。”請求多次，董文炳仍然不肯簽署。皇太子聽説後，對宫中的侍臣竹忽納説：“董文炳深謀遠慮，不是你們所能理解的。”後來有的人私下問原因，董文炳説：“皇上托付給我的，是那些重大的事情，不是公文之類的小事。而且我稍順從就使奸人得益，不順從就會招致讒言。讒言流傳則自身危險，這樣就失去了皇上托付的本意。因此我衹是干預大政方針，而不管細小事務。”

十五年夏，文炳有疾，奏請解機務，詔曰：“大都暑熾，非病者宜，卿可來此，固當愈。”文炳至上都，奏曰：“臣病不足領機務，西北高寒，筋骸舒暢，當復自愈，請盡力北邊。”帝曰：“卿固忠孝，是不足行也。樞密事重，以卿僉書樞密院事，中書左丞如故。”文炳辭，不許，遂拜。八月天壽節，禮成賜宴，帝命坐文炳上

十五年夏，董文炳有病，上奏請求解除軍政要職。皇帝下詔説：“大都天氣酷熱，不適合病人，你可以到我這裏來，病肯定會好的。”董文炳來到上都，上奏説：“我有病不可以擔當重任，西北地高天寒，使人筋骨舒暢，病會好的，請讓我到北邊去效力。”皇帝説：“你固然忠孝，但不必這樣做。樞密院的事情重大，以你爲僉書樞密院事，并仍擔任中書左丞。”董文炳辭謝，皇帝没有同意，他衹好就任。八月天壽節那天，典禮

坐，諭宗室大臣曰："董文炳，功臣也，理當坐是。"每尚食，上食輒輟賜文炳。是夜，文炳疾復作，敕賜御醫日來診視。九月十三日，疾篤，洗沐而坐，召文忠等曰："吾以先人死王事，恨不爲國死邊，今至此，命也。願董氏世有男能騎馬者，勉力報國，則吾死瞑目矣。"言畢，就枕卒。帝聞，悼痛良久，命文忠護喪葬藁城，令所過有司以禮吊祭，贈金紫光禄大夫、平章政事，謚忠獻。子士元、士選。

之後賜宴，皇帝讓董文炳坐在上座，并對宗室大臣説："董文炳是有功之臣，理應坐這個座位。"每次進獻食物，皇上食用時常停下來賜給董文炳。當天夜裏，董文炳的病復發，皇帝讓御醫每天來給他診治。九月十三日，病重垂危，他洗浴之後坐着，把董文忠等人召來説："我們的父親爲國家而死，我很遺憾不能爲國家捐軀疆場，現在這樣死去，這是命裏注定的啊！希望我們董家世世代代有能騎馬打仗的男兒，盡力報國，這樣我死也瞑目了。"説完，就靠着枕頭去世了。皇帝得知後，哀悼悲痛了很長時間，讓董文忠護送靈柩回藁城安葬，并下令靈柩所經過的地方官員以禮吊祭。朝廷追贈他爲金紫光禄大夫、平章政事，謚號忠獻。他的兒子有董士元、董士選。

董士元

士元，一名不花，字長卿，文炳長子也。自襁褓喪母，祖母李氏愛之，謂文炳曰："俟兒能言，即令讀書。"數歲，從名儒受學。及長，善騎射。憲宗征蜀，士元年二十三，從叔父文蔚率鄧州一軍西行。師次釣魚山，宋人堅壁拒守。士元請代文蔚攻之，以所部鋭卒先登，力戰良久，以它軍不繼而還。憲宗壯之，賜以金帛。

董士元又名不花，字長卿，是董文炳的大兒子。從小死了母親，祖母李氏很喜愛他，對董文炳説："等這孩子能説話，就讓他讀書。"幾歲時，就跟着著名的學者學習。長大之後，善於騎馬射箭。憲宗征討四川時，他年僅二十三歲，跟着叔父董文蔚率領鄧州的一支軍隊西進。軍隊駐扎在釣魚山，宋軍依靠堅固的堡壘固守。董士元請求代董文蔚攻取，他帶着屬下的精鋭士兵先登上了城，奮力戰鬥了很長時間，由於其他部隊没有跟上而撤回。憲宗贊賞他的勇敢，賜給他金帛。

中統初，文蔚入典禁兵，士元以世家子選供奉内班，從車駕巡狩北方，嘗預武定山之役。帝知其忠勤可任以事。會文蔚病卒，無子，命士元襲爲千夫長。出師南征襄、漢，分禁兵戍淮上。士元在軍中修敕武備，號令肅然。

中統初年，董文蔚進京統領禁軍，董士元因爲是世家之子被選爲在内班供職。他跟隨皇帝到北方巡行，曾參加武定山戰役。皇上知道他忠心勤勉，可以擔當大事。正值董文蔚病死，没有兒子，皇上便任命董士元爲千夫長。他出師南征襄、漢，分禁軍戍守淮河一帶。士元在軍隊裏修整軍備，紀律嚴明。

丞相伯顔克江南，宋兵保兩淮未下，士元數與戰，拔淮安堡，以功遷武節將軍。從太師博魯歡攻揚州，駐師灣頭堡。時方大暑，博魯歡病還京師，以行省阿里代領諸軍。揚州守將姜才乘隙來攻。阿里素不習兵，率輕

丞相伯顔攻打江南，由於宋軍據守，兩淮没有被攻下，董士元領兵多次進攻，攻下了淮安堡，因軍功升爲武節將軍。跟隨太師博魯歡進攻揚州，軍隊駐扎在灣頭堡。當時正值天氣酷熱，博魯歡因病回到京師，以行省阿里代理統率諸軍。揚州守將姜才乘機來進攻。阿里從來不懂得

騎數百出堡，士元與别將哈剌禿以百騎從之。日已暮，宋兵至者萬餘，士元謂左右曰："大丈夫報國政在今日，勿懼也。"方整陣欲戰，阿里趣令左旋，已乃遁去。士元與哈剌禿以部兵赴敵死戰，鼓噪震地，泥淖馬不能馳，乃棄馬步戰，至四更，敵衆始退。及旦，阿里來視戰地，見士元卧泥中，身被十七槍，甲裳盡赤，肩舁至營而絶，年四十二。哈剌禿亦戰死。

用兵，帶着數百名輕裝騎兵出堡迎戰，董士元和别將哈剌禿帶着一百名騎兵跟着他。當時天色已晚，前來進攻的宋軍有一萬多人，董士元對周圍的人説："大丈夫報效國家正在今天，不要害怕。"他剛布置好戰陣準備戰鬥，阿里催促他向左轉移，接着又逃跑了。董士元和哈剌禿帶着所部人馬殺入敵陣，拼死決戰，喊殺聲震天動地。因道路泥濘，戰馬不能馳騁，他們就下馬徒步作戰，到四更天時，敵人纔退去。等天亮後，阿里來探視戰場，見董士元躺在泥中，身中十七槍，盔甲衣服都被鮮血染紅，抬回營地後就死了，年僅四十二歲。哈剌禿也戰死。

江淮既平，伯顔入朝言於帝曰："淮海之役，所損者二將而已。"帝問其人，以士元與哈剌禿對。帝曰："不花健捷過人，晝戰必能制敵，夜戰而死，甚可惜也。"至大元年，贈鎮國上將軍、僉書樞密院事，謚節愍。後加贈推誠效節功臣、資德大夫、中書左丞、護軍，追封趙郡公，改謚忠愍。

江淮平定之後，伯顔回到朝廷對皇上説："淮海一仗，我們衹損失了兩員戰將。"皇上問是誰，伯顔回答是董士元和哈剌禿。皇上説："不花身體剛健，敏捷過人，如果白天作戰，他一定能戰勝敵人，在夜戰中死去，非常可惜。"至大元年，追贈他爲鎮國上將軍、僉書樞密院事，謚號節愍。後來又加贈推誠效節功臣、資德大夫、中書左丞、護軍，追封趙郡公，改謚忠愍。

董士選

士選字舜卿，文炳次子也。幼從文炳居兵間，晝治武事，夜讀書不輟。文炳總師與宋兵戰金山，士選戰甚力，大敗之，追至海而還。及降張瑄等，丞相伯顔臨陣觀之，壯其驍勇，遣使問之，始知爲文炳子。奏功，佩金符，爲管軍總管。戰數有功。宋降，從文炳入宋宫，取宋主降表及收其文書圖籍，静重識大體，秋毫無所取，軍中稱之。宋平，班師，詔置侍衛親軍諸衛，以士選爲前衛指揮使，號令明正，得士大夫心。未幾，以其職讓其弟士秀。帝嘉其意，命士秀將前衛，而以士選同僉行樞密院事於湖廣，久之召還。

董士選字舜卿，是董文炳的第二個兒子。從小就跟着董文炳在軍隊中，白天習兵練武，晚上則堅持讀書。董文炳統率軍隊與宋軍在金山大戰時，董士選奮勇作戰，大敗敵人，追趕敵人到海邊後纔回來。在降服張瑄等人的戰鬥中，丞相伯顔臨陣觀看，非常欣賞他的勇猛，派人去一問，這纔知道他是董文炳的兒子。伯顔向朝廷奏報了他的軍功，朝廷賜他佩戴金符，提升他爲管軍總管。他在戰鬥中多次立功。宋朝投降後，他跟着董文炳進入宋宫廷中，取得了宋皇帝投降的表章，并收取了宫中的文書圖籍。他穩重而識大體，對財寶秋毫不取，在軍隊裏受到稱贊。宋被掃平之後，班師回朝，皇帝下令設置侍衛親軍諸衛，以董士選任前衛指揮使。他治軍號令嚴明，頗受大臣們欣賞。不久，董士選把他的職位讓給了他的弟弟董士秀。皇帝贊賞他的用心，任命董士秀統率前衛，而派他到湖廣同僉行樞密院事，

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後被召回。

宗王乃顔叛，帝親征，召士選至行在所，與李勞山同將漢人諸軍以禦之。乃顔軍飛矢及乘輿前，士選等出步卒橫擊之，其衆敗走。緩急進退有禮，帝甚善之。桑哥事敗，帝求直士用之，以易其弊，於是召士選論議政事，以中書左丞與平章政事徹理往鎮浙西，聽辟舉僚屬。至部，察病民事，悉以帝意除之，民大悦。有聚斂之臣爲奸利，事發得罪且死，詐言所遣舶商海外未至，請留以待之，士選曰："海商至則捕録之，不至則無如之何，不係斯人之存亡也。苟此人幸存，則無以謝天下。"遂竟其罪。浙多湖泊，廣蓄泄以藝水旱，率爲豪民占以種藝，水無所居積，故數有水旱，士選與徹理力開復之。

宗室親王乃顔反叛，皇帝親自前往征討，董士選被召到皇帝所在地，與李勞山共同統率各部漢人組成的軍隊抵禦敵人。在乃顔軍隊的飛箭射到皇帝車駕的前面時，董士選等人率領步兵從側面突擊敵軍，敵軍戰敗逃走。他行動的緩急進退都合乎禮法，皇帝很欣賞。桑哥的事情敗露之後，皇帝訪求正直的人加以任用，以革除其弊端，於是召董士選討論政事，并派他以中書左丞之職和平章政事徹理出京鎮撫浙西，他的僚屬由他自由任命。到任後，訪察妨害老百姓的事，都以皇帝的名義予以革除，老百姓非常高興。有一位官員不擇手段地聚斂財富，罪行暴露之後要被處死，這人詐稱他派往海外貿易的船還没有回來，請求不要處死他而讓他等一段時間，董士選説："到海外的人回來了就抓起來，不回來也没辦法，與這人的死活没有關係。如果讓這人僥幸活了下來，就對不起天下的百姓。"最後還是處死了這人。浙西多湖泊，能够蓄水泄洪以防水旱之災，但都爲豪强所霸占，用以種植，水因此得不到蓄積，所以常有水旱災害發生，董士選和徹理恢復了湖泊蓄水泄洪的功能。

成宗即位，僉行樞密院於建康。未幾，拜江西行省左丞。贛州盗劉六十僞立名號，聚衆至萬餘。朝廷遣兵討之，主將觀望退縮不肯戰，守吏又因以擾良民，賊勢益盛。士選請自往，衆欣然托之。即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史李霆鎮、元明善二人，持文書以去，衆莫測其所爲。至贛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民相告語曰："不知有官法如此。"進至興國縣，去賊巢不百里，命擇將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亂之人，悉置于法，復誅奸民之爲囊橐者。於是民争出請自效，不數日遂擒賊魁，散餘衆歸農。軍中獲賊所爲文書，旁近郡縣富人姓名具在。霆鎮、明善請焚之，民心益安。遣使以事平報于朝。中書平

成宗即位後，董士選到建康僉行樞密院。不久，任江西行省左丞。贛州的起義軍劉六十設立僞朝廷和年號，聚集了一萬多人。朝廷派兵前往征討，但主將觀望退縮，不肯交戰，當地的官員更是藉此騷擾百姓，義軍的氣勢越發强盛。董士選請求自己前往，大家都高興地把這事托付給了他。他當天就啓程，不要求增兵，衹帶着李霆鎮和元明善兩位屬吏，拿着文書前往，大家都不知道他要幹什麽。到贛州境内後，逮捕殘害百姓的官吏治罪，百姓們争相轉告説："以前還不知道有這樣的官法。"他們行進到興國縣，這裏距離劉六十的巢穴不到一百里，他下令選擇將校分兵把守，等待命令。他察訪到激起變亂的人，都一一治了罪，接着又殺了隱藏義軍的奸惡之民。於是百姓争着請求爲他效力，没過幾天就抓獲了這夥義軍的首領，其他的人都被遣散回鄉務農。軍隊裏有人獲得了一份這夥人所寫的文書，附近郡

章政事不忽木召其使謂之曰："董公上功簿邪?"使者曰："某且行，左丞授之言曰：'朝廷若以軍功爲問，但言鎮撫無狀，得免罪幸甚，何功之可言!'"因出其書，但請黜贓吏數人而已，不言破賊事。廷議深嘆其知體而不伐。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廉威素著，不嚴而肅，凜然有大臣風。

縣富人的名字都在上面。李霆鎮和元明善請求燒了它，民心更加安定。然後派人向朝廷報告事情已經平定。中書平章政事不忽木召見他派去的使者詢問道："董先生上報功勞簿嗎?"使者說："在我臨行前，董左丞對我說：'朝廷如果問到軍功，就說我治理無方，不被治罪就是萬幸，哪有什麼功勞可言!'"并拿出文書，衹是請求罷免幾個貪官而已，并不提破義軍之事。朝廷議論時，都認爲他深明大體而不自誇。隨後他官至江南行御史臺中丞，以清廉和威嚴著稱，所以不嚴厲部下也肅然起敬，頗有大臣的風度。

入僉樞密院事，俄拜御史中丞。前中丞崔彧久任風紀，善斡旋以就事功。既卒，不忽木以平章軍國重事繼之，方正持大體，天下望之，而已多病，遂以屬之士選。風采明俊，中外竦然。

董士選入京任僉樞密院事，很快又任御史中丞。前御史中丞崔彧長期在御史臺任職，善於斡旋協調以促進事情成功。崔彧死後，不忽木以平章軍國重事的身份繼任。他爲人正直，顧全大局，天下人都對他寄予厚望，但因已經多病，於是把這個職位授予了董士選。董士選風度翩翩，神采出衆，朝廷内外對他都很敬重。

時丞相完澤用劉深言，出師征八百媳婦國，遠冒烟瘴，及至未戰，士卒死者十已七八。驅民轉粟餉軍，谿谷之間不容舟車，必負擔以達。一夫致粟八斗，率數人佐之，凡數十日乃至。由是民死者亦數十萬，中外騷然。而完澤説帝："江南之地盡世祖所取，陛下不興此役，則無功可見於後世。"帝入其言，用兵意甚堅，故無敢諫者。士選率同列言之，奏事殿中畢，同列皆起，士選乃獨言："今劉深出師，以有用之民而取無用之地。就令當取，亦必遣使諭之，諭之不從，然後聚糧選兵，視時而動。豈得輕用一人妄言，而致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色變，士選猶明辨不止，侍從皆爲之戰栗，帝曰："事已成，卿勿復言。"士選曰："以言受罪，臣之所當。他日以不言罪臣，臣死何益!"帝麾之起，左右擁之以出。未數月，帝聞師敗績，慨然曰："董二哥之言

當時丞相完澤聽信劉深的話，派軍隊遠征八百媳婦國，深入有毒氣的地區，還没有交戰，十分之七八的士兵就已死了。老百姓被迫供應軍糧，山谷之間車船不能行走，衹好人背肩扛送到軍中。往往一個伕役運輸八斗糧食，就需要幾個人幫助，并需要幾十天纔能到達。因此老百姓死的有幾十萬，以致朝廷内外，議論紛紛。而完澤却對皇帝說："江南地區都是世祖攻取的，您如果不打這一仗，就没有武功流傳後世。"皇上聽信了他的話，用兵的决心非常堅定，所以没有人敢勸阻。董士選帶着同僚到宫殿中奏報事情之後，同僚們都站了起來，衹有董士選一人勸諫說："現在劉深用兵，以有用的人去攻取没有用的地方。即使應該攻取，也應該先派人去勸降，勸降後仍不聽從，然後再積聚糧草，選擇兵員，看時機而行動。怎麼能輕信一人的昏話，而置百萬人的生命於死地呢?"皇上的臉色都變了，董士選還在不停地辨析，侍從們都感到害怕，皇上說："這事已經做了，你不要再說了。"董士選說："如果因爲勸諫而受到罪責，也是我的職責。以後如果因爲没有勸諫而治我的罪，我那時死又

驗矣，吾愧之。"因賜上尊以旌直言，始爲罷兵，誅劉深等。世祖嘗呼文炳曰董大哥，故帝以二哥呼士選。久之出爲江浙行省右丞，遷汴梁行省平章政事，又遷陝西。

有什麽意義呢?"皇上揮手讓他起來，一旁的侍衛把他推了出去。没有幾個月，皇帝聽説軍隊大敗，感嘆説："董二哥的話應驗了，我慚愧呀。"并賜給他上等酒器以表彰他的直言，這時纔下令停止了征戰，殺了劉深等人。因爲世祖曾稱董文炳爲董大哥，所以皇上稱董士選爲二哥。過了很久，董士選出京任江浙行省右丞，改任汴梁行省平章政事，又改任陝西行省平章政事。

士選平生以忠義自許，尤號廉介，自門生部曲，無敢持一毫獻者。治家甚嚴，而孝弟尤篤。時言世家有禮法者，必歸之董氏。其禮敬賢士尤至。在江西，以屬掾元明善爲賓友，既又得吴澄而師之，延虞汲於家塾以教其子。諸老儒及西蜀遺士，皆以書院之禄起之，使以所學教授。遷南行臺，又招汲子集與俱，後又得范梈等數人，皆以文學大顯於時。故世稱求賢薦士，亦必以董氏爲首。晚年好讀《易》，澹然終其身。每一之官，必賣先業田廬爲行貲，故老而益貧。子孫不異布衣之士，仕者往往稱廉吏云。

董士選平常總相信自己的行爲符合忠義的標準，尤其以廉潔正直著稱，他的門生和部下，没有人敢向他進獻絲毫物品。他治家很嚴，尤其恪守孝悌之道。當時提到有禮法的世家大族，必定要趨向董家。他以禮優待賢士尤其周到。在江西時，和屬僚元明善是朋友，後來又拜吴澄爲師，聘請虞汲到家塾中教育他的孩子。各位老儒和西蜀的隱士，他都以書院官員的待遇予以起用，讓他們教授他們所掌握的知識。任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時，又邀請虞汲的兒子虞集和他在一起，後來又得到了范梈等數人，這些人後來都以文章學術著名於世，所以當時提到求賢薦士，也必定以董氏爲首。董士選晚年喜好讀《周易》，恬静安逸，以終其生。每次新上任時，都要變賣先前的産業田地房舍作爲路費，所以年老之後更加貧困。他的子孫和平民百姓没有什麽不同，其中做官的往往以廉潔著稱。

子守忠，雲南行省參知政事；守慤，侍正府判官；守思，知威州。

兒子董守忠，爲雲南行省參知政事；董守慤，爲侍正府判官；董守思，爲威州知州。

## 張弘範

張弘範字仲疇，柔第九子也。善馬槊，頗能爲歌詩。年二十時，兄順天路總管弘略上計壽陽行都，留弘範攝府事，吏民服其明决。蒙古軍所過肆暴，弘範杖遣之，入其境無敢犯者。

張弘範字仲疇，是張柔的第九個兒子。他善於騎馬使槊，也很會詩歌。二十歲時，他的哥哥順天路總管張弘略到壽陽行都彙報户口錢糧等事，留下他代爲處理總管府事務，官吏和百姓都敬佩他處理問題的明快。蒙古軍兵所到之處，肆行暴虐，張弘範對他們施以杖刑後遣返，從此經過他管區的蒙古軍没有敢胡作非爲的。

中統初，授御用局總管。三年，改行軍總管，從親王合必赤討李璮於濟南。柔戒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汝無怠心，則兵必致死。主者慮其

中統初年，張弘範被授予御用局總管之位。三年，改任行軍總管，跟隨合必赤親王到濟南討伐李璮。行前張柔告誡他説："你圍城時不要迴避險要之地。你没有怠慢之意，士兵們就會拼死

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勉之。”弘範營城西，璮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璮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内伏甲士，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壕益深廣，璮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跨壕而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柔聞之曰：“真吾子也。”璮既誅，朝廷懲璮盡專兵民之權，故能爲亂，議罷大藩子弟之在官者，弘範例罷。

作戰。主帥考慮到它險要，如果敵人來進攻，必定會發兵救援，而你因此可以立功，好好幹吧。”張弘範在城西扎營，李璮發兵衝擊諸將的營地，單單不進攻張弘範。張弘範說：“我在險地扎營，李璮故意向我示弱，肯定會派奇兵來偷襲，他認爲我不瞭解這一點。”於是築起長長的營壘，在裏面埋伏士兵，在外面挖了壕溝，打開東門等待敵軍，夜晚讓士兵們把壕溝挖得更深更寬，而李璮并不知道。第二天，李璮的軍隊果然帶着飛橋來進攻，還没有上岸，就陷到了壕溝中。那些跨越過溝壕的人，衝進營壘的門中，都被埋伏的士兵殺死，兩名敵軍將領投降。張柔得知後說：“真不愧是我的兒子。”李璮被殺後，朝廷鑒於李璮既有軍權又管民政，所以能發動叛亂，决定罷除大的藩將子弟的官職，張弘範也依例被罷官。

至元元年，弘略既入宿衛，帝召見，意其兄弟有可代守順天者，且念弘範有濟南之功，授順天路管民總管，佩金虎符。二年，移守大名。歲大水，漂没廬舍，租税無從出，弘範輒免之。朝廷罪其專擅，弘範請入見，進曰：“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帝曰：“何説也?”對曰：“今歲水潦不收，而必責民輸，倉庫雖實，而民死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致逃亡，則歲有恒收，非陛下大倉庫乎！”帝曰：“知體，其勿問。”

至元元年，張弘略進宫擔任宿衛，皇帝召見了他，料想他們兄弟中有能代守順天的，并且考慮到張弘範有濟南之功，所以授予他爲順天路管民總管，佩戴金虎符。二年，改任大名管民總管。當年發生了大水災，老百姓的房屋都被冲毁了，租税無從交納，張弘範便下令免除租税。朝廷責怪他專權，他請求入宫謁見皇帝，并對皇帝說：“我認爲爲朝廷積儲小倉，不如積儲在大倉。”皇帝問：“這話是什麽意思?”他回答說：“今年發生了水災，没有收到糧食，如果一定要百姓交納租税，官府的倉庫雖然滿了，而老百姓幾乎都死光了，明年的租税從哪裏來呢？不如讓老百姓活下來，使他們不至於逃亡，這樣每年都會有固定的收入，這難道不是陛下的大倉庫嗎?”皇帝說：“這是識大體的舉動，不要再追究這件事了。”

六年，括諸道兵圍宋襄陽，授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户，復佩金虎符。朝廷以益都兵乃李璮所教練之卒，勇悍難制，故命領之。戍鹿門堡，以斷宋餉道，且絶郢之救兵。弘範建言曰：“國家取襄陽，爲延久之計者，所以重人命而欲其自斃也。曩者，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師坐

六年，朝廷集結各地的軍隊圍困宋朝的襄陽。張弘範被授予益都、淄萊等路的行軍萬户，重新佩戴金虎符。朝廷考慮到益都的士兵是李璮教練出來的，勇猛强悍，難以控制，所以讓他帶領。他領軍駐守在鹿門堡，以切斷宋軍運輸糧餉的通道，并且阻擊來自郢州的援兵。他向上級建議說：“國家圍攻襄陽，之所以采用持久作戰的策略，是要儘量减少犧牲，而讓敵人自取滅亡。

視，無禦之者。而其境南接江陵、歸、峽，商販行旅士卒絡繹不絶，寧有自斃之時乎？宜城萬山以斷其西，柵灌子灘以絶其東，則庶幾速斃之道也。”帥府奏用其言，移弘範兵千人戍萬山。

過去，夏貴乘江水上漲時送衣服和糧食進入城中，我們的軍隊却坐視而不予進攻。襄陽南與江陵、歸州和峽州接壤，商販、行人和士兵往來不斷，這樣敵人怎麽會有自行滅亡之時呢？應該在萬山築城以切斷它西面的通道，在灌子灘設立栅欄以切斷它東面的通道，這是讓敵人儘快滅亡的辦法。”帥府上奏采納了他的意見，在張弘範的軍隊中分出一千人戍守萬山。

既城，與將士較射出東門，宋師奄至。將佐皆謂衆寡不敵，宜入城自守。弘範曰：“吾與諸君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乎？敢言退者死。”即擐甲上馬，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令曰：“聞吾鼓則進，未鼓勿動。”宋軍步騎相間突陣，弘範軍不動，再進再却，弘範曰：“彼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奔潰。

萬山城建成之後，張弘範和將士們到東門外比試射箭，宋軍突然來攻。他手下的將領都認爲敵我相差懸殊，應該進城防守。他説：“我與你們各位在這裏是幹什麽的，敵人來了怎麽能不與之戰鬥呢？誰敢再説後退就處死。”當即披甲上馬，派偏將李庭在敵人前面迎擊，其他將領攻打敵人的後面，他親自率領兩百騎兵擺下長陣，下令説：“聽到我擊鼓就發起衝鋒，没有擊鼓就不要動。”宋軍的步兵和騎兵混雜着發起進攻，張弘範的軍隊不動，宋軍再次前進，張弘範軍再次退避，然後張弘範説：“敵人的士氣已經衰竭了。”於是擊響了戰鼓，他的軍隊前後奮力夾擊，宋軍奔逃潰敗。

八年，築一字城逼襄陽。破樊城外郭。九年，攻樊城，流矢中其肘，裹瘡見主帥曰：“襄、樊相爲唇齒，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斷其援兵，水陸夾攻，樊必破矣。樊破則襄陽何所恃？”從之。明日，復出鋭卒先登，遂拔之。襄陽既下，偕宋將吕文焕入覲，賜錦衣、白金、寶鞍，將校行賞有差。

八年，元軍建一字城以進逼襄陽，攻下了樊城的外城。九年，在進攻樊城時，流矢射中了張弘範的胳膊肘，他包扎好傷去見主帥説：“襄陽與樊城唇齒相依，所以難以攻破。如果切斷長江上的通道，阻絶敵人的援兵，然後水陸夾擊，樊城必能攻下。樊城攻下了，襄陽還依靠什麽呢？”主帥聽從了他的意見。第二天，又派出精鋭士兵率先登城，於是攻下了樊城。襄陽被攻下後，他偕同宋將吕文焕進京見皇帝，被賜予錦衣、白銀和寶鞍，他的部將也得到了多少不等的賞賜。

十一年，丞相伯顔伐宋，弘範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西，南攻武磯堡，取之。北兵渡江，弘範爲前鋒。宋相賈似道督兵阻蕪湖，殿帥孫虎臣據丁家洲。弘範轉戰而前，諸軍繼之，宋師潰，弘範長驅至建康。十二年五月，帝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方暑，其少駐以待。弘範進曰：

十一年，丞相伯顔統兵伐宋，張弘範率領左路的各支部隊順着漢江，向東進攻郢西，南進占領了武磯堡。蒙古軍過長江時，張弘範充當先鋒，宋丞相賈似道領兵在蕪湖阻截，殿帥孫虎臣占據着丁家洲。張弘範在前面轉戰前進，各路人馬緊隨其後，宋軍潰敗，他領兵長驅直入，抵達建康。十二年五月，皇帝派人曉諭丞相伯顔，讓他不要輕敵冒進，天氣正熱，暫時休整待命。張

"聖恩待士卒誠厚，然緩急之宜，非可遥度。今敵已奪氣，正當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豈宜迂緩，使敵得爲計耶?"丞相然之，馳驛至闕，面論形勢，得旨進師。

弘範對伯顏説："皇上對待士兵仁愛，但軍中緩急之間的具體辦法，不是可以在遠方推測的。現在敵人已經喪失士氣，正應該乘破竹之勢，攻下它纔不至於失策。怎麽能够遲緩而給敵人喘息之機呢?"伯顏同意他的意見，派快馬到京城，當面向皇帝説明情况，在取得皇帝的同意後進軍。

十二年，次瓜洲，分兵立柵，據其要害。揚州都統姜才所統兵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弘範佐都元帥阿术禦之，與宋兵夾水陣。弘範以十三騎徑度衝之，陣堅不動，弘範引却。一騎躍馬揮刀，直趣弘範，弘範旋轡反迎刺之，應手頓斃馬下，其衆潰亂，追至城門，斬首萬餘級，自相蹂藉溺死者過半。宋將張世傑、孫虎臣等率水軍於焦山决戰，弘範以一軍從旁横衝之，宋師遂敗。追至圌山之東，奪戰艦八十艘，俘馘千數。上其功，改亳州萬户，後賜名拔都。

十二年，張弘範領軍進駐瓜洲，指揮士兵分别設立柵欄，占據要害之地。揚州都統姜才的部下强悍善戰，這時以兩萬人出揚子橋來戰，張弘範輔佐都元帥阿术抵禦，與宋軍隔着河擺下戰陣。張弘範率十三名騎兵直接渡河進攻，宋軍的陣地很堅固，没有能攻下，他帶着士兵退却。一名宋兵躍馬揮刀，直取張弘範，張弘範掉轉馬頭，回手一槍，敵兵應聲死於馬下。宋軍潰亂，元軍追到城門下，殺了一萬多人，宋軍自相踐踏和被水淹死的過半。宋將張世傑、孫虎臣等人率領水軍到焦山决戰，張弘範率領一支軍隊從側翼發起進攻，宋軍便潰敗了。追到圌山的東面，奪得戰艦八十艘，俘虜殺死數千人。主帥上報他的戰功，他被改爲亳州萬户，後來皇帝賜其名爲拔都。

從中書左丞董文炳，由海道會丞相伯顏，進次近郊。宋主上降表，以伯侄爲稱，往返未决。弘範將命入城，數其大臣之罪，皆屈服，竟取稱臣降表來上。十三年，台州叛，討平之，誅其爲首者而已。十四年，師還，授鎮國上將軍、江東道宣慰使。

張弘範跟隨中書左丞董文炳，經海路與丞相伯顏會合，進駐臨安近郊。宋朝皇帝進呈投降的表章，以伯侄相稱，雙方往來争執未决。張弘範受命進入臨安城，歷數宋朝大臣的罪行，這些人都屈服了，最後取來稱臣的投降表章來上呈。十三年，台州叛亂，他領兵平定了，衹殺了幾位爲首的人而已。十四年，軍隊返回，他被授予鎮國上將軍、江東道宣慰使。

十五年，宋張世傑立廣王昺于海上，閩、廣響應，俾弘範往平之，授蒙古漢軍都元帥。陛辭奏曰："漢人無統蒙古軍者，乞以蒙古信臣爲首帥。"帝曰："汝知而父與察罕之事乎? 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從。師既南，安豐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深悔恨，良由委任不專故也，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 今付汝大事，能以汝父之心爲

十五年，宋朝的張世傑在海上擁立廣王趙昺爲皇帝，福建、廣東響應，朝廷讓張弘範前去平定，并授予他蒙古軍和漢軍都元帥之職。他在向皇帝辭行時奏請説："從來都没有漢人統率蒙古軍的，請您派一位可信的蒙古大臣爲主帥。"皇上説："你知道你父親和察罕的事情嗎? 他們在攻下安豐後，你的父親要留一些人馬駐守，但察罕不聽。我軍南下後，安豐又被宋軍占領，幾乎造成我軍進退兩難，你父親也非常悔恨。這是由於委任不專的原因造成的，我怎麽能讓你再有

心，則予汝嘉。”面賜錦衣、玉帶，弘範不受，以劍甲爲請。帝出武庫劍甲，聽其自擇，且諭之曰：“劍，汝之副也，不用令者，以此處之。”將行，薦李恒爲己貳，從之。

你父親那樣的悔恨呢？現在我把重任交付給你，如果你能像你父親那樣用心，那我就會嘉獎你。”皇上當面賞賜他錦衣、玉帶，他不接受，而請求賜給他刀劍和盔甲。皇帝命令拿出武器庫中的劍甲，讓他自己選擇，并諭令他說：“這劍是你的助手，如果有人不聽從命令，就以此劍處治他。”臨行前，他推薦李恒爲自己的副手，皇上同意了。

至揚州，選將校水陸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爲先鋒，戒之曰：“選汝驍勇，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勉之。”弘正所向克捷。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因連兵向之，寨中持滿以待。弘範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拔數寨，迴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軍其東門，命别將攻南門、西門，乃乘虚破其北門，拔之。攻鮑浦寨，又拔之。由是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獲宋丞相文天祥于五坡嶺，使之拜，不屈。弘範義之，待以賓禮，送至京師。獲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命子珪師事之。

張弘範到達揚州後，選擇將校帶領水陸兩萬人馬，分路南進。他以弟弟張弘正爲先鋒，臨行前告誡説：“我選你爲先鋒是因爲你勇敢，并不是因爲你是我的弟弟。軍法無情，我也不能以私情妨害公法，你要努力呀。”張弘正所到之處都取得勝利。在進攻三江寨的時候，寨子占據險隘的高地，難以接近，張弘範指揮士兵前後緊跟着追向寨子，寨中的守軍拉滿弓等待着。張弘範下令讓士兵們下馬做早飯，好像是要在此打一場持久戰。拉滿弓的宋軍遲疑不敢行動，而對其他的寨子却没加防備。張弘範却忽然指揮元軍一連攻下了好幾個寨子，又回師進攻三江寨，都攻下了。到達漳州，在城東門部署軍隊，命令另外的將領攻打南門、西門，而乘虚攻破北門，攻下漳州。攻打鮑浦寨，又將它攻下。從此之後，沿海各郡縣都紛紛投降。張弘範在五坡嶺抓到了宋丞相文天祥，要他跪拜，文天祥不屈服。張弘範認爲他是忠義之士，以賓客之禮待之，把他送到京城。俘獲了宋禮部侍郎鄧光薦，他讓自己的兒子張珪把鄧光薦作爲老師事奉。

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發舶入海，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次崖山。宋軍千餘艘碇海中，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弘範引舟師赴之。崖山東西對峙，其北水淺，舟膠，非潮來不可進，乃由山之東轉南入大洋，始得逼其舟，又出奇兵斷其汲路，燒其宫室。世傑有甥在弘範軍中，三使招之，世傑不從。甲戌，李恒自廣州至，授以戰艦二，使守北

十六年正月庚戌，張弘範領軍從潮陽港乘船入海，到達甲子門，俘獲了宋軍偵察將領劉青、顧凱，於是就知道了宋廣王在什麽地方。辛酉，元軍到達崖山，宋軍的一千多艘戰船停泊在海中，船上建有敵樓和櫓檣，就如堅固的壁壘。張弘範帶領水軍前往進攻。崖山東西對峙，北面的水比較淺，船擱淺，不是漲潮的時候就前進不了，張弘範便領着水軍由崖山的東面轉入南面進入大洋，這樣纔得以逼近宋軍的船隻。張弘範又派出奇兵切斷了宋軍獲取淡水的通道，放火燒了宋人的住所。張世傑有一位外甥在張弘範的軍隊

面。

裏，張弘範三次派他去招降張世傑，世傑都没有聽從。甲戌，李恒從廣州來，張弘範給了他兩艘戰艦，讓他守衛崖山的北面。

二月癸未，將戰，或請先用炮。弘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南北三面，弘範自將一軍相去里餘，下令曰："宋舟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而退。樂作，宋將以爲且宴，少懈，弘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豫構戰樓於舟尾，以布幕障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猬，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弓弩火石交作，頃刻并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抱其主昺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世傑先遁，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交趾，風壞舟，死海陵港。其餘將吏皆降。嶺海悉平，磨崖山之陽，勒石紀功而還。

二月癸未，兩軍即將開戰，有人建議先用炮轟。張弘範説："火一起，船就散開了，不如交戰。"第二天，他把軍隊分爲四路，東南北三面都布置了軍隊，他親自帶領一支部隊在離戰場一里多的地方，下令説："宋軍在漲潮時一定會向東逃跑，那時候就要趕快進攻，不要讓他們逃跑了。聽到我那裏奏樂就進攻，違反命令的斬首。"他先指揮北面的一支軍隊乘着潮水進攻，没有獲勝，李恒等人順着潮水退回。音樂奏起，宋軍將領以爲張弘範將要開宴，略微鬆懈，張弘範親自統領的那支水軍在前面來進攻，其他三支部隊緊跟着它。他事先已把戰船的船尾起造戰樓，用布幕遮擋着，讓將士們拿着盾牌埋伏在裏面，命令他們説："聽到鉦聲就起來作戰，在鉦聲敲響前妄自行動的處死。"飛箭射在布障上聚集起來就像刺猬一樣，埋伏的將士不動。兩軍戰船即將接觸，敲響鉦撤去布障，弓箭、弩箭、火炮擂石一齊發射，頃刻間攻破了宋軍的七艘戰船，宋軍大敗而逃。一位宋朝大臣抱着他們的皇帝趙昺跳海而死。元軍獲得了宋皇帝的符璽印章。張世傑先期逃跑了，李恒追到大洋没有追上。張世傑逃往交趾途中，風吹壞了船，他死在海陵港。其他的將士和官吏都投降了。嶺海全部平定，張弘範在崖山的南面刻石記功後返回。

十月，入朝，賜宴内殿，慰勞甚厚。未幾，瘴癘疾作，帝命尚醫診視，遣近臣臨議用藥，敕衛士監門，止雜人毋擾其病。病甚，沐浴易衣冠，扶掖至中庭，面闕再拜。退坐，命酒作樂，與親故言别。出所賜劍甲，命付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語竟，端坐而卒。年四十三。贈銀青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烈。至大四年，加贈推忠效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延祐六

十月，張弘範入朝，皇帝在内殿爲他設宴，慰勞品很豐厚。不久，他的瘴癘之病發作，皇上讓御醫來給他診治，派近臣來商議用藥，命令衛士守在他家的門前，以阻止閑雜人等打擾他養病。他在病重垂危時，洗浴後换了衣冠，讓人攙扶到院子中央，面朝皇宫拜了兩拜。回到室内後坐下，令家人置酒奏樂，與親戚朋友告别。他拿出皇上賞賜的劍甲，讓人交給他的兒子張珪，并説："你的父親用它立過功，你佩戴着不要忘了。"話説完後，就端正地坐着死了。享年四十三歲。朝廷追贈他爲銀青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謚號武烈。至大四年，又加贈爲推忠效節翊運功

年，加保大功臣，加封淮陽王，謚獻武。子珪，自有傳。

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延祐六年，加保大功臣，加封淮陽王，謚號獻武。他的兒子張珪，另有傳。

# 元史卷一百五十七

## 列傳第四十四

### 劉秉忠

劉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因從釋氏，又名子聰，拜官後始更今名。其先瑞州人也，世仕遼，爲官族。曾大父仕金，爲邢州節度副使，因家焉，故自大父澤而下，遂爲邢人。庚辰歲，木華黎取邢州，立都元帥府，以其父潤爲都統。事定，改署州録事，歷鉅鹿、内丘兩縣提領，所至皆有惠愛。

秉忠生而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八歲入學，日誦數百言。年十三，爲質子於帥府。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汩没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天寧虚照禪師遣徒招致爲僧，以其能文詞，使掌書記。後游雲中，留居南堂寺。

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聞其博學多材藝，邀與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屢承顧問。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大愛之。海雲南還，秉忠遂留藩邸。後數歲，奔父喪，賜金百兩爲葬具，仍遣使送至邢州。服除，復被召，奉旨還和林。上

劉秉忠字仲晦，最初名叫侃，因信佛教，又名子聰，做官之後纔改爲現在這個名字。他的祖先是瑞州人，世代在遼國做官，是官宦之家。曾祖父在金國做官，任邢州節度副使，因此將家遷移到那裏，因此從祖父之後，就成爲邢州人。庚辰年，木華黎攻克邢州，設立了都元帥府，任用他的父親劉潤爲都統。邢州戰事結束後，改任爲州録事，後又歷任鉅鹿和内丘兩縣的提領，所到之處，都施恩播惠。

劉秉忠天生風骨秀異，志向氣概豪爽不羈。八歲入學，每天能記誦幾百字。十三歲時，到帥府做人質。十七歲時，任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贍養雙親。平時常鬱鬱不樂，一天，他放下手中的筆感嘆説："我家世代做官，難道我就一輩子被埋没爲刀筆吏嗎？大丈夫生不逢時，就該隱居以保全氣節。"於是棄職離去，隱居於武安山中。過了很長時間，天寧寺的虚照禪師派徒弟把他招去做了和尚，因爲他善於文詞，讓他主管文書。後來他雲游雲中，留居在南堂寺。

世祖未即位時，召見海雲禪師，海雲禪師經過雲中時，聽説劉秉忠博學多能，邀他一同前往。劉秉忠見世祖時，回答問題讓世祖很滿意，屢次受到世祖詢問。劉秉忠博覽群書，對於《周易》和邵雍的《經世書》尤其精熟。至於天文、地理、律理、曆法、陰陽卜筮之類更是無不精通，談論天下大事如同對自己的手掌一般熟悉。世祖非常喜愛他。海雲禪師回南方時，他就被留在藩王府中。幾年後，劉秉忠父死奔喪，世祖賜給他一百兩黄金作爲喪葬之資，并派人將他送到

書數千百言，其略曰：

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之教，備於堯、舜，三王因之，五霸敗之。漢興以來，至于五代，一千三百餘年，由此道者，漢文、景、光武，唐太宗、玄宗五君，而玄宗不無疵也。然治亂之道，係乎天而由乎人。天生成吉思皇帝，起一旅，降諸國，不數年而取天下。勤勞憂苦，遺大寶於子孫，庶傳萬祀，永保無疆之福。

愚聞之曰“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昔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繼日，每得一事，坐以待旦，以匡周室，以保周天下八百餘年，周公之力也。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在乎今日。千載一時，不可失也。

君之所任，在内莫大乎相，相以領百官，化萬民；在外莫大乎將，將以統三軍，安四域。内外相濟，國之急務，必先之也。然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可及；萬事之細，非一心之可察。當擇開國功臣之子孫，分爲京府州郡監守，督責舊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守，治者升，否者黜。天下不勞力而定也。

天下户過百萬，自忽都那演斷事之後，差徭甚大，加以軍馬調發，使臣煩擾，官吏乞取，民

邢州。服喪期滿之後，又被召去，奉世祖之旨回到和林。他向世祖上了一道數千字的書策，大略是説：

典章、禮樂、法度和三綱五常之類的教化，在堯、舜時已經具備了，夏、商、西周三代因襲下來，但春秋五霸破壞了它們。從西漢到五代，一千三百多年間，遵循它們的，有漢文帝、漢景帝、漢光武帝、唐太宗和唐玄宗五位君王，而唐玄宗還有一些過失。國家的治亂興衰，既與天意有關，更是由人來决定。上天降生了成吉思皇帝，帶領一隊人馬，降服了各國，没用幾年就取得了天下。靠勤勞辛苦，將皇位傳給了子孫，希望能傳千秋萬代，永享無盡的福祉。

我聽人説：“可以在馬上取得天下，但不能在馬上治理天下。”過去的周武王是兄長，周公是弟弟。周公考慮如何治理好國家，常常夜以繼日地操勞，每當想到一件事，夜晚也立即起床，天一亮就去做。他這樣輔佐周王室，保證了周朝統治長達八百多年，這些都是周公的功勞。現在的皇帝是兄長，您是弟弟，仿效周公的先例而行，就在今天，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您可不要失去呀。

君王所任用的人，在朝廷内最重的是丞相，他的職責在於領導百官，教化萬民；在朝廷之外最重要的是將軍，他的職責在於統率三軍、維護各地的安寧。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這些國家最切近的事務，要優先考慮好。但是國家太大，不是一人所能照顧得到的；事情太多，不是一人所能考慮得到的。所以應該選擇那些開國功臣的子孫，把他們分派到各地去監察，敦促督察在任的官員遵守王法。還要派人考核官吏，有政績的提升，没有政績的貶抑。這樣不費力就能使國家得到治理。

全國的民户超過百萬，自從中州斷事官忽都那演之後，科差徭役很多，加上徵調軍馬，使臣的煩擾，官吏的索取，百姓難以負

不能當，是以逃竄。宜比舊減半，或三分去一，就見在之民以定差稅，招逃者復業，再行定奪。官無定次，清潔者無以遷，污濫者無以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禄儀仗，使家足身貴。有犯於民，設條定罪。威福者君之權，奉命者臣之職。今百官自行威福，進退生殺惟意之從，宜從禁治。

擔，因此外出逃竄。應該將差役減少一半或三分之一，就現在的民户規定賦税徭役，招撫逃離家鄉的人回來從業，此後，再規定徭役。現在的官吏没有一定的等差，以致清廉的得不到提升，貪污的得不到貶降。可依照古例，將所有官員的爵位、俸禄、儀仗規定下來，使他們家庭富足，身價高貴。如果有人觸犯百姓，就按規定的條例懲處。操縱刑賞是君王的權力，服從命令是臣子的職分。現在有很多官員自己操縱刑賞，隨意决定他人的升降死生，應該加以禁止。

天下之民未聞教化，見在囚人宜從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畏，則犯者自少也。教令既設，則不宜繁，因大朝舊例，增益民間所宜設者十數條足矣。教令既施，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後决，犯死刑者覆奏然後聽斷，不致刑及無辜。

天下的百姓不曾受到教化，所以應該赦免現有的囚犯，再宣布法令，使人們都知道并敬畏，這樣犯罪的人自然會減少。法令的制定，不要過於繁瑣，根據本朝的舊例，增加民間所應該設置的條款，十幾條就够了。法令實施之後，一般的罪要經過核查之後再决斷，對犯死刑的，則要奏報中央，聽從上級的决斷，以避免無辜者受刑。

天子以天下爲家，兆民爲子，國不足，取於民，民不足，取於國，相須如魚水。有國家者，置府庫，設倉廪，亦爲助民；民有身者，營産業，闢田野，亦爲資國用也。今宜打算官民所欠債負，若實爲應當差發所借，宜依合罕皇帝聖旨，一本一利，官司歸還。凡陪償無名，虚契所負，及還過元本者，并行赦免。

君王以國家爲家，以百姓爲子，國用不足，就從百姓那裏獲取，民用不够，就從國家那裏得到幫助，國家與民衆的關係應該有如魚水。國家設置府庫糧倉，是爲了救濟百姓；百姓經營産業，耕種土地，也是爲了向國家提供用度。現在應該清算官府和百姓之間的欠債，如的確是爲應官府的差遣所借款項，要依照合罕皇帝的聖旨，由官府償還本錢和利息。凡是没有正當名目的賠償，虚假契約上的債務，以及償還已超過本錢的，都應一概免除。

納糧就遠倉，有一廢十者，宜從近倉以輸爲便。當驛路州城，飲食祗待偏重，宜計所費以準差發。關市津梁正税十五分取一，宜從舊制。禁横取，减税法，以利百姓。倉庫加耗甚重，宜令權量度均爲一法，使錙銖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詐。珍貝金銀之所出，淘沙煉石，實不易

向國家交納税糧要到很遠的倉庫，得不償失，應該到近處的倉庫交納爲好。靠近驛路的州城，承擔驛傳的飲食開支過重，應統計實際花費以抵賦税。關口市場渡口橋梁徵收十五分之一的税金，應依照過去的標準，嚴禁勒索，減少税目，以便利百姓。正税定額之外的加耗太重，應該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使尺寸斤兩都公平，以保持信用，去除欺詐。珍珠金銀經淘沙煉石而來，得來很不

爲。一旦以纏絲縷，飾皮革，塗木石，妝器仗，取一時之華麗，廢爲塵而無濟，甚可惜也。宜從禁治。除帝冑功臣大官以下章服有制外，無職之人不得僭越。今地廣民微，賦斂繁重，民不聊生，何力耕耨以厚産業？宜差勸農官一員，率天下百姓務農桑，營産業，實國之大益。

容易，用作衣服器物的裝飾雖然很華麗，廢棄時淪爲塵埃而没有什麽用，十分可惜，應該加以禁止。除皇族功臣大官及以下官員的官服的裝飾按規定之外，無職的人不得僭越取用。現在地廣人稀，賦役繁重，老百姓無法生活，怎麽能够努力耕種以使財産增加呢？應該派一名勸農官，帶領全國的百姓致力於農桑，經營産業，這纔對國家大有利益。

古者庠序學校未嘗廢，今郡縣雖有學，并非官置。宜從舊制，修建三學，設教授，開選擇才，以經義爲上，詞賦論策次之，兼科舉之設，已奉合罕皇帝聖旨，因而言之，易行也。開設學校，宜擇開國功臣子孫受教，選達才任用之。

古時候學校不曾廢置過，現在各郡縣雖然有學校，但并不是國家設置的。應該沿用過去的制度，修建三學，設立教授，選擇人才，要以儒家經典爲主，詞賦策論爲輔，綜合科舉考試的辦法，現在已奉合罕皇帝的聖旨，就此宣布上述措施，就容易實行了。設立學校，應該選擇那些開國功臣的子孫入學學習，再從中選擇賢能的人任用。

天下莫大於朝省，親民莫近於縣宰。雖朝省有法，縣宰宜擇，縣宰正，民自安矣。關西、河南地廣土沃，以軍馬之所出入，治而未豐。宜設官招撫，不數年民歸土闢，以資軍馬之用，實國之大事。移剌中丞拘榷鹽鐵諸産、商賈酒醋貨殖諸事，以定宣課，雖使從實恢辦，不足亦取於民，拖兑不辦，已不爲輕。奥魯合蠻奏請於舊額加倍榷之，往往科取民間。科榷并行，民無所措手足。宜從舊例辦榷，更或減輕，罷繁碎，止科徵，無從獻利之徒削民害國。鰥寡孤獨廢疾者，宜設孤老院，給衣糧以爲養。使臣到州郡，宜設館，不得於官衙民家安下。

國家以朝廷和中書省最爲重要，但與百姓關係最密切的則是縣令。即便朝廷和中書省有政策，還要選擇縣令去具體執行，縣令清正廉潔，老百姓就會安居樂業。關西、河南一帶面積廣大，土地肥沃，但因軍隊時常出入，没有能較好地治理并取得好收成。應該設置官員招撫百姓，過不了幾年，百姓回到鄉里，土地得到開墾，就能够提供軍需，這實在是國家的大事。移剌中丞根據鹽鐵專賣和商業税的數量來制定賦税的標準，即使從實辦理，在數額不足時也向百姓徵收，百姓拖欠不交，已經不算輕了。奥魯合蠻又建議在過去專賣數額的基礎上增加一倍，負擔依然落在百姓頭上。税收和專賣并行，百姓不知道該怎麽辦。應該按照舊例辦理專賣，或者加以減輕、罷除繁瑣的名目，停止徵收税捐，不要信從那些唯利是圖的人害民誤國。對於那些失去配偶的老人以及孤兒和殘疾人，應設置孤老院，向他們提供衣食。朝廷派往各州郡的使臣，要住在專門的館舍，不要住在地方官府和百姓的家中。

孔子爲百王師，立萬世法。

孔子是歷代帝王之師，爲後代制定了禮

今廟堂雖廢，存者尚多，宜令州郡祭祀，釋奠如舊儀。近代禮樂器具靡散，宜令刷會，徵太常舊人教引後學，使器備人存，漸以修之，實太平之基，王道之本。今天下廣遠，雖成吉思皇帝威福之致，亦天地神明陰所祐也。宜訪名儒，循舊禮，尊祭上下神祇，和天地之氣，順時序之行，使神享民依，德極於幽明，天下賴一人之慶。

見行遼曆，日月交食頗差，聞司天臺改成新曆，未見施行。宜因新君即位，頒曆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時。國滅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業不墜於後世，甚有勵也。

國家廣大如天，萬中取一，以養天下名士宿儒之無營運産業者，使不致困窮。或有營運産業者，會前聖旨，種養應輸差税，其餘大小雜泛并行蠲免，使自給養，實國家養才勵人之大也。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隨其巨細長短，以施規矩繩墨。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蓋君子所存者大，不能盡小人之事，或有一短；小人所拘者狹，不能同君子之量，或有一長。盡其才而用之，成功之道也。

君子不以言廢人，不以人廢言，大開言路，所以成天下、安兆民也。天地之大，日月之明，

法。現今寺廟、祠堂雖多毀壞，但保存下來的也很多，應令各州郡祭祀，按舊有的方式舉行釋奠禮。現在禮樂器具大都失散破碎，應該下令加以收集，徵召前朝主管禮樂的官員去教習學生，使器物完備，人才得以保存，再逐漸普及，這實在是天下太平的基礎、治國之道的根本。現在國家幅員遼闊，雖是成吉思皇帝的武功所致，也是天地神明暗中幫助的結果。應該尋訪著名的儒者，遵守舊有的禮儀，祭奠所有的神靈，以使天地之氣和諧，時序的更代正常，鬼神有祭品享用，百姓有所依靠，仁德波及鬼神，天下都享受着皇上所施的福祉。

現在實行遼代的曆法，對日月交替及日月食的推算頗有誤差，聽說司天臺已另創新的曆法，還没見施行。應該趁新皇帝即位的機會，頒行曆法，改建年號。令京城和各府州郡設置更漏，使民衆知道時間。一個國家滅亡後，把它的歷史記録下來，這是過去的通例，應該撰修《金史》，使一代君臣的事業流傳後世，這將是很有意義的。

國家的土地財富像天一樣廣大，萬中取一，就能供養那些没有生計産業的著名儒士，使他們不至於窮困。有些儒者有生計産業，根據以前的聖旨，種田養殖應交納租税，其他各種名目的賦税一概免除，使他們自己能維持生計，這確實是國家養育鼓勵人才的要務。賢明的君主使用人才，如同能幹的工匠使用木料一樣，要隨其大小長短，合理利用。孔子說："君子不能從細事上察知而可以承擔重任，小人不能承擔重任而能够察知細事。"因爲君子注重大事，所以不能窮盡小人所關心的問題，這或許是其短處；小人的天地狹小，不能有君子一樣的度量，但或許也有其長處。儘量使他們發揮長處加以使用，這纔是成功之道。

君子既不因言廢人，也不因人廢言，廣開言路，纔能使國家得到治理，百姓安居樂業。天地如此遼闊，日月的光明，有時也會

而或有所蔽。且蔽天之明者，雲霧也；蔽人之明者，私欲佞説也。常人有之，蔽一心也；人君有之，蔽天下也。常選左右諫臣，使諷諭於未形，忖晝於至密也。君子之心，一於理義，懷於忠良；小人之心，一於利欲，懷於讒佞。君子得位，有容於小人；小人得勢，必排於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辨也。孔子曰“遠佞人”，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之謂也。

被遮蔽。遮蔽日月光明的是雲霧，遮蔽人聰明的則是個人的私欲和各種邪説。一般的人有這樣的問題，受害的衹是一人而已，如果君王有了這樣的問題，那麽全國都得遭殃受罪。所以要常選擇勸諫之臣，使他們能在事情剛有苗頭的時候就批評指正，把問題考慮得十分周密。君子的用心，集中於理義，胸懷忠良；小人的用心，集中於利欲，心懷鬼胎。君子做了官，能够容納小人，但小人得了勢，就會排斥君子。賢明的君主對此不能不加以分辨。孔子説“疏遠邪惡的人”，又説“討厭那些强嘴利舌使人國破家亡的人”，就是這個意思。

今言利者衆，非圖以利國害民，實欲殘民而自利也。宜將國中人民必用塲冶，付各路課税所，以定榷辦，其餘言利者并行罷去。古者明王不寶遠物，所寶惟賢，如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此皆一人之睿知，賢王之輔成也。古者治世均民産業，自廢井田爲阡陌，後世因之不能復。今窮乏者益損，富盛者增加。宜禁行利之人勿恃官勢，居官在位者勿侵民利，商賈與民和好交易，不生擅奪欺罔之害，真國家之利也。

現在談論利的人很多，他們并不是要使國家獲利而讓百姓遭殃，而是想殘害百姓而使自己得利。應該將全國百姓生活必需的鹽鐵，交付給各地的課税所，以實行專賣，其他牟利的各種名目都要廢除。過去賢明的君王不看重稀見之物，衹看重賢能的人。如果使賢明的人有官可做，有才能的人得到任用，這都是皇帝的明智、賢王輔佐的結果。過去治平之世平均百姓的産業，自從廢除井田制而互築田界，後世就因襲而不能復舊。現在窮人的土地逐漸减少，富人的土地日益增加。應該禁止謀利之人，不得依仗權勢，當官的不得侵犯百姓的利益，商人與百姓平等交换，不發生搶奪欺詐的弊害，這纔是國家的利益所在。

笞棰之制，宜會古酌今，均爲一法，使無敢過越。禁私置牢獄，淫民無辜，鞭背之刑宜禁治，以彰愛生之德。立朝省以統百官，分有司以御衆事，以至京府州郡親民之職無不備，紀綱正於上，法度行於下，是故天下不勞而治也。今新君即位之後，可立朝省，以爲政本。其餘百官，不在員多，惟在得人焉耳。

鞭打犯人的規定，要斟酌古今，制定一個統一的辦法，使人不敢濫用刑法。禁止私設監牢，殘害無辜的百姓。鞭打背部的刑法應該禁止，以昭彰愛惜生命的美德。朝廷應該設立管理各級官吏的機構，讓各個官署處理好各種事務，使各級爲百姓辦事的機構完備。綱紀正於上，法度行於下，國家就會不費力而治理好。現在新皇帝即位之後，就要設立這樣的機構，作爲政治的根本。其他各級官吏，不在於人多，衹要選擇合適的人就行。

世祖嘉納焉。又言："邢州舊萬餘户，兵興以來不滿數百，凋壞日甚，得良牧守如真定張耕、洺水劉肅者治之，猶可完復。"朝廷即以耕爲邢州安撫使，肅爲副使。由是流民復業，升邢爲順德府。

癸丑，從世祖征大理。明年，征雲南。每贊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殺，故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己未，從伐宋，復以雲南所言力贊於上，所至全活不可勝計。

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問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於是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録用，文物粲然一新。

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時人稱之爲聰書記。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秉忠久侍藩邸，積有歲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被褒崇。聖明御極，萬物惟新，而秉忠猶仍其野服散號，深所未安，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帝覽奏，即日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參領中書省事。詔以翰林侍讀學士竇默之女妻之，賜第奉先坊，且以少府宫籍監户給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爲己任，事無巨細，凡有關於國家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帝寵任愈隆。燕閑顧問，輒推薦人物可備器使者，凡所甄拔，後悉爲名臣。

初，帝命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于龍岡，三年而畢，名曰

世祖高興地接受了上述建議。劉秉忠又説："邢州過去有一萬多户，自戰亂以來已不足數百户，日益凋敝。如果能有像真定人張耕、洺水人劉肅那樣的好官員去治理，還可以恢復舊貌。"朝廷即委任張耕爲邢州安撫使，劉肅爲副使。從此以後，流離的百姓逐漸定居下來從事農業生産，邢州被升格爲順德府。

癸丑年，劉秉忠隨世祖征伐大理，次年征伐雲南。他常常説要愛惜生命，人君要神明威武，而不是以殺戮懾服人，所以每攻克一地，都不妄殺一人。己未年，劉秉忠隨世祖征伐南宋，又以在雲南所説的話勸告世祖，所到之處使無數人的性命得以保全。

中統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向他詢問治理國家的大政方針和養育百姓的好辦法，劉秉忠收集先世舊制，參照古代適宜於現在的制度，分條陳述。於是皇帝下令用年號紀年，設置了中書省和宣撫司。朝廷過去的大臣和隱逸山林中的名士，都被録用，禮樂典章制度燦然一新。

劉秉忠雖然在皇帝身邊，但仍没有改换過去的裝束，當時的人稱他爲聰書記。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上奏説："劉秉忠侍事藩府，已經有好多年，參預軍國大事的密謀，制定治國安邦的大計，忠誠勤懇，多有建樹，應予以獎勵。聖上即位後，萬物一新，但劉秉忠依然一副鄉野之人的裝束，没有具體官職，令人很不安，應該改换他的裝束，授給他顯赫的官位。"皇帝閲覽奏章之後，當天就任命劉秉忠爲光禄大夫，進位太保，參預主持中書省的政務。并詔令以翰林侍讀學士竇默的女兒做他的妻子，在奉先坊賜給他一座住宅，還將少府宫籍的民户賜給他。劉秉忠接受任命後，以天下爲己任，事情無論大小，衹要與國家的治亂安危有關，知道了就没有不發表建議的，所建議的没有不被采納的，等到了休閑的時候詢問他，他就向皇帝推薦可以任用的人才，凡是他所賞識選拔的人，後來都成了著名的大臣。

起初，皇帝讓劉秉忠在桓州以東和灤水以北之間考察地形，在龍岡修築一座城，經三年建

開平。繼升爲上都，而以燕爲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宫室。八年，奏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爲大都。他如頒章服，舉朝儀，給俸祿，定官制，皆自秉忠發之，爲一代成憲。

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嘗築精舍居之。秋八月，秉忠無疾端坐而卒，年五十九。帝聞驚悼，謂群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聞也。”出内府錢具棺斂，遣禮部侍郎趙秉温護其喪還葬大都。十二年，贈太傅，封趙國公，謚文貞。成宗時，贈太師，謚文正。仁宗時，又進封常山王。

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自號藏春散人。每以吟咏自適，其詩蕭散閑淡，類其爲人。有文集十卷。無子，以弟秉恕子蘭璋後。

劉秉恕

秉恕字長卿。好讀書，年弱冠，受《易》於劉肅，遂明理學。兄秉忠，事世祖，以薦士自任，嫌於私親，獨不及秉恕。左右以聞，召見，遂同侍潛邸。世祖嘗賜秉忠白金千兩，辭曰：“臣山野鄙人，僥倖遭際，服器悉出尚方，金無所用。”世祖曰：“卿獨無親故遺之邪？”辭不允，乃受而散之，以二百兩與秉恕，秉恕曰：“兄勤勞有年，宜蒙兹賞，秉恕無功，可冒恩乎？”終不受。

成，定名爲開平。接着升格爲上都，而以燕京爲中都。四年，皇帝又命劉秉忠修建中都城，開始建造皇宫和皇帝祭祠祖先的宗廟。八年，劉秉忠奏請建國號爲大元，將中都改名大都。其他如發給官員有等級標志的禮服，舉行朝廷禮儀，發給官吏俸錢禄米，制定職官制度，這些都是從劉秉忠規劃開始的，并成爲整個元代不變的制度。

十一年，劉秉忠隨皇帝到上都，這裏有一個叫南屏山的地方，他曾在此築室居住静修。秋八月，劉秉忠没有任何疾病就端正地坐着死了，享年五十九歲。皇帝聽到這一消息後十分震驚和悲痛，對大臣們説：“劉秉忠侍奉我三十多年，凡事小心謹慎，不怕艱險，直言無諱。他陰陽術數的精妙，用占卜推測未來，十分靈驗，這事衹有我知道，别人并不曉得。”下令由内府出錢辦理喪葬事宜，并派禮部侍郎趙秉温護送他的靈柩到大都安葬。十二年，追贈劉秉忠爲太傅，封趙國公，謚號文貞。成宗時，追贈太師，謚號文正。仁宗時，又進封他爲常山王。

劉秉忠從小好學，到老學習熱情不減，雖然官位最高，但依然粗茶淡飯，清心寡欲，與以往没有什麽不同。他自號藏春散人，時常吟咏詩歌以自娱。他的詩閑散淡泊，如同他的爲人。他有文集十卷。他没有兒子，以弟弟劉秉恕的兒子劉蘭璋爲後代。

劉秉恕字長卿。喜愛讀書，二十歲時，跟隨劉肅學習《周易》，因而懂得理學。他的哥哥劉秉忠，臣事世祖，以推薦儒士爲己任，但因礙於親屬關係，惟獨没有推薦他。其他大臣把這一情况告訴世祖後，世祖召見了他，於是和哥哥一同侍奉尚爲藩王的世祖。世祖曾賜給劉秉忠一千兩白銀，劉秉忠辭謝説：“我是山野粗鄙之人，僥幸遇到好時機，服飾器用都由朝廷供給，銀子無處使用。”世祖説：“你難道没有親戚朋友，不會給他們嗎？”没有同意劉秉忠的推辭。劉秉忠衹好接受了分送給别人，以二百兩給劉秉恕，劉秉恕説：“哥哥你勤勞多年，應該受到這樣的獎賞，我没有什麽功勞，怎麽能冒領皇上的恩賜呢？”

最終没有接受。

中統元年，擢禮部侍郎、邢州安撫副使。二年，賜金符，遷吏部侍郎。三年，升邢爲順德府，賜金虎符，爲順德安撫使。至元元年，轉官法行，改嘉議大夫，歷彰德、懷孟、淄萊、順天、太原五路總管。淄萊府有死囚六人，獄已具。秉恕疑之，詳讞得其實，六人賴以不死。他所至，皆有惠政。召除禮部尚書。出爲淮西宣慰使，會省宣慰司，歷湖州、平陽兩路總管。平陽歲荒，民艱食，輒開倉以賑之，全活者衆。年六十，卒于官。

中統元年，劉秉恕被提升爲禮部侍郎、邢州安撫副使。二年，皇帝賜給他金符，改任吏部侍郎。三年，邢州升格爲順德府，他被賞賜金虎符，任命爲順德安撫使。至元元年，轉任司法刑獄官員，改任嘉議大夫，歷任彰德、懷孟、淄萊、順天、太原五路的總管。淄萊府有六名死刑犯，已被判决。劉秉恕對案情有些懷疑，通過詳細審理獲得實情，那六個人得以免死。其他所到之處，都有仁政。後來被召回京城任禮部尚書。又出京任淮西宣慰使，恰逢裁撤宣慰司，又歷任湖州、平陽兩路總管。平陽路遇到荒年，老百姓没有吃的，他就下令打開糧倉救濟飢民，救活了很多人。六十歲時，死在任上。

**張文謙**

張文謙，字仲謙，邢州沙河人。幼聰敏，善記誦，與太保劉秉忠同學。世祖居潛邸，受邢州分地，秉忠薦文謙可用。歲丁未，召見，應對稱旨，命掌王府書記，日見信任。邢州當要衝，初分二千户爲勛臣食邑，歲遣人監領，皆不知撫治，徵求百出，民弗堪命。或訴於王府，文謙與秉忠言于世祖曰："今民生困弊，莫邢爲甚。盍擇人往治之，責其成效，使四方取法，則天下均受賜矣。"於是乃選近侍脱兀脱、尚書劉肅、侍郎李簡往。三人至邢，協心爲治，洗滌蠹敝，革去貪暴，流亡復歸，不期月，户增十倍。由是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皆自文謙發之。

張文謙字仲謙，是邢州沙河人。從小聰明機敏，善於記誦，與太保劉秉忠是同學。世祖還是藩王時，接受邢州爲封地，劉秉忠向世祖推薦張文謙可以任用。丁未年，世祖召見了他，他回答問題讓世祖很滿意，世祖便讓他掌管王府中的文書記録，并對他一天比一天信任。邢州地處要衝，最初朝廷分出兩千户作爲有功之臣的封地，每年都派人管理，這些人都不懂得安撫百姓，一味地勒索，老百姓難以忍受。有人把這一情況告到了世祖王府，張文謙和劉秉忠對世祖説："現在百姓生活困苦，以邢州最爲嚴重。何不選擇人員前去治理，讓他做出成績，以供全國仿效，這樣天下的百姓就都受您的恩惠了。"於是世祖便選派親近的侍從脱兀脱、尚書劉肅、侍郎李簡前往。他們三人到達邢州後，同心治理，革除弊政，罷除貪婪殘暴的官吏，流亡的人口又回來了，不到一年，户口增長了十倍。從此之後，世祖更加尊重儒士，對他們委以政事，這些都是從張文謙開始的。

歲辛亥，憲宗即位。文謙與秉忠數以時務所當先者言於世祖，悉施行之。世祖征大理，國主高祥拒命，殺信使遁去。世祖怒，將屠其城。文謙與秉忠、姚樞諫曰："殺使拒命者高

辛亥年，憲宗即位。張文謙和劉秉忠多次把當時急於要做的事報告世祖，世祖都照辦了。世祖征伐大理，大理國王高祥拒不投降，殺了信使後逃跑了。世祖非常惱怒，準備屠殺全城的人。張文謙和劉秉忠、姚樞勸諫説："殺害使者、拒

祥爾，非民之罪，請宥之。”由是大理之民賴以全活。己未，世祖帥師伐宋，文謙與秉忠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期與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分命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獲生口悉縱之。

中統元年，世祖即位，立中書省，首命王文統爲平章政事，文謙爲左丞。建立綱紀，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爲務。詔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而文統素忌克，謨謀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文謙遽求出，詔以本官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臨發，語文統曰：“民困日久，况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即位，國家經費止仰稅賦，苟復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取之未晚也。”於是蠲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

二年春，來朝，復留居政府。始立左右部，講行庶務，巨細畢舉，文謙之力爲多。三年，阿合馬領左右部，總司財用，欲專奏請，不關白中書，詔廷臣議之，文謙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無是理也。若中書弗問，天子將親莅之乎？”帝曰：“仲謙言是也。”

至元元年，詔文謙以中書左丞行省西夏中興等路。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文謙得蜀士陷於俘虜者五六人，理而出之，使習吏事，旬月間簿書有品式，子弟亦知讀書，俗爲一變。浚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數萬頃，人蒙其利。

不投降的衹不過是高祥一人而已，并不是老百姓的過錯，請您饒了他們。”大理的百姓因此得以活命。己未年，世祖領軍攻伐南宋，張文謙和劉秉忠説：“仁君的軍隊，不戰而勝，對征服之地也應該一視同仁，不應該濫殺無辜。”世祖説：“我希望和你們共同信守這一諾言。”進入南宋境内後，世祖分别命令各位將領不要濫殺人，不要焚燒别人的房屋，所俘獲的人口都要放回。

中統元年，世祖即位，設立中書省，首先任命王文統爲平章政事，張文謙爲左丞。制定各種規章制度，闡明利弊，一切以治國安民爲務。詔令一發布，就給全國帶來了大治的希望。但王文統一向嫉人之能，討論問題時總是提出反對意見，以致作不了决定，張文謙衹得請求到外地做官，皇帝下詔令他以左丞的身份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臨行前，他對王文統説：“百姓長年遭受困苦，現在又遇上大旱，不酌情减免賦税，怎麽告慰百姓獲得拯救的希望呢？”王文統説：“皇上剛剛即位，國家的經費完全依靠賦税，如果再减少，靠什麽供給朝廷呢？”張文謙説：“百姓富足了，君王難道會不富足嗎？等到年成好的時候，再取之於民也不晚。”於是免除了平常賦税的十分之四，商酒税的十分之二。

二年春，張文謙來京朝見，又被留在中書省。朝廷開始設立左右各部，討論施行政務，大事小事都要處理，其中以張文謙出力最多。三年，阿合馬統領左右各部，總管全國的財務，他想獲得直接向皇上奏請、不通過中書省的特權。皇帝讓大臣們討論，張文謙説：“分部管理財務，過去有這樣的情况，但中書省不參預，則從來就没有這樣的道理。如果中書省也不過問，難道要皇上親自管理嗎？”皇上説：“仲謙説得對。”

至元元年，皇帝令張文謙以中書左丞行省西夏中興等路。羌族的民俗一向很粗野，凡事都没有條理。張文謙從被羌人俘虜的蜀人中，挑選出五六名讀書人，讓羌人跟隨他們學習官務，僅一個月，文書就有了章法，子弟也知道向學讀書，風俗爲之一變。他領導疏浚了唐來、漢延兩條水渠，能灌溉良田十多萬頃，當地的人廣受其

利。

三年，還朝。諸勢家言有户數千，當役屬爲私奴者，議久不决。文謙謂以乙未歲户帳爲斷，奴之未占籍者，歸之勢家可也，其餘良民無爲奴之理。議遂定，守以爲法。五年，淄州妖人胡王惑衆，事覺，逮捕百餘人。丞相安童以文謙言奏曰："愚民無知，爲所詿誘，誅其首惡足矣。"詔即命文謙往决其獄，惟三人坐棄市，餘皆釋之。

三年，張文謙回到朝廷。一些有權勢的人家認爲有數千户的食邑，應該作爲私家奴隸役使，朝廷討論了很久没有結果。張文謙認爲應該以乙未年的人口統計爲限，當時爲私家奴隸而没有入户籍的，可以歸屬有權勢的人家，其他的平民没有淪爲奴隸的道理。於是這事便有了結果，奉爲法令。五年，淄州的妖妄之人胡王蠱惑人心，事情暴露之後，官府逮捕了一百多人。丞相安童把張文謙的意見轉奏皇上説："愚昧的百姓不懂道理，被别人所誘騙，殺了爲首的就可以了。"皇帝即令張文謙前去處理這個案件，祇有三人被處死，其他的人都被釋放了。

七年，拜大司農卿，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請開籍田，行祭先農先蠶等禮。復與竇默請立國子學。詔以許衡爲國子祭酒，選貴冑子弟教育之。時阿合馬議拘民間鐵，官鑄農器，高其價以配民，創立行户部於東平、大名，以造鈔及諸路轉運司，干政害民，文謙悉於帝前極論罷之。十三年，遷御史中丞。阿合馬慮憲臺發其奸，乃奏罷諸道按察司以撼之，文謙奏復其舊。然自知爲奸臣所忌，力求去。會世祖以《大明曆》歲久寖差，命許衡等造新曆，乃授文謙昭文舘大學士，領太史院，以總其事。十九年，拜樞密副使。歲餘，以疾薨于位，年六十八。

七年，張文謙改任大司農卿，他奏請在各地設立勸農司，巡行全國以勸課農桑。他還請求皇帝開籍田，行祭先農先蠶等禮。又與竇默請求設立國子學。皇帝下令以許衡爲國子祭酒，選擇貴族的子弟加以教育。當時阿合馬提議收繳民間的鐵，由官府鑄造農具，再高價分配給農民，并在東平、大名設立行户部，以印製錢鈔并作爲各路的轉運司。這些倡議干政害民，張文謙都在皇帝的面前指陳其弊端而被廢除了。十三年，張文謙改任御史中丞。阿合馬擔心御史臺揭露他的問題，就奏請取消各地的按察司以削弱張文謙的權力，張文謙向皇帝奏請恢復了舊有的機構。但他深知自己爲奸臣所忌恨，所以極力請求辭職。正好世祖因《大明曆》使用時間太久，多有誤差，命許衡等人制定新的曆法，於是便授予張文謙爲昭文舘大學士，主持太史院，以總管修定曆法的工作。十九年，任樞密副使。過了一年多，因病死在任上，享年六十八歲。

文謙蚤從劉秉忠，洞究術數；晚交許衡，尤粹於義理之學。爲人剛明簡重，凡所陳於上前，莫非堯、舜仁義之道。數忤權倖，而是非得喪，一不以經意。家惟藏書數萬卷。尤以引薦人材爲己任，時論益以是多之。累贈推誠同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

張文謙早年跟從劉秉忠，精通陰陽卜筮之術，晚年與許衡爲友，對義理之學尤其專精。他爲人剛直明察、簡約穩重，向皇上陳請的無非堯、舜仁義之道。他多次得罪權貴，但對禍福得失，完全不在意。家裏衹有數萬卷藏書。他尤其以引薦人才爲己任，輿論更因此而贊賞他。後來朝廷多次贈他爲推誠同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宣。

宣。

長子晏，仕至御史中丞，贈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國公，謚文靖。

他的大兒子張晏，官至御史中丞，贈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國公，謚文靖。

**郝經**

郝經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家世業儒。祖天挺，元裕嘗從之學。金末，父思温辟地河南之魯山。河南亂，居民匿窖中，亂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經母許亦死。經以蜜和寒菹汁，决母齒飲之，即蘇。時經九歲，人皆異之。金亡，徙順天。家貧，晝則負薪米爲養，暮則讀書。居五年，爲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爲上客。二家藏書皆萬卷，經博覽無不通。往來燕、趙間，元裕每語之曰："子貌類汝祖，才器非常，勉之。"

郝經字伯常，祖先是潞州人，後來移居到澤州的陵川，世代以儒學爲業。祖父叫郝天挺，元好問曾經跟隨他學習。金朝末年，郝經的父親郝思温避亂來到河南魯山。河南遭受戰亂，百姓藏身在地窖裏，亂兵用火熏烤地窖，大多數人都死了，他的母親許氏也昏死了。郝經用蜂蜜加冷酸菜湯，撬開母親的牙齒將湯灌入口中，他母親便蘇醒了。當時郝經衹有九歲，人們都感到很驚奇。金朝滅亡以後，郝經移居到順天。他家境貧寒，白天背柴擔米奉養雙親，夜晚則讀書。在順天住了五年，被當地駐軍元帥張柔、賈輔所瞭解，將他延爲座上客。這二人家中的藏書都在萬卷以上，郝經廣泛閱覽，没有不通曉的。郝經來往於燕、趙一帶，元好問常常對他説："你長得像你爺爺，才能、度量不同尋常，好好幹吧。"

憲宗二年，世祖以皇弟開邸金蓮川，召經，諮以經國安民之道，條上數十事，大悦，遂留王府。是時，連兵於宋，憲宗入蜀，命世祖總統東師，經從至濮。會有得宋國奏議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遂下諸將議，經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敗亡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内，小民凋弊於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惠，敦族簡賢，綏懷遠人，控制諸道，結盟飭備，以待西師，上應天心，下繫人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世祖以經儒生，愕然曰："汝與張拔都議邪?"經對曰："經少館張柔家，嘗聞其論議。此則經臆説耳，柔不知也。"進七道議七千餘言。乃以楊惟中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經爲副，將歸德軍，先至江上，宣布恩信，納降

憲宗二年，世祖以皇帝弟弟的身份在金蓮川建立王府，召郝經來府，向他詢問管理國家、安定百姓的方法，他分條上奏數十件事，世祖非常高興，便把他留在王府。這時，蒙古軍隊正在與南宋交戰，憲宗進入四川，命令世祖統率東路的部隊，郝經跟隨世祖到達濮州。此時恰巧有人獲得宋朝的奏議，獻給世祖，奏議有小心防守邊境、守住交通要道等七條建議。世祖於是將這份奏議下達給各位將領討論。郝經説："古代統一天下的人，依靠的是仁德，不是依靠武力。宋朝現在還没有敗亡的迹象，我們則是傾國而出，諸侯在内部窺測時機，老百姓在外面奔波勞苦。我看到了征討宋朝的危險，没有看見這種舉動的好處。您不如修德政、布恩惠，督促、勉勵族人，選拔賢能的人，安撫、關懷遠方的人們，控制住各道，締結盟約，整頓戰備，以等待西路軍。上符合天帝的意志，下順應人民的心願，待機而動，宋朝就不難攻取了。"世祖因爲郝經是儒生，便驚訝地説："你和張柔議論過這件事嗎?"郝經回答説："我少年時寓居在張柔家，曾經聽到過

附。惟中欲私還汴，經曰："我與公同受命南征，不聞受命還汴也。"惟中怒，弗聽。經率麾下揚旌而南，惟中懼謝，乃與經俱行。

他議論政事。這個看法則是我個人的意見，張柔并不知道。"他進呈了七條奏議共有七千多字。世祖於是任命楊惟中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郝經爲宣撫副使，率領歸德地區的軍隊，先來到長江邊，宣揚、布施朝廷的恩德和信譽，收留投降和歸附的人。楊惟中想私自撤回汴梁，郝經説："我和您一起受命南征，没有聽到返回汴梁的命令。"楊惟中很生氣，不聽郝經的話。郝經率領部下，旌旗招展地向南挺進，楊惟中害怕了，向郝經道歉，於是和郝經一起前進。

經聞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其略曰：

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斡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躙轢諸夷，奄征四海，有天下十八，盡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與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逾二十年。何曩時掇取之易，而今日圖惟之難也？

郝經聽説憲宗在四川，軍隊長時間徒勞無功，於是便進呈《東師議》，其内容大略是説：

我聽説圖謀天下的事情在没有發生之前容易，救天下的事情在已經發生之後則困難。在已經出現的事情中隱藏着尚未出現的事情，要使過去的事情没有過失，而未來的事情遂心如願，那就更難了。我們國家以一隊人馬，興起於北方沙漠地區，旋轉北斗星和北極星以謀取天下，兵鋒所向，無往不勝。滅亡金朝，吞并西夏，打擊荆、襄，攻克成都，平定大理，鎮服各夷族，征服四海，占有天下之地十分之八，比北魏、金朝原來的全部領土還要多，疆域廣大，莫能與比。祇有南宋還没有被攻下，未能統一天下，連年征戰，超過了二十年。爲什麽過去攻取那麽容易，而現在這麽難呢？

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弊而不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僥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逾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晋之取吴，隋之取陳，宋之取南唐皆經營比佽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妄爲而已。

奪取天下，有的可以用武力攻取，有的可以用計謀取勝。以武力奪取則時間不能太長久，長久了就會力量疲憊而士氣不振；以計謀奪取則不能操之過急，操之過急則希圖僥幸而難於成功。所以自漢、唐以來，建立攻取，一般祇有五六年，没有超過十年的，因此其力量不疲憊，而最終能保持强大，取得成功。晋取東吴，隋取南陳，宋取南唐，都經營等待了十多年，所以其謀略取得成功，最終能够統一天下。或長期，或短期，總之取得成功的關鍵在於舉措得宜，不胡亂行事而已。

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

國家創建已經五十年了，五十年來都是

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劘蕩，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弊乎！且括兵率賦，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甲冑，跋履山川，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鋭，以力則强，以土則大，而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息師撫民，致治成化，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上下井井，不撓不紊，任老成爲輔相，起英特爲將帥，選賢能爲任使，鳩智計爲機衡，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内治既舉，外禦亦備。如其不服，姑以文誥，拒而不從，而後伺隙觀釁以正天伐。自東海至于襄、鄧，重兵數道，聯幟接武，以爲正兵。自漢中至于大理，輕兵捷出，批亢抵脅，以爲奇兵。帥臣得人，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内，而海外有截矣。是而不爲，乃於間歲遽爲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底安于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東師未出，大王仁明，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

用兵征討，兵火之餘的百姓，擔驚受怕，劫掠殺害，少有存活的。自古用兵没有這麽多這麽久的，力量怎麽能不疲憊呢？况且徵招兵員、徵收賦税，早晨發出命令，晚上就要出師，執戈帶甲，爬山過河，以全國的力量，征伐南宋以求統一。意志可謂堅决，力量可謂强盛，土地可謂廣大，但謀略則有些欠周密。如果在各國平定之後，停止戰争，撫慰百姓，致力治國，完成教化，創設法規，建立制度，公布條例綱紀，使全國上下，井然有序，有條不紊，任用年高有德的人爲丞相，起用優異傑出的人爲將帥，選擇賢能的人以供任用，集思廣益以統率全局，公正規定賦税以使國用充足，屯田興農以使糧食豐富。國家内政既有成績，抵禦外敵也就没有問題了。如果有不服從的，姑且先以文告曉諭，若抗拒不從，然後等待時機興兵討伐。從東海到襄陽、鄧州，數路大軍，相互銜接，作爲主力部隊，從漢中到大理，派輕鋭部隊快速出擊，看準要害，從側面進攻，作爲奇兵。衹要主將選擇得人，軍隊有紀律，您安坐皇宫内，南宋也會歸附。不去做這些事，而要每隔一年就匆忙大舉興兵，全國上上下下震動，兵連禍結，導致危險的境地，這些都已發生而難以制止了。但您統率的東路軍還没有出動，大王您仁德聖明，則還有挽回的餘地，我怎能不發表意見呢？

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爲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强弱，必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鶻，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滄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遺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陜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爲斡腹

現在國家用兵，完全依照蒙古族的風俗，而不師法古代。不考慮軍隊的多少、地形的險易、敵人的强弱，總是拿着武器合圍，就像是獵獲野獸一樣。聚集時如丘山，分散時如風雨，迅疾如雷電，敏捷如飛鷹，軍馬兵鋒所向，指定日期，即使遠隔萬里也没有差錯，深得兵家詭異之道，善於出奇制勝。自滄河之戰後，我軍又乘勝攻下了燕、雲之地，隨後就撤軍而去，似無意獲取其土地。在攻滅回鶻、西夏之後，又進軍到關陜地區打敗了金軍，然後纔知道先前是爲了更深入地獲取其土地，這是善於出奇制勝。接

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爲擣虚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爲示遠之謀，自臨洮、吐番穿徼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騰擲宇宙，軒豁天地，大極於遐徼之土，細窮於委巷之民，撞其鐘而掩其耳，嚙其臍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

着爲奪取敵人的腹心之地，又由金、房繞到潼關的背後以進攻汴梁；作爲乘虚而入的計策，自西和直接進入石泉、威、茂以攻取蜀；作爲長遠之計，從臨洮、吐番穿越西南以平定大理。這些都是出奇制勝的舉動。祇有出奇不意，攻其不備，纔能出奇制勝。哪有以百萬大軍，前後相連一萬多里，皇帝親自挂帥，車駕有如雷鳴，竭盡天下四海之力，驚天動地，最偏遠的地方也大受影響，居住陋巷的百姓也要輸納軍資。這好似撞鐘而又遮掩敵人的耳朵，咬敵人的肚腹而又遮蔽其眼目，難道有這樣出奇制勝的嗎？這是拿價值千金的玉璧投向瓦石堆啊。

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鋭，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勝。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荐阻，迂以危途繚徑，我之乘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况於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虜掠以爲資，無俘獲以備役，以有限之力，冒無限之險，雖有奇謀秘略，無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河海濯爇之舉，擁遏頓滯，盤桓而不得進，所謂强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

最初出奇制勝，是因爲關隴、江淮以北，大都是平原曠野，而我們擅長用騎兵，因此所向披靡。剛興兵時兵力强勁，人民衆多，物資豐富，我軍一進迫，敵人的郡邑就自然潰敗，而我們又擅長進攻，因此所攻皆克。這些都是以奇而速勝。現在由於高山深谷的阻隔，險阻重重，道路艱難而又迂遠，我們乘險出奇則很困難，敵人因險防守則很容易。何况敵我的形勢懸殊，作戰的意圖暴露，無處搶劫財物以爲軍需，無法俘虜敵人以補充兵員，以有限的力量而冒無限的風險，即使有密謀奇計，也無處發揮作用。力量無處使用與没有力量相同，勇猛而無處發揮與不勇猛相同，計謀不能實施與没有計謀相同。泰山壓卵之勢，與以河海之水澆滅燃燒的火苗之舉，足够强大，但如被阻受挫，或逗留而不得進，也就成了常言所説的强弓射出的箭到了最後力盡時連魯地的薄絲也不能穿透了。

爲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西師既構，猝不可解，如兩虎相鬥，猝入于岩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國以并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

現在須采取的辦法應該是，挽救已經出現的錯誤，防止尚未出現的變故，如此而已。西路軍已經同敵人交戰，一時難以停戰，好似兩虎相争，突然到了險要的地方，見到的人避之惟恐不及，哪裏還敢曉諭以理，使之徘徊遲疑而自退呢？敵人自知危險，竭盡全國的力量拼命防守，我們志在必

時而已？

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壓境，遣使喻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爲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天地人神之福也。稟命不從，殿下之義盡，而後進吾師，重愼詳審，不爲躁輕飄忽，爲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爲奇而用吾正。比師南轅，先示恩信，申其文移，喻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非好攻戰闢土地，不得已而用兵。誠意昭著，恩信流行，然後閱實精勇，别爲一軍，爲帳下之卒，舉老成知兵者俾爲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畀侯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爲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嘗不知兵，雖名爲兵其實役徒者，使沿邊進築，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爲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使聞望重臣爲之撫育，總押近裏故屯，爲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内外備禦無有缺綻，則制節以進。既入其境，敦陳固列，緩爲之行。彼善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携其心，亟肄以疲，多方以誤，以弊其力。

得，也不會因後悔而停戰，兵連禍結，什麽時候纔能够結束呢？

殿下您應該派人去向皇帝請示，在大軍壓境的形勢下，派使者曉諭南宋，讓南宋深信我們是守信用的。令南宋以降國之名，進貢歲幣，割讓土地，交納人質。南宋肯定會聽從，我們姑且同南宋講和，停戰息兵，以保全實力，而圖再舉，這實在是天地人神之福呀。如果皇帝不同意，您的責任盡了，而後進兵，慎重詳審，不急躁輕浮，按既定方針行事，堅持正大光明的作風，藉助西路軍作爲偏奇而以我們爲正面主力。在我軍開始南進時，先要表現出恩德信義，發布文告，曉諭禍福，使宋人知道您仁愛而不好殺，不是喜好進行攻戰以搶奪土地，祇是因爲不得已而用兵。您的誠意人們都瞭解了，恩信廣爲流傳，然後挑選那些精壯勇敢的人，再組建一支軍隊，并使之歸您統率，提拔那些老成懂得帶兵的人爲將帥，讓他們輪換在宫中擔任警衛，以防止不測事件的發生。其他的軍兵，則讓各諸侯統率，而派您府中的高級官員前去指揮，使之成爲攻城野戰的部隊。那些新歸附的私人部隊，一點也不懂兵戰，雖説是兵，其實是僕役，可以讓他們在邊境地區構築工事，與敵人的城邑犬牙交錯相互箝制，使之成爲屯邊戍守部隊。選擇老弱的兵卒，查出逃亡的士兵，整編爲軍隊，讓有名望的大臣帶領，會集起來鎮守原地，使之成爲鎮守的部隊。這樣能使相互牽制的主意得不到實行，有野心的人收斂，内外的防守都没有漏洞，這時纔可以進攻。在進入南宋境内之後，陳兵布列，不要急於進攻。敵人善於防守但我們不進攻，敵人依靠城池固守以圖不戰而使我軍疲憊，我軍則合圍不進攻以圍困敵人，我們能運用我們的長處，而敵人却不能用其優勢。我們再選擇那些進退都很方便的地區，作爲我們長期駐兵的基地，以表示志在必取。不要焚燒房屋，不要傷害百姓，給敵人留下生路，以動摇其軍心，頻

兵勢既振，蘊蓄既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采而遏其糧路，使血脉斷絶，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即進大兵，直抵于江，沿江上下列屯萬竈，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鋭盡在兩淮，江面闊越，恃其岩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之鋭。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髀不續，外内限絶，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敵，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擠，必爲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堅攻瑕，避實擊虚者也。

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濟師。以輕兵擾襄陽，絶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即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横潰湘、潭，以成掎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鋭氣，并取荆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淝之間，掇拾湖濼，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

繁地騷擾敵人，多方迷惑敵人，使其疲憊。

我軍士氣高昂，意圖也已充分表現，這時就可以派出小股部隊侵擾兩淮，切斷敵人打柴的道路，阻斷敵人運糧的通道，使敵人的相互聯係中斷，各自守着孤城，輕易就能攻下。接着大軍南下，直抵長江，在長江沿綫列陣，號令嚴明，軍隊整齊，全軍上下，都建造船隻，聲明要直接渡江。敵人懾於威勢，必然會發生變故。因爲敵人的精鋭都在兩淮一帶，長江江面寬闊，敵人以爲它牢不可破，所派的守軍素質都很差，用兵以來還没有經過一次戰鬥，怎麽能够抵擋我們經歷百戰的精鋭之師呢？守敵一處潰敗，其他的也會望風而潰，指揮不靈，相互無暇顧及。勇敢者不得其用，而怯弱者又不能禦敵，背向者既不能返，而面向者又不能守，水上陸地，相互擁擠，必然會讓我們有機可乘。這也就是兵家所説的避强攻弱、避實擊虚呀。

如果想保存實力，逐漸進軍，以圖萬全，就應該先荆襄而後兩淮，先兩淮而後長江。南宋一向就有這樣的説法，説是“有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最初，我們曾擁有過荆、襄、淮甸和長江上游，後來都失守了。現在應該將敵人防守的地方作爲我們的進攻點，命令一支部隊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船架橋，水陸并進。派出一支小部隊進攻襄陽，以斷絶敵人的糧道，大隊人馬則都進攻漢陽，出其不意，以便伺機渡江。或者以大隊人馬進攻襄陽，派出小股部隊，穿越均、房二州，遠攻歸州和峽州，以響應西路軍。如果派小分隊穿插交州、廣元、施州、黔州，攻下夔門，則大軍順流出川，全軍東進，攻下荆、郢，横擊湘、潭，以成掎角之勢。以一支部隊進攻壽春，一鼓作氣，攻取荆山，在淮河上架橋，以溝通南北。以小股部隊進攻壽春，而把大部隊部署在鍾離、合淝之間，控制湖泊，奪取關隘，占據濡須，阻塞皖口，南下進入舒城與和州，西面迫近蘄州和黄州，自

舒、和，西及於蘄、黄，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疏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抉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亘，蹈跨長淮，鄰我强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則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并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并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也。

議者必曰，三道并進，則兵分勢弱，不若并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争地之術異，并力一向，争地之術也；諸道并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晋取吴，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僥幸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爲僥幸之舉乎？况彼渡江立國，百有餘年，紀綱修明，風俗完厚，君臣輯睦，内無禍釁，東西南北輪廣萬里，亦未可小。自敗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彷徨百折，當我强對，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倖而取勝乎？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

在來回，以窺伺江口。在烏江、采石一帶，多派一些戍守和巡邏人員，偵察渡江之地的險易、敵人布防的疏密，再周密謀劃，然後進兵。這就是所謂的突破兩淮腹心之地，穿越長江的天險。一支軍隊進攻維揚，進逼荆楚全境，横跨淮河，與我們的强敵相對峙。通州、泰州、海門，以及揚子江的江面，與敵人的京城相近，敵人肯定會以重兵防守，如果急於進攻，必然會傷師費財。因此應該以重兵合圍維揚，以示必取。而派出一小部分軍隊進攻通州、泰州，阻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的河口，并派騎兵往來巡邏，控制住長江和海面，以樹立威信，并拖延時日，來觀察敵人的變化。這是所謂的圖緩持久之勢。三路軍隊一并出擊，東西相互策應，您可以親自統率一支部隊，使我們的兵力經常保持充裕。如果這樣，那麽未來的變故就可以消除，已經出現的過失或許很快就能得到補救。

或許有人會説，三路并進，則兵力分散，勢單力薄，不如合并爲一支部隊進軍，則敵人無法抵禦。這些人不懂得奪取一個國家的戰術與僅僅争奪土地的戰術不同。合爲一支部隊進攻，這是争奪敵人土地的戰術；多支部隊分頭進攻，這是奪取一個國家的戰術。過去統一天下，都是這樣做的。晋滅吴，是六路并進；隋滅陳，是九路并進；宋滅南唐，也是三面并進。還没有聽説以一支部隊，而能攻滅一個國家的，即使有這樣的情形，那也是僥幸之舉。難道有堂堂大國，百萬之衆，而希圖僥幸的嗎？再説南宋渡江建立國家，已經有一百多年，綱紀嚴明，風俗淳厚，君臣和睦，國内并没有什麽内亂，疆土遼闊，也不可小看。南宋自與我們訂立盟約失敗以來，没有一天不在整頓軍備，訓練士兵，雖説徘徊不安，屢屢失利，但在我强大的力量面前，還没有大敗過，因此不可説它弱。怎麽能予以蔑視、輕率地認爲南宋無人，以至於企圖以一支部隊僥幸取勝呢？

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畀翦以兵六十萬而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崛起無賴之人也。

秦王曾問王翦攻滅楚國要多少軍隊，王翦說：“没有六十萬不行。”秦王說：“將軍已經老了。”就命李信率領二十萬人前往，結果没有攻下，最後還是讓王翦帶領六十萬人滅了楚國。這是由於人多必有所用，因爲事勢有不可以憑空猜想而僥幸取勝的。所以聖明君王的舉措一定是出於萬全之策，那些僥幸取勝的人，則是暴發的無賴之徒。

嗚呼！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即功。國家全盛之力在於東左，若亦直前振迅，鋭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成遷延，進退不可，反爲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以術。若前所陳，以全吾力，是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掇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乃無故而爲大舉，若又措置失宜，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則稔惡懷奸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内空虚，易爲摇蕩。臣愚所以諄諄於東師，反覆致論，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

唉！西路軍發起進攻已經接近一年了，但還没有建立功業。我們精鋭的兵力在東路軍這邊，如果也奮勇前進，以圖立功，一舉而攻下金陵、臨安就可以了。如果士卒疲憊，遷延日久，進退兩難，反而使敵人有機可乘，後悔還來得及嗎？所以要慎重周詳，以計謀取勝。如前所述，保全我們的力量，就是所謂的安坐取勝呀。雖然如此，也還有可讓人擔心的。我國以往攻滅各國，迅猛凌厲，都是以勇力取勝的。現在没有什麽原因就大舉進攻，如果再舉措失宜，就不能讓天下的英雄信服，讓天下人歸心，一些奸邪之人，也就會利用時機蠢蠢欲動，我們國内空虚，容易被傾覆。我之所以諄諄告誡東路軍，反復論述，着意不在於已經發生的而在於尚未發生的，也就是爲了這個。

遂會兵渡江，圍鄂州，聞憲宗崩，召諸將屬議，經復進議曰：

世祖於是會合各路軍隊渡江，圍困鄂州，聽到憲宗死的消息後，便召集各位將領商議，郝經又進獻說：

《易》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殿下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發强剛毅，足以有斷。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嚮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真定，于曹、濮，于唐、

《周易》上說：“知道進退存亡而不失正道的人，大概祇有聖人吧！”殿下聰明多智，足以處理事務；剛毅堅强，足以决斷。進退存亡之道理，您早就知道了。過去在沙陀，您曾對我說：“時機還不成熟。”又說：“一個時字，最值得考慮。”又說：“到了可行的時候，你自然知道。”您這話説得好啊，“在時機成熟的時候乘着六條龍駕的車子”的道理，您早就知道了。自從出兵以來，祇進不退，我頗不理解，所以在真定，在曹州和濮州，在鄧州和唐州一再提出自己的建

鄧。亟言不已，未賜開允。乃今事急，故復進狂言。

議。我多次提的意見，没有得到您的同意。現在事情緊急，所以再進獻上我狂妄的意見。

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蒙哥罕立，政當安静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畀王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爲有命不敢自逸，至于汝南，既聞凶訃，即當遣使遍告諸帥各以次退，修好于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于江濱，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進。既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江？既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機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虚取鄂，分兵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爲金兀术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退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役成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

我國自平定金朝之後，衹圖進取，不退縮待時，軍隊疲憊，財物浪費，最終没有什麽功業，這樣已經有三十年了。蒙哥罕做了皇帝之後，本來應該力圖清静無爲以使國家安寧，却突然無故興兵，衹知進而不知退，讓您統率東路軍，在不應該前進的時候也要前進。這是因爲有皇帝的命令，所以您不敢自作主張停止。到了汝南，聽到皇帝去世的消息後，就應該派人命令各路部隊依次撤退，與南宋和好，回京安排大事，不應該繼續前進而仍然前進。因爲事先有約定，各路部隊在長江邊會合後，就應該派人與南宋講和，息兵安民，整頓軍隊而回，在這時不應該前進而又前進了。既然不應該渡過淮河，難道應該渡過長江？既然不應該妄進，難道可以攻城？如果是認爲機不可失，不該放走敵人，已經渡過了長江，就不應該停止，而應該乘虚攻取鄂州，再分兵四出，直逼臨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進攻，這樣或許能攻滅南宋。如果做不到這樣，知難而退，也不失爲金兀术。軍隊不該前進時前進，不該渡江時渡江，不該攻城時攻城，應該快速退却時不退却，應該快速前進時又不前進，遷延日久，在長江邊徘徊，弱點暴露，氣勢頹喪，以一國的兵力攻不下一座城，這樣我們力量衰竭，敵人氣勢旺盛，還等什麽呢？再説軍兵中十分之四五的已經感染上疫疾了，還遷延歲月，到了冬春之際，疫疾肯定會更嚴重，恐怕屆時想回也不能了。

彼既上流無虞，吕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疵，鬥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集隆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舶大艦以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遏截於江、黄津渡，邀遮于大城關口，塞漢東之

南宋在長江上游既然没有什麽可擔心的，吕文德已集中兵力防守，知道我國的凶訊，鬥志自然倍增。現在兩淮的兵力都集中在白鷺，江西的兵力都集中在隆興，嶺廣的兵力都集中在長沙，閩、越沿海地區大的艦船都在陸續到來，并乘機而進。如果他們在長江、黄州的渡口處阻截我們，在大城鎮的

石門，限郢、復之湖濼，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聞臨安、海門已具龍舟，則已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韓世忠之儔？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爲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溯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則精兵健櫓突過潰、黄，未易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

要道阻截我們，在漢州東面的石門山阻擊我們，封鎖郢州、復州的湖泊，這樣我們如何撤得回呢？不得已則挺進江、浙，直搗其心腹。但聽説南宋在臨安、海門已有大船布防，也就不會有什麼結果；回師到金山，拼死衝出包圍圈，難道没有韓世忠之類的人嗎？再説鄂州與漢陽分據大别山，中間隔着大湖，號稱活城，我們如果拼死攻下它，則敵人丢下一座殘破的孤城而去；我們如果沿江而上，敵人則進入洞庭湖，守衛荆州和襄陽；我們如果順流而下，敵人則以精兵突過蘄州和黄州，也不容易攔截，祇是白白犧牲士兵的生命，我們能得到什麽呢？區區一座小城，攻下了顯示不出我軍的威武，失敗了則大損軍威，又等什麽呢？

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江，不欲攻城，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毁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趨臨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踐蹂，吾所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祇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衆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益禁殺人。巋然一仁，上通于天，久有歸志，不能遂行耳。然今事急，不可不斷也。

雖然如此，以您本來的願望，并不想渡江，渡江之後，也不想攻城，既攻城，也不想相互拼殺，不想焚燒房屋，不想傷害百姓，不想改變百姓的裝束，不想毁壞墳墓，三百里之外不允許士兵擄掠搶劫。有人勸您領兵直赴臨安，您説："那裏百姓衆多，如果前往，即使不殺戮，也會遭受蹂躪，我不忍心這樣。如果老天要把天下給我，就用不着殺人；如果老天不想把天下給我，殺人又有什麽用呢？"最後終於没有去。各位將領把責任歸咎於儒者，認爲這些人不可用，因爲不殺人所以不能奪得城池。您説："南宋守城的祇有一位儒者賈似道，你們十多萬人不能取勝，殺了幾個月的人也没有能攻下，這是你們的責任呀，怎麽説是儒者的責任呢？"更加嚴禁殺人。博大的仁心，上與天相通，您早就想撤軍了，祇是不能馬上實施而已。現在事情很緊急，您不可不作出决斷。

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内空虚，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髀相依，在於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絶旭烈大王；病民諸奸各

南宋正害怕我們，自救的軍隊雖然齊集，但還不能主動向我們發起進攻。但我們國内空虚，塔察國王和李行省相互依靠，在您的後面；西域的各族窺視關隴，隔絶了旭烈大王；殘害百姓的奸邪之人首鼠兩端，等

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脱里赤爲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决，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

待觀望，都在垂涎皇位，想藉機染指。一旦有機會，就會挑起戰端，先我們而行動，我們腹背受敵，就大事去矣。再説阿里不哥已經發布赦令，任命脱里赤爲斷事官、行尚書省，占據燕都，查核版圖户籍，號令各地，行使皇帝的權力了。雖然您深孚衆望，并且手握重兵，難道不知道金世宗和金海陵王的先例嗎？如果他們果斷一些，稱已經接受了先皇帝的遺詔，就確定了皇帝的名分，在中原地區和長江一帶發布號令，我們再想北回還行嗎？

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自西南隅抵東北隅，萬人敵，上可并行大車，排槎弗樓，締構重複，必不可攻，衹有許和而歸耳。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奸謀僭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蒙哥罕靈輿，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凉、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真金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

昨天我和張仲一奉命考察新月城，新月城從西南角到東北角，有一萬敵人防守，城墻上可以并行大車，栅欄和城樓建造得很多，肯定不可進攻，衹有答應南宋議和的請求後撤軍。斷然回師，趕快决定大計，以消除尚未出現的災禍。可先命令一支精鋭部隊把守長江，與南宋議和，答應讓他們割讓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劃定邊界，以及每年進貢的錢幣數量。權且放棄輜重，帶領輕騎兵北上，渡過淮河，騎乘驛馬，直奔燕都，好似從天而降，那些人的陰謀詭計也就冰消瓦解了。派一支軍隊迎接蒙哥罕的靈車，收取皇帝的印璽。派人召請旭烈、阿里不哥、摩哥以及各位王公駙馬，一同到和林辦理喪事。選派官員到汴京、京兆、成都、西凉、東平、西京、北京，安撫各地，讓真金太子鎮守燕都，以表明權力地位。這樣皇位就有了歸屬，國家就可以安定了。

會宋守帥賈似道亦遣間使請和，乃班師。

正好南宋守將賈似道也派人來講和，蒙古軍便班師北回了。

明年，世祖即位，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議，仍敕沿邊諸將毋鈔掠。經入辭，賜蒲萄酒，詔曰："朕初即位，庶事草創，卿當遠行，凡可輔朕者，亟以聞。"經奏便宜十六事，皆立政大要，辭多不載。

第二年，世祖繼承皇位，任命郝經爲翰林侍讀學士，佩帶金虎符，擔任國家的信使出使宋國，通告宋國世祖已經繼承皇位，并且與宋朝訂立停戰協議，仍然命令沿邊駐守的諸位將領不得掠奪百姓。郝經入宫辭别皇帝，皇帝賞賜他葡萄酒，并對他説："我剛剛即位，許多事情都在草創，你將要遠行，凡是可以輔助我的，儘快報告給我。"郝經上奏了需酌情處理的十六件事，

時經有重名，平章王文統忌之。既行，文統陰屬李璮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濟南，璮以書止經，經以璮書聞于朝而行。宋敗璮軍于淮安，經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參議高翿請入國日期，不報。遺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庭芝復書果疑經，而賈似道方以却敵爲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真州。經乃上表宋主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宋主及宰執，極陳戰和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户，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經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怨者。經諭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我終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觀宋祚將不久矣。”居七年，從者怒鬥，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處别館。又九年，丞相伯顔奉詔南伐，帝遣禮部尚書中都海牙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入宋，問執行人之罪，宋懼，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賈似道之謀既泄，尋亦竄死。經歸道病，帝敕樞密院及尚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瞻望流涕。明年夏，至闕，錫燕大庭，咨以政事，賞賚有差。秋七月，卒，年五十三，官爲護喪還葬，謚文忠。明年，宋平。

都是施政的關鍵問題，因篇幅太長而未收入本傳。

當時，郝經名氣很大，平章王文統忌恨他。郝經出發之後，王文統暗中指使李璮秘密出兵侵犯宋國，想假手於宋朝加害郝經。郝經到了濟南，李璮寫信給他，讓他不要再前進。郝經將李璮的信報告朝廷之後繼續前進。宋朝在淮安打敗了李璮的軍隊。郝經到達宿州後，派副手劉仁傑、參議高翿去詢問允許進入南宋邊境的日期，南宋的官員不予回答。郝經寫信給南宋的宰相以及淮河地區的統帥李庭芝，李庭芝回信果然對郝經表示懷疑，而賈似道正以擊退敵人爲自己的功勞，怕郝經到南宋朝廷後他的陰謀將敗露，居然安排郝經住在真州的驛館裏。郝經於是上表給南宋的皇帝説：“我本來想以魯連仲爲榜樣，爲人排難解紛，豈知有唐儉一類的人，緩兵誤國。”他還多次上書給南宋皇帝及宰相，極力陳述交戰與講和的利害關係，并且請求入見南宋皇帝或回國，但都没有回音。看守驛館的守吏在驛館周圍築起籬笆，鎖上大門，日夜巡邏，想以此讓郝經歸附，郝經没有屈服。郝經待部下從來很嚴，又長時間被拘禁，部下很多人不滿。郝經對他們説：“過去接到命令不南下，這是我的過錯。一旦進入宋境之後，我們的命運，就掌握在别人手裏了，我無論如何不能屈身辱命。你們遭受不幸，應該忍耐等待，我看南宋的國運已經不會長久了。”在真州住了七年之後，郝經的隨從發生械鬥，死了幾個人，郝經衹好與其中的六個人住在另外的驛館裏。又過了九年，元朝丞相伯顔奉皇帝之令討伐南宋，皇帝還派禮部尚書中都海牙和郝經的弟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進入南宋，質問拘留元朝使者的罪過。宋朝很害怕，派總管段佑以應有的禮節送郝經返回。賈似道的陰謀已經泄露，不久也被流放而死。郝經在返回的途中患病，皇帝命令樞密院的官員以及太醫和貼身的侍從去迎接慰勞他。郝經路過的地方，父老鄉親都流着眼淚看望他。第二年夏天，到達京城，皇帝在皇宫内賜宴迎接他，向他咨詢國家大事，并賞賜給他隨從多少不等的錢財。這年秋七月，郝經

去世，享年五十三歲。官府爲他護送靈柩返回故里安葬，他被謚爲文忠。第二年，南宋被平定。

經爲人尚氣節，爲學務有用。及被留，思托言垂後，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録》、《通鑑書法》、《玉衡貞觀》等書及文集，凡數百卷。其文豐蔚豪宕，善議論。詩多奇崛。拘宋十六年，從者皆通於學。書佐苟宗道，後官至國子祭酒。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累臣有帛書。"後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

郝經爲人崇尚氣節，研究學問務求實用。當他被拘留在宋朝時，他想藉文字將自己的學問傳留後世，撰寫了《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録》、《通鑑書法》、《玉衡貞觀》等著作和文集，共數百卷。郝經的文章豐富美茂，豪放而起伏跌宕，善於議論。他的詩多爲奇特硬朗之作。在被南宋拘禁的十六年中，他的隨從都成了通曉學問的人。書佐苟宗道，後來官至國子祭酒。郝經回國的那一年，汴梁的老百姓在金明池射雁，獲得雁脚上繫的帛書，上面寫着一首詩："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累臣有帛書。"後面還寫着："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得的人不要殺了它，國信大使郝經書寫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他就是這樣忠誠。

二弟彝、庸，皆有名。彝字仲常，隱居以壽終；庸字季常，終潁州守。子采麟，亦賢，起家知林州，仕至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

郝經有兩位弟弟：郝彝、郝庸，都很有名。郝彝字仲常，隱居不仕，享高壽去世。郝庸字季常，在潁州守令的任上去世。郝經的兒子郝采麟，也很賢能，由家中直接被起用爲林州知州，官至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

# 元史卷一百五十八

## 列傳第四十五

### 姚樞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力學，内翰宋九嘉識其有王佐略，楊惟中乃與之偕覲太宗。歲乙未，南伐，詔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者。會破棗陽，主將將盡坑之，樞力辨非詔書意，他日何以復命，乃蹙數人逃入篁竹中脱死。拔德安，得名儒趙復，始得程頤、朱熹之書。辛丑，賜金符，爲燕京行臺郎中。時牙魯瓦赤行臺，惟事貨賂，以樞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絶，因棄官去。携家來輝州，作家廟，别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惇頤等象，刊諸經，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時許衡在魏，至輝，就録程、朱所注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既而盡室依樞以居。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來遷居洛陽。他年輕時學習很努力，翰林學士宋九嘉認爲他有輔佐帝王的才略，楊惟中於是偕同他覲見了太宗。乙未年，蒙古軍南下征伐，太宗詔令他跟從楊惟中隨軍訪求儒者、道士、僧人、醫生以及卜筮一類的人才。適逢攻克棗陽，蒙古軍統帥打算將守城者全部活埋，姚樞極力反對，認爲這不符合皇帝的旨意，以後難以向皇帝交待，於是設法讓一些人逃到竹叢中得以免死。攻下德安後，獲得了著名的儒者趙復，這纔得見程頤、朱熹的著作。辛丑年，太宗賜給他金符，任命他爲燕京行臺郎中。當時牙魯瓦赤爲行臺長官，衹喜歡收受賄賂，因爲姚樞是幕府的首領，也分一些給他，姚樞一概拒絶，并因此棄官離去。他携帶家眷來到輝州，修建了祭祀祖先的家廟，另修建房舍以供奉孔子和宋代儒者周惇頤等人的畫像，刊刻儒家經典以方便學者，每天讀書彈琴，好像要終身如此。當時許衡在魏州，到輝州姚樞處，抄録程頤和朱熹所注的經書，回去後對他的學生説："以前我傳授和你們所學的都不對，現在纔知道使學業有進益的方法了。"隨後把全家搬到姚樞的住宅旁邊居住。

世祖在潛邸，遣趙璧召樞至，大喜，待以客禮。詢及治道，乃爲書數千言，首陳二帝三王之道，以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爲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

世祖還是藩王時，派趙璧召姚樞到王府，世祖非常高興，以賓客之禮待他。世祖向他詢問治國之道，他寫了幾千字的建議呈上，首先陳述堯、舜及三代的辦法，將治理國家平定天下的重大原則，歸納爲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八條。接着又針對當時的問題，提出了三十條救治的意見："設立中書省

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禄，則贓穢塞而公道開。定法津，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于朝，諸侯不得而專，丘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奸窳可得而舉刺。閣徵斂，則部族不横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税，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僞，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饑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復之擾攘。周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都。倚債負，則賈胡不得以子爲母，破稱貸之家。廣儲蓄、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却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絶訟源。”各疏施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世祖奇其才，動必召問，且使授世子經。

和六部，則政令出於一源，綱舉目張，不至早晨發布的政令傍晚就有改變。徵召有才能的人，推舉隱逸之士，慎重選拔官吏，淘汰冗員，則官爵不世襲而人才顯現。規定各級官員的俸禄，就能制止貪贓而發揚公道。制定法律，審查犯罪，就能把生殺予奪之權收歸朝廷掌握，各地諸侯不得獨斷專行，這樣大罪不至於因不正當的手段而被赦免，小的過錯也不至於被處極刑，而冤屈就會得到伸張。設立監察機構，明定升降的標準，那麽善良的人就會被提升，奸邪的人就會受到懲處。减免賦税，各地豪强就不至於殘暴地索求。簡化驛傳，則各地就不會因供應而困苦。修建學校，推崇經學，表彰忠孝節義，作爲培養人才、敦厚風俗、宣傳教化的基礎，使讀書人不沉溺於文章的浮華。注重農桑，放寬賦税，减省徭役，嚴禁游手好閑，這樣百姓的負擔就會减輕，不至於流於浮浪詐僞，并且能避免從事工技之人年年富裕，而從事農業生産的人日益貧困。嚴肅軍紀，使農業活動不被軍事行動所打擾。救濟貧困的人，周恤鰥夫寡婦，使生計無着的人得到贍養。組織屯田以充實邊地的防衛，開通漕運以供給京師糧食。官府開辦借貸，則經商的胡人不得放高利貸利滚利，使借債的人家破人亡。多儲存糧食，恢復常平倉以防止饑荒，實行平準以平抑物價，使利不易得以堵塞僥幸之途，杜絶揭人陰私以除去訴訟的根源。”各條具體實行的辦法，也都本末兼備，細大不遺。世祖對他的才能感到驚奇，有事就召他詢問，并讓他以儒家經典教授世子。

憲宗即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温山南者，聽世祖總之。世祖既奉詔，宴群下，罷酒將出，遣人止樞，問曰：“頃者諸臣皆賀，汝獨默然，何耶？”對曰：“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爲？異時廷臣間之，必悔而見奪，不若惟持兵權，供億之需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世祖曰：“慮所不及者。”乃以聞，憲宗從之。

憲宗即位之後，令凡是在赤老温山以南的軍民，全由世祖指揮。世祖接到詔令後，設宴與部下慶賀，散席後衆人告辭出門，世祖派人留住姚樞，問他説：“剛纔大家都慶賀，衹有你沉默無言，這是爲什麽？”姚樞回答説：“現在國家疆域之大、人口之衆、財賦之多，有超過漢人居住地的嗎？軍隊和百姓都聽您指揮，那皇帝幹什麽？以後如有朝廷大臣離間，皇帝就會後悔，您的這一權力就會被剥奪。不如僅僅掌握兵權，軍需從有關官署那裏獲得，這樣就勢順理安了。”世祖

樞又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以圖宋；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憲宗大封同姓，敕世祖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舄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於是世祖願有關中。

說："我没有考慮到這些。"於是報告了憲宗，憲宗接受了。姚樞又建議在汴京設立屯田經略司以作進攻南宋的準備，在衛州設置都運司，利用黄河轉運糧食。憲宗大量分封同姓，讓世祖自己在汴京和關中選擇一處爲封地。姚樞說："汴京一帶，黄河時常泛濫，土地貧瘠，一片鹽鹼，不如關中的上等土地，自古就被稱爲天府陸海。"這樣世祖選擇了關中。

壬子夏，從世祖征大理，至曲先腦兒之地。夜宴，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爲之，吾能爲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明年，師及大理城，飭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

壬子年夏，姚樞隨世祖征伐大理，到達了曲先腦兒的領地。夜晚宴會時，姚樞向世祖陳說宋太祖派曹彬攻取南唐時没有殺一人、市面上的生意也没有變化的事。第二天，世祖靠着馬鞍對姚樞呼喊："你昨晚所說的曹彬不殺人的事，我能做到，我能做到！"姚樞在馬上恭賀說："您的心如此仁愛，實在是百姓的幸運、國家的福氣。"第二年，軍隊抵達大理城，世祖讓姚樞把布帛撕開做成旗幟，在上面寫上禁止屠殺的命令，在各個街道分别號令，百姓的性命因此得以保全。

丙辰，樞入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憲宗遣阿藍答兒大爲鉤考，置局關中，以百四十二條推集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黑馬、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世祖聞之不樂。樞曰："帝，君也，兄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及世祖見憲宗，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鉤考局。

丙辰年，姚樞入宫覲見憲宗。有人進讒言說世祖深得中原地區的民心，憲宗派阿藍答兒廣爲調查，在關中設置鉤考局，以一百四十二項條款考察經略宣撫司的各級官吏，連隨軍販運的商人也被涉及無遺，并說："等調查完之後，有問題的人除劉黑馬和史天澤要奏報外，其他的都殺掉。"世祖聽說後很不高興。姚樞說："皇帝是君上、兄長，您是弟弟、臣下，不便與他辯駁，疏遠會有災禍。不如將您的妃子和女兒全部送回京城，作久居之計，這樣皇帝的疑慮將自行消解。"到世祖見到憲宗時，兩人都哭了，憲宗竟不讓世祖說明，就撤銷了鉤考局。

世祖即位，立十道宣撫使，以樞使東平。既至郡，置勸農、檢察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賦役，罷鐵官。中統二年，拜太子太師。樞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以所受制還中書，事見《許衡傳》。改大司農。樞奏曰："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人爭求襲爵，訟之潛藩，帝時

世祖即位之後，設置了十個道的宣撫使，以姚樞爲東平道的宣撫使。姚樞到郡中上任後，設置了勸農官和檢察官二人以監督農務，根據資産以平均分擔賦役，罷除了鐵官。中統二年，任命姚樞爲太子太師，姚樞說："皇太子還没有確定，怎麽能先有太師呢?"并將所受的詔令退還到了中書省，這事記録在《許衡傳》中。於是，改任他爲大司農。姚樞上奏說："在太宗之時，曾詔令孔子的第五十一代孫孔元措沿襲封號爲衍聖

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曲阜有太常雅樂，憲宗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肄習。且陛下閔聖賢之後《詩》、《書》不通，與凡庶等，既命洛士楊庸選孔、顔、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教之，乞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材待聘風動四方之美。王鏞煉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使不致崩壞。”皆從之。詔赴中書議事，及講定條格，且勉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其與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及修條格成，與丞相史天澤奏之，帝深嘉納。

公，孔元措死後，他的兒子和族人爭着要繼承封爵，官司打到您的王府，您當時說：‘你們祗管努力學習，等到有了盛德通才之人，我就讓他繼承封爵。’另外，曲阜有太常雅樂，憲宗曾命東平的地方官將演習樂舞的人和器具運到日月山，并親自前去觀賞，同時告誡東平的地方官，人員有缺就要及時補充，不要停止練習。您又擔心聖賢們的後代不懂《詩》、《書》，與一般的人没有什麽不同，已令洛陽人楊庸選擇孔子、顔回和孟子三族後代中的優秀者加以培養。請正式授給楊庸教官之職，以成就國家育才備用、各地響應的良好風氣。王鏞精熟舊事，應該讓他主管禮樂事宜，使之不至於崩壞。”世祖都采納了。皇帝下詔令姚樞到中書省討論政事，討論制定條令，并勉勵他說：“姚樞因是藩府舊臣而辭避臺司職務，我很贊賞。中書省的政務，要靠一兩位年高有德的人共同謀劃，你可以和尚書劉肅一同盡心操辦，不要有什麽顧忌。”條令制定之後，姚樞與丞相史天澤一同奏上，皇帝很欣賞地采納了。

李璮謀叛，帝問：“卿料何如?”對曰：“使璮乘吾北征之釁，瀕海擣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今賊將安出?”對曰：“出下策。”初，帝嘗論天下人材，及王文統，樞曰：“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説干諸侯，他日必反。”至是，文統果因璮伏誅。

李璮發動叛亂，皇帝問姚樞說：“你估計結果會怎樣?”姚樞回答說：“如果李璮利用我們北上征討的機會，由海路直攻燕地，占領居庸關，使人心恐慌，這是上策。李璮如與南宋聯手，藉助險要持久抵抗，頻繁地騷擾邊境，使我們疲於奔救，這是中策。如李璮從濟南出兵，等待山東各地諸侯的響應支援，就會被我們活捉。”皇帝又問：“現在敵人會怎麽做?”姚樞回答說：“會選擇下策。”起初，皇帝曾談論天下的人才，論及王文統，姚樞說：“這個人學術不純正，靠游説求取於諸侯，以後肯定會反叛。”到現在，王文統果然因與李璮有牽連而被殺。

四年，拜中書左丞，奏罷世侯，置牧守。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大臣罪且不測者。樞上言：

四年，姚樞官拜中書左丞，他建議罷除世襲諸侯，設置地方官。有人說中書省的政事很糟，皇帝大怒，大臣以什麽原因被治罪尚難預料。姚樞上奏說：

> 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

> 太祖建立國家的規模，超過了以往各個朝代，但未及好好治理。以後幾代，官員多，刑法濫，百姓貧困，財用枯竭。您天性仁愛聖明，從過去是藩王時，就研讀儒家經

道。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爲置安撫、經略、宣撫三使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污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拯己，如赤子之求母。先帝陟遐，國難并興，天開聖人，纘承大統，即用歷代遺制，内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内叛繼繼不絶，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廩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遷轉，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

典，訪求年老有德之人，每天講求治國之道。如邢州、河南、陝西，都是很難治理的地方，您爲之設置了安撫、經略和宣撫三使司。其辦法是：選擇合適的人做長官，頒發俸禄以培養廉潔，去除貪官污吏以肅清政治，獎勵耕織以使百姓富裕。不到三年的時間，就稱達到了局勢安定、治理得宜的局面。各地的百姓都盼望您去拯救他們，就像嬰兒需要母親一樣。先皇帝去世後，國家多災多難，天降聖人，您繼承了皇位，即采用歷代沿用的制度，在朝廷設置了中書省和六部，在地方上設置了監察機構。自中統元年到現在五六年間，雖然内亂外禍連續不斷，但能使官府不再負債，百姓對賦税徭役感到習慣，國庫基本殷實，紙幣開始通行，國用大體充足，官吏升降有序，政事焕然一新，這都是您保持祖宗的基業、采用先王之法造成的。

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成帝德，遺子孫，流遠譽。以陛下才略，行此有餘。邇者伏聞聽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木始栽而復移，屋既架而復毁。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

現在大好局面剛剛開始，正應該上謝蒼天，下結民心，和睦親族以强固根本，確定皇位繼承人以示敬重國運，選擇大臣以處理國事，設置御前講席以正心術，整頓邊防以備不測，積蓄糧食以防饑荒，設立學校以培養人才，獎勵耕織以使百姓生活富裕。這樣纔能光耀祖宗的功業，成就帝王的聖德，并澤及子孫，流芳萬古。以您的才能，做到這樣綽綽有餘。近來聽説您逐漸聽信流言，以致朝廷的政令不斷變化，這就如同剛栽下的樹又要移植，剛修好的房屋又要拆毁。無論是大臣還是百姓都很擔心，擔心根本一旦毁棄，遠大的事業就難於成就，而給您留下後患，給國家造成大的禍害。

帝怒爲釋。

皇帝的惱怒這纔消除。

至元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遂議取宋。樞奏如求大將，非右丞相安童、知樞密院伯顔不可。十二年，樞言："陛下降不殺人之詔。伯顔濟江，兵不逾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

至元十年，姚樞被任命爲昭文館大學士，主持制定禮儀。這年，蒙古軍攻下襄陽，於是計議攻取南宋。姚樞上奏説如果選擇大將，非右丞相安童和知樞密院伯顔不可。十二年，姚樞又對皇帝説："您應下詔不得濫殺無辜。伯顔過長江後，没費多少時間，西起蜀川，東到海邊，就攻克了

三十，户逾百萬，自古平南，未有如此之神捷者。今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所致。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耳。宜申止殺之詔，使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矣。"又請禁宋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十七年，卒，年七十八，謚曰文獻。

三十座城，取得了一百多萬户人家，自古平定江南，還没有如此迅速的。現在從盛夏到秋天，一座城都没有攻克，這都是指揮官不考慮國家大計，不實行您的仁愛之心，爲搶奪財物濫殺無辜造成的。揚州、焦山和淮安的敵人拼命抵抗，我們雖然取得了勝利，但死傷的也很多。南宋已無法統治下去是很明顯的了，但臨安不肯輕易被攻下。貪生怕死，這是人之常情，他們不投降是因爲不敢投降，他們衹是害怕我們招降和禁止殺人的諾言不可靠。應該重申不殺無辜的命令，使得賞罰確立，恩信施行，這樣您就不用太勞累，軍隊也不至於太費力了。"他還請求禁止南宋鞭打背部、黥面以及其他酷刑。十三年，姚樞被任命爲翰林學士承旨。十七年，姚樞逝世，享年七十八歲，謚號文獻。

樞天質含弘而仁恕，恭敏而儉勤，未嘗疑人欺己。有負其德，亦不留怨。憂患之來，不見言色。有來即謀，必反復告之。

姚樞天性寬宏大量，仁愛寬恕，恭順聰敏儉樸勤奮，從不懷疑别人欺騙自己。有人辜負了他的恩德，他也不心存怨恨。面對憂患，并不見於言語神色。有人來找他計議，他便爲之謀劃，并反復告誡。

子煒，仕爲平章政事；從子燧，官至翰林學士承旨，以文章大家知名，卒謚曰文。

姚樞的兒子姚煒，官至平章政事；侄子姚燧，官至翰林學士承旨，以文章大家知名於世，死後謚號爲文。

## 許衡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内人也，世爲農。父通，避地河南，以泰和九年九月生衡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父母强之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逃難徂徠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

許衡字仲平，是懷州河内人，他家世代務農。父親許通，爲避戰亂到河南，泰和九年九月在新鄭縣生下了許衡。許衡從小就有與衆不同的素質，他七歲上學時，老師教他辨析章節和句讀，他問老師說："讀書有什麽用呢？"老師回答說："是爲了在科舉考試中中第。"許衡說："就衹是爲了這個嗎？"老師大爲驚奇。每次教他讀書，他都要問書文的旨意。時間長了，老師對他的父母説："你們的兒子聰明不凡，以後肯定會有大大超過常人的地方，我不能做他的老師了。"便告辭而去，許衡的父母努力挽留也没有留住。像這樣换了三次老師。許衡稍大一些後，熱愛學習，如飢似渴，但因當時遭逢戰亂，加上家裏貧窮，没有書讀。他曾在一位算命先生的家中見到一部關於《尚書》的疏義，就請求借宿在他家，

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争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抄寫了那部書回來。後來許衡逃難到徂徠山中，這纔得見王弼有關《周易》的解説。當時正值戰亂，許衡夜間思考，白天誦讀，身體力行，言論行動一定要根據書中的大義然後實行。一次他在酷暑中路過河陽，口渴得厲害，路旁有梨樹，大家争着摘梨吃，衹有他一人端坐在梨樹下。有人問他爲什麽不摘梨吃，他説："不是自己的而擅自取用，這是不可以的。"勸他的人説："世道混亂，這樹没有主人。"許衡説："樹没有主人，難道心中没有主意嗎?"

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核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户外如金石。財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

許衡遷移到山東，又留在魏地，人們見他道德高尚，逐漸有人跟從他學習。居住了三年，聽説戰亂就要結束了，就回到了懷州。他往來於黄河、洛水之間，從柳城姚樞那裏得到了伊洛程氏兄弟和新安朱熹的著作，更是大有收獲。隨後他在蘇門定居下來，與姚樞和竇默研習學問。舉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象、曆算、兵刑、食貨、水利之類，没有不研習的，并慨然把弘揚這些思想作爲己任。他曾對人説："天下不可一天没有三綱五常，如果上面當政的人没有擔負起這個責任，我們在下的儒士就應該承擔這一責任。"凡是喪祭嫁娶，他都按照禮儀辦事，并以此倡導同鄉之人，學習的人也逐漸多了起來。他家中貧窮，親自耕種，穀物成熟了就吃穀物，没有成熟時就吃糠咽菜，處之泰然。吟詩讀書的聲音在屋外聽起來非常動聽。家中錢財有餘，就分給同族的人以及貧窮的學生。别人送給他的東西，衹要有一點不合禮義他就不接受。姚樞曾被召到京師，把他的雪齋讓給許衡居住，并讓留守的人給許衡提供方便，許衡拒絶不接受。院子中有水果成熟後掉在地上，他家的兒童從旁邊經過時，看也不看一眼就過去了，他家裏人所受的感化就是這樣深。

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脱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

甲寅年，世祖受封統轄關中，任命姚樞爲勸農使，教導百姓植樹種田。世祖又考慮教化關中百姓的辦法，便召請許衡爲京兆提學。關中的百姓剛剛從戰火中解脱出來，想學習但没有老師，聽説許衡來了，人人都高高興興地來學習。各郡縣都建立了學校，百姓都大受教化。世祖南下征

得，從送之臨潼而歸。

伐時，許衡便要返回懷州，跟隨他學習的人們挽留他不得，便把他送到臨潼纔回來。

中統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且竇默日於帝前排其學術，疑衡與之爲表裏，乃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陽爲尊用之，實不使數侍上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姑勿論。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歸。

中統元年，世祖即皇帝位，把許衡召到京師。當時王文統因興利升任平章政事，許衡、姚樞這些人入朝侍奉皇帝後，談論治亂興衰，一定以義爲根本。王文統感到不安。并且竇默經常在皇帝面前非難其學術，他懷疑許衡與竇默串通一氣，便奏請以姚樞爲太子太師，竇默爲太子太傅，許衡爲太子太保，表面上是重用他們，實際上是要減少他們與皇帝接近的機會。竇默因多次批評王文統没有什麽結果，想藉皇太子以避禍，與姚樞一道接受了任命，正準備入宮去向皇帝謝恩。許衡説："這事於禮義不合，這且不論。按禮節來説，師傅與太子的座位東西相對，師傅坐下之後，太子纔能坐下。你們想想，能這樣嗎？如果不能，那爲師之道就從我們這裏廢棄了。"姚樞同意許衡的意見，於是他們一同懷揣着委任的文書，站在皇宮臺階的下面，五次請辭纔得免除這項任命。皇帝改任姚樞爲大司農，竇默爲翰林侍講學士，許衡爲國子祭酒。不久，許衡也稱病辭職回鄉了。

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曰：

> 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疏，不意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裨益萬分。孟子以"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小補云。

至元二年，皇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想讓許衡輔佐他，又把許衡召到京師，讓他在中書省參與議事。許衡便上疏説：

> 我生性愚笨，没有什麽學問，想不到虛名爲您所知。您喜好賢能，樂與爲善，捨人之短，取人之長，就連我這樣没有什麽才能的人，從甲寅年到現在十三年間，已經八次被召請了，我心中考慮，怎麽樣纔能報答您的知遇之恩呢？日前又當面聽到您的談話，誠懇叮嚀，中書省的大政方針，讓我盡情議論。我雖然昏聵無知，承蒙您對我如此看重，怎敢不竭盡全力，以對政治有所助益呢？孟子認爲"用仁政來要求君主纔叫恭，向君主講述仁義、堵塞邪説纔叫敬"；孔子説"以正道輔佐君主，行不通便罷"。我所信奉的，大體就是如此。希望您能寬恕我的直率，理解我的誠心，這樣我那些小的建議，對您或許能有點幫助。

其一曰：自古立國，皆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分更，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衰周之列國，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說而妄爲之哉？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史册具載，昭然可考。使國家而居朔漠，則無事論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勛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温，温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

其一是：自古建立國家，都有一定的制度程式。依照制度辦事，就治國之功建成有望。否則，心神無主，屢屢變更，這是不可以的。過去子產在衰微的周朝列國時代任弱小的鄭國之相，孔明治理偏處一隅的西蜀，都有一定的方法，并且終生信守；難道現在這麼大的國家，能没有一定的規程而隨意行事的嗎？考察前朝的歷史，凡是北方民族占有中原的，必定實行漢人的統治辦法纔能長久。所以北魏、遼、金統治的時間最長，其他不能采用漢人統治辦法的，都相繼發生動亂，直至滅亡。這些都記載在史書中，昭然可考。如果國家僅限於北方沙漠地區，則不必討論此事。但現在的治理方法，不這樣又有什麼適合的呢？在陸地上行走適合行車，在水中行走適合行船，如果相反就不能行動；幽燕之地吃冷的食物，蜀漢之地吃熱的食物，如果相反就會有變故。由此看來，國家現在應該采用漢人的統治方法是没有什麼疑問的。然而蒙古族長期的國俗，以及歷朝的功臣，要他們一下子聽從臣子的建議，改從已亡國家的風俗，勢必有許多困難。我曾經考慮過，寒與暑固然不同，但寒冷變爲暑熱，開始時衹有一點温，接着有些熱，最後就很熱了，累積一百八十二天，寒冷纔完全退盡。暑熱變成寒冷，也是這樣，這也是長期累積纔達到的。如果能逐漸實行，日積月累，心意堅定而明確，事情簡易而恒常，没有什麼東西是不可改變的。這全靠您堅持信守，不依靠小人，不求速效，不遷就流言，天下大治就有希望了。

二曰：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矣。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用櫛與匕，是即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人之賢否，未知其詳，固不可得而

其二是：中書省的事務極爲煩雜，但最重要的不過用人和立法兩項而已。打一個切近的比方，頭髮在腦袋上，不用手理而用梳理；食物在碗裏，不用手拿而用勺子取。雖説手不能直接做，而要用梳子和勺子，其實還是手做的。皇上用人，與這没有什麼區别。但人是否賢能，知道得并不清楚，就不能貿然任用。但已察知誰爲君子，誰爲小人

遽用也。然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而復患得患失，莫敢進退，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爲能步虧食之數者，誠以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違邪？其亦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於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

之後，而又患得患失，不敢進君子而退小人，衹是知人，而實際上并不能用人，這又有什麽用呢！人没有不吃飯的，但衹有厨師能調和五味；没有不能見到日月的，但衹有星官能觀察天象、推算曆法，這是由於他們懂得其方法的緣故。古人曾經説過："到高處一定要藉助丘陵，到低處一定要藉助川澤，執政一定要藉助先前聖明君主的方法。"現在民間談論，動不動就笑駡古代，不知道現在口中吃的、身上穿的，都是古人遺傳下來的不可違犯的方法。難道以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代的法度反而可以違背嗎？這也太不加考慮了！治理人的是法紀，守法紀的是人，人與法相互依存，統治安定，百姓順從，而做宰相的在朝廷上優閑自在，一點也不感到煩勞，這就是所謂的省。

夫立法用人，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就叙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污濫，内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至於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數，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

立法和用人，現在雖説不能一下子就和古代完全一樣，但對已經做官的，要發給他們俸禄以培養廉潔，對那些没有做官的，則要放寬要求，以使他們得到任用，這樣得不到任用的怨言就可以減少了。在朝廷之外設立監察機構以糾察貪官污吏，在朝廷内設立專門的吏部以排定官員的資歷，則非分的希求就可以逐漸止息了。一人可以任兩種或三種官職，抑制官位高的，提拔官位低的，則人才官位就大致齊平了。至於權貴之家的子孫世襲，有品級官員的子弟擔任官職，以及分封的人户，這些我還要再提建議，也是不可遲緩的事情。

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娱之也。是以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者，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之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爲；不知爲難

其三是：人生下來就有各種欲望，没有君主就會發生混亂，上天眷顧下民的生命，爲他們設立了君主和師尊，這是把極其困難的事情交給君主，而不是設置一個安樂的位置供他享受。因此從堯、舜以來，聖明的帝王没有不兢兢業業、小心謹慎的，因爲他們懂得上天把最艱難的重任交給了他們，對待它完全不能掉以輕心。知道其艱難而以艱難

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爲臣之道，臣已告之安童矣。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也。臣請言其切而要者。

夫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後成。夫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而言猶若此，况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機，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奸人因以爲弊，天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言一動，必求其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虚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悦。容悦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爲本，一言一動，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而又難於天下之人也。

對待，則艱難或許可以對付；不知道其艱難而以輕易的態度對待，則以後對難事永遠也對付不了。孔子説："做君主難，做臣子也不容易。"至於爲臣的方法，我已經告訴安童了。至於做君主的難處，則應該是您所要尤其注意的。我這裏説一説最重要的。

君主之難，不在於他怎麽説，而在於怎麽實現所説的話。知道了實現諾言的困難，則説話就不得不慎重了。過去劉安世爲了不妄發言論，修練了七年纔做到。劉安世是一個讀書人，他所交往的不過是一家的親人、一鄉的百姓，他的同事也不過數十乃至上百位大臣而已，説話尚且如此慎重，何况天下這麽大、百姓這麽多、事情千變萬化，每天有無數政務，以君主一個人應付，想要説話没有失誤，這難道是容易做到的嗎？所以有過去説了現在又忘了的，現在所説以後又自相違背的。可否異同，一再變更，紀律不能公布，法制不能建立，臣下不知道該怎麽辦纔好，奸邪之人因而作弊，廣大的百姓更是不知所從，并對這種没有章法、没有信用的做法多有非議。這没有别的原因，這是由於處極難之地不以對待困難的態度對待，而掉以輕心的緣故。如果能依循《大學》的辦法，以修煉身心爲根本，凡是一言一行，都要有正確的依據，不爲愛憎喜怒所左右，虚心誠意，反復思考，慎重對待，即使有錯誤也會很少了。但做君主的大都樂於舒適肆意，爲臣子的大都樂於取悦皇上。取悦皇上本來是爲了個人的私利，私心太重，就不畏人了；舒適肆意本來是爲了滿足個人的欲望，欲望太重，就不怕天了。以不怕天的心，與不畏人的心，二者相互影響、契合無間，則所幹的無非是一些一時痛快的事。一時痛快則口想説就説，身體想動就動，又怎麽肯兢兢業業、以修身養性爲根本，一言一動，都能謹慎考慮、慎重行事呢？這也就是説，君主實現諾言的困難，比起天下其他人來更難一等。

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然又有衆寡之分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昔包拯剛嚴峭直，號爲明察，然一小吏而能欺之。然拯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有不可勝既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詭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誑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强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未必爲有功，奪者未必爲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争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耻之人耳。彼挾其詐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夫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置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夫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

人的所作所爲有平實的，也有陰險的。陰險的不易被瞭解，平實的容易被知道，這與個人品性的平實與陰險有關。但又有多少的分别。少則容易瞭解，多則難於知曉。所以在上位的人難以瞭解在下位的人，而在下位的人容易瞭解在上位的人，這是由於情勢使然。處在難於知道事情的地位，以駕馭難於瞭解的人，想不受欺騙也太難了。過去包拯剛直嚴正，號稱明察，但一個小吏也能欺騙他。但包拯衹是一位京城的長官，他被人欺騙了，不過耽誤一件事、傷害一個人而已。君主君臨億萬人之上，掌握着生殺予奪、進退賞罰的大權，如果不幸被欺騙了，就會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就不可勝數了。君主除非没有喜怒，有喜怒，一些人就會稱頌迎合其喜以邀恩寵，就會激起其怒以擴大威勢。君主除非没有愛憎，有愛憎，一些人就會藉其愛以謀取私利，藉其憎以報復怨仇。甚至君主本來没有可喜之事而誘使他喜，本來没有可怒之事而刺激他發怒，本來不值得愛而虚假稱譽使其愛，本來不值得憎恨而故意説長道短而使其憎恨。如果這樣，則進升的未必都是君子，貶退的未必都是小人，獎賞的未必都是有功之人，處罰的未必都是有罪的人，以至於賞罰生殺，極少有符合實情的。君主不明白受了這些人的欺騙，反而任用他們以防止被天下人欺騙，欺騙到了如此地步，還怎麽能防止呢？大體説來，君主以知人爲最重要，而以用人爲最急切。任用的人合適，則不必預防了。君主如果不這樣，則所親近的人都是些貪圖官位之人、好利之人和無耻之人。這些人依靠他們詭詐的伎倆，用各種辦法，以蠱惑君心，要防止他們的欺騙，即使堯、舜也不能够做到。

賢良的人一心爲公，心地仁愛，不爲私利而改變，不因權勢而屈服，將他們委以重任，則各種事情都能辦得好，天下的人都受其恩澤。這些人對於國家，就是如此重要。賢良的人生不逢時，便一味隱聲

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之，而無所援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然召之命之，泛如厮養，賢者有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然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或用其言也，而復使小人參之，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譏於天下哉！此特難進者也，而又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於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恒難合。况夫奸邪佞倖，醜正而惡直，肆爲詆毁，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其庶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猶戒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人主宜如何也？此任賢之難也。

匿迹，世上的人本來就不容易瞭解他們。即使有人知道他們，如果没有人引進介紹，則君主也没辦法知道。君主知道他們後，召他們前來，差遣他們做事，好似可供隨意驅使的僕役，賢者也不屑於此。即使以禮貌接見他們，以禮節對待他們，然而他們的建議却不被采納，賢者也不願意繼續在位。有時采納了他們的建議，但又用小人來參與其事，要求小利，期望速效，雖有用賢的名義，但没有用賢的實際行動，賢者又怎麽肯尸位素餐而讓天下的人譏議呢？這衹是難以見知於君主的，還有意見難以與君主相合的。君主處於崇高的地位，大體上衹喜愛聽到别人的過錯，而不喜愛聽到自己的過錯；衹求自己稱心如意，而不求百姓也稱心如意。賢者一定要匡輔使其正，扶助使其安，要像堯、舜那樣正，那樣安纔罷休，所以常常難以相一致。加上奸邪逢迎之人，對正直的人很厭惡，肆意誹謗，用各種辦法陷害，賢良的人難免被治罪，又怎麽能希望他們把各種事都做得好，天下的百姓都受其恩澤呢？從古至今，正直的人之所以對仕進很慎重而常常退隱，就是這一緣故。大禹是聖人，聽到别人進呈的善言就拜謝，益還以“任用賢人不要懷疑，去除邪人不要猶豫”來告誡他，後世的君主應該怎麽樣呢？這是任用賢人的困難所在。

奸邪之人，其爲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訐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

奸邪的人，他們用心陰險，手段巧妙。正因爲陰險，所以做了種種壞事而别人不知道；正因爲巧妙，所以用盡各種方法别人防不勝防。獻媚好似恭敬，攻擊别人好似正直，欺詐好似可以信任，巧言好似可以親近，專門窺探君主的喜怒以討好迎合，藉其勢以樹立自己的威勢，滿足君主的欲望以討君主的寵愛，在上既然爲君主所寵愛，對下便作威作福，大臣們不敢議論，皇帝親近的人也不敢説什麽，毒害天下的百姓而皇上不知，到了這種情形，要想貶

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妒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啓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漢高帝起布衣，天下影從，滎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啓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實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已疾之矣，况於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怒於心邪？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爲天下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合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

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山崩地震未易遽數，是將小則有水旱之災，大則有亂亡之

退也不容易了。雖然如此，這衹是君主没有覺悟到，還有一定的理由。但像宇文士及巧言獻媚，唐太宗明明知道也不能趕走他；李林甫嫉賢妒能，唐玄宗明明知道他是奸臣也不能貶退。奸邪之人蠱惑人，到了這種地步，實在令人畏懼！

皇上以誠心愛臣下，則臣下以忠心回報皇上，相互感動影響，道理就是如此。但考察過去，也有不能用人之常情來理解的。大禹治平洪水以救助百姓，啓又能繼承大禹的治國之道，對人民恩澤深厚，但傳位到太康，暴虐無道，引起民憤而被驅逐，這是爲什麽呢？漢高祖以平民身份起事，全國響應，在滎陽受困時，以至紀信犧牲自己的生命以解救，人心的歸向於此可見。等到天下平定之後，沙中却又有謀反的人，這又是爲什麽呢？我曾考慮過，百姓擁戴君主，依據天命，開始并無不順從的心理，衹是由於讓他們失望，使他們有不平之事，這纔生出怨怒來。大禹和啓愛民如子，而太康却貪圖享樂而喪失德行，百姓因此失望；漢高祖以寬厚仁愛取得天下，等全國平定之後，却因愛憎而行賞罰，人們因此感到不公平。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的君主，凡是有恩澤於百姓，而百姓有怨怒的，都和這相似。君主即位之初，說了一些動聽的話以告慰天下，但實際行動并不相稱，所以百姓生怨。一樣的大臣，并没有多大的差距，君主以一己的愛好而寵愛一人，受冷落的大臣便有怨心了，何况冷落有功的大臣而信任有罪的人，人們怎麽能不心生怨氣呢？一定要像古時《大學》所說的那樣，以修煉身心爲根本，一言一行，可以被天下的百姓所效法，一賞一罰，可以符合全國的公論，則不必强求便能得到億萬民心，又怎麽會有失望或不平之事呢！

三代以下，被稱之爲大治的，没有比得上西漢文帝、景帝時的，但考察當時，天象屢次變化，山崩地震之類的現象也不可勝數，這也就是説，從小處來説，會有水旱災

應，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爲務，今年勸農桑，明年减田租，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爲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爲下民。故孟子謂“民爲重，君爲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幾已萌，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

害，從大處來講，會有動亂和滅亡相感應，并不是毫無意義的。但文帝和景帝能够稟承上天的旨意，一心以休養百姓爲己任，今年勸課農桑，明年又减少田租，如此誠懇仁愛，也就難怪能够贏得百姓的心而有祥和之氣相應了。我曾見前年秋天孛星在西方出現，彗星在東方出現，去年冬天，彗星在東方出現，又在西方出現。很多人都説應該除舊布新，以順應天象的變化。我以爲何不直接仿效漢文帝和漢景帝的恭謹節儉、仁愛百姓，這樣更加理明義正而可信。上天設立君主，本來就是爲了百姓。所以孟子説“民爲重，君爲輕”，《尚書》上也説“上天的看法，出自我們人民的看法，上天的聽聞，出自我們人民的聽聞”。由此看來，則天道永遠都在百姓之中，常在於不足。君主不向下尋求而向上尋求，不在不足之中尋求而在有餘之中尋求，這就是招致天象發生變化的原因。天象變化已經發生，現象已經非常明顯，相互矛盾的徵兆已經顯露出來，還依然因襲過去的那一套，抑制百姓而貶損不足，稱之爲順應天心，不是很困難嗎？

此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爲治，萬不能也。

這六項，是爲君難的細節。概括説來，也就是修德、用賢、愛民三條而已。這是治理的根本。根本一旦穩固，就可以公布綱紀，實施法制，天下大治的目的就一定能實現。否則，愛憎相攻，善惡互害，百姓就會如同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這樣治理天下，是絶對不行的。

其四曰：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於“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

其四是：説到古代聖明的君主，一定要説堯、舜；説到古代賢能的輔相，一定要説后稷和契。這是由於堯、舜能够懂得天道并順從照辦，后稷和契又能够瞭解堯、舜的心願而輔佐襄助，這是他們被天下所仿效、流傳後世的原因。天道愛惜生靈而不自私自利，堯和舜也愛護百姓而不自私自利。如從“發揚大德”到“天下的百姓也就因此遞相變化”，從“敬慎地把天時節令告訴人們”到“許多事情都興辦起來”，都是他們順從

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臣嘗復熟推衍，思之又思，參之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强，人才可使盛，國勢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驅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喻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目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也。

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則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爲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夫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禄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并進，各懷無厭無耻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喜怒，喜怒之色見於貌，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

天心的實例。后稷播種百穀以豐富人民的生活，契布行五教以改善民心，這是他們輔佐堯、舜的實例。我曾反復推求引申，一再思考，參照過去聖賢的言論無不相同，查驗歷代治亂的軌迹無不相符，這種辦法如果能實行，就能使百姓富裕，兵員精强，人才興盛，國勢興旺。我日夜考慮，已經很周詳了。現在國家衹知道用欺詐手段聚斂財富，而不懂得生財之道；衹知道防備别人的欺騙，而不懂得培養人民的善心；衹是擔心法令難以實行，而不擔心法令没有可施行的地方。如果確實能優待農民，不打擾妨害他們，打擊游手好閑之輩使他們回到農田上去，教給他們種植技術，誠懇教導，督促實行，十年之後，倉儲府庫裏的積蓄，就不是現在所能比的了。從京城到各州縣，都設立學校，以使皇子以下直到平民百姓的子弟，都能上學，以明瞭父子君臣之間的禮義，以及從灑掃應對到治平天下的重要學説，十年之後，在上者知道怎麽樣統治在下者，在下者知道怎麽樣侍奉在上者，上下和睦，也不是今天所能比的。這兩項實行了，其他的就都好辦了，否則，什麽都辦不成。這些辦法，是堯、舜的辦法。孟子説："不是堯、舜的辦法，我不敢在國王您面前述説。"我區區一個臣子，也是想學孟子。

其五是：天下之所以安定，在於人心安定。衹有這樣，讀書人安於做讀書人，農民安於爲農民，工商之人安於爲工商之人，統治者也就有可以安定的道理了。百姓不安於平民的地位，就會希望做官；做官的不安於地位卑下，就會希求顯貴。國家廣大，四方并進，都懷着没有滿足、没有羞耻的心理，做君主的難道不爲此寒心嗎？我聽説平定天下的人崇尚勇敢，守衛天下的人則崇尚謙讓。攻取和守成，各自有其適宜的辦法，君主不可不弄明白。弄明白之後所作的决定，就没有不正確的，否則遇到事情就馬上或喜或怒，喜怒之色表現在臉上，話從口中説

其故，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夫數變，不可也；數失信，尤不可也。周幽無道，故不恤此，今無此，何苦使人之不信也。

出，人人都知道。事後慢慢考察原委，明白了是不值得高興的事，就會因高興而後悔，明白了是不值得生氣的事，就會因生氣而後悔。甚至先是高興，後來又生氣，或者先是生氣，後來又高興，號令多次變更，這都是喜怒不加節制的緣故。所以過去的君王，專心安靜，恭敬少言，不輕易高興和生氣，在没有作决定時，就連他最親近的人也不知道他的决定，作出决定之後，就連最親近的人也改變不了，因此號令簡易而不會後悔，這樣就没有不符合法度的。號令時常變化，這是不可以的；多次失信，就更加不可以了。周幽王暴虐無道，所以不考慮這些，現在没有這種情況，爲什麽還讓人不相信呢?

書奏，帝嘉納之。衡自見帝，多奏陳，及退，皆削其草，故其言多秘，世罕得聞，所傳者特此耳。衡多病，帝聽五日一至省，時賜尚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四年，乃聽其歸懷。五年，復召還，奏對亦秘。

奏章上奏之後，皇帝高興地采納了。許衡在見到皇帝之後，多有奏請陳述，但退朝之後，就將奏章的底本毁掉，所以他的建議多是秘密的，世人很少聽到，流傳下來的就這一篇。許衡多病，皇帝讓他每五天去一次中書省，并時常賞賜御用的名貴藥品和美酒給他調養。四年，聽由他回到懷州。五年，又把他召回京城，奏陳的也屬秘密。

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悦。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考古今分并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爲圖。七年，奏上之。翌日，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爲咨稟，因大言以動衡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

六年，皇帝讓他與太常卿徐世隆一同制定朝廷中的禮儀，禮儀制定完成之後，皇帝親自前往觀看，非常高興。又令他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共同制定官制，許衡考察歷代官制分合統屬的情况，去除了那些閑散多餘的官職，將省部、院臺、郡縣以及后妃、儲藩、百官之間相互聯係統屬的規制，畫成圖。七年，上奏給皇帝。第二天，皇帝召集大臣討論中書省和院臺之間公文運行的制度，許衡説："中書省輔佐皇帝總理國家事務，院臺有事也要向中書省呈請。"當時商挺在樞密院，高鳴在御史臺，都不高興，想定爲平行傳閱，因而誇大其辭以打動許衡説："院臺都是皇帝同族的親屬大臣掌管，如果觸犯，禍就闖大了。"許衡説："我是在討論國家的官制，又不是針對某個人。"於是便把這些意見提交皇帝裁决，皇帝説："許衡説得對，我的意見也是這樣。"

未幾，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領尚書省六部事，因擅權，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衡宜在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免，帝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闑，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

不久，阿合馬任中書平章政事，兼管尚書省及六部事務，因而獨攬大權，權勢超過了朝野的所有官員，當時的大臣多奉承他。許衡每次與他議事，都義正辭嚴，一點也不讓步。隨後，阿合馬的兒子又被任命爲樞密院僉院，惟獨許衡持異議説："國家的權力，不過軍隊、百姓、財務三項而已。現在作父親的管理百姓和財務，作兒子的又掌握軍權，這不可以。"皇帝説："你是擔心他們反叛嗎？"許衡回答説："他們即使不造反，這樣做也不正常。"阿合馬從此對他懷恨在心，急切地向皇帝推薦説許衡應該在中書省工作，想藉工作中的事情陷害他。不久，許衡被任命爲中書左丞，他多次入宫請求皇帝不要任命他，皇帝都讓手下的人把他扶出去。許衡將要走出宫門，又回來啓奏説："您讓我出去，是讓我從中書省出去嗎？"皇帝笑着説："是讓你從宫殿的門出去。"他隨從皇帝巡視上京，就向皇帝列舉了阿合馬專權欺上、壞政害民的諸多事情，但皇帝没有給他答覆。許衡因此藉病請求辭職。皇帝頗爲傷心，就把許衡的兒子許師可召到京城，并下達指示，要他推舉一位能代替他的人。許衡上奏説："用人是天子的大權。臣下泛泛地説一説某人賢能或不賢能是可以的，但如果要授給某人官位，就要由皇帝根據自己的意見來决定了，不能開讓臣下授予官職以博取他人好感的先例。"

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樸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爲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

皇上早就想設立太學，恰好遇到許衡堅决請求辭職，就答應了他的請求。八年，任命他爲集賢大學士，兼任國子祭酒，并親自選擇蒙古貴族的子弟讓他教導。許衡得到任命後，高興地説："這纔是我應做的事。蒙古族子弟原始樸素的素質還没有消失，視聽都很專一，如果把他們放在好的環境裏滋養培育幾年，就會成爲國家有用的人才。"於是請求徵召他的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皇帝下令讓這些人乘驛馬來京城，并把他們分到各學齋，爲各學齋的齋長。當時所選的子弟都很年幼，許衡把他們當作成年人對待，像愛護兒子那樣愛護他們，出入進退之時，嚴肅得好似君

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

臣。他施教的方法是，根據學生的覺悟而讓他們明白善惡，因他們明白善惡而讓他們明白更多的事理，并根據他們的作息規律來安排得有張有弛。授課朗讀一會兒，就學習禮儀，或者學習書法、算數。年紀小的，就讓他們學習拜跪、作揖、進退、應對等禮儀，或學鄉射禮，或學投壺，輸了就受罰讀幾遍書。時間一長，學生們個個都有很大收獲，懂得尊師敬業，就連小孩子，也知道三綱五常是做人的方法。

十年，權臣屢毁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帝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爲衡懇請之，乃聽衡還，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以守衡規矩，從之。

十年，當權者多次破壞漢族統治政策，連供應太學學生的糧食也時常中斷，許衡請求回懷州。皇帝徵求翰林學士王磐的意見，王磐説："許衡教育有法，培育的學生很快可以從政治國，這關係到國家大事，您不要讓他走了。"皇帝讓各位老臣討論許衡的去留問題，竇默誠懇地爲許衡説情，皇帝便讓許衡回了懷州，并讓贊善王恂代爲管理太學事務。劉秉忠等人上奏，請求以許衡的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以便能保持許衡創立的規矩，皇帝同意了。

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曆》，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十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以爲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爲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衡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曆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曆三十刻。以綫代管窺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爲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

元朝自從占領中原之後，采用的是金朝的《大明曆》，《大明曆》從金朝大定年間重新訂正後已經六七十年了，有關節氣、朔望以及閏月等漸漸出現了誤差。皇帝認爲現在全國已經統一，應該訂正曆法，使之與自然相互一致。十三年，下令讓王恂制定新的曆法。王恂認爲曆法專家衹知曆法推算，但不懂得曆法理論，這項工作應該由許衡來領導，皇帝就讓許衡以集賢大學士兼任國子祭酒的身份，主持太史院的工作，將他召到京城。許衡認爲確定冬至是制定曆法的根本，而解決這一問題在於核察節氣。現在所用的宋朝的舊儀器，從汴梁運回到京城就有損壞，加上時間太久了，以致規環已無法協調。便與太史令郭守敬等人重新製造觀測天象和日影的儀器，在丙子年的冬天觀測日影，獲得了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日所加之時，減去《大明曆》的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代確定歲餘和歲差的方法，上溯考定春秋以來的冬至，無不契合。他以月食時月亮距金星和木星的距離，考定太陽運行的度次，比舊的曆法少了七十六分。以太陽運行的速度考

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朓朒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傅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自餘正訛完闕，蓋非一事。十七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

定月亮距離二十八宿的度數，比舊曆多了三十刻。又以綫代管觀測赤道上二十八宿的位置。以四正確定節氣，確立增損的限度，以考定太陽的進退變化。分二十八限爲三百三十六限，以考定月亮運行的快慢。把赤道變爲九道，以考定月亮運行的軌迹。用太陽運行的快慢轉定度確定一個月的第一天，而不用平行度。用太陽和月亮實際重合的時間確定一個月的最後一日，而不用虛進法。又用太陽和月亮運行時的虧缺盈餘以考定日食和月食。他的方法比古代更加精密，并去掉了以前各曆法中有關閏年和閏月的牽强附會的方法，一切都依據自然現象的實際，可以長久使用而不出現差錯。其他正其錯誤、補其遺缺之處也很多。十七年，新的曆法修成，進呈給皇上，皇帝賜名爲《授時曆》，并向全國頒布。

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爲請於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宫官來諭衡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藥自愛。"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

六月，許衡因病請求辭職回到懷州。皇太子爲他向皇帝請求，讓他的兒子許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贍養他，并派太子府中的官員來告訴許衡説："您不要因爲您的主張没有被施行而憂慮，衹要您身體健康，就會有實行您主張的時候，請善自調養，愛護身體。"十八年，許衡病危，他家裏人舉行春祭，他説："我衹要還没有死，就應該侍奉祖宗。"於是扶病而起，按照禮儀舉行祭奠。祭奠完畢之後，家裏人吃祭餘之物，他一副高興的樣子。隨後，他就去世了，享年七十三歲。這天，雷電大作，狂風拔起了樹木。懷州人不分貴賤長幼，都到他家門前哭泣。各地的讀書人聽到他去世的消息，都聚集在一起痛哭。還有的人從數千里之外趕來，到他的墓前祭奠痛哭。

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爲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爲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

許衡善於教導人，他説話温和，就是和兒童説話，也惟恐傷害了他們。因而他所到之處，無論貴賤賢否都喜愛跟着他學習，也不論智力高下與否，跟着他學習總會有收獲，可以成爲對社會有用的人才。每當他要離開時，人們都哭泣，捨不得他離開，把他的教導像金科玉律一樣對待，終生都不忘。往往有這樣的人，他們并没有登門親受其教，但間接地瞭解到他的學説，就改變過去的志向，照此力行而成爲當時著名的儒士。聽了他的教導，就是武夫、平庸的人和其他學派的

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概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大德元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廷。延祐初，又詔立書院京兆以祀衡，給田奉祠事，名魯齋書院。魯，衡居魏時所署齋名也。子師可。

人，没有不感悟的。丞相安童一見到許衡，就對他的同僚們説：“你們自稱不相上下，但與許衡比起來，就是十百與千萬的差距了。”翰林承旨王磐氣傲當世，很少有他看得起的人，惟獨見到許衡後説：“先生是一位很神明的人物。”大德元年，追贈他爲榮禄大夫、司徒，謚號文正。至大二年，加贈他爲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皇帝下令在孔子廟陪祭他。延祐初年，皇帝又下令在京兆建立書院以祭祀許衡，并賜給一定的土地以供祭祀之用，定名爲魯齋書院。魯齋，是許衡在魏地居住時爲自己的書齋所取的名字。他的兒子是許師可。

## 竇默

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幼知讀書，毅然有立志。族祖旺，爲郡功曹，令習吏事，不肯就。會國兵伐金，默爲所俘。同時被俘者三十人，皆見殺，惟默得脱歸其鄉。家破，母獨存，驚怖之餘，母子俱得疾，母竟亡，扶病藁葬。而大兵復至，遂南走渡河，依母黨吴氏。醫者王翁妻以女，使業醫。轉客蔡州，遇名醫李浩，授以銅人針法。金主遷蔡，默恐兵且至，又走德安。孝感令謝憲子以伊洛性理之書授之，默自以爲昔未嘗學，而學自此始。適中書楊惟中奉旨招集儒、道、釋之士，默乃北歸，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術教授，由是知名。

竇默字子聲，最初名叫竇傑，字漢卿，是廣平肥鄉人。從小就知道讀書，毅然有大志。他的族祖竇旺，在郡裏做功曹，讓他學習做小吏的事情，他不願意。蒙古軍進攻金朝時，他被俘虜了。同時被俘的有三十人，都被殺死了，衹有他一人得以逃脱回到家鄉。他家已家破人亡，衹有母親還活着，由於受到驚嚇，母子二人都得了病，最後母親竟死了，他帶病草草安葬了母親。蒙古軍又來了，他於是南逃渡過黄河，寄居在母親家族的吴氏家中。醫生王翁把女兒嫁給了他，讓他也學醫。他遷移到蔡州居住，遇到了名醫李浩，教給他銅人針法。金朝皇帝遷移到蔡州，竇默擔心蒙古軍會來，又逃到了德安。孝感縣令謝憲子教給他有關理學的著作，他受學後覺得自己像以前什麽也没有學一樣，真正的學習現在纔開始。恰好中書楊惟中奉皇帝之令招集儒者、道士和僧人，他便回到北方，隱居在大名，同姚樞、許衡日夜講解研習，以致廢寢忘食。隨後回到肥鄉，教授儒家經典，并因此而知名。

世祖在潛邸，遣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而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三綱五常爲對。世祖曰：“人道之端，孰大於此。失此，則無以立於世矣。”默又言：“帝王之

世祖還是藩王時，派人召請他，他改變姓名隱藏起來。使者讓他的朋友先去見他，而改换裝束緊隨其後，竇默不得已，衹好接受了召請。竇默到王府後，世祖向他詢問治理國家的方法，他首先回答應該奉行三綱五常。世祖説：“爲人之道，没有比這更重要的了。如果失去了這些，就

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一日凡三召與語，奏對皆稱旨，自是敬待加禮，不令暫去左右。世祖問今之明治道者，默薦姚樞，即召用之。俄命皇子真金從默學，賜以玉帶鉤，諭之曰：“此金内府故物，汝老人，佩服爲宜，且使我子見之如見我也。”久之，請南還，命大名、順德各給田宅，有司歲具衣物以爲常。

不能在世上生存了。”竇默又說：“作爲帝王，關鍵是要心誠意正，心誠意正了，則朝廷内外就没有人敢不以正爲準則了。”世祖在一天内共三次召請他交談，他奏事答問都讓世祖很滿意，從此以後，世祖對他更加禮待，不讓他有一時離開身邊。世祖向他詢問現在懂得治理國家的人，竇默推薦了姚樞，世祖當即把姚樞召到京城予以任用。不久世祖又讓兒子真金跟着竇默學習，賜給他玉帶鉤，并告訴他説：“這是金朝内府裏的舊物，你年紀大，佩帶它很合適，并能使我兒子見到它就如同見到我一樣。”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他請求回家鄉，世祖下令讓大名、順德兩地向他提供土地和房屋，讓有關部門每年向他提供衣物，并成爲常例。

世祖即位，召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顔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天澤時宣撫河南，帝即召拜右丞相，以默爲翰林侍講學士。時初建中書省，平章政事王文統頗見委任，默上書曰：

世祖即位後，把他召請到上都，問他説：“我想尋找一位像唐代的魏徵那樣的人，有這樣的人嗎?”竇默回答説：“敢冒犯帝王的威嚴，直言勸諫，剛毅不屈，則許衡是這樣的人。深謀遠慮，有宰相的才能，則史天澤是這樣的人。”史天澤當時是河南宣撫使，皇帝便把他召到京城任命爲右丞相，而以竇默爲翰林侍講學士。當時剛剛設立中書省，平章政事王文統頗受重用，竇默上書説：

> 臣事陛下十有餘年，數承顧問，與聞聖訓，有以見陛下急於求治，未嘗不以利生民安社稷爲心。時先帝在上，奸臣擅權，總天下財賦，操執左手，貢進奇貨，衒耀紛華，以娱悦上心。其扇結朋黨、離間骨肉者，皆此徒也。此徒當路，陛下所以不能盡其初心。救世一念，涵養有年矣。

> 我侍奉陛下您已經有十多年了，多次承蒙您顧視問詢，得以聽到您的訓誨，也得以瞭解您一心急於求治，一切都是爲了百姓的幸福、國家的安定。當時先帝在位，奸臣把持大權，總攬全國的財務賦税，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向皇帝進貢一些奇異的寶物，通過展示繁華盛麗的物品，以博取皇上的歡心。他們相互勾結，離間您和皇上的關係，都是這些人幹的。由於這些人掌權，您纔無法實現自己當初的志向。安民救世的心願，涵蓄存養已經有很多年了。

> 今天順人應，誕登大寶，天下生民莫不歡忻踴躍，引領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説，必不能定立國家基本，爲子孫久遠

> 現在上天順應百姓的心願，您即位做了皇帝，天下的百姓無不歡欣鼓舞，希望太平盛世的到來。但治理天下，一定要任用正直的人。花言巧語的小人謀取一時功利的主張，肯定不能確立國家的根本基礎，不是爲

之計。其賣利獻勤、乞憐取寵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鈎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意者，無他，意在擯斥諸賢，獨執政柄耳，此蘇、張之流也，惟陛下察之。伏望別選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則天下幸甚。

子孫萬代的長久之計。對於那些追求財利、大獻殷勤、討皇上喜歡邀取恩寵的人，不讓他們的主意得逞，就可以了。至於那些反復調查揣摸皇上的心理，以利害打動皇上意志的人，他們没有别的目的，而是意在排斥各位賢能的人，以便自己能獨自掌握政權，這就是蘇秦、張儀一類的人了，希望您明察。希望您另選公正賢能的人，委以重任，那就是天下百姓的福氣了。

他日，默與王鶚、姚樞俱在帝前，復面斥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帝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帝不悦而罷。文統深忌之，乃請以默爲太子太傅，默辭曰："太子位號未正，臣不敢先受太傅之名。"乃復以爲翰林侍講學士，詳見《許衡傳》。默俄謝病歸，未幾，文統伏誅，帝追憶其言，謂近臣曰："曩言王文統不可用者，惟竇漢卿一人。向使更有一二人言之，朕寧不之思耶?"召還，賜第京師，命有司月給廩禄，國有大政輒以訪之。

又一日，竇默與王鶚、姚樞都在皇帝的面前，他又當面斥責王文統説："這個人學術不正，如果長期讓他擔任宰相，一定會給天下帶來災難。"皇帝説："那麽誰可以擔任宰相呢?"竇默説："在我看來，没有比許衡更能勝任的了。"皇帝不高興，就不再議這事了。王文統因此很忌恨竇默，就請求讓竇默擔任太子太傅，竇默推辭説："太子現在還没有確定，我不敢先接受太傅的名位。"於是就讓他仍然擔任翰林侍講學士，這事詳見《許衡傳》。竇默隨即藉病辭職回到家鄉，不久，王文統被處死，皇帝追憶竇默先前説的話，對一旁的大臣説："過去説不能任用王文統的，衹有竇漢卿一個人。當時如果再有一兩個人也這麽説，我會不考慮嗎?"於是把竇默召回，并在京城賜給了他一處宅第，命令有關機構每個月向他提供錢糧，國家遇到大事就徵詢他的意見。

默與王磐等請分置翰林院，專掌蒙古文字，以翰林學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之；其翰林兼國史院，仍舊纂修國史，典制誥，備顧問，以翰林學士承旨兼修起居注和禮霍孫主之。帝可其奏。默又言："三代所以風俗淳厚、歷數長久者，皆設學養士所致。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帝嘉納之。默嘗與劉秉忠、姚樞、劉肅、商挺侍上前，默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爲可，君曰否臣亦以爲否，非善

竇默與王磐等人請求另外設立翰林院，專門掌管蒙古文字，以翰林學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持；原翰林院兼國史院，仍然修纂國史，草擬詔令，以備皇帝顧問，以翰林學士承旨兼修起居注和禮霍孫主持。皇帝同意了這一建議。竇默又説："夏、商、周三代之所以風俗淳厚、國運長久，是由於它們都設立學校、培養人才造成的。現在應該興建學校、選派老師，廣泛選擇貴族子弟接受教育，表明以風俗教化爲根本。"皇帝高興地采納了這一建議。竇默曾與劉秉忠、姚樞、劉肅、商挺侍立在皇帝面前，竇默説："皇上有錯誤的舉動，做臣子的就應該直言無隱，君臣論政問答，各抒己見，氣象和睦，是過去所崇尚

政也。"明日，復侍帝於幄殿。獵者失一鶻，帝怒，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秉忠等賀默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

的。現在却不是這樣，皇上說可以臣下也說可以，皇上說不行臣下也說不行，這不是清明的政治。"第二天，又在用幕帳張起的臨時宮殿中侍奉皇帝。打獵的人丢失了一隻鷹，皇帝很生氣，一旁的侍臣有的大聲附和說應該治罪。皇帝討厭他們迎合自己，下令杖打他們，而放了打獵的人不再追究。從殿中出來之後，劉秉忠等人向竇默祝賀說："如果不是您真誠地勸誡皇上，皇上又怎麽能如此感悟呢？"

至元十二年，默年八十，公卿皆往賀。帝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久之。默既老，不視事，帝數遣中使以珍玩及諸器物往存問焉。十七年，加昭文館大學士。卒，年八十五。訃聞，帝深爲嗟悼，厚加賵賜，皇太子亦賻以鈔二千貫，命有司護送歸葬肥鄉。

至元十二年，竇默八十歲，公卿大臣們都去向他祝壽。皇帝得知後，拱手說："這樣賢能的人，有什麽辦法能向上帝請求，減去他幾歲，以便留在我的身邊，和我一同治理國家，可惜他已經老了！"心情悵然了很長時間。竇默年紀太大了，不再過問政事，皇帝多次派太監帶着珍玩和各種器物去慰問他。十七年，加贈他爲昭文館大學士。這年他去世，享年八十五歲。皇帝聽到竇默去世的消息後，非常悲痛，賞賜了很多錢物給他家裏人辦喪事，皇太子也贈予了兩千貫錢以助辦喪事，世祖命有關機構護送靈柩回肥鄉安葬。

默爲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温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斯可謂全人矣。"後累贈太師，封魏國公，謚文正。子履，集賢大學士。

竇默爲人平易近人，平時不曾評議他人，與人相處，總是一個温和的讀書人的形象。但討論國家大事時，在朝廷犯顔直諫，人們說就連漢代的汲黯也超不過他。皇帝曾對身邊的大臣說："我尋求賢能的人三十年，衹得到了竇漢卿和李俊民兩人而已。"又說："如果竇漢卿的用心，姚公茂的才能，二者合而爲一，那就是完美的人了。"後來多次追贈太師，封魏國公，謚號文正。他的兒子竇履，官至集賢大學士。

## 李俊民

李俊民字用章，澤州人，得河南程氏傳受之學。金承安中舉進士第一，應奉翰林文字。未幾，棄官不仕，以所學教授鄉里，從之者甚盛，至有不遠千里而來者。金源南遷，隱於嵩山，後徙懷州，俄復隱於西山。既而變起倉猝，人服其先知。俊民在河南時，隱士荆先生者，授以邵雍《皇極》數。時之知數者，無出劉秉

李俊民字用章，是澤州人，曾接受過河南程氏所傳的學問。金朝承安年間中狀元，任應奉翰林文字。不久，他棄職不再做官，以自己所學到的知識在家鄉從事教學，跟隨他學習的人很多，甚至有不遠千里而來的。金朝遷都南下，他隱居在嵩山，後來又遷移到懷州，不久又隱居在西山。接着懷州突然發生變故，人們都佩服他有先見之明。他在河南的時候，有一位叫荆先生的隱士，向他傳授邵雍《皇極經世書》中的象數

忠之右，亦自以爲弗及也。

學。當時懂得陰陽占卜之術的，沒有能超過劉秉忠的，但劉秉忠也自認爲不及李俊民。

世祖在潛藩，以安車召之，延訪無虛日。遽乞還山，世祖重違其意，遣中貴人護送之。又嘗令張仲一問以禎祥，及即位，其言皆驗。而俊民已死，賜謚莊靜先生。

世祖還是藩王時，用可以坐乘的車去召請他，召請到後，每天都要邀請或訪問他。但他急切請求要返回隱居的山中，世祖擔心太違背他的意願，就派寵信的宦官護送他。又曾讓張仲一去向他請教吉凶之兆，到世祖即位時，他的話都應驗了。但這時李俊民已經死了，朝廷賜他謚號爲莊靜先生。



# 元史卷一百五十九

## 列傳第四十六

### 宋子貞

宋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也。性敏悟好學，工詞賦。弱冠，領薦書試禮部，與族兄知柔同補太學生，俱有名於時，人以大、小宋稱之。

宋子貞字周臣，是潞州長子人。生性聰明好學，善於作詞賦。二十歲時，他受人推薦到禮部考試，與族兄宋知柔同時被録取爲太學生，二人在當時都很有名，當時人稱之爲大宋、小宋。

金末，潞州亂，子貞走趙、魏間。宋將彭義斌守大名，辟爲安撫司計議官。義斌歿，子貞率衆歸東平行臺嚴實。實素聞其名，招置幕府，用爲詳議官，兼提舉學校。先是，實每令人請事于朝，托近侍奏决，不經中書，因與丞相耶律楚材有違言。子貞至，勸實致禮丞相，通殷勤，凡奏請，必先咨稟。丞相喜，自是交歡無間，實因此益委信子貞。

金朝末年，潞州發生戰亂，宋子貞避亂到趙、魏故地間。南宋將領彭義斌鎮守大名，徵召宋子貞爲安撫司的計議官。彭義斌死後，宋子貞帶着大家歸附東平行御史臺嚴實。嚴實早就聽到過他的大名，把他召到幕府，任命爲詳議官，兼管學校。在此之前，嚴實每次派人到朝廷請示，都是托皇帝親近的侍從奏請皇上决定，不經過中書省，因此和丞相耶律楚材失和。宋子貞到後，勸嚴實對丞相要恭敬有禮，互通問候，凡事奏請皇上，都要先稟告丞相。耶律楚材非常高興，從此兩人成了好朋友，嚴實因此更加信任宋子貞。

太宗四年，實戍黄陵，金人悉力來攻。與戰不利，敵勢頗張，曹、濮以南皆震。有自敵中逃歸者，言金兵且大至，人情恟懼。子貞請於實，斬揚言者首以令諸城，境内乃安。汴梁既下，饑民北徙，餓殍盈道。子貞多方賑救，全活者萬餘人。金士之流寓者，悉引見周給，且薦用之。拔名儒張特立、劉肅、李昶輩於羈旅，與之同列。四方之士聞風而至，故東平一時人材多於他鎮。

太宗四年，嚴實領兵戍守黄陵，金朝全力來攻打黄陵。蒙古軍迎戰失利，敵人的氣焰頗爲囂張，曹州、濮州以南都引起震動。有從金朝軍營中逃跑回來的人，説金朝的大軍就要到了，人們都感到恐懼。宋子貞向嚴實建議，將傳播謠言的人斬首以號令全城，境内這纔安定下來。汴梁被攻下後，飢民向北遷移，路上到處都是餓死的人。宋子貞多方設法救濟，救活了一萬多人。金朝那些流亡寓居外鄉的名士，他都引見周濟，并且推薦任用。他在寓居作客的人中提拔著名的儒士張特立、劉肅、李昶等人，和自己共事。各地的讀書人聞風而至，所以東平的人才在這段時間裏多於其他的地方。

七年，太宗命子貞爲行臺右司郎

七年，太宗任命宋子貞爲行臺右司郎中。中

中。中原略定，事多草創，行臺所統五十餘城，州縣之官或擢自將校，或起由民伍，率昧於從政。甚者，專以掊克聚斂爲能，官吏相與爲貪私以病民。子貞仿前代觀察采訪之制，命官分三道糾察官吏，立爲程式，與爲期會，黜貪墮，獎廉勤，官府始有紀綱，民得蘇息。東平將校，占民爲部曲户，謂之脚寨，擅其賦役，幾四百所。子貞請罷歸州縣。實初難之，子貞力言乃聽，人以爲便。

原地區剛剛平定，各種事情尚屬於初創階段，在行臺所管的五十多座城中，州縣的官員有的是從將校中提拔出來的，有的是從平民中起用的，都不善於從政。更有甚者，有的專門以搜刮民財爲能事，各級官吏一起爲了私利而坑害百姓。宋子貞仿效前代的觀察采訪制度，任命官員分爲三道糾察官吏，并訂立了規章制度，規定執行期限，罷免貪婪懶惰之人，獎賞清廉勤勉之官，各級官府這纔有了綱紀，老百姓得以安居樂業。東平的將領，霸占民户爲部曲户，稱之爲脚寨，擅自徵收賦税，徵發徭役，將近四百處。宋子貞請求把這些户放回到州縣。嚴實開始還不同意，由於宋子貞的力勸纔聽從了，人們都認爲這事做得好。

實卒，子忠濟襲爵，尤敬子貞。請于朝，授參議東平路事，兼提舉太常禮樂。子貞作新廟學，延前進士康曄、王磐爲教官，招致生徒幾百人，出粟贍之，俾習經藝。每季程試，必親臨之。齊魯儒風，爲之一變。

嚴實死後，他的兒子嚴忠濟繼承爵位，更加敬重宋子貞。嚴忠濟向朝廷請求，任命宋子貞參議東平路事，兼掌管太常禮樂。宋子貞建造了新的廟學，聘請前朝的進士康曄、王磐爲教官，招收了近百名學生，由官府出錢糧供養，讓他們能安心學習儒家經典。每個季度的考試，他都要親臨現場。齊魯地區的學風，爲之一變。

歲己未，世祖南伐，召子貞至濮，問以方略。對曰："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所以拒命者，特畏死爾，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而定也。"世祖善其言。中統元年，授益都路宣撫使。未幾，入覲，拜右三部尚書。時新立省部，典章制度，多子貞裁定。李璮叛，據濟南，詔子貞參議軍前行中書省事。子貞單騎至濟南，觀璮形勢，因説丞相史天澤曰："璮擁衆東來，坐守孤城，宜增築外城，防其奔突，彼糧盡援絶，不攻自破矣。"議與天澤合，遂擒璮。

己未年，世祖領軍伐宋，把宋子貞召到濮州，請教進攻的策略。宋子貞回答説："我們的國家威武有餘，但仁德不足。南宋軍兵所以拼死抵抗，衹是由於怕死，如果不殺投降的人，不懲治順從的人，那麽南宋的各郡縣，傳布檄文就能平定了。"世祖很贊賞他的話。中統元年，宋子貞被任命爲益都路宣撫使。不久，他入朝覲見皇上，被任命爲右三部尚書。當時中書省和六部剛剛設立，典章制度，大都是宋子貞裁决制定的。李璮叛亂，占據濟南，皇帝令宋子貞參議軍前行中書省事。宋子貞一個人騎着馬到濟南，觀察李璮的陣勢，并對丞相史天澤説："李璮領兵從東而來，困守孤城，應該多建築一些外圍工事，防止他突圍逃跑，等他糧盡援絶之後，也就不攻自破了。"他的建議與史天澤不謀而合，李璮於是被活捉。

子貞還，上書陳便宜十事，大略謂："官爵，人主之柄，選法宜盡歸吏部。律令，國之紀綱，宜早刊定。

宋子貞回到京城後，上書陳述了十件合乎時事要求的事宜，主要是説："官位爵禄，是皇上的權柄，選舉之法應該歸屬吏部。法律條令，是

監司總統一路，用非其材，不厭人望，乞選公廉有才德者爲之。今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斂，民窮無告，宜遷轉以革其弊。"又請建國學教冑子，敕州郡提學課試諸生，三年一貢舉。有旨命中書次第施行之。至元二年，始罷州縣官世襲。遣子貞與左丞相耶律鑄行山東，遷調所部官。還，授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奏請班俸禄，定職田，從之。俄拜中書平章政事。復陳時務之切要者十二策。帝頗悔用子貞晚。

國家的綱紀，應該及早刊正。監察官總管一路，没有選到能勝任的人才，就不能滿足人們的願望，希望選擇清廉有才德的人擔任。現在州縣官吏的官位世代相傳，并且非法聚斂財富，百姓困窘無告，應該遷轉調動以革除此弊。"他又請求建國學以教育皇帝和貴族的子弟，讓各州郡的提學考試學生，每三年舉行一次貢舉。皇帝令中書省依次施行。至元二年，開始罷除州縣官世襲之制。朝廷派宋子貞和左丞相耶律鑄到山東，調遷山東的地方官員。回京後，被授予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他奏請皇上頒布俸禄的等級，規定職田的大小，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很快，宋子貞又官拜中書平章政事。他又陳述了當時急切要辦的十二件事。皇帝有些後悔任用他太晚了。

未幾，以年老求退，帝曰："卿氣力未衰，勉爲朕留，措置大事，俟百司差有條理，聽卿自便。"三年十一月，懇辭，乃得請。特敕中書，凡有大事，即其家訪問。子貞私居，每聞朝廷事不便，必封疏上奏，愛君憂國，不以進退異其心。卒年八十一。始病，家人進醫藥，却之曰："死生有命，吾年逾八十，何以藥爲？"病危，諸子請遺言，子貞曰："吾平昔教汝者不少，今尚何言耶！"

不久，宋子貞以年老爲由請求辭職，皇帝説："你氣力還没有衰減，希望能爲我留下來，處理大的問題，等到各個部門的工作有了條理之後，再由你自便。"三年十一月，他懇切地請求辭官，皇帝這纔同意了。皇帝還特地命令中書省，遇到大事的時候，就到他家裏去請教。宋子貞住在家裏，每次聽到不利朝廷的事，必定密封奏章給皇上，愛君憂國之心，并没有因爲離職而改變。他死的時候八十一歲。他剛病的時候，家裏人給他吃藥，他拒絶説："死生有命，我已經年過八十了，用藥有什麽用呢？"病危時，他的兒子們請他留下遺言，宋子貞説："我平時教導你們的已經不少了，現在還有什麽好説的呢？"

子渤，字齊彦，有才名，官至集賢學士。

他的兒子宋渤，字齊彦，有才華和名望，官至集賢學士。

## 商挺

商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其先，本姓殷氏，避宋諱改焉。父衡，僉陝西行省員外郎，以戰死。挺年二十四，汴京破，北走，依冠氏趙天錫，與元好問、楊奂游。東平嚴實聘爲諸子師。實卒，子忠濟嗣，辟挺爲經歷，出爲曹州判官。未幾，復爲經歷，贊忠濟興學養士。

商挺字孟卿，是曹州濟陰人。他的祖先原本姓殷，後來因避宋朝皇帝的名諱而改姓。他的父親商衡，官陝西行省員外郎，在戰鬥中戰死。商挺二十四歲時，汴京被攻破，他北上依附冠氏趙天錫，與元好問、楊奂交游。東平的嚴實聘請他爲兒子的老師。嚴實死後，他的兒子嚴忠濟繼承爵位，徵用商挺爲經歷，出任曹州判官。不久，復原官任經歷，幫助嚴忠濟興辦學校以養士。

癸丑，世祖在潛邸，受京兆分地，聞挺名，遣使徵至鹽州。入對稱旨，字而不名。間陪宴語，因曰："挺來時，李璮城朐山，東平當餽米萬石。東平至朐山，率十石致一石，且車淖于雨必後期，後期罪死。請輸沂州，使璮軍取食，便。"世祖曰："愛民如此，忍不卿從。"

癸丑年，世祖還是藩王時，接受分封的京兆之地，聽到商挺的名聲，就派人把他召請到鹽州。他入見時回答問題讓世祖很滿意，世祖稱他的字而不稱他的名。趁與世祖閑聊的機會，他說："我到您這裏來的時候，李璮在朐山築城，東平該供應一萬石米。從東平到朐山，路途遥遠，大概運去十石米到時衹能剩下一石了，并且運輸車輛如果遇到雨肯定會延誤時間，而延誤了時間要殺頭。我請求把糧食運到沂州，然後讓李璮的軍隊自己取用，這樣方便。"世祖說："你這樣愛護百姓，我能忍心不聽從你嗎?"

楊惟中宣撫關中，挺爲郎中。兵火之餘，八州十二縣，户不滿萬，皆驚憂無聊。挺佐惟中，進賢良，黜貪暴，明尊卑，出淹滯，定規程，主簿責，印楮幣，頒俸禄，務農薄税，通其有無。期月，民乃安。誅一大猾，群吏咸懼。且請減關中常賦之半。明年，惟中罷，廉希憲來代，升挺爲宣撫副使。

楊惟中任關中宣撫使，商挺任郎中。在經過戰亂之後，關中八州十二個縣，還不滿一萬户，所有的人都感到驚恐憂慮没有依靠。商挺輔佐楊惟中，任用賢良之人，罷免貪暴之官，明確尊卑之分，提拔那些沉抑於下不得升進之官，制定規章制度，以公文督責各級官吏，印行紙幣，頒發俸禄，致力於農耕，減少税收，進行商業貿易，互通有無。一個月後，百姓就安定下來。在殺了一位極奸猾的官吏之後，所有的吏員都害怕了。他還向朝廷請求減免關中平時賦税的一半。第二年，楊惟中離職，廉希憲來代替他，將商挺升爲宣撫副使。

丙辰，徵京兆軍需布萬匹、米三千石、帛三千段，械器稱是，輸平凉軍。期迫甚，郡人大恐。挺曰："他易集也，運米千里，妨我蠶麥。"鄜長王姓者，平凉人也，挺召與謀，對曰："不煩官運，僕家有積粟，請以代輸。"挺大悦，載價與之，他輸亦如期。復命兼治懷孟，境内大治。丁巳，憲宗命阿藍答兒會計河南、陝右。戊午，罷宣撫司，挺還東平。

丙辰年，朝廷向京兆徵收軍用布一萬匹、米三千石、帛三千段，武器軍械的數量也與此相當，并要運到平凉之軍。時間很緊，京兆人非常恐慌。商挺說："其他事情都好辦，就是運輸糧食到千里之外，會妨礙農桑。"鄜縣有一位姓王的長官，是平凉人，商挺把他請來商量，他說："不用官府組織運輸，我家有積蓄的糧食，可以代京兆交納。"商挺非常高興，折價付給他錢，其他要交納的也都按時完成了。商挺又受命兼管懷孟，懷孟也治理得很好。丁巳年，憲宗令阿藍答兒考核河南、陝右的錢糧。戊午年，宣撫司被罷除，商挺回到東平。

憲宗親征蜀，世祖將趨鄂、漢，軍于小濮，召問軍事。挺對曰："蜀道險遠，萬乘豈宜輕動。"世祖默然久之，曰："卿言正契吾心。"憲宗

憲宗親自征伐蜀地，世祖領兵將赴鄂、漢，軍隊駐扎在小濮，他召請商挺詢問軍事。商挺回答說："蜀地道路艱險遥遠，皇帝怎麽能輕易前往呢?"世祖沉默了很久，說："你的話正符合我

崩，世祖北還，道遣張文謙與挺計事。挺曰："軍中當嚴符信，以防奸詐。"文謙急追及言之。世祖大悟，罵曰："無一人爲我言此，非商孟卿，幾敗大計。"速遣使至軍立約。未幾，阿里不哥之使至軍中，執而斬之。召挺北上至開平，挺與廉希憲密贊大計。

世祖既即位，挺奏曰："南師宜還扈乘輿，西師宜軍便地。"從之。以廉希憲及挺宣撫陝、蜀。中統元年夏五月，至京兆。哈剌不花者，征蜀時名將也，渾都海嘗爲之副，時駐六盤山，以兵應阿里不哥。挺謂希憲曰："爲六盤，有三策：悉鋭而東，直擣京兆，上策也；聚兵六盤，觀釁而動，中策也；重裝北歸，以應和林，下策也。"希憲曰："彼將何從？"挺曰："必出下策。"已而果然。於是與希憲定議，令八春、汪良臣發兵禦之，事具《希憲傳》。六盤之兵既北，而阿藍答兒自和林引兵南來，與哈剌不花、渾都海遇於甘州。哈剌不花以語不合，引其兵北去，阿藍答兒遂與渾都海合軍而南。時諸王合丹率騎兵與八春、汪良臣兵合，乃分爲三道以拒之。既陣，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八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于甘州東，殺阿藍答兒、渾都海。事聞，帝大悦，曰："商孟卿，古之良將也。"改宣撫司爲行中書省，進希憲爲右丞，挺爲僉行省事。

二年，進參知政事。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繫前降宋者數百人來歸，軍吏請誅以戒，挺盡奏而釋之。興元判

的心意。"憲宗死後，世祖返回北方，在路上派張文謙前去與商挺商議有關事宜。商挺說："軍中應該嚴格兵符印信，以防止奸詐。"張文謙急忙追上世祖對他説了這事。世祖突然醒悟，罵道："没有一個人對我説到這一點，如果不是商孟卿，幾乎壞我的大事。"急忙派人到軍中立下約定。不久，阿里不哥的使者來到軍中，被捉住殺了。世祖請商挺北上到開平，讓他與廉希憲秘密輔佐大事。

世祖即位後，商挺上奏説："應該讓南面的軍隊回京護衛皇帝，讓西面的軍隊駐留在方便的地方。"世祖采納了他的建議，并讓廉希憲和商挺做了陝、蜀宣撫使。中統元年夏五月，商挺到達京兆。哈剌不花是征蜀時的名將，渾都海曾任他的副官，當時駐扎在六盤山，率軍響應阿里不哥。商挺對廉希憲説："駐扎六盤山的軍隊，有三條路可走：以全部的精鋭力量東進，直擣京兆，這是上策；在六盤山結集軍隊，尋找時機行動，這是中策；帶着輜重北上，以響應和林，這是下策。"廉希憲問："他們會怎麽辦呢？"商挺説："肯定會選擇下策。"不久果然如此。商挺於是與廉希憲商定，命令八春、汪良臣發兵抵禦，這些都記載在《廉希憲傳》中。六盤山的軍隊北上之後，阿藍答兒也從和林領兵南來，與哈剌不花、渾都海在甘州相遇。哈剌不花由於與他們話不投機，獨自領兵北去，阿藍答兒就與渾都海合兵南下。當時合丹親王率騎兵和八春、汪良臣的軍隊會合後，便分兵三路去迎戰。戰陣布下之後，遇到大風吹起沙塵，汪良臣命令軍士們下馬，帶着短兵器從左路突入敵陣，繞到敵人背後，衝潰敵軍的右路而出，八春直擣敵軍前陣，合丹帶領精鋭騎兵切斷了敵人的逃路，在甘州東大戰，殺了阿藍答兒和渾都海。事情上報後，皇帝非常高興，説："商孟卿，可以和古代優秀的將領相比呀。"陝、蜀宣撫司被改爲行中書省，廉希憲升任行省右丞，商挺升任僉行省事。

二年，商挺升任參知政事。南宋將領劉整在瀘州投降，他同時把過去投降南宋的幾百名蒙古軍人也捉了來。軍隊裏的執法官建議殺了這些人

官費寅有罪懼誅，以借兵完城事訟挺與希憲于朝。帝召挺便殿，問曰：“卿在關中、懷孟，兩著治效，而毁言日至，豈同寅有沮卿者耶？抑位高而志怠耶？比年論王文統者甚衆，卿獨無一言。”挺對曰：“臣素知文統之爲人，嘗與趙璧論之，想陛下猶能記也。臣在秦三年，多過，其或從權以應變者有之。若功成以歸己，事敗分咎於人，臣必不敢，請就戮。”挺既出，帝顧駙馬忽剌出、樞副合答等，數挺前後大計，凡十有七，因嘆曰：“挺有功如是，猶自言有罪，若此，誰復爲朕戮力耶！卿等識之。”四年，賜金符，行四川行樞密院事。

以儆效尤，商挺報告皇帝後，把他們都放了。興元判官費寅有罪害怕被殺，向朝廷控告商挺和廉希憲用軍隊築城之事。皇帝把商挺召到便殿，問他說：“你在關中、懷孟，都很有政績，而告你狀的人每天都有，是你的同僚故意和你過不去呢？還是你地位高了而意志懈怠了呢？近年來議論王文統的人很多，衹有你一言不發。”商挺回答說：“我一向知道王文統的爲人，曾和趙璧談論過，想必您還記得。我在秦地三年，有很多過錯，其中有一些隨機應變而采取的權宜之計。如果成功了就歸功於己，失敗了就委過於人，我不敢這樣做，請您處罰我。”商挺出殿後，皇帝向駙馬忽剌出、樞密副使合答等人列舉商挺前後大的計謀，共有十七件，因而感嘆到：“商挺有這麽大的功勞，還自己說有罪，如果真處罰他，那麽誰還會爲我效力呢！你們好好記着。”四年，皇帝賜給他金符，并讓他代理四川行樞密院事。

至元元年，入拜參知政事，建議史事，附修遼、金二史，宜令王鶚、李冶、徐世隆、高鳴、胡祗遹、周砥等爲之，甚合帝意。二年，分省河東，俄召還。三年，帝留意經學，挺與姚樞、竇默、王鶚、楊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六年，同僉樞密院事。七年，遷僉書。八年，升副使。數軍食，定軍官品級，給軍吏俸。使四千人屯田，開墾三萬畝，收其穫以餉親軍。汰不勝軍者户三萬户，一丁者亦汰去；丁多業寡，業多丁寡，財力相資，合出一軍。

至元元年，商挺回京任參知政事。他建議修史，并附帶修撰遼、金兩朝的歷史。認爲修史之事應該讓王鶚、李冶、徐世隆、高鳴、胡祗遹、周砥等人負責，與皇帝的意見極爲契合。二年，出京主管河東行省，很快被召回。三年，皇帝注重經學，商挺和姚樞、竇默、王鶚、楊果編輯《五經要語》，共分爲二十八類進呈給皇帝。六年，官同僉樞密院事。七年，轉任僉書。八年，升任副使。他計算軍糧的需要量，規定軍官的品級，發給軍吏俸禄。并讓四千人屯田，開墾了三萬畝荒地，收入用來供應皇帝的親軍。他還淘汰了三萬户不勝任軍户的人户，一家衹有一個成年男子的也被淘汰；成丁多而産業少，與産業多而成丁少的人家，則可互相幫助，或出錢財，或出人力，兩家合出一人當兵。

九年，封皇子忙阿剌爲安西王，立王相府，以挺爲王相。十四年，詔王北征，王命挺曰：“關中事有不便者，可悉更張之。”挺曰：“延安民兵數千，宜使李忽蘭吉練習之，以備不虞。”未幾，禿魯叛，以延安兵應敵，果獲其力。挺進十策於王，曰：睦親

九年，皇帝封皇子忙阿剌爲安西王，設立王相府，任用商挺擔任王相。十四年，皇帝命令安西王北征，安西王授權商挺說：“關中的事情如果有什麽不利的，你都可以進行改革。”商挺說：“延安有數千民兵，應該讓李忽蘭吉指揮操練，以防備不測事情發生。”不久，禿魯叛亂，用延安的民兵平叛，果然派上了用場。商挺向安西王

鄰，安人心，敬民時，備不虞，厚民生，一事權，清心源，謹自治，固本根，察下情。王爲置酒嘉納。王薨，王妃使挺請命于朝，以子阿難答嗣。帝曰："年少，祖宗之訓未習，卿姑行王相府事。"

初，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與王相趙炳構隙。或告炳不法，妃命囚之六盤獄以死。朝廷疑擅殺之，執琮、叔雲鞫問，伏辜，事具《趙炳傳》。初無一毫及挺。惟王府女奚徹徹，以預二郭謀，臨刑，望以求生，始有曖昧語連挺及其子瓛。帝怒，召挺，拘炳家，瓛下獄。帝命趙氏子曰："商孟卿，老書生，可與諸儒讞其罪。"吏部尚書青陽夢炎以議勛奏曰："臣宋儒，不知挺向來之功可補今之過否?"帝不悦曰："是同類相助之辭也。"符寶郎董文忠奏曰："夢炎不知挺何如人，臣以曩時推戴之功語之矣。"帝良久曰："其事果何如?"對曰："臣目未睹，耳固聞之，殺人之謀，挺不與也。"帝默然。十六年春，有旨：挺不可全以無罪釋之，籍其家。是冬，始釋挺及瓛。二十年，復樞密副使，俄以疾免。二十一年，趙氏子復訟父冤，挺又被繫，百餘日乃釋。二十五年，帝問中丞董文用曰："商孟卿今年幾何?"對曰："八十。"帝甚惜其老，而嘆其康强。是歲冬十有二月卒。有詩千餘篇，尤善隸書。延祐初，贈推誠協謀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謚文定。子五人：琥、璘、瑭、瓛、琦。

進呈十策，内容是：和睦親鄰，安定人心，遵從農時，防備不測，增加百姓的産業，統一權力，修養心性，嚴格自修，穩固根本，體察下情。安西王爲之設宴采納。安西王死後，王妃讓商挺向朝廷請求，以安西王的兒子阿難答繼承王位。皇帝説："阿難答年紀太小，不懂得祖宗的規矩，你姑且主持王相府的事情吧。"

起初，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與王相趙炳不合。有人控告趙炳有不法行爲，王妃命令把趙炳囚禁在六盤山而死。朝廷懷疑他是被擅自殺死的，就逮捕郭琮、郭叔雲審問，二人服罪，事情在《趙炳傳》中有詳細記載。最初這事與商挺毫無關係，衹是王府的女僕徹徹，因爲參與了二郭的陰謀，臨刑前，爲了求生，纔説了一些不明不白的話把商挺和他的兒子商瓛牽連上了。皇帝很生氣，召來商挺，把他拘禁在趙炳的家中，商瓛則被關進了獄中。皇帝對趙炳的兒子説："商孟卿是一位老書生，你可與各位儒士定他的罪。"吏部尚書青陽夢炎以商挺過去的功勛建議減免罪責，并説："我是宋朝的儒士，不知道商挺過去的功勞是否能彌補現在的罪過?"皇帝不高興地説："這是同一類人相互幫助的話。"符實郎董文忠上奏説："夢炎不知道商挺是怎麽樣的人，是我把商挺過去擁戴您即位的事告訴他的。"皇帝過了很長時間纔説："這件事的真相如何?"董文忠回答説："我雖然没有親眼見到，但却親耳聽説過，商挺并没有參與殺害趙炳之事。"皇帝默然無語。十六年春，皇帝有旨指示：商挺不能完全以無罪釋放，先没收他的家産。這年冬，商挺和商瓛纔被釋放。二十年，商挺再次任樞密副使，很快因病免官。二十一年，趙炳的兒子再次上訴父親的冤屈，商挺又被關押，一百多天後纔被釋放。二十五年，皇帝問中丞董文用説："商孟卿今年多大歲數了?"董文用回答説："八十歲了。"皇帝非常憐惜他年紀大，又贊嘆他身體健康。商挺在這年冬十二月死去。他寫有詩一千多首，尤其善於寫隸書。延祐初年，追贈推誠協謀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謚號文定。他有五個兒子：商琥、商璘、商

瑭、商瓛、商琦。

## 商琥

琥字台符。至元十四年，以姚樞、許衡薦，拜江南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建康戍卒有利湯氏財者，投戈于其家，誣爲反具。琥知其冤，罪誣者而釋之。華亭蟠龍寺僧思月謀叛被擒，其黨縱火來劫，民大擾，琥亟誅其魁。文法吏責琥擅誅，行臺中丞張雄飛曰："江南殘毁之餘，盜賊屢起，顧尚循常例，安用憲臺爲哉!"吏議遂屈。都昌妖賊杜萬一，僭號倡亂，行臺檄琥按問。械繫脅從者盈獄，琥悉以詿誤縱遣之。黨與竄伏者猶衆，琥揭榜招徠，不三日雲集。

商琥字台符。至元十四年，由於姚樞、許衡的推薦，出任江南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建康的駐軍中有人圖謀姓湯人家的家財，把武器放在湯家，誣諂説是造反的證據。商琥得知湯氏冤枉，治了誣諂者的罪而放了湯氏。華亭蟠龍寺的和尚思月圖謀反叛被抓住了，他的同夥放火來劫人，老百姓受到很大的騷擾，商琥急忙殺了領頭的人。負責法律條文的吏員責備商琥的做法是擅自殺人，行臺中丞張雄飛説："江南在經過戰亂之後，盜賊屢次起事，如果還依照常例辦事，那還要御史臺幹什麽呢?"這些吏員不再堅持自己的説法。都昌的妖賊杜萬一，竊稱帝號，首倡叛亂，行臺命令商琥前去審查訊問。當時被脅迫參與叛亂的人關滿了監獄，商琥認爲他們無辜受牽連，把他們都放了回去。杜萬一的同夥逃跑藏匿起來的還很多，商琥發布告示招徠，不到三天就都自首了。

二十七年，徵拜中臺監察御史。屬地震，琥上書言："昔漢文帝有此異，而無其應，蓋以躬行德化而弭也。"因條陳漢文時政以進。又言："爲國之道，在立法、任人二者而已。法不徒立，須人而行，人不濫用，惟賢是擇。"因舉天下名士十餘人。帝從之，皆召用，待以不次。三十年，遷國子司業。卒。有《彝齋文集》。

二十七年，商琥被召回京城，官拜中臺的監察御史。正值發生了地震，商琥上書説："過去在漢文帝時也有過這種災異，但没有與它相感應的事發生，這是因爲漢文帝實行德政而消除了。"因而分條陳述漢文帝時的政治措施進呈。他還説："治理國家的辦法，重在立法和用人兩方面。法律不會自行建立，要有人來實行，人也不能濫用，而要選擇賢能的人。"因而推薦了全國的十多位名士。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把這些人都召來任用，并且都破格任用。三十年，改任國子司業。後去世。著有《彝齋文集》。

## 商瑭

瑭字禮符。仕爲右衛屯田千户。歲餘，謝病侍親，時年纔三十二。後還鄉里，築室曰晦道堂，蓋取七世祖宗弼，宋仁宗時爲太子中舍人，年五十挂冠所築堂名也。

商瑭字禮符。曾任右衛屯田千户。僅一年多，就以病爲名辭官，回家侍養父母，當時他纔三十二歲。後來他回到家鄉，建了一座房屋名叫晦道堂，這是取法他的七世祖、在宋仁宗時曾任太子中舍人的商宗弼五十歲辭官後所建的堂名。

## 商琦

琦字德符。大德八年，成宗召備宿衛。仁宗在東宫，奏授集賢直學

商琦字德符。大德八年，被成宗召爲宿衛。仁宗爲皇太子時，奏請授予他爲集賢直學士。後

士。調大名路治中，不赴。皇慶元年，授集賢侍講學士。延祐四年，升侍讀官、通奉大夫，賜鈔二萬五千貫。泰定元年，遷秘書卿，病歸，卒。琦善畫山水。嘗使蜀，持平守法，秋毫無私。

調任大名路治中時，他没有赴任。皇慶元年，被授爲集賢侍講學士。延祐四年，升任侍讀官、通奉大夫，皇帝還賞賜給他二萬五千貫鈔。泰定元年，改任秘書卿，因病回鄉，去世。商琦善於畫山水畫。他曾被朝廷派遣到蜀地，秉公執法，没有一點私心。

**趙良弼**

趙良弼字輔之，女直人也。本姓术要甲，音訛爲趙家，因以趙爲氏。父慤，金威勝軍節度使，謚忠閔；慤長子良貴，嵩汝招討使；良貴子讜，許州兵官；慤從子良材，守太原。俱死事。

趙良弼字輔之，是女真人。原本姓术要甲，因讀音誤爲趙家，便以趙爲姓。他的父親趙慤，是金威勝軍的節度使，謚號忠閔；趙慤的大兒子趙良貴，爲嵩汝招討使；趙良貴的兒子趙讜，是許州的兵官；趙慤的侄子趙良材，是太原的守將。他們都在戰鬥中戰死。

良弼明敏，多智略，初舉進士，教授趙州。世祖在潜藩，召見，占對稱旨，會立邢州安撫司，擢良弼爲幕長。邢久不得善吏，且當要衝，使者旁午，民多逃去。良弼區畫有方，事或掣制，則請諸藩邸，再閱歲，凡六往返，所請無不從。脱兀脱以斷事官鎮邢，其屬要結罪廢者，交構嫌隙，動相沮撓。世祖時征雲南，良弼馳驛白其事，遂黜脱兀脱，罷其屬，邢大治，户口增倍。世祖在潜藩時，分地在關陝，奏以廉希憲、商挺宣撫陝西，以良弼參議司事。阿藍答兒當國，憚世祖英武，讒于憲宗。遂以阿藍答兒爲陝西省左丞相，劉太平參知政事，鈎校京兆錢穀，煅煉群獄，死者二十餘人，衆皆股栗。良弼力陳大義，詞氣懇款，二人卒不能誣，故宣撫司一無所坐。

趙良弼聰明敏鋭，多智多謀，剛中進士時，在趙州教書。世祖還是藩王時，召見了他，他應口對答，頗合世祖的心意，正好遇到設立邢州安撫司，世祖便提拔趙良弼爲幕府的頭領。邢州很久没有好的官吏了，而且地處交通要道，過往的使者很多，百姓多逃亡而去。趙良弼規劃有方，要辦的事情如果遇到阻撓，他就向世祖請求，兩年間，就往返了六次，他的請求世祖没有不依從的。脱兀脱以斷事官的身份鎮撫邢州，他的部下結交因有罪而被罷免的人，製造矛盾，常常相互阻撓。世祖當時正在征伐雲南，趙良弼派人由驛站騎馬前去告訴他這件事，於是罷免了脱兀脱及其屬僚，邢州因而得到很好的治理，户口也成倍增加。世祖還是藩王時，封地在關陝地區，他上奏皇帝請求讓廉希憲、商挺宣撫陝西，以趙良弼參議主管事務。阿藍答兒當政，因忌怕世祖英明威武，便向憲宗進讒言。憲宗便讓阿藍答兒做陝西行省的左丞相，劉太平爲參知政事，他們查對京兆的錢穀數目，羅織罪名，處死了二十多人，大家都很害怕。趙良弼極力陳述大義，語氣十分懇切，阿藍答兒和劉太平最終不能誣陷他，所以宣撫司没有一人被定罪。

己未七月，世祖南征，召參議元帥事，兼江淮安撫使。親執桴鼓，率先士卒，五戰皆捷；禁焚廬舍、殺降民，所至宣布恩德，民皆按堵。既渡

己未年七月，世祖南下征伐，召請他參議元帥事，兼江淮安撫使。在戰鬥中，他親自擊鼓，身先士卒，五戰五勝；他禁止焚毁房屋，禁止殺戮投降的人，所到之處，宣布恩德，百姓都安居

江，攻鄂州，聞憲宗崩，世祖北還，良弼陳時務十二事，言皆有徵。至衛，遣如京兆察訪秦、蜀人情事宜，不逾月，具得實還報，曰："宗王穆哥無他心，宜以西南六盤悉委屬之。渾都海屯軍六盤，士馬精强，咸思北歸，恐事有不意。紐鄰總秦、川蒙古諸軍，多得秦、蜀民心，年少驍勇，輕去就，當寵以重職，疾解其兵柄。劉太平、霍魯懷，今行尚書省事，聲言辦集糧餉，陰有據秦、蜀志。百家奴、劉黑馬、汪惟正兄弟，蒙被德惠，俱悉心俟命。"其言皆見采用。

如故。渡過長江之後，進攻鄂州，聽到憲宗死去的消息，世祖北上回京，趙良弼向他陳述了當時的十二件要事，所説的都有根據。到達衛州後，世祖派他到京兆察訪秦、蜀的人情事宜，不到一個月，就得到全部的實情回來報告，他説："宗王穆哥没有二心，應該把西南的六盤山地區都交給他。渾都海領兵駐扎在六盤山地區，兵强馬壯，都想返回北方，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紐鄰統率秦、川的蒙古各軍，頗得秦、蜀當地民心，他年輕勇猛，不重視進退去留，應該授予高位以示恩寵，迅速解除他的兵權。劉太平、霍魯懷現在主持尚書省事宜，對外説籌集糧餉，暗裏却有占據秦、蜀的陰謀。百家奴、劉黑馬、汪惟正兄弟，承蒙您的恩惠，都盡心聽命於您。"他的話都被采用。

庚申，良弼凡五上言勸進，曰："今中外皆願大王早進正宸，以安天下，事勢如此，豈容中止，社稷安危，間不容髮。"世祖嘉之。既即位，立陝西四川宣撫司，復以廉希憲、商挺爲使、副，良弼爲參議。良弼先行，謀諸斷事官八春曰："今渾都海日夜思北歸，紐鄰遷延不即行，當先遣使奉上旨促紐鄰入朝，劉太平速還京兆。"八春從其議。至則紐鄰果移營將入涇，劉太平將趨六盤，聞命乃止。

庚申年，趙良弼五次上書，勸世祖即皇帝位，他説："現在朝廷内外都希望您儘早即皇帝位，以安定天下，形勢已經如此，怎麽能够中途停止呢？這事關係到國家的安危，不容絲毫遲疑。"世祖很贊賞他的意見。即位後，設立了陝西四川宣撫司，再次以廉希憲、商挺爲正、副使，以趙良弼爲參議。趙良弼先行赴任，與斷事官八春商議説："現在渾都海時刻想着回北方，紐鄰拖延時間没有即刻動身，應該先派人奉皇帝的聖旨敦促紐鄰入朝，讓劉太平迅速回到京兆。"八春聽從了他的建議。他到時紐鄰果然遷移軍營，就要進入涇州了，劉太平也快到六盤山了，聽到命令纔停了下來。

後渾都海果叛北歸，良弼與汪惟正、劉黑馬二宣撫決議，執渾都海之黨元帥乞台不花、迷立火者誅之。希憲及挺慮有擅殺名，遣使入奏待罪。良弼具密狀授使者，言："始遣捕二帥時，止令囚以俟報，臣竊以爲張惶不便，宜急誅之，擅殺在臣，實不在宣撫司，若上怒希憲等，願使者即出此奏。"帝竟不問，使者以奏白政府，咸以良弼爲長者。升參議陝西省事。蜀人費寅以私憾誣廉希憲、商挺在京

後來，渾都海果然叛亂北歸，趙良弼與汪惟正、劉黑馬二位宣撫作出決議，抓住渾都海的同夥、元帥乞台不花、迷立火者殺了。廉希憲和商挺擔心有擅自殺人的罪名，派人報告皇帝并請求處罰。趙良弼寫了一份密奏交給使者，説："最初派人抓這二位將領時，衹是讓關起來等候朝廷判處，我私下認爲張揚出去不好，應該趕緊把他們殺了，所以擅自殺人的罪責在我，而不在宣撫司，如果皇上對廉希憲等人生氣，你就把這封密奏拿出來。"但皇上没有追問，使者把這事告訴了中書省，大臣們都認爲趙良弼是一個忠厚的

兆有異志者九事，以良弼爲徵。帝召良弼詰問，良弼泣曰："二臣忠良，保無是心，願剖臣心以明之。"帝意不釋。會平李璮，得王文統交通書，益有疑二臣意，切責良弼，無所不至，至欲斷其舌。良弼誓死不少變，帝意乃解，費寅卒以反誅。

人。升任參議陝西行省事。蜀人費寅，因爲私人恩怨誣告廉希憲、商挺在京兆地區有二心，列舉了九件事，并以趙良弼爲證。皇帝召趙良弼追問，趙良弼流着淚說："他們二人是忠良之臣，我肯定他們没有二心，我願剖開我的心證明這件事。"皇帝并不完全相信。適逢平定了李璮之亂，得到了王文統與李璮相勾結的信，皇上更加有懷疑廉、商二人之意，嚴厲責備趙良弼，無所不至，以致要割掉他的舌頭。趙良弼誓死不變，皇上這纔相信了，費寅最終因謀反被殺。

至元七年，以良弼爲經略使，領高麗屯田。良弼言屯田不便，固辭，遂以良弼奉使日本。先是，至元初，數遣使通日本，卒不得要領，於是良弼請行。帝憫其老，不許，良弼固請，乃授秘書監以行。良弼奏："臣父兄四人，死事于金，乞命翰林臣文其碑，臣雖死絶域，無憾矣。"帝從其請。給兵三千以從，良弼辭，獨與書狀官二十四人俱。

至元七年，任命趙良弼爲經略使，負責高麗的屯田。趙良弼說不善於屯田，堅決辭謝，朝廷於是讓他出使日本。在這之前，至元初年，朝廷多次派使者出使日本，最後都没有什麽結果，於是趙良弼請求前往。皇上念他年紀太大，没有同意，趙良弼堅持請求，皇上授予他爲秘書監前往。趙良弼上奏說："我的父親和兄長四人，都在抗金時死於國事，我請求您讓翰林院的大臣給他們寫一篇碑文，我即使死在國外，也没有什麽遺憾的了。"皇上答應了他的請求。朝廷派給他三千人馬隨行，他辭謝了，衹是同二十四位記録人員一同前往。

舟至金津島，其國人望見使舟，欲舉刃來攻，良弼捨舟登岸喻旨。金津守延入板屋，以兵環之，滅燭大噪，良弼凝然自若。天明，其國太宰府官，陳兵四山，問使者來狀。良弼數其不恭罪，仍喻以禮意。太宰官愧服，求國書。良弼曰："必見汝國王，始授之。"越數日，復來求書，且曰："我國自太宰府以東，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國書見授，何以示信！"良弼曰："隋文帝遣裴清來，王郊迎成禮，唐太宗、高宗時，遣使皆得見王，王何獨不見大朝使臣乎？"復索書不已，詰難往復數四，至以兵脅良弼。良弼終不與，但頗録本示之。後又聲言，大將軍以兵十萬來求書。良弼曰："不見

他們的船行至金津島，日本人見到後，拿着兵器要來進攻，趙良弼離船上岸說明來意。金津的守將把他們請進木板房，用軍隊圍着，滅了燈火大聲喊叫，趙良弼鎮靜自若。天亮之後，日本太宰府的官員，在四面的山上都布置了軍隊，并問他此行的目的。趙良弼列舉了他們不恭敬的罪狀，但仍以禮說明了情況。太宰府的官員慚愧心服，請求交呈國書。趙良弼說："一定要見到你們的國王之後，纔交呈國書。"過了幾天，太宰府的官員又來索取國書，并說："我國自太宰府以東，古時候的使者，從來没有去過，現在大國派使者來到這裏，而不把國書拿出來，怎麽能叫人相信呢?"趙良弼說："隋文帝派裴清前來，你們的國王到郊區迎接完成禮節，唐太宗、唐高宗時，派來的使者都得以見到國王，國王爲什麽偏偏不接見本朝的使者呢?"日本人又不停地索要國書，互相論辯往返多次，以致用兵器威脅趙良

汝國王，寧持我首去，書不可得也。”日本知不可屈，遣使介十二人入覲，仍遣人送良弼至對馬島。

弼。趙良弼始終不給，衹是抄録了一個副本給他們看了看。日本人後來又説，大將軍要帶兵十萬來索取國書。趙良弼説：“不見你們的國王，寧可讓你們把我的腦袋拿去，要國書是得不到的。”日本人知道他不會屈服，便派人帶着其中的十二個人去見了國王，并派人把趙良弼送到對馬島。

十年五月，良弼至自日本，入見，帝詢知其故，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後帝將討日本，三問，良弼言：“臣居日本歲餘，睹其民俗，狠勇嗜殺，不知有父子之親、上下之禮。其地多山水，無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況舟師渡海，海風無期，禍害莫測。是謂以有用之民力，填無窮之巨壑也，臣謂勿擊便。”帝從之。

十年五月，趙良弼從日本回來，進宫見皇帝，皇帝問明情況後説：“你此行可以稱得上没有辱没君命了。”後來皇帝準備征討日本，再三詢問，趙良弼説：“我在日本住了一年多，瞭解那裏的民俗，那裏的人凶狠勇猛，喜好殺人，不懂得父子之親、尊卑上下之禮。那裏多山多水，土地大都不能耕種，得到了那裏的人不能供役使，得到了那裏的土地不能增加財富。何況軍隊乘船過海，海風没有規律，禍害難以預測。這就是常言所説的以有用之民力，填塞没有窮盡的溝壑呀，我認爲不進攻爲好。”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

十一年十二月，以良弼同僉書樞密院事。丞相伯顔伐宋，良弼言：“宋重兵在揚州，宜以大軍，先擣錢唐。”後訖如其計。又言：“宋亡，江南士人多廢學，宜設經史科，以育人材，定律令，以戢奸吏。”卒皆用其議。帝嘗從容問曰：“高麗，小國也，匠工弈技，皆勝漢人，至於儒人，皆通經書，學孔、孟。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良弼對曰：“此非學者之病，在國家所尚何如耳。尚詩賦，則人必從之，尚經學，則人亦從之。”

十一年十二月，皇帝任命趙良弼同僉書樞密院事。丞相伯顔領兵攻伐南宋，趙良弼説：“南宋軍隊的主力在揚州，我們的軍隊，應該先進攻錢唐。”後來果然用了他的計策。他又建議説：“宋朝亡國之後，江南的讀書人很多荒廢了學業，應該設立經史科，以培育人才，制定法律條文，以杜絶奸詐狡猾的官吏。”後來他的這些建議都被采納。皇帝曾不經意地問他説：“高麗是一個小國，但其工匠的技藝和下棋的本領都比漢人高，至於儒者，都通曉經書，學習孔、孟之道。漢人衹是一門心思地寫詩作賦，又有什麽用呢？”趙良弼回答説：“這些并不是學者的問題，而在於國家崇尚什麽。國家崇尚詩賦，那麽讀書人也就跟着崇尚詩賦，國家崇尚經學，那麽讀書人也就跟着崇尚經學。”

良弼屢以疾辭，十九年，得旨居懷孟。良弼别業在温縣，故有地三千畝，乃析爲二，六與懷州，四與孟州，皆永隸廟學，以贍生徒，自以出身儒素，示不忘本也。或問爲治，良弼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人性

趙良弼多次因病請求辭職，十九年，皇帝同意他的離職請求并讓他居住在懷孟。他另有部分産業在温縣，原有三千畝土地，他把它們分爲兩部分，其中十分之六給了懷州，十分之四給了孟州，這些田産都永遠屬於學校，收入用來供養學生，他自己因爲出身儒士，以此表示不忘根本。

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必克己，然後可以制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怒。能忍所難忍，容所難容，事斯濟矣。”二十三年，卒，年七十。贈推忠翊運功臣、太保、儀同三司，追封韓國公，謚文正。子訓，陝西平章政事。

有人向他請教如何治國，他回答說：“‘必須忍耐，事情纔能辦得成。’人性中最容易爆發而難於控制的，以發怒爲最嚴重。一定要克制自己，纔可以控制發怒；一定順乎情理，纔能忘掉發怒。能够容忍那些難以容忍的人或事，事情就能辦得好了。”二十三年，良弼去世，享年七十歲。追贈推忠翊運功臣、太保、儀同三司，追封韓國公，謚號文正。兒子趙訓，任陝西平章政事。

## 趙璧

趙璧字寶臣，雲中懷仁人。世祖爲親王，聞其名召見，呼秀才而不名，賜三僮，給薪水，命后親製衣賜之，視其試服不稱，輒爲損益，寵遇無與爲比。命馳驛四方，聘名士王鶚等。又令蒙古生十人，從璧受儒書。敕璧習國語，譯《大學衍義》，時從馬上聽璧陳說，辭旨明貫，世祖嘉之。

趙璧字寶臣，是雲中懷仁人。世祖爲親王時，聽到他的聲名後召見了他，稱呼他爲秀才而不叫他的名字，賞賜給了他三名僕役，發給他薪水，還讓王后親自做衣服賜給他，看到他試穿時不合身，就親自更改，得到的寵愛無人能比。世祖讓他利用各地的驛站出使四方，聘請名士王鶚等人。又命令十位蒙古學生，跟着他學習儒家經典。皇帝還讓他學習蒙古文，翻譯《大學衍義》，時常在馬上聽他講説，他講解得十分清楚明白，世祖很贊賞他。

憲宗即位，召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悦。璧退，世祖曰：“秀才，汝渾身是膽耶！吾亦爲汝握兩手汗也。”一日，斷事官牙老瓦赤持其印，請于帝曰：“此先朝賜臣印也，今陛下登極，將仍用此舊印，抑易以新者耶？”時璧侍旁，質之曰：“用汝與否，取自聖裁，汝乃敢以印爲請耶！”奪其印，置帝前。帝爲默然久之，既而曰：“朕亦不能爲此也。”自是牙老瓦赤不復用。

憲宗即位後，召請趙璧，問他說：“國家怎樣纔能治理得好？”他回答說：“請您先殺了身邊侍從中那些最壞的人。”憲宗不高興。趙璧退下後，世祖對他說：“秀才，你渾身是膽嗎！我都爲你捏着兩把汗。”一天，斷事官牙老瓦赤拿着他的官印，向憲宗請示說：“這是先皇帝賜給我的官印，現在您即位了，我是繼續用此舊印呢，還是換一個新的官印呢？”當時趙璧在一旁侍立，質問牙老瓦赤說：“用不用你，由皇上决定，你難道敢以先朝的官印來要脅嗎？”并奪下他的印，放到皇帝面前。皇帝爲此沉默了很長時間，然後說：“即使我也不能這樣做。”從此牙老瓦赤不再被任用。

壬子，爲河南經略使。河南劉萬户貪淫暴戾，郡中婚嫁，必先賂之，得所請而後行，咸呼之爲翁。其黨董主簿，尤恃勢爲虐，强取民女有色者三十餘人。璧至，按其罪，立斬之，盡還民女。劉大驚，時天大雪，因詣璧相勞苦，且酌酒賀曰：“經略下車，

壬子年，趙璧爲河南經略使。河南的劉萬户貪婪殘暴，荒淫無耻，郡中有婚嫁之事，都要先向他送禮，在徵得他的同意後纔能成婚，人們都稱他爲翁。他的黨羽董主簿，更是依仗權勢爲非作歹，强行霸占了三十多位漂亮的民間女子。趙璧到任後，查清了他的罪惡，立即把他處死，放回了所有民女。劉萬户非常驚恐，當時天降大

誅鋤强猾，故雪爲瑞應。”璧曰：“如董主簿比者，尚有其人，俟盡誅之，瑞應將大至矣。”劉屏氣不復敢出語，歸卧病而卒，時人以爲懼死。

雪，他趁機拜訪趙璧，假意慰勞，并且斟酒祝賀説：“您剛剛到任，就鏟除强横狡詐之人，所以天降大雪以顯示祥瑞。”趙璧説：“如董主簿一類的，還有人在，等到把他們都殺了，祥瑞就將會大量顯現了。”劉萬户嚇得不敢再説話，回家後即患病卧床而死，當時的人都認爲他是被嚇死的。

己未，伐宋，爲江淮荆湖經略使。兵圍鄂州，宋賈似道遣使來，願請行人以和，璧請行。世祖曰：“汝登城，必謹視吾旗，旗動，速歸可也。”璧登城，宋將宋京曰：“北兵若旋師，願割江爲界，且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璧曰：“大軍至濮州時，誠有是請，猶或見從，今已渡江，是言何益！賈制置今焉在耶？”璧適見世祖旗動，乃曰：“俟他日復議之。”遂還。

己未年，蒙古進攻南宋，趙璧任江淮荆湖經略使。蒙古軍圍困鄂州，南宋的賈似道派人來，希望蒙古能派出使者前去講和，趙璧請求前往。世祖説：“你登上城後，一定要注意看我的旗幟，如果我的旗幟摇動，你就趕快回來。”趙璧登上鄂州城，南宋的將領宋京説：“你們如果能撤軍，我們願意以長江作爲兩國的界限，并且每年奉送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趙璧説：“我們的大軍到濮州時，如果你們有這樣的請求，或許可以被接受，現在我軍已經渡江了，這樣的建議還有什麽用呢？賈制置現在在什麽地方？”這時，趙璧正好看見世祖的旗幟摇動，便説：“等改日再討論吧。”於是就回來了。

憲宗崩，世祖即位。中統元年，拜燕京宣慰使。時供給蜀軍，府庫已竭，及用兵北邊，璧經畫饋運，相繼不絶。中書省立，授平章政事，議加答剌罕之號，力辭不受。二年，從北征，命還燕，以平章政事兼大都督領諸軍。是年，始製太廟雅樂。樂工党仲和、郭伯達，以知音律在選中，爲造僞鈔者連坐，繫獄。璧曰：“太廟雅樂，大饗用之，聖上所以昭孝報本也，豈可繫及無辜，而廢雅樂之成哉！”奏請原之。三年，李璮反益都，從親王合必赤討之。璮已據濟南，諸軍乏食，璧從濟河得粟及羊豕以饋軍，軍復大振。

憲宗死後，世祖即位。中統元年，趙璧官拜燕京宣慰使。當時供給四川的蒙古軍的軍需，府庫已經空了，現在北方有戰事，趙璧籌備供應，相繼不斷。中書省設立後，趙璧被任命爲平章政事，朝廷商議授予他答剌罕的名號，他堅決辭謝沒有接受。中統二年，他跟隨皇帝北上征伐，皇帝讓他回到燕，任平章政事兼大都督統領各路部隊。這年，開始制定太廟的雅樂。樂工党仲和、郭伯達，因通曉音樂被選爲制定雅樂的工作人員，但因受製造僞鈔案牽連，被關進了監獄。趙璧説：“太廟的雅樂，是用於大的祭祀典禮的，是皇上用來昭示孝順、回報父母的，怎麽能够連累無辜，而誤了修成太廟的雅樂呢？”奏請赦免了他們。中統三年，李璮在益都反叛，趙璧跟隨合必赤親王前往征討。李璮已經占據了濟南，各路官軍缺少軍糧，趙璧從濟河得到糧食和猪羊送給軍隊，官軍又士氣大振。

至元元年，官制行，加榮禄大夫。帝欲作文檄宋，執筆者數人，不

至元元年，新的官制頒行，趙璧加官榮禄大夫。皇帝想寫一篇聲討南宋的檄文，好幾個人寫

稱旨，乃召璧爲之。文成，帝大喜曰："惟秀才曲盡我意。"改樞密副使。六年，宋守臣有遣間使約降者，帝命璧詣鹿門山都元帥阿术營密議。命璧同行漢軍都元帥府事。宋將夏貴，率兵五萬，饋糧三千艘，自武昌泝流，入援襄陽。時漢水暴漲，璧據險設伏待之。貴果中夜潛上，璧策馬出鹿門，行二十餘里，發伏兵，奪其五舟，大呼曰："南船已敗，我水軍宜速進。"貴懾不敢動。明旦，阿术至，領諸將渡江西追貴騎兵，璧率水軍萬户解汝楫等追貴舟師。遂合戰於虎尾洲，貴大敗走，士卒溺死甚衆，奪戰艦五十，擒將士三百餘人。

了，皇帝都不滿意，於是召請趙璧來寫。檄文寫成之後，皇帝高興地說："祇有秀才把我的意思婉轉地表達出來了。"讓趙璧改任樞密副使。至元六年，南宋守臣中有人派密使前來商議投降之事，皇帝讓趙璧到鹿門山都元帥阿术的軍營中秘密商議此事。同時讓趙璧同行漢軍都元帥府事。南宋將領夏貴，帶領五萬軍兵，押送着三千艘糧船，從武昌逆流而上，以援助襄陽。當時漢水暴漲，趙璧在險要處設下埋伏以待敵人。夏貴果然在半夜偷偷前進，趙璧騎着馬從鹿門出發，跑了二十多里，派出伏兵出戰，奪取了敵人的五艘糧船，并大聲喊叫說："南面敵人的糧船已被我們繳獲了，我們的水軍應該快速前進。"夏貴害怕，不敢輕舉妄動。天亮後，阿术領兵到達，他帶着一些將領渡過長江向西追擊夏貴的騎兵，趙璧則帶着水軍萬户解汝楫等人追擊夏貴的水軍。於是在虎尾洲會戰，夏貴大敗逃走，士兵被淹死的很多，元軍奪得戰艦五十艘，俘虜敵人將士三百多人。

高麗王禃爲其臣林衍所逐，帝召璧還，改中書左丞，同國王頭輦哥行東京等路中書省事，聚兵平壤。時衍已死，璧與王議曰："高麗遷居江華島有年矣，外雖卑辭臣貢，内恃其險，故使權臣無所畏忌，擅逐其主。今衍雖死，王實無罪，若朝廷遣兵護歸，使復國于古京，可以安兵息民，策之上者也。"因遣使以聞，帝從之。時同行者分高麗美人，璧得三人，皆還之。

高麗王禃被他的大臣林衍所驅逐，皇帝把趙璧召回京城，改任中書左丞，與國王頭輦哥同行東京等路中書省事，在平壤聚集軍兵。當時林衍已經死了，趙璧同國王商議說："高麗遷居江華島已經有許多年了，表面上雖然低聲下氣，稱臣納貢，實則依靠其險要的地勢，因此讓有權而專横的大臣無所顧忌，擅自驅逐他們的國王。現在林衍雖然死了，但他們的國王實際上并没有什麼罪，如果朝廷派兵把他護送回去，讓他在舊都即位重建高麗國，就可以停止戰争，與民生息，這是最上策。"并派使者報告皇帝，皇帝同意了。當時同行的人分高麗的美女，趙璧分得三人，他都送回去了。

師還，遷中書右丞。冬，祀太廟，有司失黄幔，索得於神庖竈下，已甚污弊。帝聞，大怒曰："大不敬，當斬！"璧曰："法止杖斷流遠。"其人得不死。十年，復拜平章政事。十三年，卒，年五十七。大德三年，贈大司徒，謚忠亮。

趙璧領軍回到京城，改任中書右丞。這年冬，祭祀太廟，有關部門的官員丢失了黄色的帳幕，後來雖然在神庖竈下找到了，但已經很髒很破了。皇帝聽説後，十分生氣地説："這是大不敬，應當斬首！"趙璧説："依照法律，祇應該施以杖刑，遠遠地流放。"那人因此得以不死。至元十年，趙璧又官拜平章政事。至元十三年，趙

子二人：仁榮，同知歸德府事；仁恭，集賢直學士。孫二人：崇，郊祀署令；弘，左藏庫提點。

璧去世，享年五十七歲。大德三年，追贈大司徒，謚號忠亮。

他有二個兒子：趙仁榮是歸德府的同知事；趙仁恭是集賢直學士。二個孫子：趙崇爲郊祀署令；趙弘爲左藏庫提點。

# 元史卷一百六十

## 列傳第四十七

### 王磐

王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世業農，歲得麥萬石，鄉人號萬石王家。父禧，金末入財佐軍興，補進義副尉。國兵破永年，將屠其城，禧復罄家貲以助軍費，衆賴以免。金人遷汴，乃舉家南渡河，居汝之魯山。

王磐字文炳，是廣平永年人，他家世代務農，每年能收穫一萬石麥子，鄉里人稱之爲萬石王家。父親王禧，金朝末年以財産資助軍隊，被委任爲進義副尉。蒙古軍攻破永年，準備屠殺全城的人，王禧又把全部家財拿出來資助軍費，全城的人因此免於一死。金朝遷都汴京，他們全家也南下渡過黄河，居住在汝州的魯山。

磐年方冠，從麻九疇學于郾城，客居貧甚，日作糜一器，畫爲朝暮食。年二十六，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授歸德府録事判官，不赴。自是大肆力於經史百氏，文辭宏放，浩無涯涘。及河南被兵，磐避難，轉入淮、襄間，宋荆湖制置司，素知其名，辟爲議事官。丙申，襄陽兵變，乃北歸，至洛西，會楊惟中被旨招集儒士，得磐，深禮遇之，遂寓河内。東平總管嚴實興學養士，迎磐爲師，受業者常數百人，後多爲名士。

王磐剛二十歲時，在郾城跟隨麻九疇學習，客居他鄉，非常貧困，每天衹做一盆粥，分成兩份供早晚吃。二十六歲時，王磐考中正大四年的經義進士，被任命爲歸德府録事判官，他没有赴任。從此以後，他致力於經史百家，文章宏大暢達，氣勢磅礴。到河南遭逢兵變，王磐爲避戰亂而轉入淮、襄之間，南宋的荆湖制置司，一向知悉他的大名，徵召他爲議事官。丙申年，襄陽發生兵變，王磐便返回北方，走到洛西，正好遇到楊惟中受皇帝之命招集儒士，訪得王磐後，頗爲器重，王磐於是寓居河内。東平總管嚴實興辦學校，供養儒士，迎請王磐爲老師，從學的人常常有數百，後多成爲名士。

中統元年，即拜益都等路宣撫副使，居頃之，以疾免。李璮素重磐，以禮延致之，磐亦樂青州風土，乃買田淵河之上，題其居曰鹿菴，有終焉之意。及璮謀不軌，磐覺之，脱身至濟南，得驛馬馳去，入京師，因侍臣以聞。世祖即日召見，嘉其誠節，撫勞甚厚。璮據濟南，大軍討之，帝命磐參議行省事。璮平，遂挈妻子至東

中統元年，王磐官拜益都等路宣撫副使，不久便因病免官。李璮一向器重王磐，以禮延請王磐到李璮門下，王磐也喜愛青州的風土人情，便在淵河沿岸買了田，將其住處題名爲鹿菴，有在這裏度過餘生之意。到李璮有謀反之意時，王磐有所察覺，便脱身來到濟南，又乘驛馬離開此地奔赴京城，并通過皇帝的侍臣報告給了皇帝。世祖當天就召見了他，并表彰他的忠誠志節，對他撫恤慰勞很優厚。李璮占據濟南，大軍前往征

平。召拜翰林直學士，同修國史。

討，皇帝命王磐參議行省事宜。李璮之亂被平定之後，王磐便帶着妻子兒女到了東平。後被皇帝召到京城，官拜翰林直學士，參與修撰國史。

出爲真定、順德等路宣慰使。衡水縣達魯花赤忙兀䚟，貪暴不法，縣民苦之。有趙清者，發其罪，既具伏矣。適初置監司，其妻懼無以滅口，召家人飲酒至醉，以利啖之，使夜殺清。清逃獲免，乃盡殺其父母妻子。清訴諸官，權要蔽忙兀䚟，不爲理，又欲反其具獄。磐竟奏置諸法，籍其家貲，以半給清。郡有西域大賈，稱貸取息，有不時償者，輒置獄于家，拘縶榜掠。其人且恃勢干官府，直來坐廳事，指麾自若。磐大怒，叱左右捽下，棰之數十。時府治寓城上，即擠諸城下，幾死，郡人稱快。未幾，蝗起真定，朝廷遣使者督捕，役夫四萬人，以爲不足，欲牒鄰道助之。磐曰："四萬人多矣，何煩他郡！"使者怒，責磐狀，期三日盡捕蝗。磐不爲動，親率役夫走田間，設方法督捕之，三日而蝗盡滅，使者驚以爲神。

不久，王磐出京任真定、順德等路的宣慰使。衡水縣的達魯花赤忙兀䚟貪婪殘暴，不循法度，百姓深受其害。有一個叫趙清的人揭發了他的罪行，他準備隱藏起來。正好此時剛剛設立監察機構，他的妻子害怕無法滅口，把家奴請來喝醉了酒，又以利相誘，讓他在夜晚去殺死趙清。趙清逃走没殺死，便殺了趙清的父母和妻子兒女。趙清向官府控訴，當權者袒護忙兀䚟，不予受理，還準備推翻原來的供詞。王磐直接上奏皇帝，將忙兀䚟繩之以法，没收了他的家産，將其中一半給了趙清。郡中有一位西域的大商人，靠借貸收取利息，遇到有不按時償付的人，就抓到自己的家中，捆起來拷打。這人還依仗其勢力干預官府事務，直接來坐在官衙大廳處理事務，指揮自如。王磐大怒，喝令手下的人將他拿下，鞭打了數十下。當時的官署在城上，就把巨商擠到城下，幾乎摔死，郡中的人都拍手稱快。不久，真定出現蝗災，朝廷派人來督促捕滅，役使的人有四萬，使者認爲還不够，打算發公文讓鄰郡派人來幫助。王磐説："四萬人已經是多的了，爲什麽還要麻煩鄰郡的人呢?"使者生氣了，責成王磐立下書狀，限三天之内將蝗蟲全部捕殺乾净。王磐不爲所動，親自帶領役夫到田間，用各種方法督促捕捉，三天的時間，蝗蟲都被捕滅了，使者極爲驚奇覺得王磐像神一樣。

復入翰林爲學士，入謁宰相，首言："方今害民之吏，轉運司爲甚，至税人白骨，宜罷去之，以蘇民力。"由是運司遂罷。阿合馬諷大臣，請合中書、尚書兩省爲一，拜右丞相安童爲三公，陰欲奪其政柄。有詔會議，磐言："合兩省爲一，而以右丞相總之，實便，不然，則宜仍舊，三公既不預政事，則不宜虚設。"其議遂沮。遷太常少卿，乞致仕，不允。

王磐又入京爲翰林學士，入朝謁見宰相，首先進言説："現在害民的官吏，以轉運司爲最嚴重，以至於連死人的白骨都要收税，應該罷除轉運司，以復蘇百姓的財力。"從此轉運司被罷除。阿合馬授意大臣，請求將中書省和尚書省合二爲一，任命右丞相安童爲三公，陰謀奪取其實權。皇帝下令大臣們開會商議，王磐説："把兩省合二爲一，而讓右丞相總理，那的確合適，不然，則應該照舊。三公既然不參與政事，就不應該虚設。"阿合馬的建議因此未被通過。王磐升遷爲太常少卿，他請求辭官，没有被允許。

時官闕未建，朝儀未立，凡遇稱賀，臣庶雜至帳殿前，執法者患其喧擾，不能禁。磐上疏曰："按舊制，天子宫門，不應入而入者，謂之闌入。闌入之罪，由第一門至第三門，輕重有差。宜令宣徽院，籍兩省而下百官姓名，各依班序，聽通事舍人傳呼贊引，然後進。其越次者，殿中司糾察定罰；不應入而入者，準闌入罪。庶朝廷之禮，漸可整肅。"於是儀制始定。

當時皇宫還没有修建，朝廷禮儀制度也還没有設立，凡是遇到慶賀之事，群臣百姓混雜着到皇帝的大帳殿前，執行官員對其喧嘩紛亂深以爲患，但也無法禁止。王磐上疏説："按照過去的制度，皇帝的宫門，不應進入而進入了的，稱之爲擅自進入。擅自進入之罪，從第一道門到第三道門，輕重不同。應該讓宣徽院登記中書、尚書兩省官員的姓名，各自依照班次順序，由通事舍人傳呼引導，方能進入。如果有人超越次序，則由殿中司糾察其錯誤，并予以處罰；不應該進入而進入了的，則依據擅自進入之罪處理。這樣朝廷的禮儀，逐漸就會整齊嚴肅。"於是朝廷禮儀制度開始定立。

曲阜孔子廟，歷代給民百户，以供洒掃，復其家，至是，尚書省以括户之故，盡收爲民。磐言："林廟户百家，歲賦鈔不過六百貫，僅比一六品官終年俸耳。聖朝疆宇萬里，財賦歲億萬計，豈愛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且於府庫所益無多，其損國體甚大。"時論韙之。帝以天下獄囚滋多，敕諸路自死罪以下，縱遣歸家，期秋八月，悉來京師聽決。囚如期至，帝惻然憐之，盡原其罪。他日，命詞臣作詔，戒喻天下，皆不稱旨意，磐獨以縱囚之意命辭，帝喜曰："此朕所欲言而不能者，卿乃能爲朕言之。"嘉奬不已，取酒賜之。

曲阜的孔子廟，每個朝代都提供一百户人家以供役使，這些人户的賦税徭役全都免除。到現在，尚書省以統計民户爲由，全都收回成爲納税的民户。王磐説："孔林、孔廟的一百家人户，每年的賦税收入不過六百貫，僅僅相當於一位六品官一年的俸禄。我們元朝的疆域廣大，賦税收入每年以億萬計，怎麼能因爲吝惜一位六品官的俸禄而不用來對待孔子呢？并且這對府庫來説增加不多，而對國體來説則損失甚大。"當時人們都認爲他説的對。皇帝因全國的犯人太多，命令各地除死刑犯之外，其他的人都放回家，等到秋八月，讓他們都來京城聽候判决。犯人們按時來了，皇帝憐憫他們的忠誠，全部赦免了他們的罪。改日，皇帝命令負責文告的大臣起草詔令，告誡全國，所起草的詔令都不符合皇帝的心意，衹有王磐從皇帝釋放囚犯回家的心意説起，皇帝高興地説："這是我想説而無法説的，你爲我説了出來。"嘉奬不已，取來酒賜給他。

再乞致仕，不允。國子祭酒許衡將告歸，帝遣近臣問磐，磐言："衡素廉介，意其所以求退者，得非生員數少，坐縻廩禄，有所不安耶？宜增益生員，使之施教，則庶幾人材有成，衡之受禄亦可少安矣。"詔從之。

王磐再次請求辭官，仍不被允許。國子祭酒許衡將告老還鄉，皇帝派親近的大臣問王磐，王磐説："許衡一向清廉不苟取，他之所以請求還鄉，是不是因爲生員的人數太少，他自以爲是在浪費糧食和俸禄，有所不安呢？應該增加生員，讓許衡施教，這樣便能培育人才，許衡接受俸禄也能安心了。"皇帝下令照此辦理。

磐移疾家居，帝遣使存問，賜以

王磐因病回家居住，皇帝派人前去慰問，并

名藥。磐嘗於會集議事之際，數言：“前代用人，二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資其材力，閔其衰老，養其廉耻之心也。今入仕者不限年，而老病者不能退，彼既不自知耻，朝廷亦不以爲非，甚不可也。”至是，以疾，請斷月俸毋給，自秋及春，堅乞致仕。帝遣使慰諭之曰：“卿年雖老，非任劇務，何以辭爲？”仍詔禄之終身，并還所斷月俸。磐不得已，復起。

賜給他名貴的藥品。王磐曾在大臣聚集議事之時，多次説：“歷代用人，二十歲開始從政，七十歲離職，爲的是運用其才力，憐憫其衰老，培養其廉耻之心。現在入仕的人没有年齡限制，而衰老有病的人也不能請求退職，那些人既不自知羞耻，朝廷也不以爲非，這樣是不可行的。”至此他以患病爲由，請求停止發給每月的俸禄，從秋季到春天，一直堅決請求退職。皇帝派人慰問他説：“你雖然年紀大了，但所擔任的工作并不繁重，爲什麽一定要辭職呢？”皇帝還下令向他終生提供俸禄，并還給他其間中斷的月俸。王磐不得已，衹好再度出仕。

時方伐宋，凡帷幄謀議，有所未決，即遣使問之，磐所敷陳，每稱上意。帝將用兵日本，問以便宜，磐言：“今方伐宋，當用吾全力，庶可一舉取之。若復分力東夷，恐曠日持久，功卒難成。俟宋滅，徐圖之未晚也。”江南既下，磐上疏，大略言：“禁戢軍士，選擇官吏，賞功罰罪，推廣恩信，所以撫安新附，銷弭寇盜。”其言要切，皆見施行。

當時正在進攻南宋，凡是有關的軍事計劃，不好做決定的，皇帝便派人去問王磐，他的建議，每次都極合皇帝的心意。皇帝打算進攻日本，向他詢問策略，王磐説：“現在正在攻伐南宋，應該用盡我們的一切力量，這樣纔能一舉攻下。如果再分兵進攻日本，我擔心會曠日持久，最終難以成功。等滅了南宋之後，再慢慢圖謀日本也不晚。”江南平定後，王磐上書皇帝，大意是説：“要約束軍兵，選擇官吏，賞功罰罪，推廣恩信，以安撫新歸附的人，消除盜寇。”這些建議極爲準確重要，都被采納施行了。

朝議汰冗官，權近私以按察司不便，欲并省之。磐奏疏曰：“各路州郡，去京師遥遠，貪官污吏，侵害小民，無所控告，惟賴按察司爲之申理。若指爲冗官，一例罷去，則小民冤死而無所訴矣。若曰京師有御史臺糾察四方之事，是大不然。夫御史臺，糾察朝廷百官、京畿州縣，尚有弗及，况能周遍外路千百城之事乎？若欲并入運司，運司專以營利增課爲職，與管民官常分彼此，豈暇顧細民之冤抑哉？”由是按察司得不罷。

朝廷商議裁汰閑散的官員，某位得寵的權臣私自認爲按察司有所不便，準備裁汰。王磐上書説：“各路的州郡，距離京師遥遠，貪官污吏，侵害百姓，百姓無處申冤，衹有依靠按察司替他們申訴處理。如果把按察司的官員也算作是閑散的官員，全部裁撤，那麽百姓蒙冤而死也無處申訴了。如果説京師有御史臺來糾察各地的事情，那實在是大謬不然。御史臺糾察朝廷百官、京城附近的州縣，也有顧及不到的地方，怎麽能顧及京城之外千百個城的事情呢？如果把它并入轉運司，轉運司專門從事營利增收的活動，與管理百姓的官員職責不同，怎麽有時間顧及小民的冤屈呢？”因此按察司得以不被罷除。

朝廷録平宋功，遷至宰相執政者二十餘人，因議更定官制。磐奏疏曰：“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

朝廷登録升賞平定南宋的有功人員，升任宰相執政的就有二十餘人，因而有人建議更改并重新制定官制。王磐上書説：“歷代的官制，有官

有職位。官爵所以示榮寵，職位所以委事權。臣下有功有勞，隨其大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稱其所堪，處以職位，此人君御下之術也。臣以爲有功者，宜加遷散官，或賜五等爵號，如漢、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職位。”

員的品級，有封爵名號，有職任官位。官爵是用來顯示榮耀恩寵的，職位則是用來委托辦事的權力的。對有功勞的人，隨其功勞之大小，以官爵酬報；對有才能的人，隨其所能，以職位委任，這是皇上統御臣下的辦法。我認爲對有功的人，應該提升爲有官名而無實職的散官，或者賜給五等爵號，像漢、唐封侯的制度一樣就可以了，不應該委任他們職位。”

日本之役，師行有期，磐入諫曰：“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爲勿伐便。”帝震怒，謂非所宜言，且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有他心而然耶?”磐對曰：“臣赤心爲國，故敢以言，苟有他心，何爲從叛亂之地，冒萬死而來歸乎？今臣年已八十，况無子嗣，他心欲何爲耶?”明日，帝遣侍臣以温言慰撫，使無憂懼。後閱内府珍玩，有碧玉寶枕，因出賜之。

朝廷準備征討日本，已經訂下了發兵的日期，王磐入宫勸阻皇帝説：“日本是一個小國，從海上航行，遥遠而又危險，勝了顯示不出武功，不勝則有損國威，我認爲不討伐爲好。”皇帝非常惱怒，認爲這不是他所應該説的話，并且説：“按照我們的慣例，説這樣的話是罪不可赦的，你是不是有什麽外心纔這樣説的呢?”王磐回答説：“我也是一心爲了國家，所以纔説這樣的話，如果有别的用心，怎麽會從叛亂的地區，冒着各種危險歸來呢？我今年已經八十歲了，又没有兒子，有别的用心圖什麽呢?”第二天，皇帝派侍臣來以好話撫慰他，讓他不要憂慮害怕。後來皇帝觀賞内府的珍寶奇玩，見到一個用碧玉製成的枕頭，便拿出來賞賜給了他。

磐以年老，累乞骸骨。丞相和禮霍孫爲言，詔允其請，進資德大夫，致仕，仍給半俸終身。皇太子聞其去，召入宫，賜食，慰問良久。行之日，公卿百官，皆設宴以餞。明日，皇太子賜宴聖安寺，公卿百官出送麗澤門外，縉紳以爲榮。磐無子，命其婿著作郎李稺賓爲東平判官，以便養。每大臣燕見，帝數問磐起居狀，始終眷顧不衰。

王磐以年老爲由，多次請求辭職。丞相和禮霍孫爲他説情，皇帝同意了他的請求，晋升爲資德大夫後讓他離職，并仍然給他一半的俸禄以養老。皇太子聽説他離職了，把他召進宫中，賜給他飯食，慰問了很久。離開京城的那天，大臣百官都爲他設宴餞行。第二天，皇太子在聖安寺爲他舉行宴會，大臣百官把他送出麗澤門外，士大夫們都認爲很榮耀。王磐没有兒子，皇帝任命他的女婿著作郎李稺賓爲東平判官，以便能侍養他。皇帝每逢在内廷接見大臣時，總是問起王磐的生活近况，垂愛關注之情始終未減。

磐資性剛方，閑居不妄言笑，每奏對，必以正，不肯阿意承順，帝嘗以古直稱之，雖權倖側目，弗顧也。阿合馬方得權，致重幣求文于碑，磐拒弗與。所薦宋衜、雷膺、魏初、徐琰、胡祇遹、孟祺、李謙，後皆爲名

王磐爲人剛直嚴正，平時不隨便説笑，每次上奏或回答皇帝的問題，總是堅持自認爲正確的意見，從不奉承討好，皇帝曾把他比作古代的直臣，即使是有權勢或皇帝親信之人嫉恨，他也不在乎。阿合馬剛掌權時，曾送給他很多錢物求他寫碑文，他拒絶不寫。他所推薦的宋衜、雷膺、

臣。年至九十二。卒之夕，有大星隕正寢之東。贈端貞雅亮佐治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洺國公，謚文忠。

魏初、徐琰、胡祗遹、孟祺、李謙，後來都成了名臣。享高壽至九十二歲。去世的那天晚上，有一顆大星隕落在他家正室的東面。朝廷追贈他爲端貞雅亮佐治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爲洺國公，謚號文忠。

## 王鶚

王鶚字百一，曹州東明人。曾祖成，祖立，父琛。鶚始生，有大鳥止於庭，鄉先生張濬曰："鶚也。是兒其有大名乎!"因名之。幼聰悟，日誦千餘言，長工詞賦。

王鶚字百一，是曹州東明人。曾祖王成，祖父王立，父親王琛。王鶚剛生下來的時候，有一隻大鳥栖息在他家的庭院裏，鄉里的先生張濬說："這是一隻鶚啊。這孩子以後要有大名吧!"因而以鶚爲他命名。他從小聰明敏悟，每天能背誦一千多字，長大後擅長文章詞賦。

金正大元年，中進士第一甲第一人出身，授應奉翰林文字。六年，授歸德府判官，行亳州城父令。七年，改同知申州事，行蔡州汝陽令，丁母憂。天興二年，金主遷蔡，詔尚書省移書恒山公武仙進兵。金主覽書，問誰爲之，右丞完顏仲德曰："前翰林應奉王鶚也。"曰："朕即位時狀元耶?"召見，惜擢用之晚。起復，授尚書省右司都事，升左右司郎中。三年，蔡陷，將被殺，萬户張柔聞其名，救之，輦歸，館于保州。

金朝正大元年，王鶚中了狀元出身，被授予應奉翰林文字。六年，被授予歸德府判官，并代理亳州城父縣令。七年，改任同知申州事，代理蔡州汝陽縣令，因母親死而去職。天興二年，金朝皇帝遷都蔡州，令尚書省以文書令恒山公武仙進兵。金朝皇帝看完文書後，問是誰寫的，右丞相完顏仲德說："是前應奉翰林文字王鶚。"皇帝說："是我即位時的那位狀元嗎?"即刻召見，并惋惜提拔任用得太晚了。重新起用後，授予尚書省右司都事，升任左右司郎中。天興三年，蔡州被攻陷，王鶚將要被殺，萬户張柔聽到過他的聲名，便救了他，用車把他載回，讓他住在保州的客館裏。

甲辰冬，世祖在藩邸，訪求遺逸之士，遣使聘鶚。及至，使者數輩迎勞，召對。進講《孝經》、《書》、《易》，及齊家治國之道，古今事物之變，每夜分，乃罷。世祖曰："我雖未能即行汝言，安知異日不能行之耶!"歲餘，乞還，賜以馬，仍命近侍闊闊、柴禎等五人從之學。繼命徙居大都，賜宅一所。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禮爲舊君有服，願往葬祭。"世祖義而許之，至則爲河水所没，設具牲酒，爲位而哭。

甲辰年冬，世祖在藩王府時，訪求在野人士，派人聘請王鶚。王鶚到達時，有多名使者迎接，世祖也即刻召問。他給世祖講解《孝經》、《尚書》、《周易》以及齊家治國之道、古今事物的變化，每次總是到半夜纔結束。世祖說："我雖然不能馬上按你所說的去做，但怎麼知道以後不能這樣去做呢?"過了一年多，王鶚請求回鄉，世祖賜給他馬，并令近侍闊闊、柴禎等五人跟從他學習。接着又命王鶚遷居大都，并賜給他一所住宅。一次王鶚藉見世祖的機會，向他請求說："蒙古軍攻克蔡州後，金朝的皇帝上吊自殺了，他的侍從絳山在汝水旁焚燒了他的尸體并安葬了他。按禮儀，我應該爲原先的君主穿喪服，希望允許我前往祭奠。"世祖認爲他有節義而允許了。

王鶚到後，金朝皇帝的葬地已被河水淹没了，他擺放好祭品，設立靈位而哭。

庚申，世祖即位，建元中統。首授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至元元年，加資善大夫。上奏："自古帝王得失興廢可考者，以有史在也。我國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無不臣服者，皆出太祖皇帝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録，竊恐久而遺亡。宜置局纂就實録，附修遼、金二史。"又言："唐太宗始定天下，置弘文館學士十八人，宋太宗承太祖開創之後，設内外學士院，史册爛然，號稱文治。堂堂國朝，豈無英才如唐、宋者乎！"皆從之，始立翰林學士院，鶚遂薦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爲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

庚申年，世祖即位，建立年號爲中統。世祖首先授予王鶚爲翰林學士承旨，一切詔令制度，都由他裁定。至元元年，加授王鶚爲資善大夫。王鶚上奏説："從古至今，歷代帝王的興廢得失之所以能被考察瞭解，是因爲有歷史記録在。我們的國家以神明威武平定了四方，帝王的軍隊所到之處，無不降服，這些都是由於太祖皇帝英明的謀略造成的。如果不乘現在記録下來，我擔心時間久了會遺忘失傳。應該設立專門的機構修纂實録，并附帶修撰遼、金兩朝的歷史。"又説："唐太宗剛安定天下，就設置了弘文館學士十八人，宋太宗繼太祖開國創業之後，也設立了内外學士院，史書上的記載光輝燦爛，號稱文治。我們堂堂蒙古王朝，難道就没有如唐、宋那様的英才嗎！"這些建議都被采納了，開始設立翰林學士院，王鶚於是推薦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爲學士。他又上奏建議設立了十道提舉學校官。

有言事者，謂宰執非其人，詔儒臣廷議可任宰相者。時阿合馬巧佞，欲乘隙取相位，大臣復助之。衆知其非，莫敢言。鶚奮然擲筆曰："吾以衰老之年，無以報國，即欲舉任此人爲相，吾不能插驢尾矣。"振袖而起，奸計爲之中止。五年，乞致仕，詔有司歲給廩禄終其身，有大事則遣使就問之。十年，卒，年八十四，謚文康。

有人向皇帝指出，現任宰相不稱職，皇帝令文臣在朝廷上議論宰相的人選。當時阿合馬巧詐奸邪，想乘機取得宰相的職位，還有些大臣幫助他。大家都知道這人不合適，但不敢表態。王鶚憤然放下筆説："我已經衰老了，無以報效國家，如果一定要推舉此人做宰相，我可不願倒插在驢尾。"一甩衣袖而起，奸計因此而終止。五年，他請求退職，皇帝令有關機構每年向他提供糧食，直至終生，遇到大事則派人向他詢問。十年，王鶚去世，享年八十四歲，謚號文康。

鶚性樂易，爲文章不事雕飾，嘗曰："學者當以窮理爲先，分章析句，乃經生舉子之業，非爲己之學也。"著《論語集義》一卷、《汝南遺事》二卷、詩文四十卷，曰《應物集》。無子，以婿周鐸子之綱承其祀。之綱，官至翰林侍講學士。

王鶚爲人和藹平易，寫文章不加雕飾，他曾説："學者應該以窮究義理爲先，分析章節句讀，這是應付科舉考試的人的事情，不是爲自己提高道德修養的學問。"他著有《論語集義》一卷、《汝南遺事》二卷、詩文四十卷，名爲《應物集》。王鶚没有兒子，把女婿周鐸的兒子周之綱作爲他的後代。周之綱官至翰林侍講學士。

## 高鳴

高鳴字雄飛，真定人，少以文學

高鳴字雄飛，是真定人，從小以文學知名於

知名。河東元裕上書薦之，不報。諸王旭烈兀將征西域，聞其賢，遣使者三輩召之，鳴乃起。爲王陳西征二十餘策，王數稱善，即薦爲彰德路總管。

世祖即位，賜誥命金符，已而召爲翰林學士，兼太常少卿。至元五年，立御史臺，以鳴爲侍御史，風紀條章，多其裁定。尋立四道按察司，選任名士，鳴所薦居多，時論咸稱其知人。天下初定，中書、樞密事多壅滯，言者請置督事官各二人，鳴曰："官得人，自無滯政，臣職在奉憲，願舉察之，毋爲員外置人也。"

七年，議立三省，鳴上封事曰："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决一省，猶曰有壅，況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俊萃于一堂，連署參决，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而後無失政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多官。不如一省便。"世祖深然之，議遂罷。川、陝盜起，省臣患之，請專戮其尤者以止盜，朝議將從之，鳴諫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待論報，所以重用刑、惜民生也。今從其請，是開天下擅殺之路，害仁政甚大。"世祖曰"善"，令速止之。

世。河東的元裕向朝廷上書推薦他，但没有結果。諸王旭烈兀將要征伐西域，聽説他賢能，多次派使者去召請他，高鳴這纔出仕。他向旭烈兀陳述了西征的二十多條計策，旭烈兀一再説好，即推薦他爲彰德路總管。

世祖即位後，賜給他誥命金符，不久又把他召請到朝廷任命爲翰林學士，兼任太常少卿。至元五年，設立御史臺，以高鳴爲侍御史，御史臺的規章制度，大都是他裁定的。不久設立四道按察司，選擇任用名士，以高鳴所推薦的居多，當時的輿論都認爲他知人善任。天下剛剛平定，中書省、樞密院的事情多有積壓，有人建議在中書省和樞密院各設兩名督事官，高鳴説："官員選得合適，政事自然不會有積壓。我的責任是維護法紀，願意予以監察，希望不要另外增加人員。"

七年，討論設立中書、門下、尚書三省，高鳴呈上密封的奏章説："據我所知，三省是在近古纔開始設立的，其方法是，由中書省發出政令，再移交到門下省，門下省如果有不同的意見，則會加以駁斥改正，或者封還詔書；如果同意，則返回移交到中書省；中書省再移交到尚書省，最後由尚書省下發到吏、户、禮、兵、刑、工六部和全國各地。現在的疆域比以前更廣闊，事情比過去更繁多，由一省决定，尚且有積壓，何況要經過三省呢！再説增設官署，是爲了減少政治的失宜。衹要讓有才能的人聚在一起，集合各官署一同商議解决，自然能避免失誤，難道一定要分設官署在不同的地方處理政事，這樣纔能減少失誤嗎！所以説，好的政治關鍵是用人得當，不在於官署多。因此不如一省更方便。"世祖深表同意，於是關於此事的建議就停止了。川、陝地區盜賊蜂起，行省長官深爲憂心，請求讓他們有權殺戮那些最猖獗的盜賊，以此來制止盜賊，朝廷討論時準備同意他們的請求，高鳴勸阻説："法律規定全國各地要處死人，一定要等到中央的决定，這是爲了表明國家重視刑法的使用、愛惜百姓的生命。現在如果答應了他們的請求，也就開了各地擅自殺人的先例，極有害於施行仁政。"世祖説："説得好。"命令迅速制止他

鳴每以敢言被上知，嘗入内，值大風雪，帝謂御史大夫塔察兒曰："高學士年老，後有大政，就問可也。"賜太官酒肉慰勞之，其見敬禮如此。九年，遷吏禮部尚書。十一年，病卒，年六十六，有文集五十卷。

們。

高鳴每每因敢於陳述自己的意見而爲皇帝所器重，一次進入宫内，正值大風雪，皇帝對御史大夫塔察兒説："高學士年紀大了，以後遇到大的事情，到他家中去請教就行了。"并賜給他尚食局的酒肉慰勞他，他就是這樣被皇帝尊敬禮遇的。九年，高鳴升任吏部、禮部尚書。十一年，病逝，享年六十六歲，著有文集五十卷。

## 李冶

李冶字仁卿，真定欒城人。登金進士第，調高陵簿，未上，辟知鈞州事。歲壬辰，城潰，冶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間，聚書環堵，人所不堪，冶處之裕如也。

李冶字仁卿，是真定欒城人。在金朝中進士，調任高陵主簿，他没有上任，又被徵召爲鈞州的知州。壬辰年，鈞州城被攻破，他更换平民的服裝北上渡過黄河，流落到忻州、崞州之間，在四周土墻的陋室裏聚書苦讀，這是别人所難以忍受的，他却處之泰然。

世祖在潜邸，聞其賢，遣使召之，且曰："素聞仁卿學優才贍，潜德不耀，久欲一見，其勿他辭。"既至，問河南居官者孰賢，對曰："險夷一節，惟完顔仲德。"又問完顔合答及蒲瓦何如，對曰："二人將略短少，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徵忠言讜論，知無不言，以唐諍臣觀之，徵爲第一。彬伐江南，未嘗妄殺一人，擬之方叔、召虎可也。漢之韓、彭、衛、霍，在所不論。"又問今之臣有如魏徵者乎，對曰："今以側媚成風，欲求魏徵之賢，實難其人。"又問今之人材賢否，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今儒生有如魏璠、王鶚、李獻卿、蘭光庭、趙復、郝經、王博文輩，皆有用之材，又皆賢王所嘗聘問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耳。然四海之廣，豈止此數子哉！王誠能旁求於外，將見集於明廷矣。"

世祖還是藩王時，聽説他賢能，便派人去召請他，并説："一向聽説你學識淵博、才華豐贍，有美德却不炫耀，我一直想見你，請你不要推辭。"李冶到後，世祖問他現在河南的官員哪個更爲賢能，他回答説："就治理混亂而言，要首推完顔仲德。"世祖又問他完顔合答及蒲瓦怎麽樣，他回答説："這二人缺少用兵的謀略，但金朝任用不疑，這是金朝滅亡的原因所在。"世祖又問魏徵、曹彬怎麽樣，李冶回答説："魏徵忠誠正直，知無不言，在唐朝的忠諫之臣中，以他數第一。曹彬征伐江南，没有妄殺一人，可以比做古代的方叔和召虎。至於漢朝的韓信、彭越、衛青、霍去病，那就不必説了。"世祖又問現在的大臣有像魏徵的嗎，李冶回答説："現在諂媚成風，要想找魏徵那樣賢德的人，實在是難。"世祖又向他詢問現在人才的情况，他回答説："天下從來不乏人才，求則得之，捨則失之，道理就是如此。現在的儒生如魏璠、王鶚、李獻卿、蘭光庭、趙復、郝經、王博文之輩，都是有用之才，又都是您曾經聘請過的，予以提拔任用，又有什麽不可以的呢，祇恐怕您不能都用他們。但國家之大，難道祇有這麽幾個人麽！如果您真能在外面廣泛尋求，他們就會被聚集到您府中。"

又問天下當何以治之，對曰："夫治天下，難則難於登天，易則易於反掌。蓋有法度則治，控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無法度則亂，有名無實則亂。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不難於登天乎？且爲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氓，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功者未必得賞，有罪者未必被罰，甚則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獲寵，是無法度也。法度廢，紀綱壞，天下不變亂，已爲幸矣。"

世祖又問天下應當如何治理，李冶回答說："治理天下，説難吧難於登天，説容易也易如反掌。因爲有法紀天下就能治理得好，引名以求實天下就能治理得好，任用君子、罷黜小人天下就能治理得好。這樣治理天下，豈不是易如反掌嗎？没有法紀則天下亂，有名無實則天下亂，任用小人、罷退君子則天下亂。這樣治理天下，豈不是難於登天嗎？再説治國之道，不過是制定法度、維護綱紀而已。所謂的綱紀，是用來維持上下關係的；所謂的法度，是用來進行賞罰懲勸的。現在大大小小的官吏，乃至普通百姓，都放任自己，損公謀私，這是因爲没有法度。有功的人不一定受到獎賞，有罪的人不一定受到處罰，甚至有功的人有的反而受到羞辱，有罪的人有的反而受到寵幸，這是因爲没有法度。法度廢弛，綱紀崩壞，天下没有出現大的動亂，已經是萬幸的了。"

又問昨地震何如，對曰："天裂爲陽不足，地震爲陰有餘。夫地道，陰也，陰太盛，則變常。今之地震，或奸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讒慝交至，或刑罰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于此矣。夫天之愛君，如愛其子，故示此以警之耳。苟能辨奸邪，去女謁，屏讒慝，省刑罰，慎征討，上當天心，下協人意，則可轉咎爲休矣。"世祖嘉納之。

世祖又問昨天地震是怎麽回事，李冶回答説："天裂是因爲陽氣不足，地震是因爲陰氣有餘。地道屬陰，陰氣太盛，就會改變常態。現在發生了地震，可能是皇帝身邊有奸邪之人，也可能是通過宫中寵愛的女子干求請托的事情太多，也可能是不斷地有人在進讒言或出壞主意，也可能是刑罰舉措失宜，還有可能是驟興征伐之事。這五者之中，肯定有一種是導致地震的原因。因爲上天眷愛君主，如同眷愛自己的兒子一樣，所以用地震來警示他。如果能分辨奸邪、去除宫女的干請、摒棄讒言、減輕刑罰、慎於征伐，上符天心，下合民意，這樣就可以把過失轉化爲善行。"世祖高興地采納了他的意見。

冶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學徒益衆。及世祖即位，復聘之，欲處以清要，冶以老病，懇求還山。至元二年，再以學士召，就職期月，復以老病辭去。卒于家，年八十八。所著有《敬齋文集》四十卷，《壁書藂削》十二卷，《泛説》四十卷，《古今黈》四十卷，《測圓海鏡》十二卷，《益古衍段》三十卷。

李冶晚年家居元氏，在封龍山下購買了土地，學生也更多了。等到世祖即位之後，又聘請他赴京，準備讓他擔任重要官職，李冶以自己年老多病，懇請回家。至元二年，又徵召他到京擔任學士，任職僅一月，再次以年老多病辭職離去。死於家中，享年八十八歲。他的著作有《敬齋文集》四十卷、《壁書藂削》十二卷、《泛説》四十卷、《古今黈》四十卷、《測圓海鏡》十二卷、《益古衍段》三十卷。

## 李昶

李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父世弼，從外家受孫明復《春秋》，得其宗旨。金貞祐初，三赴廷試，不第，推恩授彭城簿，志壹鬱不樂，遂復求試。一夕，夢在李彦榜下及第，閱計偕之士，無之。時昶年十六，已能爲程文，乃更其名曰彦。興定二年，父子廷試，昶果以《春秋》中第二甲第二人，世弼第三甲第三人。父子褒貶各異，時人以比向、歆。而世弼遂不復任，晚乃授東平教授以卒。

李昶字士都，是東平須城人。父親李世弼，在舅舅家學習孫明復的《春秋》之學，頗得其要旨。金貞祐初年，三次到京參加廷試，但未中選。朝廷推恩授予他爲彭城主簿，他心情抑鬱不樂，於是再次要求參加考試。一天晚上，夢到在李彦的榜下中選，但查看同行的舉子，却都榜上無名。當時李昶已經十六歲，已會寫作應試的程文，李世弼便把他的名字改爲李彦。興定二年，父子二人一同參加廷試，李昶果然以《春秋》考中了第二甲的第二名，李世弼也考中了第三甲的第三名。父子二人在發揮題意時褒貶各不相同，當時的人把他們比作漢朝的劉向、劉歆父子。但李世弼從此就不再做官，晚年被授予東平教授後去世了。

昶穎悟過人，讀書如夙習。無故不出户外，鄰里罕識其面。初從父入科場，儕輩少之，譏議紛紜，監試者遠其次舍，伺察甚嚴。昶肆筆數千言，比午，已脱稿。釋褐，授徵事郎、孟州温縣丞。正大改元，超授儒林郎、賜緋魚袋、鄭州河陰簿。三年，召試尚書省掾，再調漕運提舉。

李昶聰明過人，讀新書文如同過去經常學習的一般熟悉。他没有事情不出門外，鄰居很少見到他的人。當初跟着父親進入科舉考場，一同考試的人都嫌他年紀太小，紛紛譏諷議論，監考人把他和别人遠遠地隔開，監視得很嚴。李昶奮筆一口氣寫了數千字，到中午，已經完成了。進士及第後授官，被授予徵事郎、孟州温縣的縣丞。哀宗登基後，被破格授予儒林郎、賞賜緋魚袋、鄭州河陰主簿。正大三年，召回京任用爲尚書省的屬官，再調任漕運提舉。

國兵下河南，奉親還鄉里。行臺嚴實，辟授都事，改行軍萬户府知事。實卒，子忠濟嗣，升昶爲經歷。居數歲，忠濟怠於政事，貪佞抵隙而進。昶言於忠濟曰："比年内外裘馬相尚，飲宴無度，庫藏空虚，百姓匱乏。若猶循習故常，恐或生變。惟閤下接納正士，黜遠小人，去浮華，敦樸素，損騎從，省宴游，雖不能救已然之失，尚可以弭未然之禍。"時朝廷裁抑諸侯，法制寖密。忠濟縱侈自若，昶以親老求解，不許。俄以父憂去官，杜門教授，一時名士，若李謙、馬紹、吴衍輩，皆出其門。

蒙古軍攻下河南後，他侍奉父母回到家鄉。行御史臺長官嚴實，徵召他授任爲都事，後又改任行軍萬户府知事。嚴實死後，他的兒子嚴忠濟繼承爵位，提升李昶爲經歷。過了幾年，嚴忠濟懶於處理政事，貪婪奸邪之人乘機獲得進用。李昶對嚴忠濟説："近年來官府内外奢侈成風，宴飲没有節制，府庫空虚，百姓日用匱乏。如果一如既往，恐怕會發生變故。衹要您接納忠正之士，罷黜疏遠奸邪之人，去除浮華，崇尚樸素，減少騎從和宴游，即使不能補救已經出現的問題，但還可以削除隱藏的災禍。"當時朝廷正裁撤各地諸侯，但辦得很隱秘。嚴忠濟生活奢侈一如既往，李昶以父母年老請求離職，没有被允許。不久因父親去世離職，後在家閉門教書，當

時的名士如李謙、馬紹、吴衍等人，都出自他的門下。

歲己未，世祖伐宋，次濮州，聞昶名，召見，問治國用兵之要。昶上疏，論治國，則以用賢、立法、賞罰、君道、務本、清源爲對；論用兵，則以伐罪、救民、不嗜殺爲對。世祖嘉納之。明年，世祖即位，召至開平，訪以國事，昶知無不言，眷遇益隆。

己未年，世祖領兵攻伐南宋，大軍駐扎在濮州，聽到李昶的名字，便召見了他，向他請教治國用兵的方法。李昶上疏，議論治國之法，則以任用賢能、制定法紀、賞功罰過、勵行君道、務本興農、正本清源來回答；議論用兵，則以討伐有罪、救民於水火、不隨意殺人來回答。世祖高興地采納了。第二年，世祖即皇帝位，把他召到開平，向他詢問國事，李昶知無不言，世祖更加隆厚地禮待他。

時徵需煩重，行中書省科徵税賦，雖逋户不貸，昶移書時相，其略曰："百姓困於弊政久矣。聖上龍飛，首頒明詔，天下之人，如獲更生，拭目傾耳，以徯太平。半年之間，人漸失望，良以渴仰之心太切，興除之政未孚故也。側聞欲據丁巳户籍，科徵租税，比之見户，或加多十六七，止驗見户，應輸猶恐不逮，復令包補逃故，必至艱難。苟不以撫字安集爲心，惟事供億，則諸人皆能之，豈聖上擢賢更化之意哉?"於是省府爲蠲逋户之賦。

當時賦税繁重，各行中書省徵收賦税，即使逃亡的人户也不寬免，李昶上書當時的宰相，大略是説："百姓受弊政之害已經很久了。新皇帝即位後，首先頒布了新的政策，天下的人們，如同獲得了新生，拭目側耳，等待太平盛世的到來。但半年之後，人們漸漸失望了，這是由於渴望之心太深切，而興利除弊的政策没有符合他們心願的緣故。聽説正準備根據丁巳年的户籍徵收賦税，那時的人户，有的地方比現在要多十分之六七，靠現在的人户，衹交納他們份額的租税也有困難，還要他們代交那些逃跑或亡故人户的租税，必然致使他們很艱難。如果不注意安撫愛護，一味按上級所需要的供應，那所有的人都能這樣做，這難道是皇上提拔賢能、改革政治的本意嗎?"因此中書省免除了逃亡人户的賦税。

中統二年春，内難平，昶上表賀，因進諷諫曰："患難所以存儆戒，禍亂將以開聖明。伏願日新其德，雖休勿休，戰勝不矜，功成不有，和輯宗親，撫綏將士，增修庶政，選用百官，儉以足用，寬以養民，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恒以北征宵旰之勤，永爲南面逸豫之戒。"世祖稱善久之。世祖嘗燕處，望見昶，輒斂容曰："李秀才至矣。"其見敬禮如此。會嚴忠濟罷，以其弟忠範代之，忠範表請昶師事之，特授翰林侍講學士，行東平路總管軍民同議官。昶條十二事，

中統二年春，世祖平定了内亂，李昶上表祝賀，并趁此機會諷勸説："患難的出現是要人們常存敬畏之心，從禍亂中可以開闢出聖明的境界。希望您能美德日新，永不停止，戰勝了不驕傲，成功了不誇耀，和睦宗親，安撫將士，整頓政治，選用百官，勤儉節用，寬以待民，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時常以北征時旰衣宵食的勤勞，永遠作爲帝王安逸享樂的鑒戒。"世祖對此稱贊了很久。一次世祖閑處，望見李昶，立刻正容説："李秀才來了。"對他如此禮敬。朝廷罷免嚴忠濟後，以他的弟弟嚴忠範代替他，嚴忠範上表請求師事李昶，朝廷因此授予李昶爲翰林侍講學士、行東平路總管軍民同議官。李昶向嚴忠範分

剗除宿弊。

至元元年，遷轉之制行，減并路、府、州、縣官員，於是謝事家居。五年，起爲吏禮部尚書，品格條式、選舉禮文之事，多所裁定。凡議大政，宰相延置上座，傾聽其説。六年，奸臣阿合馬議升制國用使司爲尚書省，昶請老以歸。七年，詔授南京路總管兼府尹，不赴。八年，授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務持大體，不事苛細，未幾致仕。二十二年，昶年已八十三，復遣使徵之，以老疾辭，賜田千畝。二十六年卒，年八十有七。

昶嘗集《春秋》諸家之説折中之，曰《春秋左氏遺意》二十卷。早年讀《語》、《孟》，見先儒之失，考訂成編，及得朱氏、張氏解，往往吻合，其書遂不復出。獨取《孟子》舊説新説矛盾者，參考歸一，附以己見，爲《孟子權衡遺説》五卷。

條陳述了十二件事，以鏟除積弊。

至元元年，朝廷實行官吏遷轉制度，減少合并路、府、州、縣的官員，李昶於是辭官家居。五年，重新起用爲禮部和吏部尚書，官員的品級和選舉，朝廷的禮儀，很多是他裁定的。凡是朝廷議論大事，宰相往往把他請到上座，傾聽他的意見。六年，奸臣阿合馬建議升制國用使司爲尚書省，李昶以年老辭職回鄉。七年，皇帝授予他爲南京路總管兼府尹，但他未赴任。八年，又授予他爲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他爲政衹是堅持大的原則，不計較小事，不久就離職了。二十二年，李昶已經八十三歲了，皇帝再次派人去徵請他，他以年老多病辭謝了，皇帝便賜給他一千畝土地。二十六年去世，享年八十七歲。

李昶曾彙集各家有關《春秋》的見解加以折中取捨，著成《春秋左氏遺意》二十卷。早年他讀《論語》、《孟子》，在其中見到前人的錯誤，便加以考定，寫有專著。後來見到朱熹、張載等人的見解，往往與自己的相吻合，他便没有把自己的著作公之於世，衹是取《孟子》中新舊學説相互矛盾之處，參互考定、整齊歸一，并附以自己的見解，著成《孟子權衡遺説》五卷。

## 劉肅

劉肅字才卿，威州洺水人。金興定二年詞賦進士。嘗爲尚書省令史。時有盗内藏官羅及珠，盗不時得，逮繫貨珠牙儈及藏吏，誣服者十一人。刑部議皆置極刑，肅執之曰："盗無正贓，殺之冤。"金主怒，有近侍夜見肅，具道其旨，肅曰："辨析冤獄，我職也，惜一己而戕十一人之命，可乎！"明日，詣省辨愈力。右司郎中張天綱曰："吾爲汝具奏辨析之。"奏入，金主悟，囚得不死。

劉肅字才卿，是威州洺水人。金興定二年以詞賦中進士。曾在尚書省做令史。當時有人偷盗了内府所藏的綾羅及珍珠，竊賊没有及時被抓到，朝廷便逮捕了收受珍珠的買賣中間人及看守的小吏，無辜服罪的有十一人。刑部準備把這些人都處以死刑，劉肅反對説："偷盗没有確實的贓物，殺了他們太冤枉。"金朝皇帝對他的話很生氣，一位皇帝親近的侍衛夜晚見到劉肅，向他説了皇帝的意見，劉肅説："分辨囚犯的冤枉，是我的職責，愛惜一己的性命而使十一人喪命，難道可以嗎！"第二天，到尚書省更加力辯。右司郎中張天綱對他説："我爲你向皇帝上奏辨析這事。"奏章上呈後，金朝的皇帝明白了，囚犯們得以免死。

調新蔡令。先時，縣賦民以牛多寡爲差，民匿不耕。肅至，命樹畜繁

劉肅被調任爲新蔡縣令。在他之前，新蔡縣徵收賦税以百姓所有的耕牛數目爲依據，百姓便

者不加賦，民遂殷富。瀕淮民有竄入宋境，籍爲兵而優其糧，間有歸者，頗艱於衣食，時出怨言曰："不如渡淮。"告者以謀叛論，肅曰："淮限宋境，一水耳，果欲叛，不難往也，口雖言而心無實，準律當杖八十。"奏可。繼擢户部主事。

將牛藏匿起來不用於耕地。劉肅到後，下令種植畜養增加的不加收賦税，百姓因此富裕起來。靠近淮河的百姓有逃到南宋境内的，在南宋被登記爲兵丁而多給其糧食，間或也有回來的人，但衣食都很困難，所以時有怨言説："還不如到淮河那邊去。"告密者説要以謀叛論，劉肅説："蔡州與南宋的邊界，衹相隔一條淮河，如果真想叛變，不難前往。口頭説説但并無實際行動，依法律應該杖打八十。"這一處理意見上報給上級獲得了批准。劉肅隨後被提升爲户部主事。

金亡，依東平嚴實，辟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又改行軍萬户府經歷。東平歲賦絲銀，復輸綿十萬兩、色絹萬匹，民不能堪，肅贊實奏罷之。壬子，世祖居潛邸，以肅爲邢州安撫使。肅興鐵冶，及行楮幣，公私賴焉。

金朝滅亡後，劉肅依托東平的嚴實，被任用爲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又改任行軍萬户府經歷。東平每年的貢賦爲絲銀，還要交納綿十萬兩、彩色絲絹一萬匹，百姓無法承擔，劉肅襄贊嚴實上奏請求罷免了這些貢賦。壬子年，世祖還是藩王時，任命劉肅爲邢州安撫使。劉肅大興冶鐵、發行紙幣，於公於私都有好處。

中統元年，擢真定宣撫使。時中統新鈔行，罷銀鈔不用。真定以銀鈔交通于外者，凡八千餘貫，公私囂然，莫知所措。肅建三策：一曰仍用舊鈔，二曰新舊兼用，三曰官以新鈔如數易舊鈔。中書從其第三策，遂降鈔五十萬貫。二年，授左三部尚書，官曹典憲，多所議定。未幾，兼商議中書省事。三年，致仕，給半俸。四年，卒，年七十六。

中統元年，劉肅被提升爲真定宣撫使。當時剛實行中統新鈔，舊銀鈔被廢除不用。真定用銀鈔在外流通的有八千多貫，新幣制頒布後，公家私人，都議論紛紛，不知道該怎麼辦。劉肅進獻了三項計策：一是仍然用舊鈔，二是新舊鈔兩者兼用，三是官府如數以新鈔换舊鈔。中書省選擇了他的第三項辦法，給了真定五十萬貫新鈔。二年，劉肅被授任爲左三部尚書，各官署的規章制度，大多是他議定的。不久，兼任商議中書省事。三年，劉肅退職，朝廷仍給他一半的俸禄。四年，去世，享年七十六歲。

肅性舒緩，有執守。嘗集諸家《易》説，曰《讀易備忘》。後累贈推忠贊治功臣、榮禄大夫、上柱國、大司徒、邢國公，謚文獻。

劉肅性情舒緩，堅持操守。曾彙集各家有關《周易》的學説，著成《讀易備忘》。後多次贈官爲推忠贊治功臣、榮禄大夫、上柱國、大司徒、邢國公，謚號文獻。

子憲，禮部侍郎；愻，大名路總管。孫賡，翰林學士承旨。

他的兒子劉憲，任禮部侍郎；劉愻，任大名路總管。孫子劉賡，任翰林學士承旨。

**王思廉**

王思廉字仲常，真定獲鹿人。幼師太原元好問，既冠，張德耀宣撫河東，辟掌書記，復謝歸。至元十年，董文忠薦之，世祖問文忠曰："汝何

王思廉字仲常，是真定獲鹿人。幼年時曾師從太原人元好問，成年後，張德耀爲河東宣撫，徵召他爲掌書記，後辭官回家。至元十年，董文忠推薦他，世祖問董文忠説："你是如何知道王

由知王思廉賢?"對曰:"鄉人之善者稱之也。"遂召見,授符寶局掌書。十三年,姚樞舉爲昭文館待制,遷奉訓大夫、符寶局直長。

十四年,改翰林待制。嘗進讀《通鑒》,至唐太宗有殺魏徵語,及長孫皇后進諫事,帝命内官引至皇后閣,講衍其説。后曰:"是誠有益於宸衷。爾宜擇善言進講,慎勿以瀆辭煩上聽也。"每侍讀,帝命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太師月赤察兒、御史中丞撒里蠻、翰林學士承旨撥立察等,咸聽受焉。帝嘗御延春閣,大賚群臣,俾十人爲列以進。思廉偶在衛士之列,帝責董文忠曰:"思廉儒臣,豈宜列衛士!"

十八年,進中順大夫、典瑞少監。十九年,帝幸白海,時千户王著,矯殺奸臣阿合馬於大都,辭連樞密副使張易。帝召思廉至行殿,屏左右,問曰:"張易反,若知之乎?"對曰:"未詳也。"帝曰:"反已反已,何未詳也?"思廉徐奏曰:"僭號改元謂之反,亡入他國謂之叛,群聚山林賊害民物謂之亂。張易之事,臣實不能詳也。"帝曰:"朕自即位以來,如李璮之不臣,豈以我若漢高帝、趙太祖,遽陟帝位者乎?"思廉曰:"陛下神聖天縱,前代之君不足比也。"帝嘆曰:"朕往者,有問於竇默,其應如響,蓋心口不相違,故不思而得。朕今有問汝,能然乎?且張易所爲,張仲謙知之否?"思廉即對曰:"仲謙不知。"帝曰:"何以明之?"對曰:"二人不相安,臣故知其不知也。"

二十年,升太監。思廉以儒素

思廉賢能的呢?"董文忠回答説:"家鄉的好人都稱贊他。"世祖便召見了王思廉,并授任他爲符寶局掌書。十三年,姚樞推舉他爲昭文館待制,又升任奉訓大夫、符寶局直長。

十四年,王思廉被改任爲翰林待制。他曾向皇帝講讀《資治通鑒》,讀到唐太宗要殺魏徵的話,及長孫皇后勸諫事,皇帝命宦官把他引到皇后的住處,講説這件事。皇后説:"這確實對皇帝非常有益。你應該選擇那些格言妙論向皇帝進講,千萬不要以那些瑣碎的東西去打擾他。"王思廉每次服侍皇帝讀書,皇帝都要讓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太師月赤察兒、御史中丞撒里蠻、翰林學士承旨撥立察等人都來聽講。皇帝曾親臨延春閣,賞賜群臣,讓十人排成一列以進。王思廉偶爾被排在衛士的行列,皇帝批評董文忠説:"王思廉是一位儒臣,怎麽能够和衛士們排列在一起呢!"

十八年,王思廉被提升爲中順大夫、典瑞少監。十九年,皇帝巡幸白海,當時的千户王著,假傳皇帝的命令在大都殺了奸臣阿合馬,言辭中牽連到樞密副使張易。皇帝把王思廉召到行宫,讓左右的人離開後問他説:"張易造反,你知道嗎?"他回答説:"不是很清楚。"皇帝説:"造反就是造反,怎麽説不清楚呢?"王思廉慢慢回答説:"竊據皇位、改國號年號稱之爲反,逃跑到别的國家稱之爲叛,聚集山林爲害百姓稱之爲亂。張易的事,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麽稱呼。"皇帝説:"我自從即位以來,如李璮叛亂,是不是認爲我同漢高祖、宋太祖一樣,是靠不正當手段即位的呢?"王思廉説:"陛下的神聖地位是上天賦予的,前代的君主怎能與您相比呢。"皇帝嘆息着説:"我在過去,有問題問竇默,他馬上應聲回答,由於他心口如一,所以不用思索即予回答。我現在有問題問你,你也能這樣嗎?再説張易的活動,張仲謙知道嗎?"王思廉立刻回答説:"張仲謙不知道。"皇帝問:"有什麽證據嗎?"王思廉回答説:"他們兩人的關係不好,所以我認爲張仲謙不知道。"

二十年,王思廉升任太監。王思廉以一介儒

進，帝眷注優渥。嘗疾，賜御藥，顧問安否；扈蹕，失所乘馬，給内厩馬五匹；盗竊所賜玉帶，更以玉帶賜之。裕宗居東宫，思廉進曰："殿下府中，宜建學官，俾左右近侍，嘗親正學，必能裨輔明德。"裕宗然之。裕宗嘗欲買甲第賜思廉，思廉固辭。二十三年，改嘉議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兼少府監事。藩王乃顔叛，帝親征，思廉間謂留守段貞曰："藩王反側，地大故也，漢晁錯削地之策，實爲良圖，盍爲上言之?"貞見帝，遂以聞，帝曰："汝何能出是言也?"貞以思廉對，帝嘉之。二十九年，遷正議大夫、樞密院判官。

生爲皇上任用，皇帝很關心他，給他優厚的待遇。他曾患病，皇帝賜給他御藥，并過問病情；他曾隨從皇帝外出，所騎的馬走失了，皇帝賜給他五匹宫中的馬；皇帝賜給他的玉帶被人偷竊了，皇帝又賜給了他一條新的玉帶。裕宗爲皇太子時，王思廉曾對他説："殿下的府中，應該設立學官，以使您身邊的人，都受儒學的教育，這樣必定會有助於您德性完美。"裕宗認爲這意見很好。裕宗曾打算買一棟好的住宅賜給他，他堅決辭謝了。二十三年，改任嘉議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兼任少府監事。藩王乃顔反叛，皇帝親自前往征伐，王思廉私下對留守段貞説："藩王反叛，是由於他們封地太大的緣故，西漢晁錯削減封地的計策，實在是好辦法，你何不對皇上説一説呢?"段貞見到皇帝，對他説了這一意見，皇帝問："你怎麼能説出這樣的話呢?"段貞説是王思廉的話，皇帝表示贊許。二十九年，王思廉升任正議大夫、樞密院判官。

大德元年，成宗即位，遷中奉大夫、翰林學士，仍樞密院判官，以病歸。三年，起爲工部尚書，拜征東行省參知政事。七年，總管大名路。八年，召爲集賢學士。十一年，授正奉大夫、太子賓客。

大德元年，成宗即位，王思廉升任中奉大夫、翰林學士，仍爲樞密院判官，隨後因病回鄉。三年，復出任工部尚書，又官拜征東行省參知政事。七年，爲大名路總管。八年，被召回京城爲集賢學士。十一年，被授予正奉大夫、太子賓客。

仁宗即位，以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致仕。延祐七年卒，年八十三。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恒山郡公，謚文恭。

仁宗即位後，以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離任。延祐七年去世，享年八十三歲。追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恒山郡公，謚號文恭。

## 李謙

李謙字受益，鄆之東阿人。祖元，以醫著名。父唐佐，性恬退，不喜仕進。

李謙字受益，是鄆州東阿人。祖父李元因醫術而著名。父親李唐佐，生性恬淡謙遜，不愛做官。

謙幼有成人風，始就學，日記數千言，爲賦有聲，與徐世隆、孟祺、閻復齊名，而謙爲首。爲東平府教授，生徒四集，累官萬户府經歷，復教授東平。先時，教授無俸，郡斂儒户銀百兩備束修，謙辭曰："家幸非

李謙年幼時就有成年人的風範，開始就學時，每天記誦數千字，作賦很有名，與徐世隆、孟祺、閻復齊名，其中以他最爲有名。曾做東平府的教授，學生來自四面八方，累官至萬户府經歷之後，又回到東平任教授。在以前，教授没有俸禄，郡裏從儒户那裏徵收一百兩銀作爲酬金，

甚貧者，豈可聚貨以自殖乎！”

李謙辭謝說：“我家并不特別貧窮，怎麽能够像積貨經商的人那樣做呢！”

翰林學士王磐以謙名聞，召爲應奉翰林文字，一時制誥，多出其手。至元十五年，升待制，扈駕至上都，賜以銀壺、藤枕。十八年，升直學士，爲太子左諭德，侍裕宗於東宮。陳十事：曰正心，曰睦親，曰崇儉，曰幾諫，曰戢兵，曰親賢，曰尚文，曰定律，曰正名，曰革弊。裕宗崩，世祖又命傅成宗於潜邸，所至以謙自隨。轉侍讀學士。世祖深加器重，嘗賜坐便殿，飲群臣酒，世祖曰：“聞卿不飲，然能爲朕强飲乎?”因賜蒲萄酒一鍾，曰：“此極醉人，恐汝不勝。”即令三近侍扶掖使出。二十六年，以足疾辭歸。

翰林學士王磐向皇帝推薦李謙，李謙被召到京城任應奉翰林文字，當時的詔令，大多出自他的手中。至元十五年，李謙升任待制，跟隨皇帝到上都，被賜以銀壺和藤枕。十八年，李謙升任直學士，作爲太子左諭德，在東宮侍奉裕宗。他向裕宗進呈了要做的十件事：即正心誠意、和睦親族、崇尚節儉、委婉勸諫、停止兵戰、親近賢能、尊崇儒學、制定法律、辨正名分、革除弊政。裕宗死後，世祖又讓他輔佐尚未確立太子名分的成宗，成宗所到之處，都帶着李謙。李謙轉任侍讀學士。世祖對他很器重，曾在休息宴游的别殿賜坐，和大臣們一起喝酒，世祖對他說：“聽説你不喝酒，但能爲我盡力喝一杯嗎?”因而賜給他一杯葡萄酒，并說：“這酒很醉人，恐怕你受不了。”隨後令三位侍從把他扶出。二十六年，李謙因脚病辭官回鄉。

三十一年，成宗即位，驛召至上都。既見，勞曰：“朕知卿有疾，然京師去家不遠，且多良醫，能愈疾。卿當與謀國政，餘不以勞卿也。”升學士。元貞初，引疾還家。大德六年，召爲翰林承旨，以年七十一，乞致仕。九年，又召。至大元年，給半俸。仁宗爲皇太子，徵爲太子少傅，謙皆力辭。

三十一年，成宗即位，用驛車把他召到上都。見面後，皇帝慰勞他說：“我知道你有病，但京師和你家相距不遠，而且有很多高明的醫生，能够治愈你的病。你應該和我一起謀劃國家大政，其他的事情就不來讓你做了。”提升他爲學士。元貞初年，因病回家。大德六年，被召到京城任翰林承旨，以年已七十一，請求辭職。九年，又被召請。至大元年，給他一半的俸禄。仁宗爲皇太子時，徵召他爲太子少傅，李謙都堅决辭謝了。

仁宗即位，召十六人，謙居其首。乃力疾見帝于行在，疏言九事，其略曰：“正心術以正百官，崇孝治以先天下，選賢能以居輔相之位，廣視聽以通上下之情，恤貧乏以重邦家之本，課農桑以豐衣食之源，興學校以廣人材之路，頒律令使民不犯，練士卒居安慮危。至於振肅紀綱、糾察内外，臺憲之官尤當選素著清望、深明治體、不事苛細者爲之。”帝嘉納焉。遷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致

仁宗即位後，召請了十六人，其中以李謙居首位。他勉强支持病體到皇帝所在地受接見，并上疏陳述了九件事，大略是：“端正心術以矯正各級官吏的行爲，崇尚孝治以作爲全國的表率，選擇賢能的人以居宰相之位，廣泛聽取意見以瞭解民情，救濟貧困之人以維護國家的根本，督促農耕紡織以豐富衣食的來源，興辦學校以廣開人才之路，頒布法令以使百姓遵紀守法，訓練士兵以居安思危。至於整肅法紀、糾察百官，負責監察的官員更要選那些一向有清廉的名望、深明治國的大體、不斤斤計較小事的人來擔任。”仁宗

仕，加賜銀一百五十兩，金織幣及帛各三匹。歸，卒于家，年七十九。

高興地接受了。升爲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後離任。皇帝另外又賜給他銀一百五十兩、金絲織幣、帛各三匹。回到家鄉後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九歲。

謙文章醇厚有古風，不尚浮巧，學者宗之，號野齋先生。子偘，官至大名路總管。

李謙的文章質樸厚重，有古人之風，不追求浮華纖巧，爲學者們所尊奉，號爲野齋先生。他的兒子李偘，官至大名路總管。

**徐世隆**

徐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弱冠，登金正大四年進士第，辟爲縣令。其父戒世隆曰："汝年少，學未至，毋急仕進，更當讀書，多識往事，以益智識，俟三十入官，未晚也。"世隆遂辭官，益篤于學。

徐世隆字威卿，是陳州西華人。二十歲時，考中金正大四年進士，被徵召爲縣令。他的父親告誡他說："你還年輕，學問還不到家，不要急於做官，要多讀些書，多瞭解一些過去的事情，以增長智慧見識，等到三十歲了再做官也不晚。"徐世隆於是就辭了官，更加專心學習。

歲壬辰，父歿。癸巳，世隆奉母北渡河，嚴實招致東平幕府，俾掌書記。世隆勸實收養寒素，一時名士多歸之。憲宗即位，以爲拘榷燕京路課税官，世隆固辭。壬子，世祖在潛邸，召見于日月山。時方圖征雲南，以問世隆，對曰："孟子有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殺人，天下可定，況蕞爾之西南夷乎！"世祖曰："誠如卿言，吾事濟矣。"實時得金太常登歌樂，世祖遣使取之觀，世隆典領以行，既見，世祖欲留之，世隆以母老辭。實子忠濟，以世隆爲東平行臺經歷，於是益贊忠濟興學養士。

壬辰年，他的父親去世。癸巳年，徐世隆侍奉母親北上渡過黄河，嚴實把他招到東平的幕府中，讓他掌管文書。徐世隆勸嚴實收養貧窮的儒生，一時間當時的名士大都投奔了嚴實。憲宗即位後，讓他負責徵收燕京路的各種專賣税，他堅決辭謝了。壬子年，世祖還是藩王時，在日月山召見了他。當時世祖正考慮進攻雲南，便以此問他，他回答說："孟子說：'不嗜好殺人的人能統一天下。'一國之君，如果不嗜好殺人，就可以安定天下，何況小小的西南夷呢！"世祖說："如果真能像你說的那樣，那麼我的事就能成了。"嚴實當時獲得了金朝的太常在舉行祭典和大朝會時所用的樂歌，世祖派人前往取來觀看，嚴實派徐世隆帶隊前往，見面之後，世祖想把他留下，他以母親年老爲由辭謝了。嚴實的兒子嚴忠濟，任徐世隆爲東平行臺經歷，於是他更加襄贊嚴忠濟興學養士。

中統元年，擢燕京等路宣撫使，世隆以新民善俗爲務。中書省檄諸路養禁衛之羸馬，數以萬計，芻秣與其什器，前期戒備。世隆曰："國馬牧於北方，往年無飼於南者。上新臨天下，京畿根本地，煩擾之事，必不爲之。馬將不來。"吏白："此軍需也，其責匆輕。"世隆曰："責當我坐。"

中統元年，徐世隆被提升爲燕京等路宣撫使，在任期間他以全力培育新民、改善風俗爲己任。中書省發公文令各路飼養皇帝親軍瘦弱的馬，多達萬匹，并讓先期準備好草料和其他器物。徐世隆說："軍馬以前都是在北方放牧，没有在南方飼養的。皇上剛剛即位，京城附近作爲國家的根本之地，這種煩擾百姓的事情，皇帝肯定不會做。馬不會被送到這裏來。"有人說："這

遂弗爲備，馬果不至。清滄鹽課，前政虧不及額，世隆綜核之，得增羡若干，賜銀三十鋌。二年，移治順天，歲饑，世隆發廪貸之，全活甚衆。三年，宣撫司罷，世隆還東平，請增宫縣大樂、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制可。除世隆太常卿以掌之，兼提舉本路學校事。四年，世祖問堯、舜、禹、湯爲君之道，世隆取《書》所載帝王事以對，帝喜曰："汝爲朕直解進讀，我將聽之。"書成，帝命翰林承旨安藏譯寫以進。

是軍事需要，責任可不輕啊。"世隆説："有什麽責任由我來承擔。"於是便没有準備，果然也没有送馬來。清滄地區的鹽税，以往總是虧損，達不到定額，徐世隆加以查驗整頓，以至有了若干盈餘，因此被賞賜銀三十錠。二年，改任順天宣撫使，正遇到饑荒，他打開糧倉救濟飢民，使許多人得以活下來。三年，宣撫司被罷除，徐世隆回到東平，他請求在朝廷禮樂中增設大樂、文武兩種樂舞，讓舊有的樂工教習，準備用於大的典禮，皇帝同意了。并讓他爲太常卿具體負責，還兼管本路學校的有關事宜。四年，世祖向他問堯、舜、禹、湯爲君之道，世隆據《尚書》中所載的諸帝王的事迹回答，皇帝高興地説："你爲我譯成白話後講給我聽，我要好好聽一聽。"書寫成後，皇帝讓翰林學士承旨安藏譯成蒙古文進呈。

至元元年，還翰林侍講學士，兼太常卿，朝廷大政諮訪而後行，詔命典册多出其手。世隆奏："陛下帝中國，當行中國事。事之大者，首惟祭祀，祭必有廟。"因以圖上，乞敕有司以時興建，從之，逾年而廟成。遂迎祖宗神御，奉安太室，而大饗禮成。帝悦，賞賜優渥。

至元元年，徐世隆任翰林侍講學士，兼太常卿，朝廷的大政方針往往在聽取他的意見後再施行，詔令禮儀大多是他起草或制定的。他曾上奏説："陛下您在中原做皇帝，就應該按中原的禮儀辦事。而最高的禮儀，首先要數祭祀，而祭祀一定要有廟。"他還畫了一張圖進上，請求讓有關機構在適當的時候興建，皇帝聽從了這一建議，過了一年廟就建成了。於是迎接祖宗的牌位，安放在太廟的正室奉祀，這樣祭祀的大饗禮便完成了。皇帝很高興，對他的賞賜很豐厚。

俄兼户部侍郎，承詔議立三省，遂定内外官制上之。時朝儀未立，世隆奏曰："今四海一家，萬國會同，朝廷之禮，不可不肅，宜定百官朝會儀。"從之。七年，遷吏部尚書，世隆以銓選無可守之法，爲撰《選曹八議》。

隨後他又兼任户部侍郎，受命考慮設立三省事宜，於是他確定了朝廷内外的官制進呈給了皇帝。當時朝廷禮儀還没有確立，世隆上奏説："現在四海一家，天下一統，朝廷的禮儀，不可不嚴肅，應該確定百官朝見皇帝的禮儀。"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七年，改任吏部尚書，世隆見官員的銓選没有可以依據的章程，便撰著了《選曹八議》。

九年，乞補外，佩虎符，爲東昌路總管。至郡，專務以德率下，不事鞭棰，吏不忍欺，民亦化服。期年而政成，郡人頌之。十四年，起爲山東提刑按察使。時有妖言獄，所司逮捕

九年，他請求到外地做官，佩帶虎符，爲東昌路總管。到任後，做事一定以德行作屬下的表率，對部下從不體罰，各級官吏不忍心欺騙他，百姓也受到感化。一年後政績卓著，當地的百姓都稱頌他。十四年，他被任命爲山東提刑按察

凡數百人，世隆剖析詿誤者十八九，悉縱遣之。十五年，移淮東。宋將許瓊家童，告瓊匿官庫財，有司繫其妻孥徵之。世隆曰："瓊所匿者，故宋之物，豈得與今盜官財者同論耶?"同僚不從，世隆獨抗章辯明，行臺是之，釋不問。會征日本，世隆上疏諫止，語頗剴切，當路者不即以聞，已而帝意悟，其事亦寢。十七年，召爲翰林學士，又召爲集賢學士，皆以疾辭。

使。當時有一樁傳播妖言的案子，主管官員逮捕了幾百人，他分析那些人中被連累的人有十分之八九，便把他們都放了回去。十五年，轉任淮東提刑按察使。原南宋將領許瓊的家僮，告發許瓊隱藏官庫的財物，有關機構抓住他的妻子兒女加以追究。徐世隆說："許瓊所隱藏的是原南宋的財物，怎麽能和現在偷竊公家的財物一樣定罪呢?"同僚們不同意他的意見，他便一人給上級上呈表章分辨説明，行御史臺贊成他的意見，許瓊被釋放不再追究。當時要征伐日本，徐世隆上書勸阻，説的話很切實，當權者没有及時把它報告皇帝，但很快皇帝明白了，這件事也就被擱置下來。十七年，他被徵召爲翰林學士，又被徵召爲集賢學士，他都以身體有病辭謝了。

世隆儀觀魁梧，襟度宏博，慈祥樂易。人忤之，無愠色。喜賓客，樂施與，明習前代典故，尤精律令，善决疑獄。二十二年，安童再入相，奏世隆雖老，尚可用。遣使召之，仍以老病辭，附奏便宜九事。賜田十頃。時年八十，卒。所著有《瀛洲集》百卷、文集若干卷。

徐世隆身材魁梧，胸懷開闊，慈祥樂觀，平易近人。如果有人冒犯了他，他也不生氣。他喜歡結交賓客，樂善好施，熟悉歷代的典故，對法律條文尤其精熟，善於處理疑難案件。二十二年，安童再次做宰相後，上奏説徐世隆雖然老了，但還可以繼續任用。皇帝便派人去請他，他仍然以年老多病辭謝了，但附帶上奏陳述了九件應該做的事。皇帝賜給他田十頃。當時他八十歲，這年他去世了。他的著作有《瀛洲集》一百卷、文集若干卷。

## 孟祺

孟祺字德卿，宿州符離人。世以財雄鄉里。父仁，業儒，有節行。壬辰，北渡，寓濟州魚臺，州帥石天禄禮之，辟兼詳議府事。

孟祺字德卿，是宿州符離人。世世代代都是鄉里最富的人。父親孟仁，學習儒術，頗有操行。壬辰年，北上渡過黄河，定居在濟州的魚臺。濟州守將石天禄對他很敬重，召請他兼任詳議府事。

祺幼敏悟，善騎射，早知問學，侍父徙居東平。時嚴實修學校，招生徒，立考試法，祺就試，登上選，辟掌書記。廉希憲、宋子貞皆器遇之，以聞于朝，擢國史院編修官。遷從仕郎、應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一時典册，多出其手。至元七年，持節使高麗，還，稱旨，授承事郎、山東東西道勸農副使。

孟祺年幼時就很聰明，善於騎馬射箭，從小就愛學習，侍從父親移居東平。當時嚴實興修學校，招收學生，設立考試的辦法，孟祺參加考試，獲得了較好的名次，被徵召爲掌書記。廉希憲、宋子貞都很器重他，向朝廷推薦，被提升爲國史院編修官。改任從仕郎、應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當時的典章禮儀，大多是他制定的。至元七年，他拿着符節出使高麗，回來後，皇帝很滿意，授予他承事郎、山東東西道勸農副使。

十二年，丞相伯顏將兵伐宋。詔選宿望博學、可贊畫大計者與俱行，遂授祺承直郎、行省諮議。久之，遷郎中，伯顏雅信任之。時軍書填塞，祺酬應剖决，略無凝滯。師駐建康，伯顏以兵事詣闕，政無大小，祺與執政并裁决之。及戰焦山，宋軍下流。祺曰："不若乘勢速進，以奪彼氣。"如其言，遂大破之。伯顏聞之，喜曰："不意書生乃能知兵若是！"諸將利虜掠，争趨臨安，伯顏問計，祺對曰："宋人之計，惟有竄閩爾。若以兵迫之，彼必速逃，一旦盗起臨安，三百年之積，焚蕩無遺矣。莫若以計安之，令彼不懼，正如取果，稍待時日耳。"伯顏曰："汝言正合吾意。"乃草書，遣人至臨安，以安慰之，宋乃不復議遷閩。

十二年，丞相伯顏統兵討伐南宋。皇帝讓選老成望重、博學多識、可以輔佐謀劃大計的人一同前往，於是授任孟祺爲承直郎、行省諮議。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升任郎中，伯顏對他很信任。當時軍中公文很多，孟祺應酬解决，没有一點積壓。大軍駐扎在建康，伯顏因軍事問題回京城去了，所以政事無論大小，都由孟祺和執政的人共同决定。在焦山作戰時，宋軍處於下游。孟祺説："不如乘勢速進，以打敗敵人的鋭氣。"按照他的建議，於是大敗宋軍。伯顏聽到後，高興地説："我没料到一介書生也能這麽懂得軍事！"各位將領爲了多擄掠財物，争相逼進臨安，伯顏向他請教，孟祺回答説："宋人的辦法，衹有逃往福建。如果我們用大軍進逼，他們必然會急忙逃跑。他們逃走時，一旦臨安出現强盗搶劫的情况，那麽三百年積聚的財富，就會毁於一旦。不如以計謀讓他們安定下來，使他們不害怕，正像是摘取果實一樣，衹是再稍微等一段時間而已。"伯顏説："你的話正合我的心意。"於是寫了一封信，派人送到臨安，以安慰南宋朝廷，南宋便不再商議遷往福建的事了。

先是，宋降表稱侄，稱皇帝，屢拒不納。祺自請爲使，徵降表。至則會宋相于三省。夜三鼓，議未决，祺正色曰："國勢至此，夫復何待！"遂定議。書成，宋謝太后内批用寶，携之以出，復起謝太后於内殿，取國璽十二枚出。伯顏將親封之，祺止之曰："管鑰自有主者，非所宜親。一有不謹，恐異時奸人妄相染污，終不可明。"遂止。

在此之前，南宋多次呈交請求投降的文書，表示臣服，并稱元朝的皇帝爲皇帝，但元朝都拒絶不接受。孟祺自願請求出使南宋，以取得南宋投降的文書。他到之後在三省會見了南宋的宰相。直至夜三更，南宋還没有最後决定，孟祺嚴肅地説："國家形勢到了這種地步，你們還等待什麽呢！"南宋於是做了决定。投降的文書寫好之後，宋謝太后在宫内蓋了印，孟祺把它帶出來，又在内殿叫起謝太后，取出十二枚國家的大印帶出來。伯顏想親自封存這些東西，孟祺制止他説："有專門保管的人，您不必親自經手。一不謹慎，恐怕以後有奸邪之人妄自造您的謡，最終説不清楚。"伯顏便没有動。

江南平，伯顏奏祺前後功多，且言祺可任重。有旨褒升，授少中大夫、嘉興路總管，佩虎符。祺至，首以興學爲務，創立規制。在官未久，竟以疾解官，歸東平。至元十八年，

江南平定之後，伯顏上奏稱孟祺前後功勞很多，并説他可以擔任重要的職務。皇帝下令褒獎提升，授予他爲少中大夫、嘉興路總管，佩帶虎符。孟祺到任後，首先注重興辦學校，創立規章制度。在任不久，便因病辭官，回到了東平。至

擢太中大夫、浙東海右道提刑按察使，疾不赴。卒，年五十一。贈宣忠安遠功臣、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護軍、魯郡公，謚文襄。子二人：遵，適。

## 閻復

閻復字子靖，其先平陽和州人。祖衍，仕金，歿王事。父忠，避兵山東之高唐，遂家焉。

復始生，有奇光照室。性簡重，美丰儀。七歲讀書，穎悟絶人，弱冠入東平學，師事名儒康曄。時嚴實領東平行臺，招諸生肄進士業，迎元好問校試其文，預選者四人，復爲首，徐琰、李謙、孟祺次之。

歲己未，始掌書記於行臺，擢御史掾。至元八年，用王磐薦，爲翰林應奉，以才選充會同館副使，兼接伴使。扈駕上京，賦應制詩二篇，寓規諷意，世祖顧和禮霍孫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十二年，升翰林修撰。十四年，出僉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階奉訓大夫。十六年，入爲翰林直學士，以州郡校官多不職，建議定銓選之法。十九年，升侍講學士，明年，改集賢侍講學士，同領會同館事。

二十三年，升翰林學士，帝屢召至榻前，面諭詔旨，具草以進，帝稱善。二十八年，尚書省罷，復立中書省。帝勵精圖治，急於擇相，一日，召入便殿，諭之曰："朕欲命卿執政，何如？"復屢謝不足勝任，帝謂侍臣曰："書生識義理，存謙讓，是也，勿强。"御史臺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首命復爲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先是，奸臣桑哥當國，嘗有旨命翰林撰"桑哥輔政碑"，桑哥既敗，

元十八年，提升爲太中大夫、浙東海右道提刑按察使，但他因病没有赴任。去世時，享年五十一歲。追贈宣忠安遠功臣、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護軍、魯郡公，謚號文襄。他有兩個兒子：孟遵，孟適。

閻復字子靖，他的祖先是平陽和州人。祖父閻衍，在金朝做官，爲朝廷而死。父親閻忠，爲避戰亂到了山東的高唐，便在那裏定居下來。

閻復剛生下來的時候，有一種奇異的光彩照亮室内。他生性誠實穩重，容貌俊美。七歲開始讀書，穎悟過人，二十歲進入東平的學校，師從名儒康曄。當時嚴實爲東平行臺御史，招收學生學習，爲考進士作準備，迎請元好問來批閲考核這些學生的文章，預選出來的有四人，其中以閻復爲第一，其他依次爲徐琰、李謙、孟祺。

己未年，閻復開始在行御史臺任掌書記，被提升爲御史的屬官。至元八年，由於王磐的推薦，任翰林應奉，又因他有才被選爲會同館副使，兼任接伴使。他隨從皇帝到上京，作了兩首應制詩，其中含有諷勸的意思，世祖對和禮霍孫説："他這麽有才，怎麽能不用呢！"十二年，被提升爲翰林修撰。十四年，出京管理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官階爲奉訓大夫。十六年，又進京爲翰林直學士。他認爲州郡的學官大多不稱職，因此建議制定選舉官吏的辦法。十九年，升任侍講學士，第二年，改任集賢侍講學士，并與人共同管理會同館的事情。

二十三年，閻復升任翰林學士，皇帝多次把他召到床前，面授詔令的主要内容，他起草後進呈，皇帝都很滿意。二十八年，尚書省被廢除，又設立了中書省。皇帝勵精圖治，急於選定一位宰相，一天，把他召入便殿，對他説："我想讓你執政，你認爲怎麽樣？"他多次辭謝説不能勝任，皇帝對侍臣説："讀書人懂得義理，保持謙讓，這是對的，就不必勉强了。"御史臺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首先任命閻復爲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在此之前，奸臣桑哥當政，皇帝曾有聖旨讓翰林撰寫"桑哥輔政碑"，桑哥敗露後，

詔有司踣其碑，復等亦坐是免官。

皇帝命有關機構毀壞那塊碑，閻復等人也受此牽連而免官。

三十一年，成宗即位，以舊臣召入朝，賜重錦、玉環、白金，除集賢學士，階正議大夫。元貞元年，上疏言："京師宜首建宣聖廟學，定用釋奠雅樂。"從之。又言："曲阜守冢户，昨有司并入民籍，宜復之。"其後詔賜孔林洒掃二十八户、祀田五千畝，皆復之請也。三年，因星變，又上疏言定律令，頒封贈，增俸給，通調内外官，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厲廉隅。江南公田租重，宜減，以貸貧民。"後多采用。大德元年，仍還翰林學士。二年，詔賜楮幣萬貫。四年，帝召至榻前，密諭之曰："中書庶務繁重，左相難其人，卿爲朕舉所知。"復以哈剌哈孫對，帝大喜，即遣使召入，相之。復亦拜翰林學士承旨，階正奉大夫。

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因閻復是過去的重臣被召入朝中，賞賜給他好的絲織品、玉環、白銀，任命他爲集賢學士，官階爲正議大夫。元貞元年，他上書説："京城應該首先建立孔子廟學，確定用於祭奠孔子的雅樂。"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他又説："曲阜看守冢墓的人户，過去有關機構把他們并入了民籍，應該恢復他們原有的户籍。"後來皇帝下令賜給孔林二十八户灑掃户、供祭祀用的土地五千畝，這都是閻復請求的結果。三年，因有星相變化，他上書建議制定法律，封贈官員，增加俸禄，調動京城内外的全部官員，并説："在古代，刑法不處罰大夫，現在郡守因爲徵收租税而受杖刑，這樣做不能砥礪他們好的品行。江南地區公田的租税太重，應該減少，以寬免那些貧苦的農民。"後來他的建議多被采用。大德元年，又任翰林學士。二年，皇帝下令賜給他萬貫紙幣。四年，皇帝把他召至床前，私下對他説："中書省事務衆多，左丞相没有合適的人選，你爲我推舉一個你認爲合適的人。"閻復推舉了哈剌哈孫，皇帝非常高興，立即派人把哈剌哈孫召入宫中，讓他擔任丞相。閻復也官拜翰林學士承旨，官階爲正奉大夫。

十一年春，武宗踐祚，復首陳三事，曰"惜名器，明賞罰，擇人材"，言皆剴切。未幾，進階榮禄大夫，遥授平章政事，餘如故，復力辭，不許。上疏乞骸骨，詔從其請，給半俸終養。時仁宗居東宫，賜以重錦，俾公卿祖道都門外。及即位，遣使召復，復以病辭。皇慶元年三月卒，年七十七，謚文康。有《静軒集》五十卷。

十一年春，武宗即位，閻復首先陳述了三件事，即"珍重官階名號，明確賞功罰過，選擇賢能的人才"，這些建議都很切合實際。不久，他晋升爲榮禄大夫，并被授予平章政事的榮譽職務，其他的職務也仍然保留，閻復堅决辭謝，皇帝没有同意。他上書請求辭官退休，皇帝同意了他的請求，并給他一半的俸禄以養老。當時仁宗還是皇太子，賞賜給他許多好的絲織品，并讓王公大臣們在城門外爲他送行。仁宗即位後，又派人去請閻復，他因病辭謝了。皇慶元年三月去世，享年七十七歲，謚號文康。著有《静軒集》五十卷。



# 元史卷一百六十一

## 列傳第四十八

### 楊大淵

楊大淵，天水人也。與兄大全、弟大楫，皆仕宋。大淵總兵守閬州。歲戊午，憲宗兵至閬州之大獲城，遣宋降臣王仲入招大淵，大淵殺之。憲宗怒，督諸軍力攻，大淵懼，遂以城降。憲宗命誅之，汪田哥諫止，乃免。命以其兵從，招降蓬、廣安諸郡，進攻釣魚山。擢大楫爲管軍總管，從諸王攻禮義城。己未冬，拜大淵侍郎、都行省，悉以閫外之寄委之。

世祖中統元年，詔諭大淵曰："尚厲忠貞之節，共成康乂之功。"大淵拜命踴躍，即遣兵進攻禮義城，掠其饋運，獲總管黄文才、路鈐、高坦之以歸。二年秋，調兵出通川，與宋將鮮恭戰，獲統制白繼源。秦蜀行省以大淵及青居山征南都元帥欽察麾下將校六十三人有功，言于朝。詔給虎符一、金符五、銀符五十七，令論功定官，以名聞。三年春，世祖命出開、達，與宋兵戰于平田，復戰于巴渠，擒其知軍范燮、統制魏興、路分黄迪、節幹陳子潤等。

先是，大淵建言，謂取吳必先取蜀，取蜀必先據夔，乃遣其侄文安攻宋巴渠。至萬安寨，守將盧埴降。復使文安相夔、達要衝，城蟠龍山。山四面岩阻，可以進攻退守，城未畢，

楊大淵是天水人，與哥哥楊大全、弟弟楊大楫都在南宋做官，楊大淵領兵駐守閬州。戊午年，憲宗統兵到達閬州的大獲城，派南宋降將王仲入城招降楊大淵，楊大淵殺死了王仲。憲宗很惱怒，督促各路兵馬奮力攻城，楊大淵害怕了，便以城投降。憲宗命令殺了他，由於汪田哥的勸阻纔得以獲免。憲宗命令他跟隨部隊，招降蓬州和廣安等郡，并進攻釣魚山。楊大楫被提升爲管軍總管，跟着諸王進攻禮義城。己未年冬，楊大淵官拜侍郎、都行省，皇帝把軍營中的事都交付給他。

中統元年，世祖以詔書指示楊大淵說："希望你能磨礪忠貞的節操，共同完成安治國家的功業。"楊大淵受命後非常激動，當即派兵進攻禮義城，搶奪宋軍的軍需物資，俘獲其總管黄文才、路鈐、高坦之而歸。二年秋，楊大淵又派兵出通川，與南宋將領鮮恭交戰，俘虜了其統制白繼源。秦蜀行省因楊大淵和駐守青居山的征南都元帥欽察部下的六十三位將領有功，上報朝廷，皇帝下令賞賜虎符一枚、金符五枚、銀符五十七枚，讓行省論功定官，把名單上報朝廷。三年春，世祖令楊大淵從開州、達州出兵，與宋兵戰於平田，又戰於巴渠，擒獲了南宋的知軍范燮、統制魏興、路分黄迪、節幹陳子潤等人。

在此之前，楊大淵建議説，要取得吳必先取得蜀，而要取得蜀必先占據夔，於是派他的侄子楊文安進攻南宋的巴渠。到達萬安寨時，守將盧埴投降了。楊大淵又讓楊文安察看夔州、達州的緊要之地，在蟠龍山築城。蟠龍山四面險阻，進

宋夔路提刑鄭子發曰："蟠龍，夔之咽喉，使敵得據之，則夔難守矣，此必争之地也。"遂率兵來争。文安悉力備禦，大淵聞有宋兵，即遣侄安撫使文仲將兵往援。宋兵宵遁，追敗之。秋七月，詔以大淵麾下將士有功，賜金符十、銀符十九，别給海青符二，俾事亟則馳以聞，其後賞合州之功，復賜白金五十兩。大淵欲於利州大安軍以鹽易軍糧，請于朝，從之。

冬，大淵入覲，拜東川都元帥，俾與征南都元帥欽察同署事。大淵還，復於渠江濱築虎嘯城，以逼宋大良城，不逾時而就。四年，宋賈似道遣楊琳齎空名告身及蠟書、金幣，誘大淵南歸。文安擒之以聞，詔誅琳。五月，世祖以大淵及張大悦復神山功，詔奬諭，仍賜蒙古、漢軍鈔百錠。

至元元年，大淵進花羅、紅邊絹各百五十段。詔曰："所貢幣帛，已見忠勤，卿守邊陲，宜加優恤。今後以此自給，俟有旨乃進。"既而大淵擅殺其部將王仲，詔戒敕之，令免籍仲家。冬十月，大淵諜知宋總統祁昌由間道運糧入得漢城，并欲遷其郡守向良及官吏親屬於内地，乃自率軍掩襲，遇之于椒坪，連戰三日，擒祁昌、向良等，俘獲輜重以數千計。明日，宋都統張思廣引兵來援，復大破之，擒其將盛總管，及祁昌之弟。二年，大淵遣文安，以向良等家人，往招得漢城，未下。四月，大淵以疾卒。八年，追封大淵閬中郡公，謚肅翼。

子文粲，襲爲閬蓬廣安順慶夔府

可以攻，退可以守，城還没有建完，宋夔路提刑鄭子發説："蟠龍山是夔路的咽喉，如果敵人占有了它，那麽夔路就難以防守了，這是一個必争之地。"於是率領兵馬來争。楊文安竭盡全力備戰防禦，楊大淵聽説有宋軍來攻，當即派其侄子安撫使楊文仲領兵前往增援。宋軍連夜逃跑，楊文安領兵追趕并打敗了它。秋七月，皇帝下詔因楊大淵部下的將士有功，特賜金符十枚、銀符十九枚，另外還賜給海青符二枚，以便在事情緊急時飛馬上奏。後來賞賜合州之功，又賞給他白銀五十兩。楊大淵想在利州的大安軍以鹽换取軍糧，向朝廷請求，朝廷同意了。

這年冬，楊大淵入朝觐見皇帝，被任命爲東川都元帥，并讓他和征南都元帥欽察共同處理有關事宜。楊大淵從京城回來後，又在渠江江邊修築虎嘯城，以逼近南宋的大良城，很快就修建好了。四年，南宋的賈似道派楊琳帶着空白的委任官職的文書及用蠟丸封好的書信和金幣，引誘楊大淵歸順南宋。楊文安抓到楊琳後上報給皇帝，皇帝下令殺了楊琳。五月，世祖因爲楊大淵和張大悦收復神山的功勞，下詔嘉奬，并賞賜給他一百錠蒙古和漢軍鈔。

至元元年，楊大淵向皇帝上貢花羅和紅邊絹各一百五十段。皇帝下詔説："從所貢獻的絹帛，已見你的忠誠和勤勞。你守衛邊疆，應該特别優禮。今後你可以此自用，等到有旨令時再進貢。"不久楊大淵因擅自殺了他的部將王仲，皇帝令他今後注意，并讓不要没收王仲的家産。冬十月，楊大淵偵探得知南宋總統祁昌由小路運糧到得漢城，并打算把郡守向良及其他官吏的家屬遷往内地，便親自領兵襲擊。在椒坪遭遇後，經過三天的戰鬥，活捉了祁昌和向良等人，獲得的輜重更是數以千計。第二天，南宋都統張思廣領兵前來增援，又被打得大敗，還活捉了其將領盛總管及祁昌的弟弟。二年，楊大淵派楊文安帶着向良等人的家人，前往招降得漢城，未能招下。四月，楊大淵因病而死。八年，楊大淵被追封爲閬中郡公，謚肅翼。

他的兒子楊文粲，繼其職做了閬、蓬、廣

等路都元帥。兄子文安。

安、順慶、夔府等路的都元帥。他哥哥的兒子是楊文安。

楊文安

文安字泰叔，父大全，仕宋守敘州。壬寅，國兵入蜀，大全戰死，贈武節大夫、眉州防禦使，謚愍忠，官其長子文仲。文安方二歲，母劉氏鞠之，依叔父大淵于閬州。戊午，憲宗以兵攻大獲，大淵以郡降，授侍郎、都行省，文仲亦授安撫使。

楊文安字泰叔，父親楊大全，在南宋做官，任敘州長官。壬寅年，蒙古軍入蜀，楊大全戰死，被追贈爲武節大夫、眉州防禦使，謚號愍忠，任命其長子楊文仲爲官。楊文安當時剛兩歲，由母親劉氏撫養，并隨叔父楊大淵住在閬州。戊午年，憲宗率軍進攻大獲，楊大淵以郡投降，被授予侍郎、都行省，楊文仲也被授予安撫使。

中統元年，授文安監軍。攻禮義城，殺傷甚衆，奪其糧船，繞出通川，獲宋將黄文才、高坦之。二年，復出通川，與宋將鮮恭大戰，擒統制白繼源。三年，出開、達，戰屢勝，擒知軍范燮、統制魏興、黄迪、陳子閏等。授文安開達忠萬梁山等處招討使。軍於巴渠，萬安寨主盧植降。遂築蟠龍城，以據夔、達要路。宋兵來争，相持半月，文仲以兵來援，宋兵宵遁，文安追擊，大敗之。四年，佩銀符，升千户，監軍如故，進築虎嘯城，以困大良。

中統元年，楊文安被授任爲監軍。在進攻禮義城時，他殺死殺傷了許多敵人，并奪得其糧船，繞行到通川，俘虜了宋將黄文才、高坦之。二年，再次到通川，與南宋將領鮮恭大戰，活捉了其統制白繼源。三年，至開州、達州，作戰屢次獲勝，俘虜了知軍范燮、統制魏興、黄迪、陳子閏等人。楊文安因此被授予開、達、忠、萬、梁山等處招討使。楊文安領兵駐扎在巴渠，萬安寨主盧植向他投降，於是築蟠龍城，以占據夔、達等地的要道。宋兵前來争奪，兩軍相持了半個月，楊文仲領兵來增援，宋兵乘夜逃跑了，楊文安領兵追擊，大敗宋軍。四年，楊文安佩戴銀符，升任千户，并仍任監軍，進軍修建虎嘯城，以圍困大良。

至元元年，宋都統張喜引兵攻蟠龍，大戰，敗之，喜潛師宵遁，出得漢城，文安遣兵追襲，又敗之，擒裨將陳亮。復築方斗城，爲蟠龍聲援，令裨將高先守之。宋兵攻潼川，行省命文安赴援，敗宋師于射洪之納垻，斬獲甚衆。宋都統祁昌以重兵運糧餉得漢，且遷其官屬於内地，大淵命文安先邀之，昌立栅椒原以守，合兵攻之，連戰三日，獲祁昌，俘得漢守臣向良家屬，以招良，良以城降，以所俘獻闕下。

至元元年，宋都統張喜領兵進攻蟠龍城，楊文安領兵與之大戰，打敗了宋軍。張喜領兵夜晚偷偷逃跑，從得漢城而出，楊文安派兵追擊，又打敗了宋軍，并活捉了其副將陳亮。又築方斗城，以與蟠龍城相聲援，令其副將高先防守。宋兵進攻潼川，行省命楊文安趕赴支援，在射洪的納垻打敗了宋軍，殺死和俘虜了很多敵人。南宋都統祁昌以重兵押送糧食供應得漢城，并遷其部將的家屬到内地，楊大淵命令楊文安先去加以阻截。祁昌在椒原設立栅欄防守，楊大淵、楊文安合兵進攻，戰鬥持續了三天，最後俘獲了祁昌以及得漢城守將向良的家屬，以此招降向良，向良以城投降，所俘虜的人都被解送到京城。

二年，改授金符，仍前職，還攻

二年，楊文安被改授金符，仍擔任從前的職

宋開、達等州，擒其統制張剛、總管伏林。八月，宋兵由開州運糧餉達，文安率奇兵，間道邀擊之，獲總管方富等。行省上其功，命充夔東路征行元帥，令以前後所俘入見。詔賜黄金、鞍馬有差。還，攻奪宋金州斷虎隘，殺其將梁富，擒路鈐、趙貴等。

務，回師進攻南宋的開州和達州等地，俘虜了宋軍的統制張剛、總管伏林。八月，宋軍由開州運輸糧餉到達州，楊文安率領奇兵，從小路迎擊，俘虜了其總管方富等人。行省向朝廷報告了楊文安的戰功，朝廷任命他爲夔東路征行元帥，并讓他帶着前後所俘虜的敵人入京覲見。皇帝下令賜給他一些黄金和鞍馬。從京城回來後，他又進攻并奪取了宋金州的斷虎隘，殺死了其守將梁富，活捉了路鈐、趙貴等人。

三年春，與千户李吉等略開州之大通，與宋將硬弓張大戰，獲統制陳德等。冬，總帥汪惟正遣其將李木波等由間道襲開州，文安遣千户王福引兵助之。福先登，破其城，宋將龐彦海投崖死，擒副將劉安仁，留兵戍其地。宋諸路兵來救，圍城三匝，築壘城外，文安密遣人入城，諭以堅守。四年春，行省命文安往援，即率兵斷其糧道，宋兵戰甚力，飛矢中文安面，拔矢力戰，大破之，殺其將張德等。二月，文安以創甚，還蟠龍，宋兵遂復開州。文安乃遣總把馬才、楊彪掠達州盧灘峽，與宋兵遇，擒其將蒲德。

三年春，楊文安和千户李吉等人攻占開州的大通，與宋將硬弓張大戰，俘虜了統制陳德等人。冬，總帥汪惟正派他的部將李木波等人由小路襲擊開州，楊文安派千户王福領兵援助。王福先登上城，攻入城中，宋將龐彦海投崖而死，副將劉安仁被擒獲，王福所部受命在此駐守。宋各路兵馬前來營救，把城圍了三層，并在城外修築堡壘，楊文安秘密派人入城，指示王福堅守。四年春，行省命楊文安前往援救，楊文安當即率兵去切斷宋軍的糧道，宋兵奮力作戰，一支箭射中了楊文安的臉部，他拔出箭頭，繼續戰鬥，大破敵軍，殺死敵將張德等人。二月，楊文安因傷勢嚴重，回到蟠龍城，宋軍得以收復開州。楊文安便派總把馬才、楊彪攻掠達州的盧灘峽，與宋軍相遇，活捉宋將蒲德。

五年，文仲卒，詔文安就佩金虎符，充閬州夔東路安撫使軍民元帥，仍相副都元帥府事。閬州累遭兵變，户口凋耗，文安乃教以耕桑，鰥寡不能自存，願相配偶者，并爲一户充役，民始復業。冬，遣千户馬才、張琪略達州，擒宋將范伸、王德、解明等。六年，遣蔡邦光、李吉、嵇永興，略達州之朱師鄭市，擒總管周德新、裨將王遷。秋，遣總把王顒略達州之泥垻，擒總管張威。冬，遣兵掠大寧之曲水，擒副將王仁。

五年，楊文仲去世，皇帝下詔讓楊文安佩帶金虎符，充任閬州夔東路安撫使軍民元帥，仍相副都元帥府事。閬州屢遭兵火之災，户口凋零，楊文安教導百姓耕種紡織，鰥夫寡婦生活困難，願意相互配偶的，則并爲一户充任差役，百姓這纔得以恢復農業生産。冬，楊文安派千户馬才、張琪進攻達州，俘虜了宋將范伸、王德、解明等人。六年，楊文安派蔡邦光、李吉、嵇永興進攻達州的朱師鄭市，活捉了總管周德新和副將王遷。秋，派總把王顒進攻達州的泥垻，擒獲其總管張威。冬，派兵進攻大寧的曲水，俘虜其副將王仁。

七年，從嚴僉省攻重慶，大戰于龍坎，敗宋兵。攻鏵鐵寨，擒其將袁宜、何世賢等。捷聞，詔賜白金、寶

七年，楊文安跟隨嚴僉省進攻重慶，與宋軍大戰於龍坎，大敗宋軍。進攻鏵鐵寨，擒獲了宋將袁宜、何世賢等人。捷報上奏後，皇帝下令賞

鈔、幣帛有差。秋，攻達州之聖耳城，擒宋將楊普、時仲，芟其禾而還。又遣元帥蔡邦光略開州，擒宋將陳俊。冬，文粲入見，帝諭之曰："汝兄弟宣力邊陲，朕所知也。"進文安階爲明威將軍。

八年春，遣蔡邦光攻達州，戰于聖耳城下，擒其將蒲桂。又戰開州之沙平，擒其將王順。時宋以朱禩孫帥蜀，禩孫，閬人也，數遣間諜，動摇人心，文安屢獲其諜，閬州竟無虞。秋八月，文安會東川統軍匣剌攻達州，三戰三捷。尋遣千户嵇永興攻開州，戰于平㵾、曲水，擒總管王道等。軍還，以所俘入見，帝深加獎諭，擢昭勇大將軍、東川路征南招討使，賜金銀、寶鈔、鞍馬、弓矢、幣帛有差。

九年秋，領軍出小寧，措置屯田，遣韓福攻達州九君山，擒宋將張俊。遣元帥蔡邦光會蓬州兵，邀宋師于永睦，戰勝之。復遣嵇永興、楊彪追襲宋裨將劉威等，破聖耳外城，獲寨主楊桂，縱兵焚掠而還。九月，築金湯城，以積屯田之糧，且以逼宋龍爪城。慮宋兵必來争，遣韓福出兵通川，以牽制之，與宋兵遇于銼耳山，敗之，俘總管蔡雲龍等。出達州牛門，斷宋兵回路，擒總管李佺、李德。宋兵輸糧達州，遣兵于盧灘峽邀擊之，擒統制孫聰、張順等。

夏，遣元帥李吉略開州，戰于瀉油坡，擒其提舉李貴，及石笋寨主雍德。宋兵復由羅頂山輸糧開、達，遣蔡邦光、李吉伏兵遮之，擒裨將吴金等，覆其糧船。閏六月，蓬州兵攻拔龍爪城，東川統軍司命文安兼領之。時蓬州兵已去，宋都統趙章復來據之，且出兵迎敵，文安與戰，破之，

賜白銀、紙幣、絹帛不等。秋，楊文安領兵進攻達州的聖耳城，俘虜了宋將楊普、時仲，并割除了宋人的莊稼後返回。楊文安又派元帥蔡邦光進攻開州，俘虜了宋將陳俊。冬，楊文粲入朝覲見，皇帝對他説："你們兄弟在邊境效力，這是我所知道的。"進楊文安的官階爲明威將軍。

八年春，楊文安派蔡邦光進攻達州，與敵人戰於聖耳城下，活捉了其將領蒲桂。接着又戰於開州的沙平，俘虜了其將領王順。當時南宋以朱禩孫統率全蜀，朱禩孫是閬州人，多次派間諜到閬州，通過煽動以惑人心，楊文安屢次俘虜其間諜，閬州最後竟没有出問題。秋八月，楊文安會同東川統軍匣剌進攻達州，三戰三勝。隨後又派千户嵇永興進攻開州，在平㵾、曲水展開戰鬥，俘虜宋總管王道等人。大軍返回，楊文安帶着所俘獲的敵人入京覲見，皇帝大加嘉獎，提升楊文安爲昭勇大將軍、東川路征南招討使，并賞賜金銀、寶鈔、鞍馬、弓箭、幣帛不等。

九年秋，楊文安統兵到小寧，部署屯田，派韓福進攻達州九君山，俘虜了宋將張俊。派元帥蔡邦光會合蓬州兵，在永睦阻截宋軍，并打敗了敵人。又派嵇永興、楊彪追擊宋副將劉威等人，攻破了聖耳外城，俘虜了寨主楊桂，并放縱士兵焚燒、搶掠之後回師。九月，修築金湯城，以存積屯田之糧，并用以逼進南宋的龍爪城。楊文安考慮到宋人一定會來争奪，便派韓福出兵通川，以牽制敵人，與宋軍相遇於銼耳山，并打敗了它，俘虜了其總管蔡雲龍等人。出兵達州的牛門，切斷了宋軍的回路，俘虜了總管李佺、李德。宋軍運糧到達州，楊文安派兵在盧灘峽迎擊，俘虜了統制孫聰、張順等人。

十年夏，楊文安派元帥李吉進攻開州，與宋軍戰於瀉油坡，俘虜了宋提舉李貴及石笋寨主雍德。宋軍又由羅頂山運輸糧食到開州、達州，楊文安派蔡邦光、李吉伏擊阻截，俘虜了宋副將吴金等人，并傾覆其糧船。閏六月，蓬州兵攻破龍爪城，東川統軍司命楊文安兼管該城。當時蓬州兵已離去，宋都統趙章又來占據了龍爪城，并出兵迎戰，楊文安與之交戰，打敗了敵人，俘虜其

擒總管王元而還。秋，宋都統閻國寶、監軍張應庚，運糧于達州，文安邀之于瀉油坡，奪其糧，并擒二將。宋開州守將鮮汝忠邀遮歸路，與戰敗之，獲總轄秦興祖、譚友孫。

十一年春三月，文安率軍屯小寧，得俘者言，鮮汝忠等將取蟠龍之麥，即遣千户王新德、楊彪等散掠宋境，文安自戍蟠龍以備之。李吉略由山，戰于城下，擒其將葉勝。遣蔡邦光、楊彪掠竹山寨，與趙統制戰，擒其將鄭桂、莊俊。秋，與蒙古漢軍萬户怯必烈等，攻宋夔東，拔高陽、夔、巫等寨，擒守將嚴貴、竇世忠、趙興，因跨江爲橋，以斷宋兵往來之路，宋兵來争，戰却之。還攻牛頭城，以火箭焚其官舍民居。十一月，遣蔡邦光略九君山，擒其將孫德、柳榮、趙威。

時宋以鮮汝忠、趙章易鎮開、達二州，而汝忠家屬尚留開。文安曰："達未易攻，若先拔開州，俘其家屬，以招汝忠，則達可不煩兵而下矣。"乃遣蔡邦光率千户呼延順等，往攻開州，而盛兵駐蟠龍，以爲聲援。十二年正月，諸軍夜銜枚，薄開州城下，遣死士先登，斬關以入，及城中人知，則千户景疇已立旗幟于城之絶頂矣。宋軍潰散，擒趙章，而守將韓明父子猶率所部兵巷戰，力屈，亦就擒。文安遷汝忠家屬于蟠龍，遣元帥王師能持檄往達州招之曰："降則家屬得全，不降則闔城塗炭，汝宜早爲計。"汝忠遂遣趙榮來約降，王師能以兵入據其城。汝忠率所部將士，詣文安軍門降，悉還其妻孥財物。趙章子桂楫，守師姑城，遣兵招之，亦降。獨洋州龍爪城守將謝益固守，并力攻之，擒統制王慶，益棄城走。於

總管王元後回師。秋，宋都統閻國寶、監軍張應庚運糧到達州，楊文安領兵在瀉油坡阻擊，奪其糧食，并俘虜了二將。宋開州守將鮮汝忠在楊文安回師的路上阻擊，楊文安迎戰并打敗了他，俘虜了其總轄秦興祖、譚友孫。

十一年春三月，楊文安率軍進駐小寧，從宋軍俘虜那裏得知，鮮汝忠等將收割蟠龍城的小麥，楊文安當即派千户王新德、楊彪等將領分頭到南宋管轄區搶劫，自己則領兵駐守蟠龍城以防備敵軍。李吉進攻由山，與宋軍戰於城下，俘虜其守將葉勝。蔡邦光、楊彪受命搶劫竹山寨，與趙統制所部發生戰鬥，俘虜了其將領鄭桂、莊俊。秋，楊文安與蒙古漢軍萬户怯必烈等人進攻南宋的夔東，攻克了高陽、夔、巫等營寨，俘虜了其守將嚴貴、竇世忠、趙興，并在長江上架橋，以阻斷宋軍來往的道路。宋軍來争奪，被他們打退了。回軍進攻牛頭城，發射帶火的箭焚燒宋人的官署和民房。十一月，楊文安派蔡邦光進攻九君山，俘虜了其守將孫德、柳榮和趙威。

當時南宋以鮮汝忠、趙章易鎮守開、達二州，而鮮汝忠的家屬還留在開州。楊文安説："達州不易攻取，如果先拿下開州，俘虜其家屬，以招降鮮汝忠，這樣達州就可以不用兵而獲得了。"於是派蔡邦光率領千户呼延順等人，前去進攻開州，而大軍駐在蟠龍城，以爲聲援。十二年正月，各路人馬秘密夜行，逼進開州城下，派敢死之士先登上城，斬殺守門之敵，打開城門，攻入城中。等城中的人知道時，千户景疇已把戰旗插在城中最高處了。宋軍潰散，趙章被活捉，而守將韓明父子仍然率部下士兵進行巷戰，力竭之後，也被活捉了。楊文安將鮮汝忠的家屬遷移到蟠龍城，派元帥王師能拿着文書前往達州招降鮮汝忠説："如果你投降，你家人的性命就會得到保全，不投降，全城的人都會被殺，你應該儘早做出抉擇。"鮮汝忠於是派趙榮來商議投降事宜，王師能領兵進入并占據了達州城。鮮汝忠帶着部下將士，到楊文安的軍門投降，楊文安把他的妻子兒女及財物都還給了他。趙章的兒子趙桂楫，駐守師姑城，楊文安派軍前去招降，趙桂楫

是遣元帥李吉、嵇永興，千户王新德等，將兵以鮮汝忠往招由山等處八城，皆望風迎降，凱還。遣經歷陳德勝以鮮汝忠、趙桂楫等十餘人獻捷京師。帝悦，加授文安驃騎衛上將軍，兼宣撫使，賜鈔一千錠；文粲加授鎮國上將軍。

文安尋遣其兄子應之，往招都勝、茂竹、廣福三城，自將大軍，以爲聲援，皆降之。秋七月，兵至樂勝城，宋將蒲濟川降。進攻梁山，宋將袁世安堅守。文安焚其外城，梁山軍恃忠勝軍爲固，力攻拔之，殺守將王智，擒部轄景福，圍梁山四十日，世安隨方備禦，竟不降。文安乃移兵攻萬州之牛頭城，殺守將何威，遷其民，進圍萬州，守將上官夔戰守甚力。文安乃遣監軍楊應之、鎮撫彭福壽，會東川行院兵，出小江口以牽制援兵，果與之遇，戰敗之，擒總管李臯、花茂實等。萬州固守不下，文安乃解圍去。攻石城堡，諭降守將譚汝和；攻雞冠城，諭降守將杜賦；又招石馬、鐵平、小城、三聖、油木、牟家、下隘等城。冬，進白帝城，夔帥張起巖堅守不出，文安以師老，乃還。宋都統弋德復據開州，文安乃築城神仙山以逼之，令元帥蔡邦光、萬户紀天英屯守。

十三年，進階金吾衛上將軍，賜玉帶一。夏，朝廷遣安西王相李德輝經畫東川課程。宋梁山守將袁世安遣使約降，文安以白德輝，德輝大喜，即遣文安將兵，奉王旨往招之，世安遂降。秋七月，進軍攻萬州。遣經歷徐政諭守臣上官夔降，夔不從，圍之數匝，逾月，攻拔外城。夔守張起巖

也投降了。祇有洋州龍爪城的守將謝益堅持抵抗，楊文安以全部人馬一起進攻，俘虜了其統制王慶，謝益棄城逃走。楊文安於是派元帥李吉、嵇永興、千户王新德等將領，率兵和鮮汝忠一同前往招降由山等地的八座城，都望風而降。大軍凱旋之後，楊文安派經歷陳德勝帶着鮮汝忠、趙桂楫等十餘人到京城獻捷。皇帝非常高興，加授楊文安爲驃騎衛上將軍，兼任宣撫使，并賞賜了一千錠錢鈔；楊文粲則被加授鎮國上將軍。

不久，楊文安又派他哥哥的兒子楊應之，前去招降都勝、茂竹、廣福三城，自己則統率大軍，以爲聲援，三座城都投降了。秋七月，大軍到達樂勝城，南宋守將蒲濟川投降。進攻梁山，宋將袁世安堅守。楊文安焚毁了梁山的外城，梁山守軍倚仗忠勝軍固守，楊文安全力進攻忠勝軍并將其攻克，殺了守將王智，活捉了部轄景福。梁山被圍困了四十天，袁世安設法防守，最後竟没有投降。楊文安就移軍去進攻萬州的牛頭城，殺死守將何威，并遷移牛頭城的百姓，進軍圍困萬州，守將上官夔極力防守。楊文安於是派監軍楊應之、鎮撫彭福壽，會同東川行樞密院的軍隊，出小江口以牽制援軍，果然與之相遇，交戰并打敗了他們，俘虜了總管李臯、花茂實等人。萬州固守，久攻不下，楊文安於是解圍而去。進攻石城堡，曉諭招降了守將譚汝和；進攻雞冠城，曉諭招降了守將杜賦；接着又招降了石馬、鐵平、小城、三聖、油木、牟家、下隘等城。冬，進攻白帝城，夔州統帥張起巖堅守不出，楊文安因軍隊太疲勞，於是回師。宋都統弋德重新占領了開州，楊文安就在神仙山築城以威脅他，并讓元帥蔡邦光、萬户紀天英駐守。

十三年，楊文安進階爲金吾衛上將軍，皇帝還賞賜了他一條玉帶。夏，朝廷派安西王的傅相李德輝來籌劃東川軍務。宋梁山守將袁世安派人來商議投降事宜，楊文安把這事報告了李德輝，李德輝大喜，當即派楊文安帶兵奉安西王之旨前往招降，袁世安於是就投降了。秋七月，進軍攻萬州。楊文安派經歷徐政曉諭守將上官夔投降，上官夔拒絶了。楊文安領兵把萬州城圍了好幾

來救，遣鎮撫彭福壽迎擊，破之，盡殺其舟師，俘其將宋明。萬州奪氣，文安復傳王旨，諭夔使降，夔終不屈。文安盡鋭攻城，潛遣勇士梯城宵登，斬關而入，夔巷戰而死。萬州既定，遣使招鐵檠、三寶兩城守將楊宜、黎拱辰降，分兵略施州，擒統制薛忠，會大雪，遣蔡邦光夜攻，殺守帥何艮，奪其城。

層，過了一個月後，攻占了外城。夔州守將張起巖領兵前來營救，楊文安派鎮撫彭福壽迎擊并打敗了他，并殺死了其全部水軍，活捉了其將領宋明。萬州守軍喪失了膽氣，楊文安又派人傳達安西王的旨意，曉諭上官夔投降，上官夔最終堅決不從。楊文安以全部精鋭力量攻城，派勇士夜晚偷偷緣梯入城，斬殺守門軍士，打開城門，攻入城中，上官夔巷戰而死。萬州攻下後，楊文安又派人招降了鐵檠、三寶兩城的守將楊宜、黎拱辰，又分兵進攻施州，俘虜了其統制薛忠。當時正值天降大雪，楊文安派蔡邦光夜晚攻城，殺死了其守將何艮，占領了施州城。

十四年夏，進兵攻咸淳府，時宋以六郡鎮撫使馬堃爲守，文安與堃同里閈，諭之使降，堃不從，乃列栅攻城。冬十二月，潛遣勇士躡雲梯宵登，斬關納外兵，堃悉力巷戰，達州安撫使鮮汝忠與宋兵力戰死，比曉，宋兵大敗，堃力屈就擒。十五年，進兵攻紹慶，守將鮮龍迎敵。二月，潛遣勇士，夜以梯衝攻破其北門，鮮龍大驚，收散卒力戰，兵敗就擒。

十四年夏，楊文安領兵進攻咸淳府，當時南宋以六郡鎮撫使馬堃在此防守，楊文安與馬堃是同鄉，曉諭他投降，馬堃不從，楊文安便排列栅欄攻城。冬十二月，楊文安派勇士夜晚偷偷架雲梯登城，殺死城門守將，迎接城外部隊進入城中。馬堃全力巷戰，達州安撫使鮮汝忠與宋軍作戰，力戰而死，等到天亮，宋軍大敗，馬堃也力竭被俘。十五年，楊文安領兵進攻紹慶，守將鮮龍迎戰。二月，楊文安偷偷派勇士在夜晚用雲梯和衝車攻破城北門，鮮龍大驚，聚集散兵力戰，最終兵敗被擒。

蜀境已定，獨夔堅守不下。朝廷命荆湖都元帥達海，由巫峽進兵取夔州，而西川劉僉院，挾夔守將親屬往招之。文安乃遣元帥王師能，將舟師與俱，張起巖竟以城降。夏，入覲，文安以所得城邑繪圖以獻，帝勞之曰："汝攻城略地之功，何若是多也！"擢四川南道宣慰使，解白貂裘以賜之。

蜀境已經安定，衹有夔州堅守未被攻下。朝廷命荆湖都元帥達海由巫峽進兵攻取夔州，而命西川劉僉院，帶着夔州守將的家屬前往招降。楊文安就派元帥王師能，率水軍一同前往，張起巖終於以城投降了。夏，楊文安入朝覲見，他把自己所攻下的城邑繪圖獻給皇帝，皇帝慰勞他說："你攻城略地的功勞，怎麼這樣多啊！"於是提升他爲四川南道宣慰使，并解下自己所穿的白色貂皮衣賞賜給他。

十七年，遣辯士王介諭降散毛諸洞蠻，以散毛兩子入覲，因進言曰："元帥蔡邦光，昔征散毛蠻而死，可念也。"帝曰："散毛既降而殺之，其何以懷遠！"乃擢蔡邦光之子，升爲管軍總管，佩虎符，賜散毛兩子金銀符各一，并賜其酋長以金虎符。遥授

十七年，楊文安派能言善辯的王介説服散毛各洞蠻人降服，帶散毛的兩位兒子入朝覲見，藉機向皇帝進言説："元帥蔡邦光，過去在征討散毛蠻族的戰鬥中戰死，很令人追念。"皇帝説："散毛已經歸降，現在殺了他們，怎麼能够安撫遠方的人呢?"於是提升蔡邦光的兒子爲管軍總管，佩帶虎符，賞賜散毛的兩位兒子金銀符各一

文安參知政事，行四川南道宣慰使。十九年春，入覲，擢龍虎衛上將軍、中書左丞，行江西省事，到官逾月，以疾卒。

子艮之，襲佩虎符、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户，歷湖南宣慰副使，岳州路總管，卒。

枚，并賞賜其酋長金虎符。皇帝還遥授楊文安爲參知政事、行四川南道宣慰使。十九年春，楊文安入朝覲見，被提升爲龍虎衛上將軍、中書左丞、行江西省事，到任僅一個月，因病而死。

楊文安的兒子楊艮之，襲其父職佩戴虎符、任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户，歷任湖南宣慰副使、岳州路總管後，去世。

**劉整**

劉整字武仲，先世京兆樊川人，徙鄧州穰城。整沉毅有智謀，善騎射。金亂，入宋，隸荆湖制置使孟珙麾下。珙攻金信陽，整爲前鋒，夜縱驍勇十二人，渡塹登城，襲擒其守，還報。珙大驚，以爲唐李存孝率十八騎拔洛陽，今整所將更寡，而取信陽，乃書其旗曰“賽存孝”。累遷潼川十五軍州安撫使，知瀘州軍州事。

劉整字武仲，祖先是京兆樊川人，後來遷移到鄧州的穰城。劉整爲人沉着堅毅，富有智謀，善於騎射。因金朝戰亂，來到南宋，隸屬於荆湖制置使孟珙的部下。孟珙進攻金朝的信陽，劉整爲前鋒，一天夜晚，他派十二勇士越過塹壕，登上城墻，出其不意地俘虜了信陽守將。劉整回來報告，孟珙大爲驚奇，認爲唐李存孝率十八人攻取洛陽，而今劉整所帶領的人更少，却取得了信陽，於是在他所部的旗幟上題寫了“賽存孝”三字。後來劉整累官升遷爲潼川十五軍州的安撫使、知瀘州軍州事。

整以北方人，捍西邊有功，南方諸將皆出其下，吕文德忌之，所畫策輒擯沮，有功輒掩而不白，以俞興與整有隙，使之制置四川以圖整。興以軍事召整，不行，遂誣構之，整遣使訴臨安，又不得達。及向士璧、曹世雄二將見殺，整益危不自保，乃謀款附。

劉整因是北方人，守禦西部邊境有功，南方的各位將領都在他之下，被吕文德所忌恨。他的一切主意都受到排斥，有功也不向上級報告，又因爲俞興與劉整有矛盾，吕文德就讓俞興爲四川制置使以對付劉整。俞興以軍事傳唤劉整，劉整没有前往，俞興便誣陷他，劉整派人到京城臨安申訴，也没有能讓皇帝得知。在向士璧、曹世雄二位將領被殺後，劉整更感到危險，難以自保，於是有意歸附。

中統二年夏，整籍瀘州十五郡、户三十萬入附。世祖嘉其來，授夔府行省，兼安撫使，賜金虎符，仍賜金銀符以給其將校之有功者。俞興攻瀘州，整出寶器分士卒，激使戰，戰數十合，敗之。復遣使以宋所賜金字牙符及佩印入獻，請益屯兵、厚儲積爲圖宋計。

中統二年夏，劉整以瀘州十五郡、三十萬户歸附。世祖爲嘉獎他的歸附，授任他爲夔府行省長官，并兼任安撫使，賜給他金虎符，還賞賜金銀符給他的部將中有功的人。俞興進攻瀘州，劉整將財寶分給士卒，激勵他們戰鬥，經過數十個回合的戰鬥，終於打敗了俞興的部隊。隨後，他又派人將宋所賜的金字象牙符及佩印進獻給皇帝，并請求增加屯兵、擴大糧食儲蓄，以做攻取南宋的準備。

三年，入朝，授行中書省於成都、潼川兩路，賜銀萬兩，分給軍士

三年，劉整入朝覲見，被授成都、潼川兩路行中書省，皇帝還賞賜白銀萬兩，讓他分給軍中

之失業者，仍兼都元帥，立寨諸山，以扼宋兵。同列嫉整功，將謀陷之，整懼，請分帥潼川。七月，改潼川都元帥，宣課茶鹽以餉軍。四年五月，宋安撫高達、温和，進逼成都，整馳援之。宋兵聞賽存孝至，遁去，將擣潼川，又與整遇于錦江而敗。至元三年六月，遷昭武大將軍、南京路宣撫使。

那些失去家業的人，并讓他仍兼任都元帥，在各山中設立營寨，以阻扼宋軍。他的同事嫉妒他的功勞，陰謀陷害他。劉整害怕了，請求僅僅統領潼川。七月，劉整被改任爲潼川都元帥，徵收茶鹽税以供軍需。四年五月，宋安撫高達、温和領兵進逼成都，劉整領兵前往援救。宋兵聽説賽存孝來了，便逃跑了，將要轉而進攻潼川，又在錦江與劉整相遇并被打敗。至元三年六月，劉整升任昭武大將軍、南京路宣撫使。

四年十一月，入朝，進言："宋主弱臣悖，立國一隅，今天啓混一之機。臣願效犬馬勞，先攻襄陽，撤其捍蔽。"廷議沮之。整又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爲正統。聖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問，而自棄正統邪！"世祖曰："朕意决矣。"五年七月，遷鎮國上將軍、都元帥。九月，偕都元帥阿术督諸軍，圍襄陽，城鹿門堡及白河口，爲攻取計，率兵五萬，鈔略沿江諸郡，皆嬰城避其鋭，俘人民八萬。六年六月，擒都統唐永堅。七年三月，築實心臺于漢水中流，上置弩炮，下爲石囤五，以扼敵船。且與阿术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乘驛以聞，制可。既還，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八月，復築外圍，以遏敵援。

四年十一月，劉整入朝并向皇帝進言説："南宋君主幼弱，大臣無道，偏於一隅，現在正是天賜的一統天下的良機。我願效犬馬之勞，先攻打襄陽，摧毁其屏障。"朝廷大臣議論没有同意。劉整又説："從古至今的帝王，如果不是四海一家，就算不了正統。皇朝已擁有了天下的十分之七八，爲什麽置南宋一隅不問，而自己放棄正統呢！"世祖説："我進攻南宋的决心已經下了。"五年七月，劉整升任鎮國上將軍、都元帥。九月，劉整和都元帥阿术統率各路兵馬，圍攻襄陽，并在鹿門堡及白河口築城，做攻取的準備。劉整統率五萬士兵，在沿江各郡强取掠奪，各地都環城固守以避其鋒，他所俘虜的百姓有八萬多人。六年六月，俘虜了都統唐永堅。七年三月，又在漢水的中游修築了實心臺，上面放着弩弓和火炮，下面則以數圈石墻拱衛，以阻扼敵船。劉整還與阿术計議説："我們兵力精强，行動迅速，所戰必勝，衹是水戰不如宋人。如果能奪其所長，製造戰艦，訓練水軍，那事情就不難辦了。"他乘驛馬到京報告皇帝，皇帝同意了這一計劃。從京城回來後，他指揮製造了五千艘船，每天訓練水軍，即使下雨不能外出，也畫地爲船加以練習，這樣有了七萬訓練有素的士兵。八月，又在外圍修築城堡，以遏止敵人的援軍。

八年五月，宋帥范文虎遣都統張順、張貴，駕輪船，饋襄陽衣甲，邀擊，斬順，獨貴得入城。九月，升參知河南行中書省事。九年正月，加諸翼漢軍都元帥。襄陽帥吕文焕登城觀敵，整躍馬前曰："君昧於天命，害

八年五月，南宋統帥范文虎派都統張順、張貴駕駛輪船，運輸衣服和武器給襄陽守軍。劉整領兵截擊，殺了張順，衹有張貴得以進入城中。九月，劉整升任參知河南行中書省事。九年正月，又加授諸翼漢軍都元帥。襄陽守將吕文焕登上城墻觀察敵軍，劉整躍馬上前對他説："你不

及生靈，豈仁者之事！而又齷齪不能戰，取羞於勇者，請與君决勝負。”文焕不答，伏弩中整。三月，破樊城外郭，斬首二千級，擒裨將十六人。諜知文焕將遣張貴出城求援，乃分部戰艦，縛草如牛狀，傍漢水，綿亘參錯，衆莫測所用。九月，貴果夜出，乘輪船，順流下走，軍士覘知之，傍岸爇草牛如晝，整與阿术麾戰艦，轉戰五十里，擒貴于櫃門關，餘衆盡殺之。

瞭解天命，禍害及於百姓，這難道是仁人所做的事嗎？而你又窩囊無能，不敢出戰，爲勇士所不齒，我希望與你一决勝負。”吕文焕不回答，讓埋伏的弓箭手射中了劉整。三月，劉整的軍隊攻破了樊城的外城，殺死了二千敵人，俘虜了十六名副將。劉整偵探得知吕文焕將派張貴出城求援，於是分别派出戰艦，在漢水邊綁扎了許多像牛一樣的草堆，綿延交錯，大家都不知道這有什麽用。九月，張貴果然在夜晚出城，乘輪船順流而下，軍士偵察得知，在岸旁點燃草牛，江面如同白晝，劉整和阿术指揮戰艦，轉戰五十里，在櫃門關俘虜了張貴，其他的人則都殺了。

十一月，詔統水軍四萬户。宋荆湖制置李庭芝以金印牙符，授整漢軍都元帥、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爲書，使永寧僧持送整所，期以間整。永寧令得之，驛以聞于朝，敕張易、姚樞雜問，適整至自軍，言“宋怒臣畫策攻襄陽，故設此以殺臣，臣實不知”。詔令整復書謂：“整受命以來，惟知督厲戎兵，舉垂亡孤城耳。宋若果以生靈爲念，當重遣信使，請命朝廷，顧爲此小數，何益於事！”

十一月，皇帝令劉整統率水軍四萬户。宋荆湖制置使李庭芝以金印牙符，授任劉整爲漢軍都元帥、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并將此寫成文書，讓永寧的一個和尚送到劉整處，以期離間劉整。永寧守令得到後，派驛使上報朝廷，皇帝讓張易、姚樞問明情况。正好劉整從軍中來京，説：“南宋對我籌劃進攻襄陽極爲惱怒，所以設此計以殺我，我并不知道此事。”皇帝讓他復信説：“劉整自從受命以來，衹知道督率軍兵，攻下將要被消滅的孤城。宋如果以百姓的性命爲重，就應該派遣使者，來向朝廷請求。使出如此小小伎倆，又有什麽用呢！”

時圍襄陽已五年，整計樊、襄唇齒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人以栅蔽城，斬木列置江中，貫以鐵索。整言於丞相伯顔，令善水者斷木沉索，督戰艦趨城下，以回回炮擊之，而焚其栅。十年正月，遂破樊城，屠之。遣唐永堅入襄陽，諭吕文焕，乃以城降。上功，賜整田宅、金幣、良馬。

當時圍困襄陽已經五年，劉整考慮到襄陽與樊城唇齒相依，應該先攻取樊城。樊城人以栅欄護衛着城，又砍伐樹木放在江中，并用鐵索連在一起。劉整報告丞相伯顔後，命令會游泳的人砍斷樹木，使鐵索沉於江中，自己則督促戰艦直趨城下，用回回炮轟擊，并焚毁了栅欄。於是在十年正月，攻破了樊城，屠殺了全城軍民。劉整又派唐永堅進入襄陽城中，曉諭吕文焕，吕文焕就獻城投降了。上報戰功，皇帝賞賜劉整土地、住宅、金幣和良馬。

整入朝，奏曰：“襄陽破，則臨安摇矣。若將所練水軍，乘勝長驅，長江必皆非宋所有。”遂改行淮西樞密院事，駐正陽，夾淮而城，南逼江，斷其東西衝。十一年，升驃騎衛

劉整入朝，上奏説：“襄陽已被攻破，臨安的基礎也就動摇了。如果以我所訓練的水軍，乘勝前進，那麽長江沿綫就是我們的了。”他隨即被改任爲行淮西樞密院事，駐守正陽，在淮河兩岸築城，南逼長江，切斷了其東西要道。十一

上將軍、行中書左丞，宋夏貴悉水軍來攻，破之于大人洲。十二年正月，詔整别將兵出淮南，整鋭欲渡江，首將止之，不果行。丞相伯顏入鄂，捷至，整失聲曰："首帥止我，顧使我成功後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其夕，憤惋而卒，年六十三。贈龍虎衛上將軍、中書右丞，謚武敏。

子垣，嘗從父戰敗昝萬壽于通泉；埏，管軍萬户；均，榷茶提舉；垓，都元帥。孫九人，克仁，知房州。

年，劉整升任驃騎衛上將軍、行中書左丞。宋將夏貴以全部水軍來攻，被劉整在大人洲打敗。十二年正月，皇帝令劉整另外統兵出淮南，劉整急於渡江，主帥阻止了他，使他未能成行。丞相伯顏攻入鄂州，捷報傳來，劉整失聲説："主帥阻攔我，以至於别人先我而成功。常言説，善作者不一定善成，果然如此!"當晚，因悲憤惋惜而死，享年六十三歲。追贈龍虎衛上將軍、中書右丞，謚號武敏。

兒子劉垣，曾跟隨其父親在通泉打敗過昝萬壽；劉埏，任管軍萬户；劉均，任榷茶提舉；劉垓，任都元帥。九位孫子，其中劉克仁任房州知州。

# 元史卷一百六十二

## 列傳第四十九

### 李忽蘭吉

李忽蘭吉，一名庭玉，隴西人。父節，仕金，歲乙未，自鞏昌石門山從汪世顯以城降。

忽蘭吉隸皇子闊端爲質子，從攻西川。辛丑，以功爲管軍總領，兼總帥府知事，從征西番南澗有功。癸丑，世祖在潛邸，用汪德臣言，承制命忽蘭吉佩銀符，爲管軍千户、都總領，佐汪惟正立利州。乙卯正月，將兵三萬，取合江大獲山。宋劉都統率衆謀焚利州、沙市，次青山，忽蘭吉以伏兵取之，俘獲甚衆。都元帥阿答忽以聞，升本帥府經歷，兼軍民都彈壓。丙辰，憲宗更賜金符，仍命爲千户、都總領。戊午，忽蘭吉以兵先趨劍門覘伺，宋兵運糧於長寧，追至運曲垻，奪之，俘將校五人而還。

李忽蘭吉，又名庭玉，隴西人。父親李節，在金做官，乙未年，在鞏昌石門山跟隨汪世顯獻城投降。

忽蘭吉作爲人質歸屬於皇子闊端部下，隨從皇子攻打西川。辛丑年，因戰功任管軍總領，兼任總帥府知事，隨從大軍征伐西番南澗立有戰功。癸丑年，世祖尚稱王時，聽從汪德臣的建議，秉承聖旨命忽蘭吉佩戴銀符，做管軍千户、都總領，輔佐汪惟正創建利州。乙卯年正月，忽蘭吉率領三萬人馬，奪取合江大獲山。宋國劉都統率領軍隊企圖火燒利州、沙市，大軍進抵青山，忽蘭吉設伏截擊，得到大量戰利品和俘虜。都元帥阿答忽上報戰績，忽蘭吉被升爲本帥府經歷官，兼軍民都彈壓職。丙辰年，憲宗改賜忽蘭吉金符，仍然讓他任千户、都總領職。戊午年，忽蘭吉領兵先行到劍門偵察，宋國兵從長寧運糧，忽蘭吉追擊到運曲垻，奪取了糧草，俘虜宋國將校五人後撤回。

憲宗南征，忽蘭吉掌橋道饋餉之事，有功，賜璽書。從攻苦竹隘山寨，先登，斬守將楊立，獲都統張寔，招降長寧、清居、大獲山、運山、龍州等寨。十一月，大獲山守臣楊大淵納款，已而逃歸，憲宗怒，將屠其城，衆不知所爲。德臣諭忽蘭吉曰："大淵之去，事頗難測，亟追之！"乃單騎至城下，門未閉，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來撫汝軍民。"一卒引入，甲士環立，忽蘭吉下馬，執

憲宗南征，忽蘭吉負責架橋運糧，有功，被朝廷賜予璽書。隨從大軍攻打苦竹隘山寨，忽蘭吉首先登寨，斬殺守將楊立，擒獲都統張寔，招降長寧、清居、大獲山、運山、龍州等山寨。十一月，宋國大獲山守臣楊大淵投降，不久又逃回大獲山，憲宗發怒，準備實行屠城，衆人都不知該怎麽辦纔好。汪德臣指示忽蘭吉說："楊大淵此去，事情很難預料，你馬上去追他。"於是忽蘭吉單騎追到城下，當時城門還没來得及關閉，忽蘭吉大叫着衝入城中："皇帝讓我來撫慰你們軍民。"一個兵士引導他進入官衙，甲士環

大淵手，謂之曰："上方宣諭賜賞，不待而來，何也？"大淵曰："誠不知國朝禮體，且久出，恐城寨有他變，是以亟歸，非敢有異謀也。"遂與偕來，一軍皆喜。忽蘭吉入奏，憲宗曰："楊安撫反乎？"對曰："無也。"憲宗曰："汝何以知之？"對曰："軍馬整肅，防内亂也；城門不閉，無他心也；一聞臣言，即撫綏軍民，從臣以出，以是知之。"憲宗曰："汝不懼乎？"對曰："臣恐上勞聖慮，下苦諸軍，又爲一郡生靈命脉所寄，故不知其懼。"憲宗悦，賜蒲萄酒，大淵遂以故官侍郎、都元帥聽命，而民得生全。

立四周，忽蘭吉跳下馬，握着楊大淵的手，對他説："皇上正下達諭旨賞賜你，你不等一下就回來，這是爲了什麽呢？"楊大淵説："我實在不懂國朝的禮儀，而且出來這麽久了，恐怕城中有什麽變故，所以趕緊回來了，并不敢有别的圖謀。"於是隨同忽蘭吉回到軍中，全軍見此都十分高興。忽蘭吉到憲宗處奏報，憲宗問："楊安撫反叛了嗎？"忽蘭吉回答："没有。"憲宗説："你怎麽會知道？"忽蘭吉説："整肅軍馬是爲防止内亂；城門不關説明没有異心；一聽到臣下的話，就安撫平定軍民，隨同臣下出城，由以上舉止可以知道他無反叛之意。"憲宗説："你不怕嗎？"忽蘭吉回答説："臣上怕讓您擔憂費心，下怕勞苦諸軍，又知道這件事關係着一郡的生靈命脉，因此不知道害怕。"憲宗聽後很高興，賜給他葡萄酒，楊大淵得以原任官職侍郎、都元帥聽從調遣，而老百姓的生命也得到了保全。

憲宗命忽蘭吉與怯里馬哥領戰船二百艘，掠釣魚山，奪其糧船四百艘。憲宗次釣魚山，忽蘭吉作浮梁，以通往來。己未，與怯里馬哥、扎胡打、魯都赤、闊闊术領蒙古、漢軍二千五百略重慶。六月，總帥汪德臣没于軍，命忽蘭吉以其軍殿後，宋兵水陸晝夜接戰，皆敗之，部軍皆青居人，賞賚獨厚，遂與蒲察都元帥守青居，治城壁，儲芻糧，招納降附，宗王穆哥承制命忽蘭吉佩金符，爲鞏昌元帥。

憲宗命令忽蘭吉同怯里馬哥率領二百艘戰船，剽掠釣魚山守軍，奪得四百艘糧船。憲宗抵達釣魚山，忽蘭吉架起浮橋，以通往來。己未年，忽蘭吉同怯里馬哥、扎胡打、魯都赤、闊闊术率領二千五百名蒙古軍和漢軍攻打重慶。六月，總帥汪德臣死於軍陣，朝廷命忽蘭吉指揮他的軍隊殿後，宋軍自水陸兩路晝夜攻擊，都被他打敗，他所帶領的軍士都是青居人，朝廷給予的賞賜獨爲豐厚，此後同蒲察都元帥戍守青居，修繕城墻，儲備糧草，招納降附，宗王穆哥秉承聖旨命忽蘭吉佩金符，任鞏昌元帥。

中統元年，德臣子惟正襲總帥，至青居。五月，忽蘭吉等赴上都。時渾都海據六盤山以叛，世祖遣忽蘭吉亟還，與汪良臣發所統二十四州兵追襲之。十月，從宗王哈必赤等次合納忽石温之地，力戰，殺渾都海等於陣，餘黨悉平。二年六月，以功授鞏昌後元帥，賜金幣、鞍馬、弓矢。

中統元年，汪德臣之子汪惟正襲任總帥，來到青居。五月，忽蘭吉等人前往上都。當時渾都海正占據六盤山地區進行叛亂，世祖派忽蘭吉緊急返回戍地，與汪良臣一起調集所統管的二十四州軍隊追襲渾都海。十月，忽蘭吉隨從宗王哈必赤等人抵達合納忽石温地方，頑强作戰，在戰鬥中殺死渾都海等人，其殘餘黨羽都被平定。二年六月，忽蘭吉因功受命爲鞏昌後元帥，朝廷賜予金幣、鞍馬、弓矢。

九月，火都叛於西蕃點西嶺，

九月，火都在西蕃點西嶺叛亂，汪惟正率

汪惟正帥師襲之，至怯里馬之地，火都以五百人遁入西蕃。詔宗王只必鐵木兒，以答刺海、察吉里、速木赤將蒙古軍二千，忽蘭吉將總帥軍一千，追襲火都于西蕃。十月，擒之。四年，首將答刺海言忽蘭吉功高，詔賜虎符，忽蘭吉不受，問其故，對曰："臣聞國制，將萬軍者佩虎符，若汪氏將萬軍，已佩之，臣何可復佩!"帝是其言，命於總帥汪惟正下充鞏昌路元帥，所屬官悉聽節制。六月，答機叛於西蕃，帝命好里燕納，與惟正追之松州，忽蘭吉以千騎先往，執答機。

軍攻襲火都，軍隊來到怯里馬地方，火都帶領五百人馬逃到西蕃境内。朝廷詔令宗王只必鐵木兒，派答刺海、察吉里、速木赤指揮二千蒙古軍隊，忽蘭吉指揮一千總帥軍，進入西蕃追襲火都。十月，諸將擒獲火都。四年，首將答刺海上報忽蘭吉戰功高，朝廷詔令賜予虎符，忽蘭吉不接受，朝廷追詢原委，忽蘭吉回復說："臣下聽説國制規範，指揮一萬軍隊的人纔可佩虎符，像汪氏統率萬軍，已佩有虎符，臣下怎能再佩!"皇帝接受了他的説法，命令他在總帥汪惟正麾下充任鞏昌路元帥，所屬的相應官吏都聽其節制。六月，答機在西蕃叛變，皇帝命令好里燕納與汪惟正率軍攻襲到松州，忽蘭吉指揮一千騎兵先行，捕獲答機。

至元元年，入覲，命與同僉總帥汪良臣還蜀，守青居。是時，國兵猶與宋兵相持于釣魚山。三年，宋兵陷大梁平山寨。平章賽典赤令忽蘭吉領兵千餘騎，掠其境，先以七百人覘之，聞寨中擁老幼西去，追擊之，斬首三百級，得馬二百八十，都元帥欽察等家屬百餘口先爲宋兵所得，亦奪還之。四年，以本職充閬蓬廣安順慶夔府等處蒙古漢軍都元帥參議。六年，賜虎符，授昭勇大將軍、夔東路招討使，以軍三千，立章廣平山寨，置屯田，出兵以絶大梁平山兩道。

至元元年，入朝覲見，受命與同僉總帥汪良臣一起返回蜀地，屯戍青居。當時，國兵仍在釣魚山與宋軍對峙。三年，宋軍攻陷大梁平山寨。平章賽典赤命令忽蘭吉率領一千餘騎兵剽掠其地，忽蘭吉先派七百人前往覘探動静，探知寨民已扶老携幼西去，於是下令追擊西去的人群，斬獲三百顆首級，得到二百八十匹馬，早先被宋軍俘虜的都元帥欽察等人的一百餘口家屬，也都搶救回來了。四年，忽蘭吉以本職充任閬、蓬、廣安、順慶、夔府等處蒙古及漢軍都元帥參議。六年，朝廷賜予虎符，授昭勇大將軍、夔東路招討使職銜，率三千軍士，設立章廣平山寨，置屯田，派出軍士以阻絶大梁平山兩處通道。

十年正月，成都失利，帝遣人問所以失之之故，及今措置之方，忽蘭吉附奏曰："初立成都，惟建子城，軍民止於外城，别無城壁。宋軍乘虚來攻，失於不備，軍官皆年少不經事之人，以此失利。西川地曠人稀，宜修置城寨，以備不虞；選任材智，廣畜軍儲，最爲急務。今蒙古、漢軍多非正身，半以驅奴代，宜嚴禁之。所謂修築城寨、練習軍馬、措畫屯田、規運糧餉、創造舟楫、完繕軍器，六

十年正月，成都戰場失利，皇帝派人探詢導致失利的原因，以及當今處理安排的方法，忽蘭吉附奏説："最初建築成都城時，衹建了子城，軍民居住在外城，此外没有城池壁壘。宋軍乘虚前來攻打，我們失於不備，軍官又都是年輕没經驗的人，因此作戰失利。西川地曠人稀，應修築城寨，用以防備不測事變；選拔有勇有謀之人任職，廣貯軍資，這些都是最急迫的事務。現在的蒙古、漢軍大多不是正規軍士出身，一半是由驅奴代替的，應該嚴厲禁止。所謂修築城寨、練習軍馬、安排設立屯田、規劃運輸接濟糧餉、修造

者不可缺一；又當任賢遠讒，信賞必罰，修內治外，戰勝攻取，選用良將，隨機應變，則邊陲無虞矣。”六月，將兵赴成都，與察不花同權省事。十一月，復還守章廣平山寨，前後七年，每戰輒勝。

戰艦、補充整理裝備，六件事情不可缺少一件；還應當任用賢能，疏遠進讒言的人，信賞必罰，修內治外，攻略作戰，選任良將，隨機應變，那樣邊陲也就可以無憂了。”六月，率領軍隊奔赴成都，與察不花共同代理行省事務。十一月，又還守章廣平山寨，前後駐守了七年，每次作戰都能取得勝利。

十三年，引兵略重慶，復取簡州。十四年，承制授延安路管軍招討使。十五年，禿魯叛于六盤山，忽蘭吉以延安路軍，會別速台、趙炳及總帥府兵于六盤，敗禿魯于武川，俘其孥，還，承制授京兆延安鳳翔三路管軍都尉，兼屯田守衛事。十月，改同知利州宣撫使，夔東招討如故，入覲，賜虎符，授四川北道宣慰使。忽蘭吉請以先受鞏昌元帥之職及虎符，與其弟庭望。二十年，改四川南道宣慰使。

十三年，忽蘭吉率領軍隊進攻重慶，再次奪取簡州。十四年，秉承聖旨授忽蘭吉任延安路管軍招討使。十五年，禿魯在六盤山反叛，忽蘭吉帶延安路軍，在六盤山與別速台、趙炳所領軍隊及總帥府軍隊會合，在武川打敗禿魯，俘虜了他的妻子兒女，撤回，秉承聖旨授忽蘭吉爲京兆、延安、鳳翔三路管軍都尉，兼理屯田守衛事。十月，改任同知利州宣撫使，仍擔任夔東招討使職，入朝覲見，朝廷賜他虎符，授職任四川北道宣慰使。忽蘭吉請求將他早先擔任的鞏昌元帥職務以及所佩用的虎符，轉給他的弟弟李庭望。二十年，改任四川南道宣慰使。

二十一年，奉旨與參政曲里吉思、僉省巴八、左丞汪惟正，分兵進取五溪洞蠻。時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蠻獠叛服不常，往往劫掠邊民，乃詔四川行省討之。曲里吉思、惟正一軍出黔中，巴八一軍出思、播，都元帥脫察一軍出澧州，忽蘭吉一軍自夔門會合。十一月，諸將鑿山開道，綿亘千里，諸蠻設伏險隘，木弩竹矢，伺間竊發，亡命迎敵者，皆盡殺之。遣諭諸蠻酋長率衆來降，獨散毛洞覃順走避岩谷，力屈始降。

二十一年，奉旨與參政曲里吉思、僉省巴八、左丞汪惟正等，分別率領大軍征服五溪洞蠻人。當時思、播二州以南，施、黔、鼎、澧、辰、沅等州邊界，蠻僚之人叛降不定，常常劫掠邊地民衆，於是朝廷詔令四川行省討伐他們。曲里吉思、汪惟正指揮一支軍隊自黔中進討，巴八指揮的軍隊自思、播二州進發，都元帥脫察帶軍隊出澧州，忽蘭吉率領一軍從夔門出發與諸軍會合。十一月，諸將指揮軍士們鑿山開道，道路綿延千里，諸處蠻人埋伏在險要關隘，使用木弩竹矢等武器，等待機會暗中發射，凡是不顧性命盲目迎戰的軍士，都被殺死。諸將派遣使節告諭諸處蠻人酋長率領大衆前來投降，衹有散毛洞酋長覃順率衆逃走避入岩谷，到力量消耗盡了纔投降。

二十三年，入覲，以老病，乞歸田里，帝憫之，得還鞏昌。二十六年，行省列奏忽蘭吉之功，請用范殿帥故事，商議本省軍事。二十七年，拜資善大夫，遙授陝西等處行尚書省

二十三年，入朝覲見，因爲年老患病，請求回歸故里，皇帝憐惜他，得到允准返還鞏昌。二十六年，行省列奏忽蘭吉的功勛，請求按照范殿帥的舊例，准許忽蘭吉參與商議本省的軍事事務。二十七年，拜爲資善大夫，遙授陝西等處行

左丞，商議軍事，食左丞之禄。元貞二年，入覲，授資德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議本省公事，卒。泰定元年，謚襄敏。

尚書省左丞職，准予參議軍事事務，給予左丞職務的俸禄。元貞二年，入朝覲見，授爲資德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右丞，准予參議本省事務，逝世。泰定元年，謚曰襄敏。

**李庭**

李庭小字勞山，本金人蒲察氏，金末來中原，改稱李氏，家于濟陰，後徙壽光。至元六年，以材武選隸軍籍，權管軍千户。從伐宋，圍襄陽，宋將夏貴率戰船三千艘來援，泊鹿門山西岸，諸翼水軍攻之，相持七日。庭時將步騎，自請與水軍萬户解汝楫擊之，斬其裨將王玘、元勝。河南行省承制授庭益都新軍千户。宋襄陽守將吕文焕以萬五千人來攻萬山堡，萬户張弘範方與接戰，庭單騎横槍入陣，殺二人，槍折，倒持回擊一人墜馬，庭亦被二創，復奪後軍槍，裹創力戰，敗之。

李庭小字勞山，原本是金人蒲察氏，金國末年來到中原，改姓李氏，落户在濟陰，後遷徙到壽光。至元六年，因勇武有才幹被選入軍籍，代理管軍千户。隨從大軍征伐宋國，包圍襄陽，宋國將軍夏貴率領三千艘戰船前來增援襄陽守軍，停泊在鹿門山的西岸，元諸翼水軍向其進攻，雙方相持七天。李庭當時統領的是步騎軍，他主動請求協同水軍萬户解汝楫攻打夏貴的水軍，陣中斬殺宋國裨將王玘、元勝。河南行省秉承聖旨授任李庭爲益都新軍千户。宋國襄陽守將吕文焕指揮一萬五千軍隊來攻打萬山堡，萬户張弘範正指揮部衆同敵人交手，李庭就單人匹馬挺槍衝入敵陣，殺死二名敵軍後，槍斷了，李庭又倒提着槍回擊一名追敵，將他打到馬下，李庭也受了兩處傷，他又奪過了後軍的槍，裹好傷口，拼力奮戰，打敗了敵人。

八年春，真除益都新軍千户，賜號拔都兒，與宋兵戰襄陽城下，追奔逐北，直抵城門，流矢中左股而止。九年春，攻樊城外郛，炮傷額及左右手，奪其土城，遂進攻襄陽東堡，炮傷右肩。焚其樓，破一字城。文焕麾下有胖山王總管者，驍將也，庭設伏誘擒之，以功授金符。十年春，大軍攻樊城，庭運薪芻土牛填城壕，立雲梯，城上矢石如雨，庭屢中炮，墜城下，絶而復蘇，裹創再登，如是者數四，殺獲甚多。樊城破，襄陽降，以功授金虎符，爲管軍總管。

八年春季，他正式任益都新軍千户職，朝廷賜給他拔都兒稱號，隨軍在襄陽城下同宋軍作戰，追殺逃敵，直抵城門，左腿被流箭射傷後纔停止追殺。九年春季，進攻樊城外城，被炮石打傷額部和左右手，但仍奪取了敵人的土城，隨後就攻打襄陽東堡，又被炮打傷右肩。他燒毁敵樓，奪取了一字城。吕文焕部屬中有個稱爲胖山王總管的大將，是一名勇將，李庭設下埋伏引誘他出戰并將其擒獲，因功被朝廷授予金符。十年春季，大軍攻打樊城，李庭指揮搬運木料、草把、土牛填塞城壕，架起雲梯，城上敵人發射的箭石像雨點一般，李庭屢次被炮石擊中，墜落到城下，昏死後蘇醒，裹好傷口再次登城作戰，這樣好幾次，殺傷俘獲的敵人很多。樊城被攻陷，襄陽守敵投降，李庭因功被朝廷授予金虎符，任管軍總管。

十一年九月，從伯顏發襄陽，次郢州。郢在漢水東，宋人復於漢水西

十一年九月，跟隨伯顏大軍自襄陽出發，抵郢州。郢州位於漢水東岸，宋國人又在漢水西岸

築新郢，以遏我軍。黄家灣有溪通藤湖，至漢水數里，宋兵亦築堡設守備焉。庭與劉國傑先登，拔之，遂蕩舟而進，攻沙洋、新城，炮傷左脅，破其外堡，復中炮，墜城下，矢貫于胸，氣垂絶，伯顔命剖水牛腹納其中，良久乃蘇。以功加明威將軍，授益都新軍萬户。師次漢口，宋將夏貴鎖戰艦，横截江面，軍不得進，乃用庭及馬福等計，由沙蕪口入江。武磯堡四面皆水，庭决其水而攻之，大軍渡江，武磯堡亦破。遂從阿术轉戰至鄂州，順流而東。十二年春，與宋將孫虎臣戰丁家洲，奪船二十餘，宋軍潰，以功加宣威將軍。宋兵斷真州江路，庭焚其船二百餘，擊斬其護岸軍。聞夏貴欲由太湖援臨安，亟出兵逆戰裕溪口，敗之。諸軍攻常州，庭鏖戰，奪北門而入。

十三年春，至臨安，宋主降，伯顔命庭等護其内城，收集符印珍寶，仍令庭與唐兀台等防護宋主赴燕。世祖嘉其勞，大宴，命坐於左手諸王之下、百官之上，賜金百錠，金、珠衣各一襲，仍諭之曰："劉整在時，不曾令坐於此，爲汝有功，故加以殊禮，汝子孫宜謹志之勿忘。"繼有旨："汝在江南，多出死力，男兒立功，要在西北上也。今有違我太祖成憲者，汝其往征之。"乃别降大虎符，加鎮國上將軍、漢軍都元帥，仍命其次子大椿襲萬户職。庭至哈剌和林、晃兀兒之地，越嶺北，與撒里蠻諸軍大戰，敗之。移軍河西，擊走叛臣霍虎，追至大磧而還。諸王昔里吉、脱脱木兒反，庭襲擊，生獲之，啓皇子只必帖木兒賜之死。復引兵會諸王納里忽，渡塔迷兒河，擊走其餘黨兀斤

構築了新郢城，用以遏止我軍。黄家灣有溪水通藤湖，距漢水數里，宋軍也在那裏構築堡壘設立了守備。李庭與劉國傑領兵首先登上堡壘，占領了它，然後駕船前進，攻打沙洋、新城，炮石擊傷李庭左脅部，攻陷敵城外堡，又被炮石擊中，墜落城下，被箭射穿胸部，氣息奄奄，伯顔命令軍士剖開水牛腹部，將李庭放入牛腹中，過了很久他纔蘇醒。因功被加授明威將軍銜，授任爲益都新軍萬户。大軍抵達漢口，宋國將軍夏貴連鎖戰艦，横截住江面，我軍不能前進，於是采用李庭及馬福等人的計謀，從沙蕪口入江。武磯堡四面環水，李庭放水攻堡，大軍渡江，武磯堡也被攻陷。於是就隨從阿术轉戰到鄂州，順流東進。十二年春季，在丁家洲與宋國將軍孫虎臣作戰，奪船二十餘艘，宋國軍隊潰敗，李庭因功被朝廷加銜爲宣威將軍。宋國軍隊切斷真州長江的通路，李庭焚毁宋國船二百餘艘，攻擊斬殺護岸宋軍。探知夏貴準備從太湖增援臨安，緊急出兵在裕溪口迎擊，將其打敗。諸軍會攻常州，李庭與宋國軍隊鏖戰，奪取北門衝進城内。

十三年春季，大軍攻到臨安，宋國主投降，伯顔命令李庭等人保衛臨安内城，收集符印珍寶，又命令李庭與唐兀台等護衛宋國主前往燕京。世祖嘉獎他的辛勞，舉辦盛大宴會，讓他坐在左手諸王班位之下、百官班位之上，并賜予金百錠，金、珠衣各一襲，還告諭他説："劉整在世時，也没允許他坐在這個位置上，因爲你有功勛，因此我纔予以特殊的禮遇，你的子孫們應該牢記不要忘記。"接着又下旨説："你在江南時，常拼死效力，男兒要建立大功，應該到西北地方。現在有違背太祖成憲的人，你去征伐他吧。"於是另外頒發給大虎符，加職銜鎮國上將軍、漢軍都元帥，還命他的次子李大椿襲任萬户職務。李庭率軍到哈剌和林、晃兀兒地方，跨越嶺北，同撒里蠻諸軍大戰，將其打敗。轉移軍隊到河西地區，攻擊趕走叛臣霍虎，追殺到大漠纔撤回。諸王昔里吉、脱脱木兒造反，李庭率軍襲擊，將他們生擒，上報皇子只必帖木兒將他們賜死。又帶軍會合諸王納里忽，渡過塔迷兒河，打退其餘

末台、要术忽兒等，河西悉平。

黨兀斤末台、要术忽兒等人，河西的叛亂全被平定。

十四年，入朝，世祖勞之，賜以益都居第、單河官莊、鈔萬五千貫及弓矢諸物，拜福建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改福建道宣慰使。召赴闕，備宿衛。

十四年，入朝覲見，世祖慰勞他，賜給他益都住宅、單河田莊、鈔一萬五千貫及弓箭等物品，任命他爲福建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改任福建道宣慰使。召他回朝，擔任宫中警衛。

十七年，拜驃騎衛上將軍、中書左丞，東征日本。十八年，軍次竹島，遇風，船盡壞，庭抱壞船板，漂流抵岸，下收餘衆，由高麗還京師，士卒存者十一二。繼以父歿，歸益都，召拜中書左丞、司農卿，不赴。

十七年，被任命爲驃騎衛上將軍、中書左丞，率軍東征日本。十八年，軍隊抵達竹島，遇到大風，船隻都被毁壞，李庭抱着壞船板，漂流抵達海岸，上岸收集餘衆，從高麗返回京師，士卒僅存十分之一二。接着因父親去世，回到益都，朝廷召任他爲中書左丞、司農卿，他未應召。

二十四年，宗王乃顔叛，驛召至上都，統諸衛漢軍，從帝親征。塔不台、金家奴來拒戰，衆號十萬，帝親麾諸軍圍之，庭調阿速軍繼進，流矢中胸貫脅，裹創復戰，帝遣止之，乃已。令軍中備百弩，俟敵列陣，百弩齊發，乃不復出。帝問庭："彼今夜當何如?"庭奏："必遁去。"乃引壯士十人，持火炮，夜入其陣，炮發，果自相殺，潰散。帝問何以知之，庭曰："其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在後，是以知其將遁。"帝大喜，賜以金鞍良馬。庭奏："若得漢軍二萬，從臣便宜用之，乃顔可擒也。"帝難之，命與月兒魯蒙古軍并進，遂縛乃顔以獻。帝既南還，庭又親獲塔不台、金剛奴，以功加龍虎衛上將軍，遥授中書省左丞。

二十四年，宗王乃顔叛變，朝廷驛召李庭到上都，讓他統領諸衛漢軍，跟隨皇帝親征。塔不台、金家奴率軍前來抵禦，號稱擁有十萬軍衆，皇帝親自指揮各支軍隊包圍攻擊，李庭調阿速的軍隊跟進，被流矢射中，自胸貫穿至脅部，他裹好傷口後再度投入戰鬥，皇帝派人勸阻他，纔肯罷休。他下令軍中準備好一百支强弩，等敵人列好陣式，百弩齊發，敵人纔不敢再度貿然衝出。皇帝問李庭："你認爲敵人今夜會有什麽動作?"李庭奏答："敵人肯定會逃走。"於是率領十餘名壯士，拿着火炮，乘夜潛入敵軍營陣，燃發火炮，敵人果然大亂自相衝殺，潰敗四散。皇帝問李庭怎麽會預測到敵人會逃跑，李庭回答説："敵兵雖然多，但没有紀律，見皇帝駐軍在此而不出戰，必定懷疑有大軍在後增援，所以我能預料到他們會逃跑。"皇帝聽後極爲高興，賜給他佩金鞍的良馬。李庭上奏説："如果能派給我二萬漢軍，聽由臣下隨機調遣使用，我可以擒獲乃顔。"皇帝不同意，下令他與月兒魯蒙古軍一同進軍，終於將乃顔擒獲獻給皇帝。皇帝南返後，李庭又親自率軍擒獲塔不台、金剛奴，因有此戰功朝廷給他加銜龍虎衛上將軍，遥授中書省左丞職。

二十五年，乃顔餘黨哈丹秃魯干復叛於遼東。詔庭及樞密副使哈答討

二十五年，乃顔餘黨哈丹秃魯干在遼東再度叛亂，朝廷詔令李庭與樞密副使哈答前往征討，

之，大小數十戰，弗克而還。既而庭整軍再戰，流矢中左脅及右股，追至一大河，選鋭卒，潛負火炮，夜溯上流發之，馬皆驚走，大軍潛於下流畢渡。天明進戰，其衆無馬，莫能相敵，俘斬二百餘人，哈丹秃魯干走高麗死。拜資德大夫、尚書左丞，商議樞密院事，官其長子大用，仍賜鈔二萬五千貫。庭因奏："今漢軍之力，困於北征，若依江南軍，每歲二八放散，以次番上，甚便。"帝可其奏，令著爲令。宗王海都將犯邊，伯顏以聞，帝命月兒魯與庭議所以爲備，庭請下括馬之令，凡得馬十一萬匹，軍中賴其用。拜榮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提調諸衛屯田事。

經過大小數十次戰役，未能獲勝而撤回。不久李庭率軍再度與之交戰，被流矢射中左脅部和右腿，追擊敵人到一條大河旁，他選拔精鋭士卒暗中背負火炮，在夜間到河的上游發炮，敵軍馬匹都被炮火驚散，而大軍乘機暗中在下游渡過。天亮後大軍向敵人發起攻擊，敵衆失去戰馬，無法與大軍對抗，李庭所部俘獲和斬殺二百餘敵軍，哈丹秃魯干敗逃到高麗後死去。朝廷拜李庭爲資德大夫、尚書左丞，參預樞密院事務，并賜官給他的長子李大用，還賜給李庭鈔二萬五千貫。李庭就此上奏説："現在漢軍的軍力疲困於北征戰事，如果能依照江南軍例，在每年二八月解散，依次輪流值勤，會很便利。"皇帝批准了他的奏議，下詔將他的建議記録爲條令。宗王海都準備進犯邊界，伯顏向朝廷報告了情況，皇帝命令月兒魯與李庭商議戰備事宜，李庭請求朝廷頒布徵馬令，共徵得馬十一萬匹，軍隊所用戰馬由此得到充分補給。朝廷拜李庭爲榮禄大夫、平章政事，參預樞密院事務，提調諸衛屯田事務。

三十一年春，世祖崩，月兒魯與伯顏等定策立成宗，庭翊贊之功居多。成宗與太后眷遇甚至，每進食，必分賜之，大宴仍命序坐於左手諸王之下、百官之上，賜以珠帽、珠半臂、金帶各一，銀六錠，莊田諸物稱是。奉旨整點江浙軍馬五百三十二所，還，入見，成宗親授以衣，慰勞之。初，武宗出鎮北邊，庭請從行，成宗憫其老，不許，賜鈔五萬貫，依前榮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提調諸衛屯田，兼後衛親軍都指揮使。奉旨北征懷都，至野馬川而還。俄有中使傳旨拘漢軍之馬，以濟北軍，且令焚其鞍轡、行糧諸物。庭因感疾，詔内醫二人診視之，疾稍間，扈從上都，特降旨存護其家。大德八年二月卒。至大二年，贈推忠翊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追封益國公，謚武毅。子大用，同知

三十一年春季，世祖去世，月兒魯與伯顏等人定策擁立成宗，李庭輔佐贊助之功居多，成宗與太后對他的照顧很周到，每次進食，必定分賜一份給他，遇大宴時還命他序班坐在左手諸王班位之下、居百官班位之上，賜予珠帽、珠半臂、金帶各一份，銀六錠，以及相應數量的莊田諸物。奉旨整點江浙軍馬戍衛五百三十二所，回朝，入覲皇帝，成宗親自授予衣物，慰勞他。武宗出鎮北邊之初，李庭請求隨行，成宗憫惜他年事已高，未予允准，賜給他錢鈔五萬貫，准許他依照以前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職銜參與商議樞密院事務，提調諸衛屯田之事，兼任後衛親軍都指揮使。奉旨率師北征懷都，前進至野馬川後撤回。不久有太監傳朝廷旨意徵調漢軍的馬匹，用以供給北軍所需，并且下令焚毁所佩鞍轡、行糧等物品。李庭這時患病，朝廷詔令兩名内醫前往診治，病情稍有好轉，即扈從皇帝來到上都，皇帝特降詔旨慰問他的家人。大德八年二月，李庭逝世。至大二年，朝廷封贈他爲推忠翊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銜號，追封爵位爲益國

歸德府事，以哀毀卒；大椿，襲職佩金虎符，爲宣武將軍、益都新軍萬户，戍建康；大誠，襲職後衛親軍都指揮使。

公，謚號稱武毅。其子李大用，同知歸德府事，因悲傷過度而去世；子李大椿世襲父職佩金虎符，任宣武將軍、益都新軍萬户，駐守建康；子李大誠世襲父職後衛親軍都指揮使。

**史弼**　史彬

史弼字君佐，一名塔剌渾，蠡州博野人。曾祖彬，有膽勇，太師、國王木華黎兵南下，居民被虜，蠡守閉城自守，彬謂諸子曰："吾所恃者，郡守也。今棄民自保，吾與其束手以死，曷若死中求生！"乃率鄉人數百家，詣木華黎請降，木華黎書帛爲符，遣還。既而州破，獨彬與同降者得免。弼長通國語，膂力絶人，能挽强弓，里門鑿石爲獅，重四百斤，弼舉之，置數步外。潼關守將王彦弼奇其材，妻以女，又薦其材勇於左丞相耶律鑄。弼從鑄往北京，近侍火里台見弼所挽弓，以名聞世祖。召之，試以遠垛，連發中的，令給事左右，賜馬五匹。

史弼字君佐，又名塔剌渾，蠡州博野人。曾祖父史彬有膽識勇氣，太師、國王木華黎率軍南征時，所到之處居民多被俘，蠡州太守閉城自保，史彬對兒子們説："我們所依仗的人就是郡守。現在他拋棄百姓自保，我們與其束手待死，何不在死中求生。"於是帶着幾百家同鄉前往木華黎帳前請降，木華黎用帛書寫爲符記，將他們派回城中。不久州城被攻破，衹有史彬及同降的人得免於屠戮。史弼長大後懂國語，膂力超人，能使用强弓，里門處有石鑿的獅子，重四百斤，史弼能舉着它放置到幾步之外。潼關的守將王彦弼對他的才能感到驚奇，將女兒嫁給了他，又因他有才智和勇武，把他推薦給左丞相耶律鑄。史弼隨從耶律鑄前往北京，近侍火里台見到史弼使用的强弓，把他的名字告訴了世祖。世祖召見他，設遠垛測試他的功力，他連發連中，世祖於是命他在左右供職，賜給馬五匹。

中統末，授金符、管軍總管，命從劉整伐宋。攻襄樊，嘗出挑戰，射殺二人，因横刀呼曰："我史奉御也！"宋兵却退。至元十年，諸將分十二道圍樊城，弼攻東北隅，凡十四晝夜，破之，殺其將牛都統。襄陽降，上其功，賜銀及錦衣、金鞍，升懷遠大將軍、副萬户。遂從丞相伯顔南征，攻沙洋堡，飛矢中臂，城拔，凝血盈袖，事聞，賜金虎符。軍至陽羅堡，伯顔誓衆曰："先登南岸者爲上功。"弼率健卒直前，宋兵逆戰，奮呼擊走之，伯顔登南岸，論弼功第一，進定遠大將軍。鄂州平，進軍而東，至大孤山，風大作，伯顔命弼禱于大孤山神，風立止。

中統末年，朝廷給予他金符，任管軍總管，命令他隨從劉整征伐宋國。大軍進攻襄樊，他曾經出陣挑戰，射死兩名敵人，然後横刀大叫："我是史奉御。"宋國兵聞言退却。至元十年，諸將軍分兵十二道包圍樊城，史弼率兵攻打城東北隅，前後經歷十四晝夜的戰鬥，城被攻破，史弼將其守將牛都統殺死。襄陽投降，上報史弼的戰功，朝廷賜給他銀及錦衣、金鞍，升爲懷遠大將軍、副萬户。之後他跟隨丞相伯顔南征，攻打沙洋堡時，被流矢射中臂部，城被攻破時，已凝血滿袖，上報後，朝廷賜予他金虎符。大軍到達陽羅堡，伯顔誓師説："先登南岸的人爲上功。"史弼率領健卒直衝向前，宋國士兵迎戰，史弼等高聲呼喊着奮力將敵人擊退，伯顔登南岸後，論次史弼戰功居第一，升爲定遠大將軍。鄂州平定後，向東進軍，抵大孤山，大風突起，伯顔命令史弼向大孤山神祈禱，狂風立刻停息下來。

兵駐瓜洲，阿塔海言：“揚子橋乃揚州出入之道，宜立堡，選驍將守之。”伯顏授弼三千人，立木堡，據其地。弼遽以數十騎抵揚州城，或止之曰：“宋將姜才倔强，未可易也。”弼曰：“吾栅揚子橋，據其所必争之地，才乘未固，必來攻我，則我之利也。”才果以萬衆，乘夜來攻，人挾束薪填塹，弼戒軍中無嘩，俟其至，下檑木，發炮石擊之，殺千餘人，才乃退，弼出兵擊之。會相威、阿术兵繼至，大戰，才敗走，擒其將張都統。十三年六月，才復以兵夜至，弼三戰三勝。天明，才見弼兵少，進迫圍弼，弼復奮擊之，騎士二人挾火槍刺弼，弼揮刀禦之，左右皆仆，手刃數十百人。及出圍，追者尚數百騎，弼殿後，敵不敢近，會援兵至，大破之，才奔泰州。及守將朱焕以揚州降，使麥术受其降於南門外，而弼從數騎，由保城入揚州，出南門，與之會，以示不疑。制授昭勇大將軍、揚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萬户。冬，遷黄州等路宣慰使。

軍兵駐在瓜洲，阿塔海説：“揚子橋是揚州的出入要道，應該設立堡壘，選擇驍勇的戰將戍守。”伯顏交給史弼三千兵士，建築木堡，據守在那裏。史弼急派數十騎兵至揚州城下，有人勸阻説：“宋國將軍姜才堅毅頑强，不可輕視。”史弼回答：“我們在揚子橋築堡，占據了敵人必争之地，姜才乘我立足未穩的時機肯定會來攻打我，那我就可以乘機取勝了。”姜才果然指揮一萬多士兵乘着夜色前來攻打，宋國士兵都携帶着以填塞塹壕的柴薪，史弼告誡軍士不要驚慌喧嘩，等待宋兵抵至堡下，纔推下檑木，發射炮石攻擊宋軍，殺傷一千多人，姜才於是指揮撤退，史弼出兵追擊他們。恰值相威、阿术領兵相繼來到，姜才失利敗逃，史弼等擒獲其部將張都統。十三年六月，姜才又率兵乘夜來交戰，史弼指揮抵禦，三戰三勝。天亮以後，姜才見史弼兵力不足，麾兵進逼包圍史弼，史弼再次率領將士奮力抗擊敵人，有兩個宋國騎兵挾火槍刺擊史弼，他揮刀抵擋，左右二人全被打倒，又親手砍殺宋軍幾十上百人。待他突出重圍，追殺他的宋軍騎兵還有幾百人，史弼親自殿後，敵人不敢逼進，時值援軍趕到，於是大敗宋軍，姜才逃奔泰州。等揚州宋軍守將朱焕獻城投降，派麥术在揚州南門外受降，史弼則帶領幾名騎兵，從保城進入揚州城，走出南門與麥术、朱焕等會見，以表示没有疑心。朝廷頒令授他爲昭勇大將軍、揚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萬户。冬季，調任黄州等路宣慰使。

十五年，入朝，升中奉大夫、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行黄州等路宣慰使。盗起淮西司空山，弼平之。十七年，南康都昌盗起，弼往討，誅其親黨數十人，脅從者宥之。江州宣課司税及民米，米商避去，民皆閉門罷市，弼立罷之。十九年，改浙西宣慰使。二十一年，黄華反建寧，春復霖雨，米價涌貴，弼即發米十萬石，平價糶之，而後聞于省，省臣欲增其價，弼曰：“吾不可失信，寧輟

十五年，入朝覲見，升爲中奉大夫、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行黄州等路宣慰使。淮西司空山出現强盗，史弼將其平定。十七年，南康都昌出現强盗，史弼前去征討，誅戮幾十名强盗親黨，赦免了脅從的人。江州宣課司徵收百姓的米税，米商們避税離去，百姓們都閉門罷市，史弼立即停徵此税。十九年，改任浙西宣慰使。二十一年，黄華在建寧造反，春季又逢久雨，米價大漲，史弼立即撥出大米十萬石，以平價賣出，穩定米市，事後纔向行省上報，省臣想增加米價，史弼説：“我不能失信，甘願停領我的俸米

吾俸以足之。”省不能奪，益出十萬石，民得不饑。改淮東宣慰使，弼凡三官揚州，人喜，刻石頌之，號三至碑。遷僉書沿江行樞密院事，鎮建康。二十六年，平台州盜楊鎮龍，拜尚書左丞，行淮東宣慰使。冬，入朝，時世祖欲征爪哇，謂弼曰：“諸臣爲吾腹心者少，欲以爪哇事付汝。”對曰：“陛下命臣，臣何敢自愛！”二十七年，遥授尚書省左丞，行浙東宣慰使，平處州盜。

補償不足的米價。”行省不能迫使他改變主張，又增撥大米十萬石，老百姓纔得以避免陷入饑饉。改任淮東宣慰使，史弼前後三次在揚州任職，人們都很尊崇他，於是刻碑頌揚他的政績，碑稱三至碑。調任僉書沿江行樞密院事，鎮守建康。二十六年，平定台州强盜楊鎮龍，朝廷任他爲尚書左丞，行淮東宣慰使。冬季，入朝覲見，當時世祖準備征伐爪哇國，對史弼説：“諸臣中可作爲我心腹的人不多，我想將征討爪哇國的事情交給你去辦。”史弼回答説：“陛下交付給臣下，臣下哪裏敢自重不盡力。”二十七年，朝廷遥授他爲尚書省左丞，行浙東宣慰使，平定處州强盜。

二十九年，拜榮禄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往征爪哇，以亦黑迷失、高興副之，付金符百五十、幣帛各二百，以待有功。十二月，弼以五千人合諸軍，發泉州，風急濤涌，舟掀簸，士卒皆數日不能食。過七洲洋、萬里石塘，歷交趾、占城界，明年正月，至東董西董山、牛崎嶼，入混沌大洋橄欖嶼，假里馬答、勾闌等山，駐兵伐木，造小舟以入。時爪哇與鄰國葛郎構怨，爪哇主哈只葛達那加剌，已爲葛郎主哈只葛當所殺，其婿土罕必闍耶攻哈只葛當，不勝，退保麻喏八歇。聞弼等至，遣使以其國山川、户口及葛郎國地圖迎降，求救。弼與諸將進擊葛郎兵，大破之，哈只葛當走歸國。高興言：“爪哇雖降，倘中變，與葛郎合，則孤軍懸絶，事不可測。”弼遂分兵三道，與興及亦黑迷失各將一道，攻葛郎。至答哈城，葛郎兵十餘萬迎敵，自旦至午，葛郎兵敗，入城自守，遂圍之。哈只葛當出降，并取其妻子官屬以歸。土罕必闍耶乞歸易降表，及所藏珍寶入朝，弼與亦黑迷失許之，遣萬户担只不丁、甘州不花，

二十九年，朝廷任他爲榮禄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率軍前去征伐爪哇國，并任亦黑迷失、高興爲其副帥，頒予他們金符一百五十枚、幣和帛各二百，作爲賞功之資。十二月，史弼帶領所部軍士五千人會合諸軍，從泉州出征，海上風急濤涌，舟船顛簸，士卒們接連幾日不能進食。航船過七洲洋、萬里石塘，經歷交趾、占城境界，第二年正月，抵達東董、西董山、牛崎嶼，進入混沌大洋橄欖嶼，及假里馬答、勾闌等山，屯扎在那裏伐木造小型船隻進軍内陸。當時爪哇國與毗鄰的葛郎國結仇，爪哇國主哈只葛達那加剌已被葛郎國主哈只葛當殺害，爪哇國主的女婿土罕必闍耶攻打哈只葛當，不能取勝，退守在麻喏八歇。他聽到史弼等人已率軍抵達爪哇，即派遣使節獻出爪哇國的山川、户口圖册及葛郎國的地圖以示歸降并請求救援。史弼同諸將進攻葛郎軍隊，大敗葛郎軍，哈只葛當逃回國中。高興進言説：“爪哇國雖已表示投降，但如果中途變卦，與葛郎國聯合，那我軍就會成爲進入絶境的孤軍，後果將難以預料。”史弼於是決定同亦黑迷失、高興各率一支軍隊，分兵三道進攻葛郎國。軍至答哈城下，遇葛郎軍十餘萬迎戰，雙方激戰，從早上到中午，葛郎軍失敗，退入城中堅守，元軍於是就將城包圍起來。哈只葛當出城投降，元兵一并將其妻子兒女、官吏等俘回軍中。土罕必闍耶請求准許他回國換降表并

以兵二百人護之還國。土罕必闍耶於道殺二人以叛，乘軍還，夾路攘奪。弼自斷後，且戰且行，行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八日夜，達泉州，士卒死者三千餘人。有司數其俘獲金寶香布等，直五十餘萬，又以没理國所上金字表，及金銀犀象等物進，事具《高興》及《爪哇國傳》。於是朝廷以其亡失多，杖十七，没家貲三之一。

取所藏珍寶以備朝覲，史弼與亦黑迷失應允了他的請求，派萬户担只不丁、甘州不花率二百軍士護送他回國。土罕必闍耶在途中殺死元軍二將叛變，乘元軍撤還的機會，夾路襲劫。史弼親自斷後，且戰且行，行軍三百里，纔得以登上戰船，又航行了六十八個日夜，得以抵達泉州，損失士卒三千餘人。有關部門統計他們俘獲的金寶香布等戰利品，值五十餘萬，他們又把没理國所上的金字表及金銀犀角象牙等物進獻，此事詳情參見《高興傳》及《爪哇國傳》。於是朝廷因他們損失多，下令杖刑十七，没收家產的三分之一。

元貞元年，起同知樞密院事，月兒魯奏："弼等以五千人，渡海二十五萬里，入近代未嘗至之國，俘其王及諭降傍近小國，宜加矜憐。"遂詔以所籍還之，拜榮禄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三年，升平章政事，加銀青榮禄大夫，封鄂國公，卒於家，年八十六。

元貞元年，朝廷起用他任同知樞密院事，月兒魯上奏説："史弼等率軍五千人，渡海二十五萬里，進入了近代以來從未到達過的國家，俘虜了他們的國王，又諭降了近旁的小國，應該予以憐惜。"於是皇帝詔命將没收的家產退還給他，并拜任爲榮禄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三年，升爲平章政事，加銜銀青榮禄大夫，爵封鄂國公，同年，他在家中逝世，享年八十六歲。

## 高興

高興字功起，蔡州人也。其先，自薊徙汴，曾祖拱之，祖子洵，世以農爲業。金末兵亂，父青，又徙蔡而生興。興少慷慨，多大節，力挽二石弓，嘗步獵南陽山中，遇虎，跳踉大吼，衆皆驚走，興神色自若，發一矢斃之。至元十一年冬，挾八騎詣黄州，謁宋制置陳奕。奕使隸麾下，且奇興相貌，以甥女妻之。十二年，丞相伯顔伐宋，至黄州，興從奕出降，伯顔承制授興千户，從破瑞昌之烏石堡、張家寨，進拔南陵。行省上其功，世祖命興專將一軍，常爲先鋒。宋張濡殺使者嚴忠範等於獨松關，伯顔使興討之。師次溧陽，再戰，斬其將三人、士卒萬人，虜四十二人，遂破溧陽，斬首七千級，授金符，爲管軍總管。從戰銀墅，斬宋將三人、士卒二千人。拔建平，斬其總制二

高興字功起，蔡州人。他的先祖從薊州遷居汴州，曾祖高拱之，祖父高子洵，世代務農。金末戰亂，其父高青又遷居蔡州，并生下高興。高興年少時很豪邁，很有志向，有拉開二石弓的力量，曾在南陽山中徒步打獵，遇到老虎，虎跳躍大吼，夥伴們全被嚇跑了，高興神色自若，發出一箭將老虎射死。至元十一年冬季，高興夥同八名騎兵去黄州，拜謁宋國制置使陳奕，陳奕讓他歸屬麾下，又因感到高興的相貌不一般，將外甥女嫁給他爲妻。十二年，丞相伯顔率軍攻打宋國，大軍抵達黄州，高興跟隨陳奕出城投降，伯顔秉承聖旨授高興爲千户，高興隨軍攻破瑞昌的烏石堡、張家寨，進軍攻下南陵。行省上奏他的功勛，世祖詔令高興專領一支軍隊，常充先鋒。宋國張濡在獨松關殺死朝廷使節嚴忠範等人，伯顔派高興前往討伐。大軍抵溧陽，高興同張濡交戰兩次，斬殺張濡部將三人、士兵萬人，并俘獲四十二人，於是攻克溧陽，斬首七千級，朝廷授他金符，任命爲管軍總管。隨軍征戰銀墅，斬

人，虜知縣事黄君濯，由間道奪獨松關，進至武康，擒張濡。

殺宋將三人、士兵二千人。攻占建平，斬殺宋總制二人，俘虜知縣黄君濯，由小路奪取獨松關，進軍到武康，擒獲張濡。

十三年春，宋降，伯顔北還，留興以兵取郡縣之未下者，降建德守方回、婺州守劉怡。衢、婺二州已降復叛，章焴自爲婺守，興以五千人討之，七戰，至破溪，相持四十餘日。興兵少不敵，力戰潰圍出，至建德境，與援兵合。復進戰蘭溪，斬首三千級，復取婺州，擒章焴斬之。進戰衢城下，斬首五百級，連戰赤山、陳家山、江山縣，斬首三千級，虜五百人，獻魏福興等七人于行省，餘盡戮之，衢州平。追宋嗣秀王與檡入閩，與檡據橋，陣水南，興率奇兵奪橋進戰，殺其觀察使李世達，斬首三千餘級，擒與檡父子及其小王二、裨將二，獲印五、馬五百匹。下興化，降宋參知政事陳文龍、制置印德傳等百四十人，軍三千，水手七千，獲海舶七千餘艘。遷鎮國上將軍、管軍萬户。十四年春，還鎮婺州，佩元降虎符，充衢婺招討使。東陽、玉山群盜張念九、强和尚等殺宣慰使陳祐於新昌，興捕斬之。復從都元帥忙古臺平福、建、漳三州，破敏陽寨，屠福成寨。十五年夏，詔忙古臺立行省於福建，興立行都元帥府於建寧，以鎮之。政和人黄華，邵武人高日新、高從周，聚衆叛，皆討降之，以招討使行右副都元帥。

十三年春季，宋國投降，伯顔返回北方，留高興指揮軍隊攻取未攻下的郡縣，高興迫使建德守將方回、婺州守將劉怡投降。衢、婺二州降而復叛，章焴自任爲婺州長官，高興帶五千人征討章焴，接連七戰，到達破溪，雙方相持四十多天，高興兵少不敵，拼力衝出包圍，撤到建德境内，同援軍會合。再次進攻到蘭溪，斬獲首級三千，再度攻占婺州，擒獲章焴將他斬首。進攻到衢州城下，斬敵首級五百，接連在赤山、陳家山、江山縣作戰，斬敵人首級三千多，俘虜五百人，將魏福興等七人獻給行省，其餘人都被處死，衢州被平定。追擊宋國宗嗣秀王趙與檡進入閩地，趙與檡據守橋梁，列陣於河南岸，高興率領奇兵奪取橋梁進攻，殺死宋國觀察使李世達，斬敵首級三千多，生擒趙與檡父子及兩個小王、兩個裨將，繳獲印五枚、馬五百匹。攻克興化，迫使宋國參知政事陳文龍、制置使印德傳等官員一百四十人及軍士三千人、水手七千人投降，繳獲海船七千多艘。遷任鎮國上將軍、管軍萬户。十四年春季，回軍鎮守婺州，佩元降虎符，充任衢、婺招討使。東陽、玉山群盜張念九、强和尚等在新昌殺死宣慰使陳祐，高興將强盜捕獲處死。又跟從都元帥忙古臺平定福、建、漳三州，攻破敏陽寨，屠戮福成寨。十五年夏季，朝廷詔令忙古臺在福建設立行省，高興在建寧設立都元帥府作爲鎮守機構。政和人黄華、邵武人高日新、高從周聚衆叛亂，高興都將他們征討招降，以招討使職行右副都元帥事。

十六年秋，召入朝，侍燕大明殿，悉獻江南所得珍寶，世祖曰："卿何不少留以自奉！"對曰："臣素貧賤，今幸富貴，皆陛下所賜，何敢隱俘獲之物！"帝悦，曰："直臣也。"興因奏所部士卒戰功，乞官之，帝命自定其秩，頒爵賞有差。還興浙東

十六年秋季，被召入朝，在大明殿侍宴，他將在江南所獲珍寶悉數奉上，世祖説："卿爲何不稍留些自己用呢！"高興回答説："臣下一直貧賤，今天幸而富貴，這都是陛下賜給的，我哪敢再隱藏俘獲的戰利品呢！"皇帝聽後十分高興，説："你是忠直之臣啊。"高興乘機奏報所部士卒的戰功，請求賜予他們的官職，皇帝讓他自定品

道宣慰使，賜西錦服、金綫鞍轡。奉省檄，討處州、福建及温、台海洋群盗，平之。十七年，漳州盗數萬，據高安寨，官軍討之，二年不能下。詔以興爲福建等處征蠻右副都元帥。興與都元帥完者都等討之，直抵其壁，賊乘高瞰下擊之。興命人挾束薪蔽身，進至山半，棄薪而退，如是六日，誘其矢石殆盡，乃燃薪焚其栅，遂平之，斬賊魁及其黨首二萬級。十八年，盗陳吊眼聚衆十萬，連五十餘寨，扼險自固。興攻破其十五寨，吊眼走保千壁嶺，興上至山半，誘與語，接其手，掣下擒斬之，漳州境悉平。

十九年，入朝，賜銀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及錦服、鞍轡、弓矢，改浙西道宣慰使。降人黄華復叛，有衆十萬，興與戰于鉛山，獲八千人。華急攻建寧，興疾趨，與福建軍合，獲華將二人，華走江山洞，追至赤巖，華敗走，赴火死。二十一年，改淮東道宣慰使。二十三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平婺州盗施再十。改浙東道宣慰使。二十四年，尚書省立，拜行尚書省參知政事，捕斬柳分司於婺州。丁母憂。詔起復，討處州盗詹老鷂、温州盗林雄。興潛由青田搗其巢穴，戰葉山，擒老鷂及雄等二百餘人，斬于温州市。又奉省檄平徽州盗汪千十等。二十八年，罷福建行省，以參知政事行福建宣慰使，諭漳州盗歐狗降之。召入朝，拜江西行省左丞。

二十九年，復立福建行省，拜右

秩，朝廷分别給予爵賞。遷高興爲浙東道宣慰使，賜予西錦服、金綫鞍轡。奉行省檄書，他率軍討伐處州、福建及温、台海盗，將他們先後平定。十七年，漳州數萬强盗占據高安寨，官軍征討，兩年未能攻下。詔命高興爲福建等處征蠻右副都元帥。高興同都元帥完者都等人前去征討，大軍直達其營壘之下，强盗們居高臨下攻擊官軍，高興命令軍士們帶着柴捆遮蔽身體前進，進到半山，丢棄柴捆撤退，這樣做了六天時間，引誘强盗們將箭石幾乎用盡，然後下令點燃柴捆焚燒寨栅，於是將其平定，斬殺賊魁及其黨羽首級二萬。十八年，强盗陳吊眼聚衆十萬，聯合五十多座山寨，據險自守。高興攻破强盗十五個寨，陳吊眼退守千壁嶺，高興登到半山中，引誘陳吊眼來與他談話，他抓住陳吊眼的手，將陳吊眼拉下來擒獲，并將他殺死，漳州境内强盗全被平定。

十九年，入朝覲見，皇帝賜給他銀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及錦服、鞍轡、弓箭等物，改任爲浙西道宣慰使。先前投降的黄華再度叛變，擁有軍隊十萬，高興率軍同他在鉛山作戰，俘虜叛軍八千人。黄華猛烈攻打建寧，高興率軍緊急赴援，同福建的軍隊會合作戰，俘獲黄華部將二人，黄華敗奔江山洞，高興指揮軍隊追擊到赤巖，黄華敗逃，投火自殺。二十一年，高興改任淮東道宣慰使。二十三年，朝廷拜高興爲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同年他平定了婺州强盗施再十。朝廷再改任他爲浙東道宣慰使。二十四年，朝廷設立尚書省，拜高興任行尚書省參知政事，他率軍將柳分司剿捕并處死在婺州。守母喪，朝廷詔命他起復，前往討伐處州强盗詹老鷂、温州强盗林雄。高興指揮大軍暗中由青田直搗强盗巢穴，在葉山作戰，俘獲詹老鷂及林雄等二百餘人，將他們處死在温州鬧市中。又奉行省檄書平定徽州强盗汪千十等人。二十八年，朝廷撤銷福建行省，高興以參知政事職辦理行福建宣慰使事，招降漳州强盗歐狗。被召入朝，拜爲江西行省左丞。

二十九年，朝廷又設福建行省，拜高興爲右

丞。爪哇黥使者孟琪，詔興爲平章政事，與史弼、亦黑迷失，帥師征之，賜玉帶、錦衣、甲冑、弓矢、大都良田千畝。三十年春，浮海抵爪哇。亦黑迷失將水軍，興將步軍，會八節澗，爪哇主婿土罕必闍耶降。進攻葛郎國，降其主哈只葛當，事見《弼傳》。又諭降諸小國。哈只葛當子昔剌八的、昔剌丹不合，逃入山谷，興獨帥千人深入，虜昔剌丹不合。還至答哈城，史弼、亦黑迷失已遣使護土罕必闍耶歸國，具入貢禮。興深言其失計。土罕必闍耶果殺使者以叛，合衆來攻，興等力戰，却之，遂誅哈只葛當父子以歸。詔治縱爪哇者，弼與亦黑迷失皆獲罪，興獨以不預議，且功多，賜金五十兩。

成宗即位，復拜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賜玉帶。大德三年，汀州總管府同知阿里，挾怨告興不法，召入對，盡得其誣狀，阿里伏誅。改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賜海東青鶻，命其子伯顔入宿衛。四年，遣使賜海東白鶻、蒲萄酒、良藥。八年，授樞密副使。十年，進同知樞密院事，皆兼平章。改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武宗即位，召見，拜左丞相，商議河南省事，賜以先朝御服。仁宗寵眷勳舊，賜與尤厚。皇慶二年秋九月，卒，年六十九。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梁國公，謚武宣。元統三年，加封南陽王。

子久住，泉州總管；長壽，同知建寧路總管府事；忙古台，襲萬户；伯顔，同知寧國路總管府事；完者都，辰州路總管；寶哥，治書侍御史。

丞。爪哇國在元使節孟琪臉上刺字，朝廷詔令高興爲平章政事，同史弼、亦黑迷失一起率軍征討爪哇，賜予他玉帶、錦衣、盔甲、弓箭，及大都的千畝良田。三十年春季，他們渡海抵達爪哇。亦黑迷失指揮水軍，高興指揮步軍，雙方在八節澗會合，爪哇國主之婿土罕必闍耶投降。進攻葛郎國，又迫使其國主哈只葛當投降，詳情參見《史弼傳》，并招降了各小國。哈只葛當之子昔剌八的、昔剌丹不合二人逃入山谷中，高興獨自率領千餘人深入山林，俘獲了昔剌丹不合。他撤回答哈城時，史弼、亦黑迷失已經派人護送土罕必闍耶回國，以便他能準備入貢之禮。高興坦率指出這樣做失策。土罕必闍耶果然殺死了護送的使者叛變，聯合部衆前來攻擊，高興等人拼力作戰，迫使敵人退却，然後處死了哈只葛當父子，率軍撤退。朝廷詔令懲治放任爪哇叛降人的責任，史弼同亦黑迷失都因此獲罪，惟高興因未參與籌議，而且戰功多，被賜金五十兩。

成宗即位，再次任命高興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賜予玉帶。大德三年，汀州總管府同知阿里因挾私怨告發高興行爲不法，高興被召入朝對問，徹底搞清了告發的不實之處，阿里被處死。高興改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獲賜海東青鶻，朝廷命其子伯顔入朝爲宿衛。四年，皇帝派使節賜給他海東白鶻、葡萄酒，及良藥。八年，朝廷授予他樞密副使職，十年，進爲同知樞密院事，都兼平章職。改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武宗即位，召見高興，拜任左丞相，參議河南省事，并賜給他先朝御服。仁宗寵眷勛臣舊將，給予他的賞賜尤爲豐厚。皇慶二年秋九月，高興去世，享年六十九歲。朝廷贈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銜，追封爲梁國公，謚稱武宣。元統三年，追封爲南陽王。

其子高久住，任泉州總管；高長壽，任同知建寧路總管府事；忙古台，世襲爲萬户；伯顔，爲同知寧國路總管府事；完者都，任辰州路總管；寶哥，職爲治書侍御史。

## 劉國傑

劉國傑字國寶，本女真人也，姓烏古倫，後入中州，改姓劉氏。父德寧，爲宗王斡臣必闍赤，授管領益都軍民公事。國傑貌魁雄，善騎射，膽力過人，少從軍漣海，以材武爲隊長。至元六年，選其兵取襄陽，以益都新軍千户從張弘範戍萬山堡。宋兵窺伺，衆出取薪，大出兵來攻堡，國傑等以數百人敗之，斬首四千餘級，由是有名。從略荆南，抵歸峽，轉戰數千里，還，破宋兵襄陽下。從攻樊城，破外城，火炮傷股，裹創復戰，平其外城，授武略將軍，佩金符。從破張貴兵櫃門關，戰甚力。再攻樊城，被傷數處，血戰，竟破之。襄陽降。世祖聞其勇，召見，遷武德將軍、管軍總管，賜銀百兩、錦衣、弓矢以寵之。從伯顔南征。十一年，次郢州。宋兵扼漢水，不得下，伯顔謀取黄家灣堡以入漢，國傑先登，拔之，加武節將軍。從破沙洋、新城，敗孫虎臣丁家洲，戰甚力，進萬户。復從阿术取淮南，别軍揚子橋，扼宋兵道。宋以萬衆夜奪堡，擊走之，擒其都統張林。宋將張世傑盛兵出焦山來禦師，施鐵繩，聯戰船，碇江中，以示必死。阿术率諸軍進戰，萬户劉琛，由江南繞其後，國傑與董文炳，左右夾擊之，焚其戰船，世傑軍大潰，追奔圌山，奪黄鵠白鷂船數百艘。帝壯之，詔加懷遠大將軍，賜號霸都，國傑行第二，因呼之曰劉二霸都而不名。霸都，華言敢勇之士也。

劉國傑字國寶，原本是女真人，姓烏古倫，後來遷入中州，改姓爲劉。其父劉德寧，任宗王斡臣的必闍赤，授管領益都軍民公事。劉國傑相貌魁梧，善於騎射，膽量和力量過人，少年時在漣海從軍，因聰明有勇力任隊長。至元六年，朝廷選派他所在軍隊攻打襄陽，他以益都新軍千户職隨張弘範戍守萬山堡。宋國軍隊派人偵察，待我軍出外收集柴草時，派出大軍前來攻堡，劉國傑等人率數百人將其打敗，斬首四千多級，他因此而出了名。隨從大軍征略荆南，抵達歸峽，轉戰幾千里，回軍，在襄陽城下打敗宋兵。隨軍攻打樊城，攻占外城時，被火炮擊傷腿部，他包好傷口再戰，終於攻占外城，被朝廷授任武略將軍，佩金符。從軍在櫃門關打敗張貴軍，作戰十分得力。再攻樊城，受傷多處，浴血奮戰，終於將其攻下。襄陽守軍投降。世祖聽説他勇猛，召見他，升任爲武德將軍、管軍總管，并賜予他銀百兩、錦衣、弓箭以示寵信。隨伯顔南征，十一年，軍至郢州，宋國軍隊扼守漢水，使城池很難被攻破，伯顔謀劃攻取黄家灣堡以進入漢水，劉國傑在攻堡作戰時，首先登城，將堡攻占，被加武節將軍號。又隨大軍攻破沙洋、新城，在丁家洲打敗孫虎臣，由於他作戰十分得力，晋升爲萬户職。又隨從阿术大軍攻打淮南，分兵守揚子橋，阻扼宋國軍隊的前進道路。宋軍用一萬軍隊乘夜前來奪堡，他指揮軍士們將宋軍打退，擒獲宋軍都統張林。宋將張世傑指揮大軍出焦山來迎戰，在江中設鐵繩，連接戰船，停泊江中，以示誓死不退的決心。阿术指揮諸軍前進交戰，萬户劉琛由長江南側繞到宋軍背後，劉國傑與董文炳從兩側夾擊，燒毁宋軍戰船，張世傑軍大敗潰散，劉國傑等人率軍追殺到圌山，繳獲宋軍黄鵠白鷂船幾百艘。皇帝贊賞他作戰勇猛，詔令給劉國傑加懷遠大將軍銜，賜號霸都，由於劉國傑排行第二，因此皇帝稱他爲劉二霸都，而不稱呼他的名字以表示信任和喜愛他。霸都就是漢語勇敢之士的意思。

宋亡，入朝，加僉書西川行樞密

宋國滅亡後，劉國傑入朝，朝廷加其銜爲僉

院事，選淮南兵使將之平蜀。未行，會北邊有警，加鎮國上將軍、漢軍都元帥，將衛兵，定北方。冬，召還，帝親解衣加玉帶賜之。十五年，復將左、右、中三衛兵，戍北邊，詔“有不用命者，斬之以聞”。十六年，諸王脱脱木反，寇和林。國傑度其衆悉至，營中必虛，選輕騎襲之，獲其衆萬計。脱脱木屢戰不利，又殘暴，失衆心，衆殺之來降。十八年，加輔國上將軍。十九年，征東兵無功而還，帝怒，將盡罷大小將校，召國傑爲征東行省左丞。既至，帝語之故，國傑曰：“罪在元帥耳，倘蒙聖慈，復諸將之職，彼必人人思奮，以雪前耻矣。”帝從之，盡復其官，以屬國傑征日本。會黄華反建寧，乃命國傑以征東兵會江淮參政伯顔等討之。國傑破赤巖寨，黄華自殺，餘衆皆潰。福建行省左丞忽剌出將兵來會梧桐川，欲搜賊潰去者盡殺之，國傑曰：“首亂者，華也，餘皆脅從，招諭不歸，誅之未晚。”未幾，衆果出降。二十二年，罷征東省，除僉書沿江行樞密院，改僉院。

書西川行樞密院事，挑選淮南的軍隊讓他率領以平定蜀地。還没有成行，適逢北部邊境有警報傳來，朝廷給他加鎮國上將軍、漢軍都元帥銜，讓他率衛宿軍前去平定北方。冬季，朝廷將他召回，皇帝親自解下衣服加上玉帶賜給了他。十五年，他再次率領左、右、中三衛宿軍戍守北部邊境，皇帝下詔説：“有不肯聽從指揮的人，先斬後奏。”十六年，諸王脱脱木反叛，進犯和林。劉國傑估計敵人大軍全部開來，營中必然空虛，於是挑選輕騎軍襲擊敵人大營，捉獲敵營人口以萬計。脱脱木屢戰不利，又很殘暴，人心全失，部衆將他殺死前來投降。十八年，朝廷給劉國傑加銜爲輔國上將軍。十九年，東征日本的軍隊無功而還，皇帝發怒，將要罷免所有的大小將校，召劉國傑任征東行省左丞。劉國傑到京後，皇帝告訴他召見他的緣故，劉國傑説：“罪責在於統帥而已，如果承蒙聖上仁慈，恢復各將領的官職，他們必定人人都想奮勇作戰，以洗雪以前的耻辱了。”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全部恢復了將校們的官職，讓他們從屬於劉國傑出征日本。適逢黄華在建寧造反，就命令劉國傑率征東軍隊會合江淮行省參政伯顔等人前去征討。劉國傑攻克赤巖寨，黄華自殺，殘餘叛軍都被擊潰。福建行省左丞忽剌出率軍前來梧桐川會合，想要搜捕潰逃的賊兵將他們全都殺死，劉國傑説：“作亂的首犯是黄華，其餘人都是被迫附和的，應先招降他們，如果不來歸降，再加以誅殺也不晚。”不久，作亂的人果然出來投降。二十二年，撤銷征東行省，授任劉國傑爲僉書沿江行樞密院，改任僉院。

二十三年，朝廷以湖廣重地，且多盜，拜本省左丞。國傑至，首平湖南盜李萬二。明年，廣東盜起，寇肇慶，其魁鄧太獠居前寨，劉太獠居後寨，相依以爲固。國傑趨擣後寨，破之，遂拔前寨，擒斬二人，捕民結盜者，皆杖殺之。加資德大夫。二十五年，湖南盜詹一仔，誘衡、永、寶慶、武岡人，嘯聚四望山，官軍久不

二十三年，朝廷由於湖廣是重地，而且强盜很多，拜劉國傑任湖廣行省的左丞。劉國傑到任後，首先平定了湖南强盜李萬二。第二年，廣東出現强盜，侵犯肇慶，强盜魁首鄧太獠屯居前寨，劉太獠屯居後寨，兩寨相依爲勢，以便於固守。劉國傑指揮所部快速襲擊後寨，將它攻克，然後攻下前寨，將魁首二人擒捕處死，又逮捕了勾結强盜的人，將他們全都用棍棒打死。朝廷爲他加階爲資德大夫。二十五年，湖南强盜詹一

能討。國傑破之，斬首盜，餘衆悉降。將校請曰："此輩久亂，急則降，降而有釁，復反矣，不如盡坑之。"國傑曰："多殺不可，況殺降耶！吾有以處之矣。"乃相要地爲三屯：在衡曰清化，在永曰烏符，在武岡曰白倉，遷其衆守之，每屯五百人，以備賊，且墾廢田榛棘，使賊不得爲巢穴。降者有故田宅，盡還之，無者，使雜耕屯中，後皆爲良民。

仔，誘騙衡、永、寶慶、武岡的百姓，嘯聚四望山，很長時間官軍也没能將這股强盜討平。劉國傑打敗了他們，處死了强盜首領，餘黨全部投降。將校們請求説："這些人長期叛亂，事勢緊急就投降，投降後遇到機會就再次反叛，不如把他們都活埋了。"劉國傑説："多殺人不行，何況殺投降的人呢。我有辦法安排他們。"於是他選擇要地設立了三屯：在衡州的稱清化，在永州的叫烏符，在武岡的叫白倉，將投降的强盜遷往三屯看守，每屯五百人，用於防範賊人，并且開墾廢棄田地中的榛棘，使它不能成爲賊人聚集的巢穴。投降者中原來有田宅的，盡數退還給他們，原來没有田宅的，就讓他們在屯中雜耕，後來這些人都成了良民。

有詔討江西諸盜，國傑趨赴之。十一月，破蕭太獠於陳古水，斬數百人，進平懷集諸寨賊。二十六年春，東入肇慶，攻閆太獠於清遠，還攻蕭太獠於懷集，擒之，復攻走嚴太獠。四月，攻曾太獠於金林，又破走之。賊深入保險，國傑鑿山而入，賊衆五千人，掩殺略盡。七月，次賀州，兵士冒瘴，皆疫，國傑親撫視之，療以醫藥，多得不死。會國傑亦病，乃移軍道州。廣東盜陳太獠寇道州，國傑討擒之，遂攻拔赤水賊寨。二十七年，江西盜起龍泉，下令往擊之，諸將交諫曰："此他省盜也。"國傑曰："縱寇生患，患將難圖，豈可以彼此言耶！"乃選輕兵，棄旗鼓，去纓飾，一日夜趨賊境。賊衆數千逆戰，望見軍容不整，曰："此鄉丁也。"易之。國傑以數十騎陷陣，衆從之，賊大敗，斬首五百餘級，奪所掠男女，日暮，忽收兵去。堡中民望見，怪之，莫知其誰。明日，又忽至，召堡民歸其男子曰："吾劉二霸都也。"民皆驚以爲神，因告别盜鍾太獠居南安十八耒。國傑乘霧，突入其巢，賊衆驚

朝廷有詔令征討江西諸强盜，劉國傑緊急趕赴戰地。十一月，在陳古水打敗蕭太獠，斬殺數百人，進軍平定懷集諸寨之賊。二十六年春季，向東進入肇慶，在清遠攻打閆太獠，回軍在懷集攻打蕭太獠，將他擒獲，再攻打嚴太獠，迫使他逃走。四月，在金林進攻曾太獠，又迫使敵人敗潰逃走。强盜深入險地固守，劉國傑率軍開鑿山林進入敵境，將五千賊衆幾乎全部殺死。七月，他率軍到賀州，兵士們身冒毒瘴，全都染上了疾疫，劉國傑親自安撫探視他們，并給他們醫藥治療疾病，使很多士兵活了下來。劉國傑此時也染上了疾疫，於是他率軍轉移到了道州。廣東强盜陳太獠進犯道州，劉國傑討伐并將他擒獲，之後劉國傑進攻赤水寨并將它攻破。二十七年，江西龍泉出現强盜，他下令前往征討，諸將紛紛勸阻説："這是别省的强盜呀。"劉國傑回答説："如果放縱强盜就會生出禍患，生出禍患就難以平伏了，哪裏能以彼此而推諉呢！"於是選揀輕裝士兵，放棄軍中旗鼓，去掉纓飾，用一晝夜的時間緊急趕赴强盜活動地區，數千强盜前來迎戰，看到來軍軍容不整，説："這些都是鄉丁。"十分輕視他們。劉國傑派數十名騎兵衝陣，大軍隨後前進，强盜們大敗，劉國傑部斬得强盜首級五百餘顆，奪回了强盜們劫掠的男女人口，黄昏時分，劉國傑忽然下令收兵而去。堡中的百姓看到這一

亂，自相蹂踐，官軍搏之，自旦至午，所擒殺甚衆，還兵桂東。二月，龍泉盜復寇鄠縣，國傑遂還鄠。賊退保大井山，乃分軍三道趨之，道險，棄馬而入。時天大雨，賊不爲備，盡掩殺之，還鎮道州。八月，永州盜李末子千七寇全州，敗官兵，殺郡長官土魯。國傑進討，擒之，梟首而還。以前後功，加湖廣右丞。二十八年，置湖廣等處行樞密院，遷副使，還軍武昌。秋，廣東盜再起，國傑復出道州。時知上思州黄勝許恃其險遠，與交趾爲表裏，寇邊。二十九年，詔國傑討之。賊衆勁悍，出入岩洞篁竹中如飛鳥，發毒矢，中人無愈者。國傑身率士奮戰，賊不能敵，走象山，山近交趾，皆深林，不可入，乃度其出入，列栅圍之，徐伐山通道，且戰且進，二年，拔其寨。勝許挺身走交趾，擒其妻子殺之。國傑三以書責交趾索勝許，交趾竟匿不與。夏，師還，盡取賊巢地爲屯田，募慶遠諸獞人耕之，以爲兩江蔽障。後蠻人謂屯爲省地，莫敢犯者。詔遣使即軍中以玉帶賜之。

情形，覺得很奇怪，不知他到底是誰。第二天，劉國傑又率軍突然來到堡寨前，召喚堡民并歸還給他們的子弟，告訴他們説：“我就是劉二霸都。”堡民們都感到十分驚訝，視他爲神，還告訴了他另外一股强盜鍾太獠屯居在南安十八耒。劉國傑乘着霧氣，突然進入鍾太獠的巢穴，强盜們受驚陷入混亂，自相踐踏，官軍擊之從清晨到午時，擒獲和斬殺的强盜們極多，就此撤還桂東。二月，龍泉的强盜又進犯鄠縣，劉國傑於是率軍返回鄠縣。强盜退守大井山，劉國傑於是分軍三路奔赴戰場，道路險峻，他率軍棄馬而入。當時正下大雨，强盜們没有防備，官軍將他們盡數掩殺，撤軍鎮守道州。八月，永州强盜李末之子李千七進犯全州，打敗官軍，殺死郡長官土魯。劉國傑帶兵進討，擒獲李千七，將他處死後撤回。因前後的戰功，加職爲湖廣行省右丞。二十八年，朝廷設立湖廣等處行樞密院，劉國傑遷任樞密副使，回師武昌。秋季，廣東强盜再度猖獗，劉國傑又出兵道州。當時獲知上思州黄勝許倚仗地處邊遠險要之所，同交趾國相互勾結，進犯邊地。二十九年，朝廷詔令劉國傑討伐他。賊軍凶猛强悍，在岩洞和竹叢中穿插往來如飛鳥一般，放毒箭，被射中的人没有能活下來的。劉國傑親自率領軍將們同敵人奮戰，賊軍不能抵敵，逃竄到象山中。象山接近交趾邊境，山上都是深密的森林，軍隊不能入林作戰，於是劉國傑偵察賊衆出入山林的道路，在那裏設立栅欄將山包圍起來，再逐步地伐山林，修道路，邊作戰邊前進，第二年，終於拔除了賊軍占據的山寨。黄勝許隻身逃往交趾國，劉國傑將其妻子兒女捉獲處死。劉國傑三次派遣使者携帶書信到交趾國交涉，責令交趾國交還黄勝許，交趾國却將黄勝許藏起來，始終未將其交出。夏季，劉國傑率軍撤回，原賊衆巢穴的土地全被拓爲屯田，招募慶遠的獞人耕種，使此處成爲兩江的屏障。後來這些屯地被蠻族人稱爲省地，没有人敢於隨便侵占它。皇帝特詔令派遣使節到劉國傑軍中賜給他玉帶。

三十年，入朝，帝謂朝臣曰：

三十年，劉國傑入京朝觀，皇帝對朝臣們

"湖廣重地，惟劉二霸都足以鎮此，他人不能也。"命無遷他官。俄議問罪交趾，加湖廣安南行平章事，以諸王亦吉列台爲監軍征之。未行，會帝崩，乃止。

說："湖廣這樣的國家重地，衹有劉二霸都纔足以鎮守那裏，別的人是不成的。"并命令不要調任其他的官職。不久朝廷聚議，準備向交趾國問罪，給劉國傑加銜爲湖廣安南行平章事，派諸王亦吉列台爲監軍出征。尚未成行，值皇帝逝世，征討事中止。

成宗即位，復置行樞密院於衡州，仍除副使。初，黔中諸蠻酋既內附復叛，又巴洞何世雄犯澧州，泊崖洞田萬頃、楠木洞孟再師犯辰州，朝廷嘗討降之。升泊崖爲施溶州，以萬頃知州事，三十一年，萬頃復叛，攻之，不能下。至是，帝即位，赦天下，并赦萬頃等，亦不降，帝以命國傑。九月，國傑馳至辰，進攻明溪賊魯萬丑，擁衆自上流而下，千户崔忠、百户馬孫兒戰死。十月，進兵桑木溪，萬丑復以千人拒戰，擊却之。明日，萬丑倍衆來攻，國傑鼓之，百户李旺率死士陷陣，衆軍齊奮，賊敗，遂破其巢，焚之。進攻施溶，部將田榮祖請曰："施溶，萬頃之腹心，石農次、三羊峰，其左右臂也，宜先斷其臂，而後腹心乃可攻。"國傑曰："甚善。"麾諸軍攻石農次，賊不能支，棄寨遁，遂拔施溶，擒萬頃，斬之。復窮捕其黨，攀崖緣木而進，凡千餘里。元貞元年，即軍中加榮禄大夫、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辰、澧地接溪洞，宋嘗選民立屯，免其徭役，使禦之，在澧者曰隘丁，在辰者寨兵，宋亡，皆廢，國傑悉復其制，班師。繼又經畫茶陵、衡、郴、道、桂陽，凡廣東、江西盜所出入之地，南北三千里，置戍三十有八，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地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寇，盜賊遂息。

成宗即位後，再在衡州設置行樞密院，仍任劉國傑爲樞密副使。起初，黔中諸處蠻族酋長歸附朝廷後又反叛，又巴洞的何世雄率人攻打澧州，泊崖洞的田萬頃、楠木洞的孟再師率衆攻辰州，朝廷曾派兵把他們打敗。升泊崖爲施溶州，任命田萬頃管理州的政事。三十一年，田萬頃再次反叛，官軍前往攻打，未能攻克。到現在，皇帝剛即位，赦免天下罪人，也赦免了田萬頃等人，但田萬頃等仍不肯投降，因此皇帝特將平定田萬頃的事交給劉國傑。九月，劉國傑緊急趕到辰州，率領大軍進勦明溪的强盜魯萬丑，他指揮軍隊從上游向下作戰，千户崔忠、百户馬孫兒戰死。十月，進軍桑木溪，魯萬丑又率領一千餘人迎戰，劉國傑指揮軍隊將他們打退。第二天，魯萬丑又帶比前一天多一倍的人前來進攻，劉國傑親擂戰鼓，百户李旺率領敢死士兵衝入敵陣，官軍一齊奮力衝殺，强盜戰敗，於是攻陷强盜巢穴，將其焚毀。進軍攻打施溶，部將田榮祖建議說："施溶好比是田萬頃的腹和心，石農次、三羊峰兩處好比是他的左右臂膀，應該先斬斷他的臂膀，然後纔可以攻打他的腹心。"劉國傑聽後說："很好。"於是指揮諸軍進攻石農次，敵人不能支撑，放棄大寨逃走，劉國傑於是攻下施溶，抓獲田萬頃，將他處死。劉國傑又率軍窮追搜捕田萬頃餘衆，大軍攀山崖樹木前進，前後行程一千餘里。元貞元年，劉國傑在軍中被朝廷加職銜爲榮禄大夫、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辰州、澧州疆地與溪洞接壤，宋國曾在那裏選派民衆設立屯田，免除他們的徭役，讓他們守禦疆土，這些屯田民，在澧州的稱爲隘丁，在辰州的稱爲寨兵，宋國滅亡後，這一制度全都廢弛，劉國傑全面恢復這一制度，然後撤回大軍。接着他又經營籌劃茶陵、衡州、郴州、道州、桂陽等地，凡是廣

東、江西匪盜出入之地，南北有三千里，他在這些地方設置屯戍點三十八處，分別派駐將士屯守。從這以後東達交州、廣州，西連黔中，地域包括湖廣全省，四境都有屯戍軍隊，制度周密，諸蠻族不能再度進犯，盜匪之亂於是平息。

六月，入朝，賜玉帶、錦衣、弓矢，臺臣言國傑在軍中每以家貲賞將士，帝命倍償之，部曲有功者，各遷官。大德五年，羅鬼女子蛇節反，烏撒、烏蒙、東川、芒部諸蠻從之皆叛，陷貴州。詔國傑將諸翼兵，合四川、雲南、思播兵以討之。賊兵勁利，且多健馬，官軍戰失利。國傑令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陣合，即棄盾僞遁，賊果逐之，馬奮不能止，遇盾皆倒，國傑鼓之，賊大敗。既而復合衆請戰，國傑不應，數日，度其氣衰，一鼓破走之，追戰數千里。七年春，擒斬蛇節、宋隆濟、阿女等，西南夷悉平。詔領其將士入見，張宴享之，賞賜甚厚。進光禄大夫，償其賞士金一千九百兩、鈔萬五千錠，將士遷官有差，命還益都上冢。

六月，劉國傑入朝，皇帝賜給他玉帶、錦衣、弓箭等，臺臣奏報説劉國傑在軍中經常用家資犒賞部下將士，皇帝下令加倍給予補償，所部將士中有功勛的，分别升官。大德五年，羅鬼女子蛇節造反，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等處的諸蠻族部衆都隨從她反叛，攻陷了貴州。朝廷詔令劉國傑率各翼軍隊，會合四川、雲南、思播等處軍隊前往討伐。叛軍强悍勇猛，而且有很多健馬，官軍作戰失利。劉國傑命令部軍每人手持一面盾牌，在盾牌上布滿鐵釘，等雙方一交戰，就丢棄盾牌，假裝逃跑。敵人果然中計追殺，戰馬奔跑非常迅猛，難以停住，一踏上布滿鐵釘的盾牌就全都倒下來，劉國傑乘機擂鼓指揮官軍反攻，敵軍大敗。很快敵人又會合了部衆前來邀戰，劉國傑没有應戰，接連幾天後，他估計敵人的鋭氣已漸消退，於是出擊，一戰破敵，敵軍敗逃，追擊幾千里。七年春季，擒獲蛇節、宋隆濟、阿女等人，將他們處死，西南夷全被平服。朝廷詔令他率部將入朝覲見，并設宴犒賞，賞賜的東西很豐厚。劉國傑被進銜爲光禄大夫，朝廷償還他用於犒賞將士的黄金一千九百兩、鈔一萬五千錠，所部將士也都分别升官，又讓他回益都上墳祭祖。

八年，還鎮。國傑久行邊，患瘴，至是病篤。平章卜鄰吉台率僚屬問之，國傑曰："交賊不臣，若病幸小愈，得滅此虜，則死無憾矣。"問以家事，不言。九年二月卒，年七十二。

八年，劉國傑返歸鎮所。劉國傑長年在邊陲征討，感染了瘴毒，到這時已經病勢沉重。平章卜鄰吉台率領僚屬探問他，他説："交趾國的賊人不肯臣服，假若我的病有幸稍能好轉，能够帶兵平滅了這些家夥，我也就死而無憾了。"卜鄰吉台等又向他探問他死後的家事，他閉口不語。九年二月，劉國傑去世，時年七十二歲。

國傑性雄猛，視死如歸，嘗語人曰："吾爲國宣力，雖身棄草野不恨，何必馬革裹尸還葬哉!"且善推誠得士心，故能立功如此。訃聞，帝深悼

劉國傑的性格雄闊猛烈，視死如歸，他曾經對人説："我爲國家效力，就是棄身在野草荒原也没有遺憾，何必非要馬革裹尸回來安葬呢!"他還善於用誠心赢得部下之心，因此能立下這樣

惜，贈推忠效力定遠功臣、光禄大夫、司徒、柱國，封齊國公，謚武宣。

子脱歡，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尚憲宗孫女。

的功勛。他去世的消息上奏後，皇帝深爲追念和惋惜，下令贈予他推忠效力定遠功臣、光禄大夫、司徒、柱國銜號，封爵爲齊國公，謚稱武宣。

他的兒子脱歡，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娶憲宗的孫女爲妻。

# 元史卷一百六十三

## 列傳第五十

### 李德輝

李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生五歲，父且卒，指德輝謂其家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苛刻，人蒙吾力者衆，天或報之，是兒其大吾門乎！"及卒，德輝號慟如成人。適歲凶，家儲粟纔五升，其母舂蓬稗、炊藜莧而食之。德輝天性孝悌，操履清慎，既就外傅，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乃輟業。年十六，監酒豐州，禄食充足甘旨，有餘則市筆札録書，夜誦不休。已乃厭糟麯，嘆曰："志士顧安此耶！仕不足以匡君福民，隱不足以悦親善身，天地之間，人壽幾何，惡可無聞，同腐草木也！"乃謝絶所與游少年，求先生長者講學，以卒其業。

李德輝字仲實，是通州潞縣人。他五歲時，父親臨終，指着李德輝對家中人説："我做吏員，治理刑獄案件不求苛刻，得到我救助的人很多，如果老天爺能給我回報的話，我的這個兒子必能光大我的家門。"父親死時，李德輝舉哀痛哭的舉止禮節像成人一樣。當年正趕上災年，家中儲備的粟米僅有五升，他的母親以草籽、野菜爲食。李德輝天性孝悌，行爲舉止節儉謹慎有節度，從師求學之後，特别喜愛讀書，限於家境貧寒，没有錢財維持生活，不得不中止了學業。十六歲時，他在豐州做監酒小吏，俸禄不少豐衣足食，稍有寬餘他就買來紙筆抄録書籍，夜間誦讀不停。後來他漸漸厭倦了這種清貧簡單的生活和飲食，發感慨説："有志之士怎麽能安於這種生活呢！做官不能輔佐君王造福百姓，不做官又不能使親人們歡樂，也不能使自己獨善其身，天地之間，人的壽命能有多長，怎能默默無聞，與草木同腐呢！"於是，他謝絶了平時同他交往的年輕人，請來先生長者給他講學，完成他中止了的學業。

時世祖在潛藩，用劉秉忠薦，使侍裕宗講讀，乃與竇默等皆就辟。癸丑，憲宗封宗親，割京兆隸世祖潛藩，擇廷臣能理財賦者俾調軍食，立從宜府，以德輝與李得乃爲使。時汪世顯宿兵利州，扼四川衿喉，以規進取，數萬之師仰哺德輝。乃募民入粟綿竹，散錢幣，給鹽券爲直，陸挽興元，水漕嘉陵，未期年而軍儲充羨，

當時世祖還是宗王，他接受劉秉忠的推薦，讓他侍從裕宗學習，李德輝於是同竇默等人一起應召。癸丑年，憲宗分封宗親，將京兆之地分給世祖，選擇廷臣中善理財賦的人使之調劑軍用糧草，一切設置聽從他從藩府便宜揀選，李德輝同李得乃被他派往京兆擔任使監。當時大將汪世顯正屯兵在利州，控扼着進入四川的咽喉要道，籌劃和準備着攻取四川，數萬大軍的軍需供給全都要靠李德輝調配籌措。李德輝就招募百姓將糧草

取蜀之本基於此矣。

等輸入綿竹，散發錢幣，給他們鹽券作爲輸入糧草的報酬，陸路由興元運輸，水路由嘉陵運輸，不到一年的時間，軍需儲備就已充足了，後來攻取蜀地的軍需供給就是依此爲基礎的。

中統元年，爲燕京宣撫使。燕多劇賊，造僞鈔，結死黨殺人。德輝悉捕誅之，令行禁止。然事多不白中書，由是忤平章王文統意，去位。三年，文統以反誅，德輝遂起爲山西宣慰使。權勢之家籍民爲奴者，咸按而免之，復業近千人。

中統元年，他任燕京宣撫使。燕地有很多大盜，他們製造僞鈔，結成死黨殺人。李德輝將他們全部逮捕處死，令行禁止。但他做事多不向中書省稟報，因此得罪了平章王文統，終被撤换。三年，王文統因謀反被處死，李德輝又被朝廷起用任山西宣慰使。凡是平民被權貴們收養爲奴的人，他一一查驗處理，免除他們的家奴身份，讓他們復業，使近千人恢復了國家編民的身份。

至元元年，罷宣慰司，授太原路總管。時潛藩故傅相無有出爲二千石者，帝以太原難治，故以德輝爲守。至郡，崇學校，表孝節，勸耕桑，立社倉，一權度，凡可以阜民者無不爲之。嘉禾瑞麥，六出其境。五年，徵爲右三部尚書。人有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德輝曰："此叔殺之無疑。"遂竟其獄。權貴人爲請者甚衆，德輝不應，罪狀既明，請者乃慚服。七年，帝以蝗旱爲憂，命德輝録囚山西、河東。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爲厭勝，謀不利於己。移數獄，詞皆具。德輝察其冤，知其有愛妾，疑妾所爲，將構陷其妻也。召妾鞫之，不移時而服，遂杖其夫而論妾以死。

至元元年，朝廷撤銷宣慰司，李德輝被任爲太原路總管。當時原世祖藩府的舊官没有出任二千石官員職位的，世祖皇帝考慮到太原是個很難管理的地方，因此纔讓李德輝在那裏任職。他到達郡中後，尊崇教育，表彰忠孝節義的人，鼓勵督促農業生産，設立社倉，整頓度量衡的混亂狀况，凡是可以使老百姓們安居樂業的事，没有他不做的。嘉禾瑞麥的祥瑞之事，先後有六次出現在他的轄境之内。五年，朝廷徵召他入朝爲右三部尚書。有人爲財産打官司，却又找不到其長兄的兒子與案，李德輝推斷説："此人無疑是被他叔叔殺死了。"後來果然由此而結案。最初權貴中很多人爲訟案者求情，李德輝一概不予應答，罪狀審明後，那些爲之求情的人纔都感到慚愧和嘆服。七年，皇帝爲蝗災和旱災的事憂慮不安，他讓李德輝到山西、河東去查驗案獄的情况。李德輝走到懷仁時，有一個姓魏的百姓因爲發現一個木偶而打官司，他帶着木偶到官府告其妻子使用左道旁門詛咒他，對他圖謀不軌。衙門官員進行了多次審訊，案情已經完結，李德輝察覺到其中必有冤情，查知告狀人有一愛妾，他懷疑此事是其所爲，可能是她想要誣害告狀人的妻子，於是他命人將那位小妾召來審訊，很快小妾就招供了真情，由此判决對告狀人實施杖刑，而將其妾處以死刑。

皇子安西王鎮關中，奏以德輝爲輔，遂改安西王相。至則視瀕涇營牧

皇子安西王鎮守關中，他請求皇帝派李德輝輔佐他，於是改任李德輝爲安西王相。他到任後

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澮，假牛、種、田具與貧民二千家，屯田其中，歲得粟麥芻藁萬計。十二年，詔以王相撫蜀。時重慶猶城守不下，朝廷各置行樞密院於東西川，合兵萬人圍之。德輝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咨受兵食方略，德輝戒之曰："宋已亡矣，重慶以彈丸之地，不降何歸。政以公輩利其剽殺，民不得有子女，懼而不來耳。嚮日兵未嘗戰，中使奉璽書來赦，公輩既不能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至，反購得軍吏杖之，僞爲得罪，使懼而叛去，水陸之師雷鼓繼進，是堅其不下也。中使不諭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復命。如是者，非玩寇而何！況復軍政不一，相訾紛紛，朝夕敗矣，豈能成功哉！"德輝出，未至秦，瀘州叛，而重慶圍果潰，再退守瀘州。

就巡視了臨涇的營牧故地，約有數千頃，於是他指使人在那裏建起房屋，疏通溝渠，將牛、糧種、農具等借貸給兩千家貧民，讓他們在那裏屯田，每年官府由此而收得的粟麥飼料柴草等數以萬計。十二年，朝廷下詔命他以王相之職巡撫蜀地。當時重慶城的敵軍仍在堅守，我軍未能攻陷它，朝廷在東川西川分別設立了行樞密院，集合一萬大軍圍困重慶城。李德輝抵成都後，兩府爭着派人前來商議接濟軍需的計劃，李德輝勸誡他們說："宋國已經滅亡了，重慶彈丸之地，不投降的話又能投向哪裏呢！正是由於你們衹圖剽掠殺戮，以謀私利，使百姓們不能保有他們的子女，感到恐懼而不來投降罷了。以前戰事尚未開始時，朝廷使者持皇帝璽書來宣布赦免令，你們既不能正言明告對方，加强戒備停止攻打，給予他們時間等待其前來投降，反而收買軍吏施以杖刑，裝作被宋國污辱的樣子，使宋人害怕而逃走，水陸大軍隨之擂鼓進擊，致使他們堅守城池不肯投降。朝廷使節没能察覺出這是欺詐行爲，却向朝廷報告説敵人不肯聽從詔命投降。這樣做不是玩寇又是什麽！況且軍政兩方又不能統一行動，相互指責不休，失敗衹是朝夕之間的事，哪裏還能企望勝利呢！"李德輝從成都出來後，尚未到達秦地，瀘州就反叛了，重慶城下的包圍戰果然也失敗了，我軍再度退守瀘州城。

十四年，詔以德輝爲西川行樞密院副使，仍兼王相。諸軍既發，德輝留成都給軍食。是年，復瀘州。十五年，再圍重慶，逾月拔之，紹慶、南平、夔、施、思、播諸山壁水栅皆下。而東川樞府，猶故將也，懲前與西川相觀望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德輝乃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張珏，以天子威德遠著，宋室既亡，三宫皆北，我朝含弘，録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吕比。又爲書，以禮義禍福反復譬解之，以爲："汝之爲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之爲州，不大於

十四年，皇帝詔令任李德輝爲西川行樞密院副使，仍然兼任王相。各支大軍既已進發，李德輝留住成都負責調劑供給各軍軍需。這年，國朝軍攻復瀘州。十五年，再度進圍重慶，一個月後將其攻陷，隨之紹慶、南平、夔、施、思、播各處的山間壁壘及水栅也都被攻克。此時的東川樞府仍是由以前的將佐們組成的，他們鑒於前次戰役中與西川樞府相互觀望導致失敗的情形，不願再與之聯合作戰，願意獨力圍攻合州。於是李德輝就將關押在順慶的合州戰俘放出，故意使他們逃走，讓這些戰俘回去告訴合州守將張珏，天子的威德遠播天下，宋國已亡，三宫都已北去，我朝寬宏大度，録功忘過，如能早日投順，必能博取將相之位，與夏、吕之輩相比。他還給張珏寫

宋之天下，彼子孫已舉天下而歸我，汝猶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於所事，不亦惑哉！且昔此州之人不自爲謀者，以國有主，耻被不義之名，故爾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矣，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盗遇君，竊君首以徼福一旦，不難也。”珏未及報，而德輝還王邸。

了一封書信，信中反復以禮義禍福的變化道理開導張珏，認爲：“你作爲臣子，不比宋皇室的子孫更親，合州的州境，不比宋國的天下更大，他們的子孫早已舉國投順了我朝，你却依然艱難地依據着窮山險塞做頑抗，還聲稱我是忠於所事之主，這不是糊塗嗎！況且此州中的人過去不肯爲自己着想，是因爲國中有主，耻於背上不義的名聲，因此你能指使他們拼死出力。主子今日已不存在了，你仍然想這麽做，那麾下之盗應付您，竊取您的首級以希圖换得功名奬賞，這并不是不可能的呀。”張珏尚未來得及答覆李德輝，而李德輝已返回王邸了。

既而合州遣李興、張郃十二人詗事成都，皆獲之，釋不殺，復爲書縱歸，使諭其將王立如諭珏者，而辭益剴切。立亦計夙與東府有深怨，懼誅，即使興等導帥幹楊獬懷蠟書，間至成都降。德輝從兵纔數百人赴之，東府害其來，皆曰：“公昔爲書招珏，誠亦極矣，竟無功而還。今立，珏牙校也，習狙詐不信，特以計致公來，使與吾争垂成之功，延命晷刻耳，未必誠降。”德輝曰：“昔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已孤絶，窮而來歸，亦其勢然。吾非攘人之功者，誠懼公等憤其後服，誣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而快心於屠城也。吾爲國活此民，豈計汝嫌怒爲哉！”即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邸。

不久，合州守將派遣李興、張郃等十二人到成都偵察情況，全部被抓獲，李德輝没有將他們處死，而是釋放了他們，再次寫了書信讓他們帶回合州，并讓他們像勸誡張珏那樣勸説他們的將領王立，而且他的辭語也更加懇切。王立也忖度着他同東府原有深仇，害怕會被處死，於是就派李興等人引導帥幹楊獬暗帶蠟書潛出，找了個機會到成都投降。李德輝僅帶幾百人前去受降，東府的人妒忌他來，都説：“您過去曾寫書信招降張珏，也是極其誠懇的，却終究無功而還。現在的王立，是張珏的牙校，習性頑猾無信義，這是他故意設計招您前來，讓您同我們争奪垂成之功，以拖延一點時間苟延殘喘而已，未必是真心投降。”李德輝説：“以往合州因爲重慶尚未陷落，認爲雙方可以合力共存，現在合州已經孤立懸絶，走投無路而來投降，這也是形勢造成的。我不是故意來奪人之功，實在是怕你們憤恨他們最後纔降服，以曾經冒犯抗拒先朝的罪名誣陷他們，想進行剽掠搶奪以謀私利，而以屠城爲痛快解恨的事。我是爲國家來保護此地百姓的生命的，哪裏能考慮你們對我的怨怒呢！”於是就乘一艘船渡江，直抵城下，呼叫王立出城投降，召集安撫合州的百姓，罷免了合州原有的官吏，合州的人自王立以下，家家都描繪李德輝的畫像來崇祀着。川蜀平定後，李德輝又以王相之職回到王邸。

十七年，置行中書省，以德輝爲

十七年，朝廷於此設行中書省，任命李德輝

安西行省左丞。是年，西南夷羅施鬼國既降復叛，詔雲南、湖廣、四川合兵三萬人討之。兵且壓境，德輝適被命在播，乃遣安珪馳驛止三道兵勿進，復遣張孝思諭鬼國趣降。其酋阿察熟德輝名，曰："是活合州李公耶？其言明信可恃。"即身至播州，泣且告曰："吾屬百萬人，微公來，死且不降，今得所歸，蔑有二矣。"德輝以其言上聞，乃改鬼國爲順元路，以其酋爲宣撫使。其後有以受鬼國馬千數譖德輝于朝者，帝曰："是人朕所素知，雖一羊不妄受，寧有是耶！"

爲安西行省左丞。這一年，西南夷羅施鬼國投降後又叛亂，朝廷詔令雲南、湖廣、四川等處聯合發兵三萬人前往討伐。大軍即將壓境之時，適逢李德輝在播州執行使命，於是他派遣安珪緊急使用驛傳特地傳令三路大軍中止前進，又派張孝思曉諭鬼國，督促他們趕快投降。鬼國酋長阿察熟知李德輝的名聲，説："這是保存下合州百姓性命的李公嗎？他的話坦誠有信義，是可以相信聽從的。"他就親自來到播州，哭着告訴李德輝説："我們一百萬人，要不是您前來，就是死盡了也絕不投降，現在我們得到了希望的歸宿，不會再存二心了。"李德輝將他的話上報朝廷，於是朝廷將鬼國改爲順元路，并任命鬼國酋長爲宣撫使。此後有人向朝廷誣告李德輝曾接受鬼國數千匹馬的賄賂，皇帝説："這個人是我一向瞭解的，他連一隻羊的禮都不肯隨便接受，哪裏會有這樣的事呢！"

德輝卒年六十三，蠻夷聞訃，哭之哀如私親，爲位而祭者動輒千百人。合州安撫使王立，衰絰率吏民拜哭，聲震山谷，爲發百人護喪興元。播州安撫使何彦請率其民立廟祀之。

李德輝去世時六十三歲，蠻夷們聽到訃訊，哭他的哀痛之情就像自己的親人死去了一樣，設立牌位祭奠他的人動輒達千百人。合州安撫使王立親着喪服率領吏民百姓拜祭哭奠，聲震山谷，他還派出一百人護送李德輝的靈柩到興元。播州安撫使何彦報請准允他率百姓立廟祭祀李德輝。

## 張雄飛

張雄飛字鵬舉，琅琊臨沂人。父琮，仕金，守盱眙。金人疑之，罷其兵柄，徙居許州。尋復命守河陰，仍留家人於許。雄飛幼失母，琮妾李氏養之。國兵屠許，惟工匠得免。有田姓者，琮故吏也，自稱能爲弓，且詐以雄飛及李氏爲家人，由是獲全，遂徙朔方，雄飛時方十歲。至霍州，李欲逃，恐其累己，雄飛知之，頃刻不去左右，李乃變服與俱還，寓潞州。雄飛既長，往師前進士王寶英於趙城。金亡，雄飛不知父所在，往來澤、潞，求之十餘年，常客食僧舍。已而入關陝，歷懷、孟、潼、華，終求其父弗得，遂入燕。居數歲，盡通

張雄飛字鵬舉，是琅琊臨沂人。他的父親張琮，在金國出仕，是盱眙的守官。金國人懷疑他，罷免了他的兵權，遷居許州。不久又下令調他戍守河陰，但仍將他的家人留在許州。張雄飛幼年失母，由張琮的妾李氏撫養。國朝大軍在許州屠城，衹有工匠得以免死。有一個姓田的人，過去曾做張琮的從吏，他自稱能造弓，又欺騙國兵説張雄飛和李氏是他的家人，張雄飛和李氏因此纔没有被殺死，於是他們被遷徙到朔方，當時張雄飛僅十歲。遷徙途中到達霍州，李氏想逃走，恐怕張雄飛成爲她的累贅，雄飛明瞭她心中的想法，時時刻刻不離開她的身邊，李氏就變換了服裝帶着他一起逃了回來，寓居在潞州。雄飛長大後，前往趙城拜前進士王寶英爲師。金國滅亡後，雄飛不知道父親的去向，他往返澤州、潞

國言及諸部語。至元二年，廉希憲薦之于世祖，召見，陳當世之務，世祖大悦。授同知平陽路轉運司事，搜抉蠹弊悉除之。帝問處士羅英，誰可大用者，對曰："張雄飛真公輔器。"帝然之，命驛召雄飛至，問以方今所急，對曰："太子天下本，願早定以繫人心。閭閻小人有升斗之儲，尚知付托，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儲貳，非至計也。向使先帝知此，陛下能有今日乎？"帝方卧，矍然起，稱善者久之。

州之間，尋找父親十多年，常在僧舍中留宿求食。此後他前往關陝地方，足迹遍及懷、孟、潼、華等地，始終未能找尋到父親，於是來到燕地。他在那裏居住了幾年，學會了國語和諸部族的語言。至元二年，廉希憲把他推薦給世祖皇帝，世祖皇帝召見了他，他陳述了當世之務，世祖聽後十分高興。授任他爲同知平陽路轉運司事，他檢查和發現執行中的各種弊端，把它們一一去除。皇帝問處士羅英，誰可以委以重任，羅英回答説："張雄飛具有任公輔之位的才幹。"皇帝同意他的看法，下令驛傳徵召張雄飛前來，向他詢問當前最緊要的事務是什麽，雄飛回答説："太子之位是朝廷的根本，希望能早點確定下來，以維係人心。閭閻中的小民百姓有一升一斗的儲蓄，尚且知道托付給人，天下如此之大，社稷如此重要，不及早册立太子，這可不是個明智的辦法。假若過去先帝知道這一點，陛下您還會有今天嗎？"當時皇帝正躺着聽他講，聽到這裏猛然坐了起來，長時間地稱贊他説得好。

他日，與江孝卿同召見，帝曰："今任職者多非材，政事廢弛，譬之大厦將傾，非良工不能扶，卿輩能任此乎？"孝卿謝不敢當。帝顧雄飛，雄飛對曰："古有御史臺，爲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間疾苦，皆得言；百官奸邪貪穢不職者，即糾劾之。如此，則紀綱舉、天下治矣。"帝曰："善。"乃立御史臺，以前丞相塔察兒爲御史大夫，雄飛爲侍御史，且戒之曰："卿等既爲臺官，職在直言，朕爲汝君，苟所行未善，亦當極諫，况百官乎！汝宜知朕意。人雖嫉妒汝，朕能爲汝地也。"雄飛益自感勵，知無不言。

又一天，張雄飛與江孝卿一起被召見，皇帝説："現在任職的人中大多不具才識，政事全都荒廢懈弛了，這就好像大厦即將傾塌，不是好的工匠是不能將它修復的，你們能做這樣的好工匠嗎？"江孝卿謙謝説他難以擔此重任。皇帝回頭看張雄飛，雄飛回答説："古代設有御史臺，作爲天子的耳目，凡是涉及政治得失，民間疾苦等事，都可以議論，百官中有奸詐邪惡，貪婪污穢不稱職的，就予以舉報彈劾。如果這樣做，那就會使秩序法度得到整頓，天下安定了。"皇帝説："好！"於是設置了御史臺，讓前丞相塔察兒任御史大夫，張雄飛任侍御史，并且告誡他們説："你們既任職爲御史臺的官員，職責就是直言無諱，我是你們的君主，但如有舉措不適當的地方，你們也應該諫議勸阻，更不用説百官了！你們應能理解我的用意。就是有人嫉妒你們，我也會盡力支持你們。"張雄飛更加感激皇帝并努力任職，他能察知的事情，從無隱諱不説的。

參議樞密院事費正寅素憸狡，有告其罪者，詔丞相線真等與雄飛雜治

參議樞密院事費正寅奸詐凶暴，有人舉報了他的罪行，朝廷詔令丞相線真等官員同張雄飛一

之。請托交至，雄飛無所顧，盡得其罪狀以聞，正寅與其黨管如仁等皆伏誅。會議立尚書省，雄飛力争於帝前，忤旨，左遷同知京兆總管府事。宗室公主有家奴逃渭南民間爲贅婿。主適過臨潼，識之，捕其奴與妻及妻之父母，皆械繫之，盡没其家貲。雄飛與主爭辨，辭色俱厲。主不得已，以奴妻及妻之父母、家貲還之，惟挾其奴以去。入爲兵部尚書。平章阿合馬在制國用司時，與亦麻都丁有隙，至是，羅織其罪，同僚爭相附會，雄飛不可曰："所犯在制國用時，平章獨不預耶?"衆無以答。秦長卿、劉仲澤亦以忤阿合馬，皆下吏，欲殺之，雄飛亦持不可。阿合馬使人啖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以參政相處。"雄飛曰："殺無罪以求大官，吾不爲也。"阿合馬怒，奏出雄飛爲澧州安撫使，而三人竟死獄中。時澧州初下，民懷反側，雄飛至，布宣德教以撫綏之，民遂安。有巨商二人犯匿税及毆人事，僚佐受賂，欲寬其罪，雄飛繩之益急。或曰："此細事，何執之堅?"雄飛曰："吾非治匿税毆人者，欲改宋弊政，懲不畏法者爾。"細民以乏食，群聚發富家廩，所司欲論以强盜，雄飛曰："此盜食，欲救死，非强也。"寬其獄，全活者百餘人。澧西南接溪洞，猺人乘間抄掠居民，雄飛遣楊應申等往諭以威德，諸猺悉感服。

起察治他的罪行。爲費正寅求情的人不斷前來，但張雄飛對他們的請求不加理睬，完全查清了費正寅的罪行，并奏報給朝廷，費正寅和他的黨羽管如仁等人均被處死。恰值朝廷討論設立尚書省的事，雄飛在皇帝面前力争，忤逆了皇帝的旨意，降任同知京兆總管府事。宗室公主中有個家奴逃到渭南民間入贅爲婿。公主正路過臨潼，認出了家奴，於是將家奴和家奴的妻子、妻子的父母都抓了起來，又將他們戴上械具關在獄中，没收了他們的全部家産。雄飛爲此事同公主争辯，言辭聲色俱厲。公主不得已，最終把家奴的妻子和其父母及他們的家産交還出來，衹帶着家奴走了。張雄飛後入朝任兵部尚書。平章阿合馬在制國用司任職時，與亦麻都丁有過矛盾，到這時，阿合馬羅織了亦麻都丁的罪狀，同僚們争相附和阿合馬，張雄飛認爲不能這樣做，他説："亦麻都丁所犯的都是在制國用司任職時的事，那時的事難道衹有平章未參預嗎?"同僚們對他的詰問無以對答。秦長卿、劉仲澤也因爲得罪阿合馬，被交送法官審問，想要殺了他們，雄飛也認爲不應該這麽做。阿合馬派人動之以利説："假若能殺掉這三個人，就讓你做參政。"張雄飛回答説："殺死無罪之人以求取高官，這種事我不會做。"阿合馬很生氣，他奏請朝廷將張雄飛派出朝外任澧州安撫使，那三個人終於死在獄中。當時澧州剛被征服，民心不服，時時準備反叛，雄飛到澧州後，傳布宣揚德教來安撫民心，民衆纔安定下來。有兩個巨商犯了逃税和打人的罪，僚佐們受了賄賂，想從寬處理他們，而張雄飛却越發嚴厲地處理此事，有人對他説："這是件小事，您何必處理得這麽嚴!"張雄飛回答説："我并非是專意處罰逃税打人的人，而是想改變宋國遺下的弊端，警戒那些不畏懼國法的人。"百姓因爲没有糧食吃，聚衆打開了富家的糧倉，主管這種事件的官衙想以搶劫罪處理那些人，張雄飛説："這僅屬偷食之罪，想要解救一時生死之急，不是搶劫。"從寬處理了這個案子，保護下來的有百餘人。澧州的西南境與溪洞接壤，瑶族人常乘機劫掠澧州居民，張雄飛派楊應申等人前往宣布威

德，諸處的瑤人都爲他所感動而歸服了。

十四年，改安撫司爲總管府，命雄飛爲達魯花赤，遷荆湖北道宣慰使。有告常德富民十餘家，與德山寺僧將爲亂，衆議以兵討之。雄飛曰："告者必其仇也。且新附之民，當以静鎮之，兵不可遽用，苟有他，吾自任其責。"遂止，徐察之，果如所言。先是，荆湖行省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户没入爲家奴，自置吏治之，歲責其租賦，有司莫敢言。雄飛言于阿里海牙，請歸其民於有司，不從。雄飛入朝奏其事，詔還籍爲民。

十四年，朝廷改澧州安撫司爲總管府，命張雄飛任達魯花赤，遷任荆湖北道宣慰使。有人上告説常德十餘家富户將聯合德山寺僧人作亂，官員們商議派兵前往鎮壓。張雄飛説："上告的人肯定是他們的仇家。而且對新近降附的人應該加以安撫，不能急切地派軍隊，假若有什麽事變，我將自負其責。"派軍隊的事纔中止，經過慢慢的調查，果然像他説的那樣。早先，荆湖行省長官阿里海牙將三千八百户降民籍没爲家奴，并自設了官吏管理他們，每年督責這些人交納租賦，有關部門不敢提出異議。張雄飛親向阿里海牙提出意見，請他將這些降民歸還有關部門管理，阿里海牙没有聽從他的要求。張雄飛入朝上奏此事，朝廷詔命阿里海牙將這些人恢復原來的户籍，使他們成爲平民。

十六年，拜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以子忽辛爲中書右丞，行省江淮，恐不爲所容，奏留雄飛不遣，改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使。未行，阿合馬死，朝臣皆以罪去。拜參知政事。阿合馬用事日久，賣官鬻獄，紀綱大壞，雄飛乃先自降一階，於是僥倖超躐者皆降之。忽辛有罪，敕中貴人及中書雜問，忽辛歷指宰執曰："汝曾使我家錢物，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汝家錢物否?"曰："惟公獨否。"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忽辛遂伏辜。二十一年春，册上尊號，議大赦天下，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在上，豈宜數赦!"帝嘉納之，語雄飛曰："大獵而後見善射，集議而後知能言，汝所言者是，朕今從汝。"遂止降輕刑之詔。

十六年，朝廷任張雄飛爲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因爲他兒子忽辛任中書右丞，掌管江淮行省，害怕不能爲張雄飛所容，奏請朝廷留張雄飛在朝不派他到那裏任職，而改任爲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使。張雄飛還未成行，阿合馬死去，在朝執政的大臣都因罪被罷免。張雄飛被任爲參知政事。阿合馬執政的日子太久了，做了許多買賣官爵，賄賂刑獄的事，搞得國家法度秩序大亂，張雄飛到任就自己先降任一階，於是那些通過非正常途徑得到非正常提拔的官員，都被降了職。忽辛有罪，朝廷敕令由宫中受寵的宦官與中書省官員共同審理，忽辛一一指着那些執政大臣説："你曾經用過我家錢財實物，怎麽能來審問我!"張雄飛問他："我曾經接受過你家的錢財實物嗎?"忽辛回答説："衹有您未曾這樣做過。"雄飛説："既然如此，那我是可以審訊你了。"忽辛於是服罪。二十一年春季，朝官給皇帝册上尊號，商議大赦天下，張雄飛勸諫説："古人説過：没有大赦的國家，它的刑法一定是公正的。因此所謂赦，就是不公正的措施。聖明的皇帝在位，哪裏能多次實施大赦。"皇帝贊賞并接受了他的勸誡，對張雄飛説："狩獵之後纔能知道善射的人，衆人在一起商議之後纔能知道能提建議的

雄飛剛直廉愼，始終不易其節。嘗坐省中，詔趣召之，見於便殿，謂雄飛曰："若卿，可謂眞廉者矣。聞卿貧甚，今特賜卿銀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雄飛拜謝，將出，又詔加賜金五十兩及金酒器。雄飛受賜，封識藏於家。後阿合馬之黨以雄飛罷政，詣省乞追奪賜物，裕宗在東宮聞之，命參政溫迪罕諭丞相安童曰："上所以賜張雄飛者，旌其廉也，汝豈不知耶？毋爲小人所詐。"塔即古阿散請檢核前省錢穀，復用阿合馬之黨，竟矯詔追奪之。塔即古阿散等俄以罪誅，帝慮校核失當，命近臣伯顏閱之。中書左丞耶律老哥勸雄飛詣伯顏自辨，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政虞今日耳，又可自辨乎？"二十一年，盧世榮以言利進用，雄飛與諸執政同日皆罷。二十三年，起爲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决壅滯，黜奸貪，政化大行。卒于官。子五人：師野，師謂，師白，師儼，師約。師野宿衛東宮時，荆湖行省平章政事阿里海牙入覲，言之宰相，欲白皇太子，請以師野爲荆南總管，雄飛固止之。歸謂師野曰："今日欲有官汝者，汝宿衛日久，固應得官，然我方爲執政，天下必以我私汝，我一日不去此位，汝輩勿望有官也。"其介愼如此。

人，你所説的很對，我現在聽從你的意見。"於是停止頒布减輕刑罰的詔書。

張雄飛剛直廉潔謹愼，一生也没改變他的氣節。一次他在省中坐值，皇帝緊急詔命他前往，在便殿接見了他，皇帝對張雄飛説："像你這樣的人，可以説是眞正廉潔的人了。我聽説你非常貧儉，今天我特别賜給你二千五百兩銀子、二千五百貫錢鈔。"張雄飛叩首感謝了皇帝的恩典，就要出來時，皇帝又下詔，加賜給他五十兩黄金和金製酒器。張雄飛接受賜予後，將賜物封裝標明後收藏在家中。後來阿合馬的餘黨藉張雄飛被罷免執政的機會，到省中請求追回賜給他的物品，裕宗在東宫聽説這件事，命令參政溫迪罕曉諭丞相安童説："皇帝之所以要賞賜張雄飛物品是爲了表揚他的廉潔，你怎能不知道呢？你不要被小人所欺騙。"塔即古阿散請求檢查核實前屆中書省錢穀收支情况，再次起用阿合馬的黨羽，他們竟僞造皇帝的詔命，將皇帝賜予張雄飛的錢財追回。很快，塔即古阿散等人就因犯罪被處死，皇帝考慮到他們的財政校核可能失當，命令近臣伯顏重新驗查。中書左丞耶律老哥勸張雄飛造訪伯顏親自説明一切，張雄飛説："皇上因爲老臣素常廉儉，所以纔賞賜給臣，但是臣并没敢隨便去使用這些財物，而是把這些東西封緘標識後收藏起來，以待來日，就是顧慮到了現在發生的事，又哪裏用自己再去説明呢。"二十一年，盧世榮因善談財利得到晋用，張雄飛與各執政大臣都同日被罷免。二十三年，朝廷起用他爲燕南河北道宣慰使，他在任時消除了政路不暢的問題，罷黜了奸官貪吏，使得政治教化暢明通達。最後死於任上。他有五個兒子：師野、師謂、師白、師儼、師約。張師野在東宫任宿衛時，荆湖行省平章政事阿里海牙入朝覲見，藉機向宰相推薦了他，想請宰相向皇太子介紹他的情况，請求任命張師野爲荆南總管，被張雄飛堅决制止了。張雄飛回家後對師野説："今天有人想給你官職，你在宿衛中的日子很長了，也確實應該得到一個官職，但是我正任執政大臣，這樣做天下人肯定會認爲我爲你謀私利，我一天不從這個位子上下

來，你們也就不要想得到官位。”他就是這樣剛正謹慎。

## 張德輝

張德輝字耀卿，冀寧交城人。少力學，數舉於鄉。金貞祐間兵興，家業殆盡，試掾御史臺。會盜殺卜者，有司踪迹之，獲僧匿一婦人，搒掠誣服，獄具，德輝疑其冤，其後果得盜。趙秉文、楊慥咸器其材。金亡，北渡，史天澤開府真定，辟爲經歷官。歲乙未，從天澤南征，籌畫調發，多出德輝。天澤將誅逃兵，德輝救止，配令穴城。光州華山農民爲寨以自固，天澤議攻之，德輝請招之降，全活甚衆。歲丁未，世祖在潛邸，召見，問曰：“孔子殁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性即在是矣。”又問：“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皆武弁世爵，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大抵以儒進者三十之一，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世祖然之。因問德輝曰：“祖宗法度具在，而未盡設施者甚多，將如之何?”德輝指銀槃，喻曰：“創業之主，如製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畀付後人，傳之無窮。當求謹厚者司掌，乃永爲寶用。否則不惟缺壞，亦恐有竊而去之者矣。”世祖良久曰：“此正吾心所不忘也。”又訪中國人材，德輝舉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餘人。又問：“農家作勞，何衣食之不贍?”德輝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從出者也。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者輸之官，餘麤惡者將以仰事俯育。而親民之吏復横斂以盡之，則民鮮有不

張德輝字耀卿，冀寧交城人。少年致力於學習，在鄉里數次被舉薦。金朝貞祐年間戰事興起，他家中的產業損失殆盡，他到御史臺試任掾吏。正巧有强盜殺死卜者的案件發生，有關部門追踪尋查此案，抓獲了和尚藏匿的一個婦女，婦女被屈打成招，此案就此結了案，張德輝懷疑婦女是被冤枉的，後來果然抓到了真正的强盜。趙秉文、楊慥二人都很器重他的才能。金國滅亡，他渡河北上，史天澤在真定開府設立衙門，他被推薦出選官職任經歷官。乙未年，他跟隨史天澤南征，軍中籌劃調發等事務大多由張德輝辦理。史天澤要處死逃兵，張德輝制止了這件事，救下了逃兵，將他們發配去挖城。光州華山農民建寨自保，史天澤與衆人商議攻打它，張德輝請史天澤招降他們，結果保全了許多人的生命。丁未年，世祖尚在諸王位，召見他，問他說：“孔子已經死了很久了，他的品性現在在哪裏呢?”張德輝回答說：“聖人是與天地共始終的，他的品性無處不在。殿下能按聖人之道行事，品性也就在那裏了。”世祖又問他說：“有人說：遼國是因崇重佛教而亡國，金國是因重儒學而亡國，有這樣的事嗎?”張德輝回答說：“遼國的事臣下未知詳細，但金國末年的事是我所親眼見到的，它的執政大臣中雖然任用了幾個儒臣，其他的却都是些武將世爵，到議論國家大事時，又不讓這幾個儒臣參預。金國以儒學而得到晋用的大致纔三十分之一，國家的存亡，自應有承擔其責任的，與儒學有什麽干係呢!”世祖同意他的說法。因而又問張德輝說：“祖宗遺下的法度現在都在，但還沒有設立的也很多，應該怎樣做呢?”張德輝指着銀盤比喻說：“創業的君主就像製此器物，精選白銀良匠，設好規矩來做成它，能付給後人，傳之無窮。還應選擇謹慎厚重的人管理它，纔能永遠實用。否則不但會缺損毁壞，還恐怕會被人偷去呢。”世祖静默了很長時間纔說：“這正是我心中所不敢忘懷的呀。”接着又向張德輝詢

凍餒者矣。”歲戊申春，釋奠，致胙於世祖，世祖曰：“孔子廟食之禮何如?”對曰：“孔子爲萬代王者師，有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修其時祀，其崇與否，於聖人無所損益，但以此見時君崇儒重道之意何如耳。”世祖曰：“今而後，此禮勿廢。”世祖又問：“典兵與宰民者，爲害孰甚?”對曰：“軍無紀律，縱使殘暴，害固非輕；若宰民者，頭會箕斂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爲害尤甚。”世祖默然，曰：“然則奈何?”對曰：“莫若更遣族人之賢如口温不花者，使掌兵權，勛舊則如忽都虎者，使主民政，若此，則天下均受賜矣。”是年夏，德輝得告，將還，更薦白文舉、鄭顯之、趙元德、李進之、高鳴、李槃、李濤數人。陛辭，又陳先務七事：敦孝友，擇人才，察下情，貴兼聽，親君子，信賞罰，節財用。世祖以字呼之，賜坐，錫賚優渥。有頃，奉旨教胄子孛羅等。壬子，德輝與元裕北覲，請世祖爲儒教大宗師，世祖悦而受之。因啓：“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賦，乞令有司遵行。”從之。仍命德輝提調真定學校。

問中原的人才，德輝舉薦了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餘人。世祖又問：“農家努力勞動，爲什麽還是衣食不足，難得温飽呢?”張德輝回答説：“農桑之事是天下生計之本，衣食由此而出。男耕女織，終年勤苦勞動，收穫後選最好的交納給朝廷，剩下粗劣的留給自己準備用於生計。但管理百姓的官吏却又横徵暴斂搜刮乾凈，那麽百姓很少有不挨凍挨餓的人了。”戊申年春季，朝廷舉行釋奠禮儀，向世祖致送祭肉，世祖問張德輝説：“孔子廟食的禮儀怎麽樣?”他回答説：“孔子是萬代君王的師表，國君們尊崇他，就會使孔子的廟宇莊嚴，按時按季進行祭祀，尊崇與否，對於聖人是没有什麽損益的，但由此可以看出當世君主尊崇儒學，注重大道的意思是怎樣的。”世祖説：“從今以後，這個禮儀不要廢棄。”世祖又問他：“領兵的人和管理百姓的人，哪一種爲害更大?”他回答説：“軍隊没有紀律，縱使士兵們幹殘暴的事，禍害當然不輕，至於那些管理百姓的官吏，他們横徵暴斂爲害天下百姓，使祖宗留下的人民像赴湯蹈火一樣生活，他們的禍害尤其嚴重。”世祖長時間没講話，然後問：“那麽怎麽做纔好?”他説：“不如更换派遣族人中像口温不花那樣的賢者，讓他們掌握兵權，選擇勛貴舊戚中像忽都虎那樣的人，讓他們主持行政，如果這樣做，天下的人就會都蒙受恩德了。”這一年夏季，張德輝得到休假的機會，他即將離去時，又另外舉薦了白文舉、鄭顯之、趙元德、李進之、高鳴、李槃、李濤等幾個人。辭别朝廷時，他又陳述了應首先注重的七件要務：勉勵孝友，選拔人才，體察下情，重視兼聽，親近君子，賞罰有信，節儉財用。世祖用他的字稱呼他，賜他坐，給予他的賞賜很優厚。不久，他奉旨教育貴胄子弟孛羅等人。壬子年，張德輝同元裕北上覲見，他們請求尊世祖爲儒教大宗師，世祖很高興地接受了。他陳請説：“歷朝都有旨蠲免儒户的兵役賦税，請下令有關部門遵照施行。”得到允准。并且還任命張德輝提調真定學校。

世祖即位，起德輝爲河東南北路宣撫使，下車，擊豪强，黜贓吏，

世祖即位後，起用張德輝任河東南北路宣撫使，他一到任，就打擊豪强，貶斥貪臟官吏，

均賦役。耆耋不遠數千里來見，曰："六十年不復見此太平官府矣。"戴之若神明。西川帥紐鄰重取兵千餘人，守吏畏其威，莫敢申理，隸鳳翔屯田者八百餘人，屯罷，兵不歸籍；會簽防戍兵，河中浮梁故有守卒，不以充數。悉條奏之，帝可其請。兵後孱民多依庇豪右，及有以身傭藉衣食，歲久掩爲家奴，悉遣還之爲民。

調整了賦稅徭役。耆舊碩彥都不遠數千里來見他，說："已經有六十年沒有見到像這樣的太平官府了。"擁戴他像是神明一樣。西川統帥紐鄰再徵兵千餘人，地方守官畏懼他的威權，沒有人敢於申辯道理的，隸籍鳳翔的八百餘屯田人，罷屯後，仍隸兵籍而沒歸民籍；會簽徵發防戍兵時，河中浮橋原有的守兵，却也沒有算在裏邊。他都一一條列向朝廷奏報，皇帝允准了他的請求。戰爭過後那些弱小的民户大多依靠豪强之族庇護，以致有以身雇傭來取得衣食的，年久以後便被沒爲家奴，他都將他們遣返成爲國家編民。

二年，考績爲十路最。陛見，帝勞之，命疏所急務，條四事：一曰嚴保舉以取人材；二曰給俸禄以養廉能；三曰易世官而遷都邑；四曰正刑罰而勿屢赦。帝嘉納焉。還東平路宣慰使，春旱，禱泰山而雨。東平賦夥獄繁，視河東相倍蓰，凡遇贓奸，悉窮之，不少貸。奏免遠輸豆粟二十萬斛，和糴粟十萬斛。寶合丁議賦繭絲，令民稅而後輸。德輝曰："是誣上以毒下也，且後期之責孰任之!"遂罷其事。孀婦馬氏，將鬻其女以代納逋賦，分己俸代償之，仍蠲其額。

二年，經朝廷考核，他的考績是十路中最好的。陛見時，皇帝慰勞他，讓他條疏當前應做的急事，他條陳四件事：一是嚴格保舉以選拔人才；二是頒給官員俸禄以保證官員的廉潔和力政；三是變易世官爲主的情況，而使都邑歸朝廷職官管理；四是嚴格刑罰而不要屢屢頒布赦令。皇帝很贊賞地接受了他的建議。他調任東平路宣慰使，春季大旱，他到泰山祈禱，下了雨。東平路賦稅多，刑獄也多，同河東路相比要多出一倍到數倍，他凡是遇到贓奸的案件，全都要徹底究治，決不肯稍有寬宥。他還上奏朝廷免除東平路遠輸豆粟二十萬斛的賦役，和賣十萬斛粟。寶合丁建議取繭絲稅，令民先出稅然後再納絲。張德輝說："這是欺騙皇上而危害百姓的行爲，而且後期的責任誰來承擔!"於是中止了這個建議的施行。孀婦馬氏將要賣掉她的女兒以代納拖欠的賦稅，張德輝分出自己的俸禄代她償納了拖欠的賦稅，還減免了她的賦額。

至元三年秋，參議中書省事。五年春，擢侍御史，辭不拜。有言沿邊將校冒代軍士、虛糜廩幣者，敕按之，奏曰："在昔將校，備嘗艱阻，與士卒同甘苦，今年少子弟襲爵，或以微勞進用，豈知軍旅之事乎！致使朝廷遣使覆按，此省院素失約束耳。痛繩之，則人不自安，第易其部署，選武毅才略者任之，庶使軍政自新。又時委司憲者體究，庶革其弊。"有

至元三年秋季，朝廷命他參議中書省機務。五年春季，升任爲侍御史，他上書辭去未就職。有人說沿邊有將校軍官冒報軍數、濫用虛領軍需貨幣的，朝廷敕令調查此事，張德輝奏報說："過去的將校軍官們，備嘗艱難險阻，與士兵同甘共苦，現在的將校軍官由年輕的子弟們襲任世爵，還有的是因微小的功勛得到晉用，他們哪裏知道軍旅之事呢！以致讓朝廷派遣使節前往調查處理，這是省院平常失於約束管理。如果嚴厲處理此事，那就會使人人不能自安，不如改變軍隊

旨命德輝議御史臺條例，德輝奏曰："御史，執法官。今法令未明，何據而行？此事行之不易，陛下宜慎思之。"有頃，復召曰："朕慮之熟矣，卿當力行之。"對曰："必欲行之，乞立宗正府以正皇族，外戚得以糾彈，女謁毋令奏事，諸局承應人皆得究治。"帝良久曰："其徐行之。"德輝請老，命舉任風憲者，疏烏古倫貞等二十人以聞。初，河東歉，請於朝，發常平貸之，并減其秋租有差。賦役不均，官吏并緣爲奸，賦一征十年，不勝其困苦，民率流亡。德輝閱實户編，均其等第，出納有法，數十年之弊一旦革去。

的部署，選拔勇武剛毅有才略的人任統帥，這樣可能會使軍政狀况得到更新。又時常委派監察的官員去檢核，這樣大致可以革除原有的弊端。"朝廷有旨意命張德輝論議御史臺的條例，張德輝上奏説："御史，是專門的執法官。現在法令還未明確下來，他們根據什麽來行事呢？這件事辦起來不容易，陛下應仔細考慮。"不久，皇帝又召見他説："我考慮得已很成熟了，卿應當努力去做這件事。"他回答説："如果一定想這麽做的話，我請求先設立宗正府以管理匡正皇族，可以彈劾糾察外戚，不要讓人通過宫中受寵的女子請托奏事，各個局中的内侍也都能監察治理。"皇帝沉吟了很久，説："這些事慢慢做起來吧。"張德輝告老請求退休，朝廷命令他舉薦能任監察事務的人，他上疏舉薦了烏古倫貞等二十個人。最初，河東道歉收，他向朝廷請求，開常平倉賑濟河東路百姓，并請不同程度地減收河東路的秋賦税額。賦役不平均，官吏們因緣作奸，賦一徵就是十年的，百姓們不勝賦役之苦，紛紛流亡出去。張德輝校核檢查了實際的户籍，平均了户籍的等第，支出和收納都設立有規矩方法，數十年以來的弊政一下子就被除去了。

德輝天資剛直，博學有經濟器，毅然不可犯，望之知爲端人，然性不喜嬉笑。與元裕、李冶游封龍山，時人號爲龍山三老云。卒年八十。

張德輝天性剛正耿直，博學而有治理國家的才能，氣質堅毅不可侵犯，一望就可以知道他是個正直的人，但他性格不喜歡嬉笑。他同元裕、李冶游封龍山，被當時的人稱爲龍山三老。去世時八十歲。

## 馬亨

馬亨字大用，邢州南和人。世業農，以貲雄鄉里。亨少孤，事母孝，金季習爲吏。庚寅，太宗始建十路徵收課税使，河北東西路使王晋辟亨爲掾，以才幹稱。甲午，晋薦於中書令耶律楚材，授轉運司知事，尋升經歷，擢轉運司副使。庚戌，太保劉秉忠薦亨於世祖，召見潛邸，甚器之。既而籍諸路户口，以亨副八春、忙哥撫諭西京、太原、平陽及陝西五路，俾民弗擾。既還，圖山川形勢以

馬亨，字大用，邢州南和人。世代務農，以資産稱雄於鄉里。馬亨少年時喪父，他服侍母親十分孝順，金國末年學習做吏員。庚寅年，太宗開始設置了十路徵收課税使，河北東西路使王晋徵召選任馬亨爲掾吏，他因幹練而得到好評。甲午年，王晋將他推薦給中書令耶律楚材，被授任爲轉運司知事，很快就被升任經歷之職，提升爲轉運司副使。庚戌年，太保劉秉忠將馬亨推薦給世祖，世祖在王府召見了他，非常器重他。此後編籍諸路的户口，派遣馬亨做八春、忙哥的副職，到西京、太原、平陽以及陝西五路巡

獻，餘使者多以賄敗，惟亨等各賜衣九襲。癸丑，從世祖征雲南，留亨爲京兆榷課所長官。京兆，藩邸分地也，亨以寬簡治之，不事掊克，凡五年，民安而課裕。丁巳，憲宗遣阿藍答兒等核藩府錢穀，亨時輦歲辦課銀五百鋌，輸之藩府，道出平陽，適與之遇。亨策曰："見之，則銀必拘留，不見，則必以罪加我，與其銀弗達王府，寧獲罪焉。"避而過之，阿藍答兒果怒，遣使逮之王府。世祖詢亨曰："汝往，得無摭汝罪耶?"對曰："無害，願一行。"乃慰遣亨。既至，拘係之，窮治百端，竟無所得，惟以支竹課分例錢充公用，及僦公廨輦運脚價爲不應，勒償其直而已。世祖知其誣，更賜銀三十二鋌。己未，從世祖攻鄂州，洎北還，遣亨馳驛往西京等處罷所簽軍，并撫諭山西、河東、陝右、漢中。既還，復遣轉餉江上軍實。

撫曉諭政令，以免百姓被騷擾。回來後，他將所巡視地方的山川形勢畫了圖獻了上去，其他的使者大多因受賄而被治罪，衹有馬亨等人被賜予九襲衣服。癸丑年，馬亨跟隨世祖征伐雲南，世祖留馬亨任京兆榷課所長官。京兆是藩邸的分地，馬亨以寬鬆簡要的方法進行治理，不用苛税搜刮民財，前後五年，百姓安定而課税充裕。丁巳年，憲宗派阿藍答兒等官員前來核查藩府的錢穀財物，馬亨當時正用車裝載着當年收上來的五百錠課銀，準備運到藩府中，他取道平陽，恰同那些官員相遇。馬亨思忖道："見他們，那銀兩肯定會被扣留，不見他們，那他們肯定加罪於我，與其不能將銀送達王府，我寧願因此而得罪。"於是避開他們過去了，阿藍答兒果然因此生氣，派遣使節到王府把他抓起來。世祖詢問馬亨説："你前往那邊，不會被羅織罪名嗎?"他回答説："没關係，我願前往。"於是世祖慰勞了他後纔讓他前去。到了阿藍答兒那裏，他被拘押起來，官員們使用了各種各樣的辦法審訊他，最後也没有得到什麼東西，衹能將用來支納竹課的分例錢没收爲公用，又因租用公廨用車運輸時支付的運費不足，勒令他賠償運費而已。世祖知道他的冤情，另外賜給他三十二錠銀。己未年，他跟隨世祖攻打鄂州，及至北返時，派馬亨馳驛前往西京等地解散那些地方徵發的軍隊，并撫慰曉諭山西、河東、陝右、漢中等處。回來後，又派他到長江運輸軍用物資。

中統元年，世祖即位，陝西、四川立宣撫司，詔亨議陝西宣撫司事。尋賜金符，遷陝西四川規措軍儲轉運使。時阿藍答兒等叛，亨與宣撫使廉希憲、商挺合謀，誅劉太平等，悉定關輔。尋建行省，命亨兼陝西行省左右司郎中。時興元畜糧五萬石，欲轉餉大安軍，計傭直萬緡，衆推亨往，時丁内艱，以攝省府事强起之。至則以兵官丁産均其役，不閲月而事集，無勞民傷財之嘆。興元判官費正寅狡悍不法，莫有能治之者。亨白省

中統元年，世祖即皇帝位，陝西、四川設置宣撫司，下詔命馬亨參議陝西宣撫司事務。不久又賜給他金符，升任陝西四川規措軍儲轉運使。當時阿藍答兒等人叛亂，馬亨同宣撫使廉希憲、商挺共同設計策，處死了劉太平等人，全面安定了關輔。不久設置行省，朝廷令馬亨兼任陝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那時興元積存有五萬石糧食，準備運輸到大安軍作軍餉，估計需人員運費一萬緡，衆人都推薦馬亨前往，當時馬亨正因母親去世辭官守喪，朝廷以攝領省府事務的理由中止他守喪，擔任此事。他到那裏後以兵官丁産業平均勞役，不到一個月事情就辦好了，没有勞民傷財

府，欲以法繩之，反誣構行省前保關中有異謀，詔右丞粘合珪讞之，亨力辨之，冤構釋然。

的感嘆出現。興元判官費正寅狡猾强悍，行爲不法，没有人能够管制住他。馬亨將這種情形報告給省府，要依法處理他，而費正寅反誣告行省在以前保有關中圖謀不軌，朝廷詔命右丞粘合珪立案調查此事，馬亨盡力分辯，誣陷得以消除。

四年，還陝西五路西蜀四川廉訪都轉運使。未幾，朝廷以考課檄諸路轉運司，至則并轉運司入總管府，咸奪其制書，授亨工部侍郎、解鹽副使。亨乃上言："以考課定賞罰，其人甫集，而一切罷之，則是非安在？宜還其命書，俾仕者有所勸勉。"從之。亨復上便宜六事：一曰東宮保傅當用正人，以固國本；二曰中書大政，擇任儒臣，以立朝綱；三曰任相惟賢，官不必備，今宰相至十七員，宜加裁汰；四曰左右郎署毗贊大政，今用豪貴子弟，豈能贊襄；五曰六曹之職分理萬機，今止設左右二部，事何由辦；六曰建元以來，便民條畫已多，有司往往視爲文具，宜令憲司糾舉，務在必行。疏聞，帝即召見，有旨："卿比安在，胡不早言？"亨對曰："新自陝西來覲。"帝論曰："卿久著忠勤，自今不令卿遠出矣。"

四年，他調任陝西五路、西蜀、四川廉訪都轉運使。不久，朝廷發文書給各路轉運司要他們實行考課，文書到達則轉運司合并入總管府内，并全部收繳了朝廷發給他們的命書，授任馬亨爲工部侍郎、解鹽副使。馬亨就此事上書説："用考課制度來判定職司賞罰，而職司中人剛剛聚集到一起，却又都罷免了，那麽是非還怎麽評定呢？最好歸還給他們命書，好使在仕者能有所勉勵。"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議。馬亨又上書六件應酌情辦理的事：一是東宮的保傅應該用行爲端正的人，以保證國家的根本；二是中書省掌政大員，應選擇任用儒臣，以樹立朝綱；三是任用宰相惟賢是舉，官員人數不必求全，現在宰相有十七員，應適當裁減；四是左右郎署是輔佐宰執執政的，現在使用的是豪貴子弟，他們怎麽能行輔佐之事呢；五是六曹之職是辦理各種具體事務，現在衹設置了左右二部，另外的事由誰承擔呢；六是國家建號以來，已設立了許多便民的條例政策，有關的職司往往把它們當成一紙具文，應該下令監察機構糾彈舉察，務必執行。他的上書報到皇帝處後，皇帝立刻召見了他，有旨意説："卿近來在哪裏，爲什麽不早説明這些事情？"馬亨回答説："我是剛從陝西來覲見皇上的。"皇帝諭示説："卿長期以忠誠勤勉著稱，從現在起我不會再讓你出外任職了。"

至元三年，進嘉議大夫、左三部尚書，尋改户部尚書，金穀出納，有條不紊。時有賈胡，恃制國用使阿合馬，欲貿交鈔本，私平準之利，以增歲課爲辭。帝以問亨，對曰："交鈔可以權萬貨者，法使然也。法者，主上之柄，今使一賈擅之，廢法從私，將何以令天下？"事遂寢。亨又建言立常平、義倉，謂備荒之具，宜亟舉

至元三年，他晋階爲嘉議大夫、左三部尚書，不久改任户部尚書，錢穀出納的事務，他辦理得有條不紊。當時有些胡商，倚仗着制國用司使阿合馬的權勢，想要在交易中利用交鈔本錢，藉機收取平準之利，而以增加年税爲藉口。皇帝拿這件事詢問馬亨，馬亨回答説："交鈔能够衡量各種貨物，是法規使它有這樣的功能。法規，是君主的權柄，現在讓一個商人控制了，廢法規而從私欲，將用什麽來號令天下呢？"此事因此

行。而時以財用不足，止設義倉。七年，立尚書省，仍以亨爲尚書，領左部。亨上言："尚書省專領金穀百工之事，其銓選宜歸中書，以示無濫。"尋爲平章阿合馬所忌，以誣免官。會國兵圍襄、樊，廷議河南行省調發軍餉，詔以阿里爲右丞、姚樞爲左丞、亨爲僉省任其事，水陸供饋，未嘗有闕，亨之力爲多。十年，還京師，帝方欲柄用之，遽嬰末疾。十四年，卒，年七十一。子紹庭，雲南諸路肅政廉訪司副使。

被停止下來。馬亨又建議設立常平倉、義倉，說它們是備荒的設置，應該亟早辦理，但當時因財力不足，衹設立了義倉。七年，朝廷設尚書省，馬亨仍被任命爲尚書，職掌左部。馬亨上奏說："尚書省專門職掌錢財糧食及各種製作之事，它的官員選任應歸中書省掌管，以示没有濫設官員。"很快他就被平章阿合馬所忌恨，因被誣告而罷了官。值國兵圍攻襄、樊二城之時，朝廷議定讓河南行省負擔調撥軍餉，詔令任阿里爲右丞、姚樞爲左丞、馬亨爲僉省負責此事，水陸運送供給，從來也没有短缺過，其中馬亨出的力是最多的。十年，馬亨回到京師，皇帝正想啓用他職掌重要事務，他突然四肢患病。十四年，馬亨去世，享年七十一歲。他的兒子馬紹庭，是雲南諸路肅政廉訪司副使。

**程思廉**

程思廉字介甫，其先洛陽人，元魏時以豪右徙雲中，遂家東勝州。父恒，國初佩金符，爲沿邊監榷規運使、解州鹽使。思廉用太保劉秉忠薦，給事裕宗潛邸，以謹愿聞。命爲樞密院監印，平章政事哈丹行省河南，署爲都事。丞相史天澤尤器之。時方規取襄樊，使任轉餉，築城置倉以受粟，轉輸者與民爭門，不時至，思廉令行者異路。粟至，多露積，一夕大雨，思廉安臥不起，省中召詰之，思廉曰："此去敵近，中夜騷動，衆必驚疑，或致他變。縱有漂濕，不過軍中一日糧耳。"聞者韙之。

程思廉字介甫，他的祖先是洛陽人，元魏時遷徙豪强之族至雲中，於是就在東勝州定居下來。他的父親程恒，建國初年佩金符，任沿邊監榷規運使、解州鹽使。程思廉因爲太保劉秉忠的推薦，在裕宗王府服事，以誠實而聞名。朝廷任命他爲樞密院監印，平章政事哈丹在河南領行省政事，任他爲都事。丞相史天澤對他尤其器重。當時正在計劃攻取襄樊二處，派他負責轉運軍需，築城設倉庫用來存儲糧食，轉運的人與百姓争着由門出入，糧食不能按時送到，程思廉讓兩者各行不同的路以免争持。糧食運到後，多露天堆積，一夜天降大雨，思廉安卧未起，省中官員把他召來責問，思廉說："這裏離敵人很近，半夜裏混亂起來，衆人肯定會驚恐疑惑，有可能導致其他的變故。糧米即使有些被冲走淋濕的，也不過就是軍中一天的糧食罷了。"聽到的人都認爲很對。

至元十二年，調同知淇州，徙東平路判官，入爲監察御史，以劾權臣阿合馬繫獄。其黨巧爲機阱，思廉居之泰然，卒不能害。累遷河北河南道按察副使，道過彰德，聞兩河歲饑，而徵租益急，欲止之。有司謂法

至元十二年，他調任淇州同知，改任東平路判官，又入朝任監察御史，因爲彈劾權臣阿合馬而被投入牢獄。阿合馬的黨羽巧設機謀陷阱陷害他，他處之泰然，那些人最終没能陷害得了他。他以資歷升任河北河南道按察副使，出任途中路過彰德，聽到兩河正鬧饑荒，但租税徵得却更

當上請，思廉曰："若然，民已不堪命矣。"即移文罷徵，後果得請。二十年，河北復大饑，流民渡河求食，朝廷遣使者，集官屬，絶河止之。思廉曰："民急就食，豈得已哉！天下一家，河北、河南皆吾民也。"亟令縱之。且曰："雖得罪死不恨。"章上，不之罪也。衛輝、懷孟大水，思廉臨視賑貸，全活甚衆。水及城不没者數板，即修堤防，露宿督役，水不爲患，衛人德之。遷陝西漢中道按察使，以母老不赴。俄丁母憂。二十七年，立雲南行御史臺，起復思廉爲御史中丞。始至，蠻夷酋長來賀，詞若遜而意甚倨，思廉奉宣上意，綏懷遠人，且明示禍福，使毋自外，聞者慴服。雲南舊有學校，而禮教不興，思廉力振起之，始有從學問禮者。

加緊急，他想制止這樣的事，職掌此事的衙司說按法應當向上請求纔成，思廉說："如定要這麽做，那老百姓們早已不能承受了。"立刻傳布文書中止了徵收，後來果然得到了允准。二十年，河北再次發生大饑荒，流民渡過黄河來求食，朝廷派遣了使節，召集各官屬，禁斷了黄河間的交通來制止這種情况。思廉說："老百姓困苦已極纔來求食，這也是迫不得已呀！天下一家，河南、河北都是我們的百姓呀。"緊急下令放他們往來，他還說："我因此事即使獲罪，雖死無憾。"奏報上去後，朝廷没有怪罪他。衛輝、懷孟發大水，思廉親臨視察發放賑濟，救活的人很多。大水至城下僅幾板的高度没淹没過來，他緊急修築堤防，在外露宿督促工程，大水纔没有造成禍害，衛輝的人都很感念他的恩德。升任陝西漢中道按察使，他因母親年事已高未赴任，不久就因母親去世而辭官守喪。二十七年，朝廷設置雲南行御史臺，起用程思廉任御史中丞。他剛到任，蠻夷各族的酋長們就前來祝賀，詞語好像很謙卑而氣勢却很倨傲，思廉宣達了朝廷要安撫關懷邊遠百姓的旨意，又明白地指出了事情的禍與福，讓他們不要自絶於朝廷，聽到的人都被慴服。雲南原設有學校，但禮教却不振興，思廉努力使它振興起來，自那時起纔出現了從學問禮的人。

成宗即位，除河東山西廉訪使，太原歲飼諸王駝馬一萬四千餘匹，思廉爲請，止飼千匹。平陽諸郡歲輸租税於北方，民甚苦之，思廉爲請，得輸河東近倉。舊法，决事咸有議札，權歸曹吏，思廉自判牘尾，某當某罪，吏皆束手。

成宗即位，程思廉被任爲河東山西廉訪使，每年太原飼養諸王的駝馬一萬四千多匹，思廉爲他們上書朝廷請准，每年衹飼養一千匹。平陽各郡每年都需將租税輸納到北方，老百姓被此事搞得很苦，思廉也爲他們上請朝廷允准，衹需將租税運到河東近倉即可。根據舊有的法規，判决案件都要有議札，書寫議札的權力歸於曹吏，思廉親自在牘尾判定書辭，某該判某罪，曹吏們都衹能聽從，不能再舞弊了。

思廉累任風憲，剛正疾惡，言事剴切，如請早建儲貳、訪求賢俊、辨車服、議封謚、養軍力、定律令，皆急務也。與人交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賙恤，往返數百里不憚勞，

程思廉屢任監察職位，品性剛正，疾惡如仇，談論事情，言辭十分懇切，像請早立太子、訪求賢良智慧之人、辨别車服制度、議封謚號、儲備軍力、制定律令等等，都是應該急着去做的事。他與人交往有始有終，朋友們如有疾病死

仍爲之經紀家事，撫視其子孫。其於家族，尤盡恩意。好薦達人物，或者以爲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復敢爲善矣。”卒，年六十二，謚敬肅。

喪，他慰問遺孤，周恤家人，即使往返幾百里，也不怕勞頓，還要爲他們安排處理家事，撫慰照顧他們的子孫。他對於家族中的人，尤其盡恩盡意。他喜歡薦舉人才，有的人認爲他這是好名，思廉說：“如果躲避好名的嘲諷，人們就不再敢做好事了。”逝世，時年六十二歲，謚號敬肅。

## 烏古孫澤

烏古孫澤字潤甫，臨潢人。其先女真烏古部，因以爲氏。祖璧，仕金爲明威將軍、資用庫使，從金主遷汴。汴城陷，轉徙居大名。父仲，倜儻有奇節，遭金季世，憤無所施，用高言危行，親交避之，遂縱酒陽狂以自晦，然教澤特嚴。澤性剛毅，讀書舉大略，一切求諸己，不事章句，才幹過人。世祖將取江南，澤以選輸鈔至淮南餉軍，丞相阿朮見而奇之，補淮東大都督府掾。

烏古孫澤字潤甫，臨潢人。他的祖先是女真烏古部，所以用烏古爲姓氏。他的祖父烏古璧在金國任明威將軍、資用庫使，隨金國皇帝遷入汴。汴城被攻陷後，他又輾轉遷徙到大名定居。他的父親烏古仲，瀟灑有獨特的氣質，他遭遇金國的末季亂世，憤恨無法施展自己的才能，故意放言高論，行事奇特，親戚和朋友們都躲着他，於是他就縱酒假裝顛狂以隱瞞真實的面貌，但教育烏古孫澤特別嚴格。烏古孫澤性格剛毅，讀書衹求大概，一切都從自己的親身體驗中求取，不追求一字一句的學問方式，才幹過人。世祖將要征取江南，烏古孫澤被選中運輸錢鈔到淮南供軍隊使用，丞相阿朮見到他後很欣賞他，將他補入淮東大都督府任掾吏。

至元十四年，元帥唆都下兵閩、越，見澤，與語而合，即辟元帥府提控案牘。時宋廣王據福州，改元炎興，度我軍且至，遂入于海，復聚兵甲子門。其將張世傑攻泉州，興化守臣陳瓚舉郡應之。文天祥置都督府于南劍州，守臣張清行都督府事，謀復建寧。閩中郡縣往往復從宋，江東大擾。唆都時軍浙東，建、信告急，唆都謀于衆曰：“我軍當何先？”澤曰：“彼據閩、廣，而我往浙右，非策之善。譬之伐木，務除其根，當先向南。”會行省檄唆都，與左丞塔出會兵甲子門，遂度兵閩關，八戰而至南劍，殺其守臣張清，宋師遂退。

至元十四年，元帥唆都領軍下閩、越，見到了烏古孫澤，同他談話很投合，於是就將他辟任爲元帥府提控案牘。當時宋朝廣王占據着福州，改年號稱炎興，他估計我軍很快就要到來，於是進入大海之中，又在甲子門聚集了許多軍隊。廣王的大將張世傑攻打泉州，興化的守將陳瓚率全郡響應他們。文天祥在南劍門設立了都督府，守將張清掌都督府事務，計劃再次攻取建寧。閩地的郡縣常常再度投降宋朝，江東的形勢非常不安定。唆都當時正率軍在浙東，建州、信州告急，唆都同衆人商議說：“我軍應該先援救哪裏呢？”烏古孫澤說：“對方占據着閩、廣，而我們前往浙右，這不是好的策略。譬如伐樹，務必除去它的根，所以應當先向南前進。”恰值行省傳檄給唆都，讓他同左丞塔出會兵於甲子門，於是大軍通過閩關，歷經八戰而抵達南劍，殺死了那裏的守將張清，宋朝軍隊終於退走。

冬十月，收福州，進攻興化，拔

冬十月，我軍收復福州，進攻興化，將它攻

之。唆都怒其民反覆，下令屠城，澤屢諫不聽，復前説曰："世傑不虞我軍遽至，方急攻泉州，謀固其植。我新得泉州，民志未固，旦暮且失守。比我定興化，整兵而南，彼樹植將日固矣。莫若開其遺民，使走泉南扇動之，世傑將膽落而走。是我不戰而完泉州，捷於吾兵之馳救也。"唆都喜，開南門縱民去，因得脱死者甚衆。世傑得逃民，知興化已破，乃解泉州圍去。唆都至泉州，部署别將，裝大艦趣甲子門，自將下漳州，軍于海豐，引精騎與塔出會。十二月，入廣州。十五年春正月，還擊潮州，守將馬發備禦甚固，澤曰："潮人所以城守不下者，以外多壁壘，爲之援應也。第翦其外應，潮必覆矣。"乃分兵攻其一大壘，破之，餘壘盡散走，二旬而潮拔，馬發死焉。既而文天祥軍潰於江西，廣王暨張世傑死于海中，唆都還軍福建。

下。唆都痛恨那裏百姓降宋，下令屠城，烏古孫澤屢次勸解他都未被接受，就再次向唆都進言説："張世傑没有料到我軍會很快到來，正急攻泉州，想要鞏固他的根本。我軍新取得泉州，民心還没有穩住，旦暮之間就會失掉它，等到我軍安定了興化，再整軍向南前進，敵人樹立的根基會越來越鞏固了，如給這些遺民放開一條生路，讓他們逃到泉州南邊以動摇那裏的民心，張世傑就會因恐懼而逃，我軍就將不戰而保全泉州，這要强於我軍奔突救援的方法。"唆都聽後非常高興，打開城的南門，放百姓逃走，因此而逃脱被殺的人特别多。張世傑見到逃來的百姓，知道興化已被攻陷，纔撤去對泉州的包圍。唆都抵達泉州，部署其他將領，裝備了大艦急趨甲子門，而自己率領大軍攻下漳州，駐軍於海豐，率精鋭騎兵同塔出會師。十二月，進入廣州。十五年春正月，大軍回軍攻打潮州，那裏的守將馬發防守得十分牢固，烏古孫澤説："潮州人之所以堅守城池，不能被攻下，是因爲它的外圍有許多壁壘，可以作爲它的外援。衹要剪除它的這些外援，潮州肯定會被攻下。"於是分出部分軍隊攻打其中的一個大壁壘，將它攻下，剩下的壁壘裏的軍隊都逃走了，二十天後潮州城被攻破，馬發被殺死。接着文天祥的軍隊在江西潰敗，廣王及張世傑死在大海之中，唆都率軍回到福建。

夏五月，詔立行中書省于福建，以唆都行參知政事，澤行省都事，從朝京師，命知興化軍，賜金織衣，賞其善謀也。繼改興化軍爲路，授澤行總管府事，民歌舞迎候于道曰："是吾民復生之父母也。"喜極而繼以泣。郡新殘于兵，白骨在野，首下令掩埋之；又衣食其流離之民，有棄子于道者，置慈幼曹籍而撫育之。郡中惡年少喜爲不義，以貲求竄名卒伍，冀後得計功版授。官吏恐激變，不敢詰，澤悉追毁所授，誅其尤無良者，貪暴始戢。始陳瓚以郡應張世傑，民多戰死者，至是，吏援例將籍其産，澤語

夏季五月，朝廷下詔在福建設立行中書省，任命唆都爲行參知政事，烏古孫澤任行省都事，隨從唆都至京師朝見，被任命爲知興化軍，賜給他金織衣，以表彰他善於謀劃的才能。接着又改興化軍的行政設置爲路，任命烏古孫澤管理總管府事務，百姓們都唱着歌跳着舞在路邊迎候他，説："他是我們再生的父母呀。"高興到極點以至流下淚來。郡境剛剛被戰爭破壞過，白骨還暴露在野外，他首先下令把它們掩埋起來；又給流離失所的人食品衣物，有被遺棄在道邊的孤兒，他設了慈幼曹來登記收留他們并給予撫育。郡中有壞少年喜歡做些不義的事情，用財求得進入軍隊中，希望以後能通過記功而得到官職。官吏們害怕激發事變，不敢責問處理他們，烏古孫澤將他

吏曰："國家至仁，誅止陳瓚，從瓚者猶蒙宥，民奈何連坐！"亟爲令曰："民不幸詿誤從陳瓚誅，及鬥死無後者，其田廬貲産并給其族姻，有司無所與。"吏不能逆，乃止。當江南未定，盗賊所在有之，民自相什伍，保衛鄉里。及時平，行省議籍爲兵，上下汹汹，澤白行省曰："國兵非少，今籍民以示少，非所以安反側也。且當籍者衆，民或有他心。"議遂格。澤又興學校，召長老及諸生講肄經義，行鄉飲酒禮，旁郡聞而慕之。興化故號多士，士咸知嚮慕，以澤與常衮、方儀，并肖像祠于學官。

們得到的授予全都追回，處死了其中行爲特别惡劣的，貪暴的人纔開始收斂起來。最初，陳瓚率全郡響應張世傑的軍隊，老百姓中有很多戰死的人，到現在，吏員們根據條例規定將要没收這些人的産業，烏古孫澤對吏員説："國家最是仁慈的了，誅殺的祇陳瓚一人，跟從他的人還得到了寬宥，百姓爲什麼要連坐呢！"緊急下令説："百姓中有不幸失誤跟隨陳瓚而被處死的，以及戰鬥中被殺死而無後的人，他們的田地房産全都給他們的族人或姻親，有司不要干預。"吏員們不能違抗他的命令，纔中止了没收家産的行動。當江南還未安定時，强盗到處都有，百姓們自己聯成什伍，保衛家鄉。到時局平定後，行省商議將他們編籍爲兵，上下都因此而不安定，烏古孫澤上言行省説："國家的軍隊并不少，現在編民入軍籍以表示兵少，這不是安定人心的辦法。而且應當被編入籍的人很多，百姓會起異心。"此事於是停止。烏古孫澤又興辦學校，召集長老以及諸生講習經義，舉行鄉飲酒禮儀，周圍的郡聽説後都很羡慕。興化原來就號稱多出人才，士人都知道尊崇君子，他們將烏古孫澤同常衮、方儀一起都塑了肖像，供奉在學校中。

至元二十一年，調永州路判官。湖廣平章政事要束木貪縱淫虐，誅求無厭。或妄言初歸附時，州縣長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斂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遂中止。要束木即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民以考掠瘐死者載道，所獲不貲，要束木盡掩有之。有使至永，澤戒吏美供帳，豐酒食，務順適其意。使者感愧，無所發其毒，因間以利害曉之，一郡由是獲安。是歲，盗起寶慶、武崗，皆永旁郡也。行省遣澤討平之，俘獲五百餘人，簡出其詿誤者百有五十人，上書言狀，誅其首惡者三十一人，餘得減死。

至元二十一年，朝廷調他任永州路判官。湖廣平章政事要束木貪婪放縱荒淫殘暴，要求索取没有滿足的時候。有人胡説最初歸附朝廷時，州縣的長官吏員們以及富人們連户收銀，準備納給官府，銀子已經準備好，但事情却中止了。要束木就下命令，責成百姓自己交上來，他派出的使節往來不休，到處設立刑獄，株連蔓引，做盡了慘酷之事，百姓中因受刑罰拷打及關入牢獄而死的比比皆有，所搜刮的錢財極多，要束木全都取爲己有。有使節到永州，烏古孫澤告誡自己的屬吏，一定要用華麗的住所，豐盛的酒飯招待他，一定要順遂他的意思。使節心中很感動和不好意思，找不到發泄手段的機會，烏古孫澤乘機向他曉以利害，一郡的百姓由此而獲得了安定。這一年，强盗在寶慶、武崗興起，這些都是永州的鄰郡。行省派烏古孫澤帶兵將强盗討平，俘獲了五百餘人，他從中挑選出誤入歧途的人，共一百五

十人，然後上書說明了情況，處死了其中首惡三十一人，餘下的都得以免除死罪。

二十六年，丞相桑哥建議考校錢穀，天下騷動。澤嘆曰："民不堪命矣。"即自上計行省，要束木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爲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辨慢我，亟拘縶之，非死不釋也。"明年，桑哥敗，要束木伏誅，澤始得釋。

二十六年，丞相桑哥建議朝廷檢查天下錢穀情況，天下動蕩起來。烏古孫澤感嘆說："百姓將要陷入困苦了。"於是自動將永州人口錢糧的計簿上報到行省，要束木大怒說："郡國的錢糧數目没有不增長的，爲什麽偏偏永州不是這樣！這肯定是孫府判倚仗他的聰明和才幹來侮慢我，立刻拘捕他，他不死就不放他。"第二年，桑哥被治罪，要束木也被處死，烏古孫澤纔被從獄中釋放出來。

二十九年，湖廣平章政事闊里吉思薦澤才堪將帥，以行省員外郎從征海南黎。黎人平，軍還，上功，授廣南西道宣慰副使。秋七月，并左右兩江道歸廣西宣慰司，置都元帥府，澤爲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兩江荒遠瘴癘，與百夷接，不知禮法，澤作《司規》三十有二章，以漸爲教，其民至今遵守之。又省厩置二十二所，以紓民力。歲饑，上言蠲其田租，發象州、賀州官粟三千五百石以賑饑者，既發，乃上其事。時行省平章哈剌哈孫，察其心誠愛民，不以專擅罪之。邕管徼外蠻數爲寇，澤循行并徼，得厄塞處，布畫遠邇，募民伉健者四千六百餘户，置雷留那扶十屯，列營堡以守之。陂水墾田，築八堨以節瀦泄，得稻田若干畝，歲收穀若干石爲軍儲，邊民賴之。海北元帥薛赤干贓利事覺，行省檄澤驗治。澤馳至雷州，盡發其奸贓，縱所掠男女四百八十二口、牛數千頭，金銀器物稱是，海北之民欣忭相慶。

二十九年，湖廣平章政事闊里吉思以烏古孫澤才堪將帥之任爲名推薦他，朝廷命他以行省員外郎職跟隨征討海南黎人。黎人平定後，撤軍，上報戰功，朝廷任命他爲廣南西道宣慰副使。秋季七月，朝廷將左右兩江道歸并入廣西宣慰司，設置都元帥府，烏古孫澤任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兩江是荒僻邊遠充滿瘴癘的地方，它同百夷相接壤，不懂得禮儀法度之事，烏古孫澤編成了《司規》三十二章，以逐漸感化的方式開導那裏的人，那裏的百姓至今還在遵守着。他又裁減了二十二所牲口棚，以緩解緊張的民力。某年鬧饑荒，他上書朝廷爲那裏的人請求蠲免他們的田租，打開象州、賀州的官藏粟米倉，取出三千五百石糧米賑濟饑荒的人，做了此事後，他纔上章報告了此事原委。當時的行省平章哈剌哈孫，體察到他是誠心愛民，并没有按專擅的罪來處理他。邕地境外的蠻族數次進犯，烏古孫澤巡視邊境并發文書查知了那裏的關厄險阻，然後安排布置遠近的設置，募集了精强的百姓四千六百多户，設立了雷留那扶十屯，排列營寨堡壘來防護那裏。引水墾田，築了八個蓄水的土堰以調節水的淤積和流失，得到了若干畝稻田，每年可以收取若干石的稻穀作爲軍需糧儲備，邊民仰賴着這些而生活。海北元帥薛赤干貪贓牟利的事敗露後，行省檄書給烏古孫澤，讓他查核處理。烏古孫澤急馳來到雷州，查驗出了他的所有奸贓之事，解放了被薛赤干掠去的四百八十二口男女百姓，以及被他掠去的數千頭牛，金

銀器物若干，海北的百姓都歡欣鼓舞，拍掌相慶。

御史臺言："烏古孫澤奉使知大體，如汲長孺；爲將計萬全，如趙充國。可屬大任。"詔擢爲海北海南廉訪使。故例，圭田至秋乃入租，後遂計月受之，澤視事三月，民輸租計米五百石，澤曰："夫子有言，事君者先其事，後其食。吾莅政日淺，而受禄四倍，非情所安。"量食而入，餘悉委學官，給諸生以勸業。常曰："士非儉無以養廉，非廉無以養德。"身一布袍數年，妻子樸素無華，人皆言之，澤不以爲意也。

御史臺評價他説："烏古孫澤作爲使節執行公務知道大體，像汲長孺；做大將領軍作戰考慮周到，像趙充國。可以讓他擔負重任。"朝廷詔命升任他爲海北海南廉訪使。按舊有的習慣，圭田到秋後纔收取租税，後來就按月收取，烏古孫澤到任辦公三個月，百姓交納的租米有五百石，烏古孫澤説："夫子曾講過，爲君王做事的人應該以做事爲先務，然後纔能講求食用。我到任辦事的日子很短，但所受的俸禄有四倍之多，使我心情不安。"於是根據自己食用的多少來取用租米，剩下的全都委托給學官，撥給諸生們以勉勵他們學習。他常説："士人不節儉就不能養成廉潔的品性，不廉潔也就無法培養道德情操。"他連着幾年僅穿一件布袍，妻子兒女的衣着也樸素不華麗，大家都説他，他也不在意。

雷州地近海，潮汐嚙其東南，陂塘鹼，農病焉。而西北廣衍平袤，宜爲陂塘，澤行視城陰，曰："三溪徒走海，而不以灌溉，此史起所以薄西門豹也。"乃教民浚故湖，築大堤，堨三溪瀦之，爲斗門七，堤堨六，以制其贏耗；釃爲渠二十有四，以達其注輸。渠皆支别爲閘，設守視者，時其啓閉，計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潟并爲膏土。民歌之曰："舄鹵爲田兮，孫父之教。渠之泱泱兮，長我粳稻。自今有年兮，無旱無澇。"

雷州瀕臨大海，潮汐侵蝕它的東南岸，陂塘被鹽鹼化了，成爲農民生産的大問題。但它的西北部是廣袤的平川，適宜興造陂塘，烏古孫澤巡視了城的北邊，説："三條溪水白白地流進了大海，而没有利用起來灌溉田地，這正是史起菲薄西門豹的原因。"於是指導百姓疏通舊湖，建築大堤，在三溪上築了三個土堰蓄水，設了七個斗門，六個堤堰，以控制蓄水的多少，分爲二十四條渠，以使水都到達需灌溉的地方。渠上都分别設立了水門，派人守護，按時開關，共得到良田數千頃，瀕臨海岸的大片鹽鹼地也成了肥沃的土地。老百姓們歌頌道："鹽鹼之地變成良田了，這是孫父教我們做的。渠水滔滔流起來，讓我的禾苗長大。從今年年豐收，無旱也無澇。"

至大元年，改福建廉訪使。澤宿有德於閩，閩人安之。有芝五色産於憲司之澄清堂，士民以爲澤之所致。以母年逾八十，求歸養長沙。歲餘，母喪，澤以哀毁卒。妻杜，以夫死，飲食不入口者十有三日，不死，乃復食。澤積官自承直郎至中大夫，謚正憲。子良楨，仕至中書右丞，以功名

至大元年，朝廷改任他爲福建廉訪使。烏古孫澤早就在閩地有德政，閩地的百姓因此很安定。有五彩的靈芝草生在監察衙門的澄清堂上，士人百姓都認爲這是因爲烏古孫澤在這裏執政的緣故。他因母親已年逾八十高齡，求得朝廷允准，回到長沙爲母親養老。一年多的時間，母親去世了，烏古孫澤因爲悲痛過度而逝世。他的妻子杜夫人由於丈夫故去，十三天没有吃飯喝水，

終。

沒有死，纔又開始進食。烏古孫澤累積官資，自承直郎至中大夫，謚號正憲。他的兒子烏古良禎，官至中書右丞，在任上去世。

**趙炳**

趙炳字彦明，惠州灤陽人。父弘，有勇略，國初爲征行兵馬都元帥，積階奉國上將軍。炳幼失怙恃，鞠於從兄。歲饑，往平州就食，遇盜，欲殺之，兄解衣就縛。炳年十二，泣請代兄，盜驚異，舍之而去。甫弱冠，以勛閥之子，侍世祖於潛邸，恪勤不怠，遂蒙眷遇。世祖次桓、撫間，以炳爲撫州長，城邑規制，爲之一新。己未，王師伐宋。未幾，北方有警，括兵斂財，燕薊騷動。王師北還，炳逺迓中途，具以事聞，追所括兵及横斂財物，悉歸於民，世祖嘉其忠。

趙炳字彦明，惠州灤陽人。他的父親趙弘，有勇力才略，國初時任征行兵馬都元帥，積官階至奉國上將軍。趙炳幼年時失去父母，由堂兄撫養大。某年鬧饑荒，他們前去平州求食，遇到了强盗，强盗要殺死他們，他堂兄解衣就綁。當時趙炳十二歲，他哭泣着請求代替堂兄去死，强盗感到很驚奇，放他們走了。剛成年，他就因爲是勛臣的兒子，前去世祖的諸王府服役，忠懇勤勞不懈怠，於是得到世祖的愛重優待。世祖到桓州、撫州之間，任命趙炳爲撫州長，城市鄉里的規劃，變了一個新的面貌。己未年，世祖征討宋國。不久，北方傳來警報，官府徵集兵力斂取財物，燕薊等地動蕩起來。世祖回軍北方，趙炳在途中迎接，將這些事情做了報告，追回官府所徵集的兵馬及强徵的財物，全部歸還給百姓，世祖稱贊了他的忠誠。

中統元年，命判北京宣撫司事。北京控制遼東，番夷雜處，號稱難治。時參知政事楊果爲宣撫使，聞炳至，喜曰："吾屬無憂矣。"三年，括北京鷹坊等户丁爲兵，蠲其賦，令炳總之。時李璮叛，據濟南，炳請討之。國兵圍城，炳將千人獨當北面，有所俘獲，即縱遣去，曰："脅從之徒，不足治也。"濟南平，入爲刑部侍郎，兼中書省斷事官。時有携妓登龍舟者，即按之以法，未幾，其人死，其子犯蹕訴冤，詔讓之，炳曰："臣執法尊君，職當爲也。"帝怒，命之出，既而謂侍臣曰："炳用法太峻，然非循情者。"改樞密院斷事官。濟南妖民作亂，賜金虎符，加昭勇大將軍、濟南路總管。炳至，止罪首惡，餘黨解散。歲凶，發廩賑民，而後以聞，朝廷不之罪也。遷遼東提刑按察

中統元年，朝廷命他判北京宣撫司事務。北京控制着遼東，那裏番夷之族混居在一起，號稱爲難治之地。當時由參知政事楊果任宣撫使，他聽到趙炳將要到來，高興地說："我們不會再有什麽憂慮的了。"三年，徵集北京鷹坊等户的壯丁入兵籍，免除了他們的租賦，朝廷命令由趙炳統管他們，當時李璮叛變，占據了濟南城，趙炳向朝廷請求討伐他。國兵包圍濟南城，趙炳率一千人獨力抵擋城北面，有了俘獲，他立刻釋放他們逃去，說："這些是脅從的人，用不着處理他們。"濟南平定後，他入朝任刑部侍郎，兼任中書省斷事官。一次有人携帶妓女登上龍舟，他就依照法度處理了他，不久，被處理的人死去了，那人的兒子攔住皇帝車駕訴冤，皇帝下詔責備趙炳，趙炳說："臣下執法以尊崇君王，這是職責內所應該做的。"皇帝大怒，命令他出去，接着對侍臣說："趙炳使用法度太嚴厲了，但他是個不循私情的人。"改任他爲樞密院斷事官。濟南有妖民作亂，朝廷賜給趙炳金虎符，加昭勇大將

使，遼東聞其來，豪猾屏迹。

至元九年，帝念關中重地，風俗强悍，思得剛鯁舊臣以臨之，授炳京兆路總管，兼府尹。皇子安西王開府於秦，詔治宫室，悉聽炳裁製。王府吏卒横暴擾民者，即建白，繩以法。王命之曰："後有犯者，勿復啓，請若自處之。"自是豪猾斂戢，秦民以安。有旨以解州鹽賦給王府經費，歲久，積逋二十餘萬緡，有司追理，僅獲三之一，民已不堪。炳密啓王曰："十年之逋，責償一日，其孰能堪！與其裒斂病民，孰若惠澤加於民乎！"王善其言，遽命免徵。會王北伐，詔以京兆一年之賦充軍資，炳復請曰："所徵逋課，足佐軍用，可貸歲賦，以蘇民力。"令下，秦民大悦。

十四年，加鎮國上將軍、安西王相。王府冬居京兆，夏徙六盤山，歲以爲常。王既北伐，六盤守者構亂，炳自京兆率兵往捕，甫及再旬，元惡授首。十五年春，六盤再亂，復討平之。王還自北，嘉賞戰功，賚賜有加。是歲十一月，王薨。

十六年秋，被旨入見便殿，帝勞之曰："卿去數載，衰白若此，關中事煩可知已。"詢及民間利病，炳悉陳之，因言王薨之後，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竊弄威柄，恣爲不法。帝卧

軍、濟南路總管。趙炳到濟南後，衹懲治了首惡，將餘黨釋放遣散。這年鬧荒災，趙炳開倉賑濟災民，事後上報朝廷，朝廷没有怪罪他。改任遼東提刑按察使，遼東的人聽到他到來，豪强奸猾之徒都收斂了行爲。

至元九年，皇帝考慮到關中是國家重地，那裏民風强悍，想任命一名剛正耿直的舊臣去管理，於是授任趙炳爲京兆路總管，兼任府尹。皇子安西王在秦地設衙署，朝廷詔令修築宫室等，一切事務均聽從趙炳裁斷。王府的吏卒中有强横暴虐騷擾百姓的，他即向王稟告，繩之以法。王命令他説："以後有再犯罪的，不用再稟報給我，就請你自行處理了。"從此以後，豪强奸猾之徒都收斂起來，秦地的百姓得到了安寧。朝廷有旨意用解州的鹽賦做王府的經費，年代久了，積欠的賦額達二十餘萬緡，有關衙司追究辦理此事，僅得到了三分之一，老百姓就已難以忍受了。趙炳秘密呈書給王説："十年的欠賦，想要責成於一日償還乾净，這樣的事誰能承受得了！與其搜刮疲病之民，還不如施恩惠給予老百姓呢。"王認爲他説得對，立即下令免徵。時遇王率軍北伐，朝廷詔令用京兆地區一年的賦税收入作爲軍費，趙炳再次請求説："所徵收的欠税已足以供軍需了，可以把一年的賦税借給老百姓，好讓百姓們鬆緩一下。"命令傳下去，秦地的百姓十分喜悦。

十四年，朝廷給他加鎮國上將軍號，任安西王相。王府冬季居於京兆，夏季移居六盤山，每年這樣成爲慣例。王率大軍北伐後，六盤山的駐守者發動了叛亂，趙炳從京兆率領軍隊前去鎮壓，纔到二十天，就將元凶首惡殺死。十五年春季，六盤山再次發生叛亂，趙炳再度平定了他們。王自北邊返回，獎賞趙炳的戰功，對他重加賞賜。這一年十一月，安西王逝世。

十六年秋季，趙炳被召入京，在便殿覲見皇帝，皇帝慰勞他説："卿離去數年，已年老憔悴得這樣了，可見關中的事是很難辦的呀！"問及那裏的民間利弊，趙炳全都一一陳述，并談到安西王逝世之後，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竊用權

聽，遽起曰："聞卿斯言，使老者增健。"飲以上尊馬湩。改中奉大夫、安西王相，兼陝西五路西蜀四川課程屯田事，餘職如故，即令乘傳偕敕使數人往按琮等。至則琮假嗣王旨，入炳罪，收炳妻孥囚之。時嗣王之六盤，徙炳等於平凉北崆峒山，囚閉益嚴。炳子仁榮訴於上，即詔近侍二人馳驛而西，脱炳，且械琮黨偕來。琮等留使者，醉以酒，先遣人毒炳於平凉獄中，其夜星隕，有聲如雷，年五十九，實十七年三月也。帝聞之，撫髀嘆曰："失我良臣！"俄械琮等百餘人至，帝親鞫問，盡得其情，既各伏辜，命仁榮手刃琮、叔雲於東城，籍其家以付仁榮，仁榮曰："不共戴天之人，所蓄之物，皆取於民，何忍受之！"帝善之，别賜鈔二萬二千五百緡，爲治喪具。國朝舊制，無賻臣下禮，蓋殊恩也。六月，詔雪炳冤，特贈中書左丞，謚忠愍。

勢，妄爲不法的事情。皇帝卧在榻上聽他説，聽到這裏猛然坐起説："聽卿所談的話，使老人變得强健了。"給他飲用上等馬奶。改任他爲中奉大夫、安西王相，兼陝西五路西蜀四川課程屯田事，其他的官職照舊，并立即命令他乘驛站的車馬偕同幾名皇帝特使前去查辦郭琮等人。他們到那裏時，郭琮假冒嗣王的旨意，捏造趙炳的罪行，逮捕了趙炳及其妻子家屬，關入獄中。那時嗣王前往六盤山，郭琮將趙炳等人遷移到平凉以北的崆峒山，關押得更加嚴密。趙炳之子趙仁榮向皇上訴告，皇帝即刻詔令兩名近侍乘驛馬西去，讓他們救出趙炳，并將郭琮和他的黨羽一同押解回來。郭琮等人留住使者，用酒將他們灌醉，先派人將趙炳毒死在平凉獄中，那一夜有星隕落，聲震如雷，趙炳時年五十九歲，這是在十七年三月發生的。皇帝聽説後，拍着腿嘆道："我失去了一個良臣呀。"很快郭琮等百餘名黨羽被押解到，皇帝親自審訊他們，得到了全部情况，他們各自服罪後，皇帝讓趙仁榮在東城親手殺死了郭琮和郭叔雲，還没收了他們的家産給趙仁榮，趙仁榮説："他們與我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他們所蓄有的財物都是從百姓那裏奪取的，我怎麽能忍心接受它呢！"皇帝很贊賞他的作爲，另外賜給他二萬二千五百緡鈔，讓他作爲治喪的費用。國朝舊有的制度，皇帝没有助臣下喪禮的，這是給予趙炳的特殊禮遇恩典。六月，下詔爲趙炳雪冤，特贈他中書左丞銜，謚爲忠愍。

子六人：仁顯，早亡；次仁表，仁榮，仁旭，仁舉，仁軌。仁榮，仕至中書平章政事，餘俱登顯仕。

趙炳共有六個兒子：仁顯，早亡；次子仁表，仁榮，仁旭，仁舉，仁軌。仁榮官職做到中書平章政事，其餘的都做了顯要官員。

# 元史卷一百六十四

## 列傳第五十一

### 楊恭懿

楊恭懿字元甫，奉元人。力學强記，日數千言，雖從親逃亂，未嘗廢業。年十七，西還，家貧，服勞爲養。暇則就學，書無不讀，尤深於《易》、《禮》、《春秋》，後得朱熹集注《四書》，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矣。"父没，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居喪盡禮。宣撫司、行省以掌書記辟，不就。至元七年，與許衡俱被召，恭懿不至。衡拜中書左丞，日於右相安童前稱譽恭懿之賢，丞相以聞。十年，詔遣使召之，以疾不起。十一年，太子下教中書，俾如漢惠聘四皓者以聘恭懿，丞相遣郎中張元智爲書致命，乃至京師。既入見，世祖遣國王和童勞其遠來，繼又親詢其鄉里、族氏、師承、子姓，無不周悉。十二年正月二日，帝御香殿，以大軍南征，使久不至，命筮之，其言秘。侍讀學士徒單公履請設取士科，詔與恭懿議之。恭懿言："明詔有謂：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爲賦詩空文。斯言誠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敕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售，試以經義、論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才矣。"奏入，帝善之。會北征，恭懿遂歸田里。

楊恭懿字元甫，奉元人。他勤於學習，博聞强記，能日達數千言，即使是跟隨家長逃難期間，也未曾丢棄掉學業。十七歲時，西行還家，家中貧苦，他從事勞役來養家，有閑暇的時間就去求學，没有他不讀的書，尤其對《易》、《禮》、《春秋》等書有很深的鑽研，後來他得到朱熹的《四書集註》，感慨道："人倫日用的常理，天道性命的奥妙，都集中在這部書裏了。"父親去世，他連續五天不吃不喝，守喪完全合乎禮制規範。宣撫司、行省任命的掌書記，他未前去就職。至元七年，他同許衡一起被徵召，楊恭懿没有應召前往。許衡被拜任爲中書左丞，他常常在右丞相安童面前稱頌贊譽楊恭懿的賢能，丞相將這些上報了皇帝。十年，朝廷下詔派使節前去徵召他，他以有病爲由没有應召。十一年，太子指示中書省，讓他們像漢惠帝聘請商山四皓那樣，禮聘恭懿入朝，丞相派郎中張元智寫信致意，楊恭懿纔來到京師。入朝拜見之後，世祖派國王和童慰問他遠來勞頓，接着又親自詢問他的家鄉、宗族、學業師承、子孫等，無不周到細緻。十二年正月二日，皇帝到香殿，因大軍南征，使節很久没有回報，命他卜筮占驗吉凶，他所説的話秘而未宣。侍讀學士徒單公履請求設科舉取士，皇帝詔令他同楊恭懿商議此事。楊恭懿説："皇帝已有明詔説：士不學習孔孟經學之道，却每天作詩賦一類的無用文章。這話實在是萬代治國安邦的根本。現在如要設科取士，應告誡有關的官吏，選用那些行爲檢點、學通經史的學子，不要讓這些人投牒自薦，而要用經義、論策來考試。假如

能够從事有用之學，那麽士風就會還歸淳樸，民俗也就會厚道，國家也就得到了人才。”他的奏書上報上去，皇帝認爲説得很好。恰好正進行北征，楊恭懿於是返回家鄉。

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闕。入見，詔於太史院改曆。十七年二月，進奏曰：“臣等遍考自漢以來曆書四十餘家，精思推算，舊儀難用，而新者未備，故日行盈縮，月行遲疾，五行周天，其詳皆未精察。今權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相較，得今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與列舍分度之差，大都北極之高下，晝夜刻長短，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推算成《辛巳曆》。雖或未精，然比之前改曆者，附會曆元，更立日法，全踵故習，顧亦無愧。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積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測驗良久，無改歲之事矣。”又《合朔議》曰：

十六年，朝廷詔令安西王相敦促他入朝。入見後，皇帝詔令他在太史院從事修改曆法的事務。十七年二月，他進奏説：“臣下等考察了自漢以來的全部曆書共四十餘家，仔細推算，舊的法度難於使用，而新的尚未完備，因此日行的長短，月行的快慢，五星周天運行的情況等，有關的詳細情況都没能精細查核。現在暫且用新儀的木表同舊器所測得的結果相比較，得出今年冬至時晷影長短刻度以及日躔所在刻度，并及各星舍間與此的分度差，大都所處與北極的高低、晝夜間刻度的長短，參考古代的制度，創制了新法，推算出《辛巳曆》。雖然還有些不精確，但同此前所改曆法相比較，比那些附會曆元，變更立日之法，沿用舊習的情況，我們也没什麽可慚愧的了。但也必須每年加以測驗修改，大致需經三十年，纔能使此法完善。可以像三代專門設置日官一樣，世代專領此職，長期觀測檢驗，也就不再會有改動年代的事了。”他又上奏了《合朔議》，説：

日行歷四時一周，謂之一歲；月逾一周，復與日合，謂之一月；言一月之始，日月相合，故謂合朔。自秦廢曆紀，漢太初止用平朔法，大小相間，或有二大者，故日食多在晦日或二日，測驗時刻亦鮮中。宋何承天測驗四十餘年，進《元嘉曆》，始以月行遲速定小餘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名定朔法，有三大二小，時以異舊法，罷之。梁虞劇造《大同曆》，隋劉焯造《皇極曆》，皆用定朔，爲時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曆》，定朔始得行。貞觀十九年，四月頻大，人皆異之，竟改從平朔。李

日行經歷四個季節爲一周，稱之爲一年；月亮運行一周，再度同日相合，稱之爲一月；因爲一個月的開端，日月正相會合，因此稱之爲合朔。自從秦代廢棄了曆紀以後，漢《太初曆》衹使用平朔法，使大小月相互參雜，有時出現兩個大月連在一起的情況，因此日食大多是在晦日或初二出現，測驗時刻之度很少能吻合。劉宋時何承天測驗了四十餘年，向朝廷進獻了《元嘉曆》，這纔開始以月亮運行的快慢來定出小餘以更正朔望日的設置，以使日食必定發生在朔日，這種方法稱爲定朔法，但使用中有三大月二小月相連的情況，時論認爲它同舊有的曆法有差異，被停止應用。梁代虞劇創制《大同曆》、隋代劉焯創制《皇極曆》，都應用了定朔法，也都被時見所阻止。唐代傅仁均創制

淳風造《麟德曆》，雖不用平朔，遇四大則避人言，以平朔間之，又希合當世，爲進朔法，使無元日之食。至一行造《大衍曆》，謂“天事誠密，四大三小何傷”。誠爲確論，然亦循常不改。

《戊寅曆》，定朔法纔開始得以實行。貞觀十九年，四個月連續設爲大月，人們都感到很奇怪，終於改用了平朔法。李淳風創制《麟德曆》，雖然没有采用平朔法，但在遇到連續四個大月的情況時，爲了避免人們的議論，中間插入了平朔法的應用，又希圖同當時習用的方法相同，創制了進朔法，以使日食不會在元月出現。到僧一行創制《大衍曆》，說：“天體運行的事確實是精密的，連續四個大月三個小月又有什麽妨礙。”這實在是個精確的說法，但他也是沿用常法而没有變革。

臣等更造新曆，一依前賢定論，推算皆改從實。今十九年曆，自八月後，四月并大，實日月合朔之數也。

臣下等改制新曆，完全依照着前賢們的定論，推算時則全都根據實測得到的結果調整。現在十九年的日曆，從八月以後，連續四個月全爲大月，這是日月合朔的實際測驗之數。

詳見《郭守敬傳》。是日，方列跪，未讀奏，帝命許衡及恭懿起，曰：“卿二老，毋自勞也。”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

詳細情況見《郭守敬傳》。這一天，衆官們剛排列跪好，還没宣讀奏章，皇帝命令許衡及楊恭懿站起來，說：“二位老卿，不要再受此勞累了。”授楊恭懿任集賢學士，兼任太史院事。

十八年，辭歸。二十年，以太子賓客召；二十二年，以昭文館學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議中書省事召。皆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

十八年，楊恭懿辭官回鄉。二十年，朝廷以太子賓客的職務徵召他；二十二年，又以昭文館學士、領太史院事徵召他；二十九年，以議中書省事徵召他。他都没前往。三十一年，去世，時年七十歲。

**王恂　王良**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縣人。父良，金末爲中山府掾，時民遭亂後，多以詿誤繫獄，良前後所活數百人。已而棄去吏業，潛心伊洛之學，及天文律曆，無不精究，年九十二卒。恂性穎悟，生三歲，家人示以書帙，輒識風、丁二字。母劉氏，授以《千字文》，再過目，即成誦。六歲就學，十三學九數，輒造其極。歲己酉，太保劉秉忠北上，途經中山，見而奇之，及南還，從秉忠學於磁之紫金山。癸丑，秉忠薦之世祖，召見于六

王恂字敬甫，是中山唐縣人。父親王良，金國末年任中山府掾吏，當時百姓遭遇戰亂後，很多人受到連累被捕進獄中，王良前後救活了數百人。不久他辭去了吏職，專心學習宋朝程顥和程頤之學，以及天文律曆等學問，對於這些他都做了深入的學習和鑽研，九十二歲時去世。王恂聰明有悟性，三歲時，家中人向他展示書籍，他就認得風、丁二字。母親劉氏教他學習《千字文》，讀過第二遍後，就馬上能背誦出來。他六歲時開始正式學習，十三歲時學習九章算數，很快就達到了最高境界。己酉年，太保劉秉忠北上，路過中山，見到了他感到驚奇，等到劉秉忠

盤山，命輔導裕宗，爲太子伴讀。中統二年，擢太子贊善，時年二十八。三年，裕宗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敕兩府大臣：凡有咨稟，必令王恂與聞。初，中書左丞許衡，集唐、虞以來嘉言善政，爲書以進。世祖嘗令恂講解，且命太子受業焉。又詔恂於太子起居飲食，慎爲調護，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恂言："太子，天下本，付托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况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遍覽，庶務亦當屢省，官吏以罪免者毋使更進，軍官害人，改用之際尤不可非其人。民至愚而神，變亂之餘，吾不之疑，則反覆化爲忠厚。"帝深然之。

返回南邊後，他就跟隨劉秉忠到了磁州的紫金山學習。癸丑年，劉秉忠將他推薦給世祖，世祖在六盤山召見了他，讓他輔導裕宗，任太子伴讀。中統二年，提升他爲太子贊善，當時他僅二十八歲。三年，裕宗被封爲燕王，守中書令之職，兼判樞密院事，敕令兩府的大臣們：凡有事需上報請求處理的，必須讓王恂知道。最初，中書左丞許衡搜集了唐堯、虞舜以來的好的言論和好的政事，編纂成一部書進獻給皇帝。世祖曾讓王恂爲他講解，并且讓太子跟隨他學習。又詔令王恂對太子的起居飲食謹慎地安排好，不是太子應該接觸的人，不要讓他們在太子周圍侍候。王恂説："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托付給我的事非常重要，我一定會延請有地位有德望的人同太子相伴。况且太子兼領中書省、樞密院的政柄，詔令條規都應該看到，國家的各種政務也應當多知道，官吏中因罪被免去的不應讓他再得到重用，軍官爲害百姓，改用的時候尤其不能用非其人。百姓最愚昧但也是神奇多變的，動蕩變化之時，我不懷疑他們，那麽他們就會變反覆無常而成忠厚之人。"皇帝非常的同意他所説的。

恂早以算術名，裕宗嘗問焉。恂曰："算數，六藝之一；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每侍左右，必發明三綱五常，爲學之道，及歷代治忽興亡之所以然。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别其善惡，論著其得失，上之。裕宗問以心之所守，恂曰："許衡嘗言：人心如印板，惟板本不差，則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則摹之於紙，無不差者。"裕宗深然之。詔擇勛戚子弟，使學於恂，師道卓然。及恂從裕宗撫軍稱海，乃以諸生屬之許衡，及衡告老而去，復命恂領國子祭酒。國學之制，實始於此。

王恂早年以算術著名，裕宗曾問他這方面的知識。王恂説："算術是六藝之一；安定國家，安撫百姓，纔是大事。"每當他在裕宗身邊服侍時，他必定要闡述三綱五常，治學之道，以及歷代治亂興衰的原由。又用遼、金等接近當代曾耳聞目睹的事，區别它們的好壞，論説它們的得失，著書上獻。裕宗向他問心之所守的涵義和内容，王恂説："許衡曾説過：人的思想就像印書的刻板，衹要版本上没有差錯，那麽就是印上千萬張紙也都不會有差錯；但如版本有差錯，那麽摹印上紙後，没有不差錯的。"裕宗非常同意他所講的。朝廷詔令選有大功的皇族和貴戚的子弟，讓他們跟隨王恂學習，王恂的爲師之道特别有成效。後來王恂跟隨裕宗到稱海巡視軍隊，纔將諸子弟交給許衡教導，到許衡告老走了後，又令王恂任國子祭酒。國學的制度，實際是從這時纔開始的。

帝以國朝承用金《大明曆》，歲

皇帝看到國朝沿用金國的《大明曆》，因年

久浸疏，欲厘正之，知恂精於算術，遂以命之。恂薦許衡能明曆之理，詔驛召赴闕，命領改曆事，官屬悉聽恂辟置。恂與衡及楊恭懿、郭守敬等，遍考曆書四十餘家，晝夜測驗，創立新法，參以古制，推算極爲精密，詳在《守敬傳》。十六年，授嘉議大夫、太史令。十七年，曆成，賜名《授時曆》，以其年冬，頒行天下。

代長了，漸漸有了錯誤，想更正它，知道王恂精於算術之學，於是就將此事交給了他辦理。王恂推薦許衡説他懂得曆法的學問，朝廷詔令驛召許衡入朝，讓他負責改曆的事，改曆的官員全都聽由王恂來選拔安排。王恂同許衡及楊恭懿、郭守敬等人一起，考察了全部四十餘家曆書，晝夜進行觀測驗算，創造了新的曆法，他們參考古代留傳下來的制度方法，推算極爲精密，詳細的情況記述在《郭守敬傳》中。十六年，朝廷授他爲嘉議大夫、太史令。十七年，新曆法制訂出來，皇帝賜名爲《授時曆》，在當年冬季頒行天下。

十八年，居父喪，哀毁，日飲勺水。帝遣内侍慰諭之。未幾，卒，年四十七。初，恂病，裕宗屢遣醫診治，及葬，賻鈔二千貫。後帝思定曆之功，以鈔五千貫賜其家。延祐二年，贈推忠守正功臣、光禄大夫、司徒、上柱國、定國公，謚文肅。子寬、賓，并從許衡游，得星曆之傳於家學。裕宗嘗召見，語之曰："汝父起於書生，貧無貲蓄，今賜汝鈔五千貫，用盡可復以聞。"恩恤之厚如此。寬由保章正，歷兵部郎中，知蠡州。賓由保章副，累遷秘書監。

十八年，王恂爲父親守喪，因過於哀傷，每日衹能飲一勺水。皇帝派内侍慰問他。不久，他就去世了，時年四十七歲。當初王恂病時，裕宗多次派遣醫生爲他診治，到下葬時，又送給他家治喪費二千貫鈔。後來皇帝考慮到他制定新曆的功勞，又賜給他家五千貫鈔。延祐二年，朝廷追贈他爲推忠守正功臣、光禄大夫、司徒、上柱國、定國公，謚號文肅。他的兒子王寬、王賓都跟隨許衡學習，得到家傳的星曆之學。裕宗曾召見他們，對他們説："你們的父親是書生出身，貧窮没有家産，現在賜給你們五千貫鈔，用完以後可以再上報給我。"對他家恩典和撫恤就是這樣優厚。王寬由保章正，歷任兵部郎中，知蠡州。王賓由保章副，積累政績和資歷升任秘書監。

## 郭守敬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操，不爲嬉戲事。大父榮，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時劉秉忠、張文謙、張易、王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榮使守敬從秉忠學。中統三年，文謙薦守敬習水利，巧思絶人。世祖召見，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歲可省雇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村還河，以避浮雞淘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泉引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他生而有與常人不同的志操，不喜歡做那些玩樂嬉笑的事情。伯父郭榮通曉五經，精通算數、水利。當時劉秉忠、張文謙、張易、王恂在州西的紫金山上共同研習學問，郭榮讓郭守敬跟隨劉秉忠學習。中統三年，張文謙向朝廷推薦郭守敬熟知水利，設想構思巧妙，超越他人之上。世祖召見他，他當面陳述了關於水利的六件事：其一，中都的舊漕運河東至通州，如引玉泉的水使它通船的話，每年可以省去用於雇車的費用六萬緡。通州以南，在蘭榆河口直接開河引水，由蒙村跳梁務至楊村後再引回河中，以避開浮雞淘那裏河底淺

入城中，分爲三渠，灌城東地。其三，順德灃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没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自小王村經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筏。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灃河，可灌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澆灌，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餘頃。其六，黄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温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灌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世祖嘆曰："任事者如此，人不爲素餐矣。"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

至元元年，從張文謙行省西夏。先是，古渠在中興者，一名唐來，其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二百五十里。它州正渠十，皆長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灌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守敬更立閘堰，皆復其舊。

二年，授都水少監。守敬言："舟自中興沿河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宜加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

風浪湍急的禍患。其二，將順德達泉引進城中，分爲三條渠，灌溉城東的田地。其三，順德的灃河東流至古代任城地方，失其故道，淹没了一千三百餘頃的民田。如將此水開修成河，那裏的田地就可以耕種，河從小王村經過滹沱河，匯入御河，可以通船。其四，由磁州東北滏、漳二河的匯合處，開渠引水從滏陽、邯鄲、洺州、永年流經雞澤，注入灃河，可以灌溉田地三千餘頃。其五，懷州、孟州的沁河，雖然已能澆灌田地，但仍然有一些漏堰餘水，向東與丹河的多餘水匯合在一起。將它向東引流，到武陟縣北面，然後匯入御河，它可以灌溉二千餘頃的土地。其六，將黄河從孟州的西邊開引一處新道，分出一條渠水，經過新舊孟州的中間地帶，讓它順黄河的古岸而下，到温縣的南面再引回黄河中，其間也可灌溉二千餘頃的田地。他每上奏一件事，世祖就感嘆説："管理事務的人都像他這樣，那也就不會徒有其位了。"授任他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又加授他銀符，任副河渠使。

至元元年，他隨從張文謙在西夏設立行中書省。在這之前，在中興的古渠有兩條，一條稱爲唐來，渠長四百里；另一條名叫漢延，渠長二百五十里。其他州有正渠十條，都是二百里長，支渠大大小小共有六十八條，灌溉的田地九萬餘頃。戰亂以來，這些渠或者廢棄，或者嚴重淤積。郭守敬重新設立了水閘修築了堤堰，使它們全都恢復了原來的面貌。

至元二年，朝廷任他爲都水少監。郭守敬説："船從中興沿河航行四晝夜可至東勝，可以通漕運，我又見到查泊、兀郎海的古渠很多，應該加以修理。"又説："金國時期，從燕京的西邊麻峪村分引盧溝的水，一支向東流，穿越西山而出，就是所説的金口。這條水從金口以東，燕京以北的地方，灌溉了若干頃田地，它提供的便利難以計算。戰亂以來，掌管此事的人怕出現閃失，所以用大石頭將水堵塞住了。現在如果能查視一下它的原來情況，讓水再次流通起來，上可以有利於西山之地，下可以增加京畿的漕運道路。"又説："應當在金口的西邊預先開出減水

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帝善之。十二年，丞相伯顏南征，議立水站，命守敬行視河北、山東可通舟者，爲圖奏之。

口，向西南流回大河，讓它深一些寬一些，用以防止漲水突然灌入的禍害。”皇帝同意他的建議。十二年，丞相伯顏率大軍南征，商議建立水站，朝廷命令郭守敬巡視河北、山東等地可以通行舟船的地方，畫成圖獻上來。

初，秉忠以《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修正而卒。十三年，江左既平，帝思用其言。遂以守敬與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命文謙與樞密張易爲之主領裁奏於上，左丞許衡參預其事。守敬首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守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别圖高爽地，以木爲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圜，莫若以圜求圜，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守敬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虚，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窺几。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又作正方案、丸表、懸正儀、座正儀，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與上諸儀互相參考。

以前，劉秉忠因《大明曆》從遼、金以來沿襲使用了二百餘年，漸漸與天象不合，商議想修改它，但還未做此事，就去世了。十三年，江左平定後，皇帝考慮着實施這一想法。於是派郭守敬同王恂一起，率領南北主管天文的官員們，在下邊分别掌管測驗天象，演算星曆之事，而讓張文謙同樞密使張易在上邊領導裁決和奏報這項事務，讓左丞許衡也參預此事。郭守敬首先上言説："曆法的根本在於觀測和推算驗證，而觀測和推算驗證的儀器中首先是儀和表。現在的司天渾儀是宋皇祐年間在汴京製造的，同這裏的天度不相符合，比較其所測量的南北二極，相差約是四度；表石年代久了，已經傾斜偏倚了。"郭守敬於是檢查研究了這些儀器的所有偏差，重新做了設置。此後他又另外尋找了雲氣清爽的高地，在那裏以木材爲材料修建了樓棚，創造了簡儀和高表，用以比較使用這些儀器觀測到的結果。他又認爲天樞是依附天極而運轉的，過去的人曾使用管來觀測它，但未能做到準確，所以他製作了候極儀。極和五星入了正位後，天體也就正了，於是他又製作了渾天象。象雖然在形狀上相似了，但還不適用，所以又製作了玲瓏儀。用表的矩與方觀測天體運行的正確的圜形軌道，不如用圜來測圜，於是製作了仰儀。古代有經緯，經与緯交結而不能變動，郭守敬改革了它，製作了立運儀。日行有中道，月行有九軌，守敬將它們合爲一處，製作了證理儀。表高了影子就會變成虚的，是假象不準確，於是製作了景符。月亮雖然有光芒，但觀測它的影像却很不容易，於是製作了窺几。曆法的驗證在於日月的交會，於是製作了日月食儀。天有赤道，他以輪子模擬，兩極有低有高，他標度來指出，於是製作了星晷定時儀。此外，還製造了正方案、丸表、懸正儀、座正儀，作爲到四方觀測的人所應用的儀器。他

還寫了《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用於同以上的各種儀器相互參考使用。

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恂爲太史令，守敬爲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及奏進儀表式，守敬當帝前指陳理致，至於日晏，帝不爲倦。守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宫説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帝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逾朱崖，北盡鐵勒，四海測驗，凡二十七所。

至元十六年，朝廷改局爲太史院，任命王恂爲太史令，郭守敬爲同知太史院事，發給印章，設置了衙門。到奏獻儀表式樣時，郭守敬當着皇帝的面指示陳述了道理，直至太陽都落了下去的時分，皇帝也没有感到疲倦。郭守敬就此上奏説："唐代一行在開元年間讓南宫説到天下觀測日影，現在見於書中記載的共十三處地點。現在的疆域比唐代時更爲廣大，如不到遠方進行觀測推驗，日月交食的分數時刻會不同，晝夜的長短也有不同，日月星辰離天的高低不同，親自測驗的人少，可以先在南北兩處設置表，兩地取同一直綫觀測日影。"皇帝批准了他的請示。於是設置了監候官員十四人，分道前往觀測，東邊到了高麗，西邊到了滇池，向南越過了朱崖，北邊抵達鐵勒，在四海之内的測驗處所，總共有二十七處。

十七年，新曆告成，守敬與諸臣同上奏曰：

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黄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曆》，

至元十七年，新曆編制出來，守敬同諸臣共同上奏説：

臣下等私下聽説帝王的事務中，没有比定制曆法更爲重要的了。自從黄帝迎日推算以來，帝堯用閏月來定出四時以構成年，舜用璇璣玉衡來辨别和確定七星運行的情況。到了三代，曆法的制定没有成法，周、秦之際，閏餘錯亂失序。西漢制定《三統曆》，經一百三十年的使用後纔分出是非。東漢制定《四分曆》，經七十餘年纔使各種法度完備起來。又經過了一百二十一年，劉洪制定了《乾象曆》，纔開始領悟到月亮運行的速度有快有慢。又經歷了一百八十年，姜岌制定《三紀甲子曆》，纔開始懂得利用月食的衝來檢測出太陽的宿度所在。又經五十七年，何承天制定《元嘉曆》，纔知道使用朔望及月亮的弦都可定大小餘。再經六十五年，祖冲之制定《大明曆》，纔開始知道太陽有歲差，極星離它不動的點有一度左右的距離。又過了五十二年，張子信纔懂得日月運行軌道相交時有内外，五星運行有快有慢

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

有順行和逆行。又過了三十三年，劉焯制定《皇極曆》，纔開始知道太陽的運行有盈有縮。再過三十五年，傅仁均制定《戊寅元曆》，相當程度地采用了舊有的法度知識，纔開始應用定朔法。又過四十六年，李淳風制定《麟德曆》，因古曆章蔀元首的分度不齊，纔開始使用了總法，利用進朔的方法以避免晦日早晨見到月亮的問題。再過六十三年，一行制定《大衍曆》，開始因朔而設四大月三小月，確定了不同地區所見交食有差異的現象。又過九十四年時間，徐昂制定《宣明曆》，開始知道了日食有氣、刻、時三種差別。再經二百三十六年時間，姚舜輔制定《紀元曆》，開始懂得食甚泛餘的差數。以上共計一千一百八十二年，曆法共經過七十次改動，其中創制新方法的共十三家。

自是又百七十四年，聖朝專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

從那時到現在又已一百七十四年了，聖朝專門委任臣下等人改治新的曆法，臣下等因而創造簡儀、高表，憑藉觀測到的實際數值，所進行考察修正的內容共七項：

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曆》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

一是冬至。從丙子年立冬後，根據每天測到的晷影，逐天比較核對，冬至前後日差相同的做爲標準。得到丁丑年冬至日在戊戌日夜半後的八刻半，又定出丁丑年夏至日在庚子日夜半後的七十刻；再定出戊寅年冬至日在癸卯日的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年冬至日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年冬至日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分別比《大明曆》都減了十八刻，遠近各處結果相符，前後時刻準確相應。

二曰歲餘。自《大明曆》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

二是歲餘。自《大明曆》編成以來，凡是測日影、驗節氣，得到冬至時刻正確數值的有六次，用它們相互除乘，分別得出當時應用的歲餘數。現在考察驗證了四年，結果相符合没有差錯，計從宋大明壬寅年距現在已八百一十年，每年共計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中二十五分是現在曆法歲

十五分爲今曆歲餘合用之數。

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黄道箕九度有奇。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

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黄道求入轉極遲、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内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曆》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與天道合。

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黄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黄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曆》所差不多。

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曆》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曆》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綫代管窺，宿度餘分并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

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黄道出入内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

餘的使用數。

三是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日月食結束的時刻，推算日躔，得出冬至日日躔赤道在箕宿十度，在黄道箕宿九度有餘。仍然依照每天觀測到的太陽躔度，或依照五星測月亮運行度數，或依照月亮測出太陽運行的度數，或直接依照五星的所在度數測出太陽所在度數，來用算術推算。起自丁丑年正月至己卯年十二月，前後共計三年，共求得一百三十四事，都是躔於箕宿的，同月食情況相符合。

四是月離。自丁丑年以來至現在，依照每天測到的逐時刻太陰行度推算，再變而從黄道求太陰轉入黄道極點慢、快及平行的點，前後共有十三個轉極點，計有五十一事。從中去除那些不真實的以外，共有三十事，求得《大明曆》入轉極點與天象不符。又因之考察核驗交食的情況，多於《大明曆》三十刻，而與天道相合。

五是入交。自從丁丑年五月以來，依照每天測驗到的太陰距天極度數，比擬黄道距極的度數，得到月道交於黄道的情況，共求得八項事。仍依照日食的法度推驗演算，都有食分，得到入交的時刻，同《大明曆》相差的不多。

六是二十八宿距度。自從漢代編制《太初曆》以來，二十八宿距度不同，互有增減。《大明曆》却在每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都是憑空擬就的，沒有實際測定度數。現在的新儀都細刻上了周天的度分，每度分爲三十六分，用距綫代替管窺，宿度間的餘分也是依照實測結果刻定，不根據猜測擬就。

七是日出入晝夜時刻。《大明曆》的日出入晝夜時刻都是依汴京的爲準，它的刻數同大都的不同。現在重新根據本地的北極出地高低，黄道出入的内外度數，設出算法推求每天日出入晝夜的時刻，得到夏至日的極長日，日出現於寅正二刻，日入於戌初二

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爲定式。

刻，晝長六十二刻，夜長三十八刻。冬至日極短時，日出現於辰初二刻，日入於申正二刻，晝長三十八刻，夜長六十二刻。此法是確定的儀制，以後將長期延用。

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析爲三百三十六限，依垜叠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黄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句股弧矢方圜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吻合。四曰黄赤道内外度。據累年實測，内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圜容方直矢接句股爲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黄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黄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爲盡。

所創用法的共五項：一是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作爲升降界限，根據立招差求得每天太陽的行分初末極度差的積度，這個方法比古代更爲細密。二是月行快慢。古曆都使用二十八限，現在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計共分别出三百三十六限，根據垜叠招差術求出轉分進退情况，它的運行快慢度數隨時而不同，這是前所未有的。三是黄赤道差。舊的方法是以一百零一度相减相乘，現在是根据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的容許值，得到度率積差，差率同天體軌迹很符合。四是黄赤道内外度。根據長年實測的結果，内外的度數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圜容方直矢接勾股的方法，求出每天的去極度數，與所測到的度數相符。五是白道交周。舊的方法是由黄道變而推出白道，以斜求斜，現在用立渾儀測量比較，得到月行軌迹與赤道的正交，距春秋二正時黄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據此而擬定方法。推演每月每次相交的二十八宿度數，在原理上是完善的。

十九年，恂卒。時曆雖頒，然其推步之式，與夫立成之數，尚皆未有定稿。守敬於是比次篇類，整齊分杪，裁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曆議擬稿》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曆注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爲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

十九年，王恂去世。當時雖然新曆法已經頒行了，但曆法的推演方法與推演觀測得到的曆法數據，都還没有定稿。郭守敬於是編次了篇目類别，整理了細緻的資料，裁定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曆議擬稿》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曆注式》十二卷。至元二十三年，郭守敬繼任爲太史令，於是將上述各書上表奏進給朝廷。又有《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他有關觀測檢驗的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

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并藏之官。

二十八年，有言灤河自永平挽舟逾山而上，可至開平；有言瀘溝自麻峪可至尋麻林。朝廷遣守敬相視，灤河既不可行，瀘溝舟亦不通，守敬因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原，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置一閘，比至通州，凡爲閘七，距閘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閼，以過舟止水。帝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守敬領之。帝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後行事。先是，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之。三十年，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名曰通惠河，賜守敬鈔萬二千五百貫，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守敬又言：於澄清牐稍東，引水與北壩河接，且立閘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

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守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其言爲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廬帳，幾犯行殿。成宗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耳。"七年，詔内外官年及七十，并聽致仕，獨守敬不許其請。自是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定著爲令。延

一卷，《月離考》一卷，都由官府收藏。

至元二十八年，有人説灤河從永平拖船越山而上行，可以到達開平；還有人説瀘溝從麻峪可到尋麻林。朝廷派郭守敬前去巡視，灤河那一段既不能通行，瀘溝的那一段也不能行船，郭守敬就此向上陳述了十一件關於水利的事。其一，大都的運糧河，不使用一畝泉的舊水源，另外引用北山白浮泉的水，河道向西折而南去，經過瓮山泊，從西水門處入城，沿城一周之後匯流入積水潭，再東拐向南，出南水門，與舊運糧河匯合。河上每十里設一個水閘，直到通州，共設七個水閘，在距閘一里左右的地方再設一斗門，斗門和閘互爲開關，以便於截水通船。皇帝讀了他的奏章，很高興地説："應當趕快這樣辦。"於是重設都水監，讓郭守敬掌管。皇帝下令自丞相以下的官員們都要親自拿着畚和鍤帶頭去做工，讓他們等郭守敬指示以後再做事。起初，自通州到大都，陸路運送官糧，一年要若干萬石，每當秋雨連綿之時，驢馬死去的不可勝數，到這時由於水利修成而全部停止了陸路運送。三十年，皇帝從上都回大都，路經積水潭，看到水面上舟船前後不斷的情景，特别高興，命名此河爲通惠河，賜給郭守敬一萬二千五百貫鈔，并讓他帶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務。郭守敬又上言説：可以在澄清牐稍東的地點引出一條水路與北壩河相接，并在麗正門西側設立閘門，以使舟船能環城往來。因没有能達到他的設想而中止了。三十一年，朝廷任他爲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

大德二年，皇帝召郭守敬到上都，商議開掘鐵幡竿渠，郭守敬上奏説："山洪連年暴發，必須修大的渠堰，寬至五七十步不成。"執政的官員吝惜工費，認爲他説的過於嚴重了，將寬度縮小了三分之一。第二年下大雨，山洪暴發，渠中容納不下那麽多水，淹没和冲走了人畜廬帳，還差一點冲毁行殿。成宗對宰臣説："郭太史是神人呀，可惜没有聽從他的話。"七年，朝廷詔令内外官員年紀達到七十歲的，可以聽由他們退休，惟有郭守敬的退休請求未被批准。從這時

祐三年卒，年八十六。

## 楊桓

楊桓字武子，兗州人。幼警悟，讀《論語》至《宰予晝寢章》，慨然有立志，由是終身非疾病未嘗晝寢。弱冠，爲郡諸生，一時名公咸稱譽之。中統四年，補濟州教授，後由濟寧路教授召爲太史院校書郎，奉敕撰《儀表銘》、《曆日序》，文辭典雅，賜楮幣千五百緡，辭不受。遷秘書監丞。

至元三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有得玉璽於木華黎曾孫碩德家者，桓辨識其文，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乃頓首言曰：“此歷代傳國璽也，亡之久矣。今宫車晏駕，皇太孫龍飛，而璽復出，天其彰瑞應於今日乎！”即爲文述璽始末，奉上于徽仁裕聖皇后。

成宗即位，桓疏上時務二十一事：一曰郊祀天地；二曰親享太廟，備四時之祭；三曰先定首相；四曰朝見群臣，訪問時政得失；五曰詔儒臣以時侍講；六曰設太學及府州儒學，教養生徒；七曰行誥命以褒善叙勞；八曰異章服以别貴賤；九曰正禮儀以肅宫庭；十曰定官制以省内外冗員；十一曰講究錢穀以裕國用；十二曰訪求曉習音律者以協太常雅樂；十三曰國子監不可隸集賢院，宜正其名；十四曰試補六部寺監及府州司縣吏；十五曰增内外官吏俸禄；十六曰禁父子骨肉、奴婢相告訐者；十七曰定婚姻聘財；十八曰罷行用官錢營什一之利；十九曰復笞杖以别輕重之罪；二十曰郡縣吏自中統前仕宦者，宜加優異；二十一曰爲治之道宜各從本俗。

起，翰林太史司天官不用退休去職，這成爲固定的制度。延祐三年，郭守敬去世，時年八十六歲。

楊桓字武子，兗州人。幼年就機警有悟性，讀《論語》讀到《宰予晝寢章》，心情很激動，產生了自立的心志，從那時起，他終生衹要是没得病，就從不在白天睡覺。年二十，成爲郡中諸生，一時的名流都很贊賞他。中統四年，他補任濟州教授，後來由濟寧路教授被召任太史院校書郎，奉朝廷之命撰寫了《儀表銘》、《曆日序》，文辭典雅，被賜給一千五百緡楮幣，他推辭没有接受。升任秘書監丞。

至元三十一年，朝廷任命他爲監察御史。有人從木華黎曾孫碩德家得到玉璽，楊桓辨認上邊刻的文字，是“受天之命，既壽永昌”，他叩頭說道：“這是歷代的傳國璽，丢失已經很久了。現在先皇剛去世，皇太孫即位，而玉璽再次出現，這是上天在今日呈現祥瑞吧！”於是寫了一篇文章記述玉璽的始末，奉獻給徽仁裕聖皇后。

成宗即帝位後，楊桓上奏了當今應做的事務二十一件：一是郊祀天地；二是親自祭祀太廟，四時的祭祀應按時舉行；三是應先定首相之位；四是朝見衆臣，詢問時政的得失；五是詔令儒臣按時侍講；六是設立太學和各府州儒學，教育培養生徒；七是頒行誥命以褒獎好人慰勞有功；八是區别章服以分出貴賤等級；九是嚴格禮儀制度以整肅宫廷；十是裁定官制以削減内外冗員；十一是講究錢穀財物的管理以使國家財政富裕；十二是尋找懂得音律的人以修正太常雅樂；十三是國子監不能隸屬於集賢院，應給它正名；十四是試補六部寺監以及府州司縣吏員；十五是增加内外官員們的俸禄；十六是禁止父子骨肉間及奴婢間相互告密和揭發；十七是制定婚姻聘財的制度；十八是中止使用官錢經營抽取什一之利的事；十九是恢復使用笞杖之刑以區别罪行的輕重；二十是郡縣吏員中有在中統年以前入仕的，應該給予優異的待遇；二十一是治國之道應該遵

疏奏，帝嘉納之。

從各地原來的風俗。疏奏上去後，皇帝高興地接受了他的意見。

未幾，升秘書少監，預修《大一統志》。秩滿歸兖州，以貲業悉讓弟楷，鄉里稱焉。大德三年，以國子司業召，未赴，卒，年六十六。

不久，升任秘書少監，參預編纂《大一統志》。任職期滿後，他回到兖州，將全部的資産家業讓給了弟弟楊楷，受到家鄉人們的讚揚。大德三年，朝廷以國子司業徵召他入朝，他没有前往受任，去世，時年六十六歲。

桓爲人寬厚，事親篤孝，博覽群籍，尤精篆籀之學。著《六書統》、《六書泝源》、《書學正韻》，大抵推明許慎之説，而意加深，皆行于世。

楊桓待人寬厚，事奉父母特别孝順，博覽群書，尤其精於篆書籀書的學問。著有《六書統》、《六書泝源》、《書學正韻》等書，大致都是推衍闡明許慎的學説，但在旨意上更加深刻，這些書都流傳於世。

## 楊果

楊果字正卿，祁州蒲陰人。幼失怙恃，自宋遷亳，復徙居許昌，以章句授徒爲業，流寓轗軻十餘年。金正大甲申，登進士第。會參政李蹊行大司農於許，果以詩送之，蹊大稱賞，歸言於朝，用爲偃師令。到官，以廉幹稱，改蒲城，改陜，皆劇縣也。果有應變材，能治煩劇，諸縣以果治效爲最。

楊果字正卿，祁州蒲陰人。幼年失去父母，從宋州遷居到亳州，又遷徙到許昌居住，以教授章句之學爲業，十多年來顛沛流離，歷經坎坷。金國正大甲申年時，他考中了進士科。恰值參政李蹊在許昌代行大司農的事務，楊果寫詩送給他，李蹊讀後大加贊賞，回朝後對朝廷談到了他，朝廷任用他爲偃師令。他到任後，以廉潔幹練而著稱，改任到蒲城，又改任陜縣，這些都是些政務繁重的縣。楊果有應變的才能，能處理那些繁雜困難的事務，各縣中以楊果治理的效果爲最好。

金亡，歲己丑，楊奂徵河南課税，起果爲經歷。未幾，史天澤經略河南，果爲參議。時兵革之餘，法度草創，果隨宜贊畫，民賴以安。世祖中統元年，設十道宣撫使，命果爲北京宣撫使。明年，拜參知政事。及例罷，猶詔與左丞姚樞等日赴省議事。至元六年，出爲懷孟路總管，大修學廟。以前嘗爲中書執政官，移文申部，特不署名。以老致政，卒于家，年七十五，謚文獻。

金國滅亡後的己丑年，楊奂到河南徵收賦税，起用楊果任經歷。不久，史天澤前往治理河南，楊果被任爲參議。當時正是在戰争剛剛結束之後，各種法度還是草創，楊果根據具體的情況出謀劃策，幫助史天澤處理事務，老百姓們賴以得到安寧。世祖中統元年，設置了十道宣撫使，任命楊果爲北京宣撫使。第二年，又拜任參知政事。直到他按例停職後，世祖仍詔令他同左丞姚樞等人每日都到省中商議事情。至元六年，他出任懷孟路總管，在那裏他大力修建學校和孔子廟。他因爲以前曾做過中書省執政官，每當向部上申報文書時，他享有不署上自己的名字的特權。後來他因年事已高退休，在家中去世，時年七十五歲，謚號稱文獻。

果性聰敏，美風姿，工文章，尤

楊果稟性聰明機敏，相貌俊美氣質瀟灑，善

長於樂府，外若沉默，内懷智用，善諧謔，聞者絶倒。微時，避亂河南，娶羈旅中女，後登科，歷顯仕，竟與偕老，不易其初心，人以是稱之。有《西菴集》，行於世。

於寫文章，尤其擅長寫樂府歌辭，外表看起來很沉静，而内心却很有智慧才幹，善於幽默，聽到的人都大笑不已。他没有發迹時，在河南避亂，娶了一個客居避難的女子，後來他考中科舉，歷任顯要的職位，竟能與妻子白頭到老，不變初衷，人們都因此而稱譽他的品性。他著有《西菴集》，傳行於世。

## 王構

王構字肯堂，東平人。父公淵，遭金末之亂，其兄三人挈家南奔，公淵獨誓死守墳墓，伏草莽中，諸兄呼之不出，號慟而去，卒得存其家，而三兄不知所終。構少穎悟，風度凝厚。學問該博，文章典雅，弱冠以詞賦中選，爲東平行臺掌書紀。參政賈居貞一見器重，俾其子受學焉。

王構字肯堂，是東平人。父親王公淵，遭遇金國末年的戰亂，他的三個哥哥率家向南逃難，衹有王公淵發誓死守祖宗墳塋，他藏在草叢中，他的哥哥們呼唤他，他不肯出來，最後他的三個哥哥哭着走了，最終他的家保存了下來，而三個哥哥却没有了下落。王構年少時就聰穎有悟性，氣度深沉莊重。學問淵博，文章典雅，剛成年時就因詞賦寫得好而中選，任東平行臺的掌書記官。參政賈居貞一同他見面就很器重他，并讓自己的兒子跟從他學習。

至元十一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時遣丞相伯顔伐宋，先下詔讓之，命構屬草以進，世祖大悦。宋亡，構與李槃同被旨，至杭取三館圖籍、太常天章禮器儀仗，歸于京師。凡所薦拔，皆時之名士。十三年秋，還，入覲，遷應奉翰林文字，升修撰。丞相和禮霍孫由翰林學士承旨拜司徒，辟構爲司直。時丞相阿合馬爲盗擊死，世祖亦悟其奸，復相和禮霍孫，更張庶務，構之謀畫居多。歷吏部、禮部郎中，審囚河南，多所平反。改太常少卿，定親享太廟儀注。擢淮東提刑按察副使，召見便殿，親授制書，賜上尊酒以遣之。尋以治書侍御史召。屬桑哥爲相，俾與平章卜忽木檢核燕南錢穀，而督其逋負。以十一月晦行，期歲終復命。明年春還，宿盧溝驛，度逾期，禍且不測，謂卜忽木曰："設有罪，構當以身任之，不以累公也。"會桑哥死，乃免。

至元十一年，朝廷任他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時值朝廷派遣伯顔丞相征伐宋國，事先下詔譴責宋國，命令王構起草詔書進奏，世祖讀後特别高興。宋國滅亡後，王構同李槃一起接受了皇帝的旨意，到杭州收取宋三館的藏書圖册、太常及天章閣所藏的禮器和儀仗，將這些物品帶回京師。凡是他所推薦和選拔的人，都是當時的名士。十三年秋季，他回到京師，入朝覲見皇帝，調任應奉翰林文字，升任修撰。丞相和禮霍孫由翰林學士承旨被任爲司徒，辟舉王構任司直。其時丞相阿合馬被强盗殺死，世祖也已覺察到他的奸惡，於是再度以和禮霍孫爲丞相，革新政務，其中以王構參與謀劃的事情居多。他歷任吏部、禮部郎中，到河南審查被押在獄的罪犯，其中很多人是他給平反昭雪的。改任太常少卿，制定了親享太廟的儀注。升任淮東提刑按察副使，皇帝在便殿召見了他，親自授給他制書，賜給他皇帝特用的好酒送他前去赴任。很快就又以治書侍御史職將他召回。時值桑哥爲丞相，讓他同平章卜忽木檢查校核燕南的錢穀財政情況，并督責那裏拖欠的賦税。他們在十一月三十日前往，限期在

有旨出銓選江西。入翰林，爲侍講學士。世祖崩，構撰謚册。

年底回朝復命。第二年春季他們返回，住宿在盧溝的驛站中，他們思忖此行已超過了期限，將會有不測的災禍發生，王構對卜忽木説："假如要被治罪的話，我將自當其罰，不連累您。"恰值桑哥死去，他們纔免於被治罪。朝廷有旨命他出京到江西選拔人才。回京入翰林院，任侍講學士。世祖去世，王構負責撰寫了謚册。

成宗立，由侍講爲學士，纂修實録，書成，參議中書省事。時南士有陳利便請搜括田賦者，執政欲從之。構與平章何榮祖共言其不可，辨之甚力，得不行。以疾歸東平。久之，起爲濟南路總管。諸王從者怙勢行州縣，民莫敢忤視，構聞諸朝，徙之北境。學田爲牧地所侵者，理而歸之。官貸民粟，歲饑而責償不已，構請輸以明年。武宗即位，以纂修國史，趣召赴闕，拜翰林學士承旨，未幾，以疾卒，年六十三。

成宗即帝位，王構由侍講任學士，編纂實録，書編完後，他被任爲參議中書省事。其時南方有士人上書陳述便利請求朝廷搜括田賦的，執政的官員想接受這一建議。王構與平章何榮祖共同上言認爲此事不能做，他們的辯解十分有力，此事終於没有能施行。他因患病回到東平家鄉。很久之後，被起任爲濟南路總管。有諸王的侍從下屬依仗主子勢力横行州縣，百姓們没有人敢於正眼相看的，王構將此事上報了朝廷，結果朝廷把這些侍從下屬貶斥到了北方邊境地區。學田被牧地所侵占，王構予以處理歸還學田。官府將糧食借貸給老百姓，鬧饑荒而官府却不斷地責成百姓們償還借貸，王構爲百姓們請求在第二年償還。武宗即帝位後，因要編寫國史，緊急徵召他入朝，任爲翰林學士承旨，不久他就因病去世，時年六十三歲。

構歷事三朝，練習臺閣典故，凡祖宗謚册册文皆所撰定，朝廷每有大議，必咨訪焉。喜薦引寒士，前後省臺、翰苑所辟，無慮數十人，後居清要，皆有名于時。

王構曾先後在三朝做官，熟悉臺閣典故，凡是有關皇帝的謚册册文都是由他撰寫定稿的，朝廷中每當有重大事情商議時，必定要向他咨詢。他喜歡推薦貧寒之士，省、臺、翰林中，他先後推薦并得到任用的，不下幾十人，後來都身居高位，有名於當代。

子士熙，仕至中書參政，卒官南臺御史中丞；士點，淮西廉訪司僉事，皆能以文學世其家。

他的兒子王士熙，官至中書參政，死時官任南臺御史中丞；兒子王士點，任淮西廉訪司僉事。兩個人都善文學，以文學傳家。

## 魏初　魏璠

魏初字大初，弘州順聖人。從祖璠，金貞祐三年進士，補尚書省令史。金宣宗求直言，璠首論將相非人，及不當立德陵事，疏奏，不報。後復上言："國勢危逼，四方未聞有勤王之舉，隴右地險食足，其帥完顏

魏初字大初，是弘州順聖人。他的從祖父魏璠是金國貞祐三年的進士，補爲尚書省令史。金宣宗讓臣下對國家政治直率地提出意見，魏璠首先提出出任將相的人選不對，以及不應當立德陵的事，他的疏上奏後，没有答覆。後來他再次上奏説："現在國勢已危在旦夕，還没有聽到四

胡斜虎亦可委仗，宜遣人往論大計。”大臣不悦而止。閲數月，胡斜虎兵來援，已無及，金主悔焉。金將武仙軍次五垛山不進。求使仙者，或薦璠，即授朝列大夫、翰林修撰，給騎四人以從。至則仙已遁去，部曲亦多散亡，璠撫循招集，得數千人，推其中材勇者爲帥長，仍制符印予之，以矯制自劾，金主謂其處置得宜。繼聞仙率餘衆保留山，璠直趣仙所宣諭之。或讒於仙，謂璠欲奪其軍，仙怒，命士拔刃若欲鏦璠然，且引一吏與璠辨。璠不爲動，大言曰："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將軍縱不加禮，奈何聽讒邪之言，欲以小吏置對耶！且將軍跳山谷，而左右無異心者，以天子大臣故也，茍不知尊天子，安知麾下無如將軍者。不然，吾有死，無辱命。”仙不能屈。璠復激使進兵，不應，比還，金主已遷歸德，復遷蔡州。金亡，璠無所歸，乃北還鄉里。

方有勤王的舉動，隴右地勢險要，糧食充足，那裏的元帥完顏胡斜虎也是個可以委托倚仗的人，應該派人前去同他商討國家大計。”大臣們不喜歡他的建議，此事就中止了。過了幾個月後，胡斜虎率軍前來救助，但已經來不及了，金國君主後悔當時没有聽從魏璠的建議。金國大將武仙率軍到五垛山後，不再向前進發。朝廷在群臣中徵求到武仙那裏去的使節，有人推薦魏璠，朝廷就授予他朝列大夫、翰林修撰的階銜，派四名騎士隨從他前往。等他到達那裏時，武仙已經逃走，他的部衆也大多潰散逃走了，魏璠安撫説服招集散去的軍兵，得到了數千人，他選出其中勇武有謀略的人做長官，鑄造了印符給他們，然後他以假藉朝廷制命的罪名而彈劾自己，金國君主説他處理那裏的情況是恰當的。接着聽説武仙率領着殘部屯守留山，魏璠便直接趕到武仙所在的地方宣示傳達了皇帝的命令。有人向武仙進讒言，説魏璠要奪去他的軍隊，武仙大怒，下令武士們拔刀做出準備刺殺魏璠的樣子，還找來一個官吏同他辯論。魏璠不爲所動，他大聲説："使節的身份雖然卑微，但也是排在諸侯之上的，將軍即使不加禮遇，也絶不應該聽從奸邪之人的話，讓我同小吏交涉呀！况且將軍在山谷中逃竄，而左右的人没有二心，就是因爲將軍是天子大臣的緣故，假如將軍不知道尊重天子，怎能知道您麾下没有像將軍您這樣的人呢。快不要像這樣做，否則，我衹有去死，也絶不會有辱使命。”武仙不能使他屈從。魏璠又催促他進軍，武仙没有答應。等到魏璠從武仙那裏返回時，金國君主已經遷移到歸德去了，接着再遷移到蔡州。金國滅亡後，魏璠没有可以歸依的地方，於是向北回到了自己的家鄉。

庚戌歲，世祖居潛邸，聞璠名，徵至和林，訪以當世之務。璠條陳便宜三十餘事，舉名士六十餘人以對，世祖嘉納，後多采用焉。以疾卒于和林，年七十，賜謚靖肅。

庚戌年，世祖在諸王府中，聽到魏璠之名，將他徵召到和林，向他咨詢當世應做的事務。魏璠陳述了應該注意適當辦理的三十餘件事，推薦了當時的六十多個名士回覆世祖，世祖贊賞地接受了他的建議，後來采用了很多。魏璠因病在和林逝世，時年七十歲，朝廷賜予他的謚號稱靖肅。

初，其從孫也，璠無子，以初爲後。初好讀書，尤長於《春秋》，爲文簡而有法，比冠，有聲。中統元年，始立中書省，辟爲掾史，兼掌書記。未幾，以祖母老辭歸，隱居教授。會詔左丞許衡、學士竇默及京師諸儒，各陳經史所載前代帝王嘉言善政，選進讀之士，有司以初應詔。帝雅重璠名，方之古直，詢知初爲璠後，嘆獎久之，即授國史院編修官，尋拜監察御史。首言："法者，持天下之具，御史臺則守法之司也。方今法有未定，百司無所持循，宜參酌考定，頒行天下。"

魏初是魏璠的從孫，魏璠沒有兒子，以魏初爲後嗣。魏初喜愛讀書，尤其精於《春秋》，寫作文章簡練而有章法，二十歲就已經有了聲望。中統元年，朝廷開始設置中書省，魏初被辟爲掾史，兼掌書記職。不久，他就以祖母年事已高爲由辭去官職回鄉，隱居在那裏教書。恰巧朝廷詔命左丞許衡、學士竇默以及在京師的諸儒，讓他們各自陳述經史諸書所記載的以前各代帝王好的言論及好的政績，選拔進讀的人，有關的衙司推選了魏初應朝廷詔令。皇帝非常尊重魏璠的名望，將他比作古代的耿直大臣，經詢問知道魏初是魏璠的後人，感嘆誇贊了很久，於是就任魏初爲國史院編修官，很快就再任他爲監察御史。他首先上言說："法律是掌握控制天下的工具，御史臺則是守護法律的部門。現在法律還有沒制定下來的，各官署沒有可以依仗引據的東西，應該參酌制定出這些法律，頒行於天下。"

帝宴群臣於上都行宮，有不能釂大卮者，免其冠服。初上疏曰："臣聞君猶天也，臣猶地也，尊卑之禮，不可不肅。方今內有太常、有史官、有起居注，以議典禮、記言動；外有高麗、安南使者入貢，以觀中國之儀。昨聞錫宴大臣，威儀弗謹，非所以尊朝廷、正上下也。"疏入，帝欣納之，仍諭侍臣自今毋復爲此舉。時襄樊未下，將括民爲兵，或請自大興始。初言："京師天下之本，要在殷盛，建邦之初詎宜騷動！"遂免括大興兵。

皇帝在上都行宮宴請群臣，大臣中有些人不能喝完大卮中酒的，就被命令摘去帽子和脱去朝服。魏初上疏說："臣下聽說君就像是天，臣就像是地，尊卑貴賤的禮節，不可不嚴格區分。現在在朝廷之內有太常、有史官、有起居注，他們是用以討論典章禮制、記述君王言行的；在外有高麗、安南的入貢使者，他們是來觀摩中國禮儀的。昨天聽說宴會大臣時，威儀不謹慎，這不是尊崇朝廷、更正上下尊卑所應該做的。"上奏給皇帝後，皇帝欣然接受了他的意見，并且還告訴侍臣們從今以後不要再這樣做。當時襄樊二城還沒被攻下，朝廷準備搜求民間壯丁，將他們徵召到軍隊中去，有的人請求此事從大興做起。魏初說："京師是天下的根本之地，要務在於使它富庶强盛，建國之初哪裏能使它受到擾亂！"於是免去了在大興搜取壯丁的事。

初又言："舊制，常參官諸州刺史，上任三日，舉一人自代。況風紀之職與常員異，請自今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在任一歲，各舉一人自代，所舉不當，有罰。不惟砥礪風節，亦可爲國得人。"遂舉勸農副使劉宣自

魏初又上言說："根據舊的制度，常參官任諸州刺史的，上任後三日，應推薦一人取代原職。況且有關風紀的職務同平常官員不同，請從現在開始，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員，在任上一年後，各推薦一人取代他的原職，推薦人員不合適，要給予處分。這樣做不僅能砥礪風節，還可

代。出僉陝西四川按察司事，歷陝西河東按察副使，入爲治書侍御史。又以侍御史行御史臺事于揚州，擢江西按察使，尋徵拜侍御史。行臺移建康，出爲中丞，卒，年六十一。子必復，集賢侍講學士。

以爲國家得到人才。”於是他舉薦了勸農副使劉宣以替代自己。他出任陝西四川按察司事，歷任陝西河東按察副使，入朝任治書侍御史。又以侍御史職到揚州行御史臺事，提升爲江西按察使，不久即被徵任侍御史。行御史臺遷移到建康，他出任中丞，在任上去世，時年六十一歲。他的兒子魏必復是集賢侍講學士。

### 焦養直

焦養直字無咎，東昌堂邑人。夙以才器稱。至元十八年，世祖改符寶郎爲典瑞監，思得一儒者居之。近臣有以養直薦者，帝即命召見，敷對稱旨，以真定路儒學教授超拜典瑞少監。二十四年，從征乃顔。二十八年，賜宅一區。入侍帷幄，陳説古先帝王政治，帝聽之，每忘倦。嘗語及漢高帝起自側微，誦所舊聞，養直從容論辨，帝即開納，由是不薄高帝。

焦養直字無咎，東昌堂邑人。早就因有才幹器識而著名。至元十八年，世祖改符寶郎爲典瑞監，希望能尋找到一個合適的儒臣掌管。近臣中有人推薦了焦養直，皇帝即刻下令召見了他，他對問題的闡釋和回答符合世祖的意思，由真定路儒學教授破格出任典瑞少監。二十四年，跟隨皇帝征討乃顔。二十八年，皇帝賜給他宅院一座。他進宫服事皇帝，陳述古代帝王的政治得失，皇帝聽他講論，往往忘記了疲倦。皇帝曾同他談及漢高帝由卑微的地位起事發迹的故事，述説過去聽説的事，焦養直細細爲之討論辨析，皇帝得到啓迪并接納了他的觀點，就此不再非薄漢高帝。

大德元年，成宗幸柳林，命養直進講《資治通鑑》，因陳規諫之言，詔賜酒及鈔萬七千五百貫。二年，賜金帶、象笏。三年，遷集賢侍講學士，賜通犀帶。七年，詔傅太子於宫中，啓沃誠至，帝聞之，大悦。八年，代祀南海。九年，進集賢學士。十一年，升太子諭德。至大元年，授集賢大學士，謀議大政悉與焉。告老歸而卒，贈資德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謚文靖。

大德元年，成宗到柳林，讓焦養直進講《資治通鑑》，他藉機陳述規勸之言，皇帝詔令賜給他酒及一萬七千五百貫鈔。二年，皇帝賜給他金帶、象笏。三年，他升任集賢侍講學士，皇帝賜給他通犀帶。七年，詔令他在宫中教導太子，他對太子的啓迪和培養精誠倍至，皇帝聽説後，特别高興。八年，他代皇帝祭祀南海。九年，晋升爲集賢學士。十一年，升任太子諭德。至大元年，被授任爲集賢大學士，朝廷商討大政，他全都得以參與。告老還鄉，在鄉里去世，朝廷追贈他資德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謚號稱文靖。

子德方，以蔭爲興國路總管府判官。

其子焦德方，以父蔭任興國路總管府判官。

### 孟攀鱗　孟彦甫

孟攀鱗字駕之，雲内人。曾祖彦甫，以明法爲西北路招討司知事。有疑獄當死者百餘人，彦甫執不從，後

孟攀鱗字駕之，是雲内人。曾祖父孟彦甫，由於知曉法律任西北路招討司知事。有件疑案，案中有百餘口人被判定應予處決，孟彦甫堅持没

三日得實，皆釋之。祖鶴、父澤民，皆金進士。

攀鱗幼日誦萬言，能綴文，時號奇童。金正大七年，擢進士第，仕至朝散大夫、招討使。歲壬辰，汴京下，北歸居平陽。丙午，爲陝西帥府詳議官，遂家長安。世祖中統三年，授翰林待制、同修國史。

至元初，召見，條陳七十事，大抵勸上以郊祀天地，祠太廟，制禮樂，建學校，行科舉，擇守令以字民，儲米粟以贍軍，省無名之賦，罷不急之役，百司庶府統於六部，紀綱制度悉由中書，是爲長久之計。世祖悉嘉納之，咨問諄諄。後論王百一、許仲平優劣，對曰："百一文華之士，可置翰苑；仲平明經傳道，可爲後學矜式。"帝深然之。又嘗召問宗廟、郊祀儀制，攀鱗悉據經典以對。時帝將親祀，詔命攀鱗會太常議定禮儀，攀鱗夜晝郊祀及宗廟圖以進，帝皆親覽焉。復以病請西歸，帝令就議陝西五路四川行中書省事。四年卒，年六十四。延祐三年，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上護軍、平原郡公，謚文定。

有立即執行，三天後查出了案情的真實情形，這百餘口人都得到了釋放。祖父孟鶴、父親孟澤民都是金國的進士。

孟攀鱗小的時候就能日誦萬言，還能將文字連綴成文章，被當時的人們稱之爲神童。金正大七年，他考中了進士科，官做到朝散大夫、招討使。壬辰年，汴京被攻陷，他向北回到家鄉，在平陽定居下來。丙午年，任陝西帥府詳議官，於是就在長安落了户。世祖中統三年，被授任爲翰林待制、同修國史。

至元初年，皇帝召見了他，他分别陳述了七十件事，大致是勸皇帝舉辦郊祀天地；祭祀太廟；制作禮樂；建立學校；舉行科舉；選擇地方長官以治理百姓；儲備米粟等用於供給軍隊；減免無名雜税；停止并不是緊急需要的工程建築；各種官署衙門應由六部統一管理；紀綱制度都由中書省制定，這應作爲以後的長期制度。世祖都高興地接受了，向他咨詢時十分懇切實在。後來又議論到王百一、許仲平兩人的好壞優劣，他回答説："王百一是文學之士，可以讓他到翰林院去任職，許仲平懂得經學可以傳授大道，可以作爲後學們的楷模。"皇帝特别同意他的評價。皇帝又曾召見他詢問宗廟、郊祀禮儀制度，孟攀鱗全都依據着經典上記載的做了回答。那時皇帝準備親自進行祭祀，詔令孟攀鱗與太常寺的官員共同商定舉辦的禮儀，孟攀鱗在夜裏畫出了郊祀以及宗廟情况的圖獻給了皇帝，皇帝全都親自審閲。他又因病請求西歸故里，皇帝讓他在那裏就地參與商議陝西五路四川行中書省的事務。至元四年去世，時年六十四歲。延祐三年，朝廷追贈他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上護軍、平原郡公，謚號稱爲文定。

## 尚野

尚野字文蔚，其先保定人，徙滿城。野幼穎異，祖母劉，厚資之使就學。至元十八年，以處士徵爲國史院編修官。二十年，兼興文署丞，出爲汝州判官，廉介有爲，憲司屢薦之。二十八年，遷南陽縣尹。初至官，獄

尚野字文蔚，他的祖先是保定人，遷居滿城。尚野幼年時異常聰穎，他的祖母劉氏，用大量錢財資助他去求學。至元十八年，他以處士的身份被徵召爲國史院編修官。二十年，又兼任興文署丞，出任汝州判官，他在任職時廉潔忠直有作爲，監察部門多次向朝廷薦舉他。二十八年，

訟充斥，野裁决無留滯，涉旬，遂無事。改懷孟河渠副使，會遣使問民疾苦，野建言："水利有成法，宜隸有司，不宜復置河渠官。"事聞于朝，河渠官遂罷。

他調任南陽縣尹。剛到任時，那裏的案件和訴訟積壓很多，尚野進行裁審處理，不使它們被拖延擱置起來，經過了十天的辦理，就没有事了。改任懷孟河渠副使，恰巧朝廷派遣使節詢問民間的疾苦，尚野建議説："辦理水利事務有現成的法度，應該屬於相應的機構，不應該再設置河渠官員。"此事上報到朝廷後，朝廷就停止了設置河渠官員的做法。

大德六年，遷國子助教。諸生入宿衛者，歲從幸上都，丞相哈剌哈孫始命野分學於上都，以教諸生，仍鑄印給之，上都分學自野始。俄升國子博士，誨人先經學而後文藝，每謂諸生曰："學未有得，徒事華藻，若持錢買水，所取有限，能自鑿井及泉而汲之，不可勝用矣。"時學舍未備，野密請御史臺，乞出帑藏所積，大建學舍以廣教育。仁宗在東宫，野爲太子文學，多所裨益，時從賓客姚燧、諭德蕭𣂏入見，帝爲加禮。

大德六年，升任國子助教。諸生中有進入宿衛的，每年都隨從皇帝到上都去，丞相哈剌哈孫就開始讓尚野在上都分設國子學，教導宿衛諸生，還鑄了印給他，上都有分設的國子學是從尚野開始的。不久他就升任國子博士，他教導學生先鑽研經學然後再學文學，常常對諸生們説："學習還没有所得，就從事詞藻之學，這就好像是拿着錢買水，所得有限，能自己挖井到深泉而取水吃，這纔能取之不竭。"當時學舍還没有建築好，尚野暗地裏請示御史臺，求他們拿出些國庫藏的財物，用於廣建學舍，推行教育。仁宗在東宫時，尚野任太子文學，太子從他那裏得到的裨益很多，時時跟從賓客姚燧、諭德蕭𣂏入見皇帝，得到了皇帝特殊的禮遇。

至大元年，除國子司業，近臣奏分國學西序爲大都路學，帝已可其奏，野謂國學、府學混居，不合禮制，事遂寢。四年，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詔野赴吏部，試用廕補官，野多所優假，或病其太寬，野曰："今初設此法，冀將來者習詩書、知禮義耳，非必責效目前也。"衆乃服。

至大元年，朝廷任命他爲國子司業，近臣上奏請求將國學在西郊的小學分設爲大都路學，皇帝已批准了這一請求，尚野説國學和府學雜設在一起，不符合禮制，此事就被停止了。四年，被任爲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詔令尚野前往吏部，試用那些廕補官員，尚野給了很多人便利和優裕，有的人批評他用人太寬鬆，尚野説："現在剛剛開始實行這種方式，我是希望將來的人能學習詩書、懂得禮義，不是一定要在目前就有成效。"衆人這纔心服。

皇慶元年，升翰林侍講學士。延祐元年，改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二年夏，移疾歸滿城，四方來學者益衆。六年，卒于家，年七十六。贈通奉大夫、太常禮儀院使、護軍，追封上黨郡公，謚文懿。野性開敏，志趣正大，事繼母以孝聞，文辭典

皇慶元年，升任翰林侍講學士。延祐元年，改任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二年夏季，上書稱病，回到家鄉滿城，各地前往求學的人更多。六年，他在家中去世，時年七十六歲。朝廷追贈他通奉大夫、太常禮儀院使、護軍，追封爲上黨郡公，謚號稱文懿。尚野的性格開朗敏捷，志趣端正遠大，侍奉繼母以孝聞名，文章典雅，

雅，一本於理。

子師易，蘄州路總管府判官；師簡，中奉大夫、奎章閣侍書學士、同知經筵事。

全都以理爲標準。

他的兒子尚師易，是蘄州路總管府判官；尚師簡，任中奉大夫、奎章閣侍書學士、同知經筵事。

**李之紹**

李之紹字伯宗，東平平陰人。自幼穎悟聰敏，從東平李謙學。家貧，教授鄉里，學者咸集。至元三十一年，纂修《世祖實録》，徵名儒充史職，以馬紹、李謙薦，授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直學士姚燧欲試其才，凡翰林應酬之文，積十餘事，并以付之。之紹援筆立成，并以稿進。燧驚喜曰："可謂名下無虚士也。"

李之紹字伯宗，是東平平陰人。自幼穎悟聰敏，跟隨東平李謙學習。家中貧苦，他在家鄉教書，求學的人們都聚集到了那裏。至元三十一年，朝廷修纂《世祖實録》，徵召著名儒者擔任史官，他由馬紹、李謙推薦，被任命爲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直學士姚燧想要試一試他的才能，將那些應由翰林院寫的應酬文章，共十多件，一起交給他去撰寫，李之紹提筆馬上就寫成了，一起將草稿呈了上去，姚燧驚喜地說："真可謂名下無虚士呀！"

大德二年，聞祖母疾，辭歸。復除編修官，升將仕郎。六年，升應奉翰林文字。七年，遷太常博士。九年，丁母憂，累起復，終不能奪。至大三年，仍授太常博士，階承事郎。四年，升承直郎、翰林待制。皇慶元年，遷國子司業。延祐三年，升奉政大夫、國子祭酒。夙夜孳孳，惟以教育人材爲心。四年十二月，升朝列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六年，改翰林直學士，復以疾還。七年，召爲翰林直學士。至治二年，升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三年，告老而歸。泰定三年八月卒，年七十三。

大德二年，他聽到祖母患病，就辭官回鄉。事情過後，又被授任爲編修官，升任將仕郎。六年，升任應奉翰林文字。七年，改任太常博士。九年，他因母親去世辭官守制，朝廷多次起用他，始終没能讓他放棄守制前來就職。至大三年，他仍被授任爲太常博士，官階爲承事郎。四年，升爲承直郎、翰林待制。皇慶元年，改任國子司業。延祐三年，升任奉政大夫、國子祭酒。他日夜勤勤懇懇，把爲國家造就人才作爲自己的惟一事情。四年十二月，升任朝列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六年，改任翰林直學士，又因患病還鄉。七年，被召回任翰林直學士。至治二年，升任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三年，他告老回鄉。泰定三年八月去世，時年七十三歲。

子勗，蔭父職，同知諸暨州事。

其子李勗，繼承父親的職位，任同知諸暨州事。

之紹平日自以其性遇事優游少斷，故號果齋以自勵。有文集藏于家。

李之紹平時認爲自己的性格遇事優柔寡斷，因此自號果齋來勉勵自己。他有文集收藏在家中。

# 元史卷一百六十五

## 列傳第五十二

### 張禧　張仁義

張禧，東安州人。父仁義，金末徙家益都。及太宗下山東，仁義乃走信安。時燕薊已下，獨信安猶爲金守，其主將知仁義勇而有謀，用之左右。國兵圍信安，仁義率敢死士三百，開門出戰，圍解，以功署軍馬總管。守信安逾十年，度不能支，乃與主將舉城内附。率其部曲從宗王合丑平定河南，授管軍元帥。後攻歸德，飛矢入口，折其二齒，鏃出項後，卒，賜爵縣侯。禧年十六，從大將阿术魯南攻徐州、歸德，復從元帥察罕攻壽春、安豐、廬、滁、黄、泗諸州，皆有功。禧素峭直，爲主將所忌，誣以他罪，欲置之法。時王鶚侍世祖於潛邸，禧密往依之，鶚請左丞闊闊薦禧與其子弘綱俱入見。

張禧，東安州人。父親張仁義，金朝末年遷居益都。到太宗攻下山東，張仁義又逃到信安。當時燕薊已經被攻下來了，衹有信安仍然被金國人堅守着，金人主將知道張仁義是個勇敢而且有謀略的人，收他在身邊做爲左右手。國兵圍攻信安，張仁義率領着三百名敢死的將士，打開城門迎戰，解除信安之圍，他因戰功被任爲軍馬總管。他們堅守信安十多年，估計再也難以支持下去了，張仁義就同守城主將一起率全城軍民投降。張仁義帶領自己的人馬隨宗王合丑平定了河南，被授任爲管軍元帥。後來攻打歸德，他被流矢從口中射入，射掉兩顆牙齒，箭頭從他的脖子後邊穿出，因而去世，被賜爵縣侯。張禧十六歲時，跟從大將阿术魯向南攻打徐州、歸德，又跟從元帥察罕攻打壽春、安豐、廬、滁、黄、泗等州，都曾立下戰功。張禧素來嚴厲剛直，被主將所忌妒，給他捏造了罪名，要將他按法治罪。當時王鶚在世祖的王府中做事，張禧暗地裏去投靠他，王鶚請左丞闊闊向世祖推薦他和他的兒子張弘綱一起入見世祖。

歲己未，從世祖南伐，濟江，與宋兵始接戰，即擒其一將。進攻鄂州，諸軍穴城以入，宋樹栅爲夾城於内，入戰者輒不利，乃命以厚賞募敢死士。禧與子弘綱俱應募，由城東南入戰，將至城下，帝憫其父子俱入險地，遣阿里海牙諭禧父子，止一人進戰。禧所執槍，中弩矢而折，取弘綱槍以入，破城東南角。有逗留不進者

己未年，張禧隨世祖南伐，渡過長江後，與宋軍剛開始交戰，張禧就俘獲了一名宋國的將軍。大軍攻打鄂州城，各軍挖了地道攻城，宋軍在城内建起木栅作爲夾城防守，由地道進入城的軍隊都因此而失利，於是統軍的人就下令用優厚的賞賜募集敢死士前去作戰。張禧和他兒子張弘綱都前往應募，從城的東南部向城中進攻，就要到城下時，皇帝憫惜他們父子倆都要前往危險的地方，派阿里海牙前去告訴他們父子倆，皇帝衹

十餘人，立城下，弘綱復奪其槍入。轉戰良久，禧身中十八矢，一矢鏃貫腹，悶絶復蘇，曰："得血竭飲之，血出可生。"世祖亟命取血竭，遣人往療之。瘡既愈，復從大將納剌忽與宋兵戰于金口、李家洲，皆捷。世祖即位，賜金符，授新軍千户。中統三年，從征李璮。時宋乘璮叛，遣夏貴襲取蘄縣、宿州等城，禧移兵攻之，貴走，盡復諸城。

准許他們中一個人進城作戰。張禧拿的長槍被弩箭射斷了，他就奪了張弘綱的長槍衝進城去，攻破了城的東南角。有十幾個人站在城下不敢向城内突擊，張弘綱就反奪了他們中的一枝長槍衝進了城内。轉戰了很久，張禧的身上中了十八處箭傷，其中一枝箭頭射穿了他的腹部，他昏死後又蘇醒過來，説："如能喝下一些血竭，淤血能出來，人就可以活下來了。"世祖緊急命令人取來血竭，派人前去治療。他的傷口痊愈以後，又隨大將納剌忽同宋軍在金口、李家洲作戰，都取得了勝利。世祖即皇帝位，頒給他金符，授任爲新軍千户。中統三年，他隨從大軍征討李璮。當時宋國乘着李璮叛亂，派夏貴襲擊奪取了蘄縣、宿州等城，張禧調兵反攻，夏貴率軍逃走，失去的諸城全都收復了。

至元元年，升唐鄧等州盧氏保甲丁壯軍總管。宋侵均州，總管李玉山敗走，帝命禧代之。三年，與宋將吕文焕戰于高頭赤山，乘勝復均州。四年，改水軍總管，益其軍二千五百，令習水戰。五年，從攻襄樊。六年七月，夏貴率兵援襄陽，禧從元帥阿术戰，却之。八年，江水暴溢，宋遣范文虎以戰艦千餘艘來援。元帥阿术命禧率輕舟，夜銜枚入其陣中，插葦以識水之深淺。及還，阿术即命禧率四翼水軍進戰，宋兵潰，追至淺水，奪戰艦七十餘艘。九年，攻樊城，焚其串樓，敗宋將張貴于鹿門山。十年，行省集諸將問破襄陽之策，禧言："襄、樊夾漢江而城，敵人横鐵鎖、置木橛于水中，今斷鎖毁橛，以絶其援，則樊城必下。樊城下，則襄陽可圖矣。"行省用其計，乃破樊城，而襄陽繼降。帝遣使録諸將功，授宣武將軍、水軍萬户，佩金虎符，丞相伯顔因命禧爲水軍先鋒。十二年，敗宋將孫虎臣于丁家洲，尋移屯黄池，以斷宋救兵。九月，從阿

至元元年，升任唐鄧等州盧氏保甲丁壯軍總管。宋朝軍隊進犯均州，總管李玉山敗逃，皇帝命令張禧取代他。三年，他同宋國大將吕文焕在高頭赤山作戰，乘勝收復了均州。四年，改任水軍總管，朝廷給他增派了二千五百名軍士，讓他率領所部練習水戰。五年，他率部隨大軍攻打襄樊二城。六年七月，夏貴帶領軍隊增援襄陽，張禧跟隨元帥阿术指揮軍隊同夏貴軍作戰，將宋軍打退。八年，江水暴漲，宋朝派遣范文虎帶領着數千艘戰艦前來增援襄樊的宋軍。元帥阿术命令張禧帶領小船，乘夜色悄悄潛入宋軍陣地，插上葦杆標出水道的深淺。等他率船回來後，阿术就下令讓他指揮四翼的水軍進攻，宋軍潰散，他指揮部下追擊到淺水區，奪取了七十多艘宋軍戰艦。九年，大軍攻打樊城，他焚毁了樊城串樓，又在鹿門山打敗宋將張貴的軍隊。十年，行省召集諸將徵詢破襄陽城的策略，張禧説："襄陽、樊城夾着漢江，敵人在江上横攔了鐵鎖，又在水中設置了木橛，現在我們應該截斷鐵鎖毁掉木橛，以斷絶它們之間的相互援助，那麽樊城必定會被攻下，樊城攻下後，那襄陽也就可以攻下來了。"行省采用了他的計策，於是攻下了樊城，而襄陽也就跟着投降了。皇帝派使節前來記録諸位將軍的戰功，授任他爲宣武將軍、水軍萬户，

術與宋都統姜才戰，有功，加信武將軍。十三年，從下温、台、福建。十四年，加懷遠大將軍、江陰路達魯花赤、水軍萬户。十六年，入朝，進昭勇大將軍、招討使。

佩金虎符，丞相伯顔就此任命張禧爲水軍先鋒。十二年，他在丁家洲打敗宋軍大將孫虎臣，不久就率軍轉移屯扎在黄池，以切斷宋國的援兵來路。九月，他隨阿术同宋軍都統姜才作戰，立有戰功，被加信武將軍官職。十三年，隨大軍攻下温、台、福建等地。十四年，加官爲懷遠大將軍、江陰路達魯花赤、水軍萬户。十六年，入朝覲見皇帝，升爲昭勇大將軍、招討使。

十七年，加鎮國上將軍、都元帥。時朝廷議征日本，禧請行，即日拜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與右丞范文虎、左丞李庭同率舟師，泛海東征。至日本，禧即捨舟，築壘平湖島，約束戰艦，各相去五十步止泊，以避風濤觸擊。八月，颶風大作，文虎、庭戰艦悉壞，禧所部獨完。文虎等議還，禧曰："士卒溺死者半，其脱死者，皆壯士也，曷若乘其無回顧心，因糧於敵以進戰。"文虎等不從，曰："還朝問罪，我輩當之，公不與也。"禧乃分船與之。時平湖島屯兵四千，乏舟，禧曰："我安忍棄之！"遂悉棄舟中所有馬七十匹，以濟其還。至京師，文虎等皆獲罪，禧獨免。子弘綱。

十七年，加官爲鎮國上將軍、都元帥。當時朝廷正商議征討日本，張禧請求前去，即日朝廷任他爲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與右丞范文虎、左丞李庭共同率領水軍，渡海東征。抵達日本海岸，張禧率領軍隊離船登陸，在平湖島修建了堡壘，他還命令將戰船安排停泊好，各船間相距五十步停泊，以避免風浪的冲擊。八月，海上起了大颶風，范文虎、李庭率領的戰艦全都被毁壞，衹有張禧指揮的船隻保存下來。范文虎等人商議撤軍，張禧説："將士們被溺死的已經過半了，那些没有死去的，都是些壯士，還不如乘着他們還没有返回之心時，向敵人奪取糧食向前進攻。"范文虎等人不肯聽從他的建議，説："回朝以後如果被問罪的話，我們這些人會承擔下來，不會讓您受連累。"張禧於是將自己的船分出一部分給他們。當時在平湖島上屯駐了四千軍隊，缺少戰艦，張禧説："我不忍心拋棄他們不管。"於是丢棄了船中所載的全部七十匹馬，好將那些軍隊渡回來。回到京師，范文虎等都被治了罪，衹有張禧被免罪。他的兒子是張弘綱。

## 張弘綱

弘綱字憲臣，年十八，父禧爲主將所誣，繫獄，將殺之，弘綱直入獄中，獄卒并繫之。弘綱佯狂譆笑，守者易之，既寢，遂與其父逸去。後從其父攻城徇地，屢有功，自昭信校尉、管軍總把，佩銀符，换金符，爲千户，升總管、廣威將軍、招討副使，加定遠大將軍、招討使，襲鎮江陰。

張弘綱字憲臣，他十八歲時，父親張禧被主將所誣陷，被關押在牢獄中，就要殺死他，張弘綱自己直接進到監牢中，獄卒將他也關了起來。張弘綱裝瘋賣傻嬉笑無常，看守對他看管的很鬆，待看守入睡後，張弘綱就同他父親一起逃了出來。後來他跟隨父親攻城略地，多次立下戰功，從昭信校尉、管軍總把官職，佩銀符，又换爲金符，任千户，升總管、廣威將軍、招討副使，加官定遠大將軍、招討使，又襲任父職，鎮守江陰。

盜起安吉，弘綱率兵往捕，未逾旬，擒之。從參政高興破建德溪寨諸賊，後賜三珠虎符，授昭勇大將軍、河南諸翼征行萬户。從右丞劉深征八百媳婦國，師次八番，與叛蠻宋隆濟等力戰而歿。贈宣忠秉義功臣、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齊郡公，謚武定。

安吉出現了强盜，張弘綱帶兵前去鎮壓，没有超過十天的時間，就將强盜捕獲了。又跟隨參政高興攻破了建德溪寨中的各處盜賊，後來他被賜予三珠虎符，授任昭勇大將軍、河南諸翼征行萬户。又跟隨右丞劉深征伐八百媳婦國，大軍抵達八番，他率軍同叛亂的蠻族將領宋隆濟等人艱苦作戰，在戰鬥中陣亡。朝廷追贈他宣忠秉義功臣、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等勛階官職，追封爲齊郡公，謚號稱武定。

子漢，當襲職，讓其弟鼎。漢後爲監察御史，累官至集賢直學士。鼎，襲江陰水軍萬户。

他的兒子張漢，本來應該襲任父親的職位，他讓給了弟弟張鼎。張漢後來任監察御史，幾經升遷至集賢直學士。張鼎，襲職爲江陰水軍萬户。

## 賈文備　賈輔

賈文備字仲武，祁州蒲陰人。父輔，仕金爲祁州刺史。武仙憚輔膽略，密令所親圖之。輔以衆歸太祖，詔隸張柔，以兵攻蠡州、慶都、安平、束鹿諸縣，皆下之。柔開帥府於滿城，命輔行元帥府事於祁州。從定山東，遷左副元帥。柔將兵在外，輔常居守，累功，改行軍千户，賜金符，尋領順天河南等路軍民萬户，卒。

賈文備字仲武，祁州蒲陰人。他父親賈輔在金國任祁州刺史。武仙懼怕賈輔的勇氣和謀略，秘密命令自己的親信設法除掉他。賈輔領着自己的部衆投降了太祖，太祖詔令他歸張柔指揮，率軍去攻打蠡州、慶都、安平、束鹿諸縣，他將這些縣全部攻下來了。張柔在滿城建立元帥府，命令賈輔在祁州行元帥府事。從張柔平定山東，升任左副元帥。張柔經常帶兵在外作戰，賈輔常留置守護，累積功勛，改任行軍千户，被賜予金符，不久就任順天河南等路軍民萬户職，任中去世。

文備襲父千户職，張柔命屯三汊口，備宋兵。宋以雲梯二十餘來攻，文備率兵鏖戰，却之，憲宗賜弓矢銀盂。歲乙卯，復令襲父左副元帥職，兼領順天路。中統二年，升開元府路女真水達達等處宣撫使，佩金虎符。三年，遷開元東京懿州等處宣慰使。四年，改授萬户，領張柔所部軍，屯亳州。宋兵時鈔掠淮甸，文備戰却之。

賈文備襲任父親的千户職位，張柔命令他駐扎在三汊口，以防備宋軍。宋軍架着二十多架雲梯前來攻城，賈文備指揮士兵鏖戰，將宋軍打退，憲宗因此賜給他弓箭和銀盂。乙卯年，朝廷又讓他襲任了父親左副元帥的職務，兼領順天路。中統二年，升任開元府路女真水達達等處宣撫使，佩金虎符。三年，升任開元東京懿州等處宣慰使。四年，改任爲萬户，率張柔的軍隊，屯駐在亳州。宋軍當時劫掠淮甸地方，賈文備將他們打退了。

至元二年，加昭勇大將軍、真定路總管，兼府尹。六年，調衛輝路總管。七年，授西蜀成都統軍，以疾不赴。八年，授宿州萬户，尋改河南

至元二年，加官昭勇大將軍、真定路總管，兼任府尹。六年，調任衛輝路總管。七年，被授任西蜀成都統軍，他因正患病没有前去赴任。八年，被授任宿州萬户，很快就改任河南等路統

等路統軍，圍襄樊。九年，移蔡州，兼水陸漕運。宋兵時掠糧餉，文備敗之，并奪其船。詔罷統軍，文備入覲，賜弓矢、金鞍、錦衣、白金。十一年，復授萬户、漢軍都元帥，領劉整軍，駐亳州。宋將夏貴知亳無備，盛引兵來襲，文備出奇邀擊，大破之，帝賜金鞍、金織、文段、白金。丞相伯顔伐宋，文備領左翼諸軍以從，抵郢州。宋築二城夾江，布戰艦數千艘于江中，陳兵兩岸，軍不得進。文備泛舟，由淪河徑出大江，攻武磯堡。乃從阿术先渡江，大軍繼之，遂取鄂、漢，以功賜白金，加昭毅大將軍，守鄂州。

軍，圍攻襄樊。九年，調任蔡州，兼水陸漕運。宋國軍隊時常劫掠糧餉，賈文備將他們打敗，還奪取了他們的船隻。朝廷下詔罷免統軍設置，賈文備入朝覲見，皇帝賜給他弓箭、金鞍、錦衣、白金。十一年，又被授任爲萬户、漢軍都元帥，統領劉整的軍隊，駐扎在亳州。宋國大將夏貴探知亳州軍隊没有防備，就大舉前來偷襲，賈文備出奇兵迎擊他們，將宋軍打得大敗，皇帝賜予他金鞍、金織、彩緞、白金。丞相伯顔征伐宋國，賈文備率領左翼諸軍隨從伐宋，抵達郢州。宋國修築了兩座城夾護在長江兩岸，又在長江中部署了數千艘戰艦，在兩岸部署了大軍，我軍難以前進。賈文備駕船，由淪河直出大江之上，攻打武磯堡。此後又隨阿术首先渡過長江，大軍繼進，於是攻取了鄂、漢之地，他因功被賜予白金，加官昭毅大將軍，駐守在鄂州。

十二年，從平章政事阿里海牙趣湖南，至潭州城下。文備冒鋒鏑，炮傷右手，流矢中左臂，攻戰愈急，宋臣李芾死之，轉運判官鍾蜚英等以城降。十三年，加昭武大將軍，守潭州。十四年，衡、永、郴等郡寇發，文備悉討平之。十五年，進鎮國上將軍、湖南道宣慰使，徇瓊崖等州及廣東瀕海諸城，追宋衛王昺。十六年，召還，拜淮東宣慰使，加金吾上將軍，鎮慶元。十八年，復授都元帥。二十年，改江東宣慰使，討建寧盗黄華。二十二年，拜荆湖占城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二十三年，改湖廣行省參知政事。二十四年，致仕。後十七年，以疾卒。延祐四年，贈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武威郡公，謚莊武。

十二年，他隨平章政事阿里海牙急赴湖南，到潭州城下。賈文備身冒鋒鏑，被炮打傷右手，左臂也被流矢射中，他指揮攻城的戰鬥就更加急迫，宋臣李芾戰死，轉運判官鍾蜚英等人率全城軍民投降。十三年，加官昭武大將軍，駐守潭州。十四年，衡、永、郴等郡發生了變亂，賈文備將他們全部平定下來。十五年，他晉升爲鎮國上將軍、湖南道宣慰使，在瓊崖等州及廣東臨海諸城作戰，并攻取它們，追殺宋國衛王趙昺。十六年，朝廷將他召回，授任淮東宣慰使，加官金吾上將軍，鎮守慶元。十八年，又授任他爲都元帥。二十年，改任江東宣慰使，率軍征討建寧强盜黄華。二十二年，被任爲荆湖占城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二十三年，改任湖廣行省參知政事。二十四年，退休。十七年後，他因病去世。延祐四年，朝廷追贈他爲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爲武威郡公，謚號稱莊武。

## 解誠　解汝楫　解帖哥

解誠，易州定興人，善水戰，從伐宋，設方略，奪敵船千計，以功授金符、水軍萬户，兼都水監使。焦湖之戰，獲戰艦三百艘。宋以舟師來

解誠，易州定興人。他善於水戰，隨從大軍征討宋國，他設下策略，奪取敵人戰艦以千計，因戰功被授予金符、水軍萬户，兼任都水監使。在焦湖之戰中，他率軍俘獲敵人三百艘戰

援，誠據舟厲聲呵之，援兵不敢動，急移舟抵岸，乘勢追殺之，奪其軍餉三百餘斛。既又從攻安豐、壽、復、泗、亳諸州，俱有功；又從下雲南大理國，以功賜金虎符。從攻鄂，奪敵艦千餘艘，殺溺敵軍甚衆。世祖嘉其功，嘗降制奬之。

艦。宋國派水軍前來增援，解誠站在戰艦上厲聲斥責敵軍，敵人的援軍不敢前進，他緊急指揮自己的船隻靠岸，乘勢追殺敵軍，奪獲敵人的軍餉三百多斛。此後又隨從大軍攻打安豐、壽、復、泗、亳等州，都取得了戰功；又隨大軍攻取雲南大理國，因有戰功被賜予金虎符。隨從攻打鄂州，他率軍奪取了一千餘艘敵人戰艦，殺死和淹死的敵軍很多。世祖嘉奬他的功勛，曾經降下制旨褒奬他。

至元三十年，卒，贈推忠宣力功臣、龍虎衛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上護軍，追封易國公，謚武定。

至元三十年，解誠去世，朝廷追贈他爲推忠宣力功臣、龍虎衛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上護軍，追封爲易國公，謚號稱武定。

子汝楫襲，從討李璮，平宋，累獲功賞，卒，贈推忠效節功臣、資德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易國公，謚忠毅。子帖哥襲，從征廣西，下静江府，改授水軍招討使。尋復爲萬户，從征交趾，有功，升廣東道宣慰使，卒，贈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平陽郡公，謚武宣。子世英，由監察御史，遷山南江北道僉事。

其子解汝楫襲職，他曾從軍討伐李璮，平定宋國，多次立有戰功并受到朝廷的奬賞，去世後，朝廷追贈他爲推忠效節功臣、資德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爲易國公，謚號稱忠毅。其子帖哥襲任，隨從征討廣西，率軍攻下静江府，改任水軍招討使。不久又任萬户，隨從大軍征討交趾，立有戰功，升任廣東道宣慰使，去世後，被追贈爲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平陽郡公，謚號稱武宣。其子解世英，由監察御史升任山南江北道僉事。

## 管如德

管如德，黄州黄陂縣人。父景模，爲宋將，以蘄州降，授淮西宣撫使。如德爲江州都統制，至元十二年，亦以城降。先是，如德嘗被俘虜，思其父，與同輩七人間道南馳，爲邏者所獲，械送于郡。如德伺邏者怠，即引械擊死數十人，各破械脱走，間關萬里達父所。景模喜曰："此真吾兒也。"至是，入覲，世祖笑曰："是孝於父者，必忠於我矣。"一日，授以强弓二，如德以左手兼握，右手悉引滿之，帝曰："得無傷汝臂乎？後毋復然！"嘗從獵，遇大溝，馬不可越，如德即解衣浮渡，帝壯之，由是稱爲拔都，賞賚優渥。帝問："我何以得天下，宋何以亡？"如

管如德，黄州黄陂縣人。父親管景模是宋國將軍，率領蘄州軍民投降，被任爲淮西宣撫使。管如德任江州都統制，至元十二年，也率全城軍民投降。在這之前，管如德曾被我軍俘虜，他思念父親，與同輩的七個人由小路南逃，被巡邏的軍士抓獲，給他們加上刑具押往郡城。管如德乘押送的軍士懈怠時，就用身上的刑具打死了幾十名押送軍士，他與其他七個人都打破了各自身上的刑具逃走，歷經萬里纔到達父親那裏。管景模高興地説："這纔真是我的兒子呢！"到這時，他們入朝覲見皇帝，世祖笑着説："像這樣孝順父親的，也必定會忠於我。"一天，皇帝給他兩張强弓，管如德用左手握住兩張弓，用右手將兩張弓弦全都滿滿地拉開，皇帝説："没有傷着你的手臂吧？以後不要再這樣了。"他曾隨從皇帝打獵，遇到一條大溝，馬跨不過去，管如德

德對曰："陛下以福德勝之。襄樊，宋咽喉也，咽喉被塞，不亡何恃!"帝曰："善。"帝又命習國書，曰："習成，當爲朕言之。"一日，帝語如德曰："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令面對再四，果實也而後罪之，非如宋權奸擅權，書片紙數字即殺人也。汝但一心奉職，毋懼忌嫉之口。"授湖北招討使，總管本部軍馬，佩金虎符。是年六月，丞相阿术南攻宋。如德以軍爲前鋒，至揚州揚子橋，與宋戰，晝夜不息，如德先登陷陣，擒其帥張都統等，宋軍遂潰。七月，進軍焦山江上，復大戰，奪宋帥夏都統牌印衣甲及餉軍海船，悉送阿术所。事聞，帝命賞之。軍至鎮江，如德招安諸郡，守將皆望風降附。丞相伯顔取臨安，復選能招諸郡者，衆推如德，如德銜命往喻，紹興諸郡皆下。初，世祖以寶刀賜如德，及與敵戰，刀刃盡缺。宋平，入覲，如德以刀上呈，曰："陛下向所賜刀，從軍以來，刀缺如是矣。"帝嘉其樸。

就脱下衣服游了過去，皇帝贊賞他的勇敢，從此稱他爲拔都，給予他的賞賜很優厚。皇帝曾問他："我爲什麽能取得天下，宋爲什麽會滅亡?"管如德回答説："陛下取天下是以福與德，襄樊二城是宋國的咽喉，咽喉被阻塞了，怎麽能不滅亡呢!"皇帝説："對呀。"皇帝又讓他學習國書，説："學好了以後告訴我。"一天，皇帝告訴管如德説："我治理天下，珍惜人命，凡是犯了罪的人必定讓他在我面前再三説明情况，果然證實有罪然後再治罪，不像宋國權臣奸臣擅權，片紙隻字就把人殺了。你衹管一心奉行職守，不要怕有人忌妒和傷害你。"授任他爲湖北招討使，總管本部的軍馬，佩金虎符。這一年六月，丞相阿术率軍南征宋國。管如德率領本部軍隊爲前鋒，軍至揚州揚子橋，同宋軍交戰，戰鬥晝夜不停，管如德率軍首先登上堡壘衝入敵陣，抓獲了宋軍統帥張都統等人，宋軍於是被擊潰。七月，在長江上進攻焦山，再次同宋軍大戰，奪獲宋軍統帥夏都統的牌印衣甲和運送軍餉的海船，他將戰利品全都送到了阿术那裏。事情上報後，皇帝命令賞賜他。大軍抵達鎮江，管如德招安諸郡，那裏的守將都望風而降。丞相伯顔攻取臨安，再次挑選能招降諸郡的人，大家推舉管如德，管如德接受命令後前去招降，紹興諸郡都被他説服投降。當初，世祖賜給他一把寶刀，等與敵軍交戰，他都使用此刀，刀刃都是缺口。宋國被平定後，他入朝覲見皇帝，管如德將刀呈上去，説："陛下過去賜給我的寶刀，自我從軍以來到現在，刀上的缺口都這樣了。"皇帝表彰了他的樸實。

十二年，遷浙西宣慰使，上時政五條：一曰立額薄征；二曰息兵懷遠；三曰立法用人；四曰省役恤民；五曰設官制禄。時法制未備，仕多冗員，又方用兵日本倭國，而軍民之官，廪禄未有定制，故如德言及之，權臣抑不得上。二十年，丞相阿塔海命馳驛奏出征事，入見，世祖問曰："江南之民，得無有二心乎?"如德對曰："往歲旱澇相仍，民不聊生，今

十二年，升任浙西宣慰使，他上奏時政五事：一是應制定限額，薄徵賦税；二是停止戰爭，安撫邊遠小國；三是制定法度，選用人才；四是減省勞役，撫恤百姓；五是設置職官，制定俸禄制度。當時法制還没有完備，有很多閑散無用的官員，又正對日本倭國進行戰争，而領軍和治民的官員，還没有固定的俸禄制度，因此管如德談到了這些事情，但被權臣壓了下來，没有報給皇帝。二十年，丞相阿塔海命令管如德乘驛馬緊急赴京報告出征的事，他得到皇帝召見，世

累歲豐稔，民沐聖恩多矣，敢有貳志！使果有貳志，臣曷敢飾辭以欺陛下乎！"帝善其言，且喻之曰："阿塔海有未及者，卿善輔導之，有當奏聞者，卿勿憚勞，宜馳捷足之馬，來告於朕。"

祖問他說："江南的百姓們，難道說沒有二心嗎？"管如德回答說："往年旱澇災害連續發生，百姓們難以生存，現在連續幾年豐收，百姓們受到的聖恩多了，哪裏敢有異心呢！假使有異心的話，臣下怎麼敢説假話欺騙陛下呢！"皇帝很贊賞他所説的，而且告訴他說："阿塔海有處理不好的事，你認真地輔佐開導他，有應該上奏的事，你不要怕勞累，應騎快馬來向我報告。"

二十四年，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破豪猾，去奸吏，居民大悦。是時，贛、汀二州盜起，如德指揮諸將討平之，其脅從者多所全宥。二十六年，遷江西行尚書省左丞，時鍾明亮以循州叛，殺掠州縣，千里丘墟，帝命如德統四省兵討之。諸將欲直擣其巢穴，如德曰："嘻！今田野之氓，疲於轉輸，介胄之士，病於暴露，重困斯民，而自爲功，吾不爲也。"於是遣使喻以禍福，賊感如德誠信，即擁十餘騎，詣贛州石城縣降。平章政事奥魯赤，怒其跋扈不臣，欲以事殺明亮，如德聞之曰："皇元仁厚，未嘗殺降，明亮叛人，何足惜，所重者，信不可失耳！"年四十有四，卒于軍，贈江西行省左丞、平昌郡公，謚武襄。

二十四年，他升任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在那裏，他打擊豪强和奸猾，去除奸佞之吏，那裏的居民都非常高興。當時，贛、汀二州有强盜出現，管如德指揮諸將將他們平定下去，對於那些被迫隨從叛亂的人，他大多赦免其罪。二十六年，升任江西行尚書省左丞，當時鍾明亮占據循州叛亂，殺害劫掠州縣的百姓和財物，使方圓千里的地方變爲廢墟，皇帝命令管如德統率四省的兵力前去討伐。諸將想要徑直進攻鍾明亮的根據地，管如德說："唉！現在種地的百姓，已經爲轉運糧餉搞得精疲力盡，士兵們苦於露天作戰，再加重他們的困苦，而自己求取功勞，我不做這樣的事。"於是派遣使節前去鍾明亮那裏，向他們講明利害，反叛者爲管如德誠懇有信義的行爲所感動，就帶着十餘名騎士，前往贛州石城縣投降。平章政事奥魯赤恨叛亂的人强横不肯屈服，想藉故殺死鍾明亮，管如德聽到後說："皇元待人仁厚，從不殺投降的人，鍾明亮是叛亂之人，不值得憐惜，但我們所注重的，是不能失去信義！"他四十四歲時在軍中去世，朝廷追贈他爲江西行省左丞、平昌郡公，謚號爲武襄。

子九，淳祖，積官中順大夫、龍興路富州尹。

他有九個兒子，其中管淳祖積官累任至中順大夫、龍興路富州尹。

**趙匣剌**

趙匣剌者，始以父任爲千户，佩金符。中統三年，守東川。四年，宋夏貴以兵侵虎嘯山寨，元帥欽察遣匣剌率兵往禦之，貴敗走，追至新明縣，斬首三十餘級。宋劉雄飛以兵犯青居山舊府，匣剌與戰於都尉坝，敗之，斬首二十餘級。欽察攻釣魚

趙匣剌，最初是因他父親的職位而任千户，佩金符。中統三年，駐守東川。四年，宋將夏貴派兵進犯虎嘯山寨，元帥欽察派趙匣剌帶領軍隊前去抵禦，夏貴被打敗逃走，他領兵追殺到新明縣，斬獲了三十多顆敵人首級。宋將劉雄飛領兵攻擊青居山舊府，趙匣剌率軍同他在都尉坝交戰，將他打敗，斬獲二十餘顆首級。欽察攻打釣

山，遣匣剌以兵千五百人略地至南垻，擊敗宋軍，生獲軍士五十七人，老幼三百四十人。從攻大良平，宋昝萬壽運糧至渠江之鵝灘，匣剌邀擊之，斬首五十餘級，宋兵大敗。匣剌亦被三創，矢鏃中左肩不得出。欽察惜其驍勇，取死囚二人，刲其肩，視骨節淺深，知可出，即爲鑿其創，拔鏃出之，匣剌神色不爲動。

魚山，派趙匣剌領一千五百名軍士前去攻占土地，直到南垻，打敗了宋軍，生擒宋軍五十七人，老幼人口三百四十人。跟從大軍攻打大良平，宋將昝萬壽運輸糧食到渠江的鵝灘，趙匣剌截擊他們，斬獲五十餘顆敵人首級，宋軍大敗。趙匣剌在戰鬥中也受了三處傷，左肩被箭射中，箭頭深入肩中無法取出。欽察愛惜他的勇猛，提出兩名死囚，將他們的肩剖開，以觀察骨節的深淺，從而知道箭頭是可以取出來的，就爲他割開傷口，將箭頭拔了出來，趙匣剌神色不變。

至元三年，爲東川路先鋒使。四年，元帥拜答攻開州，至萬寶山，遣匣剌以兵五百人擊宋軍，生獲四十人。五年，兼管京兆、延安兩路新軍，戍東安、虎嘯山兩城。宋楊立以兵護糧，送大良平，匣剌察知之，遂率所部兵與立戰於三重山，斬首百五十級，擒獲四十餘人。立敗走，棄其糧千餘石，因盡奪其甲仗旗幟而還。六年，行院遣匣剌攻釣魚山之沙市，焚其敵樓。從左丞曲力吉思等入朝，詔賞白金五十兩，細甲一注。九年，統軍合剌攻釣魚山，時匣剌爲先鋒，領兵千人，略地至葛樹坪，與宋兵遇，生獲二十餘人，斬首四十級。十年三月，復從行院合答攻釣魚山之沙市，匣剌乘夜蟻附而登，殺其守兵，燒其積聚，生獲二十餘人以歸。又擊敗宋將張珏兵於武勝軍。行院新拔禮義山寨，命匣剌守之。

至元三年，任東川路先鋒使。四年，元帥拜答進攻開州，前進到萬寶山，派趙匣剌率五百名士兵前去襲擊宋軍，生擒了四十名宋兵。五年，他兼管京兆、延安兩路新軍，戍守東安、虎嘯山兩城。宋將楊立帶兵護送軍糧運往大良平，匣剌偵察得知這一情報後，就率所部軍在三重山同楊立交戰，斬獲敵人首級一百五十顆，擒獲四十多人。楊立打敗逃走，丟棄了一千多石的糧草，趙匣剌奪取了敵人的全部甲仗旗幟後撤回。六年，行院派趙匣剌率軍攻打釣魚山的沙市，焚毀了敵人的城樓。隨左丞曲力吉思等人入朝覲見，皇帝詔令賞賜他五十兩白金，一副細甲。九年，統軍合剌進攻釣魚山，當時趙匣剌做先鋒，他率一千名士兵攻占土地，到葛樹坪，與宋軍相遇，生擒二十多名敵人，斬敵人首級四十顆。十年三月，又隨行院合答進攻釣魚山的沙市，趙匣剌乘着夜色指揮士兵們蜂擁登城，殺死了守兵，又燒毀了敵人積聚的軍需品，抓獲二十多個俘虜後撤了回來。又在武勝軍打敗宋國大將張珏。行院剛剛攻下禮義山寨，就命令趙匣剌前去防守。

十二年，率舟師會攻釣魚山，戰數有功。進圍重慶，宋將趙安勒兵出戰，匣剌迎擊之，夜至二鼓，敵衆大潰。行院以其功上聞，未報而疾作，乃遣往瀘州治疾，至之夕，瀘州復叛，匣剌輿疾出戰，遂爲其所獲，與從者二十人皆死之。子世顯，船橋副萬户。

十二年，他統率水軍會攻釣魚山，數次戰鬥，他都立下了戰功。大軍進圍重慶，宋將趙安率軍出戰，趙匣剌率軍迎擊他們，戰鬥進行到深夜二更時，敵人大敗潰散。行院將他的戰功上報，還没有得到朝廷的回覆，他就患了病，被送到瀘州治病。他到那裏的當天晚上，瀘州的宋國人再次叛變，趙匣剌帶病乘車出戰，終被敵人擒獲，與他身邊的二十名隨從一起都被殺死。他的兒子趙世顯，官任船橋副萬户。

## 周全

周全，其先汝寧光州人。仕宋爲武翼大夫、廣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至元十二年，丞相伯顔總兵下江南，全率衆來歸，遂以行省檄遥授衡州知州。是年秋七月，入覲，賜金符，授明威將軍，遥授泉州知州，兼管軍千户。冬十月，從元帥宋都䚟下江西諸城邑。明年，進兵福建，宋制置使黄萬石降。冬十月，從大軍征廣東，十一月，至韶州城下，嚴攻具，率勇士先登，與宋兵合戰，斬馘甚衆，殺其安撫使熊飛。十二月，以游騎巡廣中，過靈星海石門，敵勢甚張，全奮戈殺敵，乘勝奪其旗鼓，火其船，及諸軍下廣州，全功居多。

周全，他的祖先是汝寧光州人，曾在宋國任武翼大夫、廣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至元十二年，丞相伯顔統率大軍南下江南，周全率領部衆投降，伯顔就傳行省檄書遥授他爲衡州知州。這年秋季七月，他入朝覲見皇帝，皇帝賜給他金符，授明威將軍，遥授泉州知州，兼管軍千户。冬季十月，他隨從元帥宋都䚟攻下江西的各城鎮。第二年，進軍福建，宋制置使黄萬石投降。冬季十月，隨大軍征討廣東，十一月，大軍進抵韶州城下，他整理攻城戰具，率領勇士首先登城，同宋軍混戰，斬殺敵軍很多，殺死了宋安撫使熊飛。十二月，他帶領流動騎兵在廣中巡視搜索，經過靈星海石門，那邊敵人的氣勢很大，周全揮戈殺敵，乘勝奪取敵人的旗幟戰鼓，焚燒了敵軍船隻，到各支大軍攻下廣州時，以周全取得戰功最多。

十四年，從攻廣西静江府，宋安撫李夢龍率衆來降。其有負固不下者，悉戰敗之，奪敵艦以千計，殺敵溺死者無算，兩廣以平。第功，賜虎符，授管軍總管。十五年，盜據贛州崖石山寨，全率兵討平之，焚其寨。十七年，進廣威將軍、管軍副萬户，鎮守龍興。二十年，以疾去官。大德九年，卒，贈懷遠大將軍、南安寨兵萬户府萬户、輕車都尉，追封汝南郡侯。子祖瑞，襲職。

十四年，隨大軍攻打廣西静江府，宋國安撫使李夢龍率部衆投降。有那些依仗城池險固不肯投降的，周全率軍將他們都一一打敗，奪取的敵人戰艦數以千計，殺死和淹死的敵人無數，兩廣因此而被平定。朝廷論功行賞，他被賜予虎符，授任管軍總管。十五年，强盜擁據贛州崖石山寨，周全領兵將其討伐平定下來，燒毁了他們的山寨。十七年，進官職爲廣威將軍、管軍副萬户，在龍興鎮守。二十年，他因患病而離職。大德九年去世，朝廷追贈他爲懷遠大將軍、南安寨兵萬户府萬户、輕車都尉，追封爲汝南郡侯。他兒子周祖瑞襲任父職。

## 孔元

孔元字彦亨，真定人，驍勇有智略。歲丁酉，棄家從軍，隸丞相史天澤麾下。戊戌，從取焦湖，圍壽春，先登，拔其西堡。己亥，從征安豐，力戰却敵。己酉，從圍泗州，拔之。辛亥，從攻五堂山寨，俘其衆以歸。戊午，從攻樊城，親王塔察兒命取樊西堡，元率死士挺槍大呼，擊殺數百人，斬首十九級以獻。中統元年，扈

孔元字彦亨，真定人，勇猛而有才智謀略。丁酉年，他棄家從軍，在丞相史天澤的麾下。戊戌年，他隨軍攻取焦湖，圍攻壽春時，首先登城，攻取了城的西堡。己亥年，他隨軍征取安豐，竭盡全力將敵人打退。己酉年，他隨軍圍攻泗州，將它攻取下來。辛亥年，他隨軍攻打五堂山寨，將敵人抓獲後返回。戊午年，他隨軍進攻樊城，親王塔察兒命令他率軍攻打樊城西堡，孔元率領敢死士兵挺槍大叫着衝入，殺死數百名

駕北征。二年，宣授管軍總把。

敵人，斬獲敵人首級十九顆獻給親王。中統元年，他隨從皇帝北征。二年，朝廷宣旨授任管軍總把。

至元十一年，從伐宋，爲前鋒，所向克捷。十四年，進武略將軍、管軍千户。明年，還軍北征，進武義將軍、侍衛親軍千户，賜佩金符。又明年，國兵討叛王失里木等，從行院別乞里迷失追其衆至兀速洋而還。分軍之半，扼其要害地，餘衆遂潰，獲輜重牛馬。帝大悦，賞賚甚厚，加宣武將軍、右衛親軍總管。十九年，以疾卒。

至元十一年，他隨軍征伐宋國，做前鋒，所到之處都取得了勝利。十四年，進職爲武略將軍、管軍千户。第二年，他回軍北征，進階武義將軍、侍衛親軍千户，被賜佩金符。第三年，國軍征伐叛變宗王失里木等人，他隨行院別乞里迷失追擊敵衆到兀速洋後撤回。然後分出一半軍隊，扼守在各戰略要地，敵人的殘部因此而潰散，他繳獲了敵人的輜重牛馬。皇帝特別高興，對他的賞賜很豐厚，給他加官宣武將軍、右衛親軍總管。十九年，他因病去世。

子鷹揚襲，授昭信校尉、右衛親軍弩軍千户，仍佩金符。至大元年，以疾卒。子成祖襲，延祐二年，卒。子那海襲。

其子孔鷹揚襲職，被授任昭信校尉、右衛親軍弩軍千户，仍佩金符。至大元年，他因病去世。其子孔成祖襲職，延祐二年去世。其子那海襲職。

**朱國寶**　朱存器

朱國寶，其先徐州人，後徙寶坻。父存器，歷官至修内司使。嘗夜行盧溝橋，獲金一囊，坐而待其主以付之，其人請中分，存器笑而遣之。

朱國寶，祖先是徐州人，後來遷到寶坻。父親朱存器，歷任官職至修内司使。曾經夜間經過盧溝橋，撿到一袋黄金，他就坐在那裏等待失主，將原物還給失主，那人要分出一半給他，朱存器付之一笑將他打發走了。

憲宗將攻宋，募兵習水戰，國寶以職官子從軍，隸水軍萬户解誠麾下。己未，世祖以兵攻鄂，國寶攝千户，率鋭卒於中流與宋師鏖戰，凡十七戰，諸軍畢濟。中統二年，授千户，佩銀符。三年，圍李璮於濟南，佩金符，鎮戍東海。從征襄陽，攝四翼鎮撫，督造戰艦，築萬山堡。至元十一年，拔沙洋，隳新城，皆與有力焉。初，師次江上，國寶請於丞相伯顔，願當前鋒，既而奪船二十艘以獻，伯顔壯之。宋據上流，方舟數百，結爲堡柵，伯顔指示曰："復能奪取是乎?"國寶即奮往破柵。既渡江，下鄂、漢。

憲宗準備進攻宋國，招募士兵練習水戰，朱國寶因是職官之子而從軍，隸屬水軍萬户解誠麾下。己未年，世祖領兵攻打鄂州，朱國寶代領千户職，率領精鋭士兵在江水中流同宋軍鏖戰，前後經十七次戰鬥，使各支大軍全部渡過江去。中統二年，被授爲千户，佩銀符。三年，在濟南圍攻李璮，佩金符，鎮守東海。又隨從大軍攻打襄陽，代領四翼鎮撫職務，督造戰艦，修築萬山堡。至元十一年，大軍攻取沙洋，摧毁新城的戰役，他都出了相當大的力。起先，大軍抵達江邊，朱國寶向丞相伯顔請求，願意充當前鋒，之後又俘獲了二十艘敵人的戰艦呈獻給元帥，伯顔贊賞鼓勵了他這種勇猛的行爲。宋軍占據上游，有大戰艦數百艘，相互間聯結成堡壘的樣子，伯顔指着敵人的水寨問他："你還能再奪下這個嗎?"朱國寶就奮勇前往，將敵人水寨攻破。渡

江之後，他率軍攻下鄂、漢。

十二年，進兵臨岳州，與宋兵戰於岳之桃花灘，獲其將高世傑，進昭信校尉、管軍總管。既降湖右，加宣武將軍，統蒙古諸軍，鎮常德府，知安撫司事。時宋諸郡邑多堅守不下，國寶傳檄招諭，逾月悉平，惟辰、沅、靖、鎮遠未下。宋將李信、李發結武岡洞蠻，分據扼寨，國寶擊敗之，其衆退保飛山、新城。思、播蠻來援，國寶復與戰，破之，擒張星、沈舉等三百餘人。進攻新城，獲信、發等，獻俘江陵。行省奏功，賜金虎符。十四年，會諸道兵攻廣西靜江，拔之，進秩管軍萬户，鎮守梧州，領安撫司事。

十二年，他率軍進逼到岳州城下，在岳州桃花灘同宋軍大戰，擒獲宋將高世傑，進階爲昭信校尉、管軍總管。在降服湖右諸處後，又加官爲宣武將軍，統領蒙古諸軍，鎮守常德府，知安撫司事。當時宋國的諸郡縣大多還在堅守，没有被攻下，朱國寶發布檄書招降他們，一個月後，這些郡縣就都被平定了，祇有辰、沅、靖、鎮遠四州還没有攻下。宋將李信、李發聯合武岡的洞蠻，分别築寨堅守，朱國寶將他們打敗，宋軍和洞蠻的殘部退守到飛山、新城。思州、播州的蠻族前來增援他們，朱國寶再次同他們作戰，將他們打敗，生擒了張星、沈舉等三百多人。進軍攻打新城，生擒李信、李發等人，獻俘於江陵。行省爲他上報戰功，朝廷賜給他金虎符。十四年，他同諸路大軍會合攻打廣西靜江，將它攻陷，他被進秩任管軍萬户，鎮守梧州，領安撫司事。

十五年，加懷遠大將軍。初，宋臨安之破也，張世傑挾二王由閩蹈海，衆復滋蔓。時南恩、新州何華、張翼，舉兵興復，軍勢甚盛。國寶選精鋭，擊殺華、翼，擒其黨二人，斬首萬餘級，俘五百餘人、船七百艘，奪其兵器無算，降其將十餘、軍士二百、民三萬餘户。十六年，遷定遠大將軍、海北海南道宣慰使。蜑賊連結鬱林、廉州諸洞，恣行剽掠，國寶悉平之，磔尸高化，以懲反側。任龍光等率所部五千户降。移瓊州，立官程，更弊政，訓兵息民，具有條制。南寧謝有奎負固不服，國寶開示信義，有奎感悟，以其屬來歸。於是黎民降者三千户，蠻洞降者三十所。十八年，破臨高蠻寇五百人，招降居亥、番亳、銅鼓、博吐、桐油等十九洞，遣部將韓旺率兵略大黎、密塘、横山，誅首惡李實，火其巢，生致大鍾、小鍾諸部長十有八人，加鎮國上將軍、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帥。

十五年，加官懷遠大將軍。起初，宋國臨安被攻陷後，張世傑帶着宋的二王從閩地入海，他們的部衆漸漸又發展起來。那時在南恩、新州的何華、張翼再次舉兵，軍勢十分强盛。朱國寶選拔了精鋭的軍隊，進攻并殺死了何華、張翼，生擒了他們的兩個同黨，斬獲叛軍首級一萬多顆，俘虜了五百多人，奪得七百艘戰艦，奪取的其他兵器不計其數，迫降敵人十多名將領，二百名軍士、三萬户百姓。十六年，升任定遠大將軍、海北海南道宣慰使。蜑的强盜連結鬱林、廉州諸洞的力量，肆無忌憚地進行劫掠，朱國寶指揮軍隊將他們全部平定下來，并在高化對敵人俘虜施用了磔刑，以表示將嚴懲反叛。任龍光等人率領本部的五千户投降。移任到瓊州，在那裏他制定了官吏條例，革除了弊政，又訓練士兵，安定百姓，這些事他都制定了相應的條令和制度。南寧的謝有奎依仗險固的防守不肯降服，朱國寶向他表示信義，謝有奎受到感動而覺悟，率領部屬們投降了。由此，黎民投降的有三千户，蠻洞投降的有三十所。十八年，他指揮攻破臨高的蠻族强盜五百人，招降了居亥、番亳、銅鼓、博吐、桐油等十九洞的蠻族，他又派遣部將韓旺

供給占城軍餉，事集而民不擾。二十三年，遷廣南西道宣慰使。二十四年，入覲，帝慰勞之。二十五年，進輔國上將軍、都元帥、参知政事，行尚書省事。以軍事至贛州，得疾，卒于傳舍，年五十九。

子斌，襲職，累官加賜金虎符、海北海南宣慰使都元帥；贇，上副萬户，佩金虎符，鎮福州；次鼎；次鉉。

率領軍隊攻占大黎、密塘、横山，殺死首惡李實，燒了他的巢穴，生擒了大鍾、小鍾諸部的十八名部長，朝廷給他加官鎮國上將軍、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帥。他供給在占城的軍隊軍餉，事情多但百姓却没有受到騷擾。二十三年，升任廣南西道宣慰使。二十四年，入朝覲見皇帝，皇帝慰勞了他的辛勤。二十五年，進階輔國上將軍、都元帥、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因爲有關於軍務的事，他到了贛州，在那裏患了病，死在傳舍中，時年五十九歲。

其子朱斌，襲任父職，累官資被加賜金虎符、海北海南宣慰使都元帥；朱贇，任上副萬户，佩金虎符，鎮守福州；次子朱鼎；三子朱鉉。

## 張立

張立，泰安長清人。初隸嚴實麾下，略江淮有功，署爲百户。歲戊午，憲宗征蜀，徵諸道兵，立從行。次大獲山，宋人阻山爲城，帶江爲池，恃以自固，立統鋭卒，攻陷外堡，奪戰船百餘艘。復從攻釣魚山，有功，賜金帛。中統初，從世祖北征，還，授管軍總把，賜銀符，進侍衛軍鎮撫，换金符，改侍衛軍千户。尋遷左衛親軍副都指揮使，賜金虎符。

十四年春，率步卒千人轉粟赴和林，道出應昌。會酋帥畔换謀不軌，以射士三千踵其後，欲乘間奪其資糧。立覺其有異，急命環車爲栅以備之，賊衆已合，矢如雨下。初，立之發上都也，每車載二板，以備不虞。至是，建板于車，矢不能入，騎卒稍前，即以戈撞之，强弩繼發，賊不得近，相持連日，乃解去。是歲，增置前後衛兵，進明威將軍、後衛親軍都指揮使，賜雙珠虎符，加昭勇大將軍，以老乞退。

張立，泰安長清人。最初隸屬嚴實麾下，攻占江淮土地時立有戰功，被任爲百户。戊午年，憲宗攻取蜀地，徵集諸道軍隊，張立從行出征。大軍進發到大獲山，宋國軍隊依山築城，以江爲護城河，仗恃天險固守，張立統率精鋭軍隊，攻陷了敵人城外堡壘，奪了一百餘艘敵人戰船。又跟隨大軍攻打釣魚山，立有戰功，被賜予金帛。中統初年，隨世祖北征，回來後，被授任管軍總把，賜予銀符，進階侍衛軍鎮撫，换佩金符，改任侍衛軍千户。不久升任左衛親軍副都指揮使，被賜佩金虎符。

至元十四年春季，張立率一千步卒運輸糧食到和林去，從應昌經過。正遇上酋帥畔换圖謀叛亂，派了三千名射手跟隨在張立的隊伍後面，準備乘機奪取運送的糧草物資。張立察覺到他有不軌的企圖，緊急命令部衆將糧車聯結起來做成栅寨，以防備畔换軍隊的突襲，叛軍們會合後，他們開始進攻，射出的箭像雨一樣飛來。最初，張立從上都出發時，每輛車上都裝載了兩塊板，以防備不測。此時，他命令軍士們將板架在車上，敵人的箭不能射入栅寨中，叛軍的騎兵稍向前衝擊，他就讓部下用戈撞擊他們，接着再發射强弩，叛軍因此不能靠近他們，雙方連續相持了幾天，叛軍纔解圍而去。這一年，朝廷增設前後衛

兵，他被晉升爲明威將軍、後衛親軍都指揮使，并被賜予雙珠虎符，加官昭勇大將軍，他因年老請求退休。

子珪襲。珪卒，子伯潛襲。

其子張珪襲任父職。張珪去世後，其子張伯潛襲任職位。

**齊秉節** 齊珪

齊秉節字子度，濱州蒲臺人。父珪，從嚴實攻歸德、廬州，有功，授無棣縣尹，攝征行千户，後兼總管，鎮棗陽。中統三年，李璮以益都叛，徵諸道兵進討，棗陽精鋭盡行，僅留羸卒千餘。珪時攝萬户府事，與宋襄、郢對壘。敵來覘虚實，珪城守周密，以東門外壕狹小可越，命浚之爲備。宋將聶都統、陳總管果率兵萬餘，抵城東門，以板渡壕，壕廣，板不能及，珪率衆力戰，敵退走，城賴以完。事聞，賜金符，真授千户。至元三年，告老，舉秉節自代。

齊秉節字子度，濱州蒲臺人。他父親齊珪跟隨嚴實攻取歸德、廬州，立有戰功，被授任無棣縣尹，代征行千户職務，後來兼任總管，鎮守棗陽。中統三年，李璮擁據益都叛變，朝廷徵集諸道兵馬進軍討伐，棗陽的精鋭軍士全都應徵走了，僅留下些老弱軍士一千餘人。齊珪當時代行萬户府事，領兵同宋國的襄、郢軍隊對峙。敵人來觀察他的虚實，齊珪指揮守城周密，他看到東門外的壕溝狹小，容易跨越，就下令將壕溝疏浚拓寬，以防備敵人來進攻。宋將聶都統、陳總管果然率領着一萬多士兵，抵達城的東門外，架上木板渡壕攻城，壕寬，板子够不着，齊珪率衆奮力拼戰，敵人衹好退走，城賴以保全。事情上報後，朝廷賜予他金符，正式授任千户職。至元三年，他告老請求退休，并推薦齊秉節代替自己。

秉節魁偉沉毅，涉獵書史，稍知兵法，襲父爵，仍鎮棗陽。五年，從伐宋，築新城白河口堡鹿門山，略地郢州大洪山黄仙洞，數著戰功。七年，升上千户，權萬户。十一年，從丞相伯顔至郢，蕩舟由陸入江，攻武磯堡，擒宋將閻都統。十二年，國兵敗宋賈似道、孫虎臣舟師于丁家洲，命秉節屯建康，與宋將趙淮戰于西離山，追至溧陽，自辰及午，宋軍乃退。八月，遷武義將軍。十二月，從定太平、安慶諸郡，與宋將張咨議戰於于崑山，殺之。十四年，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時黄州復叛，令秉節往討，斬余總轄于陣。十七年，授明威將軍。二十三年，移鎮饒州。安仁劇賊蔡福一叛，秉節與有司會兵討之，擒福一，餘黨悉平。二十五年，

齊秉節長得魁梧偉岸，性格深沉剛毅，對書史有所涉獵，略知兵法，他襲任父親的職位，仍在棗陽鎮守。五年，他隨軍征伐宋國，在白河口堡鹿門山修築了新城，率軍攻占土地，直到郢州大洪山黄仙洞，數次獲得戰功。七年，升任上千户，暫領萬户職務。十一年，跟隨丞相伯顔到郢州，他乘船由陸上進入長江，進攻武磯堡，生擒宋將閻都統。十二年，國兵在丁家洲打敗宋賈似道、孫虎臣指揮的水軍，朝廷命令齊秉節屯駐建康，他同宋將趙淮在西離山作戰，追殺宋軍到溧陽，雙方再戰，自辰時到午時，宋軍纔被打退。八月，升任武義將軍。十二月，隨軍平定太平、安慶諸郡，他同宋將張咨議在崑山交戰，并將張咨議殺死。十四年，被授任宣武將軍、管軍總管。那時黄州再度叛變，朝廷命令齊秉節前去征討，在陣前斬叛將余總轄。十七年，被授任明威將軍。二十三年，移鎮到饒州。安仁的大盗蔡福一反叛，齊秉節與有司大舉調兵前往征討，生

升廣威將軍、棗陽萬户府副萬户。二十八年，卒，年六十二。子英襲。

擒蔡福一，其餘的黨羽也全部被平定下來。二十五年，升任廣威將軍、棗陽萬户府副萬户。二十八年，去世，時年六十二歲。其子齊英襲任父職。

## 張萬家奴　札古帶

張萬家奴，父札古帶，事睿宗于潛邸。從破金有功，賜虎符，授河東南北路船橋隨路兵馬都總管萬户。從西征，下興元，圍嘉定，殁于軍。萬家奴數從都元帥大答火魯征討，有功。中統二年，從都元帥紐璘入朝，授以父官。宋兵入成都，從行院阿脱擊破之。至元四年，帥師會立眉、簡二州。從也速答兒攻瀘州，大敗宋軍，殺傷過半，俘四十餘人以歸。

張萬家奴，他父親札古帶，是睿宗王府的舊臣，跟隨睿宗征伐金國立有戰功，被賜予虎符，授任河東南北路船橋隨路兵馬都總管萬户。又隨從睿宗進行西征，攻取興元，圍攻嘉定，後戰死在軍中。萬家奴多次隨從都元帥大答火魯征戰，立有戰功。中統二年，跟隨都元帥紐璘入朝覲見，朝廷把他父親的官職授給他。宋軍攻進成都，他隨行院阿脱將宋軍打敗。至元四年，他率軍會合建立眉、簡二州。跟隨也速答兒攻打瀘州，大敗宋軍，將他們殺傷過半，俘虜了四十多人撤回。

七年，率諸軍城張廣平，與宋人戰，斬首三百餘級，獲都統一人。從攻重慶，破朝陽寨，圍嘉定，柵平康、太和、懷遠諸寨，分兵以守之，且日出師，水陸接戰，功居多。而諸將攻瀘州，往往失利，乃詣闕請自任以攻取之效，許之。遂率舟師百五十艘，自桃竹灘至折魚灘，分守江面，謹風火，嚴號令，約日進攻。先據神臂門，爲梯衝登城，殺二百餘人，斬關而入，遂拔之，加昭勇大將軍。會圍重慶，將其衆斷馬湖江，分兵水陸往來爲游徼，加昭毅大將軍。以所部轉餉成都及下流諸屯，尋遷招討使。與都元帥藥刺海討亦奚不薛蠻，平之，進副都元帥。詔其子孝忠爲船橋萬户。以萬家奴將四川、湖南兵征哈刺章。時雲南惡昌、多興、羅羅諸蠻皆叛，殺掠使者，劫奪人民，州郡莫能制。遂以其兵討之，剿其衆，民爲之立祠。二十年，從征緬，戰死之。

七年，他率諸軍在張廣平築城，同宋軍作戰，斬獲三百餘顆首級，俘獲一名都統。隨從大軍攻打重慶，他攻下朝陽寨，圍攻嘉定，修建平康、太和、懷遠諸柵寨，分兵把守，而且連日出軍，水陸接戰，他立下的戰功最多。而諸將攻打瀘州，常常失利，他就前往皇宮請求准許他前去，并願意對攻戰的結果承擔責任，得到允准。於是他就指揮一百五十艘戰船的水軍，從桃竹灘到折魚灘布署開，分守江面，小心風火，嚴格軍令，約定日期進攻。首先占領神臂門，然後架梯衝鋒登城，殺死二百多名宋軍，破關入城，將城攻陷，被加官爲昭勇大將軍。恰值大軍會攻重慶，他指揮部衆截斷馬湖江，分兵在水陸往來游擊敵人，被加官爲昭毅大將軍。又領所部軍運輸軍餉到成都及長江下游的諸駐屯軍隊處，不久升任招討使。同都元帥藥刺海討伐亦奚不薛的蠻族，將他們平定，晋職副都元帥。朝廷詔命其子張孝忠任船橋萬户。命萬家奴率領四川、湖南的軍隊征伐哈刺章。當時雲南惡昌、多興、羅羅等蠻族都叛變了，他們殺掠朝廷使節，劫奪人民的資産，各處州郡不能制服他們。萬家奴就指揮軍隊征討，剿殺叛變的部衆，當地百姓爲他立祠來感謝他。二十年，他隨大軍征討緬甸，在戰鬥

中被殺。

雲南王命其子保童，將其軍從征，入太公城，有功，襲副都元帥。又從征至甘州山丹，亦戰死。

雲南王命令他的兒子張保童率領他的軍隊從征，攻進太公城，立有戰功，襲任副都元帥。又隨征到甘州山丹，也在戰鬥中死去。

張孝忠

孝忠少從父軍中，好攻戰。至元十九年，從都元帥也速答兒討亦奚不薛蠻，遇其衆于會靈關，追至沙谿，敗之。進攻龍家寨阿那關，克之，遂攻亦奚不薛營，大破之。又以八百人敗阿永蠻於鹿札河，乘勝至打鼓寨，連破之。諸蠻平，以功賜金帛、弓矢、鞍轡，還軍成都。二十二年，從討烏蒙蠻。復擊降大垻都掌、蟻子諸蠻，加明威將軍。二十七年，詔從西征，至沙、瓜諸州，還，賜虎符，僉書四川等處行樞密院事。院罷，以本軍萬户鎮成都，卒。

張孝忠年輕時隨父親在軍中，喜好攻戰。至元十九年，他跟隨都元帥也速答兒討伐亦奚不薛蠻族，在會靈關與敵衆遭遇，他追擊到沙谿，將他們打敗。進攻龍家寨阿那關，將它攻克，然後進攻亦奚不薛的大營，將他們打得大敗。他又率領八百人在鹿札河打敗阿永蠻族，并乘勝進攻到打鼓寨，接連攻破敵人的營寨。諸處蠻族武裝被平定後，他因戰功被賜予金帛、弓箭、鞍轡，率軍撤回到成都。二十二年，隨軍討伐烏蒙的蠻族。又打敗降服了大垻都掌、蟻子等處的蠻族，加號明威將軍。二十七年，朝廷詔令他率軍隨從西征，到沙、瓜諸州後，撤回，被賜予虎符，僉書四川等處行樞密院事。行樞密院罷設後，他以本軍萬户之職領軍鎮守成都，在任上去世。

## 郭昂

郭昂字彦高，彰德林州人。習刀槊，能挽强，稍通經史，尤工於詩。至元二年，上書言事，平章廉希憲材之，授山東統軍司知事，尋改經歷，遷襄陽總軍司，轉沅州安撫司同知，佩金符，招降溪洞八十餘栅。播州張華聚衆容山，昂率兵屠之，山徭、木猫、土獠諸洞盡降。十六年，以諸洞酋入朝，帝賜金綺衣、鞍轡，進安遠大將軍。徇沅州西南界，復新化、安仁二縣，擒劇賊張虎，縱之曰："汝非吾敵，願降即來，不然，吾復擒汝不難也。"明日，虎降，并其衆三千餘人，悉使歸民籍。軍還，衆斂白金以獻，一無所受，行至江陵，衆復從致金而去，昂悉上之行省，宰臣令藏於庫，以示諸將。

郭昂字彦高，彰德林州人，精熟刀槊，能挽强弓，粗通經史，尤其善於寫詩。至元二年，他上書議論事情，平章廉希憲認爲他是個人才，朝廷授任他爲山東統軍司知事，很快便改任經歷，升任襄陽總軍司，轉任沅州安撫司同知，佩金符，他招降了八十餘栅的溪洞蠻族。播州張華在容山聚衆作亂，郭昂率領軍隊將他們殺盡，山瑶、木苗、土僚等洞的蠻族也全都投降了。十六年，他率領諸洞的酋長入朝觀見，皇帝賜給他金綺衣、鞍轡，升爲安遠大將軍。他帶軍隊巡視督察沅州的西南界，恢復了新化、安仁二縣，生擒了大盜張虎，故意釋放了他，説："你不是我的敵手，你如果願意投降就請前來，否則，我再生擒你也不是什麽難事。"第二天，張虎率部衆投降，郭昂將他和他的部衆三千餘人，全部都編入了民籍。回軍之時，衆人湊集了白金獻給他，他一點都没有接受，走到江陵，衆人再次向他獻上白金而後纔離去，郭昂將這些白金全部上繳給了行省，行省的主政大臣命令將這些白金藏入府

二十六年，江西盗起，昂討之，進逼南安明揚、上龍、巖湖、緑村、石門、雁湖、赤水、黑風峒諸蠻，立太平寨而還。會大饑，以賊酋家資分賑之。授萬户，賜金虎符，鎮撫州。未幾，省檄昂赴廣東監造戰船，行至廣東界，遇盗，移檄諭以禍福。廣東素服其威信，及見其檄，即俱降。授廣東宣慰使，卒，年六十一。

庫中，昭示諸將以此爲榜樣。

二十六年，江西出現强盗，郭昂前往征討，進逼南安明揚、上龍、巖湖、緑村、石門、雁湖、赤水、黑風峒諸處的蠻族，建立了太平寨後返回。正值鬧大饑荒，他就將强盗首領的家財分别賑濟飢民。被授任萬户，并賜給金虎符，鎮守撫州。不久，行省發檄書給郭昂，派遣他前往廣東監造戰船，他走到廣東邊界時，遇到了强盗，他向强盗發布了招降的文書，向他們講明禍福利害。廣東人早就畏服他的威信，等他們見到檄書，就立刻全部投降了。朝廷授任他爲廣東宣慰使，在任中去世，時年六十一歲。

子震，杭州路鎮守萬户；惠，僉江西廉訪司事；豫，知寧都州。

其子郭震，是杭州路鎮守萬户；郭惠，僉江西廉訪司事；郭豫，任寧都州知州。

**綦公直**　忙古台

綦公直，益都樂安人，世業農。至元五年，爲益都勸農官。九年，爲沂、莒、膠、密、寧海五州都城池所千户。十年，賜金符，命造征日本戰船于高麗。時宋未下，世祖知其勇，遣使召見，俾與乎不烈拔都等領兵，同行荆南等處招討司事。抵峽州青草灘，霖雨，不進，還屯玉泉山。率兵三千攻安進下寨，破之，殺宋軍百餘人，獲牛馬七百。還至襄陽，樞密院命督造戰艦、運舟。

綦公直，益都樂安人，世代務農。至元五年，任益都勸農官。九年，任沂、莒、膠、密、寧海五州的都城池所千户。十年，被賜金符，奉命在高麗製造用於征伐日本的戰船。當時宋國還没有被征服，世祖知道他很勇敢，派遣使節召見他，讓他同乎不烈拔都等率軍，共同辦理荆南等處招討司事務。他們進軍到峽州青草灘時，遇上連綿大雨，不能前進，於是回軍屯駐在玉泉山。他帶三千兵馬進攻安進下寨，將它攻陷，殺死一百多名宋軍，繳獲七百牛馬。回軍到襄陽，樞密院命令他督造戰艦和運輸船隻。

襄陽既下，奉旨領鄧州、光化、唐州漢軍，及郢、復熟券軍九千二百人，從諸軍南伐。十二年冬，至隆興。宋軍突出城門逆戰，公直敗之，追抵城下，遂逾壕拔木，焚其樓櫓，斬首萬餘級，生擒七百人，隆興降。由是南安、吉、贛皆望風款附，平堡柵六百餘所。公直又令第三子忙古台攻梅關，破淮德山寨，入廣東，至南海，皆下之。詔授公直武毅將軍、管軍上千户；召入，加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户，佩金虎符，領侍衛親軍。時伯延伯答罕、禿忽魯叛于西夏，命公

襄陽被攻下後，他奉聖旨統領鄧州、光化、唐州的漢軍，以及郢、復等地的熟券軍九千二百人，隨從諸路大軍南伐。十二年冬季，到達隆興。宋軍衝出城門迎戰，綦公直把他們打敗，追殺到城下，然後跨越城壕，拔除障木，焚燒了敵樓和船隻，共斬獲敵人首級萬餘顆，生擒七百人，隆興軍民投降。從此南安、吉、贛等處都先後望風而降，平定堡柵六百餘所。綦公直又命令他的第三個兒子忙古台攻打梅關，攻下淮德山寨，進入廣東，一直到南海，全部攻下。朝廷詔令授任綦公直爲武毅將軍、管軍上千户；召他入朝，加官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户，佩金虎符，領侍衛親軍。當時伯延伯答罕、禿忽魯在西夏叛

直率軍討平之。

十八年五月，升輔國上將軍、都元帥、宣慰使，鎮別十八里。初，帝詔以長子泰襲萬户；公直自陳，父年老，乞以泰爲樂安縣尹，就養其父，制可，仍終身勿徙他職。至是，乃以忙古台襲萬户，佩金虎符，從之鎮。公直陛辭，曰："臣父喪五年，願葬以行。"帝許之。至家，葬事畢，遂計樂安税課及貧民逋負，悉以賜金代輸之，乃行。二十三年，諸王海都叛，侵別十八里，公直從丞相伯顔進戰於洪水山，敗之，追擊浸遠，援兵不至，第五子瑗力戰而死，公直與妻及忙古台俱陷焉。

亂，朝廷命令綦公直率軍討伐并將其平定。

十八年五月，他升任輔國上將軍、都元帥、宣慰使，鎮守別十八里。起先，皇帝詔命以其長子綦泰襲任萬户之職。綦公直上書陳述説父親年事已高，乞請讓綦泰任樂安縣尹，就近奉養他的父親，朝廷降旨允准他的請求，并令綦泰可以終身不改任其他官職。到現在，朝廷就讓忙古台襲任了萬户職，佩金虎符，跟隨父親鎮戍別十八里。綦公直在殿上辭別皇帝時説："臣下的父親已去世五年了，希望能允許我安葬了他以後再前往鎮戍地。"皇帝答應了他。他回到家中，處理完葬事後，就對樂安的賦税和貧民們拖欠的税進行了統計，用他得到的賜金全部都交納和償還了，然後纔動身前往戍所。二十三年，諸王海都反叛，進犯別十八里，綦公直跟隨丞相伯顔作戰，前進到洪水山，將敵人打敗，他指揮軍隊追殺到很遠的地方，後援的軍隊没有趕到，他的第五個兒子綦瑗奮力作戰，在戰鬥中被殺，綦公直與他的妻子及忙古台也全都被敵人俘獲。

二十四年，忙古台奔還，授定遠大將軍、中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改湖州炮手軍匠萬户。討衢州山賊，有功，加昭勇大將軍。泰後終於知寧海州。

二十四年，忙古台逃回，朝廷授任他定遠大將軍、中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又改任湖州炮手軍匠萬户。他領兵討伐衢州的山中强盗，獲得戰功，被加官昭勇大將軍。綦泰後來死在寧海州知州任上。

### 楊賽因不花　楊邦憲

楊賽因不花，初名漢英，字熙載，賽因不花，賜名也。其先，太原人。唐季，南詔陷播州，有楊端者，以應募起，竟復播州，遂使領之。五代以來，世襲其職。五傳至昭，無子，以族子貴遷嗣。又八傳至粲，粲生价，价生文，文生邦憲，皆仕宋，爲播州安撫使。至元十三年，宋亡，世祖詔諭之，邦憲奉版籍内附，授龍虎衛上將軍、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播州安撫使，卒，年四十三，贈推忠效順功臣、平章政事，追封播國公，謚惠敏。漢英，邦憲子也，生五歲而父卒。二十二年，母田

楊賽因不花，初名漢英，字熙載，賽因不花是皇帝賜給他的名字。他的祖先是太原人。唐代末年，南詔攻陷播州，有一個叫楊端的人，響應招募從軍，最後是他將播州收復了，他因此就被任命爲那裏的長官。五代以來，他家世襲這一職位。傳到第五代楊昭，没有兒子，就以族子楊貴遷繼嗣。又傳八代到楊粲，楊粲生了楊价，楊价生了楊文，楊文生了楊邦憲，他們都在宋國做官，任播州安撫使。至元十三年，宋國滅亡，世祖下詔曉諭他們，楊邦憲獻上地圖投降，被授任龍虎衛上將軍、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播州安撫使，他在任中去世，時年四十三歲，朝廷追贈他爲推忠效順功臣、平章政事，追封爲播國公，謚惠敏。楊漢英是楊邦憲的兒子，出生後

氏攜至上京，見世祖於大安閣。帝呼至御榻前，熟視其眸子，撫其頂者久之，乃諭宰臣曰："楊氏母子孤寡，萬里來庭，朕甚憫之。"遂命襲父職，錫金虎符，因賜名賽因不花。及陛辭，詔中書錫宴，賜金幣綵繒，賚其從者有差。二十五年，再入覲，時年十二，帝見其應對明敏，稱善者三。復因宰臣奏安邊事，帝益嘉之。是年，改安撫司爲宣撫司，授宣撫使，尋升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五歲時父親去世。二十二年，母親田氏帶他到上京，在大安閣朝見了世祖。皇帝把他叫到御榻前，細看他的眼睛，又長時間撫摸他的頭，然後告訴執政大臣說："楊氏孤兒寡母，萬里迢迢前來朝見，我很憐憫他們。"於是讓他襲任父職，并賜給金虎符，還賜給他賽因不花的名字。到了辭别皇帝的時候，皇帝又詔令中書省設宴爲之送行，賜給他金幣綵繒，又分别對他的隨從給予了數目不等的賞賜。二十五年，他再次入朝觀見皇帝，那時他十二歲，皇帝見他應答得明白敏捷，再三地稱贊誇獎他。他又通過執政大臣上奏安撫邊地的事宜，皇帝對他更加贊賞誇獎。這一年，朝廷改安撫司爲宣撫司，授任他爲宣撫使，很快就升任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成宗即位，賽因不花兩入見，贈謚二代。大德五年，宋隆濟及折節等叛，詔湖廣行省平章劉二拔都、指揮使也先忽都魯，率兵偕賽因不花討之。六年秋九月，師出播境，連與賊遇，破之。前駐蹉泥，賊騎猝至，賽因不花奮擊先進，大軍繼之，賊遂潰，乘勝逐北，殺獲不可勝計。遂降阿苴，下笮籠，望塵送款者相繼。七年正月，進屯暮窩，賊衆復合，又與戰于墨特川，大破之。折節懼，乞降，斬之，又擒斬隆濟等，西南夷悉平。八年，賽因不花復入見，進資德大夫。至大四年，加勛上護軍，詔許世襲。播南盧崩蠻内侵，詔賽因不花暨恩州宣慰使田茂忠，率兵討之，以疾卒於軍，年四十。贈推誠秉義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播國公，謚忠宣。子嘉貞嗣。

成宗即位後，賽因不花兩次入京觀見，皇帝給予他贈謚父祖兩代的榮耀。大德五年，宋隆濟及折節等人叛亂，朝廷詔令湖廣行省平章劉二拔都、指揮使也先忽都魯率兵偕同賽因不花一起前去平叛。六年秋季九月，大軍開出播州境，連續同敵人相遇作戰，他們均將敵人打敗。前進駐軍蹉泥，敵人的騎兵突然衝來，賽因不花勇猛攻擊率先前進，大軍緊隨其後，敵人終於潰敗逃走，乘勝追殺敗軍，殺死的敵人和奪獲的戰利品不計其數。於是迫使阿苴投降，攻陷笮籠，望風而降服的人接連不斷。七年正月，大軍進駐暮窩，敵人再度聚集起來，他們又同敵人在墨特川交戰，將敵人打得大敗。折節感到畏懼，乞求投降，賽因不花等將他處死了，又擒獲宋隆濟等人將其斬首，西南夷全部被平定。八年，賽因不花又入朝觀見，加官階資德大夫。至大四年，加勛爲上護軍，詔令他可以世襲此勛。播州以南的盧崩蠻向内地進攻，朝廷詔命賽因不花同恩州宣慰使田茂忠率軍征討，賽因不花患病死於軍中，時年四十歲。朝廷追贈他爲推誠秉義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爲播國公，謚號稱忠宣。其子楊嘉貞承嗣。

## 鮮卑仲吉　鮮卑準　鮮卑誠

鮮卑仲吉，中山人。歲乙亥，國兵定中原，仲吉首率平灤路軍民詣軍

鮮卑仲吉，中山人。乙亥年，國兵平定中原，鮮卑仲吉首先率領平灤路軍民到軍門前投

門降，太祖命爲灤州節度使。從阿术魯南征，充右副元帥，攻取信安、關州諸城，以功賜虎符，授河北等路漢軍兵馬都元帥。歲壬辰，平蔡有功，加金吾衛上將軍、興平路都元帥、右監軍、永安軍節度使，兼灤州管内觀察使、提舉常平倉事、開國侯，尋卒。

降，太祖任命他爲灤州節度使。跟隨阿术魯進行南征，充任右副元帥，攻取了信安、關州諸城，因戰功被賜予虎符，授任爲河北等路漢軍兵馬都元帥。壬辰年，參加平定蔡州立有戰功，被加官金吾衛上將軍、興平路都元帥、右監軍、永安軍節度使，兼灤州管内觀察使、提舉常平倉事、開國侯，不久他就去世了。

子準，充管軍千户，從札剌台火兒赤東征高麗。中統元年，賜金符，扈駕征阿里不哥，以功受上賞。三年，從征李璮。至元十年，授侍衛親軍千户、昭武大將軍、大都屯田萬户，佩虎符，卒。

他的兒子鮮卑準，充任管軍千户，隨札剌台火兒赤東征高麗。中統元年，被賜予金符，跟隨皇帝出征阿里不哥，因功受到上等賞賜。三年，隨軍征討李璮。至元十年，被朝廷授任侍衛親軍千户、昭武大將軍、大都屯田萬户，佩虎符，在任中去世。

子誠襲，授宣武將軍、高郵上萬户府副萬户，佩虎符，改授懷遠大將軍、僉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領兵征爪哇，攻八百媳婦國，使廣東，克勤于役，尋以疾卒。子忽篤土襲。

其子鮮卑誠襲任，朝廷授他爲宣武將軍、高郵上萬户府副萬户，佩虎符，又改授爲懷遠大將軍、僉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率領軍隊征伐爪哇，攻打八百媳婦國，出使廣東，他都能勤於職守，不久因病去世。其子忽篤土襲職。

## 完顔石柱　完顔拿住

完顔石柱，祖德住，仕金爲管軍千户。父拿住，歸太祖，從征西域、河西，又從太宗攻下鳳翔、同州，有功，賜號八都兒，佩銀符，爲同州管民達魯花赤，改賜金符，兼征行千户，總管八都軍。憲宗以拿住年老，命石柱襲其職。

完顔石柱，其祖父完顔德住在金做官，任管軍千户。他的父親完顔拿住，歸附太祖，跟隨出征西域、河西，又隨從太宗攻陷鳳翔、同州，立有戰功，被賜予八都兒稱號，佩銀符，任同州管民達魯花赤，後又改賜給金符，兼任征行千户，總管八都軍。憲宗因拿住年紀已大，命令由完顔石柱襲任其職。

己未，石柱從世祖征合剌章還，都元帥紐璘攻馬湖江，石柱奪浮橋，與宋兵戰，有功，賞白金七百五十兩。軍隆化縣，與宋兵戰，大敗之。中統二年，授征行萬户，佩金符。三年，從都元帥帖哥攻嘉定，有功，改賜金虎符。至元四年，敗宋兵于九頂山，生獲四十餘人。五年，攻瀘州之水寨，擊五獲寨，渡馬湖江，迎擊宋兵，敗之。從行省也速帶兒攻建都，建都降，從攻嘉定，復瀘州，取重慶，石柱之功居多。十四年，遷昭勇

己未年，完顔石柱跟隨世祖征討合剌章回來後，都元帥紐璘攻打馬湖江，完顔石柱奪取了浮橋，同宋兵作戰，立下戰功，被賞予七百五十兩白金。軍抵隆化縣，同宋軍交戰，大敗宋軍。中統二年，被朝廷授任征行萬户，佩金符。三年，隨都元帥帖哥攻打嘉定，立有戰功，朝廷改賜他金虎符。至元四年，在九頂山打敗宋軍，生擒四十多人。五年，他指揮軍隊攻打瀘州的水寨，又攻擊五獲寨，渡馬湖江，迎擊宋軍，將他們打敗。隨行省長官也速帶兒進攻建都，建都投降，又隨從攻打嘉定，收復瀘州，奪取重慶，作戰中以完顔石柱取得的戰功居多。十四年，升任昭勇

大將軍。十六年，授四川東道宣慰使。十七年，改鎮國上將軍、四川西道宣慰使，總管隨路八都萬户。二十年，拜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卒。弟真童襲爲隨路八都萬户。

大將軍。十六年，被朝廷授任爲四川東道宣慰使。十七年，改任鎮國上將軍、四川西道宣慰使，總管隨路八都萬户。二十年，被拜任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在任上去世。他的弟弟完顏真童襲任隨路八都萬户。

# 元史卷一百六十六

## 列傳第五十三

### 王綧

王綧，高麗王瞮之猶子也，美容儀，慷慨有志略，善騎射，讀書通大義，以質子入朝。

王綧，是高麗王瞮的侄子，容貌俊美，儀態瀟灑，性格慷慨而有志氣謀略，善於騎射，讀書能知大義，他作爲質子來到朝中。

歲癸丑，高麗權臣高令公叛，憲宗命耶虎大王東征，綧奉旨爲使講和，仍鎮守其地，時高麗人户新附者，就命綧總之。中統元年，授金符總管，升佩虎符，兼領軍民。三年，率兵征濟南李璮。至元七年，高麗臣林衍叛，世祖遣頭輦哥國王討之，綧簽領部民一千三百户，與國王同行。是年十一月，以疾辭還，家居。二十年九月，卒，壽六十一。子三人。

癸丑年，高麗的權臣高令公叛變，憲宗命令耶虎大王東征，王綧奉皇帝旨意作爲使節前去講和，并鎮守在那裏，當時新降附的高麗人户，就由王綧總領他們。中統元年，朝廷授任他爲金符總管，後又升職佩用虎符，兼理軍民事務。三年，率軍征討濟南李璮。至元七年，高麗大臣林衍叛亂，世祖派頭輦哥國王前去討伐，王綧選領一千三百户部衆與國王一同前往。這一年十一月，他因病辭職，在家中居住。二十年九月，去世，年壽六十一歲。有三個兒子。

### 阿剌怙木兒

阿剌怙木兒襲職，授虎符，總管高麗人户。至元八年，將兵討叛賊金通精，賊敗走躭羅。十一年，進昭勇大將軍，從都元帥忽都征日本國，預有戰功。十五年，加鎮國上將軍、安撫使、高麗軍民總管，尋升輔國上將軍、東征左副都元帥。十八年，復征日本，遇風濤，遂没于軍。

阿剌怙木兒襲任其職，被授予虎符，總管高麗人户。至元八年，他率兵征討叛變的金通精，金通精被打敗後逃到躭羅。十一年，晋階爲昭勇大將軍，跟隨都元帥忽都征伐日本國，先立有戰功。十五年，加官爲鎮國上將軍、安撫使、高麗軍民總管，不久升爲輔國上將軍、東征左副都元帥。十八年，再度參加征伐日本的戰爭，遇到風浪，死於軍中。

闊闊帖木兒，入侍武宗潛邸，積勞授太中大夫、管民總管。

闊闊帖木兒，在武宗王府中侍役，積功授任太中大夫、管民總管。

### 兀愛

兀愛襲兄阿剌帖木兒職，佩金虎符，授安遠大將軍、安撫使、高麗軍民總管、東征左副都元帥。二十四

兀愛襲任其兄阿剌帖木兒職位，佩金虎符，朝廷授任他爲安遠大將軍、安撫使、高麗軍民總管、東征左副都元帥。二十四年，乃顔反叛，他

年，乃顔叛，力戰屢捷。復從月魯兒那演討塔不歹、朵歡大王于蒙可山、那江，統兵五千餘衆，與八剌哈赤脱歡相拒，絶流戰黑龍江，箭中右臂，忍傷復戰，敵大敗。二十五年，征哈丹秃魯干，隸平章闊里帖木兒麾下，論功居多。冬十二月，賊軍古都秃魯干次於斡秃魯塞，平章率兀愛討降之。明年，加授昭武大將軍、遼陽等處行中書省事。又明年，哈丹等入寇高麗國境，遣兀愛鎮守，仍修城壁，嚴卒伍，軍威大振，賊遂潛遁。九月，哈丹秃魯干復寇纏春，兀愛引兵擊却之。二十八年，入覲世祖于内殿，嘉其戰功，賜尚方玉帶及銀酒器。二十九年，改東征左副都元帥府，立總管高麗女直漢軍萬户府，乃授兀愛三珠虎符，升鎮國上將軍，總管高麗女直漢軍萬户府，兼瀋陽安撫使、高麗軍民總管。

率軍奮力拼戰，多次取得勝利。又跟隨月魯兒那演在蒙可山、那江征討塔不歹、朵歡大王，他率領五千餘部衆與八剌哈赤脱歡對峙，他渡過黑龍江作戰，戰鬥中被箭射中右臂，他忍着傷痛再度投入戰鬥，敵人被打得大敗。二十五年，他隸屬於闊里帖木兒麾下參加征討哈丹秃魯干的戰争，戰後論功，以他居多。冬季十二月，敵方古都秃魯干的軍隊到達斡秃魯塞，平章率領兀愛將他們平定招降。第二年，朝廷加授他爲昭武大將軍、遼陽等處行中書省事。第三年，哈丹等人進犯高麗國境，朝廷派兀愛在那裏鎮守，他指揮兵士修築城墻，軍隊紀律嚴明，軍威大振，敵人因此而悄悄撤走。九月，哈丹秃魯干再次進犯纏春，兀愛帶兵將他們打退。二十八年，他入朝在内殿覲見了世祖，世祖嘉奬了他的戰功，賜給他尚方玉帶和銀酒器。二十九年，朝廷改設東征左副都元帥府，設立了總管高麗女真漢軍萬户府，於是授予兀愛三珠虎符，升任鎮國上將軍，總管高麗女真漢軍萬户府，兼任瀋陽安撫使、高麗軍民總管。

## 隋世昌 隋寶

隋世昌，其先登州棲霞人。父寶，徙居萊陽，金末隸軍伍，主帥奇其貌，以爲管軍謀克，俄授懷遠大將軍、管軍都總領，鎮行村海口。太宗下山東，寶遂來歸，授萊陽令，歷萊州節度判官，終高密令。世昌其第四子也，涉獵書史，善騎射，身長八尺，鍛渾鐵爲槍，重四十餘斤，能左右擊刺。歲癸丑，選充隊長。宋兵來攻海州，世昌戰却之。壬戌，克東海，世昌先登，升馬軍隊官。己未，攻漣水城，世昌樹雲梯攀緣而上，身被數槍，衆從之，遂克其城，升馬軍千户。

隋世昌，其祖先是登州棲霞人。他父親隋寶遷徙定居在萊陽，金國末年，入軍籍，軍隊主帥對他的相貌感到驚奇，讓他任管軍謀克，不久就授任他爲懷遠大將軍、管軍都總領，鎮守行村海口。太宗攻下山東，隋寶就前來投降，被任爲萊陽令，歷任萊州節度判官，死於高密令任上。隋世昌是他的第四個兒子，瀏覽過許多文史典籍，善於騎射，身高八尺，他所使用的槍由渾鐵鍛成，重量達四十餘斤，他能使用它左右突擊衝刺。癸丑年，他被選任隊長。宋兵來攻打海州，隋世昌將他們打退。壬戌年，攻克東海時，隋世昌首先登城，被升爲馬軍隊官。己未年，攻打漣水城，隋世昌架立雲梯攀上城，身上被槍刺傷多處，士兵們跟隨他攀上城，於是攻克了該城，他升任馬軍千户。

中統元年，宋將夏貴軍淮南新城，世昌夜乘艨艟抵城下，宋兵出戰，斬首數百級，刺殺其守將二人。

中統元年，宋將夏貴屯軍在淮南新城，隋世昌率軍夜間乘戰艦直抵城下，宋軍出來迎戰，隋世昌等斬獲敵人首級數百，還刺死兩名敵軍守

未幾，漣水復叛歸宋，世昌軍于東馬寨城外，宋兵來攻，世昌擊走之。三年，改步軍千户，還鎮行村海口。至元元年，朝議分揀正軍奥魯，授萊陽縣諸軍奥魯長官。

六年，伐宋。七年，以世昌爲淄萊萬户府副都鎮撫，守萬山堡，建言修一字城以圍襄、樊，升管軍千户。九年，敗宋兵于鹿門山。元帥劉整築新門，使世昌總其役，樊城出兵來争，且拒且築，不終夜而就。整授軍二百，令世昌立炮簾於樊城欄馬墻外，夜大雪，城中矢石如雨，軍校多死傷，達旦而炮簾立。宋人列艦江上，世昌乘風縱火，燒其船百餘。樊城出兵鏖戰欄馬墻下，世昌流血滿甲，勇氣愈壯，而樊城竟破，襄陽亦下，遷武略將軍。引兵由黄涴堡入漢江，破沙洋。攻新城，世昌坎其城而先登，中數矢，傷臂，兜鍪皆裂，昏眩墜地，少蘇復進，遂下新城。明日丞相伯顔視所坎城，高一丈五尺餘，論功爲上。從諸軍渡江，抵南岸，宋兵聯舟來拒，世昌舍舟師，率蒙古哈必赤軍步戰，斬其將一人，宋師潰，世昌追之，復與戰，大敗之。

十二年，從戰于丁家洲，以功升管軍千户，佩金符。十三年，圍揚州，世昌絶其糧道，兼搜湖泊，宋兵聞鐵槍名，不敢近。揚州平，充四城兵馬使，從平章阿术入見，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十四年，戍揚州，擊野人原、司空山等七寨，皆下之，進安撫使，佩金虎符，鎮澉浦。十七年，拜定遠大將軍、管軍萬户，尋以獲海賊功進階安遠大將軍。二十三

將。不久，漣水城又叛降宋國，隋世昌屯軍在東馬寨城外，宋軍前來攻打，隋世昌將他們擊退。三年，改任步軍千户，回軍鎮守行村海口。至元元年，朝議決定分别情况揀選正軍奥魯，他被授任萊陽縣諸軍奥魯長官。

六年，大軍伐宋。七年，朝廷任命隋世昌爲淄萊萬户府副都鎮撫，駐守萬山堡，他提出建議，修築一字城來圍困襄陽、樊城，升任管軍千户。九年，他在鹿門山打敗宋軍。元帥劉整修築新門，讓隋世昌負責這件事，樊城的守將派兵出來争奪，他率軍一邊防禦一邊修築，不到一夜的時間就完成了這件事。劉整撥給他二百名軍士，讓他在樊城欄馬墻外設立炮簾，當夜天降大雪，城中射下的箭和石像雨一樣紛紛落下，軍校們多有死傷，到早晨時炮簾被立起來。宋軍在江上排列戰艦拒戰，隋世昌帶人乘着風勢放火燒艦，燒毁敵軍戰艦一百餘艘。宋軍自樊城衝出同元軍在欄馬墻下鏖戰，隋世昌血流滿甲，而勇氣更壯，樊城終於被攻破，襄陽也隨即被攻下。他升任武略將軍。率軍從黄涴堡進入漢江，攻破沙洋。進攻新城時，隋世昌在城墻上鑿出洞穴，率先登城，中了好幾箭，臂膊受傷，頭盔都被打裂了，他昏暈墜地，稍微蘇醒，就又衝上前去作戰，終於攻下了新城。第二天丞相伯顔去察看他鑿洞的城墻，高一丈五尺多，論戰功，他列爲上等。隨從諸軍渡江，抵達南岸時，宋軍將戰船聯合起來抵抗，隋世昌離開水軍，率領蒙古哈必赤軍進行步戰，斬殺一名宋將，宋軍潰敗，隋世昌率軍追殺他們，再度同宋軍交戰，將他們打得大敗。

十二年，他隨從大軍在丁家洲作戰，因戰功升任管軍千户，佩金符。十三年，大軍圍攻揚州，隋世昌領軍切斷了敵人運糧之路，又搜索湖泊上的敵軍，宋兵一聽到“鐵槍”的名聲，就不敢靠近。揚州被平定後，他任四城兵馬使，跟隨平章阿术覲見皇帝，被授任宣武將軍、管軍總管。十四年，戍守揚州，襲擊野人原、司空山等七處山寨，把它們全部攻下來，升任安撫使，佩金虎符，鎮守澉浦。十七年，朝廷任他爲定遠大將軍、管軍萬户，不久就因他抓獲海賊的功勞晉

年，改沂郯上副萬户。

世昌前後數百戰，體皆金瘡，竟以是疾卒，年六十一，封定海郡侯，謚忠勇。子國英嗣。

階安遠大將軍。二十三年，改任沂郯上副萬户。

隋世昌前後身經數百次戰鬥，身上全是戰傷，最終因此而去世，享年六十一歲，追封爲定海郡侯，謚號稱忠勇。他兒子隋國英嗣任侯爵。

**羅璧**

羅璧字仲玉，鎮江人。父大義，爲宋將。璧年十三而孤，長從朱禩孫入蜀，累官武翼大夫、利州西路馬步軍副總管。禩孫移荆湖，璧從之，至江陵。右丞阿里海牙領軍下江陵，璧從禩孫降，授宣武將軍、管軍千户，隸丞相阿术麾下。招收淮軍，討歙寇有功，領本州安撫事。至元十五年，從元帥張弘範定廣南，賜金符，升明威將軍、管軍總管，鎮金山。居四年，海盜屏絶。徙鎮上海，督造海舟六十艘，兩月而畢。

至元十二年，始運江南糧，而河運弗便。十九年，用丞相伯顔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户三，而以璧與朱清、張瑄爲之。乃首部漕舟，由海洋抵楊村，不數十日入京師，賜金虎符，進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户，兼管海道運糧。二十四年，乃顔叛，璧復以漕舟至遼陽，浮海抵錦州小凌河，至廣寧十寨，諸軍賴以濟，加昭勇大將軍。二十五年，督漕至直沽倉，潞河决，水溢，幾及倉，璧樹栅，率所部畚土築堤捍之。升昭毅大將軍、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請兩淮荒閑之田給貧民耕墾，三年而後量收其入，從之。歲得粟數十萬斛，升鎮國上將軍、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帥。

羅璧字仲玉，鎮江人。他的父親羅大義是宋國將軍。羅璧十三歲時父親去世，他長大後隨朱禩孫到蜀地，累官爲武翼大夫、利州西路馬步軍副總管。朱禩孫移任荆湖，羅璧也隨從他前往，來到江陵。右丞阿里海牙率軍攻取江陵，羅璧隨朱禩孫投降，被授任宣武將軍、管軍千户，隸屬丞相阿术麾下。由於招收淮軍、征討歙地匪寇有功，兼理本州安撫事務。至元十五年，他隨元帥張弘範平定廣南，被賜予金符，升任明威將軍、管軍總管，鎮守金山。他在那裹四年，海盜絶迹。後轉鎮上海，督造六十艘航海船，兩個月就完工了。

至元十二年，朝廷纔開始將江南的糧米北運，但河運并不很便利。十九年，朝廷采納了丞相伯顔的建議，開始實行海道漕運，到直沽後運往京城，設立了三個運糧萬户，分別由羅璧、朱清和張瑄擔任。羅璧就首先部署了漕船，由海上抵達楊村，不到幾十天的時間，漕糧就被送到京師，他被賜予金虎符，進階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户，兼管海道運糧事務。二十四年，乃顔叛變，羅璧又指揮漕運船隻到達遼陽，渡海抵達錦州小凌河，再運到廣寧十寨，各路大軍的補給賴以得到接濟，朝廷給他加號昭勇大將軍。二十五年，他督運漕糧到直沽倉，正遇上潞河决口，大水漫出河岸，幾乎漫至糧倉，羅璧指揮竪起栅墻，率領本部軍士取土築堤阻止大水冲倉。升任昭毅大將軍、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他請求將兩淮的荒閑土地分給貧民耕墾，三年以後酌取賦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此後，從這些田地上每年可收取到粟米數十萬斛，他被升爲鎮國上將軍、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帥。

大德三年，除饒州路總管，改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山海獠夷不沾王化，負固反側，乃誘致諸洞蠻夷酋

大德三年，任饒州路總管，改任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那裹山中海上的僚夷尚未被馴服，他們倚仗險固叛順無常，羅璧設計引誘各洞的酋長

長，假以官位，曉以禍福，由是咸率衆以歸。除都水監，改正奉大夫。通州復多水患，鑿二渠以分水勢；又浚阜通河而廣之，歲增漕六十餘萬石。奉命括兩淮屯田，得疾，歸鎮江而卒，年六十六。子坤載。

前來，給予他們官位，向他們講明利害關係，於是那些酋長們就都率領着部衆投順過來了。他被任爲都水監，改爲正奉大夫。通州地方常鬧水災，他開鑿了兩條水渠，用以將多餘的水分出去；又疏通了阜通河，加寬了它的河面，每年由此可增加漕運糧米六十餘萬石。他奉命前去兩淮閱視校核那裏的屯田情況，患病，回到鎮江後死去，享年六十六歲。其子名羅坤載。

### 劉恩

劉恩字仁甫，洺之洺水人，後徙威州。父辛，歸國，署貝州長。恩幼知讀書，勇而有謀，以材武隸軍籍，累功爲百户，俄遷管軍總管，佩銀符，太傅府經歷。從入蜀，數有戰功。宋劉整將兵守瀘州，中統三年都元帥紐璘遣恩諭整降，以功易賜金符。至元三年，宋將以戰船五百艘，載甲士三萬人，夾江上游，先以一萬人據雲頂山，欲取漢州。恩率千人渡江與戰，殺其將二人、士卒三千餘人，溺死者不可勝計，授成都路管軍副萬户。六年，從平章賽典赤攻嘉定，過九頂山，與宋軍遇，生擒其部將十八人，械送京師，賞賚甚厚。

劉恩字仁甫，洺州洺水人，後遷居威州。他父親是劉辛，歸國後，代理貝州長官。劉恩小時就知道讀書，勇敢而有智謀，他因有智慧又勇敢被選隸軍籍，累軍功任百户，不久就升轉爲管軍總管，佩銀符，太傅府經歷。隨從大軍入蜀，多次立下戰功。宋將劉整率軍守衛瀘州，中統三年時都元帥紐璘派他去勸解劉整，終於使劉整率部投降，他也因有功被改賜金符。至元三年，宋將率領戰船五百艘，載甲士三萬人，從上游夾江而下，他們先派出一萬人占據了雲頂山，準備奪取漢州。劉恩帶領一千名軍士渡過大江同宋軍交戰，殺死兩名宋將、三千多名士兵，宋軍被淹死的不計其數，他被授任成都路管軍副萬户。六年，他隨平章賽典赤攻打嘉定，途經九頂山，與宋軍相遇，生擒敵人十八名部將，將他們押解到了京師，他得的賞賜很豐厚。

九年，從皇子西平王、行省也速帶兒征建都，恩將游兵爲先鋒。師次其地，一日三戰皆捷。建都兵夜來犯圍，恩禦之，死者千餘人。時師久駐，食且盡，恩畫策招諭沿江諸蠻，得糧三萬石、牛羊二萬頭，士氣益振。建都因山爲城，山有七巔，恩奪其五，斷其汲道。建都窮蹙，乃降。入朝，升管軍萬户，戍眉州。十二年，昝萬壽以嘉定降，恩移戍嘉定。安西王遣使召恩至六盤山，問曰："江南已平，四川未下奈何？"恩曰："若以重臣之不徇私者奉詔督責之，則半年可下矣。"王即遣恩與府僚术

九年，他隨皇子西平王、行省也速帶兒征討建都，劉恩率流動部隊做先鋒。大軍抵達該地，他一天中連續三次作戰，都取得了勝利。建都的兵乘着夜色來攻打警戒的軍隊，劉恩指揮兵士抵抗，殺敵一千餘人。當時大軍屯駐了很長時間，軍糧即將用盡，劉恩設下計策招降了沿江的諸蠻族部落，取得三萬石糧食和兩萬頭牛羊，更加振奮士氣。建都是依山修築的城，山有七座峰，劉恩奪取了其中的五座，切斷了建都的水道，建都守軍陷入絶境，終於投降了。他入朝覲見，升任管軍萬户，戍守眉州。十二年，昝萬壽率嘉定軍民投降，劉恩轉移到嘉定戍守。安西王派使節來召劉恩到六盤山，問他："江南已經平定了，但四川還未被攻下，應該怎麼辦？"劉恩説："如果

兒赤乘傳以聞，帝以爲然，命丞相不花等行樞密院於西川，授恩同僉院事。十五年，重慶降，守將張萬走夔府，以兵固守，不花遣恩招之，萬以城降。旬月之間，得其大小州邑六十四。

派遣不徇私情的重要大臣前去奉詔督戰，那麽半年内就可以攻下來了。"安西王就派劉恩同府僚术兒赤乘驛傳將此策上報，皇帝認爲劉恩講得很對，於是下令讓丞相不花等人在西川設立行樞密院，劉恩被授任爲同僉院事。十五年，重慶投降，守將張萬逃到夔府，指揮殘部固守，不花派劉恩招降他，張萬率全城軍民投降。旬月之間，四川的大小州縣共六十四個就都被征服了。

十六年，入朝，賞賚有加，授四川西道宣慰使，改副都元帥。率蒙古、漢軍萬人征斡端，進都元帥，宣慰使如故，賜宿烈孫皮衣一、錦衣一，及弓刀諸物。師次甘州，奉詔留屯田，得粟二萬餘石。十八年，命恩進兵斡端，海都將玉論亦撒率兵萬人迎戰，游騎先至，恩設伏以待，大敗之。海都又遣八把率衆三萬來侵，恩以衆寡不敵，戢師而還。二十二年，僉行樞密院事，卒。子德禄，襲成都管軍萬户。

十六年，劉恩入朝覲見，皇帝對他的賜予更爲豐厚，授任他爲四川西道宣慰使，改任副都元帥。他率蒙古、漢軍一萬人征伐斡端，進職都元帥，仍然保留宣慰使職務，還被賜給一件宿烈孫皮衣、一件錦衣，以及弓刀等物品。軍隊行到甘州時，他得到皇帝詔令留在那裏屯田，收穫了二萬多石的糧食。十八年，朝廷命令劉恩率部進攻斡端，海都部將玉論亦撒帶領一萬軍隊迎戰，流動騎兵先到，劉恩設下埋伏等待他們，將他們打得大敗。海都又派八把率領三萬軍隊前來進攻，劉恩看到自己軍力不足，寡不敵衆，於是率領全軍撤回。二十二年，僉行樞密院事，在任上去世。其子劉德禄，襲任成都管軍萬户。

## 石高山

石高山，德興府人。父忽魯虎，以侍衛軍從太祖定中原，太宗賜以東昌、廣平四十餘户，遂徙居廣平之洺水。中統三年，高山因平章塔察兒入見世祖，因奏曰："在昔太祖皇帝所集按察兒、孛羅、窟里台、孛羅海拔都、闊闊不花五部探馬赤軍，金亡之後，散居牧地，多有入民籍者。國家土宇未一，宜加招集，以備驅策。"帝大悦，曰："聞卿此言，猶寐而覺。"即命與諸路同招集之。既籍其數，仍命高山佩銀符領之。

石高山，德興府人。父親忽魯虎，以侍衛軍跟隨太祖平定中原，太宗將東昌、廣平的四十餘户賜給他，於是他就遷居到廣平的洺水。中統三年，石高山隨平章塔察兒朝見世祖，藉機上奏説："早先由太祖皇帝組織的按察兒、孛羅、窟里台、孛羅海拔都、闊闊不花等五部探馬赤軍，在金國滅亡後，散居在牧地，其中有很多的人已經入了民籍。國家的疆域還未能統一，應該重新招集他們，以備國家隨時調用。"皇帝聽後非常高興，説："聽到你的這一番言談，就好像是從睡夢中醒來一樣。"命令他同各路的官員一起招集這些人，登記了人數之後，就命令石高山佩銀符統領他們。

四年，授管軍總管，鎮息州，軍令嚴肅，寇不敢窺。居四年，邊境晏然，賜金符以奬之。至元八年，從取光州，克棗陽，進攻襄樊，皆有功。

四年，被任爲管軍總管，鎮守息州，他治軍嚴格，盜寇不敢進犯。鎮守那裏四年，邊境上安然無事，朝廷賜給他金符以奬勵他。至元八年，他隨從大軍征討光州，攻克棗陽，進攻襄樊二

十年，從阿术略地淮上。十一年，從下江南，以功升顯武將軍。十二年冬，丞相伯顔命以所部兵取寧國，下令無虜掠，既至城下，喻以禍福，寧國開門迎降，秋毫無犯。復令兵從至焦山，與宋將孫虎臣、張世傑轉戰百餘里，殺獲甚多，以功賜金虎符，進信武將軍，鎮高郵。

城，都立下了功勛。十年，隨阿术攻取淮上各地。十一年，隨大軍攻取江南，因戰功升爲顯武將軍。十二年冬季，丞相伯顔命令他率本部兵馬攻取寧國，他下令部隊不得進行搶掠，到達城下後，他又向守軍講解利害關係，寧國軍民開城投降，他的軍隊秋毫無犯。又命令他率軍隨從大軍抵達焦山，同宋將孫虎臣、張世傑二人的軍隊作戰，轉戰一百餘里，他殺死俘獲敵人很多，因功被朝廷賜予金虎符，進階爲信武將軍，鎮守高郵。

宋平，伯顔等朝京師，帝問："有瘦而善戰者，朕忘其名。"伯顔以高山對，且盛稱其功。帝即召見，命高山自擇一大郡以佚老，而以所部軍俾其子領之，高山辭曰："臣筋力尚壯，猶能爲國驅馳，豈敢爲自安計。"帝從之，進顯武將軍，領兵北征，屯亦脱山。十六年，命同忽都魯領三衛軍戍和林，因屯田以給軍儲，歲不乏用。乃顔叛，督戰有功，賜三珠虎符、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守衛東宫。

宋國被征服後，伯顔等人回京師朝見皇帝，皇帝問道："有一個體瘦但很能戰鬥的人，我忘記了他的名字。"伯顔告訴皇帝那人是石高山，而且還特别誇贊了他的功勞。皇帝就召見石高山，讓他自己選擇一個大郡做食邑以養老，而讓他的兒子率領本部軍隊，石高山推辭説："臣下的筋力還很强壯，還能爲國家效勞，不敢爲自己的安樂打算。"皇帝依從了他的意願，給他晋階爲顯武將軍，讓他領兵北征，屯駐在亦脱山。十六年，命令他同忽都魯率領三衛軍鎮戍和林，他就此在那裏進行屯田，以取得軍需供給，每年的支用都因此而充足了。乃顔反叛，他督戰有功，被賜予三珠虎符，任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守衛東宫。

成宗憫其老，以其子闊闊不花襲職，賜鈔三百錠。大德七年，卒於家，年七十六。

成宗怜憫他年事已高，讓他的兒子闊闊不花襲任了職務，賜給他三百錠鈔。大德七年，他在家中去世，時年七十六歲。

## 鞏彦暉　鞏信

鞏彦暉，易州人，與兄彦榮俱以武勇稱。初，彦榮以百夫長隸千户何伯祥麾下，累有戰功，後告老，以彦暉代之。

鞏彦暉，易州人，他同哥哥鞏彦榮都以勇敢有武力而著稱。起先，鞏彦榮任百夫長隸屬千户何伯祥麾下，屢次立有戰功，後退休，讓鞏彦暉替代他統軍。

諸軍伐宋，彦暉從破棗陽，斬首甚衆。萬户張柔之駐曹武也，彦暉與伯祥别將一軍破大洪諸寨。宋人出荆、鄂，選兵二萬救之，彦暉與伯祥逆戰，斬首五百級，生擒曹路分等一十六人。是夜，宋兵來攻，彦暉率甲士三十人，追擊于曹武鎮，敵潰走，

諸路大軍征伐宋國，鞏彦暉隨軍攻破棗陽，他殺死的敵人很多。萬户張柔在曹武屯軍時，鞏彦暉同何伯祥另率一軍攻破了大洪諸寨。宋軍從荆、鄂出動，選出二萬軍士進行救援，鞏彦暉同何伯祥領軍迎戰，斬獲敵人首級五百顆，生擒了曹路分等十六員宋將。這一夜，宋軍前來進攻，鞏彦暉率領三十名甲士，追殺敵人到曹武鎮，敵

擒其主將以歸。戰光州，柔軍于東北，夜二鼓，命彥暉率勁卒二百伏西南，五鼓，東北聲振天地，彥暉植梯先登，衆繼之，破其外城，遂急攻，并其子城破之。戰滁州，彥暉率浮渾脱者十人，夜渡池水，入欄馬墻，殺守軍三鋪，焚其東南角排寨木簾，大軍繼之，比明拔其城。

人被打敗潰逃，他生擒了宋軍主將回來。在光州作戰，張柔在城東北屯軍，夜裏二更時分，他命令鞏彥暉率領二百名精兵埋伏在西南方，五更時，城東北戰鬥之聲震天動地，鞏彥暉架起雲梯率先登城，士兵們緊跟其後，攻破敵人外城，然後又發起猛烈攻勢，連敵人的子城也攻破了。滁州之戰，鞏彥暉率領十名會用羊皮囊渡水的人，乘夜渡過護城河，進入到欄馬墻内，殺死了三處巡邏的守軍，焚毁了城東南角的排寨木簾，大軍接着進發，第二天天明時分，敵城就被攻占了。

會大軍攻黄州，諸將壁壘未定，有舟來覘，柔遣彥暉伏甲二百於赤壁之下，敵軍夜半果水陸并至，彥暉等曳槍俟其半過而擊之，敵大撓，死者無算，生擒十七人。師還，又破張家寨，以守將獻。從攻壽州，奪其門，生擒三人以出。泗州之役，諸將自四鼓集城下，爲塹水所阻，黎明無敢渡者，兩軍交射如雨，彥暉被重甲徑渡，敵將來禦，彥暉刺其胸搏殺之，衆畢渡，至晡得其外城，尋登其月城。彥暉將下，顧伯祥失所在，乃與王進反求之，敵復追襲，彥暉力戰，翼伯祥以出，由是伯祥與彥暉如親昆弟然。事聞，賜彥暉銀符牌，俾兼鎮撫事。

大軍攻打黄州時，諸將的軍營還没有修完，就有敵人的船來偵察，張柔派鞏彥暉在赤壁下率領二百名士兵埋伏，敵軍果然在半夜發兵前來，水陸并進，鞏彥暉率領士兵按槍不動，等敵人隊伍走過一半後突然發起進攻，敵人隊伍大亂，被殺死的不計其數，鞏彥暉等生擒了十七人。撤回時，又攻破了張家寨，生擒其守將獻上。隨從大軍攻打壽州，他奪取了城門，生擒了三名敵兵後衝了出來。泗州之戰時，諸將在四更時率軍聚集到城下，被城壕所阻，到黎明時分還没有人敢於渡過壕溝去，兩軍對射，箭如雨下，鞏彥暉披着重甲直接渡了過去，敵將前來阻止，鞏彥暉刺中他的胸膛後搏鬥殺死了他，衆將也全都率軍渡過了壕溝，到傍晚時奪得敵人外城，很快就又登上了月城。鞏彥暉將要從月城上下來時，發現何伯祥失踪，於是又同王進一起返回去尋找何伯祥，敵人又來追擊，鞏彥暉奮力戰鬥，保護着何伯祥突圍出來，從此何伯祥和鞏彥暉就好像親兄弟一樣。事情上報後，朝廷賜予鞏彥暉銀符牌，并讓他兼理鎮撫事務。

歲己未十一月，兵渡江，次武昌。宋援兵四集，彥暉逆戰，有舟數十來挑戰，彥暉逐之入湖中，伏出，圍彥暉數匝，左右莫能近。彥暉矢盡，短兵接，身被重傷，度不可免，遂投水中。敵援之出，載歸江州，見宋官不屈，問以事不對，竟死，年五十六。

己未年十一月，大軍渡過長江，抵達武昌。宋國的援軍從四方聚集，鞏彥暉帶軍迎戰，有幾十艘敵船前來挑戰，鞏彥暉追逐他們到湖中，敵人的伏兵突然出現，重重包圍住他，他左右的人都不能靠近他。鞏彥暉的箭射盡後，他就用短兵器與敵人搏擊，身受重傷，他估計自己已很難突出重圍了，於是投水求死，被敵人從水中撈出，把他用船運回江州，他見到宋將後不肯屈服，問他事情，他不做回答，終於被殺死，時年五十六

歲。

長子信，襲授銀符，易州等處管軍總把。中統三年，從征李璮。至元四年，從元帥阿术南征。九年，從攻樊城，先登，奪其土城，焚西南角樓，殺敵軍十人，擒五人。宋將矮張以舟兵來援，自高頭堡戰鬥八十餘里，抵襄陽城下，奪戰艦二，獲其裨將二人、軍八人。

他的長子鞏信，襲父職，被授予銀符，任易州等處管軍總把。中統三年，隨從征討李璮。至元四年，跟元帥阿术南征。九年，隨軍攻打樊城，率先登城，奪取了土城，燒毀了西南角樓，殺死敵軍十名，俘獲敵軍五名。宋將矮張率水軍來增援，他同矮張作戰，從高頭堡起連續作戰八十餘里，抵達襄陽城下，奪取了敵人戰艦二艘，抓獲敵人副將二名、士兵八人。

十一年，從丞相伯顏攻沙陽堡，率勇士五十，縱火焚其寨，敵軍大亂，遂破之。是年，從渡江，與宋兵戰，俘生口十一，奪戰艦二。繼又領軍由陸進，直抵鄂城下，殺宋兵數十人，擒江路分一人以歸。十二年，戰丁家洲，殺宋兵七十餘人，奪戰艦二。江南平，以功升武略將軍、管軍千户，鎮太平州。十六年，以疾辭。

十一年，他隨丞相伯顏進攻沙陽堡，他率五十名勇士，縱火焚燒敵軍營寨，敵軍大亂，於是攻下了敵堡。這一年，他隨大軍渡江，同宋軍交戰，生擒十一人，奪獲敵艦二艘。接着他又率領軍隊由陸路挺進，直抵鄂城之下，殺死宋軍數十人，生擒江路分一人而回。十二年，在丁家洲作戰，殺死七十多名宋兵，奪取戰艦二艘。江南平定後，他因功升武略將軍、管軍千户，在太平州鎮守。十六年，他因病辭官。

子思明、思温、思恭。思明初患目疾，以思温襲。及思温卒，而思明疾愈，復以思明襲。思明卒，以思恭襲懷孟萬户府管軍下千户，佩金符。

其子思明、思温、思恭。思明最初患有眼疾，因此由思温襲任了父職。到思温去世時，思明的眼病已好，於是又由他襲任了此職。思明去世後，思恭襲任懷孟萬户府管軍下千户，佩金符。

## 蔡珍

蔡珍，彰德安陽人。父興，幼隸軍籍，從宗王口温不花出征，權管軍百户。興告老，以珍代之。珍素驍勇。歲戊午，從憲宗攻宋合州釣魚山。中統元年，從世祖征阿里不哥。三年，從征李璮。後從鎮襄陽，徇安慶，攻五河，所至有功。

蔡珍，彰德安陽人。其父蔡興，少時隸屬軍籍，跟隨宗王口温不花出征，暫任管軍百户。蔡興後告老請求退休，他的職位由蔡珍代任。蔡珍素來驍勇。戊午年，跟隨憲宗進攻宋合州釣魚山。中統元年，隨世祖討伐阿里不哥。三年，隨大軍征討李璮。後隨軍鎮守襄陽，攻取安慶，進攻五河，所到之處都立有戰功。

南方平，遂入備宿衛。十四年，授忠顯校尉、管軍總把，尋命權千户。是年冬，扈駕駐黑城。珍遣兵士儲芻藁，築土室，軍府賴其用。道遇凍者，必扶入密室温煦之。軍糧必爲撙節，不使頓絶以致饑困。十五年，充本衛都鎮撫。十七年，升忠武校尉、中衛親軍總把，俄改屬後衛，賜

南方平定後，他入朝充任宿衛。十四年，被授任忠顯校尉、管軍總把，不久就被命令暫任千户。這年冬季，他侍從皇帝駐扎在黑城。蔡珍派士兵儲備糧草，修築土室，軍府所需賴此得到供給。他在路上凡遇到受凍的人，一定要將其人扶進密室中給予温暖。支取軍糧一定克制節約，不讓它一下子全部用光，避免導致大軍飢餓困窘。十五年，任本衛都鎮撫。十七年，升任忠武校

銀符。時白海初建行營，命珍督役，卒事，民不知擾，雖草木無纖介損。帝臨幸，問其故，近臣以蔡珍號令嚴肅爲對，帝嘉之，賞以鈔若干。二十一年，改授膠東海道都漕運司丁壯萬户府都鎮撫。二十七年，進後衛親軍千户，佩金符。元貞元年，進階武略。俄告老而歸，子恕襲。

尉、中衛親軍總把，不久改屬後衛親軍，被賜予銀符。當時在白海初建行營，朝廷讓蔡珍督辦工役，事情做完後，百姓們没有感到遭受騷擾，就是草木也絲毫未損。皇帝親臨，問他緣故，近侍的大臣説這是由於蔡珍號令嚴格，皇帝表彰了他，賞賜給若干鈔。二十一年，朝廷改任他爲膠東海道都漕運司丁壯萬户府都鎮撫。二十七年，進爲後衛親軍千户，佩金符。元貞元年，晋階爲武略。不久他告老還家，其子蔡恕襲職。

### 張泰亨　張震

張泰亨，堂邑縣人。父山，爲管軍百户，泰亨襲職。從攻宋釣魚山及樊城，征女兒阿塔有功。中統二年，授銀符、侍衛軍總把。三年，從圍李璮有功。至元四年，賜金符，升京東歸德等處新軍千户。從征西川有功，授元帥府鎮撫。六年，改省都鎮撫。七年，從攻襄陽，矢中右臂。十年，從攻樊城。十二年，進武略將軍、管軍總管，尋進明威將軍。從攻潭州，矢中鼻，拔矢奮戰，却敵兵。十三年，賜虎符，進階武德。從征廣西，破静江府。十四年，還軍潭州，金瘡發，卒。

子繼祖襲，移鎮鄂州，舟過洞庭，溺死。

子震幼，以兄顯祖代之。二十四年，從征交趾，陷没。震襲職，授金符、昭信校尉、管軍上千户。延祐二年，覃恩加武略將軍，尋進階武德。五年，升武節將軍、潁州萬户府副萬户。天曆二年，卒，子珽襲。

張泰亨，堂邑縣人。其父張山，任管軍百户。張泰亨襲任父職，隨大軍進攻宋釣魚山及樊城，征討女兒阿塔，立有戰功。中統二年，被朝廷授予銀符，授任侍衛軍總把。三年，隨軍圍攻李璮，立下戰功。至元四年，被賜給金符，升任京東歸德等處新軍千户。隨軍征討西川，立有戰功，被授任元帥府鎮撫。六年，改任省都鎮撫。七年，隨軍攻打襄陽，被箭射中右臂。十年，隨軍攻打樊城。十二年，晋階爲武略將軍、管軍總管，不久就晋階明威將軍。隨軍攻打潭州，被箭射中鼻子，他拔去箭奮力拼殺，打退敵軍。十三年，被賜予虎符，晋階武德。隨軍征討廣西，攻克静江府。十四年，軍隊撤回潭州，他戰傷發作，去世。

他的兒子張繼祖襲任父職，轉移到鄂州鎮守，船過洞庭湖，被淹死。

張繼祖的兒子張震當年還很小，就由他的兄長張顯祖代任其職。二十四年，張顯祖隨軍征伐交趾國，陣亡。張震襲任了職位，被授予金符，任昭信校尉、管軍上千户。延祐二年，皇帝推恩加封他爲武略將軍，很快就又晋階武德。五年，升任武節將軍、潁州萬户府副萬户。天曆二年，去世，其子張珽襲職。

### 賀祉

賀祉，益都人。父進，嘗平漣水有功，爲元帥左監軍，守淄州；改千户，守膠州。

祉初以質子入宿衛，至元六年，襲父職爲千户，仍守膠州。七年，宋

賀祉，益都人，其父賀進，曾在平定漣水時立下戰功，任元帥左監軍，屯守在淄州，後改任千户，戍守在膠州。

賀祉最初是作爲人質進入宿衛軍的，至元六年，他襲任父職爲千户，仍在膠州駐守。七年，

兵攻膠州，祉固守戰退之。十年，領舟師五百艘爲先鋒，攻五河口城。軍還，殿後。時宋兵以巨索横截淮水，號混江龍，祉用大刀斷之，却其救兵，清河城遂降。攻高郵、寶應，戰淮安城下，尸填壕中。丞相伯顔以其功上聞，授武節將軍。攻泗州，獲戰船五百艘還。

宋軍進攻膠州，賀祉堅守城池，將敵軍擊退。十年，率領水軍五百艘船隻作爲先鋒，攻打五河口城。撤軍時，他率軍殿後，當時宋軍用巨索横截在淮水上，號稱是混江龍，賀祉用大刀砍斷巨索，打退了宋的救兵，迫使清河城敵軍投降。攻打高郵、寶應，戰於淮安城下，尸首填滿了城壕。丞相伯顔上報了他的戰功，被朝廷授任爲武節將軍。進攻泗州，他指揮軍隊俘獲了敵人五百艘戰船回來。

從右丞别乞里迷失入朝，帝賜以弓矢、錦衣、鞍勒，加宣武將軍。鎮新城，絶淮安、寶應糧道，降之，得戰船六百艘及器械。上於行樞密院，遂命領寶應軍民事。十四年，特賜金虎符、懷遠大將軍。

他隨右丞别乞里迷失入朝觀見皇帝，皇帝賜給他弓箭、錦衣、鞍勒，加官宣武將軍。在新城鎮守，切斷了淮安、寶應敵軍的糧道，迫使他們投降，奪得六百艘戰船和軍用器械。戰功上報到行樞密院，於是他被命領寶應軍民事。十四年，朝廷特别賜給他金虎符，任懷遠大將軍。

二十年，建寧路黄華反，以所領軍捕之，有功。二十四年，以征交趾請行，湖廣行省檄令守輜重，屯思明州。軍還，至建康卒。

二十年，建寧路黄華造反，他率領本部軍隊將黄華打敗俘獲，立下功勞。二十四年，他請求隨大軍前去征討交趾國，湖廣行省檄令他看護輜重，屯駐在思明州。撤軍到達建康時去世。

## 孟德

孟德，濟南人。國初由鄒平縣令、淄州節度使累官至同知濟南路事。太宗即位之八年，諸王闊端命德爲元帥，佩金符，領濟南軍攻宋徐州、光州，降其衆而有其地。歲甲辰，定宗母六皇后稱制，大王按只台以德爲萬户，攻濠、蘄、黄等州，積有戰功。憲宗即位之三年，命德守睢州。五年，移守海州。宋安撫吕文德以兵擾邊，德敗之，俘其太尉劉海。丁巳，從伯顔攻襄樊。己未，與子義從世祖攻鄂州，先登。中統三年，從征李璮。璮平，德以老告歸。

孟德，濟南人。國初他由鄒平縣令、淄州節度使等官職累官資至同知濟南路事。太宗即位後的第八年，諸王闊端任命孟德爲元帥，佩金符，讓他率領濟南的軍隊攻打宋的徐州、光州，他領兵前去後，降服了那裏的人，還占有了那裏的土地。甲辰年，定宗母親六皇后主持朝政，大王按只台任孟德爲萬户，攻打濠、蘄、黄等州，多有戰功。憲宗即位後的第三年，孟德受命駐守睢州。第五年，又移到海州駐守。宋國安撫使吕文德派軍隊在海州邊界進行騷擾，孟德把他們打敗，還俘獲了宋的太尉劉海。丁巳年，隨伯顔攻打襄樊二城。己未年，與其子孟義隨世祖進攻鄂州，率先登城。中統三年，隨軍征討李璮。李璮平定後，孟德告老還家。

## 孟義

義襲爲萬户，領兵守沂、郯。四年，賜虎符。至元元年，城郯。六年，從山東統軍帖赤如五河，宋軍拒南岸，義率兵渡河擊之，凡數戰有

孟義襲父職任萬户，率軍守衛沂、郯兩地。四年，被賜予虎符。至元元年，他在郯修築了城池。六年，跟隨山東統軍帖赤到五河，宋軍在河南岸拒守，孟義率兵渡過河去進攻，數次交戰，

功。九年，授懷遠大將軍，遷宿州萬户。十一年，宋制置夏貴攻正陽，義奪戰艦數艘，遂敗之。十二年，掠地至安慶等處，攻揚子橋獲功。十三年三月，改守杭州。九月，從下福建、温、台等處。十四年四月，授昭勇大將軍、瑞州路達魯花赤。十月，徙鎮閬州。十六年，授昭勇大將軍、招討使。二十二年，復爲沂郯萬户。元貞元年，以老辭職。

他都立下了戰功。九年，被朝廷授任爲懷遠大將軍，升遷爲宿州萬户。十一年，宋制置使夏貴領軍攻打正陽，孟義奪獲敵人戰艦數艘，夏貴終被打敗。十二年，他率領軍隊攻占各處土地到達安慶等地，攻打揚子橋戰鬥中立功。十三年三月，他改守杭州。九月，隨大軍攻下福建、温州、台州等地。十四年四月，被朝廷授任爲昭勇大將軍、瑞州路達魯花赤。十月，轉移到閬州鎮守。十六年，被朝廷授任昭勇大將軍、招討使。二十二年，再任沂郯萬户。元貞元年，他因年老辭職。

子智襲職，授三珠虎符、宣武將軍，爲萬户。延祐二年，進明威將軍，以病去職。子安世襲。

其子孟智襲任父職，被授予三珠虎符、宣武將軍，任萬户。延祐二年，晋階爲明威將軍，因病去職。其子孟安世襲任。

## 鄭義　鄭澤　鄭江　鄭郇

鄭義，河間人也。初，事太宗，佩金符，山東路都元帥，兼景州軍民人匠長官。從伐金，歲壬辰，與敵戰于歸德，死之。弟德温襲。甲午，從攻徐州，陷陣而死。子澤襲。從萬户史天澤出征，多立戰功。年老，弟江代其職。世祖北征，賜金符，授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判武衛軍事，兼景州軍民人匠長官。

中統三年，李璮據濟南叛，世祖令各州縣長官子弟充千户，於是以江子郇爲千户，領景州新簽軍千餘，敗賊衆于王馬橋，諸王哈必赤賞銀五十兩。璮平，郇以例罷。江升爲武衛親軍都指揮使，賜虎符，尋改屬左衛。至元八年，從攻襄陽，殁于陣，郇襲其職。

鄭義，河間人。當初，他侍奉太宗，佩金符，任山東路都元帥，兼任景州軍民人匠長官。隨從大軍征討金國，壬辰年，他在歸德同敵人作戰，戰死。其弟鄭德温襲職。甲午年，隨大軍進攻徐州，衝入敵陣而死。他的兒子鄭澤襲職。跟隨萬户史天澤出征，多次立下戰功。年老以後，由他的弟弟鄭江代任了他的職位。世祖率軍北征，賜予他金符，授任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判武衛軍事，兼任景州軍民人匠長官。

中統三年，李璮擁據濟南反叛，世祖下令各州縣長官的子弟充任千户之職，於是讓鄭江的兒子鄭郇任千户，率景州新編的一千餘名軍士作戰，在王馬橋打敗了敵人，諸王哈必赤賞給他五十兩銀子。李璮被平定後，鄭郇所任的千户之職按例罷免。鄭江升任武衛親軍都指揮使，被賜予虎符，不久改屬左衛親軍。至元八年，鄭江隨軍攻打襄陽，戰死在陣中，其子鄭郇襲任其職。

## 張榮實　張進

張榮實，霸州保定縣人。父進，金季封北平公，守信安城。壬辰歲，率所部兵民降太宗，命爲征行萬户。甲午，征河南，與金將國用安戰徐州，死焉。

榮實始以質子入宿衛，繼授金

張榮實，霸州保定縣人。其父張進，金國末年時被封爲北平公，戍守在信安城。壬辰年，他率城中軍民向太宗投降，太宗任命他爲征行萬户。甲午年，出征河南，同金國大將國用安在徐州交戰，死於陣中。

張榮實最初是作爲人質加入宿衛軍的，接着

符，充征行水軍千户。丁酉，改雄州保定新城長官。庚子，復命統領水軍。甲辰，從大將察罕軍至淮上，遇宋將吕文德，與戰，俘五十餘人，賞銀碗、戰馬。從攻江陵，略襄陽，宋以舟師横截漢水，兵不得渡，榮實戰却之，獲人百餘，戰船數十艘，察罕以聞，賜錦袍及銀十五斤。又破宋軍于太湖，賞銀百兩。己未，從世祖南征，駐陽羅渡。宋兵十萬、舟二千迎戰，横截江水。帝以榮實習於水，命居前列，遂取輕舟率麾下水校鏖戰北岸，獲宋大船二十，俘二百，溺死不可勝計，斬宋將吕文信。中統元年，帝即位，録其勛勞，授金虎符、水軍萬户，仍以其子顔代爲霸州七處管民萬户。三年，李璮叛，榮實從史天澤討平之，賞金碗及銀二百五十兩、馬一匹，命鎮膠西。

又被授予金符，任征行水軍千户。丁酉年，改任雄州保定新城長官。庚子年，又被命令統領水軍。甲辰年，隨從大將察罕大軍到達淮河邊，同宋將吕文德的軍隊相遇，他指揮部隊同敵人作戰，俘獲了五十多名敵人，被統帥賞予銀碗、戰馬。隨軍攻打江陵，搶奪襄陽，宋軍使用水軍横截在漢水之上，我軍無法渡過，張榮實指揮水軍打退敵人，俘獲一百餘名敵軍，奪取數十艘戰船，察罕上報了他的戰功，朝廷賜給他錦袍及十五斤銀子。他又在太湖打敗敵軍，被賞予一百兩銀子。己未年，隨從世祖南征，駐軍在陽羅渡。宋軍派出十萬軍隊、二千艘戰船前來迎戰，横截在長江之上。世祖同張榮實熟悉水戰，讓他居於戰陣前列，他就率麾下士兵用輕舟在江北岸同宋軍鏖戰，奪獲宋軍二十艘大型戰船，俘獲敵軍二百人，敵軍被淹死的不計其數，宋將吕文信也被斬殺。中統元年，世祖登基，統計他的勛勞功績，授給他金虎符，任水軍萬户，還讓他的兒子張顔代任霸州七處管民萬户。三年，李璮反叛，張榮實隨從史天澤將其平定，朝廷賞賜給他金碗及二百五十兩銀子、戰馬一匹，讓他鎮守膠西。

至元五年，從丞相阿术攻襄陽，敗夏貴，擒張順；又攻樊城，俘其二將，賞銀百兩及弓矢鞍勒。十一年，增領新軍，從丞相伯顔南征，榮實以所部軍先進，諸將飛渡，鄂、漢皆降，論功授昭毅大將軍。從阿里海牙攻岳州，降宋將高世傑，破沙洋、新城，降江陵，以功加昭武大將軍。偕元帥宋都台征江西隆興，擒宋將密佑，撫州降。十三年，授同知江西道宣慰使司事，未旬日，升鎮國上將軍、福建道宣慰使。進兵廣東，破降韶州。十四年，改江東宣慰使、行省參知政事。帝以廣東餘黨未附，命與右丞塔出撫定之。

至元五年，他跟隨丞相阿术攻打襄陽，打敗夏貴，生擒張順；又攻樊城，生俘兩名敵將，被賞予一百兩銀子和弓箭鞍勒等物品。十一年，朝廷給他增加一支新軍，隨丞相伯顔南征，張榮實率領所部軍隊在前先行，諸將率各軍渡過長江後，鄂、漢等地敵軍全都投降了，論功他被授爲昭毅大將軍。隨阿里海牙攻打岳州，迫使宋將高世傑投降，又攻下沙洋、新城，收降江陵，因功加官爲昭武大將軍。偕同元帥宋都台一起征討江西隆興，生擒宋將密佑，撫州投降。十三年，被授任同知江西道宣慰使司事，不到十天，升爲鎮國上將軍、福建道宣慰使。進軍廣東，打敗并收降了韶州敵軍。十四年，改任江東宣慰使、行省參知政事。皇帝因廣東的宋國殘餘還没有全部被征服，命令他同右丞塔出在那裏安撫平定這些殘餘力量。

十五年，入覲，帝賜酒慰勞，授湖北道宣慰使、諸路水軍萬户。是

十五年入朝，皇帝賜酒慰勞他，授任他爲湖北道宣慰使、諸路水軍萬户。在這一年，他因病

年，以疾卒，年六十一。子顏、玉、珪。

張玉

玉襲父職，爲懷遠大將軍、諸路水軍萬户。十六年，討吉安叛賊有功，入朝，賜金織文衣、弓矢、佩刀，加輔國上將軍、都元帥、兼水軍萬户，鎮黄州。繼奉旨與元帥唐兀台改立蘄黄等路都元帥府，仍管領本道鎮守軍馬。二十年，廣東盗起，遏絶占城糧運。二十一年，玉率兵討平之。從參知政事也的迷失入朝，賜金織文衣、鞍勒、弓刀。會元帥罷，命玉充保定水軍上萬户。二十二年，番陽湖賊起，詔徙水軍萬户府於南康。二十四年，從參知政事烏馬兒征交趾，累戰有功。二十五年，師還，安南以兵迎戰，大戰連日，水涸舟不能行，玉死焉。子輔襲萬户。輔卒，子道重襲。

**石抹狗狗**　石抹高奴　石抹乞兒

石抹狗狗，契丹人，其先曰高奴。歲辛未，太祖至威寧，高奴與劉伯林、夾谷常哥等以城降。會置三萬户、三十六千户以總天下兵，遂以高奴爲千户，遥授青州防禦使，佩金符。己丑，從太宗伐金，爲征行千户，卒于軍。子常山，襲爲千户。癸丑，升總管，領興元諸軍奥魯屯田，并寶鷄驛軍，權都總管萬户，歲餘卒。子乞兒襲，領本萬户諸翼軍馬，從都元帥紐璘攻重慶、瀘、敘諸城，數有戰功。時忽都叛於臨洮，乞兒等以蒙古、漢軍從往討之。至元二年，從都元帥按敦移鎮潼川。四年九月，從攻蓬溪寨，死焉，子狗狗襲。

狗狗少從征伐，以壯勇稱。八年，從僉省嚴忠範以兵圍重慶，攻朝陽寨，先登。九年，宋將昝萬壽率衆

去世，時年六十一歲。他有兒子張顔、張玉、張珪。

張玉襲任父職，任懷遠大將軍、諸路水軍萬户。十六年，他討伐吉安的反叛有功，入朝，被賜予金織彩衣、弓箭、佩刀等物品，加官爲輔國上將軍、都元帥、兼水軍萬户，鎮守黄州。不久奉聖旨同元帥唐兀台一起改設衙門爲蘄黄等路都元帥府，他仍統領本道的鎮守軍隊。二十年，廣東强盗爲患，切斷了供給占城的運輸糧道。二十一年，張玉率領軍隊將强盗平定。隨參知政事也的迷失入朝覲見，朝廷賜給他金織彩衣、鞍勒、弓刀等物品。時值朝廷罷設元帥一職，命令張玉充任保定水軍上萬户。二十二年，番陽湖上强盗爲患，朝廷詔令遷移水軍萬户府到南康。二十四年，他隨參知政事烏馬兒出征交趾，多次作戰立有戰功。二十五年，大軍撤回，安南國派兵進攻，雙方軍隊連日大戰。河道乾涸，戰船不能行駛，張玉死於戰鬥中。其子張輔襲任萬户。張輔死後，他的兒子張道重襲任。

石抹狗狗，契丹人，他的先祖叫高奴。辛未年，太祖到威寧，高奴與劉伯林、夾谷常哥等人率領全城軍民投降。時值太祖設立三個萬户、三十六個千户以管理天下軍隊，於是就任命高奴爲千户，遥授他爲青州防禦使，佩金符。己丑年，他隨太宗征伐金國，任征行千户，死在軍中。其子常山襲任千户。癸丑年，升任總管，領興元諸軍奥魯屯田，合并寶鷄驛軍，他代任都總管萬户，一年多後去世。其子乞兒襲任職位，統領本萬户諸翼軍馬，跟隨都元帥紐璘攻打重慶、瀘州、敘州諸城，多次立下戰功。當時忽都在臨洮反叛，乞兒等人率蒙古、漢軍隨軍前去征討。至元二年，隨都元帥按敦移到潼川鎮守。四年九月，他隨軍攻打蓬溪寨，死在那裏，其子狗狗襲職。

狗狗自小就隨軍出征，以勇敢强悍著稱。八年，他隨僉省嚴忠範率軍圍攻重慶，攻打朝陽寨時，率先登寨。九年，宋將昝萬壽率大軍襲擊成

襲成都，狗狗以蒙古軍二千擊敗之。十六年，朝廷録其前後功，賜金虎符，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戍遂寧。十七年，進明威將軍、管軍副萬户。

都，狗狗指揮二千蒙古軍將其打敗。十六年，朝廷統計他前後立下的戰功，賜給他金虎符，授任宣武將軍、管軍總管，戍守遂寧。十七年晋升爲明威將軍、管軍副萬户。

亦奚不薛蠻叛，從招討使藥剌海討平之。行省也速帶兒討都掌、烏蒙、蟻子諸蠻，戰于鴨樓關，狗狗最有功。二十一年，以蒙古軍八百從征散猫蠻，戰於菜園坪、滲水溪，皆敗之，壁守石寨，月餘散猫降，大盤諸蠻亦降。二十四年，遷懷遠大將軍、夔路萬户，移戍重慶。二十六年，卒。子安童襲。

亦奚不薛蠻族反叛，他隨招討使藥剌海將反叛鎮壓下去。行省也速帶兒討伐都掌、烏蒙、蟻子諸蠻族，在鴨樓關交戰，狗狗立的戰功最大。二十一年，他率八百蒙古軍隨從大軍出征散苗蠻族，在菜園坪、滲水溪作戰，都將敵人打敗，在石寨修繕壁壘堅守，一個多月後，散苗蠻族投降，大盤等諸蠻族也都先後投降。二十四年，遷升爲懷遠大將軍、夔路萬户，移軍屯戍重慶。二十六年時去世。其子安童襲任。

## **楚鼎**　楚琎

楚鼎，安豐蒙城人。父琎，仕金爲鎮國上將軍、壽春府防禦使。金亡，歸宋，命守宿州。歲己亥，以州降，阿术魯命琎守之。宋兵來攻宿州，城破，琎死之。宋人囚鼎於鎮江府，凡十有四年，會赦免。

楚鼎，安豐蒙城人。其父楚琎，在金國任鎮國上將軍、壽春府防禦使。金國滅亡後，他投奔宋國，宋讓他在宿州防衛。己亥年，他率軍民獻州投降，阿术魯讓他在那裏駐守。宋軍來攻打宿州，城被攻陷，楚琎戰死。宋人把楚鼎關押在鎮江府，前後共十四年，後趕上大赦，他纔被赦免。

至元十二年，師渡江，鼎從知太平州孟之縉降。行省遣鼎諭寧國府守將孫世賢，下之，承制授鼎管軍總管，制下，加懷遠大將軍，領兵鎮寧國。平建平、南湖、廣德諸盜。鼎與權萬户孛羅台護送徽州招撫使李銓男漢英歸徽州，諭銓下其城。十三年，漢英與李世達叛，旌德、太平兩縣附之，鼎與兀忽納進兵，用徽人鄭安之策，按兵而入，兵不血刃而亂定。十五年，鼎始受符印。

至元十二年，大軍渡過長江，楚鼎隨同太平州知州孟之縉投降。行省派楚鼎勸諭寧國府守將孫世賢，孫世賢投降，承旨授任楚鼎管軍總管之職，制書下達後，給他加懷遠大將軍號，率軍在寧國鎮守。平定了建平、南湖、廣德諸處的匪盜。楚鼎同代萬户孛羅台護送徽州招撫使李銓的兒子李漢英回徽州，曉諭李銓投降。十三年，李漢英同李世達反叛，旌德、太平兩縣響應，楚鼎同兀忽納進軍平叛，他們采納了徽州人鄭安的計策，整軍入城，兵不血刃就將叛亂鎮壓下去。十五年，楚鼎第一次接受到朝廷頒給的符印。

十八年，東征日本，鼎率千餘人從左丞范文虎渡海，大風忽至，舟壞，鼎挾破舟板漂流三晝夜，至一山，會文虎船，因得達高麗之金州。合浦海屯駐散兵亦漂泛來集，遂領之以歸。

十八年，朝廷東征日本，楚鼎率領一千餘名軍士隨從左丞范文虎渡海，航行中，突然起了大風，戰艦被吹壞，楚鼎抱着破船板漂流了三個晝夜，漂到一座山，恰遇范文虎的戰船，由此他得以到達高麗的金州。在合浦海屯駐的散兵也逐漸漂來聚集，他於是率領這批人回到了國內。

## 樊楫

樊楫，冠州人。初爲軍吏，從參政阿里海牙下鄂、江陵有功，以行省命爲都事。宋平，從入朝，改員外郎。從定廣西，升郎中。從攻厓山，進參議行中書省事、同知湖南宣慰司事。二十一年，擢僉荆湖占城行中書省事。從阿里海牙征交趾，無功而還。

二十四年，復征交趾，進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時三道進兵，皇子鎮南王與右丞程鵬飛分二道，一入永平，一入女兒關。楫與參政烏馬兒將舟師入海，與賊舟遇安邦口，楫擊之，斬首四千餘級，及生擒百餘人，獲船百餘艘、兵仗無算，遂至萬劫山，合鎮南王兵。十二月，進攻交趾，陳日烜棄城走敢喃堡。二十五年正月，王攻敢喃堡，破之，日烜走入海中。交人皆匿其粟而逃，張文虎饋餉不至。二月，天暑，食且盡，於是王命班師。楫與烏馬兒將舟師還，爲賊邀遮白藤江。潮下，楫舟膠，賊舟大集，矢下如雨，力戰，自卯至酉，楫被創，投水中，賊鈎執毒殺之。至順元年，贈推忠宣力效節功臣、資德大夫、江浙行省右丞、上黨郡公，謚忠定。

樊楫，冠州人。起先他是軍吏，跟隨參政阿里海牙攻取鄂州、江陵有功，被行省任命爲都事。宋國被征服後，他隨從主事者入朝，改任員外郎。隨軍平定廣西，升任郎中。隨軍攻打厓山，晋爲參議行中書省事、同知湖南宣慰司事。二十一年，被提任僉荆湖占城行中書省事。隨從阿里海牙出征交趾，無功而還。

二十四年，大軍再次出征交趾，他被升任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當時出征軍分三路進軍，皇子鎮南王同右丞程鵬飛分二路，一路進入永平，一路進入女兒關。樊楫同參政烏馬兒率水軍入海，他們在安邦口同敵人的船隊相遇，樊楫進攻敵軍，斬獲敵人首級四千餘顆，還生擒了一百多人，奪取一百餘艘敵船，其他的兵器儀仗等物器不計其數，於是到達萬劫山，同鎮南王的軍隊會合。十二月，大軍進攻交趾，國王陳日烜棄城逃到敢喃堡。二十五年正月，鎮南王指揮軍隊攻打敢喃堡，并把它攻下，陳日烜逃到大海上。交趾人都藏起糧食逃走了，張文虎運送的軍需供給此時還未到達，二月，天氣暑熱，軍糧即將用盡，於是鎮南王下令撤軍。樊楫同烏馬兒率水軍撤回，被交趾人攔截在白藤江上。潮水落後，樊楫的戰船擱淺，敵人的戰船大批聚集，射出的箭如同下雨一樣，樊楫率領士兵奮力拼殺，戰鬥從卯時進行到酉時，樊楫被打傷，他投到水中，被交趾人用帶毒的長鈎殺死。至順元年，朝廷追贈他爲推忠宣力效節功臣、資德大夫、江浙行省右丞、上黨郡公，謚爲忠定。

## 張均

張均，濟南人也。父山，從軍伐宋，以功爲百户，俄升總把，戰死。

均襲百户，從親王塔察兒攻鄂州，面中流矢。中統三年，從征李璮有功，以總帥命升千户，領兵守淄州。至元六年，從左丞董文炳攻宋五河口，轉戰濠州北，遇其伏兵，均率衆力戰，敗之。十年，攻漣州，奪

張均，濟南人。其父張山，隨軍征伐宋國，因功任百户，不久升任總把，戰死。

張均襲任百户，隨親王塔察兒攻打鄂州，被流矢射中面部。中統三年，隨大軍攻打李璮立有戰功，由總帥任命升爲千户，領兵戍守淄州。至元六年，隨從左丞董文炳進攻宋五河口，轉戰到濠州北，遇到敵人伏兵，張均指揮士兵奮力作戰，將敵人打敗。十年，攻打漣州，率軍奪取孫

孫村堡。十二年，賜金符，授忠翊校尉、沂郯翼千户。從攻蕪湖，奪宋戰船，俘四十餘人。又從丞相阿塔海戰有功，加武略將軍。十四年，賜虎符，加宣武將軍。二十二年，升松江萬户。二十四年，從鎮南王征交趾。二十六年，從北征，擢明威將軍、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三十年，世祖親征乃顔，以扈從受賞。

村堡。十二年，被賜予金符，授任爲忠翊校尉、沂郯翼千户。隨軍進攻蕪湖，奪獲宋軍戰船，生俘宋軍四十多人。又隨丞相阿塔海征戰有功，加號武略將軍。十四年，被賜予虎符，加號宣武將軍。二十二年，升任松江萬户。二十四年，隨鎮南王大軍出征交趾。二十六年，隨軍北征，被提升爲明威將軍、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三十年，世祖親征乃顔，他因扈從皇帝而受到賞賜。

成宗即位，命屯田和林，規畫備悉有法，諸王藥木忽兒北征，給餉賴之，未嘗乏絶，帝嘉其能，賜予有加。大德元年，改和林等處副元帥，歷宣尉司同知，升都元帥，加鎮國上將軍。延祐元年，卒。子世忠，襲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

成宗登基後，他受命在和林屯田，他在那裏安排周密，有法度，諸王藥木忽兒率軍北征時，軍需補給依仗他，從没有缺少中斷過，皇帝很贊賞他的能力，給予賞賜很優厚。大德元年，改任和林等處副元帥，歷任宣慰司同知，升爲都元帥，加階鎮國上將軍。延祐元年，去世。其子張世忠，襲任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

**信苴日**　段興智　信苴福

信苴日，僰人也，姓段氏。其先世爲大理國王，後累爲權臣高氏所廢。歲癸丑，當憲宗朝，世祖奉命南征，誅其臣高祥，以段興智主國事。乙卯，興智與其季父信苴福入覲，詔賜金符，使歸國。丙辰，獻地圖，請悉平諸部，并條奏治民立賦之法。憲宗大喜，賜興智名摩訶羅嵯，命悉主諸蠻白爨等部，以信苴福領其軍。興智遂委國任其弟信苴日，自與信苴福率僰、爨軍二萬爲前鋒，導大將兀良合台討平諸郡之未附者，攻降交趾。入朝，興智在道上卒。

信苴日，僰人，姓段。他的祖先是大理國王，後被權臣高氏廢黜。癸丑年，當時憲宗在位，世祖奉命南征，殺了權臣高祥，讓段興智主持國事。乙卯年，段興智同他叔父信苴福入朝觀見，皇帝詔令賜予他金符，并讓他回到大理國。丙辰年，段氏獻上了全境地圖，請求全部平定諸部，還逐條上奏了治民立賦的方法。憲宗非常高興，賜名給段興智稱摩訶羅嵯，讓他將諸蠻族白爨等部全部管理起來，并讓信苴福統管那裏的軍隊。段興智就將國政委托給信苴福的弟弟信苴日，自己同信苴福率領僰、爨人軍隊二萬作爲前鋒，引導大將兀良合台征伐平定了那些還没有歸順的各郡，又進攻交趾，迫使它投降。後入朝觀見，段興智在路上去世。

中統二年，信苴日入覲，世祖復賜虎符，詔領大理、善闡、威楚、統失、會川、建昌、騰越等城，自各萬户以下皆受其節制。至元元年，舍利畏結威楚、統失、善闡及三十七部諸爨各殺守將以叛，善闡屯守官不能禦，遣使告急，信苴日率衆進討，大敗之於威楚寶滿裔。復遣李羅攻賊

中統二年，信苴日入朝觀見，世祖再次賜給他虎符，詔令讓他統管大理、善闡、威楚、統失、會川、建昌、騰越等城，從各萬户以下的官員都受他管轄。至元元年，舍利畏聯合威楚、統失、善闡及三十七部的諸爨人分别殺死當地守將反叛，善闡的屯守官員不能抵禦，派使節告急，信苴日率軍前去討伐，在威楚寶滿裔大敗爨人部隊。他又派李羅在統失城進攻叛軍，敵人又被打

於統失城，又大破之，遂定統失。其秋，舍利畏又以衆十萬謀攻大理，詔都元帥也先與信苴日討之，師至安寧，遇舍利畏，擊破走之，遂復善闡，降威楚，定新興，進攻石城、肥膩皆下之，爨部平。三年，信苴日入覲，録功賜金銀、衣服、鞍勒、兵器。

十一年，賽典赤爲雲南行省平章政事，更定諸路名號，以信苴日爲大理總管。未幾，舍利畏復叛，信苴日遣石買等詭爲商旅，執贄往見，挺矛撞殺之，及其黨一人，梟首于市。行省以聞，復賜金一錠及金織紋衣。於是置郡縣，署守令，行賦役，施政化，與中州等。十三年，緬國擁象騎數萬，掠金齒南甸，欲襲大理，行省遣信苴日與萬户忽都領騎兵千人禦之，信苴日以功授大理蒙化等處宣撫使。

十八年，信苴日與其子阿慶復入覲，帝嘉其忠勤，進大理威楚金齒等處宣慰使、都元帥，留阿慶宿衛東宮。及陛辭，復拜爲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十九年，詔同右丞拜答兒迎雲南征緬之師，行至金齒，以疾卒。信苴日治大理，凡二十三年。

子阿慶襲爵，累授鎮國上將軍、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都元帥，佩金虎符。

## 王昔剌　王寧

王昔剌，保定人。初事世祖，以其有勇略，遂賜名昔剌拔都。從攻釣魚山及阿里不哥，累功賜金符，授武衛親軍千户。中統三年，從征李璮於濟南，屢捷。四年春，元帥阿术駐兵河南，遣昔剌將蒙古、漢軍復立宿州。至元六年，賜虎符，升海州萬

得大敗，於是平定了統失。秋季，舍利畏又率十萬軍隊攻打大理，朝廷詔令都元帥也先同信苴日共同討伐他們，他們進軍到安寧時，同舍利畏相遇，將舍利畏打敗，舍利畏逃走,，於是收復了善闡，收降了威楚，平定了新興，進軍攻打石城、肥膩，并將它們攻克，至此，爨部全部被平定。三年，信苴日入京朝覲，朝廷記載其功，賞給他金銀、衣服、鞍勒、兵器等物品。

十一年，賽典赤任雲南行省平章政事，他改定諸路的名號，任信苴日爲大理總管。不久，舍利畏再次反叛，信苴日派石買等人假裝成商賈，拿着禮品去見舍利畏，當舍利畏召見他們時，他們挺長矛將舍利畏刺死，還刺殺了他的一個黨羽，他們都被梟首於市。行省上報了此事，朝廷又賜給他一錠金以及金織紋衣。此後在那裏設置郡縣，派去官員，施行賦役制度，所施行政化方式與中原地區的完全相同。十三年，緬國幾萬名騎象士兵劫掠金齒南甸，想要襲擊大理，行省派信苴日同萬户忽都率領一千騎兵抵禦，信苴日因功被授任大理蒙化等處宣撫使。

十八年，信苴日同他兒子阿慶再次入朝覲見，皇帝表彰了他的忠誠勤勉，晋升他爲大理威楚金齒等處宣慰使、都元帥，留阿慶在東宫宿衛。到向皇帝辭行的時候，又拜任他爲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十九年，詔令他同右丞拜答兒迎接雲南出征緬國的軍隊，走到金齒時，他因患病去世。信苴日治理大理，前後共二十三年。

其子阿慶襲父爵位，累官被授任鎮國上將軍、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都元帥，佩金虎符。

王昔剌，保定人。最初服事世祖，因爲他勇敢有謀略，被賜名昔剌拔都。他曾隨從攻打釣魚山及阿里不哥，累積戰功得賜金符，授任武衛親軍千户。中統三年，隨軍在濟南討伐李璮，屢次獲得勝利。四年春季，元帥阿术在河南駐軍，派昔剌率領蒙古、漢軍再度恢復宿州。至元六年，被賜給虎符，升任海州萬户。他指揮軍隊攻打鹽

户。引兵攻鹽林山寨，多所俘獲。十年，授東川行樞密院同僉。十五年，征夔府有功。十六年，徙鎮萬州，卒于軍。

子二：曰宏，曰寧。宏先佩金符，爲左衛千户。及樞密院擬寧襲武職，寧讓其兄宏，於是授宏中衛都指揮使，佩父虎符，而以寧代宏爲千户，佩金符。寧從阿剌台、憨合孫北征，追擊脱脱木兒之軍于阿納禿阿之地。師還，又從別急里迷失等擊賊外剌，斬首百餘級。復從忽魯忽孫北征有功。升右衛親軍總管，後改前衛都指揮使司僉事。子處恭襲宏職，仕至侍御史。

## 趙宏偉

趙宏偉字子英，甘陵人，後徙潁川。至元十三年，國兵攻宋，宏偉以書謁元帥宋都䚟於軍中，奇之，俾以兵略地臨江。至吉州，宋主將管忠節、路分鄒超悉衆出戰，宏偉敗之，追北二十餘里，薄其城，示以禍福，知州周天驥以城降。宋都䚟嘉宏偉有功，賞銀三十兩，署爲吉州參佐官。吉民有爲亂者，宏偉設伏橋下，以火攻之，賊戰退走，伏發，衆蹂踐幾盡，乘勝搗其巢穴，餘黨悉出拒戰，宏偉旋兵襲其背，斬其渠魁，一州遂安。

宋廂禁軍總管王昌、勇敢軍總管張雲誘新附五營軍爲亂。事覺，昌就擒；宏偉夜襲雲，斬首以獻，俘其黨五百人。宋都䚟欲盡誅之，宏偉曰："此屬詿誤，非得已也，今悉就誅，何以安反側？"衆得免死。以功授太和縣尹。宋相文天祥署其將羅開禮、

林山寨，奪取了很多人口和戰利品。十年，被授任東川行樞密院同僉。十五年，帶軍征討夔府立功。十六年，移鎮到萬州，死於軍中。

他有兩個兒子：一個名王宏，一個名王寧。王宏先佩金符，任左衛千户。樞密院擬讓王寧襲任父親的武職時，王寧讓給了他哥哥王宏，於是王宏被授任中衛都指揮使，佩父親的虎符，而讓王寧代任了王宏原來的千户職，佩金符。王寧隨阿剌台、憨合孫北征，追殺脱脱木兒的軍隊直到阿納禿阿地方。撤軍回來後，他又隨別急里迷失等將在外剌襲擊賊寇，斬獲敵人首級一百餘顆。又跟隨忽魯忽孫北征，立下戰功。升任右衛親軍總管，後來又改任前衛都指揮使司僉事。其子王處恭襲任王宏職，官做到侍御史。

趙宏偉字子英，甘陵人，後來遷居潁川。至元十三年，國兵攻打宋國，趙宏偉持書信到軍中謁見元帥宋都䚟，宋都䚟認爲他是個難得的人才，分給他一些兵力，讓他到臨江地區攻奪土地。他率軍到吉州，宋主將管忠節、路分鄒超率領全軍出來迎戰，趙宏偉將他們打敗，追擊敗軍二十餘里，直抵城下，他向他們講解利害關係，知州周天驥獻城投降。宋都䚟嘉獎趙宏偉的功勞，賞給他三十兩銀子，任爲吉州參佐官。吉州百姓中有人叛亂，趙宏偉在橋下設埋伏，用火攻擊賊寇，賊寇邊戰邊退，進入到埋伏中，埋伏的士兵突然發起進攻，敵人互相踐踏，幾乎全部被殺死，趙宏偉乘機直搗叛亂者巢穴，其殘餘黨羽全都衝出抵抗，趙宏偉又指揮士兵繞到反叛者背後襲擊，斬殺了叛軍頭目，吉州全都被安定下來。

宋廂禁軍總管王昌、勇敢軍總管張雲誘使新降服的五營軍隊反叛。事情被發覺，王昌被抓獲，趙宏偉夜襲張雲，將他斬首獻給帥府，還生俘其黨羽五百人。宋都䚟想將這些人全部殺死，趙宏偉説："這些人都是被連累的，他們是身不由己，假如現在把他們全都處死，那將來怎麼能安撫那些懷有二心的人呢？"這些人因此得以免

葉良臣，集衆謀復吉、贛、臨江，宏偉斬良臣，俘開禮，釋其餘衆。十五年，以功賜金符，遷瓜州河渡提舉。十七年，改衡州路總管府治中。群盗出没其境，宏偉計其地，興屯田，民既足食，盗亦爲農，郡遂寧謐。

死。他因功被授任太和縣尹。宋丞相文天祥安排他的部將羅開禮、葉良臣，召集衆人商議恢復吉、贛、臨江等地，趙宏偉指揮軍隊陣斬葉良臣、生俘羅開禮，釋放了其餘被俘的宋人。十五年，他因功得賜金符，升遷爲瓜州河渡提舉。十七年，改任衡州路總管府治中。成群的匪徒經常在轄境内出没，趙宏偉校核檢查那裏的田地，興辦屯田，老百姓既得到了豐足的糧食，群盗也由此而轉變成農民，境内治安變得安定了。

大德五年，用中丞董士恒薦，起僉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鎮江旱，蠲民租九萬餘石。吏畏飛語，復徵于民，民無所出，行臺令宏偉核實，卒蠲之。大風海溢，潤、常、江陰等州廬舍多蕩没，民乏食。宏偉將發廪以賑，有司以未得報爲辭，宏偉曰："民旦暮饑，擅發有罪，我先坐。"遂發之，全活者十餘萬。遷江南行臺都事。十一年，江南大饑，宏偉請以贓罰錢賑之，民賴以生。

大德五年，由中丞董士恒舉薦，朝廷起任他僉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鎮江發生旱災，官府蠲免民租九萬餘石，吏員們害怕流言，又向百姓徵取，老百姓無法完納租賦，行臺令趙宏偉核查此事，終於蠲免了租税。大風使海水倒灌，潤、常、江陰等州房屋很多都被海水冲毁，百姓們没有糧食吃。趙宏偉準備開倉賑濟災民，有司以還没得到朝廷批准爲由來阻止，趙宏偉説："老百姓日夜在挨餓，擅開倉廪有罪，我會首先承擔罪責。"於是開倉賑濟，救活的百姓有十多萬。升遷爲江南行臺都事。十一年，江南大饑荒，趙宏偉請朝廷用贓罰錢賑濟災民，百姓們賴此得以生存下來。

至大二年，召爲内臺都事。仁宗在東宫時，聞其名，遇之甚厚，常以字呼之。及出爲浙東廉訪副使，陛辭之日，仁宗出幣帛，俾擇所欲者即賜之。宏偉至浙東，聞郡人許謙得朱熹道學之傳，延致爲師，於是人知向慕。未幾，擢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皇慶二年，致仕。延祐三年，復起爲福建道肅政廉訪使。未幾，以疾辭。泰定三年，卒，年四十四，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謚貞獻。

至大二年，他被召入朝中任内臺都事。仁宗在東宫時，就早已聽説過他的名聲，因此對待他的禮遇特别優厚，常常是用他的字來稱呼他。後來到他出任浙東廉訪副使，到殿上辭别皇帝的時候，仁宗取出幣帛，讓他挑選自己喜歡的當即賜給他。趙宏偉到浙東後，聽説郡中士人許謙得到朱熹道學的真傳，就請他爲師，使得人們都懂得應該學習的榜樣。不久，他被提升爲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皇慶二年，退休。延祐三年，再度被朝廷起任爲福建道肅政廉訪使。不久，他就因病而辭去官職。泰定三年，去世，時年四十四歲，朝廷追贈他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爵爲天水郡侯，謚爲貞獻。

子思恭，追封天水郡侯；思敬，以處士徵爲教授。趙璉别有傳。

其子趙思恭，也被追封爲天水郡侯，其子趙思敬，以處士身份被徵任教授。其子趙璉另有傳。

# 元史卷一百六十七

## 列傳第五十四

### 張立道

張立道字顯卿。其先陳留人，後徙大名。父善，登金進士第。歲壬辰，國兵下河南，善以策干太弟拖雷，命爲必闍赤。立道年十七，以父任備宿衛。世祖即位，立道從北征，未嘗去左右。至元四年，命立道使西夏，給所部軍儲，以幹敏稱。皇子忽哥赤封雲南王，往鎮其地，詔以立道爲王府文學。立道勸王務農以厚民，即署立道大理等處勸農官，兼領屯田事，佩銀符。尋與侍郎寗端甫使安南，定歲貢之禮。

張立道字顯卿。祖先是陳留人，後來遷居大名。其父張善，是金國進士。壬辰年，國兵攻取河南，張善向太弟拖雷獻計干謁，被任命爲必闍赤。張立道十七歲時，因父親的官職入宿衛親軍。世祖登基後，張立道隨從北征，一直在世祖的身邊。至元四年，世祖讓張立道出使西夏，供給其所部軍需儲備，他以辦事幹練迅速而著稱。皇子忽哥赤被封爲雲南王，前往雲南鎮守，皇帝詔令任張立道爲王府文學。張立道勸王致力發展農業，以使百姓們的生活得到充分的保證，王就任命張立道爲大理等處勸農官，兼理屯田事務，佩銀符。不久他同侍郎寗端甫出使安南，規定了歲貢的禮制。

雲南三十七部都元帥寶合丁專制歲久，有竊據之志，忌忽哥赤來爲王，設宴置毒酒中，且賂王相府官無泄其事。立道聞之，趨入見，守門者拒之，立道怒與爭，王聞其聲，使人召立道，乃得入，爲王言之。王引其手，使探口中，肉已腐矣。是夕，王薨。寶合丁遂據王座，使人諷王妃索王印。立道潛結義士，得十三人，約共討賊，刺臂血和金屑飲之，推一人走京師告變。事頗露，寶合丁乃囚立道，將殺之。人匠提舉張忠者，燕人也，於立道爲族兄，結壯士夜劫諸獄，出之，共亡至土蕃界，遇帝所遣御史大夫博羅歡、王傅別怗與告變人俱來。二人者遂與立道俱還，按寶合

雲南三十七部都元帥寶合丁在那裏專權多年，有割據雲南的野心，很忌恨忽哥赤到這裏來爲王，就設宴在酒中下毒，并且賄賂王相府官員不要泄露此事。張立道聽到後，就趕去求見，守門的人阻攔他，張立道非常生氣，同守門的人爭吵起來，王聽到了他的聲音，讓人出來召他，他纔得以進見，他對王講了事情的内幕。王抓住他的手，讓他把手探入口中，王口中的肉已經爛了。當天晚上，王去世了。寶合丁於是占據了王座，讓人去勸説王妃交出王印。張立道暗中聯合義士，共得十三個人，共同誓約討伐寶合丁，他們刺破手臂，用流出的血和着金屑一起喝下盟誓，然後選出了一個人趕赴京師報告事變情况。事情多有泄露，寶合丁就把張立道關押了起來，準備處死他。人匠提舉張忠是燕人，他是張立道的族兄，聯絡了一些壯士乘夜劫獄，救出張立

丁及王府官嘗受賂者，皆伏誅。有旨召立道等入朝，問王薨時狀。帝聞立道言，泣數行下，歔欷久之，曰："汝等爲我家事甚勞苦，今欲事朕乎，事太子乎，事安西王乎？惟汝意所向。"立道等奏願留事陛下，於是賜立道金五十兩，以旌其忠，張忠等亦皆授官有差。

道，一起逃亡到土蕃國，正好遇到皇帝派遣的御史大夫博羅歡、王傅別怙與前往京師告變的人一起前來。博羅歡、別怙二人就同張立道一起回來，他們審查寶合丁以及王府官員中曾接受賄賂的人，將他們全部處死。有旨意召張立道等入京朝見皇帝，皇帝向他們詢問了王死去時的情形。皇帝聽到張立道所講的情形後，淚流滿面，抽泣了很久，說："你們爲我家的事受了很大的勞苦，現在想在我身邊做事，還是想到太子那裏做事，還是要到安西王那裏做事？請告訴我，一定按你們的意思去安排。"張立道等人告訴皇帝他們都願留在皇帝身邊做事，於是皇帝賞賜給張立道五十兩黄金，以表彰他的忠誠，張忠等人也都分别被授任了官職。

八年，復使安南，宣建國號詔。立道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歲貢之禮遂定。十年三月，領大司農事，中書以立道熟於雲南，奏授大理等處巡行勸農使，佩金符。其地有昆明池，介碧鷄、金馬之間，環五百餘里，夏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求泉源所自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泄其水，得壤地萬餘頃，皆爲良田。爨、僰之人雖知蠶桑，而未得其法，立道始教之飼養，收利十倍於舊，雲南之人由是益富庶。羅羅諸山蠻慕之，相率來降，收其地悉爲郡縣。

至元八年，他再度出使安南，宣讀建國號的詔書。張立道沿黑水前行，横跨雲南地方，到達安南國，安南國歲貢的制度在這時確定下來。十年三月，領大司農事，中書省因爲張立道熟悉雲南的情況，奏請皇帝任他爲大理等處巡行勸農使，佩金符。雲南有昆明池，位於碧鷄、金馬之間，方圓有五百餘里，每當夏季洪水突至，必定會淹及城郭。張立道尋找到池水源頭，徵用二千名民夫整治它，疏通河道，得到了一萬餘頃土地，全成了良田。爨、僰族人雖然懂得植桑養蠶，但他們所使用的方法却不對，張立道就教給他們飼養的正確方法，使他們獲得了比以前要多出十倍的利益，雲南的人從此更加富庶了。羅羅諸山的蠻族很羨慕這裏的富庶，陸續都來投降，朝廷在他們的土地上全部設置了郡縣。

十五年，除中慶路總管，佩虎符。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立道首建孔子廟，置學舍，勸士人子弟以學，擇蜀士之賢者，迎以爲弟子師，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人習禮讓，風俗稍變矣。行省平章賽典赤表言於朝，有旨進官以褒之。

十五年，他被任命爲中慶路總管，佩虎符。起先雲南的人還不知道尊崇孔子，而是奉祀王逸少爲先師。張立道首先修建孔子廟，建立學舍，勸士人子弟學習，選擇了蜀地士人中的賢者，迎接他們來作學生們的老師，每年按時率領諸生舉辦釋菜的禮儀，人們學習禮讓，風俗纔開始有了一些變化。行省平章賽典赤將這些事向朝廷報告了，皇帝降下旨意給他晋官，以示表彰。

十七年，入朝，力請於帝以雲南王子也先帖木兒襲王爵，帝從之。遂

十七年，他入朝覲見，極力請求皇帝讓雲南王的兒子也先帖木兒襲任王爵，皇帝答應了他的

命立道爲臨安廣西道宣撫使，兼管軍招討使，仍佩虎符。陛辭，賜以弓矢、衣服、鞍馬。始赴任，會禾泥路大首領必思反，扇動諸蠻夷。亟發兵討之，拔其城邑，鼓行而前，徇金齒甸七十城，越麻甸，抵可蒲，皆下之。有遺以馴象、金鳳異物者，悉獻諸朝。二十二年，又籍兩江儂士貴、岑從毅、李維屏所部户二十五萬有奇，以其籍歸有司。遷臨安廣西道軍民宣撫使。復創廟學於建水路，書清白之訓于公廨，以警貪墨，風化大行。入朝，值權臣用事，遂退居散地。條陳十二策，皆切當世之務，帝嘉納焉。

請求。於是任命張立道爲臨安廣西道宣撫使，兼任管軍招討使，仍佩虎符。在殿上辭别時，皇帝賜給他弓箭、衣服、鞍馬等。他剛一到任，就趕上禾泥路大首領必思反叛，必思還煽動各處的蠻族造反。他緊急派兵前去鎮壓，攻取了他們占據的城池，大張聲勢前進，奪取了金齒甸七十座城池，越過麻甸，大軍抵達可蒲，這些城池全都被攻下來。有人向他奉獻馴象、金鳳等奇異的動物，他將這些全部獻給了朝廷。二十二年，他又編定了兩江儂士貴、岑從毅、李維屏所部二十五萬多户人的户籍，把這些户籍交予有關衙門。升遷爲臨安廣西道軍民宣撫使。他又在建水路創建了廟學，在官署裏立了爲官清廉的訓條，以警戒官吏貪污受賄，使那裏的風氣大爲好轉。後入朝，正值權臣當政，他就退任閑散官職。向皇帝陳述了十二條關於時政的對策，這些都是當世應該做的，皇帝高興地接受了。

二十七年，北京地陷，人民震驚，命立道爲本路總管。未行，安南世子陳日燇遣其臣嚴仲維、陳子良等詣京師告襲爵。先是，其國主陳日烜累召不至，僅遣其族父遺愛入貢，朝廷因封爲安南王。遺愛還，日烜陰害之。遣使問罪，日烜拒使者不受命，遂遣將討之，失利而還。帝怒，欲再發兵，丞相完澤、平章不忽木言："蠻夷小邦，不足以勞中國。張立道嘗再使安南有功，今復使往，宜無不奉命。"帝召至香殿，諭之曰："小國不恭，今遣汝往諭朕意，宜盡乃心。"立道對曰："君父之命，雖蹈水火不敢辭，臣愚恐不足專任，乞重臣一人與俱，臣爲之副。"帝曰："卿朕腹心臣，使一人居卿上，必敗卿謀。"遂授禮部尚書，佩三珠虎符，賜衣段、金鞍、弓矢以行。

二十七年，北京地震，百姓驚恐不安，朝廷於是任命張立道爲本路總管。他還没有前往赴任，安南國的世子陳日燇就派遣他的大臣嚴仲維、陳子良等前往京師報告他襲任爵位的事。在此之前，朝廷多次徵召安南國主陳日烜入朝，他都不肯前來，僅派了族叔陳遺愛前來進貢，朝廷就將陳遺愛封爲安南王。陳遺愛回國後，陳日烜暗中將他殺害。朝廷派使節前去問罪，陳日烜拒絶使者不接受朝廷命令，於是朝廷調派將領率軍討伐他，失利而回。皇帝很生氣，想要再次發兵，丞相完澤、平章不忽木説："這個蠻族的小邦，不值得使中國受累。張立道曾兩度出使安南，立有功勞，現在再派他前去，安南應該不會再不接受朝命了。"皇帝把張立道召到香殿，告訴他説："小國不恭順，現在派你前往那裏宣諭我的旨意，你應盡力做好。"張立道回答説："君父的命令，即使是赴湯蹈火，我也不敢推辭，但臣下愚笨，恐怕不足以當此大任，請派一名重臣共同前往，臣下願做他的副手。"皇帝説："卿是我的心腹大臣，讓一個人位居你之上，肯定會敗壞你的事。"於是就任命他爲禮部尚書，佩三珠虎符，又賜給他衣服、金鞍、弓箭送行。

至安南界，謂郊勞者曰："語爾世子，當出郭迎詔。"日熌乃率其屬，焚香伏謁道左。既抵府，日熌拜跪，聽詔如禮。立道傳上命，數其罪，爲書曉之。日熌曰："比三世辱公使，公大國之卿，小國之師也，何以教我?"立道曰："昔鎮南王奉詞致討，汝非能勝之也，由其不用嚮導，率衆深入，不見一人，遲疑而還，曾未出險，風雨驟至，弓矢盡壞，衆不戰而自潰，天子亦既知之。汝所恃者，山海之險、瘴癘之惡耳。且雲南與嶺南之人，習俗同而技力等，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復能抗哉?汝戰不利，不過遁入海中，島夷乘釁，必來寇抄汝，汝食少不能支，必爲彼屈，汝爲其臣，孰若爲天子臣乎?今海上諸夷歲貢於汝者，亦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聖天子有德於汝甚厚。前年之師，殊非上意，邊將譏汝爾。汝曾不悟，不能遣一介之使，謝罪請命，輒稱兵抗拒，逐我使人，以怒我大國之師，今禍且至矣，惟世子計之。"日熌拜，且泣涕而言曰："公之言良是也，爲我計者，皆不知出此。前日之戰，救死而已，寧不知懼天子使，公來必能活我。"北面再拜，誓死不敢忘天子之德。遂迎立道入，出奇寶爲賄，立道一無所受，但要日熌入朝。日熌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誠有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阮代之、何惟巖等隨立道上表謝罪，修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以願朝之意。廷臣有害其功者，以爲必先朝而後赦。日熌懼，卒不敢至，議者惜之。

到了安南的邊界，他對前來慰勞他的安南使節說："告訴你們的世子，他應該出城來迎接皇帝的詔書。"於是陳日熌就率領着他的臣下們出來，點燃了香燭拜伏在大道的左邊迎接。到達府中後，陳日熌跪拜在地上，按禮節規定聽張立道宣讀詔書。張立道傳達了皇帝的命令，歷數了安南國王的罪狀，還寫成了文字通告。陳日熌說："我們已三度使您受累前來這裏了，您是大國的官員，是小國的導師，您認爲我們現在應該如何去做呢?"張立道說："以前鎮南王帶着朝廷對安南的譴責前來征討，并不是你們能够打敗他，而是由於他没有用嚮導引路，就指揮着大軍長驅直入，見不到一個敵人，猶豫而返，還没有走出險地，突然遇到了大風雨，弓箭全部被毁壞了，大軍纔不戰自潰，天子後來也瞭解到這些情况。你們所能依仗的，不過是山海之險和瘴癘之氣罷了。况且雲南同嶺南的人，習俗相同，技能力量也相當，現在就派用他們，再以北方的强悍士兵接續其後，你們還能抵抗嗎?你們作戰不利時，也不過就是逃藏到大海上，海島上的民族，必定乘機進犯和抄掠你們，你們的糧食少，不能維持時，必定會被他們所征服，你當他們的臣子，怎麽能比當天子的臣屬好呢?現在海上的諸夷族，每年都來向你進貢的原因，也是畏懼我們大國是你的後盾呀。聖明天子給予你的恩德很豐厚。前年出師討伐，并非是皇帝的意思，而是邊界將領說了你的壞話。你竟不明白，不能派遣一個使節，前去謝罪請命，反而以軍事抵抗命令，驅逐我們的使者，來激怒我們大國的軍隊，現在大禍就要降臨了，請世子仔細考慮一下吧。"陳日熌跪拜行禮，還哭泣着說："您說的話非常對，給我出謀劃策的人，都不知道出這個主意。上次的戰爭，祇不過是爲了救命而已，怎能不怕天子的使節，您此次來必定能救我。"他面向北方一再行禮，發誓至死也不敢忘記天子的聖德。然後將張立道迎入内府，拿出奇異的寶物賄賂他，張立道概不接受，祇要求陳日熌朝見皇帝。陳日熌說："貪生怕死，這是人之常情，假若真能下詔免我一死，臣下還推辭什麽呢?"於是就先派遣

了他的大臣阮代之、何惟巖等人跟隨張立道赴京上表謝罪，仍像以往那樣遵守歲貢的禮儀，還表示了爲什麼願意來朝見的原因。廷臣中有人妒忌張立道的功勞，認爲必須讓陳日㷆先朝見，然後纔能赦免他。陳日㷆害怕了，終於没有敢前來，議論此事的人都感到非常惋惜。

二十八年，遣立道奉使按行兩浙，尋以爲四川南道宣慰使，遷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使。三十年，皇曾孫松山封梁王，出鎮雲南。大德二年，廷議求舊臣可爲梁王輔行者，立道遂以陝西行臺侍御史拜雲南行省參政。視事期月，卒于官。

二十八年，朝廷派張立道奉使命巡察兩浙，不久就委任他爲四川南道宣慰使，又升任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使。三十年，皇曾孫松山被封爲梁王，出鎮雲南。大德二年，廷議在舊臣中尋求可以作爲梁王輔佐的人，張立道於是由陝西行臺侍御史職被皇帝任命爲雲南行省參政。到任一個月，就在任上去世了。

立道凡三使安南，官雲南最久，頗得土人之心，爲之立祠於鄯善城西。立道所著詩文，有《效古集》、《平蜀總論》、《安南録》、《雲南風土記》、《六詔通説》若干卷。子元，雲南行省左右司郎中。

張立道前後三次出使安南，在雲南任職最久，很得人心，當地人在鄯善城西給他建了祠堂。張立道所寫的詩文，有《效古集》、《平蜀總論》、《安南録》、《雲南風土記》、《六詔通説》等若干卷。其子張元，是雲南行省左右司郎中。

**張庭珍**

張庭珍字國寶，臨潢全州人。父楫，金商州南倉使。歲壬辰，籍其民數千來降，太宗命監榷北京等路賦課，俄改北京都轉運使，因家北京。歲辛亥，憲宗即位，以庭珍爲必闍赤。高麗不請命，擅徙居海中江華島，遣庭珍往問之。其王言："臣事本朝未嘗不謹，而大軍歲入侵掠，避而走險，不得已也。"且賂庭珍金銀數千兩，庭珍却之而歸，以狀聞。帝爲禁戍兵無擅入其地，高麗以安。帝伐宋，至閬州，授安撫使。世祖即位，自將北伐，以庭珍熟知西京入漠南路，遣立沙井諸驛，兼給糧運，俄授同僉土蕃經略使。

張庭珍字國寶，臨潢全州人。其父張楫，是金國商州南倉使。壬辰年，他收編了屬下數千口民户前來投降，太宗就讓他督察徵稽北京等路賦税，很快就改任北京都轉運使，他也就在北京安了家。辛亥年，憲宗登基，任命張庭珍爲必闍赤。高麗王不請示皇帝的旨意，擅自遷居到海中的江華島，朝廷派張庭珍前去詢問情況。高麗王説："臣下事奉本朝從來没有不認真恭謹，但大軍却每年都來入侵劫掠，我爲了避難而躲入險地，這也是出於不得已。"還賄賂張庭珍數千兩金銀，張庭珍拒絕了賄賂回來，將那裏的情況報告了皇帝。皇帝爲此禁止戍邊軍隊擅自進入高麗境内，高麗國得以安寧。皇帝征伐宋國，軍隊到達閬州，任命張庭珍爲安撫使。世祖登基後，親自率軍北伐，因爲張庭珍熟知從西京進入漠南的道路，派他建立了沙井等驛站，并讓他兼管供給糧運的事務，很快就授任他爲同僉土蕃經略使。

至元六年，安南入貢不時，以庭珍爲朝列大夫、安南國達魯花赤，佩

至元六年，安南國没有按時入貢，朝廷任張庭珍爲朝列大夫、安南國達魯花赤，佩金符，由

金符，由吐蕃、大理諸蠻至于安南。世子光昞立受詔，庭珍責之曰："皇帝不欲以汝土地爲郡縣，而聽汝稱藩，遣使喻旨，德至厚也。王猶與宋爲脣齒，妄自尊大。今百萬之師圍襄陽，拔在旦夕，席卷渡江，則宋亡矣，王將何恃？且雲南之兵不兩月可至汝境，覆汝宗祀有不難者，其審謀之。"光昞惶恐，下拜受詔，既而語庭珍曰："聖天子憐我，而使者來多無禮，汝官朝列，我王也，相與抗禮，古有之乎？"庭珍曰："有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光昞曰："汝過益州，見雲南王拜否？"庭珍曰："雲南王，天子之子，汝蠻夷小邦，特假以王號，豈得比雲南王。況天子命我爲安南之長，位居汝上耶。"光昞曰："既稱大國，何索吾犀象？"庭珍曰："貢獻方物，藩臣職也。"光昞無以對，益慚憤，使衛兵露刃環立以恐庭珍。庭珍解所佩弓刀，坦卧室中曰："聽汝何爲！"光昞及群下皆服。明年，遣使隨庭珍入貢。庭珍見帝，以所對光昞之言聞，帝大悦，命付翰林承旨王磐紀之。

吐蕃、大理諸蠻族前往安南國。世子陳光昞站着接受皇帝詔命，張庭珍責備他說："皇帝不想把你的土地納入版圖，而聽任你稱王，派遣使節來宣達旨意，這是最大的恩德了。但王仍然與宋國結爲盟友，妄自尊大。現在百萬大軍正包圍着襄陽，攻取它祇是一朝一夕的事，當大軍席捲渡江時，宋也就滅亡了，王將以誰爲依靠？况且雲南的大軍用不了兩個月的時間就可以到達你的境内，傾覆你的宗廟没有什麽困難，請你好好想一想吧！"陳光昞非常不安，下拜接受了詔書，之後他對張庭珍説："聖明的天子憐愛我，但來的使者却大多很無禮，你官任朝列大夫，我是王，我們平起平坐，古代有過這種事嗎？"張庭珍説："有這樣的事。天子的使節官職雖然低微，也是位列於諸侯之上的。"陳光昞説："你過益州時，見雲南王下拜不下拜？"張庭珍說："雲南王是天子的兒子，你們是蠻夷小國，衹不過是皇帝讓你使用王的稱號罷了，哪裏能同雲南王相比。况且天子命令我爲安南的長官，位置在你之上呢。"陳光昞説："你們既稱爲大國，爲什麽向我要犀和象呢？"張庭珍説："貢獻方物土産，這是藩屬之臣應盡的職責。"陳光昞没有什麽可以説的了，越發感到慚愧和憤懣，他讓衛兵們露出武器圍着張庭珍，以恐嚇他。張庭珍解下身上所佩的弓刀，躺在屋中説："聽便吧！"陳光昞和他的屬下都很佩服他。第二年，陳光昞派遣使節隨同張庭珍前來入貢。張庭珍見到皇帝，將他同陳光昞對答的話告訴了皇帝，皇帝非常高興，命他將這些對答之辭由翰林承旨王磐記録下來。

授襄陽行省郎中。與阿里海牙從數騎抵襄陽南門，呼宋將吕文焕語曰："我師所攻無不取者，汝孤城路絶，外無一兵之援，而欲以死守求空名，如闔郡之人何！汝宜早圖之。"文焕帳前將田世英、曹彪執其總管武榮來降，文焕益孤，明日遣黑楊都統來議納款。將遣之還報，庭珍曰："彼來，或以計覘我，未能必其果降。此人吕氏腹心，不如留之，以伐其

皇帝任命張庭珍爲襄陽行省郎中。他同阿里海牙率幾名騎兵隨從來到襄陽南門外，對宋將吕文焕說："我軍所攻的城池没有攻不下來的，你們孤城路絶，外邊没有一個援兵，你們想用死守以求空名，把全郡的人置於何地呢！你應該趁早考慮一下這事。"吕文焕帳前大將田世英、曹彪拘捕他們的總管武榮前來投降，吕文焕更加孤立，第二天就派黑楊都統前來商議投降的事。就要將他們遣返回報時，張庭珍説："他們前來，也可能是設計來偵察我們的情况，不能肯定他們

謀。”元帥阿术然之，乃留不遣。又明日，文焕舉城降。以功遷中順大夫，遥授知歸德府行樞密院經歷。諸軍南渡，復爲行省郎中，俄授金虎符、襄陽總管，兼府尹，改郢、復二州達魯花赤。

果然要投降。這個人是吕氏的心腹，不如將他留下來，不讓他們的計謀得逞。”元帥阿术同意他的意見，就留下了使節，没有讓他回城。第三天，吕文焕獻城投降。張庭珍因功升爲中順大夫，被遥授爲知歸德府行樞密院經歷。諸路大軍南渡後，他又被任爲行省郎中，不久被授給金虎符，任襄陽總管，兼任府尹，又改任郢、復二州達魯花赤。

宋平，遷平江路達魯花赤，改同知浙東宣慰使司事。未行，拜大司農卿。連居親憂，起復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開封有控鶴軍士十餘人，賃大宅聚居，縱横街陌，庭珍始至，察其必爲盗，急捕之，得寶玩、器服、子女滿室，窮索其黨，俱殺之，民以爲神。河决，灌太康，漂溺千里，庭珍括商人漁子船及縛木爲筏，載糗糧四出救之，全活甚衆。水入善利門，庭珍親督夫運薪土捍之，不能止，乃頹城爲堰。水既退，即發民增外防百三十里，人免水憂。俄卒於官。

宋國被征服後，他遷任平江路達魯花赤，又改任同知浙東宣慰使司事。他還没去赴任，就又被任命爲大司農卿。在連續因爲雙親守喪之後，被起任爲南京路總管，兼任開封府尹。開封有十餘名控鶴軍人，租了一個大宅子聚居在一起，他們在大街小巷横行霸道。張庭珍剛到任，察覺到他們肯定有强盗的行徑，立即拘捕了他們，從他們住的地方發現了寶玩、器物、衣裳和滿室的女子，捕盡他們的黨羽，將他們全部處死，老百姓把他奉爲神靈。黄河决口，大水灌入太康，水漫延淹没了千里之地，張庭珍搜集商人和漁民們的船隻，還用樹木綁成木筏，上面裝載着乾糧和糧食，四處去救助難民，救活的人極多。河水冲入善利門，張庭珍親自前去監督夫役們擔運柴木和土阻擋大水，但還是不能控制水勢，於是他就讓人拆毁了城墻築堤。水退以後，他立即安排百姓們增築了一百三十里長的防護外堤，人們得以免除了水患。不久他就在任上去世了。

庭珍性清慎，丞相伯顔嘗語人曰：“諸將渡江，無不荒貪，唯我與國寶始終自守。”聞者以爲知言。弟庭瑞。

張庭珍品性清簡謹慎，丞相伯顔曾對人説：“諸將渡江後，没有不荒淫貪婪的，衹有我和張國寶始終守節不亂。”聽到這話的人，都認爲是知人之言。張庭珍的弟弟是張庭瑞。

張庭瑞

庭瑞字天表，幼以功業自許，兵法、地志、星曆、卜筮無不推究，以宿衛從憲宗伐蜀爲先鋒。中統二年，授元帥府參議，留戍青居。

張庭瑞字天表，小時候他就以建功立業自許，對兵法、地理、天文曆法、占卜等無不鑽研，以宿衛的身份隨憲宗征伐蜀地，作爲先鋒。中統二年，被授任元帥府參議，留守青居。

諸軍攻開州、達州，庭瑞將兵築城虎嘯山，扼二州路。宋將夏貴以師數萬圍之，城當炮，皆穿，築栅守之；栅壞，乃依大樹張牛馬皮以拒

諸軍攻打開州、達州，張庭瑞率軍在虎嘯山築城，用以控制這二州通向外界的道路。宋將夏貴派數萬軍隊圍攻他，城墻遭到炮石轟擊，都被打穿，他就修築木栅來防守；木栅被打壞了，就

砲。貴以城中人飲于澗，外絶其水。庭瑞取人畜溲沸煮之，瀉土中以泄臭，人日飲數合，唇皆瘡裂，堅守逾月，援兵不敢進。庭瑞度宋兵稍懈，三分其兵，夜劫貴營，宋兵驚潰，殺都統欒俊、雍貴、胡世雄等五人，斬千餘級，庭瑞亦被傷數處。以功授奉議大夫、知高唐州，改濮州尹，遷陝西四川道按察副使。政過於猛，上官弗便，陷以罪，徙四川屯田經略副使。東西川行樞密院發兵圍重慶，朝廷知庭瑞練習軍事，換成都總管，佩虎符，舟楫兵仗糧儲皆倚以辦。

在大樹之間張開牛馬的皮革來抵擋敵人的炮擊。夏貴因城中的人要到山澗中飲水，於是他就從外面切斷了水源。張庭瑞讓軍士們將人馬的尿用火煮沸，然後倒進土中除去尿臭，每人每天飲用幾合，嘴唇全都結瘡開裂了。堅守了一個多月，增援的軍隊不敢前來。張庭瑞估計宋軍稍有懈怠，就將兵力分成三隊，乘夜偷襲夏貴的軍營，宋軍受驚潰散，殺宋都統欒俊、雍貴、胡世雄等五人，斬首千餘級，張庭瑞也在戰鬥中受傷多處。因戰功被授任爲奉議大夫、高唐州知州，改任濮州尹，升任陝西四川道按察副使。他執政過嚴，他的上司感到不便，就羅織罪名陷害他，他被改任四川屯田經略副使。東西川行樞密院調集軍隊圍攻重慶，朝廷知道張庭瑞熟知軍事，將他改任爲成都總管，佩虎符，船隻兵器和糧食等供給都靠他來辦理。

蜀平，升諸蠻夷部宣慰使，甚得蠻夷心。碉門羌與婦人老幼入市，爭價殺人，碉門魚通司繫其人。羌酋怒，斷繩橋，謀入劫之。魚通司來告急，左丞汪惟正問計，庭瑞曰："羌俗暴悍，以鬥殺爲勇。今如蜂毒一人，而即以門墻之寇待之，不可。宜遣使往諭禍福，彼悟，當自回矣。"惟正曰:"使者無過於君。"遂從數騎，抵羌界。羌陳兵以待，庭瑞進前語之曰："殺人償死，羌與中國之法同，有司繫諸人，欲以爲見證耳。而汝即肆無禮，如行省聞于朝，召近郡兵空汝巢穴矣。"其酋長棄槍弩羅拜曰："我近者生裂羊脾卜之，視肉之文理何如，則吉其兆，曰：'有白馬將軍來，可不勞兵而罷。'今公馬果白，敢不從命?"乃論殺人者，餘盡縱遣之。遂與約，自今交市者，以碉門爲界，無相出入。

蜀地被征服後，他升任諸蠻夷部宣慰使，很得蠻夷諸族的人心。碉門羌族人同婦女老幼前去集市，在那裏因爲爭價錢殺了人，碉門魚通司拘押了殺人的羌人。羌族的首領很生氣，他讓人砍斷了繩橋，計劃前去劫救被拘押的羌人。魚通司派人來告急，左丞汪惟正詢問對策，張庭瑞說："羌人習俗暴烈强悍，以拼殺鬥狠爲勇敢。現在就如同馬蜂蜇了一個人，你把他當成入室搶劫的强盜，那是不成的。應該派一名使者前往他們那裏曉諭利害關係，他們明白了，就會自己回去了。"汪惟正說："能做使節的人没有比您更合適的了。"於是張庭瑞就領着幾個騎兵前去，抵達羌族地界。羌族人布置好了士兵等待他們，張庭瑞走上前去對他們說："殺人償命，羌人的法度與中原的法度相同，有司拘押這些人，是想讓他們做個見證罷了。而你們就這樣放肆無禮，假如行省將此事上報朝廷，朝廷就會召集附近郡的軍隊前來抄空你們的家了。"羌人首領丢掉了長槍弓弩轉着圈向周圍的官軍下拜說："我最近生裂羊脾占卜過，看肉上面的紋理是怎樣的，結果是個吉兆，說：'有白馬將軍來，可以不需戰鬥而罷兵。'現在您的馬果然是白色的，我敢不從命嗎?"於是就祇處置了殺人的人，其餘被拘押

的人全都被釋放遣返。然後與他們約定，從今以後進行交易，以硐門作爲界綫，雙方不要越過此綫。

官買蜀茶，增價鬻於羌，人以爲患。庭瑞更變引法，使每引納二緡，而付文券與民，聽其自市於羌，羌、蜀便之。先時，運糧由楊山泝江，往往覆陷，庭瑞始立屯田，人得免患。都掌蠻叛，蠻善飛槍，聯松枝爲牌自蔽，行省命庭瑞討之。庭瑞所射矢，出其牌半幹，蠻驚曰："何物弓矢如此之力！"即請服。惟斬其酋德蘭酉等十餘人，而招復其餘民。

官府買蜀地茶葉，然後增價售給羌人，人們對此不滿。張庭瑞變革了引法，使每一引交納二緡稅，然後將文券交給百姓，允許百姓自由到羌地出售，羌、蜀雙方都感到很便利。起先，運糧由楊山泝江而上，常常翻船，張庭瑞開始實行屯田，人們得以免去了這個禍患。都掌蠻叛變，他們善使飛槍，又會聯結松枝做成盾牌防護自己，行省命令張庭瑞去討伐他們。張庭瑞射出去的箭，竟然能穿透盾牌冒出半截箭杆，蠻人都很驚訝地說："什麼樣的弓箭能有這麼大的力量！"於是就請求順服了。衹有其首領德蘭酉等十多個人被處斬，而其他的人都被招撫，重新爲民。

授敘州等處蠻夷部宣撫使，改潭州路總管。時湖廣省臣方剥民爲功，庭瑞知不可拒，乃辭歸關中。三年，思成都，遂從漢中分家奴往居焉。以疾卒。

朝廷任命他爲敘州等處蠻夷部宣撫使，改任潭州路總管。那時湖廣行省的省臣正在盤剥百姓以撈取政績，張庭瑞自知難以制止這種行爲，於是就辭去了官職回到關中。三年，他思念成都，於是就從在漢中的家奴中分出了一支，隨着他到成都居住。後來他因病故去。

庭瑞初屯青居，其土多橘，時中州艱得蜀藥，其價倍常。庭瑞課閑卒，日入橘皮若干升儲之，人莫曉也。賈人有喪其資不能歸者，人給橘皮一石，得錢以濟，莫不感之。家有愛妾，一日見老人與之語，乃其父也，妾以告庭瑞。召視之，其貌甚似，問："欲得汝女歸耶?"其人以爲幸侍左右，非敢求與歸。庭瑞曰："汝女居吾家，不過群婢，歸嫁則良人矣。"盡取奩裝書券還之，時人以爲難。

張庭瑞最初屯駐青居時，那裏盛産橘子，而那時中原地區很難得到蜀地的藥材，蜀藥的價格往往超出平常的一倍。張庭瑞在公事閑暇時，每日收進若干升橘子皮存起來，人們都不理解他爲什麼這樣做。有些商人做生意蝕去了本錢，不能回鄉，他就每人給一石橘子皮，讓他們賣出後得一些錢救急，這些人没有一個不感激他的。他有個愛妾，有一天見到一個老人同她說話，竟是她的父親，愛妾把這事告訴了張庭瑞。張庭瑞就把那老者召來，那老人的相貌和愛妾果然很相似，他就問老者："你想把女兒帶走嗎?"老者認爲女兒有幸侍奉在左右，不敢請求將女兒帶走。張庭瑞就說："你女兒留在我家中也不過是奴婢的身份，如果能隨你回去嫁個人，那就是平民的身份了。"於是取出了愛妾的全部妝奩衣服和契約還給了他們，時人都認爲這難能可貴。

## 張惠

張惠字廷傑，成都新繁人，宋尚

張惠字廷傑，成都新繁人，是宋國尚書右

書右僕射商英之裔孫也。其先徙居青河，後徙蜀。歲丙申，惠年十四，兵入蜀，被俘至杭海。居數年，盡通諸國語，丞相蒙速速愛而薦之，入侍世祖藩邸。以謹敏稱，賜名兀魯忽訥特。世祖即位，授燕京宣慰副使。爲政寬簡，奏免分數錢，罷硝碱局。俄遷侍中。

僕射張商英的遠代子孫。其祖先遷居青河，後來遷居蜀地。丙申年，張惠十四歲，大軍進入蜀地，他被俘虜到杭海。幾年後，他學懂了各國的語言，丞相蒙速速很喜歡他并向上推薦了他，他就到世祖的藩邸服侍左右。他辦事以謹慎機敏著稱，世祖賜名兀魯忽訥特。世祖登基後，授任他爲燕京宣慰副使。他爲政寬簡，上奏免去徵收分數錢，撤銷硝碱局。不久就遷任侍中。

至元元年冬，拜參知政事，行省山東。以銀贖俘囚二百餘家爲民，其不能歸者，使爲僧，建寺居之。李璮之亂，山東民被軍士虜掠者甚衆，惠至，大括軍中，悉縱之。又奏選良吏，去冗官，以蘇民瘼。遷制國用司副使。會改制國用司爲尚書省，拜參知政事，遷中書左丞，進右丞。伯顏帥師伐宋，十二年夏，詔惠主其饋餉，凡江淮錢穀皆領之。

至元元年冬季，皇帝任命他爲參知政事，主持山東行省事務。他用銀子贖回了二百多家的被俘囚犯，讓他們還入民籍，那些不能回家鄉的人，他就讓他們做僧人，修建了寺院讓他們居住。李璮叛亂時，山東百姓被軍隊士兵擄掠的很多，張惠到那裏後，在軍中進行了大搜查，將這些被擄掠的人全都釋放了。他又上奏朝廷，請選拔良吏，去除重復設置的官員和職位，以減輕百姓們的疾苦。後遷任爲制國用司副使。正值朝廷改制國用司爲尚書省，於是他被任命爲參知政事，又遷任中書左丞，進爲右丞。伯顏統率大軍征伐宋國，在十二年夏季，朝廷詔令張惠主持供給運輸軍需糧餉的事務，凡是江淮的錢糧都由他負責。

十三年春，宋降，伯顏命惠與參知政事阿剌罕等入城，按閲府庫版籍，收其太廟及景靈宫禮樂器物、册寶、郊天儀仗。籍江南民爲工匠凡三十萬户，惠選有藝業者僅十餘萬户，餘悉奏還爲民。伯顏以宋主北還，俾惠居守。惠不待命，輒啓府庫封鑰，伯顏以聞，詔左丞相阿术、平章政事阿塔海詰之，徵還京師。

十三年春季，宋國投降，伯顏命令張惠同參知政事阿剌罕等人進入臨安城，檢查核實府庫的名册户籍，接收宋太廟以及景靈宫中的禮樂器物、册書寶璽、祭天儀仗。登録的江南百姓中爲工匠的總共有三十萬户，張惠揀選其中有工藝技能和産業的人户，僅有十多萬户，其他的人户都上奏編入民籍中。伯顏帶着宋國主北返時，讓張惠留守。張惠没有得到命令，就擅自開啓了府庫的封識和鎖鑰，伯顏將此事上報皇帝，皇帝詔令左丞相阿术、平章政事阿塔海責問他，并將他召回京師。

二十年，拜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行省揚州。二十二年，入朝，復命以平章政事行省杭州。至無錫卒，年六十二。惠所至有能聲，及老，頗以沉浮取譏。子遵誨。

二十年，皇帝任命他爲榮禄大夫、平章政事，在揚州主持行省事務。二十二年，入京朝見，皇帝再次任命他以平章政事在杭州主持行省事務。走到無錫時去世，時年六十二歲。張惠在所去過的地方都享有能幹的聲望，到他年老時，因隨波逐流頗爲當時人所批評議論。其子名張遵

誨。

## 劉好禮

劉好禮字敬之，汴梁祥符人。父仲澤，金大理評事，遥授同知許州，徙家保定之完州。好禮幼有志，知讀書，通國言，憲宗時廉訪府辟爲參議。歲乙卯，改永興府達魯花赤。至元元年，以侍儀廉希逸薦召見，言舉人材數事，稱旨。五年，應詔建言："凡有司奏請，宜先啓皇太子，俾得閲習庶政，以爲社稷生民之福。陝西重地，宜封皇子諸王以鎮之。創築都城，宜給直以市民地。選格不宜以中統三年爲限，後是者不録。"帝是其言，敕中書施行。

劉好禮字敬之，汴梁祥符人。其父劉仲澤，是金國大理評事，遥授許州同知，將家遷居到保定的完州。劉好禮小時就很有志氣，知道讀書，懂蒙古語言，憲宗時廉訪府將他辟任爲參議。乙卯年，改任永興府達魯花赤。至元元年，由於侍儀廉希逸的推薦他受到皇帝召見，他講了選拔人才等幾件事，得到了皇帝的贊許。五年，他響應皇帝詔命提出建議説："凡是有司奏請政事，應先啓稟皇太子，以使皇太子能有機會瞭解和熟習各種政務，爲將來的社稷和人民造福。陝西是朝廷重地，應封皇子諸王前去鎮撫。修築都城，應該撥錢以購買百姓的土地。對官吏的考核不應該以中統三年爲限，後於此限任職的不記録。"皇帝同意他所説的，令中書省施行。

七年，遷益蘭州等五部斷事官，以比古之都護，治益蘭。其地距京師九千餘里，民俗不知陶冶，水無舟航。好禮請工匠於朝，以教其民，迄今稱便。或言榷鹽酒可以佐經費，好禮曰："朝廷設官要荒，務以綏遠，寧欲奪其利耶！"言者慚服。

七年，他被朝廷遷任爲益蘭州等五部斷事官，以比擬於古代的都護，管理益蘭。那裏距離京師有九千多里，民間習俗不懂得製陶冶金，也不懂得駕船。劉好禮從朝中請來工匠，以教導那裏的人民，直到現在那裏的人還在稱頌此事。有人説由官府專賣鹽酒可以補助經費開支，劉好禮説："朝廷在邊遠的地帶設官管理，是讓官員致力於撫綏安定邊區，哪裏是要奪取那裏百姓的利益呢！"上言的人聽後慚愧信服。

十年，北方諸王叛，執好禮軍中，幾死，其大將以好禮善應對，釋之。十六年春，叛王召好禮至欠欠州曰："皇帝疑我，致有今日。"好禮曰："不疑。果疑王，召王至京師，肯還之耶?"十七年春，好禮率衆走别部，守厄以待兵至。遇叛王軍，迫好禮西逾雪㟨嶺。好禮自度，逾是則無望其還，遂以衣服賂叛王千户，始獲東出鐵壁山口，間道南走數日，從者繼至且千人。中道糧絶，捕獵以爲食。七月，至菊海，始與戍兵接，得乘傳至昌州。入見，帝賜之食與鈔。

十年，北方的諸王反叛，他們把劉好禮抓到軍中，劉好禮幾乎死掉，諸王的大將因爲劉好禮善於應答，把他釋放了。十六年春季，叛王把劉好禮召到欠欠州説："皇帝懷疑我，所以纔有今日之事。"劉好禮回答説："皇帝没有懷疑你。假如皇帝真的懷疑大王，召您到京師後，還肯讓您回來嗎?"十七年春季，劉好禮率領部屬們逃到别的部中，堅守險阻之地以等待大軍的到來。遇到叛王軍隊，强迫劉好禮向西翻過雪㟨嶺。劉好禮私下思忖，衹要越過了此山，那就别想再回來了，於是他就用衣服賄賂叛王軍中的千户，這纔得以向東逃出鐵壁山口，又沿小路向南走了幾天，隨從的人相繼到來將近一千人。路途中糧食吃盡了，他們就以打獵爲生。七月，他們到達菊

海，纔和戍守的軍隊相遇，得以乘驛傳到達昌州。入朝覲見了皇帝，皇帝賜予飯和錢。

十八年，授嘉議大夫、澧州路總管。十九年，入爲刑部尚書，俄改禮部，又改吏部。好禮建言中書：“象力最巨，上往還兩都，乘輿象駕，萬一有變，從者雖多，力何能及。”未幾，象驚幾傷從者。二十一年，出爲北京路總管。再入爲户部尚書。二十五年六月，卒，年六十二。子晸，爲河西隴右道肅政廉訪使。

十八年，皇帝任命他爲嘉議大夫、澧州路總管。十九年，入朝任刑部尚書，不久改任禮部尚書，後又改任吏部尚書。劉好禮向中書省建議説：“象的力量是最大的，皇帝往返於兩都，乘輿都用象來駕駛，萬一遇到事變，隨從的人雖然很多，力量又哪能同象相比呢。”不久，駕輿的大象受到驚嚇，幾乎踏傷隨從的人。二十一年，他出朝任北京路總管。又再度入朝任户部尚書。二十五年六月，去世，時年六十二歲。其子劉晸，任河西隴右道肅政廉訪使。

## 王國昌

王國昌，膠州高密人。初爲膠州千户，中統元年，入覲，世祖察其能，遷左武衛親軍千户，佩金符。召問軍旅之事，國昌奏對甚悉，帝嘉之，賜白金、錦袍。

至元五年，人有上書言高麗境内黑山海道至宋境爲近，帝命國昌往視之。泛海千餘里，風濤洶涌，從者恐，勸還，國昌神色自若，徐曰：“奉天子威命，未畢事而遽返，可乎？”遂至黑山乃還，帝延見慰勞。而東夷皆内屬，惟日本不受正朔，帝知隋時曾與中國通，遣使諭以威德，令國昌率兵護送，道經高麗。時高麗有叛臣據珍島城，帝因命國昌與經略使印突、史樞等攻拔之。八年，復遣使入日本，乃命國昌屯於高麗之義安郡以爲援。冬十月，卒于軍。子通嗣。

王國昌，膠州高密人。初任膠州千户，中統元年，入朝覲見，世祖觀察到他是個有能力的人，於是升遷他任左武衛親軍千户，佩金符。召見他詢問關於軍事的事，王國昌回答得很詳盡，皇帝贊賞他，賜予他白金、錦袍。

至元五年，有人上書説高麗境内的黑山有海道到宋國最近，皇帝讓王國昌前去察看。他駕船航海一千餘里，海上風濤洶涌，隨從們都很恐慌，勸他返航，王國昌神色鎮定，慢慢説：“我們是奉天子的命令來辦事，事情還没辦完就急忙回去，這樣能行嗎？”終於到了黑山纔回來，皇帝接見了他予以慰勞。東夷全部歸順了，衹有日本不肯歸附，皇帝知道隋代時他們曾與中國相交往，因此派了使節前往宣諭大國的威德，命令王國昌率軍護送使節，途經高麗國。當時高麗有叛臣擁據在珍島城，皇帝順便命令王國昌同經略使印突、史樞等人將該城攻下。八年，朝廷再度派遣使節前去日本，於是命令王國昌在高麗的義安郡駐屯作爲後援。冬季十月，王國昌在軍中去世。其子王通繼任其職。

### 王通

通，初襲爵爲左衛親軍千户，十二年從諸軍伐宋，渡江，鎮鄂州。時潭州不下，兵薄其城，通以所將千人破其柵，宋兵遁去，通縱兵追擊，殺獲甚衆，以功進武節將軍。從攻静

王通，初襲爵任左衛親軍千户，十二年隨從諸軍征伐宋國，渡江後，鎮守鄂州。當時潭州還没有被攻下來，大軍直抵城下，王通率所部一千餘人攻破了敵人的柵城，宋軍逃走，王通揮軍追殺，殺死和俘獲的敵人很多，他因功被晉升爲武

江，下之。十四年，改侍衛親軍千户。明年，通上書，言今南方已定，而北陲未安，請屯田于和林，率所部自效，帝慰勞遣之。從破敵兵于金山，俘獲生口及馬羊牛駝不可勝計，進顯武將軍，賜金虎符，升僉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從討叛王乃顔，遷副都指揮使。明年，屯田瓜、沙諸州，進階明威將軍。

節將軍。隨軍攻打静江，將城攻下。十四年，改任侍衛親軍千户。第二年，王通上書，説現在南方已經平定，但北方邊境還没有安定下來，請求在和林實施屯田，他願意率領本部軍隊前去效力，皇帝慰勉了他後派他去了北方。他隨從大軍在金山打敗敵人，俘獲的俘虜和馬羊牛駝等不計其數，晋階顯武將軍，賜金虎符，升任僉左衛親軍都指揮使。隨軍討伐叛王乃顔，升遷爲副都指揮使。第二年，在瓜、沙諸州率軍屯田，晋階明威將軍。

武宗即位，命總京城衛兵。樞密院復奏通攝左丞，領諸衛屯田兵。尋遷屯儲衛親軍都指揮使，鎮海口。以疾卒。子燕出不花，襲武德將軍、左衛親軍副都指揮使。

武宗登基後，讓他總管京城的衛兵。樞密院又上奏皇帝讓他代理左丞，統領諸衛屯田軍隊。不久就升任爲屯儲衛親軍都指揮使，鎮守海口。後因病去世。其子燕出不花，襲任武德將軍、左衛親軍副都指揮使。

## 姜彧

姜彧字文卿，萊州萊陽人也。父椿，避亂往依濟南張榮，因家焉。彧幼穎悟好學，榮守濟南，辟爲掾，升左右司知事，尋遷郎中，進參議官。

姜彧字文卿，萊州萊陽人。其父姜椿，因躲避戰亂而前去依靠濟南張榮，就在那裏安了家。姜彧小時就穎悟好學，張榮任濟南守官，用他爲掾吏，升任左右司知事，不久升遷爲郎中，晋職參議官。

中統二年，彧與榮孫宏入朝，因言益都李璮反狀已露，宜先其未發制之，未報。明年春，璮果反。時諸郡不爲兵備，璮即襲據濟南。彧棄家從榮，招集散亡，迎諸王哈必赤進兵討之。秋七月，捕得生口，言城中糧盡勢蹙，彧乃昏夜請見王曰："聞王陛辭時，面受詔曰：'發兵誅璮耳，毋及無辜。'今旦夕城且破，王宜早諭諸將分守城門，勿令縱兵，不然城中無噍類矣。"王曰："汝言城破，解陰陽耶?"彧曰："以人事知之，若待城破言於王，晚矣。"王悟。明日，賊衆開門出降，王下令諸軍，敢入城者論以軍法，璮就擒，城中按堵如故。彧以功授大都督府參議，改知濱州。

中統二年，姜彧同張榮的孫子張宏入朝，就此上奏説益都李璮謀反的迹象已經顯露出來，朝廷應在他還没發動的時候加以制止，奏書上呈後没有得到答覆。第二年春季，李璮果然造反。當時各郡没有做軍事準備，李璮就占領了濟南。姜彧拋棄了家小跟隨張榮出來，招集流散的軍士，迎接諸王哈必赤進軍討伐李璮。秋季七月，大軍抓獲了俘虜，俘虜説城中的糧食已用盡，形勢很緊張，於是姜彧在傍晚請求見王説："我聽説大王在朝廷辭别皇帝時，當面受到詔命説：'出兵是爲了殺李璮，不要牽連無辜。'現在破城就是一朝一夕的事了，王應該及早告知諸將分頭把守住城門，不要放縱士兵，不然城中就再也不會有活着的人了。"王説："你説城就要被攻下，難道你懂得陰陽占卜嗎?"姜彧説："我是從人事上來推測的，假如我等城被攻破了再向您講這些話，那就晚了。"王明白了。第二天，叛軍打開城門出來投降，王向諸軍下令，有敢擅自進入城中的

時行營軍士多占民田爲牧地，縱牛馬壞民禾稼桑棗，彧言於中書，遣官分畫疆畔，捕其强猾不法者置之法。乃課民種桑，歲餘，新桑遍野，人名爲太守桑。及遷東平府判官，民遮請留，馬爲之不行。

至元五年，召拜治書侍御史，出爲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賜金虎符，改信州路總管。後累遷陝西漢中、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使，拜行臺御史中丞。後以老病歸濟南，尋擢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三十年二月，以疾卒，年七十六。子迪吉。

**張礎**

張礎字可用，其先渤海人，金末，曾祖琛徙燕之通州。祖伯達，從忽都忽那顔略地燕、薊，金守蒲察七斤以城降。忽都忽承制以伯達爲通州節度判官，遂知通州。父範，爲真定勸農官，因家焉。礎業儒，丙辰歲，平章廉希憲薦于世祖潛邸。時真定爲諸王阿里不哥分地，阿里不哥以礎不附己，銜之，遣使言於世祖曰："張礎，我分地中人，當以歸我。"世祖命使者復曰："兄弟至親，寧有彼此之間，且我方有事於宋，如礎者，實所倚任，待天下平定，當遣還也。"己未，從世祖伐宋，凡徵發軍旅文檄，悉出其手。

中統元年，立中書省，以礎權左右司事，尋出爲彰德路拘榷官，復入爲三部員外郎，賜金符，爲平陽路同知轉運使，改知獻州，同知東平府

人以軍法論處，李璮就擒了，而城中仍然像原來一樣，没有發生事變。姜彧因功被授任大都督府參議，改任濱州知州。

當時行營軍士中很多人奪占民田，改爲牧地，放開牛馬踐踏百姓的莊稼和桑田棗林，姜彧將這一情况上報給中書省，然後派遣官員劃分出界限，還逮捕了那些强悍狡猾不守法的人，將他們依法處置了。於是就鼓勵百姓種桑，一年多的時間，那裏就新桑遍野，人們稱之爲太守桑。到他升遷爲東平府判官前去赴任時，百姓們攔住他，請求他留下來，他騎的馬都無法前行。

至元五年，朝廷將他召回京師任爲治書侍御史，又出任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賜予金虎符，改任信州路總管。後幾經升遷爲陝西漢中、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使，又被任命爲行臺御史中丞。後來他以年老多病回到濟南，不久提升爲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三十年二月，因病去世，享年七十六歲。其子名姜迪吉。

張礎字可用，其祖先是渤海人，金國末年，其曾祖張琛遷居到燕的通州。其祖張伯達，跟隨忽都忽那顔攻奪燕、薊的土地，金國守將蒲察七斤獻城投降。忽都忽承制任張伯達爲通州節度判官，於是知政通州。其父張範，任真定勸農官，就安家定居在真定。張礎以儒爲業，丙辰年，平章廉希憲把他推薦到世祖當年王府中。那時真定屬諸王阿里不哥的封地，阿里不哥因爲張礎不肯依附自己，忌恨他，派使者對世祖說："張礎是我封地上的人，應當把他還給我。"世祖讓使者回覆阿里不哥說："兄弟是至親，哪裏還用得着區分彼此呢。况且現在我正在攻打宋國，像張礎這樣的人，實在是我現在所倚重的，等到天下平定了，我一定會讓他回去。"己未年，他跟隨世祖出征宋國，凡是有關徵發調集軍隊等事的檄文，全都是出自他的手筆。

中統元年，朝廷設立中書省，讓張礎暫領左右司事，不久出任爲彰德路拘榷官，又入朝任三部員外郎，賜予金符，任平陽路同知轉運使，改任知獻州，同知東平府事，又改任威州知州。有

事，又改知威州。有婦人乘驢過市者，投下官暗赤之奴引鳴鏑射婦人墜地，奴匿暗赤家。礎將以其事聞，暗赤懼，乃出其奴，論如法。

一個婦女騎着驢從市上經過，投下官暗赤的奴才用響箭把婦女射落地上，奴才藏到了暗赤家中。張礎準備把此事上報有司，暗赤害怕了，這纔交出了那個奴才，張礎將他依法論處。

至元十四年，立諸道提刑按察司，以礎爲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佩金符。宣慰使失里貪暴，掠良民爲奴，礎劾黜之。遂安縣民聚衆負險爲亂，命礎與同知浙西道宣慰使劉宣領兵捕之。宣即欲進兵，礎曰："江南新附，守吏或失撫字，宜遣人招諭，以全衆命。"宣不可，礎曰："諭之不來，加誅未晚。"遂遣人諭之，逆黨果自縛請罪，礎釋之，宣乃嘆服。

至元十四年，朝廷設立諸道提刑按察司，任張礎爲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佩金符。宣慰使失里貪婪强暴，劫掠平民爲奴，張礎上書彈劾貶黜了他。遂安縣百姓聚衆恃險作亂，朝廷讓張礎與同知浙西道宣慰使劉宣率兵剿捕。劉宣接到命令後想立刻進兵，張礎說："江南剛剛被征服，當地的守吏可能失於安撫，應該派人去招降撫諭，以保全衆人的性命。"劉宣認爲不行，張礎說："如果曉諭了他們後，他們仍不肯順服，那時再殺也不晚。"於是派人前去招降，作亂的人果然自縛前來請罪，張礎將他們釋放了，劉宣這纔感嘆信服了。

遷嶺南廣西道提刑按察使。廣西宣慰使也里脱强奪民財，礎按其罪。遷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副使，授賓州路總管，不赴，拜國子祭酒，尋出爲安豐路總管。三十一年，卒于官，年六十三。贈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封清河郡公，謚文敏。子淑，衛輝路推官。

升遷爲嶺南廣西道提刑按察使。廣西宣慰使也里脱强奪百姓財産，張礎依法治罪。又升遷爲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副使，授任賓州路總管，他没有赴任，皇帝再任命他爲國子祭酒，不久出任爲安豐路總管。三十一年，他在任中去世，時年六十三。朝廷追贈他爲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追封爲清河郡公，謚爲文敏。其子張淑，任衛輝路推官。

## 吕堥

吕堥字伯充，河内人。七世祖公緒，與宋丞相公著爲從昆弟。祖庭，金末避亂去鄉里。父佑，歸附，初隸兵籍，轉徙北郡，復至關中，家焉。廉希憲宣撫京兆，聘許衡教授生徒，堥從衡學。衡爲國子祭酒，舉堥爲伴讀，輔成教養，堥之功爲多。

吕堥字伯充，河内人。七世祖吕公緒同宋丞相吕公著是堂兄弟。祖父吕庭，金末爲避戰亂離開家鄉。父親吕佑，是投降過來的，最初隸於軍籍中，轉移遷徙到北郡，又轉移到關中，就在那裏安了家。廉希憲到京兆任宣撫時，聘請了許衡教學生，吕堥跟隨許衡學習。許衡任國子祭酒時，舉薦吕堥做伴讀，輔佐許衡培養學生的人中，吕堥的功勞最多。

至元十三年，擢陝西道按察司知事。未行，會宋降者言襄、漢新附，民情未安，有吕子開者，向爲襄陽制置司參謀官，今退居鄂，其人悉知宋事，宜徵用之，朝廷議遣使而難其人。或言子開舊名偉，金亂入宋，更

至元十三年，朝廷提升他任陝西道按察司知事。他還没有赴任，恰好有從宋來投降的人説襄、漢兩地剛被征服，民心還不安定，有個叫吕子開的人，過去曾任宋襄陽制置司參謀官，現在退居在鄂州，這個人對宋的情况知道得很詳細，朝廷應該聘用他，朝廷商議派人去請他，可是使

名文蔚，字子開，於彧爲從叔父，宜遣彧行。時江淮兵猶未戢，彧聞之，慨然請行。子開既入覲，陳安撫襄、漢便宜，詔以子開爲翰林直學士，辭不就。

者的人選却很難定。有人説吕子開舊名叫吕偉，金國戰亂時進入宋國，改名叫吕文蔚，字子開，他是吕彧的堂叔父，所以最好派吕彧前去。當時江淮之間的戰火還没有停息下來，吕彧知道這一情况後，便很激昂地請求作爲使者前去。吕子開入朝覲見後，陳述了根據現實情况安定襄、漢的策略，朝廷詔令任吕子開爲翰林直學士，吕子開推辭了官職，没有就任。

十四年，授彧四川行樞密院都事。時宋制置使張珏守重慶，安撫使王立守合州，詔樞府分兵取之。李德輝行西院事于成都，獲立偵卒張郃等數人，將殺之，彧曰："彼不即降者，以昔嘗抗命，城降，懼誅耳。今宜釋郃等，俾歸諭立。"未幾，立果遣郃等齎蠟書至成都，德輝請與東院同受降。後期不至，德輝承制授立仍爲安撫使，知合州，開倉賑民，禁戢剽掠。而瀘、叙、崇慶、思、播、夔、萬等郡聞之，相繼送款。巴、黔民感彧與德輝之惠，并祠事之。東院耻其無功，誣德輝越境邀功，械立于長安獄，將誅之。彧適以事至京師，言于許衡。衡白留守賀仁傑，遂奏釋立，賜金虎符，仍舊官。彧亦以平定四川功，詔賜金織衣、弓刀、鞍勒、白金，升奉訓大夫、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

十四年，朝廷任命吕彧爲四川行樞密院都事。當時宋制置使張珏守衛重慶，安撫使王立守衛合州，朝廷令樞府分兵攻打這兩處。李德輝在成都行西院事，抓獲了王立派出偵察情况的士兵張郃等幾個人，將要把他們殺了，吕彧説："敵人不肯很快投降的原因，是因爲他們過去曾抗拒我們，如果獻城投降的話，害怕我們會殺死他們。現在最好釋放了張郃這幾個人，讓他們回去向王立傳達我們的意思。"不久，王立果然派張郃等帶着蠟書到成都來，李德輝請他們等他率西院聯合好東院後，一起接受他們的投降。東院誤了約定的日期，没有來共同受降，李德輝承制授命王立仍任安撫使，知合州，開倉賑濟百姓，嚴禁搶劫剽掠。附近的瀘、叙、崇慶、思、播、夔、萬等郡的守軍知道合州投降的情况之後，也都先後投降了。巴、黔的百姓感謝吕彧和李德輝的恩澤，爲他們一起修建了祠堂祀奉。東院的官員們由於無功而感到耻辱，誣告李德輝越過了劃定的戰區界限，來邀取戰功，把王立關押在長安的獄中，就要將他處死。吕彧正遇有事來到京師，他把情况告訴了許衡。許衡向留守賀仁傑説明了事情原委，於是上奏皇帝釋放了王立，賜給王立金虎符，仍然任原官。吕彧也因平定四川的功勞，詔令賜予金織衣、弓刀、鞍勒、白銀，升任奉訓大夫、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

十九年，調同知順慶路總管府事，以疾辭。二十年，徵爲國子司業，以未終喪辭。三十年，改華州知州，勸農興學，具有成效，及代，民争留之。

十九年，調任同知順慶路總管府事，他因有病而辭去了此職。二十年，朝廷任命他爲國子司業，他因守喪還没有滿期辭去了此職。三十年，改任華州知州，他鼓勵農業生産，興辦學校，都收到了成效，他任職期滿離去時，百姓們争相挽留。

大德中，河東、關隴地震，月餘不止，彧與集賢學士蕭𣂏，各設問答數千言，以究其理，且移書廟堂，陳救災弭患之道。

仁宗即位，召拜翰林侍讀學士。時方議行科舉，彧曰："經明行修，質而少華，非惟士有實學，國家當得真才，以登治平。"未幾致仕。延祐元年，遣使給驛送還關中。十二月，以疾卒，年七十八。贈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追封東平郡公，謚文穆。子三人：杲、果、楨，皆顯仕。孫魯，濟寧路總管。

大德年間，河東、關隴地區發生地震，連續一個多月餘震不斷，吕彧同集賢學士蕭𣂏一起，互相辯論幾千言，以此來研究其原因，他們還向執政呈上文書，陳述救災和消除禍患的方法。

仁宗即位後，召任他爲翰林侍讀學士。當時朝廷正議論實行科舉考試，吕彧說："明瞭經典，修煉品行樸質而不尚華藻，這不祇是士人能有真才實學，國家就會由此而得到真人才，以使天下大治。"不久退休。延祐元年，朝廷派使節安排車馬食宿護送他回到關中。十二月，他因病去世，享年七十八歲。朝廷追贈他爲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追封爲東平郡公，謚號文穆。他有三個兒子：吕杲、吕果、吕楨，都任顯要的官職。他的孫子吕魯，任濟寧路總管。

## 譚資榮

譚資榮字茂卿，德興懷來人。敦厚寡言，頗知讀書，仕金爲縣令。歲己卯，河朔歸版圖，資榮率衆款附，主帥稔聞其名，即日以金符授元帥左都監，爲縣令如故。後從征，以功賜金虎符，升行元帥府事，復以其弟資用代充元帥左監軍。

歲壬辰，資榮從攻汴梁有功。既而舉資用自代，退而耕田讀書，以爲逸老計，時年四十。子二人：曰澄，曰山阜。

譚資榮字茂卿，德興懷來人，他品性老實厚道少言談，很愛讀書，在金國任縣令。己卯年，河朔地方被并入版圖，譚資榮率領部衆歸附，主帥早就知道他的名字，當日就給他金符，授爲元帥左都監，仍然像降前一樣任縣令。後來他隨主帥出征，因功被賜予金虎符，升任行元帥府事，又讓他的弟弟譚資用代任元帥左監軍。

壬辰年，譚資榮隨大軍攻取汴梁，有功。不久他就推薦弟弟譚資用代替自己，他退隱去耕田讀書，以此作爲安享晚年的打算，他當時四十歲。有兩個兒子，一名譚澄，一名譚山阜。

### 譚澄

澄好讀書，又習國語，爲監縣，多善政。世祖在潛邸時，澄入見，世祖嘉其容止安詳，留居藩府，稱其官而不名，以其弟山阜代爲縣。遣邇臣出使，必以澄偕。中統元年，制書褒美，以爲懷孟路總管。明年，入覲，賜金符。四年，易虎符。居官時，訟至立决，教民力田務本。歷彰德同知，遷河南路總管，兼府尹。明年，奔父喪。中書不聽其終制，奏起復莅職。後歷司農少卿，遷陝西四川提刑按察使。逾年，西南夷羅羅斯内

譚澄喜愛讀書，又懂得蒙古語，任監縣，多善政。世祖在王府時，譚澄入見世祖，世祖對他安詳的氣質很贊賞，將他留在王府中，見面時祇稱他的官號而不呼其名，讓他的弟弟譚山阜代任縣令。每當世祖派近臣出使時，必定讓譚澄陪同前往。中統元年，朝廷頒布制書表彰他，任他爲懷孟路總管。第二年，他入朝觀見，被賜予金符。四年，换爲虎符。他任官時，對於訴訟案件能立即做出判定，他還教導百姓努力進行農業生産，以農爲根本之業。歷任彰德同知，升遷爲河南路總管，兼府尹。第二年，他前去奔父喪守制。中書省没有等到他守喪期滿，就上奏皇帝起

附，帝以澄文武兼資，可使鎮撫新國，以爲副都元帥、同知宣慰使司事。至其境，諭之曰：“皇元一視同仁，不間遠近，特置大帥，安集招懷，以捍外侮，非利徵求於汝也。”夷人大悦。尋以疾卒。

任他再度任職。後來他歷任司農少卿，升遷爲陝西四川提刑按察使。一年後，西南夷羅羅斯歸附，皇帝因譚澄文武全才，可以讓他在新歸附的藩國中坐鎮管理，因而任命他爲副都元帥、同知宣慰使司事。他到了羅羅斯境内後，曉諭他們説：“皇元對天下的人都一視同仁，没有遠近的區别，特别在這裏派任大帥，安定地方，招集散亡，是爲了防禦外敵騷擾，并不是來這裏搜求你們的財寶貨利的。”夷人聽了都非常高興。不久，他就因病去世。

子克修，事裕宗于東宫，出爲江南湖北、河北河南、陝西漢中三道提刑按察使。孫男三人：曰忠，曰質，曰文。

其子譚克修，在東宫服事裕宗，出任江南湖北、河北河南、陝西漢中三道提刑按察使。他有三個孫子，名叫譚忠、譚質、譚文。

## 王惲

王惲字仲謀，衛州汲縣人。曾祖經。祖宇，仕金，官敦武校尉。父天鐸，金正大初，以律學中首選，仕至户部主事。惲有材幹，操履端方，好學善屬文，與東魯王博文、渤海王旭齊名。史天澤將兵攻宋，過衛，一見接以賓禮。中統元年，左丞姚樞宣撫東平，辟爲詳議官。時省部初建，令諸路各上儒吏之能理財者一人，惲以選至京師，上書論時政，與渤海周正并擢爲中書省詳定官。二年春，轉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尋兼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治錢穀，擢材能，議典禮，考制度，咸究所長，同僚服之。

王惲字仲謀，衛州汲縣人。曾祖王經。祖父王宇，在金國任敦武校尉。其父王天鐸，在金國正大初年，應試律學考中頭名，官至户部主事。王惲很有才幹，品行正直，好學而且善於作文，與東魯的王博文、渤海的王旭齊名。史天澤統率大軍攻打宋國，途經衛州時，一見到他就用待賓客的禮遇接待他。中統元年，左丞姚樞到東平安撫地方，辟任他爲詳議官。當時省部剛剛建立，朝廷詔命諸路官員各向朝廷推薦一個會理財的儒吏，王惲因被本路官員選中而來到京師，他上書詳議時政，同渤海人周正一起被提拔爲中書省詳定官。二年春季，轉任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任國史院編修官，不久又兼任中書省左右司都事。他在任中整理錢穀收納等財政情况，提拔有能力的人，議論制定典禮儀制，考察闡釋古制度，都能够深入詳細地講解出好壞，同僚都很信服他。

至元五年，建御史臺，首拜監察御史，知無不言，論列凡百五十餘章。時都水劉晸交結權勢，任用頗專，陷没官糧四十餘萬石，惲劾之，暴其奸利，權貴側目。又言：“晸監修太廟畢功，特轉官錫賞，今纔數年，梁柱摧朽，事涉不敬，宜論如

至元五年，朝廷設立御史臺，他任首任監察御史，他知無不言，論述有關事務共一百五十多項。當時任都水監的劉晸結交權勢大臣，任用的人多是他的親信，還虧損了四十多萬石的官糧，王惲彈劾他，揭露他的醜惡行徑和劣迹，使得權貴們對王惲都很嫉恨和仇視。王惲還上書説：“劉晸監修太廟的事完成後，朝廷特别給他升轉

法。"聂竟以憂卒。秩滿，陳天祐、雷膺交薦於朝。

了官職，并給予了他賞賜，但到現在纔過了幾年，太廟的梁柱就腐朽損壞了，這涉及到不敬之罪，應按相應的法律論處。"劉聂最後終因怕被治罪而憂慮死去。王惲任職期滿後，陳天祐、雷膺交互向朝廷推薦他。

九年，授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初，絳之太平縣民有陳氏者殺其兄，行賂緩獄，蔓引逮繫者三百餘人，至五年不决。朝廷委惲鞠之，一訊即得其實，乃盡出所逮繫者。時絳久旱，一夕大雨。十三年，奉命試儒人于河南。十四年，除翰林待制，拜朝列大夫、河南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尋改置諸道制下，遷燕南河北道，按部諸郡，贓吏多所罷黜。十八年，拜中議大夫、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不赴。

九年，朝廷任命他爲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當初，絳州太平縣有個姓陳的人殺害了他的哥哥，他通過行賄使案件的處理拖延下來，結果受到連累而被抓捕起來的有三百多人，以至於此案拖了五年還没能判定。朝廷將此案交給王惲審辦，他衹經過一次審訊就查出了真實情况，於是釋放了所有被牽連關押的人。那時絳州已經旱了很長時間，案件判定後，當夜就下起了大雨。十三年，他奉朝廷命令在河南考試儒生。十四年，他被任爲翰林待制，拜爲朝列大夫、河南北道提刑按察副使，不久改設諸道的制命下達，遷任燕南河北道，前往各郡巡視，很多貪官污吏都被他貶職撤除了。十八年，皇帝任命他爲中議大夫、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他没有前往赴任。

裕宗在東宫，惲進《承華事略》，其目曰：廣孝、立愛、端本、進學、擇術、謹習、聽政、達聰、撫軍、崇儒、親賢、去邪、納誨、幾諫、從諫、推恩、尚儉、戒逸、知賢、審官，凡二十篇。裕宗覽之，至漢成帝不絶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爲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邢峙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耶?"詹事丞張九思從旁對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説，賜酒慰喻之。令諸皇孫傳觀，稱其書弘益居多。

裕宗爲太子時，王惲獻上了《承華事略》一書，書中的列目有：廣孝、立愛、端本、進學、擇術、謹習、聽政、達聰、撫軍、崇儒、親賢、去邪、納誨、幾諫、從諫、推恩、尚儉、戒逸、知賢、審官，共二十篇。裕宗閲讀它，當讀到漢成帝不絶馳道，唐肅宗改穿用絳紗縫製的衣服爲朱明服時，心中很高興，説："我如果使用這種禮儀時，也應當這樣做。"又讀到邢峙制止齊太子食用邪蒿的事時，回頭看着侍臣們説："一種菜的名稱就能使人一下子變得邪惡了嗎?"詹事丞張九思站在一旁説："正直的臣子意在防微杜漸，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太子贊同他的説法，并賜酒慰勉他。裕宗還讓皇孫們傳看，稱贊這部書給予人的教益很多。

十九年春，改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在官一年，以疾還衛。二十二年春，以左司郎中召。時右丞盧世榮以聚斂進用，屢趣之不赴。或問其故，惲曰："力小任大，剥衆利己，

十九年春季，他改任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他在任一年，因患病回到了衛州。二十二年春季，朝廷召任他爲左司郎中。當時右丞盧世榮因能聚斂財利得到重用，因此朝廷多次催促他前去，他都没有應召去赴任。有人詢問其原因，

未聞能全者。遠之尚恐見浼，况可近乎！”既而果敗，衆服其識。

王惲説：“能力不足而官位高，執政苛剥百姓以滿足私利，我從没聽説過這樣能保全自己的。躲他遠遠的還怕被沾染了，何况凑到跟前去呢！”不久盧世榮果然垮臺了，人們都很佩服他的見識。

二十六年，授少中大夫、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黜官吏貪污不法者，凡數十人；察繫囚之冤滯者，决而遣之；戒戍兵無得寓民家，而創營屋以居之。每謂爲治之本在於得人，乃進言於朝曰：“福建所轄郡縣五十餘，連山距海，實爲邊徼重地。而民情輕詭，由平定以來官吏貪殘，故山寇往往嘯聚，愚民因而蟻附，剽掠村落，官兵致討，復蹂踐之甚，非朝廷一視同仁之意也。今雖不能一一擇任守令，而行省官僚如平章、左丞尚缺，宜特選清望素著、簡在帝心、文足以撫綏黎庶、武足以折衝外侮者，使鎮静之，庶幾治安可期矣。”

二十六年，朝廷授任他爲少中大夫、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在任中，他罷免官吏中貪污不法者，共有幾十人；考察校核了被關在獄中的有冤情和長期未判决的人，判定後釋放了他們；嚴禁駐戍的士兵寓居在百姓家中，給他們另外修建了營房供住宿。他常常對人們説進行管理的根本在於用人得宜，於是他向朝廷提出建議説：“福建所轄的郡縣有五十多所，這些郡縣或在山區或在海邊，確實是邊疆重地。但那裏的人輕佻詭譎，由於自征服它以來，官吏貪婪殘忍，因此山中盜匪常常聚集，愚昧的百姓也因此而紛紛依附他們，搶劫剽掠村莊，官軍前去征討，對那裏的破壞和欺壓更厲害，這不是朝廷對天下一視同仁的本意。現在雖然不能一一選擇任用守令，但像行省中官員如平章、左丞等還没有人選，應該特别選擇素有清廉聲望、由皇帝親自選擇的而皇帝又瞭解的、文能安定愛護老百姓、武能抵禦外來騷擾的人，讓他前來鎮守安定福建，那麽這裏的安定和大治也就可以期待了。”

時行省討劇賊鍾明亮無功，惲復條陳利害曰：“福建歸附之民户幾百萬，黄華一變，十去四五。今劇賊猖獗，又酷於華，其可以尋常草竊視之？况其地有溪山之險，東擊西走，出没難測，招之不降，攻之不克，宜選精兵，申明號令，專命重臣節制，以計討之，使彼勢窮力竭，庶可取也。”

當時行省派兵討伐大盜鍾明亮，没有取得戰績，王惲又上奏分析事情的利害關係説：“福建投誠時的民户近百萬，經過黄華事變後，户數减少了十分之四五。現在大盜的勢力猖獗，更甚於黄華，這哪裏能以尋常的小强盜對待呢？何况他們擁據的地方有山河天險可恃，在東部攻擊，他們就跑到西面，出没很難預測，招安他們，他們又不肯投降，攻打他們，又不能取勝，應選擇精鋭的軍隊，申明號令，專門委任重要大臣來統領和指揮，使用計謀來討伐大盜，使他們勢窮力竭，這樣的話，大致可以取得成功。”

二十八年，召至京師。二十九年春，見帝於柳林行宫，遂上萬言書，極陳時政。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

二十八年，朝廷把他召到京師。二十九年春季，他在柳林行宫覲見皇帝，於是他上奏了萬言書，詳備認真地評論陳述當世之政。皇帝任命他爲翰林學士、嘉議大夫。

成宗即位，獻《守成事鑑》一十五篇，所論悉本諸經旨。元貞元年，加通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奉旨纂修《世祖實録》，因集《聖訓》六卷上之。大德元年，進中奉大夫。二年，賜鈔萬貫。乞致仕，不許。五年，再上章求退，遂授其子公孺爲衛州推官，以便養，仍官其孫笴秘書郎。大德八年六月，卒。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定。其著述有《相鑑》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承華事略》、《中堂事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并雜著詩文，合爲一百卷。

成宗登基後，王惲進獻了《守成事鑑》一書，共十五篇，這十五篇所論述的内容都是以經典的主旨爲依據的。元貞元年，朝廷爲他加通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的銜職，奉旨編纂《世祖實録》，他就此集録了《聖訓》六卷，進獻給朝廷。大德元年他被晋階中奉大夫。二年，皇帝賜予他一萬貫鈔。他請求退休，没有被朝廷批准。五年，他再次向朝廷上表章要求退休，於是朝廷就授任他兒子王公孺任衛州推官，以便於照顧父親，還任命了他的孫子王笴爲秘書郎。大德八年六月，去世。朝廷追贈他爲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爲太原郡公，謚爲文定。他的著作有：《相鑑》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承華事略》、《中堂事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連同雜著以及詩文，合編在一起共爲一百卷。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元史　第五册
作者=许嘉璐主编　　李修生分史主编
页数=3137
SS号=11405519
出版日期=2004年01月第1版
下载地址=
http://hn3.5read.com/300-36/diskebp/ebp68/05/!00001.pdg
http://book6.5read.com/300-65/diskebp/ebp68/05/!00001.pdg
【作　者】许嘉璐主编　李修生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3137
【读秀号】000005764883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2004
【ISBN号】　7-5432-0894-6　/　K204.1/L277
【原书定价】　764.00（全六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元代　纪传体　元史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李修生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元史　第五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